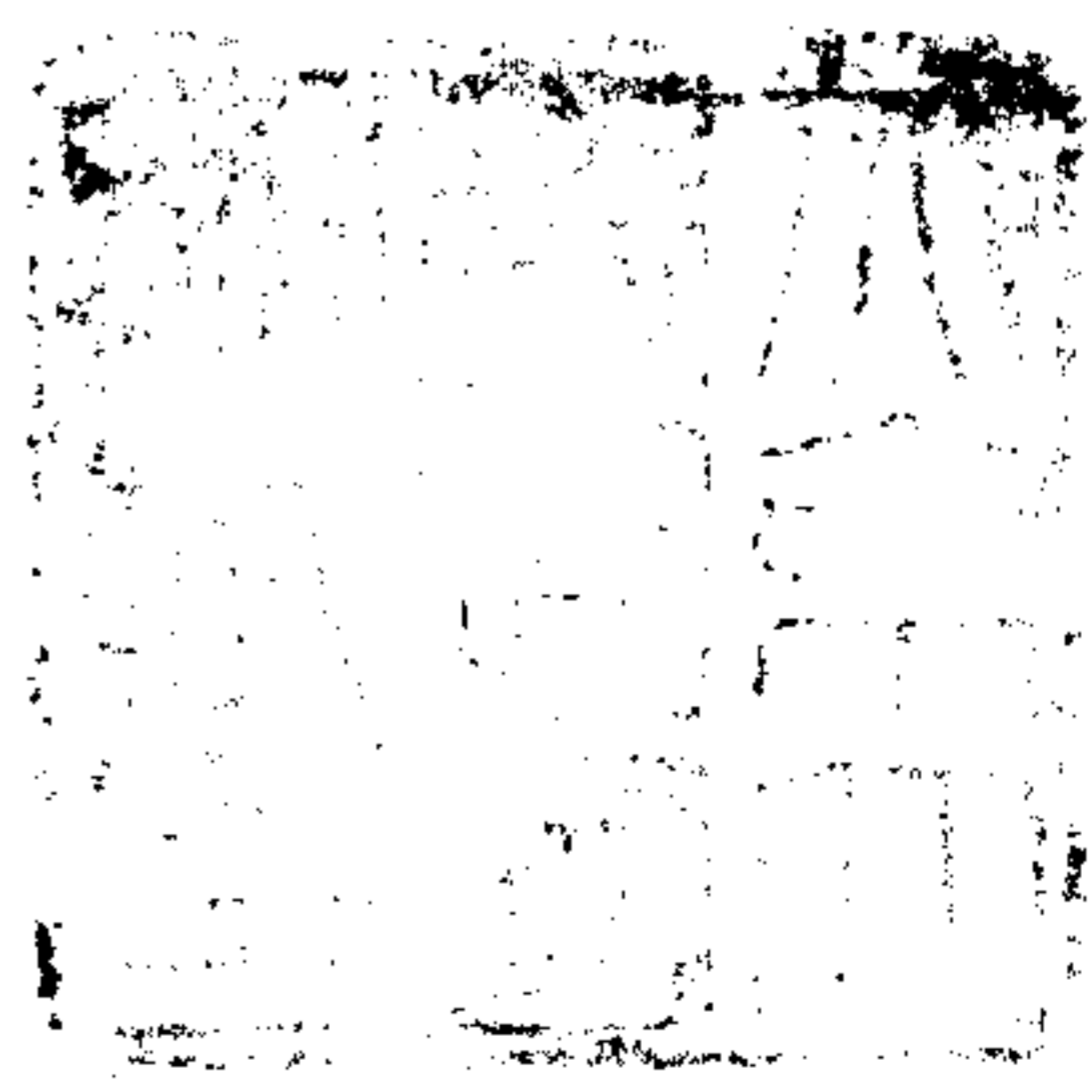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五四·史部·傳記類

李文襄公年譜一卷〔清〕程光燾撰……………一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二卷附錄一卷

〔清〕吳光西撰……………三九

漁洋山人自撰年譜註補二卷

〔清〕惠棟撰……………一三九

漫堂年譜四卷〔清〕宋犖撰……………一七三

顏習齋先生年譜二卷〔清〕李埭撰……………二五九

閻潛丘先生年譜一卷〔清〕張穆撰……………三三一

張清恪公年譜二卷〔清〕張師杖

張師杖撰……………三八七

李恕谷先生年譜五卷〔清〕馮辰撰……………四五一

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譜一卷

〔清〕鄂容安等撰……………五四七

阿文成公年譜三十四卷（卷一至卷十二）

〔清〕那彥成撰……………六一九

據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〇四毫米寬二九六毫米

李文襄公年譜

〔清〕程光祿撰

序

壬申之歲竊得參訂武定先生年譜已又
奏疏文移諸稿頗檢點之既卒業撫卷而
與有明王文成公生平奕世同符也文成撫南贛而
定宸濠之亂先生制兩浙而定耿逆之亂皆值藩臣
干正其事同也文成論功錫世爵先生亦論功得世
職其酬勳亦同也夫漢之周勃亞夫唐之李郭等豈
不亦更一傳而再造者乎然類皆兜鍪之臣耳即
侯武侯鄴侯非武臣矣而不出於科目惟文成與先
生皆以名進士起家而知軍旅之事故曰同也然而

年譜

唐序

亦有不同者文成獨見知於王晉溪司馬預為撰定
之謀先生乃受知於

聖主得奏匡扶之績則其知遇不同宸濠羽翼未定一鼓
而擒耿逆倚角方張三載始靖則其難易不同文成
由郎署上封事不畏強禦謫官幾罹不測先生由烏
府拜昌言亦不畏強禦超遷獨承異數則其遭逢不
同文成事平而起讒言迨易世而後膺新建之封先
生事平而內召大司馬大家宰授世職而有綸扉之
拜則其酬庸不同獨是文成嘗聚徒講學而以良知
為宗先生則以至誠為本姑無論學術即遭逢建豎

有如文成者抑亦指不多屈矣而先生山司理以來

正色敢言不避強貴凡所規畫皆救時之良藥者為
令甲者班班可考此即先生阜比橫經之餘也及出
督浙師力清滌內餽遺之習且傾產以佐鼓勵用命
之資危坐輪指扼塞在握屬吏對而驚心三軍聞而
感泣行間流離之屬已成死別而倂得生聚以歸鄰
省革心之衆不投近壘而遠來釋戈於浙而先生運
籌之詞亦惟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而已講學
孰有大於是者哉故雖偏裨走卒皆得引入帷幄即
其疾苦而知其情狀以奏奇功至於軍需支領之數

年譜

唐序

以不先關白司農而屢不得請於會計者殊撚鬚悄
然不以為意也謂當其時甲冑被體矢石當胸業已
置吾性命於度外而邊計及身家之區區耶懋賞之
王言如雲宜捷之露布如雨筦中樞歷家宰金甌之

九重最慎重而不輕下者而卒以畀之上下感孚之盛宜
若文成生平所未嘗有者蓋其與文成同者值逆藩
之亂紀而其所不同者逢
皇上之知人也而要之非至誠之格乎不及此夫誠即知
也良知即誠之至也究之未有異學也歸

闕廷後絕口不言蕩平之事亦不一登貴戚之門一介不

苟取與落落不與時諧然名益高而情益孤矣未幾

一再乞休致政歸里日惟杜門謝客雖盛夏嚴寒蕭

衣冠一編獨對而已先生雖不能與時俯仰然教歷

中外激頑洗貪扶翼世教增重

國光其為翬贊不止在疆場勳勞已也迨

皇上已巳南巡先生率在籍諸臣同地方官恭迎

聖駕於德州郊次

皇上停鑾問勞垂詢年齒

天顏醉移玉音和暢嘗辱從筵羽之後親見其盛自昔勳

年譜

唐序

三

臣以功名始終精力嬰錄雍容里門者史冊不易多

得微論文成矣今彙集章奏若干卷啓稿咨稿文告

之屬凡若干卷以行於世猶記十餘年前曾有贈句

云陰功武惠為前輩封爵文成屬後身覽斯集者其

亦有感於明良之會也夫時

康熙三十有二年癸酉正月淄川舊史氏唐夢賚拜

手敬題

李文襄公年譜

杭州受業程光祿編纂

歲在壬戌明天啓二年八月十八日卯時 公生於

山東濟南府武定州諱之芳號鄰園 先世自真定

府棗強縣徙居武定諱牒洵經兵燹散失宗系遠不

可考高曾以來代有隱德為閭里所稱祖墓在州之

北距城三里許以公貴建坊樹表豐碑崇嘉佳城鬱

蔥積善忠孝之家盛事也

癸亥天啓三年公二歲

甲子天啓四年公三歲

年譜

唐序

一

乙丑天啓五年公四歲

丙寅天啓六年公五歲

丁卯天啓七年公六歲

戊辰崇禎元年公七歲

始就外傳

己巳崇禎二年公八歲

庚午崇禎三年公九歲

辛未崇禎四年公十歲

壬申崇禎五年公十一歲

癸酉崇禎六年公十二歲

一日就塾偶遇方外異人目公曰郎君好自愛公輔之相也

甲戌崇禎七年公十三歲

初應童子試見知於王崇巖郡侯

乙亥崇禎八年公十四歲

丙子崇禎九年公十五歲

丁丑崇禎十年公十六歲

戊寅崇禎十一年公十七歲

娶元配夫人胡氏

時山東督學使者為浙江翁一獻先生解元名進士

年譜

衡鑑公明考場生童交卷多面閱得公卷即欣賞大

書取字示之補濟南府庠生

己卯崇禎十二年公十八歲

庚辰崇禎十三年公十九歲

辛巳崇禎十四年公二十歲

壬午崇禎十五年公二十一歲

鄉試中式第九名

癸未崇禎十六年公二十二歲

丁父母憂居喪營葬皆遵古禮

國朝順治元年甲申公二十三歲

李文襄公年譜

順治二年乙酉公二十四歲

順治三年丙戌公二十五歲

春試南宮未第

順治四年丁亥公二十六歲

是年

詔復行會試中式第九十六名

殿試三甲第四十四名

順治五年戊子公二十七歲

順治六年己丑公二十八歲

授浙江金華府推官

年譜

三

十一月蒞任首謝請託夔俗薦紳遊客遇事率多關

說民志輒不獲伸公槩絕之訟獄以平

東陽縣多盜賊鄉結為社即古守望相助意武弁好

事動必徵調致都社呈控上官委公查覆公謂設防

以來民既苦於土物之餽又苦於芻蕘之供若再迫

以奔走折衝恐馬力之竭而泛駕也防官誠能訓練

精銳之氣自倍安用此不知步伐之社兵壯其旗鼓

乎給示禁飭毋容後時

順治七年庚寅公二十九歲

總兵馬進寶印馬逢知駐金華性驕縱所部兵每抑

三

買民物民淡以為患官吏緘口莫敢問惟公繩兵以法逢知泣訴道府欲令地方官監買公拒以無此例但令其照市價無擾民乃得安道後逢知以不軌伏誅是公於十數年前已先見而概邪魄矣

金華縣民張十三衙堂兄張三兩宿怨乘孤村夜雨棍擊三兩立斃借弟張十四投屍溪中滅跡三兩有寡嫂倪氏聞聲及其妹張氏啓戶視之血漬殷然張氏具控以雪兄冤證據明確兇犯亦俯首服辜而上司必欲獲屍檢驗且以兇仗不得再三批駁幾成漏網公謂棄屍逝波必滅兇仗若以無屍檢驗得從狡

年譜

四

脫則棄屍水中之律可以不設况木棍可滅而血漬難泯倪氏雖死而張氏猶存卽張十三妻范氏亦不能為夫諱安能寬其殺兄之戮卒正典刑

順治八年辛卯公三十歲

巡按御史杜公覺菴按部金華欲清理獄囚時逮繫者數十餘案杜語公令吏胥攜卷以備省察公曰不須攜卷但送案喚問卽可清理至則某案情罪緣由如是某案口供前後如此詳述纖悉無遺杜曰此真司理也

婺城當兵燹後土著流散市鮮寄廩卽有舊家舍宇

悉為隨征將卒占住民多野棲露宿之歎公逐一清查將營弁大廈一十一所兵房一百五十七所給歸原主民始得聚廬而居焉

秋八月浙江鄉試公同考分易二房得趙昕許兆桂范敬生楊學溥張晉錢洪泰周瓚許曰霖等八人許曰霖後更名曰琮登進士官御史

是年八月二十一日恭遇

覃恩授公為文林郎

救贈公父如其官母贈孺人元配胡氏封孺人

順治九年壬辰公三十一歲

年譜

五

撫按委修賦役全書先是委杭湖二刑官編纂日久未報成書遂改委公公念賦役一書為國計民生所係於是稽求往牒斟酌時宜多者裁闕者畱挂漏者考覈隱蝕者清釐哀多益寡務求合於大公川經久遠費盡調劑澆心書成上之各院撫院蕭批該廳於布在方策中斟酌通融因革損益具見為國民籌計苦心按院杜批條分縷析備徵石畫如議編纂付之剞劂以垂永久

部民周成之與周彝之同族鴈行素有隙乘陳希文被劫失牛告緝在縣遂將彝之呈首復於彝之家搜

獲一牛私囑希文冒認致葬之莫能辯竟陷死法筵
楚之下妄扳周英之等英之激而上控公察辭辨色
反覆推究乃知向指所盜係成之設謀以害葬之而
英之等尤屬無辜據縣詳則葬之萬無生理公按罪
成之而出葬之沉寃始雪羣稱神明

順治十年癸巳公三十二歲

巡道以獲盜大案委訊內有李四陳鸞等一案已論
強劫坐十一大辟矣公鞠而疑之謂屠法與吳成二
家同日被盜居非連址且相距甚遠李四陳鸞等既
盜吳成何能又盜屠法審據屠法稱入門止覺二三

年譜

六

賊吳成亦供不過三人呼鄰追散因辨初招開列多
人之非引強劫論死之誤乃將李四陳鸞詳賊各杖
餘犯竟行釋放

方銓九殺死方五十五及妻陳氏事經五年屢訊未
服幾於漏網公平心研審不動刑訊而虛實各獻其
情總由至誠明察民莫敢欺公在婺六載於八邑健
訟慣証之徒一經對簿數年不忘再見即能舉其姓
名以故奸猾斂跡服心向化

義烏縣令宋某與駐防武弁不相能武弁愬於上司
委府廳鞠之宋令持三百金乞助公論之曰武弁暴

李文襄公年譜

橫使有司不得為民哉兵余所夙惡也余惟秉公審
斷乃能令彼心服若先自私曷由執法弗受迫鞠訊
之日剖決兩造俯首允協卽堂官亦不能出一語唯
唯而已

是年舉公卓異

恩賜蟒袍褒榮

順治十一年甲午公三十三歲

四月陞刑部廣東司主事將司理讞稿彙次成帙顏
為棘聽草刊刻問世并載著攝郡邑各篆事時條陳
民隱疾苦及纂修賦役全書調劑制用征輸安全良

年譜

七

法公自序有云凡所承斷一秉大公使訥者盡言諱
者獻詐反覆推勘務得其情而已卽有不得寧為閉
閣勿為錡箝又云念此三尺誠非武健自快之物鏡
其情理以準於法苛心恕心兩無所庸於此見公之
明刑慎獄學力心術而恤民體

國早裕變理輔相器度

十一月抵京師蒞刑部任

順治十二年乙未公三十四歲

上諭各部院衙門有才優經濟堪任養民者咨送吏部從
優擢用滿漢堂官會議舉公公力辭或謂公曰優陞

五

他人求之不得君奚辭為公曰余歷俸尚淺未敢先人後堂官乃以他人易之且語公曰失此機會勿後悔公曰若有後日之悔則無今日之言

順治十三年丙申公三十五歲

三月陞刑部山西司員外郎協修

大清律

十一月陞刑部湖廣司郎中加一級 題畱久任

順治十四年丁酉公三十六歲

三月初十日授公階朝議大夫

詔贈公父如其官母贈恭人元配胡氏封恭人送一子入

年譜

國子監讀書以長子鍾麟廢

識積案獄詞時南關科場弊發

世祖章皇帝命嚴鞠令將在事六十餘人口供勘語摘為六

十餘疏各予以應得之罪款狀糾結勢如亂絲啓心

郎不能理舉以委公公立辨明晰瞭如指掌是時

世祖知公辦理明敏獨承

眷注遇六月

恩詔加一級總理刑部十四司案稿

上諭裁刑部啓心郎一時十四司科抄董成無人僉議以

公總理其事京抄亦招冊數百葉公曰各省刑獄闕

實於內部民命繫焉若有一綫可生之機不為詳細看出是出我殺之也以是存招必再三緝聞平反甚多

順治十五年戊戌公三十七歲

九月

世祖御試改授監察御史

十月補廣西道監察御史

十一月有釐革私僉民解清奸除弊禁革委官查勘

以恤民生嚴察假冒棍徒以靖地方各疏

順治十六年己亥公三十八歲

年譜

春正月都察院堂劄為政治既期精詳法守宜垂畫

一事奉

旨選委專管纂修會典夏五月巡視西城秋七月以悖

旨委官特參兩廣總督

順治十七年庚子公三十九歲

正月掌陝西道事

六月代巡山西按部所歷必延見士民細訪疾苦以

圖實政貪墨解綬勢豪屏息

公廉知晉省風俗漸澆婦女毒毒輕生或舅姑妯娌

夫婿之間稍有嫌隙輒投井雉經仰藥刎頸母家藉

九

以捨奪豪猾因之索詐一婦之死致父子兄弟相率
傾家公先示諭明禁復嚴加重懲捨奪索詐者務必
追給卹分帛齋醮亦不准有司輕斷澆風頓除
順治十八年辛丑公四十歲

學士常公格鳩子師事 時公巡方三晉

世祖賓天遇常學士於哭臨所學士謂公曰敬服先生爲聖
賢中人也學士還京師復語同官稱公盛德不可及
不去口公入都學士過邸會晤敘談竟日未幾寢疾
曰吾生平雅重李公願得一枉車騎永訣死不恨矣
公造問疾學士扶病款洽且命其子出拜囑云公常

年譜

十

今聖賢若等竊事師之毋忘吾言尋卒按常學士父
達公游位至大學士諡文成始造

國朝字諧聲分類佐同文之治述國語垂世法是父是子
亦可謂聖賢中人矣

是年停止巡方 公於文到日卽將行過案牘棗送
撫院探吏自公須一加檢點公曰凡我所行無不可
與人知何檢點爲塵使去遂單車就道不移晷
五月在京邸因督催兵餉全完加一級
康熙元年壬寅公四十一歲
時值

大計考績黜幽有特參老邁監司糾拾溺職學臣各疏

夏四月十三日恭人胡氏卒公爲行狀曰嗚呼恭人
與余相莊二十四年而恭人卽世神爽日遐忽已一
周今展厥有日而恭人令問淑德懼燕以昭管形雖
馬齒崇隆無異委壑况其從我於艱難不可忘也用
是取所泉著綜條如左無復文采惟不誣耳恭人姓
胡氏世爲順禮里人父胡公萬錦母程氏儲耕相敬
蘊義懷仁雖其聲名不出閭左而鄉之言隱德者歸
之恭人生而凝重自其幼時峻整有儀法余舅氏知
其賢爲言於先朝議筮之良遂委禽焉恭人乃以年

年譜

十一

十七歸余猶逮事先王父母先朝議太恭人先王母
時稱內則女誠諸篇以教恭人恭人謹受教婉婉媿
媿益如也先太恭人性端察恭人承之言笑稀絕而
色養甚備儻醜毛羹手自調糝奉爲姑驩遇有疾病
卽一切滌澆澣漱嘗先意刺情不需呼命察疾將作
夔夔憚憚無敢啖飲無敢臥寐必調適而後卽安蓋
上事兩世卽無不悉心歎稱之者人以爲難無何癸
未大燹家遭閔凶余握文據几研昏練爽不知米鹽
何等恭人晚寢早作手經指挂黽勉有無卽緩急無
苦乏絕者其爲弟妹支持婚嫁辛勤仗助不以無爲

解曰吾其為死者撫生者令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耳
丁亥余踏都門幸以一經收於主者報至恭人悲泣
不能歡曰惜哉舅姑不及見也已丑之官寶婺恭人
從焉余既稱法吏拔難破柱感至氣發輒不禁齒齟
鬚張呼譽之聲殷動牆宇恭人已聞之顧謂余何事
威怒四達如此南人更不任楛棒幾何不牙戰毛粟
耶會簿牒叢劇質成者糜至余戴星出燭再跋不得
寢以為常恭人曰人言榮進夷猶耳庸知其殫瘁至
此孰與夫荒邨小築種蔬養耜修閒居遂初之樂乎
余至今猶愧其言也屬育女見乳媪民間有棄子應

年譜

十一

募者恭人詢得其情急遣令出曰吾何敢憚乳哺之
勞而飢人之子為余奉

簡書視晉陽瀕行恭人惻然為余言緒芥不慮無威患過
威耳過威則傷人必多其仁心為質皆此類也兩際
草恩辛卯封孺人丁酉又晉封以次薦副笄六珈烏奕
華舉是時宗姻內外無近遠畢會皆吁嗟言曰天之
報施仁人如此恭人益自傷顯號褒錫幾得以榮尊
璋而不待也乃為象服印墓下焚告然後一御新衣
北向呼天祝釐云恭人性不蓄財雞鳴戒旦常誦積
金不如積德一語余亦所至握冰履霜晶金聚馬羊

之誓向非恭人澹蕩於榮利則亦安能動無北門之
謫靜有由房之歡者乎余徊翔中外既十餘年諸閭
內事無鉅細一切倚辦恭人恭人握轡守銜蓼菜甌
甌不失堤列執麻哀課紡績賦事庀功有程有要余
所得馳驅王事而無內顧者恭人力也恭人雖身膺
綸命猶浣衣菲食如未貴時訓女婦御婢妾必教之撝節
儉素遺絲棄纓無弗掇而藏之者乃若寢廟歲時享
祀躬親鑄釜必精必虔尤好行其德厚親黨篤故舊
收俸養副飢寒皇皇乎如有所者也汲汲乎如有所
追逐也恭人素多病顧矻矻操作無間時雖甚困梳

年譜

十二

柳必整枕簟必斂箴管縷裘必不率爾置之疾革之
日神理炯然無所愴恨以終恭人生於明天啓壬戌
十月二十七日丑時卒於康熙壬寅四月十三日午
時得年四十一耳子男子二鍾麟琴麟嗚呼恭人為
余家勞人者二十有四年孝友慈儉薄於奉身而厚
於施人嚴於教子而寬於御下簡重有識語多合道
者余推甚無能多一言也

冬十月公給假歸里
康熙二年癸卯公四十二歲
四月十二日葬恭人胡氏御史傅公晨撰墓誌且為

贊曰余與鄴園公相距百里素稱石交既而同入烏府朝夕聚首仰退食之暇亦源源晤語故聞恭人之賢甚悉去歲處京邸鄴園有悼亡之賦同人皆爲之惻然謂郝禮鍾法徽音莫嗣矣又銘曰備其德飭其容龍章貫馬鬣封億萬斯年式茲幽宮誌文多同行述故不全載

六月公繼娶張氏

秋假滿還京師八月補湖廣道監察御史加二級

康熙三年甲辰公四十三歲

十二月有請嚴叩

年譜

十四

開定例審虛治罪以肅政體直陳奸棍誣逃以安民生各

疏

康熙四年乙巳公四十四歲

三月有大僚關係甚重甄別不可不行請酌議追罰事例過當各疏

四月巡視西城

康熙五年丙午公四十五歲

春正月有請

救各部院衙門察叅庸員疏

二月有春月農務踏勘宜緩疏

秋巡視兩浙鹽課

康熙六年丁未公四十六歲

兩浙鹽政舊多積弊公下車三日卽將商引給發以除從前扣留科派之弊革按臨各所掣鹽供應飭運司措勒商人水程陋規禁各官鑽營掣鹽積患嚴關員盤驗需索治捕役搆通販私惟安商恤窳剔蠹劬奸實節商家之費並除窳場之害

是年差竣九月復

命遇十一月

恩詔加一級

年譜

十五

康熙七年戊申公四十七歲

公掌京畿道事有特科科臣嚴覈郡守駁叅司道徇庇各疏

康熙八年己酉公四十八歲

公掌河南道事有政本關係甚重票擬理宜嚴速請甄別督撫以挽貪風請酌勒限緝賊之法請嚴錢糧覺察官役侵欺積弊各疏

康熙九年庚戌公四十九歲

四月有請除蕪益條例疏 同三法司校正

大清律滿漢字義畫一遵行

八月內陞以正四品頂帶食俸仍管河南道監察御史事奉

旨同大學士六部諸臣參定滿洲漢軍漢官品級考

甯掌河南道一年公具呈循例更換詞云

實錄開載江浙山陝五掌道川兩差御史掌一年未差御

史掌道止六箇月其掌河南道雖未題定大約與五

掌道月日不遠今職以內陞甯掌道已逾一年祈照

五掌道例一體更換庶臺規昭而愚分安

公歷

計典京察二次悉乘至公無論苞苴餽遺嚴卻弗通即知

年譜

十六

交情面亦俱謝絕

康熙十年辛亥公五十歲

六月有密陳封疆關係非輕翼鎮當求實濟請停止

薦舉卓異官員各部行察請禁雜流委署各疏皆著

為例

康熙十一年壬子公五十一歲

二月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舊例御史內陞必由太

常太僕少卿或通政司左右叅議大理寺丞及督捕

左右理事官順天奉天府府丞洊轉公前以內陞四

品仍甯現任管事

恩遇逾格今奉

特旨陞副憲皆從未有之異數也

議盜案處分 公以緝盜之法督責太嚴勢必至於

諱盜誣良於是會同閩衙門上疏嗣奉部議允行有

司乃稍免盜案所誣至今守之為例

六月有請覺察奸蠹內外盡一以祛積弊請省外官

過當處分以裨吏治議巡鹽當有實政不宜專論課

完又請嚴飭諱盜累民各疏皆報可

是年奉

命差赴浙江勘問杭常二御史事

年譜

十七

皇上知其贓罪甚晰面諭嚴切以部郎副公行公即日就

道質審情狀各無異辭遂復命

公任御史歷左副都御史在臺中十四年凡有建白

皆忠言讜論關係朝野大利弊彈劾不避權貴不肯

隨人好惡借眾俯仰諫草載文集

十月陞吏部右侍郎

康熙十二年癸丑公五十二歲

四月京察有違例自陳疏六月奉

特旨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浙江軍

務兼理糧餉適值

皇上宴羣臣於瀛臺賦柏梁體詩禮部奏李某轉兵部右侍郎總督浙江軍務應否與宴序坐奉

旨李之芳着與宴從吏部右侍郎職銜廼同諸臣恭和御製柏梁體詩宴畢

賜蓮藕八月朔日

陛見辭

賜鞍馬奏明便道歸里展墓告祭家廟示長子鍾麟曰買表之嘗謂仕宦當作御史否則為將帥餘不足為也余行能淺薄先任御史今擢總督則居然將帥之任矣念一介儒家子荷

年譜

十六

兩朝恩遇惟有殫心圖報無復為私計者吾生平大節汝所稔知脫有緩急則以家財濟之其勿靳嗣是軍興招募健兒犒賞餽餉所費鍾麟輒鬻產供應皆如公命無敢少違
十月十五日抵浙江總督任
康熙十三年甲寅公五十三歲
春正月聞吳三桂據雲南叛遂飭沿海等處重嚴武備
三月初四日疏請提鎮協各營試用銃砲循例開銷火藥攻堅擊遠為軍中首資

李文襄公年譜

十六日疏請增設督提二標及各鎮協營兵馬二十九日福建耿精忠反報聞隨檄各路官兵分守要害

四月初一日疏請

救江南省滿漢官兵調集交界之地以資聲援江西省於廣信駐宿重兵以防崇安大關一路或有警急咨調策應

初三日疏請迅發大兵剋期援剿

檄發本標中軍副將王廷梅統領勁兵一千名先赴衢州堵禦仙霞關

年譜

十九

初七初十等日賞資官兵勉以大義命將至江山縣援剿復會同將軍撫院提督議駐兵衢州扼閩浙要塞公曰
朝廷以封疆之任屬吾儕事至須身先之吾雖文臣然位在提督右當襄糧倍道而行遂決計趨衢州公念從征將士俱有內顧妻子之憂又與將軍撫院提督公議滿漢綠旗官兵均於額俸餉銀外再行賞資咸以奏銷為慮公曰以

朝廷錢糧資

朝廷將士俾出死力捍衛封疆情理允協且揆之時勢人

情洶洶未定小有怨望緩急未必可用今日之舉吾身任之惟期有濟公事退顧其他額外優給官按月俸銀兵按一月餉銀之數不論隨征守汛差員赴省領支

十九日疏請照例支給滿漢綠旗官兵行糧馬匹草豆聽部議奪

二十九日疏陳各路塘報情形

五月十五日親統領本標並杭協營江南提標官兵共一千五百名申嚴軍令自杭赴衢欽遵

上諭公同平南將軍賴塔一應軍機事務酌而行時撫

年譜

二十

院及紳士俱以省城為控制重地不欲公去杭公云

吾奉

督督兵豈敢坐誤機會且方今事勢所爭在衢苟上游失

守不但全浙動搖將江淮以南皆震驚矣遂行舟次

富陽一卒與賣菜備競令立縛鞭之從官請少寬公

曰法令之始毋得姑縱於是軍中悚息所至秋毫無

犯

二十五日疏請再發江南援兵數千相機進剿

二十八日抵衢州駐節時在衢滿兵一千餘人綠旗

兵二千餘人逆賊全力屯聚清湖日窺侵犯而應援

之兵猝未能至公捐貲召募家鄉勇壯五百人長子鍾麟能先意承志整甲利兵購馬贏糧簡練健丁馳赴軍前効命

六月初二日據報耿精忠潛遣奸細張連進投送逆書即令衢州副將李承恩立將連進擒縛會同平南將軍賴塔都統胡圖吳申把都魯雅大里公審口供斬首示眾題報

初六日疏報賊船侵犯瑞安官兵奮勇堵擊全城

十二日常山開化剿殺偽總兵李雲龍等報捷

二十二日疏舉原任鎮臣李榮為援剿總兵官設立

年譜

三十一

三營官兵以榮宿將統領鼓勵用命固圍破賊

七月初一日密報逆賊侵犯金華滿漢官兵擒斬獲捷

初六日公大閱將士於水亭門宣布

皇上厚恩講明順逆大義將士皆感激奮發願決一戰遂

同賴將軍統率出城軍於坑西既歷賊營賊接戰良久

久退入壁公令諸將協力進攻復大戰轟礮之聲震

地流丸如雨左右請少避公曰不可三軍司命少移

動即為賊乘今日之事以兵勝敗為吾死生耳介冑

指麾終日晚始收兵翼日復進逼之賊不敢出是役

也所提兵不滿四千擊賊數萬衆無不以一當百公親冒矢石將士勇敢用命或謂公曰公封疆大臣何不遣將督陣乃親蹈不測之險耶公曰古云將軍有死之心壯士無生之氣然後可以破敵吾若貪生誰不惜死聞者歎服

軍法斬衢協右營守備程龍坑西之戰諸將皆鼓勇爭先獨程龍臨陣退縮師還公坐營門召龍面數之明證其罪按軍法斬龍以徇諸將士見聞皆股栗紀律嚴明如此所以振新集之兵而摧方強之寇無難矣

年譜

三

初七日再疏請亟催副都統喇哈率領滿兵速至應援

時各路逆賊披猖鎮營羽書旁午晝夜不下數百通公無論是官是兵投報轅門令即刻引至帳前親加撫慰詢賊情形示以戰守方畧雖深夜不倦或以爲太勞宜稍節之公曰賊勢方張人罕固志宜多方激勸使上下之情聯屬庶可滅此朝食若溪居自逸使人難得見面豈集謀廣聽一心同仇之道乎公至衢州以來禁擄掠詰姦宄信賞罰不妄殺一人

十八日疏報金衢官兵大捷擒斬僞都督嚴彪僞副

李文襄公年譜

將葉國榮等

紹台湯溪石梁鎮龍游蘭谿嚴州相繼報捷

八月九月屢戰克捷疏報恢復壽昌淳安遂安諸暨嵯縣義烏東陽等處擒賊首汪磐以歸又密拏不軌奸徒葉日生等

十月十六日疏報招撫僞參將杜日葵率兵首先歸順僞遊擊鄭鼎彪僞都司杜承盛僞千總李龍等投誠

二十四日疏請增督標前後二營足五千經制之兵策應進剿

年譜

三

十一月十五日疏報金華十二里莊大捷二十四日疏報衢州溝溪前墓山捷功滿漢官兵在金華壽溪地方陣斬耿精忠下僞總兵張元兆等二十餘員

二十八日疏報金華竹園村李宅馬淵捷功

十二月初十日疏報蘭谿東葉山嚴州威平鎮捷功擒僞總統汪匪石

十四日疏報金華積道山擒殺渠逆徐尚朝等捷功

二十四日疏報嚴屬捷功恢復分水縣城

康熙十四年乙卯公五十四歲

正月初六日疏彙報自康熙十三年八月以後至今

一三

衛金嚴紹等處招撫投誠人員一萬二千餘名招回難民三千餘名

十三日疏報龍游蘭谿壽昌捷功

軍中獲敵管間諜公漫詰之曰吾營中亦有爾營與相通者乎對曰有之問為誰乃言姓劉者不知其名公默意姓劉者必某也呼至訊之果供有提塘鄭君能現在隨營凡朝報緩急軍情機密皆漏洩與賊因立質得實置君能於法敵間遂絕倘非公機警識破奸人盡以國情輸敵矣

二月十一日疏報衛屬黃壇口陣斬偽總兵葉念等

年譜

三

十五日疏請賑被難飢民

嚴州湯溪繆村礮底前嶺雙石嶺歷潮相繼報捷

四月恢復武義處州宣平等處擒賊首繆國英

五月十六日疏請卹死節著武義知縣李蘭谿縣縣丞徐詰

疏請開復隨征住俸定例地方被盜專汛兼轄以住俸罰俸降級為別所以責成汛守立法甚嚴公謂當用兵之際與平時無事不侔若使身當大敵効力疆場仍不免於失事之咎分身無術何以鼓其用命酌議變通除平定地方初無調遣者仍照定例其隨征

立功之員有因盜案住俸者破格開復

疏奏軍中有刻不可少之需動帑有萬不得已之勢因初出征時調到都督林宗吳朝宰陳世凱等咸以資裝不辦為辭公各給銀五百兩三百兩不等無不踴躍隨行且用兵之始大費將士預支月餉請給行糧及軍裝犒賞卹死扶傷諸費倉猝於正餉借支屢疏陳悉部議不准開銷復題明從容補還於時司道各屬竊議贖金為助公堅謝不可
閏五月初一日疏報衢州南塘萬青前嶺等處擒斬偽都司何應龍等捷功

年譜

三

六月疏請開銷賞給官兵銀兩送歷年獲捷軍功冊

七月初一日報明得獲逆書

十一月初九日疏彙報招撫衢台溫處四府偽總兵

等官二百餘員偽兵四千餘名難民十一萬餘名又偽總兵侯晉爵等自拔來歸

十二月初四日疏議撥水師提督管轄駐劄事宜

是年十二月十四日授公階通議大夫

誥贈公祖父如其官母俱贈淑人元配胡氏贈淑人繼配

張氏封淑人

康熙十五年丙辰公五十五歲

張氏封淑人

二月初四日疏報衛屬湖南地方捷功

三月初九日疏報溫州大捷斬偽都督孫可德等並

賊衆一萬餘人擒偽副將何賓等五百五十餘名

十六日疏報嚴州朱村等處屢次擊敗賊衆勦撫並

用恢復開化縣城

四月密招降將有亳州人章啓元者自賊營逃回言

賊將馬九玉麾下副將韓斌將兵八百人駐九龍山

願歸誠恐不納若馳一介宣示德意則趨命矣公即

咨查江南以斌子世晉家人苑亮至今持家書並論

札縫履底中密使走入斌壘斌得書遂與同志相謀

年譜

三六

日中奔歷潮營偽都司王得功施虎偽把總畢思臣

蘇起袁宗張玉假爲追斌竟與借來公俱令隨營任

用絕不猜嫌降將感奮斌家人苑亮爲賊所執公高

共忠義作傳曰從來義勇節烈得之光明俊偉者居

多而難榮於推魯界樓之子謂其見理未明而赴義

無識也若夫身不越與隸之徒智不在堂廡之外一

且有故而感主之恩忠主之事且全主之名節而不

惜捐軀以從者余於義僕苑亮有異焉苑亮籍鳳陽

之亳州投里中韓氏爲僕者有年韓爲故家斌即苑

亮之主也斌業武登辛丑第尋授閩中興化守備甲

李文襄公年譜

寅春耿逆叛初授之職不從後爲逆所脅勉受副戎
然其心戀

本朝念及國恩輒感泣涕零會有歸誠人來述其忠悃欲
得我信使即乘間來歸余因備移江省制府傳其子
世晉而苑亮遂同一夥僕奉幼主來衛世晉方弱齡
未練苑亮則頎然偉漢貌言樸率余慮往彼突目其
一人年差少體亦短小欲屬之以行然粹未定也因
發平陽王鎮杭協馬副將本標後營趙叅將公同驗
選於兩人之中擇其當可者以報僉稱苑亮能勝任
余亦思此事巧慧者或至浮露誤事若苑亮者庶不

年譜

三七

負命耳遂論以所遣亮惟唯再示之方畧使之全

主亦自全時亦漫無可否但請奉論以往余即授之

札平陽王鎮與斌子世晉皆屬書去時世晉拜亮亮

亦拜主相向號哭隱然有永訣之意焉越兩日鎮將

具報斌果率其部將某某等渡河輸款時余正在元

戎賴公師中亟問苑亮揆者覆云隨後即至少頃又

問答復如前比斌至余復亟詢苑亮何在斌答曰斌

負亮矣亦不禁爲之黯然也斌悉問中脅迫狀與前

歸誠人所述同再悉苑亮齋論情事過河西即爲賊

卒所執偽帥馬九玉訊問供爲斌僕因家中被籍竄

一五

入投主逆卽傳斌辨識時主僕不敢交語亮乃泣請
詣斌所逆令二卒押赴卽回不許通一言亮於此時
計無所出乃抱主足慟哭卽於此中示意哭罷稱履
爲水淹請易之予之及去斌料遺此雙履非無意拆
視之則余所付論札竝諸書也山是忠懷益奮遂攜
劄率近員始爲河濱酬神策馬歸誠嗚呼斌之志尚
矣若苑亮者又豈僕中人哉當其身赴危險毅然無
他諉一何壯也置札履中無片語輕洩一何密也主
僕痛別示以有死無生之義一何烈也及抱足傳心
哀號易履俾伊主見論傾懷以成大節又何膽與識

年譜

三

交絕也前之見爲稚魯卑棲者豈意其智深勇沉若
此杭協馬副將復稱斌父昔年被誣在監肄業官索
不得亮至官刑拷幾斃卒不供吐其地前州牧票傳
世晉竝其家僕時蒼頭不之斌之母曰是行非苑亮
不可亮卽身任燕難色此皆得之斌與世晉口悉是
苑亮義勇之槩本於天性故前後赴難履險若坦嗚
呼苑亮豈僕中人哉頃有自逆來歸者稱亮在馬逆
處夾訊已三次從未供有齋論一字惟仰天待盡是
亮之生死未可卜豈不痛惜雖然亮而生也忠膽將
與國士賦同仇亮而死也亦義氣盈於寰宇炳炳麟

麟與古之貞臣義士竝垂不朽豈直以荒煙蔓草動
人悲惋也歟余深嘉其義竝爲抒管紀之以愧世之
得寵忘恩背主操戈者後亮竟死於賊賊平公令人
徧覓其骸骨不可得有識其被殺處者乃招魂以葬
之立石曰義僕苑亮之墓
四月二十三日請調江南官兵疏議併力直搗仙霞
關爲一勞永逸之計部議云江南有海口重防不便
移調着於本省審度緩急酌量遣發併將擊賊進取
事宜具奏

五月二十日再疏請調發鄰省官兵剋期赴浙破賊

年譜

三

入關可奏蕩平
二十一日疏議安插難民江常開化淪陷日久民有
脫走而來者公加意撫慰量給銀米嗣是歸附日衆
蕪家可依因與道府議權爲篷廠以居軍興費用浩
繁公帑無可動支公又與撫院商議量行捐助身爲
之倡且請照捐助袍帽給賞投誠例按數紀敘以勵
急公有餘兼給民牛種於是來歸益多人蕪失所
八月初九日疏請優卹陣亡將士成國樞晉大忠等
旌逢中元公必親行追薦撰文劄切感動三軍詞曰
中元令節虔修經懺餼口道場超度陣亡將士伏惟

節屆中元悲憫建蘭盆之會月逢大慶慈光燃蓮筏
之燈俯悼國殤仰資

佛力念此三年戊壘堪憐泣月悲風嗟伊百戰忠勤况復
捐生效死雖妖氛淨掃重觀昇平而義憤爭先陰膏
原野丹燐碧火難返春閨夢裏之魂白石黃塵誰憐
無定河邊之骨追惟痛定益知當日之瘡痍感歎人
亡忍沒從前之殄瘁於茲七月撫我三軍思威無間
於幽明體恤有同於生死顧沙場染血
朝廷卹典已加卽馬革裹屍孤寡恩蒙堪慰值此薦亡之
候再申懷舊之情虔集名僧肅宣妙品如已超生法

年譜

三

界固知四大皆空倘猶滯迹冥途聊擬九蓮是度

聖人神道以設教總期有裨羣生

大士面燃而導迷惟願同歸極樂滿城花雨銷兵氣以接

慈雲一縷旃檀證菩提而登淨土

十七日衢州大溪灘大捷偽將軍馬九玉竊據河西

轉運糧芻以大溪灘爲咽喉公數請於

朝速師前進部議衢州善能保守奉

旨下詢進取機宜公覆奏從常山江山截其糧道則入閩

之路可通河西之賊自潰會大將軍和碩

康親王兵臨衢州公卽面啓王於本夜發兵諸將率領

李文襄公年譜

由小南門衝枚疾走直逼賊營我軍勇氣百倍一鼓
破之進師江山乘勝復其城初議發兵王問公曰賊
勢尚張能勝之乎公對曰勝之王復遣侍衛雅布蘭
問曰所策果萬全乎公曰兵已發若復猶豫則沮士
氣何以冀成功遂請親王所啓曰賊寇情形在職目
中矣翼日此時捷音必至已而被賊羽書報聞王乃
大喜此一役也馬九玉方逼衢爲壘我兵乘夜疾走
出其後直破大溪灘此江山一師也比其退奔仙霞
而三關已爲我據此常山一師也三關旣破賊失其
險大兵長驅入閩是決機在俄頃之間握勝於破竹

年譜

三

之勢方公覆奏進取機宜時已默有成算不待捷書
露布而知之也然所切切淡計者惟軍紀嚴而民心
順誠以伐罪救民之心爲戰勝攻取之本爾馬九玉
賊敗知歸路已絕猶冀繞道入仙霞關據守而諸軍
已遵公密諭疾抵關口分路夾攻偽副將金應虎爲
千總金起彪等乞降

二十一日師入三關公飛章奏捷草檄宣布

聖天子伐罪救民至意是時馬九玉旣遁我兵於湖南地
方搜獲六十餘人軍吏議置之法公曰此是守土勿
去之百姓卽不肯從賊之百姓亟宜招徠完聚

朝廷用兵救民水火正救此等之民也盡釋之

恢復開化并福建浦城建陽等縣

二十二日疏報恢復常山縣城追勦大捷

大將軍和碩

康親王自衢州統師征閩復問曰此行若何公對曰王

但禁其下毋擄掠財物婦女即揚旂入福州兵不血

刃矣更優恤滿漢士卒勞苦用固衆志王領之遂行

九月初一日疏請亟

敕江南江西督撫及統兵將軍會師合勦逋寇整頓殘疆

又疏報滿漢官兵攻破石塘賊寨大捷

年譜

三

十五日彙報招徠歸命偽總兵知府文武等官四百

餘員偽兵一萬四千九百餘名皆給賞酒食袍帽各

予安輯

又疏報恢復雲和松陽龍泉三縣城池捷功

十月十二日疏報會勦獲捷恢復江西玉山縣城

又疏報恢復景寧遂昌慶元并福建政和松溪等縣

疏請改黃巖鎮設為水師提督節省錢糧

十四日疏報恢復溫處二府州縣

十一月初六日疏報會勦鄰省開玉交界陳村等處

廣信偽總兵汪文生就撫又處屬偽鎮馮公輔向化

率領偽官兵全旅來歸

十八日疏請蠲免被兵地方錢糧

十二月十二日擒獲賊首馬鵬鵬素稱梟聚衆於

開玉交界之陳村及江西德興之白沙關跳梁怙惡

屢招不應公密飭副將武榮領兵攻賊連破木城六

座斬獲無算鵬衆潰散遁入德興老巢公又飭參將

蔣懋勛等自白沙關直抵德興連破賊寨十三座陣

斬偽將數十員生擒馬鵬械送軍門公責其逆天負

固誅之

是年大將軍和碩

年譜

三

康親王大兵進福建耿精忠降三藩竝叛廣東尚逆至

丁巳年始平雲南吳逆至辛酉年方滅惟耿逆在丙

辰年底定獨先則公擁固衢州扼要制勝之力也

康熙十六年丁巳公五十六歲

二月初七日疏報處屬桂溪周公源口楊梅灘等處

獲捷又疏報勦撫江西廣信等處捷功恢復鉛山興

安弋陽貴溪等縣

四月偽揚烈將軍程鳳全旅歸順偽官三百四十八

員家口四百七十七名兵丁三萬一千二百四十三

名先是十五年間公檄行招撫偽將軍程鳳已遵諭

向化因解散偽兵八萬三千有奇程鳳病亟未及投
韓鳳死其眾推鳳妻王玉貞掌偽印務公再檄曉諭
王玉貞傾心遵奉又解散偽兵六萬七千三十二名親
率官兵願就撫於衢州

是年吏部議敘軍功四月二十一日奉

旨李之芳着加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授
為從二品照舊管事

六月二十七日再疏請獨被兵地方錢糧十五年冬
請獨被兵地方錢糧部議以支給牛種三年後始行
升科不便准行至恢復江山等各縣衛所亦有久暫

年譜

不同不得新舊錢糧一槩獨免公復具疏切陳

七月二十六日勦撫江西巨寇偽總兵陳山偽參將
陳祿等至軍前投誠偽官一百四員偽兵二千一百
餘名屯踞椒巖洞山寇險阻悉平

八月二十一日疏請卹殉節陣亡副將蘇木代把總
左朝極以慰忠魂

先是議敘軍功時樞部議敘武職軍功共加二十九
等紀錄一十九次銓部敘文職軍功例照武職一體
議敘乃以燕庸議具題奉

旨李之芳着議敘部議酌加三級以兵部尚書正一品照

舊管事計公軍功四十有八內恢復城邑者六部議
以總督統轄全省置不敘或言提督石調聲亦係統
轄全省何以恢復象山等處即行議敘况公調度有
方歷蒙

溫旨六十七次何以止稱酌議似應具疏陳明以達

睿聽公曰余蒙

聖主簡拔位躋總督雖捐軀未足云報當多事之時惟有
致命疆場以盡臣忠從來希圖爵賞之人必無見危
授命之志余戮力行間身家久置度外仰荷

朝廷德威海宇載寧餘生無恙皆

年譜

三

皇上再造之恩至於寇亂繁興流離滿目將士擐甲莫必
存亡此情此景甘苦同之日則傾身於矢石之間夜
則營心於調遣之策七箸不暇衣帶不解者三年於
茲而後使婦孺安於田宅軍旅歸於行伍封疆無事
意願已足雖部議不敘而李某着議敘之

恩綸出於

宸衷獨斷即剖符賜券不榮於此矣夫復何言

十月疏請撤江南京松五營官兵歲省金錢數萬
十二月疏報鉛山偽總兵林爾瞻率眾來降偽官一
百餘員偽兵二萬三千八百餘名公歿於投誠人至

不列兵衛從容問話全無疑心人多感而泣下
初八日請蠲被兵地方錢糧公於被兵地方請蠲請
賑已力陳二疏部議未允欲令分別地方苦累輕重
具題再議

康熙十七年戊午公五十七歲

正月初十日疏請開復衛處台降革各官畧曰康熙
十三年漕項應開徵之時或城池失陷或鄉都賊踞
則無可徵解之地凡賊所蹂躪百姓死於屠戮死於
拷掠死於飢寒疾疫則無可徵解之人即恢復後僅
止一城有司供應軍需身親勞役附近城郭遺黎運

年譜

三

砲運糧日無寧刻則無可徵解之時今雖事平向來
戶口十無一二又皆蕪家室衣食哀號求賑若復迫
以追呼必無生理且恐更生他變則無可徵解之勢
非可與平時怠緩不完者比且各官能建功於軍旅
之際豈獨拙於催科今遵

詔請蠲之錢糧正在候

旨一且俱以未完降革三年勞績未蒙甄敘地方甫平旋
被褫斥非所以昭明功罪激勸官方至各縣拊循子
遺民情相依為命其於吏治民生均有攸賴云
二月二十八日疏報海洋獲捷竝招撫偽將時陸地

諸寇漸平而游氛方熾偽總督朱天貴等設有五鎮
於各汛洋面乘風來去使我有顧此失彼之慮公飭
提鎮嚴加防勦復宣諭投誠據象山副將汪國祥於
廟嶺湖擊斬賊五百餘名生擒三十九人賊踪分犯
溫州汛兵冒雨衝擊淹死賊眾蕪算偽副將林雲林
祺詹天樞等船兵來歸又擒偽將麥仁以降
閏三月十六日疏報會勦江西子午口獲捷
四月十六日請蠲被兵地方錢糧公疏凡四上特奉
恩旨允行遺黎困苦得以頓蘇

五月十三日會勦江西玉山八仙洞等處告捷

年譜

三

六月初七日疏奏沿海兵汛單弱密陳佈置機宜
八月初七日疏請調江南官兵防游
公麾下由偏裨弁日起家陞擢至提督總兵官者二
十餘人如吳英陳世凱李榮鮑虎王廷梅薛受益李
華李承恩林宗劉澤浚林寶趙得壽馬化龍詹六奇
蔣懋勳劉詔武榮陳夢陽等皆由公拔用無私鼓勵
忠勇以故人人感激戰功累著戎行整齊上徹
天聽各以勳名顯

康熙十八年己未公五十八歲

正月二十六日請撤援閩官兵回浙

11月... 康熙十八年己未公五十八歲

三月初七日疏報石塘獲捷恢復雲和縣
京察三月十九日公循例拜疏自陳乞罷
七月二十日疏報會剿玉山八礮關獲捷
二十八日因京師地震奉

上諭目今應行應革事宜着部院三品以上官及科道在
外各該督撫明白條奏直言無隱

九月初十日公條奏四疏又自陳乞罷

十一月初一日疏報南鎮雙頭洞獲捷

康熙十九年庚申公五十九歲

正月初七日彙報海島諸寇投誠偽都督蘇亮蘇桂

年譜

三

等又偽總兵王酉莊永爵等自江西率眾來降

二月初六日疏請操練戰船擊海寇

三月十一日據定海鎮卒大寅報孝順洋打沉賊船

十四隻陣斬賊兵二千餘名偽參將童耀等十九員

生擒偽官兵一百餘名告捷

四月二十日疏請調福建水師會剿海洋諸寇

五月初三日疏請撤調防閩省延平益亭官兵節省

糧餉裁汰撥回浙官兵循例陸續補伍

送餉銀清冊撥鄰疆用兵地方節省錢糧甚多先日

請銷軍中需用餉銀屢疏備載奉

旨着造冊冊公令藩司逐一開造款項數目具疏彙報查

軍興以來共用銀一十一萬四千四百七十餘兩內

部覆以五萬四千四百餘兩之數為公捐輸扣抵免

賠銷結然公已破產矣

六月二十一日疏報偽將軍劉天福率偽官一百八

十員偽兵二千餘名自海歸誠

八月十八日彙報招撫浙江江西等處投誠總冊

通計文武偽官共六千二百餘員偽兵共一十六萬

五千五百餘名分別給賞解散歸農人人各得其所

願留者收標効用

年譜

三

請免追扣賞資官兵俸餉銀兩

康熙二十年辛酉公六十歲

又請開銷賞資官兵俸餉當用兵之始預給通省官

兵俸餉一月合滿漢綠旗均行分給許以立功便作

賞費事平後題請開銷部議不允令扣抵月餉諸軍

聞之洶洶公慰之曰此無與若事吾自處之耳據各

鎮協標營覆稱當時領賞官兵或對壘陣亡或久戍

病故或事故開除或改調他省至如江南之提標右

營狼山營俱經回汛旗兵久已入京俱無從追扣其

餘現在不過十存二三又皆鋒鏑餘生尚有邀恩望

外之意安能追求昔日已給之餉反覆條奏久而奉旨准銷公為

國為兵心血幾枯矣後有述當時事者云

康親王常於朝中會議每曰惟浙江李總督一人不為

已私若皆如此何慮天下不太平

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詔授公階光祿大夫賜封四代撰給玉軸自公會祖父竝

如公官母俱贈一品夫人元配胡氏贈一品夫人繼

配張氏封一品夫人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公六十一歲

年譜

聖

會題楓嶺營屬浙閩分轄永為定制

王師克平福建 公於浙閩通衢百靈街江郎街念

八都保安橋等處設粥廠施湯藥專委標員管理自

十五年起二十年止賑濟往來人夫飢民一百二十

二萬一千五百名有奇雖兵燹之餘民無供役病斃

道塗之苦

七月二十五日請免通省各營裁兵

是年奉

召班師於七月二十五日啓行八月初一日回杭州計自

十三年五月至本年八月歷九年公身在行間先事

佈置機宜調度勦撫兼施大小一百四十餘戰克奏膚功疊蒙

皇上恩旨疏稿載文集

舉劾文武各官 公督浙十年補用各官皆按績量

能纖毫無私不惟不徇人情亦且不任己意武職雖

千把微員拔用一人三軍無不服為至公所以人皆

激勸性命可捐摧鋒破敵大率由此凡薦舉屬官人

未嘗知有知者或以牲牢食物稍佐軍需公必却之

且論曰凡我所用犒賞軍中無不知其所由來蓋所

為者極難庶足激勵衆心能得其死力耳有交遊謂

年譜

聖

公立為子孫田舍計公曰受

國厚恩即捐糜踵頂猶恐難報何暇念及子孫或又謂

封疆大臣當地方有事之日一介不取乃是小節公

曰此豈小節總督為一省吏治民生攸關敢不自律

以正當面論屬官曰時雖多事爾等存心行政仍作

太平無事時觀

朝廷功令毋容寬假余為

朝廷執法之人亦不敢寬假也余表帥文武一有染指則

地方官無所顧忌民不聊生矣惟抱此區區庶幾上

報

國家下安黎庶耳

公嘗自爲定亂記曰余筮仕至今幾三十載宦遊閱歷蓋浙省居多焉前此司刑婺郡巡核鹽鹺旋又出理

欽牒皆矢心清白克奏厥成及入而歷憲副佐銓亦屢勉無過歲之癸丑復奉統制兩浙仔肩重任惴惴焉恐不勝然其時中外承平疆宇又安謂可次第釐飭以答

聖明不數月而西藩輒有矯制之變東南享太平日久聞變驚惶徵書羽檄遂不少息甲寅春耿豎復搆亂浙

年譜

四三

聞毗連人情騷動蠢爾之徒轉相煽惑時請兵未至調遣之員羣醜乘間蜂起甌括兩郡馴爲叛踞若台紹若金嚴諸屬邑亦多爲土寇攻陷余嚴督專汛分路撲剿隨多收復至衢之江常竟爲賊穴且逆眾鴟張駸駸有東下之勢聞師居會城不輕動提亦鎮守甬上所恃以式遏寇亂者惟木標數旅耳於斯時也將士久不親兵革又以師單憚於行陣同官率屬代爲躊躇余毅然曰逆豎猖狂已甚若不乘此引兵擊滅則生民塗炭江浙將不可保臣子以身許國義無息偃非膺危險以捍封疆則設官何爲也余雖

李文襄公年譜

案親文治不諳武畧然殫力爲之庶期有濟隨飭將弁曰成敗利鈍自有定數處之安地而未必不死試之危地而未必不生汝等受

朝廷養幾歷年所奮勇奏績正在此際况將在謀不在戰兵在練不在多逞我軍威殄此烏合直捲箠耳雖彼衆我寡無畏也由是陳師江滸揚帆前進人人有敵愾之懷矣第隨征軍士可以指屈而賊衆如蟻攢蟬聚不可計數布散村落蹂躪地方及聞我師至境皆潛入深窟以伺動靜余駐節柯城分兵拒守軍民之志始定嗣是平南將軍率其部旅來衢兵威益振

年譜

四三

賊奔出全力窺犯余身親甲冑冒矢石以爲將士先滿漢官兵亦觀感用命奮戰俘斬甚多賊乃怖威退守河西重濠密壘以自固獨是衢爲浙之西部控制甚遙士馬屯於郊而轉餉千里事變起於遠而決策一心非先時經畫當機以決莫能及余兢兢業業不自暇逸晝則應務詰戎夜則持籌削牘閱數載無寧晷也因思行間征戎撥甲枕戈經年累月雖斷膠爍石之時不辭衝鋒冒鏑之險歎念唏噓繼之以泣故凡在戎行時加慰問伍中疾苦諭將領多方周恤戮力疆場者計功題敘毋少徧徇軍中餽遺請託槩爲

一一三

禁絕惟一與將士推心置腹焉蓋與物以誠物莫敢欺示人以公人莫敢私此大小將弁無不精白乃心矢懷克敵從無自作不典以干軍紀者至於被陷良民父母妻子以及廬舍田園俱在賊境其何能脫而營間兵日往往有以長髮羅縵者余與將軍鞠其情實應釋者釋之時或有以寬典議余余曰是蚩蚩者皆

朝廷赤子何忍以蕪辜棄市耶卒之省省之間無漏網斧鑕之下無冤民其有自拔來歸者輒令有司安插得所給以粟米予以棲止而後之聞風輸款者因蕪虛

年譜

四四

日將軍嘗與余商進取之策余曰賊勢流於衆餉匱於中又內難交誼其勢自潰為今日計者不難制勝於未取之先而難得心於既取之後假使大軍既入玉石不分肆其誅掠是益之虐也安責其背義以助叛乎兵貴威之以武感之以仁况禁掠則民喜離湯火而攜箠以迎縱掠則民欲保妻女而堅壁以守得失之驗燎如也是宜於平日曉諭將士則臨時自無屠掠之慘而淪陷之區皆可乘勢而復矣將軍曰善余以是告誠鎮將亦莫不頽首奉命余曰猶未也夫禁人之取者先在豐其所予懲人之貪者先在謀其

不乏故軍前將士常厚費以周其困溢格以濟其艱若陷身鋒刃於請師之外廉其家在予之廩給餘如犒賞諸費每月以千百計悉取之家雖拮据以應弗惜也余自備健丁五百名以資守禦役食未仗并購馬備料纖毫不涉公帑如是者行之既久入人心骨故將有請纓之志士有死綏之心也惟是賊率其十萬之衆依山附谷負嵎為險我兵未集不得不緩其須臾之死迨

親王自發臨衢官旅雲屯星羅碁布賊已望幟寒心余卽而啓漏夜進師且請宏不殺之仁嚴肆掠之禁寬

年譜

四五

被脅之誅悉從之於是傳命軍士分道擊勦東由大溪入江山以斷其餉道西渡河入常山以絕其應援賊計窮勢困狼奔鼠竄兩日而復諸邑奪三關蓋蓄之者銳而用之者神耳今大師進闕不事虔劉不驚子女所至迎降勢同割竹耿豎亦悔罪歸命彼甌土餘氛不翦自滅匝月之內立奏蕩平師中皆以余言為驗但殘疆初定哀中谷而歎仇讎者在在見告雖轉粟賑濟羸瘵未可驟起然民之所苦者寇耳寇退則綏輯無難也嗚呼寇之退也豈易言哉方余孤軍就道賊焰方張輿情未固勢非不危然不危則境可

得安乎及經營幾日晷不食漏盡不寢身非不勞然
不勞則民可得息乎捐資勞士鬻產佐公力難繼矣
然非是則無以作三軍之氣也賞罰不濫請謁不行
志云介矣然非是則無以服百執之心也若夫禁洗
掠寬脅從令中原自煌然非時勤宣諭亦安必人人
凜之罔或悖哉今日者闔疆底定浙土救寧皆賴
皇上之寵靈王師之赫濯將軍奮揚威武鎮將協力宜猷
下逮卒伍亦著功勤余何敢尸其績顧余四涖浙而
艱難危苦百倍疇昔三年來致身

君國軫念蒼生一縷血忱無慚余影昔道州使君元結於
年譜

賊退後作春陵行以示官吏但悉戎旃民困之狀而
不言功杜少陵以其能為天子分憂謂得結輩十數
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因
作詩美之余才不逮古人聊自述其槩以追蹤道州
於萬一至於少陵之知則余不暇問也
十一月初六日請免追扣裁兵糧餉
是年陞補兵部尚書十二月拜疏謝 恩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公六十二歲
二月十五日公應
召赴闕士民懼送自城郭及郊外填塞道路至輿馬不得

遂行其結亭畱禱為遺愛者一百三十餘處先有欲
醵金為建生祠豎碑頌功德者公禁飭之迨公去浙
後羣情愛慕卒不能禁也凡建祠豎碑處甚多而杭
之在西湖者尤為鉅麗其三衢生祠有聯云淮蔡之
功茂矣抑又過之大難削平重奠三衢半壁琴鶴之
節凜然於今為烈名賢繼起恰符五百餘年南國之
棠峴山之碑畧可見矣當水次登舟士民津送者數
百里間水陸絡繹不絕及舟進江南浙人不忍別相
與挽舟返行公在舟中固不覺也紀綱再四慰勞始
各揮淚而去

年譜

三月公便道旋里省視墳墓展祭遂入都
四月初三日涖兵部尚書任時銓法多端主者莫可
究詰有一弁循資應陞遊擊竟欲越格陞為副將公
曰陞轉原有定例破格之事余決不為也
八月部議查敘調度滿漢官兵擊敗水陸逆賊等事
加五級紀錄二次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公六十三歲
議士官陞轉之例甘肅有士官曩係提督請補改授
流官乃一時權宜後不為例者部臣欲照流官陞轉
公持議不可眾數強公從公獨持不允乃止

嚴按武官騎射本部除授武職例試弓馬公校射一乘至公即故舊亦不敢干以私云

八月轉吏部尚書二十日蒞任

九月二十四日

恩詔給得玉軸

誥命四世

皇帝制曰盛代酬庸之典申錫命於五章良臣報本之榮極推恩於四世載嘉舊德爰沛新綸爾李鮮乃吏部尚書正一品加三級李之芳會祖父善以開先業能昌後一經垂教發詩禮之菁華奕世貽休表弓裘之矩矱欣

年譜

吳

逢慶典特賁天章茲以覃恩贈爾為光祿大夫吏部尚書正一品加三級錫之誥命於戲秩崇報渥邀寵澤於中朝源遠流長樹風聲於來禋欽承顯命用闡幽光制曰朝廷布榮綽之褒禮求其始彝典錫重闡之澤恩逮所生嘉命載頒徽音益遠爾吏部尚書正一品加三級李之芳會祖母康氏柔嘉維則淑慎其儀矩法嫻明夙協宣家之化風規表著式昭啓後之模集介福於曾孫迺芳型於累世茲以覃恩贈爾為一品夫人於戲龍章煥采猶傳珩璫之聲鳳詔增華益煥笏珈之色尚承寵渥永席鴻庥

制曰家傳積慶之風必溯原於水木國重推恩之典自無

間於後先爰錫崇褒以昭彝憲爾吏部尚書正一品加

三級李之芳繼會祖母任氏敬以相夫慈能裕後素稟

溫恭之訓夙夜襄勞丕昭佑啓之模箕裘衍緒嘉茲懿

範賁以綸章茲以覃恩贈爾為一品夫人於戲式廓會

孫之慶象服宜膺廣敷一視之仁鸞書申命載揚闡德

永佩休光

制曰貽厥孫謀令德克傳為家範服乃祖訓殊恩用錫夫

朝章俾服皇休曲成臣孝爾李登雲乃吏部尚書正一

品加三級李之芳之祖父德能垂後業足開先積行累

年譜

吳

仁越再傳而滋大流光篤慶歷三世而彌昌既克佑乎後人宜崇褒其往烈茲以覃恩贈爾為光祿大夫吏部尚書正一品加三級錫之誥命於戲源遠流長實啓造家之澤根深枝茂益昭報國之猷寵綽欽承幽光用顯制曰良臣奏績溯積累於先型壹教垂休逮恩榮於大母聿徵內德式煥王綸爾吏部尚書正一品加三級李之芳祖母蕭氏慈著令節教先詒教闡儀克備流風垂女史之規門祚彌昌介福食孫謀之報徽音既茂淑行攸嘉茲以覃恩贈爾為一品夫人於戲譽美崇班用錫重闡之慶榮膺寵命常敷奕葉之光被厥殊恩彰茲世德

制曰位列崇階作忠由於移孝業隆嚴訓資父所以事君

念茲堂構之貽厥有絲綸之賁爾李才望乃吏部尚書

正一品加三級李之芳之父躬裕懿修世推淳德澤流

弓冶裕家學於庭幃慶衍門閭亮天工於邦國令名允

稱殊典庸加茲以覃恩贈爾為光祿大夫吏部尚書正

一品加三級錫之誥命於戲一經迪後式傳報國之忱

七命沾恩益著象賢之美欽承休寵丕佑來昆

制曰職重朝班宜溯源乎內訓功崇王國尤歸美於母儀

式獎芳規俾承休寵爾吏部尚書正一品加三級李之

芳母李氏名成令善質秉柔嘉七誠早嫻流徽聲於婦

年譜

五十

職三遷足法著慈教於卿材令問夙彰洪施宜沛茲以

覃恩贈爾為一品夫人於戲鸞書錫慶伸烏哺之恩私

象服增榮慰熊丸之勤苦欽予寵命昭乃遺風

制曰冠六卿而分職必資民譽之賢統八柄以馭臣首重

官聯之治惟抒誠而展力乃錫典以酬庸爾吏部尚書

正一品加三級李之芳器識淵通才猷敏達稽言考績

勸懲一守夫章程舉善典能甄敘不滯夫流品累更華

貫率恪慎以持躬游陟銓司益端勦而著範崇褒宜及

茂烈攸彰茲以覃恩特授爾階光祿大夫錫之誥命於

戲掄材有序夙標簡要之聲勵節無私尚懋公忠之操

式承寵命彌樹嘉猷

初任浙江金華府推官二任刑部廣東司主事三任

刑部山西司員外郎四任刑部湖廣司郎中加一級

五任廣西道監察御史六任湖廣道監察御史七任

以正四品頂帶食俸管河南道監察御史事八任都

察院左副都御史九任吏部右侍郎十任浙江總督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十一任加兵部

左侍郎從二品十二任總督浙江等處兵部尚書兼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正一品十三任兵部尚書十

四任今職

年譜

五十一

制曰職重上卿地道合含章之譽禮崇內則家人彰順位

之功爰嘉靈範之修用晉國恩之錫爾吏部尚書正一

品加三級李之芳妻胡氏克勤懿德式贊良猷合志相

成奏公忠之茂績同心交儆樹廉正之休聲令軌攸昭

褒章載沛茲以覃恩贈爾為一品夫人於戲風著素絲

作助良臣之闕闕芳流彤管敬承宸陞之絲綸嘉爾德

音貴茲寵命

制曰臣忠體國靖其格乃謨猷婦順宜家貞靜昭其似積

爰嘉令德宜沛鴻施爾吏部尚書正一品加三級李之

芳繼妻張氏秉性端莊持躬淑慎組紉執作纘內行以

重輝珩珮和諧佐清操而媲美前麻克嗣寵命宜頒茲以覃恩封爾為一品夫人於戲壺教相承允著坤闈之範綸章載錫均邀天室之恩懿則丕昭榮光祇服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公六十四歲

公掌銓衡兩年惟精白盟心裁抑僥倖徑竇悉絕以嚴馭下諸吏聽行文書而已或以却餽金於

廟堂微有萋菲之語公亦卒弗自白也

七月上疏乞休疏曰臣以一介庸愚昔蒙

世祖章皇帝拔置臺班方愧獻納無具有玷言責

皇上特逾常格以臣內陞品級管御史事超擢副憲旋晉

年譜

五

佐銓叨沐

隆恩忝竊已極

皇上又簡臣浙江總督通圖逆披猖賴

皇上睿算神謨天威布照羣醜殄滅臣藐爾餘生莫非

皇上再造之賜惟是十載行間已成衰羸獨為封疆任重

不敢以乞身私念上瀆

宸聰又蒙

皇上陞臣兵部尚書臣以官守在外仰荷

寵命重覲

天顏已為萬幸豈敢更望遷進

皇上復陞臣吏部尚書曠恩異數臣撫躬自揆何足仰酬

萬一常於葵事之際跪起失儀筋力不堪兢惶靡措

天度優容不加譴責臣感激

恩慈不覺隕涕計惟勉勵衰殘仰答

眷遇不意臣於六月間肩臂突患癰腫毒勢深重延醫治

療纏綿難愈臣衙門事務尚欲勉行辦理奈頭昏手

顛莫能自支精神日憊臥起須人計已三旬未離牀

褥朝會公務曠廢殊多念銓衡職掌何等重大而臣

以衰疾謫劣偃息充位人雖未言寧不愧心即使幸

痊血氣固已大傷枯朽之質理難再壯若仍因循緘

年譜

五

默不據實上陳譬之敝車難勝重載必至力不從心

有誤

皇上之任使臣職彌曠臣罪愈深矣臣以草茅之賤

皇上洪恩養育歷官中外三十餘年竊慶遭逢

盛世千載一時臣不勝犬馬戀

主之心而不幸有劇毒摧殘之疾伏乞

皇上憐臣老病真情准解部務賜歸田里倘未即填溝壑

則有生餘年皆荷天高地厚無窮矣臣子候選同知

李鍾麟齋本通政司上

聞奉

育卿才品優長簡任銓衡正資料理着照舊供職不必以
老病求請解任

上令太醫院官劉存恕祁嘉釗視公疾所需藥物於
尚方御藥房支取調治月餘復時

存問不絕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公六十五歲

查敘軍功加八級世襲拖沙喇哈番

廷議賦役全書裁去五絲以下數目時戶部建議各直
省錢糧冊籍欲簡明其釐毫絲忽等名目徒滋紛擾
而無實濟且有司以少派多或致病民自絲以下宜

年譜

五十四

盡行裁去其在五絲以上者直作一毫不及五絲者
竟可不派戶部奏請

敕天下藩司各改造賦役全書嗣令各衙門會議衆悉扶
同無異論獨公以爲不然謂算數之法有畸零細數
乃有總彙成數正使分派銷算支放之際整齊均平
無有餘不足之患非好煩也諺謂蕪零不算帳若撒
數不明則總數如何算得出去撒留總直是世間行
不通事假如省以萬千百十派府至府派縣則不得
不分總爲撤矣及縣派丁地則勢愈散而數愈微安
得不需渺漠沙塵細數乎如去其細數則派法必不

勻平雖百十之數已有不足以派一縣者况一府乎
且繕冊報銷亦須有細數乃核算清醒支放糧餉亦
須有細數乃給散均齊故釐毫絲忽之不可泯混直
與萬千百十等誠以國賦之重收支之間合天下之
絲忽積之亦萬千百十也至若五絲以上直作一毫
則愈是不通之論夫賦稅之數惟細數勻明乃查核
清楚若先淆亂從何查算明白是戶部核算永無清
醒之術矣謂五錢以上直作一兩可乎故天下事有
似無實用而實不可省者此類是也若彼議果行簡
則簡矣恐簡而不明不惟無利於國直先使派者算

年譜

五十五

者無處下手非會計之程法也會議亡慮數十次時
及一年各省已繕有成書改造不勝其煩公獨持前
議不變

聖上以戶部前議不便行停止改造公之議始伸

是年公長子鍾麟除授湖廣湖南岳州府清軍同知
之任訓以汝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鍾麟跪曰大人
之教自日夜在心者也其後三年戊辰五月武昌裁
兵叛亂全楚震動賊兵已至蒲圻逆前鋒候騎距岳
城僅數十里公長子時以郡司馬兼攝巴陵縣篆聲
大義以固城郭捐家貲以濟軍需賊平提督徐公治

都特疏題請敘功雖格於部議而公義方之訓固已遠且大矣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公六十六歲

八月再疏求罷疏曰臣草茅謫陋倖叨養養四十餘年歲月因循久嬰老疾於康熙二十四年具奏乞休未賜

俞允繼蒙

皇上授臣拖沙喇哈番臣無片善微長獨幸遭逢

聖主叨異數之榮加致洊躋於重秩

天高地厚千載一時惟思力竭駑駘酬恩末路願臣質本

年譜

五十六

愚昧老更無能職掌皆關於重要報稱無補於涓埃

復蒙

皇上垂憐庸邁格外優容皆人臣不當得之

殊恩實思慮未敢希之

寬典臣曾於九卯諸臣會同面奏時自陳朽劣至情上祈

慈憫伏念我

皇上親政以來臣歷官內外無時不在班行仰沐

皇上含宏養育之恩擢用保全以至今日臣以年近七旬

夙抱怔忡之疾形神凋耗聽重目昏趨事則步履艱

難躡班則奄忽欲仆筋力不堪諸臣共見跪或扶之

使起行或掖之使前且近來左軀麻木多方將理迄無痊損自顧頹齡一至於此恭值

皇上勵精圖治之時分猷宜力正貴得人銓衡何地尚書何官臣以疲憊之身偃然充位雖猶人之未言臣亦寧容自默誠不勝戀恩之下惻無如難療之衰殘若不瀝忱乞罷臣罪滋渙伏乞

皇上鑒臣懇切愚誠特沛

天恩允臣所請俯准休致罷歸田里則臣未盡餘生永戴

皇仁浩蕩矣奉

旨卿才品優長簡任銓衡正資料理着照舊供職不必以

年譜

五十七

衰病求罷

九月拜文華殿大學士入閣辦事奉

敕纂修

大清會典政治典訓大清一統志總裁官

賜元狐帽一頂元狐褂一襲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公六十七歲

二月十一日奉

上諭休致回籍時公長子鍾麟在岳州任公手諭有云出

都抵家樸被蕭然琴書無恙皆

皇上之恩也汝在楚中勉為良吏事上接下臨民交遊俱

宜謙讓小心謹慎罔懈方不負我諄囑來字云今日仕塗以安穩為福由此行之永矢勿渝不慮不安穩耳公生平凡有筆札必端楷整齊即家書諭子孫亦字畫不苟唐柳誠懸所謂心正則筆正信然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公六十八歲

春正月

聖駕南巡道出德州公時同地方文武及在籍諸臣跪迎道左瞻仰

天顏蒙垂顧問賜賚有加送駕至濟南時遇免東省錢糧謝恩又問公住處離海遠近來路多少尚有筋力能

年譜

乘馬至此耶公一一奏對

上始命歸里

夏四月公長子鍾麟陞廣東潮州知府公手書示鍾麟曰汝沐

皇恩循資歷俸陞授方面位至郡守須念漢宣帝所云與我共治天下惟良二千石今之知府即漢之二千石也良字最宜體認并手書惟公足以服人惟明足以祛弊惟廉足以養民惟敏足以集事四語俾長君懸之座右

秋七月二十五日部文頒到

孝懿皇后崩逝公成服哭臨具本齋京奏請聖安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公六十九歲

辭同鄉頌德先是山東巡撫張南溟先生為臨米輸運小民苦累二十四年七月再疏云運解臨米有道路間隔牛羸車脚雨雪泥爛盤剝候交曬廳加贈種種賠補之苦亟請改折維時公猶在朝班得參部議准其折徵奉

旨依議常豐倉米原解德州民力最勞議令支兌附近營兵月米兵民皆便此固公篤念桑梓然亦從國賦

年譜

兵民起見是年有以此事欲為公勒碑者公謝不可

康熙三十年辛未公七十歲

公從致仕歸里杜門懸軌常云自慶景運之親逢得享太平於晚歲每遇冬至元旦

萬壽聖節必齋沐盛服於廳事前望闕九叩頭一如在官之儀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公七十一歲

公一生無他嗜好無論聲色貨利絕不關心即鼎彝字畫諸古玩亦從不留意齋中惟架上書數百卷年過古稀猶晨夕繕閱寒暑無輟常談論古今惟以天

下善人君子得行其志為己稱快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公七十二歲

八月十八日公生辰盛服焚香拜

天地神祇家廟看子孫在膝前者祝眉壽忽而微中風疾
覺似往時積勞臂指麻木之狀常口中自云太白愛
其山水之句家人亦莫識公所云何意後時檢公書
笥得手寫殘簡中有此一語乃知前五十年所問仙
數也或以太白愛謝家山水仙機殆以公方謝安乎
然公之律身集爨動業遭逢過謝安遠矣留侯黃石
魯公碧霞古來名臣往往遇之

年譜

六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公七十三歲

仕宦有自京師來者詣宅候安公病中不能迎送延
之內室小齋坐談良久方別聞知因雲貴總督員缺
奉

皇上令九卿將照似李之芳為國為民的人保舉之論遂
以為國為民四字額於書齋恭紀

玉音然病體時重時輕而神氣超然世外談笑眠食如常
忽於十一月初二日未時考終里第是日天鼓鳴有
星隕於西方州人士聞之見之初不知為公騎箕之
徵也公有遺疏曰臣一介庸愚蒙

世祖章皇帝拔置臺班我

皇上特恩內陞躡躡卿貳尋擢浙江總督臣本書生不諳

軍旅賴

皇上指授方畧臣遵奉

廟謨數載軍中奉有調度有方之

恩旨數十餘次復

召掌中樞再遷冢宰優給世職拖沙喇哈番

異數隆施旋畀臣入閣辦事臣力小任重有過無功伏荷

聖慈容歸田里康熙二十八年正月內恭遇

聖駕南巡臣跪迎道左蒙

年譜

六

垂顧問

賜賚有加感激

恩禮不覺涕零不意去年八月忽得痰症病廢年餘醫藥

罔効今者臣病瀕危惟思

天恩罔極未能仰荅萬一伏枕悽然哀鳴奏

謝奉

昔李之芳効力年久前為浙督時隨大軍進剿歷有勞績
簡任機務勤慎素著忽聞在籍溢逝朕心深切軫惻應
得卹典着察例議奏該部知道禮部准吏部咨稱原任
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正一品又加三級休致

回籍李之芳病故應照定例

卹典與現任官同按其加級品級給與全葬之價並給一次致祭銀兩

遣官讀文致祭應否與諡伏候

上裁等因康熙三十四年二月初九日題本月十一日奉旨依議還與他諡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八月二十一日

皇帝遣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加二級張勳

論祭故原任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正一品又加三級拖沙喇哈番休致回籍諡文襄李之芳之靈曰朕惟服

年譜

卷三

官宜力爰垂懋賞之經旌賢報功尤重飾終之典其有
敬歷中外茂著聲施勞績奏於封疆譽望彰於朝列生
既膺夫顯秩歿必被以榮恩爾李之芳志秉貞誠材優
幹濟初通仕籍旋列臺員當官而譽謬咸稱廉隅自飭
論事而浮夸悉屏條奏多裨游登卿貳之班簡昇節鉞
之寄維時閩逆煽亂浙省被兵爾夙負忠忱仰承廟算
歷巖疆而指畫親蒞戎行偕禁旅以徂征克嫻武畧建
銷鋒警聿敘勤勞用是晉陟中臺誕膺世職泊乎入司
機務叅列鈞衡恪勤罔替乎初心祇慎能持乎晚節茲
聞溘逝深切軫懷特命備考彝章爰申祭醴載徵嘉績

李文襄公年譜

諡曰文襄嗚呼垂勳猷於竹帛惟爾奉職之忠貴寵錫

於泉臺惟國酬庸之厚靈如不昧尚克歆承

丁丑之秋九月初五日葬公於武定州東原之

賜卹是日天高氣清風塵不動四方遠近觀者如堵莫不

歎美隕涕非公盛德感人之深能如是乎

賜全葬立碑銀康熙三十六年十月初二日山工部繕給

御製碑文曰朕惟國家垂恩錫命聿昭眷舊之仁臣子宜

力奉公爰有酬庸之典矧夫勞勩克兼於中外慎勤罔

間乎初終宜備哀榮以宏獎勵爾李之芳志誠貞純才

猷練達臺班建白歷彰侃直之聲卿貳翹翔夙勵靖其

年譜

卷三

之度用簡膺夫節鉞俾彈壓乎東南激濁揚清法行官
吏宣威布德惠及兵民適當小醜騷擾海隅蠢動爾乃
親隨禁旅冒矢石以馳驅祇奉廟謨竭股肱而捍禦既
奏功於屏翰更亮采於樞衡泊乎晉陟綸扉與叅密勿
奉職匪懈夙夜益殫勤勞秉志不渝操履恒懷祇慎冀
優游於田里遽隕謝夫老成追念助庸特加褒卹載稽
彝典諡曰文襄嗚呼綸章式煥誕被澤於松楸偉績猶
新永垂休於竹帛九原用慰奕葉彌光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十一月初一日公長子鍾麟
奏為恭謝

三三三

天恩事竊臣父之芳一介儒生遭逢
聖世受

皇上知遇之隆

簡畀節鉞歷任中樞冢宰入參機務

殊恩渥寵疊荷生前人臣之榮遇近古希逢於康熙三十

三年十一月初二日病逝遺疏上

聞荷蒙

皇上軫恤優隆

賜諡文襄

賜祭

年譜

六

賜全葬立碑銀兩榮施身後光被泉壤又人臣罕親之具

數也臣鍾麟苦塊之下感激

恩禮涕淚交零恭設香案舉家望

闕叩頭將父喪安葬於康熙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立

碑事訖即呈原任山東撫臣李燁代題謝

恩撫臣批查有無代題之例臣查江南原任大學士諡文

恪臣宋德宜子宋駿業曾具呈撫臣代題臣即呈遞

撫臣適值李燁離任未經上達臣父受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未獲奏謝臣五內激切夙夜靡寧今

匍匐來京謹循例具本通政司奏謝

天恩惟有捐糜頂踵竭犬馬之効於萬一耳臣不勝惶悚
待

命之至為此具本謹具奏

聞奉

旨該部知道

公沒後州紳士耆老以公功德名位宜崇祀學宮鄉

賢具呈州學申詳郡太守學使者大方伯遞加詳看

詞章藻麗允稱掄揚其最傳誦者為大方伯張公勛

看語內有一聯云生於武定公真無愧斯邦諡曰文

襄名果不誣其實雖使蘇文忠操筆不是過也其明

年譜

六五

年郡人士又以公由府學諸生登科第請崇祀郡庠

俱奉撫軍置主入祠

李文襄公年譜終

年譜後敘

松江林子威謨

武定李公昔司理金華繼以直指視浙巖政其澤被於斯民甚厚及以少司馬中丞總制軍事邦之人譱然曰我公來矣下車五月而閩變作精甲直走仙霞圖建瓴之勢既括和繼內叛山寇蜂起江東之民鳥驚魚駭公以一書生韎韐臨戎親扼三衢阻遏其衝以數千之師常十萬之寇任使將校各盡其才論功行賞不爽毫髮人樂為用所向克捷

天子倚為長城以紓南顧憂大帥上章陳兵事

年譜

林序

矣

特旨問公計賊何時可平常以何策取勝公上言賊聚重兵於河西以拒我師仙霞之守必虛今臣距河對壘而以大兵從江山長驅而入賊必自潰越數月大將軍果用公策批亢擣虛河西之寇一朝瓦解窮山深谷挑刀走戟之徒於甲來歸者日以千數浙閩遂平公雖欲然不自言功天下有識者皆以公不獨保全兩浙而南定閩西靖豫章屏障江南為蕩平滇蜀之先聲胥於是始用是作為雅詩以詠歌其事子威披閱之次喟然曰天下之所知者樂渠獻凱誅貳舍服赫然可見之功而三載以來公之茹荼拮据非身見

其事者未之或悉也當事初起承平日久文恬武嬉罔不失措公即決策向三衢主兵者以公出而不便於獨後也百方沮說麾下將士亦競以居中調度為請而公迄不為動然浙省重兵半在邊海時則有以島上游帆虛聲恫喝方泣請濟師而雲屯之旅匹馬不前公之赴衢離衛之衆不滿千人直以封疆之事義無返顧實力殆無可恃者迨以便宜發帑犒師百里之內牛酒日至而士氣奮矣誓禡戒途不戢於樵蘇者實之法而軍紀肅矣臨陣督戰斬偏裨退勦者以徇而人有前死之心矣發廢弁之奸謀鉤得內間

年譜

林敘

矣

而敵不知所窺矣倖囚就訊脅從罔治哀矜之色刑者不怨而民志漸定矣晝則會議幕府巡行壁壘常在鞍馬矢石間歸坐堂皇雞翹旁午將吏之白事者不遑次進黃童白叟踈齷踵接下及馬圉廝養無不慰勞頓置人人得所欲而去夜分乃入治簿書猶或間遽復出亦食必吐其哺鐘鳴假寐及晨熹者月無一二焉侍史之更番者皆不能支而公不暇自知其勞也子威謬承顧盼在左右見公臨事皆如燭照數計應機立斷而周詳審固巨細一揆從未有倉猝見於辭色蓋其思慮精專久而愈礪靜如山立動若

川流剛明而仁體用兼備其迄以成功也豈徒然天
意哉且以

親藩承制開府專決於上羽林神策之將皆驕貴自重
多異議文武大吏挈權分衡各有所主公處其間以
誠信相孚格而當大事執持侃侃無旁顧無中撓既
以斯民為己任故力膺艱巨而不違他恤民亦知公
之足以恃也故赴者如歸今爾田爾桑漸還舊觀咸
曰非公之賜不及此公雅不欲以惟嵬運籌掩武夫
橫草之烈然力而拘諸原者亦咸曰非公不及此是
曷故歟昌黎有言行事服人心而風采可畏愛也子

年譜

林敏

李

威敬述所見不敢溢詞平淮西碑雅以俟世之昌黎
其人者

跋

李文襄公佐

聖天子平逆藩耿精忠之亂功在東南勳在社稷太常紀
之太史載之非草茅下士所敢置筆也惟公生平宦
績多在吾浙其初仕也為金華府理刑官其出部郎
歷御史臺則巡隄兩浙嗣又奉審理鹽差之獄繼又
特簡為浙江總督以故公之清風仁政普利豐功被於浙
者獨淡而流傳於浙者尤詳且悉康熙辛巳春日公
長君筠巢先生假寓院城僧舍出公文集屬予校正
既又以年譜屬予撰述因就公家乘文集中擇其事

年譜

程敏

李

之信者采其言之嘉懿者考其持危定傾嚴氣正
性剛方不回彰彰宇宙者一一編年而筆之寧簡毋
繁寧質毋詭使天下後世仰公德行功業者一展卷
而莫不親炙是則觀察君稱揚先人之志也夫雖然
吾因之重有感矣順治辛卯浙榜得士最盛予姻家
趙雪嵎好友許亦蒼皆杭郡名士第一流俱出公門
下先兄雖為瀛海馬乾若先生所識拔而呈卷之日
公閱予兄文極口欣賞於兩主考前亦附桃李之誼
今先後成賦玉樓未及述公教施道公閒燕獨予以
被褐弟子得誦讀公文集且竊編年紀事焉何其幸

耶故於跋公年譜并敘淵源云
康熙四十一年歲在壬午夏四月武林受業程光祚
拜手謹跋

年譜

程跋

七

李文襄公年譜跋

一第44册 續修四庫全書第4 友文內

欽惟我

皇上躬承

列聖道協一中御極之初覃恩中外物靡不得以而

尊經重道尤厯

宸衷因念原任御史陸隴其為

本朝理學儒臣第一先受知於

聖祖繼崇祀于

世宗褒寵為已至矣惟易名之典尚未舉行乾隆元

欽褒大典

年即

命九卿議謚議上

予謚清獻追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二年遣官

諭祭文曰維

乾隆二年歲次丁巳九月戊戌朔越二十有二

日癸丑

皇帝遣浙江分巡杭嘉湖道兼按察司使叅議曹

純柱

諭祭原任監察御史加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謚清獻陸隴其之靈曰朕惟人主砥礪儒脩

丕著端方之節國家表彰正學必加褒寵之

文常祀既崇優綸載錫爾原任御史陸隴其

天姿清粹造詣深純講學則確守程朱禋躬

則上師顏閔循良著績仁風尚浹於花封蹇

諤揚聲亮節克彰於烏府既配享于

文廟仍追錫以嘉名晉階閣部之班申錫牲牢之

欽褒大典

奠於戲榮沾稽古千穉揚俎豆之輝學懋窮

經三命煥絲綸之色爾靈不昧尚克歆承三

年俎

御製碑文給價建亭於墓道之丙方文曰

朕聞古者謚以尊名爵以馭貴其有經為師

表品重儒林者尤宜顯微闡幽用昭曠典原

任御史陸隴其賦性清淳持躬端慎研精聖

學作洙泗之干城辟闢異端守程朱之嫡派

宰赤跡則循良著績清風萬姓文孚歷烏臺
而謬謬揚毅正論一時推重入孝出弟惟待
後以守先誦詩讀書實知人而論世家居著
述蔚為一代之醇儒

文廟明裡永配千秋之侑享謚曰清獻晉以崇階
加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照例給與碑價
於戲德可尊而言可道追錫宜隆賢希聖而
士希賢典型斯在庸予休命式此豐碑乾隆

欽定大典

三

三年八月 日立

臣伏讀

綸章疊錫優卹有加與

聖祖

世宗崇獎醇儒之意先後一揆煌煌鉅典匪止興起

一時之人文允堪光昭萬古之史冊草莽微
臣生逢盛世既紀殊榮於曩日接親申錫于
今茲其道大光斯文何幸不勝忭舞而備書之

以弁於舊輯陸先生年譜之卷首俾後之學
者知所規範嚮慕不負我

皇上尊經重道之至意其可乎
乾隆六年歲次辛酉八月朔嘉興府學歲貢生

候選訓導 臣 吳光百 敬述

欽定大典

四

今上嗣統之二年三月初吉臨雍釋奠畢即集諸儒臣於彝倫堂講明經義折衷漢魏唐宋以來諸說之同異視石渠白虎故事為較盛焉爰

命禮臣攷古之有功聖門宜復宜增者定議以聞禮臣議上復再三詳審務求至當不易為萬世準繩先臣隴其遂得邀

恩從祀聖廡

皇朝八十餘年來一人而已豈非異數歟家維海內瞻仰先

子道德文章匪朝伊夕今得

聖天子表揚而追崇之道愈顯名益彰年譜一編藉以信今

重新年譜小引

而傳後者豈容造次往時曾以草本屬吳子豐在兄編

訂適錦州吳夫子初蒞吾禾嚮往先子不啻山斗即取

而刊行焉中間或因傳聞之誤不無攷核之疎豐兄恐

然不寧引為己責復殫數年心力重輯是編較舊刻增

什之七其有疎誤者概從芟改大約据先子隨記一書

而間附以遺文雜錄之最切要者原原本本洵無餘憾

於以懸之國門上以揚於

聖天子崇儒重道之意下以鼓勵後學者希賢希聖之心非

同小補豈徒不肖有榮施而已哉昔

雍正四年歲次丙午八月既望男宸百拜謹識

百弱冠侍外父倪貽孫翁翁故先生高弟讀書論事必舉先生以為最因得悉先生之為人顧先生官京師高山景行之慕徒切焉歲辛未先生賦遂初自分末學凡陋未可進謁先生私謂居既同里生及同時親炙會有時耳無何先生即千古哲人云萎後學之不幸也然余備聞先生之緒言於外父

且與先生之嗣君直方令壻李子枚吉交最久因得盡讀先生之書飲聆幼學壯行之梗概豈為不幸哉兩君誤述先生年譜一編往時曾出以見示余嘆先生學問淵源居官始卒盡在此書惜無有流傳海內者適宗公來守我禾下車伊始即以先生宜從祀聖廡再三申請既格不行於是特建書院

專祀先生又取年譜付剞劂陸李兩君知余固有志私淑者屬為編次竊喜昔雖未及先生之門今得揚於其嘉言懿行垂之無窮與執經問字何異焉昔康熙五十七年歲次戊戌六月之吉同里後學吳光百謹識此余原訂刻譜跋語也今重加增輯謹以例言六則附正海內之願學先生者焉

例言

一今譜仿李果齋氏所作朱子年譜例表年繫月事有原委分為上下二卷條理秩然至先生沒後崇奉之典及今從祀本末另為一冊與譜並行其行狀一篇似可弗錄但原本實先生族叔威廸先生紫筆謂外父倪貽孫翁為先生及門之冠擬之朱門黃勉齋欲嫁以名倪謙抑弗敢當家

表柯寓匏翁見而悅之輒持歸改換數語列入已集此余所灼見者今不敢沒茲狀所自謹將作者原本刊附於後亦近世所刊行朱子年譜例也

一先生大節在關邪說以崇正學程朱之道賴以復明此有關於學術人心之最大者如與人論學諸書縱不能悉登之譜豈可不略存一二以引厥趨原本概置不錄今採掇其最切要者貽茲來許庶不失先生嘉惠後學之意至其經濟則見於兩為邑宰及諸封事雖未得大展所學而規撫次序已可得其致君澤民之大略矣顧先生所最留心者又在歷法河渠原本闕如故加詳焉

例言

二

一先生未遇時館於邑中倪氏者最久自嘉定罷官後設帳於虞山席氏故漢翼漢廷兩君篤信殊深迨先生歿後哀集遺文彙刊行世厥功甚鉅第將先生中年所輯四書講義強名之曰困勉錄不思困勉錄之名先生捐館之年所立先作條例五則未有成書今所刊本正先生所謂此時程朱薛胡之書猶未遍閱陽儒陰釋之言猶未盡燭其部故採錄不必盡出於至醇蓋存之以俟異日駁辨其條例中謂之辨一條未必不為當年所輯而立也學者倘以為先生手澤所存不忍聽其湮沒名為舊本講義與舊本大全並行可也若竟謂之困勉錄恐失毫釐千里之辨不幾

埋沒先生一片衛道苦心乎故譜中不得不詳論之庶異學無可藉口耳兩席君奉教於先生有年度必知先生之學與年俱進前後不容相混當不以鄙言為罪也

一原本出李君叔吉之手而同參者則為趙君魚裳曹君星佑也爾時錦州椒亭公守禾頗知尊崇先生向李君索年譜授梓李即以所草本進郡公為之點竄而舛漏處猶多李知余誦法先生有素屬為校訂且丁寧云此本係郡尊手定不可更改過多愚因但取平日所聞諸人及舛誤顯然者增芟數十條而刊資給自郡公刻期告竣未暇細參深用抱愧刊成遙質梅廳曾先生於浦陽名安世時為浦江博士

例言

三

一先生崇尚實學不事遊揚而中年宦遊居鄉日少所以夢憶之年去今未及三紀而文獻寥寥鮮所徵据酉幸向從父父遊得聞其略今復得外弟幼微出所錄先生手筆隨記一書自丙午以至末年事無不具其與傳聞異辭者固大異矣如獲拱璧奚啻百朋加之助我參互攷訂斟酌去留不煩不漏將伯之功亦非小補倘 國家蒐輯遺文欲垂信史則是編殆庶幾焉

今本其功蓋不可沒云

一是編已改訂數年業有成緒因艱於資斧不克刊行歲在甲辰先生得從祀夫子廟庭名世大儒與天不朽海內學士大夫莫不延頸舉踵欲得先生為人之詳則編輯年譜敢不倍為詳慎遂發憤又細加校勘兼得我門有先生之甥屈學賢兆麟屈念萱兆鳳馮受之欽中反覆證論庶無餘憾刺既成未敢問世丁未初夏會陸堂太史奎勳給假旋里持以就正蓋太史於先生為難兄弟而夙昔亦惟先生是誦法者也浹歲而以丹黃本見貽中間多改定處因命工重加刊正匠石之斤自不容沒而余輩詳慎之意亦因以附見云

例言

四

雍正六年歲次戊申孟秋之吉光酉再識

先生歿今卅餘季矣道德轍古今名聲垂天壤林何人斯敢尚論先生哉顧私心有不能自己者先生為余舅氏余兩娶又皆先生外孫女故知先生最詳先生自少即以聖賢自期不求人知人亦未有知者先大父獨心器重之延之家塾俾先子執經受業焉時在康熙初季間余生也晚不克親聆先生之誨少長於過庭時聞之先子曰世人但知先生學貫天人道承洛閩實乎不可企矣不知先生秉質亦無以甚異於人皆由於強學勵行孜孜矻矻不少自寬故能直接一貫之傳所謂參也竟以魯得之先生有焉先生律身甚嚴又藹然可親待人甚恕又毅然難犯館我家七季每喜與汝大父談

述言

論或書理或世情心有所辨輒錄而誌之今先生所遺隨記可覆也汝大父年近九旬與先生談輒移時不倦而先生亦不以前輩故有所隱而不盡也平居手不釋卷至夜分方寢寢不待明而起每就星光之下執卷熟玩即讀史亦朗誦必精熟乃已居常飲食有恒酒亦無量然過三爵必起矣案頭有洪武正韻一書每午飯後必檢記數字故先生親筆雖屬稿亦一筆不苟字不求工不合正韻不書也丙午舉於鄉尚在子家報至了無喜色但云學成不患不遇我愧學淺耳此余所聞於先子皆瑣瑣未有傳述者及今不傳恐就湮沒況道無精蘊本末一貫未可以為細而忽之也後先生出任邑

宰每寫書於先子謂小學一書不可不讀令小子日記數行
作果子啖由今思之誠有味乎其言之也歲辛未罷官歸里
足不入城市雖我家為先生發遊之地又屬至戚不能邀其
一顧先子再三強邀之則曰我厭與當事往還其實別有所
為不欲明言也是季冬余親迎於李先生時在外父宅知余
將至即駕小舟就視余余自是始得望見顏色焉厥後公室
述先生於前一月在彼家取內則中為婦之道逐條講解詳
復不厭其因人施教類如此壬申春予始登先生堂得飲聞
教海覺語言動靜事事可師又皆出於自然所謂如飲醇醪
不覺自醉不足以喻見周茂叔如光風霽月騁騁似之方謂

述言

二

親炙之日正長孰意是冬即捐館舍雖天下之不幸豈非林
之尤不幸也哉今余姊丈吳豐在兄思初刻先生年譜舛誤
多而事蹟畧重輯是編余寔有同志焉雖不免管窺之誚然
聞於先子之大略皆可為後人法敢謹述之簡端俾世亦知
先生之學非由天授皆其自造也然則人特患好學深思躬
行實踐不能如先生耳能如何患不先生若哉今 國家
以先生從祀聖廟示道統之有歸固所以風勵天下亦足以
報先生一生之勤苦矣余敢與世之學者共勉之庶不負先
生惓惓待後之意云

雍正三年仲冬長至前一日甥倪詰林拜手謹識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目錄

卷之上

明崇禎三年庚午始至 國朝康熙二十有一年壬戌

止

卷之下

康熙二十有二年癸亥始至三十有一年壬申止

附錄

歿後垂恤

有司奉祀

從祀大典

目錄

行狀原本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附錄

後學吳光酉重輯

歿後垂卹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冬直隸江南浙江學院任滿吏部以例開列翰詹諸臣恭聽

欽點概置不報三十三年甲戌春有

特旨以兵部侍郎李光地為直隸學院江南則用先生閣臣

王公熙奏云陸某已經身故

上曰何故不啓奏對云七品以下在籍身故無啓奏之例

上嗟嘆久之曰本朝如這樣人不可多得了先生一生忠鯁

歿後猶邀

聖明眷注如此

有司奉祀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春平湖令呂猶龍學博謝師昌仰慕

先生學術人品俱極醇正詳請崇祀鄉賢學院鄭公開

極批云陸宦學本程朱政兼召杜闡精微於絳帳典則

攸存布慈惠於花封謳歌猶在建議皆關名教著述具

有淵源允宜俎豆於千秋以作儀型於百代邑令率紳

士於三月奉主入鄉賢祠嘉定縣據諸生時圮授等為

千秋理學正宗百代循良極則等事詳請崇祀名宦江

南巡撫宋公華批云故侍御原任嘉定縣令陸諱某清

嚴一介操凜四知理學得濂洛之宗傳撫字有龔黃之

遺愛既立言而立德亦正已以正人允愜輿情如詳附

祭學院許公汝霖批云陸宦性醇學粹行潔品端實踐

躬行思希曾閔存誠主敬力紹程朱矻矻潛修早懷先

憂後樂之志優優敷政悉本正誼明道之心不剛不柔

惠流仁洽有猷有守吏畏民懷眾正所以交孚羣賢於

以推轂薦登烏府素履獨行遠返白雲百身莫贖在聞

風猶能興起矧遺愛自爾難忘固宜攀轅臥轍於當年

更思崇德報功於後世斯誠秉彝之好詎同循例之常

陸先生年譜定本附錄

二〇

嘉定令周仁率紳士亦於三月奉主入名宦祠

五十四年乙未夏嘉興郡守吳永芳以先生理學深醇為

本朝第一人宜從祀聖廟詳請具題其略云陸諱某居

官以正律已以嚴幼而讀書不苟嘖笑長而敬業惟在

躬行孔孟之微言闡揚備至經傳之奧旨研究靡遺微

但兩浙之完人實為四海之賢士伏祈特疏保題用崇

正學位列先儒之後祀從

至聖之旁俾澤永千秋慶流百世不獨閩省踴躍不已而天

下皆仰慕無窮矣撫院徐公元夢批布政司查議通詳

司疑本朝之人未有從祀之例竟寢其議吳公因建書

院於郡庠之左方專祀先生於五十六年十月置主入祠并集生徒肄業其中俾知所興起云

從祀大典

雍正二年甲辰三月初一日

皇上臨雍諭禮部等衙門及國學諸生治天下之要以崇師重道廣勵學宮為先務朕親詣太學釋奠先師禮畢進諸生於彝倫堂講經論學凡以明道術崇化源非徒飾園橋之觀聽也惟

孔子道高德厚萬世奉為師表其附享廟庭諸賢皆有羽翼聖經扶持名教之功然歷朝進退不一而賢儒代不乏

陸先年講定本附錄

三〇

人或有先罷而今宜復有舊缺而今宜增其崇祀崇聖祠者周程朱蔡外或有可升而附者並先賢先儒之後孰當增置五經博士以昭崇報均關大典九卿翰林國子監詹事科道會同詳考定議以聞禮部等議周漢唐宋元明外

本朝應增入從祀者一人國家右文興教凡務本力行之士沐聖人之化淬礪於天人性命之學者實繁有徒其彰彰在人耳目者當以平湖陸隴其為氣隴其自幼以斯道為己任精研程朱之學兩任邑令務以德化民入官西臺奏章必抒誠悃平生端方孝友笑言不苟著作

如林能發前人之所未發絲毫不詭於正足稱昭代醇儒允宜陪祀俎豆者也疏上奉

上諭先儒崇祀文廟關係學術人心典至重也宜復宜增必詳加考証折衷盡善庶使萬世遵守永無懸擬爾等所議雖皆有功經學然戴聖何休未為純儒鄭眾盧植服虔范甯謹守一家言轉相傳述視鄭康成之純質深通似乎有間至若唐之陸贄宋之韓琦事君以誠立身以正勲業昭垂史冊自是千古名臣然於孔孟心傳果有授受而能表彰羽翼乎其他諸儒是否允協以及宰子冉有增置博士之處著再公同確議務期至當不易具

陸先年講定本附錄

四〇

奏禮部等復議上宜復者六人林放蘧瑗秦冉顏何鄭康成范甯宜增祀者二十人縣賈牧皮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諸葛亮尹焯魏了翁黃榦陳淳何基王柏趙復金履祥許謙陳澹羅欽順蔡清陸隴其宜入崇聖祠者一人張迪宜增置博士者四人冉雍冉伯牛子張有若此三十一人或親承訓論通行原流或遠契心傳倡明正學咸足扶植聖道為一代儒宗升諸從祀之列予以延世之賞萬世人心公論定皆允合恭候

命下之日應行事宜交該部照原議遵行可也奉旨朕念先賢先儒扶持名教羽翼聖經有關學術人心爰命

九卿詳議今諸臣參考周詳評論公正甚合朕心著依議行於是禮部遵

旨於四年正月奉先生主並復祀增祀先賢先儒送入太學

聖廡焉

國朝極盛之鉅典云

行狀原本

清故文林郎四川道試監察御史陸先生行狀

貫嘉興府平湖縣華亭鄉二十四都異字圩

曾祖錫脩 號紹塘

妣姚氏

祖憲 號泰交

妣李氏

陸先生年譜定本附錄

五

父元封文林郎 號古音

妣鍾氏曹氏贈孺人

先生諱隴其初名龍其後改今諱號稼書姓陸氏裔出

唐宰相宣公世為浙之平湖人宋季有靖獻先生諱正

以學行聞於時元初程文海至江南訪求賢才以正與

張伯淳薦為正獨不起尋又與劉因同徵固辭不應隱居

著書具邑舊志靖獻曾孫宗秀明永樂末以賢良徵仁

宗引見於便殿奏對稱旨以疾辭賜鈔幣還正統中傾

粟麥賑飢勅旌尚義子珪景泰中出穀千數以賑者再

賜爵迪功郎自後子姓繁行科第貴盛孝義雅穆迄今

以禮法甲邑中迪功孫溥為豐城丞嘗督運夜過采石

舟漏跪祝曰舟中一錢非法願墜魚腹漏忽止且視之

則水符裏三魚塞之人以為盛德之祐溥子東始遷居

泖上築堂名三魚今先生文稿率稱三魚者以此東子

美美子堯夔即先生高祖也泰交公長子燦崇 甲戌

進士濟南府推官戊寅冬城陷殉難今祀於鄉賢其第

三弟即為封公封公之繼室曹實生先生先生端重靜

默聰穎過人兒時封公授以左氏傳稍從塾本有所莢

節先生舉所莢盡讀之詰朝暗誦不遺一字後盡授三

代秦漢之書輒上口成誦少長勵志聖賢之學求濂洛

陸先生年譜定本附錄

六

關閩諸書讀之且遍考宋元明諸儒所著述窮其指趣

決擇同異一折衷於考亭反躬實踐內外交養卓然成

德之君子也順治丙申補邑弟子員尋食餼康熙丙午

舉賢書庚戌成進士乙卯授嘉定縣知縣嘉定為瀕海

大邑土高乏水民以木棉為業勤紡織善賈販逐末以

故城居者少而富商鉅室散處市鎮武斷橫暴相沿成

俗富者競奢麗貧者舞刀筆喜事健訟又夙有饒裕名

旅客圖潤囊橐者往來如織胥役土豪倚為姦利不可

方物號稱難治地不產米漕糧例任之他邑而代輸其

折色故徵糧倍於他邑積逋動以萬計令率坐是落職

先生至嘆曰民不輸賦大率以貧也其所以貧風俗為

之也譬如少年以游冶傷其元氣力不能服勞為父兄者禁其游冶則元氣自復不禁而予以飲食抑末矣今且不為飲食而又督過之則官與民俱病固其所耳故先生之治一以鋤豪強抑胥吏禁侈靡變風俗為主大賈汪姓者素結交長吏橫行邑中先生未至官以千金饋駭却之蒞任適其僕佔賣薪者妻賣薪者屢控之縣及府輒弗直且獲重譴至是來控先生命拘汪僕匿弗出益遣役捕之汪懼賄堂胥乘閒微諷先生且以重賄啖先生怒曰斯言何為至我耳哉胥亟謝罪詰朝訊得其實以妻還賣薪者汪大恐令所識探意先生曰人無

陸先生詩卷之附錄

七

不可自新苟為善即善矣汪平日所為吾知之毋犯我自新未晚汪感懼卒為善士市鎮少年數十為朋以拳勇為豪鄉黨畏苦之先生盡廉得其名不輒捕遇有控者責而械於門時時勸諭之視其情色果悔則釋不匝月其黨悉解散為良民者甚眾先生嘗曰人無賢不肖其欲使人謂己善人則一也當其迷時以惡為善賢者或不免及其悟則不肖者亦可以為君子患上失其道耳民有告其子不孝者訊之果然即涕出自訟曰吾德薄無以化汝令汝父子至此因委曲曉譬媿媿踰時其父泣其子大哭自槌其胸曰吾非人類也先生察其深

悔乃慰而遣之并不與杖者恐小民無知以為不孝之罪止此也大場鎮有兄貧稱貸於弟不應輒舁弟物以去弟賄巡檢以盜報先生怒曰是可以為盜乎訊之乃其弟婦翁所為遂痛懲之因呼其弟曰彼兄也乃聽翁翁謂兄盜不悌也責之又呼其兄曰汝為長不自思謀生之策而貸弟弟不應而徑取之陷汝弟不悌是汝不友也亦責之咸感服而退俗素澆父子兄弟不相顧恤日見告以為常自後遂無一來控者先生折獄不盡拘於律聽斷時孝悌忠信之言不絕於口和平惻但以至情相感動讞案皆用儒術不為深刻藹然仁人君子之

陸先生詩卷之附錄

八

用心故兩造雖以曲直分勝負而感恩則同踰年後訟者亦絕少案牘幾廢惟上官以他邑事屬訊者不絕先生剖決精敏人不能欺而要歸於寬厚往往失上官意然亦未嘗失出上官卒無以難也邑有貧民得罪富室以縣法尚輕再乞依憲牒治之先生不許判詞尾曰富人之體面固體面貧人之肌膚亦肌膚也富者悟而止孔子謂聽訟不難使無訟為難先生殆庶幾焉嘉邑胥役向以千數先生至官未幾易業自去者過半其存者亦相率告哀於先生先生曰汝曹欲何為對曰某等知公清慎豈有所覲但工食已奉裁去無所得食業受役

不可脫脫亦莫肯代惟公哀之先生惻然曰若亦我民也然無術救汝無已令汝曹得更代何如皆歎然曰如是則可活矣乃悉為農賈以自給當直則來伺候於是勵有存者幕友嘗戲指公堂曰此矍相之圖耶先生笑曰視昔日為已少視額設則尚多也然先生於胥役實未嘗有意苛核之邑所轄地廣而事劇勢不能不多役兼之閩粵用兵供應勇午先生惟輸解上官乃遣役計日給其食絕不令至民間間有不獲已則與之約遠者許一蔬食近者則限半日返或索酒食無厭先生輒知之必加責既而役既服先生潔已愛民不忍索而民亦信先生之欲安輯我也常不待役至先期而赴地雖廣不啻臂指使事雖劇率咄嗟而辦故多役為無用古循吏化姦暴為良民而先生并化胥役為良民洵僅見也吳俗尚侈靡邑尤甚富室宴會窮極華縟娼優狻褻費以無算貧者轉相倣倣以為當然至有方丈對客而費下之薪粟者婚喪皆盛鼓吹酒食稠疊以多費相誇勝縷經醉倒恬不為怪博奕游手獻笑覓食之輩多於四民謂之清客市井子弟日遨遊街肆以布衣為恥用是財益匱乏逋負日積先生痛禁飭之懇切教戒且以身先俗乃一變稍稍知禮法踐情游畜衣食急賦稅催科

陸先生年譜定本 附錄

九

不督迫而自集矣前此催科者惟事敲扑貧民業窘於輸而遇限期償杖錢且不足何暇輸賦隸愈飽逋愈甚先生始至為立甘限法令應輸者自限輸若干屆期及半即得宥以故絕不用杖而輸者爭至惟積蠹頑戶間予杖先生見輸者輒出示須後限幕友爭曰徵輸惠其不前君反止之何也一有軍需急餉得無慢令致期乎先生曰不然民愚不知遠計吾未有以富之而踴躍恐後安知其不稱貸耶稱貸後必不繼孰若令其稍緩則恒有餘一旦有急無患也故在任二年逋尾絕少惟接徵前任者止十一二先生之意欲更休養一二季使給足好義決不尚有逋賦然竟以此不獲於上官先生之始至也時巡撫為廣寧馬公有廉名頗愛重先生繼至者弗能如馬公而先生不改其初丙辰上允晉撫議暫抽市肆錢一年佐餉例不及巷舍先生如例造冊報徵巡撫滋不悅檄府佐到縣檢括靡遺而以先生冊達部是年冬遂糾先生然無以為罪但謂清摽稱絕一塵材幹實非肆應德有餘才不足而已部議引材力不及例降調嘉民間之大駭罷市奔籲乞留先生日蹙巡撫門巡撫不自安為再具疏請復未及下而先生又以盜案落職矣盜案者邑民汪與張姓者以小隙訐

陸先生年譜定本 附錄

十

訟汪赴理夜遇盜傷歸謂其弟曰張遣殺我言訖而絕
 汪弟遂以仇殺控先生疑小隙無殺理而張亦不似殺
 人者汪以不刑訊張大哭於庭先生乃以實報謂是盜
 是仇未敢遽定俟緝獲克犯定擬而一面遣捕緝之尋
 獲真盜七人獻上部議以先生初不直指為盜疑有諱
 匿引例革職而不知先生固從命案勘出盜案非原詞
 稱盜而諱之為仇殺也人謂先生盍辨諸曰是咎誠在
 我邑有盜長吏固宜罪且夜半殺人於路果仇亦盜也
 而我不能斷議黜不枉矣辨為嘉民益大震耆老士紳
 空邑詣督撫為先生辨卒莫省民既不能留先生相與

陸先生年譜卷本附錄

十一

扶老攜幼填塞街市為先生呼冤而已去之日公堂獻
 酒脯哭聲震野先生坐肩輿中不得出及至邸日已暮
 民以薪粟餽者屬至號泣請受先生盡慰而却之男婦
 萬餘環泣不去夜坐簷下不忍歸若為先生司閹然即
 胥史與僮宜幸其速去者亦無不涕泗霑臆委巷悉架
 枘結綵燃燭額手以送遠鄉之民各刻木為位旌幢鼓
 吹迎歸以祠者日數輩凡兩月乃已四方人士競為詩
 文以傳之彙為公歸集有陳生者老矣未嘗與先生相
 識特捐修脯授諸梓至今邑人言及先生皆泣數行下
 謂建縣五百年來所未有也先生初在官蔚州魏環溪

先生時為少司農聞先生治行寄一詩為贈至是尤非
 平且昌言於朝適吾郡吳準菴先生薦先生博學宏辭
 先生故不喜詞章以特薦奉有

俞旨不得已入都魏公聞先生至遽來見益嘆服未及試丁
 封公艱奔喪歸哀毀骨立魏公尋晉總憲首抗章言先
 生寬再疏舉廉吏十人縣令居其二一即先生也奉

旨復原官癸亥冬補靈壽縣知縣靈於真定氣為瘠瘠易患
 水旱迫近畿輔多徭役俗彊悍善鬪少訟而輕生先生
 曰民富而後可以教輕生之習禁令尤嚴然未盡絕者
 民貧而不知義也嘉定可使富而不及為靈邑又非嘉

陸先生年譜卷本附錄

十二

定比奈何力言於上官非大恤民力不可時派運上供
 石灰驟車靈以五輛視他邑獨多前令爭之不能得民
 以病告先生首以為請至以去就爭乃得更代邑北負
 太行南濱漳沱不毛之土十三而贏順治康熙間兩奉
 旨盡蠲其征後以言者復申隱地處分之例州縣畏罪稍有
 首報由是倚山瀕河之地間可耕獲者亦相戒不敢墾
 先生揭示徧曉謂荒地雖係瘠壤豈無略可播種收升
 合之利為餬口計者爾民或慮一行播種便當起科所
 入不足以完稅利有限而害無窮逡巡而不敢種不知
 此不足慮也朝廷決不與爾民爭此些須之利地方官

長苟非病狂喪心決不勒爾起科以貽爾無窮之害爾民但放膽耕種勿他慮於是漸有關者先生在任七年竟無一畝首報靈邑額丁萬五千有奇例五年一編審必增數十丁至先生審丁反虧額一千五百有奇蓋前此為令者以溢額為功逃亡死絕不敢開除而攤派包賠之累日甚先生謂如是是驅之逃也具以實聞上官乞報部上官難之先生曰裕課之道惟有愛恤窮民使漸充足逃亡日少則國課日增若目前形勢實難就筋疲骨盡之民責其無缺額至職身為民牧失於撫綏致戶口缺額聽候處分為溺職之戒可也并陞道李公素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 附錄

三

重先生報曰閱詳具見仁人君子之心真如慈母之於嬰兒該縣讀書談道可質天地可對明廷矣適巡撫于公咨訪利弊先生遂條陳六事略曰職靜觀今日之時勢百病之源起於民貧非無憂民之吏懷痼疾乃身之志而民卒不免凍餒者拘於法而無如何也得君如憲臺可為民請命於法之外矣故敢略陳一二以備採擇一曰緩徵宜請也自古稅斂必俟稼穡登場而後上供可辦此一定之理向以兵餉之故正月開徵有餘者尚可勉強支吾不足者勢必轉貸所入不足以償債何論仰事俯育所以閭閻日窮逃亡日多地畝日荒今日方

寧謐司農不至告匱若可通融總計以上年撥賸之銀暫抵本年春夏之餉俟秋成催解以補庫額一轉移間而民力以紓唐虞三代之治此其首務也一曰墾荒宜勸也

朝廷屢下勸墾之令而報墾者寥寥非民之不願墾也地土瘠薄荒蕪不常一報開墾轉盼六年起科所墾之地已枯為石以湯為波濤而所報之糧一定而不可易所以小民視為畏途聽其荒蕪而莫之顧竊謂此等荒地原與額內地不同與其稽查太嚴使民畏而不敢耕孰若稍假有司以便宜使得以墾補荒如新墾復荒者聽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 附錄

四

有司查他處新墾地補之其荒蕪即與除免其已墾成墾者請寬至十年起科民不畏墾之累自無不踴躍於墾矣一曰水利當興也墾田在與水利古人溝洫之制隨時修理故不覺其煩費今以久湮久塞之河道一旦欲疏勢難猝辦然屢年以來議蠲議賑所費不可勝數與其蠲賑於既荒之後何如講求水利於未荒之前宜通查所屬州縣水道何處宜疏通何處宜隄防約長開若干工費若干彙成一書進呈

御覽請司農度錢糧之贏絀以次分年舉行以一時言之雖若不免於費以久遠言之比之蠲賑所省百倍一曰積

穀宜廣也功令最重積穀然止捐輸一途在富饒之邑猶可鼓舞勸輸若山僻罷敝如靈壽者雖懸旌勵之典其誰能應當稍為通融如荒地可開墾者許有司設法募人開墾收其所入貯倉備賑勿責其起科一切河淤地畝雖已入糧原非額內者許其量留吏負應納銀者許其入穀不必起解牙帖襍稅新增者編審人丁溢額者悉許留本地方積穀諸如此類推廣行之庶幾罷敝之邑皆有穀以救災荒至於在倉之穀宜聽有司酌量支放先發後報平時出陳易新聽從其便勿因不肖之侵欺而盡掣賢者之肘則民庶有賴矣一曰存留宜酌

卷之三十五

五

復也自兵興之際將存留款項盡行裁減由是州縣掣肘私派公行不可禁止百弊皆起於此康熙二十年漸次奉復然尚有應復而未復者如衙役犯贓之律甚嚴而書辦之工食獨不復不知此輩能枵腹而奉公平抑將舞文弄法以為仰事俯育之資也心紅紙張修宅家伙州縣必不能免既奉裁革不知有司皆能捐捧自備乎抑或責之鋪戶派之里下者也上司過往下程中伙襍支供應州縣必不能無既奉裁革不知上官之臨州縣皆能自備供應自發價值乎抑或不能不藉資於地方也在主計者惟知復一項則費一項之金錢不知裁

卷之三十五

五

一項則多一項之掣肘掣肘之害層累而下總皆小民受之小民罷敝逃亡其害仍自國家受之此留心民瘼之大臣所當亟請酌復者一曰審丁不宜求溢額也果有丁盛而溢額者宜命有司留為積穀之用不必入額遇有逃亡絕戶即以此補之其無溢而有缺者得報上蠲免或不肖有司無缺而捏作有缺者則自有糾劾之典在總之寬一分在州縣則寬一分在窮民上之搜求於州縣者無餘地則州縣之搜求於窮民者亦無餘地而民之塗炭日增日益矣末又言一切刑名錢穀務持大綱而止無益煩文俱宜省去如錢穀毫忽之差可以即行改正者無庸駁詰刑名案件明白顯易之事可以即行完結者無庸提解多一番駁詰則多一番需索多一番提解則多一番拖累吏胥所深喜而小民所深苦也若夫鄉約保甲之當重土豪衙蠹之當除陋規襍派之當禁以實心為之則皆仁政論治者類能言之無待職贊于公雖未能一一舉行然亦知皆籌畫久大之謀非徒為一時補救之計者先生又以康熙二十六年新修全書所載靈邑新增徵糧地統歸原額而荒地內仍未開除河淤與徵糧地科則迥異並列未明起解部寺錢糧及奉裁各項刪去數目雖一時便於徵解恐日後

不悉原委復立名色加賦乃列款備陳乞咨請改定蓋先生為民計久遠不恤嫌忌類如此已巳夏大旱無麥秋大風墮霜禾盡稿奉

旨蠲免錢糧發帑金兼支倉粟賑濟靈邑貯穀僅二百石有奇而飢民核有二萬三千八百餘名口先生慮不能備及不得已分為三等請亟賑第一等而第二三等以次量給奉撥帑金三千兩先生躬為部署驅馳山谷夜以繼日而府檄以限單至不許踰額先生不顧辛盡散之先生初報災地夏災五百六十餘頃秋災八百六十餘頃及彙冊達部止蠲夏災仍開徵者尚三百餘頃先生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 附錄

七

又力請一體蠲免謂二災已報在案若重復開徵非獨災黎不免流離且決不能完納倘萬不得已將職遲悞參罰使生靈得免溝壑亦所甘心庚午夏奉

旨行取初先生蒞靈甫一年巡撫格公即薦先生清操飲冰愛民如子題請擢用至是科道員缺

上諭部院官保舉於是左都御史陳公說燬論薦而工部尚書張公敦復兵部右侍郎李公厚菴禮部右侍郎王公昊廬亦異口同聲遂奉有

俞旨行取來京先生念靈邑頻年飢饉未有起色正供猶恐不支而雜稅泛徭未盡除減將永為民累業當謝事乃

於數日內盡為申請首乞緩徵又乞房地稅向係墊解不可為常勢必仍派里下題請量減又上司供應久奉全裁請永遠革除不得私派又貯倉米穀請不時借放飢民巡撫于公得先生諸申益嘉嘆報曰以謝事之時為災黎起見真仁人君子愛民至意臨行邑民哭送者數萬監碑志遺愛如去嘉定時是年秋補四川道試監察御史首以畿輔為言其略曰臣本外吏蒙

皇上拔置臺班苟有一得之愚皆當次第敷陳仰佐

聖治顧臣官畿輔久知畿輔之民情邊山一帶荒多熟少自昔為然康熙十二年以後軍興緊急雜派繁多民困滋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 附錄

六

甚豐年僅可支持一遇水旱流離萬狀賴

皇上加意撫綏禁止私派不惜蠲賑鳩鵲之民僅延殘喘然言乎家給人足則尚未也臣觀自古豐亨之治皆非一日而成惟

皇上嘗持此勤恤之心期之以積久勿責效於旦夕思已厚而不嫌更厚心已周而不嫌更周則家給人足庶乎可望至目前所當議者上年畿輔荒旱實異尋常雖間有未被災之處亦不過少有升合羨勝於被災者耳初奉上諭二十八年及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糧盡行蠲免後因部議分別不准概蠲百姓甚苦撫臣不得已題請帶徵雖

今歲秋收稍稔既徵其新復徵其舊恐非積貧之民所能堪也蓋先生任靈壽時曾以未被災地七十餘頃又彙冊失開秋災地三百餘頃力請具題一體蠲免卒墜於上聞故首疏言之未幾湖廣總督以撫臣在任守制請舉朝頗右之先生上疏曰臣辦事衙門聞九卿科道會議湖南巡撫于養志在任守制一事臣以資淺不在會議之列不知所議若何及詢之與議諸臣會議之時昌言其不可者固有其人而依違不斷者比比而是臣竊怪之此明白顯易之事有何可疑而依違若是夫治天下之不可不以孝易明也在任守制非所以教孝易

明也天下正當承平之時湖南又非用兵之地無藉乎在任守制易明也

皇上以孝治天下在廷諸臣沐浴於

皇上孝治之中久矣何難一言直斷其不可耶且臣不知議者以于養志為何如人其非賢者耶則固不當使之在任守制矣如其誠賢者耶則必不肯在任守制矣在督臣題請或從愛惜人材起見然臣以為使之解任全孝正所以深愛惜之况

皇上一日所行天下萬世奉為法程者也若使一撫臣因督臣題請而留皆將援此為例其不思僥倖奪情者鮮矣

名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壞此端一開關係非淺至於湖南一省之人是則是做不復知有父母又無足論矣竊以為督臣所請無庸議可也疏奏有

旨如先生言辛未夏旱

上諭廷臣直陳利弊先生遵上三議一言直隸奇荒業奉蠲免其被災而或稍有升合之獲有司未經冊報及會勘之後始行續報者部議不准概免秋後帶徵當大荒之後責其完新舊之糧實所難堪近見直撫郭世隆題稱宣府荒後殘黎兩月之內三季並徵勢難完納則因宣府一處而各處之民情可知又見題參無極知縣將新

舊錢糧並徵以致百姓不堪則因無極一縣而各處之

催科可知且此項錢糧自上年秋收開徵之後至今半年苟力可完者必無不完至今未完者皆係真正窮民雖日事敲撲終無益於國課所當急豁免者其二言直隸編審人丁宜痛除積弊務求均平有缺額者據實詳明聽憑部奪不得濫將無告之民充數及將死亡逃絕責令里甲包賠其三言天下之本在民民生休戚在縣令近因捐納一途縣令之中賢愚錯雜幸

皇上洞鑒其弊特立保舉之法以防之近復因軍需孔亟并保舉而亦捐焉則賢否全無可憑矣業經臣同衙門御

史陳菁條陳停止現奉部議然尚有未盡者敢再陳之
夫保舉所重莫重於清廉故督撫保舉必有清廉字樣
若保舉可以捐納則是清廉二字亦可捐納而得也此
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臣竊怪近日督撫於捐納之員
有遲至數年既不保舉又不參劾不知此等官員果清
廉乎非清廉乎如以為清廉當即保舉非清廉當即參
劾即或有清濁之間未可驟劾者然既以捐納出身又
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趣卑陋甘於汙下可知使之久
踞民上不僅貽害小民亦且上干天和故竊以為不但
保舉之捐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急當酌定乞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 附錄

主

勅吏部查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行開缺令其
休致庶幾吏治可清而選途可疏此亦威名和氣之一
端也送議至內閣輔臣嫌先生辭過激直而以用摺子
不便啟奏為辭先生於是因陳疏有請停捐保舉而開
先用之說遂具疏請速停保舉之捐永閉先用之例且
言捐納先用之人皆奔競踈進之人故多一先用之人
即多一害民之人未又力申三年開缺之議而詞加峻
奉

旨同九卿會議與議諸臣俱主捐納保舉無碍陸某所奏均
無容議即御史陳亦不敢自申原疏所論而先生持之

益堅又獻議力爭曰捐納一途實係賢愚錯雜恃保舉
一綫可防其弊雖不敢謂督撫之保舉盡公然猶愈于
竟不保舉也今若并此一綫而去之得與正途一體陞
轉

國體之謂何未可云無碍也雖有次年三月停止之期然
待至次年三月則此輩無有不捐納者矣澄叔官方之
大典豈不蕩然掃地乎此臣請速停保舉之捐似難無
容議者也至於設立保舉而不定期限則不肖之員多
因循一日百姓多受累一日亦非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 附錄

主

皇上愛養斯民之意議者或疑限以三年而無保舉即令休
致恐近於刻不知此輩原係白丁捐納得官其心但思
償其本錢何知百姓踞於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又可
久乎况休致在家仍得儼然列於縉紳為榮多矣何云
刻也即云設立限期反生營求之弊此在督撫不賢則
誠有之若督撫賢明何處營求臣不敢謂天下必無一
賢明督撫也即使督撫不賢亦必不能盡捐納之人而
保舉之此臣請定保舉限期一議亦從吏治民生起見
似亦難無容議者也蓋先生憐憫於吏治民生出於至
誠又以擢任臺中切思報効不敢浮沉取容以負知遇
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不恤其他明知取怨於眾弗

顧也時大兵草草需運甚急計臣方特捐納一項以濟國用當軸者亦頗以爲便治標治本各持一見與先生既相水火而富室儲資日夜俟開例希進者相率彈冠不啻飢渴即諸臣以捐納進者內外都有先生於疏議中詆斥之欲令其三年休致由是都士大譁皆切齒先生部議以先生拘執資格致捐納之人猶豫觀望遲悞軍需飾虛詞紊政事負責官之職擬革職請奉天安插上心知先生無他特原宥之是年冬試俸滿對品外調遂歸論者以先生持論太嚴進言太銳致叢衆怒席不暇煖以去使稍和平委曲相時而動其所樹立殆未可量顧

先生平日與人極和藹言若不出諸其口而爲德爲民誠於中而見於外不自知其言之嚴以銳然不如是即爲不稱是職非先生所以自處亦非學者所望於先生矣先生歸貧不能自給仍授徒於琴川先是嘉定罷歸琴川席君具禮幣欲延致家塾弗敢言先生曰授徒固我事也欣然往至是復懇延先生先生曰吾屢躋宦途雖不以此動心而筋力已劇今年踰六十頭鬚盡白資硯田以終老何樂如之於是復館於琴川比一年貌加腴色加晬與學者論制舉業踴躍若故寒士以制藝就正者輒爲評閱不倦或勸先生講學先生曰是即講學

也歸家課子講書至丙夜不休跡不至城市茅屋蔬食泰如也壬申冬忽中寒疾遂卒四方人士或受業或私淑未謀面聞者莫不痛傷泣下悼喪其師而嘉定之民亦相率哭於先生之祠至縗經相吊若喪其私親者然此亦秉彝之好不謀而同然者矣先生於世一無所嗜惟濟人利物之念不釋頃刻未第時語及生民困窮風俗澆薄必愀然於色兩爲縣令無論耗羨扣剋諸陋例無毫髮染指即征輸正供亦惟恐傷之如嘉定戒征白粮折辦以致賠墊民有鬻其女於旗爲捐俸贖還靈壽免採辦寶鈔矜釋重辟若干人如此類者甚衆皆細事

故不具錄人謂先生知有百姓不知有國計而孰知足民正所以足國也臺中一年侃侃正言直聲震天下遭

聖明庶幾一展其志而在外旣不得志於上官在朝復不見採於當軸特立獨行幾陷大戾賴

上恩得釋再起再躋卒不究其用以死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先生之學繩尺考亭以居敬窮理爲要謂窮理而不居敬則玩物喪志而失於支離居敬而不窮理則將掃見聞空善惡其不歸於佛老以至於師心自用而爲猖狂恣睢者鮮矣自有明中葉姚江倡良知之說簧鼓天下

而聖人下學上達之法所以為規矩準繩者盡決裂破壞邪說詖行盡起禮法廢名教人心風俗大壞而國運隨之即有一二賢者如涇陽景逸其人鑒其流弊起而救之而終不能盡脫其範圍蓋其說已深入於人心漸涵浸灌而不可復出學者不知有格物窮理本心任情流蕩而不知所歸高者既入於虛無卑者率惑於功利陷溺之害二百年於茲而未有已先生起而力排之為能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於其所終極以為今之學者必自尊朱子黜陽明始然後是非明而學術一人心可正風俗可淳因著學術辨三篇兼與一時之鉅公宿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附錄

重

儒往復論難然後天下學者曉然於王氏之不可與入孔孟之道而朱子之學燦然復明功豈淺鮮哉先生在靈壽時率五日一至學宮集諸生講四子書諄諄於義利邪正之辨彙為松陽講義百餘篇申呈學院又見近世之士但用力時文一切經史皆度置不讀所以學無根本士風日陋乃校刊元儒程畏齋讀書分年日程亦申請頒行先生天性孝友定省溫清備極篤封公捐館以奉薦入都不復視含殮為恨孺慕哀泣幾不欲生居喪不作佛事服闋猶不忍肉食至於友愛兄弟雖堂從如一教之若嚴師恤之若慈母歡好無間親戚無後

者輒為之殯少壯時能飲酒不亂後以仲弟有酒過遂絕飲莫以化之未幾而仲弟沒先生遂終身不飲居常容止恪敬一言一動皆有法度坐必端正立不跛倚行必正以莊語必徐以簡燕居齋如不苟訾笑事無鉅細皆極誠敬自少至老無情容率性自然不由勉強幾同夫子之恭而安非涵養之深不及此家故貧及登仕籍貧益甚人所不堪先生絕不為意衣足以蔽體食足以充腹不問美惡祁寒盛暑不爐不扇賓客往來披襟忘倦傾所有具雜黍前輩講學之書未經見者輒賃衣易之雖哺粟不繼不顧也性情謙謹和厚善氣襲人雖告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附錄

未

旨固海內所共聞也先生而在未必不賜環似不必為先生諱至某之奉教於先生最久言念疇昔追隨警效宛然如昨不勝泰山梁木之慟恐嘉言懿行日久而漸有遺忘遺矩莫追典型徒企此又某之私心哽咽而不能自己者也其敢以不文辭乎故不揣泚筆輯錄見聞述其世系爵里出處之詳與夫學問政績言行之概置之座右以當晤對以待來者倘當世之名儒鉅公欲得先生為人之梗概而無由或有取於是而補其缺略訂其訛謬尤所切望某敢不踴而請益焉門人倪淑則拜手謹狀

此陸威咫尺叔祖代先子狀稼翁舅氏原本也威翁學問文章超絕流輩懼醇儒之懿行嘉言日久放失因不惜窮日夜之力閱月而詮次斯狀謂先子醇行篤寔不愧師門因以撰人姓名屬之先子使刊以行世先子不欲亾實而輒居其名逡巡謝弗敢當時適柯寓匏母姨夫過存取而讀之不勝嘉嘆攜歸稍易字句一兩處刻之集中先子喜斯狀之不泯因與原本仿宋人倪思氏所撰史漢方駕式錄而藏之篋中荏苒卅餘季今吳豐在兄重輯年譜仍取威翁原本附之譜末不欲埋沒當日作者一片苦心意良厚也余小子感手澤之僅在

陸先子年譜

卷九

康熙壬申十二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三配朱氏封孺人子二長定徵娶曹氏並先卒次宸徵娶王氏初繼仲弟先生未卒前三日命季弟以其次子繼而宸徵仍為先生後女二長適太學生金山李鉉次適太學生平湖曹宗柱撫仲弟之女一適太學生秀水張金城宸徵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於某兆而屬某為狀某自維識見卑陋詞理荒淺不足以傳先生之萬一顧以某執經於門下者有年必知先生之深冀得如李漢之於昌黎勉齋之於朱子然何人斯敢辱斯任且行狀之作將以介紹於大人君子乞誌銘以垂不朽者因悚謝者

累日既而思之先生之盛德大業昭昭在人耳目無待於介紹而後傳惟是與先生遊者或締交於韋布或結契於宦途地近者或親炙而未得其全神交者或聞風而莫證其寔始終本末恐未周詳又恐言涉時政過有疑慮致先生之意隱而不彰然先生之所以不安其位者止以捐納一議雖三年開缺之請微似過激而捐納為一時權宜非可久行謂不可與正途一體陞轉其說終不可廢迨先生去位捐例多端至有白衣而數日為府牧為科臣所糾

天語煌煌有捐納事情殊屬冗襍之

陸先子年譜

卷九

旨固海內所共聞也先生而在未必不賜環似不必為先生諱至某之奉教於先生最久言念疇昔追隨警效宛然如昨不勝泰山梁木之慟恐嘉言懿行日久而漸有遺忘遺矩莫追典型徒企此又某之私心哽咽而不能自已者也其敢以不文辭乎故不揣泚筆輯錄見聞述其世系爵里出處之詳與夫學問政績言行之概置之座右以當晤對以待來者倘當世之名儒鉅公欲得先生為人之梗概而無由或有取於是而補其缺略訂其訛謬尤所切望某敢不聽而請益焉門人倪淑則拜手謹狀

此陸威咫尺祖代先子狀稼翁舅氏原本也威翁學問文章超絕流輩懼醇儒之懿行嘉言日久放失因不惜窮日夜之力閱月而詮次斯狀謂先子醇行篤寔不愧師門因以撰人姓名屬之先子使刊以行世先子不欲亾實而輒居其名遂遜謝弗敢當時通柯寓匏母姨夫過存取而讀之不勝嘉嘆攜歸稍易字句一兩處刻之集中先子喜斯狀之不泯因與原本仿宋人倪思氏所撰史漢方駕式錄而藏之篋中荏苒卅餘季今吳豐在兄重輯年譜仍取威翁原本附之譜末不欲埋沒當日作者一片苦心意良厚也余小子感手澤之僅存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

三

湖典型其俱逸執卷款歎聊述顛末於此甥倪詰林謹識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卷之上

後學吳光西重輯

陸先生諱隴其字稼書原名龍其再就京師補職也
有所引嫌改龍為隴唐宰相宣公之後世居浙海鹽之
當湖明析平湖縣乃為平湖人六世祖春坡公諱東始
居泖口其地一名顧書堵去縣治東北四十里築堂名
三魚以父溥為豐城丞督運夜過采石舟漏跪祝曰舟
中一錢非法願墜魚腹漏忽止旦視之則水荇裹三魚
塞之人謂盛德之祐因顏其堂示不忘也故址猶存五
傳而為先生封公諱元後改標錫字叔因先生前母鍾
孺人母曹孺人實生先生卒年六十有三仕至四川道
試監察御史歿後三十有三季為今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卷之上

一

上雍正二年奉

旨從祀孔子廟庭

庚申 明莊烈帝崇禎三年十月十八日先生生於泖濱世居

辛未 四年二歲

壬申 五年三歲

癸酉 六年四歲

甲戌 七年五歲

乙亥 八年六歲入小學

之 塾師為邑庠生彭元瑞見先生端重不佻即以大器目

丙子 九年七歲

丁丑 十年八歲

戊寅 十有一年九歲

己卯 十有二年十歲

庚辰 十有三年年十一受學於家庭

先生四子書五經既卒業塾師授以左氏內傳節文暮歸必就封公問其詳封公具為指示即覓全本篝燈夜讀詰朝皆已成誦封公又手錄古文授讀日暮自為講

解務期精熟故先生幼季為文即原本經術醇而後肆儕輩莫不傾服

辛巳 十有四年年十二

是年師事邑學生朱雲會處士公亮長君也公亮見先生德器粹然決其異時必以大儒名世遂以女字焉

壬午 十有五年年十三

癸未 十有六年年十四丁母曹孺人憂

先生哀痛擗踊不異成人動與禮會蓋天性然也

甲申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二十五

乙酉 二季年十六

時兵荒相繼邠濱地界江浙盜賊尤多先生隨封公倉皇奔避而讀書仍不輟

丙戌 三季年十七

丁亥 四季年十八

戊子 五季年十九

己丑 六季年二十

庚寅 七季年二十一赴嘉善蔣氏館

先是己卯歲先生伯父墨濤公以濟南司李闔門殉節時先生甫十歲痛傷不已即有隱居友教之志逮是

嘉善明經蔣文琢聞先生人品學問迥越時流延訓其子道隆先生曰是我志也慨然就焉

辛卯 八季年二十二赴嘉善李氏館

嘉善處士李荆樸延訓其子館於危樓之下因作危樓文以見志

壬辰 九季年二十三正月就婚朱公亮氏

封公家貧因命先生就婚十二月長女生後適金山衛庠生李鉉

癸巳 十年季二十四

甲午 十有一年季二十五改館李氏

李赤茂煒亦嘉善人仰慕先生師範欲延訓其子光堯應機先托人道意先生曰我固願往但館穀不可有加使我有以謝主人

酉按辭少而就多世俗之常情也先生顧以不可有加為約其審義利決去就槩可知矣

乙未十有二年年二十六

丙申十有三季年二十七補邑庠博士弟子員

時學使者為谷公應泰字霖蒼豐潤名進士也有明史紀事本末行於世

丁酉十有四季年二十八應鄉試下第

陸先生年譜定本 卷之五

四

先生既不得志於有司益發憤下帷讀書取大全諸書反覆參訂得其要領因云大丈夫生乎斯世攬轡澄清匪異人任今日之憂豈為溫飽哉又云自量學業未能過人則貧賤不為不幸此囊螢映雪之日非怨天尤人之日也歸途書籍為游兵所掠自訟云書曰天錫禹洪範九疇夫能行疇範之道者乃錫以疇範之書我寔不能故天靳之

十一月歲試一等第二名補廩膳生

谷公評其文曰胸無寸書見不類字便如爰居之駭鐘鼓矣磊落英多我正以不類賞子是月次女生後適邑

庠生曹宗柱

戊戌十有五季年二十九復館於嘉善李氏秋作銘自警

其辭曰洪範六極弱居其一所貴讀書變化氣質當斷不辭爾自貽戚又曰生者待汝養死者待汝葬天下後世待汝治汝無或輕爾身以殉無涯之慾而喪厥志又因人言而自反曰自覺克己復禮主敬行恕之學相去天淵朝夕而思之數日而批點之墨未乾而忘之謂之何哉

己亥十有六季年三十

庚子十有七季年三十一二月子定徵生赴婁邑周氏館

陸先生年譜定本 卷之五

五

婁邑處士周孟韜延訓其子繅凡三載松郡之士聞先生至執經者甚眾其最知名者趙魚棠鳳翔旂公俱昆季也

辛丑十有八季年三十二作告子陽明辨

先生因拈告子曰不得於言一段題自記其篇末云告子不是如禪家守其空虛無用之心不管外面只是欲守一心以為應物之本蓋即近日姚江之學然不能知言養氣故未免自覺有不得處雖覺有不得終於回守其心絕不從言與事上照管待其久亦不自覺有不得而冥然悍然而已以冥悍之心而應事則又為介甫之

執拘矣故告子者始乎陽明終乎介甫者也夫抵陽明
天資高故但守其心亦能應事告子天資不如陽明則
遂為介甫之執拘又告子天資高故成執拘若天資柔
弱者又為委靡矣

壬寅

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年三十三

癸卯二年三十四赴邑中倪氏館

邑孝廉倪公吉甫延訓其子淑則字貽賓主相得甚歡

館於倪者凡七季貽孫翁得先生指授謹守家法為及
門之冠云其與吉甫公談論有足垂教砥俗者悉筆之

卷上

六

隨記其略曰吉翁云遊戲之言斷不可出諸口嘗記永
則戒人曰莫道是詼諧其實是輕薄此至言也況在我
無心之言或犯人所忌便恨不能忘嘗見朋友往往有
以此成隙者甚可懼也中正之士一涉詼諧人便輕忽
其亦何取於此哉亦有靜穆之士見眾詼諧便為效顰
不知守吾靜穆未嘗不可見重於人何必學此輕薄乃
為和眾耶又云人之作孽莫甚於口我聞人多矣吉翁
近九見言語尖酸者罕有不逢天譴如縣西中丞公之
後賢否不一今其子孫顯者其祖父皆木訥者也惟

最利口而今已絕矣之無後也其亦由此乎故

人惟若拙若訥為貴即真訥真拙亦何病乎吾在二十
季前見能言者常自恥不如自今思之亦正賴其不如
也又云聖人論孝曰色難當親心與已有不合之時色
為尤難孝道至廣凡一舉一動不合於理為人所嫌詬
及父母甚可懼也又云昔趙漸齋乘轎出至時家灣偶
觸一秀才其人大罵漸齋出轎從容敬謝之罵猶不止
從者皆不能平漸齋惟自謝過而已後數日罵者犯人
命漸齋聞之曰吾累之矣使吾稍與之計較其人當自
戕不至於此先生曰可見惟知含忍猶非盛德事盛德
者必和顏色至誠以教誨之又云施存梅為諸生時村
居讀書嘗以糖食粉團誤蘸硯墨食竟面盡墨不知也
先生云此雖不可為訓然亦可想見前輩用心之專
酉按吉翁所言皆同邑人事先生記此亦聊備文獻之
關耳

卷上

七

增定四書大全成

先生以四書大全一書間有繁蕪尚多缺略因標其精
要採蒙引存疑淺說諸書之有合於章句集註者附焉
自戊戌季始凡六閱寒暑至是而書成先生歿後及門
念先生精力曾萃於是遂鏤版行世然先生晚年自謂
輯是書時于程朱諸儒之書猶未遍閱嘉隆以後改頭

換面似是而非之說猶未盡燭其藪去取猶有未愜意者因顏曰舊本大全有序言之甚詳載文集中

酉按亾友趙子魚裳云往時旂公晤何義門語次及是

書何云先生根柢深厚何是書去取不大遠於楊顧說約耶趙因出序示之何恍然曰吾固疑先生之學不止於是不讀此序幾失先生矣今此序得列於簡端義門不為無助云

四書講義成

先生之學由博而入輯大全時於明季紛然襍出之講章亦靡不披覽間有發明書理及有待駁辨者亦並錄

陸先生年譜定本 卷之七

八〇

入集常言此書所收甚襍若中無定見閱之易惑尤不輕以示人蓋先生未定之書也晚季有困勉錄之作屬草僅數十章今所存者僅有南宮道問於孔子未及成至論語篇末一冊係晚季手筆書而及其作書之例筆之於末年隨記甚詳及門顧以所輯之講義當困勉錄殊失先生不輕示人之意試細按所立作書條例當亦曉然於名之不容輕假矣

釐正制義體

先生以習舉業者風氣日靡非先民八股矩矱因力追成弘以來王唐馮顧諸家之文去貌取神自成一家言故今所傳四書文稿皆理精法老為舉業正宗視初年

雄奇放膽之文大不侔矣然不合時好赴省就遺試擯不得入闈先生因細書十二字於寓壁而歸其辭曰蘇錐入函關塞項船沉鉅鹿平亦可想見其壯年邁往之志也

甲三季年三十五性理諸書彙編成

時制科改八股為策論先生叅取性理大全文獻通攷大學衍義補治平略等書手自抄撮分門叙類彙成一編古今得失異同瞭如指掌非僅空言可資實用

乙四季年三十六

丙五季年三十七領鄉薦

陸先生年譜定本 卷之七

九〇

中式第九名主考官為丹徒張公五書潛江劉公廣國同考官為蘄州程公伊主考官嫌濂洛關閩字一再見疑有弊同考官不能執論幾見遺賴鄰房趙公耐孺奎力爭以為可元得雋揭曉後諸公見先生悃悞無華惟務實學前疑頓釋交慶得人公車北上

凡所經之地必詳誌其道里遠近及所轄界址至流傳古蹟處又必按之碑碣或此之父老以徵信焉詳隨記中

丁六季年三十八下第南旋

出都由水路南旋於水道之源流分合漕運之古今異同及名人事蹟靡不詳覈筆之隨記其隨處留心經濟如此

六月如慶元

時房考程公為慶元令先生往謁之路踰仙霞嶺歷浦城至清河自此至慶元路極崎嶇輻役至不肯行先生不憚跋涉徒步以赴焉

九月自慶元歸

時宅南二里許為江浙往來孔道以其逼於泖也邑令設柵以譏往來客舟俱從他道行有上洋客私越焉里

陸先生年譜卷之十一

十一

民因窘之客計無所出餽以舟之所有乃得免先生聞之曰是所謂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也諭里人還所餽客感激涕零而去

戊申七年三十九仍館於邑中倪氏六月間天文書

以地震故也自史漢以下星歷家言靡不畢覽折衷至當

七月子宸徵生

己酉八年四月赴館五月有感以自警

時有負先生者第自警曰人之待我有至陋者在我不可以陋處之有至刻者在我不可以刻加之惟自處於

仁禮可也苟我亦效其陋與刻焉吾人不見彼之陋與刻但見我之陋與刻即若人亦自忘其陋與刻但覺我之陋與刻其招尤而叢怨也多矣即無論怨尤吾平生所自期待者何如乃效此輩所為耶傳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斯言可三復矣又曰春秋之義不責下責上不責小人責君子大易之義不憂衰而憂盛以此思之人生何時可不戒謹

八月有感以警官邪

時邑令以賄聞適民間有一事訟于官其是非瞭然為先生所熟悉者令竟枉斷先生曰作縣官為民斷曲直

陸先生年譜卷之十一

十一

職也而以賄焉失其職矣乃有兩造俱無賄者私心且不悅曰我何為為彼徒勞是不惟失職且忘其職矣豈不謬哉先生自註曰八月廿七有感而言不十日而其言驗

十一月再赴公車

庚戌九年四十一二月捷南宮

會試中式第三十五名主考官為栢鄉魏公奇介合肥

龔公鼎華高平田公達吉海豐王公清同考官為黃岡

陳公華昌

三月

助二甲第七名進士出身

初一日殿試黎明進至太和殿前行禮畢殿上傳策問
下皆跪受起就位單東雙西皆立書初四日傳臚畢隨
榜出至東長安門外懸榜初六日至禮部領恩榮宴初
十日領賞黎明至午門外行禮隨更便服至闕左門候
內院選庶吉士十五日黎明至午門外謝

恩十六日辰刻至國子監謁先師廟退至彝倫堂見祭酒臺
上設酒餚拜畢拈花易服而出是為釋褐

四日西都南旋五月至常州訪趙公慎旃後字松伍不遇晤其

尊人止安先生

陸先生年譜卷上

五

趙公名申喬武進人先生入都時遇於逆旅重其人品
端方談論契合是科適為同榜進士計其必已歸也過
常州特造訪焉而未歸因見其尊人名繼鼎崇禎庚辰
進士為公安知縣以卓異升兵部主事見先生藹然可
親因留飯諄諄以古道相勗曰做官如做文要反覆思
維又曰立心為第一事到不能兩全處寧失官無負心
苟負心以全官獨不為子孫計乎又曰官不可不清能
清矣又不可傲清而傲取禍之道也又曰士人初入官
不能知錢穀之數勢不能不需人彼習知錢穀者未必
能守道義胥吏與之關說雖知差謬不肯舉摘若過於

防閑又非疑人莫用人莫疑之道此處最難故平時
算法亦不可不學算法苟熟則人庶不敢欺又曰徵糧
設立圖差此大弊也圖差必包攬納戶之糧恣其侵食
臨比支吾積久便指為逃戶官府無從辨其逃與不逃
也然業戶可逃而佃戶不可逃吾在公安時凡稱業戶
逃絕者喚佃戶至堂上責其完納即以所佃之田官為
立契以與之無幾時業戶皆自出願輸銀贖契縣遂無
逃戶先生注云此法須先合魚鱗黃冊為一方知田之所在又曰在公安凡受詞
訟必召而勸之告之以官府之不能盡明胥吏之不能
不索詐與其受辱於官吏何如息一朝之忿為愈往往

陸先生年譜定本

五

有懷詞而去者又曰良吏欲息訟則姦民必越訴今日
某上司下縣提人明日某上司下縣提人官反為之奔
命不暇在公安凡越訴者臨起解時先令其當堂具詞
不能具詞者口授吏書代為具受而審之責其曲而越
訴者然後起解由是人無敢越訴者又曰今之縣令惟
有逃人盜案最易誣誤此心嚴保甲保甲苟嚴凡本地
人之出與異鄉人之至者皆有稽查則姦人自無所容
庶可無二者之患又曰昔之積陰德者只在愛百姓今
之積陰德者尤在愛紳衿紳衿賢否不一不優禮其賢
者何以激勵其不賢者乎昔君鄉先達馬公培原嘉植

宰我武進時秀才以文章見者必使公服見之於賓館與之坐以事干讀者必坐堂上見之必服青必跪此可為法矣

酉按趙公之言字字可壽金石真古君子之用心也有臨民之責者宜各書一通於座右先生筆之於冊亦為筮仕之一助而大司農慎旃公之受知

聖祖為時名卿知其淵源有自得力於庭訓者深矣
自常州歸家居課子

辛亥十季年四十二輯四書講義續編

是書取呂晚邨仇滄柱光緒鄞縣人之說居多他如熊伯甘

陸先生年譜定本 卷上

南

四書繹乃蒙古四書翼註等書并時藝中有可取者亦錄之然與前編總屬未定之書即今坊刻因勉錄之後六卷是也讀者能分別觀之庶不負先生開道意乎

壬子十有一季年四十三夏如郡城

問學錄續成

先生東歸後

知宗尚朱子為入聖之階深惡講家

與作文之背註者至是與 語益信吾道不孤心理本同不可別立宗旨厚誣天下也遂輯成是錄嘉隆以來陽儒陰釋之學悉抉其疑似而剖其是非遁辭知窮而學者得不惑於邪說矣

八月如淮上遇張公繩其

張名曾祚海寧人先生同年友也先生云聞張言王伯

勉名東籬字之清節為今日中流砥柱使人聳然王公

人順治丙戌進士

九月南歸

癸丑十有二年季四十四戰國策去毒成

陸先生年譜定本 卷上

五

先生病世之選左傳者憑臆刪節使學者不見全經因手錄左傳授長子定微既卒業乃選國策五十篇以編季次其先後詳加論定名曰去毒以此書皆縱橫家言文章之奇足以悅人耳目機變之巧足以壞人心術子弟識見未定而讀之其不為漸染者鮮矣當時惟孟子一人視儀秦為妾婦之道如厚味中有大毒焉故取人所共讀者指示其得失庶幾嚼其味而不中其毒也有跋載文集中至是命定微次讀之後官都下常語莆田彭公無山鶴曰此書之作頗愜鄙意以大有關於世道也彭公亦深服義例之精云

甲十有三季年四十五一隅集成

時定徵將習舉業乃訂是集授之文僅八十餘篇先生云吾見人家子弟殫精敝神于時文中積案盈箱矻矻窮年而一切經史皆不暇讀讀亦不暇精故擇此數十篇授之且為指點其淺深虛實賓主反正提挈照應之法使其因此擴而充之則時文之規矩盡是矣此舉一隅以三隅反之意也庶幾有餘力讀天下應讀之書得從容講究聖賢全學亦可稍救俗學之失有序載文集

十一月戒酒

陸先生年譜定本 卷上

十一

先生素能飲親朋談讌亦未嘗不盡興極歡但溫克之容始終若一耳時仲弟尚桓困於酒而隋河先生遂書戒酒二字於壁以身率之不數年而仲弟歿竟終身不復飲云

乙十有四季年四十六正月入都過郡城晤曹公秋岳

曹名落秀水人時耿寇作亂曹言時事之壞皆由不能收拾人心如仙霞嶺之腳夫萬餘因亂無所得食而盡歸于寇使早收拾其心而用之何寇之不可平哉先生以其言為然

二月至揚州

先生踣驟入都有所感觸每吟詩以寄懷其一首云亨屯隨過去遲速總平常我今踣驟北萬事正難量所賴此方寸養之有微長執卷對先聖猶如在家鄉閱此可以覘先生之所養矣

三月至京師赴部謁選候李公易齋屠公尹和

李名誼高陵人屠名又良錢唐人後家於秀水俱同奉同謁選者李言漢中之變起於不能駕馭時王輔臣奉經略莫洛命進勦漢中入見經略自筆帖式以下皆坐不為禮懷愠而出軍士皆不平又其他待之多不堪者遂致大變蓋經略為人廉潔而短於應變可惜也屠言

陸先生年譜定本 卷上

十一

今京官皆仰給於外吏外吏以不多交京官為妙又云戕百姓以奉游客豈仁人所忍為尹和之言蓋得之其族給事中粹忠云字芝巖 鄆縣人又述孫公吧瞻在豐歸 安人之言曰

朝廷勤學前古所無坐處環列皆書籍尤好性理五經四書一日命講性相近也對云性本聖愚一樣但此論理義之性若氣質之性便不能一樣然却遠不多所以說相近

上曰理義氣質有兩個性乎對曰理義即在氣質之中二而一者也

上曰這說得好於所坐室中顏曰敬天左曰以愛己之心愛人右曰以責人之心責己皆

御筆自書書法亦髣髴歐顏見章奏有德邁二帝功過三王等語謂二帝三王豈朕所能過戒羣臣以後不許如此性最寬大能明聰所望

聖德更進振朝綱以及天下則惟在勇斷耳先生樂聞其言因謹志之語屠云居官之道衙役待之當極嚴又當體其仰事俯育之情屠云工食當蚤發全發先生謂工食固當蚤發然讀蔡公士英撫江集云存留支給項款必京邊兵餉解完方許計及此又不可不知

陸先生年譜定本卷上

七〇

往見陳公省齋

陳公為庚戌房考官言熊修賜履孝張幹臣貞生廬

皆深於理學熊尚簡默而張梁以告人張病篤時往候之猶惓惓言之不已因出其曰鹿洞講義跋聖門戒律相示先生問以寶鷄之政陳先為寶鷄令甚言催科不可專事敲扑當委曲勸諭其極貧不能完舊逋者尤當設法通融如豆麥粟布襍物皆准收納或發工食或隨時糶賣民甚便之又遇府署傾圮例應各縣輪修寶鷄當用數千夫舊皆私派於里長吏書佐貳皆以為勢不得不然躊躇夜半躍然曰得之矣明晨悉點欠糧貧戶充之准

給糧票皆歡呼從事所費比於里長僅什之二又言少司農魏公東潁字環極潁州人人極方嚴又云做官不可輕易出牌如一事有原牌有催牌又有催催牌原牌有號而催牌未必有號迨註銷之日原牌銷而催牌未銷奸胥便因之有恐嚇鄉愚之患先生後宰兩邑一一奉行可謂通言必察有光師門矣

訪利類思講歷法

先生欲究歷法之詳因游天主堂見西洋人利類思叩其所學利贈歷法書數種觀渾天球其製如鷄卵畫三垣二十八宿黃赤道於其上東西斜轉外為一圈以象

陸先生年譜定本卷上

七〇

地平渾天球半在其上半在其下蓋地本在天中今却在天外星本在天下今却在天上以人從外視之也蓋古所謂渾天象者如此若渾天儀則又不如此又南敦仁西洋人曾贈星圖有時辰盤未知用法因以問利利出中星簡平規亦有時盤將盤中空白之紙盡鑿去單以內外二圈置星圖上則時刻可考閱數日利君來會以南懷仁亦西洋人不得已辨為贈因先生曾以歲差及太易過宮之疑叩之故以此書相贈讀之豁然深歎西法曾未易吹毛牛未聞楊光先之說方行士子為歷法表者有云知平行實行之說盡屬塵羹考引數根數之談俱

第一下下黃參日事全書第 〇 反文內

為海棗何輕易詆呵如此西人之不可信特亞當厄襪及耶穌降生之說耳又問不得已辨云太易在本道永久平行一日約五十九分竊疑日一日行一度西法以一日為九十六刻則疑有九十六分如何云五十九分利云西法一日分為九十六刻一度止分為六十分蓋度自度日自日度止三百六十日有三百六十五故一日平行約五十九分也先生因思大學衍義補歷象之法二卷丘瓊山取詩十月之交註而不取堯典天與日月皆左旋之註蓋瓊山亦未知二說之一也讀日躔表始知郭守敬消長之說西法未嘗不用又借得南懷仁

陸稼書先生年譜卷上

三

靈臺儀象志其書凡十六卷內二卷係儀象圖凡一百十七圖讀之始知西法不用指南針以其尚有偏也

劉公介人來會

劉名倦倦以清心寡慾為言先生曰此真作

令本源之論也

四月選授江南嘉定縣知縣蔣公莘田來會

蔣名伊常熟人議論侃侃君子也言三藩未亂之先朝廷已決意蠲蘇松浮糧而行九分考成之法矣今勢則未能可惜也前阿總督出京時與之言此二事及板荒渠亦深知此為民累亦以亂而未暇令板荒尚可望蠲

周君紫芝來見

周名

論及居官之法因言武昌守于成龍

人後議清端

向為同知行保甲之法甚善其人居湊密之地

必親自查驗簡與從步行不擾民其法十家互相保有可疑之人不責十家舉報但書無保二字於其名下則其踪跡叵測可知然亦不遽罪也呼其人諭之曰汝自今以往要學好他日地方有事吾必罪及於汝往往多遠去者境內以清嘗出見負販者買肉四五斤問之曰汝安用許多肉家有祭祀乎曰有客耳曰汝不節如此必至匱乏匱乏必借貸借貸多則不能清不能清則莫

陸稼書先生年譜卷上

五

肯借莫肯借則凶年無以為生無以為生則不能不為小盜以漸至於大盜此胡可長也責之五板而去先生筆之隨記取其實心為地方民生起見可以為法也

白公介玉來會

白名珩清澗人庚戌同榜進士上書言招撫延安事在

寓候

旨大臣多傾動願識荊者先生叩其撫寇大意大約言延安風俗剛勇易與為盜亦易與為義得奉

朝廷命往招撫之則今之盜皆我精兵也王輔臣豈足平哉不然大兵未足恃也先生曰其言實可施行非孟浪者

五月閱論捐輸疏

臺中某疏云常人之情所惜不過貲財所慕無如爵位如捐銀可以得官不但本人不復悵惜即借貸亦肯相成先生閱至此曰吁是何言哉

閏月至鴻臚寺投辭朝謝

恩摺領憑出都六月至羊流地名屬新泰縣遇張公素存

張公諄諄以撫守為勗又云風俗侈靡當禁告許當禁又云事上接下昇元之間最宜著意先生起謝贈言蒞任後實心奉行然竟以守絕一塵不合於上官而罷後一季以書與張公其略曰某蒙垂愛夙夜惕厲思欲少

陸文定公詩卷上

三

自樹立以圖報稱不意才疎政拙不能免於吏議遂遭罷黜固分所宜但私心竊懼者世俗不諒謬以某為過於寬厚有誤催科此言流傳功名之士遂將以寬厚為殷鑒其害匪細其實某於催科較之他邑不甚相遠核其民欠尚少於他邑特勸諭多而敲朴少其跡類於縱弛耳方自愧不能盡用德教而論者乃以為寬厚之誤豈不誣乎既退歸田園悠悠之口應置勿論然此乃人心氣運所關故敢於知己之前一陳之知其罷黜之故由於學不至德不足而寬厚無罪焉至若一身之得失雖不能如古人之塵視軒冕然聖賢義命之學則固嘗

聞之矣豈敢以此咎人也

百按先生既去官猶惓惓於人心氣運所關所謂江湖不忘廊廟也彼世之惟務敲朴以博嚴健之名者倘亦讀是書而知所變計乎因與張公語預錄於此

泊江口守風讀張文潛集

先生喜其進退古人持論甚正至其論治術則引老子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謂天之將寒也不以霜雪為之也金石烈土山焦者所以為今日之霰雪也天之將暑也不以蒸鬱為之也震風積雪所以為今日之炎烈也故聖人未有不尚乎術也先生曰此

陸文定公詩卷上

三

則蘇氏之餘習大抵聖人言術必歸之道蘇氏之徒言道必歸之術

七月赴嘉定任

嘉定為瀕海大邑土高乏水民多逐末以故城居者少富商鉅室散處市鎮武斷暴橫相沿成俗富者競奢侈貧者弄刀筆喜事健訟又夙有饒裕名旅客圖潤囊橐者往來如織胥役土豪倚為奸利不可方物號稱難治地不產米漕糧例任之他邑而輸其折色故徵銀倍於他邑積逋動以萬計令率坐是落職先生至嘆曰民不輸賦大抵以貧也其所以貧風俗為之也比如少年以

游治傷其元氣力不能服勞為父兄者禁其游治則元氣自復不禁而予以飲食抑末矣今且不為飲食而又督過之則官與民俱病故其治一以鋤豪強抑胥吏禁侈靡變風俗為主數月之內輿頌翕然

冬遇

覃恩封父元為文林郎妣鍾氏曹氏俱贈孺人十二月葬祖考泰文公及伯考墨濤公衣冠於餘圩墓左

先生祖考名憲長子燦任濟南司李時迎養於署崇禎已卯季同時殉難時流賊縱橫封公無從覓其遺骸也先生傷之久矣至是以俸餘奉封公葬其衣冠於祖墓

之勇亦猶行古之道也

丙辰十有五季年四十七冬降級調用

是年春魏公環極聞先生治行為天下最以詩遙贈其辭曰熙朝重守令宵旰憂斯民吏道雖云襍天下豈無人我聞陸嘉定平生甘清貧下車甫一載惠政獨循循歎聲動萬戶異績傾朝紳江南財賦地知爾勞心神軍興正翦午輸將彌艱辛前令留餘靈於今見易春盥手寫荒言始終願自珍君子貴彝好寧取画相親又聞宗閩洛義利別纖塵趨向不敢定踐履惟天真南北此心理龜勉若比鄰異時規所學霖雨佐

楓宸其冬福建按察使缺出

上命九卿會推天下賢能愛民之官不拘資格擢用魏公舉

先生而江蘇巡撫慕天顏靜寧人嫌先生儒術迂緩適徵

市肆間架錢一季佐餉例不及鄉村先生如例造冊報

慕滋不悅具疏入告大意謂時方多事陸某非應變才

部議遂引才力不及例降級調用嘉民大駭罷市日號

巡撫門慕不自安為具疏請復

丁巳十有六年年四十八二月解任

巡撫請復疏未下部又引諱盜例落職先是嘉民張姓

與汪姓以小隙訐訟汪適遇盜被傷歸謂其弟曰張遣

殺我其弟遂以讎殺控先生疑小隙無殺理而察張亦

非殺人者因以是盜是讎未敢遽定俟緝獲兇犯定擬

報一面遣捕緝之尋獲真盜七人獻上部議以先生初

不直指為盜疑有諱匿引例革職而不知先生固從命

案勘出盜案非原詞稱盜而諱之為讎殺也出張而獲

盜獄無冤抑可謂神明不虞翻以此獲罪也人謂先生

盡辨諸則曰邑有盜長吏固宜有罪且夜半殺人於路

果讎亦盜也而我不能斷議黜不枉矣辨為邑民益大

震耆老士民悉詣督撫為辨卒莫省里民扶老攜幼填

塞街市為先生呼冤以薪粟饋者廣至先生悉慰而遣

之即胥史與臺宜幸其速去者亦無不涕泗霑臆去任之日委巷悉架棚結綵然燭額手以送遠鄉之民各刻木為位旌幢鼓吹迎歸以祠者日數輩凡兩月乃已四方人士競為詩文以傳之彙為公歸集邑紳許公自俊序云公將出署九鄉二十都之民夜半羣呼入邑填滿街衢公出示苦禁父老承公意揮衆使退藍輿甫及中雷哭聲大震旅進旅退者數四既恐病公乃共掖公入邸男嬾萬餘環泣不去次日四郊各迎長生位一時剗剗丹漆匠無寧晷旬日間邸各立祠墅各為位有楊筆客者僑居於此大呼狂走逢人九頓約請留公有負販

陸先生年譜定本卷之三

三

唐老人帶索募助急公有盲兒亦助公完課錢聞公聲音喜而去又朱宗王謳歌紀略云自公解職迄今父老子弟田牧販夫或流想支頤或呼天怨尤或相叙廉明軼事不覺涕泗交頤皆實錄也

按先生治學善政不可枚舉姑採舊所聞於李君杖吉趙君魚裳者附錄於後有大賈汪姓者素交結長吏橫行邑中先生蒞任適其僕佔賣薪者妻賣薪者來控汪僕抗拘匪弗出先生益遣役捕之訊得其實以妻還賣薪者汪大恐令所識探意先生曰法為怙終者設也苟為善何恐焉汪平日所為我知之若毋犯我自新未

晚汪自是斂跡不敢為非又市鎮少季數十為朋以拳勇為事小民畏苦之先生悉廉得其名遇有控者責而枷之於門時時勸諭之視其情色果悔則釋否則不少貸也不匝月而其黨悉解又民有告其子不孝者訊之果然先生涕出自訟曰我德薄無以化汝令汝父子至此因委曲曉譬媿媿踰時其父泣其子亦泣因慰而遣之又有兄貧稱貸於弟不應輒昇弟物以去弟賄巡檢以盜報先生怒曰是可以為盜乎巡檢為妄報矣訊之乃其弟婦翁所使遂重懲之因呼其弟曰彼兄也乃聽婦翁謂兄盜不悌也責之亦呼其兄曰汝為長貸弟不

陸先生年譜定本卷之三

三

應而徑取之陷汝弟不悌是汝不友也亦責之咸感服而退又有金氏女幼孤育於舅氏陳生其族人不肖私賣於旂下陳生訟之不能為力也候其來取地方官印結即捐俸入具文申請卒歸陳生使嫁之又宦家子得罪延其父至堂上而扑之曰我與爾父朋友也爾猶子弟也子弟而不肖不可以不責自是為父兄者莫不教督子弟毋非為又有嫌其婿貧而浼先生所尊嫜戚厚饋金以絕婚者先生第受金呼兩造至庭而諭饋金者曰汝嫌婿貧故不欲以女妻之我今即以此金與若婿婿不貧矣卒嫁之又吳俗夙尚侈靡嘉邑尤甚富室讌

會窮極奢華貧者轉相仿效婚喪皆盛飲吹酒食稠疊
以多費相誇勝緣經醉倒恬不為怪博奕游手獻笑覓
食之輩多於四民市井子弟日遨遊街肆以布衣為恥
用是財益匱乏先生痛禁飭之至懇切教戒俗稍稍知
禮法賤情游膏衣食急賦稅催科不煩敲扑而自集矣
至其遇士子則勉其勤學以希聖賢遇農夫則勸其力
耕以資事育值百工則告以伎術之宜專逢商賈則喻
以貨賄之無壅其待胥役亦皆有恩第犯賊舞法則懲
之不少怒猾吏無所容奸歸農者殆十之七總之以實
心行實政可謂父母師保兼而有之惜乎不久去任未

見德化之成也

十一月陸君翼王來見

陸名元輔嘉定人先生取其博聞樸實君子也家多藏

書從其鈔寫者無虛日陸言孫北海承澤字退谷宛平人按乙外隨記曾

以所著致正晚學博而才敏其所著書雖不皆精然多

有益於學者博學之士多萃其門相助校對朱錫鬯尊

秀水顧寧人山武崑其尤也顧寧人有日知錄多發先

儒所未發先生問北海之為人陸云北海雖出處未正

然居官敢言亦不苟取家甚儉諸子皆布衣僕婦有衣

綢帛者怒而叱之以其壞家風也與北海聲相合者魏

環極葉詡菴方蘭熊敬修張幹臣也

諸君莊甫來見

諸君嘉邑高士能潛心理學者以其友王石隱

太倉書來并致說文論正二本石隱書自云此書十年

靜悟十年考正彙成三十萬言誠寓內所未有之書亦

寓內不可少之籍先生曰其自喜如此莊甫言石隱少

習醫壯而友桴亭姓陸名世儀太倉人確菴姓陳名乃勉於學二

子皆兄事之其學不從八股入而能刻勵成一家言

如蘇郡吳道臺方公

方名國棟字干霄明閩臣從哲之姪孫也順治乙酉舉

人起家為蠡縣教諭歷任分守蘇松常道先生在任時

上官多不滿先生獨公陰為維護而卒不自明有古人

之風焉至是卒先生往哭之錢爾載榜嘉丘近夫嘉

語先生云方公雖從宜興採木得疾然實自夏秋以

來憤鬱而成因權要之僕自都來蘇撫軍以下皆屈已

下之且諷公優禮公終不見其人大怒口出惡言撫軍

亦以相形不悅勢甚危以此成疾先生嘆曰公真君子

哉後應其子共樞請為作墓表載文集中

李生玉如來見

李名寶嘉定人先生罷官後從學者語次偶及近日有

納銀之例先生曰子得無意乎李曰自聞先生為己之學始知讀書非止為功名誓不敢失身先生甚喜其不敢失身四字謂知納銀之為失身其學已進乎道矣

酉按

五如能恪守家法力學不衰著有大學中庸順文理明辭達亦足羽翼先生松易講義及遺編諸書

十二月蘇君着生邀酌

蘇名

人極言苛比濫差之為民病蓋追思先生之德政而云然也時陸翼王在坐言黃陶菴先生以

三事自誓不妄取不二色不談人過其館於錢牧齋也

時張公

國維字玉簡東陽人

巡撫江南取陶菴觀風第一公至牧齋所請與相見甚歡時有以千金求牧齋緩頰者牧齋

適別有所干勸陶菴言之陶菴不可其人不得已乞太

翁一書致之曰汝言此則我甘旨之奉有餘孝莫大焉

陶菴曰是妄取也妄取而以非分之財養不孝也卒拒之既第後絕不干瀆有司太翁每以家貧為言卒不能移其志蓋清白自矢言必力踐也概如是先生言陶菴

之學間入於禪陸言陶菴本從濂洛入門後喜靜坐又喜閱壇經諸書因不無夾襍又言魏環極曾言孫北海諸書以考正晚年定論為第一又言徐九一沂吳縣人雖溺於聲色而晚節甚好宜其有子昭發也又言曾在浙江某學使署閱文同事有子以皮冠文抹獸人司原者恐直言其失則不悅因婉商之曰依稀記得左傳上有此句署中無左傳令取韻書查得之其人仍批曰雖出左傳殊屬不雅先生曰翼王處此可謂直而婉乃處世之良法

酉按以左傳為不雅則何書為雅乎謂宜翻然悔悟自

陸左至譜案卷之上

王

咎不讀書之過而怙惡如此適為下愚之歸而已矣以視抹顏苦孔之卓而飲容謝過者相去不誠霄壤哉可見司文衡者不慎擇代庖人縱秉心至公亦無以服天下況其不然績學之士其能免于屈抑者幾希先生記此所以示戒也

自嘉定歸

時嘉邑耆老士民候送者紛紛先生不樂其如是徑從安亭過吳淞江而歸

戊午十有七年季四十九正月周君好生來見

周名嘉善人素游先生之門者攜得魏莊渠遺書來

內有與余子積書云朱子晚年定論今始見之似不計
季之先後論之異同但合己意即收載之耳今亦無論
其他如載答何叔京書所謂因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
撕使心不放便是做工夫本領此正中年以前未定之
論與中和舊說相同也文公論心學凡三變如存齋記
所謂心之為物不可以形體求不可以聞見得惟存之
之久則日用之間若有見焉此則少年學禪見得昭昭
靈靈意思及見延平盡悟其失後會南軒始聞五峰之
學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未免闕却平時涵養一
節工夫別南軒詩所謂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答何

陸稼書先生年譜卷上

三

叔京書尾謂南軒入處精切皆謂此也中和舊說論此
尤詳其後自悟其失改定已發未發之論然後體用不
偏動靜交致其力工夫方得渾全此其終身定見也祭
南軒文始所同躋而終所共棄其此類也夫大抵先生
自其初年固已卓然有志聖賢然未免為言語文字分
却工夫至於中季以後方有一定規模今日正當因先
生已定之論而反證其未定者庶幾有所持循也先生
云觀此條莊渠之學頗正

如楓涇 市鎮也

於舟中閱山曉閣明文選見曾異撰送劉漢中教授廣

信序云信州鷺湖古朱陸辨論同異處也自弘正以前
則朱勝隆萬以後則陸勝嘉隆之間朱陸爭而勝負各
半說得明白然其意却是要調停于朱陸之間又送林
守一序云使司馬子長而與人交必不能成史記其意
謂必目中無人獨往獨來然後其氣無礙而能著作此
不成議論又曹叢雪賀施存梅八十序謂昭代奄暨之
禍三為振為瑾為忠賢而忠賢為烈頌功德如莽迫帝
后如操私人與兵室有蔽甲如產祿之南北軍文貞文
定不能尼振文正文恪不能尼瑾如揚方沸之羹而欲
澆灑之以仙掌之露勢所甚難為時計者獨有抽薪一

陸稼書先生年譜卷上

三

法耳自寅秋簡命緹騎不復出詔獄之威亦稍殺止則
以曲逆之沉思運仲弓之妙用委蛇調劑師既不言世
亦不得而知不然一跌而為蕃武再跌而為訓注往事
可鑒又何幸焉先生嘆曰存梅所處何時所居何位所
行何事可以抽薪兩字塞責耶又倪鴻寶叙菴吳公墓
誌云西漢循吏趙廣漢不及張敞張敞不及韓延壽韓
延壽不及黃霸黃霸不及朱邑朱邑茂矣然猶不及河
南守吳公也史曰吳公不舉其名是不可名也曰治平
第一不詳其跡是不可跡也其庭不必銘簡其袖不必
記籍其野不必下神雀其道路不必有烏攫肉其生不

必太傅封侯其死不必桐鄉之祖先生曰此最善用賓
 主法他文及諸家皆無取惟艾千子宋史禮樂論謂差
 為有用子慎行與司寇邱公論江陵事書最是有關係
 文字馮琢菴寄山陰王相公書伍容菴上首輔書是有
 用之文琢菴文昌閣記亦足醒人有陳弘緒號石莊
 者獨取其文氣甚與歸途至倪貽孫翁齋閱唐荆川所
 編諸儒語要高景逸翠龍號梁溪無錫人序云前六卷皆諸先生
 所自得語後四卷則辨析同異先生謂前六卷載周程
 張朱五先生上蔡龜山五峰南軒之語而終以象山慈
 湖白沙陽明之語如河津餘干不得與焉則去取未當

也後四卷雖取先儒之言而不註明姓氏則條例未善
 也又有續語要六卷則係薛文清吳康齋陳賡夫章楓
 山胡敬齋曹月川蔡虛齋魏莊渠徐養齋尤西川呂涇
 野王心齋羅念菴羅近溪錢緒山王龍溪鄒東郭十七
 人之言宛陵黃一騰所纂輯也然遺羅整菴邵二泉亦
 不能無議

三月如常熟赴席氏館

席君文夏名

常邑之富而好禮者也敬重先生因

延訓其子永恂前席於舟中閱係菴野鈔此書係吳人

蔡士順所輯專記天啓時事見方震孺孩未論擬擊東

林事曰善處人骨肉之間者原不可無調停之法然不
 可因已之調停而遂疑槌擊之姦化為烏有也又不當
 謂發姦者盡小人而遂掃蕩不留種也東林之中原多
 依草附木奸險貪橫之徒爾時不肯依附者自是剛腸
 男子然不當因不肖而遂為竭澤之漁也又不當因親
 以及親因友以及友而更為瓜蔓之抱也先生謂此論
 最公平又侯震陽論沈灌葉向高疏曰向高近日舉動
 似委卸處多主張處少以求全為智以避謗為高夫惟
 首揆無吃立之丰裁而後奸輔有播弄之行徑灌疏云
 臣居五臣後不能行意是灌又且歸責於向高向高直
 在無可推無可委之地何如毅然擔任截然剖分票一
 事是曰是非曰非票一人可曰可否曰否先生曰數語
 可以砥儒

舉博學宏辭閏月赴京

時纂修明史

詔廷臣舉博學宏辭之士

祖準菴公

諱源起順治辛丑進士秀水人時為

工部都水主事呈薦先生理學入程朱之室文章登韓
 柳之堂先生聞之曰此非余所敢居然豈可不自勉耶
 他日魏公環極語人云我亦欲疏薦度先生未必工詩
 而止然先生第不屑繪畫繪句而偶然驗詠綽有陶韋

風格者也有司奉部檄促先生就道於是入都旅次閱容齋隨筆摘取數十條以資聞見仍隨時體認四子書義十二日過沂州於騾背作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經義一篇語語精切其頃刻不忘聖學如此宜乎道統之有歸也

四月過禹城

時同行者所乘騾病不能行執鞭者痛捶之騾即斃先生曰民力已竭而上不知何以異此思作禹城騾以誌至京師葉公認菴來會

葉聞先生至先來拜候先生云先達中能誠心下士如

此亦僅見也葉言湯潛菴

試隴州人

施愚山

閩章城人

品行之

高及張幹臣之苦節幹臣建祠以俎豆薛胡羅高四先生其學大抵微近於梁谿後讀困知記粹然一歸於正因借得幹臣所刻困知記其序云始也以儒而托於禪既也以禪之實慕儒復以儒之名攻禪有崇正學之稱而已非正學有關異端之論而已趨異端先生云此數語曲盡嘉隆以來講學之弊葉又言皇輿表此書因為期太促未能精核近得吳任臣字志伊仁和人十國春秋又加攷正然未確者尚多若遽加頒刻貽笑後人其害猶淺倘後人不知奉為信史則其罪大矣先生云此真君子

之言他日葉公邀酌盛珍示符升崑山人在坐公問盛云與慕撫軍交能不竭人之歡乎先生云此一問可以知珍示之為人矣公又述

朝廷好學仁厚一日講孟子問性無善無不善章注中蘇氏胡氏之說如何退謂左右曰吾甚悔此問倘講官不能對豈不使其內愧乎又諄諄以躬行為重

魏公環極來會

公素重先生而未識面因詢於同邑陸御史陸對以避嫌不敢見公曰然則吾當先往一見如舊相識言及丙辰冬推闕臬時

皇上問嘉定無錫兩縣俱好朝議方推而參疏夕至矣尚義形於色先生但自引咎謂至誠不足以感動上臺無怪也公因率其二子學誠學謚來見訓之曰吾向擬陸先生必端方正直之士今見之果然汝輩不可不奉為典型又索觀嘉邑汪標所控讎殺案部以諱盜論不勝搯腕又津津海內循良極口海寧許三禮字西山安陽人益都王綽字孝齋蒲城人臨淄舊任邵嗣堯字子昆荷氏人但邵性略急又贊閩中李光地字厚菴安溪人之忠義學問欲作詩以寄之又極贊新推闕臬于成龍清端公也先生以為好賢之懷真不可及

論大全辨之失

閱張爾公四書大全辨先生云大約好因史以証經是其所長而多翻朱註非純正之書也比之見聖編則較缺然才又不如如大學三綱領至善在明新外朱子或問云慮其禮雖龐復而有不純已雖龐克而有不盡其說精矣而必辨之曰有不盡不可謂克有不純不可謂復龐克粗復之說似是而非八條目正修在誠意外朱子小註云如在官街上差了路其說精矣而必辨之曰信如朱子所云則是誠意尚多缺陷幸有正修兩段可以補其不足果爾則子思孟子之言誠身而不及正修其差錯寧有已乎正修兩傳雖屬身心工夫仍在誠意噫是未知朱子所謂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也

六月閱陸桴亭諸圖說

分野圖說謂五月一陰生而雲漢漸萌於天稷之下十一月一陽生而雲漢漸降先生謂雲漢在天本有定位似每日有升降不知何故謂升降因月而異先生又自注云此升降似以隱見言又性善圖說謂人性之善正要在氣質上看先生云此只說得朱子不離氣質一邊略了不離氣質一邊此圖甚不必作至論高顛大旨而

深取高子無聲無臭即至善也一語謂易明以善為有聲有臭故說無善無惡豈知善固無聲無臭者乎不知高子此語亦未是謂善無聲臭是知無極而未知太極也知沖漠無朕而未知萬象森然已備也雖若異乎陽明之說而不能無偏者也閱月道圖說先生謂始知洪範注所云月立春春分從青道者言月行太易立春春分之道則謂之青道非謂立春春分之時而月行青道也月行九道十有九歲而一周非一歲而歷九道也一千六百九十八日有奇而行一道非一季而即能徧一道也此圖大有功於學者又查舊所抄圖書編內有云

月上弦於東井下弦於牽牛上弦於牽牛下弦於東井又邵子云冬至之月所行如夏至之日夏至之月所行如冬至之日前數語大抵即桴亭以交初所臨而言也若邵子數言却似月一年而歷南北與十九歲而徧九道之說似不同疑月一歲之內雖夏南冬北至極南極北則必十九歲而一周也未知是否先生又自注云九月初四再看確似如此隨記亦云是日閱左傳桓三季日食疏論所以食之故未甚明因查通考交食之法自隋以前猶未詳著大抵朔望值交不問內外入限便食惟隋張胄元獨得其妙以為日行黃道月行月道交絡

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經黃道謂之交若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則食多而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孔氏去隋尚近看來猶未通此法其云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先生云此恐亦未確又昭七年疏云每一百七十三日有餘則日月之道一交交則日月必食可見孔氏尚未知張胃元之法又閱莊二十五年日食疏亦云觀此可知先生於歷學既詳且盡矣

左公襄南來會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卷上

四

左名峴鄞縣人言及寧紹間學者大抵皆宗山陰謂仇澹柱講舉業則宗朱講學則宗蔡洲黃宗羲字太冲餘姚人之非先生云襄南鄞人不惑於山陰一派可敬也左又以黃太冲文借閱內有沈清溪墓誌言心性之辨亦明先生云自羅整菴痛言象山易明之後如高景逸劉念臺周宗號龍山皆不敢復指心為性但心性之辨雖明亦不過謂心為氣而性為理心之中有性而性非即心云爾其欲專守夫心以籠算夫理則一也特陽明則視理在心外高劉則視理在心內高則以靜坐為主劉則以慎獨為主高則似周子主靜之說劉則似程子定性之說及

朱子中和初說而皆失其真又云山陰之學其病只在不知朱子所謂析之極其精合之盡其大二語故朱子分八條目而山陰則以誠意為了義曰致知致此也格物格此也朱子以主敬置八條目之外而山陰則以誠意當主敬太冲與姜定菴書云致知之知乃澄然未發之體由澄然而發見發見者無所容吾致也先生嘆曰如此說則朱子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一語作何解乎百按太冲所云不但與朱子背謬於孟子知皆擴而克之一語都說不去宜先生嘆息而力排之也

七月談君孚上邵公靜山來會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卷上

五

談名允誠邵名延齡俱先生同邑人談述姚大司寇文桐城之在部遇大獄意與滿人不合只默不言滿人問之則曰公等所論甚善但人命至重不可輕易宜再斟酌仍未出議論滿人固問然後徐發已之所見所以滿人多服之先生曰此可為處異已之法邵言張幹臣教門人直言其失曰我有過切磋在子子有過是我職任也與熊敬修最厚然常直言其差處

皇上命賦詩對以不能詩命寫字對以不習字勸皇上留心大學問見門人算命必非之曰子欲預知未來之富貴貧賤何用先生聞邵言筆之隨記蓋重許張公之

為人矣又從邵借得孫奇逢

字鍾元 容城人

理學宗傳一書其

書混朱陸陽明而一之蓋未知考正晚年定論也但慈

湖龍溪近溪海門則列在末卷補遺之中蓋亦知其非

矣見其載錢緒山論無善無惡曰目無色故能盡天下

之色耳無聲故能盡萬物之聲心無善故能盡天下萬

事之善先生云此直是放言無忌因思王氏諸高弟語

言流傳者宜仿陽明要書例摘而辨之庶使後世勿再

惑也又見其載賀克恭刻白沙像懸於室而禮之南元

善字大吉 渭南人為陽明座師聞講學遂就弟子列徐珊師陽

明舉鄉試癸未南宮以心學為問陰以關陽明瑯瑤曰

我烏能昧我知以倖時好耶不對而出聞者難之曰尹

彥明後一人也先生曰此正朱子所謂篤信而不好學

則所信非其正者也

閱性理書

朱子論讀書法云書只貴讀縱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

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的自然曉得已曉得者

越有滋味其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

者皆讀之功也又曰讀書之法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

思先生曰愚聞此不覺爽然向來正病在思之功多而

讀之功少所以學問不能長進何可不自勵又象山云

旨報聞一時莫不傳誦

六經皆我註腳先生曰率天下之人而禍六經者必此

言也夫此正朱子所謂以意捉志而非以意逆志也

八月賀公桐意來會

賀名世封廬陵人先生同季友自言出門時語其子曰

汝勿望我為官攜金歸與汝但勿以贓累汝足矣先生

曰其言斬釘截鐵君子也在京吏科李宗孔延之訓子

不率教即辭之亦人所難

總憲魏公環極疏論部議之非

汪標一案部議援諱盜例故入先生公知其冤至是上

吏治漸壞公道宜彰疏以論之略曰嘉定知縣陸隴其

廉介之官也清操飲冰愛民如子賢聲播于都下臣心

竊重之謂異日可步于成龍指清端公之後塵者此人也乃

未幾該撫疏稱隴其守絕一塵才非肆應德有餘而才

不足部議降調又有被盜一案該督疏稱隴其據汪標

首告讎殺審讎殺無據請緝結案獲盜過半原無詭飾

與武官竟不報聞者迥別部議革職例之所在臣俱不

暇問但縣令中有此廉介愛民之官正當為羣僚作榜

樣為百姓作慈母今之有司惟守與德為難耳既知其

守與德矣何不即留以長養百姓云云有

旨報聞一時莫不傳誦

旨報聞一時莫不傳誦

至欽天監會邵武峰講歷法

邵名泰衢錢唐人時官欽天監精於歷法邵言西法不能出古法之範圍而多改頭換面以自異惟以地為圓體此為獨得而弧矢算法亦勝於郭守敬先生因問天文家言冬至日在箕斗之黃道此道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夏至日在井鬼之黃道此道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是日之北而復南南而復北者黃道之勢然也然以歲差推之假使千萬季後冬至日躔退在井鬼則冬至之日亦當出寅入戌歟邵曰不然若使冬至日躔井鬼則井鬼之黃道亦改而南矣蓋所謂日躔井

陸先生年譜卷上

署

鬼者非必定與井鬼之宿同在一處也但與之相當耳或南或北固隨時不同也故夏至躔井鬼則此道便出寅入戌冬至躔井鬼則此道便出辰入申先生曰余為之恍然因思向見傅仁均答王孝通曰日躔宿度如郵傳之過宿度既差黃道隨而變矣余初看之殊不解不知黃道如何樣變今乃悟所謂變者乃南北之異耳但仁均說得不明白不如武峰之言鑿然

譚公左羽陸公義山來會

譚名瑄秀水人陸名萊先生同宗人譚以靳總河疏略來閱其第一疏要疏雲梯關海口南岸自白洋河至雲

梯關約長三百三十里北岸自清河壩至雲

二百里又自雲梯關至海口八十里皆要取河身之土以築兩岸之堤其先後次序覺與潘季馴塞決東水以水攻沙之法不合義山亦言治河當從歸仁堤高堰始使淮流不旁洩而清口之力足以刷沙則雲梯關海口不待濬而自通先生以之問譚對曰此則今昔不同勢以水刷沙之法止可以治活沙今則海口淤塞已久上有板沙則歸仁高堰海口之工不能不並興又言今河工第一大病部例新築隄防三年不壞方准開銷錢糧自定此例後每當水勢洶湧時慮新堤之潰陰決舊堤

陸先生年譜卷上

署

以洩水勢由是一堤方成一堤復潰禍無窮矣先生亦以為然因為譚陸二公歷數從來治河之策而深惜潘公季馴之不克究其用謂潘公第一次治河在嘉靖末只佐朱公喬開新河非其本意第二次在隆慶末開所謂故道垂成而廢第三次在萬曆六年功成高堰而故道仍不果行第四次在萬曆十六年弟見嚴閘築築遙堤諸議不見別作為但其始終不主開泐之議只就河言河是即復故道之意也又云最可惜者萬曆初徐尚寶貞明潞水客談一書講求西北水利神宗用之業有成緒而為近侍戚畹所沮愍帝至袖此書示近臣銳意



行之而又以寇亂而止

酉按丙寅隨記因閱寧晉誌而言曰見王之棟疏始知潞水客談之難據先生之不膠於成見蓋如此

高郵王亮士德明異日來見亦言靳總河先挑海口之非又言治河如治賊未有不治而能安者今則不患無治之之法但患上下之掣肘部中之銷算既刻而內外之陋規又難除若使主計者能如劉晏造船法則河不難治矣又云苟得其人而任之必假之以用舍之柄濡之以持久之計裕之以錢穀之資與之以便宜之略重之以生殺之權而斷不可拘牽之以文墨清亂之以議

陸先生年譜卷上

異

論限勒之以程期恐動之以詰責始可漸次以期其功倘決一口而必俟部覆以施工用一錢而必俟估計以銷奏拔一人而必拘資格以註冊罪一人而必待奏奪以施刑欲求平成立奏此必不得之數先生評其為治河名言亮士又有分黃之說先生問其何故欲分王云非分也暫分而即合猶開河之有月河耳不暫分則河勢盛而清口之淮不能出又問縷堤答曰濱河必須三層堤最近河曰縷堤縷堤之內曰襯堤襯堤之內曰遙堤即老堤也襯堤縷堤不妨決遙堤不可決也又縷堤至襯堤襯堤至遙堤每三里五里則有隔堤隔堤縱而

三堤橫有此隔堤則橫堤雖決不過決在此三五里之內而已先生因思禹疏九河當時必更有蓄洩之法蓋河不可不分亦不可分者也

酉按先生極留心治河之策故每出入都門經行處必細加相視即如是年四月初八隨記是日渡黃河至宿遷一路見河多淤淺先生云將來可慮必又在孫家堂

陸先生年譜卷上

畢

宿遷渡河以西迨十月見工部題七月內碭山縣石將軍廟及蕭縣九里溝等處黃河沖決其地正在宿遷以西先生曰愚不幸言而中蓋惜任事者不早為之所也始摘錄左傳疏

孔穎達疏序謂賈逵服虔之徒襍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方枘圓鑿杜元凱左氏集解專取正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以膠投漆先生云今日講程朱之學而襍取象山陽明之說是猶賈服之訓左傳也因抄撮孔疏之大

有發明經傳者成編而斷以己意詳載隨記中九月陸翼王來見

以孫北海禹貢山水考為贈先生云其中攷核亦多可據但每將他人之說與己意夾持間架不清侯生六年來見

侯名開國嘉定人執經門下者以汪荅文琬長洲人鈍翁類

藁借閱先生云其文規模韓歐自負甚不淺然不脫文人習氣經解亦甚淺惟十六十七卷解三禮者最精確

蓋其所得力也其二十一卷內有答從弟書云僕宦游

十五年矣其有經學修明者得二人焉曰顧子寧人李

子天生因篤富平人其內行醇備者得二人焉曰魏子環極

梁子曰緝熙鄆陵人此四君子者皆與僕為友可見其志趣

二十二卷有送姚六康任石埭序附會釋老則不講學

之故又序云古之君子欲進則進欲退則退未有不浩

然自得者也今之君子側身遲回於進退之際恒皇皇

焉不能自主者何也非其人為之時為之也古之君子

力耕以為食力蠶以為衣俛仰身世無求而皆給故當

其不得志而退也畢生可以無悶今之君子仰無以養

其親俛無以畜其妻子飢寒之患迫於肌膚此其時與

古異矣當不得志其能遜世長往浩然於寂莫之濱哉

吾以是知其難也讀此一段不覺為之慨然不得不令

人思許魯齋治生為急一語又傷寒書序云襍病而誤

猶可補救獨傷寒一証既有陰陽表裏之異其中又有

三陰三陽半表半裏虛實傳變留匿隱伏難測之微証

若繭絲法同射覆投之稍乖死生判焉非若襍病之可

以或誤者也讀此條又為慨然豈獨醫有難測之微哉

治天下亦有之又與計甫草東吳江人論道書曰宗門之教

固有不可思議者然欲合孔子之道與禪為一則譬如

傾乳入酒終於酒乳俱敗此條似是而非如此言却似

宗門原有妙處但不可與吾儒合則亦何怪天下之從

之哉他日又論云荅文推重歸太僕至矣作歸詩攷異

又作震川年譜其意中自以為接震川一派殆亦近之

赴張公素存酌

張言汪荅文集中置後解是有為而發不可為訓又言

其傲又言明史宜及今成尚有文獻可徵又言黃太沖

汰存錄亦有過嚴處夏彛仲則有過寬處又言諸廷臣

故奏惟魏環老應對詳明餘鮮有及者先生因謂近日

魏冰叔都人汪荅文顧寧人可謂卓然矣而皆不免傲

僻之病以其原不從程朱入也呂晚村從程朱入矣而

不免此者則消融未盡也觀此數語可以知先生之所

造矣

百按先生謂 消融未盡亦指其中年而言又隨記

注云翼王言寧人游歷燕齊秦晉之間與博聞之士相往來如博山李因篤其好友也學問日以淵博然性不諧俗著述尚多有十三陵志百又聞之會梅廳云寧人先生之節義文章俱堪不朽至其母王孺人尤有奇節未嫁而夫亡即過門為顧氏婦成服養姑寧人其所立嗣子也明崇禎九年會旌其門

國初師下江南絕粒而死為女中夷齊尤巾幗所難附誌於此

十月施公愚山來會以所作詩為贈先生云其詩頗有古人風非尋常月露

先生詩集卷上

李

風雲之話張老師曾贊其人不誣也又柯翰周維指嘉善人

來言初七日薦舉諸人會於眾春園有以媿詩賦呈汪

茗文者眾止見其結句云杯盤狼籍醉巢由先生云文

人輕薄之習有以自取可不畏哉

往會葉公訥菴

魏環老之不可及今大僚入與滿臣言事則唯唯

惟謹出則盡歸咎於滿臣環老則不然與滿臣言未嘗

苟同出而對人言則亦不委罪於滿臣此真大臣之用

心又言黃太沖學業嫌其論吳康齋附石亭事不辨其

誣而以為妙用不可訓此與先生論曹我雪作施存梅

壽序同意但康齋決不附亭太沖之說抑何陋也又稱

陽明之人品功業時陸翼王在坐謂其論良知之偏業

言人能如此做亦好先生云恐入於禪葉言今若有窮

禪客亦妙先生云此皆有感於時而云然然論學微主

陽明余因初交未敢深言尚有待也借張瑤山文集而

返張幹臣讀書瑤山故名其集其唾居存錄取其頗有發明全錄之

集內有王山遺響一種則皆禠記其山居之事殊可不

作雖春風沂水亦足見賢者之高致不必瑣瑣著述至

五六卷之多也王山在秦州縣始名義山晉華陰王子瑤修道於此仙去亦名于瑤山唐貞觀

中長安匡智亦修道於此仙去故名于瑤山唐貞觀其一條云水簾洞王山天半路

此仙去故名匡山

李

斷始以梯升繼則斲石而上然空中階級意在速成根

腳不平未及旬日雨過則崩程子曰須是大其心使開

關譬如九層之臺須大做腳始得又稱邵康節空中樓

閣朱子言其四通八達須實地上安腳更好嗟嗟夫心

之所之曰志學者立志當以君子自待以希賢希聖希

天自期最不可薄視此身隘視此心掀天揭地全在腳

根否則便小有成就亦非大規撫久則且如風中草任

其波靡如水上萍聽其飄蕩做得一分便損一分做得

一層便壞一層余是以因山徑之既成復傾不能不與

學者求其所以立腳所以栽根此一條最警切不可不

猛省夫康節猶為空中樓閣也而况不如康節者乎又
一條論做詩云後生纔得科第去學做詩做詩何用好
是李杜撒下許多好人不學却去學醉漢此等議論大
有益學者西接論做詩一條係明洛陽劉公健語見又
雲間陸深傳錄張公蓋誦述其言也
魏庸齋疑好仁惡不仁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見過內自
訟好德如好色聖門諸高弟儘足以當之何云未見贊
山張公別號答之有二意一則云夫子所云未見或偶以此
勉人或有所感而云非竟以為空谷足音一則云夫子
生平無日非望道未見之心則是教者尚不能信諾已
安能以信諸人此又是就其極而言當合看末又言此
仍非必不可幾之事誠能從內自訟做起由勉歸契安
知不旦暮遇之此說得尤妙又一篇云執著有執著之
失和平亦有和平之失此非著實體認者不知又與人
書云人欲合知行為一我必分知行為二單提致知不
如直說篤行為明白切實若以力行工夫總以致良知
三字盡之雖是透脫恐學者先走入空寂一邊此條最
足羽翼程朱又與熊青嶽敬修書云若提明善二字謂
可包知行則致良知亦可包知行姚江復起將有辭於
我矣與前書同意不知青嶽何以有此論又與羅某書
云令師青老見解不偏考究有年其開道錄與某私淑

羅文莊整卷之意有合又孫北海學問淵深所梓薛文
清胡敬齋羅文莊高存之景遠四先生學約俱有不謀
而同者按此則贊山所推重者此二人而已又有宗儒
語略前序後跋議論參差予所取於贊山者正在於此
人能勇於從善如此天下有何事哉使象山有此心則
必無無極太極之爭使陽明有此心則必不執致良知
之說必不為晚年定論之書今人挾一偏之見恥屈於
正論多方以求勝孰知先生之所以不可及者乃在於
能屈耶氣能抗萬乘之威力足以却紛華靡麗之習乃
區區整卷一書遂退然自下盡改其故學非天下之大
勇其孰能之乎又與青嶽書云學問經濟雖不是兩個
畢竟經濟有從學問來者亦有不從學問來者從學問
來者學顏子之學即志伊尹之志不從學問來者則為
驕吝為器小為執拘甚至為奸險非不自謂有猷有為
而其實毒蒼生而誤國事者即此自命為經濟之人此
論最快正是今日對病之藥又較對其語錄論典試分
房所急者在植桃李而非有以人事君之心亦切中今
日之弊又論好名二字先生謂好名亦不可一例論愚
不肖之人惟恐其不好名賢智之人惟恐其好名出處
取予惟恐其不好名學術政事惟恐其好名又云學問

止有漸進工夫無頓悟法門諸家言自然言頓悟不問元氣虛實專用表散之劑不害人不止矣此最見其學之正又云儒者之學謂人所說過者不必說然舍人所說過者更何從說聖賢之語愈讀愈有味越講越無窮又深取章楓山先儒之言已盡之說此足見其學之朴實又論氣云氣無動靜以所行有動靜矣氣無聚散以所行有聚散矣論陰陽云陰陽有相生之時無未生之時此尤足見其體認之細又云儒者之學不宜單提靜字以類於禪然靜則悔吝少亦收歛襟馳之一端此說得亦斟酌其集總名庸書序曰箕山諫止遊畋一疏直

陸先生年譜卷上

五

與宣公奏議並垂在經筵講書則陳說無餘

命之賦詩則辭以小道不足為益實錄云先生第嫌其文氣頗弱因謂辭章之學雖非儒者所尚然篇章句字各有其法亦格物之功所不可少看程朱之文何等精妙文冗弱而不振者亦是格物之功未至

酉按先生於前輩中未有深嘉樂與如張公者顧取其

人品學術之正而於文猶有遺議焉蓋以聖門四教文居其一而易曰修辭立其誠本末不容偏廢未可以文為易而忽之也所以戊午隨記取容齋隨筆所云文章雖小技於道未為尊雖子美有激而云然要為失言可

見先生之於文蓋思過半矣宜乎足以信今而傳後與程朱之文並垂天壤而不散也夫

汪公荅文來會

汪言吳俗禮教之弛禮既不行婚祭則家自為禮喪禮則迫於律而又廢壞已極又言儀禮有子妾有服而律無之今人奈何不從律而從禮又言昌黎闢佛而子厚崇佛永叔闢佛而子瞻崇佛子固闢佛而介甫崇佛此皆文人欲自成一家不欲為同之意先生云此論太薄視數子又言北宋之學有三介甫也子瞻也伊川也在當時皆甚新故學者宗之介甫之學未幾即亾子瞻之

陸先生年譜卷上

五

學行於金伊川之學行於南宋至元虞伯生歐陽元吳萊宋濂之徒則會而一之先生云此亦說得是但謂伊川之學亦以新而為學者所宗則失言矣至言元人合二家為一則似其自道又陸翼王云荅文之攻歸元恭

莊常藝也因其望重有傾而下之之意其攻錢牧齋也

亦然又言詎菴亦有此風近則漸近於道矣

訂論學部通辨

是書為有明東莞陳清瀾氏所作以崇正斥異者也先生重加較訂見象山對朱濟道言收拾精神自立主宰因思象山陽明景逸念堂皆是收拾精神一路工夫皆

是心學但象山主靜陽明則不分動靜景逸主靜念臺則分動靜象山陽明則竟不要讀書窮理景逸念臺則略及於讀書窮理象山陽明則指理在心外景逸念臺則指理在心內究竟則一樣又云指理在心外者如鏡之影指理在心內者如樹之根得失自不同又云辨有明之理學較宋更難以陽明之功業高劉之節義皆天下所信服如順風而呼故辨之尤難又云今人見陽明之功業便以議之者為刻不知管吾之在春秋是何等樣功業孔孟只以一小字一甲字斷之安得以其功而信其學哉且陽明即有功亦不過在一時而以朱子為楊墨孔子為九千鑑其得罪在萬世吾豈能為之解耶又云辨學術異同若在經書文義上辨之則彼此膠執葛藤無已矣且舍文義而單論下手工夫則得失自見

論夸惠楊墨同異

學徒問及同異先生謂夷尹惠是中道上之偏楊墨是中道外之偏譬之三間廳夷尹惠皆在中一間但略有所偏若楊墨則偏在兩邊著壁去了因思箕山語錄云曾點之樂是日月至焉之樂顏子之樂是三月不違之樂但有生熟之分皆是實見與虛見不同此亦看得最

好

李公天生來會

先生云樸實君子也叩其所學極留心程朱嘗纂輯大全或問蒙引存疑淺說謂之四書五剛又言顧寧人亦曾住富平其學亦尚程朱近日所續日知錄多論學之言與前刻不同

左傳疏摘錄成

凡三閱月而書成攷論精確洵為讀左指南

十一月聞訃奔喪

先生應舉在京候試至是已七閱月四方被薦者猶未

畢集而封公歿於九月二十一日是月朔訃至即徒跣出都二十九日抵家日夕喪次哭泣盡哀席地而臥期季後乃以土坏置墊四隅而寢其上悉準家禮從事大約三月之內衰經不去體三月之後始易麻帽以麻縷為緯小祥後始用白布帽以棉紗線為緯服履白布袍大祥後以月白線為緯始用淺色布套子加於布袍之外一舉而法古從時兩得之謂周好生曰禮自有節也仲弟尚桓於十月繼封公而歿先生痛傷之因謂吾弟平生少卓然之志臨終乃井井遺言以衰經歛又戒家人勿遽出柩俟吾兄歸視孝弟豈有外於斯哉乃以已

子宸徵為之後所遺女撫育之不異已女後適秀邑庠生張金城

己未十有八年季五十讀禮志疑成

先生居憂杜門謝絕酬應第與子定徵講讀儀禮周禮及禮記喪記服制等篇取古注疏與通解集說參觀互證有所發明則命定徵隨筆記之帙成名曰讀禮志疑云儀封張公伯行撫吳時得讀是書佩服弗諉刊行垂世

十月魏公環極以疏薦

時

陸奎章疏卷之七

庚

上諭用人以操守清正為本魏公疏舉十人先生其一也疏略云原任江南嘉定縣革職知縣陸隴其清操飲冰愛民如子因註誤被革萬民怨恫未去而皇皇罷市既去而家家尸祝又聞與妻同駕一舟惟有圖書數卷其妻織機一張而已云云疏上遂有復職之命

以書答李生玉如

李因葬親書來請正先生嘉其詳慎以書答之其略曰使者來方知為葬事經營而手札諄諄下詢惟恐稍有弗當則終身莫贖此一念已得禮之本擴而充之知必

有大過人者但不孝平時學業園莽未能徧攷古今之禮動多窒礙豈能為足下質疑辨惑耶姑據所見言之壽墳一事儀禮家禮皆無明文然古人往往為之似無預凶事之嫌左氏所謂預凶事非禮者蓋指舍祔賻賻之類言之至於棺槨之屬則不可以此論禮弓有君即位而為禫之文王制云六十歲制七十時制未聞以為嫌也至若有庶母之墓而以兩邊俱葬壽墳居中為疑則庶母墓位原不應與嫡母相並或另附於旁或稍退一二尺如此則與壽墳亦似無嫌而亦不必俾庶母之

柩以有待也來書欲俾以有待惟是世俗封壽墳純用吉禮則哀樂同時誠有如來札所云者不孝亦嘗疑此而未有所考據查儀禮筮宅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經註云免經者求吉不敢純凶疏云主人之服不純吉免經亦不純凶也此是卜墓宅之禮以此推之則封壽墳亦當稍參以吉但不可如世俗之純用吉禮或者暫釋衰經以素服臨事可也然更當詢之博聞知禮者臆度之言不足據也

陸奎章疏卷之七

庚

百按此書可破預凶事之嫌可正嫡庶之分即禮文雖關亦有可以義起者焉皆學者所宜知也

庚申十有九年五十一讀朱隨筆成

先生讀禮之暇即讀朱子文集因摘取數百條語意精深或易為異學所假托者悉為闡發其微意明示其指歸署曰讀朱隨筆於是朱子初中晚之說非異說所得而顛倒者矣

三月席君文夏自京來邀赴館以書辭

席在京候補二子永恂前席隨侍竊計先生居憂無事來請赴館先生以書辭其略曰春初令親到舍傳述盛意感切寤寐但不肖方熒熒在疚秋冬又當經營先君窆事未能遠出有虛高誼惶悚而已令郎天資英妙必成大器鄙意目下但當多讀書勿汲汲於時文左傳之

陸先生年譜卷之上

三

外易詩禮諸經皆不可不讀讀必精熟必講解聰明自然日生養其根而矣其實古人為學皆然世俗子弟所以多壞只緣父兄性急一完經書便令作文空疎杜撰不識經史為何物雖僥倖功名亦止成俗學此不足效也席得書復托人來固請訂明春入京先生仍辭其略曰令親到舍為明歲之訂弟明年尚在苦塊中長安道上非棘人所宜不能馳赴台命遙望龍光耿耿而已令郎學業必更精進幼學工夫不患不長但如築室須堅其基址然後可起樓閣五經四書皆基址也時文則樓閣也須先將各經熟讀細講浸灌其中使之有得然

後及於時文循序漸進而不欲速自然所就不可限量百按二書以禮自持不應其請然所以教誨其子者已不啻耳提而面命矣學者均宜服膺而勿失也

五月黃君去凡來見

黃名鳳儀徽人而寓嘉善開典者以捐先用即選通判來訪幕賓先生以錢爾載告之因思近來捐納之例不但當為朝廷惜官亦當為朝廷惜人大凡富厚之人以勤儉起家往往多忠厚朴誠之子豈非朝廷之良民善眾乎若欲嘉其急公加以散秩可也今不問其能否而官之所謂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及其債事又不能不以

陸先生年譜卷之上

三

刑罰隨之是獎之者適所以害之而已

十一月赴省會唐公

唐名夢廣淄川人出所作贈高念東斯莫忘篇十首內有莫忘常何薦馬周惓惓指此語以示意蓋惟恐先生負蔚州之薦也此雖古道照人猶非知先生之深者因言蔚州之初出也深以京邸匱乏為慮不欲出有李恒岳者蔚州妻兄弟也饒於財聞之謂蔚州曰子官京師約日費金幾何曰日一兩足矣李曰止於是乎我能為子任之子果能出而有為我何惜焉蔚州即起謝曰子能如是我即命駕矣故蔚州之卓然於朝而無內顧憂

者恒岳成之也又言欲天下之平必令反側子自安今
滇黔未定而不能忘情於反正之人非所以安反側也
川東之變母乃當軸者實導之乎迨其變已萌而後行
寬大之典則天下豈復能信乎又言高念東與同縣而
比鄰其人清潔異常然頗不耐事有嵇阮之風一日高
方與某弈其子在黔中家人自黔逃歸左右以告高徐
竟局然後入問其子之生死亦信二氏又甚言朱二眉
之不足信

論定職方公傳

先生族叔威原撰其伯考職方公澄原傳來請正以

陸三平請定不卷之上

三

方修明史將送史館故也先生為之裁定因思論天故
間事當使崔魏自崔魏三案自三案雖當日崔魏借三
案以攻東林然君子正不得因崔魏而苛求於三案誠
明於孔子所謂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則其論自定
又職方疏中云東林崔魏而外名教之途甚寬即幾亭
所云只論通不通不論東不東也此亦是至論

十二月合墓考妣於餘圩祖墓東偏以仲弟尚桓夫婦附
穆穴

先生作先府君墳記其略曰府君性寬和未嘗有疾言
遽色雖常有橫逆相加者絕不芥蒂於胸中好坦直不

喜為城府入與家人言出以告於人未嘗有二也一生
惟以真誠寬厚為主寧闊略於節文而不欲矯飾以欺
世寧過於和平而不欲立崖岸以自異少時家道盈盛
長兄墨濤公又顯仕然處之坦如也及遭喪亂家業盡
落徒四壁立亦不以為意授書武塘者凡十有六年安
之若素雖未嘗達而在位而常以蒼生為念每語子弟
云貪與酷皆居官大戒然貪而酷人皆惡之若自恃廉
謹而刻以繩人人慕其風節競相仿效禍不可言矣讀
書必究極原委深惡俗學卑陋尤不喜驚虛名順治間
士子沿明季舊習互相標榜號曰某社某社隴其初入

陸三平請定不卷之上

三

費序未知其病也府君每切戒之舉海鹽吳忠節公麟徵
之語以示曰居官不入黨秀才不入社便有一半身分
此至言也兒謹志之

酉按此記可知先生之立身服官雖出於天性而過庭
之訓亦不可沒云

酉二十年年五十二二月服闋乃赴常熟席氏館

舟中讀具西山集見有葉安仁墓誌云葉名湜字子是
建安人為安仁令以循吏稱子采末云君壯歲游文公
朱先生之門得以直養氣之說其為人磊落明白無所
回隱先生云某向讀葉采近思錄註不知其人觀此知

采之學有自來矣先生讀書觸處有得概如斯

四月如省宋君崑友來見遂同訪應君嗣寅

宋名瑾應名搗謙俱錢唐人宋言今日要務當隨處體

認天理又當隨處培養人材先生深有取於兩言又云

景寧知縣劉宗沛辛丑進士蒲城人單騎赴任布衣疏食極力

撫綏亦今之賢宰也因與同候應嗣寅貌朴而氣靜君

子也出刊文一卷以正大約與程朱不相背而小有出

入惟欲改定大學及論元亨利貞不主本義為難從耳

以劉念臺之學叩之亦以為僻云念臺年少登科無人

敢駁他故至於此應君心重先生因命其子禮璧禮琮

來受業

仇公滄柱來會

先生極言山陰之說不當採取以惑學者仇以黃太沖

學案為贈先生謂其述有明一代之儒可謂有功而議

論不無偏僻蓋執戢山一人之說以斷諸儒之同異自

然如此因思經師與人師不同而人師內又有二種有

興起之師有成德之師若戢山者以為興起之師則可

以為成德之師則不可而太沖尊之太過所以多費周

旋

百按興起之師夷惠是也若成德之師則孔孟以後惟

程朱足以當之先生其繼程朱而起者歟

六月有司奉部檄迫赴京就職以疾辭八月如楓涇

於楊某家閱鄆陵志內列范甯於人物中先生云甯之

時鄆陵恐不屬晉又萬曆末年福王之國有旨附近州

縣各買膏腴田三百頃以供王用當時若懼違旨得罪

噤不敢出一語則王庄立矣王庄立每歲王遣中使收

租其騷擾陵縣有司莫敢誰何且立庄則有佃戶怙勢

張威人人一中使也凶賴者因緣為奸附和羽翼又人

人一佃戶也其播種地方不可勝言鄆陵知縣張公典

鳳翔於文到之日即具詳縣南北皆濱河地多汗菜斥

鹵無膏腴可答明詔願罷官為小民請命上臺重其言

事竟得寢先生錄之隨記蓋取其不愧為民父母也

十月如常熟

閱顏氏家訓謂此書有益日用然內多左袒釋氏顏魯

公學多駁襍其淵源有自哉又校對高忠憲年譜有與

管登之辨云若謂以覺包理則理乃在外又云謂氣在

虛空中則是張子以萬象為虛空中所見之物虛自虛

氣自氣不相資入者矣先生云此一條大有理會大抵

梁谿一派看得性儘明白却不認得性中條目又閱其

靜坐說乃知高子所謂性體亦是指心亦大異於程朱

矣其不欲言以覺包理特欲自伸其見耳

壬戌二十有一年年五十三正月朔論仁體

閱徐鴻洲信古餘論言西銘是仁體因悟與萬物流通者仁體也無物不有者仁體也無時不然者仁體也故中庸費隱章論語子在川上章與西銘皆是言仁體如常數

於舟中閱紫陽通志見高彙梅格致論其學似正於景逸又刁蒙吉致嚴佩之書不滿涇陽而深推景逸以此與陳幾亭同配享於道南祠其所著潛室劄記中亦多格論但於景逸覺服膺太過耳到常藝閣顧涇凡與羅

卷之上

布衣書見兩人議論一主和平一主正直先生曰處世之道只此二端所難得恰好者分寸耳不講分寸而各持一說則二者必弊之道也

九月長子定徵

先生云長兒如吾法漸通文義四書本經之外以次讀詩春秋三禮國語國策史記漢書韓柳歐蘇之文涉獵通鑑綱目性理漸知聖賢門路至是必痛惜之又自記丁卯六月偶見丁景呂弘海江西人傷子詩有羸博游蒐輕似絮西河老淚結為冰之句追憶壬戌為之黯然
十月長媳曹氏

有告子定徵文語極悲楚載文集中又與周好生札云兩月之間再遭家變此實生平積愆天降大罰常欲書二語於座右曰老大始知氣質駁尋思只是讀書麓以是當韋弦即以是當祈禳但恐麓處未能盡知駁處亦未能盡見耳

西按先生涵養功至氣質可謂極醇讀書可謂極細然猶遇變而自責如此謙沖之度有而不居直是聖門家法學者宜知所取法矣

卷之上

三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卷之上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卷之下

後學吳光酉重輯

亥二十有二季年五十四四月如省城

緣有司迫補職不能辭赴省領咨因至應嗣寅家見其於前歲晤對往復之言一一記錄先生嘉其年彌高而向道之志彌篤云

以書答秦君定叟

秦名雲奕杭州人蓋溺於姚江之學雖悔而尚無所折衷者歲辛酉之十月曾以書來并質其所著紫易大指多調停之說不免援儒入墨故未之答也至是在省以

書規之其略曰自嘉隆以來紫陽之教微矣今日起敝扶衰惟在力尊紫陽高明著書之旨豈非世道幸哉然僕心尚有欲商者蓋尊意所力辨在陽明影響尚疑朱仲晦之句故歷舉朱子之言與陽明合者以見其不影響愚意朱子之學原與陽明迥然不同其言有時相近者其實乃大相遠故陽明雖有晚年定論一書而到底以為影響此無足怪也但取朱子觀心說及大學中庸首章或問讀之則其異同不待辨而知若就其近似者以見其不影響則恐反不免於援儒入墨之病也世之溺於陽明而不能自拔者多矣先生始而入之繼而

覺其非雖實育之勇何以加諸然猶似未能盡脫其範圍所以於兩家分途處猶未劃然陳清濶學部通辨一書辨析最精聞先生以為過峻願高明奮其衛道之力必使考亭姚江如黑白之不同勿有所謂停其間則大指得而世道其庶幾矣

五月入都

在驟轡中思催科之法初到任當與民約三月之內不施鞭扑使里長互相勸勉宿商家林阜城任丘交界處見久旱田中枯槁因思北方之豐荒多由於天不似南方猶可人力挽回長民者當以蓄積為第一義又途中見蠲免

順永保河四府二十一年圍贖田土錢糧告示土人云昨日始挂小民蚤已完足矣先生云此當如昔人救後不赦前之法方善

按先生方赴補即留心民瘼如此世之得通任籍惟榮利是亟者聞先生之風亦可以少愧矣

六月到京仍赴席氏館

時席文夏為工部主事招其二子入都以札邀先生願為北道主人先生至京因仍館於其邸舍赴部投揭乞改教職不允

先生自罷官以來思以啟迪後學為己任謂廣文一席

可伸素志於是投揭吏部願改教職而部以特薦起用之人不便題改而止

六月徐公立齋邀酌

徐名元文崑山人言魏環老薦舉時

皇上言陸隴其應以江南繁劇之縣如無錫者與他做內閣

不知記此

旨否又言會典今方命各衙門纂集事例將來要點總裁及

纂修官然此事甚難須大有力量者方能定得即如任

子一項從來武官無廢文者自四輔臣改此例今欲改

正勢必不能先生謂立齋議論侃侃君子也

陸先生立齋譜卷之六下

三

七月湯公潛菴來會

湯言今學者好排擊先儒不知應如此否先生云大抵

為姚江而發

酉按湯公天資樸茂人品清高為一代偉人第其師門

授受猶不脫良知家窠臼所以卒不能接洛閩之傳其

所謂今學者意蓋在晚邨且借以諷先生也先生以未

深交弗與驟辨他日以書論姚江之失兼錄舊所作學

術辨示之冀其自悟耳惜乎湯公晚年所學一出於正

不久而歿也

八月萬君貞一來見

萬名言鄭人言修明史諸公欲寬楊嗣昌據伊子顯天錄之言也然嗣昌是則黃石齋豈非乎先生以為然

酉按隨記註云貞一後為五湖令壬申大計以貪酷叅

而會梅廳則語余云萬以修史暱於東海而當路以修

怨相報復及之也

往會黃君俞邵因與萬君季野語

黃名虞稷江寧人時萬季野斯同在坐會助徐健菴

崑山修喪禮考言之疊疊博雅君子也言儀禮圖及通

解皆有未當處又言明之孝慈錄不免武人為於大君

之失先生皆以為知言酉按先生所著禮志疑內有

陸先生立齋譜卷之六下

心自又以其兄克宗所著學禮質疑為贈并借其所著

周官辨非先生皆惜其自信太過黃言元史之疎略甚

有一人而前後重出者如藝文志則竟不作當時纂修

者皆名儒而疎略如此豈非政令嚴刻諸儒迫於期限

遂不及詳慎歟先生謂元史不作藝文志恐其陋不在

史而在元又於其寓見江南總督于公成龍謝恩疏知

其年已六十七矣因云人能自勉固不僅在少壯哉

往會張公素存

張言今浙東學者多主陽明爭意氣乎抑確有所見乎

意大不滿於黎洲之學

校定考亭淵源錄

薛方山序中言朱子之言孔子教人之法也陸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先生為之太息謂孔孟豈有二法哉方山既言老而知朱學之精而又為調停之說如此蓋終不敢直指陸學為非也又其末云象山晚年亦得力於朱子以救陽明朱子晚年得力於象山之說亦屬調停又第十八卷朱子告郭友仁有半日讀書半日靜坐之說郭是從禪學入門者恐此所述未確用工如何可這樣限定第二十卷劉淳叟欲做虛靜工夫朱子與言季延平教人靜坐之不然可見郭友仁所述為未確

陸先生年譜卷之下

五

徐君勝力來見

徐名嘉炎嘉興人極言吳昌時之氣誼能引翼人而為其引翼者乃反噬而詈罵之豈足以服人哉先生嘆曰反噬者固不必言矣昌時之引翼人可謂真氣誼乎其好處亦不過游俠一局耳太史公游俠傳真害人不淺豈特昌時哉今之效其所為者蓋亦有之矣

張公武承邀酌

張名烈大興人先生庚戌同季友深以陽明之學為非謂在嘉隆之際其弊猶未見而開之也難在今日其弊已著而開之也易因出所作王學質疑史學質疑等書

請正先生俱極許可并為王學質疑作序授梓以嘉惠後學其略曰余嘗聞高子景逸之言曰姚江天挺豪傑妙悟良知一洗支離其功甚偉豈可不謂孔子之學然而非孔子之教也今其弊昭昭矣始也掃聞見以明心耳究且任心而廢學於是乎詩書禮樂輕而士鮮實悟始也掃善惡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廢行於是乎名節忠義輕而士鮮實修斯言似乎深知陽明之病者然余不能無疑焉既曰非孔子之教又可謂孔子之學乎學與教有二道乎陽明之所謂良知即無善無不善之謂也是佛老之糟粕也非孟子之良知也何妙悟之有支

陸先生年譜卷之下

六

離之弊正由見聞未廣善惡未明耳掃聞掃善惡以洗之支離愈甚矣功安在乎徒見其流之弊而未察其源之謬比之龍溪海門之徒挾陽明之波者雖若有間而聖人之道終未明也以高子之好學篤行充其力豈難登洙泗之堂入程朱之室然猶溺其餘習未能自脫莠之亂苗鄭之亂雅豈不甚哉康熙癸亥余在京師張武承先生示余王學質疑一卷其言良知之害至明至悉不特盡掃龍溪海門之毒而凡梁谿之所含糊未決者一旦如撥雲霧見白日益自羅整菴陳清瀾而後未有言之深切著明如此也近年惟吾浙呂子晚邨大聲

疾呼毅然以關陽明為已任先生與之不謀而合信乎德之不孤而道之不可終晦也矣及張公既歿不勝惋惜為作後序略叙其世系官階而大要則謂公自為諸生以至立朝始終以清白自勵不屑世俗榮利純如其學以程朱為宗深疾陽儒陰釋之徒以關邪衛道為已任晚尤嗜小學近思錄故是書所發明皆從平生學問中流出非苟而已也又論其所分修明史皆卓然不可磨滅而此書則其綱領云

九月補授靈壽縣知縣往會張公素存

張惓惓於西北水利又云當以教化為先皆實獲先生

之意又朱溶若人來見以積穀種樹珥關義學諸事

相屬先生亦許其皆君子之言

十月聞應君嗣寅之變為文以哭之

應君蚤歲即好學躬行及聞先生之論信道之心愈篤

故晚年無復偏駁處至是兩應生以札訃先生惜之遂

為文以致奠焉文載文集中

聞晚村 之變為文以哭之

吳容大門人邀先生酌言晚邨凶問已確八月十三日

事也先生太息久之蓋先生於晚邨出處雖不同而任

道之心則一侍為關邪崇正之助一旦云亾哀可知矣

吳出其往時答書甚許可張武承之王學質疑但謂其應并論白沙諸人又言晚邨自甲辰以後行事最篤寔

閱數月遇有南旋之便為文以哭之兼與其長君無黨

葆中書以致奠焉其文略云先生之學已見大意闕除

蕞莽掃去雲霧一時學者獲觀天日獲游坦途功亦鉅

矣天假之年日新月盛世道人心庶幾有補而胡竟至

於斯耶自嘉隆以來陽儒陰釋之學起中於人心形於

政事流於風俗百病襍興莫可救藥先生出而破其藩

拔其根勇於責育我謂天生先生必非無因而胡遽奪

其年耶其不敏四十以前亦嘗反覆於程朱之書粗知

其梗概繼而縱觀諸家之語錄稊稂陳玳玳並列反

生淆惑壬子癸丑始遇先生從容指示我志始堅不可

復變讀此可知先生與晚邨相契之深矣與無黨書略

云不佞服膺尊公先生之學有如飢渴所不同者出處

耳聞訃痛悼非為私悲為斯道慟即欲走一介奉慰而

南北間隔蹉跎至今茲因便中附寄小文一首微禮一

函乞致八筵冥冥之中當不我棄也至於尊公未竟之

業將來責在足下伏惟為道節哀鄙意尊公關邪崇正

之學悲時憫世之心主於隨事指點故往往散見於特

文之評而未有成編足下讀禮之暇宜輯其關係世道

者彙為一書如河津讀書錄河干居業錄之例若聽其散於時文中譬綴明珠於敗絮恐難垂久遠或更有微言與義未經問世者總收拾於一書中以成千秋之物此絕孝第一事也至尊公所急欲表章者考亭諸書亦宜及時整頓用成先志足下好學深思平時志行已表見于世必能步武前人無待叮嚀區區之心不能自己敢一及之無黨復書略云憶昔年侍先君子禾城寓舍得聆先生言論與先君有水乳針芥之合不意此後雲泥異方遂成永訣宜先生之深致痛悼者惟先君平生志力自荷甚重而遭逢非偶功不見用於時即欲闡先

陸先生年譜定本卷下

九

傳之緒言窮異端之邪遁庶幾立言以待後之學者而天復不假以年中道捐棄所未就之書惟朱子近思錄及知言集尤為緊要先君常語學人曰此二書不成則吾虛負此生矣是以抱病以後猶勤批纂易費之際不廢丹鉛有勸以靜攝養病暫輟以俟稍愈者先君毅然曰一息猶存不敢不勉此時精神尚可料理後此更何及耶然引端示緒竟不能成也悠悠蒼天此恨何極先君時與學者講論及家常語言皆因人隨事不主故常當時恨無錄記至今追憶雖音響尚在而精微不傳惟時文評語出於手著先生勉以纂集成書以垂久遠固

是不孝之責即當尋記編次就正於有道而後出之亦不敢不鄭重耳嗣後更得先生不棄其愚時賜誨之此不孝之願而亦先君所望也

酉按與無黨書及復書則今所刊行晚村四書講義是無黨奉先生之教而裒集以垂世者先生之不負良友在是而有造後學亦在是矣其為道之心豈可量哉

徐公青來邀酌

徐名潮錢唐人時徐勝力在坐極言關陽明之非主人之氣甚謙然亦似主陽明者述熊孝感致史館諸公書言陽明非正人似以熊為過當又述湯潛菴云人言陽

陸先生年譜定本卷下

十

明初亦交通寧王不知寧王一日未反則尚是親王以親王之禮待之不可云交通又人言伍文定先入南昌陽明冒其功不知文定偏裨也宜先入陽明大將也宜後入偏裨之功皆大將之功不為冒又言潛菴極不喜晚村言陽明之短亦不喜許酉山之學先生略陳已意云陽明行事之本末非後人所能遙斷此止當據所傳聞疑則傳疑可也若其學術之誤人則不可以不辨且陽明若無一毫好處則當時動不得許多人其為害反小惟其原有好處所以動得許多人其為害反大勝力言辨別同異是教者事非學者事先生云此言大非若

止作一場說話則教者亦不必若論寔用力則學者舉足便要識路徑如何可不辨

論王公阮亭建議之失

王名士禎新城人時官祭酒抗疏請增從祀漢則田何鄭康成宋則尹焞何基明則曹端章懋蔡清呂柟羅洪先呂坤井請徵辛全字復元絳州人遺書其言羅洪先則曰聞良知之真傳先生嘆曰其見識可知

十一月與湯公潛菴書

先生重湯公人品第惜其學術猶偏因致書以正之并贈舊所作學術辨意在衛道兼愛湯公故也其略曰孔

陸文定公詩集卷之下

十一

孟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行事載於年譜行狀其言語載於文集語類其示學者切要之方則見於四書集註或問小學近思錄其他經傳凡經考定者悉如化工造物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學者舍是而欲求孔孟之道猶舍規矩準繩而欲成室也亦理所必無矣是故前朝以其書列於學宮使學者誦而法之其背叛乎此者雖有異敏才智必黜而罪之有明一代之制無有善於此者方其盛時師無異教人無異論道德一而風俗淳其明效大驗亦略可觀矣雖百世守之可也學者但患其不行不患其不明但當求入其堂奧不當又自關門

戶自陽明王氏目為影響支離倡立新說盡變其成法知其不可則又為晚年定論之書援儒入墨以偽亂真天下靡然響應皆放棄規矩而師心自用學術壞而風俗氣運隨之比之清談之祖晉非刻論也今之君子往往因其功業顯赫欲為回護此誠尊崇往哲之盛心然常聞之前輩所紀載其功業亦不無遺議此姑無論即功業誠高不過澤被一時學術之僻則禍及萬世豈得以此而寬彼哉且陽明之功孰與管敬仲敬仲之九合一匡孟子猶羞稱之而况陽明乎故今之學者必尊朱子而黜陽明然後是非明而學術一人心可正風俗可

陸文定公詩集卷之下

十一

淳陽明之學不熄則朱子之學不尊若以詆毀先儒為嫌則陽明固常比朱子於楊墨洪水猛獸矣是古之詆毀先儒者莫陽明若也今黜陽明正黜夫詆毀先儒者也何嫌何疑乎學術之害其端甚微其禍最烈不然當今之世有真寔為陽明之學者其賢於庸惡陋劣之徒相懸不萬萬耶何為其議之也至於陽明之後如梁谿戴山皆一代端人正士而其學亦有不可解者名為救陽明之失而實不能脫陽明之範圍其於朱子家法亦盡破壞每讀其書未嘗不重其人而疑其學昔孟子於伯夷柳下惠推為百世之師至於論知言養氣則曰乃

所願則學孔子也夷與惠皆不得與焉故如梁谿我山
以之興起人心則有餘以之成就人材則不足其學亦
恐不可盡宗也湯公得書即作答其略曰台諭云孔子
之道至朱子而大明但當求入其堂與不當又自闢門
戶此不易之定論也又云涇陽景逸未能盡脫姚江之
藩籬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非先生體認功深何能言
之鑿鑿如此獨謂某不欲詆毀先儒是誠有之然有說
焉蓋天下相尚以偽久矣今天下深明理學者固眾隨
聲附和者實多更有沉溺利欲之場毀棄坊隅節行虧
喪者亦皆著書鏤板肆口譏彈曰我以趨時局也亦有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 卷下

心未究程朱之理目不見姚江之書連篇累牘無一字
發明學術但抉摘其居鄉居家隱微之私以自居術道
閑邪之功夫許以為直聖賢惡之惟學術所關不容不
辨如孟子所謂不得已可也今舍其學術而毀其功業
更舍其功業而許其隱私豈非以學術精微未嘗探討
功業昭著未易詆誣而發隱微無據之私可以自快其
筆舌此其用心亦欠光明矣或曰孟子嘗闢楊墨矣楊
墨何至無父無君孟子必究其流弊而極言之此聖賢
術道之苦心也何怪今之君子歟竊以為不然孟子得
孔子之心傳者以其能知言養氣性善盡心之學為能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 卷下

明聖人之蘊也蓋有所以為孟子者而後能闢楊墨想
邪說開先聖之道若學術不足以繼孔子而徒日告於
人曰楊墨無父無君也率獸食人也恐無以服楊墨之
心而熄其方張之焰矣孟子曰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
放豚則知當日之與楊墨辨者不乏人矣今無片言隻
字之存則其不足為輕重可知也然則楊墨之道不傳
於今者獨賴有孟子耳今不務為孟子之知言養氣崇
仁義賤功利而但與如追放豚之流相頡頏焉其亦不
自重也已台諭云陽明嘗比朱子於洪水猛獸是詆毀
先儒者莫陽明若也今亦黜去詆毀先儒者耳庸何傷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 卷下

竊謂陽明之詆朱子也是陽明之大罪過也於朱子何
損今人功業文章未能望陽明之萬一而止效法其罪
過何益之有恐朱子亦不樂有此報復也故某之不敢
詆斥陽明者非篤信陽明之學也非博長厚之譽也以
為欲明程朱之道者當心程朱之心窮理必極其精居
敬必極其至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
子臣弟友必求盡分久之人心咸孚聲應自眾即篤信
陽明者亦曉然知聖學之有真也而翻然從之若曰能
嫚罵者即程朱之徒則毀棄坊隅節行虧喪者皆將組
豆洙泗之堂矣非某之所敢信也先生得書曰余書是

孟子好辨章意潛蒼來書是孟子反經章意

酉按湯公復書似亦知陽明學術之非不復為之回護矣謂學貴實踐不在多言亦是弊緊為人處故先生以為是反經章意似與關邪之意不甚脗合而仍有取焉可以見先生之無我矣但學術不可不明孟子曰楊墨之言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有憂天下之心者固不得不亟亟以闢距為己責也先生力辨王學之非而天下學者曉然知陽明之無當於聖人之道其學遂廢先生之功不在孟子下固與如追放豚者異矣因悟君子之遇異端當其方盛也宜力辨以斥其非及其將衰也第反

經以待其至可見好辨反經均是孟子之意又不可不知所先後也

往會朱公錫營因留宿

朱言宋元諸儒經解今無人表章當日就湮沒又言程朱雖妙然有日月必有眾星有河海必有細流今諸儒一見與程朱異便以為得罪先儒如詩之鄭風亦不敢齒及古注疏所以議論最難先生云竹垞朱別字之學記誦詞章之學也

酉按竹垞云有日月必有眾星有河海必有細流其言未為不是但眾星細流不可無而妖星橫流則不可使

有也而朱公概不之辨故先生云然不然以朱公之博物洽聞亦一時所希有豈可以記誦詞章少之哉

赴吳志伊萬季野貞一姜西溟宸英馮魯公陳葵獻

雲章張漢瞻嘉定公酌

貞一極言晚邨之失先生曰此皆晚邨前半段事又言晚邨之攻陽明也即所以攻藜洲先生謂此言尤過或其初意氣相左則有之若後半段之晚邨直是為學術起見豈為攻藜洲而然季野云晚邨之所以怨藜洲者以藜洲曾有書數其失又一日眾坐中語及羅念菴洪先人吉水晚邨不知何人也藜洲之子唐突之所以怨蓋深

先生謂其言皆不足信縱有之亦晚邨前半段事不足道也隨記註云戊辰見鄭禹梅所選外墨有餘姚黃百家主一父序痛言制義之無關於學問不知即是藜洲之子否

酉按先生註此見其持論偏陂極似藜洲家法宜其不滿晚邨也又按湯子遺書中有與黃太冲書主一寔太冲之子

季野又言高景逸極重辛復元言其已到吳康齋地位劉念臺則謂儒而偽者也

酉按先生有與山西進士范彪西書惓惓於辛復元遺

書數種則似高說為長

往會魏公環極

魏言吾輩須受得苦方成得人先生以為名言

赴張公素存酌

張言浙東學弊在欲自立意見蓋指姚江以後蕺山蔡

洲而言也又言汪荅文論文必欲用翻案亦是此弊又

深嘆熊孝感初見信於

皇上是一好機括後因一事不慎而為忌者所指摘真可惜

又言孝感威儀之間稍輕所以不能無失

間公百詩來會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

卷下

閻名若據淮安人先生亦許其博雅言顧寧人今已不在所著音學五音方在刊刻

十二月赴靈壽縣任

靈邑北枕太行南瀕滹沱水衝沙壓旱澇頻仍先生務

在與民休息蒞任之初有自陳八款言皆實政始終力

行一不私用地方夫役衙門自行修葺一日給薪蔬皆

現銀平買不累行戶一徵課以大義勸民急公不事敲

扑火耗盡除一知襍派累民力請減省其不得請者自

行捐辦一見健訟為民害出示曉諭或待其投告時多

方開譬冀其自悔并講明鄉約洗其舊習一嚴禁賭博

以清盜源又恐紳衿為倡則發書以勸諭之謂上行下

效不可不戒一訓誡諸生勿包詞訟案季必較其文藝

之優劣又恐其重文輕行每朔望詣學與之講解四書

勸其將聖賢道理躬行實踐一旱荒尤為邑患以興水

利為急務甫蒞任即攷衛河源流不時疏濬

甲二十有三季年五十五正月如真定見守道李公

李名珮人言治道貴清淨本非大中之論然處煩

苛之際不得不如此先生以其言為知通李之父號君實居揚州富

而好義先生述張公素存之言如此見癸亥隨記

行鄉飲酒禮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

卷下

此禮有司視為具文多怠忽從事先生謹行之一時在

事諸人皆恪共厥職敬從先生斟酒歌詩皆生負執事

酒至饌至賓主皆與之揖先生以為彬彬猶有古風

如保定見巡撫格公及巡道吳公

格名爾古德滿洲人居官清正語先生云爾放心去做

官我不比慕巡撫先生竊喜鮮掣肘之患可以少展素

志矣吳名元萊人以家集贈言魏司寇時蔚州已韓司寇

惜不從縣令起家格撫軍亦然又言國帑之虛一耗於

西僧再耗於隨旅行走之冗員吳為明大學士吳姓之子

再見守道李公請免靈邑灰車

灰車者赴石灰厥運灰以供

欽工靈小邑派至五輛較大邑反多經季盤費約六七百金

前任董君子祈申請免替不允先生蒞任再三力請謂

倘以靈邑地方稍僻不比衝途故派車獨多則又有說

焉州縣之中有衝而大者譬之強壯之夫雖處風霜之

中猶能負荷重擔若僻而小者譬之羸之人雖安居

一室四肢無力尋常舉步待人扶持若任之以百鈞之

重其不立斃者幾希若止論衝僻不論大小是猶責怯

夫以烏獲之任求駑馬以千里之程也可謂善喻甚至

乞參罷以紓民力始許裁減二輛至乙丑三月始獲全

陸先生講定本卷之下

九

免大累頓除先生為民手額

三月與諸生講學

先生謂今之回護姚江者有二一則以程朱之意解姚

江之語其病猶小一則以姚江之意解程朱之語此則

直欲誣程朱其罪大又云昔人云進思盡忠退思補過

此與夫子主忠信徒義之意同我人存一至誠無偽之

心進而有所謂忠矣然其間輕重緩急過差而不合

於義者儘多故進思盡忠者必退思補過主忠信者必

徒義陽明以致良知為學豈知此哉

論傅氏明書得失

邑人傅掌雷嘗作明書西按癸亥隨記黃俞帥來會言

史持論頗不甚正今送在先生取閱之嫌其筆力頗弱

以張孚敬等置佞倖傳張居正置權臣傳李贄置異教

傳劉文成置襍傳謂其識甚卓

百按丙寅之春修邑志成於藝文志論傅君所作明史

與此同而趙公耐孺以書論之先生復書其略云所修

縣志因邑人本子疎漏良多傳君著作自成一論不與

俗同故存之志中欲以就正有道便加卓識二字則涉

僭妄此亦疎漏之一端也得承指教裨益良多如以江

陵為權張桂為佞來論謂其已甚是矣或又曰以此論

陸先生講定本卷之下

辛

人則似過刻而存此一段議論于天壤使後世知立朝

事主不可一毫苟且苟違大道雖以江陵張桂諸人之

才學不免於為權為佞似亦防維世道之一助也又如

劉文成開國名臣出幽遷喬似不當在雜傳之例然或

又曰亦可提醒朝秦暮楚一流魯論之仁管仲程朱謂

管仲與子糾未可以君臣名分繩之與王珪魏徵事體

不同故孔子猶有取焉若文成既為元進士矣又為高

安丞矣又為儒學提舉矣又在行中書幕矣其於元也

將與子糾一例乎將與建成一例乎儒者之道惟出處

兩端出處中間更別無路若文成既已任元又不妨佐

明是出處之間又有一道矣可乎哉向使如金仁山許白雲輩一生高蹈遇風雲之會奮袂而起又當別論文成豈其倫乎諸葛孔明高臥隆中未曾受人爵祿故可擇君而仕文成身登仕版見異雲起曰天子氣也十年後英主出我當輔之是何言也如以伊尹就湯就桀之例言之非常之事固不可以常理論然苟其心事絲毫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 卷之下

五

不類伊尹禠之一字恐被之而不能辭抑以綱目誅廉丹子孟達之例言之守貞者未必是而達權者未必非然文成所處又未可與廉孟同論楊鐵崖老婦語是或一道也但曰出幽遷喬即不為禠不知何以服危太僕乎故謂文成之禠異於趙孟頫留夢炎之禠則可矣然不可謂非禠也猶之江陵立朝未嘗無功謂其異於分宜之權則可矣然不可謂非權也張桂議禮不無可採謂其異於鄧通董賢之佞則可矣然不可謂非佞也此其說然乎否乎讀此書覺義例精嚴華袞斧鉞止爭一字先生倘居史局得司纂修之任操筆削之權以繼涑水紫陽無愧焉

閱宣宗本紀宣德六年二月御史陳祚請上講大學衍義上怒逮下詔獄并其父母妻子禁錮者五年先生曰宣宗賢主也何至於此然則上世之君子邦有道危言

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後世君子雖處有道亦當危行言孫但孫字亦有分寸耳儒林傳序曰宋儒之論儒也嚴用心毫釐畫疆而守即楊謝朱陸一時同學紛紛有同之辨伊訓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七十子之徒各一體未嘗相許若沾沾以為得不傳之絕學而格一世於門外豈無常克一之旨哉陳同甫譏之是矣先生曰傅氏此言殊失毫釐千里之辨王守仁傳云守仁功高忌之者衆有目為偽學者有以以下南昌縱士擄掠及得寧邸之金寶子女者至有謂初通宸濠策其不勝而背之者先生太息曰惟通宸濠我知其弑父與君亦不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 卷之下

五

從也其餘豈盡無因安得概指為忌者之言又云兵不厭詐守仁用兵專用詐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抑中古以後不得不爾邪掌雷此言抑大遠于曾子固戰國策序蘇老泉用間篇之旨矣鄒智傳智與王恕言進君子退小人及勸其先論時政後就位恕皆笑而不答先生曰此即愚前所云邦有道亦當危行言孫之意乎張居正傳贊云居正祖申韓之餘習結曹王之奧授器滿而驕沒身之後名臭家滅明之相本實撥於此此論甚卓又以張玉入亂賊傳而謂高拱夏言皆不學無術妙極佞倖傳云桂萼之為吏部尤私其所厚善而修睦

毗怨獨以名薦魏校為國子祭酒屬使代疏草其條對
經學時政往往精深當上意而校與新建伯王守仁爭
名不相下萼為之構守仁奪世封而校入侍經筵忤旨
改補太常萼不敢救此一段說得莊渠甚無色

酉按傅氏固尊信王氏者其論不處恐未足據為信
史

六月巡撫格公以疏薦

時

駕幸五臺山格公迎見

上問地方有何好官公以先生對出即具疏有清操素著愷

陸先生年譜卷之下

三

悌為心履任方始而聲教已洽輿情等語部議准紀錄

一次

九卿公舉

時江南總督永寧于公卒

上諭九卿有清操如于成龍者公議奏聞九卿遂公舉巡撫

格爾古德郎中蘇赫范承勳學道趙崙知府崔華張鵬

翻知縣則先生凡七人

七月委署平山縣事尋檄取入簾

初先生以不勝兩邑為辭上官不允而赴部入簾之文

至矣先生以委署在先不得已至平山視事而另委署

篆之文又至矣先生廉得平山尉平日貪橫事即具文
申揭然後赴部

入都過定州聞撫軍格公之變

廿六日到京于寓因思天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自
世俗觀之不由于天便由於人故天無處不可怨人無
處不可尤自君子觀之只是我認理不精處置得不停
當無天之可怨無人之可尤

八月徐公健菴來會

時不果入簾將出都矣徐公來言格撫軍之面奏由中
堂別有聞與郭臯旭之言相反是以不果行取

陸先生年譜卷之下

三

徐欽先生一見中堂先生辭以有縣務不敢久留京師
其安于義命如此真夫子家法也

往會湯公潛菴

時湯公奉

命出撫江蘇先生具述蘇松浮糧蘆課之累當以漲處補其

毋處及抑浮靡崇實學等事湯公一一首肯又言居官

不可專聽幕客之言此輩代他人謀事不無瞻前顧後

我惟置得失於度外然後為國為民可行已志湯亦以

為然

出都至保定奠格公

格公素重先生而先生亦許其清正故往奠焉因至經
歷王天市辰署其燕息之所有額曰南窗寄傲先生
易之曰活潑潑地謂慕陶之傲不如學程之活為文以
記之

送格公殯

先生云喪禮大綱全差無處說起可嘆可嘆兩道臺止
爭祭品之多寡僧道之不應走中門抑末矣

過定州宿明月店越三日回縣

在店中思道不同不相為謀之義當世衰道微君子獨
卓然秉正羣起而咻之者不知凡幾也我既不能過化

陸先生年譜卷之下

事

存神又不能磨不磷涅不緇而與之為謀危矣非為所
誘而不知則日角勝而不已故夫子曰不相為謀此為
大賢以下言之也不相謀有二法一如孟子之待楊墨
一如孔子之待鄉愿非徒棄之而已也故詩曰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

酉按此條必有為而發今不可攷矣

十一月十三日寅卯之交地大震

是日閱藥城志云是古鮮虞地又云是藥武子邑先生
云恐武子之時鮮虞尚未屬晉又見吾郡譚公昌言於
萬曆年間為藥城令捐俸助民穿井一百眼百姓世食

其利先生曰此可為法

十七日月食

先生云據欽天監頒行京師月食七分四秒初虧寅正
三刻十二分食甚卯正二刻六分復圓辰正初刻是夜
初虧月正在申位歷酉至戌而沒乃知邵康節所云冬
至之月所行如夏至之日夏至之月所行如冬至之日
其言果然蓋以晝夜長短而言非以極南北而言也

校論呂涇野集

閱涇野集陝西鄉試錄序云論異端于漢宋黃老為小
訓故為大論異端於晉宋齊梁陳隋唐佛為輕詩賦為

陸先生年譜卷之下

事

重先生謂亦須問如何樣訓故如何樣詩賦不得一概
抹殺又云士之仕于世也矜于先而敗于後猶枯楊生
稊未敢必其成也失於早而補於晚猶枯楊生華則亦
可醜也昔匡衡甘貧窮經其始非不烈也而卒以賊敗
可謂鮮終矣魏相正色秉道其終非不令也而進以許
史可謂無初矣此一段得經經緯史之法又送汪希周
序云凡官省下者率知獲上而不知治下知勤簿書而
不知勤農桑知信史胥而不知信閭閻知奔走司院而
不知行阡陌官是以日遷而民是以日敝此數語形容
俗吏最精又紫陽道脉錄意思極好又一篇云衡有銖

兩鈞石之星也若為塵垢所掩則不可得而辨矣天有斗樞三垣五緯二十八宿之星也若為雲霧所障則不可得而辨矣夫人心之有星亦猶天與衡也此一段說心最好又云如使顏子之父母不悅於簞瓢乃顏子自以為樂而不改則雖夫子豈肯稱其賢此亦說得最好又云昔為吏部者嗜酒至盜鄰舍酒醉眠其糟甕之間子嘗以為濫矣惟淵明有酒斟酌竟夫飲喜微醺之二子者則予之所慕也此論與余所作活潑齋記不同

酉按先生活潑齋記其略曰余親家王子天市官于上谷其署中燕息之所舊題曰南窓寄傲愚請易之曰活

陸先生年譜卷下

五〇

潑潑地竊以為善學淵明者莫如斯言也淵明之為人高風峻節卓犖古今雖朱子亦重之然能操持於君臣父子之大而不能涵養於視聽言動之際知傲之為達而不知其為病傲之一字伏於胸中而形乎四肢氣質用事而不覺嗜慾橫行而不悟酒於酒耽於菊間巷鄙夫之所謂快心適意者而不免涉獵乎中自以為瀟灑自得而不知其沉溺錮蔽束縛拘囚與所謂活潑潑者相去遠矣古之君子知道之無不在也戒慎恐懼息有養瞬有存貌則思恭言則思從視則思明聽則思聰用力之久義精仁熟充乎中而達乎外氣稟不得而拘嗜

慾不得而蔽習俗不得而溺塞天地橫四海而無所礙活之至也以程子之活易淵明之傲斯為善學淵明也夫閱此則先生之所以不同於涇野者亦可想見矣又別東郭子鄒氏序是不磨之文贈葉敬之考績序柳氏家譜序贈張惟靜提學序皆精妙異常又戴封君壽序云公之子欲使公為都人張殿中丞乎張生於景德天禧之間今已數百季其壽猶與太華終南爭高未艾也欲使公為汴人程大中公乎程生于乾興景祐之間今已數百年其壽猶與嵩少黃河爭長未已也先生云張西山能鱗大欲將橫渠之父入啟聖祠與涇野之言

陸先生年譜卷下

五〇

酉按今上之二季三月臨雍命禮臣議崇祀崇聖祠者周程朱蔡外或有可升而附九卿議宜入崇聖祠者一人張迪有旨著依議行先生謂西山之言有合於涇野意亦以為可入也則張之崇祀宜矣又按先生靈壽志論從祀曰從祀諸賢經累朝論定殆無遺議惟嘉靖九季增入陸象山九淵萬曆十二季增入陳白沙獻章王陽明守仁三先生雖皆一時賢者然學近於禪與孔門之旨不免莛楛學者取其長而去其短庶幾為善學三先生者至漢儒

鄭康成歷代從祀嘉靖九季以其學未純改祀於鄉然其所注詩禮現今行世程朱大儒亦多採其言恐不當與何休王肅輩同置門牆之外若以其小疵而棄之則孔門弟子亦有不能無疵者豈可以一肯掩大德乎今鄭康成亦

允九卿議復入從祀先生之志得伸獨不料鄭則無端而見斥于有明議禮之臣張則去今七百餘歲始得附享而先生竟與二儒同時膺茲大典豈非異數哉

又一篇云今夫史司馬談之所肇也其子遷則終其志今夫經世之書邵堯夫之所興也其子伯溫則成其志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

卷下

為人子者讀此不可不知自勵又別周潤甫語言禹之導江河在拜昌言何以知言之昌在精一以執中未至於禹者在求其病之所切而去之如牛之訥言曾之三省說得真妙又一篇云盈天地間皆氣也氣而形皆物也物而則皆道也知形之顯於有即道之妙於無知道之妙於無即形之顯於有非舍形氣之外復有所謂道也此論可羽翼太極圖說又一篇云時有升降陰陽盡之矣學無止足焉魚見之矣陰陽盡窮通得喪皆非在我者也焉魚見體用顯微皆非在物者也此見道之言又送大司空何公致政序最有關係又云淮水發源台

簪止可濫觴耳及穎汝渦泗諸水以次而入然後其流

始大以孟母仇氏比台簪以孟子之學比淮水謂微孟

子則仇氏固戰國時一婦人耳此論最精西按丁卯六月隨記有偶

檢舊所抄譚梁生見聖編有云孟子母姓介即古掌字反爪為掌今文廟考誤作仇先生因查字彙仇字音掌

註孟母姓又謂監規發明序儀禮圖解序詩樂圖譜序其誤有自

可見其教人之切又一篇云民生不厚皆由士習之不

良士習之不良皆由師道之不立切中今日之弊見其

刻橫渠易說序心嚮往之又云黃霸為郡則優為卿相

則劣凡以其生於自足與自怠耳此語人當書紳又河

東運使學進士舉人題名記元城書院記司馬文正公

祠記洙泗講堂記皆有關係又答王端溪子德徵書云

滙澤釋禮而不考晦翁注詩而自信先生云此二語似

不是

百按先生讀禮志疑一書多主鄭孔而不盡從集說則

知所謂似不是者非斷然謂溼野不是也

又一篇云孔門論學惟仁為大學仁惟禮為急經禮三

百曲禮三千皆仁也天體物而無不在仁體事而無不

存夫子告顏淵之為仁以非禮勿視聽言動亦是意乎

按此一條可見約禮即是一貫予向疑一貫與此約字

不同非也此可見先生認理之細存心之虛

乙丑 二十有四年年五十六正月如真定佟機爾渾泰來見

佟滿州人官筆帖式來問太極之義先生為之細剖嘆服而去先生曰此滿人之好學者也因作太極論載文集

回縣即如保定

宿定州因思先儒謂格物之外無致知工夫此言有味蓋舍格物而言致知則惟有良知耳良知不可恃也惟有主靜耳主靜亦不可恃也

見巡道吳公

吳言小民無知犯法放過一二亦不妨但使知有朝廷

法度耳先生云道臺此言有哀矜勿喜之意

回縣至北紀城講鄉約

北紀城者邑村名也先生恐鄉愚無知赴鄉與之講解俾人人知善之當為自此徧及各鄉此六論集解所由作也

二月與諸生講書

講中庸首章天命之謂性三句俱在大學首節明德二字內戒懼慎獨則在上一個明字內前言性道後復言中和蓋言性道或疑其迂遠而道不可離之意猶未甚顯言中和則必不能不謂之大本達道而不可離明矣

天地位只是大綱都好了故致中便能如此此尚未難萬物育是天下事事都好了須致和方能如此此最是難事雖云體立而後用行然用行更難於體立天地位萬物育猶言大綱正萬目舉

西 按講學者率言體立則用自行先生獨謂用行更難於體立發先儒所未發非閱歷之深體認之精者不及此

與方淑論太極圖

方淑為先生宗人先生謂太極圖中之五行非指鑄鼎之金作室之木江河之水鑽燧之火也乃指天地間陰

陽之氣有此五者耳又讀書錄謂太極純乎理陽動陰靜兼理氣又謂太極在陽動陰靜之前此等處皆看得未融非程子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意

三月賑飢

靈邑歲比不登至是飢先生多方賑濟民賴以安時有斂財演戲者乃切責為首之人以其所斂財助買米施粥

六論集解成

先生與民講解之言彙成一帙恐其久而易忘也因梓

以授之其序略曰六諭明白正大二十四字中一部大學修齊治平之理犁然備具雖蚩蚩之民咸可通曉與古之三物六行何異而移風易俗未收其效是有司之過也間嘗巡行村野為之講解冀其漸磨於仁義而自遠于刑罰然七季之病必三年之艾是求車薪之火非一杯之水能救斯民之漸漬于薄俗久矣豈區區一卷之書期望一讀其遂能勝殘去殺耶亦以是啓其端云耳若夫擴而充之引而伸之俾家喻戶曉淪肌浹膚邪穢盡滌渣滓盡融則視乎繼自今而往行之何如耳

七月革里長

先生聞阜平不用里長點糧多者為單頭謂此法甚好與平山令書云大抵向來以里長為可嘆之物一使里長則步步皆荆棘矣所以斷然去之也

酉按高安朱公可亭賦撫吾浙時決意革除里書即先生意也

八月仇公滄柱以書來兼贈詩

仇公以先生治行為天下最司黜陟者宜列之薦剡以光大典而不見及以書來鳴其不平且以館課銀河篇請正先生答書略云某待罪畿南碌碌自矢而鳩鵲之民如故則才平二字乃其定評豈敢不反已而尤人也

耶

試諸生始定入學講書之期

示諸生略云時值中秋天朗氣清正諸生論文講道之候故擇日考試自後每逢二四六八日堂事竣即詣學聽諸生講書有欲質疑問難者以次進接本縣亦不敢蔽拙務與諸生辨晰明白至午而散其儒童有志者皆得隨諸生聽講此松陽講義所自始也試卷略加批點不分高下仿程子改試為課之意

邑大水

親至各鄉勘災多方保護即申報上司懇其題請蠲免而上司不能體恤委員踏勘自秋徂冬再三不已而先生捐供無缺勿使擾民

為民贖身

邑有王姓名魁者貧不能自存鬻身旂下旂人持要人札來索印契并取其妻徐氏同往先生曰某在此可坐視其離析而不之救乎因詢其婦之父母皆不願往遂捐俸為之贖歸

十一月至府送試

往例學使者發銀買辦各州縣均派供應仍繳原銀除官廚日用外在內則門阜在外則各執事人皆有供給

且索使費又有不時取用之票其費不貲各邑苦於支應例派靈邑之日先生昌言於院使門外曰僅能勉力供應官廚其餘襍派窮邑槩不能應各役亦斂戢不敢復言先生語人曰此亦危行言孫之道也

再答秦定叟書

癸亥之夏曾以書規之秦猶未喻復以書來又答之其畧曰來書謂未發已發朱子一生精神命脉之係也知未發已發則知靜存動察又謂今之學者相率入于困而不學其源皆起於立教者以本體為功夫而不分未發已發之誤此固然矣然以此論朱子則可而謂陽明

朱子年譜卷之六

三

之所以異於朱子者專在此嘉隆以來人才風俗所以不如成弘以前者專在此則恐有未盡者蓋陽明之病莫大於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而昧於未發已發之界其末也既以無善無惡為心之體則所謂未發只是無善無惡者之未發所謂已發只是無善無惡者之已發即使悉如朱子靜存動察亦不過存其無善無惡者而已不待混動靜而一之然後為異於朱子也朱子中和舊說雖屬已悔之見然所謂心為已發性為未發亦指至善無惡者言與陽明之無善無惡相楹莛即使朱子守舊說而不變仍與陽明不同所以陽明雖指此為晚

季定論而仍有影響尚疑朱仲晦之言此僕所以謂考亭姚江如黑白之不同先生紫陽大指書中乃云無善無惡一句是名言之失而非大義之謬是僕所深疑而未解也來書又云晚年定論一書陽明不無曲成已意不敢雷同即其窠臼此固是矣然考紫陽大指中載答何叔京三書而評之曰此三書實先生一轉關處也則猶似未脫陽明之窠臼者嘗合朱子一生學問前後不同之故考之朱子之學傳自延平延平教人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矣教人反覆推尋以究斯理矣朱子四十以前出入佛老雖受學延平尚未能盡尊所聞是

陸先生講學本

三

以有中和舊說有答何叔京諸書及延平既沒朱子四十以後始追憶其言而服膺之答林擇之書所謂辜負此翁者則悟中和舊說之非而服膺其未發氣象之言此朱子之轉關也答薛士龍書所謂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則是以答何叔京書為悔而服膺其反覆推尋以究斯理之言此又朱子之一轉關也先生乃儻侗以為朱子之一轉關却似以居敬為重而看窮理一邊稍輕雖不若陽明之徒盡廢窮理而未免抑此伸彼故答李中孚書此亦定與書遂以大學補傳為可更而以陽明之獨崇古本為能絕支離之宿障為大

有功於吾道亦是看窮理稍輕之故夫居敬窮理如太極之有兩儀不可偏有輕重故曰涵養莫如敬進學則在致知未有致知而可不居敬者亦未有居敬而可不致知者故朱子說敬不離口而於大學補傳則又諄諄教人窮理又於或問中反覆推明真無絲毫病痛朱子所以有功萬世者在此所以異于姚江者在此此而可更孰不可更即曰格物以知本為先所謂當務之為急然於格物之中先其本則可如古本大學謂知本即是知之至則不可是又僕之所深疑而未解也至先生倦倦於居敬主靜可謂深得程朱之旨而切中俗學之病

陸先生年譜定本卷下

三〇

矣然敬之所以為敬靜之所以為靜亦有不可不辨者嘗觀朱子之言敬每云略綽提撕蓋惟恐學者下手太重不免急迫之病故於延平觀喜怒哀樂未發一語雖悔其始之辜負而服膺之然於觀之一字則到底不敢徇見於答劉淳叟諸書至觀心說一篇極言觀之病雖指佛氏而言而延平之言不能無病亦在其中此用力於敬者所不可不知也又朱子雖云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却又云不必特地将靜坐做一件工夫又云明道說靜坐可以為學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纔偏便做病蓋樂記之人生而靜太極

圖之主靜皆是指敬而言無事之時其心收斂不使他適而已非欲人謝却事物專求之寂滅如佛家之坐禪一般也高景逸不知此乃專力于靜甚至坐必七日名為涵養大本而不覺入於釋氏之寂滅亦異乎朱子所謂靜矣此用力於靜者所不可不知也先生示人居敬主靜而未及敬與靜當如何用功是又僕所不能無疑也又謂陽明之弊只在無善無惡若良知之說不可謂非孟子性善之旨夫陽明之所謂良知即指無善無惡非孟子所謂良也孟子之良以性之所發言孩提之愛敬是也陽明之良以心之昭昭靈靈者言湛然虛明任情

陸先生年譜定本卷下

三〇

自發而已一有思慮營為不問其善不善即謂之知識而非良是豈可同日語哉又謂陽明之學真能為己而非挾好勝之心者夫陽明大言無忌至以孔子為九千鑑朱子為楊墨此而非好勝也不知如何而後為好勝耶合先生之論陽明者言之謂其真能為己矣良知之說合於性善之旨矣崇古本大學能絕支離矣惟無善無惡一語不能無弊是又名言之失而非大義之謬矣晚年定論雖不無曲成已意而採答叔京諸書又未為盡過矣所不滿者惟不分未發已發一節耳然答李中孚書云此不過朝三暮四暮四朝三之法則并未發已

發亦與朱子名異實同矣前輩以陽明為指鹿為馬者皆非矣僕極知先生為學術世道起見與世俗之私意調停者不同而掃除未盡不免涉于調停之跡恐遺後學之惑所以不揆愚陋不敢自匿其所疑諒不以指摘為罪也

酉按先生辨朱王之異莫詳於是書其言居敬主靜及性善良知尤極精微雖因定叟之蔽而發其蔽而先生一生工夫本領與曉示學者之切亦概見於此矣

丙寅二十有五年季五十七正月往府見道臺酉按是時巡道是李公名基和但隨記不注某公

道臺語先生曰此番計典止薦永平安肅世道可嘆伏公滄柱在京師見大計卓異無先生名亦為搯腕因作詩以寄其序云陸子稼書向推清節第一計典闕然感而有作詩曰陸子聲名天下屬憶在西泠相往復文章軌範本先民衡論古人洞胸腹初宰膠城志潔清豪強不敢肆憑陵婦織兒唵官舍冷夜牀折足支瓶器撫字心勤絕鞭扑民亦如期貢錢穀時騎瘦馬謁上官竹器一枚布一束上官覽之怒擲地投劾寧論事鉅細獨有輿情不忍離傾國攀轅路迢遞崇文盛代煥

皇猷薦舉重經魏蔚州咸謂君才任鴻博何期讀禮旋林丘

邇來更得中山令篤俗訓民著善政品行廷推第一流
貞白居然達

宸聽孤標豈是少人知才大反為眾所疑前何卓卓後泯泯遂使君身分兩岐君若蚤登天祿閣何難璀璨弘制作君若同叅臺諫班庶幾底柱回狂瀾世風局促無足齒寵辱不驚固宜爾鳳凰鍛羽鳴鴉張吾道還應真如矢
閱寧晉志

先生云見王之棟疏始知徐貞明潞水客談之難據見程大昌北邊備對言太行山南自河陽懷縣迤邐北出直至燕北無有間斷蓋數千百里自麓至脊皆陡峻不可登越獨有八處粗通微徑名之曰陘居庸關即其最北之第八陘先生曰按今太行之關口多矣豈止於八此是南渡人說北邊語止說得一個影子

二月上丁祭先師先期詣學省牲
先生云向見新樂縣志載祭十哲兩廡有每位之爵有總獻之爵似煩簡得宜始命學中行之至莫州志云兩廡各一豕解為四十八分如先賢先儒之數則近於煩矣未敢從

三月靈壽誌成

先是奉部檄徵邑志靈邑闕如先生乃取邑人傳維檉

陸先生詩定卷之下

三

陸先生詩定卷之下

三

草本為之訂定每條作序論以冠之凡三易稿至是乃成異於凡志者有三不登寺觀斥異端也不載坊額尚聞修也不及前人文字之彰著者以已見正史也其答傅君修志議略云賦役一類若斷自本朝甚覺簡便然孔子生於周世乃欲考夏殷之禮者蓋夏殷之禮存則周家損益之善與未盡善者皆可得而見故杞宋無徵則惜之有明之法亦本朝夏殷之禮也幸而足徵可存乎至于慈聖樂曹韓諸公行事之當詳也報燕惠王書僖祖廟議請虛東向之位疏當載也高明以史遷班固之例律之是固然矣然有說焉春秋之人物莫大於孔子文章亦莫過於孔子左丘明作傳序孔子之事不如叔向子產之詳載孔子之文不如叔向子產之多一切相魯適楚刪書正樂之彰彰於萬世者曾不一見焉一切孝經論語文言繫辭之昭昭於萬世者曾不一及焉是非詳於叔向子產而略於孔子也誠以孔子聖人不必沾沾稱述于一書所以尊孔子也今樂曹諸公之在靈壽非一邑之士而天下之士其人其文已見正史不待邑志而始著略舉其概而不詳亦所以尊之也且太史公作管晏列傳亦云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其書世多有之是以勿論論其軼事則

有詳有略固太史公例也

酉按此書凡作郡邑志者可以為法又隨記注云誌成

新河令王益仲培極贊方音一條獲鹿魏雖伯雙鳳極

贊田賦志

以時務六條上撫軍

巡撫于公成龍檄行咨訪利弊先生條陳六事其略

曰一緩征宜講也自古稅歛必俟稼穡登場而後上供

可辦向以兵餉之故正月開征有餘者尚可勉強支吾

不足者勢必轉貸所入不足以償債何論仰事俯育所

以閭閻日窮逃亾日多地畝日荒今四方寧謐司徒不

至告匱若可通融總計以上年撥賸之銀暫抵本年春

夏之餉俟秋成催解以補庫額一轉移間而民力以紓

矣一墾荒宜勸也

朝廷屢下勸墾之令而報墾者寥寥非民之不願墾也地土

瘠薄荒熟不常一報開墾轉盼六年起科所墾之地已

枯為石田蕩為波濤而所報之糧一定而不可易所以

小民視為畏途聽其荒蕪而莫之顧竊謂此等荒地原

與額內之地不同與其稽查太嚴使民畏而不敢耕孰

若稍假有司以便宜使得以熟補荒如新墾復荒者聽

有司查他處地補之其荒糧即與除免其已墾成熟者

請寬至十年起科民不畏墾之累自無不踊躍于墾矣
一水利當興也墾田在興水利古人溝洫之制隨時修
理故不覺其煩費今以久湮久塞之河道一旦欲疏勢
難猝辦然屢年以來議蠲議賑所費不可勝數與其蠲
賑於既荒之後何如講求水利於未荒之前宜通查所
屬州縣水道何處宜疏通何處宜隄防約長闕若干工
費若干彙成一書進呈

御覽請司農度錢糧之贏絀以次分季舉行以一時言之雖
若不免於費以久遠言之比之蠲賑所省必百倍一積
穀宜廣也

陸生年譜卷之十

聖

功令最重積穀然止捐輸一途在富饒之邑猶可鼓舞勸輸
若山僻疲敝如靈壽者雖懸旌勵之典其誰能應當稍
為通融如荒地可開墾者許有司設法募人開墾收其
所入貯倉備賑勿責其起科吏員應納銀者許其入穀
不必起解牙帖襍稅新增者編審人丁溢額者悉許留
本地方積穀至於在倉之穀宜聽有司酌量支放先發
後報平時出陳易新聽從其便勿因不肖之侵欺而盡
掣賢者之肘則民庶有賴矣一存留宜酌復也自兵興
之際將存留款項盡行裁減由是州縣掣肘私派公行
不可救止康熙二十年漸次奉復然尚有應復而未復

陸生年譜卷之十

聖

者如衙役犯賊之律甚嚴而書辦之工食獨不復不知
此輩能枵腹而奉公乎抑將舞文弄法以為仰事俯育
之資也心紅紙張修宅家伙州縣必不能免既奉裁革
不知天下有司皆能捐俸自備乎抑或責之舖戶派之
里下者也上司過往下程中伙襍支供應州縣必不能
無既奉裁革州縣皆能自備供應自發價值乎抑或
能不藉資於地方也在主計者惟知復一項則費一項
之金錢不知裁一項則多一項之掣肘掣肘之害層累
而下總皆小民受之小民罷敝逃亡其害仍自國家受
之一審丁不宜求溢額也果有丁盛而額溢者宜命有
司留為積穀之用遇有逃亡絕戶即以此補之其無溢
而有缺者得報上蠲免或不肖有司無缺而捏作有缺
則自有糾劾之典在總之寬一分在州縣即寬一分在
窮民上之搜求于州縣者無餘地則州縣之搜求于窮
民者亦無餘地而民之塗炭日增日益矣末又言一切
刑名錢穀務持大綱而止無益煩文俱宜省去如錢糧
毫忽之差可以即行改正者無容駁詰刑名案件明白
顯易之事可以即行完結者無庸提解多一番駁詰即
多一番需索多一番提解即多一番拖累吏胥所深喜
而小民所深苦也于公報曰據詳皆籌畫久大之謀非

徒為一時補救之術云云惜乎于公知之而卒不能見之設施也

四月有感士風

時有薄植之人皇皇覓館求售者先生嘆曰昔時人學問未成不敢出門出門亦無所容故人皆盡力讀書今自旂下多收用粗鄙之人於是文理未通之人皆可僥倖以取衣食竊厚利旂下人日與此輩相與而旂下之風俗壞漢人見此等粗鄙之人揚揚得意遂謂讀書不必深求而漢人之風俗亦壞是兩相害也

閱武功志

往年先生在保定陳君名僖者其邑之名士也來見言近日修通志俱出郭棻之手不甚滿人意又言天下志書莫精於康對山武功縣志至是閱之見有載姚合縣居詩三十首先生謂不過是嘆老嗟貧飲酒看花之事與白樂天秦中吟十首相去遠矣至云一日看除日終年損道心何至如此可見胸無主張又云惟愁明早出端坐吏人傍抑何不憚煩也又云長羨劉伶醉高眠出世間自嫌多檢束不似舊來狂尤說得不是

閱湯公潛菴黜淫祠疏

湯公撫江蘇以禁浮靡厚風俗為已任上方山有所謂

五聖祠其巫覡煽惑人愚民奉之若狂至有為河伯娶婦事湯公赫怒沉其像毀其祠恐愚民不喻後將復然

因其疏請

旨永禁先生閱疏云當與會典祭厲文同看一是不侮鯨鯢一是不畏強禦君子之待幽明總是一個理

五月論井地

偶思古之井田隨其地宜非通天下可行者也觀左傳所云疆以周索疆以戎索及焉掩牧隰皋井衍沃可見又周禮載師注疏尤明孟子所云野九一國中什一者恐亦是就勝之地形而言

論喜怒氣象

先生云數日來看得人之喜怒各有氣象程子欲人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愚更欲人忘其怒而觀怒之氣象儘有怒得是而氣象不好者

七月至保定見巡撫于公

先生云撫院天資好而未學殊可惜如獻海東青念壽生經皆未學之故

八月上丁祭先師

因與諸生言詩云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宗廟之中安得有爭凡一切禮文習之不熟呼而不應必待再三而後

動這便是爭

西按先生看爭字極細極確亦見禮文平時不可不講

巡撫于公以疏薦

時巡道李公力請與高陽令同薦部議革職還職與例不符不准行取

九月與宸徵行冠禮

即遣往保定王天市署就婚

十二月墾蠲之申得請

先生因靈邑去年被水屢請蠲糧上司徒以一勘再勘

較論分數訖無定局至是奉

上諭真順廣大四府二十六季錢糧盡行蠲免先生奉檄色

喜云

朝廷有如許德意不計分數非臣下所能及為民慶幸者累

日

丁二十有六年五月十八日如保定見各上臺訪魏公道

陸

魏公名鰲與湯公潛菴耿公逸菴皆出孫徵君鍾

元之門曾知山西平定州謝絕苞苴及歸行李蕭然亦篤行君子也乃建陽明書院於保陽先生惜其質美欲

疑其學術之偏因授以王學質疑一編湯公亦篤信其

師說惟耿公後來悟王學之非與二公議論不合蓋能

自振拔者先生聞孫徵君年譜因嘆曰近年來南方有

一黃黎洲北方有一孫鍾元皆是君子然所學既非天

下學者多被他教得不清楚因思孫鍾元鹿伯順善繼定興

人一生苦志只做得不踐跡的事他日講衣敝緼袍章

亦云鹿江村伯順孫徵君皆一代偉人其品之高則所

謂不伎不求何用不減者也其學之勇則所謂未之能

行惟恐有聞者也只是不虛心不細心當日子路亦是

這個氣象賴聖人之裁成所以終成千古大賢

衛濱日鈔成

摘問學錄隨記中之大有關於學術及先儒所未經聞

發者彙成一編顏曰衛濱日鈔以嘉惠後學云

二月詣學講書以五則示諸生

為諸生述與守道某公語曰道堂言秀才之不通者宜

點余謂不通之秀才其害猶有限通的秀才更可怕道

堂問何故余曰通的秀才只是做得文字好其心只是

要功名不曾有為賢為聖的真念頭此等人根腳不正

一旦得志在仕途上為害無窮自古敗壞天下的小人

多在極通秀才內出來諸生聞之皆竦然因示以五則

一講書今定於四九日先期派定三人預將所欲講之書反覆玩味要無疑者看到有疑有疑者看到無疑至期從容宣講與眾共質務期有益一本縣所發明原欲與諸生相質正倘有與諸生意見不同者不妨面詢或寫出相商古人得力多在辨難之中勿得蓄疑不問一本縣所講不拘何書俱要引到身心上去不止從舉業起見不可視作泛語一科舉之制第三場試策五道蓋取古經義治事之意欲學者兼通世務體用備具也近來士子湯不講究至入場惟以草率完事今擬發策問一道諸生退歸研究不必即演成篇但就題中所問逐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 卷之下

果

一攷究明白有疑輒詢若有確議卓見能一一條對者尤徵好學一凡係闈廂居住各生務期畢集其散居各鄉者隨便聽其到學聽講

上丁祭先師

行禮畢語諸生曰覺得聖人屏氣似不息不是升堂時始屏是無刻不調其氣故雖升堂之時自下而上氣易動而不動

與方淑講切偲之義

先生言朋友切切偲偲分數要看是何等樣朋友當何等樣切偲其性情有剛柔之不同其病痛有深淺之不

同其與我交又有久暫之不同雖皆當切偲然其中分數須當酌量因論邵子昆魏蓮陸而及此百按隨記云子昆在井陘道署中因丁景呂言北方學者多不通義至懷背氣質之難變如此又見言不可不慎又問好生自保定歸言魏蓮陸見王學質疑他日又謂無友不如曰此讓刺之談也故先生云然已者須先看道之同不同若道先不同了又不必論如不如又須看心術之同不同若心術不同矣亦不必論如不如此不如已者與損者三友及道不同二章有別

三月編審人下

從來編審一番丁口有增無減先生覈查現在人丁不敷舊額遂以實報其略云靈邑人丁舊額一萬四千有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 卷之下

幸

奇後增至一萬五千六百有奇查其遞增之故非盡民庶而富加於其舊也因編審者惟恐部駁必求足額且必稍溢而後已故逃絕俱不敢除而攤派於現存之戶溝中之瘠猶是冊上之丁黃口之兒已入追呼之籍小民含辛茹苦無所控懇加以屢歲旱澇現在之民不能自給而又責其包賠所以民生日蹙閭井蕭條編審之際其間逃而有著落可招撫者即不除亡而有地產遺下即量加於承受之人而不除孩童而有產業者即不除老而有產業者即量加於子孫而不除因復搜求新增之丁莫其不失舊額而應增之數不足以抵刪去

之數若照舊攤派一點良心不肯自昧據實詳明府駁云作何料理上不虧課下不病民先生再詳裕課之道亦惟愛恤窮民使之充足逃亡日少自然國課日增若目前情形實難就筋疲骨盡之民求其無缺縣官平日失于撫綏以致戶口缺額聽候上臺處分以為溺職之戒可也上官見先生百折不回卒如審定之數報部又答阜平潘令書略云承詢審丁事前到保郡曾於撫軍及守憲前痛陳一番未蒙見許然亦不甚以為怪在吾輩原非有意缺額不過將地方真實情形陳之上臺自信無愧守定初念可也雖駁詰固所不免然亦怕不得

陸先生集卷之下

陸

至貴治之蕭條亦在各憲洞鑿中只須立定腳根諒必無妨敵治向係通詳近復將原冊送府未見批轉即使再駁第亦惟有補贖復上也

酉按此書可見先生之忠告而萬物一體之意亦略可見矣

捕蝗

時境內有蝗遂懸示各鄉有地之家遇蝗蝻生出立刻報官撥役幫撲又示地方人等無論有地無地皆仰給於秋成宜協力撲滅將所獲蝗蝻送縣即給穀種是年蝗不為災

議均甲

時上司檄行均里均役之法因思江南均里均役之法亦因官收官兌而民便之若止均里均役而不官收官兌民之受累猶如故也改板圖為活圖又從而均之皆非古法又思明之職役有夏稅秋糧即唐之租有均徭即唐之庸有里甲即唐之調其夏稅秋糧雖似本楊炎却與楊炎不同楊炎之法是并均徭里甲摠入在夏稅秋糧之內又思要緊冊籍宜有責成如順治十四年龍邊賦役全書至內外皆不可得此大可怪遂議覆大略謂均役之法江南錢糧浩煩里甲多寡參差難於按算

陸先生集卷之下

陸

故均里均役誠為善政靈邑錢糧無多若行均甲之法必割彼補此不惟滋擾反生弊端且民間交易無常數年過割依舊參差求其畫一必費周旋地方情形不同相因照舊又云均里均役大約從行差不均求強包攬起見但行差有二其條鞭內之行差照畝科算原無不均至額外之行差如軍需襍辦一切不准奏銷者皆私派諸民名為設法無礙不過掩耳偷鈴之計州縣官不能行之於紳衿故包攬生不均實甚今百姓之苦只在私派有私派則有包攬如不能清私派之源即日易一法弊仍如故應令賦繁之地稽覈為難者聽行均役之

法以便清查賦簡之地聽其仍舊以省紛擾而嚴查包攬禁止濫派則所宜通飭者也

四月如唐城葬郝雪客

郝名浴定州人其子請先生祀土因赴送焉先生記云

雪客即葬於唐城中二夫人附於左右其制若一室不

似南方附葬同穴異室也霑化李呈祥來會葬酉按乙

隨記云海豐王爾梅有書來霑化人蘇翻持至也蘇言其邑李呈祥叛治時言滿人不可用流徙敵歸潞川唐

慶資以教呈祥罷官與高珩同里三人交最厚李言山左風俗葬時搭棚之費

有至千金者畿輔猶不至如此然紙張旌旗亦不貲又

言明季左先斗亦講水利見桐城志又言講學要視躬

行陽明象山皆能躬行者其意似不以王陸為非先生

曰不躬行之人任其妄言無害何則人總不信也躬行

之人人將奉為模楷稍有偏僻便流弊無窮

自按數語極透闢為王陸回護者自此無容置喙矣

呻吟語質疑成

時赴郡謁新守同僚畢集擬刊成書以志一時之雅先

生以新河令王益仲有呂新吾呻吟語一書內多關係

世道人心語因為作序釀資刊成其中間有可議者慮

學者無所折衷又作質疑數十條並刊行世云

與呂君无鄙書

先生偶見張考夫先生履祥桐鄉人備忘錄一冊其篤寔正

大足救俗學之弊因貽書无鄙其略曰惠教行略

喜尊公先生正學不墜得箕裘而益振何啻邵子文蔡

九峰家學相承也儀禮通解訪求數年僅得經傳正文

今大刻告竣何幸如之更有望者張考夫先生遺書未

有刊本表章之責非高明而誰哉夫門人為考弟留滯恒

陽汨沒簿書中無一善狀間與學者談及書理只是村

學究舊話頭無足道者惟到處勸人讀尊公書而已平

生雖不能追隨高蹈之風今頭鬚半白已是藏拙時候

略將未完整頓便當從十畝間溫尋舊學冀少有進終

免為流俗人也陸先生年譜卷之下

以書答兩席生

席漢翼漢廷以書來候復書略云閱近作充滿流動以

此入場不難蹇登弧而上也但在熱鬧處最宜謹慎稍

有以不安命之說進者須立定脚跟萬萬不可隨意賢

昆仲身家重大不比他人寧可學成而未過一毫僥倖

不得此是利害關頭不但是理欲分塗也摠之離親遠

出以謹身為第一義功名次之至囑至囑

自按是利害關頭不但是理欲分塗假道學偏不肯如

此說可知先生愛人以德與世俗師弟之情大異此所

以為醇儒也彼世之嘗許魯齋治生為急一語者亦淺之乎論儒矣

請量減田房稅額

其略曰靈邑房地舊額七十七兩五錢康熙十五年增十五兩五錢征收之法每民間交易價銀一兩完稅三分靈邑地價每畝止一二錢不等民住居多係草房泥屋價更無幾以致稅不及額分派里下苦累不堪今不敢違例私派有不及額悉由墊解但捐墊亦不可為常勢必仍派之里下此實地方一苦累伏懇軫念荒瘠之邑與通都大邑情形不同合無題請量減庶國課得完

陸先生年譜卷之下

陸

不致壓欠云

六月論夜行燭

先生謂此書篇名淺俗蓋必月川先生因其父之所問以名篇可見納約自牖之義而月川先生一團誠意如春風之隨處充滿有隙便入亦可想見又云小學是古方夜行燭是因病加減之方

論文體

閱王覺斯集有禮記歌將禮記刪本編成歌訣先生云閱此則覺斯之底裏盡見又有倪鴻寶代序詩云俗格與陳調掃除以寸鐵覺斯之文病正坐此而鴻寶石齋

亦所不免即就石齋所作覺斯集序觀之以駁謀為官以詰屈為奇文怪僻而意膚淺原其病皆起於退之陳言務去一語亦可謂不善學退之者矣文運至此國安得不亾

八月以失盜申報

時有宦家失盜吏白申文不當用強劫字先生不欲隱諱竟以劫盜報郡守恐其累已拘吏痛責先生不為動

陸先生年譜卷之下

陸

未幾獲盜將成獄矣撫軍不欲上聞命改劫為竊郡守急傳諭奉行先生曰我寧以誠去官不能以偽居職卒不改郡守囑失主遊移其詞乃取盜之巨魁杖斃之先生惻然謂盜有可殺之罪而殺之不以其法猶枉殺也其剛毅類如此因作勸盜文遣吏往獄中講讀大略謂一念之差不安生理遂做出此等事來受盡楚苦然人心無定只將這心改正痛悔向日的不是如今若得出頭從新做個好人依舊可以成家立業等語一時獄中痛哭失聲

聞魏公環極之變為文以哭之

仇公滄柱以書來候并聞蔚州之喪先生不勝知己之感爲位哭之遂使人以文致奠焉其略曰某浙西鄙士江南賤吏也蒙先生之知最深有不可解者方其待罪膠城于先生未嘗有一日之雅先生千里贈詩獎其葑菲且昌言於朝不以爲嫌及聞罷黜則搯腕不平不顧恩怨即某亦不知何以得此於先生也及戊午入都始得夢見高山某之樸訥無能如故非有高談偉論可以驚動四座方且以負大賢期許是懼又未幾以憂出都即胸中所一二略知者亦未能盡吐於左右也意先生必且咎告者之過顧反喜其樸而嘉其拙謂滔滔世俗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卷之下

陸

中自立正當如此遂薦之

九重復其舊職某又不知何以得此於先生也及癸亥到都補官謁見不敢效世俗之感恩報謝見先生如平常先生不以爲人負愈益喜欲薦達之是皆不可解者豈非光明洞達之胸襟憂世之深憫世之切故其取人也寧朴無華寧拙無巧苟其朴且拙也雖無足重輕之人猶取之如此而况其足爲重輕者乎某自承乏畿南以來無尺寸之效可以報知己者惟朴與拙弗敢有變而已方將學十畝之詩人退守先人之敝廬於浙西策蹇過蔚再一望見顏色而胡意先生竟至於斯耶中心痛悼

曷其有極祥麟威鳳不可復得景星慶雲不可復覩嗚呼哀哉讀先生此文可見君子之交如水惟澹故成也

辰

二十有七年季五十九正月論陸氏解經之非

謂以六經爲糟粕者猶以虛無之見置在六經外以六經爲我註腳者直以虛無之見置在六經內故王弼之易何晏之論語猶有可取而象山之解經必不可從三月焚蒼巖山進香紙駕於堂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卷之下

陸

所歛財罰修馬神廟

六月以二語訓學者
人生處處要樹立一界限事事要斟酌一分寸
訂綱目書法正誤之失

閱綱目書法於孝惠四季帝冠條下云於是帝生十五季矣查荀悅漢紀高祖崩年孝惠已年十六安得如書法所云又高祖十年分注內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正誤因杜詩黃綺終辭漢之句遂云綺里季夏一人也黃公一人也查漢紀四人曰東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安得如正誤之言又孝惠四季立皇后

張氏漢紀綱目俱云是魯元公主女然恐非魯元所親
生觀高帝七年上欲以魯元許匈奴此時尚未歸張敖
也安得至孝惠四年遂有如此長女荀悅譏其非禮恐
亦未考

七月間熊公敬修徐公立齋起用之信

先生記此喜正人之復進即孟子喜魯用樂正子之意
論潛確類書之失

謂其載滹沱河滋河絕無源委真是無頭學問又太史
公律書外之為言茂也此書引之以証三泖尤誤按泖
字疑本作邗因在正東而言昔人疑此為東江非無謂

陸先生年譜定本卷之下

考

也後人於郊旁加水耳蓋三江婁淞皆在東北惟此在
正東又書中誤以漢書所載序次為史記

刊一隅集成

是集本家庭授受之書先生以習舉業者均不可不知
恐流傳不廣遂鏤板行世

八月丁君燕公來見

丁名棠發嘉善人是年成進士因南旋來見言湯潛菴
因議董漢臣有大臣不能言而小臣言之語余國柱

字任盛 大治人添朝多弊政句以復於

皇上因此觸怒余之中傷善類類如此宜乎余不去位先生

終為外吏也

柴君尺階來見

柴名震杭州人其父為先生同年友名煌字炯如時謫
遼左尺階從其父所來見因出邵子昆寄柴書諄諄勸
其持準提兒先生云此與于撫院念壽生經真同一真
味

九月范君彪西以書來兼寄理學備考諸書即答書

范名 洪洞人其書內有黃太冲所撰周海門傳云
性理也心氣也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非言性無善
無不善以無善無不善為性者海門之咎也先生曰陽

陸先生年譜定本卷之下

考

明不曰心即理乎何可掩也大抵昔之為王學者樂其
病今之為王學者掩其病又閱理學備考惜其不辨濶
澠答書略曰備考中薛胡王陳兼收並列無所甲乙此
誠虛懷若谷望道未見之心然僕謂亦有不可不甲乙
者譬如適京師者必先辨其孰為坦途孰為險徑然後
可以命駕倘並舉以示人而不告之以坦險之分萬一
有誤入荆棘者吾心安乎况王陳之為險徑薛胡之為
坦途前人論之詳矣非吾敢甲乙之也以前人之甲乙
者告後人何礙其為虛懷乎至序中謂學問只怕差不
怕異此又有說學當互相發明小有異者不害其為大

同但可以言聖門游夏之徒大同而小異者若王陳之與薛胡則非直小異也是大差也即其一身言行豈無可取然豈可以其小醇而并取其大疵每怪世人以陽明之功業烜赫遂不敢議其學術不知管仲墨翟非無功業者也何以見譏於孔孟其中曲折非一二語可盡陳清瀾先生有學蔣通辨一書備言其弊謹以呈覽又有大興張武承著王學質疑一編言陽明病痛亦甚深切著明僕新為刊之今并附呈區區之意非欲效世儒之聚訟也但不分別路徑恐學者不知所取舍不識先生以為何如范又復書以國典為嫌又答之略曰來札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卷之下

三

以國典為嫌鄙意玉陳之崇祀不過明季一時之制原未可為萬世定論正賴儒者討講以備禮官之採擇非所謂矛盾也往者荀况楊雄之徒皆嘗濫入兩廡俱賴諸儒議論得以改正我輩未有議禮之任雖不可過為激論涉于橫議豈可便置而弗問耶

西 按宋以王安石配享孔子賴諸儒議論在宋即斥之可見制度未當在當時尚可改正况勝國乎

來札又云此種學問或亦足救泥章句耽支離者之萬一此又有說欲救章句支離之失莫如理會朱子居敬窮理之學內外本末交相培養自無一病若欲以王陳

救之恐章句支離之病未去而虛無放蕩之病先成為害非細且即欲取其所長亦非盡發其病痛不可譬如附子大黃自非法製豈可入藥不識先生以為何如

誨朱君子舒

朱君 人大都不免於憂貧者先生語之曰救窮

無奇策惟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是救窮丹方

論史記得失

謂賈誼鵬鳥賦弊繁處全在幾個道字不然便與莊子無異公孫弘傳不載其開東閣事亦是太史公惡而不知其美處弘儘有好處如誅郭解抑卜式殺主父偃皆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卷之下

李

不可謂不是特沮汲黯董仲舒則不能為之解汲鄭傳鄭俠而和汲俠而清思郭解之謙讓只是一個克字與萬石君之氣味全別貨殖傳太史公只知人心不知道心只知氣質之性不知義理之性相如傳序上林八川而云東注太湖何謬至此注不能正而反附會之何也李斯傳以督責為王道以申商為聖人何異指鹿為馬十一月論本草綱目

書為嘉靖時李時珍所著內附脉學及奇經八脉乃不可少之書又載陶弘景云佛書稱乳成酪酪成酥酥成醍醐可以悟學問已精益精之境

已二十有八年季六十正月往府會陳公

陳名祖法山陰人時為晉州牧言黃藜洲居鄉甚不滿於眾口嘗為晚邨買舊書於紹興多以善本自與品可知已

知已

三月呂君无鄙來見

呂言四書大全俱係倪士毅通義本子當時草率如此又言張考夫有家訓又言晚邨與藜洲不合因爭高且中之墓誌起又言未發已發是有界限的天命率性是無界限的似不同又言子貢聞一貫之語倘有人問之曰何謂也當如何應之先生曰應之曰夫子之道居敬

陸先生年譜卷之下

卷之下

窮理而已矣无鄙疑敬字不屬知先生曰敬統知行又言考夫為人以謙讓為主於老生多推以為勝已於後生多方鼓舞然少分寸老生少年往往居之不疑反成病痛此則晚邨所不以為然也先生云兩日與无鄙語思山濤天地四時猶有消息一語未嘗無理但就稭紹言之覺消息得太快耳

四月刁君再濂來見

刁名 祁州人蒙吉長子也兩月前曾以蒙吉所刊

斯文正統及未刻潛室劄記易酌辨道錄大學論語翼註及行實來寄至是來見言斯文正統係蒙吉初年之書故選陽明文至多中庸孟子皆有翼註尚襍陽明之學未及改定

百按湯子遺書孫徵君移居蘇門道出祁州蒙吉留至家講學三月則其學亦不能無偏後聞先生及海內鉅公正論幡然一改其舊可謂勇於從善矣惜乎天不假之年庸孟翼註未及改定誠有如長君再濂所云者分別觀之可也

閱斯文正統謂王陽明與毛憲副書可與象祠記同傳

陸先生年譜卷之下

卷之下

可見先生之斥陽明為道非有成見也

六月論漢書之失

武帝紀不載輪臺之悔可謂不知要賈誼言五學師古無注甚疎略儒林傳叙易獨詳而於毛詩春秋三傳甚略毛公及公羊穀梁子皆不載其名及其授受尚書自伏生以上亦絕不知其授受不知何故蕭望之傳見其不悅丙吉而非耿壽昌常平議君子與君子不能盡合從古有之時又看元史見不忽木傳歎許魯齋成就人材之功不可及次焉者王鶚之於關關蕭與之於字述魯翀乎

九月讀書分年日程刊成

是書為元儒程畏齋所著先生惠當世學者淳慕躡等而不知終身為學之序因刊以指示之并作跋語以致丁寧之意其略曰畏齋先生依朱子讀書法修之以示學者朱子言其綱而程氏詳其目本末具而體用備誠由其法而用力焉內聖外王之學在其中矣有能由是興起且以此建白於上依朱子貢舉議鼓勵天下讀書之士盡由是法則人才其庶幾乎遂具文申送學院欲其頒行廣勵也時無極人蘇善德來見以儀封隱士李國華字光生所刊程氏讀書日程來示與此間稍異內有

陸先生年譜定本卷之下

書

夜讀法及果齋言讀書如銷銅作文如鑄器一條最好

十二月魏君以其家刻書來贈

魏名荔彤栢鄉人貞庵公子也送鑑語諸書先生云其中辨崔實政論之非及明條鞭之未善皆與愚見甚合又隋劉炫與牛弘論令史之言讀周禮者不可不知李諤之論文體王通之答楊素皆隋代之至言已收入鑑語去取甚當

庚午二十有九季年六十一二月方君來見

方名于勃係方從哲之親姪行唐舊廣文也言從哲當日與子詩教有舊每事為其所把持因不滿於東林

巡撫于公至縣

于公以酌賑來縣因語先生曰余前疏薦例應行取罷阻撓者余國柱此時余已為郭公華野所劾故于公云然

二月賑飢

時奉

命賑飢靈邑發帑三千兩先生每日裹糧馳驅深山窮谷無所不到審其衆寡老弱而配給焉務使人人得沾實惠吏胥不得有所侵冒自二十八日起至四月十三日凡四十五日而賑畢閩邑徧沐

陸先生年譜定本卷之下

書

皇恩惟先生實心奉行故也時郡守約以二千兩及民其餘繳上臺為勘荒費先生謂此銀乃加惠窮黎者有司扣作虛費是上負

朝廷下欺百姓也卒盡散之鄰邑有已散而復追者獨先生屹然不為動云

五月總憲陳公說巖論薦行取部文至六月入都

陳名廷敬澤州人時科道員缺

上諭九卿各舉所知公以先生薦奉有

俞旨行取來京先生謝事時猶申請緩征及房地稅減額并上司供應宜永遠革除又貯倉米穀須不時借放飢民

等事撫院于公報曰以謝事之時為災黎起見具仁人君子愛民至意瀕行邑之紳士與民攀轅哭送者不可計數先生悉慰而遣之邑人士遂為文勒石以誌去思曰靈邑介在瘠陋災侵頻仍歲在己巳夏旱麥不登秋早霜殺禾民間終歲勤動不獲粟升斗相與剝樹刈草而食流離野死者相屬公為疾首蹙額以勞來于野陬繪災民之狀告救於郡二千石及中丞以下鄰邑傳誦其牘者多至痛哭焉所請格於上不憚再三卒守初議天子俞所請下全蠲歲租之詔發帑金為賑於是公徧歷山谷旅宿不歸者閱月按邑之被災者為三等躬為部署

陸先生年譜卷之下

卷之下

而均之遠近帖服無復怨咨復為簡詞訟省文書懾姦穴蒐盜賊招流亡大約倣古荒政之遺而節約其概靈邑數萬垂死之飢民一一從公恩勤鬻閔中特與以更生再造也他如興學課農減丁緩賦省刑卹孤懲姦飭胥葺湮整廢公聽斷罷追呼自昔史書所載仁心質行之君子所以推誠御物者公且博採而兼收之蓋公賦仁智之性傳聖賢之學規畫指注一出於經術之正故能專劇肩難略不以利害奪其志也公之被召也在庚午五月間新穀未登公所講荒政未及竟民之依公也方如魚之於水鳥之於木欲仿古者借寇故事上書以

聞而謀之父老解事者父老曰朝廷咨於九卿謀之宰相徵海內循良僅得如公者四人吾儕寧得遮留之公之入為臺諫言官也言行道亦行也

聖天子必不以一邑之啼號故而漠視乎四海且吾邑之未竟者公必有以處此矣以是低徊不能已共疏遺愛於碑且徐圖肖公貌奉祠以垂千百世之祀焉公力學著書傳道統之正兩舉廉在靈壽日家人紡績以佐薪水其去也實不能具行李云

赴部驗到七月唐公濟武來會

唐名夢賚言目今朝局當以調和滿漢為急又言魏環

陸先生年譜卷之下

卷之下

極資李恒岳而成其廉凡人擇其可受者而受之是亦李恒岳也嘗以此面質之魏亦以為然他日在邵子昆寓唐適在坐言青城童子八歲能知未來事大奇之配以女未幾童子病病愈不復能有所知一鈍人耳先生云此與漢武帝信藥大事相類邵因言栢鄉魏老師有一弟子而能言其前生事先生因憶魏公樗林隨筆中有一條云人生而能知其前生後不復記憶者是有物憑焉蓋有為而發此氣足以破愚俗

張君雲先來見

張名 人言新總河居家甚孝友其用陳天一也不

帝符堅之於王猛天一亦有魯朱家之風其治河之功不可沒其屯田亦先經題明但壞在管屯各官之多事耳今王總河開古河洩淮於江亦是一法但須置閘水漲則開分洩於江水退則閉使北出清口

九月至暢春園引見

吏部司官引從園東小門入至

上前跪即命出所御屋題曰淡寧居

李公晴崖來見

李名旭升蔚州人時官中書科言初行取時太常少卿

楊爾淑字時子直隸人於陳總憲所昌言曰此番若無陸靈壽

便不成一個行取了

往見總憲陳公

先生自叙昔年未曾執贄於魏蔚州今所以亦不敢用

師生稱呼陳云甚好昔馮中堂薦魏環溪我曾薦王阮

亭汪鈍菴皆未嘗用師生之禮先輩正如此又言言職

之難當鄭重今年春論章奏不宜專贊頌一疏欲先觀

皇上之意而後盡言竟不見合可見其難又云忠而不見信

必其忠有未至果能直道自然可行但患直道未至我

輩當自反

往會李公厚菴

先生問時事當先者李曰年兄係有根本之學任職兩

月當自知之又云今之時又不同于魏環溪之時當相

機而動李言文本有用之才立言少失次序便為

皇上所窺破不可不慎又言及薦舉之事辟人云一日

皇上講書畢問曰今天下亦有留心性命之學者乎對曰今

之留心性命之學者臣所知有山東布政衛既齊靈壽

知縣陸隴其臣曾見陸隴其所作一書實係有本之學

蓋指呻吟語質疑言也又問陸隴其居官何如曰清廉

愛民屢經大臣薦舉固不待言未幾遂有九卿薦舉之

旨

陸隴其

赴部宣補四川道試監察御史往見總憲于公

時澤州已轉部尚書直撫于公即繼為總憲再語先

生云康熙二十五年之行取由余國柱阻之當巡撫出

京之時即丁寧如此人不宜行取進來是時余為總憲

而銓部之權能操之

到任派協理山東道事十月

太廟時享前殿監察陳君來見

陳名遷鶴晉江人時官編修言閩中從來不染手姚江

之學惟一李贄出仕於外與王龍溪交而遂習為橫議

上幾輔民情疏至

乾清宮面奏

疏略曰臣官畿輔久知畿輔之民情邊山一帶土瘠民貧異於他方荒多熟少自昔而然豐年僅可支持一遇水旱流離萬狀幸數年以來

皇上加意撫綏禁止私派不惜蠲賑鳩鵠之民得苟延殘喘然以言乎家給人足則尚未也臣觀自古豐亨之治皆非一日而成唐虞之世其初亦不免於黎民阻飢堯舜兢兢業業積久而後蒸民乃粒漢自高惠而後多方休養至於文景然後天下盈富唐之太宗日夜講求治道至貞觀之後然後民食克足今天下平定猶未久也而

又疊遭水旱故雖

皇上勤恤民隱而百姓猶未免於艱難無怪其然矣求其盈富亦無他道惟在

皇上常持此勤恤之心期之以積久而勿責効於旦夕恩已厚而不嫌其更厚心已周而不厭其更周則家給人足之盛庶乎可望矣至於目前所當議者臣見上年畿輔荒旱其被災各州縣雖間有未被災之處亦不過少有升合之獲耳初奉

上諭將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糧盡行蠲免已經撫臣出示曉諭後因部議分別被災州縣內有不被災地

敵不准概蠲百姓甚苦撫臣不得已題請秋後帶徵地方得以穩安然雖今歲秋收稍稔既徵其新又徵其舊臣恐非積貧之民所能堪也雖曰豐年所入幾何穀價又賤其入無幾私債之迫索者衣服之典當者已去其大半仰事俯育仍憂不足又可責其兼完新舊之粮乎若非曲加垂恤臣恐地方有司惟知考成之是急不顧民力之難勝甚非

皇上蠲免之初意此臣所目擊地方情形不敢不為皇上陳之疏奏

上呼先生近前曰陸御史奏章是自做的還是倩人做的先生對曰疏出臣手不敢以假人

上稱善相屬顧左右曰即發抄終格於部議尋仍奉特旨盡行蠲免

奉武場監試之命

初九日同李公厚菴在地字圍較射至十三而畢李盛稱常州楊雪臣之學而贊閩中前輩張岳之集言及羅整菴甚不滿其議論太極圖

松陽講義刊成

先生族叔訥菴以松陽講義一書大有裨於學者刻于家塾請先生自為序以行世先生作序大旨要人引到

身心上去勿視書自書自我庶不負一番講貫苦心也

十二月送論湖南巡撫奪情疏至內閣

時湖廣督臣題請湖南巡撫在任守制

命廷臣會議舉朝頗右之先生遂以疏論其略曰臣辦事衙門聞九卿科道會議湖南巡撫于養志在任守制一事臣以資淺不在會議之列不知所議若何及詢之與議諸臣昌言其不可者固有其人而依回不斷者比比而是臣竊怪之此明白顯易之事有何可疑而依回若是夫治天下之不可不以孝易明也在任守制之非所以

教孝易明也天下正當承平之時湖南又非用兵之地

無藉於在任守制易明也

皇上以孝治天下諸臣沐浴於孝治之中久矣何難一言以直斷其不可耶且臣不知議者以于養志為何如人如其非賢者耶則固不當使之在任守制矣如其誠賢者耶則必不肯安心於在任守制矣在督臣代為題請或從愛惜人材起見然臣以為使之解任全孝正所以深愛惜之况

皇上一日所行天下萬世奉為法程者也若使一撫臣由督臣之題請而留將來督撫之丁憂者皆將援此為例其

不思僥倖奪情者鮮矣名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壞

此端一開關係天下實非淺鮮至湖南一省之人是則是做不復知有父母又無足論矣竊以為督臣所請無容議可也臣不知九卿作何啓奏理應靜聽

皇上之定奪但恐眾論參差兩端易淆敢從名教綱常起見少効芻蕘云云會議諸臣聞先生抗疏言之亦不敢復言應在任守制矣遂蒙報可

王君公垂來見

王名紳河南人言科道舊有同起居注侍班之制自大治在內閣時除去又言議河工時湯潛菴面奏減水壩

之弊大治謂減水壩非靳輔之法而潘季馴之法也

上頗首肯之杜公肇餘水人奏減水壩原係潘季馴之法但

靳輔之減水壩與季馴之減水壩不同季馴之減水壩

放水入海靳輔之減水壩放水入田又言條陳面奏之

法自能孝感白行

周君教寧來執贄

周名靖吳人忠介孫也言有所著策隸考異所見與王魯齋不同魏超宗言教寧居喪極盡禮

西按教寧能如是又奉大賢以為師不愧為忠介孫矣

徐君爾澣來見

徐名世沐江陰人以所著四書惜陰錄就正先生嘉其
篤學錄其中精當語置行篋中後徐南歸語先生及門
趙旂公曰京邸得見先生如在光風霽月中

辛未三十年年六十二二月在朝房有橫逆之加

先生自註云其人悻悻自得以罵人為能事可駭後先
生南歸及門叩橫逆之始末及其人為何人先生云此
即余同年進士同為邑令同行取而同衙門者也當湖
督之題請于養志在任守制也總憲是其同姓為之經
理其事知余不可以利動囑其人來婉致謂事雖創見
不必異同余與總憲本無纖芥隙若明致總憲之意余

徐先生年譜卷之下

李

當面致總憲反覆陳其不可總憲天資好或肯見從不
必上疏論辨矣無如其人入門坐定並不致總憲意故
作駭詞云年兄知否近日竟有父死不丁憂者余問何
人因述督題巡撫在任守制九卿已有成議世風如此
我與年兄總置不見不聞不議可也即起去蓋其
人素號剛直恐余窺見其底裏故也余思此何等事而
可置不見不聞不議耶即以疏論其人語總憲謂
我已致意陸某不從猶恐總憲不信故在朝房眾官畢
集之時大肆狂罵以堅總憲之信云後余罷官總憲語
及始悉之

西按以自號剛直之人而竟為蘇張之事宜夫子有感
於古民三疾也

奉會試外監試之命四月往答李公厚菴

李言顧寧人之韻書梅定九文昂宣城人之曆書皆從前所

未有又講不明不行章言子弟中有知者愚者不當急

求其明且責其行然後能明子弟中有賢者不肖者不

當急求其行且責其明然後能行先生取其得章句意

五月譚公左羽來會

譚言近日京師尋館之多但知臨淵羨魚不知退而結

網可嘆又言數年來之朝政幸有戊辰之一擴清然戊

徐先生年譜卷之下

李

辰之攻小人者皆非真君子所以不能服其心

京師早

命廷臣直陳利弊遂獻三議

一編審人丁宜痛除積弊其略曰舊例人丁五年一審

新生者添入死凶者開除此成法也無如有司未必皆

能留心稽查惟憑舊冊為成案聽甲長戶頭之開報故

有豪強隱匿而無立錐之民不免于當差此弊之在不

均者又相沿舊習有司務博戶口增加之名不顧民之

疾痛必求溢於前額故應刪者不刪不應增者而增甚

則人已亾而不肯開除子初生而責其登籍始而包賠

繼而逃亡故一審一溢戶口日加而民困日甚此弊之
在求溢額者請飭該撫令各州縣編審務求均平應開
除者即行開除有缺額者當據實詳明不得濫將焚獨
無告之民充數及將死逃絕責令里甲包賠亦感召
和氣之一端也一積欠錢糧宜急豁免其略曰臣於上
年十月間具有敬陳畿輔民情一疏題請豁免未蒙部
允近見直撫郭世隆題稱宣府荒後殘黎兩月之內三
季並徵勢難完納則因宣府一處而各處之民情可知
又見直撫題無極縣知縣范永嘉將新舊錢糧並徵以
致百姓不堪則因無極一縣而各縣之催科可知夫畿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卷之下

三

輔者天下之根本畿輔之民不可使稍有失所當二十
八年大荒之後目今又雨澤愆期二麥難望新舊並徵
實非民力所能勝臣以為此當急宜豁免者也一捐納
保舉宜急停止其略曰天下之根本在民民生之休戚
在縣令故縣令一官關係匪輕未有縣令貪污而百姓
不困窮者也近因捐納一途縣令之中不免賢愚錯雜
幸

皇上洞見其弊特立保舉之法以防之近復因軍需孔急并
保舉之法而亦捐納焉則賢否全無可憑矣夫保舉所
重莫重於清廉故督撫保舉必有清廉字樣方為合例

若保舉可以捐納則清廉二字可以捐納而得也此亦
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臣竊怪近日督撫于捐納之員
有遲之數年既不保舉又不參劾不知此等官員果清
廉乎非清廉乎如以為清廉則當即保舉矣如以為非
清廉則當即參劾矣即或有清濁之間未可驟舉驟劾
者然既以捐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趣卑陋
甘於污下可知使之久居民上不僅貽害小民亦且上
干天和故以為不但保舉之捐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
限期更宜酌定乞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卷之下

六

勅部查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行開缺聽其休
致庶吏治可清而選途亦可稍疏矣臣謹議輔臣以用
摺子不合不便故奏為辭力請卒不得達

六月上速停保舉先用疏

先生三議既不得達於是上疏其略曰伏見臣同衙門
御史陳菁疏請停捐納保舉而開先用之例部覆俱無
容議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臣竊以為保舉之捐不可不停而先
用之例不可開也

其言保舉不可前此有捐納先用一
語與前議同意

例正途為之壅滯

皇上灼見其弊久經停止雖前九卿因運送草豆會議酌開

事例亦未及此蓋誠知為選途之害而不敢輕議也且捐納先用之人大抵皆奔競躁進之人故多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此又不待辨而知其不可者矣竊以為不但保舉之捐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更當酌定不但目前先用之例萬不可開而從前先用之人不可不行稽核疏奏有

旨九卿會同陸隴其議奏先生即至闕右門會議時軍需孔亟計臣方特捐納以濟用定議捐納保舉無碍陸某所奏不諳時務均無容議先生議云捐納一途實係賢愚錯雜惟有保舉一綫可防其弊雖不敢謂督撫之保舉

陸隴其年譜卷之六

卷之六

盡公然猶愈於不保舉也今若併此一綫而去之何以服天下之心即貪污之輩或自有督撫之糾參而其僥倖免於糾參者遂得與正途一體陞轉國體之謂何恐未可云無礙也雖有次年三月停止之期然待至次年二月而後停止則此輩無有不捐納者矣澄叙官方之大典豈不蕩然掃地乎此臣請速停保舉捐納之議似亦難無容議者也至於設立保舉而不定期限則不肖之員多因循一日百姓多受累一日亦非

皇上愛養斯民之意議者或因限以三年而無保舉即令休致恐近於刻不知此輩原係白丁捐納得官惟思撈其

本錢何知有

皇上之百姓踞於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又可久乎况休致在家仍得儼然列於縉紳其榮多矣何謂刻也即云設立限期或反生其營求之弊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之若督撫賢則何處營求臣不敢謂天下必無一賢明之督撫也即使督撫不賢亦不能盡蠲納之人而保舉之此臣請定保舉限期一議亦從吏治民生起見未有吏治不清而民生可安者未有仕途靡襍而吏治可清者似亦難無容議者也滿九卿迫先生改議先生執之愈堅九卿遂以阻誤軍機擬革職請奉天安插定議或勸

陸隴其年譜卷之六

卷之六

先生施挽回之策先生曰有命奉天亦可讀書也

百按先生於己巳歲有與同年柴炯如書其略云遼左風景雖異家鄉然賢者處之自能險易如一想讀書樂道之懷不減在西子湖頭也東坡海外伊川涪州學問更復精進身外之境豈能阻汪汪千頃之度耶願足下勉之矣可見先生處已待人總無二致忠恕之道不外是矣

又隨記云方顯沛時最相愛者滿人則有鍾申保漢人自同衙門外如譚左羽之計畫盤費張長史易松之殷勤執贄崔平山之籌踏前路皆有古人風而沈樂存江人曾

歸安之慷慨願救尤同衙門中傑出者也又楊止齋名人
詳言漢軍畢興霖亦甚念此事欲申救九卿議上衆謂
先生必不免即先生亦整理作奉天之行矣越數日奉
有從寬免議之

旨

七月李公厚菴來會

李言前月十九日衛京兆既齊面奏出巡所屬地方民
情皇皇惟恐陸御史遠謫遂得從寬免議陰有回天之
力

按先生于衛公無夙昔之雅而急難相救不啻同氣

陸稼書先生年譜卷之下

全

豈非秉彝之好出於天性哉厥後先生與衛仍莫往莫
來祁奚叔向不得專美於前矣

李又言湯潛菴晚年從余借建寧板朱子全集校對漸
有歸正之意惜其遂歿又言應嗣寅性理大中內言二
程不歸統於濂溪猶陳橋之篡潛菴甚不喜此言謂直
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又言黃石齋之學甚偏

命巡視北城

凡巡城御史到任各坊長坊官俱有規例先生悉除之
往會李公厚菴

李言孝感之學非誠其罷官時與大治為婚而與東海

為腹心入京住東海宅是誠何心

百按壬申隨記王令貽來言孝感與大治結婚在丁內
艱之後大治百計不得欲借學統不載許魯齋以中之
乃成婚姻然則孝感固有不得已者君子宜諒之矣

八月朱公錫曾來會

朱極口李焘之長編言薛方山未見此書却作宋元通
鑑可笑若王宗沐之宋元通鑑則又不過撮拾續綱目
成書明人習氣往往如此

憲臣劾不稱職有

旨改補

陸稼書先生年譜卷之下

全

先生任臺職僅一年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遭遇

聖明優容至再然始終一節與眾齟齬至是試俸已滿例有
甄別都察院擬先生不稱職對品調用由是得申遂初
之願

李公厚菴來會

李言存養工夫兼動靜大學八條目不言存養是接小
學來句句內有存養作腳也中庸言存養亦便包得擇
執工夫下面只是抽出言之耳因言冉永光觀祖中存

養專屬靜之非又言初見許西山言天下有大聖之學
有大賢之學有大儒之學截然三樣門戶入乎此便不

能入乎彼其言甚誕

九月出京李公厚菴以詩送

其詩曰越客孤帆迴高秋鞠蕊新行哉無愠色卓爾見

清神薄宦同窮巷幽居藉德鄰晤言希一日相待有千

春日濁付時論行藏自古人長當盟澗壑庶不負松筠

爾祖直公似斯文洛閩真後生需講藝奔葉賴當仁坐

使異言熄弼成聖化醇閒飛湘水權飢食吳江尊信美

雖南國離憂繫北宸碧霄賢路近多是遺蒲輪

西按李公此詩足概先生一生大節其曰相待于春則

今日之從祀已兆於此矣始慰其去繼決其來不兩年

陸先生年譜卷之十

全

而果有江南督學之

命可知外調一局特重違憲臣之議非

聖祖意也

又冉君觀祖詩曰聖道日光昭斯人乃傑起羣說得廓

清燃犀照江水出處一無心言動皆至理直聲雖震耀

淡然忘譽毀本身歸舊廬富貴同敝屣神融味道真執

經環多士余也失追隨悠游慕遐軌南望洞庭山寤寐

勤仰止楊君敬儒詩曰君竟蕭然去臺班尚有誰清操

常特立勁節肯人隨辭闕焚遺草歸山下舊幃著書千

古事行矣復何悲二詩俱有意附錄於此

至天津梅君定九來見

梅言李厚菴家教子弟必先讀九經然後學舉業又言

本朝言歷者有吳江王寅旭高於陳獻可

十一月抵家席君文夏來訂師席許之

壬三十有一年季六十三正月赴席氏館注禮經會元

語及門云禮經會元一書將周禮分別門類融會貫通

最為有益但指斥康成有過當處至是手自圈註逐段

分疏焉

五月程生儀千來執贄

程名徽州人問陳幾亭所輯程朱書先生曰幾亭

陸先生年譜卷之十

全

於程朱之學亦差一針

七月閱徐公健菴所刊經解

先生云健菴此舉差彊人意

十二月自館歸舟宿唐會村思輯困勉錄

預叙輯書之例曰注疏大全或問俱不必編入不欲廢

成書也陸王之學不必多辨以有學部通辨在也內當

分學問思辨行五項採宋元諸儒之言是謂學採明興

以來及近年諸儒之言是謂問發先儒之未發以愚按

冠之是謂思辨諸說之同異以愚又按冠之是謂辨策

勵學者勿徒為空言以學者讀此書五字冠之是謂行

百按先生隨記絕筆於此方欲著書以覺來世而有志未成也今坊間所刊行之困勉錄與先生所叙輯書之例了不相關名則是而實則非前論之詳矣茲不復贅云

定繼嗣

先生次子宸徵向為仲弟尚桓後長子定徵既歿先生論奪大宗以承小宗於義未當季弟履平有二子因以其一為尚桓後而令宸徵仍為已嗣

二十有六日有疾

先一日門人趙魚裳兄弟來見留談終日云程子曰性

陸先生年譜卷之下

全

即理也梁谿認心為性云性統理者也所以欲開王學而未足以服其心然梁谿不敢斥言性即理為非至應橋謙性理大中則直以程子所言為不是矣然揔是梁谿一派又云性理大中卷末將陽明議論逐段批駁却好將來要將此卷另刻名曰王學考與王學質疑並行先生先曾作王學攷序其略曰自陽明之學行天下迷惑沒溺於其中者百五十餘年近歲以來好學深思之士乃敢昌言排之然以其功業赫赫於人之耳目間疑信且半錢唐應潛齋獨一言以斲之曰陽明之功諱而不正詭遇獲禽耳又推其本而論之曰陽明自少馳馬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 卷下

試劔獨學無師而堅於自用則又直窮其病根陽明復起不能不服斯言嗚呼以陽明之天資豪邁向使自幼涵養薰陶於小學中加以良師友如二程之有濂溪朱子之有延平何至放言高論如此哉所以敢為放言高論者其所由來漸矣又云小學不可不講究授生徒須日與講解一段我在館中亦如此

百按先生無時無處不倦倦以小學為言當其在靈壽也寄倪貽孫書曰令郎近來讀何書小學一書不可不看日記一二條作菓子啖何如與兩席生書云須將小學一書逐句在自已身上省察又云小學不止是教童

陸先生年譜卷之下

全

子之書人生自少至老皆不可須臾離故許魯齋終身敬之如神明與李枝吉書云在北方見呂晚村所刊小學近思錄此是晚邨臨歿惓惓為學者之意不可不時玩味也與曹星佑書云外孫能讀書可喜尤當教看小學以正其根腳與子宸徵云小學及程氏分年日程當常置案頭時時玩味言之至再至三其詳則收載吳氏小學集解中先生以小學望人身體力行也可謂切至矣

又云先儒柯尚遷云大學綱領條目雖備然只空殼子身如何修家如何齊都在周禮禮記中此言甚當學者

一三五

須有所依據方可尋向上去午後族叔祖方淑至相對甚歡遽欲別去先生笑曰凡事須從容余嘗至某家氣象甚熱鬧却不從容又嘗至某家甚閨寂却從容從容二字有多少受用遂送至河干而別

二十有七日亥時先生卒

是日腹痛不止李公厚菴張君長史於京邸寄書來候起居質義理午後至猶力疾啟視可謂道誼之交有終始者至夜鼻息出聲漸大而先生遂卒泰山梁木之痛固不僅及門之士然也

甲戌三十有三年十二月十八日葬于餘圩祖墓之西

先生家本清貧歿後無以營葬時邵公子昆視學江南招宸徵至署謂之曰是役也因令先尊已千古我蓋攝官承乏也且泣即出俸餘百金俾持歸為葬費遂得卜兆而安厝焉時會葬者自遠而集不可以數計并有不告姓氏哭拜於墓而竟去者

邵公與先生論湖撫有異同今人意見不合視若仇讎夫且幸其死更喜讓其位而邵公無之可見仁義良心本難汨沒先生之道德能使異己者終信服如此余既重輯先生年譜畢作而嘆曰嗚呼道之顯晦豈不以時哉方先生之筮仕嘉定也其道可以次第見之設

施矣顧不見容於流俗未究厥用而去其宜顯而不顯一也迨史館乏員先大父準菴公以博學宏辭薦業赴

京俟

廷試矣輦下先達諸公莫不仰慕其風采爭先就教謂天祿石渠中惟先生為宜稱又不幸以憂去其宜顯而不顯二也未幾蔚州魏公以疏辨其冤且薦之有

旨以原官起用服闕補宰靈壽雖仍小鮮亦得少展其所學於是巡撫格公特薦之於先九卿復薦之於後而時則大治當軸于先生不啻薰蕕卒為所沮其宜顯而不顯三也至沮先生者既去位而澤州陳公安溪李公交

口薦揚

聖祖遂擢置堂班天下喁喁然慶先生遭知遇之隆甫拜官即抗疏論事靡不上弊

聖心道可大行矣顧忌之者衆憲臣謂宜外調

聖祖重違其議兼所以保全先生于是賦歸去來矣其宜顯而不顯四也然先生雖去

主知固自若也不兩年以

特旨起為江南學院有超乎尋常意計之外者而先生已先一年歿宜

哀衷深為憫恤其宜顯而不顯五也蓋先生一生誦法朱子

不獨學問人品差堪繼執卽出處通塞亦約略相同昔
朱子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而先生亦再起
再躡兩爲邑宰共九年在御史臺僅浹歲第朱子不遇
聖明其坎坷也固宜若先生則既遇矣又不能享有大
年以副

九重簡畀之重此則時命之無可如何者也今

天子嗣統之二季仰承

聖祖崇儒重道之道意於本朝儒臣中獨進先生於附享

孔子廟廷之列嗚呼休哉豈徒博稽古禮文之美名哉蓋以

先生由洛閩以溯洙泗得孔孟之心傳而樹之風聲俾

陸稼書先生年譜卷之下

卷下

天下人人知聖賢爲必可師法學術以正風俗以淳有
志者無不可食報於無窮也先生之道至是可謂大顯
矣獨是

聖祖知先生爲寔深欲老其材而大其任而天不憖遺有虛
側席之盛心閱今已卅餘年一旦得邀綦隆之殊典豈
非道之顯晦固有其時哉然則今日之先生固宜家尸
戶祝奉爲典刑非一家一邑所得而私者矣百之重輯
是編亦仰體

聖天子廣厲學宮之至意使學者一展卷而不啻有美牆之
見由是誦法先生一如先生之誦法朱子學術正而風

俗淳於

國家崇報先生之意庶幾無負則斯道之傳不且大顯於
千萬世而不晦矣乎因不揣愚陋芻蕘博採重爲之譜
而妄有論說者以此後學吳光百恭跋

漁洋山人自撰年譜卷上

小門生東吳惠棟定字註補

同學諸子參

山人名士禎姓王氏字子真一字貽上號阮亭青州諸

人自註即今諸城

始祖諱貴遷濟南新城著籍焉稱耶瑯公

公居諸城古耶瑯地也當元末白一作花馬軍亂公祖

擊之殺一賊度不能抗乃避居新城之曹邨為某大

姓傭作一日大風晦冥有一女子從空而墮良久既

霽公於塵盆中得之云即諸城縣初氏女也晨起取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上

紅豆齋

火不覺至此時公方鰥居女子年十八九主人以為

天作之合遂令諸伉儷焉三世至穎川公而讀書仕

宦四世至太僕公始大其門二百年來科甲蟬連不

絕皆初夫人所出也初夫人事載見耶瑯公之高孫立峯先生大槐記及伍袁萃林

居漫錄謝在杭五雜俎諸書嘉興賀燦然駁之以為語怪非也

二世祖諱伍有善行稱善人公

耶瑯公五子善人最少性醇謹事父母諸兄皆得其

歡心尤好施予歲時勤力治家人產計口給食餘悉

以賑鄉里貧乏者門前植槐一株枝葉扶疎時作糜

哺餼者于其下諸餓者以次受糜紡其笠于槐葉繁

如也鄉人呼之曰王菩薩而稱其家曰大槐王氏善

人既多隱德嘗夢神人以冠簪笏囊分布槐枝之上

顧曰以報汝識者以是卜其後之必大也

三世祖諱麟明經官穎川王府教授稱穎川公

穎川為善人次子生而警穎強記于書無所不觀受

詩于畢文義理十四補博士弟子員每試輒冠其羣

數困棘闈隨例應里選官永平郡司訓勸學興行為

多士式久之遷諭鹿邑廣勵功令如校永時士風丕

變最後遷教授穎川王府既至疾作浹歲而卒志傳

稱公內廉行修人倫醇備事大父耶瑯公至孝遇諸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上

二

紅豆齋

兄弟門以內蒸蒸如也蓋自公以毛詩起家接武列

卿御史尚書郎祕苑方岳郡邑長吏皆名臣應仕布

列中外人皆謂善人之食報于茲乃驗矣

高祖諱重光明嘉靖辛丑進士歷官貴州按察使參議

歿於王事贈太僕寺少卿論葬祭稱忠勤公

公字廷宣嘉靖丁酉舉於鄉辛丑成進士授工部主

事理徐州洪穎川公卒哀毀如禮服闋除戶部權稅

九江廉弊竇除豪猾省乾沒及期歲省國漕數百石

當事以其能晉秩僉事守雲中強直奉法軍民賴之

尋晉參議守上谷條上谷機宜十二事悉中窾要以

忤當事意調貴陽時赤水黑白犛蠻叛川貴戒嚴丁
已肅皇新三殿求大木取辦貴竹諸彝為梗公至以
便宜往撫平之彝人感其德爭以所知異木走報公
公采入其阻衝風瘴癘勤事以死事聞特加恩卹賜
祭葬壬戌秋三殿告成以公前績詔贈太僕寺少卿
公性孝友為穎川公次子方胤而母沈安人亡三事
繼母常居廬如所生兩弟早夭撫其遺孤不殊已子
居鄉恂恂退讓君子也歿歷中外遇事慷慨不避艱
險及卒無一語及家事世廟論祭文有忠勤報國之
褒故稱忠勤公焉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上

三

紅豆齋

會祖諱之垣嘉靖壬戌進士歷官戶部左侍郎贈本部
尚書自穎川已下以太師公象乾貴俱贈少師兼太子
太師兵部尚書

公字爾式里人稱見峯先生太僕公次子少能文章
未冠補邑諸生戊午舉鄉試壬戌成進士授荊州府
推官多所平反隆慶丁卯徵入為刑科給事中尋擢
禮科右兵科左持節使鄭還遷禮科都給事中言
事激切忤旨奪俸請急歸省明年起刑科擢太僕寺
少卿三月改鴻臚寺卿甲戌擢大理寺少卿踰年擢
順天府尹旋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三載

詔錫贈封如例庚辰內遷戶部右侍郎奉命攝理京
營戎政明年轉左侍郎總督倉場疏乞歸省歸二十
年而卒訃聞詔賜祭葬贈戶部尚書公少績學攻苦
茹澹窮日夜不輟及貴猶然子孫遵用其教皆以節
儉世其家生平行事詳公所載歷仕錄

祖諱象晉萬曆甲辰進士歷官浙江右布政使贈刑部
尚書

公字子進別字康宇司徒公季子也中萬曆甲午舉
人甲辰進士授中書舍人癸丑考選同鄉諸公皆欲
以臺省處之適太師公方以薊遼總督召為本兵而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上

四

紅豆齋

故事父兄官內閣及六卿者子弟無得居言路其見
居職者例改翰林官故太師欲暫歸為公地即來而
翰林可得也公力爭不可以私恩宿君命遂平調禮
部儀制司主事甲辰移疾里居久之中忌者以京察
調外補江西按察司知事未赴遷行人司左司副又
遷禮部精膳司員外部未幾丁內艱服闋補儀制司
員外部扈惠王之國荊州戊辰春報命陞按察司副
使備兵淮揚下車摘伏如神十城憚其風采甲戌陞
河南按察使經年所部讞決稱平乙亥遷浙江右布
政使公為人寬厚及見義勇決不擇利害為趨避是

人之難如不及然終不為屋異激切之行年七十致仕生平喜澹泊室無勝侍盛暑整衣冠危坐讀書不輟常舉唐柳玘言誠子孫無矜門第務力學為善故其家代有名人由家法之善有以維持之也

父諱與敕 大清順治元年拔貢累封國子監祭酒贈刑部尚書公四子伯士祿順治壬辰舉禮部乙未進士官吏部考功員外郎仲士禧廩貢監生叔士祐康熙庚戌進士未仕卒山人其季也

方伯公有四子其季為匡廬公公字欽文性孝謹尤警慧自毀齒就傅所授經書一過輒曉大義數困場

漁洋山人年譜

卷止

五

紅豆齋

屋 世祖皇帝定鼎詔郡邑選真才充貢太學有司以公名應 詔公以方伯公年老 廷對後不謁選人徑歸謂所親曰吾得以壯年侍老親側躬希膾洗滌之事遠希萬石家風願有所未足乎就子舍日夕視寢膳問安否為憂愉每歲時率子婦奉觴上壽一門五世羅拜庭下方伯公顧之喜則好為子姓陳述先世隱德遺事觀續忘倦公退而申繹其說環長幼拱聽方伯公卒哀慕如孺子每歲時伏臘家祭上冢必憶墓盡哀又繪方伯公生平出處事蹟為圖二十四以示後人蓋其天性愛慕如此少工駢麗之文

晚年猶問為之中歲好為詩輒棄去曰吾偶寫懷抱如絃之有音茲停音寂矣乃欲索之於無有耶每春秋佳日輒置酒邀邑耆舊促席道舊故為樂又嘗與諸兄弟讌集道祖宗勤儉遺事如方伯公當日及公之歿也羣從兄弟行哭失聲巷春皆罷是可以知公之德矣

故明崇禎七年甲戌閏八月二十八日亥時山人生布政贈尚書公官河南按察使尚書公及孫夫人隨侍山人生於官舍故小字豫孫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上

六

紅豆齋

山人為方伯公十一孫時六兄西樵年九歲七兄禮吉年八歲十兄東亭年三歲池北偶談云予生甲戌以辛卯中鄉試乙未中會試與侯官曹能始相去一甲子無不符合

崇禎八年乙亥二歲隨任之杭州

案考功年譜是歲方伯公遷浙江右布政使

崇禎九年丙子三歲

崇禎十年丁丑四歲

崇禎十一年戊寅五歲

是冬左使姚永濟入覲方伯公攝其事姚至京以征解不及額下獄方伯公聞之敕守藏吏籍所貯悉輸

之吏辭以考成不便公曰若所言吾豈不知顧姚事
急吾視事日淺卽不及降秩耳姚禍且不測與人同
寮瀕危而坐視吾弗忍也于是擇吏趨解至部驗牒
課如額姚遂得釋案考功年譜方伯公于崇禎
十年致政歸此當是九年事

崇禎十二年己卯六歲

崇禎十三年庚辰七歲始入小學

池北偶談云予六七歲始入鄉塾受詩誦至燕燕綠
衣等篇便覺振觸欲涕亦不自知其所以然稍長途
頗悟興觀羣怨之言

崇禎十四年辛巳八歲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上

七 紅豆齋

山人幼有聖童之目肄業之暇卽私取文選府詩洛
誦之久之學爲五七字韻語時西樵爲諸生嗜爲詩
見山人詩甚喜取劉瓛陽州所編唐詩宿中王孟常
建王昌齡劉春虛韋應物柳宗元數家詩使手抄之
盛侍御珍示曰先生八歲能詩西樵吏部授以王裴
詩法後三十年書考功年譜後云文章經術兄道兼
師蓋實錄也 是年西樵補諸生

崇禎十五年壬午九歲冬十二月 大清兵至濟南新

城陷

是年禮吉補諸生

崇禎十六年癸未十歲避兵長白山之魯泉
考功年譜云依外家鄒平孫氏長白山錄云魯泉在
望湖頂下林壑清美泉水尤甘

崇禎十七年甲申十一歲卽 世祖皇帝順治元年

時流賊陷京師 王師入關定鼎 國號大清改元

時方伯公以遺老居田間自號明農隱士園門謝客
親教諸孫頗及聲律之學嘗邀從弟洞庭梁飲洞庭
工草聖有張顛之風酒闌諸孫競進乞書方伯公把
酒命對句曰醉愛羲之蹟山人在仿應聲曰狂吟白
也詩二公皆大喜賞以名人書畫謂匡廬公曰此子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上

八 紅豆齋

必蚤成

順治二年乙酉十二歲

倚聲集山人嘗云僕十二歲時題明湖詩有句云楊
柳臨湖水到門全作都不省記漁洋文畧云予嘗時
私爲清明憎蚊二賦傳公形臣見之激賞有過情之
譽 是歲西樵與諸名士爲曉社

順治三年丙戌十三歲高苑賊謝遷寇新城陷之避兵

長白

避地鄒平依張氏時遷聚衆千人連破新城長山諸
縣入淄川據之僭爲號置官屬未幾敗

順治四年丁亥十四歲自長白歸里

是歲西樵食餼于庠

順治五年戊子十五歲夏出應童子試被落

山人自八歲吟詩至是有詩一卷曰落箋堂初藁西

樵序而刻之案倚聲集山人髫時嘗作落葉詩數篇

大為先輩所賞有句云已共寒江湖上下况逢新燕

影參差又云年年播落吳江思忍向煙波問板橋又

有錦秋湖二絕句咏狄仁傑詩一首載見續集中

秋伯兄舉鄉試

考功年譜云君兩應省試以文章見斥更降志揣摩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上

九

紅豆齋

以就程式秋舉于鄉受知給事桐城姚公龍懷文樞

部邢臺李公非熊仲熊齊東令曲周李公方曼備池北

偶談曰姚公聞中得西樵卷異之曰他日必為風雅

名家

順治六年己丑十六歲布政公課諸孫嚴山人與諸兄

讀書家塾

山人兄弟每自家塾歸孫夫人從臆聞履聲輒呼而

問之兒輩今日讀何書為文章當祖父意否命列坐

於側予之酒食或讀書塾中夜分不歸則遣小婢賜

卮酒餅餌慰勞之幸為常見弟四人每會食輒談藝

以娛母夫人為之解顏

頻夢有小鳥五色如鳳皇百寸其羣飛遠左右又屢夢

人贈古墨嗅之有異香人以爲文字之祥

山人少時又嘗夢一丈夫屬對出句云君子有酒言

且多山人應聲曰詩人之賦麗以則

順治七年庚寅十七歲再應童子試郡邑提學三試皆

第一提學道鍾公性樸大興人明崇禎癸未進士賞其

文似戰國策

池北偶談云鍾字文子順治初為濟南府推官遷本

省提學道僉事考功年譜曰是時方伯公年九十無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上

十

紅豆齋

恙君朝夕定省退與諸弟讀書談藝甚樂之

八月元配張夫人歸夫人鄉平人祖延登明萬曆壬辰

進士歷官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父萬鍾拔貢南渡官

鎮江府推官

是年讀書水月禪寺在大明湖東北

順治八年辛卯十八歲應鄉試舉第六名主考戶科左

給事中杜公篤祐蒲州人明崇禎丙子舉人歷官都察

院左都御史兵部員外郎楊公時薦鉅鹿人順治丙戌

進士歷官兵部督捕右侍郎同考夏津知縣夏公人佐

壽州人順治己丑進士歷官監察御史初定解元者三

日矣後乃易昌樂滕國相以經同改第六名方伯公舊
藏那太僕伺蘭亭序白鸚鵡賦十一卷深所寶惜嘗
謂諸孫有登賢書者當以為賜戊子長兄報捷得蘭亭
卷至是山人得白鸚鵡賦卷

是冬山人與西樵同上公車每停驂輟輒出唱和

書之旗亭驛壁王丹麓今世說云新城二王每遇郵

亭野店輒題詩壁上詩既驚人使筆斗大龍拿虎攫

尤悔菴側道經燕齊見之解鞍造食坐對移晷不能

去

順治九年壬辰十九歲會試被落伯兄舉禮部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上 廿一 紅豆齋

考功年譜云君受知學士武陵胡公此菴統大名成

公青壇友官允陽城喬公白山映會當軸修却武陵

借磨勘以領主司會元程可則被黜先生及蔣中和

戚藩等二十餘人皆停一科

順治十年癸巳二十歲秋八月長子啓涑生十月布政

公考終於里第時嚴寒大雪連旬隨父母諸兄後日夜

侍疾

方伯公卒時年九十三鄉人私謚康節先生池北偶

談云先祖年九十餘讀書排纂不輟雖盛暑衣冠危

坐未嘗見其科跣癸巳歲作自祭文有云不敢喪心

不求滿意能甘澹泊能忍閑氣九十年來於心無愧
可借衆而同遊可含笑而長逝蓋實錄云公年雖大
晝時時夜夢侍先會祖司徒府君或跪受樸責如過
庭時焉 是年有冬夜過傅濟汝詩載蠶尾後集

順治十一年甲午二十一歲叔兄拔貢入國學

是年有湖山佳境亭詩載漁洋續集

順治十二年乙未二十二歲

山人北上至趙北口有竹枝詞十首一云柳枝詞其

又一首云金粉初勻柳萬條乘遊原下索春鏡銷魂

橋上鋪魂樹不待飛花魂亦銷後丙午年過此有詩

云六載陷崖送客驂樹猶如此我何堪銷魂橋上重

相見一樹依依似漢南蓋自揚州司李量移禮部入

都道中 是年西樵以 殿試與山人同上公車東亭

亦以太學生 廷試入都始與海內聞人編緝論交

時號三王謂甫神廣說勢云子同年壬子御居西樵

公借子側游者言山水間予與鄧孝威宗鶴問諸

按同人每相太息曰濟南二王才故奇亦以蚤貴聲

譽先布子側才何嘗言 作蜂腰哉人以爲知言

會試中式第五十六名未 殿試而歸五月抵里

角巾錄曰先方伯公有知人之鑒年九十餘聰明不

衰嘗語祭酒公曰汝諸子皆佳將來成進士者三人

某某是也幼者尤早達既而先西樵兄以順治壬辰

某以順治乙未先東亭兄以康熙庚戌相繼成進士

而某得雋尤早異哉

主考大學士金公之後吳江人明萬曆己未進士內閣學士胡公兆龍山陰人順治丙戌進士歷官吏部右侍郎同考翰林編脩陳公彩廣東順德人壬辰進士歷官江南常鎮道叅政

順治十三年丙申二十三歲

春與邑高士徐夜東癡同游長白山凡柳菴上書堂

醴泉寺諸勝皆至焉刻長白遊詩一卷東癡為季木

先生外孫順治癸巳年山人始與定交嘗贈句云湘

東品第雷金管江左風流續玉臺每雪後與東癡必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上 五 紅豆齋

有倡和之作至數十首

四月省伯兄於東萊

考功年譜云順治十二年君就殿試君既風神王立

又夙工歐陽書盛有文名於時時謂非館閣不足以

辱君既而前政尚以武陵之故易置末甲及館選復

不得與遂投牒吏部乞改教職九月歸里十二月赴

萊州府學教授

觀海於蘇勺亭五日遊龍溪遊亞祿山林氏園觀窟室

畫松皆有詩詩集編年始此

山人自乙未五月買舟歸里始棄帖括專攻詩學漢

魏六朝四唐宋元諸集無不窺其堂奧而撮其大凡

故詩斷自丙申始錢塘吳君寶崖云先生論詩要在

神韻畫家逸品居神品之上惟詩亦然司空表聖論

詩云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酸鹹而其美

常在酸鹹之外余嘗深言其言酸鹹之外何味外味

味外味者何神韻也詩得古人之神韻即昌谷所云

骨重神寒詩品之貴莫踰於此矣

五月第二子啓渾生

順治十四年丁酉二十四歲八月遊歷下集諸名士於

明湖舉秋柳社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上 五 紅豆齋

二東名士如東武邱海石石清源柳公宦宦任城楊

聖宜通兄弟聖論通席聖金通益都孫仲孺寶輩咸集

賦秋柳詩四章詩傳四方和者數百人

南城陳伯璣評云元倡如初寫黃庭恰好處諸名

士和作皆不能及汪鈍菴云嚴給事允稱東風作絮

糝春衣一首如朔鴻關笛易引羈愁讀之良然葉根

堂詩集序云順治丁酉秋予客濟南時正秋賦諸名

士雲集明湖一日會飲水而亭亭下楊柳十餘株披

拂水際綽約近人葉始微黃乍染秋色若有搖落之

態予悵然有感賦詩四章一時和者數十人又三年

予至廣陵則四詩流傳已久大江南北和者益衆於是秋柳詩為藝苑口實矣

順治十五年戊戌二十五歲赴 殿試居二甲館選不得與故事進士二甲前列授部主事是科以給事中言改外任二甲前十人為知州餘及三甲如千人以前為推官餘皆知縣庶吉士外無京職自是科始館選罷不得歸觀政兵部調楊忠愍公繼祠有詩夏秋與長洲汪琬茗文南海程可則周量以詩相倡和

山人居慈仁寺嘗寓書西樵時在東萊云長夏儼居慈仁

日坐臥雙松下涼風時至爽沁肌骨一二友人來就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上

紅豆齋

語亦不復命巾屨日久竟去都忘時世周旋汪鈍菴

說鈴云王十一在京師將遷寓慈仁寺予往阻之曰

子寓慈仁不得不賦雙松詩恐損子名王傲然曰寓

不可不移詩那可使作家王集中載報國寺雙松歌

一首贈許天玉蓋是歲移寓後作也歌詞雄偉沉麗

與題頗相稱王既為此言而其後竟爾操筆才人固

是難量

九月歸里

順治十六年己亥二十六歲謁選得江南揚州府推官

是年居京師久與汪程泊頴川劉體仁公識都陵梁熙

曰緝崑山葉方藹子古海鹽彭孫適駿係倡和最多

是冬山人與西樵及羨門倡和香奩體詩刻彭王倡

和集說鈴云一王好香奩詩倡和至數十首劉公勇

寓書於予問訊博士曰王六不致墮障冬郎雲霧否

此雖慧業然併此不作可也案博士香奩詩自序云

情至之語風雅掃地然不過使我于宣尼廡下俎豆

無分耳蓋其託興如此董文友嘗以此語問鄒程

郵祇談程郵笑曰待歐陽公罷祀時那時再理會

六合李敬聖一武進董文驥玉虬亦來會合肥龔端毅

公芝麓以前左都御史謫國子助教合諸詞人祖席賦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上

紅豆齋

詩歸為巨軸是冬伯兄自萊州府教授內遷國子助教

至京師

考功年譜云秋八月遷國子助教便道省覲於家十

一月同禮吉赴京師

六月祈籤正陽門關壯繆祠云今君庚甲未亨通且向

江頭作釣翁玉兔重生應發跡萬人頭上逞英雄明年

庚子至揚州居五年甲辰內遷至庚申閏八月拜國子

監祭酒庚甲江頭玉兔重生之語皆驗

池北偶談載此事云所謂庚甲蓋合始終而言之揚

邵頴江故曰江頭也至庚申年八月置閏而予以崇

順甲戌生實在閏八月過閏中秋四閱月遂蒙

聖恩擢拜大司成於是乃悟玉免重生之義

順治十七年庚子二十七歲赴揚州匡廬公就養偕行

三月到官

山人赴廣陵時孫夫人送之滬上曰汝少年為法吏

吾懼之然揚故爾祖舊游地也崇禎間康字公會其任揚州兵備副使

務盡職守以嗣前列山人受教而行

八月充江南鄉試同考試官

王丹麓今世說云阮亭為同考至白門夜鼓柅行大

江中漏下將盡始抵燕子磯王興發欲登會天雨新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上

七

紅豆齋

霽林木蕭颯江濤噴湧與山谷相應答從者顧視色

動王徑呼東首以往題數詩於石壁從容屣步而還

翼日詩傳白下和者凡數十家

分較易二房得盛符升郭士琦王立極吳之頤王朱玉

孫謙朱廷獻謝廷爵崔華黃裳等九人九月病歸揚州

山人在閩中得疾危甚東亭聞之兼程至揚州為治

藥裹三閱月始痊有尋提軒病中漫興詩海客秋善病歸來臥

茅屋東隱蔭叢桂西廡羅斑竹露灑蒼孤鶴風極散

疎菊以此滌澗心聊取媚幽獨鴻鶴薄天游麈尾樂

巖谷山人嘗以是詩示汪鏡菴曰此當不減韋左司

汪笑曰吾嘗警孤鶴風極散疎菊已微類柳州矣

蓋山人論詩有云解識無聲絃指妙柳州那得蘇州故鎮菴云耳

冬至常州登京口三山有過江集

十一月山人病初起有事南蘭陵與京口別駕程崑

崙同游金焦北固及鶴林招隱竹林寺海嶽菴諸

名勝得遊記六題名七古近體四十編為一集張吏

部公選九序云筆墨之外自具性情登覽之餘別深

懷抱時以為名言

順治十八年辛丑二十八歲在揚州

舊例府僚迎春瓊花觀以妓騎而導輿太守節推各

四人同知已下二人既竣事歸而宴飲仍令歌以侑

酒府吏因緣為奸利山人深惡之語太守一切罷去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上

末

紅豆齋

揚人一時誦美之

春至蘇州過無錫登惠山歸復有事於江寧有白門集

入吳集歲暮懷人絕句始自號漁洋山人是年戶部侍

郎葉成格刑部侍郎尼滿駐江寧歲海寇陷宣城金壇

儀真諸大案羅織問官監司已下死者甚眾山人所識

皆於良善力為保全奸宄幸置反坐而獨獲無咎有天

幸焉

先是海寇犯江上宣城金壇儀真諸邑有潛謀通賊

者朝命大臣讞其獄辭所連及繫者甚眾監司以

下承問稍不稱指皆坐故縱抵罪山人案獄乃理其

無明驗者出之而坐告許者大臣信其誠不以爲忤
全活無算

正月有事吳郡看梅元暮宿聖恩寺望太湖漁洋湖中
小山也一峯正當寺門愛其秀峙無所附麗取以自號
是春以例往松江謁直指次游聖開鄧尉梅花盛開
遂輕舟入太湖口自光福元墓雷聖恩寺四宜堂信
宿而返舟泊楓橋過寒山寺夜已睡黑風雨雜遝山
人搥衣著屐列炬登岸徑上寺門題詩二絕而去一
時以爲狂詩載辛丑稿是役也發朱方次雲陽抵吳閶歸
經伯鸞之溪賦詩共六十餘篇爲人吳集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上

北

紅豆齋

三月有事金陵居秦淮邀笛步賦秦淮雜詩

山人至金陵館於布衣丁繼之家丁故居秦淮距邀
笛不數弓山人往來賦詩其間丁年七十有八爲人
少習聲伎與歙縣潘景升福清林茂之遊最稔數出
入南曲中及見馬湘蘭沙苑在之屬因爲山人縷述
曲中遺事娓娓不倦山人輒撫掌稱善掇拾其語入
秦淮雜詩中詩益流麗俳側可詠可誦又屬好手畫
清溪遺事一冊陽羨陳其年維爲題詩山人復成小
詞八闕墓畫坊曲瑣事盡態極妍諸名士和者甚衆
每讖事畢輒肩輿往烏龍潭靈谷瓦官諸寺城南高

座長干諸古剎探幽訪古而公事未嘗廢也吳祭酒
梅邨嘗以山人擬劉穆之 秋七月泊舟海陵取徐
迪功高蘇門二集評次錄爲一通康熙己卯刻於京
師又嘗摘取唐律絕句五七言若干卷授嗣君清遠

兄弟讀之名爲神韻集今廣陵所刻止七律一卷非全書也是月與全

椒吳下隨客儀直有禁江倡和集山人序云輕寒送

京師之遊風流散言念邱樊之樂昆從從蓬話賓

馬以將感行雲而蕪散楚大夫心傷搖落臨水登

山梁下孫怨寄波湖江楓林葉况復難臺夢遠江東

之桃葉灘逢紫苑人稀河內之楊花又落蕪城斜日

風景蒼涼瓜步清秋川原蕭瑟此同騷人所爲悵望

而秋上于以感興者也又况五馬渡頭方山亭下與

年之遺跡不見人業之繁華邈然能無曠野之悲豈

乏行吟之侶乃者崑山雙壁平輿二龍名流生射雉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上

寺

紅豆齋

之城尊宿鸞石麟之異竹林諸子并抱清遠之名陽

夏草賢早識胡之譽既已牙期同調兼之孔李通

家塾中而其訪名園命禱而回遊江湘揮杯擊鉢四

部俱成製素題襟千人自鑿州來名士尤工樹雄之

書畫下有奴欲贈緞繭之佩人凡四詩凡四十五首

附見凡十一則爲整江倡和集則亦猶溫李之漢上

皮陸之松

前禮部尚書常熟錢公牧齋贈五言古詩有勿以獨角

麟儼彼萬牛毛之句川宋文獻公贈又序其漁洋山人

集其詩皆丙有與君代興之語

魚子亭雜錄云予初以詩贊於虞山錢先生時年二

十有八先生一見欣然爲序之又贈長句采其詩入

所撰吾彙集所以題拂而揚謝之者無所不至今將

五十年回思往事真生平第一知己也

冬赴淮安巖社湖舟中作歲暮懷人絕句六十首丙夜而畢紙盡取案牘尾書之

說鈴云歲暮懷人詩詞百清麗間出奇峭語茶邨杜

處士語人曰使君才藻如許當是天人居易錄云詩

中所及大半布衣也

今上改元康熙元年壬寅二十九歲在揚州正月第三

子啓泐生

是春盛珍示侍御集丙申以來至辛丑紀年之作錄

之吳下此山人專集之始也 三月西樵遷吏部考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上

功司主事

母孫夫人就養至揚考功年譜大夫

山人居官公正嚴肅不畏強禦每疑讞重獄據案立

決贖無雷滯時失出法嚴一事被部駁輟至鐫級孫

夫人因謂山人曰人命至重汝但存心公恕升沉非

所計也山人奉命多所平反

是歲有事江陰登君山歸過丹陽登觀音山臨曲阿後

湖皆有詩刻壬寅集於金陵其春與袁于令釋菴諸名

士杜于皇游師季貞象隨將金山階朱秋庄克生張修

山陽養重劉玉少梁嵩陳伯幾允衡陳其年維崧修

漢紅橋有紅橋倡和集

山人作統溪紗三閣所謂綠楊城郭是揚州是也和

者自茶邨而下數君江南北頗流傳之或有繪為圖

畫者于是過揚州者多問紅橋矣山人紅橋遊記云

淮折而北波岸起伏多態竹木蒼鬱清流映帶人家

多因水為園亭榭溪塘幽窈而明瑟頗盡四時之美

擊小艇循河西北行林木盡處有橋宛然如垂虹下

飲于潤以如龍人觀粧袂服流照明鏡中所謂紅橋

者也遊人登岸至法海寺捨舟而陸徑必出

紅橋下橋西而省人家荷塘六七月間菡萏作花香

聞數里青簾白舫絡繹如織長謂勝遊矣予數往來

北郭必過紅橋顧而樂之登橋四望忽復徘徊感嘆

當哀樂之交乘于中往往不能自喻其故王謝冶城

之語景晏牛山之悲今之視昔亦有然耶壬寅季夏

之望與釋菴茶邨伯璣諸子偶然漾舟酒闌興極援

筆成小詞二章諸子倚而和之釋菴繼成一章予亦

屬和嗟予絲竹陶寫何必中年山水清音自成佳話

予與諸子聚散不恆良會未易遇而紅橋之名或反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上

因諸子而得傳于後世增懷古憑吊者之

徘徊感嘆如予今日未可知也為之記云

南城陳伯璣允衡刻世父侍御公諱與亂隴首集於詩

慰選中合孫公傳庭袁公繼成黃公端伯為四家皆明

末殉節者也

池北偶談云伯父侍御百斯公登崇禎元年戊辰進

士入翰林改御史甲申公家食六年矣聞三月十九

之變同妻子盡節於几案間得手書一紙云京師卒

破聖主殉社稷予聞之雪涕沾衣不及攀龍而殉命

遂偕妻于氏子士和併命寢室命也奈何葬從薄從

速隨時也公清介忠信言笑不苟鬚眉若神葬日會

者萬人莫不流涕陳伯璣論次公道集比之宋江文忠萬里云居易錄云伯璣清羸善病以予故數來揚州選錄詩慰國雅集予居之文選樓頗料理之

康熙二年癸卯三十歲在揚州伯兄以吏部考功員外郎典河南鄉試

考功年譜云七月遷稽勳司員外郎被命主河南鄉試君居常厭近科程文沿襲摹倣之陋思力振之凡軟熟雷同以為合有司尺度者悉擯不收得再觀祖等五十七人皆好奇服古之士君錄其文尤異者為文潔自序其意相國訢亭孫公見之嘆絕以為

漁洋山人年譜

卷止

重

紅豆齋

場屋之文所未有也

叔兄舉於鄉冬伯兄便道覲省至揚甫一夕山人奉檄赴江寧充武闈同考試官伯兄同舟送至儀真別去各有詩

後一年西樵寄詩云一燈欲臥聞臆響雙屐君來踏砌泥忽憶迎鑿江上別江風含雨畫樓樓山人亦有懷西樵詩云曾與坡公吟賞地對床風雨戀真州刻癸卯詩卷

是歲作論詩絕句南昌陳士業弘緒為序

漁洋詩話云余往如臬馬上成論詩絕句四十首猶

子淨名作注人謂不減向秀之注莊淨名浣小字也計甫草東云阮亭先生論詩絕句大致做元遺山而聲情過之

武闈得邱湛等十九人湛尋中甲辰會元

康熙三年甲辰三十一歲在揚州春與林古度茂之杜

濬于皇張綱孫祖望孫枝蔚豹人諸名士修禊紅橋有

冷春詩諸君皆和

西樵先生云貽上蚤負夙惠神姿清徹如瓊林玉樹

朗然照人為揚州法曹日集諸名士于蜀岡紅橋間

擊鉢賦詩香清茶熟綉素橫飛故陽羨陳其年有兩

漁洋山人年譜

卷止

重

紅豆齋

行小吏豔神仙爭羨君侯斷腸句之詠至今過廣陵

者道其遺事彷彿歐蘇不徒憶樊川之夢也陳其年

云官舫銀鑰賦冷春廉夫才調更無倫玉山筵上顏

唐甚意氣公然籠罩人宗梅岑云休從白傅歌楊柳

莫向劉郎演竹枝五日東風十日雨江樓齊唱冷春

詞劉公誠評云采明珠耀桂旌麗矣或幸兒兒拜或

揚袂從風如欲仙去冷春詩獨步一代不必如鐵崖

道作別調乃見姿媚也

伯兄以磨勘一案無妄下吏議

考功年譜云以禮部權撫試文語句指為有疵考官

例奪俸三月而是時功令加峻遂下君吏部五月移
刑部子側既下第留京師經絡索饋日僅一食夜則
共被請室中家人皆震怖兩泣君居之坦然
匡廬公赴京師視之冬獄解

考功年譜曰先是宗人恥古命都諫嘗為君策得晉
之六二曰受茲介福於其王母至十月三日 太

皇太后萬壽節事果得白許甫草廣說鈴曰甲辰秋
冬間西樵事已漸白阮亭尚不御酒肉面有涕淚痕
同人言二王兄弟友愛似眉山二蘇予以語顧茂倫
茂倫曰此二王詩之源也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上 紅豆齋

省觀至揚同臥起屨提閣中者彌月

考功年譜云十一月至揚州士頑以舟逆於秦郵既
見而悲君搖手戒勿道前事徑取所賦詩數百篇令
讀之曰弟視吾境地差進不比終卷天曙已達廣陵
竟不成寐也署中有樺提閣君樂其深靚遂居之每
晨夕定省之暇輒居閣中讀書左右圖史列盆山梅
花水仙以十數芋袍草屨婆娑其間與士楨夜必對
床賦詩云云

十月山人內遷禮部主客司主事是歲有事於江寧為
伯兄燃燈長干寺浮圖公事了輒與方文爾止徧訪牛

首祖堂樓霞諸山及城南諸古寺觀六朝松石所得歌
詩遊記如干篇為後白門集汪琬荻文作白門前後集
序

康熙四年乙巳三十二歲春有事如皋與邵潛潛夫陳
維崧其年許嗣隆山濤諸名士修禊冒襄辟疆水繪園
分體各賦山人得七言古體卽席成十章

陳其年序云水繪園修禊詩一卷共八人王阮亭士
邵潛夫潛冒巢民巢穀梁穀書書青若青毛亦史毛許山許
濤濤陳其年陳詩則有五言古七言古五言律七言
律五言絕七言絕為體有六共詩三十有八首漁洋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上 紅豆齋

詩話云余與諸名士修禊冒辟疆園分體賦詩余戲
謂其年曰得紫雲捧硯乃可紫雲者冒歌兒最姝麗
為其年所眷許之余坐湘中閣立成七言古詩十章
杜濬于皇后一日至不及會

或問杜曰阮亭詩何如曰酒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
傲凌滄洲又問君詩如何曰但覺高歌有鬼神誰知
餓死填溝壑

匡廬公及伯兄往杭州山人返郡隨謝吏事
徐電發電云王司理去維揚日作江南好數詞予曾
于畫船白板上見之清歌宛轉似白樂天憶西湖諸

作

有事於江寧訪見月律師於花山欲往茅山不果六月

匡廬公及伯兄歸自杭七月登舟北行諸名士祖道於

禪智寺碩揆禪師方丈有禪智倡和集初名禪智集別

山人官揚州五年不名一錢急裝時惟圖書數十篋

嘗有詩云四年只飲邗江水數卷圖書萬首詩

八月過臨菑別墅拜別兩大人偕叔兄上京師

山人與東亭北上道中戲題德州南曲律店壁云曲

律店子黃河涯地名朝來一雨清風霏青松短壑不能

住騎驢又踏長安街載見香祖筆記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上

紅豆齋

到禮部任提督兩館提督兩館主事時劉君廣是時尚

書沙公澄順治丙戌進士蓬萊人 侍郎王公熙順治丁亥進士宛

黃公機順治丁亥進士棧塘人 其後兩侍皆入相沙去

繼之者梁公清標崇禎癸未進士後亦入相

康熙五年丙午三十三歲暫返里畢氏妹卒山人第三

妹也

案王氏家傳匡廬公四女一適淄川庠生畢盛眉

過青州雷周侍郎樸園真意亭為題畫冊十餘首往居

廣陵曾為題二十餘首及此而再矣

案山人與周樸下論畫云乙巳夏某在青州真意亭

為先生題畫冊因憶辛丑在揚州壬寅在真州前後

為先生題畫賦詩不下三四十篇今再而三矣

冬如京師山人在揚州五年奉薦皆及格當行取臺省

會有同年生為戶部郎中欲攘之免吏部上疏以舊時

臺省缺員有行取推知及部郎改授兩例請 旨奉

旨已後科道缺員若以郎中改授這行取永遠停止復

行外官考滿之例山人坐是不與行取甲辰遵例考滿

督撫皆注一等稱職吏部都察院會同覆核始獲內遷

其難如此皆同年生某為之也舊例推官承追欽賦無

考成至是改例考成完欠與州縣等而楊故有積欠起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上

紅豆齋

順治二年止十七年凡二萬兩有奇本犯已故輒禁其

孥甚者株連親族罔顧溢山人初至見鳩形鵠面銀

鑄荷械大半株連惻然遣之曰視爾輩皮骨僅存徒事

析楊何益自今與爾輩約吾為爾募代輸不復逮比公

庭其濟則爾諸人之福也不則吾以一官殉之皆稽首

謝去於是為手疏自巡鹽御史轉運使揚州道府以下

各縣為仗助其十屬州縣以案之有無多寡為差巡鹽

胡侍御道南文復集諸商庭諭曰某者瓜儀中海寇之

後告訐紛紛爾曹有覆巢破卵之危迄今身家獲全全

者繁誰之力非王公平曰然亦會刑辱汝乎曾受汝絲

粟之愧乎曾以汝曹為奇貨媼往來寇蓋貴游平日悉無之然則保全兩淮元氣以還 朝廷者王公力也汝曹豈遂忘之乎皆頓首曰是尸祝而社稷之既數年矣曷敢忘今王公疏募代罪人完十六載之積欠救株累無辜於湯火之中一時同官於揚者皆樂為仗助汝曹寧無意乎又頓首曰固所願也微公言且籍是以報王公之德於萬分一於是旬日之間代輪合計萬餘金餘三千金有奇請於巡撫中丞張某疏請豁免 旨既下悉召罪人於庭曰始吾憐爾曹係累之苦不忍鞭撻不獲已為募疏代輪之舉誠不自意事果濟且如是其速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上 五 紅豆齋

也今盡釋汝皆痛哭拜謝而去於是揚屬積欠一清又五年中完欽部大事八十三案揚理官之難為也如此有維揚信讞若干卷山人官揚州比號繁劇公事畢則召賓客汎舟紅橋平山堂酒酣賦詩斷執零素墨瀟瀟狼籍吳梅邨先生傳云胎上在廣陵晝了公事夜接詞人蓋實錄也

如皋冒辟疆序考績云公實今日之循吏仁而明勤而敏廉而能慎者也維揚南北一大都會商與民錯處者百萬餘家其屬邑又多濱海斥鹵民俗皆窳而無以為生公至撫綏有方慈惠倍至公又發奸摘伏

決斷如神一時府史胥徒舉無所上下其手諸豪亦無敢有所橫可不謂仁而明乎廣陵為江南劇郡大吏有疑難事下之藩臬藩臬復下之李官黎明坐堂皇羽書旁午征檄雨至公左右裁答酬應若流侍以十餘人手腕告脫嘗以數月完欽件數千一時辭指推為神異夜分入寢食燃巨燭剖析案牘不少休更以其餘披覽六籍并時輩所著撰甫辨色公又出矣可不謂勤而敏乎公素性澹約事兩親最孝迎養法曹聚百順以事之臨蒞之謹恪守庭訓日食蔬菜一二器不妄費縣官一錢弗溝為南北咽喉貴人之至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上 五 紅豆齋

者津吏日以百十告公河干一謁而已他無所進又公文章結納遍天下客之訪平山堂庶昌觀者日以接踵公詩酒流連曲盡款洽客相對永日亦終不忍干以私公嘗有一莫逆至臨別公曰媿官貧無以為長者壽署有十鶴敬贈其二誌素交也汪純菴葉詠菴事載見二

康熙六年丁未三十四歲在禮部

夏山人門人及凡從學為詩者裒集壬寅以後諸作為王禮部集計甫草朱竹垞諸人序之

是年與汪程劉梁及董御史文暉王虬李翰林天馥湘

北陳翰林廷敬子端程翰林邑魏著輩為文社兵部尚書合肥龔公實為職志宋別駕榮收仲自黃州人觀京師始定交荷蘭諸國進貢有詩紀事尚書梁公罷繼之者郝公惟訥順治丁亥進士霸州人

康熙七年戊申三十五歲遷儀制司員外郎

先是甲辰以後令學宮停制藝止用論策取士嚴科場條例至點畫字句罪勿赦又使天下郡邑不得貢

明經及諸典禮多所變易 上親政考稽舊章宗

伯毅然以釐革弊政為已任適山人為儀司具亟當

改正者數事力請于宗伯宗伯聽其議繕疏進之奉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上 壬 紅豆齋

上報可一時文明之治翕然復興如 世祖

時由是天下之士復研精緻志務為文章聖賢之學

所以寢微而旋昌者山人有力焉

為孫少宰北海承澤賦古劔行愁霖行山東諸郡縣地

震在京師務汲引後進四方之士以齒頰成其名者甚

衆經指授者人稱王門弟子云

是時士人挾詩文游京師者首謁龔端毅公次即謁

山人及汪劉二公而山人尤好獎厲後學士人多樂

就之或謂山人曰公汲引人物自是盛德然後進之

士學未有成得公一言便自謂名士不復虛懷請益

非公誤之耶山人改容謝曰君言是也然山人于朋

輩詩文就質凡有得失亦必直言無隱宣城施愚山

常曰吾交游滿天下直諫多聞惟王先王耳蔚州魏

敏果公象 樞每有所作必屬山人指其瑕即欣然改定

謂人曰吾仕京師三十餘年惟心折一阮亭耳晚年

有京朝官以詩相質山人為指摘竄改不少隱其人

頗有愠色山人于是知古道之不可行也悔之

康熙八年己酉三十六歲權清江浦關專司船版造船

有陋例自總督漕運都御史下至道府船政同知皆以

為利藪而木商湯甲實操縱其間都御史已下皆供其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上 壬 紅豆齋

賄指不暇山人至言於總漕帥顏保盡革之凡發銀皆

足秤是色毫無扣除旗丁感悅船悉修脩堅固可涉風

濤漕運頗賴以濟而山人終任不名一錢矣淮安張昭

力臣長洲惠恕來執贊惠後改名周楊字元龍昭家多

藏書頗藉觀焉

是年山人自取甲辰以前廣陵所作乙巳以後禮部

所作共一千三百餘首刪其什六益以過江入吳白

門前後諸集都為一編曰漁洋集門生王我建立極 庚子

年所刻之吳門山人以一本付楚雲師藏之南嶽一

本付拙菴師藏之盤山

康熙九年庚戌三十七歲在淮上時同事滿洲郎中交
禪以事罷歸京師而船廠部差議裁故久無代者遲數
月始得部文北歸時淮揚方濟運河商船不得行幾至
缺額冬還京師

案考功年譜山人是年十一月以家人至京師

是歲叔兄舉禮部成進士伯兄起家補考功司員外郎

上親政後禮部奏改科場條例考官失察不過奪俸

前所處分寬者皆還其官故西樵復起為考功郎時

東亭以不與館選北歸山人自淮上復命過家上

壽稱觴閨里以為榮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上 紅豆齋

康熙十年辛亥三十八歲遷戶部福建司郎中時郝公

惟訥敏公為尚書程周量可則以員外郎為同舍朝夕

相倡和而宋荔裳家琬曹頌菴爾堪施愚山閻章沈繹堂

全皆在京師與山人兄弟為文酒之會盛有倡和

案考功年譜時又有武鄉程崑崙至京師澤州陳

說巖廷敬合肥李容菴天復官翰林潤州施匪菴端官司

成德州謝方山安曹實菴讀江陰曹我箴禾與

汪蛟門愚皆官中書舍人數以歌詩相贈答也

石門吳之振孟舉彙選其詩為八家刻於禾中未幾郝

公遷吏部尚書繼之者梁公清標是歲重新伯祖太師

大司馬宣府特祠

是冬孫夫人患痰症甚劇信至京師山人兄弟倉皇

欲棄官歸夫人語匡廬公寓書力止之未幾病已

康熙十一年壬子三十九歲在戶部正月三日雪後與

宋荔裳謝方山輝兄西樵遊西山有游山詩伯註巖處

孫門人曹我箴禾汪蛟門愚四月第四子啓泮生五月次子啓渾

卒

考功年譜曰渾為某仲子有才具年十七矣

六月奉命典四川鄉試得楊兆龍等四十二人副之

者鄭工部次公日奎貴溪人已亥庶吉士是役也得詩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上 紅豆齋

三百五十篇有奇為蜀道集自註施少恭愚山閻章徐

瞻猶禾汪舍人

所過名山如井陘霍山姑射中條雷首太華少華終

南太白雲棲嵯峨家錦屏天柱岷山青城巖臨凌雲峩

眉烏尤五峯塗山平都上富瞿唐三峽巫山十二峯

隆中峴首蘇門百泉諸勝舟車遙發或至或不至凡

登望皆有詩崑山葉子吉詩曰母論大篇短章每首

具有二十分力量所謂獅子搏象皆用全力也盛侍

御珍示以先生蜀道諸詩高古雄放觀者驚歎比于

韓蘇海外諸篇

又有蜀道驛程記二卷歸下三峽次衛輝開太夫人訃
夫人卒于八月初一日 徒跣奔喪十一月抵里

山人抵里後寢處苦土哀毀骨立杖而後起終三年
喪未嘗一飲酒茹葷也

居廬與諸兄日侍匡廬公起居是歲過開喜縣有伯祖
太師公及高公允升合祠重葺之

太師壽寧公以隆慶五年進士授開喜知縣有善政
與史公載德李公復聘文公作申公田喬公允升合
祠相與不衰又有特祠在東門山人使蜀時謁祠下
父老子弟聚觀有泣下者

漁洋山人年譜卷上 謹 紅豆齋

康熙十二年癸丑四十歲居廬長兄考功以毀致疾七
月卒

考功年譜云君以七月二十日酉時終於正寢易簣
之際口鼻皆作旃檀香既而遍體作蓮華蘭蕙種種
異香經三日夜不散既殮乃已君之歿未及太夫人
小祥者八日鄉之士大夫以君居喪動循古禮死孝
章章甚著私諡曰節孝先生

輯考功詩因撰平生師友詩為感舊集若干卷

梅耦長知我錄云新城先生著述甫脫藁輒已流布
獨感舊集一書編成逾廿年不以示人因別有微指

嘗手疏其篇目見示云右康熙甲寅撰故無新篇尚
有屏風集作近作入之蓋是集始於癸丑成于甲寅
也案屏風集他處不載蓋未成書也

冬養疴西山之柳菴 奉匡廬公命也

康熙十三年甲寅四十一歲廬居日侍匡廬公姪啓浣
卒長兄次子也

處士徐東癡 夜 游宛邱歸閉門却掃山人居廬日嘗
與往還小祥後多贈答詩

康熙十四年乙卯四十二歲服闋夏以父命赴京師秋
需次歸里是時諸故人皆散去惟翰林李湘北天馥陳

漁洋山人年譜卷上 謹 紅豆齋

子端廷敬葉子吉方謫官京師

山人至京師李陳二公即日訪于天寧寺適山人他
往二公坐塔下以待杜鎰將下始連騎入城及山人
之歸也李公偕葉公坐坐慈仁寺邸流連至日晏不
得發其篤好如此有別諸公詩

彭駿孫孫適自浙西來問為文酒之會然無復曩時之
盛矣

康熙十五年丙辰四十三歲正月赴京師五月補戶部
四川司郎中

時滇閩用兵內而度支外而輸輓倍極煩難山人佐

理持善善為刑劑處之裕如

九月張恭人卒於家是歲有漫興詩十首雜感詩四首皆感懷而作有輓詞等語公詩悼亡詩

案編年集漫興以下諸詩皆入乙卯篇當是需次歸里後作故末首有白頭清鏡裏歸臥故山春之句悼亡詩入丁巳稿疑辰巳冬春兩年之作耳

康熙十六年丁巳四十四歲在戶部是時尚書為梁公清標侍郎為魏公象樞魏公屬定其詩可否一無所徇魏公以書謝云於論文較藝之中見吾心不欺之學足下真古人也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上 五 紅豆齋

山人云魏講學故云耳然不欺二字實談藝根柢也凡為同人選定詩文集如宋荔裳施愚山孫豹人陶季

輩前後數十家

是年宋牧仲華王幼華又曹升六貞顏修來光葉升

叔封田子綸雲謝千仞重丁鴈水舟漫堂年曹

頌嘉木汪季角德皆來談藝先生為定十子詩畧刻

之

漁洋山人年譜卷上

漁洋山人自撰年譜卷下

小門生東吳惠棟定字註補

同學諸子參

康熙十七年戊午四十五歲正月奉旨召對懋勤殿明日論內閣戶部王士禎詩文兼優著以翰林官用改侍講未任轉侍讀

召對錄云康熙丙辰某再補戶部郎中居京師一日杜肇余錄問學謂予曰昨隨諸相奏事上忽問

今各衙門官讀書博學善詩文者孰為最首揆高陽李公對曰以臣所知戶部郎中王士禎其人也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下 五 紅豆齋

上領之曰朕亦知之明年丁巳六月大暑輟講一日召桐城張讀學入上問如前張公對郎中王某

詩為一時共推臣等亦皆就正之上舉士禎名

至再三又問王某詩可傳後世否張對曰一時之論以為可傳上又領之七月初一日上又問

高陽李公臨胸馮公再以士禎及中書舍人陳玉璫

對上領之又明年戊午正月二十二日遂蒙與

翰林掌院學士陳公同召對懋勤殿次日

特旨授翰林院侍讀三月賜御書存誠大字唐人

張繼楓橋絕句又有刻清慎勤格物大字二幅共四

幅有紀 恩詩

夏同學士陳廷敬傳讀學士葉方藹直南書房

召對錄云某與陳葉二公及讀學張公同內直一日

以天花頌賜 御札云朕召卿等編緝適五臺山貢

到天花鮮馨罕有可稱佳味特賜卿等使知名山風

土也故事二品已上奉 旨稱卿獨講官亦然真異

數云八月內直同陳葉張三學士和 御製賜輔國

將軍詩仍 命次日攜名字印章入內各書一幅即

發養心殿裝潢隨 御筆同賜自是每有 御製必

命和進淄川唐濟武 賚贈詩云何人載筆氣如虹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下

二

紅豆齋

玉殿南頭鳳闕東蠟燭五侯新制誥鞅韃三影舊郎

中臨軒已得 君王喜仰屋難忘司尾窮途計看題

執扇日正開芍藥照階紅在禁苑時 上宮徵其

詩錄進三百篇謂之御覽集未敢專行後彙為漁洋

續集十月奉 旨借侍講韓慕廬 典順天鄉試得

王泰來等一百八十六人

康熙十八年己未四十六歲在翰林充明史纂修官是

歲以博學鴻儒徵者雲集京師三月 御試體仁閣下

入翰林者五十人彭孫適第一施閏章汪琬皆在焉時

公卿庶僚皆得薦人魏侍郎象樞詢於山人對曰公以

躬行聞天下薦士不當專以文藝必如睢州湯斌者斯
無愧矣魏笑曰得之矣遂疏薦之山人與湯初未傾蓋
也

湯後以閣學出撫江南人為大宗伯為 本朝第一

名臣天下競知湯公之薦由魏公而不知魏公之薦

湯公自山人發之也

同年楊以齋雍建出撫貴州屬重葺高祖忠勤公永寧

衛特祠

時宣城施愚山問梅耦長庚毘陵邵子湘長海寧陸

冰脩嘉常過山人邸舍劇談至丙夜始散去陸有詩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下

三

紅豆齋

云科靴到門衣不船是也

康熙十九年庚申四十七歲在翰林

是年李湘北為閣學陳子端葉子吉相繼為掌院沈

貞韞為掌詹山人及愚山羨門純菴其年諸公皆在

翰林互相酬倡一時傳為盛事

遷國子監祭酒時司業為劉宜人芳喆辛丑進士

國初祭酒司業未有題名山人與鍾山先生補其闕

是歲八月置閏山人以閏八月生也

山人官司成首奏請定 聖廟祀典照成化弘治間

儀制又有請正從祀諸賢位號增從祀理學真儒諸

疏皆有碑文致疏載漁洋文集

康熙二十年辛酉四十八歲在成均秋七月 賜宴瀛

臺九月叔兄需次卒於京師

尤展成 侗 邵子湘 長 為作傳

是時太學人才甚盛秋試力持公道公卿執請託不

得行所拔識如金居敬湯右會查昇陶元淳惠周揚輩

皆登第為世間人所取文字率崇古雅有春秋內外傳

史漢文八大家之遺風考取八旗教習以文為甲乙試

日閱卷閱畢榜發始出署苞苴筆牘皆不得行會一統

志館移取太學生工書法者立定去取以黃弘猷為首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下 四 紅豆齋

黃元治次之眾論僉服即滿州同事亦服其公教習例

得通判故山人尤慎之是年冬十二月覃恩進封父禮

部公為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母孫宜人妻張宜人贈

恭人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四十九歲在成均春正月上元

賜宴 乾清宮 上首倡昇平嘉宴詩做栢梁體廷

臣繼和 命詹事沈荃書之 御製序文頒賜諸臣

召對錄云上元日有 旨賜內閣九卿翰詹等宴于

乾清宮 詔賦栢梁體詩明日早詣閣門 上

頌首倡云麗日和風被萬方大學士已下以次府和

國子祭酒臣士禎恭賦云九德原本六行為士坊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五十七歲在成均是歲撰五言七言

古詩姜西溟宸英序之

是年盛侍御珍示哀作辛亥迄癸亥之詩共十六卷

重為編次曰京集曰蜀集曰家集合為漁洋續集屬

常熟黃子鴻 儀 書之明年刻之吳中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五十一歲冬遷詹事府少詹事兼

翰林院侍講學士

池北偶談云祭酒不一二年輒遷去春秋丁祭無過

四者順治中淄川高念東侍郎 而 為祭酒久不遷一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下 五 紅豆齋

日至閣洪文襄 時 戲謂曰高先生可謂五丁開山矣

高笑曰無妨六丁六甲果三年始遷去予在成均迄

四載始遷少詹戲為口占寄先生云嘉話曾聞役六

丁任教人笑鈍詞成六丁今日還加二始信前賢畏

後生

十一月奉 命祭告南海是歲科試得人之盛如辛酉

粵東之役有詩三百餘篇為南 明 集 自註 兩人盛侍御

敬序之 敬 陳元孝 尹 評云雖不及蜀道之宏放而天然處乃反

過之人以為知言是冬奉 命南行雪阻東平望小

洞庭中有蠶尾山為唐太守蘇源明譏賞地因取以名其山房并圖為小照自序以誌寄託一時海

內風雅之士咸謂山人處高位而有超世之志焉

又有粵行三志三卷皇華紀聞四卷薛閣學慕應葵魏昭士世倣序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五十二歲元旦大雪謁五祖山二

月十日抵廣州入南海神廟成事登浴日亭觀海四月

一日發廣州哭故人程兵部周量之殯過肇慶登七星

巖歸阻風雨南康會南豐湯佐平賀先生來主白鹿洞

書院相約入山遂與孫處士豹人枝蔚南康守周星公

燦遊廬山棲賢開先諸寺皆有詩七月過里省侍祭酒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下 六 紅豆齋

公九月復 命隨請急歸里途次聞府君計徒跣奔喪

山人于夏六月歸自粵硬道過里起居見匡廬公容

色肌膚殊減時昔怒然動歸養之思因從容言報

命後當請假親省匡廬不許力命趨裝山人意殊愴

然九月復 命後一日即循例乞假過歸而匡廬已

先十日捐館徒跣慟哭作孺子啼蓋山人生而孝友

自讀禮盡制外雖期功之喪亦必歛獻累日輒廢寢

饋至性不可及也

冬姪啓涪卒叔兄長子也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五十三歲居廬在西城

時鍾聖輿韓趙豐原王秋史華先後來從遊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五十四歲居廬秋移南城舊第

是年取唐人殷璠高仲武諸家之選各加刪定而益

以韋莊又玄姚鉉文粹通為唐選十集屬門人盛珍

示王我建較刊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五十五歲正月聞

太皇太后崩有 詔四品已上京朝官在籍者皆赴京

師三月歸里有北征日記是歲撰唐賢三昧集三卷

山人云林間錄載洞山語云語中有語名為死句語

中無語名為活句子嘗舉似學詩者門人彭太史直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下 七 紅豆齋

上來問予選唐賢三昧集之旨因引洞山前語語之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五十六歲正月迎 駕於德州蒙

慰問甚至有迎 駕紀恩錄

居易錄云己巳正月 南巡視河某以少詹事兼翰

林院侍講學士家居迎 駕于德州四奉 溫諭

上尊天厨之賜已述紀 恩錄一卷備載其事矣庚

午十一月初七日會議端門李少司馬厚菴語予云

是日蒙 上賜謝 恩散歸後 上諭侍衛云

王某如尚在外可召令入見侍衛傳 旨則士禎已

入城矣復命 上云既回不必往召 上之恩

遇至此

三月葬先祭酒府君暨母孫宜人冬十一月赴京師撰
池北偶談成二十六卷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五十七歲正月再補詹事府少詹
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三月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居易錄云予自少詹事遷副都御史又旬日馬邑田
子潛喜霽亦自少詹事遷內閣學士一日赴起居館

晤別翰林掌院滿洲掌院學士庫勒納公曰公等亦
見冬日鶯花者乎置之密室鑿池作坎縷竹其下漑

以牛溲倍以硫黃篋引沸湯扇以微風盎然春溫經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下 八 紅豆齋

宿而花放矣衆花固未蓓蕾也及二三月衆花應候
而發而冬花已憔悴視其根則已腐敗久矣蓋春花

知命而待時者冬花不知命而違時者也仕宦亦然
吾見夫冬花之榮落亦多矣公等今日之擢乃春花

也雖遲發亦不速敗
充 經筵講官 三朝國史副總裁

四月十三日 上以京師畿輔不雨 命三法司
赴刑部清理重囚山人以副憲與焉原者百十八人

十五日奉 旨遣九卿分祭壇廟寺觀祈雨山人主
靈佑寺

六月長女端卒於京師

七月秋審有楊成者京師細民也貧旗人某甲錢會
新年成往省父母妻某氏獨處室中甲適索逋至窺

成未歸乃遷延至暮入室挾姦明日成歸妻泣訴之
成往甲所詰責甲不伏反毆成走甲持挺逐之成

急顧市肆有小刀取擲之中甲要害而斃法司當成
故殺斬山人曰凡故殺則有必死其人之心有必死

之心則必挾挺刃以往今成徒手往而反為甲毆
逐急而倉皇取他人之刃以禦之是誤殺非故殺也

二律懸殊况甲強姦其婦罪固應死乎又衡陽縣蕭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下 九 紅豆齋

儒英者素挾左道惑衆會有鹽商王子明宿逆旅夜
失三百金募能緝獲者重酬之江西士人曠錫與妻

蕭氏僑過於衡屏而貧儒英語商能入冥司知盜名
翼日又云已至冥司見青面鬼王示以盜即曠錫也

遂率其黨東張飛等禽錫至誣拷之又禽蕭氏拷之
以其少艾復逼姦之巡撫止擬強姦律絞山人謂儒

英罪狀不止是絞當改左道律斬庶足蔽辜如撫擬
秋審或遷於緩則大姦漏網錫夫婦冤弗伸矣是年

奉 旨秋決停止及明年秋審山人復理前語諸公
皆曰公言是遂寘儒英于法而改楊成獄擬可矜

九月遷兵部督捕右侍郎漢石易錄十月二十八日

山人官副憲時嘗欲集唐六典諸書作南臺故事一

書未幾遷侍郎遂不果先是少宰趙玉峯上任督捕

有美名山人以承趙後仕虛懷請益趙曰比年條例

已極寬大吾輩更當推廣 朝廷德意行之山人遂

酌定條例數則題請准行頒之天下由是法益寬簡

康熙三十年辛未五十八歲春奉 命主考會試得張

瑗等百五十餘人正主考 文華殿大學士張玉書工

部尚書陳廷敬而兵部侍郎李光地及士禎副之

棟先王父視谿公以是年成進士榜後謁山人甫就

漁洋山人年譜卷下 十 紅豆齋

坐山人謂曰閣中得君卷張陳李三公皆欲擬第一

予獨難之因置第六以數十年老門生暗中摸索反

以予故不得元豈非恨事歎息久之蓋先王父于康

熙八年執贖于山人迄今已二十三年矣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五十九歲

正月會議常平倉西安鳳翔二府遵 旨發正項錢

糧採買其餘各直省數未足者仍照見行事例捐納

初稿有勸輸之語山人與于總憲成共言之而止四

月循例啓奏八旗逃獲之數故事督捕衙門別有綠

頭牌奏知逃官逃兵若干員名止記總數以備顧問

而捧牌啓奏係滿洲堂官專責于時 上問侍衛

馬三捷逃往何處席珠公不能對山人不習 國語

因下吏部都察院察議部院諸公皆言綠頭牌啓奏

漢官例不與聞與王公無涉山人曰滿漢堂官平日

共事一堂又同啓奏小有利害輒分彼此既非大臣

之體又非協恭之誼某不忍為也遂均議請級得

旨如議而席珠公等三人皆去位總憲于公深歎服

以為有古大臣風且云本朝此事唯一見于魏敏果

公今見于公耳又克什免者紅帶宗屬自四川隨征

回京至鳳翔病疽危甚有張希仁者業瘍醫藥之而

漁洋山人年譜卷下 十一 紅豆齋

愈克什免遂攜入京師張有子玉女蛇妃等九人克

什免利之私詐偽契誣以賣身及張歸鳳翔克什免

即以逃人告提比解至部讞得實山人與席珠公斷

張夫婦子女歸復版籍為良民克什免送宗人府察

議克什免怒牒訴掌宗人府郡王郡王召侍郎辨質

克什免辭寒於是府是部議克什免革職鞭責山人

在部不以強禦執法率如此也

八月初五調戶部右侍郎戶部右侍郎徐誥

山人調司農督理錢法故例有呈樣錢立禁革之終

事不遣一人至錢局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六十歲夏四月側室陳孺人卒七月第三女宮卒

九月秋審畢九卿覆議彙題山人言情真案內尚有可議者三其一於相元聊城縣人年七十五矣舊買薛慎言之田契價久明而慎言之孫小喜自認旗下逃歸挾索相元地價其祖呵之不聽相元不得已歛以酒食予以錢帛不受而索金乃議往市易白金給之鄉保以其旗人也繩繫而行繫急脛絕遂死有司當相元故殺山人謂旗人索詐原有禁例况小喜之死死於繫非死於毆殺也且相元年七十五老矣於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下

三

紅豆齋

律例亦宜未減改緩決其一王訓太平縣人太學生也其父者佐素封者佐父喪其行財人關中健獨不吊貧者佐以通欠告之縣中健因妻激怒輒飲毒往王氏辱詈者佐不能堪毆之歸途毒發死有司索賄不得遂當訓故殺山人謂此一事京華士大夫皆言其冤且訓代父罪至擬大辟其父已死是一命已有一抵況向來秋審凡以救父殺人者原情率從未減况訓實不殺人又身甘代父反不得原非向隅乎改可矜其一房得亮齊河縣人有族人房懷德幼子阿羣者戲嘲其父名得亮怒掌擊之阿羣又言適鎌刀

漁洋山人自撰年譜註補 卷下

在側得亮取而刺之中要害死當以故殺山人曰此關毆非故也改緩決諸公皆歎服謂公平反三獄吾儕今日集議不虛此行矣山人每遇秋審 朝審必盡言以俟諸公決擇不肯委蛇從俗類如此也
是年五月 覃恩贈祖方伯公父祭酒公皆通議大夫經筵講官戶部左侍郎祖母成張母妻皆淑人
居易錄云先祖年及大耋親教諸孫相繼成進士先考妣教諸子雖稍寬假然以布政公之故督課殊切迴憶庭訓且四十年矣至是乃稍食其報感激 國恩不禁泣然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下

三

紅豆齋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六十一歲在戶部

二月初九 署兵部事六月充纂修類函總裁官

張敬復開學士額卷陸義 轉左侍郎
山翰林官分纂四十人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六十二歲在戶部

五月 駕在暢春院部務稍暇與同人諸及門為結

夏文字之會山人既次甲子使粵以前及丁卯以後

詩庚午以後雜文為蠶尾集十卷其古文詞前此者

復別為漁陽文畧十四卷屬門人張漢瞻序之

時指納方開多相緣為奸利山人一無所預戒司官凡

關捐納事勿以一呈一稿至前在戶部七年始終儼然

一六三

如白圭振鷺得全清白舉朝皆能諒之然笑其愚者衆矣

山人官司農既以廉潔白勵退食之暇兼究心于內典嘗答淄川唐濟武簡討書云少無宦情又口不習言阿堵物雖日在錢穀簿書堆中不啻空山雨雪燒品字柴說無生話時也其高致恬澹如此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六十三歲奉命祭告西嶽西鎮江濱

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乙巳 詔赦天下遣

廷臣祭告長白山五嶽四瀆及歷代帝王陵寢孔子

瀋陽山人年譜 卷下 紅豆齋

闕里三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戊寅 命下同遣者

十六人二十七日甲申 上御保和殿親閱祝文

香帛禮部尚書侍郎等官執事奉使諸臣皆在列闕

畢由太和門馳道出諸臣于午門辭朝行三跪九叩

頭禮畢隨至禮部頒祝文香帛

秋七月過里二十四八月姪啓灌卒叔兄次子也九月復

命京師是役有詩百餘篇為雍益集

山人寓書盛待御并符日再使秦蜀往返萬里得詩幾

百餘篇皆寥寥短章無復當年蜀道南海豪放之格

然覽古興懷得江山之助生色有加擬諸眉山集中

所分紀行遊覽古蹟寓興諸篇殆兼而有之

又有秦蜀驛程後記二卷隴蜀餘聞二卷

隴蜀舊游之地其詳驛程記中此又紀其所未備者也

過聞喜縣再葺太師公祠祠初在夾城地湫隘與喬公

允升同祀祠縣戴廷拭楓仲官學博移建專祠於城中

秦蜀後記云二月二十八日抵聞喜縣先太師公萬

曆初知此縣至今百餘年有桐鄉之思聞喜漢之左邑桐鄉也

聞子至諸生父老年七十以上者數十人率子弟迎

十里外至舍館予延坐一一慰勞之父老具言公恩

瀋陽山人年譜 卷下 紅豆齋

德自其祖父以來沒齒不忘迄今婦人女子皆能道

公氏藉

歸過池縣拜族會祖贈峰公祠重葺之

曙峰名之都字爾章穎川公孫萬曆中知開封府拔

薙劬梗強宗斂戢汴人德之為立祠祀于包孝肅祠

之右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六十四歲在戶部仲兄卒於家八十

五月進 平北雅十二章九月戶部尚書陳公廷敬

戶部右侍郎王公揆俱以原銜充 經筵講官時山

人先為講官戶部三卿皆在 經筵一時傳為盛事
是年七月 覃恩贈祖父皆經筵講官戶部左侍郎加
一級祖母妻皆夫人

山人仲子官唐山令唐山下邑土瘠民貧山人訓以
潔已愛民書手鏡錄一冊付之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六十五歲七月十三 遷都察院左
都御史

山人官總憲一循臺規卽一掌道亦必論資俸陞遷
不徇一情而以絕奔競之階戒言者不得毛舉細故
務崇大體退食謝客焚香掃地下簾讀書自一二章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下 共 五 頁

布故交以風雅相質外門雀可羅也少宰趙玉峰

謂山人曰公為戶部侍郎七年屏絕貨賄不名一錢
夫人而知之至為御史大夫清風亮節坐鎮雅俗不
立門戶不急彈劾務以忠厚惇大培養元氣真朝廷
大臣也抑亦今日藥石也

冬奉 命直南書房編類 御集同直戶書陳廷敬禮
書張英工書王鴻緒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六十六歲在都察院

聖駕南巡 論諸臣內直如故

二月進 南巡頌撰古懽錄八卷

六月側室張孺人卒九月次女婉率十一月遷刑部尚

書夏五月 駕回迎於通州會漢軍御史郭金城疏裁
冗員下九卿集議遂欲裁監察御史若干員山人力持
之以為不可且言前明南北兩臺共設御史百二十員
後裁為八十員 國初裁為四十員後又裁留二十四
員視明代止存五之一今巡按一差雖裁然內而巡視
五城登聞鼓寶泉局 朝 廟 經筵糾儀及監禮監
宰外而巡鹽巡視茶馬諸差繁夥內差不足往往令巡
城攝之某尚欲疏請增數員顧可裁乎且御史言官為
朝廷耳目謂之冗員可乎言之侃侃吏部尚書庫勒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下 共 五 頁

納深以為然漢御史得不裁止裁烏金超哈御史三員
五月 內直南書房 賜御書素練一幅云曠曠曙
色上帆滿野水波添滿路光知是皇畿程日近林風
吹送柰花香蓋舟行 御製近詩也六月 二十 內
直 再賜御書大字一聯云煙霞盡入新詩卷郭邑
閑開古畫圖 陳謙案此係唐章 御賜帶經堂
信古齋二幅分懸東西二第中堂

十一月初五日戶部尚書馬齊吏部尚書熊賜履禮部
尚書張英並入相戶部尚書陳廷敬遷吏部刑部尚書
李振裕遷戶部兵部尚書杜臻遷禮部原任江南江西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下 共 五 頁

李振裕遷戶部兵部尚書杜臻遷禮部原任江南江西

李振裕遷戶部兵部尚書杜臻遷禮部原任江南江西

李振裕遷戶部兵部尚書杜臻遷禮部原任江南江西

李振裕遷戶部兵部尚書杜臻遷禮部原任江南江西

李振裕遷戶部兵部尚書杜臻遷禮部原任江南江西

總督兵部尚書□□起復兵部左都御史王士禎遷刑部同日 命下隨赴 乾清門謝 恩是歲秋審或以金兩為重定囚之出入山人獨謂當論情事之輕重不當止論金兩 上以為然

九月秋審畢九卿會稿中有河南司閻煥山西司郭振羽廣西司寶子雲三起初擬情真山人謂曰凡以救父罹罪者多議矜減此三人雖以刃然止當論其救父與否不必分挺刃也愚意緩決為當諸公以為然皆改緩決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六十七歲在刑部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下

大 紅豆齋

五月有北城民徐起龍者其女嫁馮繼隆甫數日其姑曹氏潘悍婦人也引所私辛二僧宣召等逼姦之 女不從則加炮烙畏而從之既兩月始許歸寧女泣訴父母起龍羞憤借其表弟侯六登曹氏之門欲毆之曹氏及其姦夫辛二出禦遂鳴于官解赴刑部司獄訖呈堂以起龍兄弟白晝抄搶草率結案山人訪得其情實見有二人銀鑰繫頸問之云徐起龍侯六山人大怒碎其牘擲地詰滿漢司官汝曹畏勢乎徇情乎抑納賄乎如此爰書乃敢誑我天地神明其可欺乎立令釋二人銀鑰繫曹氏辛二之頸而令嚴提

宣召到案辛二囊三木曹氏抄指皆吐實宣召至亦具伏逮案律定擬而斷文離異歸父母都人皆以為快六月二十 賜御書帶經堂扁額令中官送大學

士張英處轉頒蓋用漢御史大夫兒寬故事也山人因取杜子美細雨荷鉏立江猿吟翠屏句屬禹鴻臚之寫荷鉏圖小照南海梁芝五蘭為作歌紀事順天府尹缺吏部列應陞正陪太僕寺卿錢晉錫光祿寺卿江紫名 上令內閣傳 諭九卿各舉所知眾相顧未發山人曰凡科道吏部及監司內陞者皆經皇上舉拔其品其才 上所稔知九卿所舉未必能如 睿裁之宜確翻恐挂一漏萬且如太僕光祿皆有職掌事務煩劇今之府尹與古之京兆事體不同號為閑曹未有可為太僕光祿列卿而不能勝京尹之任者也遂罷舉仍以前名列上 上竟用錢為府尹後再亭贈詩曰議屈羣言退食遲蓋指此事也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下

九

紅豆齋

秋九月充武會試讀卷官

居易錄云十月初四日 太和殿試庚辰科武進士周卜昌等一百人某以刑部尚書與讀卷是晚閱卷六十初五日晨同部院啓 奏畢與大學士馬公熊

公張公等趨往紫觀閣候 駕觀馬射 上登舟
 至行殿 御弓矢親射 諸皇子宗室及侍衛以次
 射畢始試進士讀卷官侍坐終日試畢 上復御
 弓矢如前射畢隨 駕入晚闕四十卷初六日啓
 奏畢復趨 行殿候 駕觀步射 駕至 御弓矢
 如前射畢上親選十三人既而止畱八人至暮復
 御弓矢隨 駕入即同諸臣賫 殿試卷至 乾清
 宮 上秉燭御西暖閣欽定第一甲三名二甲前
 五名是日垂問 臣士禎年齒科分甚悉又 命取西
 洋近視眼鏡令試之歸館已及二更初七日啓 奏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下 青 紅豆齋

畢出至 太和殿前更朝服候臚傳
 山人官司寇矜慎庶獄力從寬大於秋審 朝審尤不
 敢唯阿緘默因以改正全活者甚眾居易錄略記數事
 不能件繁然自爲副憲即然不自總憲司寇始也宗人
 燕于喜巡撫貴州同年劉維禎瑞公官貴西道參議屬
 重葺永寧忠勤公祠
 康熙四十年辛巳六十八歲三月請急遷葬奉
 俞旨卿才品優長簡任司寇正資料理覽奏情詞懇切
 准給假五個月事竣速來供職不必開缺該部知道五
 月出都

王氏自太僕司徒二公發祥藏書尙少至司馬方伯
 二公藏書頗具矣亂後盡燬兵火山人兄弟宦游南
 北次第收緝康熙乙巳自揚州歸惟圖書數十篋及
 官都下三十年俸錢所入悉以購書嘗有一士人數
 謁山人而不獲一見以告徐健菴 乾 健菴笑謂之曰
 此易耳但值每月三五於慈仁寺市書攤候之必相
 見矣如其言果然爲御史中丞時秀水朱竹垞嘗爲
 作池北書庫記及是給假歸里諸門生爲紀其盛屬
 廣陵禹慎齋 鼎 寫載書圖以道其行圖成各有詩紀
 事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下 青 紅豆齋

歸行焚黃禮於祖墓父墓撰居易錄成凡三十四卷十
 月赴京師
 是年二月撰活溪考二卷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六十九歲在刑部
 四月六日 賜御書信古齋扁額
 冬奉 旨同內閣九卿閱 御試順天舉人卷
 十月初十日山人試筆云再雪竟夜積素滿庭晚菊
 尙敷腴可玩晨起忍寒坐信古堂對雪看藥忽梁溪
 琴僧岳蓮見過彈平沙浴鴈漢宮秋二曲古音蕭寥
 忘其身在長安官是秋嘗之長也作二詩紀事 詩 尾

集結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七十歲在刑部

三月進 萬壽頌十九日赴暢春苑啓奏刑部釋放

囚犯八百餘人是日請 旨 御批又減等二十一

人五月 賜滿漢大學士尚書侍郎 御書扇各一

山人得 御製虎邱五言律詩一首七月初五日

上傳尚書王某大理寺卿李斯義掌河南監察御史

呂理同內閣戶部赴 乾清門問山東今年水災情

形并問前遣官照口外養蒙古例往賑實有益于百

姓否山人奏曰 皇上軫念民艱特遣人員照口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下

三

紅豆齋

外養蒙古之例賑濟地方大小官員仰體 聖意實

心料理不敢文具視之自實有裨益于百姓但今年

之災非比去年去年被水不過十餘州縣今年則六

郡無不被水加以丹災視去年不啻數倍今舊穀已

盡新穀絕望民間所苦在于無米 上諭戶部尚

書凱音布速發通州倉米往賑十月 上賜內閣九

卿西域蒲桃人二株山人以尚書與焉有紀 恩詩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七十一歲在刑部二月奉

旨同都察院公勘玉泉山內外河工

集乙亥迄甲申官少農以至大司寇京邸之作爲登

尾續集中間丙子使蜀詩不與焉錢唐吳寶崖陳爲

之序

秋九月罷歸以王五一案失出也此案司官委咎於堂

官滿官又委咎於漢堂官山人自以年衰前年引陳力

之義蒙 恩不使開缺回京欲乞骸骨以大學士熊公

禮部韓公疏上皆不允不敢繼請茲以微罪行幸矣故

於都察院察議文深周內絕不與辯山人服官至是四

十五年矣

山人以申告冤抑一案失出罷官或曰此事自有本

末公當辯明山人曰吾年已遲暮今得返初服足矣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下

三

紅豆齋

途巾車就道圖書數篋而已送者填塞街巷莫不攀

轅泣下相國沁州吳公執手歎曰大賢去國余不

能留負愧多矣時十月十三日也先是山人所居里

第東堂老桐朽窳中忽生芝其色白至是罷官

是年三月 覃恩贈祖父皆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刑部

尚書祖母母妻皆夫人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七十二歲在里中

四月游滄園及大明湖諸勝同游者鍾聖與 朱子

青 也皆有記及詩 是年夏避暑

西城別墅始敘年譜

冬三子啓訪自唐山歸而次於家五月以迎送

聖駕兩至德州主謝氏青墩相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七十三歲在里中正月趙氏妹卒

山人第四妹也適益都太學生趙君作肅

二月三男婦王氏卒三月姪啓浚卒仲兄次子也四月

往于茲山別業憩夫于草堂山有古夫于亭取義於此

即陳仲子所居柳泉口也是年得詩九十一篇為古夫

于學業

山人既歸里第閉戶若書不以一字通朝貴門無雜

賓惟與張蕭亭實居歷友篤慶諸君茗飲焚香往來倡和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下 紅豆齋

積成卷軸明年五月大名成周卜文昭較刊于京師之

慈仁寺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七十四歲在里中是歲大旱巡撫

檄濟東道宋澄溪業廣臨縣賑饑紳士俱具冊願賑山人

獨不具冊宋以為朝廷之恩不可虛山人曰某不敏

備位大臣頃四十三年二東饑奉言各自養佃戶

今雖里居敢忘前言遂力辭之宋述於中丞以為

得大臣之體然義利之辨不得不言其寔瓶無儲粟鄉

人皆知之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七十五歲在里中宋洪文敏公邁

集唐絕句萬首經進孝宗御覽山人少習是書惜其跡
駁久欲為槩定而未暇也是歲乃克成之冬門人李大
僕曲江復先浙歸過訪李山人壬子所取士也於今五十
餘載師生之誼老而彌篤臨別黯然

是年山人次一歲之作為蠶尾後集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七十六歲在里中先祖方伯贈尚

書公著羣芳譜刻於虞山毛氏汲古閣流傳已久康熙

四十四年奉言開館廣續命編脩臣汪灝等四

人為纂脩官至四十六年告成凡一百卷賜名佩文

齋廣羣芳譜御製序文冠於編首仍存先臣自序

漁洋山人年譜

卷下 紅豆齋

每卷小序亦所不遺是年著分甘餘話謹錄御製

序文於卷首以紀聖恩冬侍讀黃崑圃叔琳視學山左

省山人於里第黃山人辛未所取士也情誥之餘述

詔言取故靈壁知縣馬驥所著釋史刻板入內府因

感賦一絕載蠶尾後集

池北偶談云馬驥字聰御一字宛斯濟南鄒平人順

治己亥進士仕為淮安推官終靈壁令生而清羸博

雅嗜古尤精春秋左氏傳又著釋史其書最為精博

時人稱為馬三代康熙癸丑歲卒官靈壁人皆為制

服云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七十七歲在里中山人夙有疝氣二十餘年時發為累是歲忽嬰癆症轉床褥苦不可言冬十二月奉 旨朕每因朝列舊臣漸次衰謝時切軫懷爰命內閣詢問願治年間進士所有罷職在籍者已無多人王士禎江臯周敏政葉燾徐淑嘉宋慶遠皆因公望誤屏廢里居今年臻耄耄深可憫念若復還原職以示朕格外加恩至意餘依議山人感荷 聖恩雖癆症甚劇使兒輩扶掖向 闕謝 恩即具疏遣次兒啓泐恭齋入謝

是年刻已丑庚寅近詩一卷山人乙酉年撰詩話六

十條戊子秋冬間又增一百六十條共成三卷是秋授門人黃侍讀叔琳序而梓之

康熙五十年辛卯七十八歲在里中山人以順治辛卯舉於鄉是歲為康熙辛卯如癆症得愈肩輿至省與新即君序老少同年亦一佳話因口占一聯云得第重逢辛卯歲刪詩斷自丙申年

案王氏家傳山人卒于五月十一日即壬是年十二月初七日葬于系河北岸祖塋之次

附嗣君跋

石先君年譜一卷自著於康熙乙酉未幾而忽嬰癆

症時作時輟故丁亥以下乃病中口授不肖輩書之已有真本付先長兄清遠較閱尙未付梓不意先長兄於丁未年忽得風症五載而逝真本迷失不肖於殘編敝篋中得此草本恭錄以藏識者鑒之痛念先君自嬰癆症之後苦不堪言不肖輩從旁竊視精神大減至庚寅初秋變為癆症呻吟床褥其苦更甚會歛中程君聖跋哲友聲鳴 昆仲以書來徵先君平生詩文集為全集鏤板以行先君呼不肖輩曰余所著詩文每欲刪繁就簡合為一集付梓未果頃門人程氏昆仲之請甚懇余懷因於病次置各集於枕旁命不肖查檢朗誦詳加去留力疾編次共九十二卷顏日帶經堂集至辛卯冬始剞劂告竣不意是書賣到之時距先君之變已五閱月竟不及見矣悲夫因憶辛卯春癆症愈甚語不肖曰吾初官維揚時為孀烈婦雪冤一事久欲為立一傳因循未果今煩悶鬱轉中偶於枕上得之了此一段公事隨口授命不肖書之孰意此文竟成絕筆也嗚呼悲哉以上二事皆不肖親承府君之命者因附及之不肖男啓泐謹識

附荅北平黃少宰書一通

雍正九年

新城王啓濟

拜別台顏忽忽已二十載迴憶先君在日與老世臺
 杯酒論文恍然如昨自老世臺建牙兩浙後音問久
 疎今紀綱忽至得接染雲捧讀之餘如親警效去夏
 黃水為災敝邑適當其滙田禾廬舍飄沒一空城之
 女牆距水僅尺許矣而先祠瑩墓四面盡屬火光波
 臣竟不為害見者皆疑神佑幸獲無恙乃承老世臺
 懸念及此直令某輩感泣數行下也硯溪先生令孫
 淵源家學蓄志青箱欣聞為先君所著精華錄詮註
 漁洋山人年譜附錄 表 紅豆齋

望出非常因念先君在日海內文人欣欣願舉終以
 因循畏難身任為艱今惠世兄竭數載之苦心彙成
 巨帙雖未經寓目已早知其為學識兼優老世臺以
 為先君毛鄭殆有過之無不及也茲奉到年譜乃乙
 酉夏杪脫稿其丁亥以下則係病中口授尙未訂正
 惟老世臺再為斧削始可信今而傳後耳然例有本
 傳先君棄世後先叔幔亭走京師丐諸名公大人各
 種文章其姓氏淹沒已漫無考據止有太倉相公致
 到神道碑文并商邱冢宰致到墓誌文各一篇至今
 老成凋謝舊友晨星廬陵門下則僅有翁山今以碑

漁洋山人自撰年譜註補 附錄

文藝誌文奉覽惟望如椽大筆為立本傳列之卷首
 且使他日國史家乘兩有所據也至先君著述俱已
 付梓止五代詩話尙未成書暨感舊集二種未經刊
 刻但原稿為先長兄收存今舍姪謁選都門無從查
 覓而一切書板及刷印諸書係門下梓工李萬琮經
 手今李又餽口他姓一時未及刷印謹以案頭數種
 聊充鄴架餘容刷就便寄到何如附及者先君平
 日藏書自棄世後不思分析因先長兄一病五年不
 幸于丁未下世後始查點三分收藏孰知牛飽鼠蠹
 半壞積霖而乘間覆去者亦復不少及經查檢已多
 殘缺致使先人手澤盡付東流可勝浩歎因老世臺
 關注之雅故並及之荒函藉復不盡欲言臨風馳遡

漁洋山人年譜附錄

表 紅豆齋



漫堂年譜

宋肇自編

西陂類彙底本 十六完

西陂類彙卷四十七

高丘宋肇收仲

漫堂年譜一
宋氏微子之苗裔

以上係序除
頭外低一字
以下係譜頂格
寫過四空一
格小另格起

宋氏微子之苗裔世居於宋今河南歸德府商
丘縣也元以前譜牒散佚西郭外僅存三塚明
初有諱貴者葬三塚西是為始祖二子曰瑾曰
讓瑾次子曰霓為明冢宰莊敏公諱纁之父三
子曰雷即肇高祖後橋公也曾祖樂菴公諱陽
有隱德年九十四祖復字公諱涉萬曆辛卯舉
人仕山東福山令以循良卒官配張夫人庶丁
夫人丁生先考文康公諱權天啟乙丑進士仕
皇朝為太子太保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配劉夫
人庶李孺人趙夫人郝孺人子四長煇季出歿
於亂次即肇次所俱趙夫人出灼郝出
明崇禎七年甲戌
先文康官吏科給事中卒以正月二十六日酉
時生於京邸命今名
八年乙亥
余二歲五月先文康外補山西副使肇隨任
九年丙子
七年丁丑

余四歲五月先文康請終養携家歸里

十一年戊寅

十二年己卯

十三年庚辰

十四年辛巳

余八歲入塾先文康字萃曰牧仲六月叔祖

母劉氏卒劉為先文康仲父諱渥配也同丁王

母孀居三十年文康公以萃為嗣孫後一年兄

淳亡萃仍歸宗

十五年壬午

漫堂年譜

二

漫堂鈔本

余九歲五月流寇李自成破商州余僅免隨

先文康渡河寓山東城武縣詳余所記壬午脫

難始末

附記明末李寇披猖中州大河以南無樂土歲

壬午三月二十五日賊逼歸德先文康公同守

令及諸鄉老登陴死守三日力不支城陷賊大

肆屠戮公自擬必死家且破頰獨不得一見丁

太夫人為恨忽晉人為賊者喘遽適康公既見

曰公非宋公耶吾活公即引至營掘小窖匿公

成卒守獲而引余復丘山賈進孝入城適求太

夫人劉夫人及家口俱至得保全無恙余時年

九歲隨乳母倉皇走匿民舍三日忽一賊挾而

去置之府治前留少待吾即引汝余望劍戟森

森思逃入委巷中遇一婦曰汝非宋公子耶遂

引見一賊曰方飯聞之驚喜以飯食余曰無恐

因携歸營謂其黨曰吾弟也善視之是時余與

公及太夫人存亡不通者且十日至四月初

七日賊語余曰今日起營矣吾故晉人受汝父

宋公恩不及救公今汝汝遂匿余蘆席中去須

臆鐵騎數十萬連席過席駭碎幾半或以餘

漫堂年譜

三

漫堂鈔本

刺之賊震有聲幸不及余僅以身免薄暮隨一

僧入城見家人俱在家人亦驚余在乃皆大喜

時餘賊在城者尚衆土賊亦乘機入焚掠前獲

公者呼曰不得犯宋公家以令箭押門一時男

婦逃余家得脫者數千人牆上皆滿踏死者三

人公度殘城不可居遂據家出城將北渡河隨

行者近萬人公有詩紀之曰難民隨我行自家

如一族蓋實錄也俄二賊騎自後突馳至同作

皆駭視之則前獲公者曰吾慮游騎驚公故復

來耳公宜速渡河因以椅與太夫人下所乘馬

此行空一字即
接上行寓不可
另起

載公與余以二牛載劉夫人及二婢。學生母治庶
母初控之以行。遇一賊。醉甚。步行持令箭。一長
鎗。沿途刺人為戲。載公者前呵曰。汝何人。無
禮若此。遂引刀殺之。故令箭付公。曰。持此以往。
可無恐。因拜辭。問其姓名。不答。行數里。望見
餘賊。如蟻。詰曰。吾營令箭。汝輩何得持至。家
人前給之曰。營將與吾箭。正欲令持示公等。賊
竟不疑。踉蹌走。及中。半日出營。抵河上。日暮
微甚。沿河採薪。茶食之時。官軍在河非。河無渡
舟。先君索片紙書數字。覓善泅者。交兩壺。亂流
而濟。求救於官軍。明晨。官軍駕小舟來迎。既濟。
因之。城武居焉。華曰。方正德時。劉千斤石和尚
為寇。有趙鮫者。過釣州。慕馬端肅公之為人。羨
其居。而先注。欲當拓冠。亦相戒不敢犯公。慶
今余舉家類沛。萬死中。卒得全如此。非先君兩
莊。晉。志澤。入人深。安能至是哉。兩賊以報恩。穆
而不通姓名。又何快。

廿六年癸未
九月率隨先文康遠寓江南鎮江府

卅十歲 三月先文康起補大名道副使途次

漫堂年譜

漫堂鈔本

小注此行為

調順廣道 早二月先文康調遵化道。率俱隨
任

望清順治元年甲申 三月以前崇禎十七年
余十一歲 三月先文康擢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巡撫順天。涖任三月。流寇李自成陷京師。遣
將黃錠等畧地至遵化。先文康祭告崇禎帝。勒
兵誅之會。王師入關。嘉公仗義復仇。口詔巡
撫如故。公辭不許。率隨任。詳華所記。遵化平偽
始末。

附記 先文康撫遵化三月。進賊李自成陷京師
先君倉皇調度。以一旅之師。僅而得濟。余時年
十一。頗能記憶。事一二。僕在行間者。往。道說
其詳云。甲申三月。自成既犯關。分設偽將軍方
面州縣官。遍布畿東。親提賊百萬。往拒山海。而
遣騎分遠諸舊官。甚急。公聞變時。會出巡。微外
百口。猶在遵化。遠者將至。公欲歸。見了太夫人。
家人王楷曰。事急矣。同死孤城。無益。乃率楷與
楊俊等數人。間道騎一驢。一夜行二百里。走白
羊峪。會宣府舊鎮唐公珏。自京師出亡。與公遇。
遂同至白羊。謀起。計無出。公慮極。卧地。息守

漫堂年譜

漫堂鈔本

倫乘九重環瞻至呼曰公尚卧耶太平路偽將
 黃鏡以五十騎連公至已公奈何尚卧耶公連
 起顧五十人者皆舊卒不忍言公曰噫計是五
 十人者可卧也乃呼至前備慰之且告以起
 義故來皆謀獨一人語稍異公叱曰履子敢爾
 起命斬之唐公瑛躍起拔佩刀斬異言者首徇
 衆曰急取太平以應吉兆不半日至太平路入
 郵舍偽帥黃鏡方甫一民間士飾衣服鼓吹請
 合色禮忽傳公至鏡倉卒出忘所佩刀僅帶一
 小刀至則公端坐堂上待鏡出小意惶惴向

漫堂年譜

六

漫堂鈔本

上揮公命左右縛鏡故憚甚取小刀左右料
 畫卸其衣深而走家人王措追之不及適走陸
 魁春帶刀從外入措急呼曰殺賊殺賊魁春游
 人文弱刀又不利對雙手持刀向鏡急解出
 春入兩相值並搥其胸鏡仆衆因殺鏡一黨箭
 從外射入如雨公命持鏡首示之曰偽將已誅
 汝等皆吾民亡動衆逆是時偽將馬應湖單
 三才踞喜峯松棚劉東據賊數千踞三屯公曰
 太平已定汝等誰可分往殺賊者守倫米富王
 同姜承印慨然請往公曰須安幾何王曰不須

兵吾二人足矣公壯之各飲以斗酒上馬携一
 大囊馳至喜峯語門者曰來公有密語遣白將
 軍賊見人少不疑命之進賊坐堂上喜玉前請
 作拜跪狀承印西向侍賊欣然下扶玉奮力
 抱賊承印以刀砍之誤中玉左臂幾斷玉終不
 釋承印遂殺賊二人大呼曰官兵數千且至偽
 將已斬衆咸擊伏二人以其首投囊中歸報公
 大喜顧視玉衣袖重類有物解之血淋而下也
 玉既報命遂暈倒急以藥救之魁須臾松棚諸
 處各殺偽將以應蓋先後僅二日守時自成兵

漫堂年譜

七

漫堂鈔本

敗於關門奔還京三屯賊劉表猶不知也公度
 彼兵衆未可力勝密諭舊鎮孔希貴子國治潛
 入為內應而公率教騎至表營屏衆耳語曰公
 知自成已敗乎曰不知公曰今自成敗三屯義
 旅並起公宜早為計遂恐不利表心動遽上馬
 據衆去三屯一帶俱下公反遣化有衆三千而
 遣化偽道潘耀龍偽同知張耀然偽知縣李廷
 瓊素憚公威名雖踞城不敢害公家公至城下
 密約舊將張德裕等以計悉誅之掃偽印七偽
 官十餘人自成既敗歸京師聞公誅諸偽將怒

持前不可
寫起

甚將屠運化。公召諸將計曰。今初起義。賴天地之靈。三端稍定。而賊勢剽悍。度不能禦。不若乞援關上。與并力。賊渠可擒也。衆曰。首謀賊者。公也。敢不惟命。因共歃血。非面年故主。還拜太夫人。約合力禦賊。而太夫人素知唐公。瑤驍可藉以集事。至是泣語瑤曰。吾知公百口在京師。無舉大事者。不顧家。公勉之。萬一不測。吾孫即若子也。唐公感激泣下。遂單騎往關門乞援。公慮賊至。實驚太夫人。令家人奉之夾山。身自宿城上禦賊。果遣鐵騎數千。馳至。公密令將士易甲。背旂。遂出賊後。擊訖。非知數十萬。已至賊營。賊不敢前。公乘勢出。教百騎。賊大奔。漢。運化獲全。而唐公至關。遇王師。具言公仗義復仇狀。大嘆美之。又教曰。王師入都。自成奔關。公迎太夫人入運化。曰。故主之仇。已報。吾事畢矣。既請歸田。不許。詔撫運化如故。

六月通州鳳河營一帶土賊。祁得珍等作亂。先文康討平之。率侍行。回經石門。遊湯泉。余故生亂離中。幼失學。又往來邊塞。戎馬之場。好騎。惡馬。習射獵。常飛騎。誤墜。晉井中。遇田夫救之出。

文叔行寫注
在備及之下

一日。追黑白兔。出塞外。百里不移。時還後。吳江計甫草東贈余文脩及之。

附文畧。宋子十歲。精騎射。其騎。則能御。其馬。則能行。四五百里。其射。則能中。其於地。縱馬射之。兩矢相合。不離黍矣。我聞王陽明先生。九歲時。從其父海日公於都門。聞脫身。走居庸。紫荊。刺馬。諸險。要。縱觀邊塞。於是才志雄拔。意氣道上。及長。遂能兼理學事。功文章之盛。宋子幼時。亦從文康公。視師瀋陽。歷覽關塞。嘗飛騎。追黑兔。馳於官。馳之。不能馳。而及也。

漫堂年譜 九

少年乙酉
少年丙戌
余十三歲。先文康以大學士。范公文程等薦。陞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率隨任學。聲律學書。四年丁亥
余十四歲。二月
止。諭諭吏兵二部。國家當開創之初。文武大臣。俱為國宣力。在京三品以上。在外總督。巡撫。提督。總兵。各送親子一人。入朝侍衛。察試才能。授以

任使等道。諭入朝為三等待衛乘馬佩刀。每日寅刻由東華門入。隨勳舊大臣環坐左翼門下。辰刻隨諸大臣至。乾清宮侍。

世祖章帝

賜食。食罷歸寓。午刻復入。申刻於保和殿侍。

世祖章帝

賜食。日入而歸。率以為常。凡郊廟朝會皆得廁屬車豹尾間。大宴則環坐。太和殿內東偏。御座之旁。一日賜宴。舉取珍果一二置懷中。蒙天語垂問。舉跪奏。

漫堂年譜

十

漫堂鈔本

臣祖母丁氏年七十。臣將携以奉養。君賜臣冒昧罪當死。上笑曰。此後聽汝携歸。舉因備油素為包裹。具每宴罷。懷袖間。皆上珍。丁太夫人顧而喜曰。孺子荷天寵。乃爾。爾父子當思所以報。九月大羽獵。自午門前乘馬佩弓矢。扈蹕行。歷文安。朔州。西山。凡二旬而返。每日五鼓至木城外。下馬。解弓矢佩刀。由東門經慢城入。環坐。御帳外東偏。味舉。上於帳前。涼棚下。陞座。茶罷起。駕急趨上馬。萬騎騰驟。飛塵障天。咫尺不辨人馬。頃之。乃按轡徐行。遙

望圍場已數十里矣。圍分三重。上與諸王大

臣居中。二重眾官。三重甲兵。各按旗色。步伍肅然。毋敢闖入內圍者。獨侍衛出入不禁。舉時附

鑲黃旗下。辰巳之交。駐蹕進。餽眾皆下馬。出

所携乾饌。酌野水而食。須臾上馬。馳驟如前。日

落。駐蹕得獐麋雉兔。無算。或頒賜。或付行

厨。凡行宮供具。皆於辰刻預設之。漏下二鼓。由

東門出。於圍之二重東偏。尋帳房就寢。遠經桑

乾河。天寒水縮。高數丈餘。舉揚鞭大呼。躍馬而

過。上顧之色喜。遂次。賜鵬羽箭五。十月

漫堂年譜

十一

漫堂鈔本

迎娶同邑葉氏。少余一歲。明兵部左侍郎。諱廷

桂女。

戊年戊子

余十五歲

命內大臣率侍衛諸臣赴內院。同大學士考察

試書一紙。分別文武。文以通判州判。武以都司

守備用。舉拔第一。應授通判。先文康啟奏。舉弱

齡。不諳政事。乞停銓。督令讀書。候御試。詔可。

十二月。王母丁太夫人卒。

六年己丑

序以行寫注
在略盡矣下

余十六歲隨先文康歸里葬丁太夫人

七年庚寅

八年辛卯

余十八歲三月先文康致仕五月長男基

生葉夫人出八月先文康延故人賈靜子先

生開宗門人侯朝宗方域與萃講習詩文里中

舊有雪園社又名應社以應江南復社故名鼎

革後風流雲散獨二公在復邀徐恭士作肅來

王世琛徐通皇鄰唐及余為雪園六子社朝宗

為之序余自罷侍衛以來得清羸疾至是益甚

漫堂年譜

十二

漫堂鈔本

遂藥餌終身曩時羽林期門豪氣剷除畧盡矣

附社序畧社者古道也舉必以文事焉古者遠

士於鄉教化大行才賢輩出則聽其敬業而樂

羣相見則執雄為贊傳曰執雄者象文明也文

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吾向者雪園之君子有

若吳子伯裔伯庸徐子作霖劉子伯基嘗與吾

二三子為之其從而為之羽翼者莫不以文采

自著而以躬行相砥甚盛事也亡何雪園有冠

難四子者死余與賈子開宗散而之四加徐子

作肅與其姪世琛採橡棗揮鋤田野雪園之社

庶無人焉嗚呼雪園非遂無人也而其文章散

佚流風歇絕卒無有為之收拾而振起之者雖

謂之無人可也乙酉余自吳反賈子自淮陰歸

而徐子相見款款言及雪園舊事流連者久之

已而曰吾四子可以社矣是固吾雪園之幸而

存者也余曰姑待之於是三年焉而徐子鄰唐

出徐子宿儒也又五年焉而宋子華學成於燕

而至宋子年少有異材是吾昔者雪園四子之

所未及見者也於是相與左之右之朝夕而切

磨之又二年焉而六子之社以成侯子曰吾昔

者雪園四子不可追矣求之三年而得一徐子

焉求之五年而得一宋子焉又二年而合徐子

宋子與吾四子者而乃為六子焉然則社之以

六子名也夫豈在乎見少歟

漫堂年譜

十三

漫堂鈔本

九年壬辰

余十九歲六月先文康薨河南巡撫以訃聞

賜祭九壇遣官造奠贈少保兼太子太保詹一子

中書舍人榮已授侍衛例應男基承廢業與弟

姪

十年癸巳

二十歲 二月為先文康畢葬禮

廿一年甲午

廿二十一歲 九月葺東郊古竹圃 凡名流過

中州 如計孝廉東陳檢討維崧皆下榻園中 蘇

門孫徵君鍾元先生書來勸學 余因附弟子行

刻古竹圃詩集

廿二年乙未

廿二十二歲 五月為江南之遊 道滁洲 訪醉

翁亭 瑯琊寺 月杪抵金陵 六月與張爾公自

烈社于皇濟原小范范生吳漢若濯時陳伯璣

允衡董文友以寧會於秦淮 賦詩紀事 過高座

寺訪無可大師 遊牛首獻花巖燕

子磯諸勝 購秘書名蹟甚富 至蕪湖與蕭尺木

雲從唐祖命允甲諸公會於識舟亭 還經采石

欲登天門 以風駛揚帆而過 七月返里

廿三年丙申

廿二十三歲 刻嘉禾堂詩集 八月男至生葉

夫人出

廿四年丁酉

廿二十四歲 六月如京 八月應順天鄉試

不第前輩孫侍即承澤 正文貞公崇簡通門熊

學士伯龍宗丞徵與諸公 皆時相過從 為文

酒之會 此後每至輦下 勝友雲集 投贈詩文 往

往成味 是月男陸生葉夫人出 十月返里

廿五年戊戌

廿二十五歲 與弟灼讀書西園 園為余家三

世讀書處

廿六年己亥

廿二十六歲 五月

廿允河南巡撫請舉 易名之典 賜先臣謚文

康 六月劉夫人卒

廿七年庚子

廿二十七歲 二月男著生葉夫人出

廿八年辛丑

廿二十八歲 二月奉先妣劉夫人匱 附葬

於文康公

康熙元年壬寅

廿年癸卯

廿三十歲 六月携弟灼如京 應試寓柳湖

寺 余以病不與試 刻柳湖詩草

少年甲辰

余三十一歲除湖廣黃州府通判得送行詩一帙汪鈍翁玩為之序六月抵任口憶余家居時嘗命作蘇子瞻像貌已侍其側及筮仕竟得黃州鈍翁說鈴會載此事

四年乙巳

余三十二歲麻城武生某與嫂有喜忽彼此許訟余承獻執法定擬大府示意欲寬之余堅不為動雖二人卒賄脫而直聲頗振從此承獻多案無敢干以私者暇則同王子雲一耆張長人仁熙遊赤壁或渡江窮寒溪西山大小河諸勝吟嘯終日

漫堂年譜

十六

漫堂鈔本

少年丙午

余三十三歲口二月男基入邑庠口三月納妾薛氏揚州人口十月基娶婦鹿邑狄氏兵部主事宗哲女口十一月迎母趙夫人及眷屬來官舍建將母樓張長人作記是歲黃多虎患余不覺獵心之動率健卒馳馬入山與虎值前射斃擊一日殪五虎顧黃公景暉邵子湘長蘅聞而壯之各有詩紀其事

少年丁未

余三十四歲口十一月恭遇

覃恩贈先文康光祿大夫嫡母劉一品夫人榮授承德郎室葉氏封安人生母趙以弟斫官中書舍人封太孺人口十二月入口觀眷屬返里

少年戊申

余三十五歲口親畢旋黃州口十二月孫如金生基出口是月監兌漕糧楚漕自口國初停運至是年方行運非余一切籌畫期經久無弊旗丁有倡聚船均兌之議者余極力申請事得已

漫堂年譜

十七

漫堂鈔本

庶可久行無弊。職奉憲擬黃州船二十四輪。兌兌黃岡。漕米於本月十五日。與口關兌其餘各輪。照派定各次。行令赴彼候兌矣。五日以來。兌過漕米九千餘石。刻期全完。軍民悅服。今二十日午時。忽有一二刁軍。倡言七十二船。須併聚一處。均受兌。已去之船。仍欲追回。人心惶惑。交受不前。糧里奔控。紛口。縣官詳請。切實任監兌。不得不明白言之。務使軍民聚者均兌。以水次零星。願此夫彼為辭。不思監兌者職。領運者千總。必由黃岡火及各縣。職與千總未到

水火更有何人開兌。無勞彼此分額可知。又稱
 襄荆二幫。同在省城受兌。欲引為例。按省城水
 次。原在一處。黃州水次分八處。豈可以彼例此。
 擬彼錯辭。畫此二端。若聽其均。大獎有五。一
 則人多生事也。一船旗丁水手。二十餘人。以千
 總所領。七十二船計之。一千四百餘人。合德安
 所四十一船計之。有二千三百餘人矣。人多勢
 衆。約束難行。其獎。又需索無窮也。今以一船
 凡一倉之米。旗丁人少。糧里尚可支持。若均兌
 則二千三百餘人。蟻聚蜂屯。魚肉糧里。勢所必
 漫堂年譜 十八 漫堂鈔本

然其獎。又泊船不便也。水次各有大小。如武
 昌與國等處。僅可停泊數艘。今各式船隻齊集
 停泊何所。其獎。又往來可虞也。今以派定水
 次。各赴彼處候兌。甚屬穩便。若均兌。則往來江
 面。風濤可虞。其獎。又稽查不便也。循次開兌。
 可以嚴查盜賣折乾等弊。若各船齊兌。奸獎叢
 起。防範難周。其獎。况黃岡已有成效。各屬勢
 如破竹。萬一游移。貽誤非小。伏乞嚴飭運官。速
 照原水處所。循次受兌。漕運幸甚。

八年巳酉

余三十六歲。正月督漕。艘過淮。自樊口過流
 而。時武昌別駕丘曙戒象升。亦督漕同行。並
 權千里。經小孤。天門。牛渚。諸名勝。頗有酬倡。
 二月抵淮。與周侍郎亮工。諸令看牡丹賦詩。還
 遊金山。北固。念二十七年前。舊遊。慨然久之。適
 萊陽王叔凡。晚自吳來。因同探焦山。宿海雲堂。
 有詩。四月由錫山抵吳門。遊虎丘。支硎。虞山。
 所至。謙集無虛日。吳祭酒偉業。計孝廉東。尤為
 傾倒。五月。觀競渡。罷。返金陵。寓。邀笛步。丁叟
 繼之。水閣與周侍。即袁籜菴。于今。諸公。盤桓月
 漫堂年譜 十九 漫堂鈔本

餘遂還楚。刻將毋樓詩集。修黃州沈墨池。有記。
 附記。任官而至黃者。每覽稱子瞻堂。元之
 竹樓。子瞻故有沈墨池。在黃人罕知者。余判黃
 之二年。梅川張子長人。過余言曰。吾黃。其變以
 來。名勝悉委榛莽。墨池一窪。亦就湮。獨趨文敏
 手書三字。猶存瓦礫中。余聞大喜。命與人移置
 東甯。又三年。為康熙己酉。余董漕。自淮歸。簿書
 多暇。始從坡里坊。求墨池舊址。得之。類垣。敗礎
 間。於是。莫榛莽。以朽壤。大於塗。費以文石。即以
 欄檻。俯視一碧。豁然。泓然。池故無橋。今則跨池

接上

高橋翼橋為亭而取文敏字揭之楹既而曰池復矣無堂易祠乃建堂池東祠子瞻以張文潛泰少游配兩先生固嘗遊黃又蘇門士也仍其名曰雪堂成有餘材建樓池西祠元之仍其名曰竹樓墨池因故址雪堂竹樓非其地而仍之者從谷也合之為宋賢祠既成移于書之復者置樓上移余東齋花木自中州來者植池側而旁為敬楹招僧住其內以俟朝夕未幾張子復來予與之居視池上欣然曰甚矣先賢之類有使君也烏可不記予唯乃鑿石真雪

漫堂年譜

二十

漫堂鈔本

堂壁

十月間趙夫人訃

九年庚戌

餘三十七歲正月奔喪歸里十一月奉趙

夫人匱耐葬於文康公

十年辛亥

餘三十八歲十一月男至入邑庠娶婦同邑

劉氏慈谿知縣動方男陸娶婦夏邑崔氏戶部

主事掄奇方男致生葉夫人出

十一年壬子

漫堂年譜 卷一

餘三十九歲正月服闋著筠廊偶筆成五月如都候補寓柳湖寺龔尚書鼎華主吏部士祿民部士禎王叔兄璽時過寺觴咏冬需次返里十一月孫吉金生陸出

十二年癸丑

餘四十歲商邑三十六里每里十甲每甲田多寡不均多或至百頃少僅數頃里設里長一人而任催科每當是役則鞭笞累賠身家糜碎及一年役滿聽舊役僉報代者往擇肉而食蔓延不已因之豪有力者多方營脫而貧弱愈

漫堂年譜

二十一

漫堂鈔本

困為邑大害而不知所救蓋數十年矣余家居蒿目倡議軟指有田者按畝出銀公產充役如古雇役之意前害頓除邑人至今便之

十三年甲寅

餘四十一歲四月男陸入郡庠

十四年乙卯

餘四十二歲四月如都經鄒魯謁孔林孟廟登泰岱抵都仍寓柳湖寺五月男至食餼男著入邑庠十二月弟斫官戶部員外郎恭遇覃恩贈生妣趙為宜人

一八三

十五年丙辰

十六年丁巳

補四十四歲。正月補理藩院。判。三月編

次商丘宋氏家乘八卷。男著娶婦柘城

李氏。中書舍人芳廣女。王阮亭祭酒選刻長

安十子詩畧。余及葉井叔封林。蜚伯克英曾升

六貞吉。田子綸。愛王幼華。又曰曹頌。嘉禾。顏修

來光敏。注季角懋。麟謝方山重輝也。

十七年戊午

余四十五歲。正月孫岐金生墓出。二月男

漫堂年譜

二十三

漫堂年譜

陸亡。三月陞刑部貴州司員外郎。時漢人官

即署者事率不置。可否滿官定稿後。押紙尾而

已。余蒞任日。吏具說堂稿。乃旗棍違例開典天

津衛事已結。咨直撫知照。余謂既以違例定罪

自當押令回京。何咨內無此語。取閱原案。知吏

竊刪去。余以作弊按吏。免同官求寬。余竟杖

之。此後寅入酉出。每事親訊。魏環溪先生時官

大司寇。極為刮目。小黑子被勒。奪割一案。張

天祿李廣才李四。凡三人。按律情願。奪割者。漢

文本身並下手之人。處斬。滿文皆斬。余以滿文

在後。必錯譯。因依漢文。分首從。小黑子被勒。危

罪。造意。拉下手之張天祿李廣才。應斬。李四為

從。應流奉。情罪深為可惡。引律是否相合

同官大懼。余曰。此案情罪原可惡。但割人之勢

與割人之首。有間。今割首者分首。從。割勢者不

分首。從。非法之平。同官無以難。照原題覆奏。將

滿文皆字改正。荷。命視權。賴閱是月。男至來省。二

才能奉。命視權。賴閱是月。男至來省。二

月。借錢介維。栢齡。男至出都。時博學鴻詞諸公

集闕下。以詩文相送者甚夥。朱竹垞。彝尊。題曰

使度錄別行。次宿州。男基者來迎。遂携往。至歸

里。除夕。抵金陵。

十八年己未

余四十六歲。正月發權龍江。北風大作。舟行

甚速。落燈後。抵南昌小泊。即往贛州。連旬積雨

江雲灘樹。一望宵渺。二月蒞贛。關時逆藩初

平。賈船寥。余。除船稅。約七千金。商賈悅來。

額稅不缺。詳碑記。在度多暇日。與錢介維。泊

兒子輩。遊鬻。八境。通天巖。以及綿津。諸勝。互

相倡和。自號綿津山人。寧都魏徵君。禧和公。禮

相倡和。自號綿津山人。寧都魏徵君。禧和公。禮

彭躬菴士望先後過訪和公留度久余於使院池上縛小橋以待有使院墻東處士橋之句傳為佳話歲暮男至來省

附錄記畧

今上十有七年。華自刑曹奉簡

命。推則於載。故闕粵孔道。而商賈每楫所輻輳也。卒於是日。克專所以搜盡剔弊。凡斗尺權衡之不如法者。正之。額外之收入者。已之。至則

例所載。朝廷額餉在焉。雖欲寬而不取也。獨貨物正單外。又有船稅。非舊制。稽之故籍。往時借以供修造。兩關販船。及四季賣舟。船夫之用。

漫堂年譜

二十四

漫堂錄本

今身無大弊已發。額銀又奉文解省。每車之費。更何所需。是船稅。確乎宜革。額宜革而船稅。者。何如。抑其入而地之。都聚也。不佞竊念九江。其湖諸閘。有算商貨者。有算船料者。大抵取此。則編彼。未有船貨並稅。如額關之屬商者。易不云乎。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預。與其藉藉商也。毋寧齊諸官。且夫立法善。則吾為官之弊。止於一年。法不善。則商之害。被於世。而無已。吾奉朝廷命。通商以補不足。原非病商而求有餘。吾敢員吾心以負朝廷。愛與同官。章

船式昂昂。連胥吏而庭告之。諭以育之。喪告。船算之非制。立為蠲除。猶懼後之君子。復行之也。故敢以不文之言。勒諸石。今夫除一弊法。難。創一獎法。易。循例而行。獎法。尤易之易也。先行者。禦人而取貨。踵武者。則以為當然。而無過矣。後之君子。其慎毋輕言復船算也。

十九年庚申

余四十七歲。二月。差竣返權。自十八難。歷鄱湖。望匡廬。沿大江。所至與錢介維暨兒子輩。搜討幽勝。賦詩題名。四月。便道歸里。設祖塋。及

漫堂年譜

二十五

漫堂錄本

文康公營祭田各若干畝。有記。五月。復命。如都。刻雙江倡和集。承審河間私鹽一案。王者佑等五人。販私。張文登等五人。中途打奪。同官引新例。至十人者。皆斬。余以正犯止五人。不及十人。例應為首者。斬。餘發邊衛充軍。打奪。自有應坐之條。不宜輒引新例。於堂官前。加爭。良久。卒如余議。時別司。援此例。復活十二人。高侍。即念東先生。出署。晤施愚山。閩章。湯潛菴。斌語。曰。某佐秋部來。祇此一事。快心。非宋君力不及。此。只。月。男。著。亡。十二月。孫章金。生。著。遺。腹。

子

二十年辛酉

余四十八歲。正月男筠生。薛氏出七日。氏遂亡。二月。

仕孝

孝昭兩皇后歸山陵。率督夫昇請。梓宮至壽臺

山。恭謁

孝陵。歸途經盤山。得詩如下。首名回中集。率以督

夫蒙賜緞袖二端。三月。陞本部福建司郎

中。通州坐糧廳經紀王天福等與大通橋車

漫堂年譜

二十六

漫堂鈔本

戶。何天寵等百十五人。以欠糧萬石。許訟辭連

各官奉。戶部會同三法司審擬案。隸本司

時諸公有所曲護。欲以光棍擬各役。立斬官免

議。獨余與同司滿官偉君齊堅執。不可於署於

朝。會議月餘。持之愈力。後竟依司議。各役照拖

欠秋糧。例責懲。賠糧官奪俸。當案未定時。魏環

溪先生曰。此案君爭之固當。恐不利於君。奈何。

余猝應曰。司官。小棄之易耳。先生默然。

又一不肖子。賣身旗下。併鬻其母。告發同官

欲斷歸旗。余曰。子賣母。人世大變。孰不可。母子

俱斷出。而懲其子。七月。

御瀛臺召滿漢諸臣泛舟。賜宴。頒賜彩幣

有差。宴畢。賜菱藕。率有紀恩詩。十二月恭

遇

覃恩。生母趙氏。以弟所官工部郎中。贈恭人。率授朝

議大夫。室葉氏。封恭人。

十一年壬戌

余四十九歲。奉堂季纂修會典。休沐。借錢介

維男至遊西山。得倡和詩一卷。余雅好法書

名畫。襲從孫侍即退谷周侍郎櫟園兩先生得

漫堂年譜

二十七

漫堂鈔本

聞緒論。自官即署。來更奉教。梁真定棠村先生

博考詳辨。摩挲金題玉躑。頗得此中三昧。撰翰

墨線如千卷

十二年癸亥

余五十歲。二月。陞直隸通永道。倉事兼屯田

驛傳海防。河道漕糧。餉務稅課。倉場職最冗繁

咫尺。董數旗民。雜處城狐社鼠。因緣為奸

陵寢所在。翠華不時臨幸。又兩京孔道。冠蓋

相望。供億為難。憶先莊敏起家永平。司李總督

倉場。侍即先文康。以遵化道開府畿東。凡率今

日所部皆兩公舊治善政在人。口華敬承先德。恒語人曰。此官如破船。泛大海。茫無畔岸。惟把定舵。隨風所之耳。寄湯潛菴。書曰。此間事繁。人詐。大不易治。潛菴復札云。事繁而御之。以簡人詐。而待之。以誠。余揭諸座右。上每幸古北口。飭備糗糧車馬。恒為霸昌。拔累力辦。方得少蘇。當塞外。回鑾奉行在兵部。傲於通州。雇馬車百輛。限二日抵行在。計程非四日不能至。每車日費一金。守候無期。費殊不貲。余議將塞外鞍。匹屯舊所。餘車委官修整。即用沿途驛馬駕車。

漫堂年譜 二十八

事以立辦。兵部閱視。有難色。余曰。候則罪。榮公毋恐。後果獲濟。九月奉檄。偕部使。按海濱地。自鹽城抵山海關。紆迴三千里。地無堪稅者。得海上雜詩若干首。

二十三年甲子

余五十一歲。凡理旗民爭訟。查邊口。修倉廩。先後與部使。歷漁陽。檀州。屢遊盤山。五峯。冶山。各有詩。凡月孫如金。娶婦夏邑李氏。安肅知縣會生女。

二十四年乙丑

余五十二歲。正月孫如金。婦李氏亡。三月。以事過遵化。練泉。在城東北隅。先文康嘗築亭與客泛舟。後以地震。泉涸。余至。泉忽湧。出都人士。驚喜。建堂泉上。余題曰。來泉賦詩刻碑。置堂側。五月。上幸古北口。華奉檄。修治橋梁。遊石盆峪。至田縣。旗棍買二。等窺鄰女。岳氏病痢。夜起。挾去。羣姦之。復令湯二。往給其父。仲金。亟贖女。以掩醜聲。仲金老而愚。予錢三萬九千。始釋女歸。仍留其袴鞋。有陳四。决子。亦留袴帶。銀圈。更索重購。仲金不得已。控縣。解道親訊。証據鑿。二大言曰。事縱實。公外官。不能杖我。余厲聲曰。吾不能杖汝。能殺汝。解中丞于公。成龍。公共題奉。曾親審獄成。奉。皆本地處。斬法紀一振。口薊州。高民惠等。以千金開典。託趙良璧。守管鑰。良璧實不名一錢。有旗棍趙應第者。藉口良璧。舊通。竟奪其典。州守瞻。狗枉。斷余執法。馭正之。口遵化。庄頭劉白虎等。十人。武斷一方。實未嘗為。薊州守惡而入其罪。余為平反。

漫堂年譜 二十九

二十五 丙寅

餘五十三歲。三月條議十事曰：清旗訟以除民害，換旗人以入保甲，給腰牌以察旗人發料，價以蕪驛困，停設法以杜加派，革倉獎以紓民困，稽筏手以防逃盜。永平木商所釐，飭駐防以戢擾民，禁重利以恤民艱，興教化以厚風俗。中丞于公嘉獎飭行。

七十六年丁卯

余五十四歲。三河令彭無山鵬治行為畿輔第一，發奸摘伏，不畏疆禦，余以強項令薦之中丞。余在路河四載，雖簿領鞅鞅於署中，建漫

漫堂年譜

三十

漫堂鈔本

堂與盤山智公為方外遊，名士在都下者時就余倡和，尤檢討侗贈詩有錢穀兵刑交旁，牛文章馬鞅任縱橫句。二月孫如金繼娶同邑侯氏貢生方揆女。四月陞山東按察使，帶罰俸三十餘年，蓋異數也。是月即抵濟南任。嶧縣捕役李玉生遇戴明携妻鄒氏田作証，以盜縛之樹上，逼氏古廟行姦，余詳題正法。濟南衛徐士貞被盜，衛弁勒改仇殺，証執楊開美等六人擬辟，內二人斃獄，臨胸官衙被劫，捕役証周青年等五人為盜，余悉為昭雪，乃條議誣良之禁

當嚴刁訟之風，當懲獄中積骸，宜瘞解役疎脫，宜慎循環比簿，宜革數事奉院飭行。按察司獄及府縣獄出積骸千餘，他郡邑無算，循環簿大，驟約費五百金，中下遞減，革後每歲約省三萬金。余初不知安丘張杞圓貞具為余言之如此。舊例臬司與藩司分火耗銀，最可鄙笑，余力除之。山左獄訟繁多，前官率以酬應廢事，余案必親訊，不謙會不遊觀，不吟咏，半載計甯結重案三百餘件。十月奉

漫堂年譜

三十一

漫堂鈔本

特旨陞江蘇布政使，頒行賦濟南雜詩有齊州六月不題詩句。十一月吏部題覆三河縣王士拔被劫案奉

旨宋華着從寬免於新任罰俸一年。十二月抵蘇州。孫華金生至出。

七十七年戊辰

余五十五歲。正月查出司庫虧空銀三十六萬六千五百四兩，詳題追補。邳州桃源縣軍徐州逃亡人丁四萬八百六十有五，句容長洲靖江金壇丹徒江都版荒坍江田地二十萬四千九百六十四畝，俱詳請題驗。採辦銅劬一

案每年額辦銅十七萬餘以定價不敷詳請
停辦奉旨每銅一兩增價三分五厘後湖
廣江西等省援例一概增價

戶工二部會履錢法侍郎題請議於江寧蘇屬
蘆課銀動支一萬一千五百兩辦銅十七萬斤
竊思江南非產銅之區更非聚銅之處商販稀
少價值高昂兼各關歲工購辦搜刮殆盡且十
七萬斤為數甚多以極多之銅收之不產之地
何怪乎市價騰漲屢煩籌畫終難集事也按照

漫堂年譜

三十二

漫堂鈔本

部價每斤六分五厘各處市價則每斤一錢七
八分不等大部可以責之藩司而藩司豈能強
取之商賈計銅十七萬斤照市價約算歲不敷
銀幾二萬金即將養廉薄俸盡數全捐何補於
事其不便者一凡銅解部向難詳明每担動
支蘆課水脚給銀六分五厘計程數千里運通
長途費用百端纖微水脚不足數用其不便者
又一況此部價外不敷銀兩實係無米之炊
前司計窮力竭勢不得不轉令產蘆各屬賑額
動辦而州縣官俸微力薄勢不得不派諸洲民

輸納是從前辦解銅餉內部多難責成若司憲
竟臨累實係洲民此尤不便於民之大者也本
使司既不取仍臨積習使洲民承辦以茲謹奏
如今自行採買除動支蘆課一萬一千五百兩
外約少銀一萬九千五百兩有奇解銅之費尚
不在內如許多金而責之數十年飲水茹藥之
窮員賠辦無力勢必貽誤與其被泰於吳何
如哀額於斯時所當亟請會疏入告懇將此
項銅餉分派產銅省分價值稍賤可以辦解無
礙在江省洲民永免賠累之苦

漫堂年譜

三十三

漫堂鈔本

四月孫如金入邑序口奉
特旨陞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等處地
方兼理軍務五月赴任六月每次天門聞
楚中叛兵夏達龍之變余飛舸兼程前進十五
日抵湖口會本標弁兵先期奉署院遣赴楚援
剿者以索餉逗留九江余檄取湖口庫銀委員
給散手檄飭令過發一營帖然舟阻風石鐘山
禱於湖神風忽轉一夜過鄱陽湖至昌邑接受
關防奉命旗牌十九日抵署受事注右數月
苦旱涸任日大雨滂沱四郊霑足是時斷黃半

已淪賊。江省震鄰。協將阮述等請兵請餉。絡繹不絕。余悉心籌畫。接濟。口是月晦。有奸徒李美玉。袁大相謀不軌。賴

聖天子威德。偵知姦謀。乘夜計擒二兇。旦即斬之。懸首藁街。餘黨鳥獸散。亂遂平。余於是夕。效王文成。平宸濠故事。預撰書告諭於正法頃。即懸示各門。有原無黨羽。並不株連。一人語。廣濟老友張仁熙。以張肖甫定浙亂相况。其誅叛防禦。機宜詳余二疏。及同里劉棟記中。余別有禦變詩。

漫堂年譜 三十四

前禦變疏 看將叛犯李美玉。袁大相。係原督

標裁兵。乘湖廣叛變。暗勾匪類。謀為不軌。經臣標中軍遊擊詹英。偵知密報。隨差候補遊擊趙永吉。密拿二犯到臣。同司道會審。據供。勾連羽黨三千多人。佈散西字紙帖。身穿白衣。為號。謀於本年七月初間。殺官劫庫。赴湖廣合夥。歷審供吐情真。切江省界連楚地。人心風鶴。若不亟正典刑。無以震懾奇黨。且恐遲則變生。為害匪小。臣於訊後。謹請 王命。將李美玉。袁大相。立刻正法。以安反側。至所稱黨羽。未經指實。累免

深求。合應密疏題報。

分兵疏 江省接壤楚境。在。需者最緊要者。無如南昌所屬之寧州銅鼓。武寧靖安。界與湖廣防守尤至。查寧州銅鼓營止額兵二百名。武寧營止額兵一百八十名。靖安縣原係南昌鎮標撥防兵丁九十五名。前因楚省兵叛。南昌鎮臣陳平。已經撥發防在案。臣猶恐各處兵力單弱。復而商鎮臣。將抽調擴建廣各營之左。再行添撥。以防逆賊敗遁。協拿勦滅。當檄令建昌營千總洪玉。帶兵一百名。添防寧州。令前撥

漫堂年譜 三十五

漫堂年譜

千總黃善。把總劉高。帶兵一百五十名。同銅鼓營把總王國柱。帶兵前往銅鼓之礮頭崇鄉。各隨分防。檄令撫州營把總洪章。帶兵五十名。添防銅鼓城池。檄行廣信營把總文玉。帶兵一百名。添防武寧縣。同前撥千總廖瑞。廣帶兵一百名。於楚界牛屎嶺駐劄。至袁州之萬載驛。各週劉陽山僻小徑。直達湖北。亦係緊要。臣思各處實無兵可調。不得已。將前題調南贛各標營。官兵之內。撥發三百名。前往袁屬協防。以資禦勦。所有江省界連楚省地方。前後撥兵防守情由。

去三子

邑錄士若干刻試卷曰江右采風錄請停贛州賈稅請給採辦竹木價直詳錄

入門稅。橋稅。三項。未設部司以前。俱係通判經收分解。橋稅銀兩。在於過橋商賈內抽收。其賈稅銀。一百八十四兩一錢九分。脚耗銀。五兩一錢五分七厘三毫二絲。原與入門銀。三百八十二兩五錢三分二毫。總在進城客貨內。每兩抽銀二分。以之分款起解。是賈稅與入門稅。起解雖各有款目。而徵收實屬一項也。迨後奉

漫堂年譜

三十八

漫堂抄本

旨專差部司監督。勅書開載。止有橋稅門稅二項。未將賈稅開入。遂致此項懸款累著。該府不無貽誤之咎。乃於康熙十四年。革職已故知府萬文麟。朦混創議。將郡城內外一切貨物。凡額開徵收入門稅一兩者。另徵賈稅二錢。詳定抽收。從此一門兩稅。一貨兩徵之弊起。官得藉以橫徵。各役藉端勒索。禮。官商流弊至今。臣蒞任以來。首以地方利弊。備行咨詢。據贛南道將此賈稅一項。實屬商民受困。詳請具題。並移准監督額閱稅務。臣盛符升。移覆賈稅既係原

於門稅每兩抽銀二分內。分款起解。應從所請。以恤商民等因。臣查門稅賈稅。俱屬朝廷錢糧。如歸併開徵。而有虧。國課。臣何敢冒濫。惟是一經歸併。於國課分毫無損。而商民十餘年之積日。可以頓蘇。伏乞 睿鑒。將此賈稅。歸併贛關。勅部載入勅書。一併徵解。每年聽部司報部。考核除去。知府考成。永遠遵守。則商民獲免一貨兩徵之重困。咸戴 皇仁。於無疆矣。

請給竹木價值詳錄。江右地瘠民貧。自經兵燹之後。閭閻凋敝。已極。臣叨膺重任。亟思興利除

漫堂年譜

三十九

漫堂抄本

與。今據署布政司詳稱。江省每年奉文採買。紫竹一百一十六根。貓竹四千五百根。楠檀木六十根。內惟康熙二十三年。初次採買楠檀木。奉部撥給價值。其餘接年採買竹木。俱分派各屬捐解。如紫竹。則取給饒州府屬。貓竹。則通派閩省州縣。楠檀木。則係南康九江二府。輪流捐解。名雖官捐。其實累民。誠恐正項採買。委員運解。請題前來。臣細釋原奉部文。雖未開有撥給錢糧字樣。而於初次採買楠檀木部文內。已有價值行令地方官撥給。毋得濫派小民等語。開載

接上寫

以下第卷

甚明。且既曰採買。自應具文請明部示。准給價值。何得輒以捐解為名。致貽民間。歷年重困。此皆從前各官奉行不善之咎。伏乞 勅部嗣後採買竹木。准令動支正項錢糧。解運報銷。則全省之民。得免重累矣。

口恭遇

覃恩贈王父福山公通議大夫嫡王母張生王母丁生母趙俱贈淑人。奉授通議大夫室葉氏封淑人。更定從前所著詩稿成名曰錦津山人詩集。口二月疏請給沿途解犯口糧。

漫堂年譜

四十

漫堂年譜

十八年己巳

餘五十六歲。正月疏請兵米寬至九月徵收。

附疏畧。看得江省額徵本色兵米。向與兵餉錢糧。一例四月完半。九月全完。有司恐候考成。按

期徵比。不取稍緩。江省地瘠民貧。蓋糞絕少。四月種苗之際。何能有米輸將。小民迫於追呼。勢

必稱貸以應。不特入城候比。貽誤農務。且恐加刑揭債。重費民財。臣等經籌思。必得變通之法。

始可紓民力而重農功。茲據青糧道詳請。經臣案查。節年存倉兵米。原奉部文。故舊存新。除盡

接上寫

支本年兵米外。尚存剩米。二萬二千四百八十五石七斗九升零。別康熙二十八年四月完半之例。自可寬至九月秋成。一併徵完。留備下年支放。將來連年。可寬至九月全徵。小民東作之時。永免追呼之擾。而倉米不致久貯。可無泥爛耗折之虞。兵丁常支新米。足資士馬飽騰之助。

二月以

覃恩蒙 賜緞四疋。口寧都界連閩粵流棍李矮李滿等。始以佃田為業。後黨羽漸眾。號稱田兵。

漫堂年譜

四十一

漫堂年譜

盤踞山谷。挾人邀贖。辱及婦女。有司不敢問經

鄧珣等告發。密檄贛南道以計擒其渠魁。具題

正法。餘黨解散。口閩三月各衝漕船。因前大兵

進剿。排搭浮橋及凍阻。淮北損壞二十五隻。奉

部文。賠造資丁苦不措。余疏請寬限二年陸續

賠補。四月因編定賦役全書。遵 旨條議。應

行應改款項。凡十餘事。頗為縝密。疏奏未載。

公移行寫注
左詳公移下

按南昌府志舊有先賢諸祠。或分祀。或合祀。今
 多蕩為荒煙野草。欲各踵其舊址而復之。為費
 不貲。無可措給。本都院思建理學名賢為一祠。
 忠節名賢為一祠。萃其主而合祀之。似合典禮。
 仰學道會同布政司。照牌關先賢祠祀事理。宜
 分宜台。宜增宜否。一一精酌詳議舉行。隨據江
 西提學道會事仰延齡會同布政司呈詳內開。
 理學為治化之先。忠節乃風教之本。今憲臺合
 理學名賢為一祠。忠節名賢為一祠。尤為盡善。
 於善故不復重加詳。俾垂永久。豫章宿稱理學

漫堂年譜

四十二

漫堂鈔本

淵藪。自吾道南來。教化是邦。端自澹臺子始。當
 奉為正主。其次則晉豫章太守。范武子。唐袁
 州刺史。韓退之。愈。宋饒州守。范希文。仲淹。以及
 周茂叔。歐陽。曾知南康軍。程伯溫。則二程之
 父。曾判南安。朱晦菴。曾提點江西刑獄。亦知
 南康軍。張南軒。曾知東州。真西山。德秀。曾知
 隆興府。即今之南昌。凡此數賢。皆分守茲土。昌
 明正道者也。允宜崇祀。其次則其鄉之賢。歐
 陽永叔。修。陸象山。九淵。俱從祀孔廟。又如象山
 之凡復齋。九齡。梭山。九韶。亦與諸子往復論辯

前有羅仲素從。為楊龜山門人。原籍豫章。徙
 居劍浦。又其次。則為朱子之門人。如黃勉齋。歐
 陽。與李弘齋。張元德。冷。黃商。伯。德。
 安。蔡元思。俱從學鹿洞者也。宋末陳雲。程。著
 禮記集說。饒雙峯。魯。亦受業勉齋。元吳草廬。著
 著述五經。關。晰。微。義。之。教。子。者。皆。得。崇。祀。明。興。
 江石。仰。賢。如。胡。若。思。嚴。吳。康。齋。與。弼。胡。敬。齋。居
 仁。羅。整。菴。欽。順。張。東。白。元。損。羅。一。峯。倫。鄒。東。廓
 守。益。羅。念。菴。洪。先。歐。陽。南。野。德。羅。近。溪。汝。芳。舒
 梓。溪。汾。胡。正。南。直。胡。敬。方。直。鄧。定。宇。以。讚。觀。水

漫堂年譜

四十三

漫堂鈔本

洲。良。弼。萬。益。父。思。謙。李。見。羅。材。王。塘。南。時。聖。萬
 以。忠。廷。言。鄧。潛。谷。元。錫。章。斗。津。漢。鄒。南。阜。元。樸。
 皆是。御。前。輩。理。學。醇。儒。宦。遊。則。王。伯。安。守。仁。蔡
 庶。齋。清。即。二。泉。賈。尤。卓。者。自。澹。臺。子。而。下。共
 得。四。十。七。人。職。等。於。理。學。祠。不。敢。不。慎。重。確。議
 者。此。也。再。查。前。代。名。賢。如。漢。之。陳。蕃。梁。陳。間。之
 黃。法。粲。唐。之。韋。母。皆。原。有。祠。廟。今。惟。革。去。邪。弊
 易。像。以。主。無。庸。推。崇。又。查。明。洪。武。五。年。建。忠。臣
 廟。於。南。昌。祀。趙。德。勝。而。下。十。四。人。此。與。本。年。建
 忠。臣。廟。於。鄱。陽。湖。之。東。即。山。祀。丁。普。節。而。下。三

十五人。事同一例。同時如直諫太平。廣州等處。皆有忠臣。廟未便取此遺像。今仍設至舊廟。以慰忠魂。謹按歷代忠節之表。者。於晉得一人。馮曰彭澤。令陶淵明潛。於唐得三人。馮曰狄懷。英仁傑。張子壽。九齡。顏清。臣真卿。三公皆曾出。牧西江。於宋得十人。馮曰李伯紀。綱。張繼。仲叔。夜。楊希稷。邦文。胡澹。卷餘。洪光。弼。浩。歐陽全美。珣。岳鵬。舉飛。文文山。天祥。謝疊山。枋得。江古心。萬里。均應崇祀。俎豆有光。於明得二十九人。馮曰。遼國諸臣。產於江右者。如黃子登。洪。練子寧。等。

漫堂年譜

四十四

漫堂鈔本

胡松友聞。周是修德。顏伯璋。環。王子。職。省。王。欽。止。良。以及曾鳳。郭。柳。董。魏。見。諸。公。皆。三。年。若。血。一。氣。長。虹。振。讀。殘。編。猶。與。歎。悼。至。如。李。時。勉。燃。抗。直。敢。言。為。名。祭。酒。劉。求。樂。球。直。氣。忤。奸。葬。無。遺。骸。于。廷。益。謙。再。造。社。稷。竟。罹。克。誣。孫。德。成。傑。許。汝。登。遠。胡。永。清。世。宰。王。伯。安。守。仁。伍。時。泰。文。定。唐。虞。佐。龍。值。寧。濠。之。變。忠。功。大。節。歷。久。愈。光。當。與。同。時。敬。憲。黃。德。裕。宏。馬。懋。聞。思。聰。朱。義。卿。以。方。熊。說。之。決。並。堪。不。朽。者。也。又。韓。永。熙。葬。林。待。用。俊。曾。開。府。於。是。蔡。雲。怡。懋。德。視。學。於。是。功。

接上三格寫

名忠節。並垂青史。李懋明。刑華。以中。樞。殉。難。投。繯。吳和受。甘來。以諫。垣。遭。焚。不屈。本朝。賜。諡。大節。炳。煥。自靖。節。而下。歷。唐。宋。元。明。合。之。共。四。十三人。職。等。於。忠。節。詞。不。敢。不。與。重。確。識。者。此。也。其他。若。梅。福。徐。權。蘇。雲。卿。之。高。隱。業。有。專。詞。李。夢。陽。之。氣。節。文章。已。配。白。鹿。洞。理。學。如。張。吉。王。材。羅。北。何。喬。新。忠。節。如。鍾。同。萬。燦。王。錫。郭。裕。或。著。述。可。傳。或。死。節。足。錄。應。俱。崇。祀。御。賢。無。庸。增。入。蓋。一。祠。不。能。容。多。主。在。憲。監。中。矣。院。批。如。詳。置。主。崇。祀。

漫堂年譜

四十五

漫堂鈔本

頒發續白鹿洞學規

續白鹿洞學規。照得。風俗之淳。漓。視乎人心之。士習。之。邪。正。本。諸。學。術。故。志。必。於。道。而。教。則。有。方。本。都。院。搜。覽。先。儒。語。錄。文集。見。胡。文。敬。公。續。白。鹿。洞。學。規。簡。易。切。當。深。有。裨。於。人。心。學。術。各。屬。諸。生。居。文。敬。公。之。鄉。世。之。相。去。未。遠。豈。無。私。私。之。懷。合。亟。抄。發。學。規。用。作。砥。礪。仰。學。道。轉。行。所。屬。刊。榜。學。宮。並。白。鹿。洞。書。院。俾。諸。生。咸。知。作。聖。之。本。入。道。之。功。朝。夕。講。究。務。期。義。理。精。明。操。行。純。固。遵。文。敬。以。紹。紫。陽。即。是。宗。濂。洛。以。邇。新。學。希。

傳上堂一格寫

聖達天。無俟也求矣。

九月題報寧州新建等二十八州縣袁州等四
衛所秋被旱災免銀十八萬九千三百餘兩奉
旨被災九分十分者次年錢糧緩徵奉疏言緩
徵無例可循請寬至六月開徵詔可

十九年庚午

初五十七歲六月男致入邑庠孫吉金入郡

庠疏請支給漕糧腳耗

附疏畧看得江西省自康熙二十三年起至二

十六年止漕糧乘船乘內支給脚耗米石部賦

漫堂年譜

四十六

漫堂鈔本

各省無此以大等項名色概令行違今據復道
暨各府會詳到臣查得江西省有漕各屬距省教
百里或千里不等內上教縣濱江其餘盡通漢
河又多砂石險灘冬月運漕之時正當水涸軍
船重大不能徑赴受兌俱各州縣雇夫運送用
過難小艇載出漢河遇有淺阻用夫盤割始到
省倉交兌單船是以全書額納漕糧脚耗為本
縣雇給募夫等用所謂因地制宜至若各省河
道深闊軍船徑赴州縣受兌並不需此盤割夫
船是以無此以大等項名色而為江省所獨有

傳上堂一格寫

也。在部臣駁逐。蓋因節省起見。臣身在地方。務

悉河道形勢。在募夫船盤運。必不能。且已給

之項。為時已久。船戶扒扒。盡已四散。無可追

責。或現任之官。力不能。將來運漕支給。無項

勢。必累民。尤臣之所。滋懼者也。我 皇上

軫念民瘼。恩。正。教。盈。千。萬。深。仁。厚。澤。臣

古所無。臣敢冒昧上請。仰祈 勅部允銷。免追

已給之項。將來運解漕糧。可以按款支給。不致

累民。

漫堂年譜

四十七

漫堂鈔本

吏部題覆筆特糾監司一案降一級調用奉

旨朱華着降一級從寬留任 八月余監臨御試

中秋夕得鎖闌即事詩二首有使者定推冰作

鑑老夫先識劍為龍之句及榜發解元萬儼豐

城人也人以詩識云 十月孫吉金娶婦夏

邑李氏。候選州同侯生方 十二月再疏請支

給漕糧脚耗 通除大雨雪鎖印蕭閒如在空

小得詩若干首名曰嘯雪集

三十年辛未 余五十八歲 三月請寬歸旗官員沿途遞送

附疏畧臣按現行定例。在外八旗漢軍文武官

接上堂一稿寫

員有因泰革降級。緣事解任。裁缺候補。丁憂休致者。拉其家口。聚催歸。復取經。過州縣。沿途文付印結。巨竊謂。運送取結。止應行於泰革有罪之員。恐其沿途。或至還限也。若夫丁憂降調。裁缺候補等員。俱有官職。並無罪愆。乃與泰革之員。一聚沿途。取結。查驗家口。兵役押送。竟與有罪者無異。似宜變通。巨請嗣後。免其沿途取結。此兵役運送。止給到京。定限咨文。如有違限。即將本官處分。歸旗之員。自不取後。期修

五月於北郭外北蘭寺修復列岫亭秋屏閣建

煙江疊嶂堂余放衙後常偕名流如邵子相長蘅朱梅人戴震及兒至輩訪老僧滄雪茶話清吟或至竟日其地遂為豫章名勝六月疏請南昌等五府豐城等十二縣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七年未完錢糧六萬三千四百有奇分年帶徵以舒民力

江石經甲寅變亂後傷殘已極巨自蒞任以來。日事撫循。如火耗私冰。雜差尋樂。盡行革除。無如閩關凋敝。元氣未復。兼之水旱海。歲有遺額。因而年歷一年。積欠愈多。如南昌府

屬之豐城。進賢。二縣。吉安府屬之廬陵。永豐。泰和。安福。四縣。廣信府屬之上饒。鉛山。永豐。弋陽。四縣。南康府屬之安義。贛州府屬之寧都。以上一十二縣。共未完民欠銀六萬三千四百有奇。今據布政司使。并據各府縣。造具節年民欠清冊。詳請緩徵前來。巨竊惟江右土瘠民貧。耕獲而外。別無資生之策。又自冠亂後。田荒丁缺。包賠苦累。竭於歲之賦。不足供本年之額賦。而以數年積欠。並徵一時。董楚之下。究轉哀號。誠聖慈所矜憫者也。巨叩膺特簡。職在

閩七月接閱印抄初一日大學士等在暢春苑

啟奏畢

止云江西巡撫宋學不。要錢。你大臣們可會知道。回奏。臣等都知道。臣等遙聞。天語感。激。泣。下。愧。不能。報。稱。萬。一。南昌府文廟磁祭器甚佳。余照式造若干件。齎置歸德府文廟。八月。杖。斃。廣昌巨惡劉汝桂。先是甲寅之變。汝桂叛附。吳逆。招納亡命。竊據建昌撫州二郡。斬刈。淫。掠。靡。惡。不。為。吳逆。平。勢。窮。歸。順。家。故。饒。於。資。藉。以。結。交。勢。要。橫。行。如。故。是。年。乘。牧。監。吳。讓。等。作。亂。汝桂復謀嘯聚。闔郡公憤。列款赴控。余念。免。渠。耳目。廣。寬。之。則。來。急。之。則。免。脫。耳。乃。檢。訟。牒。之。情。罪。重。大。者。數。十。紙。悉。屏。去。曰。赦。前。事。安。得。相。告。止。准。田。房。一。詞。檄。汝。桂。即。訊。汝。桂。欣。然。携。二。萬。金。入。省。余。出。不。意。縛。送。獄。尋。付。法。司。杖。斃。與。情。大。快。汝。桂。至。戚。某。為。院。吏。當。汝。桂。被。訟。時。密。致。書。某。求。救。某。答。之。有。上。人。清。正。無。法。可。施。語。後。余。聞。之。諸。生。羅。榮。云。三。疏。請。支。給。漕。糧。脚。耗。

漕糧脚耗一項。臣經兩次具題。部議未允。查脚耗銀米。自有漕以來。即設此項。刑載全

接上宜一括寫

孤

書。歷。來。照。例。支。給。地。非。額。外。開。銷。況。當。日。在。夫。雇。船。不。過。一。時。濟。用。自。不。問。其。姓。名。亦。不。登。記。毋。籍。無。論。脚。夫。舟。人。萍。踪。莫。定。存。亡。莫。考。即。或。見。有。其。人。乃。據。赤。貧。食。力。之。輩。盡。力。終。朝。僅。得。升。合。若。將。已。役。之。工。價。責。令。償。還。敲。朴。徒。施。萬。難。完。補。再。如。經。手。州。縣。陸。運。降。單。屢。易。其。人。今。責。成。於。見。任。各。官。追。無。可。追。賠。不。能。賠。四。十。八。州。縣。之。官。徒。受。參。罰。終。無。實。濟。伏。念。我。皇。上。軫。恤。兆。民。蠲。租。賜。賑。動。以。千。百。萬。計。浩。蕩。洪。恩。遠。洽。宇。內。似。此。零星。已。給。之。脚。耗。亦。貧。無。着。之。夫。船。若。不。至。請。於。路。官。民。累。無。底。止。臣。謹。察。詳。三。疏。上。請。伏。祈。皇。鑒。施。仁。仍。存。

十月刻徐世溥榆溪詩鈔成命。徐世溥字巨源。南州名士。順治間。死於盜。陳允衡伯璣常刻其文曰。榆溪集。行世詩。屢有存者。余購得遺詩二卷。乃錄版傳之。又訪其遺孫於別邑。為之娶而卹其家焉。十二月有閩地積賊。每駕古城船。往來江楚。攬載客貨。殊商利。其價賤。誤入船中。輒用繩勒死。棄屍遠道。余密緝李生林等十人。研訊得實。首惡五人。竟謀殞。至數十命矣。

船

持上堂一抄寫

余重杖之。枷示通衢尋斃。餘重杖。押回原籍。檄令船戶俱用土著姓名。可按籍稽查。行旅便之。二十一年壬申。

余五十九歲。三月重修贛州府濂溪書院。有

四月。男致娶婦祥符劉氏。安平知縣士冠

女。口議修澹臺墓。

澹臺文節。累照先賢澹臺子。南遊江楚。終老豫章。止隴現存。已歷二千餘載。墓傍友教堂。為宋淳熙中所建。明正德萬曆間。重加修葺。歲月既深。漸至頽廢。昔柳下之筮。曾禁樵薪於百步。漫堂年譜 五十二 漫堂鈔本

信陵之塚。亦置典守者五家。刻澹臺子。以孔門高弟。倡道西江。而使松楸凋殘。祠宇傾圮。每當拜瞻。彌深慨嘆。仰布政司會同提學道。將墓道祠宇。作何修葺。酌量估計。擇日興工。表彰前哲。在該司自有同心。

四疏請支給漕糧腳耗

解風畧。看得江省漕糧腳耗。其難追情由。臣已三疏入。告。今部覆以全書內。雖有支給耗費銀米字樣。並無支給腳銀銀米字樣。故復駁連。臣查耗費銀米者。全書該載之總名。腳銀銀米

持上堂一抄寫

者。各縣支給之細數。總屬一條。並非兩項。况各縣分編漕糧項下。編有腳耗米數。附載項下。編有運費船腳銀數。則是全書內。原有腳銀銀米字樣。其非重支明甚。且如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承追之官。數百餘員。俱經部議降俸矣。是凡有漕州縣。無不處分之員。其萬難追取。業可樂見。更慮將來運漕具貢。既不准動額編之項。又無神輸鬼運之方。勢必責成糧里。自運赴省。則將來累民。勢所難免。臣謹據詳再疏上

漫堂年譜 五十三 漫堂鈔本

六月重建九江府濂溪書院。早七月接

部文奉

特旨宋華調補江寧巡撫。臣華奏謝請。口陛見

口議修鵞湖書院

澹臺文節畧。按查廣信府鉛山縣。有鵞湖書院。為宋大儒朱文公。呂成公。陸文達文安。會議之地。遺像在高。四先生靈爽。實式憑之。春秋修葺。載在令甲。明景泰中。樞軍韓襄毅公。肇建祠宇。正德中。提學副使李崆峒。拓地再遷。迨我朝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一一〇〇

順治甲午。經前院蔡重修以來。幾四十年。值甲寅。兵燹之餘。盡皆頽毀。本都院據江四載。已於省城。創建理學忠節二祠。凡遠近書院。將圖次第修舉。茲膺 新命。調撫江左。獨於此舉。尚未及行。良用疚懷。為此仰布政司會同提學道。遴委賢員。親詣相度。應作何修葺。酌動無礙官銀。給發委官董理。逐一修整。竣工之日。仍繪圖具報。光先賢之俎豆。繼轉李之芳型。於該司道有厚望焉。

接上堂一抄寫

廿月六日發南昌萬姓遮雷雨亦與不行余漫堂年譜 五十四

亦哽咽不能出一語。惟舉手相謝而已。自滕王閣至吳城南康數百里。山僻童叟無不擁道挈樽。殷勤奉卮酒。道感激每至泣下。余感且愧。停舟謁白鹿洞。瞻 御書與諸生屢陳講義。金置學田。出過三峽橋觀。玉淵潭。慰樓賢留玉帶。又過萬杉關。先至漱玉亭。觀瀑布。回舟得古詩六章。行次彭澤。見二老翁。一操小舟。一率三子。衿來追送。余問故操舟者。曰。此舟每歲徵雜費四五金。今年不徵。故來謝。一曰。三子者一兒。一婿。一門生。曩不能上進。今學使奉公法。

錄義行寫注
在講下

校士公明皆得入泮故來謝余為慨然

附講義筆記。鹿洞始自李賓客讀書。迄朱夫子增修廟宇。闢置館舍。創立學規。稱古聞學。達 聖天子崇儒重道。親灑宸章。頒賜扁額。書籍。凡肄業此地者。皆當厚自期許。希聖希賢。不徒為章句訓詁之學而已。今人動謂聖賢難學。不知道二。仁與不仁。不為聖賢。便為庸愚。更無中立之理。况帖括一道。實代聖賢而立言。原非割竊廉販。可以做得。諸生須將逐日講貫四書道理。一一體貼到身心。日用上。即是聖賢實學。更不必另開門戶。總之。凡人立志高。則所造遠。如千古文稱左馬。詩稱李杜。以此教人。較之聖賢。相去何如。八股業稱王唐。譽薛。江右稱章羅陳艾。以此教人。較之左馬李杜。相去又何如。看來人在天地間。必須希聖希賢。纔是第一等人。聖賢之文章。在六經論孟。聖賢之功名。在覺世傳德。積中形外。體立用行。且一以貫之且。鹿洞副講徐京管刻石真壁間。

漫堂年譜 五十五

接上堂一抄寫

二十四日接閱邸抄奉

旨宋華不必來京陛見至繁昌接關防 王命旗

寐

身自若

牌尺月四日抵蘇州公署。正左地大事繁財賦甲天下兼以習尚紛華好新競巧撫綏之難十倍豫章余一切持大體省事寧民既無與援亦無瞻顧惟恃

聖明在上循分守拙不敢易四十年冰蘗初心蓋

余兢亡矢之夢寐者也視事後首嚴飭官方禁

革大耗私派至各郡漕糧尤稱獎茲雖官收官

兌遵行已久而收書作姦於額編五米十銀外

每石勒扣耗米三五升或七八升勒收費銀三

五分不等其他蠹弊繁如蠅毛余嚴加釐剔斤

漫堂年譜

五十六

漫堂鈔本

無名之美入以身先之然後革耗費較半斛祛

蠹役宿弊一清又蘇松常三府白糧舊例另核

徵收最為病民余檄令隨漕併收仍勒石永著

為例青浦縣持往年私刊議單妄申余嚴駁聽

悉各屬知法在必行皆畫一遵守每歲徵米二

百五十三萬餘石約省耗費銀數萬兩米稱是

吳中故有打降與訟師厲民尤甚以及畧賣

之奸徒侵商之牙儈俱經查拿懲治至於相沿陋

習如婚喪踰制暴棺火葬婦女燒香之類亦示

禁焉九月疏請豁邳州無征商稅又疏陳運

冊三

船飯米折價太昂請酌變通之法。早月請銷

截留京口兵米耗費。邳州商稅。雖全書編載

原籍商賈往來貿易始有投納前因該州疊罹

災患人戶逃亡商賈流散以致缺額經前撫臣

馬站具題自康熙十三年為始照揚州例儘收

儘解部覆准其豁免奉 俞旨欽遵在案後又

歷奉部駁照額徵解幸於康熙二十八年間

聖駕南巡欽奉 上諭江南積年民欠一應錢

糧粟與蠲除該州二十六年以前稅銀始得同

漫堂年譜

五十七

漫堂鈔本

遠 恩豁仍有康熙二十七年九等年缺額稅銀

一千七百五十兩零實係無徵之虛數况該州

沉地逃丁錢糧亦係全書編載之項已蒙 皇

仁特頒 上諭永為除豁而此無戶無人可問

之商稅何能按額取盈所當仰請 睿慈准賜

豁除庶流亡漸集於 國計民生均有攸賴矣

又運船飯米疏畧 看蘇松常三府屬白糧項

下裁省運船水手飯米前撫臣鄭端以折價贖

珠請將接年收貯米石解給京口兵糧於留漕

米內扣除帶運部費仍令折銀起解今據督糧

道詳稱前項所徵米石原供水手飯食乃係糙米實與白糧不同先奉改折白糧之時部定價值每石一兩五錢刊入由單派徵今徵本色所收糙米時價每石七八錢不等官高折解易米一石止可解四五斗之折價督催難展賠補無術臣查此案米石必如部定之數州縣小吏萬難賠補請照本色時價或照兵糧價值折解下吏獲免賠補之累

○本題明載雷兵米疏畧看得京口駐防官兵歲需米石從前原係截雷江西省並蘇松等屬漕

漫堂年譜

五十八

漫堂鈔本

○糧運解京口收貯倉廩按月支放指照通會事例每石扣除折耗米八升八合支給鋪墊人工食銀五分按年准銷自康熙二十五年間前任總漕臣徐旭齡題請改雷鎮江府屬漕米就地放給可省耗費准有部覆在案今據司詳前來臣查京口兵米從前因有貯倉壘爛盤量等項耗費指照通倉折耗并鋪墊人工工食之例按年准銷今雖改雷鎮屬各縣漕米運貯倉廩經年堆積按月給散原與外省各府協解無異折耗之數自不能免至於解送水腳以及修

接上堂一稿寫

倉鋪墊扒糧人工工食等銀所當量其程遠近酌減支給俾耗費銀米得以備例銷算而正項錢糧不致那空虧缺

○飭行錢糧截票之法以花戶額銀劃為十分每月應完一分完則截票歸農百姓稱便○十一月題蠲沭陽鹽城興化三縣被水災田銀一萬四千九百餘兩動積穀四萬一千八百餘石賑過饑民十萬三千四百五十五名○十二月展謁太伯子游諸賢祠○淮揚徐三屬開河築堤建閘栽柳所占民田歷年包賦又中河告成兩

漫堂年譜

五十九

漫堂鈔本

○河已歸故道從前滄沒之區淤成膏壤恐有豪強侵隱余奉命會同吏部尚書熊公賜履總督傅公臘塔逐一查勘豁除地三千六百九十頃免銀六千六百二十八兩米麥豆三千一百餘石陞科地畝銀米各三分之一○十二年癸酉

○余六十歲○正月自淮揚返署探梅元墓同吳志上允嘉心壁道人超淵男至賦詩六首和者李武曾良年吳孟舉之振邵子湘長蘅王令貽原○三月蘇州織造李公煦赴任臣犛迎

請

聖安蒙傳

山說你做官着實好臣孽跪聆

天語驚喜過望感極涕零隨北面叩頭恭疏奏謝

竊念臣一介孤踪荷

聖主非常知遇報稱莫副頂踵寧辭語云行百里

者半九十臣不敢不勉口是月為亡友汪編修

琬作堯峯文鈔序又為計孝廉東作改亭遺集

序四月觀風各郡邑錄士若干人刻試卷若

干首又刻詩古文各一卷題曰吳風自百存是

漫堂年譜

六十

漫堂鈔本

年雋於鄉者六人其領解盛君度即余所拔

士也又得副車二人五月疏請停徵淮揚泗

田

附疏畧看得淮揚二府屬盩城高郵興化泰州

寶應等州縣地處低窪自康熙七年洪水為災

田成澤國荷蒙 皇仁將濟田錢糧蠲停仍於

每年冬勘明有無酒出具題至康熙二十八年

又於欽奉 上諭事案內委勘蓋高興泰寶五

州縣共仍濟田四萬六千五百二十三頃一十

二畝零至康熙二十九年因天道亢旱兼之下

接上堂一核寫

河流運循例冬勘田地全圖但係積濟年久盡

成荒廢萬難一察徵輸經前撫臣鄭端具疏題

明可以耕墾田二萬二千九十一頃八十畝零

遵照定例起徵外其無主版荒田二萬四千四

百三十一頃三十二畝零應徵地丁本折錢糧

復經題請蠲停部覆仍令於三十年起徵在案

臣自履任以來節據各州縣紛紛籲請又據司

道詳稱田自康熙七年報濬至康熙二十九年

冬勘全圖已二十餘載積荒地畝芙蓉盤錯逃

亡戶戶無可復問實無積墾以熟欺捏情弊再

漫堂年譜

六十一

漫堂鈔本

細察民情蓋緣墾荒有限年起科之例而此田

先有節年積賦待完所以人皆視為畏途招墾

不前田無人墾賦將安出戶身在地方仰體

皇上視民如傷至意不得不據情陳請伏懇

聖慈將此五州縣荒廢酒田起徵本折錢糧暫

予停徵俯容臣等多方招徠復業開墾則遠近

之民聞風樂趨國賦亦不致久懸焉

七月再疏請酌議運船飯米八月請移蠲漕

米三分之一

附疏畧臣屬江蘇松等屬地方今歲雨澤愆期

難於揮時先據六合等九州縣以旱災見告而
 淮揚徐所屬海州等十一州縣又因河湖暴漲
 秋雨連綿以致田禾被淹經臣節次會疏題報
 在案今據司道會詳內稱起運漕糧向無蠲免
 之例惟康熙三十年十二月初四日特奉 恩
 諭將湖廣江西浙江江蘇安徽山東應輸漕米
 着自康熙三十一年始以次各蠲免一年等因
 欽遵在案計江蘇所屬漕糧應在三十四年奉
 蠲今請於 聖恩特蠲前項漕米之中酌一通
 融之策將今歲所報水旱災傷之處應蠲三十

漫堂年譜 六十二 漫堂鈔本

四年漕糧應否於今歲先免三分之一其三分
 之二仍俟三十四年蠲免思我 皇上無時不
 以愛養斯民為念江蘇百姓屢蒙 聖澤業已
 淪肌浹髓倘此報災各屬更蒙預 賜酌免則
 民力得舒感頌我 皇上浩蕩洪恩愈無紀極
 又查從前水旱之年漕糧原有紅白兼收之例
 茲據該司道請將上元吳江等十二縣與六合
 太倉等州縣漕米照例紅白兼收合併題
 十月禁祀劉猛將毀上方山五通神像計
 兩月來題蠲六合海州山陽清河桃源沭陽安

攝上堂一林寫

東高郵泰州寶應興化徐州沛縣蕭縣碭山十
 五州縣被水災田銀四萬六千八百餘兩米六
 千七百三十餘石動積穀九萬四千二百三十
 餘石賑過六合等五州縣饑民二十三萬三千
 五百三十八名 十二月余率起學諸堦捐公
 宅建宋氏先賢祠祀莊敏福山文康三公並建
 祖祠率男基設祭田若干畝有邵子湘長蘅祠
 碑及余祭田記 請蠲六合縣併衛銀米
 撥漕項支用非同漕米款日故兩達 曠典未

漫堂年譜 六十三 漫堂鈔本

能一創蠲除遂致歷年歷久積遺愈多值此被
 災之後窮丁賴賑延生力難兼顧茲據該司道
 復請緩於三十三年為始將年帶帶備象 皇
 恩俞允則軍力既舒舊欠得以陸續清楚是雖
 暫緩於目前而實收效於日後但鴻恩出自
 聖裁非臣等所敢擅請
 三十三年甲戌
 余六十一歲 正月捐俸修無錫東林書院
 二月男基除授保定府同知 三月修復唐六
 如解元墓建亭其旁題曰才子亭予為文祭之

北行寫注
在和者甚亦
下

諸名人題咏甚多墓在桃花塢口閏五月使院
深淨軒落成邵子相長蘅有記余有古詩二章
即用深淨韻和者甚衆

附記畧使院來鶴樓左有池規可廿弓相傳明
萬曆間巡撫某公鑿池上故有軒吳郡志稱鑿
池栽竹極幽遠之勝是也軒之廢不知何時池
西老屋三楹展為庖厨巨石頽斷或卧或踞蓬
然者塗汚而已商血宋公來撫之二年政簡俗
誠理甚無事暇日行池上延佇久之曰是中大
佳如委之草莽何於是覆之而神漢出薛之而

漫堂年譜 六十四 漫堂鈔本

芙蓉華已乃從龜遠庖因舊屋而新之既成與
實從鶴詠於是兒欄四顧則芙蓉之榻觀草簾
之蔥蘢怪石之嶽嶽與夫嘉花兼亦疎梅高柳
之掩映若前日未有是池而一旦開闢噴鑿而
此而萃勝於軒之中也公樂之名其軒曰深淨
命長蘅為之記客曰公之名軒蓋取少陵竹深
荷淨句也子曰固然可以觀政焉蓋公言治
道貴清淨曾參師之而齊國大治其入為漢相
大指如奉教於蓋公者故其時歌之曰觀其清
淨民以寧壹深淨猶曰清淨莊子曰息之深

接上堂一格寫

息深則神清淵深則波靜故深清皆從水理相
因也然則公之撫吳其即參之治齊乎後此徒
公而來者兒茲軒而思所以命名之意則吳民
有厚幸焉

六月以三十一年白糧過淮違限部議罰俸三
個月奉

旨宋華從寬免罰俸口余選三家文鈔刻成爲
之序許時菴汝霖邵子相長蘅各有序三家者
侯朝宗方域魏叔子禧注鈍翁琬也尺月以
三十一年蘆課未完部議罰俸三個月奉

漫堂年譜 六十五 漫堂鈔本

旨宋華從寬免罰俸口章菴落成在深淨軒之
北面池也

附記畧章菴在撫署來鶴樓東池上為余讀書
之所竊有慕於章公應物而名之者也蓋余使
仰生平偶幸與公似者有三公有蕪李錄事詩
云與君十五侍皇闈遠揚開府時云颯山風雪
夜長楊羽獵時余起家同公以此部即出刺濟
歷江州蘇州余亦由曹即歷行省開府宦轍累
同昔人稱公鮮食家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又
稱居官自規問有却入之心則余之清治迂

接上宮一格寫

拙亦復相同。獨余所為詩。無能關公之藩。良用
抱愧。抑嘗誦公詩曰。無術謬稱簡。素餐空自嗟。
又曰。遺逸池館華。益塊專城寵。嗚呼。余之任。視
公逾重矣。然則抱愧者。獨詩乎。

九月孫岐金入郡庠。長洲高士徐枋卒。枋字
昭孫。前撫湯公斌高其名。常訪之山中。枋避去
不見。湯公嘆曰。徐先生。倘所稱名可得而聞。身
不可得而見者耶。太息而返。及是卒。余為之經
紀其喪。男致婦劉氏亡。題獨高郵江都興
化寶應四州縣被水災田銀一萬八千五百四

漫堂年譜

六十六

漫堂鈔本

十餘兩。動積穀七萬四百五十餘石。賑過饑民
十七萬七千八百三十七名。屋正東林祀典。
公移節。案據錫縣呈報。東林書院。現本
配祀木主。銜諱等情。到院。為照入祀諸儒。共計
七十餘位。中間豈無冒濫。除原配位。羅仲素從
彥。胡德輝。程。喻。王。泉。樞。尤。運。初。表。李。小。山。祥。蔣
實。齋。重。珍。及。邵。二。泉。寶。七。位。外。又。天。啟。閣。所。定
顧。涇。陽。憲。成。顧。涇。凡。九。成。錢。啟。新。一。本。薛。元。臺
敷。教。安。我。素。希。范。劉。本。儒。元。珍。六。位。又。崇。禪。閣
所。定。高。景。遠。攀。龍。葉。開。道。茂。才。陳。筠。塘。幼。學。吳

素衣桂森。許靜餘。世卿。鄒經會。期橫。六位。從祀
已久。俱無庸輕議外。其餘自應一一確核。行常
州府查議去後。案據該府呈詳到院。為照東林
一席。為龜山先生講學地。從祀諸賢。皆其薪傳
嫡派。必淵源之有自。斯祖豆之無斁。當日顧高
兩先生所定。慎重之意。猶可想見。不意邇來。波
流日熾。冒濫漸廣。毋論私議。增者固多。阿苟
即經前次更正者。亦非定評。甚至以道南之辯
香。為交遊之情面。諛取先賢。徇私阿好。仰羞性
詰。俯忝家聲。噫。風斯下矣。本都院自塊中州樓

漫堂年譜

六十七

漫堂鈔本

學。辭章小技。於斯道未常涉。其著籍。是以不敢
遽為軒輊。據該府詳稱。應做文廟位次。對西等
殿。分別於堂廡之間。祇慎重於將來。毋更張於
已往。所見甚正。持論亦恕。今擬於前十九位外。
增進馬世奇。素修先生一人。計共二十位。做十
哲例。配享堂上。蓋以馬素修先生。既世籍於梁
。又非面於高。顧。迨乎從容死節。庶幾日月爭
光。兼是三者。諸賢莫。竊之配位。允惟公評。其
虞。蔽山先生以下。五十四位。做先儒例。依時代
次序。分列東西兩廡。至於左周諸公。大節已炳

一書丁丁下子黃氏日...

格上宜一格寫

日墨原不藉東林。餘子僅。稱紳黨善士者。又不足重東林。既未設有牌位。不必更添她。自後毋得輕進一人。以干清議。隨據無錫縣知縣徐永言。於是年十一月。遵檄更定位次。勒石講堂。並揭墨刻呈驗。附

十月孫吉金除授臨頹縣學教諭。余自官通永以來。即不以家隨。至是始接葉夫人來吳。奉命同總督范公承勳浙閩總督朱公弘祚會勘太湖入海水道的議疏。濟

漫堂年譜

六十八

漫堂鈔本

余六十二歲。八月男基卒於官。十月男致繼娶仁和王氏。滄州知州羽女。十一月男筠入郡庠。孫韋金入邑庠。計四月來題。蠲長洲吳江常熟崑山青浦五縣及蘇州衛被水災田銀六萬九千六百餘兩。米豆七千七百九十餘石。動積穀十三萬三百餘石。賑過饑民三十萬七千一百八十一名。奉諭造解綿甲江蘇各屬應造一千六百副。用工料銀一萬三千七百八十餘兩。續造五百副。用工料銀四千五百五十餘兩。俱先動帑造解。將次年俸工銀均

扣還項絲毫不敢私派。准部咨揀選江南庫貯子母砲二百位。解部應用。余同總督范公率各官捐俸解送。

十五年丙子

余六十三歲。正月准部咨運米需馬。將江北驛馬十分調三。計二百二十一匹。余同總督范公率各官捐給草料解費。絲毫不敢私派。二月修宋學士蘇子美滄浪亭。余有記刻石。並刻石志。又賦滄浪亭長篇。用歐陽永叔韻。屬和

漫堂年譜

六十九

漫堂鈔本

附記。余來撫吳且四年。新與吏民相怡。以無事。而吏民亦安。余之簡拙。事以寔少。故雖處劇而不煩。暇日披圖乘舟。得宋蘇子美滄浪亭遺塔於郡學東偏。距使院。僅一里而近。間過之。則野於滄浪。巨石積作小山。藪翳於荒煙蔓草間。人迹罕至。予於是亟謀修復。構亭於山之巔。得文衡山隸書滄浪亭三字。揭諸楹。復舊觀也。亭廢。而臨高城外。西南諸峯。蒼翠如畫。樹影亭旁。老樹數株。雖立。擊攬。似足百年以前物。猶北麓稍折而東。構小軒曰自勝。取子美詩中語也。連

接上宜一格寫

西十餘步。得平地。為屋三楹。前置土階。後環清溪。顏曰觀魚處。因子美詩而名也。跨溪橫畧。約以通游展。溪外菜畦民居。相錯如繡。亭前從廊門出。有堂翼然。祠子美木主其中。而榜其門曰蘇公祠。則仍舊屋而新之。予暇輒往遊。杖履獨來。望老接摩。鷗鳥不驚。胸次浩々焉。落々焉。若遊於方之外者。或者疑遊覽足以廢政。愚不然。然夫人日履塵塗。困於簿書之叢。神煩慮滯。事物雜投於吾前。憧然莫辨。去而休乎清冷之。家扉之。則取即若。而。志氣若。而清

漫堂年譜 七十 漫堂鈔本

明。然後事至而能應。物觸而不亂。常誦王陽明先生詩曰。中丞不解了公事。到處看山復看水。先生豈不了公事者。其看山看水。所以逸其神明。使不疲於屢照。故能決大疑。定大事。而從容暇豫。如無事然。以余之驚拙。何敢望先生百。而愚竊有慕乎此。然則斯亭也。僅以供遊覽。亭廢且百年。一旦復之。主守有僧。飯僧有田。自是度可數十年不廢。嗟。當官傳舍耳。余有時而去。而斯亭亡。後之來者。登斯亭。豈無有與余同其樂。而謀所以永之者。

五月為王侍郎阮亭刻蠶尾集成。余有序。六月男基婦狄氏亡。七月題蠲崇明縣被水灾田銀三千三百餘兩。余同總督范公捐銀二千兩。收瘞被溺遺骸。修葺村舍。動積穀四萬三千八百餘石。賑過饑民八萬九千五百八名。八月男至中順天副榜。淮揚徐三屬二十三州縣。衛所。靈雨連綿。河湖泛漲。被灾之慘。為數十年僅見。余時監臨鄉試。移咨總督范公代題事。竣親往撫恤。先後請賑六箇月。動江寧倉米。鳳陽倉麥。下江積穀九十三萬一千六百餘石。賑過饑民一百七十七萬八千五百八十八名。請破例將地丁漕糧。漕項。藥行。豁免。部議照例十分免三。余與范公總漕。桑公再疏題懇奉。特旨一。緊。蠲免計銀五十五萬八千兩。米麥豆二十五萬四石。

漫堂年譜 七十一 漫堂鈔本

淮揚賑濟疏畧。竊照淮揚徐三屬各州縣。今歲。靈雨連綿。山水陡發。河湖泛漲。以致秋禾被。滄。統計報灾者。共有二十州縣。并淮大徐三衛地方。連湖。查康熙二十四年。及二十八年。淮揚徐等處。亦被水灾。皆係一而具題請賑。一而即

粟預備。江蘇各屬。先因應貯之數已足。是以傳
止。改捐銀兩。今以淮揚徐。異常水患。被災子遺。
日下雖有賑糧可食。轉瞬來春。餓口無資。難施
耕鑿。勢須接賑。俾得盡力畝畝。但本處儲蓄已
動用無存。鄰邑積貯。又撥協殆盡。所當仰懇
皇恩。毋論外省外郡人員。仍照前例。捐納米糶。
并請先勸京口。留漕。及原倉麥石。酌捐水腳。運
送支給。使災黎早蒙實惠。至各屬應貯數數。照
依州縣大小。捐足之後。即行停止。不特淮揚徐
一帶。百萬生靈。重蒙聖澤。即地方儲備。亦有依

漫堂年譜

七十四

漫堂鈔本

據上堂一核寫

口題。蜀上元。句容。六合。三縣被水。災田銀二千八百餘兩。米豆二千四百餘石。動積穀四萬五千五百石。賑過饑民九萬二千八百名。口十一月題。旌貞女烈婦節婦十七口。口奉奉口命同總督。范公承勳。總漕桑公格。總河董公安。國安徽巡撫陳公汝器。查勘河工。自揚州淮安歷高家堰。雲梯關海口。還經清河宿遷至徐州。層冰飛雪中。馳數千里。逐一確勘。會題。聽河臣估計興修。口十二月重修蘇州府學。口孫章金。

刪

娶葉夫人姪孫女。候選通判增英女。口余歲杪南還。以臘之廿九日。渡江。除夕。官舟野泊於毘陵之奔牛間。按江左吏牘之繁。浩如煙海。從前題奏。每歲千餘。余蒞任次年。尚七百餘。檢今歲止三百。蓋事省於前多矣。老友邵子湘語人曰。自宋公來。覺吳門之氣頓靜。余聞而憫然。

口十六年丁丑

余六十四歲。口正月孫岐金亡。口一月淮揚徐

三屬海州等二十州縣三十五年缺丁六十五

萬四百有奇。應行編審。因去年異常水災。編審

漫堂年譜

七十五

漫堂鈔本

恐致流亡。疏請緩於四十年舉行。災民稱便。

口閏三月再疏。請允外省外郡人員。概准捐納米

穀。以補賑項。

口附錄。准揚徐三屬。上年水災。飢民乏食。臣經

會題。請動當鎮二屬。留漕等米。接賑。仍開捐米

事例。毋論外省外郡人員。捐納補運。部覆。應如

所題。速行動賑。捐補。惟是外省外郡人員。是否

允其捐納之處。部文未經指明。故又咨部。請示

今准部覆。止令在本郡捐納。臣查先後兩限。所

動各項。均係儲備地方緩急之需。共惠捐運。未

接上堂一核寫

麥幾及五十萬石。為數繁多。若止令本郡人員
捐納。恐難即行補足。况當日部覆臺臣余恭來
條奏。不許外省外郡捐納。原因彼時各省俱有
事例。恐人趨米賤之處報捐。今別省捐米之例
久停。已無趨賤避貴之弊。所當仍請 勅部查
照原題。毋論外省外郡。概准捐納。並生。并循直
隸救荒事例。免其到監。在籍肄業。庶願納之人
得遂急公之念。不特原動倉項。可以如期完補。
即地方儲備。亦有依賴。

四月初葉夫人以疾卒於官衙內寢凡致賻者槩
漫堂年譜 七十六 漫堂鈔本

不受尋命兒輩扶匱歸里 口准揚徐災田溢完
銀米檄藩司江安糧道查議流抵旋據詳入告
附錄 先據該司會詳准揚徐各屬上年災田溢
完錢糧。一概不准流抵。查准揚徐各屬。上年非
常水災。民生困苦。是以會題。請將應徵銀米。破
格全蠲。因部覆未允。又經會題。請將三十五
年地丁漕項錢糧全蠲。其三十四年未完錢糧
暫行停徵。欽奉 特旨。連三十五年一應錢糧
俱着照所題盡行蠲免。其三十四年未完錢糧
亦照所題帶徵等因。欽遵在案。是三十四年停

接上堂一核寫

則のま

徵者係此未完之數。其三十五年全蠲者係按
額徵而言。兩次原疏甚明。非三十五年亦止精
蠲未完也。今該司詳稱奉 旨將一應錢糧盡
行蠲免。似指災田未完錢糧而言。既屬應度之
詞。亦非原題之意。况定例內。凡奉蠲錢糧。有已
徵在官。不准流抵次年錢糧者。以遵 旨優聚
從重議罪。歷稽往績。凡有溢完。俱與流抵。並無
不准之案。若將已完之銀。不准流抵。下年錢糧。
惟將未完之項扣蠲。則拖欠者既荷 殊恩。而
急公者不蒙一例。事屬不均。且溢完流抵。載在

漫堂年譜 七十七

漫堂鈔本

欽頒定例。直隸各省。無不遵行。其來已久。今不
准流抵之議。創自江蘇。始於今日。如部覆允從。
恐將來竟為成例。殊非體恤災黎之意。萬一內
部執持已徵在官。不准流抵原有處分嚴例。反
行駁參。阻任其各。目下奏期已迫。該司道會同
安藩司再加確議。聯銜通詳定奉。

口奏銷三十二年降罰等銀未完部議罰俸一年
奉

旨宋華從寬免罰俸 口重修虎丘雲巖禪寺命
有碑記 口崑山縣田糧混淆賦稅懸欠疏請委

員清丈。七月三疏請外省外郡人員概准捐納以補賑項。淮揚二屬鹽城等六州縣地最低窪去年積水未消麥禾未種額賦難輸疏請歸入版荒案內至冬委負查勘部議鹽城等州縣徵糧熟田非版荒可比該撫題請停徵不合應革職奉

特旨朱華從寬免革職着降五級留任有加級紀錄准抵銷

如天之仁破格蠲賑億萬災黎無不感頌 皇上

漫堂年譜

七十八

漫堂年譜

恩威慶更生臣又申飭有司加意撫綏俟水涸播種俾國賦民依咸有攸賴不謂淮安府屬之鹽城山陽二縣揚州府屬之高郵泰州興化寶應四州縣因低窪之區被災深重前據各屬紛詳報成稱津田積水未涸難以耕種額徵正賦無出請援每年冬勘涸起科之例額請停緩經臣會疏題報情形一面飭行嚴督委官分往確勘去後今據江蘇布政使張志傑詳稱淮揚江常二道勘過各州縣實在積水涸田共四萬七千四百四十六頃五十八畝零實積積

接上宜一核寫

未退。又加雪雨。開渠澆水。注禾麥。佈種無期。錢糧果從措辦。援照從前徵臣目視之例。請歸版荒案內。一例委員冬勘等情。取具冊結。該司核造田畝額徵錢糧數冊。一并呈詳前來。臣查鹽城山陽高郵泰州興化寶應六州縣。上年水災。迥異尋常。宿涸積水。至今未退。見在未種之津田。即係從前勘涸之舊地。今復被水。津況小民無從播種。錢糧實難措辦。既據該司委員勘明。請歸版荒案內。一例至冬勘報。相應據詳具題。聽部查核。

漫堂年譜

七十九

漫堂年譜

八月淮揚徐三屬海州等十九州縣三衛涸出田地今歲復被水涸疏請動江寧京口儲米下江各屬積穀截留鎮揚二府漕米酌捐俸工銀兩余親臨督賑先給三個月口糧計穀十七萬二千三百石米八萬五千餘石銀二萬兩賑過饑民亦五萬千八百五十九名其十分九分災田地丁漕糧漕項又請破例全免被災輕者照例蠲豁奉特旨俞允計銀二十二萬九千六百兩米麥豆十二萬一千九百石

附請賑疏畧淮揚徐三屬上年異常水災蒙

皇上聖德如天。愛民如子。將額繳錢糧破格蠲
 緩。又動本地積穀。及借省庫等倉米麥先後發
 賑。被災子遺。餉口有資。得安耕鑿。惟期雨暘時
 若。歲登大有。早輸國賦。仰報聖恩。乃山陽
 盩厔高郵泰州興化寶應六州縣。先稱積水未
 消。麥禾俱未佈種。而海州邳州清河桃源宿遷
 睢寧沐陽安東贛榆江都徐州豐縣沛縣蕭縣
 碭山十五州縣。并淮安大河徐州三衛。皆稱今
 歲伏秋以來。霖雨為災。加之黃淮諸水交漲。田
 禾淪沒。又山陽盩厔高郵泰州寶應興化六州
 縣。涸出已種地畝。亦被水淹。請蠲請賑之文。接
 覆見告。經臣節次會疏具題外。今據布政使張
 志棟詳稱。淮揚徐三屬。昔上年異常水災之餘。
 復被水淹。軍民田地。皆成巨浸。男婦依樓堤岸。
 嗷嗷待哺。亟應賑濟。以免流離。惟是本地積蓄
 上年已動用無存。鄰屬米麥。亦極竭殆盡。所有
 見在捐補者。屬等倉米麥。計其所收亦屬無幾。
 請仍行借支。將來陸續捐收。總以補足原動之
 數為止。又江蘇各屬。積穀撥助賑濟之外。再捐
 俸工銀二萬兩。銀米兼施。仍有不敷。請將原賑

漫堂年譜

八十

漫堂鈔本

三十七年京口應需漕米。預於三十六年錢糧
 二屬漕糧內截留借賑。統於見開常平倉事例
 案內收補。以充京口三十八年兵糧等情。臣查
 淮揚徐今歲被災州縣。共有二十四處。地方
 既廣。飢民衆多。該司所議預請留漕。原屬救恤
 突黎之策。在國計毫無虧損。臣隨咨商督臣
 范承煦亦准咨覆。似屬可行。除現在分委廉能官
 員前往各屬查勘被災輕重。飢民多寡。俟候
 俞允之日。按數呈夜撥運。臣即親往淮揚一帶
 督賑。俾百萬生靈。重登衽席。感頌皇仁。永
 無極矣

漫堂年譜

八十一

漫堂鈔本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等官履歷確勘。通計邳州清河桃源睢寧沐陽
 徐州蕭縣碭山等八州縣。并大河徐州二衛。共
 被水災五六七八分田地一萬六千二百八項
 四十四畝九分零。除漕項銀米麥豆外。應照例
 蠲免一二分不等。共銀三千七百九十六兩四
 錢二分零。又海州山陽清河桃源宿遷睢寧沐
 陽安東贛榆藍城高郵泰州江都興化徐州沛
 縣蕭縣碭山等十八州縣。并淮安大河徐州三
 衛。共被水災九十分民屯田地一十三萬八千五
 百五十三項四十七畝六分零。共應蠲起存漕
 糧等銀二十二萬五千八百八十六兩九錢一
 分零。漕糧漕糧月糧粳米等項米麥豆。一十二
 萬一千九百二十一石四斗一升零。據該司詳
 稱各州縣樹上年重被水災。幸蒙 皇恩破格
 全蠲。惟望今歲有秋。乃又被重災。收成絕望。被
 災軍民。方將藉賑延生。所有九分十分重災田
 地。若照常例請蠲。則此外應徵錢糧尚多。災黎
 無從措辦。請將地丁漕糧漕項仍賜全蠲。以甦
 積困等情。臣查淮揚徐三屬。上年被淹之後。復
 罹水災。窮黎餓口無資。已經會疏題請動項發

接上宜一核寫

鞠

賑。前項九十分重災田地。與被災稍輕者不同。
 秋成既已無收。錢糧實難完辦。相應一并題明。
 應否仍予破例全蠲。伏思出自 聖裁。非臣
 所敢擅請者。
 沐陽安東山陽徐州歷年缺丁二萬三千六百
 有奇。疏請緩於四十年編審以恤災黎。口太倉州
 私鹽犯人野孫三等於二十七年被獲監候餘
 犯質審余親鞠。分別首從免死罪王二等五人。
 早一月回署查各屬續收例米接賑淮揚計
 六十日。用過米十三萬一千九百餘石。賑過饑民九十
 萬。全旨旨名鹽城等六州縣被災地畝。前題請
 歸版荒部議。仍徵錢糧。余再疏請將本年錢糧
 破例全免奉 特旨俞允。計銀八萬六千五百
 四十兩有奇。米麥十五萬六千五百三十石有
 奇。
 沂沭蕭藍城山陽高郵泰州興化寶應六州縣
 居河湖之濱。素稱澤國。上年異常水災。荷蒙
 聖恩破格蠲賑。災黎得安。衽席不意今歲又據
 各屬詳報。低窪之區。積水未消。加之雷雨連綿。
 各開壩洩水。滙聚。勢難驟退。請歸冬勘。案內。至

冬勸報起做。當據布政司詳委道員分往勸明積水滄田數目。造具冊結詳臣。會題。部覆仍照例徵收錢糧。隨經轉行江蘇布政司通飭遵照去後。今據布政使張志棟詳稱。此案原報滄田四萬七千四百四十六頃五十八畝五分零。額徵起存漕糧等銀。八萬六千五百四十七兩九錢四分零。額徵米麥。六萬九千九百八十七石五斗零。前項地畝。原係積水未退。十分災田。麥禾俱未種植。若照定例蠲免。則此外應徵銀米尚多。無從出辦。請將康熙三十六年應徵額賦全蠲等情。臣查淮揚等屬海州山陽等州縣。今歲已經播種被災九分十分田畝。應徵地丁銀米。及漕糧漕項。先經具題。現奉 特旨通行蠲免。所有鹽城高郵等六州縣積水滄田。俱係十分重災。因各屬先有歸入冬勸之請。故本年續報水災案內。未經一併請蠲。原於勸報水災分數疏冊內聲明在案。今部覆嚴創徵收錢糧。臣恭釋 諭音內。原有該撫應勸明將今年額賦具題之旨。則是各州縣滄田額賦。難以完辦情由。已蒙 聖明洞鑒。茲據該司道詳據各

接上卷

屬請照海州等處本年九十分水災田地。一例破格全蠲前來。相應具題。恭候 皇上聖裁。非臣等所敢擅請也。

二月命兒輩奠葉夫人於西陵。接閱邸抄。十一月二十三日。

垂問滿漢大學士。各省巡撫賢否。大學士伊桑阿啟奏。江寧巡撫宋榮清廉為天下巡撫第一。云宋榮清廉朕久已知道。臣等叨沐種。天恩總出望外。茲重蒙 天語褒嘉。伏地九頓涕泗交頤。感激之餘。繼以戰栗。惟矢初終一節。仰答 殊知。

主十七年戊寅

余六十五歲。二月部議三十六年軍政八法。官員各直省開列先後不一。督撫俱罰俸一年。奉

宋榮從寬免罰俸。四月。淮揚饑民先後共賑五月。各屬例米查無餘積。時新麥未熟。余與總督范公總漕桑公倡率屬員。各捐銀米柴束。在各州縣城鄉市鎮。設廠煮粥。酌散銀錢。至麥秋方止。出陽沐陽安東三縣。康熙三十五年編

審缺額人丁九千六百二十六丁山陽縣缺丁銀四千八百三十餘兩因各邑疊被水災疏請於五年後審編補額 題免淮揚二屬積濟田地丁銀四萬五千七百餘兩

請調疏畧淮揚等屬康熙三十六年秋災田畝已奉有地丁銀米通行蠲免之旨惟鹽城

山陽高郵泰州興化寶應六州縣積濟田地未奉有丁田免字樣應徵丁銀四萬五千七百

二兩零各屬咸稱秋災積湮雖分兩案題報同

係災後加災况積湮田畝地最低窪麥禾俱未

漫堂年譜 八十六 漫堂鈔本

播種災民更屬困苦丁銀力難完辦請一創

並調理合具題恭候 聖 鑒

接上宮一稿寫

五月淮揚二屬海州山陽安東鹽城高郵泰州

江都寶應興化九州縣并淮安大河二衛積水

未消難施播種春夏雷雨河湖泛溢已種二麥

又被水潦疏請照例蠲銀五萬二千九百七十

餘兩米三千六百二十餘石 六月三十五年

分白糧過淮遠限部議罰俸三月奉

旨宋肇從寬免罰俸 三十五年分漕糧過淮遠

限部議罰俸三月奉

接上宮一稿寫

旨宋肇從寬免罰俸 赴常州會審秋決重犯蘇州織造烏林大李永壽家人孫雲統黨毆搶鄉紳陸經遠家余回蘇糾參

附疏畧孫雲係惡少棍徒賣身於蘇州織造烏

林大李永壽家下為僕有國子監丁憂監丞陸

經遠僕人孫貴忤主被責自縊身死孫雲與起

孫貴為繼父統領旗民多人蜂擁經遠家中克

橫打搶經遠奔懇織造孫雲又統眾追獲裂衣

毀冠用繩繫頸盡毆鱗傷時因臣赴常州會審

秋決重犯經遠匍匐升穴具控隨批司道提審

漫堂年譜 八十七 漫堂鈔本

及臣回署據司道詳稱孫雲冒稱屍親喧嘩多

人毆打職官毀搶遺物等項俱屬真情且所搶

衣飾見寄於烏林大聽差彭五家中但孫雲等

俱係烏林大家下旗人不便徑行究訊詳請具

題發審前來臣查旗棍聚眾毆辱職官藉命抄

搶家財均干嚴例謹題請 旨

八月淮揚二屬夏災田地立秋之後陸續涸出

農時已逾難以栽種低窪之區積水未退時屢

災之後倉廩空虛余疏請借動安徽所屬沿江各邑

積穀一十四萬七千餘石又酌捐俸工銀二萬

兩查續收例米二萬九千餘石。給賑三個月。口糧共賑過饑民六十萬一千五百五十六口。又念淮揚徐頻年被災。請於淮郡適中之地。責成淮揚道收捐穀十萬石。以為儲備緩急之計。其災田應徵銀一十九萬一千六百餘兩。米麥豆一十一萬六百餘石。疏請全蠲。又疏請流抵淮揚徐三屬。康熙三十五年。溢完災田錢糧。

十七年。春夏又遭雷雨。二麥無收。雖六月下旬水勢漸消。而低窪之區。仍多積水。且立秋以後。酒出之地。農時已失。難於栽插。西成無望。饑民乏食。所當賑濟。以免流離。但江蘇等屬。見存捐積穀石。為數無多。仍請借用陸續捐運。又於江蘇各屬。俸工銀內。捐銀二萬兩。銀米兼施。仍有不敷。再將蘇松等屬。節年減存米四萬餘石。安

蘇所屬懷寧和州等近水州縣。均貯穀七萬二千石。餘存穀七萬五千餘石。一并暫行借賑。亦照常平倉事例捐補。至淮揚徐頻年被災。請於淮郡適中之地。責成淮揚道。收捐穀十萬石。以為儲備緩急之計。再時已深秋。若候卸覆開賑

漫堂年譜 八十八 漫堂鈔本

災民實難收待。且臣奉命會同督漕諸臣。勘議下河。見在起行。凡應開歷高。未與蓋寶等處。皆屬被災地方。臣當會同督漕二臣。於勘河之際。再加商酌。遠委能員。分往給發。臣隨親行督賑。使災民早霽實事。

疏請蠲免。揚屬高郵泰州江都興化寶應五州縣。今歲二麥無收。題奉特旨。將康熙三十七年錢糧。照例蠲免在案。乃原報夏災地畝。當佈種秋禾之時。水勢尚未消涸。今據布政司勘明原報夏災十分。今復被秋災十分。田地四萬九千一百四十七頃三十八畝零。除夏災案內蠲免外。尚該地丁漕項銀一十一萬九千九百一

十兩零。漕糧漕項米麥七萬四百九十四石零。為數甚多。被災子遺。方將藉賑延生。實難完辦。臣查淮揚等屬。康熙三十五六兩年。重災田地。應徵錢糧。皆荷聖恩破格全免。茲康熙三十七年高泰等州縣水潦地畝。夏麥失收。秋禾未種。一歲兩災。據請照例全蠲。所當具題。恭候皇上聖裁。其餘海州安東山陽鹽城四州縣。淮安大河二衛。另疏題請。不具奏。

漫堂年譜 八十九 漫堂鈔本

據上言一核寫

○流抵疏畧 淮揚徐三屬。康熙三十五年異常水災。欽奉 特旨。一應錢糧。照所題盡行蠲免。行據司道查明。未奉准蠲之前。溢完銀米麥豆。應行流抵各款。造冊詳咨。部覆被災以前。蠲完流抵之處。毋庸議。今據司道會詳。災田奉蠲。錢糧。如有已徵在官。應流抵下年。載在 欽頒定例。且原題乃請照額全蠲。非止請蠲未完之項。况康熙三十六年。復被水潦。除十分九分。災田錢糧全蠲外。其五六七八分。災田銀米。係照例蠲免。應徵之數尚多。惟賴上年溢完之項。照例流抵。灾戶得免追呼之擾。等情前來。臣查淮揚徐三屬。通年疊罹水患。久蒙 聖明洞鑒。所有康熙三十五年。災田溢完錢糧。相應仰懇 睿慈。照例流抵。俾淮揚徐一帶。百萬生靈。咸頌我皇上如天之仁。愈無紀極矣。惟是流抵錢糧。向經科臣姚文然。臺臣施維翰。條奏。列入下年。由單之首。使百姓共知共見。以杜侵冒之弊。今由容臣出示。徧行曉諭。務使小民咸霑 聖澤。

九月孫雲毆搶一案奉

○李永壽革職各犯嚴拿究擬隨調臬司來蘇就近推勘解院親鞫將孫雲擬斬李永壽解部鞭責枷號從犯分別絞杖。

○疏畧 蘇州織造烏林大李永壽家人孫雲。糾黨毆辱國子監丁夏監丞陸經遠。搶毀家資什物。奉 旨將李永壽革職。有名人犯。勅巨嚴拿究辦。行據按察司雷詳。孫雲本姓陸。突至陸經遠家。冒認伊僕孫貴為繼父。經遠詰問孫貴。因伴主被責。自縊身死。孫雲輒思藉命打搶。今彭五傳喚打降孫鳳池。糾集多人。雲又約同李永壽家人梅大等。聚飲酒肆。蜂擁至經遠家。打入內室。磨毀門牌什物。搶去衣箱器皿。擄毆塾師。經遠情急奔避。鐵造孫雲復統黨追搶。毀其衣帽。用草繩繫頸。毒毆鱗傷。似此惡棍橫行。法難輕縱。孫雲合夥尤棍為首。擬斬立決。孫鳳池彭五徐斌。照為從例。擬絞監候。陸士榮等。雖同行聚飲。審未毆搶。嗣夫湯大等。係備令擄擄。非係兇黨。但屆時不為力阻。各擬重杖。李永壽任僕行兇。迨經告發。復縱梅大等潛逃。依律擬流。係革職旗員。鞭責枷號。解部發落。餘屬無干。

接上卷一格寫

卷第三卷

均予省釋。孫鳳池等所播衣物。照道給主。進祀
極大等嚴緝另究。臣親勘無異。應請 勅下法
司核議。 隨經三法司核覆。奉 旨孫雲著即
處斬。孫鳳池彭五徐斌俱依擬處絞。著監候秋
後處決。餘依 擬。

准揚下河地方頻苦水患。先是總漕桑公奉

諭。勸明疏濬。旋經部議。督撫會勘。適總督范公

丁艱。余時攝篆。隨會同總漕桑公。總河董公安

撫陳公。先集高郵。復往運河以西上河地方。再

由運河之東。江都泰州興化鹽城山陽及白駒

丁溪草堰。膠騰各海口。通行查勘。公議將於淺

處所。會題請濬。時請賑之疏。未有部覆。災民嗷

待。余即分撥銀米。先行委官給發。於看河之際

就便督賑。 日。月。三。十。六。年。蘇。松。等。處。漕。糧。米

色不純。部議罰俸一年。奉

旨。宋。肇。從。寬。免。罰。俸。

五十八年己卯

余六十六歲。 日。正。月。奏。銷。三。十。二。年。降。罰。俸。銀

未完。部議罰俸一年。奉

旨。宋。肇。從。寬。免。罰。俸。

。

皇上以淮揚河決地方屢被災傷。親臨閱視。肇於
二十一日發棹吳門。 日。二。月。二。十。五。日。會。同。督
提學院鹽院總兵諸臣。於山東臺兒莊地方跪

迎。

聖駕。

張蓋坐船首。遙問。 日。第。三。員。為。誰。 日。肇。奏。云。臣

江寧巡撫宋肇。是日

駐蹕黃林莊鴻臚寺。率諸臣於

行宮前行禮。 日。二。十。七。日。辰。刻。

御舟泊劉老壩。

乘馬閱歸仁堤。太監李玉傳

督撫隨

駕時。督臣張鵬翮抱微恙。臣肇導

目隨行。

於馬上。顧臣肇云。宋肇多少年紀。 日。奏。云。臣。年

六十有六。

微笑云。健甚。途次侍衛馬武傳

旨。問。巡撫齒好。磨眼好。磨。 日。奏。云。俱好。燈下看文

書。要用眼鏡。又問。服甚藥。 日。奏。云。臣所服。不過

尋常藥餌。因幼年多病。中年以來。時時謹飭。是

以年佬畧可支持少頃又

問巡撫可將家世奏來爾父大學士及爾幼年侍

衛一段業已知之不必奏臣奏云臣祖沾以明

萬曆朝舉人為山東福山令有惠政伯曾祖繼

嘉靖朝進士萬曆朝官至吏部尚書諡莊敏明

史有列傳此後官即署者尚有人臣惟凜遵家

訓不敢負

朝廷不敢負先世時提督張雲翼扈

駕與臣聯轡而行侍衛海青傳

旨問提督三江入海是那三江提臣未及對臣孽

漫堂年譜

九十四

漫堂鈔本

云三江為黃浦江吳淞江婁江今婁江湮沒無

傳所傳者黃浦吳淞二江耳又

問何謂三泖臣奏云謂上泖中泖下泖也又

問有山否臣奏云其地有九峯所謂三泖九峯也

峯為明處士陳繼儒故居彼時頗多亭榭今已

蕩然矣海青覆

旨少頃回云

皇上說巡撫奏的是與昔日王鴻緒所奏同又

問御舟可至松江否臣奏云自蘇至松河路淺阻

泖湖又風浪可虞臣雖未至聞之頗確申刻至歸

仁堤侍衛馬武於馬上傳

旨說巡撫曾閱過黃河幾次此堤會到否臣奏云

臣曾同吏部尚書熊賜履督臣傅臘塔安徽撫

臣江有良查過堤壓河占地畝非查河也前歲

同督臣范承勳漕臣桑格河臣董安國安徽撫

臣陳汝器查勘河臣所題應修各工至估計錢

糧係河臣自行題准臣原未沿河遍查少頃又傳

旨巡撫是有年紀的人又是有名望的人家有何

治河善策即刻與中堂會議覆

旨臣隨向中堂云河道關國計民生最為重大必

漫堂年譜

九十五

漫堂鈔本

歷任河工之員將全河數千里情形了然於胸

中方可從長畫策即思恩看過兩三次恐亦未

能洞悉况原未嘗遍歷人臣貴乎無欺臣實不

敢妄對中堂云巡撫所奏與我們所見同隨覆

旨訖二十八日

駐蹕清河縣西刻

旨太后御舟自北來

旨上親迎教里文官督撫以下武官將軍提督以

下於河干跪迎請

旨太后安隨蒙

皇太后賜問爾等好麼。○三月初一日卯刻

也奉

皇太后渡河泊清口大風雨

也乘馬幸高家堰臣等與諸大臣扈從至關王廟少

憩

也命河臣于成龍漕臣桑格府尹臣徐廷璽臣等跪

御座西大學士尚書侍郎諸臣跪

御座東出河圖指示諸臣諭云河道關係重大朕

親臨閱視拯救民生爾等有何善策諸臣奏云

皇上自有睿裁臣等恭候

漫堂年譜

九十六

漫堂鈔本

聖訓

也云治河一事朕籌之最久昨想有一法說與于

成龍成龍甚喜今與爾等說知大要以先治上

河引水刷沙為主反覆指示明晰諸臣皆歎服

聖謨奇偉臣等奏云此法奇而正上與神禹相合

所謂行所無事也

也又云昔直隸巡撫沈朝聘因百姓被災對之而

泣朕謂爾不思所以拯救徒泣何益今與爾等

商議正欲拯救百姓耳諭畢

也為欣然薄暮還

御舟初八日

駐蹕揚州日賜臣鵬翔臣等

御膳六簋早四日

駐蹕蘇州織造衙門臣等恭進書畫數種蒙收六

種臣等啟奏臣等風仰慕

御書因遠違口闕疑未蒙

恩賜今幸觀

天顏敢冒昧陳懇移時頒出

御書仁惠誠民四字云此巡撫看好麼臣跪聆之

下見

漫堂年譜

九十七

漫堂鈔本

天章煥爛雲漢昭回晉人風韻唐宋體格兼備真

集書法大成為從古帝王所不及但此四字臣

不敢當又傳

諭明日另書綾上用一寶賜爾臣隨叩謝出

六日侍衛馬武海青五十太監李玉捧出綾書

仁惠誠民四字

御書天馬賦一卷

御筆臨米芾書一幅

淵鑿齋法帖十冊

御製耕織圖一冊

御書懷抱清朗四字云尚微爾書房漏又涼
帽一頂上級大東珠一顆石藍龍蝦狐腋
裘一件元青緞貂褂一件石青緞羊皮暖
靴一雙

諭俱係朕躬現著今解賜與爾又賜鹿
肉乾八束糟鹿尾六個糟鹿舌六個糟野
雞一隻糟家雞一隻關東羊二羣奶子酒
一瓶太監梁九功又捧出竹柄白面詩扇
一把

論云此係朕征厄魯特時在口外作的詩與
漫堂年譜九十八

巡撫者即賜與又

諭云爾做官好故此賜爾臣隨行三跪九叩
禮謝

恩伏念臣起家門廕由侍衛外補黃州府
通判歷任理藩院院判刑部員外郎中
陞任通永道僉事僅僅循分奉職未有
寸長蒙

皇上破格陞授山東按察使補五月陞授江
蘇布政使未及五月

特簡江西巡撫蒞任四載調補江寧巡撫不

過潔已率屬安靜守拙今蒙

皇上曠代洪恩頻賜多種不但感激涕零亦
且媿慙汗下臣子孫衆多異日分給世守
永戴

望恩臣惟有祇遵

聖訓始終一節以報高厚於萬一而已

十九日太監李王傳

昔巡撫寫的字及平日詩文取來看臣啓奏
臣幼年頗習字中年以來簿書執掌草草
批判竟不成字偶作署書及一二牋牘皆

漫堂年譜九十九
臣子代之至文章一道臣不敢言獨聲律
之學稍稍津逮見有刻本蒙

恩宣索不敢冒昧進呈容繕錄另日覆

昔隨傳

昔爾子幾人寫字者是向名行幾年若于曾

做官否臣奏臣子六人見存者三寫字者
係次子至年四十四丙子科順天副榜貢
士又傳

昔爾刻本詩可即進來不必繕錄隨以臣所
撰綿津詩集二十二卷恭進訖二十日

御舟過平望奏事存任傳

旨命江南江西總督臣張鵬翔江寧巡撫

臣宋學登舟

上諭朕此番巡幸見江南氣象蕭索此前此不同何故臣鵬翔奏云連日陰雨百姓多著舊衣似不甚美觀其實地方情實與前不甚相遠又謝云去歲吳中大熟米價何以不賤臣學奏云吳中為江海通津往來糶糴者絡繹不絕從來米價不大貴亦不大賤又謝云邇來此中

漫堂年譜

漫堂公

吏治與前不同當年巡撫韓世琦那樣貪婪今日巡撫宋學如此聲名彼此相去遠甚臣學奏云臣至愚極陋並仕之初想望一方面而不可得安知有今日今蒙我

皇上千載殊知屢

賜褒獎臣非草木敢不益加勉勵臣到任以來將種種弊政漸次革除如松江漕糧從前地方官紳士民刻有公議幫貼一書其實公議即私弊也臣嚴行禁革焚其書此後當不致復踵前弊

臣鵬翔奏云臣到任即與撫臣嚴飭地方官第一嚴禁火耗或加至五六分者臣等即行題本

久之當有成效又諭云朕聞明季吳中富庶

與今不同臣鵬翔奏云臣生也晚聞諸故老皆

云明季太監魏忠賢亂政殺害忠良緹騎四出

當周順昌被拏之日有五人以義憤毆死校

尉致罹慘禍今山塘五人之墓是也彼時民不

聊生豈今

聖世之比又諭云吳人每日五餐得毋以口腹

廢事臣等奏云此習俗使然

漫堂年譜

一百一

漫堂公

且笑云此事恐爾等亦未能勸化也臣鵬翔等奏云地方有三事臣等啟奏請

臣云說來隨奏云恭遇我

皇上南巡蠲免江南康熙三十四五六年積欠錢

糧軫念淮揚被災州縣截留漕糧二十萬石平

糶積貯加惠民生萬姓歡呼感戴

皇上浩蕩之恩查有康熙三十七年淮揚被災海

州高郵等九州縣准大二衛經前任督臣范承

勳同撫臣宋學等會題戶部議覆照例免十

分之三尚有七分未免災民拖欠地丁漕項等銀十九萬兩零漕糧米麥等項共十一萬石零事關錢糧臣等未敢請免伏望

聖恩分年帶徵以紓民力奉

旨俱著免了說與大學士又奏稱蘓州一郡為江南財賦重地事務殷繁知府缺員伏乞

皇上選擇賢能之員補授庶於地方有裨奉

旨爾等將好官舉來欽此該臣等保舉江寧同知丁易松江同知石文焯徐州知州孔毓珣此三員俱係好官伏候

漫堂年譜

一百二

漫堂鈔本

皇上欽定一員

上云何人在此臣等奏云石文焯在此奉

旨著將石文焯補授又奏稱蘓松糧道所管錢糧漕米甚多係緊要之缺今糧道劉殿邦係新任

布政使劉殿衡之兄例應迴避查有兩淮運使劉德芳做人老成操守謹飭才堪任使雖陞陝

西糧道但陝西錢糧少蘓松錢糧多更屬緊要伏乞

皇上將劉德芳補授蘓松糧道庶人地相宜奉

旨著將劉德芳補授蘓松糧道俱說與大學士傳

旨補授見有于成龍啟奏補授兩淮運使之例此後不為例臣等奏云江南州縣原有調繁調簡之例但原定繁簡地方今昔異宜如吳江宜興當年錢糧多不能完近以全完議叙長洲首縣賦重難完竟以地簡目之似當另行酌定以便

題調

上云有治人無治法如爾等題來朕無不信心處正無庸改例也臣等奏云江南臬司趙世顯才幹優長此番効力頗多

云誠然臣等又奏云江南為財賦重地以後藩

漫堂年譜

一百三

漫堂鈔本

司缺出望

皇上將彭鵬補授

上首肯是日

天顏和霽垂問懇懇俾臣等下情一一詳奏誠為非常榮幸 上二十七日

駐蹕杭州織造衙門中堂掌院諸臣傳述昨晚奏事畢

上評論各官云如大學士吳璵總督張鵬翮巡撫宋肇三人做官朕可以無憂 口三十五年漕項

錢糧未完部議罰俸三個月奉

旨宋肇從寬免罰俸 四月初三日

駕回蘇

幸華山

御舟至高板橋進膳 臣鵬翮 臣肇同漕 臣桑格侍

岸上蒙賜 御饌四簋內鮮茄一種又 賜臣

鵬翮湯麪一碗云此麪甚淡然而有味爾以為

何如 臣鵬翮奏云誠如

上諭又 賜臣肇蒸麪點心一盤云此係北方麥

味較勝 臣肇拜賜後遂與諸臣分嘗共飯

天恩 初四日

上幸洞庭命臣肇隨

駕各官免扈從午刻舟抵東山

上乘竹輿至席氏園林茶罷還舟觀者擁道

上命槩不必迴避時侍衛海青傳臣肇至

御前接叩閣狀於稠人中踉蹌而前帽為之墮

青向衆云此老巡撫也爾等須讓道勿搯擠

上望見為之一笑 初六日

回鑾於望亭

駐蹕 賜扈從大臣櫻桃 臣肇分啜三顆 五月

初一日於江南境上送

駕歸署具奏謝 恩讓迎

鑾日紀恭製

御書匾額分懸官廨里第將各種

御書摹勒上石奉歸家中恭建

御書樓俾子孫永寶用昭

恩遇焉有記 六月淮揚二屬清河桃源高郵江

都寶應五州縣自春徂夏淮泗水溢上河初涸

地畝盡付波臣下河低窪之區積水未消難施

播種疏請照例蠲銀一千一百七十餘兩復請

動存貯截留漕米四萬石減價平糶 閏七月

奉 旨駐劄淮揚設法賑恤余隨自蘇起行倡

捐米二千石又於原籍河南運捐小麥秋糧三

千石再咨行各部院權關司道府共勸捐米麥

秋糧八萬五千四百石銀二百兩親行督賑比

時高郵泰州江都興化四州縣湖河水溢堤岸

漲坍處所房屋漂沒下河田禾廬舍俱沉水底

海州邳州山陽清河桃源宿遷睢寧沐陽安東

鹽城寶應徐州沛縣蕭縣碭山等十五州縣并

大河揚州徐州三衛入秋以來連遭霖雨山水

驟發兼之高郵邵伯以及安東楊家馬頭睢寧

似按為是

王家堂等處河堤漫缺狂瀾奔瀉滄沒田廬秋
 成無望並請蠲賑蒙 聖恩軫念淮揚疊罹災
 荒先諭江西巡撫捐米十萬石運送奏賑
 先後共賑過饑民六十五萬一千八百口又坍房
 災民一百七十九戶共用銀二百兩米小麥二
 十二萬二千三百五十餘石大麥秋糧穀六千
 九百八十餘石照例蠲銀三萬六千八百七十
 餘兩其高郵泰州江都興化寶應五州縣并大
 河衛本年地丁漕糧漕項先奉 上諭全免惟
 雜辦項下場地衛學田租銀兩部覆仍應徵解

漫堂年譜

一百六

漫堂年譜

因各州縣場衛學田夏秋兩災疏請破格全蠲
 銀七百一十餘兩奉 特旨俞允余有賑饑
 示官吏詩

附勸捐賑濟疏畧 淮揚二屬今歲春夏淮泗泛

溢。滄沒民田。經臣會 題。欽奉 特旨。命臣前
 往淮揚。駢劄。秋成以前。設法賑恤。臣即自蘄起
 行。惟念淮揚地方。疊被災荒。頻年發賑。本處之
 倉廩。久已空虛。鄰郡之積儲。撥協殆盡。計惟勸
 捐一法。可以立濟應用。臣隨倡捐米二千石。再
 於臣原籍河南。運捐小麥秋糧三千石。並移行

院司道府。共為捐助。臣查今歲原報夏災之清
 挑高江寶五州縣內。如清河桃源二縣。吳城陸
 城二鄉。災田。就一隅而論。雖被災十分。若以通
 縣額田計算。被災田地。止有十分之一二。為數
 無多。已就近酌撥積貯麥石。委員查明真正乏
 食飢民散賑外。惟高郵寶應與江都縣之邵伯
 鄉一帶。歷年以來。俱被十分重災。而泰州興化
 縣二處。同係下河地方。節年皆遭滄沒。今又以
 秋禾被滄。具報。已將被災情形。及應一并賑濟
 緣由。另疏 題報。此五州縣者。飢民衆多。目下

漫堂年譜

一百七

漫堂年譜

見奉 恩旨。將截留漕糧。減價平糶。以濟民食。
 臣又接閱 仰抄。欽奉 上諭。諭江西撫臣馬如
 龍。將捐輸米十萬石。運赴淮揚。仰見 皇上飢
 溺為懷。酌盈劑虛。從此淮揚百萬生靈。可無飢
 餓之虞矣。茲臣先就各官。并鹽商。見在所捐米
 麥秋糧七萬一千石。分委府廳等官。運赴高泰
 江興寶五州縣。查明真正乏食飢民。先行發賑。
 其餘仍俟院司道府未捐各官。陸續捐送接濟。
 再疏具 題。臣分撥已定。即自揚由邵伯前往
 高郵寶應等處督賑。途次但見飢民扶老携幼

感頌 皇仁。歡聲雷動。臣又宣布 聖恩。諄切
告諭。令其靜候。極恤。其有年力強壯者。仍令前
往河工。力作謀食。務使餉口有資。不致流離失
所。再查淮徐等處。亦報秋禾被水。然與下河壘
被災荒地。方有間。見在委員確勘。俟勘覆至日。
分別被災輕重。酌將江西運到捐輸米石。另請
分發給賑。俾災黎均霑 聖 澤

請全屬場地衛學田租銀疏畧 揚屬高郵泰
州江都興化四州縣。今歲湖河水溢。堤岸漲塌。
田禾被淹。經臣會 題。竹穽布政使詳稱。水淹

十分。民屯災田。康熙三十八年應徵錢糧。先奉
特恩蠲免外。惟雜辦等銀。仍應徵解。所有被災
十分草場衛學田地一百八十四頃二畝零。額
徵銀七百一十一兩五錢零。內本年先被夏災
地畝蠲免十分之三。銀九十五兩三錢零。今秋
災應蠲銀一百一十八兩零。尚該銀四百九十
八兩零。請照例全蠲等情。臣查高江興三州縣
場學衛地。原與民田墾地相錯。歷年同被災傷。
今各該屬康熙三十八年地丁漕糧。已奉 聖
恩全免。惟因雜辦等銀。卸費未允。並蠲。茲前項

田地。本年又被十分重災。見奉 特旨。命臣
劉淮揚賑恤。災黎方藉賑延生。安能輸納租賦。
據請照額全蠲。相應據詳具 題

及請賑疏畧 淮揚等屬。今歲清河桃源高郵寶
應江都五州縣。先被災。經臣 題報。奉 旨
命臣駐劄淮揚。秋成以前。設法賑恤。臣欽遵。星
赴淮揚。倡捐發賑。比因泰州興化縣壘重災。
今秋田廬又被淹沒。與高寶等處。困苦相同。復
經會疏 題明。一并賑恤。今海州邳州山陽宿
遷睢寧沐陽安東益城徐州沛縣蕭縣碭山等

十二州縣。并大河揚州徐州三衛。秋禾亦遭淹
沒。被災軍民。轉瞬嚴冬。飢寒交迫。相應 題請。
一體賑濟三個月。至高郵泰州江都興化寶應
五州縣。雖已給過三個月口糧。入冬之後。尚虞
乏食。再清河桃源二縣。前止就夏災之吳城陸
城兩鄉發賑。今二縣各鄉田地。皆被水淹。亦須
極恤。仰請 皇上浩蕩洪恩。再賜給賑三個月。
庶被災軍民。可無凍餓之虞。至所需賑糧。江西
撫臣馬如龍欽遵 上諭。將捐輸米十萬石。已
委員陸續運到。再臣倡捐。並先後初輸銀米麥

糧共八萬九千有零。除前此給賑之外。尚有餘利。合并動用。如再不敷。仍通查江蘇等屬積欠捐積米穀。一并湊濟。俾災黎均霑實惠。以仰副我 皇上愛養元元至意。

請蠲江蘇等屬三十六年以前積欠漕項。

附疏畧 康熙三十八年恭遇 聖駕南巡。軫念

江南額賦浩繁。特奉 恩綸。江蘇等屬舊欠帶

徵錢糧。除康熙三十三年恩詔內已經赦免外。

其三十四五十六年未完民欠。一應地丁錢糧米

麥豆雜稅俱着免徵。等因。欽此。臣隨飭行司道

漫堂年譜 一百十 漫堂鈔本

遵照。并出示通行曉諭。務使小民均霑 聖澤

去後。續據各府州縣衝申詳。欽奉 上諭內。未

有漕項並蠲字樣。據軍民呈詞紛紛詳請照例

題蠲。又經批飭該司道查議通詳。茲據布政使

會同江蘇二糧道詳稱。漕項錢糧。原係丁田出

辦。與地丁一條編徵。從前與地丁一并蠲免。歷

有成例。即如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欽

奉 恩詔。蠲免三十三年以前積欠銀米。因

恩詔內亦無漕項並蠲字樣。經總漕臣秉格會

疏具 題。欽奉 特旨。道漕項歷年積欠及帶

接上堂一林寫

徵未完銀米。着照該督等所題豁免等因。欽遵
蠲免在案。今歲欽奉 上諭。蠲免康熙三十四
五十六年積欠。既無漕項不蠲字樣。與康熙三十
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恩詔案內漕項並蠲之
例相符。通詳據例具 題請蠲前來。相應據詳

題 奏

再疏題請沐陽等縣缺額人丁九千六百二十

六丁。山陽縣缺丁銀四千八百三十餘兩於下

屆增補

附疏畧 康熙三十五年分編審人丁一案部覆

漫堂年譜 一百十一 漫堂鈔本

沐陽等縣缺額人丁嚴查增補。山陽縣缺丁銀

兩仍照原額徵收錢糧。行據布政使詳稱山陽

縣康熙三十年編審案內。搜查流寓客丁以及

幼丁。盡數增補。俱按戶口大小等別輕重徵收。

並無以重改輕。其沐陽等縣缺額人丁九千六

百二十六丁。并山陽縣缺丁銀四千八百三十

八兩九錢。原請於康熙三十五年審補。因疊被

水災。即見在人丁。幸蒙發粟賑救得以苟延。而

向來欠缺之額。何能取足於災殘之日。應統於

下屆增補等情前來。相應據詳具 題 奏

八月男至應順天鄉試中式第四十九名。十一月丹徒流棍張白雲以邪術惑眾余密諭地方官擒治之其黨遂散。二月將存貯截留漕糧六萬石撥被災各屬平糶。

三十九年庚辰

余六十七歲。三月請蠲三十六年以前蘆課學租民欠銀兩。

疏畧 江蘇等屬額賦繁重。康熙三十八年。恭

達 聖駕南巡。特頒 上諭。將康熙三十四五

六年奏銷未完民欠一應地丁錢糧米麥豆雜

稅俱着免徵。等因。臣即頒示通行曉諭欽遵在

案。嗣據江蘇布政司呈詳各年未完蘆課學租

銀兩亦應一體蠲豁。咨准部文。以上諭內止

免地丁。雜稅仍令催徵。今據布政使詳稱蘆課

銀兩係蘆洲田畝出辦歷年繳解與地丁無異。

而學租亦係學田輸納。隨同地丁一疏奏考均

係奏銷未完民欠。從前歷奉 恩蠲俱經一體

並免有例。所有歷徵康熙三十三四五年分民

欠蘆課銀兩并康熙三十四五六年未完學租

銀應行循例蠲等情。臣查蘆課學租原係蘆

洲學地出辦實與地丁民欠相同。歷奉並蠲有

例。應否一例蠲。俾窮黎均霑實惠。

四月江蘇等屬三十六年以前積欠漕項銀兩米來先請蠲免。部覆未允。復請分年帶徵奉特旨。這漕項積欠銀兩着照該撫等所題分年帶徵其積欠米來俱着免徵。

疏畧 康熙三十八年 聖駕南巡。漢發 德

音。將康熙三十四五六年未完民欠一應地丁

錢糧米麥豆雜稅俱着免徵。窮羸苟屋莫不感

頌 皇仁。惟漕項銀米。部覆仍令徵解。行據布

政使江蘇二糧道江南都司會詳內稱江蘇等

屬。節年起運漕糧。皆已照額全完。惟漕項銀米

尚有尾欠未清。計自康熙三十四年起。至今三

十九年止。新糧舊欠六載並徵。民力有限。實難

兼顧。請將康熙三十四五六年民欠漕項自康

熙三十九年為始。分年帶徵等情。臣查從前漕

項積欠。歷蒙 聖恩分年帶徵。今康熙三十四

五六年一應地丁錢糧已荷全蠲。而漕項民欠

部覆仍令徵解。在小民疊受 皇上蠲恤之恩

分宜勉力輸將。但新糧舊欠六載並徵。不無顧

此夫彼之慮。况江南賦重。小民完納不能輸舊。拮据情形。久蒙 聖明洞鑒。茲據該司道詳請。分年帶徵。以紓民力。前來。臣仰體 皇上如傷之仁。用敢據詳具 奏。

梅上宜一林寫

五月江寧府學向貯二十一史板漫漶殘缺。余倡捐修補。頓還舊觀。八月淮揚二屬海州山陽清河桃源宿遷睢寧沐陽安東贛榆鹽城高郵泰州江都寶應興化等十五州縣。三春霖雨。仍罹水災。先已疏請蠲賑。比奉 特旨會同總督阿公前往松江會勘青龍港海口。至是事竣。

漫堂年譜

一百十四

漫堂鈔本

即往淮揚親行督賑。而邳州徐州沛縣蕭縣碭山五州縣。并徐州衛。入秋霖雨連綿。山水驟發。湖河泛溢。秋禾滄沒。先報夏災之海山等十五州縣。田地多未涸出。復請蠲恤。前後共照例蠲銀五萬六百七十餘兩。賑過饑民三十四萬七千五百三十五口。共用米十一萬一千五百六十餘石。

夏災請賑疏。淮揚二屬。連年疊罹水患。蒙

我 皇上如天之仁。屢次破格蠲賑。截留漕米。減價平糶。今歲海州山陽安東鹽城高郵泰州

漫堂年譜

一百十五

漫堂鈔本

江都興化寶應等州縣。地丁漕糧漕項。又奉特恩全予蠲免。而邳州等處。水口已經堵塞。臣經節次飭行司道府州縣等官。加意撫綏。并查凡有涸出地畝。勸諭小民及時播種。去後。今據江蘇布政使詳稱。海州山陽清河桃源宿遷睢寧沐陽安東鹽城高郵泰州江都寶應等州縣。今歲三春霖雨連綿。幸立夏以後。天氣晴霽。決口堵塞。高阜之區。水已消退。裁種秋禾。其有地勢稍低。漸次涸出者。亦經補種雜糧。外惟窪下之處。尚多積水。至興化一邑。居高實之下流。地勢最低。上年水滄田畝。至今一片汪洋。夏麥秋禾。俱未播種。又新被水災之贛榆縣地方。自春徂夏。連旬大雨。山水驟發。二麥被滄。見今水未消退。西成無望。災民乏食堪憐。籲請極恤前來。相應據詳 題報。惟是淮揚州縣。疊遭水患。與尋常偶被災傷者不同。現今失業飢民。餬口無資。亟須賑濟。但該屬連年發賑。本地積儲米穀。俱已動支。即有續收捐項。亦屬無多。不敷應用。合請將江蘇等處。收存例捐米麥穀石。酌捐水脚。運赴被災地方。賑濟三個月。仍照見開捐納

米穀事例。收捐還項。至發賑事務。臣應前往淮揚。躬親督率。務使災民均霑實惠。以副我皇上愛養斯民至意。

秋災請賑疏畧

淮揚等屬。邇年頻遭水患。今歲

海山等州縣。又二麥無收。經臣會疏。題報。復荷俞允。勳支各屬積貯米麥賑濟。且見在往來被災地方。督率放賑。乃邇徐等處。又詳報秋

災。批據布政使都司詳稱。邇州徐州沛縣蕭縣。陽山五州縣。并徐州衛。本年入秋以來。霪雨連綿。山水驟發。湖河泛溢。所種秋禾。盡付波臣。又

先被災之桃源宿遷睢寧沐陽贛榆高郵泰州等七州縣。除夏災地。並未酒出外。其已種秋禾田地。亦被水淹。至海州山陽清河安東盩城江都寶應興化八州縣。原報夏災田地。見今仍多積水。間有酒出。又因裁種遲時。不能種植等情。相應題報。惟是淮揚徐等處。疊罹災荒。歷蒙聖恩。發粟賑濟。今邇徐沛蕭陽五州縣。并徐州衛。秋禾既被水淹。時已入冬。被災軍民。飢寒交迫。應請勳支各屬。凡存捐積穀麥。分發賑恤。至原報夏災之海州山陽清河桃源宿遷

漫堂年譜 一百十六 漫堂鈔本

揚上堂一修字

睢寧沐陽安東贛榆鹽城高郵泰州江都興化寶應十五州縣。見今春旨賑濟三個月。災黎已餓口有實。但前報積水未盡消退。難施耕耨而補種秋禾地畝。又被淹沒。民生困苦。尚應酌量續賑。所需賑糧。均于各屬捐積米麥動用。仍照常平倉捐納米穀事例。收捐還賑。

九月緝獲江洋積年鹽梟孔文泰具題審結

余督賑暇。撰紅橋詩一卷。十二月因刊補施注蘓詩。竟於十九日坡公生日。懸公笠屐圖於小滄浪。率諸生致祭。賦詩紀事。口恭遇

漫堂年譜 一百十七 漫堂鈔本

覃恩。舉以加三級。贈會王父鄉飲公。王父福山公。皆光祿大夫。贈會王母田嫡玉母張生王母丁生母趙及室葉氏。皆一品夫人。奉授光祿大夫。

四十年辛巳

余六十八歲。九月孫品金生。致出。十一月。筠娶婦合肥李氏。大學士文定公天馥女。

四十一年壬午

余六十九歲。七月疏陳錢糧逋欠之申請酌定勸懲之法。經九卿會議奉

旨俞允

有疏畧錢糧奏罰固有一定章程。而因地制宜。尤須斟酌蓋善。江南係財賦重地。蘇松常鎮。尤為繁劇。州縣歲徵銀米。自數萬以至二三十萬不等。每至奏銷年限。非不加意嚴催。而經徵經督各官。降調接陞。推原其故。雖因糧額繁多。亦由定例寬嚴。尚須斟酌也。查定例內。署印官經徵錢糧。欠一分至二三分者。止于罰俸。夫蘇松等府州縣。糧額最重。應徵一分。即有銀米一二萬不等。應徵二三分。即有銀米三四五萬不等。今定例欠三分以上者。止于罰俸。署官明知未

完之議。處既經。因循墮慢。以致積欠愈多。請將署官處分之例。酌量改重。如欠至三分以上者。降一級調用。庶署官知所凜惕。而掛欠自少。又定例內。催徵地丁漕項錢糧。初奉未完一分以上者。年限內。雖有續完。不另作分數。仍照原奉未完一分以上。降三級調用。夫蘇松等府州縣。初奉欠一分以上者。大半未完銀米有一二萬不等。年限內。既催徵完至八九厘。未完止有一二厘。而定例仍照原奉之數議處。則凡初奉一分以上之官。年限內。既不能徹底清完。即有續

揚上三二格高

完。又難逃例議。坐聽泰處。諸事懈弛。以致舊欠難完。請將年限處分之例。酌量改輕。其初奉未完一分以上者。年限內。果能徵完八九厘。止有未完數厘。即照未完不及一分降級。再限督催。庶各官顧惜功名。咸思勸輸完解矣。前任督臣范承勳題為接徵考成等事一疏。已蒙皇上准將接任官年限內。徵完分數扣除。改照實欠分數議處。今經催經徵官。仰遵 寬典。與接任官一例。改照實欠分數議處。不特各官電勉。思奮。催科益力。且免正署迭更。錢糧愈致混

漫堂年譜 一百十九
八月余監臨鄉試。場前大收拔實。應王方若式。丹第一。場中擬元。後改第六。明年連振會狀。兩元。人豔稱之。男筠。應河南鄉試。中式第五十八名。九月。河工告成。
允河臣張鵬翮疏請。親臨閱視。指授善後。方畧。聲聞。命恭迎。境上嗣奉。諭暫停奉。紙道。旋署。十一月。孫華金娶婦。柘城實氏。檢討克勤。女。男筠。婦李氏。亡。四十二年癸未。
余七十歲。正月初九日。自吳門登舟迎。

駕口一十八日至山東鄒城縣口一月初二日子
時內務府營造司即中佛保到鄒口傳

諭巡撫宋肇有年紀的人不必遠接着回宿遷
祇候時將軍督提諸臣已先往前途辰刻臣肇

同安徽巡撫鹽院總兵及司道諸臣於鄒城北
五里墩跪迎

聖駕
乘馬
皇太子西貝勒口十三阿哥隨行

望見臣肇向
皇太子云此即宋肇向臣云爾多少年紀臣對
云臣今年七十

微笑向
皇太子云還健申刻村舍進膳

賜臣等迎駕各官御饌
駕將行一老年侍衛詣臣曰公宋巡撫取余名鄂

羅年六十八
世祖朝侍衛與公同事守

孝陵多年今扈從南來
上命與公相見因握手話舊言貌依稀辨之

命

上乘馬方行鄂羅趨進履口旨
上為欣然口初九日

駕幸金山
命江南二巡撫暨現在扈從各官赴江天寺
彌勒殿觀口御書時將軍副都統提督諸

臣同至
上南面據案陳設筆研綾紙

皇太子西貝勒口十三阿哥侍
上命臣肇作字臣奏臣幼學書未就並仕多年草

草批判絕不成字偶作署書及牋牘悻令臣子
漫堂年譜一百二十一

翠林之曾於三十八年啟奏過今
大類尺及愈愧悚不能搦管安徽巡撫喻成龍亦

以不善書對提督張雲翼書
帝德如天四字臣肇等奏云

皇上御書日月也臣等熾火耳恭請
親灑宸翰俾臣等跪觀有萬其幸

上領之遂草書程頤雲淡風輕一絕又行楷用黃
庭堅體書前詩一過又行書翠生拳石草香散

膽瓶花一聯
命

皇太子 西貝勒 十三阿哥書

皇太子書雲裏帝城雙鳳闕一聯 西貝勒書

潮平兩岸闊一聯 十三阿哥書綠野明斜日

一聯 臣等奉奏云我

皇上御筆集書學大成高出從來帝王之上非臣

下贊頌所能盡

皇太子 西貝勒 十三阿哥仰荷

皇上指授筆法咸入鍾王之室 臣等於名山勝地

恭逢

聖主揮毫允為曠代奇觀伏乞

天恩頒賜墨寶 臣等復奏云昔宋臣范成大蒙宋

孝宗賜石湖二字奕世傳為美談在孝宗不過

南宋偏安之君我

皇上乃堯舜之主相去霄壤 功業雖不及成大

然遭逢之盛不啻過之 臣家有別業在城西陂

乞

皇上賜 臣西陂二字壓倒成大不令獨有千古

此云此二字頗難寫 臣對云誠然 臣常求之善書

者多不能書刑部尚書王士禎與 臣同學常云

此二字倘得

御書方為不朽盛事 臣下情不勝顛望時諸 臣兢

進求書 臣奏云 臣老矣以齒當先 賜 臣

笑云朕本好書爾求之甚力且爾七十歲人朕

不忍卻走筆作西陂二大字面 賜 臣 叩頭

祇受

上還行宮向侍衛云宋 華啟奏是有學問 口氣少

項 命侍衛海青將西陂字取入重書一過

賜 臣 復 賜御製元旦七言律詩一幅及素饌

十一日抵蘇州

駐蹕織造衙門吳縣人倪商監生江弘文獻詩

上命大學士張玉書祭酒孫岳頌暨 臣等全閱覆

奏 臣等奏云弘文詩雖未成青年可造商用韻

雜亂 上命發還 賜將軍督撫提鎮 御饌

此後

駐蹕蘇州諸臣每日兩蒙 賜饌 臣等又蒙

特賜御饌一次又

特賜御厨點心八種 十二日

賜 臣 等御製虎丘詩一幅

御製督撫箴一幅

上諭云爾在此做官多年安靜和平 特以賜爾

漫堂年譜 一百二十二 漫堂鈔本

漫堂年譜 一百二十三 漫堂鈔本

虎丘詩中意爾會得麼臣肇奏云臣至愚極陋承乏此地多年毫無善狀蒙

大語褒獎感愧無地伏讀

御製虎丘詩仰見我

皇上敦樸戒奢移風易俗一德意流露行墨間臣

不才敬當奉揚

仁風聿觀

聖化臣肇恭進

萬壽詩七律百韻一冊並進家藏書畫數種蒙收

萬壽詩及書籍墨蹟六種又進

漫堂年譜

一百二十四

漫堂鈔本

皇太子蒙收書畫五種十三日

賜日肇哈密瓜三個哈密瓜乾一盤西域六稜葡萄

葡萄一株西域公領孫葡萄一株

駕幸浙江傳

昔巡撫宋肇免隨一駕十六日赴平望接

駕二十日丑時

御舟過平望午刻

駐蹕織造衙門臣肇奏為糙米折價維艱荒田開

墾匪易謹具摺奏仰祈

聖裁事奉

嬭

甘回鑾後具奏蒙頒發

御製詩二集命臣肇照式刊刻二十一

日

賜臣肇

御書清德堂額又命臣撰官箴三命淳家

學一經傳對聯並書以賜又賜關東

羊二牽奶子酒一瓶鹿肉乾二種鹿舌鹿

尾魚乾風羊肉糟雞等物

命督撫藩臬各將藏書目呈覽時督藩臬諸

臣皆無臣肇進西陂藏書目一冊計數萬

漫堂年譜

一百二十五

漫堂鈔本

卷

覽過云今日冗甚不及細覽可暫發還

二十二日

命隨

駕各省督撫以下州縣以上各官俱寫字

進呈大學士馬齊張王書監閱昨

駕幸浙江臣肇蒙優老一殊恩命於吳

門祇候敬賦一律即書以獻隨刊績奏

一幸南邦翠蓋華芝泛大江吳越韶光

開華路湖山秀色入船樵口湛恩汪濊康衢頌

詹藻續紛藝苑降白首重蒙

優詔及自憐遭際近無雙

上覽過將各督撫及江蘇布政使劉殿衡所書發

內閣存案餘俱發還諸臣求

皇太子書臣肇蒙 賜恭臨

御書唐句一幅 二十三日臣肇蒙

否至行宮別殿

上據案東向臣跪 御座傍北向

上命近前云巡撫氣色很好臣對云臣蒙

望上天恩眷注臣氣色自當好

漫堂年譜 一百二十六

漫堂抄本

上云巡撫有何養生秘術臣對云臣竝無養生秘

術

上云氣色何以如此好臣對云臣幼多病因而慎

起居節飲食中年病少減晚年頗覺清健風水

之說或有之臣曾祖賜年九十有四黃髮兒齒

族人常有壽至八十九十者臣叔森今年八十

五起居飲食如常臣蒙

大語垂問或多活幾年未可知

上哂之又問爾服何藥臣對云服八味地黃丸六

君子湯又問用人參否臣對云用人參多不過

三錄

上顧太監李玉云取好人參賜與

上云爾為巡撫朕不曾聞人說爾有異樣好處自

江西調任以來安靜和平且蘇州何地十二年

中未嘗多出一事來朕到此無一人說爾不好

爾真是好官深得大臣之體臣對云臣生明末

中原大亂八歲陷賊中匿一蘆席下賊以鎗刺

席蠅蠅有聲幸不及臣是天畱臣為

聖朝犬馬也順治四年三月奉

上諭諭吏兵二部國家當開創之初文武大臣俱

漫堂年譜 一百二十七

漫堂抄本

為國宣力在京三品以上在外總督巡撫提督

總兵各送親子一人入朝侍衛察試才能授以

任使時臣父權官國史院大學士臣年十三遵

諭入侍會記一日侍宴中和殿蒙

世祖章皇帝賜臣珍果十二盤臣叩頭謝臣恩畢

取一二品置懷中

世祖望見問曰爾意云何臣對云臣祖母丁今年

政七十臣將携歸與臣祖母嘗之

世祖聞而色喜云此後任爾携帶臣祖母及舉家

蓋終歲飽臣天厨也臣幼蒙

先帝恩遇如此及臣之壯也蒙我

皇上破格簡拔敷歷中外濫膺旄節今又得瞻觀

皇太子臣何人斯遭逢之盛無以加矣臣昔在

江右四載不過潔已率屬毫無建樹蒙

大恩調撫江蘇等處臨行萬姓遮留雨泣臣亦淚

下霑襟即今江右人過臣家必望門下拜臣家

人偶過江右餽遺飲食不絕足見江右人情之

厚臣初至吳門人多不信浪傳臣被盜失金珠

甚多後臣奉

命同吏部尚書熊賜履兩江督臣傅臘塔赴淮安

漫堂年譜 一百二十八 漫堂鈔本

查堤壓河占地畝二臣偶以此事問臣臣不勝

愕然迨歸署適值講御約之期臣遂於公所笑

語士民云昨聞此間喧傳本院失去金珠請與

爾士民一熟計之若係家間金珠何必携來署

中收藏若係吳門屬官所餽或在一年後猶

鼠同眠亦未可定乃本院蒞任方一月無向屬

官索金珠之理即索亦未必敢送是此金珠必

江右物矣何以江右之民愛本院之深耶衆為

笑謝今十二年之久皆深信與江右無異兩淮

鹽商每年陋規餽巡撫萬金臣自江右至今計

十六年際未受各關差有應餽五千金或三二

千金臣俱不受細緞食物間受之司道亦然近

苦無茶擬向知府要此臣實情也若布衣疏食

臣舊家子有所不能臣不敢自欺以欺

皇上

此笑云朕皆知之

此問地方官某某臣俱以實對又問蘇州知府何

如臣對云知府石文焯係三十八年

皇上南巡前督臣張鵬翮與臣面奏蒙恩陞授

之員到任來實心任事頗為稱職今日聞邸抄

文焯以盜案降一級調用業經奉旨惟是文

焯有加二級不知部臣何以未曾抵銷臣請

皇上寬恩畱任庶於地方有裨

此云爾即具摺子來臣奏云臣今年七十原擬疏

請休致因聞

聖駕南巡故中止恐致仕後不能再覲

大顏也今臣仰瞻之願已遂欲懇

大恩放歸林下伏候口諭允以便具疏

此云爾精力尚健不必陳請臣對云貪位慕祿人

臣所戒但既蒙

漫堂年譜 一百二十九 漫堂鈔本

皇上如此弘恩。臣何敢復請。謹電勉供職。或一年。或二年。實實衰憊。再當疏請。倘遺誤封疆。臣罪滋大。至任子為近世所輕。

皇上用臣。原屬非常曠典。

本朝國史。自當明書。其年月日。

以上宋學為巡撫。惟莫其年月日。宋學致仕去。

俾臣為

聖世完人足矣。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蓋言晚節末路之難也。臣在江右會寄一緞與臣妻。臣妻駭甚曰。家間有之。何庸此。臣子至舉人赴京會

漫堂年譜

一百三十

漫堂鈔本

試會於三十八年蒙

皇上垂問。又子致姪起皆候補道員。幼子筠原大學士李天韻之壻。亦舉人赴京會試。皆頗知自愛。不事奢華。臣妄取何用。若埋多金於地。自喪生平。不為也。臣曾伯祖縉諡莊敏。為明吏部尚書。與海瑞齊名。臣祖沾為山東福山令。頗有遺愛。至臣父權官。愈大。心愈小。家訓最嚴。臣每荷

皇上一番寵眷。即加一番凜惕。不但以負朝廷為懼。兼以負祖父為懼也。臣蒙

皇上高厚隆恩。不啻家人父子。用敢披瀝至此。上微哂首肯。臣奏畢趨出。方至戶外。聞

上語侍臣云。巡撫啟奏甚好。即刻侍衛海青五十。太監李玉捧出貂帽一頂。團龍緞袍褂一襲。人

參三觔

賜臣。臣昨會求眼鏡。今五十捧出綠端玻璃眼鏡

一枚。並賜臣云

以上以備用者不佳。即以

上所現佩者賜爾。皮套上用金絲繡四篆字粧飾

精絕。允為奇珍。臣隨行三跪九叩頭禮謝

漫堂年譜

一百三十一

漫堂鈔本

恩祇受訖。男至會試中式第一百十八名。初三

月初二日

向盤過淮安。初四日

上自高堰閱工。回舟泊清口。進膳。賜督撫御

饌。初七日黎明。過夏鎮。辰刻。江南文武各官

於梅林開跪送

聖駕

上停舟。命將軍鄂羅舜督臣阿山。漕臣桑格登

舟面。加訓諭。將軍漕臣退

命臣學及安撫喻成龍登舟。臣等以次跪

御座前。

夫顏和霽云朕此番南巡看江南風景比三十八年大好了。臣等奏云江南地方屢蒙

皇上破格優恤元氣漸復萬民感戴

天恩大有熙皞氣象

上云督撫大吏只要安靜和平。地方便受福。桑格

原無異常才能。却安靜和平。深得大臣之體。如

自負清廉。遇一小事。便搜求無已。民何以堪。宋

犖久任劇地。亦安靜和平。民心悅服。深得大臣

之體。喻成龍才品最優。但要戒性子為手。臣等

等奏云。臣等蒙

皇上如此優容訓誨。敢不刻骨銘心。仰答

高厚。

上問一二屬員。臣山犖俱以實對。又問海州知州

陳鵬年居官何如。臣犖對云。居官好。

上又云。從前漢軍督撫。題參多係漢人。漢人督撫

題參多係漢軍。這都偏了。以後總要從公。凡經

朕簡用。或薦舉之員。一有改操。即當糾劾。不可

寬假。臣等對云。

天語仁至義盡。臣等敢不凜遵。臣等退於河干跪

送

御舟北上。十七日旋署具奏謝

恩。撰迎

鑾二紀恭製

御書匾額分懸官廨里第將各種

御書摹勒上石奉歸家中貯

御書樓自有記。四月男至殿試二甲第三十六

名。賜進士出身。疏陳減存米石折價過昂。

懇准本色搭運。

御書樓蘇松常三府白糧。向係雇船裝運。全書

編載。每年運船飯米一萬七百餘石。後因白糧

抽撥漕船載運。將此飯米截存停給。原議照依

折給兵米之例。每石折銀七錢五分。部覆照依

改折白糧事例。每石一兩五錢。又江蘇等八府

州屬漕糧。向例不分正耗。每石俱給贈米五升。

以供旗丁盤剝耗費之用。康熙二十六年間。部

行耗米不准給贈。計每年有減存五米二萬餘

石。行今折解定價。每石一兩二錢。但此二項米

石。原係編徵糙米。江南米價。歷年不過七錢上

下。今部定飯米一兩五錢。五米一兩二錢。較諸

接上宮一抄寫

市值倍昂。經徵之官。既不敢違例折徵。又苦于無力賠墊。前于康熙三十六年十二月內。經總漕臣桑格會同臣等具題。請將康熙三十五年以前之米。本色搭運。部覆應如所題。奉旨依議在案。其康熙三十六年以後。部覆仍令折銀解部。州縣難堪賠累。以致已完在倉者。積欠蠶爛。未完在民者。因循不化。及滋拖欠。合無仰請 聖恩。俯將康熙三十六年起至四十一年止。減存五飯二米。照依三十五年以前成例。仍以本色分年搭運赴通。其四十二年以後。按年漫堂年譜 一百三十四 漫堂鈔本

隨漕帶運。永著為例。俾州縣無賠累之虞。京倉收費用之惠。

徐州睢寧二州縣上年復被水災。所有積欠錢糧萬難並輸。請帶徵以寬民力。奉 特旨徐州睢寧縣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三年未完地丁錢糧俱着免徵。其邳州四十年未完錢糧亦着免徵。共免銀二萬八千五百二十兩零。米麥一千六百五十石零。男至。

欽授翰林院庶吉士當引見時。以援筆注視。至啟奏。臣為江寧巡撫。臣學之子。

上欣然點定。臣家三世蒙 恩。其將何以圖報。惟鏤刻寸衷。矢之奕世而已。 六月蒙 頒發 皇輿表一部。照式刊刻。 十八日織造。臣李煦傳 甘南方海暑非動清風。不能解也。巡撫宋學。朕南 巡二次。謹慎小心。特賜御筆書扇二柄。即傳于 宋學不用寫本謝恩。以後有奏之事。密相交與 爾奏。欽此。並賚到玉鑲檀香股金面官扇一柄。 一面 御筆臨董其昌書玉帳山銘。一面舊畫 青綠山水。又紫檀股金扇一柄。一面 御筆書 示諸臣省刑愛民詩。一面畫花鳥。臣叩頭祇受。

漫堂年譜 一百三十五 漫堂鈔本

竊念 臣庸劣無似。重荷 大語褒嘉。感愧交并。又蒙 賜御筆書扇。仰見我 皇上詩兼風雅。書駕鍾王。臣什襲珍藏。世世永寶。 謹遵 旨具摺謝 恩。謹 刻迎 登集一卷。

疏陳淮揚版荒地。請寬限起科。

州縣及歸併鹽城所。康熙四十年冬。勘報仍洪 版荒民屯田地。部覆於四十一年冬。委官踏勘。 如有酒出。題報起徵。隨經行司道勘報。以後

桂上全一錄

加體訪。各屬津田。漸次涸出。但況沒日久。草根
 固結。米稻難施。且原主已不可問。必須寬限。定
 科。庶可招徠開墾。當于 聖駕南巡時。具摺
 奏請。奉 旨回鑾後。具奏。欽此。臣查淮揚二屬
 水涸田地。如有涸出。向例于三年後起科。前項
 部復。照暫荒田地之例。于次年起徵。惟是前項
 涸田。自康熙七年。河決衝津。至今三十餘載。始
 行涸出。非暫荒地也。易于墾闢者比。況查墾荒
 事例。從前定于三年之後起科。嗣蒙 聖恩。寬
 至六年起科。即今蘇松等屬。荒田復熟者。俱照
 漫堂年譜 一百三十六 漫堂鈔本

漫堂年譜 一百三十六 漫堂鈔本

例于六年之後起徵。此案田地。荒蕪年久。必須
 倍費工本。方可美其成熟。合懇 睿慈。俯將見
 在有人認墾之田。定限三年之後起科。其無人
 承墾涸田。容俟再行招徠墾闢。照依見在墾荒
 之例。于六年後起徵。俾小民樂于承墾。感頌
 皇仁無極。

題報淮徐二屬。邳州宿遷睢寧徐州豐縣沛縣
 蕭縣碭山縣並徐州衛夏被水災。照例請蠲錢
 糧。並請賑濟兩月。七月。山陽縣民張年等。以
 田在湖心事叩 口闡請豁淮南陰北兩鄉涸田

錢糧。余查明請豁。只月部覆准徐二屬夏災
 一案奉
 特旨邳州等處。屢被災傷。不減于東省。但有水路
 可通。着該督撫親往察閱。應作何賑濟之處。一
 面賑濟。一面具奏。具題到日。將豁免錢糧。另議
 具奏。臣 欽遵。星馳會同督臣察閱。鹽城知縣
 鄭魯。誣良民陳三卯子等十人。為盜。余親審。昭
 雪。特疏題。奉 旨職究擬。九月。題報淮徐二屬
 邳州清河桃源安東徐州並徐州衛秋被水災。
 照例請蠲錢糧。又邳州宿遷睢寧徐州豐縣沛
 漫堂年譜 一百三十七 漫堂鈔本

漫堂年譜 一百三十七 漫堂鈔本

縣蕭縣碭山縣。先被夏災。今復被秋災。除於夏
 災案內請蠲外。餘銀無力輸將。俟望蠲豁。口會
 察准徐一案。余與總督阿公。於各州縣鄉村。逐
 加細察。雖均被夏秋兩災。其中原有輕重不等。
 查邳州徐州沛縣被災。為重。宿遷睢寧豐縣蕭
 縣碭山縣被災。稍輕。清河桃源安東。止被秋災。
 今議邳徐沛三州縣。發賑七個月。宿遷等五縣
 發賑六個月。清河等三縣。發賑五個月。徐州衛
 災田。散在各州縣者。歸州縣彙賑。自下委官一
 察先賑三個月。餘俟明歲正月。專委道員督同

原委官續賑所需賑糧督撫鹽院司道推關及
 鹽商共捐穀十四萬石其餘於府州縣收捐米
 麥內撥用再邳徐睢三州縣先奉 諭令總
 河拯救隨經河院具題應否歸併督撫賑濟現
 在候 旨各州縣衛應免錢糧奉有另議具奏
 之 旨應候部議至漕糧漕項米麥豆俱于十
 月初開徵被災軍民現今賴賑餉口其漕糧等
 項勢難催比應請于四十三四兩年帶徵 旨
 月恭聞

皇上巡幸秦晉經臨中州 臣因徐豫接壤具疏迎
 駕十九日過里門一宿而行旋於開封府接
 旨不必前來迎駕即日返轡過西陂匆匆上塚
 畢皇馳南下顧瞻西陂烟水低徊不能去即骨
 肉聚首親戚情話俱不及一展為之悵悵 旨
 一月途次接部文准徐二屬邳州等十一州縣
 衛夏秋二災照例蠲銀三萬八千七百兩零邳
 徐睢三州縣奉 旨亦着督撫賑濟隨會同總
 督復察一體發賑計賑過饑民饑軍四十九萬
 九千七百十六名用穀四十三萬四千九百二十石零
 十二月回署 男筠繼娶寶坻劉氏恭議殿邦

接上卷一修寫

以下第四卷

女 旨再疏陳淮揚版荒地請寬限起科
 附疏畧 淮揚二屬康熙四十一年冬勅報高郵
 泰州興化寶應四州縣酒出版荒津田部復今
 照暫荒之例丁銀于四十一年起徵田地錢糧
 于四十二年起徵 旨查此案田地康熙三十四
 年報酒者雖經部議照暫荒之例起徵錢糧但
 仍存津田又歷多年積年愈久荒蕪更甚今雖
 勘測勢必竭力招墾以冀成熟輸賦似難照暫
 荒例起徵 旨于今春 聖駕南巡時曾經具摺
 奏請在案合再仰懇 睿慈俯將現在有人認
 墾之田定限三年之權起科其無人承墾酒田
 俟招徠墾闢照見在墾荒之例于六年後起徵
 俾小民樂于承墾感戴 皇仁永永無極 旨

刻江左十五子詩選十五子者曰王式丹方若
 曰吳廷楨山掄曰宮鴻曆友鹿曰徐昂發大臨
 曰錢名世亮工曰張大受日容白楊榆青村曰
 吳士玉荆山曰顧嗣立俠君曰李必恒百藥白
 蔣廷錫揚孫曰繆沅相芷曰王國炳麟熙曰徐
 永宣學人曰郭元鈺于官

四十三年甲申

余七十一歲 七月請豁桃源縣陸城吳城兩

鄉水滄田地

桃源縣陸城吳城兩鄉田地坐落洪澤

湖旁毗連泗水今高堰加智六橋閉塞堰內之

地已皆成熟堰外之地泗水匯聚消涸無期今

委員勘明滄沒糧地二千六百二十九頃二十

七畝零該銀五千四百三十六兩零米麥二千

三百一十一石零實係滄況水底難責輸將請

自康熙四十二年超暫予蠲除俟每年冬勘涸

出另報起

漫堂年譜 一百四十 漫堂鈔本

抄上堂一抄寫

尺月刊刻

御製詩集告成具表恭進 臣 肇道

旨恭跋 十月十九日蒙

欽賜鹿肉及肋舌尾各二鹿肉乾十束隨具摺恭

謝 口十二月

曾孫齊保生華

金出 口男至奉

旨於武英殿纂修佩文韻府

四十四年乙酉

余七十二歲 口一月

以河工雖經告竣尚須親臨察驗又山東荐饑

之民賑救果否得所應加周覽爰乘舟南幸肇

聞

命於初十日自吳門登舟迎

駕 口十二日過無錫蘇州織造李照家人自京回

南齋

皇上賜臣

御書除夕詩一幅傳

旨巡撫是有年紀的人朕特賜御書御製詩一幅

巡撫見此詩即如見朕一般隨謝

漫堂年譜 一百四十一

恩祇受訖 口三月初一日於仲家淺同各官跪迎

聖駕旋

賜免食 口初二日

御舟將行諸臣在岸侍立

口在御舟開櫂問宋學多少年紀臣跪奏云臣七

十二歲

口笑云還是好好的 口是日晚進所刻

皇與表樣本二部

口云刻的著實精太好了錦套一部雷覽綾套一

部送與

皇太子 初三日

賜臣及山東巡撫趙世顯克食又

特賜臣 上用麪一碗 初四日

上見臣在岸行走傳

昔巡撫係有年紀的人兩岸高不便上下以後坐

船在御舟前行以備宣召 初五日

御製微山湖喜雨詩云農事徧東臬心閒不自勞

開添濟運水風送逐漁篙兩軍湖光隱春深日

影高遠觀兩岸麥樂志賦輕舸

命河臣張鵬副提督臣張雲翼學臣張廷樞臣

浸堂年譜 一百四十二

恭和臣等詩云

聖德徧林臬 巡行不覺勞甘霖方應節春水已

盈蒿夾岸歡聲起瀾天

御氣高老臣漸獨後心急促輕舸 是日過丁廟

聞泉船擁梅侍衛馬武傳

昔令各船分泊兩岸送臣舟從

御舟傍經過在前行走 初六日入江南境聲忽

病痰喘 十七日

駕幸蘇州 駐蹕行宮

上問巡撫病好了麼臣奏云恭值

皇上萬壽臣病已好了只是氣虛些 十八日

萬壽聖節諸臣赴

行宮前行禮侍衛伍什捧出

御筆書扇二柄一墨書金扇一金書石青扇

俱

御製柳梢青詞云可與宋巡撫看臣即跪求

蒙

賜金扇一臣復奏云臣蒙

賜御書甚多但未見泥金者此扇乞并賜臣

上另用泥金於石青扇上書

浸堂年譜 一百四十三

御製喜雨詩賜臣 奏事存柱等傳

昔朕有編輯資治通鑑綱目一書是朕親閱過六

次者巡撫有力量刊刻麼朕叫李煦替你臣奏

云臣蒙

聖恩優渥無可報効此書情願獨刻

上云你是有年紀的人今偶抱病不必在此伺候

回衙門去安逸些就是明日往虎丘後日到松

江浙亦不必隨去臣奏云松江是臣所屬

聖駕巡幸自然該隨去 侍衛伍什傳

昔巡撫宋學是老臣凡有自用的小菜不妨進來

十九日進

皇與味四計部並小菜點心八種以後每日恭進

二十日

山命內侍梁九功捧出

御製松花石硯一方並厚雕刻精妙

賜臣云此硯止有兩方雷一

還有分又

賜高麗人參一筋土木人參一筋

山徧賜將軍督撫諸臣食品有差奉

漫堂年譜 一百四十四

昔宋榮是老臣與眾巡撫不同者照將軍總督

樣頒賜計活羊四隻精雞八隻糖虎尾八個糖

鹿舌六箇鹿肉乾二十二束鱈魚乾四束野

雞乾一束哈密瓜四箇瓜乾二盤瓜乾餅一箇

瓜乾二片瓜乾二條厄者黑奶皮餅一袋枯勒

白奶餅一袋阿兒占酒一瓶波兒多蘇酒一瓶

二十一日

賜臣

御窯白玻璃魚缸一箇酒金藍玻璃瓶二箇藍玻

璃盤一箇黃玻璃小盤子一箇藍玻璃花筆筒一

箇白玻璃小魚缸一箇藍玻璃座藍玻璃水丞
一箇。晚

賜免食是後屢蒙

恩賜或日兩餐 二十七日於松江 日行在校射

臣在旁侍立

山令侍衛臣傳

昔巡撫是有年紀的人今又偶病在日中晒恐頭

暈可往後坐。臣奏云

皇上神箭臣見所未見忘其為病

山射畢傳

漫堂年譜 一百四十五

昔朕已射完了巡撫可回去歇歇 二十八日

山聞黃浦江見臣在

行宮前侍立令侍衛馮武傳

昔巡撫在此歇歇罷不必隨駕 二十九日

駕幸浙江臣於河干跪送

山在船望見令內侍梁九功傳

昔巡撫可在蘇州等著 四月初一日臣回蘇織

造臣李煦齋到

御書三種云

聖駕啓行時畱以賜臣一福壽二字題云江寧

巡撫宋學年逾古稀步履復壯健故特書福壽二字賜之又

先臣請

賜魚麥堂三大字匾兒孫歌舞詩書內鄉黨優游禮讓中對聯 十二日

自浙回攀臣於吳江跪迎

此問你病好了麼臣回奏云好了又

問全好了麼奏云全好了又

問頭不暈了麼奏云不暈了

此見臣僕跪岸傍橋下

漢堂年譜

一百四十六

漢堂年譜

謝云你們起來接巡撫去罷 十三日具摺進選

刻江左十五子詩並薦吳士玉顧嗣立宮鴻曆

郭元舒張大受才學素優蒙

賜考試 十四日臣求家祠匾額蒙

賜世有令儀四字 十五日梁九功傳

昔朕有自用豆腐一品與尋常不同因巡撫是有

年紀的人可令御厨太監傳授與巡撫的厨子

為他後半世受用

賜臣地連江海屏藩重賦甲東南節鉞雄對聯臣

具摺請休求九功轉奏奉

昔巡撫摺子朕看過了仍發還

諭云巡撫說他不必辭朕年實衰邁求於致仕後

從伊子處奉朝請他不必辭朕朕亦不忍舍他

且江南人亦不忍舍他奈何他現校刻通鑑一

二年後朕自有定奪臣復奏云校刻通鑑臣子

姪皆可代理但既蒙

皇上如此眷注臣亦不敢再辭正擬謝

恩時忽傳九功進內又令宣

諭云朕思巡撫說的是回鑾後自有定奪臣遂叩

頭謝

漢堂年譜

一百四十七

漢堂年譜

恩訖 十六日

賜臣油綠龍紋緞袍一件石青素緞鞋一件秋

帽一頂石青緞靴一雙寶石藍緞襪一雙松花

江大綠端硯一方 十七日

賜淵鑑齋古文一部又

賜鹿尾五箇鹿舌七箇野雞乾七束浙魯魚乾一

袋七星魚乾一袋柳條魚乾一袋 閏四月十

六日

駕過珠梅閣

賜御製硯說一卷傳

月

據上官一移寫

甘肅居官很好故又特賜爾隨跪送

聖駕北上。是日旋吳。撰迎

三紀。五月疏陳催科官員有經徵接徵之分

請破格區別考成。九卿會議未允奉

旨再議覆准

附疏畧

蘇松常鎮四屬賦稅繁重。歷來不能

按額取盈。見任官處此繁劇之區。見年錢糧業

已拮据不遑。又因前官遺欠。到任兩年。即罹降

革正署。遞更公事。廢弛舊欠難清。新糧更通。今

議按各官本任經徵完欠之多寡。定接徵舊欠

漫堂年譜

一百四十八

考成之重。輕除州縣官本任經徵錢糧欠至一

二分者。接徵舊欠。照例議處外。如本任經徵錢

糧。每歲完及九分以上。則本官之催科。不為無

術。其接徵前官舊欠。年限不完。准予降級留任。

免其調用。督催各官。俱照此例處分。俾經徵之

官。不致為前官遺欠所累。莫不感激思奮。

六月二十五日。男致選福建分巡汀漳會事道

七月初七日。織造臣李煦家人自京回蘇。齎

捧

欽賜御書詩扇一柄。一而黑地泥金書一而金地

雪景畫。重修商丘宋氏家乘十有四卷。因

三十七八九四十年地丁錢糧未完部議每案

罰俸三箇月奉

旨宋學從寬免罰俸。題報山陽清河桃源睢寧

沐陽安東鹽城高郵泰州江都興化寶應六合

十三州縣。并淮安大河揚州三衛。秋禾被災。請

破格蠲賑奉

旨被災地方。應徵地丁漕項銀米。著暫停徵。俟明

年秋收後。該撫具題。請旨又續報海州邳州宿

遷儀真蕭縣上元江浦七州縣。秋災並請蠲賑

漫堂年譜

一百四十九

計共蠲免停徵銀米麥四十六萬九千有奇。歲

內各賑三箇月。用穀二十四萬六千四十餘石

賑過饑民五十五萬一千三百餘口。其山陽鹽

城高郵泰州江都興化寶應七州縣被災稍重

議於來春找賑兩月。又需穀一十三萬八千四

百餘石

附疏畧 山陽高郵等州縣。衛今歲秋禾被水

淹沒。經臣具題奉 旨被災地方。應徵地丁漕

項銀米。著暫停徵。俟明年秋收後。該撫具題。請

旨。欽此。又續報秋災之海州宿遷等州縣。亦蒙

聖恩照例蠲賑。臣即委官分往各屬督同印
官放給三箇月口糧。臣自武關軍竣。從江寧起
行。前赴揚州督賑。所有各屬饑民數目。臣於題
報被災分數之時。先行委員確查。將賑糧預為
撥給。部文一到。即令分賑。放賑災民早沾實惠。
免致守候擁擠。萬姓感頌。歡聲遍野。至各屬水
災較重。不等除災。輕者歲內已賑三箇月外。惟
山陽鹽城高郵泰州江都興化寶應七州縣。被
災稍重。來春應再找賑兩月。合併題

稿上宜一核寫

九月初一日。織造臣李煦家人自京回蘇。齊捧
浸堂年譜 一百五十一

欽賜鹿舌二個。鹿尾二個。鹿肉十斤。鹿乾十束。

因三十六八九年。漕項錢糧未完。部議每案罰
俸三個月。又金壇縣朱莊盜案違限。部議罰俸
六個月奉

曾宋學從寬免罰俸。甲月二十六日。余以衰老
氣脫。具摺乞休奉

旨。已有旨了。年老之人。飲食起居。須要小心。

附摺。臣以非才。蒙我 皇上高厚隆恩。有
加無已。不獨臣身。與臣之子孫。銘心刻骨。奕世
仰結。即中外大小。臣工聞之。亦無不共為感激。

也。臣於此時。斷不敢萌一偷安之念。惟是臣幼
而多病。中年小心。調攝。晚年稍覺清健。三次
聖駕南巡。屢荷 天語垂問。榮寵至極。不自知
其年衰力倦。今春。忽得氣脫之疾。彼時叨
蒙 聖主矜憐體恤。頻賜珍藥。且選千古未
有之異數。特賜 御書福壽二字。臣拜受。踴
躍。病即漸愈。數月來。已復舊矣。但臣賦性迂執。
凡事過於用心。不以年老為意。昨因武關校射
衙文。晝夜不遑寧處。於十月十七日。四鼓填榜
時。忽又氣脫。偃卧不能赴宴。延醫大用補劑。方

浸堂年譜 一百五十一

保殘喘。此司道諸臣。與督臣阿山。副都統。臣郭
克遜。所共親者。臣出關後。即登舟往淮揚一帶。
力疾督賑。途次。接准部文。會看河道。迨抵揚州。
病勢纏綿。頭暈氣喘。日漸衰弱。又織造臣曹寬
臣李煦。所共親者。詢之醫。皆云。年老病劇。非
靜養不能奏效。倘再一觸。發便難醫。治伏念江
蘇事務殷繁。非可即理。本應即行具疏。入告。緣
臣蒙 恩最深最重。皇上待臣最優最厚。曾
於吳門。跪聆 上諭。令臣且勿乞休。是以再四
躊躇。不敢遽奏。又思我 皇上即天也。即父母

一萬一千六百廿五號 續修四庫全書 7 文之下

楊上宜一傳

也。天與父母之前自當以下情據實上。聞。懇
乞。皇上。鑒。臣。年。已。七。十。有。二。真。老。真。病。思
准。致。仕。俾。臣。暫。歸。鄉。里。一。而。暫。刻。通。鑑。一。而。加
意。調。養。必。期。平。復。旬。日。闕。廷。叩。請。聖。安。此
臣。犬。馬。戀。主。之。至。願。也。倘。蒙。俞。允。另。當。具
疏。上。請。臣。無。任。悚。息。待。命。之。

十一月五日傳子翰林院庶吉士至到

隆宗門內侍李玉傳

昔云你父親一向身子甚壯今云有病想是年老的
人氣虛調養調養就會好的你可放心你父

漫堂年譜 一百五十二

親可有字與你麼奏云臣父有字與臣臣父雖
是年老的人凡事認真十月十七日於武闈填
榜時候忽然氣脫督臣與司道諸臣一同看見
大用補藥方得小愈臣父因督賑閩河均係重
務即往淮揚一帶力疾辦事不料氣喘頭暈又
織造臣李煦臣曹寅所同見者真病真老方敢
具摺請休寫家字諭臣云我雖請休你當小心
供職圖報
聖主隆恩須以理抑情不可請假
此又諭云你父親的摺子句句體貼朕心料他不

叫你去朕今差你去豈不兩全朕今有好藥選
好醫生還差李煦的家人同你馳驛前去自然
就好的奏云臣父此時已經好了又問怎麼說
奏云蒙

皇上如此隆恩遙想臣父親必定好了
大顏甚喜少遲又傳

昔云問他多大年紀了可會騎馬麼奏云年五十

歲臣係北人該會騎馬但向隨臣父在湖廣江
西江南久不在北邊居住未曾學得騎馬今蒙
皇上天恩令臣馳驛省親又蒙體恤小臣念臣不

漫堂年譜 一百五十三

善騎馬臣到底足北人學一兩天便會騎了又
傳

昔云你隨幾箇人去用幾箇馬奏云臣隨兩箇人
去再御醫隨一箇人並李煦家人及被褥共得
十箇馬

此諭云傳諭兵部與你十二箇馬少遲又傳

昔云藥一時合不出到晚方有朕今要到景山去
叫他明日早來朕還要見他有旨吩咐初六日
早至在

隆宗門候

昔內侍李玉傳

昔云今日風大不見他罷蘇州沒有好人參今將朕自用的好高麗人參一觔藥一瓶藥酒一瓶賜與巡撫交他帶去朕知他身子胖大不善騎馬叫他緩緩的走着御醫同李煦家人先去至又奏請假期又傳

昔云不限定他待他父親好了就來若一時未好叫他伏侍他父親好了再來又諭云醫生到時服藥何如叫他父親先具摺子來至謝

恩出即於初六日午後領勘合同御醫黃運起身

南下口十七日子至同御醫到揚州具摺謝

恩奉

昔知道了

臣以老病入冬以來忽患氣脫封疆

重寄恐致遺悞謹具奏摺以聞仰蒙 皇上天

恩遣御醫臣黃運齋奉 恩賜聖藥高麗人參

同臣子翰林院庶吉士臣至於本月十七日到

揚州臣聞 命之次感激涕零隨扶掖望 闕

叩頭恭謝當日即服 皇上所賜聖藥遂覺中

氣漸充據御醫臣黃運診視云年老氣虛必須

揚上宮一柱宮

靜攝臣仰遵 皇上飲食起居須要小心之思諭現在加意調養從此得保殘喘皆我 皇上再造之弘恩也

二十四日准吏部咨本月初十日奉

旨宋榮陞補吏部尚書

附謝恩疏 切臣一介庸愚起家任子屢蒙

聖恩破格錄用由部郎外任司道旋承 欽命

擢臣江西巡撫歷經四載調撫吳會十有四年

久任封疆消埃莫報且三次 南巡蒙 恩優

渥無逾於臣即捐糜頂踵不足仰答 高深乃

受堂并語 一百五十五

於十月十七日武關填榜時忽患氣脫出關之

後因督賑勘河均關重務力疾前赴維揚而病

勢纏綿不減念江蘇重地幸可卧理用敢引例

陳情具摺請休蒙 皇上矜憐大馬 特賜上

方參藥又 遣御醫臣黃運馳驛前來診視並

命臣子翰林院庶吉士臣至同來省聞 臣仰

祈 隆恩不禁感激涕零自服聖藥後覺中氣

漸充方圖加意調理以保殘喘用報 天恩於

萬一乃又驚聞 寵命授臣吏部尚書伏念尚

書古稱喉舌家臣為六卿之長臣以樛櫟散材

揚上宮一極宮

謬膺重任。拜命之次。惶悚無地。現將欽部一應事件。清查造冊。同一王命。關防。移送督臣之後。當勉加調攝。由臣里北上。一則仰遵。皇上飲食起居。須要小心之。恩前二則。臣三十餘年。未曾祭掃祖墳。墓。今年。選千古未有之異數。便道歸里。得少展人子之情。理合聲明。具疏恭謝。

二月十六日。自維揚歸里。余撫兵十四年。以中正和平。與民休息。雖地大事繁。處之泰然。日久。人情亦頗帖服。瀕行。淮揚送者。載道時。丹陽築壩。兼風雪大作。吳人跋涉而來者。日以數百計。無不潸然淚下。對之且感且媿。除夕。抵里。四十五年丙戌。

第七十三歲。正月初四日。展墓畢。致祭三賢祠。約族人而訓飭之。期以敬祖睦族。讀書安分。為上。跪拜之項。余仰瞻莊敏公。衣冠鬚眉。肅然軒動。敢謂精誠所感。或吾宗祖之靈。憐憫於余。藉以昭示子孫也。爰於族人中學行足尚者。子以衣幣。以示鼓勵。時西陂別墅初成。凡吾子姓。相隨游歷。而一二老友。亦時就余。話舊。大有乞

身林壑之想。以恩深厚。未敢遽賦。遂初。匆北上。西陂魚。麥。殊繫戀焉。二十日。赴都門。二月十二日。在雄縣郭里口。

陛見。上問爾身子。狼好了麼。臣回奏。狼好了。諭云。這湖裡風大。你纔好了。恐再吹著。可即起身。去到任罷。隨。

賜克會請。

皇太子安。

皇太子問多大年紀了。回奏。臣年七十三歲。

皇太子又云。你狼精神。竟不像七十三歲的人。隨。

陛辭於十五日進京。十八日。到吏部尚書任。二十三日。在海子南紅門接。

望見云。跪的是宋學。你來作甚麼。回奏。臣來叩請。

聖安。

上云。你身子全好了麼。回奏。臣蒙皇上高厚隆恩。病已全好了。

望太子云他的氣色很好

望太子云他狠精神與平日一樣

駕過臣等方纔起身侍衛常壽飛馬前來奏

望上有旨恐人多擠著尚書

命我來照看搖鞭止後來之人一面喚臣等僕馬

到着了上馬仍吩咐臣等家人爾等小心扶持

我去復

首臣等遂至

行宮門伺候

皇上同

望太子在行宮門前校射望見臣等

命內侍李玉傳

望宋等身子纔好了恐怕欠站頭暈可回去罷

吏部素稱弊教自捐納例開選法多端選司吏

易于叢奸而處分之例援引不一功司吏亦得

高下其手余履任首重懲兩司吏以警其餘至

說堂會稿雖不敢偏恃已見而議有二三必為

持平或經年累月終歸于是纔以不徇情不戲

法仰報

聖明珠恩而已

四月十五日男至校翰林院編

修余撰筠廊二筆成十一月因四十一年

蘆課錢糧未完部議罰俸一年奉

旨宋等從寬免於新任罰俸一年

日滿漢九卿於望京迎

駕

皇上向

望太子云宋等氣色很好狠精神起跪甚是輕

便未像有年紀的人又笑云他想了竟不老了

望太子云尚書狠精神果不像有年紀的人

賜野鷄四隻

四十六年丁亥

命七十四歲五月校刻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告成具摺恭進

九月初五日

日

自行在頌賜松花江魚四尾

日探華金入邑序

十月十九日九卿在三角店接

駕

望見臣等笑向

望太子云宋等狠精神越發胖了又向眾大臣

云宋等每引見各官時跪的身子還直的金不

修

修

像年老人。因三十六三十九年分漕項錢糧

米麥未完部議罰俸二年奉

昔宋犖從寬免於現任內罰俸二年十一月初

七日男致奉

特旨陞授福建按察使司按察使初九日犖赴

暢春苑跪向奏事獲汪二大人啟奏臣世受

國恩暮年叨沐

聖恩昇以尚書重任臣次子至備員史館現在

武英殿修書父子仰荷

大眷至矣極矣今臣第五子致復蒙格外簡拔

漫堂年譜

一百六十

漫堂鈔本

以汀漳道僉事起陞福建按察使小職與頻磨

世所罕見除一面誠訓臣子令其清廉愛民圖

報一高厚外微臣感激之私名言莫罄謹叩頭

恭謝

大恩求大人轉奏隨傳

昔你即寄信教訓你兒子教他清廉愛民用心做

官就是了。二十九日。

賜破石山綠石研一方

四十七年戊子

祭七十五歲。二月十三日

賜人參三觔。閏三月初七日。余以衰老乞休本

月十三日。

特遣內閣學士黑公壽至寓看視二十三日奉

旨卿才品優長。効力年久。巡撫江南。敬慎持已。加

意愛民。在任十有四年。地方並無一事。簡秉銓

衡。正資料理。覽奏以衰老求罷。情詞懇切。着以

原官致仕。該部知道。

南奏。疏竊。臣謫隨庸材。以臣父原任大學士。臣

權詹蒙。世祖章皇帝取入侍衛。於我。皇上

御極之初。選授湖廣黃州府通判。歷部曹。而陞

漫堂年譜

一百六十一

漫堂鈔本

主隸通永道。隨陞山東按察使。甫及數月。蒙

特恩陞授江蘇布政使。未幾復蒙。特恩陞授

江西巡撫。並任四年。循分守職。毫無報稱。前蒙

皇上調補江寧巡撫。地大事繁。在任十有四

年。時以不克稱職。為懼。恭逢。皇上三次南巡。

悉叨。恩。從。不以。臣。老。憊。愚。拙。溫。語。頻。加。賜

御。書。賜。服。帽。以及。上方。之。珍。天。恩。優。渥。豈

不一。而。足。更。特。賜。福。壽。二字。聖。恩。優。渥。豈

古。未。有。康熙。四十四年冬。臣。得。氣。脫。之。症。具。摺

乞。休。重。蒙。皇上。軫。念。遣。醫。賜。藥。復。命。

臣子翰林院編修臣至。馳驛省視。正在調攝間。特蒙 皇上格外洪恩。陞授吏部尚書。受事兩年。永兢自矢。不敢少負夙心。奈日年已七十有五。外貌似可支持。而就中精力耗竭。於前三月初一日。感冒風寒。身體發熱。晝夜咳嗽。纏綿牀褥。已經月餘。部務重大。豈容缺曠。若不據實陳請。致有貽誤。臣罪難逭。伏祈 皇上憐臣老病。放歸田里。得為 聖世之完人。倘不遇填溝壑。以來榆末。歌咏太平。有生之年。皆 皇上之賜。感戴 天恩。永無紀極。臣

漫堂年譜

一百六十二

漫堂鈔本

楊上宮一移宮

余初蒞銓部時。適有二事。一為旗員補官。必先朝考。有在外大吏。以丁艱去任。服闋應考。司官以免考稿呈堂。余詰之。答曰。府縣以下官。雖經考補。大吏從未題考。余曰。然則大吏獨不當識字乎。立題請 旨。勅令赴考。一為南城副兵馬米直。因奉都察院檄。提一生員為事証者。過他出。即拉其母去。加以非刑。為順天府丞。糾奏下九卿議。眾皆欲薄其罰。余獨持不可。會議日。一巨公向余曰。直係奉都察院牌行。提解非其私意。可薄罰。余曰。都察院行牌。命其提人乎。

命其質審乎。無質審之命。而妄拿事外婦人。酷刑拷問。稀革何疑。九卿均為首首。即同畫題得。昔革職提問。至內閣。不時索聽。用吏往辦事。不兩三月。即以效力年久。咨行先用。多屬鑽營之人。余一切格不行。忽有以 豫親王存日牌求用者。余曰。豫親王薨已年久。當時何不題明叙用。而遲至今日乎。立斥之去。嗣後人知余堅執。不以非法相干。今致政而去。得無愧於莊敏公。良厚幸矣。

漫堂年譜

一百六十三

漫堂鈔本

望太子賜保素堂匾額。五月初十日赴 暢春苑。陛辭蒙 賜御製五言詩一章。及 御馬珍器。遣內侍送詣 東宮。蒙 賜衣帽。十一日 幸塞外。臣於清河送 駕。見於 淵鑑齋。 恩于告。四月初四日。赴 暢春苑謝 恩。並奏

不
忘
言
揚
揚
高

具摺請

安並進土物四種蒙

賜口外細鱗魚十尾細鱗魚乾十束大魚乾五束

鹿肉乾三十束 甲月遣家人賫摺謝

恩內侍李玉傳

首問宋尚書身子好你回去告訴你主子說朕身

子好 口二十二日展墓 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

四十八年己丑

餘七十六歲 口西波村莊景物日富樂春園地

不甚廣而藝花里 口口口口人意余得日夕思其

中興事或乘 口賜馬或泛扁舟雲烟竹樹皆足

以游日騁懷因隨所遇發為吟咏名曰樂春園

詩自段不足比踪平泉千播若白傅池上之樂

則髣髴過之 口一月男筠會試中式第二百三

十五名 口二月男筠殿試三甲第十二名 口賜

同進士出身 口四月男筠

欽授翰林院庶吉士引 見時筠奏臣為致仕吏

部尚書臣肇之子

口即授筆點定 口二十六日余具摺謝

恩 孫乾金生致出 六月曾孫齊衡生華金

九月具摺請

安並進土物四種蒙

賜鹿肉乾三十束榛子五十 十月具摺謝

恩 十一月接男至家信十一日

皇上向大學士云宋肇在江南做巡撫十餘年安

靜的狠地方全無一點事年景豐收百姓都有

飯吃自他陞任後地方就弄出許多事來年景

又荒旱如今人纔知道他好無不想念他 口口

聞

漫堂年譜 口口口口

愧俱竊念 口口口口

聖恩追念如此報稱無地鐫刻維殷謹識之以昭

示異世云 口十二月男筠奉

由養親於二十五日抵里

四十九年庚寅

余七十七歲

口口口口



孫乾金校官

凡例

一顏先生年譜甲辰三月以前本之先生追錄稿及恭所傳聞以後皆採先生日記然日記共七十餘帙卷

行不可勝收又恭守先生省減讀覽之戒每歲日記不下七八十葉恭修年譜起乙酉六月二十有五日止入

月十有二日除應他事外一日務完一歲則其涉獵而錄出者略亦甚矣故每言如有再為修譜者將其日記

節錄尙可得五六編編各不同皆可傳世亦一快也

一二帝三王之道至孔子而集其成然秦火以後興衰割然一分漢唐之士抱殘守缺未明之士偽襲借纂而聖

道幾委于地矣先生崛起而尋陸緒全體大用煥然重明天心世道所關非渺有志者詳諦之可以興矣

一孔子不可得而見矣然子以為孔子生知安行如魯論鄉黨所載人或尙疑高遠以為非中材可以步趨先生

年譜日日改過時省躬雖愚柔觀之亦不可托言自諉也誠為後人作聖模範且講道透快剖陳世故剴切

修己治人之方皆具於是

一先生平居教學每歎先儒仗異黨同虛學欺世一次河北諸儒為孫徵君祝壽王五公先生代先生作一詩後先生以書規曰祝徵君鄙意也但某不知而代為吟咏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凡例 一

則非立誠之道矣其嚴如此故今譜先生功過並錄一字不為鏗飾以守先生之教也王崑繩規我曰詞慙非述尊者體可易而婉之子曰謹受教然終無曲隱者

丁亥七月李恭識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凡例 二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門人 李堪纂
王源訂

明崇禎八年乙亥三月十一日卯時先生生

先生姓顏諱元字渾然號習齋父諱景博野縣北楊村人蠡縣劉村朱翁九祚養為子遂姓朱為蠡人妻王氏孕先生十有四月鄉人望其宅有氣如麟忽如風遂產先生啼聲甚高七日能翻身適園登井因乳名曰園兒數月後母瘡損一乳乳缺朱媪抱乞媪隣姬不得則與朱翁嚼棗肉胡麻薄餅交哺之 先生頂圓後一凹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髮少年甚長晚歲尺許面方腴少紅白色晚蒼赤隱白額微峙準方正而鉅孔有毫睛黑白分中年病目上瘡左目遂眇然卒視之若目睛如故者左眉下瘡痕如橫小棗核眉晚出毫三五耳有輪郭珠垂額豐博橫有紋天庭一凹大指頂口方正有髭豐下鬚約四寸左右髯五六株兩輔各一志生毫二寸餘身五尺胖白手紋生字掌紅潤舌有文口中足蟬翅文甚密其言中行潔之象乎 朱翁號盛軒有才智少為吏得上官意滄桑變借眾守蠡城及劉村有功妻劉氏無出 父景形貌豐厚性朴誠膂力過人愛與人較跌善植樹

丙子二歲

丁丑三歲

戊寅四歲

冬畿內警兵至蠡先生父不安於朱遂隨公關東時年二十有二自此音耗絕

己卯五歲

朱翁為兵備道稟事官移居入蠡城

庚辰六歲

崇禎十三年歲凶人相食 朱翁納側室楊氏

辛巳七歲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朱翁為先生訂張氏女為室女長先生一歲博野王家莊李芳潤女因亂棄野蠡人張宏文收為女至是宏文為道標巡捕官故聯姻

壬午八歲

就外傅吳洞雲學洞雲名持明能騎射劍戟慨明季國事日靡潛心百戰神機參以己意條類攻戰守事宜二帙時不能用以醫隱又長術數多奇中蓋先生之學自蒙養時即不同也

癸未九歲

朱翁時以錢給先生令買餅餌先生俱易筆

甲申十歲

三月賊李自成陷京師烈皇帝殉社稷五月
大清兵入是為順治元年先生嘗言會戴藍絨晉巾二頂
明之服色也

乙酉十一歲

始學時文 朱翁側室楊氏生子晃

丙戌十二歲

吳師洞雲納婢生子妻棄之懸下先生連血胞抱至家
告朱媪劉乳之吳妻怒捶其婢婢逃復道之朱家匿之
乃緩頰洞雲夫妻卒還養子遂成立然終以吳妻怨怒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三

不得從吳遊矣 母王氏改適

丁亥十三歲

蠡生員蔣爾恂明戶部主事蔣範化子也以眾入城殺
知縣孔養秀稱大明中興元年朱翁挾先生辟之博野
爾恂東略河間眾敗遁去乃還里 從庠生賈金玉學

戊子十四歲

看寇氏丹法遂學運氣術 見斥奸書知魏闢之禍忿
然累日夜恨不手刃之

己丑十五歲

娶妻不近學仙也

庚寅十六歲

知仙不可學乃諧琴瑟遂耽內又有比匪之傷習染輕
薄 朱翁為先生謀賄入庠先生哭不食曰甯為真白
丁不作假秀才乃止縣試策問弭盜安民先生對略曰
淫邪情肆身之盜也五官百骸身之民也弭之者在心
君心主靜正則淫邪情肆不侵而四體自康和矣亂臣
賊子國之盜也士農工賈國之民也弭之者在皇極皇
建其極則亂賊靖息而兩間熙皞矣縣幕客孫明明大
奇之試四書文亦異迎見如上賓騎遇輒下 朱媪之
母王氏患瘡先生日為拭血穢不倦後卒祭其墓者二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四

十年

辛卯十七歲

浮薄酣歌如故 冬會友夜讀書二三過輒不忘

壬辰十八歲

習染猶故也然无外欲雖邪媚來誘輒峻拒之

癸巳十九歲

從賈端惠先生學習染頓洗而朱翁以訟遁先生被繫
訊作文倍佳端惠喜曰是子患難不能亂豈凡人乎一
日役繹之行遇妓揖不顧役曰此而敵所嫖者盍求之
解先生笑不答大書其前室日養浩堂未幾入庠諱邦

良訟解因思父悲不自勝 端惠名珍字襲什蠡庠生
幼有文名長莊慈厭蠶城紛葛棲西北野從而居者廿
六口名甘家莊攝邑篆劉公請見不往懸扁餽儀以致
之亦不往及釋任去乃往謝一姻屬捕廳有訟艱包苴
日聞汝賈文學嫻也持渠隻字來即免端惠笑曰必令
嫻有進甯貸之財耳字不可得也禁及門結社酣歌及
子弟私通饋遺先生遵其教故力改前非及卒先生為
持心喪五月私謚曰端惠先生

甲午二十歲

訟後家落告朱翁日時輩招筵構會從之喪品不從媒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五

禍且貧不能措城費不如旋鄉居翁遂返鄉以年邁日
費盡責之先生先生身任之耕田灌園勞苦泮礪初食
葛糲如疾藜後甘之體益豐見者不以為貧也與鄉人
朱參兩彭恒齋趙太若散逸翁父子友 參兩名港端
謹士也 恒齋名士奇頗有學先生嘗與究天象地理
及兵略初負節高尙後技癢以拔貢康熙四年授長洲
令厲禁婦女遊虎邱欲有為終累繁劇失官卒 太若
少學問蘊直先生每謂其能攻已過也而友之 散逸
翁姓彭名之炳能詩字善飲為莊老學子通亦如之更
工畫雖極貧困夷然無累也炳弟之燦中申後棄家出

南遊蘇門至順治戊戌謂孫徵君高薦馨曰吾不願生
矣遂坐餓死於百泉之嘯臺

乙未二十一歲

閱通鑑忘寢食遂棄舉業雖入文社應歲試取悅老親
而已

丙申二十二歲

元日望東北四拜父大哭慟作望東賦 以貧為養老
計學醫

丁酉二十三歲

見七家兵書悅之遂學兵法究戰守機宜嘗徹夜不寐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六

技擊亦學焉源按宋儒不知兵以橫渠之才一講兵法
即為范公所斥其屈於遼夏辱於金元不亦宜乎先生
初學未幾即學兵法此所以遠邁宋儒直追三代經世
之學也

戊戌二十四歲

始開家塾訓子弟王之佐彭好古朱體三從遊 名其
齋曰思古自號思古人謂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舉井
田封建學校鄉舉里選田賦陣法作王道論後更名存
治編 好古父通號雪翁以往來孫徵君刁文孝間也
時作道學語先生問之乃出薛文清王文成蔡文莊指

要及陸王要語復言孫刁行蹟先生深喜陸王手抄要語一冊 漸爲人治疾

己亥二十五歲

三月初六日將之易州歲試生子名之曰赴考 抵易訪王五修於山廡訂交五修名之徵保定新安人孫徵君高足安貧志道自號尋樂子 作大盒歌略曰盒誠大兮誠大盒大盒中兮生意多此中釀成盤古味此中翻爲叔季波興亡多少藏盒內高山拍掌士幾何此處就有開匣劍出脫匣外我婆婆小盒歌略曰盒誠小兮盒誠小小盒生意亦不少箇中錦繡萬年衣就裏佳脩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七

千古飽如何捧定無失卻如持盈御朽素忽而千里向誰覓返而求之惟孔老識得孔叟便是吾更何乾坤不熙皞嗚呼失不知哭得乃知笑

庚子二十六歲

得性理大全觀之知周程張朱學旨屹然以道自任期於主敬存誠雖躬稼胼胝必乘閒靜坐人羣譏笑之不恤也 一日朱翁怒不食三請不語大懼辟席待罪又祇請呵曰汝棄身家耶蓋聞人議先生不應秋試也謝曰卽赴科考遂入京 寓白塔寺椒園有僧無退者大言曰念經化緣僧猶汝教免站營財秀才參禪悟道僧

猶汝教中舉會試秀才先生曰不然吾教中中舉會試秀才正是汝教念經化緣和尚吾教自有存心養性秀才僧又侈誇佛道先生曰只一件不好僧問之曰可恨不許有一婦人僧驚曰有一婦人更講何道先生曰無一婦人更講何道當日釋迦之父有一婦人生釋迦才有汝教無退之父有一婦人生無退今日才與我有此一講若釋迦父與無退父無一婦人並釋迦無退無之矣今世又烏得佛教白塔寺上又焉得此一講乎僧默然頰首踰日復來先生迎謂之曰無退參禪悟道連日何輕出禪關也曰僧之削髮師卽生父母參禪師卽受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八

業師今憫眾寺和尚某削髮師也將歸西矣貧無葬具力募竣事耳先生曰吾知汝不募緣久矣今乃爲卽生父母破戒非卽孝親之意乎曰然僧紹興人因詰之曰紹興有父母否曰無有墓否曰有孰拜掃乎曰有兄先生曰卽生父母尙多一卽字遂破戒以盡孝真父母宜何如乃舍其墓於數千里外而不省舍汝兄於數千里外而不弟此際不當一思歎僧俯首泣下長歎曰至此奈何曰未晚也足下年方富返而孝弟何難先生行後無退南歸 設教於西五夫村徐之秀等從遊

辛丑二十七歲

先生晝勤農圃夜觀書史至夜分不忍舍又懼勞傷二
 念交爭久之嘗先吹燭乃釋卷 邢州刁非有以母壽
 托彭雪翁求詩先生因兩書問學俱有答書入邢拜謁
 得其所輯斯文正統歸立道統龕正位伏羲至周孔配
 位顏曾思孟周程程張邵朱外及先醫虞龔 非有名
 包邢州人舉天啟丁卯鄉試嘗曰作時文不作古文者
 文不文作時人不作古人者人不人甲申間變設烈皇
 帝主於所居之順積樓斬衰朝夕哭臨闕命敦趣七書
 拒之幾及難遂不仕孝母研程朱學蔚州魏敏果公象
 樞甚重之月送日記求正所居立益友龕朔望拜及卒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九

江南高彙旃等公呈當道入主東林道南祠五公山人
 私謚曰文孝

壬寅二十八歲

時為康熙元年與郭敬公汪魁楚等十五人結文社立
 社儀至日夙集社長焚香同拜孔子四起分班長東幼
 西北上再拜遂列坐各據所聞勸善規過或商質經史
 訖乃拈題為文先生嘗言敬公端恪不面折過禮畢嘗
 秘授一小封規失敬公構文好步思先生或對眾有溢
 語輒遙讀曰願无伐善先生深投好為子赴考聘其次
 女敬公名靖共蠶庠生 通州任熙宇聞先生名寄書

言道不外飲食男女應事接物之間惟在變化氣質力
 行不倦先生答書云君抱蕭曹之才兼慕孔孟之道以
 其長刀筆也熙宇又書至曰凡舉人失實即已身離道
 僕之駑下輕誣以蕭曹即道丈須臾之離道先生展書
 竦然感佩每向人道之後復書至規先生進銳恐滋退
 速

癸卯二十九歲

朱翁及側室楊子晃與先生日有間言先生不知其父
 非朱氏子弟以為翁溺少子耳奉翁命與朱媼劉別居
 東舍盡以南王滑村民田讓晃劉病劇先生禱神求假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十

壽跪伏昏仆忽聞空中聲若大鼓者六病頓瘳日之西
 舍事翁如常 作文社規勉會友共力聖道 作求源
 歌示門人略曰六經註脚陸非誇只須一點是吾家甘
 史作歛經作鍊誠敬枯樺勿間歇去層沙壤又層泥滾
 滾源頭便在茲溉田萬頃均沾足滌盪汚塵如洗厄小
 子勿驚言太遠試為關塞負一畚辛未年後先生追錄
 之識曰此與大小益歌乃子參雜於朱陸時所作也幾
 許虛憍幾許幻妄周程所謂孔顏樂處陸王所謂先立
 其大致良知與釋氏之洞照萬象自謂極樂世界者想
 皆以此也一追憶之堪羞堪恨使當日而即死也豈不

爲兩間妄誕之鬼哉堯舜周孔自有正途錄之以爲同
病者醒而彼三途者亦不得以此誤人矣 聞王法乾
焚帖括讀經投佛像於井居必衣冠率家眾朔望拜祖
祠父母相其生母拜嫡母人曰癩先生曰士皆如此癩
儒道幸矣馳書獎之後又聞法乾自稱真武化身曰此
則无輔而癩矣乃先達信十二月齋戒三日廿六日往
拜之 王子法乾名養粹蠡之北泗人少狂放十六歲
入定州衛庠嘗以文事從先孝愨於會孝愨語以道迄
年十九奮然曰不作聖非人也遂取所讀入股焚之誦
五經依朱文公家禮行禮先生聞之納交爲日記十日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十一

一會考功過及後先生悟周孔正學王子終守程朱後
亦移其說日程朱固一家學問耳每會二人規過辨學
聲色胥厲如臨子弟少頃和敬依然大約先生規王子
腐曠而王子規先生以流雜霸也初王子志聖學力於
行習禮習射習舞退食輒令門人站班高聲歌戰戰兢
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子竦起拱聽乃退已連遭妻
子喪心頗冷因嗜南華至謂孔學亦佳有益於中人先
生力攻之數年乃出生平以明理爲學自嫌爲驗於非
道事非道人收視靜坐不屑一睇也或盜其柴曰吾欲
周之非渠盜也糧被竊人以告曰不我竊當誰竊者遭

履絕炊忻然曰今乃得貧之益也嚮家人不勤此皆力
操作矣一驟死曰吾每念命蹇牛或斃天乃斃驟而不
斃牛幸也其善處拂逆類如此

甲辰三十歲

正月四日王法乾來答拜約十日一會會日焚香拜孔
子四乃主東客西再拜主人正客座客一拱主人下同
客揖客爲主人亦然乃就坐質學行勸善規過三月與
王法乾爲日記先生序之曰月之十七日法乾王子謂
子曰邇者易言意日記所言是非多少相見質之則不
得易且多矣子曰豈惟言哉心之所思身之所行俱逐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十二

日逐時記之心自不得一時放身自不得一時閒會日
彼此交質功可以勉過可以懲王子喜於是爲日記
四月行家禮朔望隨祖拜先祠四拜祖父母四東向拜
父四元旦冬至則六拜拜先聖孔子四拜炎帝黃帝四
以行醫也日寅起掃先聖室揖掃祖室祖母室皆定晨
省揖出告反而揖經宿再拜五日以徃四拜院亦自掃
有事乃以僕代躬耕耨灌園鋤蕪暇則靜坐五月定每
日躬掃室令妻掃院晨昏安祖枕衾取送溺器冬炙衣
夏扇進祖食必親必敬妻供祖母枕衾飲食終日不去
衣冠讀書必端坐如古人面命朔望前一日齋戒勉力

寡慾 十五日起甚早行禮畢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覺和適修齊治平都在這裏源按宋儒靜坐與二氏何殊先生當日原遵此學後乃能脫去窠臼直追孔孟正傳豈不異哉 柳下坐記曰思古人引僕控矚披棉褐馱麥里左僕稔獨坐柳下仰目青天和風冷然白雲聚散朗吟程子雲淡風輕之句不覺心泰神怡覆空載厚若天地與我外更無一物事微閉眸觀之濃葉蔽日如綠羅裏寶珠精光隱露蒼蠅繞飛聞其聲不見其形如躋虞廷聽九韶奏也胸中空焉洞焉莫可狀喻孔子疏水曲肱顏子簞瓢陋巷不知作何心景今日或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三

庶幾矣所愧學力未純一息不敬卽一息不仁一息不仁卽一息不如聖不如天以當前卽是者如隔萬重矣吾心本體豈易見也哉雖然亦可謂時至焉矣一時之天與一日一月一歲之天有以異乎密克復之功如天之於穆不已豈不常如此時哉辛未復自錄而識之曰暑月被棉馱麥貧且勞矣猶能自娛不謂之窮措大微長不可然卽生許多妄想爲如許大言嘗論宋儒之學如吹猪膀胱以眇小爲虛大追錄之自懲自勉也堪以爲此禪悅也而宋儒誤以爲吾心之仁體聖學之誠敬所謂主一無適灑落誠明者皆此也是指鹿爲馬矣存

養遂岐於異端矣豈祇虛大哉 約王法乾訪孫徵君以事不果徵君名奇逢號鍾元容城人成童卽交定興鹿忠節公善繼道義氣節共淬磨十七歲舉鄉試居憂廬於墓時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爲魏璫所陷下獄徵君與鹿忠節公父正張果中藏匿其子弟釀金謀完擬賊時稱三烈士鼎革後移居輝縣之夏峯鹿忠節公夙與徵君講學宗姚江及後徵君過東昌訪張司空鳳翔鳳翔主晦庵徵君遂著論調和朱王而接人樂易道量甚廣兼以氣誼鼓舞天下故從遊者甚眾明清間徵聘者累次皆不就天下稱之曰孫徵君云 六月與王法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古

乾簣灑掃應對進退儀注作勺詩舞節按勺詩舞節搯從學時先生以儀節未備亡其稟搯後輯勺歌舞儀具小學稽業 時往隨東村看嫁母夜聞風雷必起坐食必祭 閏六月朔望偕妻行禮已而夫妻行禮身南面起拜再妻北面不起拜四 八月九日欲視非禮忽醒遂止 往耕田行甚敬 日雞鳴夙興 二十二日妻不敬愧無刑于之道自罰跪朱媪命起妻亦悔過乃起 自勘過易怒多言 九月三日晚坐側覺卽正坐又躡履行覺卽納 定日功若遇事甯缺讀書勿缺靜坐與抄家禮蓋靜坐爲存養之要家禮爲躬行之急也

朱翁疾禱於醫神先祠自此時病藥餌服食竭力將以敬 同王法乾訪五公山人問學五公山人王姓諱餘佑字介祺保定新城人父行昆弟皆宦於明少有才譽長念明季多故乃讀孫吳書散萬金產結士甲申闖寇據京師遂從父延善及從兄餘厚兄餘恪弟餘嚴雄縣馬于等起兵討賊破雄縣新城容城誅其偽官已而賊敗 清師入眾散隱居五公山雙峯每登峯頂慷慨悲歌泣數行下益博讀書尤邃於韜鈴嘗集廿一史兵略爲此書十卷曰兵行先知所向曰兵進必有奇道曰遇敵以決戰爲先日出奇設伏曰招降曰攻取必於要害曰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五

據守必審形勝曰立制在有規模曰兵聚必資屯田曰克敵在無欲速又著通鑑獨觀工詩字豪氣清風見者傾倒 入蠶城晤張鵬舉文升與論通鑑勉以實修於內勿尚發露 內子歸甯返塗失銀花問曰反面禮行否朱媼云失銀花不悻何行曰失銀花小事遺廢禮大得失當何如命行之 書范益謙七不言及正蒙數語於記額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三不言衆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五不言財利多少厭貪求富六不言淫媠戲媠女色七不言求覓人物干索酒食正蒙云言有教勳有

法書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思省察操存交濟爲功近講操存不講省察故多過 十一月四日馱棉之五夫市騎至朱祖墓恐下不能上不下心則不安下步至五夫乃知凡事心安勝於身安 十三日子赴考痘殤慟甚猶強慰祖母及妻查禮不及下殤者以日易月服十二日素衣冠革纓麻履常功俱廢惟事親儀不廢 十四日奠告以文略曰自汝之稍有知也不嘗人不與羣兒鬪吾表弟三祝時與兒鬪輒引曰無然恐長者嘆自汝能執箸也遇我之貧蔬精者麵白者以奉祖母我夫妻食其粗黑汝孩赤當同老食汝每推取粗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六

黑祖母強以分輒辭曰奶老矣當食此自爾能舉止記憶也每晨午飯後至我前正面肅揖側立誦名數歌三遍認字三四句乃與我擊掌唱和歌三終又肅揖始退汝所欲爲者畏吾卽止所不願爲者順吾卽起入人之家玩好不取餅果之賜辭而不受遭吾不德與叔異產少汝者寸草知私汝無分毫爲吾累未病一二日猶同三祝行禮於祖又至東院拜祖母且笑三祝不揖而叩傍鞠躬伏興以示之爾以六載之身於會祖父母稱孝孫於父母稱順子嗚呼慟哉二十五日復常功 往北泗會塗風寒射面側跨驢上忽醒曰豈可因寒邪其身

哉正之 以明歲元旦祭先聖先靈二十一日戒廿八日齊朱媼率先生內子亦致齊三日 乙巳三十一歲

元日書一歲常儀功於日記首常儀常功逐年酌定詳後又書日記額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月朔日書云操存涵養省察務相濟如環遷善改過必剛而速勿片刻躊躇 二月九日訪堦父問學先生深慕先君子此後入蠡城嘗謁先子先子返鄉曹家菴途去先生居伊邇不往報也先生同王法乾邀先子入會先子不往復法乾書曰有道之士文章皆秋實浮狂之士道德亦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七

春華今足下與易直先生在朱時字結道義交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愚知學問將大進矣氣質將大變矣英浮者其將渾融乎矯強者其將自然乎圭角者其將沈潛乎愚於二賢之好學因而思顏子之好學何其當時後世莫有及也所以異於人者何哉子曰不遷怒不貳過又曰回也如愚或其所難及者即在如愚乎曰如愚不惟不見圭角亦聰明睿知之毫不露也即實學之曾子追而思之亦惟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之得於顏子深哉承邀入會則愚不能一居家多故二騎乘不便三質腐學薄無能為役謹辭

又復先生問學書曰承下詢無可言必妄言之當涵養沉潛煉至如愚光景則英姿不露浮俗全銷至此效孔子之無言可罕言可即終日言有何不可故孔子於時然後言不輕為公叔文子信也至涵養之功務以誠篤而已又復書略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或易直至寒家不能相候或當往貴府不克必往此中有情理可諒也祈如君子之汪汪源按李先生諱明性字洞初號晦夫蠡縣人明季諸生事親孝日雞鳴趨堂下四拜然後升堂問安親日五六食必手進疾侍湯藥潔拂厠廁夜聞輾轉或寤噫咳則問睡苦若何思何飲食比三月如一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六

日妻馬氏亦篤孝相之無違親歿毀瘠遵古禮三年事兄如父兄嘗怒而詈舉履提其面則惶恐柔色以請曰弟罪也兄胡為爾氣得無損乎時年六十七矣初崇禎末天下大亂先生方弱冠與鄉人習射禦賊挾利刃大弓長箭騎生馬疾馳同輩無敵者甲申變後閭然歿晦足迹不履市闕念聖學以敬為要顏其堂曰主一慎獨功甚密祭必齋盛暑衣冠必整力行古禮讀書乏膏火則然條香映而讀晚年益好射時時率弟子值候比耦目光其張審固無虛發元旦設弧矢神位置弓矢於傍酌酒祀之曰文武缺一豈道乎顏先生嘗謂生平父事

者五人才文孝張石卿王五公張公儀與先生也及卒
率同人私謚之曰孝慈先生 作婦人常訓三章 儘
田卽存心於擔步 夢自矢曰臨財勿忘義見義生可
輕 一日耘蒜下雜蒿莖工細繁欲已思嘗言學耐煩
豈可任已便乎遂耘至半靜坐息片時耘終畦 王法
乾將赴真定先生贈之言曰千萬人中須知有己中正
自持千萬人中不見有己和平與物又云良嘗往祁常
思如與賢弟對則少過大凡人每如諍友在前可無大
失又曰人有一分意必心未化卽不能保不爲伯鯨有一
分財色心未去卽不能保不爲桀紂有一分怨君父心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九

卽不能保不爲亂臣賊子 會友李貞吉達先君子候
言及半止先生詰曰不會言圭角太露乎貞吉笑曰言
君能直規友惜少一人直之先生因乞言郭敬公徐藍
生規伐善 思人不論過惡大小祇不認不是卽終身
真小人更無變換 一日問客至行急心亦忙忽思急
行耳心何必忙乃急步而緩心 王法乾批日記曰清
剛所長也似涉粗暴言語明盡所長也似少簡約先生
深納之 五月增常儀事親必柔聲下氣 六月赴試
易州遇朔望拜朱翁媪 七月訪張石卿問學石卿
曰敬者德之聚所聚者何德誠者自成所成者何事仁

而已仁須肫肫屯肉象也厚之至也石卿名羅詰保定
府清苑人甲申城守死難吏部主事張羅彥之弟也於
時棄諸生講學以仁爲主對乞丐如賓貧甚非賢友之
周不受也一姪婦改醮聘金皆入其母家或尤其過廉
曰吾何忍食亡姪之婦乎卒後魏一鼇蓮陸立劉靜修
等五賢祠耐食焉 王介祺來談經濟 自勘爲學調
理性情甚難定每靜坐以十四事自省心無妄思歎口
無妄言與耳無妄聽歎目無妄視歎足無妄走歎坐如
尸歎立如齊歎事親愛而敬歎居家和而有禮歎啟蒙
嚴而寬歎與人平而正歎對妻子如嚴賓歎讀書如對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十

聖賢歎寫字端正歎 與王法乾言六藝惟樂無傳御
非急用禮樂書數宜學若但窮經明理恐成無用學究
恭按此時正學已露端倪矣蓋天啟之也 始教內子
讀書 思敬則一身之氣皆上升聖人以禮治天下合
乾坤共作一敬自然淑氣上騰位育可奏其所謂篤恭
而天下平歎 集會子言行 有所感思父悲愴 思
所爲旣已離俗居以渾木猶可容世而浮躁稜厲始於
絕物終於殺身可不畏哉乃擬勿輕與人論理勿輕責
人過非有志者勿與言學勿露己長 十一月晤先君
子先子言冬日可愛者再先生曰教我矣 十二月往

見石卿石卿言性皆善而有偏全厚薄不同故曰相近義理卽寓於氣質不可從宋儒分爲二又言天者理而已是溷語無極非是訪呂文輔文輔言四書朱註有支離者先生時宗程朱皆不然之問文輔天文文輔名申清苑人習天文六壬數講經濟

丙午三十二歲

正月定行見墓則式見災異民變則式式者騎據鞍而起在車憑箱而起 思日記纖過不遺始爲不自欺雖閭室有疾不可記者亦必書隱過二字至喜怒哀樂驗吾心者尤不可遺 二月王法乾謂曰李晦夫先生言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三

吾子欠涵養且偏僻恐類王荆公先生曰某嘗謂如有用我者可諫議參謀而不可以宰政總師亦自知耳朱媪耳聾先生歎曰人子不早自盡至此雖欲柔聲下氣豈可得乎 定日記每時勘心純在則○純不在則×在差勝則○中白多黑少不在差多則黑多白少相當則黑白均 三月看紀效新書 四月思學者自欺之患在於以能言者爲已得 勘靜坐心有所馳目便勁闔忽忘則又睜開必是主一無適睫毛間乃得不卽不離之妙搽按以此爲主一無適乃外氏之垂簾內視矣爲先儒誤乃爾不謂一轉而卽悟也 五月益日功

以訥言爲要 七月侍朱翁坐交股覺卽開之 入京秋試拜尋遼東人求傳尋父報帖 八月凡達友書必下拜接友書必拜乃展 十一月思孔孟之道不以禮樂不能化導萬世 十二月思吾身不修受病莫過於口吾心不正受病莫甚於慾 除夕寫先儒主稱周濂溪爲先聖搽按先生亦嘗稱朱子爲聖人卽宗信之亦何至是蓋先生性篤摯銳往故早年見似而以爲真也 丁未三十三歲

年儀增過祖墓經時四拜月再拜旬揖望墓式 先生以先君子不答拜稍疎二月朔日曰此非所以親賢也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三

復入城謁先子先子言行古禮必以誠先生約翌日再會及次晨至則以事出矣見先子日記有易直立朝必蹈矯激之僻先生悚然觀先子學規又聞先子骨力勁特爲學惟日不足及年高習射事歎息而去 曰王介祺春風和氣李晦夫聞然恂恂吾羨之不能之卽見賢不能齊不善不能改柔莫甚焉雖有猛厲方強是暴也非剛也 二十日新興村延往設教石鷲石鷲乘彝齊觀光賀碩德張澍李仁美王恭已宋希廉李全美石繼搏從遊立學規每晨謁先聖孔子揖出告反面揖揖師不答朔望率拜先聖揖師師西面答揖節令拜師師

答其半朔望令諸生東西相向揖節令相向拜 思得
仁則富行禮則貴言多言賤言少言貴 四月先君子
有書至云易直凡事皆有卓見吐時事之務先生曰謂
我有卓見者是規我好任已見也謂我吐時務者是規
我輕談時事也王法乾亦附書規以默以悠先生書李
晦翁王法乾六字於筆筒每坐一拱敬對之 養一朱
族子名之曰訥言 先生每外出過朔望內子必望肅
拜四先生遙答之 九月先生辭新興館歸 十一月
旗人賈士珩從遊 辯性善理氣一致宋儒之論不及
孟子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三

戊申三十四歲

二月十四日朱媼病卒先生擬以爲父出亡宜代之承
重三年服也三日不食朝夕奠午上食必哭盡哀餘哭
無時不從俗用鼓吹慟甚鼻血與淚俱下不令僧道來
弔者焚疏四日斂入棺易古禮朝一溢米夕一溢米爲
三日一溢米薦新如朝奠朱翁力命廿四日葬乃具槨
朝祖祖奠及墓觸棺號咷悶絕既窆王法乾叱日宜奉
主歸室堂爲孝何得爾乃返行三虞禮廢業惟讀喪祭
禮不廢農醫以非此則養祭俱無也三月行朔望奠後
以禮士惟朔奠乃望日會哭不奠四月六日修倚廬于

殯宮外大門內寢苦枕塊三月晝夜不脫衰經思齊衰
不以邊坐日近過矣自此疲甚甯臥坐勿偏五月十五
日行卒哭禮已後惟朝夕哭其間哀至不哭而泣寢地
傷濕四肢生小瘍朱翁命造地炕六月三日夜始解衰
經素冠著常衣寢七月病八月十四日間妻病遙問之
十月一日責訥言以其詐傳祖不用辰餼致誤也時朱
翁日必六食卯一辰一巳一午一申一昏黑一 先生
以祖母恩深且慟父出亡不能歸與斂葬故過哀病殆
朱氏一老翁憐之間語曰嘻爾哀毀死徒死耳汝祖母
自幼不孕安有爾父爾父乃異姓乞養者先生大詫往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四

問嫁母信乃減哀時晁峻朱翁遂先生先生乃請買居
隨東村翁許之 先生居喪一遵朱子家禮覺有違性
情者校以古禮非是著居喪別記茲哀殺思學因悟周
公之六德六行六藝孔子之四教正學也靜坐讀書乃
程朱陸王爲禪學俗學所浸淫非正務也源按先生自
此毅然以明行周孔之道爲己任盡脫宋明諸儒習襲
而從事於全體大用之學非二千年學術氣運一大關
乎 十一月十一日夜夢納一秀才主於文廟訥言用
火香點之一老婦隨後寤而思日子點主非死兆乎養
子拈香非終無後乎然主婦已老則死期尙遠也惟學

程日退焉得入孔廟乎或後有妄傳妄信者乎愧矣
 因知所居喪不同又王法乾主古禮父在為母期定十
 一月而練期而除仍心喪三年 思厲言暴色加於人
 者不仁致人加者亦如之 十二月十五日盛奠隨朱
 翁致祭几筵以練告甚哀去負版倅領焚麻冠仍懸衰
 練衣前乃復外寢枕布枕解衣帶止朝夕哭惟朔望哭
 若無時哭則記食菜果仍非疾不御酒肉
 曰衰表心之衰痛也公之何以
 名斬衰齊衰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美

己酉三十五歲

正月著存性編原孟子之言性善排宋儒之言氣質不
 善畫性圖九言氣質清濁厚薄萬有不同總歸一善至
 於惡則後起之引蔽習染也故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
 恭後并為七圖 覺思不如學而學必以習更思古齋
 曰習齋 戒講著多言服膺王法乾語曰口邊纔發出
 內力便已少 二月思宋儒不特斥氣質之性是染禪
 見人輒言性天即為禪染 十四日行忌祭大哭思父
 益慟哭十五日除服耐主於朱氏祠 朱參兩贈聯曰

譚天下事何得容易做身上功還要安詳 二十一日
 遷居隨東春祭倩晃辦而佐之時先生雖知身非朱氏
 而念翁媪撫養恩又以翁性厲未敢質言也 與王法
 乾言書數功即治心功精粗一貫 自移居每出無所
 告反無所面即悵然晨盥後無所謂輒悲楚乃議立父
 生主 始知齊禮飲酒不至醉食肉不茹葷向之不御
 酒肉為異端亂也 時往劉村問朱翁安朔望往行禮
 米麩踰月一送酒錢日需物無時 三月入祁州以隻
 雞清酒哭奠刁文孝 十一日以初度望拜父妻拜答
 之往劉村拜朱翁奠朱媪 嫁母貧時周問 曰天下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美

小過聖人必為提撕恐陷於惡也天下大壞聖人必為
 包荒恐絕於善也故陶詩云亟亟魯中叟彌縫使其醇
 東平朱瑜從遊 五月入府哭奠張石卿遂入山弔
 王介祺父喪會坎下田沛然及子經堦界堦遊雷溪而
 還 六月二十九日戌時書曰兩時之收心不敵一時
 之肆口大自恨 七月學習數自九九以及因乘歸除
 漸學九章 問太倉陸桴亭自治教人以六藝為主
 八月為王法乾書農政要務耕耘收穫辨土釀糞以及
 區田水利皆有談畫 思心如天之清毫無遮蔽如地
 之甯一無震搖豈不善乎 思五福惟攸好德可自主

此一福不自享真無福人矣六極惟憂惡可盡去此二極不自遠真極禍人矣 甲雇耕欲少直平留之不悅思不獲利而怒人與不與人利而致人怒一也卽出錢與之仍立一可受名甲悅 十月學習冠禮 冠禮告祠堂朔日主人拜告家祠卜上旬日若庶子庶孫則以月之中旬 戒賓賓擇親友賢而有禮者一人爲之前期三日主人使子弟冠服奉莊啟詣其堂再拜致辭曰某之子某年漸長成將以某日加冠於其首敬煩吾子教之賓辭曰某不嫻於禮恐不堪供事以玷大禮敢辭使者再懇賓再辭使者固懇賓曰某辭不獲命敢不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三

敬戒以俟使者再拜而退賓俱答拜 宿賓前期一日使子弟奉主人帖宿賓揖致辭曰某將以某日加冠於其子某承吾子許以辱臨敢宿賓曰承再命敢不齊宿趨事 陳設用時制冠服三加各異以次加盛設房中桌上皆有覆鞞帶雜佩皆具梳櫛紛盛匣中酒餽果品盞箸盤席盥盤巾架壇八條大門掛紅綵 厥明夙興安置內外灑掃房外近東向西布席加壇置兀其後移梳櫛匣於此房西置筵南向筵南北各一壇筵上列餽果筵西有酒尊所置盞盞盤其上堂中東布一壇爲主位西向西布一壇爲賓位東向稍後在賓左布一壇爲

贊位東之對贊者僮立位也西階下西壁置一桌移安三冠各盤仍覆之階下之東安盥盆巾架西向西階之南少東布一壇南向爲冠者字位稍南近西布一壇東向爲賓答拜位其衣帶鞞佩等存房中各用司執一人非嫡長子孫仍冠位而醮 賓至賓自擇習禮者爲贊至入更衣所其門亦掛小紅綵子弟迎候一茶洗塵更衣或路遠略用酒飯執事者告備子弟延賓立大門西東向贊在賓左僮入揖告賓至請迎賓主人出立大門東西向僮立主人右僮贊唱揖讓再揖再讓三揖三讓賓入門先左足主人先右足每門一揖一讓及階三揖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三

三讓唱同前升堂僮贊唱就位賓主各就位僮唱拜賓鞠躬俯伏興再拜平身贊唱答拜同僮唱執事者各司其事將冠者出房南面立贊降西階盥洗升唱賓揖將冠者卽席將冠者就位西向僮唱將冠者跪贊跪其後爲之梳櫛合紉贊復位唱行始加冠禮 詣盥洗所引賓降勺水淨巾僮亦引主人降階下對賓立盥畢贊僮唱復位賓主一揖讓升復位僮唱執事者進冠贊唱降階受冠賓降階一等受冠執之贊唱詣冠者前賓正容徐詣冠者前贊唱祝冠賓祝曰吉月今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贊唱跪加冠

贊者佐整冠纓畢起唱興復位僎唱冠者興贊唱賓揖冠者適房易禮服鞞帶僎唱冠者出房南面立贊唱賓揖冠者卽席僎唱冠者跪贊唱行再加禮 僎唱執事者進再加冠贊唱降階受冠賓降階二等受冠贊唱詣冠者前執行如初加儀贊唱祝冠賓祝日吉月令辰乃申爾服謹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永年享受遐福贊脫前冠唱跪加冠佐整如初唱興復位僎唱冠者興贊唱賓揖冠者適房易職服具雜佩職服如其祖父冠者出房如初贊唱行三加禮 僎唱執事者進職服冠賓降沒階受冠餘同再加祝日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三

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餘同再加贊唱行醮禮 賓揖冠者卽醮位詣醮席右南向僎唱執事者酌酒贊受之授賓唱祝醮賓北面祝日旨酒既清嘉薦芬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冠者受爵置於席僎唱鞠躬俯伏興者再贊唱復位東向答拜亦再僎唱冠者席前祭酒冠者升取酒進席前南向賓唱跪祭酒興退就席末跪啐酒授執事者蓋興席前謝賓鞠躬俯伏興者再贊唱賓答拜同僎唱拜贊者鞠躬俯伏興者再贊答拜同平身唱賓字冠者 詣字位引賓降自西階冠者從之僎引主人降自阼階下

西向對賓賓東向立冠者在階東南面立贊唱祝字賓祝日禮儀既備吉月今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於嘏永受保之曰某甫冠者對日某雖不敏敢不夙夜祇奉僎唱謝字鞠躬俯伏興者再贊唱答拜如之平身唱禮畢 主人延賓贊就次使子弟陪之而退率冠者見於祠堂冠者從拜 拜父母四拜見家諸父兄各如常儀見宗親鄉尊長皆使年長子弟引之 主人出醴賓向賓日某子加冠賴吾子教之敢謝鞠躬俯伏興者再賓答如之謝贊者禮同如僎非子弟亦謝之凡親友預者皆爲禮升坐主人獻酒進饌筵終主人奉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三

幣以盤進賓賓受之授從者賓謝主人答拜如前儀力能酬贊僎皆奉幣謝答禮同送大門外揖俟上馬歸賓俎 十一月著存學編共四卷大要謂學者士之事也學爲明德親民者也周官取士以六德知仁聖義忠和六行孝友睦婣任卹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孔門教人以禮樂兵農心意身世一致加功是爲正學不當徒講講亦學習道藝有疑乃講之不專講書蓋讀書乃致知中一事專爲之則浮學靜坐則禪學 定自力常功日習數存理去慾日記時心在則○不在則●以黑白多少別在否分數多一言則○過五則×念一分則○過五

則歿中有×邪妄也 十二月邑士民以先生居喪盡禮將舉賢孝先生自引不德且日以親亡得名良所深悼力止之 與邑諸生爲遊孔林會 自驗無事時種種雜念皆屬生平聞見言事境物可見有生後皆因習作主聖人無他治法惟就其性情所自至制爲禮樂使之習乎善以不失其性不惟惡念不參俗情亦不入此堯舜三王所以盡人之性而參贊化育者也 朱肖文從遊

庚戌三十六歲

正月學習書射及歌舞演拳法 膳存學編曰存學將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三

以明學而書多潦草卽身謗之一端古云明無人非幽無鬼責今抑程朱而明孔道倘所學不力何以辭程朱之鬼責哉 二月與孫徵君書論學略曰某思宋儒發明氣質之性似不及孟子之言性善最真將天生作聖全體因習染而惡者反歸之氣質不使人去其本無而使人憎其本有晦聖賢踐形盡性之旨又思周孔教人以禮樂射御書數故曰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故諸賢某長治賦某禮樂某足民至於性天則以其高遠不凌等而得聞也近言學者心性之外無餘說靜敬之外無餘功與孔門若不相

似然僕妄著存性存學二編望先生一辨之以復孔門之舊斯道斯世幸甚 有聘作館師者以方解正學恐教時文費功辭之口占曰千年絕業往追尋才把工夫認較真吾好且須從學習光陰莫賣與他人 劉煥章齊泰階來訪煥章名崇文蠡人崇禎己卯舉於鄉後任荊州興山縣以寇據不得之任巡撫委署棗陽宜城縣事及解組絨巾布袍恬如也母性嚴晨昏朔望拜侍惟謹五旬後母怒輒跪受責曲意務得歡心聞先生學忘年爵來拜入會力滌夙習立日記以聖賢相規勉者幾二十年至卒不懈身履直容莊而和見人謙抑善譚論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三

七十五歲無疾而逝門弟子甚眾泰階名治平荊州人性通豪官至都司訪先生問禮 遙哭奠任熙宇 定州某聘爲館師甲价先生辭曰家有子弟以買宅累之不得往价曰還所假曰義不得也价曰聘儀甚厚日以義不利 閏二月迎朱翁養於隨東復事祖常儀同寢嘗夜出溺朱翁曰披吾裘不禱可對曰出門如見大賓脫披裘不禱敢見大賓乎孫夜出必衣冠具也日溺室中如何對曰不敢露體 先生時知父爲博野顏氏而不得其鄉乃往博野訪之有王翁者爲先生父居間過嗣于朱氏者也訪之王莊亡矣其子在問之悉導之

北楊村一巷皆顏姓果其父鄉也祖母張氏尙存八十矣先生悲喜淚零族眾歡留次日乃返劉煥章謂先生曰朱翁撫育恩不可負年迫旦夕俟其終歸宗情理乃合先生然之 見王法乾日記曰婦人性陰可束而不可順是之 語法乾曰我輩多病皆不務實學所致古人之學用身體氣力今日只用心與目口耗神脆體傷在我之元氣滋六氣之浸乘烏得不病 思後儒每以一警策便與天地相似自多不知人子原是父母血氣所生但不受傷黜污便可髣髴父母形體然必繼志述事克家幹蠱乃爲肖子耳 三月朔日始不往謁朱氏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三

家祠朱翁祭拜仍隨之 馬遇樂從遊能規先生過先生欣然謝之曰吾之於人雖良友非責吾善其交不深雖嫌隙但責吾善其憾卽釋 出弔歸過友人留酒食辭以弔友曰非弔處也先生曰昔固然也後讀禮記曰弔喪之日不飲酒食肉豈特弔處哉然先生自謂此禮凡三斷而後能行初未決也斷之自弔柏氏始移處猶飲食也終日自讀禮始歸家晚夜猶飲食也旣思日戒而夜違之僞也又一斷也 思世人儘有聰明慈惠而交人無善道應事無成法者亦有內外善交而德性不修禮樂不明者又有嫻習技藝而邦家多怨秉彝不可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三

問者乃知周禮之三物缺一不可也 五月著會典大政記摘大明會典可法可革者標目於冊 罷道統龕所祀炎帝黃帝唐帝虞帝殷西伯主不祀專祀孔子以劉煥章言士不得祀帝王也 行端午禮以內子病令免曰佳節忍見相公獨爲禮乎勉起行之先生曰能自強矣 王法乾如元氏先生有憂色內子問之曰良友遠離恐自倒塌耳曰無慮外無強輔妾當努力相規勿卽於邪先生喜曰果如此雖古賢女何以過焉 家人私假人器讓之曰小事曰小事亦不可私 齊泰階曰天下之元氣在五倫先生曰元氣虛矣何以壯之六藝所以壯之也如父慈子孝豈托空言自有父子之禮四倫皆然故禮序此五倫者也樂和此五倫者也射御書數濟此五倫者也舍是而言倫常卽爲空虛卽爲支離 七月朱翁子晃峻翁百計凌虐先生一日謀殺之先生踰垣逃憂甚旋自寬益小心就養 十月二十九日立父生主刺指血和墨書牌出告反面晨參朔望行禮一如在堂但不敢獻酒食恐類奠祭也 十一月常儀增過祠則下淫祠不下不知者式之所惻所敬皆式定不答弟子拜遵明典也 訪王介祺於河間介祺出所著此書及通鑑獨觀示先生 思已近墨王法乾近

楊宜返於中 十二月以貧斷自新歲禮節再減虛門
面再落身家勤苦事再加此卽素貧賤行乎貧賤自古
無袖手書齋不謀身家以聽天命之聖賢也 解乾卦
九三爻辭舊解終日乾乾夕惕若爲晝夜惕厲未斷也
終日乾乾乃終日加力習行子臣弟友禮樂兵農汲汲
皇皇一刻緊於一刻至夕無可作事則心中提撕警覺
不自怠息觀下釋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可見 以王法
乾言立五祀主春夏季夏秋冬分祀之

辛亥三十七歲

正月增常儀齊戒禮戒食肉不茹葷飲酒不過三盞不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三

入內不與穢惡不弔喪不問疾不刑怒齊遷坐變食沐
浴著明衣不會客不主醫方專思神小祭一日時祭三
日大祭七日戒三日齊凡食必祭祭必齊如也惟餘餘
不祭 丙子言隱過不可記先生曰惡是僞也何如不
爲記且卿欲諱吾過不如輔吾無過夫凡過皆記雖盈
冊無妨終有改日也若不錄卽百過盡銷更愧以終無
改機也 之楊村拜祖母叔母及族尊長 劉煥章評
先生日記規以靜穆先生服之 二月之楊村隨族長
致清明祭 止孔子神位前出告反面禮以事親儀非
所以事神也 謂王法乾曰甲辰乙巳功程頗可對至

夫婦三月一榻身未嘗比不意後反退也相約日新

學習士相見禮祭禮 士相見禮來見者先使价通姓
名於主人主人使辭曰吾子辱顧不敢當也請暫旋騶
卜日往見賓固請擯入告曰賓至請迎賓賓立大門之
西東面介在其後稍北立主人出立大門之東西面儀
在主人後稍北立贊揖賓介贊答揖擯介贊讓再揖再
讓三揖三讓賓入門先左足主人先右足每門讓一拱
及階擯介贊三揖三讓全前賓先左主人先右同前每
階聚足登堂儀介贊就位擯贊拜賓介贊答拜若賓敬
主人則介贊拜主人擯贊答拜鞠躬俯伏興者再平身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三

撰贊安座展坐賓拱揖擯贊獻爵賓拱揖擯贊獻箸賓
拱揖主人降並揖介贊爲主人同並揖畢擯介贊卽席
乃拱讓就坐若非食宴去獻酒獻箸 祭禮副通唱執
事者各司其事排班班齊分獻官就位獻官就位瘞毛
血通贊唱迎神鞠躬俯伏興俯伏興俯伏興平
身獻帛行初獻禮引贊唱詣盥洗所酌水淨巾詣酒尊
所司尊者舉冪酌酒詣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 祭他神
跪獻帛初獻爵俯伏興平身詣讀祝位跪讀祝文副引
跪獻官之左讀祝畢引贊唱俯伏興平身復位凡引贊
神前唱伏興通贊贊陪祭者俱同通唱行亞獻禮儀注

同初獻但無獻帛不讀祝通唱行終獻儀注同亞獻
平身後引唱點酒詣侑食位主人立門左引唱出燭執
事者皆出闔門若祭家祠五祀主婦立門之右引唱初
侑食祝祝曰請歆再侑食三侑食並同啟門然燭通唱
飲福受胙引唱詣飲福位跪飲福酒受胙俯伏與平身
復位通唱拜興同引通唱謝福胙鞠躬俯伏興俯伏興
平身徹饌送神四拜與迎神同讀祝者捧祝執帛者捧
帛各詣燎所焚帛焚祝文望揖副通唱禮畢 從王法
乾學琴鼓歸來辭未就後從張函白學客窗夜話登
瀛洲諸曲 王法乾曰宋儒孝女也非孝子也先生曰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毛

然明末死節之臣閩中義婦耳 四月習恭日日習之
卽論語居處恭也自驗身心氣象與學靜坐時天淵
十二月寅盥畢把巾出室門內子諫曰君昏夜從無露
首出今何有此先生卽整冠曰吾昏放矣 十七日思
習禮一人亦可乃起習周旋之儀凡習禮以三爲節轉
行宅巷必習折旋 五月張公儀遙贈頤生微論乃達
以書摘存性存學數篇相質 習卜備遊行及朱翁終
尋父資也 七月蠡縣教諭王心舉先生行優先生達
書力辭邑令單務嘉請見不往 補六藝六府於開蒙
三字書內端蒙識也 十一月定凡飲酒不過三爵極

歡倍之過一盞必書 赴曲阜會以其饌豐減食 先
生與人騎行馬逸先生善御無失其一墜眾因共言明
朝生員騎馬必一二人控轡近失其規先生秘歎不悔
不慣乘而悔不多控僕士習爲何如哉 張公儀約會
於祁州刁宅論學深以存性存學爲是公儀甯晉人原
名來鳳中崇禎年鄉試魁鼎革後易名起鴻號河朔石
史逆闖屢徵不起特下偽勅擢爲防禦使怒罵不受僞
守執之檻解北上至保定而李自成敗奔監送者碎檻
放歸笑曰幾追文文山揖矣乃不及 十二月十六日
先生因會日王法乾憚學習六藝曰古人以文會友後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美

世以友會話譚論聲話也紙筆畫話也敬靜之空想無
聲未畫之話也 三十日立祖神主用父稱曰顯考王
莊顏翁諱發神主側題孝子景奉祀於其祭也曰孝子
某使家孫元致薦王莊翁娶張氏於萬曆四十五年舉
先生父日者言難育遂以天啟元年因宅主王翁過給
蠡東朱氏爲子至三年復舉先生叔父愉如家貧而尙
禮嚴內外因賃居王莊以卒也故以追號是時先生易
名元元園同聲先生念初生名園父知之也自此日記
書朱翁媪稱恩祖恩祖妣
壬子三十八歲

二月謂王法乾曰人資性其庶人耶則惟計周一身受治於人其君子耶則宜明親兼盡志爲大人若兩俱不爲而敢置身局外取天地而侮弄之取聖賢而玩戲之此僕所惡於莊周爲人中妖者也 哭奠師吳洞雲助其葬 三月與陸桴亭書論學桴亭名世儀字道威太倉人隱居不仕其學重六藝言性善卽在氣質氣質之外無性著思辨錄先生喜其有同心也致之書略曰漢唐訓詁魏晉清談宋人修輯註解猶訓詁也高坐講論猶清談也甚至言孝弟忠信不可教氣質本有惡其與老氏以禮義爲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等爲六賊者相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堯

去幾何也某爲此懼著存性編大旨明理氣一致俱是天命人之氣質雖各有差等而俱善惡者乃由引蔽習染也爲絲毫之惡皆自玷其本體極神聖之善止自踐其形骸著存學編申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道大旨明道不在章句學不在穎悟誦讀而期如孔門博文約禮身實學之實習之畢生不懈者 閏七月族婿貽菑食之又食蔡米商瓜二條先生平日非力不食用識人紙半張留錢三文吳氏強食片瓜曰數載猶在胸中未化至是日近思吾與斯人爲徒若貽我以情款我以禮不宜過峻以絕物也 八月哭奠彭朝

彥朝彥劉村傭者也狷介勤力少有餘卽施人力爲善先生敬而筵之朝彥曰生平非力不食人一盂先生曰翁守高矣然請大之爲述如其道舜受堯天下事朝彥猶辭又述徐穉食茅季偉事乃食 九月先生以王法乾遺妻子凶變遂就莊周南華而情正學也乃告以止會自矢獨立不懼 十五日祭孔子自是每季秋致祭祝文略曰夫子一身之仕止久速卽天時也縫掖章甫卽水土也府事行藝卽堯舜文武也爲學爲教爲治皆是也迨以無能用者不得已而周流又大不得已而刪述蘇張學夫子之不得已漢後以至宋明儒學夫子之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早

大不得已而俱舍其爲學爲教爲治之身則非矣元不自揣妄期博文約禮實由聖教惟神相之俾無顛躓且佐帝厲民多生先覺聖道重光元庶免罪戾焉 十月至楊村叔父愉如自山西歸拜聚 十一月王法乾來悔過請復會定仍以月之三六日 十二月王法乾曰兄遭人倫之窮歷貧困之艱而不頹可謂能立矣蓋是時先生盡以朱氏之產與冕且代償其債百餘緡而冕又欲奪其自置產屢興變難也 丙子病不服藥曰妾旣不育夫子有年堅不置再醮而處女又不輕爲人貳不如妾死使相公得一處女猶勝于待絕也先生曰此

有天焉汝勿躁強之藥 書孫徵君聯云學未到家終是廢品非足色總成淨

癸丑三十九歲

正月朔祭顯祖考望祭恩祖妣因限飲三盞改齊戒款云飲酒不至三盞凡恩祖生日父生日已生日俱同朔望儀凡掃祠及恩祖室自東而西從容挨次轉則面向尊而身自移却掃至門除出夏則先灑每晨一次非重故或疾病不令人代 室人不用命罰之跪至二鼓謝過乃命起 與人曰窮苦至極愈當清亮以尋生機不可徒爲所困 同會人如曲阜遇風次日大風吟云谷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望

風凜凜逆行人繼日塵霾日倍昏山左揚鞭遊孔墓不堪回首望燕雲二月三日至曲阜齊戒具牲五日祭孔子廟及墓思聖人之道若或臨之九日祭泰山賦詩云志欲小天下甯須祭泰山聊以寄吾意身陟碧雲天旋里至楊村過祖塋下拜入里門下出里門乘後爲常思吾身口及心何嘗有從容二字須學之 與王法乾習祭禮法乾曰勞矣可令子弟習觀之先生不可曰所貴于學禮者周旋跪拜以養身心徒觀何益乃同習四月五日朱翁卒先生哭盡哀是日三不食次日辰始食與王法乾議律異姓不許過嗣卽同姓而其養父

有子者許歸宗今若以孫禮服期是二本矣可義服大功既葬練復內復常食若葬後從俗以五七日可也越五日以遭變中之變不能朝夕會哭定哀至北向跪哭 先生本族叔父羽洙來呼歸宗先生求俟畢葬終喪羽洙又促之先生曰葬秋以爲期倘踰時卽歸羽洙語以危行言孫謹慎保身 五月九日棘惟朔望往哭殯宮不與燕樂不歌復常功如習書數類仍廢常儀如朔望拜類晨謁告面生祠不廢 十四日買食豆腐愴然流涕蓋先生養恩祖祖母十一年未嘗特食一腐今傷腐之入口也 投呈于縣轉申學院求定服喪畢歸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望

宗批許歸宗服以期乃將讓產後凡存朱氏物盡還之令養子訥言亦歸宗曰吾不忍訥言之徒父子也給以物 六月至楊村携叔父之子至名曰享教之讀書聞劉村孝子朱我貧餽以錢 論明政四失設僧道職銜信異端也立宦官衙門寵近倖也以貌招選駙馬王妃非養廉恥也問罪充軍以武爲罪徒也誰復敵賊七月思無事之時朔望前一日必齊戒迨遭三年喪則無日不哀亦無日不齊且戒矣故朔望節令哭奠皆不云齊戒若期功以下既葬則飲酒食肉非常戒哀不及重喪之純亦不得言常齊凡朔望前一日仍當齊戒

遇橫逆不校然鬱鬱思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
愧悔久之 一日覺氣浮思氣不自持其災乎已而傷
手 十一月十五日哭奠恩祖考妣墓以出館博野楊
村告又哭招亡子赴考之魂令從而西蓋楊村族人公
議挽先生還家教子弟也時朱冕復謀吞先生隨東產
起釁先生不校且使人解之不肯與絕往來也十九日
楊村顏氏族人來迎先生歸復爲顏氏告父祠奉生主
升車隨之西歸朱族及劉村隨東各鄉諸親友餞送或
村首或至蠡城或及楊村皆哭泣不忍別劉煥章贈圓
楹一內果曰外無圭角美在其中先生受之謝曰敢不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望

佩教至楊村次日夙興易吉服告新宅五祀之神畢反
喪服宅本其祖居先生復之者也邊之藩顏士俊士佶
士鈞士侯士鎮士銳夏希舜王久成從遊 王法乾述
煥章規先生之言曰對賓言長不能盡人之意偏向不
及邇人之歡先生謝之 十二月朔望拜哭朱翁于野
所

甲寅四十歲

正月朔哭祭朱翁于南學五日大功服闋以學憲批期
定內除常儀俱復祭先與神吉服餘服素終期乃之蠶
哭奠朱翁墓告大功闋期服內除 以大明會典品官

祀四世庶人祀二世立顯祖考諱子科祖妣某氏神主
旁書孝元孫景奉祀及顯考諱發神主以先生殤子赴
考耐食春祀祖以考配享秋祀禰不及祖蓋髣髴程伊
川所撰禮而謂分時專祀一主齊心乃一乃能聚渙又
祭尊得以援卑祭卑不可援尊也後以爲誤改之 三
月率家人行忌祭禮于恩祖母墓并哭恩祖 闔族供
清明祭于墓先生奉族長命立族約約孝約弟約行冠
昏喪祭諸禮約周郵約勿盜賭奸欺詳載家譜 四月
五日期服闋率家人昇供入蠡祭恩祖考妣于墓告以
歸宗易吉服延朱冕及朱氏族長賢者共餞遍拜辭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望

先生既歸宗謀東出尋父值三藩變塞外騷動遼左戒
嚴不可往日夜悽愴 思向謂有心作欺之害大無心
爲欺之害小今知有心作欺之害淺無心爲欺之害深
或勸先生獻策曰張齊賢不以此出乎先生笑曰王
文中何以不出人隱見命耳天之用吾也深隱而人求
焉故劉穆之困卧無袴一朝而相宋天之廢吾也插標
自市而終不售韓昌黎三上宰相書何益哉 魏帝臣
來訪先生待以脫粟帝臣欣然曰君以君子待我矣帝
臣名弼直博野縣庠生善容儀周旋喜賓客譚論款款
然終日無倦施目疾藥遠來者輒延款下榻嘗僕馬居

數月疾逾乃公與妻宋氏相敬如賓每外退必入宋榻
宋氏嘗請之副室或已至副室宋氏輒來副趨出垂手
迎奉簾蕭入夫妻坐譚久副侍不命不坐也及宋氏卒
副祝氏以哭病亦死帝臣晚年聞先生學甚重之致敬
盡禮焉 士鈞問孔子稱管仲為仁而孟子不許何也
曰孔孟因時立論所謂時中也春秋周室卑荆楚逼不
有管仲孰為尊攘至七雄之世功利誇詐之習成發政
施仁之道息孟子自不得傍孔子口吻也後之講學則
不然虎豹已韜矣猶云甯質邢衛已亡矣猶云羞管虛
言已蓋世矣猶云講讀纂修而生民之禍烈矣 九月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巽

修家譜其日十七日姓氏源流曰世系派衍曰遷移離
合曰別嫌明微曰莊居宅第曰墳塋圖像曰祭田樹株
曰饒宴儀注曰家禮儀注曰家法勸戒曰人才列傳曰
嘉言善行曰先人遺影曰珍器文章曰簡書誥命曰婦
女甥壻曰拾遺雜記 買田氏女為婢 王法乾為子
加冠宿先生為賓行如禮 王法乾謂先生曰凡食祭
先代造食之人敵客客先自祭降等之客主人先祭導
客客從之臣侍君食則君祭而已不祭若君以客禮待
之命之祭乃祭大兄凡食自祭非禮也先生曰此禮久
廢故吾獨行以為人倡承教敢不如禮 自勘有美言

傷信之過 或言天下多事蓋濟諸曰僕久有四方之
志但年既四十血嗣未立未敢以此身公之天下耳因
愴然

乙卯四十一歲

正月增常儀灑掃惟冬不灑清明十月朔祭墓恩祖考
妣忌日亦往祭其墓 時及門日眾乃申訂教條每節
令讀講教條諸生北面恭揖令一長者立案側高聲讀
講畢又一揖而退有新從遊者必讀講一次教條一孝
父母須和敬並進勿狎勿怠昏定晨省出告反面各一
揖經宿再拜旬以上四拜朔望節令俱四拜惟冬至元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巽

旦六拜違者責 有喪者不為禮但存定省 告面父母有喪者亦然 一敬尊長凡
內外尊長俱宜小心侍從坐必隅行必隨居必起乘必
下呼必唯過必趨言必遜教必從勿得驕心傲氣甚至
戲侮干犯者責一主忠信天生人祗一實理人為入祗
一實心汝等存一欺心即欺天說一謊話即欺人務存
實心言實言行實事違者責一申別義五倫若父子之
親君臣之義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其義易曉獨夫婦一
倫聖人加以別字洵經綸大經之精義也七年男女不
同席行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叔嫂不通問男女授受
不親此皆男女遠嫌之別也至于夫婦相敬如賓相戒

如友必因子嗣乃比御夫婦之天理也必齊戒沐浴而後行別義極精小子識之一禁邪僻自聖學不明邪說肆行周末之楊墨今日之仙佛及愚民之焚香聚會各色門頭皆世道之蠹蠱聖教之罪人也汝等勿爲所惑勿施財修淫祠勿拜邪神勿念佛勿呼僧道爲師若宗族隣里惑迷者須感化改正至于祖父有誤論之于道更大孝也違者責罪重者逐一勤赴學清晨飯後務期早到一次太遲及三次遲者責一慎威儀在路在學須端行正坐輕佻失儀者責一肅衣冠非力作不可衣履衣雖燕居昏夜不可科頭露體一重詩書凡讀書必鋪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望

巾端坐如對聖賢大小便後必盥脫潔淨方許展讀更宜字句清真不許鼻孔唔唔違者責一敬字紙凡學堂街路但見字紙必拾積焚之或不便則填牆縫高處一習書每日飯後做字半紙改正俗語教演筆法有訛落忘記者責一講書每日早晨試書畢講四書或經及酉時講所讀古今文字俱須潛心玩味不解者不妨反復問難回講不通者責一作文每逢二七日題不拘經書史傳古今名物文不拘詩辭記序誥示訓傳願學入股者聽俱須用心思維題理通暢不解釋不完篇者俱責一習六藝昔周公孔子專以藝學教人近士子惟業八

股殊失學教本旨凡爲吾徒者當立志學禮樂射御書數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子雖未能願共學焉一六日課數三八日習禮四九日歌詩習樂五十日習射一行學儀每日清晨飯後在師座前一揖散學同每遇朔望節令隨師拜至聖先師四起北面序立以西爲上與師爲禮再分東西對立長東幼西相再拜一序出入凡出入齊班上中左魚貫論前後行輩異者以行輩敘相遇相別皆拱手出學隔日不相見見必相揖十日不相見見必再拜皆問納福一輪班當直凡灑掃學堂注視盛夏汲水冬然火斂做進判俱三日一班年過十五文行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哭

成章者免惟有過免責則罰執小學事一班隨有善可旌者卽免一尙和睦同學之人長幼相敬情義相關最戒以大凌小以幼欺長甚至毆詈者重責一貴責善同學善則相勸過則相警卽師之言行起居有失俱許直言師自虛受至諸生不互規有成而交頭接耳羣聚笑譁者責甚至戲嘲褻侮者重責一戒曠學讀書學道實名教樂地有等頑童托故曠學重責若有事不告假者同罪 二月聞王五修卒爲位齊戒哭奠 日替暇愚父也而舜齊粟祇載定哀庸君也而孔子鞠躬踧踖故孝莫大于嚴父忠莫大于嚴君 二月王契九來訪觀

存性存學編是之契九名胤清苑人少有高才與呂中
習兵學好雌黃人為惡少所侮深悔之晚年絕口不言
人過有以文事質者輒稱佳博學工詩 閏五月陳見
勇來訪見勇名振瞻清苑人豪狂博覽 托東鹿在坡
六訪父以其為高于關東也 二十八日未坐不正覺
卽正之申交股坐覺而開之 九月五日率門人習射
村首中的六門人各二因思孔子曰回之仁賢于丘賜
之辯賢于丘由之勇賢于丘此聖道之所以光也漢高
祖曰運籌吾不及子房攻戰吾不及韓信給餉守國吾
不及蕭何此漢代所以興也今從吾者更不吾若吾道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晃

其終窮矣乎 思人不親教不成事不諸多以忿累之
屢懲而不免愧甚 給孫衷淵書規其惑佛老也衷淵
名之萍高陽人孫文正公侄孫隱居力學以孝母名
訪彭大訓永年博野庠生孝繼母端謹

丙辰四十二歲

正月保定府問經略鳴泰之裔有婦人被妖魅符錄驅
之莫效其妖自言一無所畏惟畏博野顏聖人是時先
生與王法乾人皆以聖人稱之專价來聘先生謝不往
又力請力却之恐虛傳招禍也 有求文者謝以儀却
之語門人曰君子貴可常不貴矯廉邀譽昔子路拯溺

人勞之以牛而不受孔子責之曰自此魯無拯溺者矣
今蠶人無醫自朱振陽施方醫始也博人無師自吾家
先三祖施館教食學者始也小子識之吾之却此有謂
也不可法也 日言而盡人者大盡于人者小 二十
七日之市市麻不成信手拈麻一絲將作鞭提思麻未
買而用其一絲非義也還之 謂門人曰君子于桓文
也賤其心而取其功于程朱也取其心而賤其學 日
功增抄天文占法讀步天歌廢本日近出告家祠從王
法乾之死而之生之不智之言也 三月易砥石十餘
片後出者不如前所目念貧人也如所言價與之 知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辛

劉煥章缺糧餽梁石六 思體人之情則不校體愚人
之情則生憐心體惡人之情則生懼心憐則不忍校懼
則不敢校又思禍莫大于駭人得意之語惡莫重于發
人匿情之私 一僧求人邀入寺辭曰儒為盡人倫之
道寺為無人倫之地不往 思齊明者正吾身之德也
耳聰目明肢體健利吾身之用也寡慾積精寡言積氣
寡營積神厚吾身之生也否則非堯舜之修身也閑男
女之邪心飭彝倫之等殺正一家之德也宮室固器皿
備職事明利一家之用也倉箱盈凶札豫厚一家之生
也建學校同風俗正一國之德也百工修百官治利一

國之用也。倉府實樂利遠厚。一國之生也。否則非堯舜之齊治也。六月十一日。牧驢思事。雖至瑣。但當為即義。不可有厭心。題日記。面曰。學如愚。思心神在內。天清地甯。豈不善乎。惜未能久也。勉諸。二十日晚。與人坐。遇可言。乃一二語。即正言。但見人非傾聽。即止。八月。定此後。行醫非。价非。聘不往。九月。立齊戒牌。十月。過王家莊。問室人。生父家無後矣。但有同會祖兄弟三人。思得從弟子者。其道行得。畏弟子者。其道光。羽洙規先生。未融鋒稜。丁巳。四十三歲。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至

正月朔。思氣不沉。神外露。非雄壯也。萎軟不學。而省言。斂氣非沉定也。蕭九苞問曰。復井田。則奪富民產。恐難行。先生曰。近得一策可行也。如趙甲田十頃。分給二十家。甲止得五十畝。豈不怨咨。法使十九家。仍為甲佃。給公田之半于甲。以半供上。終甲身。其子賢而仕。仍食之。否則一夫可也。元宵懸齋前一燈。羣聚觀。先生歎曰。盃大紙燈。何足盼。而羣聚者。通巷無燈也。士君子。生於後世。雖羣望集之。必當進而與堯舜周孔相較。則自見其卑。前途無窮。若遽以寸光自多。不幾窮巷之紙燈乎。王法乾曰。每苦無聊。便思息肩。先生曰。此大惡宜。

急改莊周佛氏。大約皆不耐境遇之苦。而逃者也。五月。嫁祖母張氏。逝服。弔哀。葬除。六月。如易州。會田治。挺馮繪升。楊孔軒。論學治。挺名。乃畝易州人。孫徵君。弟子繪升。名夢禎。安州人。孝繼母。知正學。孔軒。名思茂。山東人。以祖旗。遠左。遂入旗。孔軒。贖歸。民籍。居新城。有文武偉志。親喪廬墓三年。九月。與王法乾。交責為學。不實。宜天降殃。共服先君子朴實。十月。訪宋廣休。楊計公。論學。廣休。名會龍。博野人。童年遊京師。一僧講法曰。說人陞天堂。自己陞天堂。說人下地獄。自己下地獄。廣休笑。僧曰。汝童子。何笑。曰。笑汝不識字耳。說悅也。一言。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至

罪小悅人。福心。何其善。福至矣。悅人。禍心。何其惡。禍至矣。僧愕然。已而曰。君必前世如來也。拉至一水。鏡照之。見己頭。瓔珞環垂。如給佛菩薩狀。廣休。遽醒。曰。幻僧。而以術。愚我入邪教。耶僧。驚謝去。善事。續母。祭神。必齊戒。樂施。與邑。數十鄉。有紛難。難平。廣休。到。即釋。某生。忿弟。毆其子。且將。與訟。廣休。曰。君愛子乎。惜令先君不在耳。若在。令弟。胸劍。可使見。平生。遂已。一少婦。縊死。其母。必令。壻家。作佛事。廣休。往。說之。嫗。掩扉。拒曰。翁所言。皆聽。惟吾女。苦死。必資佛力。拔勿。啟齒。廣休。曰。嫂。壽幾何。曰。七十。曰。求出。共商。曰。吾婦人。孰與。男立。廣休。乃大言曰。

七十老嫗尙不立男側况幼女牌位令羣僧隨舁不驚
魂飛越乎若女苦死憐之惟慈母豈可又使僧眾誼闕
驚散其魂乎乃止其他類此難僕數而不食人一盂不
受人一錢謝也計公安平諸生知兵能技擊精西洋數
學 十一月如甯晉哭奠張公儀之趙處士墓弔之處
士名琰安肅人甲申後不應童子試就學于公儀其卒
也白虹貫日先生詩云孝友清高素慕君神交未遂范
張心白虹貫日當年事遂拜孤墳憑弔深 過滄水由
橋思橋舟王霸之分也橋普濟而無惠名舟量濟而見
顯功君子其橋乎 曰陳同甫謂人才以用而見其能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五

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
盈者不足恃吾謂德性以用而見其醇駁口筆之醇者
不足恃學問以用而見其得失口筆之得者不足恃
十二月訪安平趙衛公啟公兄弟皆有武勇言可訶言
少年志爲聖賢亦訪之訶言名默自此時來問學

戊午四十四歲

正月定每年元旦後以次讌敬族尊長 思海剛峯曰
今日之信程朱猶戰國之信楊墨吾謂楊墨道行無君
無父程朱道行無臣無子試觀今日臣子其有以學術
致君父之安救君父之危者幾人乎 抄邠州學碑刻

洪武八年頒學校格式六藝以律易御禮律書爲一科
訓導二員教之樂射算爲一科訓導二員教之守令每
月考試三月學不進訓導罰俸半月監察御史按察司
巡歷考試府生員十二名州八名縣六名學不進者守
令教授訓導罰俸有差甚多則教官革職守令答四十
三代後無此學政亦無此嚴法誰實壞之源按三代以
後開創帝王可與言三代治道者明太祖一人而已惜
無王佐之才如先牛者以輔之遂將所創良法如此類
不久卽變不變者後人壞之惜哉惜哉 八月一日親
御載糞失新易鞭思以年長多疾定不力作今復力作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善

省半工而失一鞭非命乎徒自貽不安命之咎耳 九
月會李天生于清苑論學天生名因篤陝西富平人能
詩文時以博學鴻儒舉至京考授翰林院檢討而歸
十月一門童歐先生弟亨責之不伏逐之失言旣而悔
之以犯劉煥章所戒也煥章嘗規先生曰君待人恩義
甚切而人不感或成讐者以怒時責人語過甚也夜不
眠內子問故曰吾嘗大言不慙將同天下之賢才爲生
民造命乃恩威錯用不能服里中之童愧甚憂甚 與
高生言承歡生日非無心也發不出耳曰發不出痼蔽
深也愉色婉容性質本具但痼蔽後須著力發發出又

須頻頻習熟故曰庸德之行不敢不勉 十一月入齋
哭郭敬公三日不歌不笑送葬哭之哀 先生族人爲
尉虐被繫累累乃訟之縣事解 曰爲治去四職其清
明矣乎時文也僧也道也娼也 十二月以今歲覺衰
書一聯曰老當更壯貧日益堅

已未四十三歲

正月襟同李毅武拜先生問學先生謂襟曰尊君先生
老成寡言僕學之而未能內方而外和僕學之而未能
足下歸求之而已毅武名佃邢臺人志學聖學篤孝友
燕居必衣冠如對大賓見不義事去之如掩鼻而走惡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五

臭也如蠶與蝶交共學琴學舞學禮聞佛老力故同問
學于先生 二月謂門人曰天廢吾道也又何慮焉天
而不廢吾道也人材未集經術未具是吾憂也孔子修
春秋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會典大政記實竊取之如有志者鮮何因吟曰肩擔寶
劍倚崆峒翹首昂昂問太空天挺英豪中用否將來何
計謝蒼生 或問守禮人將以爲執先生曰禮須執聖
言也 安州陳天錫來問學謂程朱與孔孟隔世同堂
似不可議曰請畫二堂子觀之一堂上坐孔子劍佩觴
決雜玉革帶深衣七十子侍或習禮或鼓琴瑟或羽籥

舞文干戚舞武或問仁孝或商兵農政事服佩皆如之
壁間置弓矢鉞戚簫箬算器馬策各禮衣冠之屬一堂
上坐程子峩冠博服垂目坐如泥塑如游楊朱陸者侍
或返觀打坐或執書吾伊或對譚靜敬或搦筆著述壁
上置書籍字卷翰硯梨棗此二堂同石天錫默然笑
之田行徐而莊思此無暴其氣也而卽所以持志 思
老將至而身心未可自信如作聖初志何又思致用恐
成馬謖宜及時自改 賈子一問家變先生曰舜之化
家也其機在不見一家之惡爲子計須目盲耳聾心昧
全不見人過失止盡吾孝友方可化家而自全 途遇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五

蠶令避人門下令回首諦視久之因思吾人不言不動
猶的然致世別眼况輕言妄動焉能晦其明以求免乎
九月謂人曰人宅內供仙佛不祥如人請僧或道士
常住宅中可乎 弔蠶縣殉夫徐烈婦 客有見先生
廳場者異之先生曰君子之處世也甘惡衣粗食甘艱
苦勞動斯可以無失已矣 語可訥言曰佛氏是勿視
聽言動吾儒是非禮勿視聽言動 十月左目上生瘡
後久不愈左目遂眇途行遇風輒作痛避息
庚申四十六歲

正月朔廿與隱然見一烏衣矮人已祭祖考父生牌忽

跌仆如稽首狀疑父已逝矣大慟自此于父生位前供
箸饌以神人之間事之 看陳龍川答朱子書至今之
君子欲以安坐而感動之浩歎曰宋人好言習靜吾以
爲今日正當習動耳 王法乾父廷獻卒先生往哭奠
規法乾行喪禮廷獻翁名蘊奇定州衛諸生性仁厚友
于弟以次女妻塋已而卒先君子曰先共法塋則猶是
也而君女亡矣俗以塋繼娶爲續女歸甯非禮也翁然
之其女未于歸時有糧數石翁遣車送至先君子曰令
女在時未聞有此也則君家物耳請載歸翁曰亡女爲
李氏之鬼其遺物豈王氏之物哉必不可歸先君子受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五

之 四月二十四日先生叔父愉如卒于京邸先生聞
之慟哭成服 五月塋來謁先生衰麻出見教學小學
曲禮 深州國公玉來問學公玉初名之元避先生改
名之桓 先生自二月買石氏女爲側室以身有疾未
納女疑且顛爲媒欺也至四月讓媒氏返之得原金六
月媒轉鬻之旗下先生悔之七月塋聞往諫先生泣曰
吾過矣吾父無處所而年四十餘先人血嗣未立住與
行罪皆莫道前擬有子卽出後迫于時晚以爲但見子
產卽出後更不及待但見有孕卽出乃天降罰老妻不
育置一婢爲人所欺短又置一側爲人所欺癡故眩亂

之極遂欲將此原金再圖一人而不知其過戾至此也
敢不速更盡出原金贖女歸其父不責償塋感先生改
過之勇立日譜自考自此始 閏八月思爲學之難也
如行步也心在則中規矩心不在則不中規矩所爭在
敬肆而人見其某時如此某時又如彼遂指以爲僞矣
敢不力乎 王法乾指其門人某曰渠能以冷眼窺人
先生曰切不可教之如此昔人有言社稷上墟凡爲子
孫者當戮力王室且務以名分相責方今孔子之道塗
地但有志者卽宜互相鼓舞以相勉于聖道之萬一有
八長而二短姑舍其二有八短而二長姑取其二後生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五

尺寸未進先存心摘人短此何意也 或告兄弟惡先
生悽然曰君有惡兄弟幸也若某欲求一惡兄而恭之
一惡弟而友之得乎其人感動 聞先君子事親夙興
拜牀下初不令父母知獨左右就養委曲有道以使昆
弟安嘆曰吾不如也 塋規先生言躁而長猶未改先
生曰古人養充而神靈養充則改過有力神靈則一點
卽化僕正賴良友夾扶耳因出日記令塋評 劉煥章
規先生曰顏子之明何至爲佞人欺而夫子教之遠者
乃恐賢豪恃聰明欲駕馭英雄不覺爲佞人誤耳先生
服其言 九月博野鄉耆謀公舉先生賢能先生力沮

之 語堦曰春秋惟當以道致霸戰國必當以道致王
孔子欲爲尊攘事故仁管仲孟子無須此矣故卑之易
地則皆然 教堦三減曰減冗瑣以省精力減讀作以
專習行減學業以却雜亂如方學兵且勿及農習冠禮
未熟不可更及昏禮 又語堦曰猶是事也自聖人爲
之曰時宜自後世豪傑出之曰權略其實此權字卽未
可與權之權度時勢稱輕重而不失其節是也但聖人
純出乎天理而利因之豪傑深察乎利害而理與焉世
儒等之詭詐之流而推于聖道外使漢唐豪傑不得近
聖人之光此陳龍川所爲扼腕也僕以爲三代聖賢仁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堯

者安仁也漢唐豪傑智者利仁也 堦問古人子婦事
舅如父今遠避以爲禮何也曰古人三十而娶有子婦
則已老矣故可近事今人昏早父子年多不甚相遠則
別嫌爲禮今時之宜也 十二月先生叔父樞還自京
竭力佐其子亨葬之因思父哭甚慟 曰勇達德也而
宋人不貴專以斷私克慾註之則與夫子不懼二字及
勇士不忘喪其元臨陳無勇非孝等語俱不合矣奈之
何不胥天下而爲婦人女子乎

辛酉四十七歲

正月携堦如獻縣拜王五公先生弔高公夢箕墓並會

五公門人吳瑾等回過深州國公王家抵安平謁彭古
愚彭子諒 二十五日哭奠叔父主前告練 二月往
哭奠朱參兩 坐王法乾齋相對衍衍忽覺期服忘哀
卽謹 三月觀堦日譜白圈甚多曰此非慊也怠也怠
則不自覺其過不怠則過多矣僕記中純白圈終歲祇
數箇自勘私欲不生七情中節待人處事無不妥當乃
爲慊故嘗與呂文輔言聖門三月不違仁者固難及卽
月至日至亦何容易僕重不可言時至祇刻至耳 期
服雖練每日必思慕數次 謂夏希舜曰舜何罪須知
父母不悅卽我之罪舜何惡須知感動父母不能卽我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卒

之慊慊字更苦更精蓋罪猶有事實可指慊則並無其
事但見父母不允不若必我心中暗有不可感動者在
也 養同高祖侄爲子名之曰爾棧 書堦所箴滕口
木雞四字于東西壁莊對致敬如諍友在旁 思人不
能作聖祇是昏惰惰則不緝昏則不熙 參訂司馬光
十科取士浚源按唐宋科目甚繁溫公十科差勝要皆
出仕之人而間雜以未仕者總不外明經進士而已是
取之以章句辭華而易設科以用之欲人才之得難矣
不如卽以先生所述三物之教復古制鄉舉里選各取
其長而分兵農禮樂諸科以用之終身于一職以其職

之尊卑爲升降而不雜其途庶人才可以競出政事可以畢舉又何事于唐宋科目哉先生存治之意如此今蓋姑取其科之近似者檢較之耳 日彭濟寰嘗戒子謂大病是心中話卽說在口中至今二十年未改也恥哉 四月二十四日哭奠叔父主告釋服 聞劉宰宇以豪俠老而甘貧獎之 齊燧燧侯問學 時塔與張文升共學翰鈴先生每入蠶城則商酌徹晝夜 觀王法乾日記曰仁者不見菲薄之人情不相召也存于中者戾而感應甚神可畏哉服其深中膏肓錄之 思周孔似逆知後世有離事物以爲道舍事物以爲學者故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空

德行藝總名曰物明乎六藝固事物之功卽德行亦在事物內大學明親之功何等大而始事祇日在格物空寂靜悟書冊講著焉可溷哉 八月以患瘡久氣血虛乃更弔日在喪家不御酒肉移處則用 借塔習禮教之曰旋轉貴方圓唱禮貴高亮方圓又貴中節高亮又貴有謹慎意僕嘗謂呼弟子及奴僕聲音亦宜莊重而忌凌傲也 王法乾摘塔過曰剛主交某某又與某通有無可憂先生曰果有之乎然吾以爲剛主不及吾二人在此其勝吾二人亦在此吾二人不苟交一人不輕受一介其身嚴矣然爲學幾二十年而四方未來多友

吾黨未成一材剛主爲學僅一載而樂就者有人欲師者有人夫子不云乎水清無魚好察無徒某將以自改也 思齊家之難誠哉嘆笑不可苟也 行必習恭步步規矩如神臨之 始製懸門齊戒牌每齊戒懸大門外云今日交神不會客不主醫方親友賜訪請暫回或榻他所祭畢領教 看家語至趙簡子鑄刑鼎孔子歎曰晉其亡乎法銘在鼎何以尊貴何業之守因著說謂法寄之人也銘在鼎將重鼎而輕人法必失道行之人也刻在書將貴書而賤人道必亡 十月約塔以月之三五日會質學 先生從不入寺不與僧道言至是悔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空

日如此何由化之此卽褊狹不能載物之一端也 十二月著明太祖釋迦佛贊解 壬戌四十八歲 正月先君子設穀日之筵先生司禮同劉煥章張函白王法乾張文升魏秀升諸友彈琴賦詩習射演數歌舞藏鉤極樂先生作穀日燕記 塔從先生如獻縣與王五公先生議經濟 國公玉邀衡水魏純嘏來傳天文之學 思古學教法開而弗達強而弗抑又古人獎人嘗過其量吾皆反此不能成人材不能容眾自今再犯此過必罰跪 先君子規先生曰滿腹經濟再求中節

先生謝焉 四月塏病疫先生盤桓蠡城醫之 七月
著喚迷途後又名曰存人編一喚尋常僧道二喚參禪
悟道僧道三喚番僧四喚戒于二氏之儒五喚鄉愚各
色邪教 九月與塏訂規約以對眾不便面規者可互
相祕覺也云警情須拍坐箴諭示以時重視禁暴戾多
言作噉聲吐痰規言失肅容戒笑輕 謂張函白曰千
古學者皆被孔子狂簡二字說定狂而不簡則可進于
中行矣千古狂者皆被孟子進取不忘其初一語說定
進取而忘其初則可幾于聖域矣吾與法乾剛主皆愧
是焉 如保定府哭奠呂文輔晤孫徵君十一子君夔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三

塏進于先生曰五穀之生也生而已矣長也長而已
矣不自知其實而穡也學者有進而無止也如之孔子
從心不踰時猶思再進也塏竊窺先生近若有急急收
割意焉且夫英雄敗于摧折者少敗于消磨者多故消
磨之患甚于摧折不知是否先生曰是也願急改策

癸亥四十九歲

正月如易州望荆軻山詩云峯頂浮圖掛曉晴當年七
首入、強羸燕岡未染秦王血山色于今尚不平 四月
博野知縣羅士吉差役來候以王五修子贊及崔詹事
蔚林楊太僕爾淑言也蔚林字夏章學宗陸王爾淑字

湛子孫徵君門人俱新安人 六月河南楊廢干來訪
問學奉喚迷途而忒 喬百一書來論學百一名已百
臨城人明末給事范士髦嘗薦于朝已而國變遂高隱
與塏往返書有云孔子教人不過忠信恕等語不止
罕言命亦罕言性蓋性命之說渺茫不如實行之有確
據也實行敦而性命自在其中矣此孔子維世立教之
深意也可為名言 閏六月納所買田氏女為側室
張函白規先生固執兼輕信人王五公先生亦謂曰流
丸止于甌與流言止于智者先生服之 一族弟無狀
先生責之其人曰大兄惠我一家原感不忘因大兄表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六

功故反成怨耳先生悚然自悔 九月先君子病先生
視之既彌留先生問教曰嘉哉尙有始有終卒先生哭
奠挽聯曰勁脊柱乾坤操嚴端介柔腸和骨肉德重孝
恭 批周子太極圖之誤主靜之失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終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李恭纂
門人 王源訂

甲子五十歲

正月國公玉來請執贄先生以其年長于已辭之 二月王五公先生卒先生聞之大慟已而聞其目不瞑嘆曰五公不瞑目矣吾之日其可瞑耶初志尋父以事恩祖不遂及歸宗值天下多故又思為父母立一血嗣乃出就延數年今不及待矣遂決計尋親三月為位哭奠王若谷若谷字餘厚五公從兄同起兵討賊者嘗過先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生至易州坎下會葬五公先生私諡曰莊譽又之即仁哭奠楊計公先生自誓尋父遼東不得則尋之烏喇船廠諸處再不得則尋之蒙古各部落再不得則委身四方不獲不歸故凡友朋當哭奠者皆行乃出不欲留亡者以缺也四月八日隻身起行如關東尋父 過涿州晤陳國鎮國鎮名之鉉涿州人鹿忠節公善繼弟子善繼講學宗王守仁而躬行切實過之嘗語人曰傳吾學者杜越而外陳氏子而已年七十餘諄諄提引後進不少倦人問之曰先生亦苦寂寞乎曰動靜皆有事何寂寞之有大學士馮銓同城居謀請見不得 十七日入

京刻尋父報帖貼四城門及內城各處對人言則泣人聚觀則叩首白求代尋來報重謝之谷資取給醫卜親友餽贖亦受之五月十五日出朝陽門而東每朔望必望拜家祠答室人拜二十日抵山海關海吼山水暴漲又无路引不得出關 見山海之雄嘆曰夏殷周之得天下也以仁失以不仁漢唐宋之得天下也以智失以不智金元之得天下也以勇失以不勇 六月四日遇豪士曹梅臣者為經營路引乃得出十三日過韓英屯南已至奉天府即瀋陽也主堂兄在旗者希湯家時東鹿友人張尙夫之兄張鼎彝東巖任奉天府丞往拜尙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夫因見東巖求散布州縣尋父報帖逢人則流涕跪懇與之報帖求其傳布 七月張東巖作毀錦州念佛堂議先生為之作檄作說入存人編 八月報者沓至往驗則非先生日夜悲楚 交程玉行玉行山東人有學具壯志以事編居瀋陽 滿洲筆帖式關拉江問性情才先生曰心之理曰性性之動曰情情之力曰才因言宋儒不識性並才情俱誤拉江驚服遂拜從學拉江宿于外先生問之曰吾妻有親喪念婦人亦人子也豈可亂其喪哉先生喜曰禮所未制之禮也而合矣 四出尋覓日禱父信于神明

乙丑五十一歲

二月朔日傳蓋州南有信先生如海蓋等處三月宿遼陽城出陷翻漿泥中七日至蓋平十九日又陷泥中失履出過耀州二十日入海城縣二十五日入遼陽俱貼報帖遍諮詢不得三十日復返瀋陽三月三日擬東往撫順四日瀋陽有銀工金姓者其婦見先生報帖類尋其父者使人延先生至家問先生尋親緣故先生泣訴婦驚泣曰此吾父也先生乃詳問父名字年貌疤識皆合婦又言父至關東初配王氏无出繼配劉氏生已曾以某年逃歸內地及關被獲遂絕念康熙十一年四月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三

十二日卒葬韓英屯因相向大哭認爲兄妹先生又出遍訪父故人言如一八日乃定稅服十一日宰猪羊祭墓立主慟哭自此寢苦枕塊不食甘旨朝夕奠午上食哭無時識交皆來弔奠人人嘆息稱道十二日行初虞禮四月朔奠告奉主歸隻身自御車哭導而行日朝夕奠午上食不怠凡過大水橋梁城門必下而再拜祝告溝渠徒杠莊門車上跪祝或俯車秘祝乃過是日兄及妹夫金定國識交等俱遠送哭別十二日達松山塗行忌日奠途哭無時惟至人宅哭止數聲不揚十八日人關往謝曹梅臣梅臣來弔奠嗣後遇前助力餽贖者皆

顏習齋先生年譜 卷下

謝之弔奠繹接十九日行再虞禮三十日過京城五月

五日至博野七里庵先期遠服親皆成服迎奠哭拜相向哭已入里至宅安主行三虞禮遠地親友皆來弔奠賻則辭十三日葬父生主于祖兆告蠡庠教諭以丁憂六月八日行卒哭禮九日行祔祭禮自此惟朝夕哭讀士喪禮嘆古聖書多記事後儒書多談理此虛實之別也 從三叔父怡如病請同寢奉養之七月十六日怡如卒其子早壯方孩提貧先生代葬之是後朝夕哭考其間思及從叔則哭叔 十二月十六日哭奠三從叔告除服 高陽齊林玉有雄才河南墾荒先生避之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四

丙寅五十二歲

正月教諭不敢以稅服報先生丁憂先生必不易服應考因棄諸生 二月思孟子曰先立乎其大今小事皆能動心小不平皆能動性正是大不立也 三月八日行小祥禮自此易練服止朝夕哭惟朔望哭奠頗食甘美但不飲酒不食魚肉稻 王學詩來執贄先生不許長跽兩晝夜以請先生曰吾惡夫世之徒師弟名而无其實者汝今居大母喪能從吾喪禮行再來受子矣乃去學詩字全四完縣人傭身葬父割股肉療母疾學使奏聞並及其父三錫之孝祖母金氏母邊氏之節領六

二九三

十金建三世節孝坊嘗從孫鍾元徵君魏唐齋司寇遊
四月十一日思喪禮不言齊戒以无時不齊戒也今
子年踰五十愧不成喪食蔬不免慈韭則祭前須齊戒
十二日行忌日奠 博野知縣羅士吉具牲來弔祭成
禮先生往縣謝致胙二方望署門稽顙拜而還 先生
偶坐門外聞言幾失笑乃知喪禮不耦坐不旅行有以
也遂入 一日晏起因思喪中廢業兼以毀瘠極易萎
情故先王制祝詞曰夙興夜處不惰其身然期以內哀
慕不遑不惰猶易練以後哀思日殺心身少事逸斯情
矣情愈懃矣故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 五月十三日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五

聞關東大兄卒稅服三月 先生自外過中門側室田
氏急掩扉避先生遙嘉之曰可謂能守禮矣 八月十
三日爲關東大兄位奠告服闋 謂門人曰初喪禮朝
一溢米夕一溢米食之无算宋儒家禮刪去无算句致
當日居喪過朝夕不敢食當朝夕遇哀至又不能食幾
乎殺我今因家禮練後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會
哭凡哀至皆制不哭疑聖人過抑人情昨讀子夏傳曰
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无時乃嘆先王制禮
盡人之性宋人无德无位不可作也

丁卯五十三歲

自傲曰堯舜之聖在精一吾不惟不精而方粗如糠粃
不惟不一而且雜如市肆愧哉懼哉須極力培持上副
天之所以生我者可也 三月二日聞嫁母病亟之隨
東侍疾 五日回里齊戒八日行大祥禮始參用儀禮
先生主初獻主婦亞獻以邊生作賓三獻 祭訖急如
隨東則母卒矣大哭服弔衰弔賓爲先生來者拜謝非
則否十一日奠十五日送葬十六日哭拜辭主而回
二十五日行禫祭禮四月朔日奉考主于家祠行吉祭
禮乃遷會祖考妣主于祧室安祖考主于祖室考主于
禩室以殤子赴考耐十二日行忌日祭十五日始行望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六

禮于家祠習齋與家人爲禮命田氏隨女君拜祠拜君
女君皆四坐受子拜父母畢揖之一切復常惟不樂不
華飾以尙有心喪也 行醫于邗州濟貧且欲廣成人
材也 六月刁過之石藍生約共習禮 羅令懸匾表
先生門 許西山致書于先生論學先生以周孔正學
答之西山先生諱三禮河南山陽人順治辛丑進士選
杭州海甯令邑煩劇又值三藩變政務旁午先生撫民
擒寇皆有方略且延士講學行禮樂考經史屢傳續粉
先生處之裕如也署後建告天樓每晨必焚香告以所
爲辛酉入授御史已已遷至副憲特疏劾內閣徐元文

與其兄尙書乾學侍郎高士奇鏘一級而徐高亦由是
去位著河洛源流政學合一等書源流略云聖道一中
原通天地民物爲一全體大用揆文奮武皆吾心性能
事但自孔子沒而中行絕狂狷兩途分任聖道乃氣數
使然不可偏重狂者進取如張良韓信房杜諸人皆能
開闢世界造福蒼生然求其言之盡規規聖道不能
也狷者不爲如程顥朱熹陸九淵諸人不義不爲主持
名教然欲其出而定鼎濟變如古聖之得百里而君之
朝諸侯有天下不能也二者分承協任庶見聖道若但
認孔子爲一經學儒生則非矣庚午官至兵部督捕右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七

侍郎辛未卒 搆與張文升推衍存治文升著存治翼
編恭著廖忘編先生訂正之 七月三日謂紹洙曰穢
其來予心告矣紹洙問曰素不妄動已而爾穢果至紹
洙遠族叔也以貧養于習齋數年如一 八月過保定
府入謁魏蓮陸所建五賢祠程明道程伊川劉靜修鹿
忠節孫徵君以其皆郡人也配饗者爲杜紫峯張聚五
張石卿孫君僑高薦馨孫袁淵 王法乾謂先生曰君
子口代天言甯容易乎先生是之 十一月過安平可
詗言勸先生以時文教人借以明道倡學先生曰近亦
思及此 十二月言搆所著閩史郊視 聞劉煥章无

疾而卒面色如生大哭往弔奠爲作行狀

戊辰五十四歲

正月常功增日三復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朔日遭暹初伯總喪哭奠慟 時先生內子復姓李
復移邠州藥鋪于家 思待聖賢以豪俠待豪俠以聖
賢待庸愚以聖賢豪俠待奸惡以聖賢豪俠或處之如
庸愚則失其心則致其侮或害皆已過也而乃委命之
不淑人之難交耶 二月出棉百斤助還初子文芳治
喪文芳爾穢生父也 王學詩卒先生如完縣弔之揖
而不拜以其歸能行朔望哭奠禮收之爲門人也 四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八

月朔日告還初伯于殯宮除服 看搆四書言仁解
七月朔日行禮畢謂內子曰吾與子雖病但能起勿怠
于禮 恭規先生病中鬱鬱是中无主也先生即書于
册面自警 鹿密觀來訪 思宋室臣子所宜急商推
者正在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乃范益謙首以爲戒與門
人舍職掌談學皆失聖道而子中年曾受其疫染也
十月如獻縣哭奠王曙光 十一月如高陽拜孫文正
公祠 如新安拜謝馬開一會僧鸚立是時凡助尋父
者皆往謝之 如郝關與馮繪升言存性存學繪升初
疑後是之 十二月李植秀從遊學禮

己巳五十五歲

正月訂一歲常儀常功凡祭神用今儀通三獻詣位讀祝共十二拜較會典減三拜者為成儀連獻五拜者為減儀春祭祖考秋祭考俱大齊季秋特祭孔子孟春祀戶孟夏祀竈季夏祀中霤孟秋祀門孟冬祀水俱中齊清明十月朔從族眾祭祖墓亦中齊皆用成儀凡朔望節令親忌日已生日及祭外親友或同老幼祭分派族人墓俱小齊用減儀朔有薦望惟酒果大齊七日戒三日齊中齊散齊二日致齊一日小齊散齊一日致齊一夜大齊必沐浴中齊沐浴或澡拭必入齊房小齊必別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九

寢戒日懸內齊戒牌書云戒不弔喪不問疾不怒責人不入內不與穢惡飲酒不至三盞食肉不茹葷齊沐浴著明衣遷坐不會客不主方不理外事致思所祭如在齊日懸外齊戒牌書云今方交神不敢會客不敢主方賜訪親友暫回祭畢候教如遠客煩族親延榻他所祭畢恭迎凡倉卒與祭外神親友又有時齊刻齊之例謂立刻卽屏他念禁言語專思所祭也凡祭令家人辦祭品務潔肅凡朔望節令謁祠出中堂南面妻北面四拜惟冬至元旦八皆答再妾拜同不答子拜同不答妾拜妻儀同拜君子孫惟元旦拜妾再妾答拜凡出告反而于家祠前俱

如生人禮今因禮言無事不闕廟門定卽日反者揖告祠外經宿以上再拜告簾外旬日以上乃啟簾焚香設薦告之教妻行禮同是謂家禮朔望出至習齋焚香率子及從學弟子拜聖龕四畢坐受弟子拜四是謂學儀凡出過祠必下控祠不下不知者式之行樹壁外式文廟壁外亦下過墓必式惡墓不式若名賢宗族及至親厚友之父母准下祠例有所惻必式如見瞽者殘疾衰衰城倉倒河決殺場之類有所敬必式如過耄耄望祠廟望祖塋過忠臣孝子節烈遺跡賢人里之類凡過祖塋日一至揖再至趨旬以上再拜月以上四拜恩祖父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十

母師墓同凡賓主相見見師日見揖旬以上再拜月以上四拜交友皆再拜會常客如常儀凡吉禮遭喪皆廢雖總亦然此一歲常儀也習禮樂射御書數讀書隨時書于日記有他功隨時書每日習恭時思對越上帝謹言語肅威儀每時心自慊則○否則●以黑白多少別欺慊分數多一言○過五則×念一分○過五則×中有一×邪妄也如妄念起不為子嗣比內皆是每晨為弟子試書講書午判做教字此一歲常功也有缺必書新為却疾求嗣計增夜中坐功 謂張文升曰如天不廢子將以七字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強天下

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舉人材正大經興禮樂
二月攀執贄正師弟禮 先生歎曰素隱行怪者有
其人半塗而廢者有其人依乎中庸逝世不悔者吾非
其人也竊有志焉 思心時時嚴正身時時整肅足步
步規矩卽時習禮也念時時平安聲氣時時和藹喜怒
時時中節卽時習樂也玉帛周旋禮也不爾亦禮琴瑟
鐘鼓樂也不爾亦樂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王法
乾論友主擇交先生主節取 三月習琴 十一日誕
日也家人請拜先生泣下曰予兩間罪人不及事父母
敢當家人祝乎乃例不祝壽是日與人送葬遂泣不已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十一

自傷也 知養子有隱疾不能嬪嗣且有室變大憂旋
以命自解乃謀養孫爲後 李植秀來問禮曰子有祖
父在禮不得專行吾聞人子善言常悅于親耳善行常
悅于親目須潛乎祖父若自其已出而我奉行之者乃
善此吾在朱氏時所自勉也 習騎刀式始及雙刀
四月學使李公應鷹知蠡縣事趙公旭俱遣人懸匾旌
閭趙兼有餽儀先生受而不報時蠡人士公舉先生于
縣將達道院上奏國公玉亦謀遍揚當道先生力止之
謂埽弟培曰僕抱禹稷之心而爲沮溺之行如函劍
而欲露寸光者法乾謂不如全函剛主謂不如多露皆

非僕志也 如蠡哭奠埽世父保初世父諱成性康熙
初以恩貢截留提選通判辭老不就先生私諡之曰節
白 五月埽問曰近日此心提起時萬慮皆忘祇是一
團生理是存養否先生曰觀子九容之功不肅此禪也
數百年理學之所以自欺也非存養也予素用力靜則
提醒操持動則明辨剛斷而總以不自恕蓋必身心一
齊提起方是存養不然則以釋氏之照徹萬象混吾儒
之萬物一體矣 七月教李植秀及幼弟利學士相見
獻酬禮令肄三 王法乾日程朱何可操戈試看今日
氣運是誰主持家讀其書取士立教致君臨民皆是也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十二

先生曰元亦謂今日是程朱氣運正如周季自是五霸
持世然必以爲五霸持世不如堯舜程朱持世不如孔
孟已而曰謂程朱持世尙過其分十分世道佛氏持三
分豪俠持三分程朱持三分仙氏持一分聖道焉得不
皇皇表章也 刁文孝之子靜之來言靈壽知縣陸隴
其求先生所著書清苑知縣邵嗣堯欲相見先生謝曰
拙陋不交時貴吾子勿游揚也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
人爲程朱學居官清介嗣堯字子昆山西猗氏人學陸
王清威有吏才 以祭門神齊戒有雜念思祭神猶難
于齊况平常而能齊明也卽專思神 二十九日出也

行中規矩入則否嘆曰甚矣周旋中禮之難也 李植秀問曰秀尋師問道人多毀忌如何曰天下方以入股爲正業別有講作皆曰閒雜皆屬怪異汝初立志當闔然自進不驚人不令人知可也然亦須堅定骨力流言不懼笑毀不挫方能有成 八月撫院于公成龍使來懸匾旌閭先生受而不報 九月訂塋所編訟過則例吹籥 自勘出門如見大賓近多如此 國之桓介塋執贊先生辭固請乃受之 思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必于湛然虛靜之中稟上帝臨汝之意則靜存正功也若宋人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非丹家所謂內視乎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三

塋問自整飭矣已又忽忘昏惰何以免此先生曰湯銘苟日新矣何必復日日新日日則無間矣何必贅曰又日新可見忽忘昏惰古今學者通患除時常振刷无他法矣 李植秀問閒念朋從屏之不退如何先生曰但將精神竦起使天君作主諸念自然退聽然非用力有素而驟言竦起退聽亦殊不易先儒所謂工夫卽是效驗也 族弟借乘家人對確矣先生思此人魯鈍无所借命家人改日確 十二月往哭奠閭大來大來名際泰齋人豪俠好義所施散萬餘金交游幾遍天下而待人寬讓遇橫逆笑受之不報 三從叔子早壯以孩

提從母嫁至是取歸養之率之招神于墓立主習齋旁室行虞禮 書一聯云虛我觀物畏天恕人

庚午五十六歲

正月三日養族孫保成爲孫 國之桓至先生曰學人未有真誠如子者惜老矣之桓曰竭力向前死而後已敢以老阻乎 先生與王法乾同榻問曰元有寸進否曰有遇人爭辯能不言矣 二十二日行中矩望見壁上書毋不敬快然思敬時見箴而安怠時見箴而惕不啻嚴師爭友矣湯武逐物有銘有以哉 博野令羅公致仕先生往謝羅公尋來拜謁深以先生之學爲是作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四

喚迷塗序 二月張東巖通政來訪 二十二日遭從世母總服 三月訂塋族約 思事可以動我心皆由物重我輕故兵法曰敗兵若以銖稱鎰 日後世詩文字畫乾坤四蠱也 習射 門左演爨弄家眾寂然室中各理女工如無聞先生喜曰誰謂婦女不可入德也 五月九日子弟俱往田思吾庭除日新有乏人无廢事今不潔衰惰甚矣乃各處親掃惟場三息乃畢 思內篤敬而外肅容人之本體也靜時踐其形也六藝習而百事當性之良能也動時踐其形也絜矩行而上下通心之萬物皆備也同天下踐其形也禪宗焉能亂我

哉 二十二日哭奠從世母墓告除服 六月書謹言
八戒一戒閉言二戒俗言三戒類引四戒表暴五戒凌
人六戒幽幻七戒傳流言八戒輕與人深言 思文墨
之禍中于心則害心中于身則害身中于家國則害家
國陳文達曰本朝自是文墨世界當日讀之亦不覺其
詞之慘而意之悲也 思高明覆物萬物歸我洞照萬
象一象不沾儒釋相去天淵也 思定其心而後言自
无失言定其心而後怒自無妄怒失言妄怒皆由逐物
未嘗以我作主 八月朔日以祭門神齊思人心不如
聖人之純一也齊日之心必如聖人而神乃可格人身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五

不如聖人之九容也齊日之身必如聖人而神斯可交
一日行容恭因思劉煥翁謂門人日子當恭莊時輒
思劉煥章矜莊時思呂文輔坦率時思王五修懇摯時
思陳國鎮謙抑時思張石卿和氣包括英氣憤發時思
王五公嗟乎使諸友皆在其修我豈淺鮮哉 九月思
人大則事小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人未聞譏其反覆背
逆也 二日行中規矩思昨終日中度今日惟此時純
敬之難也 思人才無用矣厭其無用即已才无用世
路不平矣怨其不平即已情不平 以祭考齊戒思齊
戒日有不悅宜寬之曰先考之量容之也有交財宜讓

之曰先考之惠及之也 十月為蠶人士作祭劉潤九
文潤九名廕旺蠶人恭兄富而行仁環居十餘村有訟
爭皆往質之 十一月涑水曹敦化來問學求列門人
先生辭 王法乾曰自知周孔三物之學却缺靜功不
及前日先生曰易曰洗心中庸曰齊明非齊不明非明
不齊非洗心不能齊明非齊明不能洗心何事閉目靜
坐拾釋子殘瀆也 十二月教之桓敦化學禮 敦化
介堞執贄先生許之 先生語堞曰伯夷仁也柳下惠
義也堞曰堞亦謂伯夷非佛老可托以其不念舊惡也
柳下惠非鄉愿可托以其必以道也伊尹非雜霸可托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六

以其樂堯舜之道而一介取與必嚴也孔子非經生可
托以其志為東周而教人以兵農禮樂也先生曰然
先生曰唐楊瑄疏言選士專事文辭自隋煬帝置進士
科始加以帖括自唐高宗聽劉思立之奏始乃為世害
至今乎
辛未五十七歲
正月思凡罪皆本于自欺言聖人之言而行小人之行
全欺也即言聖人之言而行苟自好者之行亦半欺也
法乾規先生曰身不及口口不及筆先生曰心更不及
身願共勉之 思有一夫不能下亦做惡有一事不耐

理亦怠惡有一行不實亦偽惡有一錢不義得亦貪惡又思不怨不尤下學而上達真無聲無臭於穆不已上通于天矣故曰知我者其天乎內返歉然自愧 看韓非子至說難強以其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憊然恨子交人每蹈此危哉 名保成曰重光 思子以淺露爲直暴躁爲剛執滯爲堅定屢過不改廢才也 三月先生將出游曰蒼生休戚聖道明晦敢以天生之身偷安自私乎于是別親友告家祠十六日南遊中州 至安平縣聞暉光齋閭教其門人揖立應對朔望拜父母儀獎之 至深州國之桓請從以其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七

年老家貧子幼辭之對曰吾敢遜子路乎固請徒步從先生教之曰正心修身之功不可因途行懈吾嘗內自提撕也又教以齊家先嚴內外 野莊頭遇鄭光裕克昌示以喚迷塗大悅 至順德府馮莊訪楊雨蒼及其弟濟川示以喚迷塗楊錄之晤邢臺教諭賈聿修故人也曰人言教職爲閒署不知人才爲政事之本而學校尤人才之本也勉以修身布教之道 四月朔日行望拜家祠答拜家人門生禮 至安陽哭奠許西山先生訪徐孝子适适聞存學存治曰适每夜祝天生聖賢以衛聖道其在先生矣 抵回龍與陳子彝耿子達甯

天木熊伯玉耿敬仲孫實則柴聚魁丁士傑論學爲甯季和閻慎行言經濟 至濬縣教諭國之蒲男玉之桓弟也來迎遊大伾山論道士歸倫 考忌日齊宿遙奠終日素衣冠不御酒肉 與男玉論井田固留之桓而行 宿班勝固見民以歲凶流亡惻然出錢及衣周之草遊客書寄縣令諷以四急一急停徵一急賑濟一急捕蝻一急請上官行文各處安集流民 至夏峯晤孫徵君子五君協七君孚十一君夔具雞酒祭徵君哭之拜耿保汝因同孫平子孫箕岸登嘯臺遊安樂窩弔彭俄夫墓酌以酒盃噉百泉時保汝率子爾良及楊廢干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六

楊誠甫李天祐孔益仲陸續至乃以存學質保汝曰請問孔孟在天之神以爲是否程朱罪我否保汝曰孔孟必以爲是也程朱亦不之罪也但目前習見不脫者起紛紜耳先生曰苟无獲戾先儒而幸聖道粗明生死元不計也保汝曰如此無慮矣乃爲暢言六藝之學保汝出其王制管窺論井田封建與先生存治合深相得流連幾十日乃別廢干以車馬送保汝名極定與人從孫徵君移家夏峯高隱力學 至延津訪周礎公論學渡黃河 五月至河南開封府張醫卜肆以閱人 思今出遊卽用九也必見无首乃爲善用 十日夜店人喊

盜先生堅卧亦不言 訪張子明劉念庵郭十同李瑤
之 杜聿修周炎趙龍文來訪 時時習恭心神清坦
四體精健時疫氣流行兼之斧資不給而先生浩歌自
得絕不動心 一日見一翁過骨甚健異之挽入座則
孫徵君門人原武張燦然天章也先生以常功及存學
質之天章喟然曰禮樂亡矣存學誠不容不作問水政
先生略言之天章曰先生何不著禮儀水政書先生曰
元之著存學也病後儒之著書也尤而效之乎且紙墨
功多恐習行之精力少也自此來問學者日眾 二十
七日始食杏恐食早家人未薦也 張天章來曰學者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五

須靜中養出端倪書亦須多讀著書亦不容已先生曰
孔子強壯時學成教就陶鑄人材可以定一代之治平
矣不得用乃周流又不得用乃刪述皆大不得已而爲
之者也如做富翁者不學其經營治家之實而徒效其
凶歲轉移遭亂記產籍以遺子孫者乎且孔子自居于
述乃武周述事之述家居習禮樂執射御爲司寇辨五
土之性乃述六府三物之事也非註記其文字也後儒
以講書註解托聖人之述可乎況靜中了悟乃釋氏鏡
花水月幻學毫無與于性分之真體位育之實功也聖
門下學上達原有正途不然孔子日與七十子習行粗

迹而性命不得聞孔子不幾爲千古之拙師七十子竟
成愚徒乎天章曰顏子仰鑽瞻前如立卓爾是何物豈
顏子枯禪乎先生曰否顏子明言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豈空中玩弄光景者比耶後儒以文墨爲文以虛理爲
禮將博學改爲博讀博講博著不又天淵之分耶天章
拜手曰聞命矣時主客坐久體愈壯容愈恭先生因指
曰非夙用戒慎功此容不得于人前矯強雜飾也故一
望識君天章悅服抵夜乃去 偶見筆有亂者因思杏
壇之琴書不整孔子不得謂之恭而安俱正之 六月
遊于衢遇一少年頗異問之朱超越千也約來寓已而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三

果至問其志願學經濟乃沽酒對酌與之言已提劍而
舞歌曰八月秋風彫白楊蘆荻蕭蕭天雨霜有客有客
夜徬徨徬徨良久鸚鵡舞雙眸炯炯空千古紛紛諸儒
何足數直呼小兒楊德祖尊中有酒盤有餐倚劍還歌
行路難美人家在青雲端何以贈之雙瓊珥翌日報一
刺曰吳名士拜遂行 抵杞縣訪田椒柏鄭吉人皆以
存學爲是 至鄆陵訪梁廷援以道于伏村晤劉子厚
訪王延祐次亭次亭述其師張仲誠所傳將好貨好
色作成色相制絕先生曰是主人不務守家而无事喊
盜也子謂白晝乾健習行夜中省察操存私慾自不作

卽或問作祇一整起亦必退聽孔門爲仁與克伐怨欲不行之分卽在此次亭請執贄辭之晤常貞一蘇子文七月訪劉從先言禮當習從先奮起曰此時卽習何待乎習祭禮二度日入從先日燈可讀書燈不可習禮乎秉燭終三教從先三耶喪禮從先問喪服制言之訪韓旋元旋元閱存性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豈心之理善而身乃雜惡乎閱存學曰是吾儒喚迷塗也訪韓智度指易修業居業曰學者須知田產籍非祖業講讀籍上田產非修業乃得求其業而修之修乃得居之吾儕急事也智度曰然 觀鄧汝極傳以當時心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三

學盛行崇證覺以九容九思四教六藝爲多汝極駁之曰九容之不修是无身也九思之不謹是无心也先生續曰四教之不立是无道也六藝之不習是无學也閏七月思化人者不自異于人 抵上蔡訪張仲誠仲誠曰修道卽在性上修故爲學必先操存方爲有主先生曰是修性非修道矣周公以六藝教人正就人倫日用爲教故曰修道謂教蓋三物之六德其發現爲六行而實事爲六藝孔門學而時習之卽此也所謂格物也格物而後可言操存誠正先生教法毋乃于大學先後之序有紊乎論取士仲誠曰如無私八股可也先生曰

不然不復鄉舉里選無人才無治道仲誠名沐以進士知內黃縣事有惠政論學大旨宗陸王而變其面貌以一念常在爲主弟子從者甚夥 觀上蔡知縣楊廷望所開杜渠又聞其毀佛寺重建耆臺伏羲廟清丈地畝躬率人習文廟禮樂蓋有用才也 先生謂李子楷曰朱子論延平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日以不觀觀之此是禪宗否子楷曰此誠近禪愚等操存不如此乃將學問思辨俱在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內用功先生曰如此則孔子學于識大識小問禮問官終日以思辨聞與達皆其兀然靜存不覩不聞時也而可通乎 八月先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三

生與仲誠及其門人明辨婉引幾一月將行申曰學原精粗內外一致加功近世聖道之亡多因心內惺覺口中講說紙上議論三者之間見道而身世乃不見道學堂輒稱書院或曰講堂皆倚學之不講一句爲遂非之柄殊不思置學之二字于何地孔門是爲學而講後人便以講爲學千里矣仲誠笑曰向以爲出脫先儒籬籬不知仍在其窠中也及行仲誠率門人遠送先生拜手曰承教不敢自棄勉加操存先生操存有年願進習行以惠蒼生仲誠拜手許諾 訪侯子賓諸人勉以習行有用之學 至商水訪傅惕若論學惕若服焉以吳名

士刺拜李子青木天與言經濟木天是之先生佩一短
刀木天問曰君善此耶先生謝不敏木天曰君願學之
當先拳法拳法武藝之本也時酒酣月下解衣爲先生
演諸家拳法良久先生笑曰如此可與君一試乃折竹
爲刀對舞不數合擊中其腕木天大驚曰技至此乎又
與深言經濟木天傾倒下拜次日令其長子珖次子順
季子貞執贄從遊 渡小黃河訪王子謙及寇相隨
問引以正學 抵奉天時訪王焉倚李象乾焉倚初執
習見已而服 返鄆陵訪李乾行等論學乾行曰何須
學習但操存功至即可將百萬兵無不如意先生悚然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三

懼後儒虛學誣罔至此乃舉古人兵間二事叩其策次
日問之乾行曰未之思亦不必思小才小智耳先生曰
小才智尙未能思大才智又何在豈君操存尙未至耶
乾行語塞 九月朔日偕王次亭昆仲習冠燕諸禮次
亭問明德親民先生曰修六德行六行習六藝所以明
也布六德六行六藝于天下所以親也今君等在仲誠
先生之門從未以此爲學教然則何者爲若所以明之
親之者乎閉門靜坐返念收心乃二氏之學非吾儒之
操存也次亭感佩 先生渡河北歸過淇縣訪王餘嚴
柔之五公先生弟也老病留金于其孫世臣爲養資

至湯陰訪朱敬主一他出其父甯居出會夙儒也語之
學抵掌稱善主一歸先生與主一及其子侄習禮甯居
日子可任老乎即主位伏興彬彬如也夜與主一論學
論治主一日不見先生幾枉度一世行徐适仲容已來
迎出日省記求教問禮樂答之已而主一復來追送至
磁州別主一請先生習恭觀之因並坐習恭先生曰吾
儒無一處不與異端反卽如我二人並坐習恭儼然兩
儒尙並靜坐則儼然兩禪和子矣 十月至臨城拜喬
百一毫耄清苦布衣單敝饋以金力却出酒食寒舍論
學 五日抵里族侄修已爾儼從遊 問家人前以家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四

書至相謂曰不聞朝廷詔至人臣必拜受乎夫子一家
之君也甯以妻子異人臣相率拜受先生惕然曰吾無
以當之尙容少自菲薄乎因以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家
人相勉 思言終未能謹復擬五字用力日省徐文禮
遜或少寡乎 王法乾論道在于書先生曰書之文字
固載道然文字不是道如車載人車豈是人法乾曰如
坐如尸非道乎日是人坐乎書坐乎抑讀之卽當坐乎
法乾無以應 給李介石書返其幣以南遊後介石具
幣儀來問學也介石名柱深澤人黃門人龍子也辛酉
舉于鄉能技擊好樂教子甥及門人各習一音每日讀

書畢卽登歌合樂颯颯如也樂易好施人多德之
壬申五十八歲

二月觀塋所輯諸儒論學關中李中孚曰吾儒之學以
經世爲宗自傳久而謬一變訓詁再變詞藝而儒名存
實亡矣批曰見確如此乃磨撫臺尊禮集多士景從亦
祇講書說話而已何不舉古人三事三物之經世者與
人習行哉後儒之口筆見之非無用見之是亦無用此
所以吾心益傷也 觀古月令每月教民事至命樂正
習舞命宗正入學習樂之類嘆今歷授時布政之法亡
添入建除宜忌諸術亦周孔學失所致也 謂塋日子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五

纂諸儒論學名曰未墜集蓋憂子存性存學大翻宋明
之案逆而難入錄其合道之言欲使人信吾說之不謬
于先儒而教易行意甚盛也然予未南遊時尙有將就
程朱附之聖門支派之意自一南遊見人人禪子家家
虛文直與孔門敵對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
定以爲孔孟程朱判然兩途不願作道統中鄉愿矣且
所謂未墜者非也未墜者在身世也今諸儒之論在身
乎世乎在口筆耳則論之悖于孔孟墜也卽合于孔孟
亦墜也吾與子今日苟言而不行更憂其墜矣而暇爲
先儒文飾曰未墜哉 六月教儼曰人之不爲聖人也

其患二一在視聖人之大德爲不敢望一在視聖人之
小節爲聖不在此吾黨須先于小節用功 七月錄四
書正誤偶筆皆平日偶辨朱子集註之誤者至是命門
人錄爲卷 八月側室田氏卒葬之祖塋傍行三虞禮
于別室以無所出准無服殯例令子弟十二日除服田
名種宜有女德柔順而正事先生十八年未嘗一昵近
未嘗仰首一視先生面也事女君如慈母死後數年女
君時時哭焉 十一月王次亭北來問學先生詳示之
王法乾規先生雜霸先生日子以僕爲雜霸或卽子
染于老莊之見乎僕以子爲老莊或卽僕流于雜霸之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五

見乎各宜自勘

癸酉五十九歲

正月書塋規先生道大而器小宜去褊去矜去躁去隘
語于記首 二月王法乾曰吾二人原從程朱入先生
曰從程朱入之功不可沒也然受其害亦甚使我二人
不見程朱之學自幼專力孔孟所成豈如今日而已哉
卽以賢弟聰穎屢屢悟屢蔽受害豈淺故吾嘗言仙佛之
害止蔽庸人程朱之害偏迷賢知 置側室姜氏 亡
岐劉懿叔延往先生曰後儒失孔子之道致我輩不得
見君子以文會友之樂矣卽如今日如聖學未亡與公

邱等吹笙鼓瑟演禮習射其快何如乃祇問論今古差勝俗人耐賄而已可勝歎哉 四月以三物一一白勸思一日不習六藝何以不愧習齋二字乎 閱宋人勸其君用曉事人勿用辦事人歎曰官乃不許辦事耶曉事者皆不辦事耶愚謬至此不亡得乎 六月王越千來問學 觀明臣傳每以著書成加官進秩夫爵位所以待有功者也而以賞著書之人朝野習迷乃爾 觀周密癸辛雜識載周平原云程伊川言有真知所行自然無失以致學者但理議論不力實行沈仲固云道學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居官不理政事以爲俗吏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七

所爲惟建書院刊書註輯語錄爲賢者或稍議之其黨必擠之爲小人異時必爲國家莫大之禍不在典午清談下也當時儒者猶覺其害如此今則舉世罔覺矣吾敢不懼哉 李植秀問曰張仲誠學術錯先生亦時稱之何也曰辨學不容假借若其居官廉幹自是可取吾嘗謂今日若過程朱亦在父事之列正此意也 思與常人較短長者常人也與小人爭是非者小人也如天之無不覆幬斯大人矣 十月觀春秋思孔子祇記某事某事其經濟裁處之道皆在胸中未錄也故游夏不能贊一辭子皇明大政記祇錄條件不參一議以待用

之則行似孔子當日亦此心事後人專以文字觀經至年月日皆尋義意遇不相合又曰美惡不嫌同辭恐皆竊語耳 如涿州哭奠陳國鎮 十二月與爾儼言致用以稅本色均田爲第一政

甲戌六十歲

正月朔日祭祖考側室田氏亦耐食 二月肥鄉郝文燦公函來問學請先生主漳南書院設教先生辭 王法乾爲定州過割地畝于已名下書狀不如式氣象鬱鬱然先生曰爲愛靜空談之學久必至厭事厭事必至廢事遇事卽茫然賢豪不免况常人乎予嘗言誤人才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八

敗天下事者宋人之學不其信夫 六月以祭中雷齋自勘行坐皆知禮使他日盡如齊日也無愧矣而不如也非忘乎故助忘二字非孟子實加作聖功不能道也 語堉曰吾與文升不言操存與法乾不議經濟兼語者惟子子其勉之勿以虛文畢事也 謂魏帝臣曰近世翰林院侍讀講修撰等官爲朝廷第一清貴之臣奈何唐虞命官詔收乃忘此要職乎學術誤及政事可嘆也 十月思夫子之溫良恭儉讓石卿先生有三焉溫恭讓也介祺先生有二焉溫恭也晦夫先生有二焉良與儉也予曾未有一焉愧哉 十一月郝公函具幣帛

與僕遣苗生尙儉來聘主漳南書院先生又辭

乙亥六十一歲

三月修己日近日取士書藝攢砌策表互換祇為欺扇先生嘆曰豈惟是哉孟子後之道之學二千年總成一大謊 四月日施惠于人乃其人命中所有第自吾手一轉移耳何德之有故世間原無可伐之善可施之勞七月之小店途誦程子四箴覺神清氣聳因思心淨氣舒一時乃為生一時故君子壽長神昏氣亂一日即是死一日故小人年短 謂敦化曰三重之道王者之迹也三物之學聖人之迹也亡者亡其迹也故孟子曰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无

王者之迹熄孔子曰不踐迹吾人須踐迹又曰多看詩書最損精力更傷目 教修已爾儼曰學者但不見今日有過可改有善可遷便是昏惰一日 十一月謂修己日子讀律而時文乃進可知經書皆益于文不在讀入比矣然尙未嘗實學之味也苟時時正吾心修吾身則養成浩氣天下事無不可為也況區區文藝乎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韓退之文人之雄亦云 十二月初三日為孫重光行冠禮延杜益齋為賓 思以厚病人之薄即已薄也以寬形人之刻即已刻也

丙子六十二歲

二月朔日行朔禮已旦矣出行學儀久之入家人仍帽懶候請拜先生曰吾德衰不能振一家之氣不足拜也室人懼拜內戶外立而不答側拜坐而不立 謂曹敦化曰天下無治亂視禮為治亂家國無興衰視禮為興衰 四月郝公函三聘請主教肥鄉漳南書院乃往重光及門人鍾鏐從五月朔日在塗率重光行望拜禮使錢望拜其父母四日抵屯子堡漳水泛公函率鄉人以舟迎入 公函學士相見禮因告家事先生曰為兄之道只不見子弟之過則善矣 議書院規模建正廳三間曰習講堂東第一齋西向榜曰文事課禮樂書數天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辛

文地理等科西第一齋東向榜曰武備課黃帝太公及孫吳諸子兵法攻守營陣陸水諸戰法并射御技擊等科東第二齋西向日經史課十三經歷代史誥制章奏詩文等科西第二齋東向日藝能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門仍懸許公三禮漳南書院扁不沒舊也門內直東曰理學齋課靜坐編著程朱陸王之學直西曰帖括齋課入比舉業皆北向以應時制且漸引之也比空二齋左處儉价右宿來學門外左房六間榻行賓右履六間容車騎東為更衣亭西為步馬射圃堂東北隅為倉庫厨竈西北隅積柴炭 思孔子討陳恒而料其民

不子會夾谷而却萊兵反汶田聖人之智勇也乃宋儒
出而達德沒僅以明理解智去私解勇其氣運之阨哉
又思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天下之達道也自佛氏
出而天下有不達之道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自宋儒
起而天下有不達之德 郝也魯苗尙信白宗伊李宏
業韓習數郝也廉郝也愚拜從學 六月書習講堂聯
云聊存孔緒勵習行脫去鄉愿禪宗訓詰帖括之套恭
體天心學經濟幹旋人才政事道統氣數之機 思多
言由于歷世事不熟看人情不透 閱家語至遊農山
歎曰觀于子路子貢則趙奢李靖仲連陸賈皆吾道所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三

不擯矣乃自宋儒分派而諸色英俊胥不得與于吾道
異哉 思有所事則心景日上無所事則心思日下尙
書曰所其無逸有以也 命諸生習恭習數習禮與公
函顧而樂之 七月朔行學儀畢日朔望行禮匪直儀
文蓋欲每月振刷自新也汝等知之又教弟子舞舉石
習力先生浩歌 八月如同龍晤諸故友程潛伯請筵
語之曰程朱與孔門體用皆殊居敬孔子之體也靜坐
惺惺程朱之體也兵農禮樂爲東周孔子之用也經筵
進講正心誠意程朱之用也潛伯曰解矣 訪路趨光
驤皇論治主封建井田相合謂之曰聖人不能借才異

代須寬以收天下之材和以大天下之交 十六日以
漳水愈漲書齋皆沒嘆曰天也乃旋門人皆哭別也魯
送至家九月始返 思非禮勿視四句嚮二字一讀謂
不視邪色云云非孔子復禮意也當四字一氣讀重在
一禮字謂視聽言動必于禮也天下歸仁卽王天下有
三重民其寡過也皆復于禮也 思威不足以鎮人而
妄夷之惠不足以感人而安居之不智也禍于是伏焉
十一月十五日爲爽然行冠禮延劉滌翁爲賓爽然
卽早壯也 二十七日遭叔母期喪寢于外不入內飲
食行處非哭時皆如平居不致毀矣 十二月著宋史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三

評爲王安石韓侂胄辯也其辯安石略曰荆公晝夜誦
讀著書作文立法以經義取士亦宋室一書生耳然較
之當時則無其倫比廉孝高尙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
天下之想及旣出也慨然欲堯舜三代其君所行法如
農田保甲保馬雇役方田水利更戍置弓箭手于兩河
皆屬良法後多踵行卽當時至元祐間范純仁李清臣
彭汝礪等亦訟其法以爲不可盡變惟青苗均輸市易
行之不善易滋弊竇然人亦會考當日之時勢乎太宗
北征中流矢二歲瘡發而卒神宗言之倦焉流涕夏本
宋臣叛而稱帝此皆臣子所不可與共戴天者也宋歲

輸遼夏銀一百二十五萬五千兩其他慶弔聘問賂遺近倖又倍是宋何以爲國買以金錢求其容我爲君宋何以爲名又臣子所不可一日安者也而宋欲舉兵則兵不足欲足兵餉又不足荆公爲此其得已哉辟之仇讐戕吾父兄吾急與之訟遂至數責家貲而豈得已哉宋人苟安日久聞北風而戰慄于是墻堵而進與荆公爲難大哄極詬指之曰奸日邪并無一人與之商推曰某法可某法不可或更有大計焉惟務使其一事不行立見驅除而後已而乃獨責公以執拘可乎且公之施爲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張商英等辦國用用王韶熊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三

本等治兵西城吐蕃南平洞蠻奪夏人五十二砦高麗來朝宋幾振矣而韓琦富弼等必欲沮壞之毋乃荆公當念君父之讐而韓富司馬光等皆當忍置也乎矧琦之劾荆公也其言更可怪笑曰致敵疑者近有七一招高麗朝貢一取吐蕃之地建熙河一植榆柳樹于西山制其蕃騎一創團保甲一築河北城池一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大作戰車一置河北三十七將皆宜罷之以釋其疑嗟乎敵惡吾備則去備若敵惡吾有首將去首乎此韓節夫所以不保其元也噫腐儒之見亦可畏哉且此七事皆荆公大計而史半削之幸琦誤以爲罪狀

遂傳耳則其他削者何限范祖禹黃庭堅修神宗實錄務詆荆公陸佃曰此謗書矣旣而蔡卞重行刊定元祐黨起又行盡改然則宋史尙可信耶其指斥荆公者是耶非耶雖然一人是非何足辨所恨誣此一人而遂普忘君父之讐也而天下後世遂羣以苟安頹靡爲君子而建功立業欲措拄乾坤者爲小人也豈獨荆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辯侂胄略曰南宋之金與北宋之遼又不可同年而語也乃累世知岳飛之忠累世皆秦檜之智獨韓平原毅然下詔伐金可謂爲祖宗雪恥地下者矣仗義復讐雖敗猶榮者矣乃宋人必欲誅之以畀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三

金也尙有人心哉然兵臨城下宗社立墟敵問戎首無如何也乃夷考當時葉適巨宥辛棄疾等支吾于北敵無勝計而宋相之首已不保矣異哉有題朝門者曰晁錯旣誅終叛漢於期一入竟亡燕可見當時人卽惜之非誅平原而宋存留平原而宋亡也及金主見平原首率羣臣哭祭禮葬曰此人忠于謀國繆于謀身諡曰忠繆則金非惡平原而深笑宋室也可知矣宋史乃入之奸臣傳徒以貶道學曰僞學犯文人之深惡耳宋儒之學平心論之支離章句染痼釋老而自居于直接孔孟不近于僞乎其時儒者如沈仲固周密等皆曰今道學

輩言行了不相顧其徒不已有偽乎而遂深疾之也至于指數其奸除貶偽學外實無左驗徒曰姬膠盛左右獻媚而已郭汾陽猶窮奢極欲張曲江猶喜軟美而欲責平原以聖賢乎且此等亦未必非珥筆文人媒孽之也而七百年來直視爲奸宄無一察焉不其冤哉 郭子固寓書問學子固名金城北京人少能詩文聞堦言顏先生之道輒棄去爲天文地理禮樂書數河渠諸學仕刑部員外郎精練刑名十四司稿皆倚定每奏獄再四欲獻全活甚夥陞御史上疏謂官冗殘民請汰之性孝友謙默有容非其義強之財弗受也年四十一卒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壽

博野知縣徐公國綬造廬拜見

丁丑六十三歲

正月偶觀宋孫藝吳時二傳嘆宋家每論人先取不喜兵能作文讀書不可療之痼癖也殃其一代君臣毒流奕世傷哉 思人至衰老容色氣度宜倍寬和以樂人羣骨力志情宜更剛毅以保天命吾未有一焉豈不可懼 二月思宋人但見料理邊疆便指爲多事見理財便指爲聚斂見心計材武便指爲小人此風不變乾坤無甯日也 閱韓詩外傳仁道有四聖仁智仁德仁而謙仁爲下嘆日子求仁而好其下殆哉 觀古書

言十淫有淫中破禮淫文破典曰其宋儒之謂乎 三月廣平陳宗文來訪 四月王法乾與先生言學忽歎曰宋儒竟是惑世誣民先生笑曰子乃今始知乎 答恭書曰吾所望與于此道者惟足下一人故懼其放畏其雜相見責善過切如日暮途遠擔重力罷將伯之呼不覺其聲高而氣躁也 六月思天之所祚報者人不成稱已不表見所謂陰德也又思對越上帝不爲世味糾纏不爲喜怒勞擾不爲疾病困縛乃爲晚年進益 七月定與劉棻旃甫刊先生訂改王應麟三字書 九月思古人靜中之功如洗心退藏于密乃洗去心之汚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美

染退然自藏極其嚴密一無粗疏卽不動而敬也何事宋人借禪宗空靜而文之以主一又贅之以無適以似是而非者亂吾學哉 十一月二十七日哭奠叔母墓 告服闋

戊寅六十四歲

正月登厠皆梁之糠粃也出謂人曰昔年歲儉人剛主家厠矢積蒿糠此處正堪自對焉知貧之苦乎 三月八日忽長吁自愧必有隱憂不自覺者 思千古無暴戾之君子 四月思諸子不及門吾卽無學習亦是無志遂獨習士相見禮如對大賓 鄢陵裴文芳子馨來

問學 五月觀朱子語類秦檜愛與理學交自謂敬以直內終日受用則當日理學之爲小人假者爲多矣六月保定詹遠定侯來問學 親語類曰本朝全盛時如慶厯元祐間只是相共扶持不敢做事不敢動被外人侮亦祇忍受不敢與較方得天下少甯積而至于靖康一旦所爲如此安得天下不亂不知此言是怨慶厯元祐諸人乎抑怨靖康諸人乎宋家可笑可憐積成禍亂之狀如此而乃歸獄荆公何也 思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觀一處又觀一處自喜爲通天下路程人人亦以曉路稱之其實一步未行一處未到周行榛蕪矣遽返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三

已正墮此處事非情卽略待人非偏卽隘仍一不能走路之宋儒也可愧可懼堪謂走路者兵農禮樂也路程本者載兵農禮樂之籍也宋儒亦不甚喜觀此籍蓋其所喜者尙在安樂窩居不在通曉路程也如論語故事而信等書必曰是心不是政可見 思吾身原合天下爲一體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舞韶樂放鄭聲遠佞人合天下之視聽言動俱歸于禮也故曰天下歸仁 七月曰天下甯有異學不可有假學異學能亂正學而不能滅正學有似是而非之學乃滅之矣 徐公解任來拜別先生往答之 八月覺胸中恬靜與天地相似

十月王法乾曰自居功者人必共怨之自居長者人必共短之自居是者人必共非之先生曰然 十二月李植秀請專志于禮先生曰善剛主在浙學樂俊射粗可修已學律希濂學書賞白及儼數俱可用近法乾大奮于禮汝又佐之六藝備于吾黨矣子何憾勉之 習祭禮爲身近衰情乃主獻升降跪拜以自振 國之桓卒先生聞之大哭易素冠服爲位哭奠受弔持心喪三月之桓字公玉深州生員性樂善慈誠敢爲邑人王之俊廬墓苦孝桓遍走當道及諸王舉揚田逢年行備得直以佐斧資桓辭之逢年悲曰善不分人乎凡五載卒上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三

蓬建石坊于之俊墓長顏先生八歲東修長跪求教先生辭桓曰昔董蘿石執贄王陽明不論年桓乃遜蘿石耶卒成禮先生南遊桓步從時年幾七十矣嘗擬草民疏言天下疾苦人笑其愚不恤也老以無子置側凡求嗣必偕齊戒沐浴聯生三子 爲重光娶婦行醮命親迎饋食饗婦禮

已卯六十五歲

二月規王法乾不繫念民物法乾引易何思何慮先生日子自返已至聖人乎元則自愧衰昏不能畫有爲宵有得矣 觀朱子語錄見其于岳忠武也雖從天下之

公好稱之有隱忌焉曰岳飛誅曰岳飛亦橫曰岳飛只是亂殺于秦檜也雖從天下之公惡而貶之有隱子焉曰秦老曰士夫之小人何也 爲植秀錢言用人自鄉約保長與州縣吏胥同祿更代任用三年鄉里公課其功德而上之邑宰邑升府府升監司監司登之朝以至公卿 思每晝夜自檢務澄澈方寸無歷世心無忘世心無怨尤心無欺假心方與天地相似不然昏昏如無事人老而衰矣 吟詩云本來一點無虧缺遭際窮厄奈我何自從知得吾儒事不大行也亦婆娑 三月思言行不相顧卽欺世也使路人指爲聖人而一德未立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无

一行未成卽盜名也見禍于天受侮于人亦宜乎 四月之桓心喪已闕以未得往哭猶不忍歌笑爲樂 十八日王法乾卒先生慟哭爲之持總服朔望祭禮俱廢 五月送法乾葬爲謀家事託其門人王懷萬教遺孤薄 一僧從先生言歸倫姓姚名之曰宏緒字曰昌裔 思畏友云亡須時時畏天不則墮 六月思三事六藝若盡亡三才亦不立矣所亡者士不以爲學術耳語修已勿觀性理語錄 抵某家寅起賓主皆未寤思吾方自愧衰情而人猶稱勵精世運乃至此哉 省過近多自老大過也 七月已前不時哭慟至十九日之

北泗哭奠釋麻旣而考禮乃悔誤廢吉禮蓋朋友麻乃弔服加麻非總麻服也謝過于家祠五祀 閏七月恭自浙來見先生命吹簫笙聽之堪謂先生曰先生倡明聖學功在萬世但竊思向者束身以斂心功多養心以範身功少恐高年于內地更宜力也乃以無念有念有事總持一敬之功質先生曰然吾無以進子子乃于外出得之可愧也敢不共力乃書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二語于日記首日服膺之 觀毛大可樂書王草堂書解正誤大可先生名奇齡浙之蕭山人多學善文少爲警家構避之四方康熙戊午舉博學鴻儒授翰林院檢討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罕

已告歸益遂經學禮樂易詩書春秋各有論著一洗舊儒痼說草堂名復禮淑行好學初年調和朱陸晚見益邃著四書集註補書解正誤駁朱註訛謬內入顏先生說 曹敦化以新鄉尙重威如及朱主一咏先生辭來威如辭曰卓識絕騰踴離折藩存性學恨不親孔孟傳講治法真如見三王面不得已跳過漢唐舉首堯天眼睜睛總不教塵沙眩主一辭曰喚回迷塗億兆添多三存如願萬邦協和喜先生壽考作人間風起焉肯蹉跎威如主一寄辭俱四拜 崇質所著大學辨業于先生大略言格物致知者博學于文也學問思辨也誠正修

齊治平者約之以禮也篤行也物即三物之物格至也
即學而時習之誠意慎獨也內省也正心心在也洗心
退藏于密也不動而敬也總之不分已發未發皆持一
敬孔子所謂修己以敬也謂心無靜時祇一慎獨盡之
而已朱子分靜存動察者非也分靜于動而以主靜為
功者亦非也何者心之靜而為其所不觀不聞者祇屬
須臾不可主之也主之必入二氏矣先生喜曰吾道賴
子明矣後為之作序 八月語曹敦化曰論語孔子之
經濟譜也漢高祇得惠則足以使人一句即與項王祇
犯有司出納一條即亡 自以衰病敬身功疎省過自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聖

振 九月安州馮繪升來以法乾亡與繪升約一年兩
會責善辨學 以衰病不能理他功惟常習恭覺萎息
習恭莊覺放肆習恭謹覺暴戾習溫恭覺矜張習謙恭
覺多言習恭默覺矯揉習恭安 先生以屯子堡水患
益甚屢請不往至是郝公函書至候安附一契云顏習
齋先生生為漳南書院師沒為書院先師文燦所贈莊
一所田五十畝生為習齋產沒為習齋遺產 十一月
省過恐振厲時是助平穩時是忘 十一月博野知縣
杜公開銓造廬拜見 閱陸桴亭思辨錄

庚辰六十六歲

二月把總趙玘光玉來拜去謂儼曰汝今日見吾會武
夫辭氣乎對曰異平日矣先生曰因事致禮因人致對
竊有慕焉友人不知吾者多矣 三月朱主一來考習
六藝復具贊令其少子本良從學 一日習恭忽閉目
自警曰此昏惰之乘也不恭孰甚已而喟然嘆曰天置
我于散地二十有八年會不切劇我矣植秀問曰何也
曰困抑不若在蠶之甚左右共事不若在蠶之才忽忽
老矣是以嘆也 五月思法乾不已因曰行敬一步即
若法乾之監我一步也心敬一念即若法乾之範我一
念也何必戚戚為無益之悲乎 作先君子傳曰年幾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聖

七十受兄掌而不怒益恭此一節也幾堯舜矣 六月
二日覺天清地甯風和氣爽身舒心泰誠如象山所云
欲與天地不相似不得者倘如是以死子張所稱君子
日終其庶乎 思昔年工程靜敬中檢昏惰近日昏惰
中檢靜敬 七月徐仲容來問學 思釋氏宋儒靜中
之明不足恃也動則不明矣故堯舜之正德利用厚生
謂之三事不見之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周公之六德六
行六藝謂之三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 許恭
玉憂學人弱如婦人女子先生曰非去帖括制藝與讀
著主靜之道禍終此乾坤矣 八月高陽李霖沛公寓

書問學稱弟子 謂李命侯曰法乾卒良友中再無以
聖人相責者遂泣下不已 十月思家人有不化者須
請詣諭之以法齊之乃書言教法束人治之要于日記
額 悔過自訟驕浮二事 十一月思文王緝熙敬止
若宋人釋之必寫一派禪宗大學爲人君五句乃真熙
真敬 十八日夜就榻矣聞子弟樵還復出圍坐成一
聯云父子祖孫幸一筵共樂漁樵耕牧喜四景長春
十二月謂重光曰三達德之定天下也有互用之時有
獨勝之時光武戰昆陽此勇德獨勝之時也 評堪日
講戒以用實功惜精力勿爲文字耗損 口占云宇宙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望

無知已惟有地天通須臾隔亦愧自矢日兢兢 思人
使之才易使人之才難

辛巳六十七歲

正月十五日祭戶神祝成教重光安五祀龕奉上額正
行家眾當者令辟坐者令起淨掃神位拂拭神主置祝
爐前恭揖稟明日寅時恭祭垂簾而退此儀幾四十年
皆先生自行今始命孫 堪弟培從學 二月培請先
生之李家莊堪門人菅廷耀李廷獻菅紹昌皆來習禮
三月修已侍告之日浮躁人無德亦鮮福壽吾年少
自斷不過三十今幸苟延也子戒之聞公度半日默對

嘗聞座稱羨 四月李甥問孟子盡其心節先生曰盡
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者知其仁義禮智之性也
知其仁義禮知之性則知元亨利貞之天矣 五月曹
乾齋刊存學編 六月思小心翼翼翼翼者如翼之飛
進進不已也 八月堪將入京先生曰道寄于紙千卷
不如寄于人一二分北遊須以鼓舞學人爲第一義
自傷三老有不下之族慕一也田有管曠二也歌興不
長多忘句三也 九月語杜生日道莫切于禮作聖之
事也今人視禮之精鉅者曰不能粗細者曰不必是使
聖人無從學也有志者先其粗慎其細學得一端亦可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望

卽如出告反面苟行之家道不亦秩孝弟不亦興乎
敬堪曰今卽著述盡是不過宋儒爲誤解之書生我爲
不誤解之書生耳何與于儒者本業哉願省養精神苟
得行此道之分寸吾卽死無憾矣 十二月有惑者盛
氣解之思此卽已惑也 曹乾齋寄所刻存學編至或
言盍走書謝之先生不可曰吾二人不識而渠以明道
也非以爲我也何謝後有問學書至乃答之

壬午六十八歲

正月朔日始祖禰同祀初先生遵程伊川說春祭祖秋
祭禰堪按古禮皆祖禰同日祭程說非也質之先生先

生考而然之至是收從古禮 聞人稱邊之藩孝恤二
行曰吾門有人矣 雪夜重光取薪烘火他人者近欲
把之思不可而遠取已薪先生聞而獎之曰充此意可
爲聖矣昏夜不欺一也義利分明二也舉念能斷三也
二月四日哭從姑喪思禮七十衰麻在身而已而況
功總乃定葬日朔望禮哭勿傷其餘但追慕不哭 服
膺小心昭事思任人情之顛倒事變之反覆君子之心
總不失其對越上帝之常其幾矣 三月八日忽思少
年最卑汚事因思張仲誠言鳶飛戾天一斂翅卽落地
豈不信乎自今不可任此身頽衰須日日有工程但擇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望

老力可能者爲之耳 劉懿叔稱其長耶近勤子職先
生因獎之語懿叔曰數子十過不如獎子一長數過不
改也徒傷情獎長益勸也且全恩 五月四日哭奠從
姑告除總 自勘期人過高望人過厚百苦百咎所從
來也 或饋肉家人德之先生曰此施百而報一也家
人言報一亦佳先生因自愧一言三失伐善校物器小
思老來懈惰之態不施于身昏慢之態不作于心無
所鬱累無所食繫斯學力之驗也已 六月自勘曰李
晦夫氣象朴樸全不入世局王法乾專一畏避故皆不
受侮于既甘心沮溺而又不能認確窮則獨善一句且

至誠不足動人恭也皆取恥辱愛也皆招玩侮是誰之
過與 思宋儒之學南誤張仲誠西誤李中孚北誤王
法乾皆天生秀傑可爲斯人立命者誤常人之患小誤
秀賢之禍大又思呂新吾陸道威材識又高矣亦沾泥
帶水更可惜也 族孫保邦初不識字先生愛其勇力
教之武爲講鑑史遂漸通文閏六月乃入班行學儀
習恭覺足容微開斂之 十四日小便祕幾殆書命塔
勉力益光聖道已少靜談笑如常夜乃通越數月錢侍
請曰剛主會請于師以習齋作千秋公所門人恭祀師
主集則講習其中先生可手書一紙先生許之 七月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哭

先生聞某不分父勞嘆曰古者弟子爲學卽教之事父
事兄服勞奉養今學讀書作文必袖手靜坐安其身而
奴隸其父兄此時文取士之害讀作爲學之弊也 八
月思大人自恃其聰明則不能用人小人自恃其聰明
則不能爲人用 聞師賈金玉卒奔哭持心喪五月罷
無時哭猶朝夕哭葬時率門人往哭送 九月河南州
璋价恭執費從學先生率行釋菜禮于先聖傳之經濟
囑以勿爲書生所誤 培始編日記求教誨之口務有
恒

癸未六十九歲

正月或求教授書文先生曰衰疲自知天廢姑舌耕以濟絕糧亦可也于是曹可成田得豐郝品郝夢祥郝夢麒來從遊 清苑馮辰拱北書來問學答之 六月大興王源价恭執贊從學先生辭不受固請乃受之曰文升剛主道吾友英雄之氣與夫文章識力想豈久矣近又聞因剛主言爲省身錄從事身心尤使僕喜而不寐過謙不敢當然相期于周孔之道者甯有既乎願斷自今一洗詩文之習實力聖學斯道斯民之幸也因問曰聞子知兵其要云何對曰源何足知兵要但以爲不過奇正而已又曰假以烏合數千使子治之何法爲先對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望

曰莫先束伍先生躍然曰子真其人矣次日率源祭告孔子行釋菜禮祝聖陰佑使之成德興行有功乾坤評省身錄勉以遷善改過源問刀法告之源紀二詩曰離迷禾黍問南村慚愧擔簦五柳門十載低顏隨燕雀半生孤眼橫乾坤先生有道青雲上今日從遊皂帽尊虞夏高歌入未老無邊風雨正黃昏藜羹麥飯話情親今古興亡賴有人破屋寒飛宵練影荒籬遠隔夕陽塵直將文武傳洙泗未許安危係洛閩山勢東蟠滄海盡應知燕趙白生申 七月堪使弟培門人陳兆興爲共學會以日記質之先生 堪質所撰小學勺舞儀節畫舞

位執干戚羽籥以舞先生觀譜監之 八月評培日記曰既脫俗局而高視遠望再斂空虛而自卑自適則可與適道矣 儼侍言有心疾曰習行于身者多勞枯于心者少自壯 一日曹可成觀天象言寅時東方見黑雲似雨兆然不大次晨果微雨先生曰若可成者可與傳瞻天之學矣 九月祭孔子祝曰李培從元及其兄堪學日記逐時自省改過遷善因之元門下侄修己爾儼及門人李植秀鍾鏡各集冊互相糾繩元亦用自振拂庶末路無躓惟神相之 訂堪所譜小學 十月夜坐久無惰容爲修已述故友劉肇南以六十鄉宦失一出告受跪責于其母事 十一月語可成曰孔子稱仲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哭

弓可使南而稱子賤霸王之佐論由求等從政及子貢孟子之稱孔子得邦家得百里而君聖賢之學之德可想矣宋人相推有是乎 先生見學堂禮器禮位乃知諸子自習禮也鏡蓋倡之私喜 培來與鏡習勺文舞式 教培痛除假冒將就 十二月齊憑案者再因思古人之老也行有杖馮有几是古人固不諱老齊之日不拘行立坐臥以一心思神而不忘爲主不必盡莊坐也

甲申七十歲九月二日酉時先生卒

正月朔日記祖禱祝文末日尙其冥佑末路乾乾冥增
罪戾庶保降衷以歸元 率門人習禮先生作通贊新
歲習勤也必終肄三 漢軍崔璠奐若來問學先生謂
之曰學之亡也亡其粗也願由粗以會其精政之亡也
亡其迹也願崇迹以行其義 十五日行學儀有後至
者乃命凡過行禮日專任一人或輪班傳呼齊集務于
先生未出前嚴辦聽候勿悞 自勘一生勉于明虞周
之政學孔孟之學尊祖敬宗老老恤孤隆師重友闢邪
衛正改過修慝日新時惕稟乎帝監勿負蒼生乃年及
七十而反身自證無一端可對堯舜周孔而無慚者且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癸

有敗壞不可收拾如化族一事良可傷也 戒子侄後
日斂用布勿以絲帛 二月朔日習禮先生主獻問諸
子有失儀否儼曰無失且始終恭敬 謂門人曰孟子
必有事焉句是聖學真傳心有事則心存身有事則身
修至于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道統治統俱
壞故乾坤之禍莫甚于釋氏之空無宋人之主靜 與
門人言博蠡修河法曰北人祇思除水患不思興水利
不知興利卽除害也 二十日看書儼曰伯父言誦讀
爲病而又犯之況年邁宜養先生笑置之曰子弟不當
如是乎 族祭藝三盞及限若有醉意乃坐久止一盞

較指輸一盞卽止 曰吾事水學不外分濬疏三字聖
王治天下亦祇此三字 三月將以銀易新冠思此門
人周瑀所寄遺者當爲天下公用之不可以私華其身
乃易紙抄喚迷塗 思生存一日當爲生民辦事一日
因自鈔存人編 遊西園可成從因言王五公之教于
陞陽也謂主人曰吾登山卽借弟子登山玩水卽借玩
水吾吟酌吾看花吾步騎射無不弟子借諸公勿問也
祇取弟子學問科名勝人耳學且勿論其門人甲遂中
進士卽帖括也豈僅在誦讀哉 書立心高明俯視一
切于記首 四月謂門人曰齊宣王欲授孟子室養弟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辛

子使大夫國人矜式是以宋儒待孟子也孟子志作名
世烏肯居哉倘以留宋儒必悅使繙朱註程子果曰齊
王處孟子未爲不可慨然嘆曰程朱之學焉得冒孔孟
之學哉 十二日素服行忌祭禮其祝末曰嗚呼顯考
饗哉知兒之將獻尙得幾時哉悲咽哀愴何有極哉
塋來叩稟應鄆城知縣溫公益修聘因議南遷先生曰
吾夙志也然屢謀不遂而竟昏耄天殆使我葬斯土也
已矣 五月坐場中覺脊骨俯屈振起習恭 二十五
日搆以往鄆城拜辭求教先生曰持身莊竦力斷文墨
愛惜精神留心人才佐政仁廉足民食用特簡武壯不

問小過出入必慎交遊勿濫恭拜受行後先生悽然

許恭玉來言一統志廣輿記等書皆書生文字于建國

規模山河險要未詳也先生曰豈惟是哉自帖括文墨

遺禍斯世即間有考纂經濟者總不出紙墨見解矣

六月沐後見指肉紅潤甲色穩秀嘆曰天何不使我櫛

風沐雨胼手胝足也 以祭中霽齊戎臥以致思覺不

專一則坐坐覺不專一則立期不以暑困勝吾心之齊

思修其天爵以要人爵雖文武盛時不能保無其人

也惟修之久則習與性成功名之事皆性命之事矣即

或虛假而有此一修其存天理成人材者亦不淺故戰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至

國才俊猶盛後世此周公立法之善也今時文取士求

一修天爵以要者亦安可得哉 七月謂門人曰心性

天所與存養所以事天道義師所授習行所以事師

苟可成死先生哭之慟為素服十二日 八月二日夜

夢中大哭父闔巷皆聞 十一日行中矩習恭十二日

行中矩已而習恭坐如泥堞 夜半左肋下病發兒時

積也 十三日習恭者二 十五日行中秋禮獻先祠

瓜果酒肉夜與修已爾儼爾橫重光飲月下不歌不能

忘可成也 二十五日寢疾李植秀鍾鏡俱來侍二十

七日張振旅張智吾來視起冠智吾曰病何必冠先生

曰臥則脫起則冠固也三十日王巽發王濬王澤王懷

萬王溥王繩其來候命人扶揖 九月朔日張文升來

視疾二日辰令燂湯沐浴培及賈子一來視疾先生謂

門人曰天下事尙可為汝等當積學待用申命自學舍

遷于正寢西卒面貌如生 安陽徐适聞訃北面拜哭

正弟子禮 堦聞訃自鄆城奔回哭奠與及門培邊之

藩顏修已李植秀顏爾儼鍾鏡賈易田得豐郝品郝夢

麒執喪衰服加經紳士許璠彭大訓等百餘人共奠爨

堦為祝曰嗚呼秦火焰而大道隱講壇盛而學術岐然

忽者千餘年昧痼者數百載乃今始得一先生而先生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至

又忽逝也悲哉天之于人其有意耶其無意耶先生崛

起側陋直以聖道為己任以為聖人必可學而至希賢

則已卑才總非即能幹師門內難及長躬權園事恩祖

甘毳隨欲敬進雖勞不怨日五漏起坐必直首端身兩

足分踏地不踰五寸立不跛股不搖移行折必中矩周

旋必中規盛暑終身未嘗去衣冠尊長恤族里與王法

乾十日一會糾日記記詳十二時言行時下圈黑白別

欺嫌好言論行嘗忤俗然生平無一言非道無一事不

以堯舜周孔相較勘朔望謁家祠二時祭以及冠昏力

行古禮居喪倚廬室衰麻無時哭三年不懈雖功總

皆如禮無少假待妻如君撫子如師屋漏獨居身未嘗
傾歆是爲先生之躬行非其有一介不取一錢贈必報
邑令約車騎造齋下拜惟遣子弟答士民公舉德學苦
孝學使者李公巡撫于公將交章上薦先生力沮若傷
之乃止是爲先生之守慨然謂周孔之道在六德六行
六藝後儒以靜坐致良知參雜異端篡吾心之德且鄉
黨自好遂負高誼罕見一一考行古道絲髮不苟者至
攻詩文纂章句羣趨無用而先王兵農禮樂之藝嗒然
喪失以致天地不得位萬物不得育乃定課外整九容
內顧明命一致加功自終日迄夕乾乾惕若家禮學規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五

酌古準今務曲當帥弟子分日習禮習射習樂習數習
書考究兵農水火諸學學堂中洒掃潔甚琴琴決拾籌
管森列眾生揖讓進退其間已而歌謳舞蹈唐宋後儒
室久不見此三代威儀矣于是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
以立教是爲先生之學術而謂先生之生徒然耶天無
意耶故嘗謂先生之力行爲今世第一人而倡明聖學
則秦後第一人海內文士無論卽稱篤儒致行者與先
生疎密固大有間而至于秦火之餘如董仲舒鄭康成
文中子韓昌黎程明道張橫渠朱晦庵王陽明其于學
術皆顧此躡彼甚至拾滌捉風漫淫虛浮而以亂聖道

嗚呼千餘年于茲矣先生生亦晚近居蓬蒿孰傳之孰
啓之一旦爬日抉月堯舜周孔之道拾之墜地而舉之
中天奚其然耶豈天道運會一盛一衰堯舜盛以至于
周秦衰而邇邇至明自此以後乾旋坤轉聖道重明斯
民蒙福故特生其人耶乃少困以患難中阨貧賤內苦
于家庭外之聞者或疑或信或謗且滋而且奄忽以去
抑天地之氣如燭炮火燼已成灰滯後轉螢點紅豔炯
然自照而竟燿耶嗚呼吾無以知天矣嗚呼慟哉凡我
同人皆有後死者之責其何以不負先生其何以終邀
福于天先生之神萬世不磨矧茲旦夕而不予臨嗚呼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五

哀哉尙饗李植秀挽聯云持身矻矻備歷錯節盤根大
德行二千年後無雙士樹巖巖直排迷途歧路眞學
述十八代來第一人鍾鏐聯云手著四存繼絕學于三
古躬習六藝開太平以千秋顏爾儼聯云關外尋親遼
水東西欽大節洛中辯道嵩山南北識眞儒張文升上
私諡日文孝先生 十二月六日葬于北楊村西祖兆
塋與及門諸子送葬哭慟失聲葬返從孝子爾棧孝孫
重光行虞祭相向哭盡哀持心喪三年 先生卒前遺
囑子孫以習齋爲門人公聚學習之所塋等共議懸扁
門額曰習齋學舍敬書神牌曰顏習齋先生神位供于

習齋晨興設祭告以後每年二八月上辛公集致祭講
習先生學術 乙酉四月鄆城知縣溫德裕刊先生存
性存人存治三編于鄆城 六月恭修先生年譜 丙
戌八月王源哭奠先生于習齋學舍十月訂先生年譜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終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蓋

跋

閱顏習齋先生年譜見其自幼英毅慨然有志于聖道
切已束修壯而明周孔不傳之學禮樂兵農實履其事
晚年上達所見益精貫其德彌上心彌款倍加淬勵造
世之志無頃刻忘行已教人乾惕如一日嗚呼此真周
孔之道之學也 璋自甲申秋閱國語感古人父子君臣
之際民社世故政事之端莫不實有規畫自反無似因
發憤與鄭君知芳共學乙酉立日記記得失過惡以自
考抵上谷始聞先生而先生已沒不可見矣嗚呼何 璋
之不幸哉雖然其言與行俱在穆然思之如見先生 璋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跋

蓋

苟能孜孜不懈學先生之學是即親受教于先生也況
有剛主李先生身得其傳諄諄以此道提誨就而正之
猶見先生也又何憾焉是在自勉而已康熙丁亥三月
棘津後學張琬璋謹識

楊子云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嗟乎模範
詎易得哉今觀顏先生年譜誠哉模範矣平居每歎大
儒自命而誤以面壁爲存養章句爲學問如焚鼎造冰
至於言行相違借名行私者又不足道也今得先生模
範竊有志焉但自願謏陋不知果能私淑以善其身否
也行滋懼矣丁亥菊月後學鄭知芳拜識



潛丘年譜

道光廿七年
壽陽祁氏刊
何紹基畧檢

閻潛丘先生年譜 序

癸卯夏穆改訂亭林年譜既卒業
國朝儒學亭林之大潛正之精皆
者之大師因取杭大宗錢曉徵所為傳及劄記疏證諸書排
次歲月為潛正年譜將以詒吾鄉後進興起其嚮學之心討
論月餘稿艸備具是年秋南游江淮過山陽訪丁儉卿舍人
訊以潛正遺事儉卿出所著山陽詩徵柘塘勝錄見示頗多
采獲漢陽劉棻雲學正見之為修改十餘條葉潤臣舍人好
為詩凡

國初人集有與潛正相涉者輒來相告增補加密矣泊交光
澤何願船比部復以此譜相諉願船為析疑彌罅又不下數
十事於是壽陽祁尚書嘉其用力之勤欲遂墨諸版與願譜

閻譜

復就亭

並行憶戊戌冬襄校淮安見閻氏之應試者今尚多有遺容
志傳必世守焉不可當吾世而失之也屬同年何子貞編修
致書學使者張筱浦侍郎行文淮安學官向閻氏後人索之
越數月得學使復書則復申所撰行述

世宗憲皇帝祭文輓詩巋然俱在意潛正之靈實默相焉為
之意愜者彙日爰與願船更事討論密又加密蓋自初始以
訖今日凡五易稿而後寫定此本雖星漏仍不免然於潛正
束身力學之大綱約畧具矣學者倘能循潛正讀書之法研
證經史勉成實學而不蹈標榜聲譽苟簡自封之習是則區
區舉似前賢之微意也夫整比再三勉徇尚書之意付之梓
人因述其緣起如此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平定張穆識



閻潛正先生年譜

郡後學平定張穆

先生系閻氏名若璩字百詩別署潛正居士

四庫書提要潛正者若璩本太原人寄居山陽爾雅曰

晉有潛正元和郡縣志曰潛正在太原縣南三里取以

名書不忘本也 一統志潛正在太原縣東八里 太

原縣志潛正相傳宋修惠明寺塔陶土為瓦遂失其形

疑即今之瓦窯村 山陽丁儉卿晏嘗於淮安市上得

潛正居士小印珍弄之歲甲辰入京師見穆為先生所

撰年譜遂以印相贈 譜中所采山陽詩徵拓塘

始祖仲寶元初自祁縣遷太原嘉節都西寨邨

閻譜

後魏亭

子詠撰潛正行述始祖貞逸公諱仲寶 魏叔子閻氏

本支敘閻氏受姓相傳為周昭王少子為秦伯曾孫為

唐叔虞後皆遠無所考信修齡之錄斷自元初遷太原

仲寶公始又曰元初自祁始遷太原嘉節都西寨邨者

曰第一代始祖仲寶公 四書釋地今晉水原有女郎

祠去吾家之西寨邨一十八里

第四代祖岱

本支敘四世以下始紀修齡所自出其始分支者曰第

四代祖岱公

第五代祖珍敖

本支敘始分四大股者曰第五代祖珍敖公 尚書古

文疏證 卷六 鉅鹿澤一在鉅鹿縣西北一在昭慶縣東
二十五里昭慶縣今真定府之隆平余五代祖之弟實
遷其地云

第六代祖人瑞

本支敘始分十四小股者曰第六代祖人瑞公又曰三

晉方言稱某支為某股

第七代祖居閻號西渠始由太原遷山陽

本支敘遷淮者曰第七代淮安始祖西渠公又曰蓋自

仲寶公遷太原以耕讀世家西渠公業鹽筴遷淮而後

世稱素封皆代有隱德多文學士又曰西渠公之遷淮

也在正德初 案杭大宗錢曉徵兩傳俱作五世祖始居

閻譜

後魏亭

生之身而上溯 釋地吾家自高高祖由晉之汾水遷

之為六世也 楚之淮水所以二水之源及流皆會窮歷之 案黎洲金

例以高祖上一世稱五世祖故先生沿俗 石例古人

稱則曰高祖 杭錢作傳則曰五世祖也 王山史賀

牛叟先生壽序先生之先為太原人以賞游於淮遂家

焉居有廬耕有田菽有圃 陳其年贈閻梓勤二十初

度序自注梓勤居淮之竹巷狀元里 左汾近寨耶瓊

山過山陽詩揚州千載繁華景移在西湖嘴頭西湖

嘴在運河東岸距余家狀元里僅二百步余嘗笑此謂

成宏時之西湖嘴耳

高祖翰號雙溪太醫院吏目 行述五世祖明將仕郎太醫院吏目雙溪公 萬曆甲

辰進士履歷便覽閩世則祖翰吏目 南雷文定參議

閩公神道碑其先太原人至公之祖雙溪徙於淮右

曾祖國順字覺吾歲貢生南安府上猶縣訓導

太原縣志閩國順字覺吾有至性年十歲大父病夜禱

願以身代性甘淡泊而急於解紛鄉人有奇冤以千金

為壽求居閒國順力卻而卒陰為之所訓子世科成名

封如秩鄉人共舉入鄉賢祠 南雷參議公神道碑雙

溪四子而覺吾以明經為上猶掌故惠吾以舉人為狄

道令公則覺吾之長子也 淮安府志閩士望萬厯四年

縣志閩士望國順弟任陝西狄道知縣有 行述先高

祖考封文林郎浙江湖州府推官 劄記示孫學翼詩

閩譜

三

復仇亭

注高曾墓在太原西山

祖世科字伯登號礪楚又號龍門萬厯庚子舉人甲辰進

士官至遼東寧前兵備道參議

萬厯甲辰進士履歷便覽閩世科龍門詩四房 行述吾

俱以詩經中式 己卯六月二十一日生 慶庚午至萬

厯甲辰年三十有五履歷 太原籍南直山陽人庚子二

減十歲則二十有五也 十五名舉人會試一百名三甲二百二十三名兵部觀

政乙巳授湖州府推官 釋地餘論引朱文肅國禎湧幢

起家湖州司李與朱交好 己酉福建同考官 劄記閩姓

朱亦曾口述手書其事云 聘試江寧詩楚材原待晉祖德自依孫自注參議公主

試萬厯間於今六十餘年案後六十餘年當為康熙八

年已酉也 釋地鍾伯敬述其座主雷何思檢討之言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告子是箇大

受用人萬厯己酉閩關先參議以湖州司李聘往領房

雷何思為正考共事甚歡亦偶及是語故余家世實閩

之 錢謙益明詩人小傳雷思濡字何思夷陵州人萬

厯辛丑進士何思好學問通禪理講經世出世之法其

宗指在江陵內江之間己酉出典闕試所撰程策頗庚

見大意惜其未試而歿何思集其門生鍾惺所論次庚

戊舉卓異辛亥升戶部主事壬子管象房艸場癸丑升

郎中遼東管糧丙辰升河間知府仍留遼東管糧丁巳

升寧前參議戊午回籍 是科總考資政大夫禮部尚書

山陰人戊辰進士嘉善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掌院事唐文獻抑所南直華亭人丙戌進士同

考詩四房文林郎禮部都給事中張問達誠字陝西華

亭人癸未進士 劄記弔方坦庵詩通家原孔李自注

先參議出公叔父大理公之門又送金道州詩孔李先

朝籍取真自注先參議出麗陽中丞公之門案若方若

金蓋公鄉 南雷文定參議閩公神道碑公字伯登號

礪楚登萬厯甲辰進士第授湖州府推官湖濱巨浸多

盜賊治以嚴苛始辦公奉職循理解其繁密民甚便之

有豪右誣人死罪公疑之精神所注通於夢覺神語諄

諄即時判結戊申水災民死者過半公與郡守陳幼學

發廩勸分盡所以救荒之術故民雖饑而不怨 劄記移

詩手澤萬人會得活心水十郡舊皆寒先公祠字今猶

在君說遺黎淚未乾自注先大父起家湖州司李與郡

守陳公筠塘同時政取有聲首二句即用直指方公魯

岳薦疏中語也 左汾近稿有送張龍占還湖州詩結

句云棠梨開向在花發到孫枝自 湖多秀民而經術不

注先會王父起家湖司李有治聲 足公禮姚承庵以為大師其說時與朱文公相出入學

者始知穿穴經旨以求自得庚戌大計郡吏舉卓異第

一人為戶部主事癸丑以本部郎中總理遼餉時邊烽

三年之內捐公費千五百金貯積六萬餘緡發寄國之
 弊坐放如期築廢倉數十間分屯鹽二項不相侵奪公
 於邊事所以經營綏輯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
 備者蓋已逆知將來東方之有事也丙辰擢守開封明
 綜云出知河開府與履歷同此作開封誤而今河開府
 志郡官表明崇禎開知府亦無世科名則以題留本部
 原未注 司農李汝華特疏題留引公自助又明年陞山
 東右參議兼按察司僉事廷議邊才改為寧前兵備當
 是時戊午之敗問尋至公置幼子於潞河單騎出關拔
 祖帥於廢籍整頓營壘以待不虞而巡撫不知其為勞
 薪也以公禮格之公既不得行其志念八十老父曳杖
 倚閭將無忠孝兩失乎遂投版棄官而去自公去後疆

閩譜

五 復仇亭

場破碎談兵者非身橫獄戶即駢首西市鮮有以功名
 終者而後知公有先幾之智也劉記與趙秋谷書錢牧
 翁為先參議作閩寧前
 畫像贊按有學集贊曰幅巾衣步雅視詳夷考其垂
 魚委佩濟濟瞻瞻斯公雅頌廟廟屬坊表函文章佩韋
 弦而修珩璜者邪披襟奮袂立栗趨翔旋觀其法冠牙
 服容容易昂斯公之德力邊疆教青嶽環武岡翠虎穴
 而掃扶桑者邪全遼金甌淪關金湯誰隳戎索誰壞堵
 脂急杵擣旬危柱促腸身已閒而憂怒口已含而視長
 瞻公遺像整容肅衣不自知其清淚之漬裳也 行述
 先會祖考常熱錢宗伯為像贊墓志則漳浦黃詹事為
 之按墓 公歸整拂藤蒲具陳花木與太翁得盡田里骨
 肉之歡逮丁大故雞骨支牀為鄉論所榮逆黨崔呈秀
 盛時以同年生通殷勤公不顧而唾家居二十五年漕
 撫王紀李養正給事中解學龍御史王允成累登啓事
 公皆不應所著有敬刑錄計遺始末諸書生於隆慶庚

午六月二十一日卒於崇禎壬午二月二十一日享年
 七十三葬於淮上之蛟龍溝北壟娶高氏蔡氏劉記家
 君云過
 鶴江蔡公宗伯墓下為水所蓄公先孺人曾王父也時
 子孫農有存者一首言從尚書臺正屬蔡家親石馬敬
 秋神銀魚掩夜燐夢盤誰更薦桂囊久虛陳去去猶盈
 淚寒泉在夢頓首韻下自注司空贈贈外弟盧綸詩平
 生自有分况是外家親次韻下自注公官兼學士末句
 下自注陶淵明孟嘉傳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颯風
 寒泉之思實鍾厥心 又蔡公鶴江在詞館與新都楊
 仲昂 淮安志禮部侍郎 贈封皆孺人副室陳氏子一
 蔡昂墓在城南包家園 修齡江以北之學者也女三其婿諸生許永祐舉人李
 藻先劉記有與李
 表弟邵詩 諸生杜嗣皋 淮安府志閩世科仕
 蹟又除蕭山盜窟夙害頓去 山陽詩徵龍門先生家
 本晉人世居淮上官湖州司李時有疑獄屢獻不決夜

閩譜

六 復仇亭

夢人語之曰汝未舉子宜留意刑覺以告其母母曰
 獄中囚必有當平反者汝試求之及再錄果得囚冤狀
 遂出之人咸異焉其為遼東管糧戶部郎中及兵備寧
 前參議時皆有特勅一道蓋神宗之末東事孔亟故特
 異於他處也 明詩綜載世科詩一首榜伽臺垂老投
 簪穩憑高對酒閒江楓梳白髮海霧羃青山目極秋天
 遠身依暮鳥還禹功遺跡在干載喜登攀劉記家大人
 榜伽臺述懷并命環作到此成三世居停總一僧神州
 悲易變祖武媿難繩小艇當春載高臺正晚登追隨愁
 不及江水
 捲層層
 父修齡字再彭號牛叟淮安府學生淮安府志云
 明末貢生
 趙館山潛正先生墓志考諱修齡世所稱牛叟先生者

也以文名一時撰述甚富 魏叔子集修齡平生慎檢
持以詩名 淮山肆雅崇禎乙亥倪宗師元珙浙江人
士歲試淮安修齡以商籍入學首題攝齊升堂次題坐
而言不應 王山史牛叟先生壽序先生行誼甚高又
淹通墳籍著為詩文清真典雅可以式靡起衰 劄記
乞言小奏家君生丁巳九月十日籍諸生先是參議公
分校闈闈禱於九鯉湖而生名字皆夢中夙授少穎異
不凡性篤孝先大父母見背哀毀踰禮克襄大事極其
誠信依戀松楸數十年不釋於懷與先母白首相莊始
終無閒言生平非義之取雖干駟弗視交游不侵然諾
常云欲學沒脊而不能蓋有為之談也嗜荔枝續圖以

閩譜

七

復仇亭

寄遐抱陳其年迦陵詞洞仙歌前生為牛叟賦注
尤在楓亭荔枝妻屢辨喪助子著有眷西堂詩文紅鷗
亭詞行世 茶餘客話國初郡城園亭見於詩文者甚
多今遺趾無考以余所知閩牛叟眷西堂在新城東門
金石廢嘉樹軒在新城又一蒲庵影閣鶴巢鶴墩在平
河橋又西為飲牛草堂案平河橋在淮安城南四十里
河橋鎮城南五十里枕隄跨河廊落市肆兩相映帶田
疇肥美帆檣繹落亦淮甸之門戶也昔有橋今地久矣
或曰運河水至 山陽詩徵引吳山夫云牛叟先生七
歲入小學塾師以丹山鳳屬對即應聲曰碧海龍識者
以為偉器先生家世豪貴獨折節以讀書取友為樂未
弱冠為督學御史倪元珙所賞拔復從漳浦黃公道周

游甲申以後棄儒衣冠與同里張虞山靳茶坡諸先生
為世外交淮安府志張養重字斗瞻山陽人崇禎中諸
高隱父子間自相倡和所著有一家言新應昇字璧星
山陽人順治中歲貢生博學工文尤長於詩有渡河集
茶餘客話新璧星號茶坡樵子張養重號虞山 聞若
逸民晚自廣南歸戴一椰子冠又號椰冠道人 禪若
禪侶靜若處子去城西四十里小築一蒲庵朝夕行吟
介然自守不趨流俗其詩高潔無煙火氣不減儲王著
有秋心秋舫冬涉影閣諸集行世尤工花閒艸堂諸闕
舊刻有清溪怨感青姬作也一時和者如雲余嘗見先
生畫像一卷為圖凡六初為授書圖畫中角童子學書
於參議公側參議公高冠偉服望之肅然生敬次為游
泮圖方巾襦衫樹二金花於首乘白馬前有彩旗後張

閩譜

八

復仇亭

黃蓋此為前明崇禎乙亥年先生年十九歲題者甚多
惟張虞山七言古詩為詳次為焚冠圖聚儒衣冠而焚
之繫漁舫於叢葦中將行遜也自題云甲乙之交學業
頓廢效殷之箕子而不得慕堯之巢父而不能別號飲
牛叟始此嗚呼然後知先生前二圖之意皆為此圖設
也其志亦可悲矣又次為改詩圖則四十時也有蒙叟
河濱詩錢謙益別號蒙叟李楷字叔則號河濱朝邑人
跋曰先生以文章起關中遊宦淮南居廣陵取久比余
至揚州而先生歸秦數載矣然時時聞江淮士大夫言
先生每作詩文廣坐酒酣使兩人張絹素懸腕直書略
不加點如疾雷破山怒濤穿隙頃刻而罷揮筆引滿旁
若無人舉坐為之奪氣名果一時亦以此取忌坎壤失
職傲然不屑也書學東坡得其骨韻云云愚山有酬李
叔則詩注云罷官居廣陵又一首蒙叟詩不在卷中又
注云君歸關中明年而揚州難作

次為東籬圖則五十時也追和河濱三首又自題一絕

云題詩者甚多如杜蒼略名界初名紹凱號程穆倩名

號垢區歙縣鄧孝威名漢威號鉢叟泰州人著有過嶺

授中書舍人嘗坐文選樓選詩紀伯紫名映鍾一字藥

為詩觀初二三集別集蕭樓集紀伯紫子號慧叟上元

人割記有慈峨言紀一文伯輩皆一時聞人此卷今歸

紫亦未葬愴然同作一首

吾鄉劉氏先生之孫甥也予就錄先生自題詩數首先

生他著甚多今皆散佚失傳可惜也案圖凡六而所引

尚載有斷粒圖自題 行述先祖考所著有閻氏本支

絕句為六十時作

錄五思錄秋心詩一蒲庵詩名流老輩來訪下榻嘉樹

軒或留止經年或數月 割記移寓雜興詩注余幼時

每侍家大人與諸名宿語 栢塘脍錄先生滄桑後隱

居白馬湖與同里茶坡虞山諸人結望社相唱和風雅

之士一時翕集如黃岡杜茶村名潘字于皇初名太原

傳青主事蹟見南昌王于一名猷定號軫后寧都魏叔

子名禧字水叔號裕齋一號勺庭臨清倪天章名之煌

劉漢中字勃安山陽人康熙中歲貢生選東流縣訓導

臨清倪天章流寓淮安僦屋與漢中同居暴卒於馬陵

經紀其喪銘其墓收其遺詩乞毛奇 徐州萬年少事蹟

齡序而傳之 案割記有蒼勃安詩

閻古古名爾梅字用卿著有白奔山人集皆下榻相

待飛觴拈韻為南北詞流所宗不減玉山雅集之盛於

世味泊如也 左汾近稟幼時見先大父藏弄壽承二

字私印傳為三橋手筆

母丁孺人諱仙窈字少姜清河丁文恪公季孫

閻譜

九 履徂亭

魏叔子聞母丁孺人墓表淮安閻君再彭修齡之妻姓

丁氏祖文恪公諱士美嘉靖己未狀元官吏部侍郎贈

禮部尚書父中憲大夫知姚安府諱有殷割記丁舅兄

乞名余名之日醴源日禾根以文恪公後人也并繫以

詩又案潘工與喬石林為族兄弟割記有哭石林姨弟

詩是也又贈潘山補詩日我母母之祖厥官日中丞傳

君已六葉家法守遠能中丞謂明都御史墳也及考鎮

翁類稿潘喬潘孺人墓志石林母乃墳之元孫女輩行

差或汪志疑誤 又案山補名夏字西河山陽人順治

中諸生淮安志稱其不事舉業專肆力於詩性好酒家

貧不能常得與至即走向友人家索飲醉則以一詩報

之愛其詩者召飲無虛日著有漱滄亭詩然則潘工贈

詩後二韻日縱酒愁書亂離鄉畏病增高堂幸強飯勉

矣就蜚騰 崇禎甲戌孺人年十七歸再彭再彭早失母

夫人時參議公老在堂孺人內外家皆貴盛特柔謹孝

事參議公自奉養朝夕至視疾喪葬無違禮遇二女公

閻譜

十 履徂亭

女妹必敬以和身撫杜氏孤女甥而厚庀匱具嫁之案

議公有女嫁杜嗣生平於奴婢罕叱咤聲接內外姻婭

舉見前南雷墓誌 無失色孺人諱仙窈字少姜行季性婉慧眉目朗秀知

書明大體兼通琴奕琴不由師授以意成譜妙合音節

事再彭恭奉再彭賓容酒漿久必飭夫婦相歡得白首

如年少人甲寅八月孺人以微疾卒閻氏故世家自高

會以下生忌日皆祭每歲十餘舉孺人直日必夙興潔

觴豆肴蒸僅被立須再彭拜獻未卒前十日一祭愆期

日亭午孺人覺之患日吾為閻氏婦奉烝嘗四十年未

嘗敢失事何今日而遽忘之豈死期至神不守邪卒成

禮又七日曾祖妣忌力疾整衣肅拜如平時又三日歿

孺人於家無專制鉅細必稟再彭然遇事往往開陳義命再彭性褊每改容從之甲申後勸再彭棄科舉學再彭遂以詩名子與再彭若璩皆有交請子表其墓門墓在吉家整距參議公兆西二百步初再彭借孺人上先塋憩此偶指一穴曰他日與汝合葬是今正其處云孺人墓表牛叟先生初請耶邦士作之邦士不果作而卒叔子作耶維屏傳載其事曰己未九月病噎不食死年六十六先是淮海閣氏以榕蘭一匹將書求爲其妻銘墓未作也死之先日邦士命家人取蘭出日以付水叔還淮安閣氏時余方就醫泰和未歸云云然則此蘭應遂歸叔子矣乞言小奏先母生戊午九月三日家君敬之稱爲濟陽君從郡望也陳年定風波齊世家詞注引牛叟免閣遺徽曰妻名仙窈字少姜女兄弟五人幼者適余從兄自名其讀書處曰兌閣妻丁姓子恒呼之爲濟陽君孝慧柔慎尤曉大義事至不動聲色

閩譜

十一 復仇亭

而就理御下仁恕肅然成風卒之日無賢愚內外咸慟惜之一生善病勿藥垂危前三日猶禮拜先高妣忌辰吉祥而逝年僅五十有七 己未詞科錄徵君母丁自題讀書處曰兌閣以兌爲少女已於女兄弟中行取少云何秋濤案牛叟免閣遺徽云妻女兄弟五人少者適子從兄此云取少誤 陳其年閩牛叟貫花詞序自注牛叟向有悼亡之戚曾爲賦兌閣遺徽詞十首案牛叟免閣遺徽詞不傳其小序俱載陳其年迎陵詞中但失其次耳又案西河亦有和浣溪紗逮作并載牛叟原序 下詞注引曰妻屢請納妾子不應閒置孔氏一妾三年遣之猶處女焉滅字木蘭花佐家詞注引曰余世以鹽筴起家後中落妻恒好語相慰祝其臺近維摩天女怡

同參詞引曰妻屢勸子參訪耆宿究向上一著而以鈍根未果近慚麗媪遠負萊妻滿江紅琴奕雙清詞注引曰妻善奕花下與諸女劇必招子子笑謝於琴不由師授以意成譜巧合自然卓牌兒聯吟詞注引曰余填詞成妻恒爲解頤偶製杏花天三閩妻素書素帕出入懷袖中月華清病榻閒情詞注引曰妻一生鮮情容雖疾疾亦淡妝讀史子調曰提學未至女秀才矻矻何爲每憩耳天閣日課童奴蕭濯余以丈夫當埽除天下爲言妻笑曰請從一室始泛清波摘遍采菱詞注引曰妻種菱湖西常攜諸女扁舟采摘當夕陽下春翠袖紅妝與清流碧沼相映宛在畫圖寅秋尙期踐此約而竟不逮

閩譜

十二 復仇亭

矣以上凡七事除三事散見前後各條下 劉松苓雪坡詩話迎陵嘗爲牛叟賦卓牌兒詞云云想見牛叟伉儷風致而百詩又能以經學名世亦奇矣 明崇禎九年丙子十月十四日先生生 剖記有壽子仁詩曰吾聞堯元載竹書歲丙子後幾七十周實爲吾生始又生日展期啓今年下元前一日爲吾六十 杭大宗道古堂集若璩生參議公酷愛之常抱置膝上摩頂熟視曰汝貌甚文其爲一代文人以光吾宗乎 行述府君生於明崇禎九年十月十四日亥時 十年丁丑二歲 十一年戊寅三歲

十二年己卯四歲

十三年庚辰五歲

十四年辛巳六歲

道古堂集六歲入小學口吃資頗鈍讀書至千百遍字字著意猶未熟且多病母問讀書聲輒止之問記不敢出聲

劄記移寓雜興詩注余六歲時見家古古先生劄記楊淮時畫明妃夢還漢宮圖屬人題詠適同宗閩用卿先生自沛至日揚名在逆案果漢宮可還則逆案可翻矣楊立取卷回後直指使者誣

十五年壬午七歲

二月參議公卒於家

十六年癸未八歲

閩譜

三 復仇亭

十七年甲申十月朔為

大清順治元年九歲

是年牛叟先生客金陵先生從母丁孺人避地吳越迎陵

詞賀新涼雙魚問為閩牛叟賦注引兌閣遺徽曰甲申子

客金陵妻獨攜子女避地吳越常手書促子歸為輕薄子

啟緘竊視歎箴勉得性情之正 釋地年九歲讀孟子疑

膝定公薨兩使然友往鄒問孟子何緩不及事疏證卷六習孟子疑膝定公薨云云與釋地語意略同但不著少時為幾歲耳

茶餘客話劉節之孔和山東長山人明大學士鴻訓子少

年豪俠詩文有奇氣好煮酒論兵結納死士散財聚眾於

長白山殺偽縣令秋濤案此事在崇禎甲申閩賊所署縣令也 領數千人至淮

安時劉澤清開藩淮上建牙新城節之同鄉有舊遂以兵

屬後見澤清所為不道屢侮之澤清怒令健兒二十人拉

死之節之在新城與閩修齡斬茶坡友善時有唱酬死後

修齡茶坡攜白金數百兩往尋其屍終不得案漁洋文略

二年乙酉十歲

是年從兄洞以商籍入淮安學案劄記有寄從兄錦濤詩錦濤當即洞之字也

三年丙戌十一歲

是年從兄若琛以商籍入學案若琛字紫琳與先生同會士履歷便覽是年與若琛同案入學

又有閩若瑛商籍亦先生從兄也

四年丁亥十二歲

茶餘客話斬茶坡閩牛叟張虞山丁亥秋有三子秋心之

閩譜

古 復仇亭

刻興化李小有序之小有自稱虛天游秋濤案小有名長科世所傳仁品廣其所輯

五年戊子十三歲

六年己丑十四歲

劄記初刻唐百家詩選序回憶五十載前曾遇閩中書賈

持翻刻本正二十卷案此序作於康熙己卯

七年庚寅十五歲

道古堂集年十五冬夜讀書有所礙憤發不寐漏四下

寒甚堅坐沈思行述此下有筆硯皆水四字 心忽開朗如門牖頓闢屏

障壁落一時盡撤自是穎悟異常是年列學宮為弟子案

淮山隸雅入名流如李宗伯太虛名明睿南昌人天啟壬戌進士官左諭德入

學實在前年

左傳屬事余年二十前從同里新茶坡先生學此書蓋得於其家 移寓維興詩注霞舉紫嵐同余受業新茶坡先生之門余年取幼 疏證卷八同里友人石子華時字紫嵐

一字企齊與余善每著疏證成或面語或遣信送覽正唐人詩所謂為文先見艸者淮安府志石岱時字霞舉弟華章行誼見重一時也 又紫嵐嘗謂余子於考證之學洵可謂工矣其指要亦可得聞乎余曰不越乎以虛證實以實

證虛而已釋地三續吾何修十二句引石子嵐說即紫嵐也詞記多與紫嵐書及詩

十三年丙申二十一歲

十四年丁酉二十二歲

十五年戊戌二十三歲

閩譜

七 漫說亭

三原孫豹人枝蔚灑堂前集戊戌年有懷閩百詩就醫京口詩苦憶淮陰閩伯子近來脾病太相磨少年取有登臨興異縣其如藥餌何能賦茂陵消渴甚苦吟昌谷嘔心多

漫勞著作徒無益努力萊衣舞且歌阮太傅廣陵詩事孫豹人本三原人至廣

陵學賈三致千金頓自悔日丈夫處世不能舞稍取金印如斗大則當讀數十萬卷書耳何謹嚴學富家兒乃傲居董相祠旁名其居曰灑堂舉詞科時崑山大司寇徐公為一時龍門四方之士鱗集仰流豹人獨不事干謁入試不終幅而出上雅聞其命賜銜以寵其行 行述以病嘗就醫鎮江特

延李寶應叔則先生偕行偃仰金山楞伽臺日作詩倡和夜則乘月浩歌達旦與江聲相應長洲金聖歎聞而訪焉

語輒詘遂巡別去王應奎柳南隨筆金人瑞字若采聖歎其法號也少年以諸生為遊戲具補而旋棄棄而旋補以故為郡縣生不常性故穎敏絕世而用心虛明魔來附之錢宗伯天台泐法師靈異記所謂慈月

宮陳夫人以天啟丁卯五月降於金氏之叶者即指聖歎也聖歎自為叶所憑下筆益機辯潤翻常有神助然多不軌於正好詳解神官詞曲手眼獨出初批水滸傳行世山歸元恭見之曰此倡亂之書也繼又批西廂記行世於家置一編而聖歎亦自負其才益肆言無忌遂陷於難時順治十八年也初 大行皇帝遺詔至蘇巡撫以下大臨府治諸生從而許吳縣令不法事巡撫朱國治方

繫至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聖歎與焉當是時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賊者坐反叛與大獄 廷議遣大臣即訊并訊諸生及獄具聖歎與十七人俱傳會逆案坐斬家產籍沒入官妻子遣戍云 鮑琦亭集劉繼莊傳後跋曰繼莊之才極矣顧有一大不可解者其生平極口許可金聖歎

故吳人不甚知繼莊間有知之者則以繼莊與聖歎並稱又唯唯怪事也聖歎小有才百學無根柢何所取而許可之然繼莊終非聖歎一流不得為別白也 案繼莊名獻廷吳人寄籍大興明史館一統志局繼莊皆與其事

是年從兄若琛成進士改兵部主事 若琛歷官至嘉興府吏部詩自注國博兄同年昔與同官案梅谷名含春順天通州人戊戌進士國博蓋若琛別字也左汾近稿寄顧山

容學士詩吾家所欣賞倍與阿咸 親自注君出從父今嘉興守之門

閩譜

六 漫說亭

十六年己亥二十四歲

十七年庚子二十五歲

劄記題邵文莊簡端錄余年二十五歲始從同里吳太易先生學見先生手不暫捨此書閒請而觀焉復於先生曰未見甚佳處先生微笑蓋先生病耳聾以為此自其恆狀

越後二載取而復讀徹首徹尾不覺沈酣尋味者彌旬以復先生先生喜曰吾當日若嗤子子未必服固知吾子必

有今日解悟在其善開發人如此然則先生自此前年壬子寅入京師以前皆從吳太易 困學紀聞箋先師吳太易先生問余五福無貴子

知其說乎對曰未也先生曰蓋福乃人生受享之物古者

有一命則有一命之責任寒者與衣飢者與食凡不獲其所者與安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不遑暇其在位也如肩重負及去位也如釋重負豈若後世之貴者以位為恣睢乎故五福中不得有貴此論甚精案凡厥正人既富不貴者深宰釋地天時不如地利條業師吳太易先生謂此節兩地利字殊不同上地利是舉偏而言之已足勝

天時下地利是舉全而言之仍不能及人和語此時歲在庚子距今四十有二年案後四十二年為康熙四十年辛巳墓木徒拱著書

莫遂恐有名字翳如之感為識於此自注先生諱一清大河衛人丁西北闈舉人甲辰擬會元後二年卒秋濤案先生篤於師弟之誼若此烏有始學終倍如顧江諸說者哉李塏大學辨業題詞大學釋治

國未釋平天下蓋天下者國之積也此國如此用人如此理財推之他國亦如是無異道也故治平條一天下字虛五國字實以為國作爾三十載前聞先師吳太易云是編

閻譜

六

復仇亭

又不謀而合至德不孤斯文尚在不意老年見此奇特案剛主蠶縣人自名其里曰恕谷康熙庚午舉人通州學正案恕谷此書成於康熙戊寅己卯過淮安與潛正相見題詞當即作儒林傳稿有評定古文百篇其師山陽吳一清所手授續加闡發

是年從兄洞中式山西舉人 西河復出游自此年至康熙三年甲辰皆在淮上

施愚山毛子傳出必抵淮上山陽人畢集為歡而吏部張新標父子者詩有名園中秋夜會客數十人伎樂合作性倚醉扣盤賦明河篇凡六百餘言及且則淮上諸家傳寫殆備宜城施問章還自京師見之目為才子自是客淮數月留連不能去姓年四十餘尚無

子曰言當以客游老云案是年西河年三十八此傳當作於康熙三十四年愚山此年皆以分守入觀歸路出淮上也朱禹錫字揆汝浙江山陰人順治間以選貢積分選山陽縣考准安志職官表禹錫知山陽在順治十六年後康熙五年前而西河於四年乙巳已與愚山講學白鷺洲然則禹錫賓禮西河之歲月亦約略可知矣

十八年辛丑二十六歲 是年從兄洞成進士改旌德縣知縣淮安府志歷旌德長記寄從兄錦濤詩日官向青山山下長吟小謝詩謂旌德也又疏證卷二從弟自旌德歸授余以縣志

康熙元年壬寅二十七歲 孫豹人慨堂前集壬寅閻百詩自淮至邗上哭叵友王子一兼經營歸觀感其古誼贈以詩詩曰太白於指南自謂

莫在鄂城高義照千載豈獨詞賦名我友昨客死杭人多哭聲魂寄古寺中尚聞鐘鼓驚我遠不及赴垂淚徒縱橫貽笑李太白倫誼何太輕古道未淪喪乃復見閻生自淮過廣陵疎金恤其嬰日夜望極至將送歸柴荆閻生擅詞

閻譜

三

復仇亭

場睥睨公與卿師事但王子心虛眼自明還復奉父命婦孤勞經營世俱崇勢利遺子金滿簾爾翁獨不然舉事貴堅貞我身在江湖終日望歸程飄泊齒漸暮何異水中萍身後貴自計焉敢累嬰鳴作詩兼示兒悽然涕沾纓案于一卒于西又有壬寅送閻百詩返太原故里赴試詩曰

我住江都君淮上相思但聽棹聲響梅花開罷揚柳青君縱不來我能往惟愁病渴苦相如誰慮韓侯久釣魚匣裏豈無三尺劍筒中況有萬言書今晨別我太原去為言先人有廬墓立馬朝看太行雲揮鞭夕指并州樹我聞君祖大參公合譽猶播鄉里中立朝據慨多奇蹟君今繼之稱豪雄歸來應笑淮陰市始識閻生天下士淮陰亦是故公鄉君且著 又有壬寅賦得桂送閻百詩入秋闈絕句詩曰錦拜高堂又有壬寅賦得桂送閻百詩入秋闈絕句詩曰何著蕙香飄八月中淮南看易厭好問廣寒宮案壬寅無鄉試潛工蓋於是年始謀改歸本籍故豹人作詩云然實則壬寅冬先至京師試也 道古堂集康熙元年始游京師合肥龔鼎孳為宗伯相知取深頗為延譽由是知名案貳臣傳則孳於順治十三年由左都御史降補上林苑

元年詔以侍郎補用今據順治十八年摺紳鼎學官國子
監助教是罷署丞後所補官也又據大宗此傳知此年補
侍郎乃得 行述龔大宗伯府君父行也知取深
禮部也 二年癸卯二十八歲

道古堂集旋以僑籍改歸餼於太原 案據下蕭松齡條傳
青主條核之知改歸
故籍當 行述自遷淮以來高會以下類先就僑籍考試
在此年

然後歸本籍故是年又附太原縣學隨補廩膳生 案蔭
雜記稱
於吏科庫見己未保舉鴻博奏疏潛工係 釋地蕭松齡
以監生膺薦槐廳載筆引吏垣廣畧同

木公夫子為衛君乎全章文云云癸卯交木公於京師會
舉此段議論今忽已三十八年能無慨然 案與蕭木公會
當在此年之春
時向未歸太原也後三十八 割記案傅山先生少耽左
年為康熙三十九年庚辰

傳著左錦一書祕不示人余初訪之松莊年將六十矣 案
全

閩譜

三

履齋亭

謝山傳先生事略康熙戊午青主年七十四則此年年五
十九也 割記訪馬長逸詩第三句回首松莊稱韻學自
注謂陽曲傳青主二 問余古人命名應有義但如文六年
丈松莊其所居也

續鞠居乃狐射姑之族鞠居二字何義余曰案成二年齊
師乃止次於鞠居杜氏止注鞠居衛地惟劉昭引陳留志
於兗州封丘縣下注云有鞠亭古鞠居則知此蓋以地命

名者因難何以晉人遠取衛地而名其子邪余曰則有風
俗通義在俗說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仰

荅曰惟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先生不覺笑 又
傅山先生長於金石遺文之學每與余語窮日繼夜不少

衰止歎謂此種學正經史之謬而補其闕厥功甚大畢竟
始自何代何人余曰魏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

尾送女器有犧尊純為牛形王肅以證其羽婆娑然說非
是晉永嘉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得犧象二尊形為
牛象傳至梁劉杳以證象骨飾尊之說非漢章帝時零陵

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古以玉作傳至魏孟
康以證律麻志竹曰管說不盡然儒林傳伏生濟南人也

魏張晏注曰名勝伏生碑云地理志魏郡黎陽黎山在縣
之陽縣當名黎陰乃云陽者兼取河水在其陽以名晉晉

灼注曰其山上碑實云水經注青州刺史傅宏仁說臨淄
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為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

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隸自出古非始
於秦顏氏家訓開皇二年長安民掘地得秦始皇二十六

閩譜

三

履齋亭

年鐵稱權上有乃詔丞相狀縮之銘之推與李德林對讀
則知本紀丞相隗林為俗書林當作狀凡是數說似未有

先之者 王鳴盛潛研堂金石跋尾序傳青主問閩百詩金
石文字足以證經史之偽而補其闕此學始於何

代何人百詩考得七事以為此外無先之者但王肅劉杳
孟康所據皆無文字則精確者惟四事耳而此外若昭三

年傳叔向引譚鼎銘考昭七年傳孟僖子引考父鼎銘禮記
祭統引孔惺鼎銘考工記桌氏引嘉量銘此見於經者也

史記封禪書李少君識齊桓公柏寢銅器案其刻果然漢
書郊祀志張敞案美陽鼎款識辨為周鼎此見於史者也

若家語載金人銘大戴禮載丹書銘秦本紀載始皇所立
諸碑魏書衛操傳載操所立大邦城碑而柏人城西門碑

及舉也然則金石之學自周漢以至南北朝咸重之矣穆
案金人銘出劉向說苑敬慎篇王肅勸襲之耳丹書銘非

金非石不當舉始皇諸碑及衛操大邦城碑皆史官據實
載之非後世搜獲輒聞 又移寓詩注金石文字足為史

傳正譌補闕余曾與陽曲老友傅青主極論其事又余嘗

告子壽金石文字北方為多秦黎文字南方為勝 又案

余嘗謂蓋代文人無過歐公而學殖之陋亦無過公傅山

先生聞之曰子得毋以劉原父有好箇歐九之云從而和

之乎余曰非敢然實親驗之集古錄跋尾此條又見困學紀聞卷二十

困學紀聞箋卷十謝承後漢書錢牧齋云方少師於史

館瀟去問之其後人不可得陽曲傅山先生聞之笑曰某

家即有之永樂開揚州刻本初邵陽曹全碑出曾以謝書

考證多所裨大勝范書以寇亂亡失矣案此事又見割記移寓詩注及唐百家詩選跋惟詩注云曾見與前後語頗抵牾又案潛北於癸卯壬子兩訪青主於松莊此數條未知定在何年類記於此

是科山西蘭題子路有聞一節萬物育焉使天下仕者皆

閻譜

誦

復仇亭

欲立於王之朝

孫豹人集有癸卯清明日間再彭攜歌童泛舟城北揚州案謂城北取今日天氣佳清吹與鳴彈為韻五言律十首

也 三年甲辰二十九歲

魏世做昭士文集閻再彭七十壽序家人會與先生相

見而先生令子同宿於清江浦上時做甫十歲百輒知先

生父子案世做魏季子禮之次子也據序中丁巳歲做年二十有三逆推之知當在此年

四年乙巳三十歲

剖記方坦庵先生自寧古塔歸遇家君誦余拙作甚多不

知何從得之異日賦此志感并以為弔又注余乙巳始過

維揚謁先生未值甲申傳信錄方拱乾字坦庵南直桐城人戊辰進士官左諭德掌司經局印閣

閻潛丘先生年譜

城陷尚臥牀上引刀割髮未半為家人抱持而止尋削髮

報名以美婢賂賊將羅不加拷掠云云案吳震方說錄

采拱乾所著絕域紀畧成寧古塔時作也未有無衣曹序

跋曰坦庵被罪謫徙捐貲得還本末總無可取但其所記

有足備勸戒者云云案拱乾入本朝仍官詹事順治十

四年因為少子章鉞科場賈錄中式與吳漢桂諸人同遣

戍寧古塔但放還較早耳施恩山有聞方坦庵先生及樓

岡邵村諸君放還志喜詩在湖西到官寄親舊詩後案年

譜恩山以順治十八年秋分守湖西則坦庵放還之別號也

王寅之閒矣樓岡邵村者坦庵二子立成亭成之別號也

漁洋精華錄甲辰年有將往金陵冒辟疆攜歌兒見過同

方坦庵先生杜于皇方邵村不離小集詩大興劉寬

夫侍御位坦庵拱乾漢槎諸人所書大方廣佛華嚴經墨

蹟末有跋曰拱乾與會發願書華嚴經望洋未敢就成戊

冬入園中偶與孝廉爾友言及蘇州半塘寺有朱景濂學

士三世共書華嚴經自敘其兩世為僧一世為學士筆畫

猶翠然未湮沒也因與同羅諸君子約以己亥元日沐手

揮毫不意出關期迫乃晝夜竭慮以竣厥事各隨心願所

及腕力所成方拱乾書八卷方亨成書七卷姚其章書五

卷陸鳴時書四卷方玄成書四卷查學詩書四卷張恂書

三卷王樹德書三卷趙瑞南書三卷張湛書三卷方章鉞

書三卷郁之章書二卷孫珀齡書二卷李倩書二卷吳爾

閻譜

誦

復仇亭

友書二卷錢威書一卷張明薦書二卷邵庚書二卷徐榮

書二卷齊維岳書一卷吳兆壽書二卷張天植書一卷諸

孫書一卷丁澎書一卷李燧升書一卷黃鈞書一卷張文

書一卷劉隱如書一卷孫陽書一卷莊允堡書一卷孫樞

書一卷李夢先書一卷沈始然書一卷張賁書一卷公書

一卷共八十一卷竟以是三十四人之一生代宋學士之

三生嗟乎是三十四人者一之升沈易險且堪代人百

率諸君子隨所給及其舊朝裳纈衣而為嚴飾警校則惟

李燧升齊維岳力以正月朔肇二月朔成施廣濟寺寺

有僧超文為張司馬天植外弟兄目擊司馬之難而傷心

雜染經原本因起文請之寺中故永供寺中也此書經時

節因緣而拱乾為之記已 釋地父執杜于皇當三十五

亥二月初一日方亨成書 載前過於維揚作長歌贈余中一段曰城南荒草寓城北

古旗亭君來我往談六經出未日出歸戴星白頭老子徒

一驚今世乃復有閻生不貴子博觀貴子秉確識吾子必

自愛如子實難得臨歧時復諄諄以確字見誨余深有志

焉而魏未逮也 案世傳變雅堂集寥寥五言律七言絕句
皇詩文者變雅堂集外別為補遺二卷茶村詩鈔六卷而
此作仍不在蓋歌者多矣此長歌作於何年無從臆定然
以文集考之于皇於康熙癸卯客淮陰甲辰至丁未皆客
揚州自雲樓記曰余客廣陵久是也潛工於乙巳至揚當
與于皇相值意即于皇贈詩之年也時于皇年五十有五
矣又于皇揚州石塔寺飯僧田碑文尾有潛工評語意皆
一時事後三十五載則康熙
三十八九年已卯庚辰間也

是年西河客廬陵白鷺洲偕施愚山講學 愚山年譜康熙
湖西有鷺洲講會歌序曰西江講學之會吉州取盛中較
者四十年矣余以癸卯十月修復舊事布衣野老皆許以
客禮相見會 已而去游淮西 秋濤案西河是年由廬陵北
者近千人 載以愚山將移治辭之崇仁復之汝寧
留三年凡所稱游淮西者謂汝寧也
五年丙午三十一歲

是年先生當回太原應鄉試試題為政以德論 劄記丙

閩譜

壬 復仇亭

午丁未間重策論讀宋陳傅良時論云云 秋濤案 皇
年停止八股文體三年更定科場試題頭場策五篇二場
用四書本經題作論各一篇三場表一篇判五道四年三
月仍復三場舊制是丙午丁未間已復用八股矣然策論
猶重故先生云爾移案據清初述聞甲辰會試及此年鄉
試首場皆作四書題論一篇通志之言疑有未覈劄記有
修史郊祀經學守令經筵策五篇案郊祀策曰 世
祖定合祀以來二十年間守令策曰 國朝定鼎以來已
二十餘年矣推知五策皆作於此數年中或即應試之作
秋濤又案 皇朝通志順治元年定制每歲冬至大祀
天子南郊夏至大祀地于北郊順治十七年四月己酉合
祀天地百神于大享殿十八年正月 聖祖仁皇帝
登極尋以諸臣詳議祀典請罷大享殿合祀 從之
六年丁未三十二歲

是年九月牛叟先生年五十一丁孺人年五十先生為二
人稱觴

馬宛斯選授淮安府推官缺旋裁 案潛工與宛斯相識當
即在此年不待癸丑自

隴石東歸也移寓雜興詩內一首曰紛紛把筆學題詩未
見揚劉博極時却羨歸來堂畔客浩如煙海細如絲弟三
句自注謂鄒平馬公聰御其
讀書處即宋趙明誠故莊
七年戊申三十三歲

疏證卷五 戊申夏王源崑繩讀左傳閔二年及狄人戰於
榮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來問程
詔案釋地公孫揮條亦記王源崑繩語皆云讀左傳當是
戊申一時之事 方苞四君子傳王源字崑繩世為直隸
宛平人父某明錦衣衛指揮明亡流轉江淮寓高郵源少
從其父喜任俠言兵少長從軍都魏叔子言古文晚年與
蓋縣李珠游遂與師事博野顏習齋逾六十復往來金陵
淮揚間客死山陽案崑繩康熙癸酉舉人父名世德兄潔
字汝公年十二補弟子員明亡不復就試
金壇蔣鶴世所稱拙老人者汝公之婿也
是年西河游睢州已復歸淮西 秋濤案西河至睢州為湯
記明年還浙九年復游淮西為張
仲誠作白龜圖記既而客息縣

閩譜

壬 復仇亭

八年己酉三十四歲
行述八年鄉試山西受知於前給事中交城縣知縣趙恆
夫先生為同考所忌不售府君感其知執弟子之禮終身
恆夫事蹟 案是年闈題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言而世
為天下則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吳蘭次林蕙堂集謝周牛叟貽唐白虎十美人卷及唐鏡
啟有鄙文未就雅規先頒之語蓋為索文而投贈者 秋濤
事不得其年蘭次解官在康熙己酉其自傳云以忤上官
投劾歸歸而貧甚是解官後即歸也又云有索翁文與詩
者多以樹木花竹為潤筆費不數月成林因名曰種字林
是歸里後以賣文為活也蘭次名綺江都人順治甲午拔
貢薦長祕書院中書舍人遷
兵部主事郎中出知湖州府
九年庚戌三十五歲

十年辛亥三十六歲

孫豹人慨堂續集辛亥年七言律詩有黃大宗招同范仲

良張虞山馬圖求趙天醉張孟思閻百詩家姪獻于飲止

園次天醉韻詩曰登筵忽使旅愁無染柳春風綠到蘆水

如金谷老去才名媿達夫何事招尋成况愛久看樵牧可

為徒案魏叔子於辛亥三月過山陽黃大宗於廣陵為敘

其庚戌登高集豹人詩有染柳春風之語蓋同時事據知

潛正此年曾作廣陵之游矣圖求名駿亦山陽人康熙已

西舉人晚薦博學鴻儒未及試而卒著有聽山堂集

是年西河復游淮安至癸丑冬始還蕭山秋濤案以西河

十序推之知此年復至淮安也十二年冬歸里十四年復

客汝寧十六年游上海十七年應徵入京從淮城下過未

信宿西河送閻徵君歸淮安序余避讎之淮安與淮之

上下無不交閻君潛正在其中暨之梁之宋不能前復歸

淮安則稍稍有言潛正君年損而學多者於是躬詣之與

之登城東程將軍家題名而去顧余變姓名獨於淮有識

余毛生者予漫應之曰毛姓於是毛姓與潛正君游墓

之題云云西河詩集有九月十九日登程將軍家詩詩曰

蕩晴空涼風薄枯柳我登淮陰城秋衣振縹緲淮陰城東

有高阜九月初過又重九閱君父子好探奇邀我登高共

飲酒雞頭黃菊堆酒危風前重把茱萸枝雙攜銀盃墜鸚

鷗頻開鏡梳燒蠟蠟飄飄千里試一望射澤鹽陵滅秋漲

煙浮蒼霧到海平日浦黃河到天上紫霄高閣陵貝宮霓

裳羽節吹長風地橋再見赤松下淮王自坐丹霞中前臨

巨冢近千尺半倚城根半葦陌水落難知王氏墳道傍猶

覬驂公宅閻君本屬唐相餘稱言此是將軍墟神堯定鼎

畫麟閣程氏高勳析珪爵會留淮海鎮徐方因釋金龜葵

繁弱千秋甲冑掩黃土猶捲旌旗走風雨介馬嘗隨龍虎

號街花近見牛羊舞秋風醉酒瀉雨餅幽思還飛鴻翎

昭陵西望人寂奠鼎湖南去愁清冥銅笙一曲倚鞞竹戲

馬臺空散黃鶴把酒頻看琥珀紅拂盡殘碑不堪讀西

河又有集閻修齡若瘵父子即常詩東第邀羣彥西園集

閻譜

毛

履劬亭

閻潛丘先生年譜

清江開玉露畫梁待珠湖角綺梁王賦烹鮮陸氏廚
臨吟相聞發不忍聽驢騎未注嘉談日珠湖即東湖時查
伊橫同赴飲又題卷西堂詩并序閻氏自山右來淮名其
堂卷西不能忘舊乃從堂主人再彭之請云耳甲第移家
遠茅堂倚郭新久為淮海客仍是太原人荷蓋看留楚瓜
生想去齒天涯多鴻子誰得買君鄰鹽筴開鴻緒魚鱗念
舊鄉人倫重東國彼美念西方啼鳥聽幽谷流泉繞夕陽
千秋垂乃眷聊以志斯堂數詩不得其年附記於此又
案錢謙益亦有寄淮上閻再彭眷西州堂詩西向依風笑
南枝擇木謀艱難仍有步眷顧豈無頭策賜金天醉盤解
渭水愁美人紆萬舞山隰思悠悠長淮南紀水滔蕩汨窮
塵故絳真吾土陶唐自古民周詩太原什晉問柳州文他
日論都賦東

十一年壬子三十七歲

移寓雜興詩注家古古先生壬子春復遇之交城相去三

十餘年矣疏證卷五壬子秋過陽曲松莊傅山先生字

青主者適讀左傳以哀二十五年褚師聲子轅而登席公

閻譜

天

履劬亭

怒下問曰古人既脫履復脫鞮乎雖杜注古者見君解鞮

然書傳中僅此一見無別證何也余不能對久之讀陳祥

道禮書始用以報曰禮書謂漢魏以後朝祭皆跣鞮又謂

梁天監間尚書參議案禮跣鞮事由燕坐今極恭之所莫

不皆跣清廟崇嚴既絕常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跣鞮蓋方

是時有不跣鞮者故議及之可見六朝時猶然而尤妙者

在案禮跣鞮事由燕坐二語古祭不跣所以主敬朝不脫

履以非坐故惟登坐於燕飲始有跣為歡後則以跣示敬

此亦古今各不同處因怪杜注見君解鞮見君字不確要

須易為古者燕飲解鞮耳先生得之喜甚曰此一段直可

以正杜注補孔疏為劉炫趙汭所未及余不敢當茲已忽

忽十年聊牽連書之以見一時知己之情云案刻記有與書云後四載讀陳祥道禮書後四載為康熙十五年丙辰後十年則二十一年壬戌也 西河經問彭軻山東昌樂人乙丑進士問諸師聲子轍而登席云云若然則朝祭之既起於後代刺不足據但軻曾客淮間淮客有論采菽之詩者云云秋濤案 錢傳崑山顧先生炎武游太原以所

撰日知錄相質即為改定數條顧虛心從之 疏證卷六上

壬子冬客太原顧寧人向余稱朱謀埠水經注箋為三百

年一部書余退而讀之殊有未然云云又卷七憶余晤寧人

壬子冬曾問古文尙書還當疑否曰否云云 劄記顧寧

人論幽并營三州在禹貢九州之外余時同客太原面質

正曰此不過從肇者始也臆度耳其實周禮職方氏并州

其澤藪曰昭餘祁昭餘祁在今介休縣東北三十二里俗

閩譜

无

履執亭

名鄆城泊吾與君所共游歷者非石嶺關以南乎云云又南雷哀詞顧余遇之太原持論嶽嶽不少阿久乃屈服我

疏證卷二

愚嘗以梅氏晚出書自東晉迄今歲次壬子一

千三百五十六年而屹與聖經賢傳並立學官家傳人誦

莫能以易焉者其故蓋有三焉皇甫謐高名宿學左思三

都經其片語遂競相讚述況渠實得孔書載於世紀有不

因之而重者乎是使此書首信於世者皇甫謐之過也隨

雖奏上得立於學官然南北兩朝猶遞相盛衰或孔行而

鄭微或鄭行而孔微或孔鄭並行至唐初貞觀始依孔為

之疏而兩漢專門之學頓以廢絕是使此書更信於世者

孔穎達之過也天祐斯文篤生徽國孔子之後所可取信

者一人而已分經與序以存古制一則曰安國偽書再則

曰安國偽書為之弟子者正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乃明

背師承仍遵舊說是使此書終信於世者蔡沈之過也經

此三信雖有卓識定力不拘牽世俗趨舍之大儒如臨川

吳文正公尙書序錄實有以成朱子未成之志者而世亦

莫能崇信之蓋可歎也夫善夫歐陽永叔之言曰自孔子

沒至今二千年之間有一歐陽修者為是說矣愚亦謂自

東晉至今一千三百五十六年有一閩若璩者為是說矣

其尙取而深思之哉

劄記有跋周郡守晉祠碑記二則 又曰愚既跋吾師晉

祠碑亭記訖復取縣志閱之見宣和五年有姜仲謙晉祠

閩譜

三

履執亭

謝雨文其首云致祭于顯靈昭濟聖母汾東王之祠中云

惟聖母之發祥兮肇晉室而開基王有文之在手兮其神

靈之可知為之狂喜欲絕益歎吾師之言信而有徵也女

郎祠之建實始於天聖而封號之加則自熙寧禱應始宣

和五年上距天聖甫百年其建祠之故與所祠之人必歷

歷有據故仲謙得之於傳聞而載之於撰著不然豈牽合

傳會遂至此也元人戈毅重修汾東王廟記亦云女郎祠

建因改封汾東王之後則其相因而及意有在矣乃祀典

之譌實自洪武四年始詔革天下神祇封號止稱以山水

本名而聖母廟遂改為晉源神祠若以聖母為真水神也

者嗚呼不知此似是而實非也愚故詳考曲證以信吾師

之說且以爲他日作縣志者補焉秦周郡守名令樹字計百廷洋人順治乙未進

上由賴州推官遷大同同知卓異升太原知府竹垞集辛亥春有送計百赴太原任詩是也太原縣志載令樹重建晉祠碑亭記末行款署

釋地晉水源有女郎祠實邑姜康熙壬子端午後三日

之廟去吾家西秦村一十八里每游而忘歸誠如北齊王

晞之所賦者秀方爲唐叔虞廟南向此子爲母屈者也母

封曰聖母子封曰汾東王余從艸閒搜出宋政和五年殘

碑乃姜仲謙謝雨文首云云喜得一典證屬有司當上聞

於朝以釐正之此鄉邦故事或曰既釐正矣則當別建晉

源神祠余曰然豈惟晉源此間有臺駘廟當補入實沈以

祀參神不然是知有地理而無天文也

是年山西闈題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足以有臨也夫仁亦

閻譜

三 復仇亭

在乎熟之而已矣

十二年癸丑三十八歲

道古堂集未幾出游鞏昌與陳秀才子壽子壽名祺芳常

祺芳有聲諸生中游牧齋芝麓之門容游徧天下所交皆

一時勝流著有緇庵鴻波等集釋地憶心友陳祺芳子

壽之言天下事莫難於讀書莫奇於用兵餘俱平且易耳

又雜興詩注余知子壽自蔣子制名從都門歸始案荆

名名楷山陽人毛西河所稱杜陵蔣楷者即其人也馮山

公康熙丁丑有和荆名七十醉吟詩據之則荆名長潛工

八歲一夕共成七言絕句百首名曰隴右倡和詩長汀黎

副使士宏爲之序士宏託素齋集士宏字序略曰癸丑

臘盡趙子石寅自皋蘭渡河策蹇衝雪走一千五百里訪

余於張掖記與石寅別於劍津已二十有二年相見道故

舊慰問勞苦外曾不數語石寅即自稱於鞏昌陳階六少

參所得交兩詩人一爲陳君子壽一爲閻君百詩子壽蒼

髯道貌故錢虞山高弟百詩年甚少博極羣書逆數周秦

如在眉睫兩君日坐老屋頽簷以詩角險真若大將將十

萬師分壇據壘無敢勝負壁觀者無不驚駭失魂魄當石

寅述兩詩人時手揮色動鬚髯戟張余即不識兩詩人而

兩詩人精神意氣聽石寅言若或見之矣又云陳先生苦

宦蕭然不足爲賓客謀懼黃羊濁酒兩詩人何所愉快而

終日擁被含毫眞若有萬不可已之事屬稿連篇至一二

千言不止云云案釋序意知無一夕成絕句百首之事准

進士授富陽知縣調平湖人國朝授戶科給事中陞禮

科轉福建糧餉道參議補陝西分守隴右道參議秋濤

系甘肅通志職官分巡隴右道陳台孫江南人不著在任

閻譜

三 復仇亭

其後一人則康熙十四年任是陳之澁任正在十年之後

十四年前之陳穆案茶餘客話京城南舊有龍爪槐僧言

亦不能詳也穆案茶餘客話京城南舊有龍爪槐僧言

三百年前物前輩詩文集不多見徐電發菴莊詞載白

門紀伯紫云王子季夏僕與合肥龔宗伯山陽陳黃門階

六同飲龍爪槐下填詞此地亦名流展齒所常到也云云

據之則十一月六月階六向在京師泣任鞏昌當在子丑

之交也階六又號楚州酒人見杜于皇贈階六七十壽序

及思山酬陳黃門詩注謂記有得酒人消息詩起句云側

身西望意寧只爲君來蓋在西游發軔之初也又案石寅

名珠剖記與馮圖芝書友趙石寅善論詩尤好指摘以

供談柄又釋地登泰山條友趙石寅善論詩尤好指摘以

子貞同年絕云云石寅與元俱萊州掖縣人移於丙午春在

日有詩集未刻因屬爲寫其詞齋偶存諸州來皆五七言

律淺率不入格有入秦訪黎媿會先生塗中漫興七律十

二首無與潛正相贈又云父老傳言潛正會至掖館於掖

巽元解狐貉之厚以居即居吾語女之居此潛工與巽元會經語談之一證 案參議署有鷄

笑堂移寓詩曰鷄笑堂開鎮日閒自注堂為少參階六先

生靜攝處茶餘客話陳階六鷄笑齋在南市橋案 有溫玉

亭移寓詩曰溫玉孤亭更在東秦風留得楚人風自注亭

為京山李本寧宗伯出宦時所構又一首注曰亭別有額

曰聽松余欲取杜老語易為論松屬子壽書之又石霞舉

時亦客少參所移寓詩曰故鄉人忽異鄉逢誰道鴻泥有

定蹤坐久畫移魚輪動輪君獨聽曉天鐘自注謂霞舉所

居西偏與僧寺近又一首注曰霞舉所居為子壽舊寓暇

日同過見壁有畫石淋漓飛動 釋地余昔往來洪洞見

道有豐碑曰皋陶故里側有祠及墓雖躬拜祠下心殊不

閩譜

復仇亭

以為然 又絳在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土人至今呼故

晉城遺趾宛然余嘗往觀案此條又見刻記云余親新田

括地志在絳州曲沃縣南二里余亦往觀土人呼王官城

距晉城五十里會告之黃儀子鴻子鴻常熟人漢學師承

史中地理及各家輿地書靡不究心謂班書地志所載諸

川第言其所出入而中間經歷之地不可得聞惟水經

注備著之然非續圖讀者不能了然於心目乃反覆尋玩

每水各為一圖如某水出某縣向某方流運某縣某方至

某縣合某水某縣入某水無一不具聞若疎見之不忍釋

手歎曰鄙道元千古以下第一知已也 趙一清水經注

釋參校諸本標目崑山黃子鴻曾依鄭注每水各寫一圖

兩岸翼帶諸小水精細絕倫參伍錯綜各得其理制正渭

水篇胡渭謂禹貢錐指從之辨誤今是書歸於新城王氏池

北書庫穆案子鴻所續水經圖既不知沈沈何所陸清獻

日記稱嘗借其所訂晉地志閱之今亦未見傳 疏證

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余嘗往來於平陽夏縣而悟通鑑

二語具為妙解 又余曾客朝邑數日覺其治基頗高乃

置諸疆梁原之上說者謂原即荆山北麓 困學紀聞美

案鑄工安民李仁父長編作李姓非余親至西安碑林中

辨之 疏證卷六 岐山在今岐山縣東北十里縣在鳳翔

府東五十里余所舊游處 又岍山在隴州西四十里余

所舊游 移寓詩秦晉重姻地亦連為尋遺跡著吟鞭涇

源佛峽皆天險望裏猶愁嶽頂蓮自注涇水源出六盤山

金佛峽在華亭 疏證卷六 元和志嶓冢山在秦州上邽

縣西南五十八里漾水所出此班志誤認禹貢之嶓冢山

今一名分水嶺余曾至秦州此山下山不甚高而峯岫延

閩譜

復仇亭

長連屬若工冢問其土人寧羌州此山若何愕然曰從金

牛驛北望見嶓冢山峩然雲表豈做地所能作其兒孫乎

但水亦微細自西東流即所謂嶓冢導漾者水纔溢鴈合

五丁峽水東流為沔其流始大此地則水出嶺時為南流

與東不合耳余心識之以為負薪能談王道 疏證卷六

漢志言朱圉在天水郡冀縣余曾親經其山在今鞏昌府

伏羌縣西南三十里山色帶紅石勒四大字曰禹奠朱圉

當日道中雜詠有丹嶂含朝景之句即指此又卷六 朱圉

山向所登陟者山取小元和志所謂朱圉山在伏羌縣西

南取合又曰秦漢冀縣故城在今縣南五十步余所目觀

禹貢雖指朱圉諸家互異說者遂謂縣西南錦鞬石鼓木

梅天門等山皆朱圉之隨地異名者也百詩謂余曰據漢

志山在梧中聚夫一聚可容則其趾不甚廣安有如上所云云者吾嘗親經其山在今伏羌縣西南三十里山色帶紅石勒四大字 疏證卷五 畢陌在渭水之北癸丑秋會日禹奠朱圍

經過其地 剖記唐有永樂縣併入蒲州今為永樂鎮讀

漁洋山人集知李義山玉溪在焉慨然作一首自注余癸

丑冬欲游永樂鎮未果 疏證卷六 余嘗往來封正原武

陽武問其土人濟水何在曰已矣案其故牒皆以為大

河既決其湮也久矣 又余登洛縣東南二里大伾山臣

瓚所謂黎陽縣山臨河者覽其形實再重 剖記有贈倪

大通詩題下注云海州人官儀封令 案釋詩意是親至儀

以晉王生平行蹤蓋亦癸丑東歸時事也詩末有擬尋九

日醉高臺之句蓋回湖已事過儀封時已交冬令矣六通

名長犀康熙戊戌進士海州志稱長犀官儀封時張伯行

方居貧為縣吏夜讀書科房中長犀聞而異之召與語奇

其才乃館而教之後官江 疏證卷八 鄒平馬公驥字宛斯

南巡撫為名臣人服其謙 當代之學者也司李淮郡後改任靈璧令余以癸丑東歸

今刻本作己丑案靈璧縣志馬驥以康熙八年任池北偶

談云宛斯康熙癸丑歲卒於官靈璧人皆為制服然則宛

斯即以是年之冬卒官矣靈璧志又云驥博極羣書著作

甚富公退即張鏡升開手校心維申且不寐積勞成疾卒

官士民 過其署中秉燭縱談因及尚書有今文古文之別

為具述先儒緒言公不覺首肯命隸急取尚書以來既至

一白文一蔡傳置蔡傳於余前日子閱此吾當為子射覆

之自閱白文首指堯典曰此必今文至大禹謨便眉蹙曰

中多排語不類今文體恐是古文歷數以至卷終孰為今

文孰為古文無不立驗因拊脾歎息曰若非先儒絕識疑

論及此我等安能夢及然猶幸有先儒之疑而我輩尚能

閻譜

美 復仇亭

信及恐世之不能信及者又比比矣復再三慨歎余曰公

著釋史引及尚書處不可不分標出今文古文公曰然今

釋史有今文古文之名者自余之言始也 案今行釋史本

之別 秋濤案今釋史卷首李清序實作於康熙九年庚

戌仲春其制刷當亦在是時宛斯以八年任靈璧令蓋甫

官邑令即以付梓也中所引尚書惟舜典篇首二十八字

下注云今文無此二十八字餘皆不注今文古文則此為

未改定之本無疑潛正明言今本釋史有今文古文之分

是改定之本潛正嘗見之乃今日反罕觀者案分甘餘話

云康熙四十六年 聖駕南巡至蘇州一日垂問故

靈璧知縣馬驥所著釋史命大學士張玉書物色原版明

年四月令人齎白金二百兩至本籍鄒平縣購版送入內

府人間無從見之矣是改定之本藏於內府所以不著也

疏證卷六 營石山今在鳳陽府宿州靈璧縣北七十里

馬公驥云又葛嶧山在今邳州西北六里余以劉昭葛嶧

山注山出名桐伏滔北征記曰今榮根往往而存證禹貢

當在此抑曾親至其地云

十三年甲寅三十九歲

是年九月初六日母丁孺人卒 魏叔子閔氏本支敘修

齡子若璩好學能文章比喪母蔬食三年服既闋哀其母

不忍其父之獨處也不入內而臥起於父者又一年父論

之十反不宥去

山陽詩徵載牛叟先生自題斷弦圖詩云金徽欲拭意先

孤不待冰弦絕也無惆悵臨風雙撒手懷人只為賞音殊

十四年乙卯四十歲

剖記題詞愚年四十甫敢出臆見集眾聞用纂一帙以示

兒輩 夏成孟子自齊葬魯初解

閻譜

美 復仇亭

有贈超宗丈詩五十高常侍君尤老十年案超宗長先生
二十歲知系此年作

十五年丙辰四十一歲

生日展期啟憶先君子六十初度自注康熙丙辰時妻喪重陽後一日也

已除而予小子母喪纔踰大祥之四日先一月姻友有謀

來祝者先君子聞之頻頷進小子而命之日禮經父必三

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然則吾不可聽子易其服以稱吾

觴以忘汝母其展期一年古有展重陽吾獨不可展生辰

哉越明年八月寧都魏叔子在揚州以文來祝稱其達禮

且以江西及嶺南俗皆然為徵蓋前十之年必加一而成

後十之年必從一而生大易貞元之義也在淮實自先君

聞譜

三

復仇亭

子始 劄記有聞楊公西狩督學秦中遙有此寄之作關

中秋色滿君忽動華鑣士莫輕捫蝨文尤重射雕積兵運

二岳麾羽隔三橋不乏貂褸贈何由慰寂寥清秘述聞陝甘提學道楊

西狩字華觀江西進賢人順治壬辰進士康熙十五年任

施愚山是年有寄聞牛叟詩詩曰山月多清暉江淮同照

長吟杖叔里時把任生鈞歲晏涉橫流中原紛虎豹叢桂

還青青重看入公笑 穆藏有愚山丙辰年詩手稿一冊

山陽詩徵載牛叟先生丙辰予屆六旬再和李河濱志感

詩元注三首錄一耆齡無願望德薄媿如何入世年空大傷心事

漸多冰弦前歲斷塵鏡幾時磨恨少齊眉案莊盆不忍歌

十六年丁巳四十二歲 魏昭士聞再彭七十序閻氏祖孫三世以詩古文名江淮

閻歲丁巳寧都魏世做客京口再彭先生就吾仲父於廣
陵未見做手書扇面以寄斯時做年二十有三先生見其
所作文而謬以為可學也心竊感焉 乞言小奏家君以

丙辰季秋晉六十戒閻人毋納祝者詞璩時未敢遽請今
年丁巳九月十日復值初度璩先期進日大人昨歲有成

言今其時矣乞俯徇輿情以展菽水之歡幸甚家君始而
戚既而輟然日余何能違俗汝不記丁未九月為二人稱

觴時乎余年五十一汝母年五十同在是月上旬此有往
例汝今不逮事汝母獨余蕭蕭白髮其何以為情況今之

月猶昔之月也存沒異視將奚取必也同稱庶愜老懷璩
退而自維家君之思璩之思也微家君言璩詎敢忘敬銜

聞譜

三

復仇亭

命拜懇先生願賜一言進之堂上以慰嚴訓以聞慈徽仁

孝之感料大君子所不拒者用陳梗概以告於下執事

陳其年集有壽聞再彭六十一序淮安閻再彭先生者吾

友百詩徵士之府君也素先生時尚未膺鴻詞之薦徵士之稱蓋系後來刻集時追改

魏叔子閻再彭六十序淮安閻子再彭壽六十有一子若

璩聞寧都魏禧來廣陵奉書幣乞言以佐觴又閻氏本支

敘歲丁巳禧客揚州閻君再彭修齡自淮安奉其本支錄

謁禧為敘又日修齡修內行篤念先祖惇敘二宗年六十

寒暑考證繕寫不貲其勞 冬成孟子自齊葬魯後解

劄記鏡月歸余以先朝典故數事送難於令兄映碧先生
先生以為問所未聞有僑札之譽感賦一律敬寄垂白李

昭陽經秋忽報章焚餘周石鼓劫後漢靈光道大寧從闕
知深轉覺傷何年荀氏子御罷更登堂秋濤宋興化李澄
芳四世孫也康熙乙酉舉人著博好堂集映碧先生名清
崇禎辛未進士都縣知縣南都時官御史上疏請追卹建
文時殉難諸臣得子嗣諡福王敗歸里不仕順治九年會
為馬馳御序釋史康熙辛亥年七十魏叔子作壽序戊午
八十朱錫昌為伯壽詩湯潛庵集有贈李映碧先生詩則
在戊午後矣疏證卷四論代宗即世宗嘗私誦明既有世
宗矣而宏光朝又上景帝號曰代宗不重出乎意牧齋宗
伯掌邦禮或不應至此詒書與化李公清問之公復書曰
此當日出顧瑞屏手瑞屏時文名家未諸舊典宜來吾子
之謫耳老夫耄矣幸及未死得聞高論其虛懷如此海有
前輩風範云即此詩本事也穆案此事又見劉記與陶紫
司書不得其年以劉記書首有憶家居時云云故系之未
應大科之前又案亭林餘集廟諡議臣聞當日南京新立
邦禮繁多禮部尚書顧錫嘯素不攷古一切謚號悉聽其
門人謝復元撰定以不學之宗伯任委巷之小夫逞其胸
臆日無旁人以至謚冊一頒天下用為譏笑云云較李公
九備

閩譜

堯

復仇亭

是年邵提學嘉允浙江人乙未進士歲考閩詠入山陽學第五名

首題地道敏樹次題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非商籍矣

十七年戊午四十三歲

正月有

詔開博學鴻儒科中外官各舉所知徵詣

闕下十月

命人月給俸銀三兩米三斗至考試後停止

劄記有與劉超宗書云見開送單有仁和吳志伊詳顧深

快人意作字與季貞云安得將杜于皇濬閩古古爾梅周

茂三容茂三亦作鄭山明諸生善書工畫著有春滿堂集

父嚴資積學知天下將亂抱道潔身所以教兒子輩者不
噴噴於幾冠而余裂冠為浮屠放形方外為里人所

臣笑實以承權耳云云寧波府志容性詭詭不羈御史戴
殿臣一見賞契由是著名後殿臣避跡天童海寇掠之去
刑結足為之跋乘閒痛歸乃從橫於詩古文詞屈翁山大
均山之事蹟詳顧譜疏證卷四余雅愛太史公藏之名
應屈大姜西溟宸英西溟別號湛園慈谿人結琦亭集滬
均之請姜西溟宸英西溟別號湛園慈谿人結琦亭集滬
心文學先生之名早達宸英一日問侍臣曰閣江
南有三布衣向未仕邪三布衣者秀水朱先生竹垞無錫
嚴先生藕漁及先生也又嘗呼先生之字曰姜西溟古文
當今作者會徵博學鴻儒掌院學士崑山葉公與長洲韓
公相約連名上薦而葉公適以學士崑山葉公與長洲韓
既出則已無及矣於是三布衣者取其二而先生不與
彭躬庵士望躬庵字公安寧都人著有取邱邦士維屏都
人亦易堂九子之一魏叔子為文非經邦士點定不敢以示
太西義法茶餘客話叔子為文非經邦士點定不敢以示
人顧景范祖禹漢學師承記祖禹無錫人徙居常熟客於
稱宛溪先生著方輿紀要百二十卷魏叔子序曰據正史
考訂地理於山川形勢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成敗得

閩譜

罕

復仇亭

夫之迹皆有折衷雖荒僻幽仄之地一如日見疏證
卷六下景范地志之學蓋出於家尊人耕石先生名柔謙
字剛中著劉超宗某案超宗名理山陽人康熙中歲貢生

取多又有劉超宗丈見贈詩結句云籍顧寧人炎午嚴孫
戎方共輩自注超宗丈見贈詩結句云籍顧寧人炎午嚴孫

友繩孫孫友號藉漁無錫人江南通志繩孫賦一詩而出

遠傳容與藉藉多自道其志行著有秋水集彭爰琴桂

漂陽人著有初容閣詩集京口者舊集為博之薦爰琴以
母疾力辭案國朝詩別裁集選桂夜飲詩華峰無錫人

孫良侯再彭七律顧梁汾貞觀明吏部侍郎憲成曾孫

康熙王于舉人官中書舍人著有積書齋集顧震滄云貞
觀幼有異才能詩尤工樂府少與吳江吳兆壽齊名年二

十餘游京師題詩寺壁云落葉滿天聲似雨鄉關一輩數
何事不成眠魏柏鄉見之即日過訪名遂大起

十人盡登啟事齊集金馬門真可賀野無遺賢矣

劄記有奉贈邱曙戒先生詩輕命嘗思倚北欄君虞何地

有彈冠雲山故國初傳信涕淚新知舊憶歡瓊海請來香

案吏金臺徒處法曹官取憐詩律兼刑律慘淡能令豪髮

安馮山公邱公曙戒傳公名象升字曙戒淮安山陽人舉

以才堪外用出判瓊州戊午入翰林己亥進侍讀庚子三月

蓋邱公所薦也是年潛正仍回山西應鄉試故有

是年先生當回太原應鄉試闈題抑為之不厭至不能學

也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禹思天下有溺者一節

疏證八卷余戊午應薦至京師崑山顧炎武寧人時在富平

有自富平來傳其新論者云云案此蓋天生應薦至京述

詳顧 割記與李天生書十年仰止昨始得晤於傳舍親

寓案傳謂青 行迹十七年應鴻詞制科日與傅山人青

主游處 割記有與傅青主二丈書曰昨座上客有云世傳

此年五月己卯朔無戊午而反覆辯論則李天生檢討汪

鈍翁編修為多 割記余戊午己未間在京師見汪茗文

繆封公墓志 案封公為修撰繆載及高祖謂之曰古人敘

人家世皆自曾祖以下無及高祖者閒及高祖亦必其名

其事足書非空空僅及其名諱而已云云時茗文怒甚有

代之荅者曰家先生本元人余曰近得柳文肅集於廟市

亦自曾祖敘起渠非元人邪後見三刻堯峰文鈔此篇削

去高祖諱某某五字 案文載續稿卷廿四曾祖肅

為書祖文廣一例耳 事又見與汪舟次書舟次名樞號梅

檢討官至福建布政使有梅齋集准海英靈集梅齋以檢

命冊封琉球為其國撰孔子廟碑有饒陸御

不受國人建 困學紀聞箋後序康熙戊午己未間家大

人應博學鴻詞之薦入都時宇內名宿鱗集而家大人以

博物洽聞精於考據經史獨為諸君所推重過從質疑殆

無虛日或有問說部書取便觀者誰弟一家大人曰其宋

王尚書困學紀聞乎近常熟顧仲恭以演繁露並稱非其

倫也由是海內始知尊尚此書 王山史北行日札戊午

十一月有荅閩百詩書曰三王並封雖舉朝具疏然其中

旋轉仍賴首相故北海上書文肅力爭之而其事終寢則

文肅之力居多拙作所指蓋謂此耳非謂其上書天子且

舉此者借一端以美馮氏亦非論述當日並封事也不斐

之文過蒙留意一語實定不厭再三足下有心人真吾師

案山史賀馮易齋相國七十壽序有云萬曆時婁江王

肅引咎自陳云左庶子馮某告臣如北即公之從伯祖天

下所稱為北海先生者也云云 疏證卷四余雅愛太史

公藏之名山之例此疏證第四卷成時別錄四本一寄真

太華山頂友人王宏撰司之 割記又有與山史書論王

紹徽點將錄事當亦在此年 又與劉超宗書向見公友

張季望兄手錄欽定逆案云係先生家本家父多致意奉

假尊本一錄舍下久有此書今公之矣云云季

望名新棟山陽人順治庚子副榜著有頤庵集

是年有贈何崑孚會稽詩 准安志何源濬字崑山陽人

背叛家屬盡陷賊中隻身赴浙江請兵陳恢復大計隨大

兵進剿賊敗以功授紹興府知府後改馬湖府陞浙江督

糧參政按崑字子而栗潛工婿也耿精忠以康熙十三年

叛十五年降十六年伏誅此詩當作於初授紹興知府時

又弟六句云誓對寒流旅思闌弟八句曰聲華明日滿
燕山則是十七年潛工應薦入都時與崑孚同行也
有送張大理雲翼歸省及娶二首 竹垞有送張大理雲翼
明年己未案孫豹人戊午七言絕句有贈張又南廷尉兼
送之歸娶詩六首序林年譜是年冬張又南廷尉承父命

來聘往蘭州堅辭之則竹垞此詩乃誤編也 李子德受
其語意其為悼亡明甚西河著作往往於數行之間而自
相矛盾 類如此

恩叨鳳池上明春恭和早朝詩 贈胡又弓學士詩疑亦此
年作又弓名簡敬汝陽人
未進士 有酬蔡子構南歸留別諸同學見贈之作首句

云後先同作帝城游結句云笑爾枉將車笠約長才寧獨
滯林邱覈其語意當是此年冬作 子構名爾趾山陽人康
熙中歲貢晚官祁門訓

有送陳子度之任太原二首次首有句云牛菽還先多士
飢自注時待詔諸公議給食用 按子度名楷時為山西布
政司經歷隴右道台孫之

子復申舍人 有贈陳解人詩莫笑巢由拜馬前今朝微
君尤可憐閩南候火接天起薊北聘書任壁懸羨子麻衣

閩譜

望

饒飭亭

能感眾經時旄節得稱賢一身往返萬餘里泣向慈仁老

樹邊 按解人亦字解庵己未詞科錄陳學夔字解庵福建
侯官人康熙己酉舉人龔煒巢林筆談解庵當歌逆

克傳首薦應 詔薦讀云昔長安賈賦洛陽之紙頓
貴今全節焉哉睡陽之舌猶存時服未對郡縣逼迫旬旬
赴京額乞終喪得請歸後授寧陽令遷兵部主事 案此
詩或作於
己未春首

西河兌閣詞序云余游淮時聞子牛叟與丁少君惇伉儷

之好作兌閣十閣索余和余未有以應也閱十八年余赴

召至京牛叟年六十丁夫人已亡其嗣君百詩重貽書并幣

專使赴長安請和前詞蓋欲以承尊人歡當稱觴地也余

始理其詞對使和去其十閣皆有題依題演義不自解工

拙牛叟知我定有以諒之耳 秋濤案兌閣十閣乃牛叟先
生悼亡之作此獨以為惇伉

儷之好之詞殊不可解然於采菱一闋仍引牛叟原注味
其語意其為悼亡明甚西河著作往往於數行之間而自
相矛盾 類如此

十八年己未四十四歲

三月初一日

召試諸徵士於 太和殿璿璣玉衡賦并四六序省耕排律
二十韻

先生報罷仍寓京師 北行日札賀閩牛叟先生壽序閩
子百詩今之所謂博學君子也應

詔入都與余數相往來己未春乞子言為其尊人牛叟先生
壽而以先生之命將於稱觴之日並追饗其母丁孺人時

閩譜

器

饒飭亭

君冰叔李君子德既各有作云云 案子德
作未見又與閩百詩札

日承命為尊君先生壽文竊以哀樂不並用古之訓也誠

如此即有以得乎尊君之心而恐難乎其為吾子之色若

漆園吏之說固不敢為尊君道而吾子孝思無已將欲為

終身之喪焉夫固有太夫人之忌日在矣又書壽序後曰

余為賀牛叟先生壽序成寄之淮上先生曰休矣吾昔者

有餘哀將慰吾子稱觴之情而不忘吾偕老之盟故有是

舉也豈今復爾邪於是百詩札來告余以故余乃謝曰此

余之所謂得聞而有請者然而疏矣是余之過也而先生

之行則何其典而中乎昔余在淮上得交萬年少邱如磐

輩今於燕臺復識百詩質疑問難有朋友之樂焉顧獨恨

未獲從先生游也云云又與百詩書日前讀乞言引謂今復舉斯禮焉遂爾下筆今接來札爽然自失如命復作數語書於後亦可見吾輩相與之誼其不敢苟如此 疏證

卷二魯詩於西晉近代復出申公培詩說已未在京師一徵君著詩論多所采獲予為證明之曰班書杜欽傳關雎

為歎康王之后臣瓚曰此魯詩谷禾傳聞妻驕扇注以為魯詩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也禮坊記先君之思以畜寡

人鄭康成注記時向未得毛傳故用魯詩曰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劉向列女傳正同蓋向家世魯詩故 今詩說

闕雖仍屬太姒燕燕仍莊姜十月之交仍幽王皆與毛詩合分明是後人襲用毛詩脫誤如此不待細攻 案劉記與宋既庭書

聞譜

鑒

復仇亭

承示詩論八篇內及魯申公詩說此出近代偽書之尤者也云云與疏證所舉一一相符然則此徵君即既庭也劉記有宗安至自興化得既庭消息詩既庭名實類號湘尹長洲人順治辛卯舉人官興化縣教諭著有老易軒讀書堂玉帶山 又一徵君自誇家有世本未攜至京師余曰世

本朱子時已失傳據班志凡十五篇見周禮禮記注疏者有作篇左氏疏者有氏姓篇史記注者有居篇君家本是

如是否然則其偽又不待辨揚子法言有言夫欲售偽者必假真真之不假偽將安售吾知其立敗爾矣 疏證卷四

己未留京師富平李因篤天生告予曰晉用夏正子知之乎予曰然天生曰周天王固許之用也觀定四年啟以夏

正疆以戎索可見予曰左氏乃政字非正字即政與正通然則于伯禽康叔曰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魯衛乃又建

丑乎何周初自亂其正朔也天生語塞 秋濤案天生平日嘗云杜撰故事莫甚於李天生四庫書目提要云其所謂杜撰故事者今不可考姑存其說可矣竊謂潛工所說當即指此 釋地已未余以薦舉留京師久日以論學為事

有以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為朱子采入集注似可信來問者余曰此子虛烏有之言也春秋昭公七年季

孫宿卒孔子年十七曾點少孔子若干歲未可知然論語敘其坐次於子路則必少九歲以上也可知孔子年十七

時子路甫八歲點實不過六歲七歲孩童耳烏得有倚國相之門臨喪而歌之事檀弓多誣莫此為甚 劄記題益

智錄此書刻成之五年余至京師得之長夏無營披閱一過惜未及刊其誤遠寄兒輩為我置眷西堂潛工老人記

聞譜

鑒

復仇亭

或問余子年四十四何得稱老余曰杜詩昭代將垂白途窮乃叫閭時年正四十已云爾矣又記 案牛與先生時向

要 與徐勝力書昨過談偶及季悼子未執政蓋死於武子手故經未書其卒先生盛氣欲辯已而中止弟不覺匿

笑得毋見弟在失意中少寬假然此非所論於學問也 宋書蓋在大科報罷之後勝力名嘉炎號花隱秀水監 生己未 召試二等授檢討官至內閣學士 與

陸翼王書近者三月御試有進三不如之說於上前以毀百四十三人者

上意浸衰一時譁然以為與李林甫表賀野無遺賢無異 事蹟見 與徐電發書令宗兄勝力先生來談因及元儒

黃澤趙訪之學云云又曰猶憶故山有來問五十人人物

何如者弟答以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強記可稱雙絕

若李天生之杜撰故事汪若文之私造典禮恐亦未必有

三案與勝力論黃趙之學又見疏證卷八五十人者大科

又號虹亭晚號楓江漁父吳江人國學生召試二

是年有王吳廬宮詹招飲話舊一首案李秋錦已未年有

此亦同也詳詩意當在未試之前王山史北行日札已

未年有答王吳廬太史東日承手教益感垂注之殷然宏

撰衰病伏跡不能與於燕飲久矣敢固以辭案即潛北良

年賦詩話舊之會也吳廬名澤宏字涓來黃岡人順治

乙未進士官有寄贈高澹人舍人詩澹人名士奇號江

至禮部尚書御試鍾王書法直南書房授中書舍人累官禮部侍

郎諡文恪隨筆集省耕詩序康熙十七年三月初一日

在大內南書房賦案舍人於明年庚申擢官侍講此仍

稱舍人則必已未年事也柳南隨筆庚申丁巳戊午間

入賞得官者甚眾繼復薦舉博學鴻儒於是隱逸之士亦

爭趨輦轂惟恐不與四明美西溟有詩云北朝已成輪

尉西山猶貢采薇人時以爲實錄今案潛工詩云朝飲新

豐酒未殘驚開捷徑五雲端正與西溟同意時潛工蓋已

報罷故有聖主應教有夢難之句結句云一德由

來契若蘭自注慙勤殿有秋蘭舍人賦焉案此賦載江

郵經進文稿云寄贈者江郵於此年五月扈幸西山潭拓

寺潛工贈詩當有偶讀唐人李郢登第後爲妻作生日

卽在此時也

閩譜

聖

復仇亭

寄意詩戲簡毅文一首題下自注重陽前一日爲毅文內

子初度毅文有詩寄內案毅文名鴻烈號涇原山陽人由

檢討知系又有九日和張毅文即席韵一首和毅文移寓

待尊甫吏部公來京之作一首毅文尊甫名新標字鞠存

日籍杭州其外舅也亦將至案淮安志嵇宗孟字子震安

東人崇禎丙子舉人國初官杭州府知府己未與鞠存

吏部俱以鴻博徵故潛工贈舒舍人詩有句云漸聽故人

滿載轉自注謂嵇張兩公時兩公俱以老病辭不就試故

至九月始又口占贈毅文一首結句云爾從家學橋染久

射策金門恩拜偏

竹垞集是年有酬閩某詩曰烈火燔帝竹秦鏡忽以淪番

番濟南安後死耄而勤腹笥傳少女齒落餘空齧掌故頰

川來何由聽其真所怪張歐陽疑義默不申金絲魯宮響

蚪蚪蟠輪困俄遭巫蠱發竹簡迹久湮梅生千載後一一

紛羅陳其餘航頭字摺據亦有因譬若完衣裳安用重補

初文從義艱晦體殊絕蹤塵孔書既成在謨話恒鮮新何

人正今偽去險歸溫純此義誠難知疑者頗相循閩生并

州彥徙宅清淮滄昨午應詔至旅食春明春小心對縫掖

餘勇刺古人示我一編書其言狂且醇諸家援王吳百氏

搜墨荀幽室抉突奧希音辨韶鈞雖爲見者駭猶勝徒帖

閩譜

哭

復仇亭

呻吾生嬾述作老矣潛悲辛君非漢井丹經義何紛綸况

有執扇詠贈我情彌親客子寓招提不出動盈旬春冰玉

河裂艸暖波粼粼紅杏舒絮條翠嵐壓重閩相期出郭游

西山恣回巡竝馬騁劇談九皇八八民醒卽坐松石醉卽

卧花茵疏證卷五錫聖生平不敢疑古文見諸贈余詩

又卷八錫聖近撰經義考雖漸爲愚見所轉移終不透

十九年庚申四十五歲

錢傳十七年應博學鴻詞科不第在都門與汪編修琬交

汪著五服攷異成先生科其謬數條略見拙記六與陶紫

司名元淳字子師常熟人康熙庚辰進士廣東昌化縣知

縣著有南岸集釋地有與紫司論大王勳南事秦蒼峴山

人陶子師墓志君游京師徐健庵尚書雅重君爲之延譽

名日以高而其同邑翁尚書者亦羨君名延之邸第然君

性剛直每與尚書忤以是尚書轉銜之康熙己未開鴻詞
科尤被何公以君名上君已先期出都門遺時道君還復
以病告庚辰 殿試讀卷諸公俱歎為奇才以請減蔭松
浮樞語激直抑置二甲時徐公元文為明史館總裁欲留
君竟歸水滸名嘉淑海軍人有辛齋遺稿 又與江辰六
書承面問純翁翁長子筠卒以幼子執詒為之後名之日權
是說也於禮安乎否乎云云辰六名聞歎縣人貴州貴陽
籍康熙癸卯舉人吳蘭次之婿也官解州知州著有河汾
集 汪意不憚謂人曰百詩有親在而喋喋言喪禮可乎

案 汪意不憚謂人曰百詩有親在而喋喋言喪禮可乎

案 汪意不憚謂人曰百詩有親在而喋喋言喪禮可乎

案 汪意不憚謂人曰百詩有親在而喋喋言喪禮可乎

案 汪意不憚謂人曰百詩有親在而喋喋言喪禮可乎

案 汪意不憚謂人曰百詩有親在而喋喋言喪禮可乎

案 汪意不憚謂人曰百詩有親在而喋喋言喪禮可乎

案 汪意不憚謂人曰百詩有親在而喋喋言喪禮可乎

閩譜

哭

履欬亭

先生曰案雜記會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

會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

夫孔子歿子張尚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

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

也徐大歎服案方望溪有與先生書云昨所論曾子問一

誤宜筆 即邀至邸延為上客每詩文成必屬裁定合肥李

公天馥亦言詩文不經百詩勘定未可輕易示人案湖北

關學士事蹟詳願諸 劄記有承闕合肥相國以

生平文筆非得闕某校定不免謬誤敬賦一首

山陽詩徵載牛叟先生庚申二月十二日願種紙朱二玉

程斐東過眷西堂分賦花朝喜晴詩行春虛度復南回為

惜春光共舉杯客至扶筇偏興健狂來縱酒莫生哀郊原

想已紅連樹庭砌從教綠滿苔取喜花朝晴兆稔稻花香
勝百花開

二十年辛酉四十六歲

陸清獻日記辛酉七月初二至常熟會黃子鴻言無錫顧

禹錫字景範有方輿錄取精詳今館於徐健庵家

閩宛溪之名故名字書目皆外采此以著潛正與宛溪聚

合蹤蹟也 彭躬庵徐健庵春坊五十壽序庚申八月余

在吳江崑山徐子藝初章仲二孝廉遺書使因顧子景范

迎余居其家又云公既延武林陸子拒斥太倉顧子伊人

與共晨夕欣賞折疑及四方士過從禮之無倦而虞山顧

致之不煩以事聽自纂述更為具脛錄筆札書史以相

攸助案拒斥名繁昭錢唐布衣伊人名瀟亭林族子也

疏澄 卷五 子留京師久遇有從寧古塔來者詢其風土云

東去一千里曰混同江江邊有松樹榆樹枝既枯墮入江

為波浪所激盪不知幾何年化為石可取以為箭鏃榆化

者上松次之西南去六百里曰長白山山顛之陰及黑松

林徧生栝木可取以為矢質堅而直不為燥溼所移又有

烏曰海東青即隼也子固請得一石斫以歸案此事潛正

漢桂光壽秋筵集長白山賦信亥步之未跡知再葉之莫

暨自注自山麓至半山皆黑松林亘三百餘里不見日月

樹根相糾如網地皆深淖馬行七日乃畢又賦云人委抗

莖於松陰長栝挺倚於松陽自注人獲生於松樹之陰石

崖外松林極目其間環生栝矢即蕭慎氏矢也渡混同江

詩云部餘石斧雄風在地是金源霸業開登西閣詩云半

空長白雪極目大荒雲自注長白山在寧古之西高二百

餘里夏有積雪與疏證所記語語符合漁洋池北偶談亦

記得石斫事曰吳江吳孝廉漢槎以順治十五年流寧古

閩譜

辛

履欬亭

漢槎之東還也由健庵為之納緩當與潛正同客碧山堂則其所遇為漢槎無疑又與漢槎同時成寧古塔而為潛正之執友者尚有方坦庵拱乾然坦庵放歸較早潛正於乙巳過維揚訪之且刻記稱坦庵東還過家君誦詩甚多不應於此事轉諱其名而坦庵所著絕域紀略亦無一語與疏證之言相應故決知非聞諸坦庵矣漢槎入關後客京師不久即南旋故查初白壬戌年有過漢槎天城寓樓詩集跋曰何圖乍入玉門遠捐館舍然則閩吳相遇即在辛酉之歲亦無疑也

二十一年壬戌四十七歲

行述二十一年客福建 疏證卷五 余至福建會城見荷蘭國人之游於市者皆以綵帛纏其足由脛以上至膝整比異常非似行賸之蓬鬆因想見古者邪幅之制 秋濤案文獻通考及會典荷蘭於順治十三年始入貢道廣東期以八年一貢康熙三年以助剿金門廈門 詔賚賜王以下銀幣有差許令兩歲一貿易於粵閩二省五年停止兩歲貿易仍於入貢之年准其互市六年違例由福建

閩譜

至

履齋亭

入部議以後飭令由廣東入二十三年助平臺灣二十五年入貢以粵海道近而險閩海道遠而穩乞仍改由福建年入貢今二十五五年臺灣平其王復遣使入貢云云是臺灣平後貢使入貢自當即由福建是二十五年非二十一年也竊謂荷蘭貢道雖於二十五年始改而中間互市助剿開入之事多在閩地時時弗絕類皆在海上惟入貢之年始得至會城二十一年非貢期而潛正於會城見之者蓋平臺之前撤諭助剿其國必先有使臣至省垣也嘗舉一事證之康熙三年始撤夾剿金廈而張學禮使琉球記云二年四月抵閩閱視船隻詢舵工所來云有紅毛國進貢請兵船數隻已回留三隻現泊江上隨往泊所視之云云然則夾剿雖由撤諭實因彼國先來請兵請兵之船至閩境實在夾剿之前一年以是知甲子平臺之役亦必荷蘭先來請兵始撤其夾剿故二十一年得有荷蘭人至會城也臺灣本荷蘭所據鄭氏攘而有之故荷蘭每欲請兵藉據報復之念於當日情事極合且平臺後帥臣有臺地必不可棄一疏亦因時議欲將臺地身荷蘭而發則助剿為荷蘭所自請

王山史山志壬戌夏子在海州接閱百詩手札云亭林於

閩潛丘先生年譜

春初歿於曲沃

淮山肆雅是年趙宗師崙 山東人 歲考淮安取闈訓塾入學首題子之武城至而笑次題其事則齊桓晉文

二十二年癸亥四十八歲

行述客福建方歸司寇公來邀復至京師公家盛賓客皆當世魁士而賢重府君逾常等 疏證卷一 按東坡紀年錄元符三年六月晦無月碗宿大海中勢甚危險起坐四顧所撰易書論語皆以自隨而世未有別本拊之而歎曰天未欲喪是也吾儕必濟已而果然余每歎古人之以著述免患難如此癸亥秋將北上先四五月間淨寫此疏證第一卷成六月攜往吳門於二十二日夜半泊武進郭外舟忽覆自分已無生理惟私念曰疏證雖多副本在京師然未若此本為定天其或不欲示後人以朴乎吾當邀東坡例以濟越次日達岸往告吾友陳玉璣廣明廣明喜曰此盛事不可以不記并記於此 玉璣號椒峯武進人康熙文堂集王暉今世說椒峯少有大志凡天文地志兵刑禮樂河渠賦役諸大事莫不講求爛熟言之娓娓賓客輻輳應酬旁午以至彈琴投壺嬉戲之樂靡所不為偶有觸發為詩文旬日之間動至盈尺見者遜其才比之劉穆之云己未詞科錄秦瀛案先生家太湖之馬蹟山即夫椒山故以椒峯自號與邵青門交善所居有醫圃青門用少陵游何將軍山林韻十首寄題 疏證卷八有與武進周叟論召公書事未詳周叟何人 剏記有許五歸述所見詩許五鄒氏名祇漢號程村順洽 戊戌進士有遠志齋集亦武進人也 又疏證卷六下有舟過武進飲於一友人家論陸王閣序南昌故郡事未知所謂友人即椒峯否又有舟中讀干寶晉紀見子詠在側一條越明年余得吳中水利全書一條均不得 陸清獻日記癸亥十一月三十日淮其年附議於此

閩譜

至

履齋亭

安閻百詩來會言願寧人已不在所著音學五書方在刊
刻案清獻於是年服除入京時選得靈壽將赴任疏證
也竹堯年譜亦記是年十一月陸公隴其來會

卷五 余嘗有感南沙熊氏將注春秋先求明厥其明志錄
序曰於是問厥於劉仲敬以正諸家之失并刊所課而正
之癸亥三載於京師案蓋謂癸亥甲子乙丑此三載在京師也就吳任臣志伊

學麻歸而交秦淵雲九里中益研窮之久之始得通其術
阮太傅時人傳若疎通時憲及授時法書據筆術以證古
文尙書之偽其以步算攷證經義甚多論曰上古積年

據史記則託始共和據漢書則斷自武王伐紂至於夏殷
以前荒遠難稽馬班所弗道攻古者存而不論可也詩十
月之交朔食辛卯在幽王六年其積算班班可攷故可以

近法推之若嗣征辰弗集於房一節出於昭十七年左傳
引夏書其積年不可審知又安所求其日食與否邪閻君
經學名家其於步算蓋餘事耳 劄記有與戴唐器書日
昨同雲九兄游紫極宮登程知節墓慨想林靈素如昨日
呂洞賓不可得遇求掩鶴井亦湮無迹為之低回而不能

閻譜 聖 履欽亭

去又有與雲九會蟹告以子瞻在揚州以此寄先龍圖公
少游詩送雲九還錫山詩曉人傳秦文淵著秦氏七政全
書八冊閻徵君尙書古文疏證往往引秦雲九說未審即
一人否也 移案疏證卷六上稱雲九為金壇蔡仲全弟子

疏證 卷七 癸亥甲子晤吾友胡肫明京師案此閻胡會合之始 肫明名
渭初名渭生號東樵德清人會 釋地胡肫明客京師余
祖友信世所稱思泉先生也

時以書求助於肫明久之方肯艸數條以應中有余百思
不到者秋濤案此亦初會時事 劄記與劉超宗書晚疑俄羅斯國

必非羅剎國混為一者京師貴人不考故也今讀隋書羅
剎國在婆利之東其人極陋朱髮黑身獸牙鷹爪晚親見

其國來降人何曾此等形狀婆利國在東州東南海中洲
上去廣州二月日行屬南蠻不屬東與北也至俄羅斯當

另考以聞案俞君理初俄羅斯佐領考八旗通志旗分志云鎮黃旗滿洲第四參領之第十七佐領係康

熙二十二年以尼布錫地方取來鄂羅斯三十一人及順
治五年來歸之伍朗格里康熙七年之宜番等編為半箇
佐領後二次又取來俄羅斯七十人遂編為整佐領案伍
朗格里宜番等皆自披來歸者平定羅剎方略云康熙二
十二年四月羅剎殺斐雅喀居民留孀書而去七月甲申
瑪拉等送所獲羅剎五人又送二十六人至京四裔考亦
云二十二年羅剎之眾有過黑龍江者降其兵目三十餘
人此即通志所言之三十一人方略又言南俗播至二人
則四裔考遺之又言十一月癸未 上諭宜番近授
驍騎尉岳鳴圖席圖頌及新投誠之吉里戈里岳佛那西
馬克西木俱授七品官其新投誠內之岳佛那西費禮普
令馳驛至薩布素處酌遣招撫二十三年正月薩布素令
宜番等往諭即以招撫米海羅等二十一年送京安插是
年七月又獲羅剎一人日費岳多羅送京安插二十四年
三月獲羅剎喇嘛瓦力刺等七人逸去一人五月破雅克薩
城巴什里等四十人願降此則通志所言後二次之七十
人也七月羅剎又遣裔番等四人誘我俄羅春被獲旋縱
之歸其噶瓦力刺等六人亦於進兵時放之還南俗播至
之二人亦縱歸計所獲順治五年一人康熙七年宜番等
歸者十二人總得羅剎近百年人居東直門內胡家園街
據之則羅剎降人潛正蓋於二十二年三十四年中屢見之也

理初未刻稿又有一文辨羅剎俄羅斯異同云羅剎者紅
毛諸番其正名羅剎國者今之俄羅斯其國東北自黑龍
江邊外北盡北海西盡西海西南包額納特珂克外羅剎
種人素與佛不台自立天主教其部強盛當佛時羅剎王
名阿修羅欺佛并欺凌佛國佛國深畏之遇惡人惡物
皆以羅剎名之故有在山羅剎有在海羅剎有飛天羅剎
皆假名羅剎而於真羅剎無與也羅剎至今俄羅斯而極
大潛正劄記言俄羅斯定非羅剎謂長安貴人為不考閻
蓋略見佛書不能詳悉且俄羅斯自稱羅剎何得謂之
定非也案理初此辯極明畫其云羅剎者紅毛諸番即隋
書之羅剎國惟云閻蓋略見佛書則語近証閻生平不讀
佛書復申撰行述日府君精究儒書不談內典是也其時
俄羅斯尙阻聲教故止摺隋書以與長安貴人辯耳俄羅
斯即元史地理志西北附錄之阿羅思潛正亦未攷得也
穆於辛丑七月從永樂大典畫出元經世大典西
北地圖以詒魏君默深刻入所輯海國圖志中

二十三年甲子四十九歲

是年與黃子鴻初晤於碧山堂案碧山堂蓋健庵館客之別第查初白康熙庚辰有

同朱悔人劉大山魏再平錢亮功馮文子方靈泉吳山崙
汪武曹諸子欲徐尙書碧山堂花下詩日謝公別墅在城

閻譜 聖 履欽亭

濠載酒會陪飲與豪不料故人遷客此猶能折東致吾曹
商量未定將歸燕燕落何堪舊種桃併墮平生知己淚廿
年塵土一青袍時 疏證八 鄧萬斯同季野將輯古今喪
禮通考以喪服記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質余甲子

春寓東海公碧山堂為說禮服中夜精思不覺忽得云云

時季野寓處頗近不敢復語之矣 案蓋因駁喪禮雜問不

經學為季野所不悅也又案萬氏昆仲八人斯年斯程斯

頤斯目斯選斯大斯備斯同皆黎洲弟子也斯選字公擇

戴唐器迎館於淮上取久季野先生又號石園皆與潛正

交契刻記有喜公擇見遇詩有與萬公擇五兄詩二首內

有句云充宗經作翁季野史成箱充宗斯大字也 結埼

亭集萬石園先生傳康熙戊午 詔徵博學鴻儒浙

江巡道許鴻勳以先生薦力辭得免明年開局脩明史

山徐學士元文廷先生往時史局中徵士許以七品俸稱

翰林院纂修官學士欲援其例以授之先生請以布衣參

史局不署銜不受俸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覆審明

史稿五百卷皆經手定雖其後不盡仍先生之舊要其底

本足以自為一書也嘗為徐侍郎乾學纂讀禮通考百六

十卷又以其餘為喪禮辨疑四卷廟制折衷二卷李厚庵

日吾生平所見不過數子若顧亭人萬季野聞百詩斯真

足以備石渠 割記憶甲子初夏自碧山堂移徐公健

庵寓邸 案健庵是年由侍講學 夜飲言今日直起居注

上云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既思不可得又

不敢上問奈何余對丙午丁未閒重策論讀宋陳傅良時

論有使功不如使過題通篇俱就秦穆公用孟明發揮應

是昔人論此事者作此語第不見出何書耳公曰博越十

五年 案是康熙三 讀唐書李靖傳高祖謂靖逗留詔斬之

許紹為請而免後率兵八百破開州蠻冉肇則俘禽五千

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謂即出此又越五年

案是康熙四 讀後漢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

十一年壬午

閩譜

姜

復仇亭

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太子賢注若秦穆赦孟

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於此處甚矣學問之無窮而

人尤不可以無年也公凡於余攷據辨析議論輒手錄成

帙署曰碎金以為談助惜此條不及入之也 茶餘客話盧

潛正緒論一編曰閩氏碎金皆 釋地初交何肥瞻年甫

二十四歲 按肥瞻生於順治十八年名焯號義 日與之上

下議論一日偶及時文曰吾欲將有明三百年名家制義

凡看題錯用事誤者盡標出為一帙蓋此乃代聖賢語氣

豈有聖賢口中而使別字用諛事者乎因歷數之得數十

百條今忽忽十有八年遺忘殆盡云云 案後十有八年是

也 康熙四十年辛巳

閩譜

姜

復仇亭

沈季友橋李詩繫 季友字客子號南疑平 梅里李氏多才

符與繩遠良年齊名時號三李康熙甲子余在京師分虎

亦館於龔氏 案芝麓卒於康熙十二年此為仁和龔翔麟

詳顧 往來唱和月舉一會同賦者晉江黃虞稷 虞稷字俞

流寓江寧徐公肅薦與姜西溟萬貞一同入明史館以諸

生倉七品俸著有千頃堂書目楷圖集 案西溟入明史

館在壬戌年俞詔貞一當從同次年癸亥潛正應健庵之

聘復來京師意即開黃會合之始矣 疏證卷八余讀焦

氏筆乘稱家有梅鶴尚書譜五卷專攻古文之偽將版行

之不果求其譜凡十載得於友人黃虞稷家急繕寫以來

大梁周在浚 在浚字雪客 太原閻若璩寧波萬言 貞一

季野伯兄斯年之子由副榜貢生 錢塘洪昇 昇字昉思號

孫脩明史獨成崇禎一朝長編 河 中吳雯 雯字

奇得名 嘉興周篁 篁字林於號鶴塘兄質 天章

本遼陽人父允升順治乙酉順天舉人逾五年選蒲州學

正乙未成進士又明年授臨潁令已前卒天章遂著籍蒲

剛己未薦舉博學鴻儒不中選著有蓮洋集四庫書提要曰雲天才雄駿有鄉人元好問之遺風 遼陽佟

世恩武林王嗣槐同里沈奕日案奕日蓋融暨我兩人也

魏昭士間拜彭七十序當做游燕都過淮先生方失適屏

賓客聞倣至驟然出揖之為設酒會兩孫咸侍坐先生為

道其令子客燕長孫歸三晉與其先世所以僑居淮上家

計與替之由且詢倣父子兄弟家世及易堂先後輩甚悉

酒罷以諸孫相屬語俄款幾令涕下詰朝先生仲孫訓慤

拜而言曰王父六十有八矣又二年而七十子適過此願

豫乞一言為王父七十壽

是年趙秋谷典試山西長君詠中式第七名舉人清秘述

二十三年山西考官編修趙執信字秋谷山東益都人己未進士兵部主事戴璽字爾玉直隸玉田人戊戌進士題

閩譜

毛

履飢亭

為命神謀一節送往迎來三句或勞心至義也

馮山公景南還設教淮安邱季貞家前後凡十年國史文苑傳馮

景浙江錢唐人國子監生康熙十七年游京師授經於侍郎項景璠家二十三年館侍郎金鼐家因病南還歸設教於淮安洗馬邱象隨家者十年案季貞以

廩監生己未召試鴻博一等授檢討

二十四年乙丑五十歲

李分虎香艸居集有閩百詩人日招集碧山堂時令嗣復

申從山右至詩河東劉墮酒攜到劍門來人日調蘭膳賓

筵勸竹杯真稱賢父子況住好亭臺似此春盤薦須教盡

醉回案甲子乙丑間分虎皆在京師復申以初正從山右至京必是中後以公車北上也

荆記秀水徐善敬可為人撰春秋地名訖問余成二年較

之義云云 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序乙丑夏四月奉

命總裁春秋講義因於纂紀之暇博搜羣書而參考之云云

四庫書提要春秋地名考略十四卷高士奇撰據閩若

璩潛工荆記稱秀水徐勝敬可云云則實士奇倩勝代作

也案勝當作善撰提要者蓋誤合勝力敬可為一人胡

通而尤深於易晚著書以發其蘊有天易義易商易周易

同蘇朱太史彝尊名其書曰徐氏四易敬可與余厚向在

京師出以示余歲庚午與敬可讀書莫釐峯下方且效一

得之愚更訂是書而敬可尋以病歸卒於家案敬可亦

與備一統志事竹垞庚午年送徐處士善南還詩曰玉河

新却已堪攀二月交亭送客還十度洞庭游未足今番真

住石公山謂洞庭書局也

閩譜

毛

履飢亭

此二語相反不惟已不開下河見人之開必從而撓之俾

之去後已周家橋在高堰南四十餘里翟壩又在周家橋

南二十餘里皆堅築之以捍淮東侵者淮不東則淮疆淮

疆則黃弱然後由清口以達海彼不惟周橋翟壩而已且

一帶盡圯之以聽其衝溢是以末局雖知建周壩導淮入

運河刷沙運漸深濬然不過暫時策耳豈經久之道哉今

惟當確遵印川名言廣開海口堅塞周橋斯無事矣或曰

海不可濬潮汐往來人力難以施工然舊口皆係積沙水

力自能衝刷故海無可濬之理惟導河以歸之海則以水

治水導河即濬海之策也然河非專以人力導也欲順其

性先懼其溢惟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

去治隄即導河之策也或曰海高於內水不可下不知江

南江北弟會徧歷凡瀕海之地比之腹內特高但濬治倍

深無礙乎水之東注矣案國史新輔傳康熙二十四年

水泛溢民田被淹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疏請經理海

口及下河事輔疏言下河卑於海潮五尺疏海口則引潮

內侵大不便請自高郵城東車運填築長堤二歷興化白

駒場至海口東所泄之水入海堤內潤出田畝丈量還民

其餘田招民屯墾以抵經費上召輔及成龍進京

成龍力主開濬海口故道輔仍議築長堤時寶應人侍讀

喬萊奏請議非是乃命尚書薩穆哈等往勘視尋

以開海口無益回奏會江寧巡撫湯斌入為尚書奏下河

宜疏濬上命侍郎孫在豐往董其事云云先生此

書與于湯諸公議合當亦在是年喬與先生為姨兄弟所

見尤應相同故刻記又載示兒詠及孫學翼學林詩曰一

般博學兩詞林死後猶垂濟物心自注謂喬石林夫亦曰

石林之議與已正同耳喬議見潘次耕所作石

林墓志湯文正集有與孫紀瞻論濬下河事

二十五年丙寅五十一歲

閩譜

堯

復仇亭

是年健庵以禮部侍郎充一統志會典明史三館總裁

趙志崑山徐尚書以文章被眷遇領纂修數局所邀與商

略皆天下名士而先生為首周旋累年敬禮不衰

刻記有送金道州之官馬平兼簡沈融谷來賓詩題下注

追錄丙寅春作案廣西通志職官表康熙二十一年金人

日涉江平湖人來賓知縣融谷暉日字也又號茶星平湖

貢生與竹垞迎後為詞友宰來賓天長歷長州郡丞高江

竹有送沈暉日之任來賓序案人望王成已選馬平何以

至丙寅春始之任而通志職官表二十五年馬平知縣又

已選朱廷銓下可解也淮安府志金人望字道駒安東人

康熙壬子副榜貢生任長武令升同州知州充已卯鄉試

同考官副榜入闈自此始晉莊浪同知邊疆嚴邑軍興旁

午肆應略無支調時親王領軍者委其特至尋以老病乞

休不允遂卒於官案志載人望宰長武以後事而不言其

會宰馬平以己卯充鄉試同考官推之已卯為康熙三十

六年則是宰馬平後以故去官改選得長武也刻記又有

閩潛丘先生年譜

分黎大論交半馬跡則道州又嘗聘充山東鄉試同考官

惜其年不可考矣秋濤案茶餘客話載金道州人望令

長武答鈔玉樵書一首自敘宰馬平前後事頗詳足補淮

安志之闕有云君袍方綠我服猶緇馬道上之鞭巾多

甜穠私挾懷中之錦會有逢迎是道州應試不偶注選而

得馬平也又云懼忌我之有人遂易名而去國於時江邊

舴艋尚插旌旗嶺上烽煙渾如毒霧難虞萬里在并三年

辱藩侯之招簡獲駢語以飛翰節備書之辛苦一歲累有

千金填在任之通心百劫猶留殘喘此是去馬平後羈滯

江湘始末也又云爰東帶而重瞻三殿又極魏我聞闈之

觀下除書而分列五方偏處蕭瑟間關之地潘與未遂毛

都注選而得長武之始末也阮吾山謂道州題堂柱日家

臨漂母千金地人到邠風七月天未幾以受代呈誤去計

其時止七閱月耳云云跡道州一生宦海浮沈壯懷落莫

蓋亦不得志之士然志稱其令長武後復官莊浪同知則

吾山所云詩識殆專刻記與石企齊書金道州赴任柳

指官長武月日耳

州余以故太守章大力先生成神於彼如羅池廟碑事不

可不隆其祀孰知道州到日大力夫婦旅櫬四十餘年竟

無資之葬者道州慨然捐俸且致書撫州太守俾葬二柩

於祖墓之次千古高義令人感泣案與企齊書又云一好

辭行弟以河間獻王德祠墓更友為河間太守幕客來

新為託已力在末詳好友為誰

是年牛叟先生年七十邵子湘青門簾橐子湘名長衡

閩再彭先生七十壽序余友閩百詩尊人再彭先生今年

壽七十誕以九月某日又曰先生生明神宗之季當是時

以貴公子負海內盛名年未及壯遭離變故絕意仕宦讀

書隱居終其身蓋自甲申迄今四十餘年而先生年亦七

閩譜

卒

復仇亭

文廁其間寥寥未稱云云又曰做鄉黃敎公進士有體有用儒者今日科目中求此種人尤不多得聞今歲授徒淮陰不可不一相見

有席上贈賈五鈺古詩二首

近刻作鈺案鈺字右旁為鈺祖廟諱字必有誤

曝書亭集丙寅年有題賈院判鈺畫荷二絕句嘉興楊謙注鈺字玉萬號可齋臨汾人工竹石及折枝花喜用瘦筆乾墨出守黃州嘗畫竹題識命工人鑄諸石置赤壁疑潛上贈詩亦即此人五其伯仲之序鈺其名也贈詩何年無從此度姑從竹垞之例附識丙寅年未以認知者竹垞丁丑年又有寄賈黃州鈺詩亦是從之乞畫潛工二詩更不言其工畫首章曰律節不西行黨禍終莫解舉世名龍門咸思同覆載誰知千載閱此事一而再再閱語復見人嚴若尚書在欣然倒衣迎盡呼兒女拜恭承道義交承締骨肉愛鈺花何燦爛談笑殊相對吾老忽少壯樂哉今夕會釋詩意則鈺亦志節慷慨之士惜不得其本事容更訪之平陽人文章日吾生著讀書不以老而倦與篇及隱快倍文如觀面家藏苦不足假借遺人賤思微春明居願謝王翁饌忽聞東土司插架十萬卷歷傳自隋唐人間未經見因

閩譜

空 履齋亭

君達書名繕寫煩郵傳續留古慧命萬世猶歸善則其收藏之富又可想見長安酒貴宜潛工之傾倒也

何義門游山陽買得困學紀聞又紀聞箋何此贈告余頃得宋槧本不全左傳

二十六年丁卯五十二歲

湛園未定稿門酒詩跋丁卯元夕今總憲徐公碧山堂之燕出所儲酒三十種飲客命客為門酒詩明日相繼以詩

來者若干人又曰時座中皆南人多右南而左北案潛工一年歸里為牛叟先生稱篤故座中無北人也健庵以九月升總憲跋當作於九月後

是年牛叟先生卒 行述二十六年居先祖考憂喪葬中

禮鄉里至今以為法

九月健庵擢左都御史 劄記與劉超宗書孟子喜而不寐以善人得志當路也今有清議得申一事奉聞長者以

為寢食有味何如臺臣馮瑞進士出身也利人所有題一疏為加納官員一體升遷不必用保舉部議允行矣垣臣錢晉錫明經也為新總憲所使具一疏嚴駁之部議不准行奉

旨著現行事例行蓋允錢而不允馮也一時公論喧騰人心

賜悅此非初出艸廬第一功乎案所謂新總憲殆即指健庵也竹垞戊辰年有題錢給事晉錫富春大嶺園詩楊謙注錢字再亭又案潛工第四次入都不得其年以此書推之蓋在卯辰之交也

二十七年戊辰五十三歲

是年健庵充會試總裁即闈中轉刑部尚書出闈就職因

張汧事呈誤上章乞休准解部務仍領各館總裁三日一

直 內廷

閩譜

空 履齋亭

二十八年己巳五十四歲

是年健庵因子樹穀考選科道事為副都御史許三禮所劾上章乞歸

命攜書局即家編輯健庵復上疏言明一統志疏漏舛錯難以盡舉臣今博訪舊聞遺獻務期精核又言宋元通鑑明

臣薛應旂王宗沐諸本或詳略失宜或考據抵牾或名姓

互殊或日月闕謬臣請改修博採正史雜史及諸家文集

參考同異辨證是非仍做司馬光通鑑例作目錄考異彙

為一書

論依議行

胡朮明禹貢錐指略例昔大司寇崑山徐公奉

救纂修 大清一統志己巳冬公請假歸里

上許之且令以書局自隨公於是憮舍洞庭肆志蒐討時則有無錫顧祖禹景范常熟黃儀子鴻太原閻若璩百詩皆精於地理之學二三素心晨夕羣處

行述先是府君殫精經學佐以史籍客司寇公所時方修一統志與顧處士景范黃處士子鴻周旋遂喜談地理二君固地理專家也府君於古今沿革考索尋究不遺餘力往往出其意表拙明先生嘗稱吾輩老年人讀書只宜優柔厭厭自得之樂徵君用力太苦太銳殆非所宜府君愈益力十餘年中成四書釋地三續及釋地餘論若干篇又曰四書釋地三書則以四子為幼學首習之書而地理經

閩譜

奎

履紉亭

古注疏集注以後簡略蒙譌尚多故特加考證為經學始基又曰府君從前四至京師二十八年歸里之後無復遠游意矣 疏證^{卷六}上 憶己巳與顧祖禹景范同客京師問景范蘇秦說燕曰南有碣石之饒注以在常山九門縣果爾則趙地何以燕有其饒仍指今永平府是但在燕之東何云南景范曰凡地理言南可與東通言北可與西通非同東與西南與北迥相反者余自是觸處洞然 又己巳^{本書作先一載蒙上庚午夏而言也茲應改}在京師萬季野謂余撰一統志奚必及人物人物自有史傳諸書余頗駭其言及近覽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意果不重在此一州內或人物無或僅姓名貫趾即開學生平亦寥寥數語不似明一統

志誇多汎濫令人厭觀因折衷二者之間不妨臚名宦流

寓人物列女四項但取其言與行關於地理者方得采輯如名宦則蜀守李冰以作離堆避沫水之害而收蜀令史起以引漳水溉鄴田富魏之河內而收列女趙襄子姊聞夫死摩笄自殺代人以名其山收入保安州顏文妻事姑孝甘泉湧室齊人以名其河收入益都縣梁鴻適吳卒葬於要離冢旁切陵墓矣收為蘇州之流寓雷次宗徵至都為築館鍾山西嶺下切古蹟矣收為江寧之流寓即例所不收之仙釋如河上公結廬河濱漢文帝親枉駕梅福變姓名為吳市門卒甚且許楊署都水掾為太守興鴻卻陂數千頃田汝南以饒均寧得遺蓋不惟其人惟其地不然

閩譜

奎

履紉亭

隨甚道德隨甚勳名及文藝苟無關地理概不得闖入何者著書自有體要善乎杜君卿有云言地理者在辨區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風土李宏憲云飾州邦而敘人物因正墓而徵鬼神乃言地理者通弊至於土壤山川攻守利害反略而不言元和宰相之言施於撰述如此若張南軒論修志不可不載人物典型繫焉世教補焉此則儒生之見以之點綴郡邑志則可非所論大一統之書卷帙浩繁者也^{案今一統志更不用潛丘之議}四庫全書提要資治通鑑後編一百八十四卷 國朝徐乾學撰是編以元明人續通鑑者陳桎王宗沐諸本大都年月參差事蹟脫落薛應旂所輯雖稍見詳備而如改宋

史周義成軍為周義以胡瑗為朱子門人疏謬殊甚皆不足繼司馬光之後乃與鄞縣萬斯同太原閻若璩德清胡渭等排比正史參攷諸書作為是編艸初甫畢欲進於朝未果而歿今原稿僅存惟闕第十一卷書中多塗乙刪改之處相傳猶若瓌手蹟也 困學紀聞 卷十 開禧追貶秦

檜周南代艸制下箋云南通錄實退錄駁之近漁洋文略

駁之信多子虛此是之辭然載遺秦檜事卻可信余取以

補續通鑑稿置傳是樓云 陸清獻日記庚午十月初一會

甚覺掣肘蓋以南北朝為疑也 彭躬庵傳是樓藏書記

庚申暮春余因顧子景范陸子拒石得登崑山徐公之傳

是樓樓十楹跨地畝許特遠人境無附麗啟後屬几席與

玉峰相接中置度閣七十有二高廣徑丈有五尺以藏古

今之書裝璜精好次第臚序首經史以末板者正位南面

次有明寶錄奏議多鈔本又次諸子百家二氏方術神官

閩譜

室

復仇亭

野乘齊諧靡不具備曲直從 橫部勒充四阿各有標目

二十九年庚午五十五歲

是年三月健庵歸里開局洞庭東山纂輯一統志仍延先

生及胡朏明顧景范黃子鴻美西溟分纂時西溟以布衣

食七品俸在明史館健庵疏請借行 查初白題壁集起庚

玉峰大司寇徐公 子告南歸奉 旨仍領書

局出都時遊姜西溟及余偕行兩人日有唱和旗亭候館

汚壁書牆率多口占之作 竹垞庚午年有送史館姜君

宸英赴包山書局詩 案健庵既歸萬季野獨以明史事

留京師館戶部尚 書王公宏緒家

錢傳及徐公奉 敕修一統志開局洞庭山既又移嘉善復歸崑山先生皆蒙

其事先生於地理尤精審凡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瞭若指

掌 行述司寇公歸里府君相與晨夕談古援今慰管開 廣不以出處隱顯異致公嘗謂盧孝廉六以 名軒海寧人 士行述末填諱署盧名款曰年家眷 曰閻先生乃古人其 世同學姪 紀閻莖屢引盧六以言 學有經法亦非吳志伊輩可望也

割記案羊流店晉羊叔子故里在新泰縣西北六十里南

北孔道也余庚午春經此 案此是潛正借健庵同歸也

其土田甲天下古所謂膏腴地也至今禾稼樹藝取勝而田

賦取輕又曰今葉城縣西北二十五里有九門城四面五

百餘里皆平地求一部婁塊阜亦不可得釋地子在川上

相傳即泗水發源處今之泉林寺在泗水縣東五十里陪

尾山下余曾往游惟有詠郭景純詩林無靜樹川無停流

覺神超形越云云又東蒙條昔過其下土人承謬歷歷指

點示我疏證卷四徂來在今泰安州新甫在今新泰縣余

屢經過之卷六下胡陵故城在魚臺縣東南六十里沛縣

西北五十里余曾親過之問距定陶之荷澤約幾三百里

彼豈知荷澤在定陶東孟豬在離陽東北二澤相通距僅

閩譜

案

復仇亭

一百四十里哉又小沂水愚過費縣土人則呼浹河在其

縣西北八十里案以上數事皆南北孔道所必經不得其

年併記 問叔子之後裔有存者往尋其祖墓隆然高阜者

於此 三即傳出折臂三公之所復往尋其居遺趾隱然若城郭

綿亘八里許因歎叔子以上九世皆二千石卿校可為東

漢第一世家當時聚族而處居以積久日加闢遠又蔡邕

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以此地為淵藪孰

敢過問之種種皆與史傳關合獨後漢書羊續太山平陽

人平陽即西漢之東平陽晉為新泰縣叔子晉書卻泰山

南城人南城原魯南武城晉地志亦三字名故城在今費

縣西南九十里距新泰二百四十五里意新泰叔子之祖

貫已則占籍南城耳觀武帝咸寧中詔以泰山之南武陽

平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置南城郡封叔子南城侯以其為南城人也叔子且死從弟琇述素志求葬於先人墓次狐死正邱首正欲葬其隆然高阜之旁也茲撰一統志繫續於新泰人物可也叔子以孫從祖奈晉書何且新泰縣建置沿革并未見何年改南城一筆人物豈有無根者哉要須別繫叔子於費縣人物不必拘元和志然後可

查初白題壁集有王義文閱復申招同西溟泛舟紅橋七言絕句二首

割記卷六庚午季夏置書局於洞庭東山撰輯一統志有

分得福建者來質余曰欲倣宋梁克家三山志建置沿革斷自周職方之有七閩始不上繫禹貢何如余曰杜氏通

閩譜

卷

饒飢亭

典敘建安長樂清源漳浦臨汀五郡於古揚州內未見唐人遠之於禹服外者元和郡縣圖志亦然然明一統志福州等八府竟書為禹貢揚州之域亦未安惟歐公妙有斟酌所撰新唐志於淮南道曰蓋古揚州之域江南道曰蓋古揚州之南境嶺南道曰蓋古揚州之南境南境與域字頗別微可議者江南道領有今蘇松常嘉湖正禹貢三江震澤地江州尋陽郡有彭蠡湖皆當日之域中豈得別之為南境惟援其例書於福建一司則可福州府曰禹貢揚州之南境泉州府曰禹貢揚州之南境下迄漳州府並同方不即不離蓋雖未顯見為疆域未嘗不為揚州師牧之所接聲教訖於四海閩東南海也豈唐虞之所得而遺之

哉案今一統志刻本惟於福建統部及泉州府書曰禹貢揚州南境餘仍明統志舊日禹貢揚州之域也

查初白尤奇集題洞庭秋望圖詩注庚午秋冬閒余寓居

洞庭東山橋社集起庚午秋題云橋社在洞庭東山之麓

劉氏取以名園秋冬閒假館於此與書局諸同人唱酬不

少云云案歐繩孫與劉震脩書李武曾為落士也今健庵

往訪尚書當與武曾相見云有大雨同胡拙明閩百詩登

云是李秋錦亦在書局也

湖樓詩詩曰大聲拔湖洪飛上巨鯨背歎空作猛雨倒射

已岌岌殆雲頭排齒來山影忽在外目存思

欲絕境變奇乃取我詩苦難工傑句應有待

割記老友吳喬先生案喬又名吳字修齡常熟人

湖山天教孰曠閒疑嘗言賀黃公載酒園詩話馮定

遠鈍吟雜錄及某園爐詩話可稱談詩者之三絕余急問

賀書何處有日金陵有須價銀一錢二分余以三錢付黃

俞邵使者回家購之不半月以八分購賀書餘盡如余所

屬買套櫻桃乾葢素嗜此也到日同胡拙明大噉細讀口

眼俱快沁入心脾歎吾老友之知言也康熙庚午秋寓洞

庭東山席氏館題鈍翁類稿席仲遠墓志余嘗兩過洞庭

遠別去十年而復至則翁已歿伯季兩君方各治一園中

開樹石蒼秀亭榭雅潔又各於其旁穿池蒔菴荷極幽人

逸趣毛朱詩說近日吳喬先生共余讀李商隱東阿王

詩國事分明屬濼均西陵魂斷夜來人君王不得為天子

半為當時賦洛神說日後二語似有悔婚王氏之意夫婦

不及十年男勇不過一年而竟致一生顛覆此種情事出

於口則薄德而意中不無展轉故以不倫之語志之乎若

論故實不為世子在建安十二年丁亥子建賦洛神在黃

初三年王寅相去十五年也唐人作詩意自有在或論故

實或不論故實宋人不解詩便以薛王壽王同用義刺義

山何異農夫以菽麥眼辨朱紫紫芝乎此解可謂妙絕千

古發端一語已道令狐梅之當因矣葢原知義山之人之

閩譜

突

饒飢亭

事方得是解不然空空而思冥冥以法豈可得乎縱得之恐亦成邱書燕說而已矣 割記又有洞庭山人酌菊詩

又憶庚午重九病新愈後東海公招登高莫釐峯酒中

云古人之事應無不可攷者縱無正文亦隱在書縫中要

須細心人一搜出耳 又余告徐司寇健庵曰郡縣始自

秦作輿地表自當以秦縣名之可攷者實之不獨以郡

與地表 又曰後居洞庭山中討論直隸真定廣平諸志

而後益曉然於今制折田之故又具以淮揚兩府折田之

數告徐司寇健庵令纂入一統志中 案今一統志淮揚兩

疏證 卷六 余告東海公纂郡縣志者全憑有識如河南

八府惟懷慶糧取重民且受困三百年如近來纂志當以

糧所由重之說痛加發揮方與有世道之責者惻念請於

閩譜

奕 饒欽亭

朝比諸別府減而輕之柰何噤不一語 案今一統志懷慶

之說仍無 又一統志有關隘一項下載至某鋪或某集

某鎮在縣東若干里又若干里為某鋪又若干里為某鋪

達某縣界取有益或病其碎且名不雅馴者余曰昔宋紹

興三十一年金主率大將臨西采石楊林渡初奏言已犯

采石而不言東西朝廷大驚次報已到楊林而不言楊林

渡莫知其其在江之南北益懼求當塗歷陽人問楊林所在

言楊林西采石之渡口也於是憂疑少定余謂使當日諸

州所上閩年圖備載村鎮及津渡之處可一一檢而知不

必外訊諸人矣 又一統志在京師輒進呈者為保定府

內多載及水利有已施行者有未施行者允稱有用之書

又嘗謂鑿空出新不若舊說之安者尤莫甚近日碣石

入海之說陽信有劉世偉者著論曰海豐縣北六十里有

馬谷山高三里周六七里疑即古之碣石為河入海處顧

寧人賞其新東海公載入一統志中余曾正告之曰九河

見兗州碣石則在冀州皆禹貢明文未易可移果如世偉

言當移碣石為兗州山矣古九河闊二百餘里長約四百

里其為逆河之地亦須長闊相等方外受海水之朝夕入

內容河水之九派注今馬谷山之旁與上何處著此一片

地邪東海公不覺笑余曰無論經聊以史證之蘇秦說燕

曰南有碣石之饒秦始皇三十二年之碣石使燕人盧生

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二世元年春東行郡縣李斯從到

閩譜

丰 饒欽亭

碣石刻始皇所立刻石封禪書並海上北至碣石巡遼西

貨殖傳夫燕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尙得謂碣石不在昔平

州今昌黎等縣處邪永平府志已進呈未及正之云 案今

志刻本仍以碣石為在永平府昌黎縣西南武定府馬谷

山下不采劉世偉說但云肇城記以為即古之碣石也

又案潛正嘗因論河至碣石入海事親至瀕海

一帶兼咨土人比之腹內特高不知當在何年 又宋史

韓世忠列傳初世忠謂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乃遣

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泚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共

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

三中有絳袍玉帶既墜而復馳者詰之乃兀朮也按續資

治通鑑綱目宋元通鑑金山之下廟之上並有龍王二字

曾親至其地疑之當時兀朮軍江南太乙寺蓋軍江北韓

世忠以海艦泊金山下兀木不得絕江豈能輕騎至龍王廟且既覺而復能浮江去耶或曰當時有沙洲故諺云金兀木騎馬上金山此尤無稽之談也昔在崑山輯一統志至鎮江府得舊本三山志載龍王廟北宋時在銀山上非金山也然後知修宋史者以其時龍王廟在金山故實以金山而不知於兵機地形失之遠矣案今一統志刻本不引輿地紀勝曰龍王廟在北固山韓世忠遣兵伏廟中以襲兀木即此於銀山下曰即故土山元皇慶二年建寺其上以與金山相對易名曰銀山蓋隱以闕說為不然也又與劉超宗書明一統志無壽河胡三省注通鑑於敗之於壽河之下亦無注甚矣其難也至新修統志淮安府山川載壽河引十國紀年凡兩部書可謂遠勝明人案今一統志故城河古名壽河即泗河支流也引淮南水利考唐昭

閩譜

主

復仇亭

宗景福元年楊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敗朱全忠將時浦於壽河云云此今日顧景范黃子鴻饒為之事惜先生不見此兩人捍海塘備載范文正築海塘方略真正有用之書今人遠勝明人鄙言豈無徵案今志海塘下不載文正之說又曰纂志於洞庭徐司寇出典籍庫中大元大一統志十數本皆蜀中地計尙有九百八十餘本會見葉文莊家書目此書與經世大典並列安知世不更有足本乎潛研堂集跋元大一統志殘本厘四百四十三翻大字疏氏假元大一統志殘本厘四百四十三翻大字疏行殊可愛每冊鈐以官印驗其文則處州儒學教授官書也傳聞康熙間崑山徐公乾舉奉教修大清一統志開局於吳之洞庭山借內府書有元大一統志殘本二十餘冊徐公志彙今在史局所借之書度已歸中秘而未聞有見之者穆案元修大一統志事私書志載之取詳承樂大典收天下府州縣志不下千部中凡引用元一統志處乾隆中開四庫全書館校書者一一籤出移會其標題計當有載本行世而亦未之見是可挽也

困學紀聞箋卷十 李仁父長編近四十年前無錫顧孝廉始從嘉興高氏購得之凡三易主而歸傳是樓余假館樓下且讀且鈔窮日夜不少休然止及治平餘仍放失有勸主人宜集眾以續此編者余亟搖首以戒主人笑以為知言云劉記移寓詩注公職從錫山購得長編余為辨其非是蓋此書乃錫山秦氏家藏歸於牧齋宗伯終雲災後此書絕矣公職名體仁穎川衛人順治乙未進士官吏部考功郎著有蕭庵集又案公職與潛正相識取早當在壬寅初入京師時移寓詩注云劉公職考功會語余今人百不及古人所差勝者品茶度曲圍棋耳是年汪鈍翁卒 劉記喪服翼注汪氏琬臨沒刪其稿為堯峯文鈔載展西泠購以示我讀之頗有幽冥之中負此良友之感蓋為余所駁正者悉刊以從我有駁正而未及聞於彼者承譌如故將來恐疑誤後生不小云云案劉記有詩云

閩譜

主

復仇亭

汪筆王詩重本朝詩尤兼筆法風騷晚來酬答爭名甚輪與抽身價卻高又嘗稱鈍翁居鄉人高絕可謂惡而知其美矣戴履又字晦夫潛正為易其字曰唐器易其齋名曰唐器事皆見劉記准安府志辰山陽人康熙中諸生師就質於同里閩徵君百詩辨難往復多得其指歸 劉記有雪舫來口占卽事以贈之作重見已成翁傷懷話不窮小侯四姓長新樂一門忠正誤能留史探公欲作風寥寥乞米帖裝裱至今雄明詩綜劉文昭字雪舫任正人偶存明史外戚傳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新樂侯劉文昭之弟劉文昭方侍母飯家人急入曰城陷矣文昭盤脫地直視母母遽起登樓文昭及二女從之文昭妻王氏亦登樓懸孝純皇后像母率眾哭拜各縊死文昭入縊墮拊母背連呼曰兒不能死矣從母命留待大夫夫人遂逃去吳梅村有吳門遇劉雪舫詩新樂舊注案文昭母杜氏聞城將陷卽命侍婢檢箚縊懸樓上作七八縷命家僮積薪樓下送老僕迎李氏吳氏二女歸曰吾母女同死此又念幸得皇太后母瀛國太夫人年篤老不可俱盡因與文昭計之申漶然家文昭所以有留侍太夫人語也魏叔子

有新樂侯傳又有贈劉雪舫飲日方甲申三月之變君年
纔十有五歲避地秦郵者二十年勞苦患難飢寒之狀無
弗身試穆案據之則雪舫先生五歲詩曰重見已成翁
雖未知重見何時而是年先生由京師南還雪舫逾六十
矣附記於此當不甚差忒也 淮安志載文昭清河夜泊
詩孤舟離緒又清明一挂蒲帆千里程去住向誰商出處
飄零到我負生平雲連海氣天無色風鼓河流
夜有聲襍被春寒眠不穩悽然雙淚落三更

三十年辛未五十六歲

馮山公解春集第八九兩卷為淮南子洪保山公自題曰
洪保者何馮子讀閻子尚書古文疏證而作也儒者之學
莫大乎正經而黜偽今文尚書為古文淆亂其間莫之或
正儒者之恥也閻子唱之馮子和之其義大安故曰洪保
閻子晉產也馮子吳產也一西一南地之相去幾千里而
作合於淮安以卒其業豈非天哉故亦號淮南子云按此
題詞

閻譜

圭 履齋亭

以下論釋地書證 又與閻百詩論釋地書景辛未客鄭
之知為此年事 公鄉與先生辨析諸經義別來忽忽十稔每望三洲何嘗
不歎比得寓目大著四書釋地及續二書發朱子集注所
未發云云 劄記與劉超宗書淮南子洪保馮子山公所
著書名與閻子尚書古文疏證辨論而作也其勢如傾山
倒海而出卻可惜所憑據在逸周書穆天子傳又可惜在
家語孔叢子偽本竹書紀年尤可惜則在魯詩世學世本
毛詩古義耳真繆種流傳不可救藥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又一書云洪保主人亦信古文非真所論難者他語耳正
恐信亦不透

趙秋谷送閻復申歸山陽序趙子既返田里山居而野食

歲辛未之春門人閻生自其家北上將試於禮部枉道來
省之既逮試竟為當事者所黜南還復過山中留數日

劄記有故人子劉子吉以勤學而死異日始知遂有此作

長轡未及騁車輪出戶摧旁觀猶起歎白首定餘哀魂去

同秋艸名留祇夜臺前身覃季子碣待柳州來戴唐器磨
現齋集

友劉君子吉行略君諱修字子吉少穎異好學而不得其
闢與年二十始得交願在贛受學於甬江陳怡庭先
生論學一以叢山南雷為宗他人治一經而君治五經他
人治一經學業講義耳而君必求之注疏以及左氏外傳
戰國策三史莊子離騷咸博取之丁卯余遊君授兒子句
讀因約為讀書窮經計君日鈔書十五葉得七千二百六
十字月則得二十一萬七千有奇夜讀書至三鼓而符於
所鈔之數庚午春余師萬公擇先生見其手不停披戒之
日學以通卷本原為上次之諷詠以陶寫性情而已如此
將積瘁成病已而果然病幾一載至辛未八月十一日歿
年三十
有六

閻譜

圭 履齋亭

左汾近稿有和王阮亭少司馬西城別墅十三詠後有跋
曰昔張文毅公典試歸熙甫先生下第公忽忽不樂對客
曰吾為國得士三百人不自喜而以失一士為恨至今詞
場傳為盛事顧余何人敢當公歎然不可不謂公之異於
恒情也慰藉之餘出詩題十三首命余屬和曰此非翎名
書又無壅而不以徹吾目者子力構之必有賞音余唯唯
歸塗經秋谷夫子家夫子十三首早成亦命余和曰吾子
之遇而知己也新城公子不遇而知己也於是依次構成
敬書冊上念自會大父登第以來八十八年矣與公家三
世交好靡少聞云云又與王阮亭先生書人負一能一技
莫不有翹然自異之心况文章心術所寓進取之關而適

出當代大賢之門下雖不遇猶遇也抵家團圓多暇與家父述之家父亦有盧公知汝汝可不恨之喜偶以腰痛不能祇候布謝但云客歲在洞庭書局東海先生撰次江西人物歐陽文忠下備引先生廬陵永豐之辯家父以為的未曾有東海曰此出新城先生皇華紀聞子尙未見耶家父固求一讀祕惜不與曰一讀必刺刺不休荒吾統志功矣家父志之不忘奉懶及嶺海集各二部見付來人係特遣望立賜回音案源洋於是年春同張文貞陳文端李文貞主試禮闈又今一統志刻本收歐陽文忠入吉安府人物下不著源洋之辭又書姚崇捕蝗事後曰康熙辛未四月余從京師抵山陽歸途所經蝗蝻蓋野因取姚崇列傳唐紀開元三年四年事彙而刻之云云有寄李學士詩曰

閩譜

圭

履劬亭

夢回閩闔轉淒其通籍憑君指路岐老女同牆三月半酒人獨病百花時經塗蒿目螟蝗急返含驚心鸚鵡遲更向顏山取深處致書珍重抵瓊枝自注時有書寄天水公三十一年壬申五十七歲

是年健庵因離令朱敦厚事落職書局亦撤仍奉旨續進所纂書乃避居嘉善已又傲居郡西華山之鳳村是年六月宋牧仲由江西巡撫調任江蘇巡撫沈儼劄記序商工宋公開府吳門寶禮授館相與質疑問難無有虛日劄記有奉投江寧巡撫宋公詩二首領句云相門才子百僚師使節真瞻兩道宜自注唐江南東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公兩任恰合案此二詩不得其年類記於此又案商

正撫吳延吳荆山士玉為子弟師劄記及釋地中均有與荆山札益即相見於斯時劄記與劉紫函書頃聞吳荆山尾載儼自記即不使讓論荆山駁之正之意只在違集注耳荆山與僕交情亦佳安得及此嗚呼真令人心折氣盡三十二年癸酉五十八歲

寤硯齋集超宗先生別傳癸酉秋七月超宗劉先生卒太原先生以詩輓之曰老淚不能多聲聲喚奈何平生知己盡萬事任蹉跎第許孤魂及官曾一命過鄉邦志文獻終古首編摩言有盡而意無窮後山之哭南豐不是過矣左近稿亦有超宗輓詩

閩譜

圭

履劬亭

溟題古詩中有句云今年又赴京兆試失固其常得差喜與君同榜獲聯名王後雖卑吾敢恥結詩亭集崑山徐尚書罷官猶領一統志事卽家置局先生從之南歸時貴之構崑山者亦惡先生顧崑山雖退居其氣力尙健倦倦為先生通榜卒不倦則亦古人之遺也

解春集與楚州先生牘案楚州先生謂潛丘也洛河書發未念切念切此事利在速行無可疑者三城之人欲開澗河萬口一談望公力言有如望歲入冬水涸不早從事斯無期矣惟公毅然行之亦此邦之人不敢望於他人者耳既已決於中不必更與人謀以見鄉先生之大有造於桑梓且使當事別白觀之漸得要領倚如長城臨淮之人屬耳目在此舉矣此事行數世之福也戴唐器超宗先生別傳暮年斷斷不置者郡邑兩大事一澗河

水利潤河泄通河汎濫之水並泄三城積潦之水直達射陽湖為盛與數邑柴米之要津又有小澗河當日所以設兩河者緣黃淮汎漲一河不能受其波決故復開支河以分其流後勢力家因小澗河水易及引多置田園遇水緩時專引注小澗河澗河遂淤積久不能行舟而小澗河亦塞先生特著一議意在泄水而不專主澗河癸酉冬十月月中丞三韓與公議開澗河太原先生稟括前議上之而先生已不及見矣未幾與公罷去澗河之工遂廢淮安志與承朝遠東人康熙三十一年任漕運總督

疏證 卷八 癸酉冬薄游西冷間休寧姚際恒字立方閉戶著

書攻偽古文蕭山毛大可告余此子之廖偁也日望子來

不可不見之介以交余少余十一歲出示其書凡十卷亦

有失有得失與梅氏郝氏同得則多超人意見外喜而手

自繕寫散各條下 武林道古錄姚際恒字立方號首源仁

葉詞章之學專事於經年五十日向平婚嫁畢而游五嶽

余婚嫁畢而注九經遂屏絕人事閱十四年而書成名曰

九經通論時山陽閣若球力辨晚出古文之偽際恒持論

多不謀而合若球撰古文尚書疏證多引其說以自堅而

蕭山毛奇齡篤信古文作冤詞與若球詰難奇齡故善際

恒以際恒之同於若球也則又數與爭論際恒守所見迄

不為下際恒又著庸言錄雜論經史理學諸子末附古今

偽書考持論雖過嚴而足以破惑學者稱之 秋濤案毛

極攻潛正而實極服潛正如送潛正序所稱是也其於立

方亦然詩話云公兄大千為仁和廣文書曰仁和祇一學

者猶是新安人謂姚際恒也子嘗作何氏存心堂藏書序

以似兄兄曰何氏藏此有幾不過如姚立方腹篋已耳及

子歸田後作大學證文偶言小學是寫字之學並非少儀

幼學之謂不知朱子何據者白虎通也然白虎通所記正指字

立方應聲答朱所據者白虎通也然白虎通所記正指字

學誠不知朱子何故襲此二字因略舉唐宋後稱小學者

數處皆歷歷不謬坐客相顧皆茫然則度越時賢遠矣子

述兄語示立方方即矚子長律二十韻云云其推服可

閩譜 毛 履劬亭

金谿及姚江則又借端作橫枝矣云云 秋濤案此當是潛
西河故云爾也時西河尚無意立異故篇中數百言祇爭
陸王學術絕不及古文真偽其送潛正序作於是時亦無
一語及 又送閩徵君歸淮安序子避讎之淮安與閩君潛
正交暨之梁宋復歸淮則稍稍有言潛正君年損而學多
者於是躬詣之與之游及子還舊鄉會開制科舉天下強
才有學之士徵車四出其在淮則潛正君首應之子得相
見於京師觀其所著書影頤哉言洋洋乎乃不見用而罷
值司寇徐公承

命脩天下志書聘君掌其局多所論著既而謝去出所辨尚

書二十五篇挾之游錢塘時潛正亦垂老毛髮種種而予

則歸田有年越七十衰矣 案西河以二十五年丙乃取所

為文讀之謂之曰吾不知於漢北海君相去何等若唐之

孔仲遠宋之深寧叟則出之遠矣 全謝山毛檢討別傳

西河素不持士節多仇家乃相與其發其殺人事於官當

抵死以命游淮上得交閩徵君百詩始聞考索經史之說

多手記之已而入施公愚山幕始得聞講學之說西河才

素高稍有所聞即能穿穴其異同至數萬言未幾得豫詞

科為史官益自尊大無忌憚於是自言得學統於關東之

浮屠所謂高笠先生者而平日請教於愚山者不復及焉

其於百詩則力攻之嘗與爭不勝至奮拳欲毆之 秋濤案

傳初疑其或不實近假得西河全集細覆其生平事蹟并

西河自作墓志盛唐所作西河先生傳始知謝山之言不

妄集中前後多自相抵牾其謂以選詩評語獲怨於王柳

渾自起假他事訐訟伏人道旁篡取之將置死地鄉人率

其於百詩則力攻之嘗與爭不勝至奮拳欲毆之 秋濤案

傳初疑其或不實近假得西河全集細覆其生平事蹟并

閩譜 夫 履劬亭

尚書疏證書昨承示尚書疏證此不過惑前人之說以尚
書為偽書耳 案此語 殊未析 其於朱陸異同則風馬不及而忽詬

佩奪之遺怨者移營卒屍橫地指為所殺捕逮甚急乃出
 游江淮間云云事似可信然敘出游歲月則率不足據或
 云十餘年或云二十年又往往同此一而或自言出遊
 或自言里居足知其非事實矣李剛主師事西河欲為作
 年譜而不果殆亦有見乎此又其四以前未見潛正時
 率以賦詩填詞選制藝評傳奇為事集中經解雖卷秩繁
 重實皆歸田後作自言二十餘歲時已作續詩傳遺兵燹
 失其稿然世亦未有見者鳥名一卷仍歸田後所成託之
 早歲贍稿耳白鷺洲主客說詩成於愚山署中西河經解
 之取早出者也中多引潛正說時方與潛正訂交也則謂
 西河考證之學得自潛正良信又潛正初成疏證寄西河
 時西河始書祇爭書中朱陸之辨而不及古文真偽是其
 時於壁經源流尚未一考迨剛主進以尚書非偽之說而
 免詞作焉始未詳其再與潛正書中總之西河固心折
 於潛正而必欲強與爭勝此其所以為西河也又案西
 河詩話云琉球中山王遣使入貢於還京時福建侯官縣
 五縣寨巡檢胡奉至杭州為使者買絲布什器兼覓毛初
 晴論釋西廂記及瀨中集詩於書林不得遂訪余云云又
 詞話西廂久為人更竄余求其原本正之逐字覈實其書
 頗行第中尚有不能詳處如第四折內和尚們回施些云
 云是西河別有此等書與全 割記有頌眉來云尊公文
 聖歎爭名其亦異乎潛正已

閻譜 堯 復欲亭

起大行典試山左志喜之作萬里輜軒使三秋藻鏡開文
 從東國轉名自小山來吐鳳會多侶成蹊亦有媒為傳余
 問訊今的鑄顏回 淮安志劉愈字文起康熙壬戌進士工
 部屯田司主事清秘述聞康熙三十二
 年癸酉科鄉試山東考官行人劉愈案紫函頌眉皆文起
 之子紫函則潛正之妻也劉記又有劉行人訊至荅之
 一首即文起也又送正汝紹詩亦及
 文起汝紹名聞衣康熙己卯舉人
 三十三年甲戌五十九歲
 疏證 卷八 甲戌首春交王復禮州堂於錢塘示余文廟祀典
 十四議 復禮字需人號州堂錢塘人著有家禮辨定書解
 證誤三子定論季漢五志等書秋清案州堂與毛
 大可李剛主友善議論亦與二家相
 出入釋地三續楚狂條引州堂說
 是年七月奉
 旨徐乾學著來京修書徐秉義學問亦優并著來京而健庵

閻潛丘先生年譜

已先於是月十七日卒 割記有吞聲一首自注為東海
 公作無復空山哭吞聲阮步兵時從高處見猶似玉峯晴
 鳳詔徒霑命鴻文已隔生恩深楚父老永係汝陽耕 又送
 徐宮允北上詩序公初聞
 召有遲回之意余移書勸之曰昔宋元豐末程子謂司馬君
 實遠臣也不可辭呂晦叔世臣也不得不出遠南渡後
 朱子又遠臣也宜辭張敬夫世臣也宜出今先生乃世臣
 非遠臣以兄弟蒙
 恩故且一家而兩
 召一已矣一尚存忍不出乎公聞而慨然就道於其過淮也
 送以詩 有殘年哭知己一首讀唐書張說傳有懷一首

閻譜 今 復欲亭

皆為東海公作而不得其年類記於此又送申孝廉詩首
 句曰何處是西州羊曇醉裏游亦東海公歿後作孝廉父
 秘見 哭喬石林姨弟二首自注東海公歿於七月十七
 日後四日石林卒
 墓志徐尚書既歿先生居於家守土大吏及南北好事者
 類謬相推重而實無有為之地者故先生卒窮老不遇
 徐果亭禹貢錐指序往子伯兄尚書奉
 詔總修一統志一時博學洽聞之士盡招集邸舍其精於地
 志山經水注之書者則若無錫顧景范常熟黃子鴻太原
 閻百詩及德清胡淵明未幾伯兄歸田不幸即世諸君子
 亦雲散而不復台子被
 恩復起仍奉

命卒一統志之役景范已前卒子鴻百詩問一來亦先後淪
沒子潦倒京華十餘年書今垂成亦已皤然老矣

剗記與戴唐器書陸去肆兄游孔林歸見從祀先儒缺李
延平牌位深以為訝余曰此不足訝也遂舉其顛末告之

案顛末見 且互相攷訂者三日方寫書山左學使令其行
疏證卷八

文補置主真不枉此一游然非弟助之膽亦堅剛不來還
是講學問講經濟隨地可以及物

案清秘述聞山東提學
道劉謙吉字詡庵江蘇

山陽人康熙甲辰進士三十三年任淮安府志謙吉字六
皆甲辰進士授中書出參撫遠大將軍署入補刑部主事

出為思南府知府膺卓異升山東提學食事期滿乞歸構
一簣園吟咏其中陸志謙字去肆山陽人福建提學求可

子居鄉有行誼捐貲置聖廟先賢神主脩敬一亭尊經閣
費累千金案書中所云山左學使雖未表著其名然以諸
書參互考之必謙吉任中事無疑去肆東游殆即主於
謙吉也不知確在何時故記之謙吉初權學道之年

閩譜

全 履齋亭

三十四年乙亥六十歲

南雷黃氏哀詞序略云康熙乙亥秋九月甲戌望日方晡

叩門聲甚急啟視乃吾梨洲黃先生凶問也不覺失聲越

明日乙亥晨興走哭於城南戴氏蓋余聞先生名也久而

知先生愛慕我肯為我序所著書許納我門牆實自戴氏

兄弟會展始夫由賜也見我故哭諸賜氏禮也且召及門

顧子諱諱字在瞻山陽人楊子開開字用九號禹江

士翰林編修著會哭俄而二子至先生位南向余號慟曰

已矣吾不獲親及先生之門矣奈何顧子曰昔聶雙江欲

師事王文成而未逮文成薨後始因門人錢緒山為介執

弟子禮子獨不可援此例乎況先師實許子二戴子在旁

知狀余曰然遂移先生位東向余北面以四子為相禮將

下拜二戴子止曰禮弟子見師賢子不可以無贊顧子今

南游且經紀先師喪吾徒各有奠附以往請以侑此奠者

文以當贊於是拜拜而相嚮哭越十日甲申乃執筆洒淚

為文以告於大徵君梨翁夫子之靈云云

生日展期啟今下元節前一日為余六十仰述先事亦展

一年刊布此箋以告姻友 有壽子仁二十韻有送沈敬

存還鹽漬詩結句曰須臾丙子歲六翻養應長

寤視齋集乙亥秋有潛正先生書來苦相勸勉兼以月泉

吟社見示詩

三十五年丙子六十一歲

疏證卷五 丙子夏馮山公寄余書云公者猶表其間況存

者乎公存俱指位言非身也請證以晉語叔向賀韓宣子

貧宣子拜曰起也將公賴子存之公上文樂懷子公於楚

之公注公奔也是解取善喜而亟錄之

釋地餘論辨吳越廣陵曲江云大抵讀古者須考作之時

日談地者須考代有沿革方克決其所由然余實因讀班

氏自注發寤於中以告吾友黃俞部俞部從史宜立艸一

說以曉學者忽忽十有三年病癩未就茲又因竹垞文類

與越閣書辨僅得其半故特為補之并為正之云爾案潛

暗俞部在甲子年則後十有三年當為丙子也竹垞文類
刻於壬戌計潛正已早見之至是始下辨耳越閣即江閩
剗記讀唐器駕湖憶曲蓋興起於義山歸來已不見錦瑟

閩譜

全 履齋亭

一第丁丁不冊黃參日之全下

長於人句也調之錦瑟為身可抱眠夜深何用怨相捐鴛

湖波路春來闕已上忘歸范蠡船自注鴛鴦湖側有范蠡

湖案案視齊集鴛湖憶
曲作於丙子夏日

行述自六十以後時訪友數百里內往來蘇杭輕舟載書

冊酒茗徜徉湖山煙水間衣冠洒落見者以為霞外人竹

垞及毛檢討大可兩先生則時時過從商確學問事蓋取

多云

三十六年丁丑六十二歲

有將過江展司寇徐公墓先寄一首案健庵以乙亥十一

月葬詩領句云素車曾未至宿草益興哀以宿草之義推

之知當在此年 又鄰笛一首今日山陽路潛移到玉峯

閩譜

全

復仇亭

一聲鄰笛發萬淚滴芙蓉絲繡勝金鑄龍塋媿馬封誰云

老賓客失意欲他從則展墓後作也 又贈洞閣詩曰買絲
澆司寇墳誰知客散秋風裏留得
空門一洞閣不得其年附記於此 有二月十六日渡江

作一首後二句云昨宵有夢蓬瀛上已占春風第一名為

長君詠應禮部試發也

六月為武進臧玉林作經義雜記序略曰毘陵臧玉林先

生隱德君子也深明兩漢之學既通聲音詁訓又雅擅二

劉楊子雲之長撰經義雜記皆有闕經學大事餘則推性

善戒情逸辨謬補遺脫一字一句靡不精確洵可為首

出之士矣 常州府志臧琳字玉林武進人康熙間補縣學
生謂不通訓詁無以明經治經以漢注唐疏為

主著經義雜記三十卷尙書集解一百二十卷穆案玉林
元孫庸字在東學於盧地經學士嘉慶間學者也道光丙

午夏門人趙祿係書來云玉林先生尙書集解更經在東

補綴手錄定本高二尺許約二百萬言今尙存其家借無

能刻之者其七世孫熙今設帳縣係家擬借其書錄之穆

復書題鈔數卷來未知其能慰我寤思否也九月二十六

日 越年春祿係以公車至京錄其自序見示序曰琳不

揣固陋手自撰輯上探伏孔馬遷之奧中採許馬鄭王之

請下逮唐宋元明之說莫不條分縷析依經附注類其精

英棄其瑕疵開下己意亦不數見蓋以前人之義已備故

一己之說不贅惟文字異同之間有係聖經匪淺而自唐

儒陸孔以來多所依違鮮能折衷琳少學詁訓頗解於斯

凡有可據隨為條證欲少求益於前人所得之外非忘其

大者遠者而議其小者近者也據類達正義之本做何晏

論語之注別以姓名題為集解三易其藁廿年而成為卷

凡一百有二十附以序目釋文四卷若夫刪繁訂失是深

有望於後之君子焉康熙四十四年

太歲乙酉仲冬月武進臧琳謹序

復申困學紀聞箋後序歲丁丑大人閒游江陰從一故家

得斷爛鈔本以歸較多二十餘條其詞簡而義精非尙書

萬萬不能為也

割記有與趙秋谷宮贊書云壬申夏遇馮三兄於玉峯 馮
行賢字補之一名景賢又稱馮咎號國芝常熟人馮班定
遠之子也割記題堯峯文鈔有與國芝戲論鈍翁詩句事
在戊午己未間以語傷謔處故不采 查初白勳首問訊
酬集崑山一名玉峯周圍二里許似象石而成者

先生起居知文酒自適不復以世務縈懷竊以天之成就

我公之高者至矣他何足云兒子此番又得而復失有辜

恩門聞開中書一例姑聽其就試亦不知終局何如也頃

至白下有傳誦天上白雲如逝水艸間黃蝶似秋花之句

豈不使新城失色侍郎卻步耶 是年有贈曹子清侍郎

四律 首章第四句云世職少司空結句云我游當首夏正
巖棟花風二章首二句曰亭名志孝思取賞杜陵詩
自注謂父執杜于皇二丈三章首二句曰又得泥金信風
流第一人自注謂阿成狀元第六句云延年但遜身自注
漢杜延年為御史大夫以父會居此官不敢當舊位坐臥
皆易其處案子清名寅號荔軒漢軍籍世傳棟亭十二種

即子清所刻也父名璽字完璧康熙十七年以工部侍郎
典江寧織造越三十餘年而子清繼之故有世職少司空
之句子清初與蘇州織造於庚午四月在任至壬申十一
月移鎮江寧詳尤展成司農曹公虎工生祠記此四詩知
必在江寧者以次章第六句自注推知之也又展成曹太
夫人壽序曰當司空在金陵嘗築棟亭今農部於姑蘇作
棟棟堂以志慕若投詩在蘇州不當有亭名志孝思之句
矣而潛正與趙秋谷書有頃至白下之語以復申考授中
書之年推之知常在丁丑則此詩亦當屬丁丑作來游在
四月故復申中書之試尚不知終局何如而三章已有阿
成狀元之賀也阿成謂子清也子清於乾隆初年試中書
科目要以四月泥金之信知必在此年會試後耳竹垞有
棟亭記展成有棟亭賦西河有棟亭詩據次章潛正自注
則茶都亦常有詩而今變雅堂本賦之矣蘇軒少學詩於
施愚山愚山歿為刻其詩文集事見蘇州府志卷四君吟
又余澹心懷亦潛正父執也蘇軒在蘇州時屢借淡心
過展成揮青亭水哉軒小飲展成皆有詩刻記與戴唐器
書明日有人招弟肩輿三十里往看柳浦灣梅花因思老
愛青春貧愛酒尋花只當作生涯父執余澹心佳句今人
能到乎陳壽祺閩文苑傳余懷字澹心一字無懷號曼翁
又號曼持老人莆田人居江寧懷生明季才情綺麗詞多

閩譜

全 履微亭

樓婉晚隱居吳門御街支硎靈巖間年八十餘及長洲尤
侗輓之云贏得人呼魚肚白夜臺同看黨人碑魚肚白者
金陵市語菜名也懷與杜濬白
夢蘊齋名故云有味外軒稿

寤硯齋集康熙丁丑春夏之交太原徵君閣百詩先生兩

至吳門獲觀汪氏武曹所藏太僕手批史記皆恩惠不及

終卷僅錄其例意五十三條為向來諸集所未收者以歸

示同學二三子詩集有讀觀海集呈太原先生五言古詩

行述三十四年壽六十府君以先祖考六十時祖妣服未

除不稱觴故亦展一年適不孝詠授內閣中書舍人自都

門抵里捧同年姜編修西溟壽序借諸弟子姪拜堂下府

君曰汝等知吾今日之樂乎皆頓首曰大人周甲之年康

彊充腴大慶無窮府君曰非也吾讀書五十餘年喜今日

纔得一貫字耳

案生日展期當為三十五年而此有姜編
一甲三名授職編修則為三十六年又以與趙秋谷書得
而復失及開中書例云云皆以屬之丁丑為合然則行述
適字亦大略言之不定指乙亥之後一年也惟復申時未
成進士西溟又以癸酉始舉京兆何以有同年之稱當緣
西溟成進士之歲復申亦考授中書故耳然則
歸里稱觴之樂當屬之三十六年更無疑也

山陽詩徵載劉紫函酬閣復申詩云惟我不如意許君相

對吟君今越千里好夢何由尋紅藥翻階色碧梧留院陰

欣傳看小鳳未集玉山岑自注將就中書之試

三十七年戊寅六十三歲

是年孺人張氏卒 行述三十七年先妣卒靈傷至今

割記有題窈窕居四首 第三首自注詠將 又有讀元微

之遺悲懷詩題後二首 為其母乞銘長安

閩譜

全 履微亭

夏刻困學紀聞箋復申序云詠端憂多暇請鳩工授梓大

人復自矻矻者彌月乃手之而喜曰續古人之慧命啟來

學之博聞其在斯乎云云戊寅六月望日

墓志執信早識先生都下後過淮屢主先生家引與談議

許為忘年交 案秋谷鼓棹集有寄朱竹垞檢討村居一首

竹垞和詩編在此年戊寅而鼓棹集未歸次

淮安呈閣百詩題下自注云去秋

下榻其家必系此年事無疑也

有蒼吳亦韓一絕老愛青春任杖藜卻嫌委巷入深泥君

家雪色壁如舊醉罷還能滿壁題趙秋谷評曰黃山谷見

東坡和陶飲酒詩讀至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曰此老

未死今日讀閣徵君此絕句曰百詩不衰 案此詩不得其

推之或即在過淮下榻之年也亦韓名愈山陽人拔貢生

官彭縣教諭 割記鄒人之子條引亦韓語又有過亦韓

官彭縣教諭 割記鄒人之子條引亦韓語又有過亦韓

詩曰隔溪定過板橋西相似柴門只覺迷不是君家
人識得誰能曳杖入深泥與此絕句語意互相發

剖記題潘孟升詩集錢氏有學集有秋日曝書得鶴江生

詩卷題贈四十四韻注云生名高金壇人初不知何姓字

已而知為潘孟升戊寅殘臘過毘陵徐學人家學人曰吾

舅氏也南邨詩集雖刊未印余勸其廣為流通越明年春

已回身得二部行至界首為波臣所攫取復索又得二部

以一歸寤硯齋茶餘客語戴晦夫一即此本學人名永宣

行四是秋登賢書世其先中丞之家殊可喜云學人康熙

有茶坪詩稿國朝名家小傳茶坪成進士策名已及而

意不欲出曰吾讀書更十年而後仕未晚剖記又有新

先輩錢四亮功徐四學人見過詩首句云雪中來二妙結

句云忽爾驚龍去看花醉帝鄉蓋學人公車入都

過淮上借亮功來謁也查初白王午午年有旅壁見錢亮功

徐學人倡和詩戲次其韻之作亦徐錢會試同行之證不

得其年附記於此亮功名名 有戊寅冬游宏濟寺題宋

世武進人康熙癸未進士

荔裳先生詩後一首宏濟寺僧言杜二丈于皇淺土未葬

感賦一首案于皇有宏濟寺尋蒲庵詩首句云幾度維揚

苞茶邨墓表先生在金陵與先君子善客維揚則主蔣前

民丁卯春攜襖被叩門語先君子曰吾老矣將一視前民

歸而寓室蔣山之陽死即葬焉是日渡江數月竟死維揚

喪歸寄長干僧舍一二故人謀卜兆于世濟曰吾有親而

以葬事辱二三君子是謂我非人也無何世濟又卒又數

年長沙陳公滄洲來守金陵謂先生其鄉人之能立名義

者為買小丘蔣山北梅花村葬以康熙 有贈王慈表一

丙戌年二月十六日 案前民名易

首 慈表名易江都貢生著有懷孟堂集秋谷有慈表墓志

秋濤案慈表會揚州府志剖記有一條云江西之

名有三今揚州亦名江西他日以語王慈表入其府志

中又一條云客有遺余以揚州府志者當即慈表也

閻潛丘先生年譜

即由金陵而來故贈詩
中有探梅詠雪之句也

九月宋牧仲為作四書釋地序序會以公事將于役海墘

還之戊寅九月既望 案釋地初刻無年月據西河書當

刻於丙子商正此序乃補作也 秋濤案竹垞與潛丘書

論茅閣門事謂承寄四書釋地當 顧嗣立孟子生卒年

在釋地初刻之年毛大可亦有書

月考序百詩徵君戊寅冬泊舟胥門訪余秀野艸堂出一

編相示云云序作於己卯四月 嗣立字俠君康熙壬辰

四方名士觴詠無虛日風流文采照映一時 汪沅槐塘

詩話顧俠君剛立入都寓宣武門三忠祠內小屋數椽

屋花木扶疏可愛因屬查浦嗣琛顏之曰小秀野自題

二絕句一時名流和者甚眾云云案三忠祠明崇禎中奉

勅建以祀遼東殉難之張銓高邦佐何廷魁三公皆山西

人也吾鄉之官京師者實典守之穆嘗舉俠君此事屬壽

陽尚書補題小秀野三字懸之祠偏老屋以備鄉邦掌故

云 又案疏證卷六下吳松江余嘗相其地形云云卷八

閩歸熙甫有疑古文稿藏於家余三至其家購訪之卒不

出剖記宋中丞壽序崑山有南禪寺為周文襄所棲止余

屢經過之信言文襄當年屏驛從自攜蒼頭就廚下羹每

南面坐旁立者一吏一卒是以兒童白叟及婦女皆得至

前刺刺作吳語故利病纖悉

畢達云云皆此數年中事也

三十八年己卯六十四歲

聖祖三巡江浙奉

慈聖以行諭云朕朕念東南民生風俗特行巡省兼以黃淮

為患親閱河工比循歷堤堰詳加相度以疏導修築之法

指授河臣刻期興作 剖記有恭呈

御覽詩八首 案詩有云生日唐名節者三月十八日恭逢

上萬年之觴也云體仁閣下試荏苒廿年餘者自己未

伯禹功但勤閱視外盡入睿謀中者即 聖諭所謂

章明此行爲親閱河工而來與首章河平漢紀年相應爲章法也

山陽詩徵康熙三十八年

皇上南巡視河二月既望

駕幸淮安府城道經山陽縣儒學櫺星門

聖躬拱立遠過乃坐縣人叩聞衣有詩紀之疏證卷八山陽縣學新成蓮豆

放失如式更製余謂當循元制蓮豆各以十云云

是年有題壁詩曰枯木寒巖不見花非僧非俗道人家行

年六十又加四尙想桑榆變彩霞 又己卯年謝張寶應

詩云假公畫舫二千里臘底春初足五旬載得高人并名

藥入門一笑未爲貧

張山來友聲新集載潛正尺牘曰歸身竭五日之力始得

閩譜

允 復執亭

盡讀所賜佳刻種種歎爲望洋而於尊公老先生雲谷臥

餘尤覺心折真說部書中第一書惟王伯厚困學紀聞可

相伯仲非程大昌演繁露比也來拙著毛朱詩說十數葉

與臥餘詩非孔門舊本之說不謀而合幸亟梓入乙集中

案詩說爲昭代叢書乙集之第一種山來自序云是編經始於戊寅之冬告成於庚辰之夏以潛正行蹤推之此札當寄於己卯春間由吳門反棹之後歸途經揚州山來以新刻相贈故有歸舟云云也山來名潮歛縣人流寓揚州又案詩說各條本疏證之第八十篇因書序而類及於詩序非別有一書也茲以徇山來之請抽出之耳亦可謂畫蛇添足矣

釋地吾友胡朏明北上過吾家陶陶者三永夕 禹貢錐

指略例已卯余復入

帝城謁大司馬吉水李公秋濤案東樵與潛正始晤即在邸後復同寓洞庭均無潛正家居

東樵北上之事詳以略例云云必己卯年事無疑也案李公名振裕字維鏡康熙庚戌進士官至戶部尙書漢學師承記謂康熙己卯因再從姪會恩官京師乃復游日下禮部尙書李振裕侍講學士查昇皆以爲當代儒宗未幾以老病歸昇供奉內廷暇日以禹貢錐指進呈上覽而嘉之問年籍對曰浙江人六十餘歲禮部侍郎胡會恩之叔也案會恩字孟綸康熙丙辰進士官至刑部侍郎

秋谷鼓柷集有歸次淮安值端午觀龍舟呈閩百詩詩五

千里外轉萍蹤重倚通明滿院松人向日南懷霰雪路移

天北駭魚龍詩囊略遺裝增重歸興偏教酒讓濃簫鼓聲

中渡河去相思獨上岱東峯

李恕谷年譜己卯當在夏間至淮安訪問百詩論學又庚辰寄

毛河右書曰自客歲拜別函丈過淮上晤閩潛正因論及

古文尙書搆曰毛先生有新著潛正大驚索閱示之潛正

閩譜

卒 復執亭

且閱且顧其子曰此書乃專難我耶搆曰求先生終定之

潛正強笑曰我自言我是耳已而再面析他書甚夥毫不

及尙書事想已屈服矣 劄記題古文尙書冤詞孔穿曰

謂臧三耳甚難而實非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人將從難而

非者乎抑將從易而是者乎余則反其詞曰偽古文尙書

甚難而實是不偽古文尙書甚易而實非人將從易而非

者乎抑將從難而是者乎此余所以不復與毛氏辯而但

付之閔默爾又曰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

穀梁廢疾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

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余謂此自是學海遠遜經神

故云爾若在今日豈其然案全謝山謂西河得交閩徵君始聞考索經史之說即潛正引

何劭公語 毛西河寄潛工古文尙書冤詞書 案此書當亦可徵會 寄至所謂毛先 略曰接讀四書釋地一編又經三年淮上生新著是也

去此不遠而郵寄甚艱近齋吾李塋胸有疑義越三千里來證所學乃以寓居桐鄉之故與桐之錢氏作古文尙書真偽之辨列主客來問某向亦不愜僞古文一說宋人誕妄取叵信及惠教所著古文尙書疏證後始快謂此事經讀書人道過或不應謬遂置不復理今就兩家重爲考訂知古文尙書自漢武時出孔壁後凡內府藏弄與民間授受相繼不絕且歷新都算弒永嘉變亂亦並無有遺失散亡之事而梅賾在晉所上者又但是孔傳并非古文經文其在隋書經籍志開載甚明外此則又無他書可爲藉

閩譜

空

復欲亭

口則其底裏瞭然何得有假因就彼所辨而斷以平日所考證作古文尙書定論四卷其中微及潛工并敝鄉姚立方所著攻古文者兼相質難以爲學無兩可苟或所見不謬卽當力持其說雖自揣生平所學百不如潛工且相於數十年誠不忍以言論抵牾啟參差之端祇謂聖經是非所繫極大非可以人情嫌畏謬爲遜讓況潛工之學萬萬勝余亦不敢謂能勝六經有學識人定無我見一聞真是便當自舍其所非然研經好學如立方者亦復墨守不下曰各行所知則生薑眞樹生矣因削去定論名色改名冤詞且增四卷爲八卷再加考訂不曰釋冤而曰冤詞以不取釋也吾第列其冤而世釋之釋不在我也世不肖釋冤

而必欲冤之冤亦不在我也如此則可以告無罪矣竊謂

潛工所學何處不見原不藉毀經以爲能事且胸藏該博必有論辨所未及考據所未備以廣我庫隘冤詞無定潛工定之何如何如 四庫書提要古文尙書冤詞八卷毛奇齡撰奇齡淹貫羣書而好爲駁辨以求勝凡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詞古文尙書自吳棫朱子以來皆疑其僞及閩若璩作古文尙書疏證奇齡又力辨以爲真知孔安國傳中有安國以後地名必不可掩於是別遁其詞據隋書經籍志之文以爲梅賾所上者乃孔傳而非古文尙書其古文尙書本傳習人間而賈馬諸儒未之見考隋書經籍志云晉世祕府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

閩譜

空

復欲亭

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尙書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其敘述偶未分明故爲奇齡所假借然隋志作於尙書正義之後其時古文方盛行而云無有傳者知東晉古文非指今本且先云古文不傳而後云始得安國之傳知今本古文與安國傳俱出非卽東晉之古文奇齡安得離析其文以就已說乎至若璩所引馬融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又引鄭元所注十六篇之名爲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葵罔命明與古文二十五篇截然不同奇齡不以今本不合馬鄭爲僞作古文之徵反以馬鄭不合今本爲未見古文之徵亦頗巧於顛倒然

考偽孔傳序未及獻者乃其傳若其經則史云安國獻之故藝文志著錄賈逵嘗校理祕書不應不見又司馬遷為安國弟子劉歆嘗校七略班固亦為蘭臺令史典校藝文而遷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逸書得多十餘篇歆移太常博士書稱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書十六篇班固漢書藝文志亦稱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則孔壁古文有十六篇無二十五篇鑿鑿顯證安得以晉人所上之古文合之孔壁數且奇齡所藉口者不過以隋志稱馬鄭所注二十九篇乃杜林西州古文非孔壁古文不知杜林所傳實孔氏之本故馬鄭等去其無師說者十六篇正得二十九篇經典釋

閩譜

奎

履軌亭

文所引尚可覆驗徒以脩隋志時梅賾之書已行故志據後出偽本謂其不盡孔氏之書奇齡舍史記漢書不據而據唐人之誤說豈長孫無忌等所見反確於司馬遷班固劉歆乎至杜預韋昭所引逸書今見於古文者萬萬無可置辯則附會史記漢書之文謂不立學官者即謂逸書不知預注左傳皆云文見尚書某篇而逸書則皆無篇名使預果見古文何不云逸書某某篇耶且趙岐注孟子郭璞注爾雅亦多稱尚書逸篇其中見於古文者不得以不立學官假借矣至孟子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岐注曰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詞爾雅釗明也璞注曰逸書釗我周王核之古文絕無此語亦

將以不立學官故謂之逸耶又岐注九男二女稱逸書有舜典之書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使逸書果指古文則古文有舜典何以岐稱亡失其文耶此尤舞文愈工而罅漏彌甚者矣證驗多端非一手所能終掩近惠棟王懋竑等續加考證其說益明本不足再煩較論惟奇齡才辨足以移人又以衛經為詞託名甚正使置而不錄恐人反疑其說之有憑故擬論其大旨俾知其說不過如此庶將來可以互考焉

剖記今年中秋後三日大中丞宋公以賑荒舟過淮

案牧仲為

喬無功孝廉駁黃石齋手札墨蹟康熙己卯秋予承旨賑飢淮揚兩省實應國史宋學傳康熙三十八年七月疏報蘇松所屬沿海地因六月朔遇颶風驟雨湖水泛溢田舍被淹又疏報江寧府屬之六合上元句容松江

閩譜

奎

履軌亭

府屬之上海鎮江府屬之丹徒七月內山水陡發秋禾俱淹請照例蠲免并動支貯賑賑恤飢民又疏報淮揚徐三屬二十州縣及三衛濱河之地值秋雨連綿黃淮交漲田地皆沈水底其被災十分田畝額賦請破格全蠲并移江寧倉米十萬石鎮江截留漕米九萬五千餘石鳳陽倉麥六萬六千餘石散賑並得旨允行案先生作宋中丞壽序有云請調請賑疏數十上不惜官爵身家與民延旦夕命甚至移節維揚窮鄉沮洳扁舟往返若人人有巡撫之臨其室摩其頂者余以病未謁公手唐百家詩選皆是年賑荒之實跡也余以病未謁公手唐百家詩選全本授謁者曰子為我致百詩作一序以賀余之遭彼序固有言珍此以俟侯焉果得矣命竟未達豈委之於草莽乎抑謂我老耄而舍我也

有示兒詠并孫學翼學林四絕句第一首云報道明年租盡捐

聖恩如海復如天亦當系此年作

有讀陳書讀金石錄五言律詩二首後有自注曰余老矣不復能彊記仰思古人得二人焉各繫以詩 寤視齋詩

已卯年有記徵君先生麗華易安二首後七絕二首

題老蘇集楊用九自吳門歸以余好收書於時下刻本尤易致也購以餽余其籤題不曰老蘇全集而曰蘇老泉先生集是父冒子號矣蓋蘇氏先塋有老人泉子瞻取以自號不知何年譌以稱老蘇一辨於葉石林再辨於焦弱侯以家藏子瞻墨蹟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圖書證尤妙此尚不曉何以刊為 題變雅堂集變雅堂集刻原未全故此止二本無卷數嘗思安得有青蚨十五千遠寄其家三郎武功屬繕寫詩第一次及雜文并制學義亦不遺作一

閻譜

奎

復仇亭

副本以流通天壤間忽忽已十餘年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閱此正值其婿葉藩桐初至以雨阻未晤桐初于皇女夫也康熙已卯十月八日也潛工老人題年六十有四除夕題潘孟升詩集

行述困學紀聞二十卷因浚儀之舊而駁正箋釋推廣之年六十四書成 案紀聞書首摹深寧手書題詞有復申跋曰右三十八字乃尚書親筆常熟毛黼季辰以視徵君且曰盍摹勒諸卷首徵君欣然如其請蓋徵君曾兩遣人至鄆縣訪其裔孫求行狀墓銘神道碑以補宋史列傳之略不可得又欲續其遺像亦不可得今存其手蹟猶前志也閻詠臨并記謝山宋王尚書畫像記同學葛君異亭為余言檢茨邨王氏有先生像亟喜往請而

觀之須眉惆悵端居不樂其當杜門謝客之際乎惜不令百詩見之也

三十九年庚辰六十五歲

題老蘇集越明年庚辰首春戴唐器書來憶東坡得鍾山泉公書寄詩為謝云寶公骨冷喚不聞卻有老泉來喚人果老蘇號老泉坡敢於僧泉公者稱曰老泉乎真解頤新語惜不令焦文端聞之也

困學紀聞箋壬子夏讀唐司業李元瓘上言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禮記在唐試士為大經何以文反少曾徧問之人不得質諸書末由畜疑義者二十九載今八月朔晨起讀唐書選舉志云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

閻譜

矣

復仇亭

傳為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不覺洞然曰唐制通五經固讀大經即凡通二經三經亦必讀一大經禮記大經僅九萬餘字左氏傳一十九萬餘字誰冑舍九萬餘字之經而誦習十九萬餘字者乎參以同時楊瑒奏今之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二三正合所謂禮記文少者特較少於左氏傳耳為之快絕

剖記有兩宿寤視齋五言律詩二首 寤視齋集庚辰年有潛工先生見過留宿寤視齋詩潛工詩次章首二句曰奇案唐器題劉嵩蕃小照曰甲寅歲余年十六則是年年四十有二也

有重五日陪閻學張公泛舟蕭家湖因易名曰學士湖即

同用李白句作起古詩 寤硯齋集庚辰年有和學士湖

詩亦用太白句作起 刻記又有題張閣學樓圖卷稱曰

端字子大河南磁州人康熙丙辰進士三十六年以禮部

侍郎任淮山梓雅作內閣學士與刻記合蕭家湖淮安志

不載穆詢之章竹坪機部云在淮郡城外西北約里許又

韓文懿有懷堂集有模圖詩八首序曰滄陽先生視余樓

圖圖且自為記蓋經始自乃祖司馬公以來所謂基之鑿

之而先生乃架之位置曲折俱絕俗乃酷盡樸之趣云云

案此即潛正所

題模圖卷也

有贈張石虹太史五首 石虹名希良黃安 末章云他年撰

年譜記取在庚辰又雨中簡石虹太史五首末章云且與

此閒飯細和河復詩自注東坡聞黃河復故流亦在庚辰

歲河復詩則熙寧十年徐州作也 案清祕述聞石虹屢持

鴻臚寺少卿任浙江學政至四十二年文志始接在然

則此十詩皆先生客杭州時所作故有越病感於今之句

閩譜 卷 **復仇亭**

又云蒲簞邀共泛又云五月候如秋推知客杭在此年之

夏也五贈起二句云地老天荒日虞翻得一入雨中重簡

結句云自言讀疏證三復不能休其結

契之篤如此可謂生平第一知己矣

寤硯齋集庚辰年又有閩大復申召同毛十姬璜飲依綠

園觀荷用蘇子美韻 姬璜名遠宗西河嗣

八月門人耶回為刻釋地績 子耶回仲序云刻是編者故人

詩游講求經義庚辰秋八月 詞科掌錄山陽耶回邀求

侍講曙戒先生之子署江蘇巡撫滿洲願公所薦年近七

四十年辛巳六十六歲

割記跋春郊送別圖商志先生示我以春郊送別圖卷不

獨新城司寇詩為擅場 案漁洋以三十七 抑且可謂人人

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豈選而後作或文生於情自

遠勝一切酬應塗雅者邪為喜而弁數語於首太原潛正

弟閩某距癸酉二月已九易春秋矣

有祝王搗齋淮揚副使四首 淮安志分巡淮揚海道王謙

人丁未進士第一章結云見說生申是陽月梅花待雪後

階除自注大雪前一日第四章領句云鳳紀龍飛四十載

在斯年 有贈趙漁玉兼簡范用賓二首題趙漁玉暫

游萬里艸一首送趙漁玉還錢塘二首晨起送漁玉不及

一首 漁玉名未詳杭州府志引武林耆舊集趙璉字博

倚柄來杭貧乏自守蓋三十餘年矣案潛正贈詩有云淚

貴和丸重心懸著線溫終期遊佛日長護北堂萱與蘿耶

少孤之惜合漁玉或即璉之別字也送漁玉還錢唐詩結

句見說春風動王程一月天自注將陪查太史北上此查

閩譜 卷 **復仇亭**

太史蓋謂查浦非初白及荆州聲山也知者初白於壬午

十月由其子克建東鹿署中應 召入京次年乃成

而荆州館選後供職京師未嘗南歸致敬業堂集可見聲

山據其外孫沈廷芳所作行狀成進士選庶吉士念二親

春秋高請假歸養旋丁外憂服除編脩是富有由籍

北山之事然初白酒人集題詞云甲戌偏臘抵都借家聲

山悅居宜武門外云則與潛正春風王程之語不合惟

查浦以庚辰館選假歸初白徐存集辛巳春有哭德尹子

阿顯詩云翁歸歸端為汝求師自注德尹今春請假將挈家

北上而縉經集辛巳十二月十六日雪同德尹作歲秒又

有示德尹詩時尚在錢唐也次年壬午春夏遂無與德尹

唱調之作而初白亦由錢唐赴東鹿署復由東鹿至京卷

末有重陽日一畝園同德尹登高詩起句云一笑相從亦

偶然勞生誰料再游燕據知查浦已於春間北上矣潛正

贈送漁玉諸作不必一時以陪查浦北上是壬午年事送

還錢唐當在辛巳之冬故類敘之魏昭士有趙漁玉詩序

云漁玉以秦君定叟為師日講儒先之學戴唐器有酬漁

玉詩云大哉南雷學問業爭至止余亦私淑之竊聞其大

指趙子錢唐亦一輩漢甚選先我列門牆親炙數載矣云

云是漁玉亦黎洲拜傳弟子也初白勒酬集有和趙漁玉

范用賓落葉詩五首辛未立冬後事也 查浦名嗣璉字

德尹荆州名嗣
韓聲山名昇

是年孫學翼歲入淮安學淮安肆雅錄張宗師泰交

除論
僕寺少卿首題有狀逐虎次題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

四十一年壬午六十七歲

是年先生游杭州西河集寄堂客問康熙四十一年客集

於杭州寄堂時宛平金素公淮安閻潛正仁和沈昭嗣新

安倪魯玉俱在坐

素公名德純昭代叢書素公旗軍志署

谷年譜則庚辰辛巳問素公向在京師也昭嗣名住篤志

伊洛之學所居名學士國康熙成辰進士安化縣知縣魯

玉名璠嘗注庚子山集康客有舉顧寧人日知錄為言者

潛正謂錄中說中庸期之喪達乎大夫義取明因為問

次日又集寄堂踰日又集錢湖丹井山房時蘇州顧俠君

嘉興曹希文仁和馮文子皆在座

寤視齋集潛正先生自武林歸問余楚州風俗與三吳兩

浙有不同者凡幾余曰南北異宜奢儉異尚是焉得盡同

惟淮俗之不可解者有二一拜壽有十齡即開筵演劇降

伯氏舅氏之尊而僮僕罄折其庭者一守七四十九日內

每日治酒張樂待客守七呼盧謾笑彼此爭尚往往破家

先生為吾黨山斗一言九鼎當有以喚羣蒙挽頽波不宜

默默已也先生曰然盍即子之言序次之以告吾之常往

來者知有所守也

十一月有賦謝王淮揚觀察十韻

閻譜

復仇亭

往聽韶義濟濟何所為饒送入上京案揭齋以三十九年
泣淮揚任至此年壬午始值鄉試故知饒送舉子入京之
舉必在此年又云恭惟王夫子兩主斯文衡者揭齋於康
熙二十九年庚午以戶部員外郎副張石虹典試浙江三
十一年授江西提學道也又詩云余時獨惆悵兒輩
久啟行者復申於庚辰歲服闋後早已補官北上也

四十二年癸未六十八歲

割記宋中丞犖七十壽序有云公蒞任至今十有一年又

云茲當七十初度特借邱子回渡江往祝因撰此序以進

漫堂年譜康熙四十

二年癸未余七十歲

是年胡拙明詣

行在獻平成頌及所著禹貢維指

御書青年篤學四大字賜之

李恕谷年譜癸未毛河右有書來曰今拙明又在吳門刻

禹貢仍與閻百詩合夥大暢發古文尙書之謬以禾中朱

錫鬯家多書欲就其家搜朱文公趙孟頫吳艸廬輩至明

末本朝攻古文者合刻一集以與我冤詞相抵其後拙明

不與事而百詩約錫鬯攜明萬厓丁丑會試第三場焦竑

廢古文策來幸余先期知其事赴其寓同觀焦竑襲吳澄

誤說而又誤者余因於眾中大擲掄之百詩狼倉散去錫

鬯亦大窘而退

為友善帖凡四巨冊丁未正月苗先路同年攜二冊來見

示西河手札凡二十餘通俱黏第二冊中此札蓋已經馮

辰慎鶴生輩刪其太甚茲補錄之書首今拙明下有到底

育人行徑六字宛詞相抵下有不必置可否而是非定矣

其意雖拙而實精以世人肉眼明知金穀論太極勝於新

安然孰有能祖金穀者此書出則冤詞自高閣也五十一

閻譜

復仇亭

識見未闡究難兼進譬之佛家一支半解不成大究竟也然則西河本領只是忍於毒誓如醉人使酒人不與校即自命為無敵矣友善帖後二冊間尚有潛正 劄記胡脚手札惜未之見吳虞百名農祥錢唐諸生

明禹貢錐指謂嶺南虞舜聲跡所不及余會面質正云云 肫明不覺歎曰吾書刊矣不及追改奈何

寤視齋詩已亥冬日萬九沙過寤視齋出蘭窗先蹟命題

因憶癸未夏五聞徵君以鹿園公手札屬余為贈今方得 致成命詩有云示余遠祖蘭窗卷題詠俱是名人詞失去

百年不可得芋町購之忽來歸余告九沙勿漫喜更有墨

蹟以相貽昔年潛正會屬付都督墨蹟余敢私侯君過此

代為贈即今已是十七期云云 案鹿園公九沙高祖也全

鳳陽府定遠縣人明初從龍功臣越之後越子鍾以世襲始為寧波衛人鍾子武武弟文相繼襲指揮死王事又四

閩譜

亘

復仇亭

世而為中府都督同知淮安總兵表以儒將私淑新建之學世所稱鹿園先生也又二世而為左府都督僉事福建總兵邦字是為公會祖生戶部主事泰始喪其世職為寧波府鄞縣人戶部八子並有名公為克宗先生斯大子行述去年春 案墓志云歲在癸未天子南幸過山陽

皇上巡河至淮安城西門今內閣學士李惺庵先生 李鐔字

字惺庵山陽人順治辛丑進士己未召試授編修劄記有贈李公鐔明府詩 以通政使隨

駕

上遣問此中有學問人乎學士以府君對巡撫副都御史朱

公亦在側云長於考據最為精核隨傳

旨召見以

御舟行速不果其時

皇四子貝勒殿下知府君則邀相見見則語極歡曰吾知東

南讀書種子僅存三人朱檢討胡太學及先生耳朱胡謂竹垞肫明兩先生也四月府君命不孝詠恭呈 萬壽詩八首 案劄記恭呈御覽詩 四書釋地一帙於

暢春園蒙

恩見收五月中旬

上遣問廟編修令式 廟廷儀字令式號南湖靜海廟文恪公之子康熙庚辰翰林官至吏部尚書

文語因及府君云間若璩學問甚優與徐嘉炎同不孝聞之感激涕零馳書報府君府君因屬不孝曰

皇上天章雲爛草野布衣皆得望見汝且勿歸為我老臣求

之我身若健或當親來未可知九月

大駕自口外回京不孝至石匣口山邊跪迎河干恭懇

御書

閩譜

亘

復仇亭

御書

上親問不孝父子姓名履歷行數十步澗水湍急

龍身飛渡不獲再奏十一月

殿下乃召不孝詠以手書諭府君曰聞先生志求

御書盍不自來館我齋中

皇上萬幾之暇我得乘閒代先生請

諭到正值小恙捧讀之頃霍然起語不孝訓懲議略及諸孫

曰吾積學窮年未獲一遇春間

天子召見吾復未及今

賢王下招古今曠典乃斯文之幸也其可勿赴

四十三年甲申六十九歲

李恕谷年譜甲申二月知閩百詩至京病往視之語以老當自重

墓志明年承上癸未言

皇四子以書幣禮致之先生力疾赴至都中則相待厚甚踰

於賓友悉索所著書自二種尙書外四書釋地至於三續

手校困學紀聞古文百篇凡八種首付紀聞削氏餘將次

第爲表章而先生不起矣不是齋筆記潛研堂集同

道古堂集晚年名動九重

世宗在潛邸手書延請復至京師呼先生而不名身雖不顯

而道則亨也

行述正月登車一月抵都寓學士先生家以行役之勞體

閩譜

夏 履執亭

小德不孝詠延同年李御史牧癘診視李名紳延津人戊辰進士旋愈

學士垂髫交好聚首甚歡曰我蓄疑多端非兄不能爲我

析也三月二十七日進府

殿下止府君跪拜迎送執手賜坐日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

未嘗不稱善凡飲食藥餌衣服及几研陳設諸物罔不經

心目極其精腆命太醫院林大文先生朝夕視且曰吾受

益先生日正長勿亟論著夫

皇子至貴人間仰之如天上或求一望顏色而不得或思以

其技徹左右而逡巡不敢府君以疏遠之人情決意爭開

口吐奇

王之禮賢下士高誼驅策千古固不待言而府君臨老遭逢

梁園西邸之下又豈偶然者哉府君北上時不孝訓慰扶侍四月下旬命訓慰還曰余身已復初汝勿慮又一月忽謂不孝詠曰吾眠食雖如常恐不能久奈何不孝驚泣諫

曰大人疾由讀書讀書則忘疾讀久未有不疾者掩卷則

憂疾憂疾亦未有不疾者今兩月坐不讀書遂輟轉疑至

此乎詎意二十六日忽下泄神氣頓委謂不孝吾夜所夢

之書皆非素見何邪六月初四日友人來候榻前談三禮

義疏高下問常熟馮定遠先生稱讀爾雅則六經學皆通

其說何如猶臺臺不輟臥而復起者再五日早乃謂不孝

曰此地非易簣所也吾病殆不能起

殿下比以世子抱恙憂心忡忡而慰我日再至老人心甚不

閩譜

夏 履執亭

安汝可泣求移館勿延且暮矣六日晨起頓首辭

殿下固留不可則命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舉之

移城外十五里如臥牀不覺其行也言笑自若抵館舍日

晡時私謂侍僮曰吾三日內逝矣不孝聞之跪泣失聲府

君曰夫人有生必有死何足悲但此來

御書未得

賢王崇禮未得報稱汝當護衛吾訓服任遂功并歸語諸子

若孫皆志吾志七日泄瀉不止執不孝手命曰吾一生著

書九種已刻者四書釋地四書釋地續孟子生卒年月考

未刻者重校困學紀聞四書釋地又續朱子尙書古文疑

眷西堂古文百篇未成者尙書古文疏證釋地餘論今紀

問蒙

殿下序而行之可以不朽謹案 憲廟所作困學紀聞 箋序未見全謝山紀聞三箋序曰

太原開徵君潛正嘗為之箋已而長洲何義門學士又補之斯二箋者 世宗憲皇帝居潛藩皆嘗充乙夜之覽亦不云 餘未刻成者汝當兢兢典守不可妄改一字以有序也

待傳者時王大司寇阮亭先生送詩文集十四種猶加緡

閱命不孝取笥中火經口授數語書於卷端云此書乃大

司寇大父方伯公所著向諾檢寄不可忘也又云汝扶櫬

回淮兩弟不必來到則位我本宅葬宜速我愛參議公墓

旁地汝勉為之并遷汝母合葬明日早不孝見氣色漸異

泣問體中有所苦否府君慨然曰吾年六十有九不能自

主持則平日讀書奚為

闕譜

真

履徂亭

殿下禮老朽甚比遣官料理我喪且從厚我家風本儉素取

其稱可耳勿有絲豪過倘有欲延僧誦經為資冥福者祈

免語畢微笑而逝不孝詠慟絕數四哀迷困匱手足無措

所賴以辦大事者秋豪皆

殿下賜也

世宗憲皇帝祭文維康熙四十有三年歲次甲申六月朔己

巳越十有七日乙酉

皇四子多羅貝勒以剛鬣柔毛之奠致祭於

召試博學鴻詞待

贈徵仕郎內閣中書舍人百詩閣老先生之靈曰嗚呼聖有

四教天有六經著性開道益智增明自古在昔賢哲代生闡

幽微顯咀華含英爰至我

朝登三咸五文治昌崇邁越千古蔚彼儒林或出或處論述

麟麟流聲區宇先生挺出羣賢之標家世奕奕衣冠而朝聰

明踔厲頭角垂髫既長篤學矻矻晨宵孫敬編柳高鳳漂麥

董生下帷舍園坐隔不為榮利沈思經籍仰視屋梁俛披簡

策當其未得寤寐之求萬鍾千駟莫解厥憂當其得之飛舞

詠游如鳥入雲如魚脫鉤下筆吐辭天驚石破讀書等身一

字無假積軸盈箱日程月課孔思周情旨深言大嘗入鎖院

厄於有司

徵書下賁桂巷杉籬遂自蓬茅揮翰

形墀歸而杜門名山永期縉紳士夫東西造請小子後生執

經守屏道日以穹望日以迴靈光巋然長淮南境余從知學

即耳先生旋讀所著嚮儀益誠惠然有就安車之迎懷鉛挾

槧樂我書城方圖久習用祓蒙陋乃茲溘然月未三敷嗚呼

先生人必名壽詩紀毛傳書從伏授禮學精邃先後鄭君春

秋昭揭杜范齊尊此數子者雖逝實存嗚呼先生庶幾同論

維是薄殖誰與考業聚短離長音容莫接陳醴茗蕪芳甘飲

食布奠傾觴式增淒惻嗚呼哀哉尚饗

世宗憲皇帝輓章衰衣博帶鉅儒身曾見松堂繆幕新天上

星躔歸處士人閒藝圃失經神魯魚猶辨讎書力辰已先徵

入夢因絕勝匡牀揚子宅謝家庭樹有奇珍清流地望表清

闕譜

真

履徂亭

風倚檻鋪紅藥夏雨臨窗潤綠槐花下談經無兩月那堪二
豎鎮相催自昔儒英并大年先生白髮已蕭然初疑瘦骨全
符鶴詎料輕身早蛻蟬舊德豈嫌百歲耄古稀猶欠一春延
遺編歷落珍珠字留與韓門籍湜傳

皇四子多羅貝勒書 謹案祭文載章恭檢 世宗憲皇
雜錄曰安郡王瑪爾渾者安親王岳樂子也少封世子即
好與毛西河尤西堂諸人游談著有敦和堂集又嘗選宗
室王公詩為宸尊集今杭大宗道古堂集載延接閣百詩
為 雍邸事誤也 御製詩集中亦無閣百詩
與外人接見況 御製詩集中亦無閣百詩
致致謬傳耳 穆案杭大宗作傳全據閣詠所撰行述趙
飴山之志又係詠承父命面乞肅亭未見行述不知此事
原委故疑為大宗之誤不思岳樂世子何敢擅冒
皇隆初年刻容有散 世宗御集乃
佚未可因以致疑也

閩譜 頁 饒毓亭

是年五月復申刻朱子古文書疑一卷於京師 秋濤案朱
疑亦潛正著述之一種復申刻序云家大人徵君先生著
尚書古文疏證若干卷非之者亦復不少徵君意不自安
曰吾為此書不過從朱子引而伸之類編而長之耳因命
取語類四十七條大全集六條彙次成編名朱子古文
書疑就京師刻以行世詠曰云云詠歎其循循善誘故
亦不敢旁溢一語即錄以為序又云他日奉徵君返山陽
云云康熙甲申端午前三日據復申此序距先生易簣時
僅三十六日此書纂於京師即刻於京師事當皆在是年
并疑此為先生絕筆之書故信載編之疏 劄記火經跋
證未也茶餘客話謂朱子古文疑未刊誤 劄記火經跋
余家藏是書不記自何年實方伯公與羣芳譜手授先祖
者後羣芳譜不知何往而此書展轉流傳獨插敝架上似
冥冥中有相之者今年入長安司寇公閱之欣然請觀遂
以歸池北書庫幸題數語以見寒舍雖衰猶曾與高門有
孔李之舊云聞書庫饒異本只將宋王伯厚鈔本集及其

門人袁清容居士集假閱可以計日奉還長安酒貴或不
須我一紙乎

淮海英靈集王易輓閩徵君百詩詩遠寄雙魚憶夏初知
君善病正愁子傷心適易會參贊感夢先呼范式車 自注著
先生屬續之 夕徵諸夢兆 老去難忘知已淚人閒誰續未成書 有古文
疏證樓頭若問山陽笛絕調於今寄太虛
墓志先生疾且革命詠曰必使趙夫子銘我墓詠泣受命
由潞河扶柩歸卜以康熙丙戌十月七日葬於山陽城東
南之學山墩匍匐詣信以遺言告 丁晏栢塘勝錄潛工
先生葬郡城東南之學山墩見趙秋谷所作墓志墩名不
可考邵孝廉源洙嘗言去車橋二十里地名塔兒頭有冢

閩譜 頁 饒毓亭

隆然土人謂是閩百詩墳無人來矣 案淮安府志塔兒頭
涇河至此下蕩剝記有與劉超宗書云十二 道光二十
日至塔莊掃墓并看梅花雨止丙舍中云云 道光二十
六年山陽縣學詳文百詩先生墓在淮安涇河岸祠宇久
圯遺像於乾隆年間被水患失傳 案涇河在山陽縣治南
運河水兼 瀕民田
墓志先生元配梁氏繼配張氏皆先生卒將於先生之
葬也而耐焉 行述元配先妣梁氏貢生巽卿女繼配先
妣張氏萬厯己丑進士禮部郎中幼白公會孫女 案幼白
廩生青工公女 劄記余少有悼亾諸篇什為茸城夫人
所賞蓋悼梁氏也又有贈李公凱明府詩題下注曾受經
先外舅不知謂梁謂張

子三人長詠字復申初名詒樸字元木康熙己丑科進士
中書舍人著有左汾近稿案近稿寥寥詩話十餘條短
作屢入不工篆刻著有印譜

魏叔子閻再彭六十序君富著作子若璩孫詒樸三世
以詩文名江淮 墓志詠有學行少舉於鄉多為賢豪
引重 錢傅子詠亦能文 孟子生卒年月攷兒子詠

方十歲前對曰祇云近聖人之居未嘗云生聖人之鄉
殆又一切證云 漁洋門人閻左汾印譜跋左汾文章
妙一世游藝篆刻不屑屈曲以趨時好而惟古是師刻

羅延年王常秦漢印統有韓王印覆斗紐其文甚工疑
為漢惟陰侯物令兒子詠摹於左 左汾近稿與顧山
容學士書家父自都門歸摹得錢宮聲年伯所寶司馬
相如四字陽文神采煥發妙絕古今又有荷山容詩自

閻譜 覓 復仇亭

注語好 余鐵筆 陳其年贈閻梓勤二十初度序有曰觥觥吾

友嶽嶽而翁猥於京國朋游漫說家門子姓案梓勤益
詠之初字也 行述詠娶陳氏前庚辰科進士工科給

事中外轉參議諱台孫公孫女山西布政司經歷楷公

女 道光二十六年山陽縣學詳文百詩先生子詠著
作無多祇有劄記後刻左汾遺稿一冊纂修天下全圖

一幅案圖未見

次訓慈字毅仲 淮山肆雅訓慈官廬州府訓導 己未

詞科錄賈崧案陳迦陵梓勤二十序云右晉亦異才也

左汾右晉詒樸訓慈自號云 行述訓慈娶陸氏順治

乙未科進士福建提學道僉事候補參議諱求可公孫

女太學生諱志寬公女

次議略字方叔 魏叔子閻氏三子字說閻氏百詩有子

三人大父再彭君名之屬其友魏叔子字之字詒樸曰

元木訓慈曰毅仲議略曰方叔 行述議略太學生娶

李氏順治辛丑科進士陝西督糧道副使諱時謙公孫

女太學生諱師耳公女俱張孺人出

女五人長適邨世求 行述長適前萬麻丁丑科進士光

祿寺卿贈戶部右侍郎諱度元孫郡庠生諱倬子太學

生世求梁孺人出

次適何寬字而栗 劄記有何壻而栗授保定縣令詩

行述次適浙江督糧道參政何公諱源濬子康熙乙卯

閻譜 草 復仇亭

科舉人現任廣東平遠縣知縣寬

次適劉永禎字紫涵 劄記與紫涵詩凡四首內一首結

句云古文疏證畢端望作宏巡 行述次適順治己亥

科進士宛平縣知縣劉公諱昌言孫康熙壬戌科進士

工部主事諱愈公子丁卯科拔貢生候選學正永禎

案秋谷至山陽多主紫涵家飴山集劉君墓表曰從其

婦翁閻若璩共考據遂周知古今 方苞王崑繩傳以

余所見居兄弟之喪顏色稱其情者獨源與山陽劉永

禎而已案望溪又為紫涵作墓志劄記中所稱頌眉長

籍皆紫涵之弟也

次適李為榘字喬森 劄記有贈喬森詩 行述次適順

治辛丑科進士陝西督糧道副使李公諱時謙孫侯選
知縣諱師沆公子歲貢生候選訓導爲樞

次適沈儼字敬存鹽城人 劄記送敬存還鹽濱詩起句

云取小謝庭女于歸沈氏郎 行述次適順治戊戌科

進士四川遵養府推官沈公諱漢孫太學生諱志范公

子康熙壬午科舉人儼俱張孺人出 淮安府志沈儼

江西永豐縣知縣

孫十有二人長學翼 釋地多載學翼請益之言 劄記

示學翼詩老翁晝抱孫夜即抱孫睡多年冷布衾不許

足踏碎惟許默記書挑之口能背始徐既瀾翻終未遺

隻字昌黎一代豪教兒止期貴何必香山叟津津涎欲

閩譜

夏

履欬亭

墜果得棺與衰箕衰會勿替遠哉君子澤亦在進士第

大可鞭八荒小則民社寄總由一束書屈首復遜志披

華臺閣體效寂山林意效此輒飛騰蹈彼恐淪棄作詩

示汝誦汝轉告羣季一門七葉典讀當游戲老翁顧

之笑西山凝爽氣又贈張石虹太史詩第四首第五句

有孫承素業自注時贈孫學翼詩又有吳亦韓有札謬

獎孫學翼詩句賦此志慨之作 行述學翼郡庠生聘

現任直隸正定府知府劉公諱中柱孫女康貢生諱家

珍女不孝訓怒出

次學林字信敷 行述學林未聘不孝詠出 沈儼劄記

序先生家孫信敷屈於下吏位不稱才有志紹述己未

春余南行晤於真州云云 程崧釋地又續序今年春

余留真州舊館閩子信敷時相過從得復見釋地又續

三續二編州稿云云時乾隆癸亥十二月也 鍾靈疏

證後跋信敷天性孝友凡同堂弟姪悉共爨同居雖官

卑祿薄而刊刻各種遺書竭力經營云云 學林疏證

識曰乾隆乙丑之秋刻尙書古文疏證成又曰先君子

在中翰時欲板行之而未有成局癸卯己酉學林兩至

京師先人之舊好寥寥數人無復贊成斯事者丙辰以

來微秩自效官卑俸薄每泫然抱遺書而泣癸亥春謁

同里夔州程先生先生雅嗜先大父書慨然捐貲而淮

揚士大夫更多好義者於是閱二載而歲事回憶學林

閩譜

夏

履欬亭

之憂思徘徊無所措手者又二十年於茲矣

次學丹 行述學丹聘陸公諱求可曾孫女志寬公孫女

貢生諱應麒公女不孝訓怒出

次學機字心織 行述學機聘康熙甲戌科進士現任廣

西南寧府知府永淳縣知縣徐公諱鳳池女不孝詠出

寤硯齋集跋閩徵君遺書後嘗讀白傅池上篇欲續

一圖及觀玉峯羣居課試錄序圖中花木交茂開門見

山超然有物外之趣今心織道兄校乃祖徵君先生遺

書放禮堂寫定之意繪像其中有閩蘭有芟荷有古松

有怪石有旨酒有異書太僕之樂兼而有之 案心

是學機 劄記學林跋卷五一冊乃仲弟學機竭數年

之力於夙昔往來問難之家尋先人手蹟陸續成帙

疏證學林跋仲弟學機珍重先大父遺書勤加手錄而

天不假年案此是學機早卒也

次學殖 行述學殖未聘訓怒出

次學樹 行述學樹聘康熙丁未科探花都察院左都御

史董公諱訥孫女歲貢生候選訓導諱思懋公女不孝

詠出

次學麟 行述學麟未聘不孝議略出

次學枏 行述學枏聘順治辛丑科進士現任內閣學士

兼禮部侍郎李公諱鎧孫女歲貢生正藍旗教習候選

知縣諱珣公女不孝詠出

閩譜

二

後敘亭

次學陽 行述學陽聘勒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吳公諱

璜曾孫女

副記有壽吳姬望丈詩淮安府志儒林傳吳璜字姬望山陽人康熙壬戌科

進士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諱晟公孫女庠生

諱泰公女不孝議略出

次學羣 行述學羣不孝訓怒出

次學炳 行述學炳不孝議略出

次學至見釋地卷尾 案潛上諸孫行述無學至釋地卷

尾無學羣當是學羣早殤學至後生也

孫女六 行述孫女六不孝詠出者一幼未字不孝訓怒

出者一適順治壬辰科進士兵部督補理事官徐公諱

越曾孫廣西柳州府武宣縣知縣諱覺公孫現任江南

如皋縣教諭本豫公子某不孝議略出者四一字郡廩

生何公諱九徵子郡庠生景行餘未字

曾孫大衍見釋地又續及疏證後跋尾

大文見釋地又續卷尾

續曾見釋地又續卷尾

元孫長庚見釋地又續卷尾

五世孫潢 道光二十六年山陽縣學詳文百詩先生五

世孫山陽縣學附生乙未科副榜閩潢子名椿芳應

童試族中讀書者仍有童生二人名士恩士榮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古文尚書疏證八卷

經部書類

閩若璩撰古文尚書較今文多

閩譜

三

後敘亭

十六篇晉魏以來絕無師說故左氏所引杜預皆注曰

逸書東晉之初其書始出乃增多二十五篇初猶與今

文並立自陸德明據以作釋文孔穎達據以作正義遂

與伏生二十九篇混合為一唐以來雖疑經或古如劉

知幾之流亦以尚書一家列之史通未言古文之偽自

吳棫始有異議朱子亦稍稍疑之吳澄諸人本朱子之

說相繼抉摘其偽益彰然亦未能條分縷析以抉其罅

漏明梅賾始參考諸書證其剽剽而見聞較狹蒐采未

周至若璩乃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偽

乃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條毛奇齡作古文尚書冤詞

百計相軋終不能以強辭奪正理則有據之言先立於

不可欺也其書初成四卷餘姚黃宗義序之其後四卷又所次第續成若璩及後傳寫佚其第三卷其二卷第二十八條二十九條三十條七卷第一百二十二條及一百條一百九條一百十條八卷第一百二十二條及一百二十七條皆有錄無書編次先後亦未歸條理蓋猶艸創之本其中偶爾未核者如據正義所載鄭元書序注謂馬鄭所傳與孔傳篇目不符其說取確至謂馬鄭注本亾於永嘉之亂則殊不然考二家之本隋志尙皆著錄稱所注凡二十九篇經典釋文備引之亦止二十九篇蓋去其無師說者十六篇止得二十九篇與伏生數合非別有一本注孔氏書也若璩誤以鄭逸者卽爲所

閻譜

夏

復仇亭

注之逸篇不免千慮之一失又史記漢書但有安國上古文尙書之說並無受詔作傳之事此僞本鑿空之顯證亦辨僞本者至要之旨蔡乃置而未言亦稍疏略其他諸條之後往往行及旁文動盈卷帙蓋慮所著潛正割記或不傳故附見於此究爲支蔓又前卷所論後卷往往自駁而不肯刪其前說雖做鄭元注禮先用魯詩後不追改之意於體例亦究屬未安然反復釐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證之學則固未之或先矣

毛朱詩說一卷

經部詩類存目

閻若璩撰是書論小序爲不可盡

信而朱子以詩說詩爲矯枉過正皆泛論兩家得失非章句訓詁也所引尙書左傳以爲詩之本序誠爲確鑿

其餘則多懸揣臆斷之辭不類若璩他著作未喻其故也

四書釋地一卷續一卷又續二卷三續二卷

經部四書類

閻若璩撰是編因解四書者昧於地理往往致乖經義遂撰

釋地一卷凡五十七條復據所未盡爲釋地續一卷因

牽連而及人名凡八十條復因地理人名而及物類訓

詁典制得一百六十三條謂之又續其他解釋經義者

又得一百二十六條謂之三續總以釋地爲名從其朔

也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據旁參互證多所

貫通雖其中過執已意如以鄒君假館謂曹國爲復封

以南蠻駮舌指許行爲永州人者

秋濤案此是學異之說疑許行是永州一

閻譜

夏

復仇亭

帶人潛正偶記之未可執以相病也亦間有之然四百二十一條之中可

據者十之七八蓋若璩博極羣書又精於考證百年以

來自顧炎武以外罕龍興之抗衡者觀是書與尙書古

文疏證可以見其大概矣

潛正割記六卷

子部雜家類

閻若璩撰是編皆其考證經籍隨

筆割記之文傳本有二一爲其孫學林所刻一爲山陽

吳玉搢所刪定考若璩尙書古文疏證卷六第八十一

條下有云潛正割記恐世不傳仍載其說於此然所載

兩條一推春秋莊公十八年日食一推晉光熙元年正

月七月十二月頻食今兩本皆無之蓋其少年隨筆割

記本未成書後人撥拾於散逸之餘哀合成帙非其全

也此本即吳玉搢所重定原刻首兩卷雜記讀書時考論多案而未斷此本刪併為一卷原刻卷三曰地理餘論以禹貢山川及四書中地名已詳疏證與釋地此特餘論耳此本次為卷二而取首兩卷內合於此一類者次為卷三原刻卷四上錄雜文序跋卷四下曰喪服翼注曰補正日知錄此本取首兩卷內涉及喪服者次喪服翼注後合為卷四移雜文序跋附補正日知錄後次為卷五原本以與人答論經史書錄之卷五以應博學鴻詞賦一首併雜詩若干首錄之卷六詩賦非若璩所長且劄記不當及此此本刪去而存其與人答論經史書次為卷六蓋學林綴輯其祖之殘稿徒欲一字不遺

國譜

夏

復仇亭

遂致漫無體例此本較學林所編尚有端緒今姑從之中間重見者四條三見者一條尚沿原本之誤今悉為刪正若璩學問淹通而負氣求勝與人辨論往往雜以毒詆惡謔與汪琬遂成讎讐頗乖著書之體然記誦之博考核之精

國初實罕其倫匹雖以顧炎武之學有本原日知錄一書亦頗經其駁正則其他可勿論也茲編雖輯錄而成非其全豹而言言有據皆足為考證之資固不以殘闕廢之矣

困學紀聞二十卷

子部雜家類

宋王應麟撰此本乃

國朝閩若璩何焯所校各有評注多足與應麟之說相發明

若璩考證之功十倍於焯然若璩不薄視應麟焯則動以詞科之學輕相詬厲攷應麟博極羣書著述至六百餘卷焯所聞見恐未能望其津涯未免輕於立論是即不及若璩之一微以其一知半解亦或可採故並存之不加芟薙焉

黃太沖尚書古文疏證序淮海閩百詩寄尚書古文疏證方成四卷屬余序之余讀之終卷見其取材富折衷當中開辨析三代以上之時日禮儀地理刑法官制名諱祀事句讀字義因尚書以證他經史者皆足以祛後儒之蔽如此方可謂之窮經 行述所著尚書古文疏證不多示人黃梨洲先生嘗見而奇之歎曰吾一生疑

國譜

夏

復仇亭

國見此盡破矣此外摺擊者不乏人有著書相攻者府君曰萬世有公是非此時固當不辨耳

李文貞閩百詩小傳余聞百詩閩先生名久曩撫直隸先生嘗郵致所著書數種得披讀焉今之學者大抵搜華擷卉為文辭之用而已至於字義故實書文形聲尙未有留意講考於其間者若大者為遺經源流禮典同異細而地名山川史載人物真贋是非之跡則豈徒以樸學置之抑其惡蹟就簡而自恬於譌陋嗚呼文武之道豈有大小哉萬一朝廷舉行石渠之典吾知眾籍羅奏而莫之措辭儒者之羞非云小缺矣先生學極博論核聞有出新意埽沿說者究其持辨本末悉有所据依

趙贊善志其與汪純翁難喪禮事昔者眉山蘇氏曾以是朝伊川矣其門人爲之荅亦曰正叔太君先逝而已令有如先生歷引古義折以通禮彼不得於言者豈能無愧惜乎先生逸處終老曾不得奉清燕備顧問蒐祕府校藝文與諸儒上下折中贊經史於方微補遺軼之文獻是誠可悲也已余嘗慨夫老成日遠舊學彫傷晚出後生益將無所考質自余登朝後識面者長洲顧寧人宣城梅定九鄞縣萬季野知名者尙有三數輩而先生其一也諸君子者博極羣書能以著述自通於後中間有專門名家者就其所造古人不讓也今惟定九尙老而康時致音問餘則皆零落不可復見每覽周易碩

閻譜

翼 履欲亭

果之辭大雅典型之詩俯仰斯文不勝寤歎先生子詠求予言揭之原子不工金石之文故謝不爲而其學行大致則趙志具焉聊寫予那頌先民之思做司馬氏伯夷屈原體爲閻先生小傳康熙癸巳八月年丹據閻氏所藏傳稿補案伯夷屈原傳何嘗不詳其出處始末但參入議論耳若此文只可謂之贊斷斷非傳體也道古堂集閻若璩傳安溪李文貞公嘗爲作傳深致那頌先民之思而未嘗以其姓氏達之九重即其所著又不能旁魄而論亦似率率酬應之作而於閻氏豪無加損也

剖記與戴唐器書云崔玄暉少頗屬詞晚以爲非己長不復構思專意經術宛然太原閻生一小像矣 詠漢鄭康成詩注余屢欲傳康成照 詠宋劉徹李燾王應麟馬端臨詩注余嘗集四公逸事爲一秩足補宋史列

閻潛丘先生年譜

傳之略及馬無傳 與戴唐器書弟嘗手鈔沈約謝靈運傳論鍾嶸詩品上中下三序元微之杜子美墓志序爲一秩以爲古今聲詩原委具載其中惟宜精玩熟誦

疏證卷八嘗習淳化閣帖至文不可解處輒以爲有斷簡缺字既習之日久見其上下相生一筆連注苟閒覆

其中之一字氣便不屬乃知當時語自爾也惟親接其手書之人則解旁人容有不解者 剖記與戴唐器書

偶得舊榻九成宮唐榻未必宋初本無疑今摹勒上石與天下共之 疏證卷八家藏有宋名畫授經圖伏生東

向坐鼂大夫北面僂而立旁有女子儼然儒家風姿爲之指點案沂州府漢畫伏生授經圖即如此其石舊在蘭山縣治西萊園中道光二十五年吾友許君

閻譜

專 履欲亭

印林主教環邪書院訪得之移置王右軍祠。剖記有元且絕句云屈首窗間受一經東西游走竟何成憑將骨與青山誓老入儒林號 與石企齊書大戴禮記曰伏生不得其年附記於此 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議論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因自扁其堂曰老教堂如宋陸放翁老學庵之義以上類輯潛正軼事

行述府君讀書每於無字句處精思獨得而辯才鋒穎證據出入無方當之者輒失據常語不孝輩曰讀書不尋源頭雖得之殊可危手一書至檢數十書相證侍側者頭目爲眩而府君精神涌溢眼爛如電一義未析反復窮思飢不食渴不飲寒不衣熱不扇必得其解而後止古文詞不常作偶存序記數十篇非泛然者詩甚夥

三八一

嘗與不孝詠座主趙秋谷先生論詩云吾詩無可傳者
比上

殿下書亦云某生平篤志經學無暇為文間有所述無足觀
采其虛已不自滿假如此性雅潔不治產業交游遍天
下先後名流咸以文學相質府君必詳細條荅雖熟記
之書必檢示出處或閱他書可以印證者輒復手錄示
之急傾囊不惜至資斧告匱束手無策不以為悔有負
義者未嘗不深惡及其人有故仍扶攜之恐後間里中
有不法事輒切齒常云桑梓間大利害廢置非我責也
然生長於斯而不能竭力救護無用為人矣生平所正

閩譜

臺 復仇亭

事不可紀每致儉人之怨而終不能中府君者以府君
行誼完潔開亮而誠懇之心可以上格神明下孚士類
故也

道古堂集考璩學長於考證辨駁自言有志之士務在
盡已所受於天之分而力學以盡其才固自有可傳之
道與可以比擬之人而無取乎過高之學天性好屬詞
科五十人中獨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強記李天
生謂其杜撰故事注鮑翁謂其私造典禮堯峯文鈔指
擊不遺餘力生平所服膺者三人曰錢牧齋曰黃太冲
曰顧亭人然於錢猶曰此老春秋不足作準於黃則曰
太冲之徒粗待訪錄指其譌謬者不一而足也於顧之

日知錄有補有正猶在未定交時可謂極學士之精能
非鴻儒之雅度也 又曰所著書八種四書釋地及孟
子生卒年月攷刻於及身注困學紀聞則廣陵馬氏刻
之古文尙書疏證暨潛止割記則其孫學林刻於淮安
宋牧仲四書釋地序吾友聞百詩氏績學者古於漢唐
諸儒注疏類能貫穿鈎穴口誦如瀾翻
禹貢雖指略例百詩與余銳意通禹貢故雖指稱引較
多

居易錄間百詩云漢古詩明月皎夜光一篇玉衡指孟
冬漢以十月為歲首此孟冬乃建申之月指改時而言
下文秋蟬鳴樹閒為明實候故以不改者言唐儲光義

閩譜

臺 復仇亭

詩夏王紀冬令殷人乃正月則又和盤托出楊升庵曰
唐人不辨而自了然也惟宋儒始生異說明人出而
益滋妄解矣漁洋又稱百詩近著博學錄有改歲改
時改月解一篇取博而核云云案其說載
疏證卷六上合漢古詩
云云為一條茲不錄

帶經堂詩話門人太原閻詠奇余書云有人自謂精通
小學問詠曰少陵詩賓客減應劉應為人姓當讀作平
聲何新城公作仄聲用詠不能對歸質家尊家尊云皆
可用也此字正為左傳國語應為武王之子所封之國
陸氏宋氏無音故黃公紹韻會於蒸部應字曰人姓陰
時夫韻府於徑部應字曰人姓非平仄兩用之證乎亦
猶吾鄉之枚乘漢書無音故子美作仄聲枚乘文章古

是也安得是李而非杜是杜而非李乎伍子胥之員讀
作運亦讀作云故陸魯望詩賴得伍員騷思少未聞以
令公四俊之謠而病其不識字也徐自笑曰吾作新城
公桓譚得否百詩博學強記漢唐注疏皆能舉其詞此
其精餘耳

茶餘客話閻潛正遺書惟四書釋地三續宋商邱刻於
吳校正困學紀聞馬秋玉刻於揚州其尚書古文疏證
孔廟崇祀末議孟子生卒年月攷則里人刻之孫學林
刻潛正劄記如日知錄補正喪服翼註毛朱詩說續朱
子古文疑宋劉攽李燾馬端臨王應麟四家逸事皆未
刊劄記乃未定書零箋碎紙投入一笥捐館後家人與

閻著

書

復仇亭

計簿混入笥中學林不知抉擇將他人往還手蹟及陳
言狎語游戲之詞悉條舉而刻之硃玉並陳大失潛正
面目予嘗刪存十之五六卓然可傳不朽又盧日堂嘗
手輯潛正緒論一編曰閻氏碎金皆洞庭書局中辨論
之事今無傳又博湖掌錄一書吳山夫少年時猶見鈔
本子尋之二十年無有知是書者王漁洋稱其博雅精
核手錄其盤谷一條辨李愿非西平子亦全鼎之嚮也
家伯祖樾軒先生嘗戒子弟曰近見後生小子皆喜
讀毛西河集其所稱引未足為據因言西河與閻百詩
辨地理多穿鑿百詩太息曰汪堯峯私造典禮李天生
杜撰故實毛大可割裂經文貽誤後學匪淺戴蕙塘瑤
云樾軒先

閻潛丘先生年譜

生諱應高官
吏科都諫

談龍錄山陽閻百詩學者也唐賢三昧集初出百詩謂
余曰是多舛錯或校者之失然亦足為選者累如王右
丞詩東南御亭上莫使有風塵御訛卸江淮無卸亭也
孟襄陽詩行侶時相問潯陽何處邊潯訛潯潯陽近湘
水潯陽則遠絕矣祖詠詩西還不遑宿中夜渡京水京
訛涇京水正當圃田之西涇水則已入關矣余深憐其
言寓書阮翁阮翁後著池北偶談內一條云詩家惟論
輿會道里遠近不必盡合如孟詩暝帆何處泊遙指落
星灣落星灣在南康云云蓋潛解前語也噫受言實難
夫遙指云者不必此夕果泊也豈可為潯陽解乎 又

閻譜

書

復仇亭

曰百詩考據精核前無古人好為詩自謂不工然能知
其指歸余與申論三昧集曰右丞云人閑桂花落夜靜
春山空諸家曲為之解當闕疑也儲光義云山雲拂高
棟天漢入雲流下句雲字定誤不輕改正可也漫而取
之使人學之可乎李頎緩歌行夸炫權勢乖六義之旨
梁銜觀美人臥直是淫詞君子所必黜者百詩大以為
然比歲阮翁深不欲流布三昧集且毀池北偶談之刻
其亦久而自知乎

方中德古事比前刻有荅閻百詩徵君書云伏承手翰
云古事比奇書也當就高明勝己之友求其嚴加彈射
有不善者應時改定勿遺後人以口實也案中德之書

三三三

至不足道故荅之如此然先生之言則至言也中德字田伯號
依巖桐城人明檢討以智之長子

全謝山曰聞徵君所著書取得意者古文尚書疏證也

其次則四書釋地徵君稽古甚勤何義門學士推之然

未能洗去學究氣為可惜使人不能無陋儒之歎蓋限

於天也案謝山不信潛正古文尚書之說故時有微詞

深中潛正之病學者分別觀之可也

山陽詩徵劉超宗百詩齋中分賦得銅雀瓦磬零落遺

臺瓦淒涼韻至清西陵誰望幸東序偶同聲匪石心如

轉兼金價似輕霸圖銷歇盡此物獨經經

徐北山香西堂百詩徵君留飲北山名麟吉字日楚城

聞譜

臺

後徵亭

西北望河水東南流陵谷生新感衣冠憶舊游停車上

客過問字草堂幽日暮閒尋眺白雲紅樹秋

段玉裁戴氏年譜先生言聞百詩善讀書百詩讀一句

書能識其正面背面又言聞百詩能考核而不能做文

章顧亭林文章較勝

蘇州志流寓引吳門補乘聞若璩淮陰人積學嗜古於

漢唐諸儒注疏類能貫穿鉤穴口誦如瀾翻舉鴻博報

罷來寓吳門宋中丞學亟稱之日與顧嗣立何焯上下

議論灑灑不休生平撰述雖不及顧炎武之富而精確

過之

山西通志聞若璩少奇慧博極羣書而字句必精核不

少苟尤嗜吟詩類張籍王建古樂府曉暢中義蘊宏深

案先生喜談詩而詩非所長此皮傳之論不足為先生榮也

江南通志若璩淹貫經史學博而思精取長於考訂多

闕先儒所未發一統志略同

墓志先生非今之人蓋古之學者也其於書無所不讀

又皆精晰而默識之其篤嗜若當盛暑者之慕清涼也

其細若織紉者之於絲縷纖縞也其區別若老農之辨

黍稷菽粟也其用力雖壯夫駿馬日馳數百里不足以

喻其勤其持論雖法吏引囚決獄具兩造當五刑不足

以喻其嚴也銘曰先生於學邁嗜慾少壯迄衰日不足

聞譜

臺

後徵亭

地千萬里燦手目事累百代儼視矚上都嶽嶽折五鹿

談家如雲甘屈辱經神武庫騰高躅聲日以昌身終伏

暮齒浸亨嗟不祿大雅摧歲淮川曲於文先生後私淑

阮太傅儒林傳稿若璩又著孔廟從祀末議十一事一

曰孔廟祀典宜復八佾十二籩豆於太學二曰十哲而

外宜進有若公西華兩賢於廟廷廣為十二哲三曰秦

冉顏何宜從祀縣直宜補入四曰公明儀宜從祀樂正

克宜進於兩廡五曰曾申申詳均宜從祀六曰河閒獻

王劉德宜入從祀七曰諸葛孔明宜入從祀八曰范仲

淹宜入從祀九曰蔡元定宜進於兩廡十曰黃幹請授

蔡沈之例以進十一曰兩廡先儒位次多陵躐宜請釐

正孔廟從祀未議書成於康熙四十年以前外紀阮學浩奏摺至乾隆

十二年檢討山陽阮學浩始上其議部議未允吳玉搢山陽志

遺而大學士朱軾編次歷代名儒於河間獻王會取若

璩言為斷康熙五十四年增祀范仲淹於西廡雍正二

年復祀秦冉於東廡顏何於西廡案祀典諸葛孔明亦於雍正二年從祀西廡先儒鄭元之女

乾隆三年以有子升配東序若璩私議已上

見於

列聖施行矣

漢學師承記聞之顧君千里云會見初印亭林所刊廣

韻前有校刊姓氏列受業聞若璩名則若璩嘗執摯崑

山門下然若璩書中不稱亭林為師豈亭林歿後遂肯

闕著 稟 復仇亭

其師耶穆案顧闕相見在康熙十一年壬子而廣韻刻

於康熙六年丁未王山史山志云李子德嘗得廣韻舊

本顧亭林言之陳祺公託張力臣為鋟木淮陰陳祺公序同但

山史言較直捷耳案書前列正字姓氏四行云上谷陳上年祺

公吳郡顧炎武寧人關中李因篤天生淮陰張邵力臣

與山史之言正合此事本於潛正無涉何為無端拉入

若今日名士之標榜乎且四人皆冠以地不應潛正獨

稱受業即真執摯門下廣韻非顧氏私書受業之稱於

誰加之惟四行後空白一行下又記云悉依元本不敢

增添一字千里因從此空白之一行生波夫太冲亭林

皆潛正心折之人太冲卒潛正放雙江故事追稱弟子

豈有於亭林而反背之千里天性輕薄於生平師事之

段茂堂一旦論學不合輒痛加詬厲無復弟子之禮茂

堂至引顏黃門語以責之事具見經韻樓集中於總州

至交之李尚之其歿也又造作文字重相詆毀顧吳羹

通政嘗述其事而太息曰不意千里之待以友也如此

然則其誣潛正以自解也此論又何足怪但不可使

後進少年以潛正為藉口耳余所以不能已於辯也

闕著 稟 復仇亭



聖祖

張清恪公年譜序

皇帝之末年公卿以廉潔正直著聲譽稱名臣者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儀封張公寔為之冠公

序

世居河南自其少時始讀書已卓然自任當為儒者既入庠序為諸生益勦志於學曉然知利祿之不足慕而聖賢之

聖祖

果可求而至也公舉進士官中書舍人被薦治黃河擢濟寧道轉江南按察使以羔羊素絲之節被

序

皇帝深知遂至大用當是時公清白之名聞天下天下言廉吏者雖隸卒販負皆知稱公然公於學尤勤上未嘗以其

既貴而少有所急方公
之廬訪江南也屢以事
守正忤上官及自閩撫
吳持是非與同列爭幾
蹈不測幸

序

三

天子知公久為昭直之得以
無罪願公數遭推困出
險巇憂患之餘其行益
以完而其所守者卒未
嘗變嗚呼是非有以主

乎中而無所撓乎外者
其六安能若是乃知公
之所為自治者果與人
異而其得於學者誠深
也公既沒公子副使君

序

四

持節江南既編錄文集
復輯生平行事為年譜
二卷將使天下之士欲
知公為學之大凡與夫
先後蒞官之節者皆可

按而得之刻成屬予使
序予初舉鄉試時公以
中丞監臨於予為師及
予入翰林官京師而公
由倉場侍郎晉位尚書

序

五

禮部嘗從公趨

朝歎公之不可見而未能

忘也於是乎書時

乾隆四年夏五月溧陽

受業任蘭枝識

序

古今之有正學天理所恃以
常存世道所賴以不墜者也
正學不明則人皆汨沒於辭
章惑溺於虛寂而真儒不槩
見矣 儀封張清恪公生平

序

事蹟載在年譜世皆得而見
之其居鄉居官在在以表章
正學為先務蓋公之素所自
得者深故其望於人者至切
也嗚呼世固有口談道學而
躬行不逮當利害禍福之界

束手色變氣餒而不克自持者以視公之篤志力行歷患難顛沛而不渝相去為何如哉公秉道嫉邪權奸反噬議者深文詈公我

聖祖盡斥變言直公搯行委任益

序

二

薦以此知公固道力堅定不以利害禍福動其心而卒得出險處亨者亦幸逢

聖人

御宇正學昌明之日也公巡撫吾閩首闢鼇峰書院遵程朱之正矩一振海濱鄒魯之

遺風維時漳浦蔡文勤公實得其心傳迨文勤公嗣主鼇峰講席鉉往受學因得讀公所刊儒先諸書癸卯以鄉薦入都從邸第謁公公引誘後進惟恐或失迄今十有七載

序

三

矣道貌法言恍如昨日鉉自顧愚懦惴惴焉懼辜教澤而無以自立茲嗣君屬序年譜益用愧悚然而淵源所漸正學繫焉鉉亦安敢自外哉後之君子尚論當代人物必以

不獲見公為恨按其年譜默契公所自得者而躍然奮興焉是則公之所厚望於人也夫時乾隆四年正月人日門下士寧化雷鉉謹序



序

四

張清恪公年譜上卷

男師載編次

公諱伯行字孝先號恕齋晚號敬菴由儀封縣學廩生中康熙辛酉科舉人乙丑科進士初任內閣中書調補中書科中書舍人河院知公有治河才題請來工効力授濟寧僉事道歷任江蘇按察使司按察使福建巡撫江蘇巡撫倉場總督管理錢法堂事戶部右侍郎禮部尚書加二級誥封光祿大夫特贈太子太保賜諡清恪給全葬祭加祭一次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一

皇清順治八年辛卯冬十二月初五日公生於河南

開封府儀封縣

公先世出自上蔡明洪武中始祖彥實公為儀封文學遂家焉曾王父警吾公諱自新王父肖警公諱醇俱邑庠生績學未遇為里黨宗師父東岡公諱岩少即能文有聲庠序既援例考授州同知植德勵行尤汲汲維持倫紀利濟生民當事暨縉紳先生仰之如山斗至是東岡公年三十有一感有異徵誕公於嘉平之五日後因公貴曾祖考三代累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曾祖考妣累贈一品夫人公梁太夫人出

九年壬辰公二歲

十年癸巳公三歲

十一年甲午公四歲

十二年乙未公五歲

十三年丙申公六歲

十四年丁酉公七歲

始入塾從秦先生明弼學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二

先生邑庠生見公入塾恂恂專志誦習不與同學嬉戲甚器之以甥女王夫人許字焉東岡公亦喜公有儒者氣象語之曰宋朝周張程朱五子乃上接孔曾思孟之傳者也他日務讀其書公誌不忘每過書肆必問有周張程朱之書否

十五年戊戌公八歲

儀舊有飲泉書院在西郊里許相傳孔子至衛嘗飲泉於此其後李公和即其地建書院楊公時薦又於井上建亭肄業者甚盛是時書院存而生徒四散公偶至其處問同遊者知為講論地慨然曰吾他日必讀書於此

十六年巳亥公九歲

從李先生文實學

先生邑廩生人品端方學問充裕公敬事之歷二十餘年如一日

十七年庚子公十歲

十八年辛丑公十有一

康熙元年壬寅公十有二

二年癸卯公十有三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三

始作文

四子五經以次讀畢乃習為時藝甫試筆即敷暢有條理先生長者咸異之公嘗自言初學文時隨俗誦習時選墨程屢試輒斥乃從先王父言取前輩八大家文習之果獲售公為文思如泉湧下筆立就稍有未慊即自改竄嘗云文愈改愈佳故有一題而數易稿者統計前後所作四書文數千首詩經文四百餘首迨後潛心理學並封藏篋笥不以示人

三年甲辰公年十有四

秋九月丁梁太夫人憂

一第丁卯年... 6 239

公呼號躡踊哀毀骨立有成人所不及者其天性純孝如此

四年乙巳公年十有五

事耿太夫人以孝聞

春二月東岡公續娶王母耿太夫人公事太夫人恪盡子道不異所生

五年丙午公年十有六

六年丁未公年十有七

始婚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四

公德配王夫人前明少保兵部尚書諱廷相公元孫女處士諱嗣京公長女初

勅封孺人加封宜人

晉封一品夫人與公相敬如賓公居外任未嘗携家留夫人奉養耿太夫人每歲輸金輸粟并家園瓜

果衣服器皿於任以給日用二十餘年猶如一日

七年戊申公年十有八

八年巳酉公年十有九

九年庚戌公年二十

讀書蘭陽

公讀書於表伯傅堯仙家同學有表叔豈凡表兄戴公表姪匡山互相起發學業大進

十年辛亥公年二十一

讀書蘭陽

十一年壬子公年二十二

讀書北樓

公慮酬應紛繁有妨學業移館於此專心誦習焉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五

十二年癸丑公年二十三

讀書北樓 受知於邑令倪公

倪公諱長犀江南贛榆人由翰林改授縣令初蒞儀振剝吏治作養人材賢聲大著一日往義塾見公文謂塾師曰此大成之器非爾所及也我當親教之遂召面試文勝於前公大喜命執弟子禮公餘指授不倦試輒冠軍後倪公遷筑陽令卒於任清貧無以為家公感知已歲輸粟以贍其後人

夏五月長女生

後適同邑國子生馬晉巳亥科進士浙江象山縣知縣諱駢長孫候選州同諱爾璘子

十三年甲寅公年二十四

讀書裕城

十四年乙卯公年二十五

秋八月入邑庠

是歲鄉闈揭榜始發童子案公名在第四未獲入闈 科試時在省城有某與某託屬將結訟公素未相識問之二人乃同學夙契貧者以物強售富者峻却之遂起釁公曰此細事耳乃密取銀若干書富者名送至貧者處爭遂息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六

十五年丙辰公年二十六

十六年丁巳公年二十七

補增廣生

十七年戊午公年二十八

補廩膳生

督學閱公文昌明博大知是遠到之器拔置第二錄於庠

秋八月鄉試未獲雋

十八年己未公年二十九

十九年庚申公年三十

二十年辛酉公年三十一

秋八月次女生

後適同邑今江南太平府同知曹元夢康熙壬戌科進士兵部職方司郎中諱樸子

鄉試中式第二十名

是科正主考官宣城施公閏章號愚山副主考官真定劉公元慧號怡齋房考商水縣知縣晉江郭公天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七

錦號舒霞公以詩經中式闈墨一時傳誦

二十一年壬戌公年三十二

春赴禮闈

三月下第歸讀書城南陳阜岡

二十二年癸亥公年三十三

二十三年甲子公年三十四

夏六月三女生

後適同邑附監生孔毓璉世襲國子監學正諱興發子

二十四年乙丑公年三十五

春赴禮闈

公過滑邑道有殍者謂土人曰盍埋之對曰屍無主恐招尤且誰為出資者公即購棺令土人報縣而為之殮

二月會試中陸肯堂榜第五十五名

是科大總裁通州張公士甄號繡紫麥縣王公鴻緒號儼齋平原董公訥號默菴歸安孫公在豐號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八

此瞻詩三房房考吏部考功司主事梁公欽構號羽宸公文醇正典雅不隨時俗至今為式

三月

殿試三甲第八十名

賜同進士出身

夏四月公歸構園於南郊讀書

殿試後

聖祖傳諭新進士回家依舊讀書不可荒廢學業公聞益自勵歸即稟命東岡公開小園於南門外中構書屋數楹藏書數千卷日夕博覽不輟既讀小

學近思錄程朱語類文集恍然曰此孔孟正傳也入聖門庭盡在此矣迺於濼洛關閩之書口誦手鈔仡仡如將不及嗣後官閩官吳所輯諸書大半於家園讀書時裁定者也

冬十一月娶副室王夫人

公是時尚無子嫡配王夫人稟命東岡公廣求良媛聞處士德卿王公女有賢德乃聘為副室後生子師拭師載夫人淑慎有才一切家政嫡夫人總其大綱而夫人經理之事上接下各盡其道宗黨咸敬服焉

二十五年丙寅公年三十六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九

讀書郊園

以家粟平糶

東岡公有田百餘頃雖瀕河瘠薄自奉節儉頗有積儲時值歲歉粟貴東岡公欲減價平糶以利鄉里公力贊成之後以為常

二十六年丁卯公年三十七

讀書於園

平糶如前

二十七年戊辰公年三十八

讀書於園

平糶如前

二十八年己巳公年三十九

秋九月赴吏部考中書

公以獨子不欲久離膝下恐選縣令或值遠地迎養未便故就中書

得濂溪先生全集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十

是書刻板久湮購之不獲茲於京都報國寺得之寶愛不忍釋手後遂付梓以廣其傳

二十九年庚午公年四十

讀書於園

歲大饑佐東岡公施粥賑之

公啟東岡公設廠煮粥以飼灾黎日數千人累月不休出粟數千斛全活無算凡死無棺葬無資者悉助之貸而不能償者即焚其券闔邑製萬民幛以頌德又立碑於門曰父子賢德萬人碑今碑現存

冬十二月師棧生

師棧字又南公長子以即用知州効力河工協辦江南徐州府宿虹同知

三十年辛未公年四十一

讀書於園

三十一年壬申公年四十二

秋九月補授內閣撰文中書

時選期已屆公念東岡公春秋高欲留侍養東岡公不可屢促之曰爾方強仕吾尚矍鑠何為不仕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十一

乃北上就選

與冉太史永光講學

太史諱觀祖中牟人康熙癸卯河南解元辛未進士入翰林向與耿逸菴先生講學嵩陽書院所著四書五經詳說一以朱子為宗公初慕其名未與交至是同官京師一見即契合相聚講道論德幾忘晨夕公嘗言吾與冉永光交而所學乃大進

三十二年癸酉公年四十三

迎養東岡公於京邸

東岡公二月抵都
八月歸念孫故也

冬遇

覃恩

勅封為徵仕郎父母俱

封贈如其官

三十三年甲戌公年四十四

夏五月改授中書科中書舍人復迎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三

東岡公攜眷至京

冬十二月丁東岡公憂

公改授中垣即迎東岡公攜眷至京八月二日為
東岡公誕辰同官偕來稱觴東岡公大悅杖履周
旋終日不倦至十一月忽患中風公衣不解帶頃
刻不離祈禱醫藥殫厥心力至十二月六日卒於
京邸公哀痛幾絕凡附身者必躬必親都人士咸
稱孝焉

三十四年乙亥公年四十五

春三月扶柩歸里

東岡公之喪至自京鄉邦士庶感昔日之惠郊迎
數十里公至家即奉遺命凡向通緩急而未及償
者悉焚其券延邑之耆儒商確治喪一遵古禮計
於四方親友屆期弔者填巷司賓執事各得其人
送往迎來悉從其厚公居苦次歡粥面墨躄踊盡
哀弔者莫不嘆服初議治喪之禮或有疑於所費
不貲者公泣曰不孝平生未嘗治產皆先君子所
遺留也以是而用之先君子於心獨無忤乎及喪
畢公不飲酒不茹葷不入內哀毀三年以迄於葬
如一日焉

夏五月師載生

師載字又渠公次子中丁酉科本省舉人雍正元
年公任禮部尚書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三

特旨授一品恩廕時師載已授知州銜遂讓次子承
廕候補員外郎後以

特旨補戶部廣東司員外歷本司郎中揚州府知府
現任江南河庫道

設義學聘邑孝廉繩其相為之師

公閉戶守制而成就後學之心甚殷乃設學延師
俾有志者偕來膏火膳脩皆公力辦 有僕弟蘇
萬民者頗知向學公召至命之坐萬民辭不敢公
曰以子好學故也第坐何傷萬民乃拜謝遂留而
飲食教誨之待以弟子
禮未幾入泮頗著文名

三十五年丙子公年四十六

家居讀禮

讓河地

邑有貧民周士及等逋賦無償強以河地二十五畝售於公公不得已售之報稅輸糧有年矣忽有蘭陽某宦越境冒認具呈當事爭之公畧不與校即呈縣願讓於是當事高公義而不直某某亦內愧中止有讓地呈河地說載文集中

聘蘭陽進士傅豈凡為義學師

時繩先生辭去赴部候選故復延傅先生是年來學者益眾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十四

三十六年丁丑公年四十七

冬十月葬東岡公暨郭太夫人梁太夫人

肖警公塋在陳阜岡公以地窄另卜吉於藕河村祖塋之傍時郭太夫人梁太夫人先已厝於鄉庄至是遷於家中同發引或云棺出而復入於家不利公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吾知盡情盡禮稍伸人子之心而已豈計利不利乎葬禮一遵家禮凡芻靈明器百物咸備會送者千餘人公臨穴盡哀親自封土時服闋已半載未嘗即吉至葬後乃釋服墓四圍移栽楊及柏三四百株多擇高大者其長或至三四丈圍徑二三尺人咸以為樹大無活理及春並長茂無一萎者人以徵純孝之感云

建家祠

建祠於家以奉福便於朝夕瞻拜盡事死如生之道

三十七年戊寅公年四十八

春二月請見書院成

儀舊有飲泉書院歲庚申邑令某毀之人不敢諱公此時即有興復之志後官中垣與冉太史交時論及之太史亦為憇患既遭大故喪葬不遑故先設義學而未及書院至是乃於請見亭之傍買地二十畝為基前建大門中立講堂後架高閣東西建兩廂房閣傍有兩耳房繞以垣墻墻內外植樹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十五

數百株閣中聚書數千卷招同志共肄業焉名之曰請見書院公自有記載集中是年公有自勉詩曰強仕年逾八居然一老翁白駒愁迅疾青簡費研窮寡過思遠相勤修美武公遺徽猶未遠努力在人功後以作詩有妨正學故公詩不過數首不以示人

夏五月入京候補中書

冬十二月歸

公此時已無志功名欲退而修明先儒之書引掖後進以垂正學於來世故歸

三十八年己卯公年四十九

聘太史冉先生掌請見書院教

是時太史告假回家應登封令之聘主教嵩陽書院及公誤書具禮敦請太史與公深契又有舊約遂來儀既而登封令力請回嵩不得已乃兩就太史好以太極西銘指示後學一時儀之士皆知向道不專以帖括為事彬彬乎稱盛焉

夏六月水決城堤公築復完

時大雨水決儀邑北關堤口幾入城城中大恐公多覓布囊沙催民堵塞堤復完民得無恙總河遂寧張公閱河工詢知為公力又過請見書院聞公與冉太史讀書其中深加歎美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六

三十九年庚辰公年五十

秋八月河督

題請令公河工効力辭弗許冬十月赴工

河督素未與公相識其具題亦不以相聞公自謂未諳河務不欲往赴河撫告病不准又赴部告病部以河工緊急催赴不得已乃如清江

上治河條議

初陳分黃洩湖策二條一於清口對岸開支河一道以分黃水之勢一以運口底置伏龍洞引清水

以溉民田又陳淮黃河務十條一黃水之強宜分其勢而使之弱一淮水之弱宜合其勢而使之強一清口宜建安瀾開一請復天妃開一淮河入漕之處宜設永清開一運河宜及時大挑一高堰周橋程壩之堤宜堅築一攔黃壩宜盡拆一黃河兩岸之遙堤宜堅築一運河之下流宜疏通共數千言詳具文集

四十年辛巳公年五十一

春二月督修黃河南岸堤

堤工二百餘里往來催督無時即安而日用車馬皆自備毫無所染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七

夏六月著困學錄

公自序云予幼受嚴父教誠長承師友訓誨頗知自愛毫不妄為嗜讀書苦不能記凡隨時所閱可檢束身心陶泳性情者必內自省察其善者我果有之否其不善者我果無之否一一考驗又懼其遺忘也則從而筆之或於談論間或於靜坐間或於清夜平旦時意興觸發偶有所得亦附於內凡以備他日之叅觀亦薛文清公讀書錄胡敬齋先生居業錄之遺意爾按公始於河干迄於典禮無一日不有記錄共得前錄二十四卷續錄二十四卷讀之見公無頃刻之忘學亦無一言之非正學也

秋九月搶護馬家港東壩

時尾埽走去水勢冲刷甚急公偶催工過此遂與同知金守備姜竭力搶護十晝夜而水勢不衰公焚香虔禱於河神曰某等職事急玩罪不容逭獨是

朝廷之工程不可壞無辜之小民不可虐惟神至聖至靈尚祈佑此一方禱畢下埽得無恙 催工寓鹽城主人之西席梁鳳老於童子試公索其文觀之曰尚可入學今正當科試何不往梁答以無資公即贈銀趣之行果入泮

却德政碑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六

有客進德政歌并欲為公立碑公辭之客曰先生催工年餘上不食

朝廷之俸下不受分官之餽日用飲食取之家中夫役居民并加體恤感恩頌德出於至誠何辭為公曰所言皆某職分應爾者奚頌之有客曰職分固應如是然在工多人誰能如先生之勤勞王事清苦自甘者乎公曰若子言則更不可我方以職業未盡為憂而子乃謂在工數十百人皆不如我以我之長形人之短人縱不忌我心何安其人乃嘆息而去

閨中寶鑑成

輯古今女訓女誠共二卷未刻

四十一年壬午公年五十二

春二月奉委督催高堰石工蝦鬚溝河

冬十一月

題補山東濟寧道隨本入京

公在河工清勤大著總河遂寧張公題補公山東濟寧道其薦語云盡心河務勤敏趨事為人誠實卓然有守及到京選司陳某索厚賄時濟東道與公同入京亟厚餽之先得引

見而公逢選司怒遏不得進至二十三日聖祖忽諭吏部總河所題濟寧道何久不來選司不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九

能隱乃傳公引

見時值歲暮故遲至正月

四十二年癸未公年五十三

春正月引

見蒙

溫諭

正月初八日引

見於大西門

聖祖問何科進士又問狀元何人又問習何經俱一奏對又問何處人奏云河南人及出

聖祖目送之遂
准補濟寧道

二月赴濟寧道任

濟寧道職司河庫支銷每歲陋規約可得數萬金
公悉裁革毫無染指又前任於催漕督工諸要務
俱另委員不行親察公勤勞河干無間晝夜寒暑
雖鞍馬舟車皆帶書籍暇即披覽故學業日進

運家粟賑饑

時山東大饑公從河南運穀兩船將以賑濟饑民
總河謂賑民恐不敷命賑河標兵公又運錢及綿
衣至濟寧傾資
廣惠眾賴以濟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三

議發倉穀賑兗州府屬荒

總河奉

旨遴選賢能官十員會同藩司兗守公議賑濟公與
陳公鵬年與馬公賑汶上縣動用倉穀一萬五千
餘石陽穀縣動用倉穀七千六百餘石久之接藩
司移文責公擅動倉穀取職名題奏遂以敬陳賑
濟等事具詳河撫兩院其畧曰賑饑乃奉

諭旨非本道敢於擅動也發倉穀以廣
皇仁非希圖名譽救濟饑民非私侵肥已也使當日

未

旨賑濟不發倉穀坐視各州縣之百姓流離死亡而
不救倉有餘粟野有餓草本道之罪其可道乎且
如此救濟饑民而究民之死道路散四方者尚不

可勝數使當日不動倉穀不知更當何如昔漢汲
黯過河內以便宜持節發粟賑饑武帝賢而釋之
今本道以擅動倉穀被叅理應順受第恐將來山
東各官皆以本道為戒視倉穀為重民命為輕一
任鵠面鳩形輾轉溝壑而不加卹害有不可言者
矣上臺無以難得免賠補 公賑汶上時一婢以
領米來舉止稍異詢之良家女也有壻未婚父
母其叔以質監生孔某為奴問其價如數償之召
其壻至給
衣成婚

條陳賑濟法

有救荒事宜十
條載文集申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三

遇

覃恩加一級

誥封奉政大夫父母俱加贈如其官

四十三年甲申公年五十四

建清源書院於臨清

臨清為東省大都會公出巡駐此捐俸建清源書
院請本地鄉先生主教命士子讀書其中資其供
給公餘輒至書院與諸生講道論文造就甚眾及
陞任猶留銀二百兩置田以為永久之計致書東

昌守令其管
理使無荒廢

夏鎮書院成

夏鎮為江南山東接壤之地人文甚盛公奉河院
命捐俸建夏鎮書院請本地秦 主教檄二省
士子讀書其中
一時人文蔚起

白鹿洞學規行義成

以朱子所定學規為綱而集經史及諸儒之論以
實之後於福建刻學規類編此書未授梓

校定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原本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三

此書陸稼書先生刻於靈壽公得原本較之以為
上截旁註俱未詳刻且末後增入朱子調息箴似
不如原本之盡善乃校
訂原本亦未及付梓

四十四年乙酉公年五十五

春二月

聖祖巡閱河工公赴臨清接

駕

名對

賜御書匾額扇一詩二

匾額布澤安流四大字
扇書舊作倣二王墨蹟

春暮芳菲滿禁林鸞箋暇展學來禽銀鈎運處須
師古象管揮時在正心案上露凝銅雀潤簾前花
照墨池深却思隸篆原義畫精理圖疇細討論
五言律詩一首

三載齊民饑多方濟一喘後先益在茲暑刻心難
遣

南巡舟行會通河雜咏四首之二
七言絕句一首

金馬詞臣賦小詩梨園子弟唱新辭君恩還似東
風意先入靈和蜀柳枝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三

臨米芾

夏四月

聖駕回鑾設法蓄水

御舟以濟

時運河南旺以北水勢甚小公乃相度形勢量水
淺深知利運開之水可以北注令開官堅閉寺前
舖開并放柳林十里開河三開而開利運開放水
北注其勢暢流及公赴臺庄接
駕開官不用命數啟寺前舖開板以致水盡南流南
旺以北水勢仍小

御舟未可過行公乃閉開河開袁口開新口開俟御舟至乃啟板竟得無滯方

聖駕在五里鋪下營時見河水甚小內侍一夜數次至開問水淺深眾河官紛紛議論有謂利建開濟南運不濟北運者有謂當閉利運開者有謂當閉柳林開者非公精察水勢不為眾議所淆則河官以水淺獲戾者多矣

復建濟陽書院

濟陽舊有書院歲久傾圮公捐貲修葺煥然一新集士子講道課文興起甚眾

補刻泉河史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五

此史胡伯玉先生所作志十有一表三文簡古而記載詳備為沿河者必需之書舊板散軼多缺畧公訪舊本訂其缺者與同知蘇君共補刻之其書復完

著張迪宜配享啟聖祠議

夏因催漕至臨清謁文廟見啟聖祠配享宋儒先人周程朱蔡而無張子之父心竊疑之以為張子歷代尊崇與周程朱同而配享啟聖祠獨缺張子之父似屬未備後至闕里亦然是向者禮官失於詳考也因作張迪宜配享啟聖祠議載文集中

四十五年丙戌公年五十六

春三月奉

旨設法蓄水量塘放船

聖祖聞山東運河水小乃命廣善庫郎中德成格赴山東封開兼催漕運臨行

論之曰山東濟寧道張伯行熟於河務爾與他設法蓄水量塘放船盡心協理自可無悞德公到山東

論公即恪遵

聖訓晝夜河干凡蓄水之方放船之法無不盡心竭力委曲詳盡是年漕船隨到隨行並無阻滯

居濟一得書成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五

公將蓄水放船之事考往古成法驗當今地勢推類發明成運河條議一書後更名居濟一得

補刻北河續記

嵩岳閣公所作板藏張秋公署歷久散失公訪其舊本補之亦沿河之一助也

夏五月陞江蘇按察使司按察使

秋八月歸省

自濟寧赴江寧道經里中省 耿太夫人詣 先塋行焚黃禮留十餘日即赴任

冬十月公赴任減謁上禮

抵江寧吏呈往例餽督撫贄見食禮幣禮等約需銀四千兩公曰我為清官豈能辦此乃以筭中所携繭紬扇帕等物值數十金分餽督撫俱不受又初詣撫軍時面諭云揚州府有秀才六人犯罪應褫衣巾貴司即當具詳公退閱其案不過因事憤激獲罪於知府實無大故遂據詳代辨撫軍怒駁曰公愀然曰以窮秀才衣頂逢迎上官我不為也再詳力辨凡三四而後得請然撫軍滋不悅公見直道難容慨然有告歸之志既以聖駕南巡不便遽請姑待之

謁敬脩熊先生

熊公諱賜履公座師王儼齋先生之座師也時致仕僑寓金陵公謁焉論為學居官之道深相契合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壬

十一月謁龜山楊先生祠

祠在常州府公至蘇便道謁之以志景仰其後人刻先生全集又序之

四十六年丁亥公年五十七

春正月

上南巡公赴濟寧接

駕隨至吳

公在濟寧魯橋地方同眾官接駕即奉督撫委辦應用等項不得時觀

天顏至清江閘同江蘇布政司宜公思恭伺候御舟過閘

聖祖問你是何官宜遽奏名

聖祖曰誰問你目視公曰問你公奏曰臣江蘇按察使張伯行

聖祖領之隨

駕由三岔河至龍潭督撫派公修治江寧道路時夜

大兩路多水隨奉

聖諭朕在口外打圍泥水俱慣走但騎馬可走即是不必精工

駕將至南京督撫忽傳公速持令箭親到城中傳本地鄉紳眷屬曾受

誥命者同出接

駕公曰向無此例且婦人接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壬

駕亦不成體若必行之祈另委員本司實不能奉命

督撫怒曰爾為屬官不受上司指使不畏叅乎公曰本司不合於時原自知不久於任即以此事去官亦無不可督撫無如之何事竟已

駕至江寧將幸雨花臺又派公修理奉

聖諭朕去得急修路不必精工時

聖祖命督撫保舉江南賢能官公不與一日引見同知以下官十三員應由藩臬隨督撫持綠頭籤

引進單上並列上下兩江藩臬而督撫獨不許公

進引公請進督撫云爾身子太胖大到

聖上面前惹下禍來算誰不是公曰我接過兩次

駕並未曾惹禍今決無妨况單上無名即不進去亦

可今並開兩江藩臬而我獨不見萬一

皇上問及豈不反有不合乎督撫無以對乃同進至

聖祖前

聖祖獨向公曰朕原認得你你叫張甚行公奏曰臣

叫張伯行

聖祖曰朕一到江南即知爾做官好隨問總督云他

做官何如曰好又問巡撫他做官何如曰好時京

江張中堂侍側

聖祖又問之亦曰好

聖祖曰他實不要錢引

見各官訖

聖祖又問督撫江南還有如張某一樣好官乎對曰

無有

聖祖曰既無有何為爾等不保舉他今朕自保舉他

將來做官好天下以朕為明君他將來有貪賍壞

法之事天下笑朕不識人公謝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天

恩出

三月陞福建巡撫拜

命於松江

行在

至松江

聖祖召公諭曰福建地方着你去料理遂謝

恩出即下巡撫福建之

命

夏四月於杭州

行在

賜御書匾額對聯詩扇眼鏡暨家祠匾額

扈蹕至杭州

賜御書廉惠宣猷匾額又

賜御書巖疆遠握南天節海嶠勤宣北闕恩對聯又

賜詩扇一柄公求祠堂匾額

聖祖即面書積善餘慶四大字以

賜又

賜眼鏡一枚

駕回蘇州

聖祖曰福建地方要緊不必遠送遂請

聖訓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天

聖祖曰各處風俗不同不可變更到地方只要安靜

奏曰臣才短無以報

知遇恩今斷不敢要錢以負

皇上

聖祖曰人俱如此說今看爾做去又回奏云臣父向

常訓臣報効

朝廷不可要錢臣若要錢不惟不忠且無顏見臣父

於地下

聖祖又諭云屬官不好先教導之不可就叅他倘不

改然後叅之臺灣地方時時鼓譟爾須留心其餘

顧問及奏對不能詳記

駕到鎮江遂

陛辭赴任

作延陵書院碑記

書院在常州府乃吳發祥所創建又置膳田四十畝以贍學者寧都魏冰叔安溪李厚菴德化毛心易皆嘗講易其中

五月過嘉興求故御史陸稼書先生遺書盡得之

公素慕當湖陸稼書先生之學乃程朱嫡派為薛胡後一人赴閩過嘉興乃託別駕項君至其家求遺書得讀禮志疑讀朱隨筆問學錄皆向所未刻者後并刻之且為訂正其年譜有來問學者每舉先生學術辨示之謂天下賞心快事未有如此等書者也 公催民船四號由錢塘江入閩路遇某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辛

太守亦赴閩任大船十九號不知前行者乃公也命傍岸行舟人欲爭公命讓之後覺急追至舟請罪公曰我船小爾船大應讓何謝第爾船何多共帶人幾何對曰三百口公曰我為巡撫止帶二十餘人今爾一太守而帶三百人能為清官不累民乎速發回二百口則可不然吾執法不能容也其人懼發回其半奉職維謹公卒保全之

六月抵福建巡撫任

公至署見鋪設甚盛金銀器皿錦繡帷幕炫耀於目召吏問之曰往例撫院新任行戶協備公曰吾生平未嘗用此豈可過分况行戶即百姓可濫取乎命各具狀領回家人欲酌留數物公弗許盡撤

還之取前任存留舊物以備用

除撫標隨任兵糧募壯丁補之

撫標向有隨任家丁兵糧五十名以家丁充數實則糧歸巡撫公到任中軍呈往例公曰我家人一二十人皆庄農不諳弓馬豈可冒食朝廷糧餉即令另募壯丁補額并咨明兵部

禱雨得甘霖

時閩亢旱公齋戒虔禱各屬先後得雨遂有秋

飭行保甲法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辛

戰盜安民莫善於保甲向皆有名無實公詳具條約飭地方官力行之且於保甲中寓鄉約使民讀法勸善其制盡善載文集中

勸置社倉

每鄉各置二倉每年一存一放遇荒歉或平糶或賑濟即於鄉約保長中擇有才行者主其事官吏不得干與

冬十月題報臺灣旱災

臺灣秋旱又遇颶風故田禾被災公即具題得蠲糧三萬餘石

題請買米平糶

閩省人眾田少豐歲所入尚憂不足端賴商船帶米接濟是歲夏旱商船少米價貴後得兩稍平公恐來年春夏之交商販不至米價驟長請動脩賑監穀銀於湖廣江南江西廣東買米平糶奉旨准行米價得平

禁米入海

閩省環海海寇潛來糶米內地商牙利其重價私運出海勾通汎弁明知故縱因而米少價增公嚴禁之其出海諸弊訪除殆盡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三

授安戢臺灣兵法

臺兵跋扈時上山鼓譟公受聖祖諭留心安戢適崔總兵相國赴臺灣任公密與計曰鼓譟必有頭領到鎮必需細訪若待有事處置彼必鼓眾撓法須於無事時遇有別項不法之事將為首者送至省城重處除其頭領餘人亦無能為崔依公計終公之任未嘗鼓譟

建鰲峰書院

閩自龜山載道而南四傳而得考亭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其後師弟之授受朋友之講習羣然興起理學獨盛故稱海濱鄒魯公謂此邦人士可與進道力欲振興遺緒乃建鰲峰書院於九仙山之麓

俾有志者入院肄業資其供給衣服并給往來路費一時有志之士慕道借來幾數百人公餘之暇輒為學者指道統之源流示入聖之門路諄諄疊疊士皆鼓舞奮興卓然有立又出先儒語類文集諸書命分任編輯親為校正論定付之剞劂使正學流傳後世所刻諸書分年詳載於後又有共學書院令有志於道而未能忘情舉業者居之亦循循善誘之意也又旁置社倉以備荒歉丁酉歲聖祖賜御書匾額曰三山養秀又賜御纂書籍

學規類編成

書院初開公以為學之道首重規程規程不立恐後學不知用力之方於是首列朱子白鹿洞學規而博採先儒論學格言凡為學之目與夫從入之途用功之要無不畢舉名曰學規類編首刻之以惠學者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三

養正類編成

公又以蒙養弗端則過時後學勤苦難成輯古昔嘉言若干卷名曰養正類編以佐朱子小學

四十七年戊子公年五十八

春正月却琉球貢使私餽

琉球使人到閩往例餽送彼國土物公却之不受且檄屬員一體遵行

三月除永安盜

時因不雨米貴永安縣盜首陳首魁等糾夥搶米
擾害地方聞捕遠颺時出沒於山徑叢雜之中公
設計擒獲正法寬其餘黨又有積盜朱章四處竄
逸亦細訪擒之地方遂安

毀福州五神祠

福州有所謂五帝者瘟神也廟祀遍鄉里土人惴
惴崇奉若死生禍福俱懸於香楮牲醴公命毀其
祠或云不可前任遲太守以獲戾於神而卒公曰
偶然耳卒毀之後改為義學祀朱子於其中

禁度女為尼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三

省城多尼僧皆買貧家幼女髡之號佛子盈千百
不可問公嚴禁之盡令所親贖回匹配其尤貧者
更為設法贖之數月間
怨曠得所輿情大悅

勸民葬

閩俗惑於風水有停柩在家多年不葬一遇祝融
化為灰燼公出示曉諭限期安葬有不遵者許鄉
保報官治罪又送葬親朋輿馬之費有累葬家并
禁之

飭註釋

上諭十六條

命各屬縣令會同教官聚淹博士子將
上諭十六條援引經傳律例并實以事行逐條註釋
朔望講解
以興民行

欽賜人參

提塘費

御賜人參二觔至閩即繕摺遣家人謝
恩

題廣鄉試解額

福建每科額中舉人七十一名又額外中五經三
名乙酉科欽奉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三

恩詔增中十名未為定例公以人文日盛請嗣後照
乙酉科八十四名取中永為定例

題請帶徵臺屬舊糧

臺灣自上年被災奉

恩蠲免之外所屬三縣尚應徵粟一十萬七千六百
九十六石四斗公以臺灣一郡孤懸海外民鮮蓋
藏新舊并徵民力不給疏請分年帶徵民咸德之

秋八月監臨鄉試

入闈與主考同考立誓神前務期宿弊一清其內
簾官必擇素有品望及文字未荒疎者是科遴選
公明士心悅服一士卷汚違式應貼出公閱其文
頗佳給卷另騰後中式

冬十月王試武闈

往例試馬步箭分三道王試居中提調監試分左右公慮一人耳目有限且意見公私各別乃合為一道公同察覈必眾口交稱乃為合式鎖闈試策論亦集同考公閱其嚴慎過於文闈有從提調來薦一人公曰此朝廷名器非我所可假也又言往日撫軍無不曲從者公曰惟自有私故徇情今我無私亦不徇情當為我謝之及榜發僉云武闈從未有如此之公明者

欽賜鹿乾三十束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三

葬房師郭公

公鄉闈房師庚戌科進士河南商水縣知縣郭諱天錦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時已沒貧無以葬公捐已資二百兩為誌而葬之且令伊子經理書院事

註解

上諭頒於各屬

公既飭各屬註釋上諭十六條與民講解乃復自為訓解凡三帙一帙引經據典剖悲精微所以訓迪秀民一帙方言俗語明白易曉一帙歌詩尤詳明警切所以啟迪愚

民刻成頒於各屬使朔望講解

道統錄成

舊有道統傳一書仇君熙所編上自堯舜禹湯下及周張程朱所列頗慎公以一晝開天斯道之傳自伏羲始孔子繫易稱伏羲黃農尚書所載契敷五教皋邁種德益稷有謨伊尹有訓虺說有誥有命而孟子叙見知並及萊朱望散無非道統所屬皆不可畧故作道統錄

立德部文集成

立德部以周程張朱之集為宗而楊龜山尹和靖謝上蔡羅仲素李延平皆得伊洛之傳者也張南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三

軒黃勉齋真西山熊勿軒陳克齋皆學考亭之學者也元許魯齋明薛敬軒胡敬齋羅整菴醇乎其醇而吳朝宗曹月川陳剩夫其學問淵源亦一軌於正故并列焉吳朝宗名海閩人生於元末至明隱居人無知者公得其所著聞過齊集讀之曰此程朱之嫡派也遂刻於立德部中其餘諸儒之書公所未見者將次第訪求續入公之意蓋欲使正學昭著於千古云

家規類編成

取月川曹氏家規輯畧更益以前哲訓言易知易行者使人人知修齊之道

濂洛風雅成

公平日不教人作詩此集編濂溪以至整菴諸大儒之詩以為吟咏性情得詩之正讀之可以陶淑身心無取乎剪紅刻翠劇目鉢心以取悅於人也

陸稼書先生文集問學錄讀禮志疑讀朱隨筆松

陽講義皆刻成

公於嘉興得先生遺書三種到閩中并其文集講義皆刻之至是告成

王學質疑刻成

此書張武承先生所著陸稼書先生稱其窮盡陽明根株曾刊布之公以流行未廣學者無從得見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三

又刻之閩中時有聞公刻是書而怒者致書於公欲令毀板公弗從

四十八年己丑公年五十九

題請移四川學道陳瓚為臺灣道

陳公甲戌進士廣東番禺縣人初任古田縣隨任止五人布衣蔬食廉聲大著後改調臺灣知縣兵

民悅服特陞四川學道時臺灣道員缺難其人公特疏請移

聖祖允之

秋九月

欽賜鹿乾三十束

十一月署浙閩總督事

公方籌畫海疆整飭文武僚屬訪求所以造士養民者旋奉撫蘇之

命設施未竟士民咸以為憾公素嫉邪崇正尤汲汲以培植人才為務爾時公餘之暇擬有鄉舉里

選廢斥天主教等稿將次第條陳旋因移撫江蘇政務日繁俱未及上今載文集中

十二月

賜榛子五斗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三

移撫江蘇

聖祖一日諭大學士京江張公安溪李公曰張伯行居官清正江南重地當移撫之李奏曰閩省近來方有起色須留整頓一二年張奏曰江南頻年災

侵民不聊生非此人莫可聖祖笑曰汝兩人不必相爭朕為天下地方總計當慎簡一人以畀閩遂移江蘇巡撫并

命馳驛赴任士民數萬遮道扳留不得乃塑公像立祠於鼇峰書院之旁

濂洛關閩書集解成

周程張朱五子之書公生平所寢食寤寐不厭不倦者也嘗謂於周子可以會一理之通而振俗學

之卑陋於張子可以窮萬物之故而識性體所自來於程子朱子可以得主敬窮理下學上達之功而不為詖淫邪遁之所淆惑必周程張朱之書日經於目如耳提面命常在几席夫然後得鄒魯之傳以上溯乎唐虞三代道無不一也茲擇其語之精醇切要者分為四集以配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又出其平日所詮解者與門人互相參酌而存之名曰濂洛關閩書集解蓋公之學得力於五子者最深而生平纂輯之功於此書亦最勤且久故兩朝皆以進

呈

立功部文集成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罕

此部編漢諸葛武侯唐陸宣公宋韓魏公范文正公司馬溫公文集五公非無德可稱而功為著故名曰立功部欲有志於事功者知所景仰也

立言部文集成

此部編輯韓柳歐曾蘇王之文公以八家文時有合乎道者然因文以求道猶與道為二故僅傳以文欲學者學其文更求其上也

氣節部文集成

節義之士其氣配乎道義讀其文可使頑廉懦立有功世道人心故立氣節部集凡五人曰文文山

謝疊山方正學
楊椒山楊大洪

道南源委成

明少宰鎮山朱公視學閩中編道南源委載閩中道學始於龜山迄於明儒公復於其未備者補之稍異者刪之且以二程冠其首以為道南之發端而名仍其舊不欲掩朱公之美也

名儒粹語部成

公以先儒語類記錄尤為身心性命切要之言而人生日用所不容斯須置者故於文集外又彙刻名儒粹語部其書為二程語錄二程粹言朱子語類朱子學的上蔡語錄薛敬軒讀書錄胡敬齋居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罕

業錄羅整
菴困知記

伊洛淵源錄刻成

是書向有刻本歷久漫漶公取考亭舊本重訂付梓以廣其傳

思辨錄刻成

婁東陸梓亭名世儀國初與陳確菴胡講學於吳中稍雜陽明一派後悟其非一以朱子為準著思辨錄公以為體用兼具乃選擇刻之

編次歷朝文集

立德立功立言三部為初集茲又得二十一家文刻為二集始於是年其後次第告成

四十九年庚寅公年六十

春正月馳驛赴江蘇任

時總督噶禮亦甫蒞任噶前撫山西有貪殘聲及督兩江人人惴恐聞公將至七府一州人心差安蓋公之廉明子惠已於任臬司時概見也公未入境先行牌禁止科派行戶鋪設衙署及入署四壁蕭然公恬然安之嗣後日用所需一切皆取於家每年約運三千金而家貲因以日匱無錫縣依往例送惠泉水至署公初受之後知亦派民載送即不受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罍

請

陛見不允

募補撫標隨任兵糧如前

撫標隨任兵糧守兵三十六名馬兵五十名其額更多於閩悉照閩例募兵補足

禁止餽送

時總督貪污屬官以餽送之多寡為優劣公獨行禁止其畧曰一銖一黍盡民脂膏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受一文身受一文之污雖云交際之常於禮不廢試思儀文之具此物何來本都院冰蘖夙

盟各司道亦激揚同志務期苞苴永杜庶幾風化日隆總督為之側目

題請賑濟淮揚徐三郡

淮揚徐去夏水災前撫于公已題請賑濟至秋而海高等十三州縣并徐州一衛復被水災是時春氣尚寒麥秋未屆小民覓食無從公移咨總督會稿具題賑濟總督不欲以地方災祲上聞力阻之公即獨具疏竟得請總督於是悅

三月至無錫講學東林書院

書院舊為楊龜山倡道之所而有明顧高兩先生所脩復以接引後學者也公至瞻拜遺主招耆儒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罍

高愈錢仲選顧培顧整等講學其中閩邑人士多所興起

題請帶徵江蘇各屬漕米

四十七年江蘇松常鎮五府屬被災經前撫于公題將被災田地漕米緩征一半至四十八年一并征收公以一年而完年半之糧民力不給請兩年帶征亦准行

題請借庫銀買米平糶

江南生齒殷繁民鮮蓋藏又連年歉收米價高騰公恐小民難以度日疏請於江蘇藩庫借銀三萬兩赴隣省買米分撥各屬減價平糶又恐俟命下部文往返遲延時日一面具題即一面動支購

運發賣
聖祖嘉之

赴淮揚監賑

初公會稿請賑總督不許及特旨允行總督欲同監賑凡文移告諭俱欲督撫並行公悉從之於是總督監賑徐州公監賑淮揚

講東南水利

公以蘇松向稱澤國農田全資水利凡水道之通塞開堰之興廢應疏應築莫不細心諮訪

禁奢華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蘇郡習俗華靡衣飾宴集奢豪相尚凡遇婚喪選勝爭奇靡有底止民以重困公出示禁止且躬行以率家人悉布衣署中供給不過腐菜脫粟而已

夏五月旱步禱得雨

公禱雨於元沙觀是日午時即雨司道府俱請撤壇公曰未霑足也又躬親步禱連得雨四野霑足乃撤壇

禁米入洋

松江上海并接壤浙屬嘉興府之乍浦皆係出海之處海寇每年以厚利誘楓橋牙行運米下海一

時米價高騰小民艱食公嚴飭汛防又訪奸牙痛懲弊稍息

六月公赴常州熟審回具疏告病

詔留公

赴常會審

欽件多所平反與總督杓鑿不相入公直行其道務興利除弊舉廉懲貪不容稍緩而總督每事掣肘公素志莫伸遂發怔忡之疾因疏請解任調治奉旨張伯行操守清潔立志不移朕所深悉江蘇重地正資料理不得以衰病辭因勉強視事

理少司農張公喪歸京師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司農諱世爵字克繩奉

命往閩賑濟事竣還朝至蘇病卒舟中無親族一人在側公殮之以禮經理其喪歸於京師

禁遊民

蘇人好遊每遇佳辰畫舫雲集士女雜沓演劇飲酒名曰勝會所費無算公嚴立禁示是年名勝之地遊人絕少

秋九月赴鎮江會審屬庫案

江蘇藩庫歷任相承虧空數十萬四十八年總督噶禮題參藩司宜思恭於是前撫院于亦罷任

聖祖命公移撫江蘇而以蘇州知府陳鵬年署藩司事至是

欽差戶部尚書張鵬翮會同督撫審理屬庫一案總督忠陳鵬年廉能與公一心并撫入劾之看守於

鎮江城隍廟總督欲致之死公力保全之陳公在鎮江三年餘賦詩飲酒淡如也後奉

旨入南書房不次擢用

冬十一月

欽賜鹿乾三十束

飭除漕弊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聖

江南漕糧甲於天下而收糧之弊亦多公細訪嚴禁之自公在任官吏旗丁無敢不奉法者

上大計疏盡除屬吏貪殘不職者

時七府一州屬吏多為督臣嗜禮私人大計多所袒庇公欲盡去之以除民害督臣不可藩臬兩司往返幾匝月公持之堅卒不能奪疏出江南士民鼓舞稱快

赴上海會議巡海

海賊鄭盡心等在洋肆行復至

盛京錦州地方登岍搶掠被官兵追勦餘眾遁走

聖祖命各省搜捕公因總督來蘇欲從上海下洋乃同赴上海會議既以撫標無戰船水師而民船又

不可用乃公同會議將軍總督下海而公與提督沿海巡緝以防內地潛藏具摺奏明

查究通洋巨棍張元隆

張元隆者名豐號羽可又號御可上海人以監生考授州同又充海洋船行行號元隆故稱張元隆多集匪類廣置洋船立意要造百隻以百家姓為號頭船號趙元發二號錢兩儀三號孫三益四號李四美五號周五華餘俱照此編號又與各處洋客冒領照票每縣數十張姓名籍貫任意捏造其船出洋或稱遠洋未歸或稱載貨往東洋原貨帶回又往他處船票多不遵例報銷是年七月鄭盡心等來往 盛京敗走之時據船戶張元隆具報上海縣有自造貿易沙船一隻領本縣牌照裝載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聖

客商前往遼東貿易行至山東文登縣馬島嘴地方遇賊船二隻聲劫貨物縱火燒船營汎坐視不救又詞稱山東與畿輔接壤奉天遼陽一帆可達倘宵小日多盜風日熾將為地方隱憂等語公以一船戶而口出大言且似預知鄭盡心等欲往奉天者心竊疑之及公與總督至上海回議出洋元隆以洋貨來餽值幾千金又欲為公鋪設海船公却之細訪其人得其廣置洋船冒領照票等款心甚駭異而元隆先有族弟張令濤在總督幕內引覬洋貨拜門生總督大喜令濤即令總督託元隆催洋船覓舵工水手元隆於是罄所蓄積為總督鋪設洋船值幾萬金炫耀十餘日後下洋回使令濤押赴江寧入督署比時有蘇松鎮兵在洋盤獲閩人余元亨等趕船一隻人照不符良奸莫辨

解地方官究訊其船票供係張元隆在華亭縣冒領公於是發常熟知縣章曾印署上海縣通判周蔚訊問口供元隆恃總督交好託病不出兩縣親至其家錄供元隆踞上坐兩縣坐其旁取供公聞大怒即命拘拿而兩縣莫敢櫻其鋒止具收管在家至次年正月公回蘇提訊上海縣遽報元隆於十二月二十四日病故並無里隣甘結亦無醫生報狀乃具摺據實奏聞

編刻歷朝文集成

立德立功立言氣節四部所刻文集已數十家公檢所應刻者尚多乃有歷朝文集之刻於是石守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吳

道呂東萊崔後渠魏莊渠海剛峯汪仁峯蔡汝濱陳確菴陸桴亭張楊園魏貞菴熊愚齋湯潛菴耿逸菴施誠齋吳徽仲汪默菴應潛齋魏環溪文集次第告成

近思錄集解成

公服膺是書有年嘗以葉公采所解尚有未備廣集諸說與門人更相參酌校定付梓嗣因板失離使尹公會一重刊於維揚安定書院

古文載道編成

邈宋元以迄本朝儒者之文與道相發明者欲學者不為浮夸虛誕之詞也

續近思錄集解成

考亭門人蔡氏已有近思續錄勿軒熊氏又有文公要語瓊山邱氏又有朱子學的梁溪高氏又有朱子節要江都朱某又有朱子近思錄星溪汪氏又有五子近思錄前後搜輯朱子之書者甚眾而公往歲所輯濂洛關閩書集解摭拾亦云勤矣然朱子之書卷帙浩繁精微難盡茲復接近思錄集解條目而續之又為詮釋與前錄并行蓋公於朱子不忍有片語之或遺也

五十年辛卯公年六十一

夏六月師載入泮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吳

題報海洋被劫三案

時鄭盡心等已被閩督緝獲審供解部并將所供揭送江南督撫公查江南上海縣張元隆海賊劫貨等事一案華亭縣張永昇海洋被劫等事一案蘇松鎮水師盤獲余元亨等人照互異一案歷訊口供與閩督所揭送鄭盡心等口供皆可互証公題請勅部審問鄭盡心等有無在洋劫貨及與張元隆等曾否相識以結江省懸案

秋九月

題報蘇郡士子擡財神入文廟

是年鄉試副主考趙晉與提調馬逸姿內外交通廣放關節又總督亦欲於科場取利是以毫無忌憚賄賂公行榜發後各府譁然正主考左必蕃不自安乃以場後風聞等事疏叅山陽縣知縣方名所薦之程光奎向容縣知縣王曰俞所薦之吳必以希自首免罪而蘇州士子千餘人憤懣不平共擡財神入文廟供明倫堂蘇府詳報公據實奏聞

冬十月赴省王武闈試

公率各官對神自誓外場俱公同校閱必眾論稱善方入闈試策論榜發一時咸頌公明謂勝於文場百倍云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辛

十一月赴揚州會審科場作弊事

左主考疏題場後風聞時原與總督關通總督索銀五十萬兩許代為周全是以左疏中有或提京廷試或發督臣嚴訊之語蓋懼公執法故不及而督臣向有定議可就商也疏上奉

旨着戶部尚書張鵬翮會同兩江總督江蘇安徽巡撫在揚州地方徹底詳察嚴加審明具奏而公題報檉財神一疏亦發會審公於是遵

旨赴揚會同審訊時吳泌買舉案內之俞世臣供出安藩司書辦李啟門路李啟又供出馬藩司家人軒三付關節收金子証供鑿鑿總督大怒護庇馬藩司欲刑斃李啟以滅口又不肯提軒三赴訊公正言相勸總督時時發怒及軒三到案審訊顧馬

藩司云王子救我誰使了銀子叫我替你捱夫棍又云審事大人的頭都長不住還來問我所供多怪異公欲詳問總督不可
欽差大人畏其勢不敢逆嗣後總督每託病不出所提犯人亦一名不到在揚州月餘竟未成招

廣近思錄成

是編集南軒東萊勉齋及許薛胡羅之語皆近裏着已工夫學者取資於正續二編而又讀此錄入聖之階梯備矣

諸儒講義刻成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辛

公嘗云講義與集註相表裏集註主於闡發聖言講義主於勸誘學者立說雖微有不同其理本無二致舉業盛而講義廢所以人不知有為己之學乃彙宋元及今諸儒講義而刻之惟陸稼書松陽講義另有全書不復採入

續伊洛淵源錄成

續錄自明成化年間謝方石先生已彙輯成帙然採取未備至隆慶時薛方山復因莆陽宋公初藁而重編之名曰考亭淵源錄顧宋公雖未詳定而編輯頗嚴方山則於金谿永嘉永康悉為編入又失之雜公於是折衷於方石莆陽之間訂為二十卷凡得朱子之傳者不遺不濫淵源可溯云

五十一年壬辰公年六十二

春正月疏劾兩江總督噶禮

劾督臣抗

旨欺

君營私壞法請正

國典以彰公論其畧曰

皇上臨御以來內外臣工無不奉法兩江督臣噶禮受

朝廷養不為不久蒙委任不為不專稍有人心自當仰體

聖懷以圖報効而其大端無過進賢退不肖養一代之人才以培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聖

國家之元氣不謂督臣自履任後所轄兩省文武屬官逢迎趨附者雖穢跡昭彰亦可包荒藏垢守正

不阿者雖廉聲素著難免吹毛索瘢此在

皇上洞鑒之中無容臣再為贅責最可異者江南今科鄉試盛傳總督通同監臨提調攬賣舉人臣以

督撫藩司皆

朝廷大吏豈有病狂喪心至於如此之極迨後榜揭不公經正主考左必蕃題恭疏內有或發督臣嚴

訊之語又風聞總督有要銀五十萬保全無事之說臣雖未敢遽信固已心竊疑之及奉

旨會同徹底詳察嚴加審明而會審時藩司書辦李啟供出藩司家人軒三賄賂情實督臣輒大怒欲

將其脛夾折臣勸督臣今日會審儼如朝廷在上為臣子者不可動氣况

皇上要徹底詳察若拊其口曷由明白因與欽差大人據所供人犯稍加夾訊而語多曖昧事涉

督臣自此以後一月有餘不敢復訊軒三矣夫國家設科取士以供將來任使必科目之中有正士

斯

朝廷之上有直臣我

皇上諄切訓誡以期風清弊絕不謂賄賂公行自有制科以來未有如江南辛卯科之甚者竊思此案

關係非小奉

旨徹底詳察而督臣必不肯詳察奉

旨嚴加審明而督臣必不欲審明推其抗違

聖旨始終庇護之故則以前通同監臨提調攬賣舉人以後要銀五十萬保全無事之說情真事實不為無稽之輿論矣其欺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聖

君壞法之罪督臣雖百口奚辭若不請旨解任一併發審則通同作弊之人同為奉

旨察審之人真情何由得出

國法何由得伸哉故自督臣震怒之後至今要犯一名不能提真供一句不能得皆由督臣驕橫之氣足以震懾人心臣實有欲提不能欲訊不得者此

雖臣庸懦所致有負皇上付託然事勢處於無可如何不得不大聲疾呼

煩讀

聖聽耳至

欽差大人張鵬翮素稱鯁直豈畏強禦又因伊子張懋誠現任安慶府懷寧縣知縣總督藩司皆得而

挾制之父子天性恐遭陷害不能不瞻顧掣肘則督臣欺

君壞法之罪何能直達於

聖天子之前哉我

皇上明見萬里無微不照而督臣尚敢於欺

皇上

皇上待督臣高爵厚祿何等隆重而督臣竟忍負

皇上擅作威福賣

朝廷之官賣

朝廷之法復賣

朝廷之舉人惡貫滿盈貪殘暴橫兩江之人知之在

朝之人知之天下之人亦無不知之祇緣督臣權勢

赫奕莫敢撓其鋒以賈禍臣非不知此言一出天

下之人無不為臣寒心但臣自念一介監儒候補

中書數年之間起遷巡撫受

恩之深無過於臣圖報之難亦無過於臣故在督臣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垂

敢於欺

皇上負

皇上臣則斷不敢顧念身家畏避權勢同為欺

君負恩之人貽譏天下後世是雖言出禍隨亦所不

惜況臣之功名予奪出自

朝廷臣之性命死生亦有定數恭逢

聖明在上督臣即甚殘險亦豈遂能加害無辜臣又

何憚而不言哉仰祈

皇上下大奮乾斷將兩江督臣噶禮即行解任一併發

審俾狐鼠之輩失所憑藉而承審之官亦無瞻顧

庶真情得出國法得伸培一時之士氣振千古之

綱常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將見天下後

世咸仰

聖王除奸燭弊之神明億萬斯年永享

國家賢良喜起之福澤矣疏

出一時抄誦為之紙貴

二月奉

旨解任聽審

總督密購得公叅疏亦捏欺星馳誣奏遲發五日

御前三日奉

旨俱解任着審事大人審明具奏部文未到公又上

瀝陳被誣始末疏其畧曰臣因前會審江南辛卯

科文闈作弊一案奉有徹底詳察嚴加審明之

旨擬出銀買舉之吳泌與居間立議之李啟等供出

安藩司家人軒三收受金銀給與關節鑿鑿有據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垂

而督臣曲意庇護不容究訊與臣從前所聞督臣

通同賄賣并要銀保全之與論相符是以不敢徇

隱先疏題叅乃督臣聞臣具題撫拾虛詞欺罔

聖聰欲圖報復但誣妄過甚合就其誣臣各款分晰

為我

皇上陳之如第一款謂臣止督臣不必下洋恨不聽

從遷怒於為督臣催倩舵工之船行張元隆陷以

通賊既致元隆被逼身死於前復拖斃元隆胞弟

張五於後等語查四十九年臣准部文帶領官兵

搜緝海賊鄭盡心等臣標並無戰船聞督臣由鎮

江來蘇臣出郊迎接同至上海臣向牙行催募民

船而民船止可裝載貨物不堪用以捕賊臣商之

督臣據云船上既無器械又無水師駕此出洋豈

不有損

國威是臣欲出洋而督臣止臣豈反止督臣不必前往也後以無船可乘恐沿海內地或有潛藏具摺奏明與提臣分頭偵緝在案何為違

旨迺迺至張元隆的名張豐自置洋船立意要造百隻以百家姓為號又冒領照票在華亭已有楊日升等二十餘隻一處如此別縣更不知多少聞鄭盡心敗走恐致破露令伊弟張令濤賁入督幕將洋貨賄督臣督臣在上海縣十餘船鋪設皆元隆以素所蓄積蔡餽其庇護伊弟張令濤押船沿海至寧波入口運赴江寧臣始悟督臣借出洋之名為裝運貨財之計也比時先有崇明水師在洋盤獲余元亨等照票籍貫互異供係張元隆代領臣飭上海常熟兩縣提訊元隆托病不出兩官親至其家取供元隆公然上坐兩官側坐於旁臣聞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季

駭異嚴飭拘拿而兩官見元隆與督臣交好遂巡不敢止具收管申送聽其在家逍遙迨臣回署發審遽報元隆病故是元隆之死與不死尚未可定即曰果死亦係久病而亡其黨張思永等現在並未報故案內又並無張五姓名不知督臣何據而誣臣以逼死元隆掩斃張五也二款誣臣與上海知縣許士貞同窓好友將四十八年四月所獲徐君祥失事案內之犯改寫十一月并將久已掩斃之王三等八人於上年二月尚謊以現存咨題冀免士貞處分查督臣於四十九年九月咨參武職年限先據按察司捏詳四十八年十一月獲犯臣不知督臣核咨之時許士貞等若何彌縫而乃狗情捏飾據詳咨部也迨五十年二月會同督臣咨參文職年限俱照督臣原咨所改日期臣因巡撫

應聽總督節制不能據實覺察扶同咨題固臣庸懦所致而捏改日期並以拖累盜犯謊稱現存實由督臣作弊於前何反誣臣為真免士貞處分也三款謂督臣嚴飭保甲臣與陳鵬年揚言總督查富戶竟寢不行以致盜賊充斥鎮江同知施世驊捕獲盜首臣隱囑陳鵬年不行究贓致斃在獄反叅施為誣良等語臣查保甲之法蒞任亦經嚴飭至今奉行無誤至臣屬七府一州四十八年共報盜案一百十件四十九年共報八十二件五十年止報五十一件若止就臣駐劄蘇州而計之四十八年共報五十七件四十九年共報三十八件五十年共報十七件是臣到任以來雖不能盜風全息亦已漸次消弭何反謂盜賊充斥至施世驊所訪拿陸鳴欽案內盜犯夏麻子所供夥盜查拿並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季

無其所供贓物亦與原報不符實非陸案真盜因前任知府陳鵬年不即審釋以致病斃臣先具疏題叅如謂臣囑陳鵬年不究臣何以復叅鵬年鵬年何以甘心默受乎四款謂蘇糧道臧大受上年四月尚在松江而題叅貝二等七案盜案竟捏作大受因公出境真免大受處分查疎防盜案道員例止罰俸前據按察司開報該道因公出境臣以此時正值催漕過淮之時據以叙稿移送督臣畫題拜進督臣題叅按察司焦映漢案內已將此為映漢狗庇大受奉旨勅臣究審審明之日臣應自行檢舉第督臣與臣會同具題失察當同受處分若臣徇情何以會題之時不即指明駁飭及連名入

告之後先叅臬司又叅臣作弊乎五款稱蘇松糧船過淮遲悞非鎮幫開遲阻壓指臣捏飾欺罔等語臣查漕船例係頭幫受兌先行而尾後幫船續後趕幫交兌故尾船開行較頭幫稍遲是四月二十八日離次就尾船而言非通幫皆然也若謂蘇松之船非因鎮幫開遲阻壓何各屬糧船過淮日期鎮船於四月初四日起十五日完常船十六日起二十日完蘇船二十一起五月十六日完松船十六日起六月初六日完皆先後緊接挨次過淮並未脫幫攙越又何虛捏欺罔也六款誣臣與方苞好友延署著書昨刑部行文查提并南山集刻板並不差一員一役提拿且南山集板藏於蘇州書坊伊豈不知等語臣查上年部差筆帖式王六嚴拿方苞尤雲鶚值按察司焦映漢在蘇臣即傳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壬

該司并蘇州知府孟光宗飛騎至江寧會同知府劉涵密拿眼同王六差遣續據該司呈獲方苞并雲鶚兄雲鵬臣專差庫官王鴻賚交劉涵轉交王六解部有案可考王六可詢何誣臣不差一役至滇黔紀聞並刻板臣衙門未准有此案部文督臣署安撫印准到部咨亦未移會到臣後方雲旅供板在江寧始准督臣知會而書板已經方苞交出並不在蘇州書坊臣與方苞雖曾一見並未延請著書今臣所刻之書載有同校之人絕無方苞名字不過以戴名世一案現擬重辟故借著書之說誣臣黨惡以動聖聽耳七款稱臣專以賣書為事情多猜忌心更糊塗一切命盜各案混行駁訊濫准詞狀拖累株連鮮不斃命等語臣查命盜關係重大有疑不得不

飭行嚴審期無枉縱而臬司衙門駐劄省城距蘇五百里由院而司由司而府縣往返程途輒至逾限此亦時勢使然何誣臣混行翻駁至開期放告酌量批准不過數紙何為濫准詞狀若謂臣拖累斃命臣查前撫任時四十八年共監斃三百五名而臣任內四十九年共一百七十一名五十年共二十四名皆有案可考至臣著書賣書臣自愧學問空疎止據先儒之成書而表彰之又因閩中刻匠至蘇無以資其飲食曾令刷賣此實臣鄙陋之見有失大臣之體然實臣取與不苟所致非有他罪臣自問衷懷坦直從不忌人而與貪殘暴橫之人同處又不得不留心瞻顧臣自服官以來不能為身家計實臣之糊塗而愚忠自矢奮不顧身此又不敢糊塗也總之嗜禮之蓄怨於臣起於臣之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壬

發覺大棍張元隆而乃曲庇馬逸姿撫拾前款欺君陷臣且云難與臣俱生其意必欲致臣於死幸荷皇恩寬厚不忍遽加罪戮理合逐款據實陳明仰祈鑒察此疏後亦發欽差大人併審是時百姓聞公解任罷市撤業迨奉到部文即日交印數萬人擁入公館哭聲震揚城請暫停送印欲相率赴京師叩閣公出諭云自我到任以來事多掣肘並無一點好處到百姓今因公解任實屬浩蕩之皇恩曲直有大人公斷若遲遲送印則我抗旨之罪不可逭矣爾等各歸安業亦不必上京眾皆環泣不肯去自辰至申人擁擠印不得交後至鹽院衙門懇求代題鹽院見人眾許之乃稍散得交印翼日維揚士民扶携集公館具果蔬以獻公弗

受皆膝行而言曰公現任止飲江南一杯水今將去無却子民一點心皆跪泣不起不得已乃收腐一塊菜一束而蘇松等郡罷市紛紛報至相率呼籲保留

三月降三級調用部另推巡撫疏留中

公於糧船遲悞一案自行檢舉部議降三級調用凡大臣議處內閣擬

旨必另行提出俟

上閱親定時內閣以公已解任即雜於循常應批依議之本中以進及吏部開缺

聖祖乃下

旨不必開缺俟張鵬翮審明互叅之日再奏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卒

夏四月聽審畢回蘇州

初會審科場事時公與總督抗辨

欽差大人頗有中立調停之意後公叅總督疏內有

欽差大人因子張懋誠現今懷寧不無瞻顧等語大

人不悅及審遂左袒總督時揚州閩郡士子上大

人書其畧曰生等沐閣下栽培之日舊矣去年吳

必等賄通關節及於敗露

聖天子赫然震怒欲挖掘根株擴清士類鞫問之任

不以委他人而委閣下知閣下明允公直為可倚

毗也閣下奉茲

命以駐節維揚淹滯冬春既有日矣內懷忠信明決

之姿外寡片言折獄之效致督撫圓枘方鑿先自

抵牾忿爭之疏聞於

北闕復勞

聖天子履九重之憂

詔閣下結兩事之案生等一介草茅何敢越俎但平

日誦法書史於邪正勝負之機三復其事或以衝

冠或以流涕者性所激也今真見之矣邪正之勝

負即世道之消長而閣下不幸間在瑕釁執此紐

樞勝負之決將在一言若使正人勝而邪人負則

上安國家下答民望然而不免於身之危將使正

人負而邪人勝則上欺君父下得罪萬民然而或

可苟容其身甚為閣下憂之昔宋璟勸張說不証

魏元忠之事願以百口為殉且告之曰名義至重

鬼神難欺張說從其言卒不見禍而榮掛青史生

等念閣下少即顯達歷任清要至今遲暮富貴之

樂既饜且飫何不遲暮之年甘心無妄之禍為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空

國不顧其私彼區區以愛子為劫豈可動哉且

聖天子明照萬里為正終以獲福為邪終以受戮近

事昭昭海宇思服此閣下所知也閣下負泰山北

斗之望盛名之下未易可處語云行百里者半九

十里言晚節末路之難也萬世之名在於今日少

一蹉跌則不知稅駕之所矣閣下熟思而善處之

此外歌謠文檄遍布揚城而大人不省審公所奏

全虛應革職問徒折贖總督所奏有實有虛應留

任命公往蘇州候

旨將發揚城士子上書請留言途中事不可測公不

聽數萬人集江干護送公聞之曰以我故勞民至

此吾不行也越數日五鼓登舟比天明百姓仍集

而公已渡江矣至楓橋入寓所蘇人尚未知明日

士民雲集送菓品菜蔬者源源而至一如維揚解

時任

秋七月赴揚州候審

欽差大人張鵬翮疏上
聖祖以未得真情

命戶部尚書穆和倫工部尚書張廷樞再往徹底審
明遂赴揚候審至八月

欽差大人將至鹽院李公來晤手持
欽賜詩扇內有官箴之協恭之句謂公曰此一句為

老先生與制臺而作也
上意俱欲保全又恐兩人不和老先生仰體

上意自認些小不是我當啟奏必兩復矣蓋總督所
使也公曰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空

聖意正未可知我既參奏豈有調和之法李又曰彼
黨眾必遭害公曰

聖明在上我何懼焉
欽差大人至候審於公館大司空曰二位皆

皇上所愛惜者
皇上最喜同寅協恭何不兩家各相讓免爭競乎公

曰某何嘗不讓自蒞任以來我所讓多矣今因
朝廷大事參奏亦無可讓也總督不發一言乃各退

九月復回蘇

大人止取親供不質對所審畧如前議議公革職
免徒總督免議故仍回蘇候

旨至蘇之日自楓橋至葑門二十餘里每家各排香
案恭迎兒童父老填塞街巷

冬十月復巡撫任

吏部覆江南督撫互恭一案如
欽差大人議奉

旨張伯行居官清正天下婦孺無不盡知允稱廉吏
但才不及守果係無能噶禮雖才具優長辦事敏

練而性喜生事並未聞有清正之名伊等互恭之
案各因私隙聽信人言所致誠為可耻朕臨蒞天

下五十餘年粗通政事自滿州蒙古漢軍漢人毫
無異視惟一以公正處之且噶禮屢次具摺欲參

張伯行朕以張伯行為天下清官第一斷不可參
手批不准其親筆現在噶禮處這所議是非顛倒

着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矢公據實再議具奏九卿
等覆奏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空

皇上評定張伯行噶禮兩人才守之處確當天下臣
民無不悅服又奉

上諭從古治天下者莫要於至公朕御極五十餘年
凡內外大小之事皆以公心處之觀近日外官滿

州所參大抵多漢人漢人所參大抵多漢軍皆非
從公起見朕悉據理處斷並無偏向張伯行居官

清廉一文不取天下所共知其家亦殷實朕巡視
河工時適彼為按察使知之甚悉但才具畧短耳

噶禮辦事歷練至操守則朕不能信若無張伯行
在彼則江南地方必受其股削一半矣彼目前碍

於張伯行不無日後受財之意語云文官不要錢
武官不惜命然後天下又安又云清官不累民朕

自幼讀書研窮性理如此等清官朕不為保全則
讀書數十年何益而凡為清官者亦何所倚恃以

自安乎如蕭永藻富寧安張鵬翮趙申喬施世綸
殷泰張伯行李陳常此數人皆清官朕皆愛惜保
全昔趙申喬任偏沅巡撫時居官甚清但有性氣
人皆畏其口直及與俞益謨互相訐參彼時亦有
言趙申喬為非者朕細加詳訪即彼所轄武官及
陝西人良心不昧但言俞益謨之非無有以趙申
喬為不是者清官固所當惜而其言之不可行者
朕亦不行如趙申喬條奏黃河圯地免糧一事朕
亦不准行所言未當而並無私見凡交與伊一應
事情皆實心辦理朕是以護惜之至陳鵬年稍有
聲譽學問亦優噶禮欲害之也久矣張伯行聽信
陳鵬年之言是以噶禮與之不和屢次具摺欲參
張伯行朕以張伯行天下第一清官不可參他各
省督撫具摺來奏朕俱有硃筆親批付之從未有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奎

令其叅一官舉一官者彼皆收藏有據朕恐異日
貽累於彼故並不留一字爾等內有為督撫及現
在大臣具摺者知之以此見朕事無大小以誠待
人也噶禮曾將陳鵬年虎邱詩二首奏稱內有悖
謬語朕閱其詩並無干碍朕纂輯羣書甚多詩中
所用典故朕皆知之即末鷗盟一句不過托意漁
樵凡作詩者喜時則語多歡娛失意則辭多抑鬱
如在全篇中指摘一二語以害人則人皆不能免
陳鵬年詩現在非無據者今與爾等公看可知朕
之心公矣噶禮曾叅李麟騎射俱劣李麟在口內
迎駕朕試彼騎射俱好因被總督所叅之人並未
下旨今李麟現在若令噶禮與之比試定不能及
彼時朕已心疑噶禮矣倘噶禮先具摺奏聞朕必
不准其叅奏也互叅一案初次遣官往審被噶禮

制定不能審出及再遣官往審與前無異爾等既
係大臣知張伯行清官當會議時何無一言今朕
既有諭旨爾等方贊其清亦晚矣朕保全清官不
但文臣鼓舞而武臣亦皆感激如師懿德江琦額
倫特俱稱清潔湖廣空糧甚多鄂海額倫特抵任
以來已補過二千五百名營伍亦甚整飭爾等諸
臣皆能體朕保全清官至公之意使為正人清官
者無所畏懼則人皆欣悅海宇長享昇平之福矣
九卿復奏

皇上天地為心大公至正日月並明無微不照總為
愛養百姓保全清官誠亘古帝王所未有也噶禮
張伯行係封疆大臣不思和衷協恭輒因私隙聽
信人言互相訐參殊玷大臣之職應將解任總督
噶禮原任巡撫別案降三級調用張伯行均應革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奎

職但地方必得清正之員方不遺累百姓張伯行
居官清正天下盡知應否革職留任伏候
聖裁十月十二日奉
旨張伯行革職留任噶禮革職是時吳中士民聞公
復任之信歡聲雷動勝於門曰
天子聖明還我天下第一清官訂於月之二十七日
齊赴圓妙觀焚香結綵拜謝
皇恩屆期士民扶老携幼填集觀中幾不能容江南
士民在京師者於長至月朔復集數萬人持香至
暢春苑跪奏各願減年壽一歲添祝
聖壽萬萬年以申真實感激之意
聖祖大悅又福建全省士民聞公解組奔惶籲呼如
失怙恃及聞復任頌
皇恩祝

萬壽與江蘇不謀而合
亦古今僅見事也

十一月請

陞見祝

萬壽未奉

俞允

訪劉仁寶

在揚時有如臯劉仁寶名道明以所著語錄四書
補註求見公適有事辭之及復任閱其書所學醇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李

正亟訪之則已沒矣公
深為惋惜刻其文集

小學集解成

公云小學者大學之基朱子此書有功聖學不小
自異端但求速化舉業惟求倖獲而小學遂塵封
高閣今

特旨頒行課試作論甚盛典也乃坊間刻本無慮數
十種纂註標題但為試論剽竊之地絕不示以躬
行實踐之方且每見註家於所引經書之下云已
見論語已見孟子不知孔孟之言編入小學則為
小學之義理次第雖意實同歸而語各有當故集
諸家註釋善本彙為是編使學者知為大學之基
不徒為試論之資云

三朝名臣言行錄成

朱子纂輯本朝名臣言行錄分前後二集其後李
幼武氏又自靖康建炎下及南宋纂而錄之分續
集別集並傳於世公以卷帙分散而無統乃約而
為一集起於趙忠獻王普迄於王文憲公栢合一
百五十三人為宋朝名臣言行錄既又纂元一代
名臣起於木忠武王華黎迄於杜處士瑛合一
百人為元名臣言行錄又纂明一代名臣起於徐
武寧王達訖於劉新樂侯文炳合二百八十八人為
明名臣言行錄總題曰三朝名臣言行錄是時已
有定本以卷帙浩繁未即授梓至乙未夏罷任倉
卒中遂致散失今宋明兩錄各存四卷而元錄竟
無有後欲補輯而迄不能就殊可惜也

張清恪公年譜

上卷

李

張清恪公年譜上卷

張清恪公年譜下卷

男師載編次

五十二年癸巳公年六十三

春正月疏薦閩藩司李發甲原任祭酒余正健臺

灣道陳瓊

時江蘇布政使金世揚丁艱員缺公以藩司乃屬員之表率必得行已端方操守清廉才望素著者方克勝任乃保舉三公求聖祖簡用一員部議謂已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一

特簡牟欽元所薦無庸議奉

旨張伯行所保舉之人着內閣記名未幾

特命李公巡撫湖南陳公巡撫福建余公視學江南稱得人云

二月公赴省監臨

萬壽恩科

公懲前科之弊防閑嚴密而體恤備至士子愛公如父母焉時正主考河南呂公履恒副主考山西喬公雲名亦俱失公矢慎發榜與論翕然

三月遇

萬壽恩詔復原職

陸宸徵來見

宸徵稼書先生子性淳謹無他能時尚未青其衿為族人構訟連累事涉詞尾平湖令必欲困苦之或以陸先生為請令曰雖孔聖子奈我何宸徵窘乃至蘇見公公使居於青浦陸氏之祖居而囑青浦令善視之且與鹽運司李公陳常共捐資令入太學責以勉承父業勿墜家聲

夏六月與同年仇少宰講學

仇公諱兆鰲字滄柱祝

萬壽回過蘇公以其向有成名欲留蘇訓迪後進及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二

相與講學不合仇歸浙中

秋七月公赴松江會同總督驗戰船

聖祖以廣東米貴命以江南營船運米十萬赴粵平糶於是會同總督赫壽往松看驗營船總督見營船俱不堪出洋願捐俸另僱民船請公會稿具題公曰沿海設立戰船原以備緩急之用今不堪載米何以禦賊乎此事難以上聞不肯盡題總督又委兩司來云

聖人在上海不揚波戰船雖不可用無妨公曰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若以為可不用則沿海水師皆應撤矣兩司又傳總督意曰是我主稿縱有議處亦督重而撫輕公曰我論理之是非不計

處分也

八月進濂洛關閩書集解

聖祖諭有當進之書著進呈朕覽乃進濂洛關閩書集解

九月公赴鎮江會同將軍總督提督總兵驗戰船

民船運米之疏總督果奉嚴旨並

命將軍督撫提鎮齊集查船公見營船大小不一船式互異深駭焉總督問營船捕盜曰營船與民船

有分別乎對曰無分別公曰若無分別則營船亦可以為民船民船亦可以當戰船矣將軍默然不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三

答蓋此時張元隆案內已供出將軍家人吳良領票走洋而當日看驗之船取民船充數非盡營船也

冬十一月再進濂洛關閩書

公更加訂正奉表恭

進

建紫陽書院

蘇州向無書院時來學者眾公命於滄浪亭讀書地窄不能容乃於府學東建紫陽書院拆吳江淫僧水北菴材木以供用又藉其田三百餘畝以為諸生膏火資

十二月條奏海船編號

其畧云民船宜令與營船有別而民間之漁船亦宜令與商船有別營船前後刻一大營字兩旁刻某省某標某營第幾號船捕盜某人商船前後刻一大商字兩旁刻某省某府某縣第幾號船戶某人漁船止以捕魚不許裝米酒下洋亦不許載貨物進口奉

旨所議甚是遂命沿海地方遵行

閑關錄刻成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四

程篁墩著道一編謂朱陸之學始異而終同休寧程啟璣先生作閑關錄以闢之是時陽明之學已盛行於世此錄專攻陸氏無一字及陽明蓋陽明之氣釀方張先生有所忌而然耳然陸王本同一派關陸即關王也公以其術道有功故刻之亦使學者知所辨云

學部通辨刻成

陳清瀾先生著此以闢陽明首辨晚年定論之謬次明陸象山之為異學次明學者陷於異端由來之遠終以朱子正學立標準焉其攻新建也摧陷廓清無所逃遁故特刻以示學者公每云陸王之學不熄程朱之學不明生平攘斥陸王不遺餘力而未嘗自著一書以排之蓋此書與張武承王學

質疑辨之已悉
不必更著書也

五十三年甲午公年六十四

春正月奏免揚州落地稅

其畧云揚州設有稅課大使每年額徵稅銀一千二百餘兩解司而正項之外羨餘竟至無算臣查各商貨物已在城外揚關輸鈔迨入城復納落地稅似屬重科今商民紛紛具呈臣批江藩司會同兩淮運司查議據詳請於運庫經費項下節省代捐以足稅額永免徵收查兩淮鹽課每年有臣衙門規例銀二萬兩臣蒞任五年絲毫不取已為鹽商省銀十萬兩今止每歲代捐一千二百餘兩實可免商民無窮之累稅銀既免大使一官亦可裁減部覆准行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五

禳火災

是春蘇郡日厄於火公為文親禱其患頓熄

三月紫陽書院成

前堂設朱子神位中建講堂後建大樓兩旁建書舍以崇明縣教諭郭正宗吳江縣教諭夏聲董其事時浙江福建江西山東多有負笈來者不獨江南人士也生舍至不能容公欲廣之未果

夏五月恭布政司年欽元

初上海人張令濤係張元隆之族弟在前任督幕用事及總督罷令濤又改為孫以仁寅入年藩司幕內公奉部駁審余元亨等海洋三案又崇明穆總兵盤獲李崇御海船廣有金銀照票不符一案

案內皆供出張元隆屢飭屬員審明詳結而司道府縣合成一局不遽結也時又有上海縣人顧協一閱三等控告張令濤並供其潛匿藩幕等情公密飭上海縣訊其子張二果如所云又其家送信到藩署回稱不在而信却收受公以令濤為元隆黨羽謀入藩幕不無從中布置使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六

旨年欽元着暫革職該督審追

致書浙撫查東江故道

其畧云江浙地勢相為倚倚素稱澤國浙中諸郡之水半瀉太湖由三江以入海今婁江松江俱通獨東江久湮無從識其故道曾閱水利書云松江在太湖正東婁江在太湖東北東江在太湖東南其地俱建有石閘及天妃宮由是觀之東江故道即今之乍浦向經其地果有舊閘及天妃宮故址第閘址雖存水道已塞年先生憂國愛民似宜圖其久遠相度形勢而更建之變澤國為膏腴功非淺鮮也

致書河撫請賑饑

河南歲饑公家所有庄田盡蠲其入又致書河撫並司道府縣請設法賑濟以活饑民

與王心敬講學

王心敬名豐講學關中湖廣制臺延至嶽麓書院又薦以博學弘詞時來蘇講學與公談論以靜坐澄心為入德之要謂不必分門別戶詆誹前人蓋陸王之學也又與公門人吳澍金潮輩往復辨難彼此抵牾遂辭去

秋九月公赴省王試武闈公明如初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七

冬十一月

欽差審事大人張鵬翮阿錫禹到鎮江公赴鎮請

聖安

初公奏張元隆余元亨等為寧靜海洋起見而總督噶禮誣奏公為挾仇大司農張鵬翮審事時左袒總督而擬公罪其後公復任部議以前署撫王所擬元隆之弟張思永等徒杖之罪尚輕駁行公再加詳訊此時適有李崇御一案又詞連張元隆等公乃嚴飭府縣務欲審明而若輩揮金布置屬員相結呼應不靈乃不得已參藩司庇惡黨奸至是

聖祖仍命張大司農同副都御史阿錫禹審理張令濤李崇御余元亨三案大人至鎮江公往請

聖安并請候大人審供大人命回蘇公回蘇將各案奏奏始末審出真情備文咨送大人並不審理而

密參公藏匿海賊奉

旨海洋有無盜賊之處着張鵬翮會同巡撫張伯行

親詣賊穴勘明具奏大人藏

旨不發至十二月竟入京面奏公藏匿海賊應革職

聖祖曰曾問口供否大人曰未曾

聖祖曰且問口供仍復來蘇

小學衍義成

是編共八十六卷以朱子小學之目為綱而下另為之目取經史中之嘉言善行以實之與大學衍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八

義及衍義補互相發明公命門人纂集而親為訂正馬始於閩成於吳以卷帙浩繁尚未付梓

陳北溪集刻成

北溪先生所著字義及道學體統似道似學二辨向傳於世其全集不可見公於織造曹公寅處得抄本即錄之選刻焉

勤齋考道日錄刻成

玉峯諸莊甫勤苦力學至老不衰所著考道日錄頗有見道語陸稼書先生嘗訪之公至吳問其人已沒一子年三十餘貧不能婚公命屬吏求儒家女妻之而選刻其書

道命錄刻成

李微之先生作道命錄備詳程朱生時與廢身後
追崇公是年刻之所感深矣

五十四年乙未公年六十五

春正月養正先資訓蒙詩選刻成

公以士習之端必先蒙養因取陳北溪先生養蒙
三言四言諸韻語刊為一冊名養正先資又取其
五言詩及胡斃更七言詩數十首繼梓成編名曰
訓蒙詩選親至紫陽書院命教官給發是日總角
之童肅容而進者數百人領書拜謝公為答禮并
傳諭要書者以月朔為期後因事不獲履行亦吳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九

中盛
事也

欽差大人張鵬翮阿錫萬復來蘇問供公被摺叅

大人至蘇宣傳

聖旨字句多有遺落添改謂公云

皇上問你要海賊公曰海賊有無請大人研審張令
濤等三案可見我實不知海賊去處祈大人詳察
轉奏大人即住鎮江具摺叅公狂妄自矜不肯給
供應革職看守奉

旨暫停革職
看守審理

二月上瀝奏實情仰祈

睿鑒疏

時准吏部咨文知照方知大人叅奏奉
旨不允乃上此疏謝

恩并陳實情大人於二月復親往京師摺叅三月十
五日

旨未下又摺奏奉
旨令公明白回奏

夏四月上明白回奏疏

其畧曰張元隆係蘇鎮臣在洋盤獲之余元亨所
供經前署撫王度昭審擬具題部駁覆勘臣飭府
縣究審據詳元隆已故伊弟張思永將元隆自置
洋船以百家姓編號要造百隻及代客冒籍領照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十

招集無賴出洋之處供認鑿鑿內有趙元發一船
遭颶打壞不返有無在洋為非不可不查問明白
乃案內楊君茂等三十八名拘提日久並抗不到
臣兩次題叅承審遲延俱叙原供入疏部案可稽
李崇御一案係崇明鎮臣在洋盤驗照票人數不
符船中滿載金銀不帶絲毫貨物委千把總押發
崇明縣審問據府詳該船閃爍挨延半月方至吳
淞江口催船潛泊元隆後門搬運金銀一夜至崇
邑又賄囑該縣聽其暗運半月等情通詳到臣崇
御等如果良商何難到官置辨乃遷延顧慮行賄
賣法是在船金銀謂非來路不明其誰信之張令
濤有顧協一閔三等首告通匪被害告發者十餘
紙抗匿不出懸案莫結令濤縱非通賊亦係豪惡
何得挨延半載藉庇抗官即謂首告不實應於顧

協一坐誣臣雖愚昧寡援而身為地方大吏寧能置之不問乎臣屢將元隆令濤等惡跡咨明

欽差大人在案據咨上

聞案件自見明白乃將各犯悉為開脫獨叅臣以狂妄自矜之罪臣雖歷官巡撫而服食起居未脫寒酸故態以為迂腐則有之何敢於

君父之前自蹈狂妄以取罪戾乎然臣止知有君父不知避嫌怨惟恐案情未能得實則臣之負罪

益深此區區微忱不敢有一念之或欺者也

欽差大人於三月二十九日過蘇往上海放行福建米船四月初十日來蘇又問供公所供俱非大人意又叅請革職看守

又上歷次親供據實奏明疏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十一

先是三請革職疏上奉

旨欽交事件應盡心審明原委具奏張鵬翮等屢次前往未能徹底審明希圖朦混完結今又請將張伯行革職繕摺具奏殊玷官箴這事情仍着前往徹底審明具奏而公奉

旨明白回奏疏奉

旨這回奏情節交張鵬翮等一併審明具奏公跪聆恩旨感激涕零將先後口供瀝陳上奏而大人之怒益甚矣

六月奉

旨革職看守審理公任鎮江

五月大人復訊捏飾口供牽連事件摺請革職看守蓋至是已七疏矣

聖祖乃有是命大人接部文恐即於蘇州取印必致士民喧嘩乘公熱審往常州遣蘇藩司到船取印隨將公交常州營遊擊房世淳押赴鎮江十七日轉交鎮江營叅將徐元勳看守於城隍廟即於是日黃昏錄供逼公認罪多方摧折公據實上供大人俱擲下如是者三日忽謂公曰爾有幕賓乎對曰無大人曰豈有巡撫而無幕賓者公曰我向來無幕賓止有書記一人大人即命傳至問其姓曰沈又問何處人曰浙江嘉善人翰林沈辰垣之侄也大人曰我有世誼久聞爾才學人品俱好與爾主人相得甚久今主人年老眼昏不能寫供爾可代寫沈錯愕不知所為旁又有人名語以威脅之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十二

沈悉如大人所指書之既出大人招公上曰爾已有供矣公以此沈某所寫非我親供大人曰爾幕賓所寫即爾親供爾他日將叩

聞不服乎房遊擊施同知現在彼皆明証是爾口授幕賓者也阿大人笑曰今尚想叩

闕乎須來世耳是夜公自度不免及晨阿大人忽奉旨召入京後不復審竟據幕賓所書之供擬重辟

審供時公嘗從容問張大人曰當日何所見而特薦我今何所見而必欲置之死大人曰當日為官好應薦今日不好應叅公曰我為官曾有貪贓壞

法之事負

朝廷辱薦舉乎大人曰爾以為不取錢即是好官乎好官當為

朝廷辦事公曰然我誠不能辦事但例應革職何必

致之死大人曰爾但認罪只須問徒折贖便可回
家既而大人嘆曰我薦爾一番究竟於我何益公
曰我當日只知大人薦賢為國報
朝廷即所以報大人初不知更有所以報大人者若
必欲另有所報當日即不敢受薦矣大人默然不
悅公初至鎮江房遊擊看守嚴密家人亦不得
出入百姓來見并有獻果蔬者輒斥去及易徐叅
將諱元勳者其人平日重公道學而公亦嘗以其
廉靜亟稱之至是極力保護公門人子弟聞難來
省者輒問名引入相與講道不輟

著四書講義纂輯四書正宗輯學易編

公在寓每與子姪門人講四書輒作講義一篇平
正通達大有益於學者共得二十五篇今附刻文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十三

集中正宗抄本七十餘卷學易編抄本六十餘卷
俱未詳定

重選讀書錄困知記

二書向已選刻公以為尚未精當故重選之書成
未刻

秋九月大人擬公重辟疏入留中

冬十一月奉

旨入京

特奉

特旨命大人同公入京揚州士民聞公將於初一日

過揚集廣陵驛前會送者幾萬人至晚不來乃散
越明日午刻到揚猶有數百人執香請停舟一見
伴送同知胡璉不可士民追送四十里嗣後過邵
伯高郵夏鎮濟寧凡州縣市鎮俱有市民焚香拜
送初四日至淮安總河趙公迎會見公舟甚做大
驚曰我有小船頗穩當送公至濟寧乃易舟至黃
河天已昏時細雨霏霏周天如墨濤浪洶急人對
面不相見公欲泊清口胡同知急趣渡河公幸以
總河舟得濟而從行一舟竟覆公弟文菴姪玉光
婿孔鍾山及友田崑生皆溺急救得不死大人聞
知遣人慰問且云已深咎胡同知矣公謝之至
河間有副將魏公經國具官服迎於道左曰我武
夫不讀書然聞當世仁人君子無如公者仰慕久
矣嘗恐不得見今幸至斯敢不求見乎公下車與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十四

欵洽握手而別未幾調通州副將公適為總督魏
公巡察倉場甚力大人在途中每遇人輒使致
意欲公往見之公曰吾犯重罪豈敢私見乎及將
近京師忽使胡同知請見公乃往至則以邸報示
公公閱畢大人曰湖南陳撫軍素著清名今被
嚴旨可知做官貴有才徒清無益公對曰我向者但
知其清不聞其有才
大人目視者久之

陸見於

暢春苑

二十二日至長新店公欲隨大人至
暢春苑

陸見然後入京使胡同知道意大人曰彼今有罪豈可與我同去即命胡同知送公至吏部衙門交

文選司滿郎中姚光祖看守而自往

暢春苑啟奏
聖祖問張伯行來乎大人曰進京去矣
聖祖曰明日同來見乃遣一司官拉公去天明至

暢春苑
聖祖召見大人奏曰他並不認罪

聖祖曰他原無罪可認公叩頭謝
恩曰臣有生之年皆

皇上之賜也
聖祖又曰此人朕還用他查有錢糧衙門與之復謝

恩出大人仍命
姚司官看守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十五

名對

乾清宮奉

命於南書房行走

聖祖既入宮忽蒙
名對問話

上云人要無私心方好奏云臣無私心
上云人無私心就是聖人了如何還有人怨你奏云

仁者無私心而當理臣雖無私心而所行未必當
理又問如今講理學有人麼奏云臣鄉有冉覲祖

是遵程朱之學而不關陸王的
上云前輩不必關他也罷了奏云論人品自然當尊

敬他論學術則不可不辨恐貽悞後人其他奏對
甚多自午至申方出蒙

諭在南書房行走翌日又
命講民可使由之一章又

命講太極圖說俱繕摺進
呈是時公雖在

御前而張大人仍使姚司官在寓看守姚為人真誠
謙讓與公相得甚歡至 日三法司議覆大人

本上奉
旨從寬免罪姚乃撤回

十二月

特旨補授總督倉場戶部侍郎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十六

先是
聖祖命以有錢糧衙門用公中堂王公曰現有戶部

侍郎缺可以奏補也旁一人厲聲曰彼以革職擬
罪之僉都御史而補侍郎是陞非降矣惡乎可或

曰以光祿寺卿與之又有一人曰不可彼好叅人
正卿尚可叅人當以少卿與之至是不由廷議

特補倉場侍郎二十三日吏部宣
旨張伯行仍帶革職署倉場侍郎事着効力贖罪二

十八日
到任

五十五年丙申公年六十六

春正月公赴湯山請

聖安

聖祖在湯山公同衆大臣請

安

聖祖命寫名進
呈時開列戶部侍郎後即應書公名以倉場原帶戶
部侍郎銜且有衙門在京也張大人曰彼仍帶革
職不可乃畫書小九卿而附公名於末

二月公赴通州任旋回京

倉場有兩署一在京師海岱門外一在通州定例
每年四月出巡通州九月回京辦事茲值二月漕
船尚未抵通故赴任即回京也嗣後每年依例四
月赴通九月進京有會議進奏事件仍不時來往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七

公奉

旨發倉米平糶

聖祖以通州霸州天津諸處去年秋收稍歉
命先發倉米二萬石平糶不足再奏仍不時巡察使
小民得沾實惠乃往通催發各倉米石並親往天
津霸州等處巡察盜賣之弊

三月公奉

命查順永二府賑濟

時發倉米賑濟二府
聖祖命公同滿倉場荆公山不時往返巡察仍派副

都御史阿錫爾通
政使楊柱幫助

夏四月

欽賜松鼠硯

公赴順天府各屬查賑

五月公勉受萬民衣

山東兗州府屬十五州縣士民黃培業等數十人
進萬民衣一冠一至通曰前者灘河之水當秋汛
汎溢淹民田數百萬畝公為濟寧道時疏濬弘深
使十五州縣之水皆安流由灘入運由運入海向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六

之壑澤今為膏腴廉邱之西五岔口迂曲為患公
捐貲築堰引水盡入灘十五州縣士民皆蒙利賴
議立公生祠農夫欲建於野舟子欲建於河爭不
決乃建於五岔口今落成敢獻衣冠展瞻戀之私
公謙讓再三不得已受之賜之飲食更訓以事親
敬長守法急公之道皆拜謝去

公祈雨

時畿輔亢旱公在通虔禱城隍廟乃獲甘霖及查
賑在途聞京師祈雨仍蔬食

秋七月出查永平各屬賑

永平守謝公名賜履清操愛民至是請於公曰某
所屬州縣向有社倉積穀今春民皆乏食令悉借

出民頗賴之公聞大喜令乘秋成豐熟廣為勸輸多置社倉以備凶荒并為商議斟酌收成之分數以為捐輸之多寡每年出陳易新至今永賴

八月回通州

九月回京上社倉事宜

八月自永平回京將永平社倉具摺奏聞并請將留漕四萬石分貯永平六州縣一衛以為常平倉每處各立東西貳倉每年一存一放如此則民有社倉官有常平既有凶荒之備亦無紅朽之虞至九月復條陳社倉事宜共十六條又增二條又補遺二條上之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九

聖祖命九卿會議

冬十月奉

旨赴永平料理社倉

九卿議覆社倉事宜聖祖意以為社倉自古備荒良法但奉行甚難其人今知府謝錫履既行之有益於民即着親往永平與知府商酌舉行公於是復往永平至十一月回通明年謝守報捐過米三千一百九十四石

十一月通州接

駕

聖祖問社倉如何公一一奏對又問話良久公有奏薦

聖祖以為然

五十六年丁酉公年六十七

春三月隨

駕至河西務看河

夏五月上陳餘米摺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十

其略曰臣查紅斛進倉平斛放米每石原多二斗五升今該書攢止報一石一斗四升四合九勺四抄其餘隱匿不報云是給丁之項臣查所不報者雖止一斗五合六抄以通漕合算每年約有三十餘萬石漕糧關係重大乞勅部查明收受成例畫一定議以便遵守奉旨發部議

秋七月再陳餘米摺

其略曰臣前以隱藏之米三十餘萬石被奏蒙皇上已發部議矣臣再加訪查紅斛一石進倉止有平斛一石約餘二斗五升每年約六七十萬全無着落隱匿不報者已有三十餘萬謂之飛米俗所

謂飛穀轆子者是也外又有長米二三十萬名曰旗丁交割餘米或令旗丁領出謂之照米俗所謂黑搗米者是也或令旗丁賣於他人謂之買餘抵補臣到任以來槩不准行所以倉中米甚多若再加隱藏之三十餘萬其米愈多部議若有不合祈令九卿再議倉場之弊甚多此其最大者臣故讀奏云云因與滿倉場阿公意見不符九卿以公所奏無庸議事遂寢

八月

特召王順天鄉試

倉場係出巡之員王試例不開列茲出自特簡公入闈與副主考翰林鄂公爾奇並矢公正以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主

士子關節多藏於文之破承公先將白紙密封破承然後發各房又主考同考共聚一堂閱卷不得帶入私室順天係士子爭名之地弊竇難絕而怨望又易生獨是科榜發弊絕風清無一怨望者舉子來謁必告以聖賢之學不可汨於勢利云

九月師載中式本省鄉試舉人

公赴通州

冬十月公回京

十二月哭

太皇太后靈

五十七年戊戌公年六十八

春二月

欽賜康熙字典周易折衷

夏四月太史王承烈來問學

太史徵士王心敬之弟也公閱其所著省身錄雖未能盡脫伊兄習氣而所學較正且為人篤實造道無難深器重之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主

公赴通州

九月回京

五十八年己亥公年六十九

國子監司業涂天相來講學

涂公湖廣人曾受業於熊敬修以所著靜用堂偶編就正於公公喜其學醇正為作序

夏四月赴通州

秋九月回京

冬十月赴石漕接

駕

五十九年庚子公年七十

夏四月公赴通州

薦沈公近思陳公守創吳公隆元監督倉場

公常懷以人事君之義汲引人才若將不及然或
摺奏或口奏不令所舉者知之即子弟亦不與聞

冬十月公回京奉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三

旨管理錢法

錢法堂定例屬戶部右侍郎管理至康熙五十年
聖祖特命大司農趙公申喬領之至是趙公卒

聖祖以屬公於是兼
理錢法倉場二事

奉

特旨補授戶部右侍郎仍兼管倉場事

公既奉

特旨補授戶部右侍郎吏部遵例將倉場總督開缺

另補本留中至十二月中堂啟奏

聖祖曰倉場緊要自然仍是張伯行管理於是倉場

錢法盡公一人職掌政務殷繁公感激
皇恩竭力圖報晝夜勤勞廢寢忘食精神耗甚

太史孫嘉淦來講學

太史山西人以雜著數篇請正公許其有體有用
異日事功學問必大有可觀未幾遷司業督學安
徽

六十年辛丑公年七十一

春二月

欽點公會試總裁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三

先是正月二十日

欽點隨

駕祭

陵至二月初六日已出永定門禮部遣官追回遂入

朝謝

恩赴宴入闈是科總裁四人大冢宰張公鵬翮大司

農田公從典公與

少司馬李公紱也

夏四月上疏請發倉米平糶

時京師米貴而錢更不敷公與九卿議請預發秋
季各官俸并議軍餉半錢半米則民間錢米俱得
充裕九卿多異議公力主之疏上從之并命會同
戶部派出賢能司官六員照時價減五分糶賣公

身自親查米價果平
至秋收後奏請停止

五月降三級留任

以會場內印記不符失於覺察大學士等議總裁
降調革職有差奉

旨與張公鵬翻田公從
典皆從寬降級留任

公赴通州

九月公回京

條奏黃河水勢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五

時河南馬營衝決
旨問河南人有知水勢者着具奏乃上摺其略曰臣
籍隸儀封去黃河止三里故黃水之性向曾留心
蓋黃水不兩行若兩行若兩條河水行一條必淤一條
遇衝決後水行新河舊河必淤而缺口難築若舊
河仍行則新河不過因水勢泛漲洩有餘之水耳
水一消落仍行舊河此必然之理也今武陟決口
因黃沁並長泛濫漫洩其有餘聞南來人言黃
河仍舊東行俟入冬水落稍加堵築即可復舊矣
獨是山東運河只借一線泉源遇天時亢旱泉源
乾涸寸步難進臣前任濟寧道時曾議引沁河之
水以濟山東之運今歲黃沁交會沖一缺口直入
張秋運河而糧艘逆行盡得抵通是今歲之運賴
此冲決以濟之也若由此修治引之濟運便成萬

世之利
聖祖命與九卿會議

公赴湯山接

駕面陳河務

公接

聖祖一見即云前日條奏河務與朕意甚合次日同
駕九卿請

安
聖祖召公近前

命將河勢再說一遍公奏曰臣愚以為河南每年有
黃河之患皆因黃沁交會水勢甚盛臣意欲於交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五

會之處建開一座草壩二座重重關鎖使不泛濫
一引沁由賈魯河經嘉祥鉅野入濟以濟運一引
沁由新決之河再加挑挖入張秋以濟運張秋河
東涯有五空大橋空皆用板開開住水小使水皆
入運水大則啟板使入海至於濟寧運河之西再
建開一座水小引沁入運水大下板引沁入湖如
此不但漕運有利而臨河之田盡成膏腴矣
聖祖云所說皆是但嘉祥有山如何行水對曰臣前
任濟寧時曾遣人往看有舊河形跡
聖祖云現有地圖在此隨將地圖指看曰此不是嘉
祥縣山乎對曰臣實不曾親見只據人說
聖祖曰然時滿少司馬牛鈕在側奏曰張伯行不知
河務只據紙上陳言妄奏
聖祖曰他所說有不是畢竟是他留心即書亦

是他看過爾等誰留心者牛鈕遂不敢奏。公奏事畢出

宮門大司空海寧陳公元龍迎謂公曰余侍直禁庭垂四十年每見承

恩台對諸公語多含蓄或訥訥如不出口從未有似公之愷切詳瞻者上下交泰而臣能盡言於今日始驗矣衆大人聞之以爲信然

冬十月告假省親

二十三日公接家信知 耿太夫人有恙遂連夜具摺告假省親

聖祖傳諭問公往返得幾時公奏乞 聖恩許臣家住一月往返途中再一月而奏事汪大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壬

人回奏誤傳一月往返

聖祖曰不太感乎再寬五日至十二月初一日來京且武陟決口是其便道並着看視遂於二十四日黎明起程先是十一月初四日 耿太夫人病中忽顧次孫師載曰爾父來矣蒙

特恩許假兩三日必到至初五日果得出京之信初六日到家拜 太夫人於床前曰兒離膝下十六年矣今蒙

恩給假使母子相見 太夫人喜甚曰吾聞爾到家病已愈大半於是延醫診視咸云即日向愈公留侍湯藥數日 太夫人聞限期甚迫催公啟行曰君命不可違也遂於十二日拜 墓十五日自家起身赴武陟看河時決口現在堵塞公於馬營決口秦家廠木樂店各處審視十二月初一日回京謝

恩奏對良久而出

斯文正宗成

公以古文載道編尚有未嫌處故另訂是書

六十一年壬寅公年七十二

春正月與千叟宴恭和

御製詩進

呈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壬

新正月初五日

命集滿漢年老大臣賜宴宴畢至乾清宮謝

聖祖命大臣能動履者俱進見

聖祖曰今日閒暇不必跪俱坐下說閒話因諭衆大臣曰凡爲大臣當仰體君心惠愛百姓如張伯行爲巡撫時凡地方情形米麥價值皆不時奏聞是真能以百姓爲心者也是日

聖祖御製千叟宴詩公恭和二首彙送南書房進呈是月

賜克食十餘次蓋千古異數也

三月公祈雨

奉

旨查京通各倉米色

聖祖命照去年發米平糶公奏請查倉照米色定價

旨依議遂同孫公澹齊阿公錫爵往查京通各倉

查勘米廠

時京師通州各設賣米廠數處將各倉變色米減價賣出公往來巡查自四月至九月勞苦特甚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无

製徽州紫陽書院誌序

徽州紫陽書院誌施誠齋先生稿本也原任大司成吳公苑纂成未刻令嗣生員吳某至通州求序公雖政務殷繁喜先賢遺澤未泯序之

冬十月

召對淡寧居偶疾蒙

恩命大臣扶出尋愈

初三日同諸大臣召對論陝西虧空事公忽口角涎流不能自持

聖祖望見命少司寇阿公總漕張公扶掖出有頃起居如常

聖祖又問隆大人云張伯行病勢何如隆大人回奏曰頃在外見神色如常

聖祖始釋然明晨仍往奏事

赴通查倉

初五日

聖祖命同總漕張公查倉是日赴通至初八日入京

十一月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三

聖祖賓天公入

大內舉哀宿公署

公受

恩深重一聞

龍馭上升五內崩裂入內哭

靈哀慟幾絕自十四日齋宿本衙門至來月初九日每日三次進

內舉哀形神憔悴血淚未乾皆出至性

皇上御極公隨班朝賀

謝倉場事專任戶部并管錢法

上以公年老兼理重務力不能勝故另簡倉場而公專管戶部及錢法事。先是十月

上奉

聖祖命查看通倉十二日

駕至通公祇迎即傳

諭張總督年老不會騎馬在後不妨不必隨行至

行宮公請

安

召入問話霽顏溫語禮遇優渥二更回署嗣隨

上查看各倉十七日送

駕至京啟奏又往通州直至楊

村催漕船二十五日回京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三

十二月

欽賜

聖祖所遺素珠

奉

旨命同滿漢大臣十三人至

聖祖梓宮前舉哀畢

賜素珠一掛曰此

先帝所遺留也嗣後會議大政保舉大員時

命隨親王大臣在

乾清門預議并奉

諭年老大臣得由東華門騎馬至箭亭下公與馬

保舉兵科掌印給事中陳世倬稽察錢局

吏部開列稽察錢局科員

上以公司錢法

命公保舉公舉陳公世倬得

旨俞允

恩詔開復降級

雍正元年癸卯公年七十三

春正月

欽賜人參四觔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三

二月

欽賜松花硯眼鏡荷包鼻烟壺

三月

欽賜鄭茶茶膏

保舉翰林院侍講鄭任鑰

時因四省布政缺人

上傳王大臣共十人至

養心殿面

諭各舉所知公遂保舉鄭公時鄭公督學江南

特旨補湖北
布政使司

四月公疏謝河南散賑

上以北直河南山東去歲歉收
特遣大臣散賑故集同鄉在
朝者具
疏謝

五月

賜香袋紫金錠離宮錠

奉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三

旨搜閱科場遺卷及考試迴避官生

特恩賜一品封典追贈三代

侍郎應得三品

誥封吏部照常開列奉

旨張伯行着給一品封典追贈三代於是

誥封公光祿大夫戶部右侍郎公之 曾祖考三代

俱

贈光祿大夫戶部右侍郎 曾祖考妣三代俱

贈一品夫人 德配王夫人

誥封一品夫人

皇太后賓天哭

靈

秋七月公疏謝緩徵三省

上以北直山東河南年穀不登小民輸將不給
命緩徵公同三省在
朝官員具
疏謝

欽賜鮮荔枝

八月公條陳河務

其略曰

國家歲漕數百萬石以實京師全賴會通一河而會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三

通河又借汶泗二水以濟運開河之始築堽城壩
以遏汶水又開堽城閘引汶水由洸河至濟寧濟
運復築金口壩以遏泗水又開金口閘引泗水由
府河至濟寧濟運迨其後宋禮聽老人白英之計
築戴村壩引汶水於南旺分流濟運遂置泗水於
不問由是府河大半淤塞而水之入湖者亦復無
幾泗河之水乃不至濟寧馬場湖而合沂水以出
魯橋矣今宜大開府河使泗河之水由金口閘引
入府河至濟寧馬場湖內蓄之濟運又於泗上諸
泉源大加疏濬其逆流紆道者改之亂石壅塞者
順之脈絡不通者濬之務使水勢暢流則諸泉之
入湖者無窮而所蓄必多或轉運為速之一法也
再查濟寧至臺庄相去四百里中間之閘將及四
十座而臺庄以下至淮黃交匯中間將及四百里

並無蓄水之閘所以每逢大旱之年塋庄上下不無淺阻之患似宜於塋庄之下徐塘口之上相其地宜建閘一座其於河道或有裨益此臣之所知也謹據實奏明

欽賜詩扇

扇一柄書咏竹詩四首
莫輕叢篠綠陰微
迸筍方抽嫩玉枝
結實他年臻瑞物
最宜栽向鳳凰池
幾竿青影映
紗紗月梳風帶雨斜
相對此君殊不俗
幽齋松徑伴梅花
不厭東谿碧玉君
天壇雙鳳有時聞
一峰曉似朝僊處
青節森森倚絳雲
一溪流水玉涓涓
涓溪上修篁樓暮煙
誰倩能詩文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五

與可筆端移得小江天

欽賜鮮棗鮮荔枝

特恩賜一品廕生

侍郎應得三品廕生奉
旨特予一品廕生於是師載承廕以舉人候補員外郎

九月

特授禮部尚書

冬十月恭進濂洛關閩書集解

欽賜禮樂名臣四大字

奉

旨同搜閱會試遺卷

是科遺卷

特命大臣搜閱中式若干公與焉

上手賜木瓜一枚

公奏對時

上賜以手中木瓜翌日又奏對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五

上謂王大臣曰張伯行近來愈強健矣

十一月

上親祭天壇

特命公視牲

郊前三日視牲向皆王公大學士行之至是特以命公益異數云

校閱庶吉士散館試卷

十二月

上親書大福字以賜又

賜鹿羊雞魚菘薯粉掛麵瓜果等物

二年甲辰公年七十四

春正月

命祭 崇聖祠

公副室王太宜人卒

時師杖在家師載隨公京師聞 太宜人有疾命
星夜遄歸得侍湯藥奉舍歛焉後以子官得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三

誥贈恭人

二月恭進續近思錄集解廣近思錄張南軒集陳

北溪集許魯齋集

上賜公食

皇上耕藉陪祭先農侍耕

三月

上視學公分獻四配隨

駕至國子監聽講

夏四月再奉

特恩賜一品封典

前任侍郎時已奉

恩賜一品封典茲再遇

覃恩部中照尚書品級開列奏請奉

特旨張伯行着給與一品封典於是又受光祿大夫

禮部尚書封

誥追贈三代

奉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三

旨往闕里追王 至聖五代

賜涼帽蟒袍紗緞錦貂皮

御製碗紫金錠等物奏請便道歸省

俞允居家一月

閏四月至闕里祭告 先聖翌日行追封禮

衍聖公贈遺甚厚公悉却之

受闕里誌一部著草一束

公抵家省 親

時 耿太夫人康健如舊公至詢問起居陳列君賜以悅親心

公展 墓行焚黃禮

以一品 封典告

公宴親友

公宦遊日久每念故鄉親友茲暫歸喜得相叙而劉學山孔照九孔際可孔時可等諸君尤為公少年同學悉延至家杯酒道故歡然相得

議復請見書院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五

時請見書院因無人經理幾絕絃誦公命師杖師載修葺墻屋且面訂孝廉劉學山先生王教事次年遭公喪又值水災不果行歲丙午始得遵遺命延劉先生王教徧招邑之英才就學書院復興

五月公復

命

降一級留任

時議禁止入廟燒香一案禮部行文錯誤吏部議降一級調用奉

旨降一級從寬留任

六月奉

旨議 文廟從祀

文廟從祀諸儒奉 旨詳議 會議得復祀於 廟者六人增祀者二十人入 崇聖祠者一人增置博士者四人其中如宋儒張載父迪應照周程朱三子之父例陪祀 崇聖祠前明羅欽順 本朝陸隴其皆學術醇正人品端方為聖道嫡傳允宜從祀兩廡則出公一人之卓見也俱奉 旨准行

八月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四

欽賜御製朋黨論

冬十月奉

旨加二級

公命師杖師載葬副室

誥贈王太恭人

葬於陳阜岡 祖塋之火

十二月

特旨開復降級

御書大福字以賜又

賜鹿羊雞魚番薯粉掛麵瓜果小菜等物

性理正宗成

公以性理大全成於永樂年間當時纂輯尚有未當如蘓子瞻陸子靜等係別派而混行採入如邵子皇極經世蔡氏皇極內篇律呂新書因數言理非身心要務又如詩賦字學亦非學者所急故另為綱目編成是書又以薛胡羅三子為明醇儒今應補入而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望

本朝大儒則侯績編公是時部務殷繁不遑寧處每遇休沐即行編輯閱三年而後成

三年乙巳公年七十五

春正月疏謝免分賠銀兩

先是戶部歷年虧空銀兩百餘萬上命歷任堂官司官分賠部開列請

旨上諭銀庫所缺銀兩與馬齊徐潮張鵬翮田從典張伯行等無涉俱豁免公特疏謝

恩

公檢生平所著書籍

時未開印不辦事盡日在寓觀書忽檢點生平文集及所纂輯著述諸書以未刻者授師載曰此吾生平未了事汝切識之當成吾志次第刻成不可

畏難而輟也師載意公老年好學孜孜不倦如此初不料竟為遺命 又一日忽問師載曰程二夫子年幾何對曰七十三又問曰朱子年幾何對曰

七十一公默然

二月奏請上

陵

陵

初四日公自請上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望

上以公年老命勿往至初六日公又面陳臣從未謁

陵積誠願去上曰有年紀人在

太廟陪祭與往陵上一般不去罷初八日往先農壇演耕初十日陪

祭社稷壇十二日陪祭

太廟皆康健如常

十三日公疾

是日忽有微疾不能上朝翼日未瘳

十五日公疾亟口授遺疏

是日巳時忽痰氣上湧神色昏迷師載傍徨無措
亟延醫入視云痰盛不便進藥至二更神清命師
載具紙筆代書遺疏師載泣曰大人何遽至此曰
非汝所知也口授師載命速書其略曰臣中州鄙
儒由進士候補中書歷陞巡撫賦性迂直不協同
官屢干吏議蒙

聖祖曲賜保全署理倉場旋轉戶部右侍郎恭遇

皇上登極

知遇深恩曠古未有陞授禮部尚書一品

龍章榮及祖父恩蔭下逮臣子奉

命祭告

恩假回家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聖

欽賜疊頒

隆恩難報臣雖年七十有五不忍乞休回籍又以龍

鐘衰老口耳不能從心屢欲奏對中懷惶悚寤寐

難安不料今月十五日忽得痰症延至十六日愈

加沉重醫藥罔效犬馬之年已盡而報

主之恩未已仰見我

皇上聖學聖治媲美帝王堯仁無所不被舜智無所

不周伏願

聖性

王心懋加無已崇正學勵直臣厚精以養廉吏明法

以懲貪員寬裕溫柔發強剛毅為千古第一首出

之君綿億萬載無疆之福臣不勝惓惓禱祝之至

十六日戌時薨

遺疏書畢封固命師載善事 祖母神氣覺時清
時昏云明日不知可能至

乾清門再見

皇上否至五鼓欲起身

朝師載稟云天尚未明大人姑待又屢欲上

朝師載見言語不清又稟云已遣人告知本部不必

去乃止未時痰又上湧語言難辨或說

乾清門或說

朝裡或持師載手若有所囑但不能明大約命師載

善侍 太夫人也至戌時薨後德容藹然不異

生時。先是師載奉公命留侍 耿太夫人久離

膝下二月中旬稟命太夫人入都定省未及中途

而訃至倉皇易服於三月初二日抵喪次竟不獲

聞遺命奉含歛終天之痛寧有極耶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聖

二十一日

上命 鎮國公散秩大臣侍衛十人奠茶酒

十七日送遺本到通政司因奏字錯書題字令改

寫故啟奏稍遲二十一日

上見遺本即

命鎮國公十二爺副都統額爾德

御前侍衛十人

賜奠茶酒行三叩禮不循常格

二十三日

特恩加贈太子太保於卹典定例外加祭一次

諭大小漢官齊集送喪

遺本奉

旨張伯行効力年久持躬孤介簡任秩宗恪勤供職忽聞病逝朕心深為軫惻着加太子太保於卹典定例外再加祭一次以示優卹舊臣至意又奉內

閣傳

上諭原任禮部尚書張伯行家諭祭之日大小漢堂官給事中御史等官俱着齊集出殯之日俱着送殯

夏四月蒙

恩給全葬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畢

禮部具題為

賜卹事准吏部咨稱禮部尚書加二級張伯行病故等語應照定例按其加級品級給與全葬之價該布政司給與一次致祭銀兩遣司道官一員讀文

致祭祭文該衙門擬擬應否與謚伏候上裁其

特恩加祭一次由戶部給發祭銀遣臣部堂官讀文致祭出殯之日遵

旨傳大小漢堂官給事中御史俱齊集可也奉旨依議還與他謚

賜謚清恪

內閣擬謚上

呈

欽定清恪

二字

五月

諭祭

上遣禮部右侍郎景日珍致祭其文曰扞誠宣力人臣盡職之經賜卹施祭國家酌庸之典必服休亮采令望克著於生前斯增秩易名厚予聿隆於身後爾張伯行秉心誠實賦質端凝幼學壯行砥廉隅以立志家修廷獻勵公慎以居官由監司而歷任封疆行多清操自閩嶠而旋移江左政有賢聲久持農部之籌兼司天庾洎擢春官之長允稱秩宗正倚毗之方殷詎沉疴之忽遽遽聞奄逝深用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吳

軫傷贈官保以晉階遣天潢而賜奠既逾常格特表殊恩載考彛章更從優卹於戲想履聲而眷懷耆舊風度猶存頒祭醴而咸集官僚哀榮備至爾靈不昧庶其祇承

六月柩出京師

六月師棹師載扶公柩出都門先是奉有大小漢官齊集送殯之

旨至是齊集親送郊門觀者如堵

秋七月柩至儀封

出都門後因一路大水於七月二十日乃克抵儀封沿途各官以及經臨府縣致祭於道迎送於郊

者不可勝數且有仰公正學慕公清德幸一展拜
樞前者至豫省官長暨紳衿戚族郊迎路奠白衣
冠而至者
幾千人

江南常州府無錫縣紳士奉公粟王入東林道南

祠

錫邑紳士感公前撫蘇時講學東林書院敦請師
儒作養後哲一時人文振起遺澤常新爰乃公額
置主崇祀院中得請於是月之二十七日闔邑官
僚紳士奉公粟王崇祀道南祠永樹多士儀型於
南國云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哭

九月

諭祭

上遣河南布政司分守開歸道沈廷正致祭其文曰
國家重禮樂之司寅清攸賴人臣勵靖共之節思
卹宜隆生被殊榮歿膺異數聿頒綸綍寵及泉扃
爾張伯行厚重凝姿恪誠立品巍科早掇既經術
之夙優仕籍旋通即政聲之克懋由監司而敷化
節鉞頻加歷中外以宜猷度支尤謹潔清自好凜
終始之不渝澹泊可甘徵涵養之有素朕眷懷成
績命長春官方興克享遐年詎意忽聞奄逝考藝
章而賜祭稽謚法以易名於戲舊德猶存永垂休
於竹帛新恩載賁誕被澤於松楸爾靈有知庶克

祇承

公既沒之明年丙午四月師載至省城布政使司

恭領

御製碑文

文曰朕惟人臣勵篤恭之忱靖共匪懈國家重股
肱之誼恩卹攸隆生則異數頻膺沒則嘉名用錫
煥丹誥而樹青珉誠盛典也爾張伯行秉姿耿介
立行端嚴監司夙試著勤慎於河防觀察旋遷奏
公平於獄讞東海疆之節鉞携琴鶴以相隨駐澤
國之旌幢凜冰霜而自勵泊乎董天儲之出納掌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哭

邦賦之度支常凜小心彌敦素節朕眷深毗倚擢
長春官不圖疾病之偶嬰遂軫老成之奄謝晉加
官秩沛以褒崇載攷典章謚曰清恪於戲襟府常
澄用著潔清之操朝端宿望尚傳儼恪之心永勒
豐碑昭於奕
世不亦休歟

五年丁未春三月十五日葬公於城東南之藕河村

初奉

旨給公全葬悉遵

儀制建坊鐫石器品如數至是年工始竣乃於三月
卜兆於本縣城東南之藕河村奉公柩葬焉屆期
送葬者遠
近畢至

九年辛亥春二月奉公粟主入鄉賢祠

闔邑紳衿以公道德事功冠絕一時公額當事具

題 俞允入祠於是月羣迎公主入鄉賢祠僉云俎豆千秋可無愧云

夏四月闔邑紳士奉公主入專祠

公居鄉里幼學壯行求志達道德被桑梓惠施矧睦出處悉合儒先洵為鄉邦模範闔邑紳士感公德澤額請春秋專祀食報蒸嘗以興後人之觀感焉

張清恪公年譜

下卷

晃

張清恪公年譜下卷

張清恪公年譜 卷下 跋

先公生平事蹟炳著宇內天下人無論知與不知無不仰公如神明焉師杖師載駑駘鈍質學植無成未能窺測高深於萬一何敢敷陳已事妄為編輯顧念趨庭之下日聞嘉言日親懿範未嘗不默識於心以為終身法守尤願後人克承祖德罔有廢墜攻之家乘已有餘師是不可以無紀爰仿朱子年譜例自公始生以迄於歿事無鉅細咸敬書之彙為一帙編年紀月不敢紊也條分縷晰不敢遺也質而無文直而不諱以昭信也至若公出入

禁聞論思密勿所奏對皆

朝廷大事不以語人人問亦不答間或篝燈夜分草奏牘數百言錄就即焚其藁以故師杖兄弟無由知譜中蓋從略焉非直缺疑而已或不背

張清恪公年譜

幸

先公初志也夫男師杖師載薰沐拜手謹識

四四九

吾師

清恪公張先生學業彪炳於寰區政事懋昭乎國史古人所稱三不朽蓋兼備焉此無事後賢之顯揚盛美而後可以聲施奕世也惟是先生以身任斯道之傳一言一動無不可為天下法而其與世齟齬方困窮抑塞時擠排以致之危地者披猖突兀百變而未有窮而先生巍然屹立聲色不動卒致陰霾掃盡見白日於青天此其定識定力肩荷斯道豈史官所能盡載一時學士大夫能推究其淵源者哉嗣君年譜之編有由來已譜既成正家與同門費子元衡先後與校讐之任乃知先生一生立心行事無一不本於至誠其於橫逆之來可生可死終不可以貶吾道嗚呼聞風者當奮然而興矣爰敬述編次之由而并附所見告天

張清恪公年譜

三十一

下之有志學 先生者雍正十二年九月受業門人程正家謹識

道光丙申春

李恕谷先生年譜

蠡吾李誥梓行

李恕谷先生年譜題辭

鶴讀恕谷先生年譜喟然嘆曰此不朽之人不朽之書也不朽之人非不朽其一身而已將使天下無用之人盡為有用是人盡得先生而不朽也不朽之書非一人之書不朽而已將使孔孟所傳之書二千年人不知其用而今可以用矣是孔孟之書固為不朽而二千年不得其用不啻其朽今得先生而誠不朽也豈不偉哉天生習齋即生恕谷以大其傳天之為萬世人類計實厚矣為孔孟計實深矣然天為世道而生兩先生乃必生於宋明之後何也曰此天之所以深為孔孟厚為人類計也有明有晦者時數之不得不然也道以有用而明無用而晦孔孟恐其無用也而明之乃明而漸晦晦於佛晦於老猶未為晦也晦於儒之佛儒之老斯誠晦矣而猶未也晦於儒之佛儒之老而舉世竟確信為真儒則晦也

忠谷先生年譜 題辭

之極矣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久乃不朽也孔孟之道至宋明而晦極矣人之無用書之無用至宋明而亦極矣昏弱無用之禍亦至宋明而極矣乃人受其晦者如夢如迷茫然其中也於是窮則必變變則必通習齋起大聲疾呼振聾瞶而木鐸之恕谷又從而鐘鼓之由是夢者醒迷者解有宋明之晦宋明之無用即有宋明無用之禍昭然殷鑒苟非下愚有不微而信信而從者乎既微而信且從孔孟之道不通而久乎自茲以往萬世人類庶皆有用乎其無復迷夢者乎故曰今得兩先生天之為孔孟計者深為人類計者厚也不朽矣康熙甲午歲十二月十二日教下小

弟昆陵惲鶴生識

聖谷先生年譜總跋

先生年譜庚寅以前門人馮辰纂辛卯以後門人劉調贊纂銜在
唐山學署重訂一週纂者刪之漏者補之訂修既畢披讀數四不
棄作而歎曰吾今而知天之不喪斯文也斯道也孔子之道而非
孔子之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治天下之道也周末明王不作
孔子修其道以待用故曰文不在茲乎孔子志為東周思以道易
天下乃周流無所遇退而以其道教及門某也兵某也農某也禮
樂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依然帝王治天下之規模也道統開自
帝王以儒者而接帝王之統苟不務修齊治平之全業則不可以
為儒自秦遭焚坑後道幾亡矣而漢唐儒者如鄭康成以傳經為
事而猶講明治道昭烈曰吾幼周旋於鄭康成盧元直之門所聞
治道多矣文中子上太平十二策韓昌黎衛道開邪然亦講兵機

聖谷先生年譜跋

考禮制諸儒雖未嘗以傳道自任而抱殘守闕無異說也至宋而
道士陳搏以其道家所傳太極圖授周子周子為之作說曰自無
極而為太極即老莊有生於無之說也當時張橫渠即不然之曰
今儒釋老莊混為一途謂有生於無多見其說淫矣程朱尊其說
以為儒宗朱子刪去自為二字曰無極而太極其立教也以主靜
為學功以講性為學要於古人經世之務畧焉不講曾點之春風
沂水則謂其有堯舜氣象三子之禮樂兵農則舉其欲得國而治
之以致學者處無經濟出無事功當時沈仲固曰白道學之名興
學者出仕以理政事為俗吏以建書院修語錄為賢者異時必為
國家莫大之禍沿流以至前明懷宗問平賊方畧儒者劉哉山對
以舞子羽兩階然則講學不實禍流家國其弊可勝言哉先生幼
承先孝慈公家學長遊習齋之門內而身心外而經濟一致加功

以寡過為作聖之基以居敬為持身之要而於禮樂兵農射御稽
數皆考古準今可措施行其教及門曰學術不可有偏偏於立體
必流清靜空虛為異端先儒已嘗其弊矣偏於致用必流枝克雜
霸為小人今日宜戒其禍焉其為學之中正無偏如是蓋誠欲以
全體大用之學歸之儒者上可以考三王下可以俟百世所謂為
千聖續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非先生其誰也年譜俱在後之觀
者倘其有感而興焉

嘉慶十九年歲次甲戌孫銘頓首拜撰

聖谷先生年譜跋

二

父母各四乃返城拜生母嘗曰孝慈公之事親視無形聽無聲勉學之而不能也乃纂求孝集採古人事親之禮與事以白勉盡膏醴稻竭力以供而自食粗糲不使父母知友人趙思光者感先生孝而知先生貧每問數日使人送稻肉於孝慈曰先生自城中遣來者嗚呼先生固大孝此友亦奇人哉年二十六孝慈卒辨踊痛絕三日不食廢苦枕塊歛葬虞祭皆如禮服闋應試遂以庚午舉於鄉先生至都督憲石門吳公素慕先生聘先生授其子弟以六藝之學時先生著大學辨業成吳公同少宰秉義徐公共梓以行世先生謂金素公曰嚙向不先見時貴今為明道計其賢而樂延訪者或先或後不拘然杜已狗名則不為也故一時顯達如王顯菴相國王士禎尚書許西山侍郎許時菴司空寶克勤冉永光二太史于名世郭子固二御史或造寓延訪問道或盛饌招延論

恕谷先生年譜

傳

一

學而孫子未太常李質君撫軍尤講兄弟手足之好徐壇長者撫院李安溪門下客也欲持大學辨業呈安溪先生不與壇長曰撫院虛左以待先生辭曰不敢往也時三藩平後朝廷向文學四方名士競會都門問先生名無不過從者先生亦欲廣結名流以自證所學而當時相與考證今古則惟萬季野他日提先生手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孤耳閱百詩洪去蕪未知何如也尤深服大學辨業一書為作序於其上季野夙有講會每會講皆顯官王供張翰林部郎處士數十人環坐聽季野講一日會講于紹寧會館先生亦往眾拈郊社季野向眾揖先生曰此李先生也負聖學正傳非余所敢望今且後言郊社先講李先生學以為求道者路乃將大學辨業之旨歷歷指陳曰此實聖學的傳諸君有志無自外因讓先生登坐并講郊社先生辭謝去於是馮敬南溫德裕劉綽然

時邀會諸名士於各會館中請先生講學先生亦隨問有答因暢發三物之旨曰人得天地之中氣以生則有仁義禮智之性性見於行則為子臣弟友行實以事則為禮樂兵農周公以三物教天下三物之六德有聖忠和猶是四德而分其名也六行有任嫺睦惟五倫所推及也六藝有射御書數兵農禮樂之分判也非六德無以善六行非六行無以成六德而非六藝則無以盡六德六行之實事三者乃本末兼該之道外此則曲學異端烏可訓哉眾皆曰然此誠三代實學六藝不復天下終無強立之日也郭子固與先生尤厚盡棄其詩賦之學而學先生六藝之學其兄子堅亦篤信焉子堅作令桐鄉一歲使者三至請先生往其任議政先生至愛禮之甚厚憂先生年四十無子為重聘置副構留春樓以居之生子彌月設筵張樂裝載送歸而子固已先為先生家中置一副

恕谷先生年譜

傳

三

朋友之情如是郭公兄弟真賢者乎非先生盛德服人何以得朋友之愛敬如此也先生嘗言自弱冠志學迥勤惟戊寅年功頗密日三復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之句雖入廁撥癢不忘敬夜臥不莊悚然欲股夢或雜亂遽驚覺曰茲不敬矣遂寤時先生得賢主人而存心兢業若此先生學六藝以樂無傳聞毛河右先生知呂律遂自桐鄉之浙從之學樂河右蕭山人名奇齡康熙戊午舉博學鴻儒授翰林告歸益遠經學於禮樂詩書易春秋皆有論著一洗前人痼說先生從之學樂並受其經學時與往復論易辨太極圖河圖洛書之偽論尚書辨宋明以來攻古文為偽之誤論詩經言小序不可廢河右欣然稱先生為蓋世一人先生學樂既成著樂錄質河右河右寄書曰不謂通人之學推廣未備發掘盡變至此此道為千古來第一難事今得恕谷開發之千年之闕為之以開

醫宗先師必稱慶地下而世莫知也恕谷於禮樂大事皆洞徹源委實先王先聖所繫賴一大人不揣一日之長實愧心已丑楊慎修令富平敦請先生曰學施於民物在人猶在己也應之慎修待先生以師禮言無不聽先生曰富邑亂國也治須嚴然嚴不傷寬乃得也教之禁鬪爭斷賭搏勤聽訟減催科抑強恤弱不虧市價數月闔縣風俗一變乃語以旌孝弟崇學校選鄉保鍊民兵勸農桑興水利諸政四鄉頌德政者為楊令建坊獻衣楊令來謝曰先生功也先生曰君自勤惠我何力焉楊令每赴省必偕先生同往關西學者陳向平黎長舉魯聖居蔡瑞生張潛士等皆來稱後學求教時集諸名士於寓彈琴賦詩論學歡宴而罷張赤城曰是會也奇材異技六省之士萃於一堂先生以至道正學振興後進而且一嚙一咏談笑風流亦足以傾倒豪雋心折矣先生亦喜

恕谷先生年譜

四

之曰尚乎學易長舉學禮聖居學樂瑞生學兵潛士學平書吾道其或與乎先生以歲底省親將歸吏民紳士具字楊令留先生勿行先生不允先生行士民餞送者十餘里不絕楊令出衙遠送至康橋跪地歎歎不起曰上下皆知楊勤能屈先生願先生明春早回無虛上下之望先生諾之備三騎送先生至家明春楊令以血書來詞甚悽惻不得已復至又周旋一年楊令天性好善而父子意見不合遂辭歸決不往甲午浦鳳巢選彙令余往賀之曰得官意中事何賀賀邑中有大賢君能禮致之鳳巢遂偕余往謁先生於齊家庄之廬余獨留信宿觀其諸生習禮及琴簫于戚歌舞諸樂器縱談學術治道三晝夜因得盡讀先生之書以歸先生深喜得余每有著必以稿示余偶有訂正時兼採擇其或未合必反覆誨諭俾以其明曰此非吾兩人之言天下萬世之學所以定也嘗

李恕谷先生年譜 傳

示余省身之要曰人身有三境曰明曰昏曰妄惟聖人為明之明賢智之過有明之妄學者瞬息有違有明之昏愚者務身心一齊修整九容非肅恭妄戒昏天君湛如而又學為有用之學則聖道不遠矣余每傷知學之晚先生曰無傷也王崑繩之從學習齋也年五十六矣才氣故豪睥睨一世吾與微言聖學爽然自失取大學辨業存學編讀之遂翻然決計曰吾知所歸矣吾自負有用才古文必傳今幸際清平翰鈴安事文意終屬枝葉非所以安身立命也遂從入博野執贄習齋傳其學朝聞道夕死可矣何思晚乎丙午部謁選知縣以母年高改選通州學正到任三月引疾歸乃退隱於齊家庄謝世務理農圃然省身寡過老而彌篤誨迪來學倡明聖道孜孜不倦又嘗自省書曰余六十九歲之歲矣行道無望矣著書明道自力竭矣惟是身心性命可質帝天者自反猶有

恕谷先生年譜

五

微其及今不力萬一抱憾而卒欲補何由戰兢惕厲列後日省之要乃條列數端以自檢校皆於無過中求過誠不欲留幾微之憾者乎又曰顏先生以身任天下萬世之重卒而奇之我我未見可寄者不得已而著之書以俟後世所著有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等小學稽業學禮學樂學射田賦考辨宗廟考辨禘祫考辨郊社考辨論語傳註學庸傳註孟子傳註傳註問易經傳註詩經傳註春秋傳註閔史都視慶志編平書訂太平策顏先生年譜恕谷後集凡二十餘種先生自幼為學思以用世而嚴於進退王相國頌菴將以學行薦先生致書懇辭李安溪以知呂律遠使其門人來召先生不往見 十四王在西陲用兵使人兩次以車馬來聘以母老身病懇辭聊佐人政小試其道終不得大行焉當思得其人以傳故南遊江浙西歷秦晉以及嵩河濟洛之間汲

汲然以接引人才為務所至英才哲彥輪誠北面及家居裏糶贏
 幾千里就傅者絡繹不絕有力不能赴郵書請正遂拜為師者如
 馮辰劉調贊黃日珩黎長舉孫應楸李正芳程猷古葵劉天植王
 秉公劉貫一王遠張嶺門張業書蔡麟陳向孚魯登關張瞻仰趙
 瑞鴻黃輔王克柔杜謙益劉廷忠陳兆興張曉夫張珂則文忠李
 基劉著鍾淑輝鍾清偉鍾和先生胞弟培亦從學于先生長經濟
 著灰畫集雍正十一年癸丑元旦午時卒三子長習仁即留春樓
 所生也府學生學先生立日譜省身心二十四歲卒方靈皇稱其
 承親事師交友毫髮皆當於禮而行之甚安次習中府學生次習
 禮縣學生皆能守其家學者

惇鶴生曰曾子云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先生修習齋年譜馮辰
 亦及先生之身修惇谷年譜誠念道之傳也萬一當世不得其人
 惇谷先生年譜序

後有興者由惇谷以尋習齋由習齋以尋周孔明道在茲行道在
 茲用以康濟民物莫安天地非細故也嗟乎豈得已哉先生自五
 十後始覺衰憊恒恐顏先生之道一旦墜地將使神州陸沈滔滔
 胡底言之未嘗不泣下也任之重而憂之深如此周孔之道雖蝕
 者二千餘年天生習齋以啟之又生惇谷以昌大之殆非偶然也
 今者木壞山頽先生逝矣他日振而興之措而行之尚有其人哉
 尚有其時哉

雍正十二年八月甲辰朔武進教下小弟惇鶴生誠翁拜撰

李惇谷先生年譜序

庚寅歲春二月先生西遊秦托辰放其子遂命為之僉年譜展受
 命按先生從顏習齋遊所立日譜輯錄抵是年五十有二歲成帙
 若干卷先生自秦歸訂之或謂先生年方艾不宜生前修年譜豈
 思年譜猶日譜耳日譜記功過以策勵習行年譜何獨不然詩云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始易而終難也始易終難則愈宜有所策
 矣先生年始衰而粹少壯時功力置之几案寓於目側有不戰兢
 惕厲以振其後俾其學如一日者耶况我輩在門下者多長難苟
 安今觀先生年譜少壯精進如此有不勃然奮勉求步其後履者
 耶且不獨吾黨四海之內久沉溺於宋明之虛浮以致議論多躬
 行少而純法孔孟踐履篤實者惟見於習齋先生一人恐其傳之
 猶未堅也今再見此模範以為惇谷學行與習齋若合符節而其

惇谷先生年譜序

修明禮樂謀畫經濟更有以補習齋所未及為者則豁然悟然
 起矣揚子之波設洪船以拯溺高其幟招其音非長年之好名
 也其情急也苟有志之士聞風其振則聖道立興雖孔孟在天之
 靈亦必欲我先生之年譜及時流布也修之烏容緩哉是為序
 昔

康熙歲次壬辰孟夏穀旦蕪湖同人馮辰頓首拜撰

原缺

題李恕谷先生年譜

天地剖判洪濛闢人處其中為三才輔相裁成賴吾儒空虛寂滅
何為哉五帝三王堪指數經綸事業炳今古先師孔子起布衣洋
洋大道滙鄒魯于嗟秦後二千年坦然聖道生塵烟前有老佛相
頌感後來朱陸復喧闐探无極推先天儒釋老莊雜一筵儒學自
自此歸無用三教困之分戶傳恕谷先生才天縱辨業學規諱
貧用弱冠師事顏博陵格物眞傳超漢宋我居廬近先生第我後
先生未百歲欲往從之恨末由踟躕搔首看天際奈何俗士太
誇誇嘗先生開異議聖道長夜二千載夢中人語論滑稽江漢
秋陽明願進靈儒證六經千古大夢同時醒

河間後學范鳴鳳羽菴題

恕谷先生年譜

叙

三

余幼失學去習騎射亦不克竟學何與知人論世褒揚往哲焉然
 得鄉先生李恕谷年譜畧觀即傾心向慕之俗務雖雜久未終帙
 迨癸巳正臘忽大喘嗽三月不能成寐遂以屏絕人事往往閱先
 生年譜頓忘病之在身因不釋手藉以療病病亦愈嗟嗟乎先生
 之德光於日月先生之名懸於天壤其議論若吳江河其著作若
 揭山嶽衆譽之不能殫其高衆毀之不能損其貴余皆聞諸故老
 未克心識所以然以余之不識覽其遺譜猶足愈痼疾則文人學
 士舉其遺譜而抽引奧秘其必能啟後世之晦塞救俗學之膏肓
 也何所窮極也哉余獨惜其藏稿未梓恐就泯沒輒聘先生裔孫
 手為鈔輯付諸剞劂以償諸海內君子先生全集經註悉有刊布
 後不幸回祿降災遂皆散佚茲設方搜購果成全帙綴鐫行世是
 則余所大快但未識何日酬此志耳

恕谷先生年譜 叙

四

同邑後學武人李浩謹誌

叔自幼失學悔已晚先祖恕谷李先生學宗孔孟道法陳荀所著
 書二十餘種乃遭回祿之變藏板俱失一日與宗弟海嶽語及此
 吾年已七十且晚就木愧恨無地海嶽奮然曰汝死我事且因子
 竭資先以年譜付梓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昌黎不言莫為之
 前雖美弗彰莫為之後雖盛弗傳海嶽勇于為義余家世世無忘
 也

道光乙未年月日記於金陵書屋

恕谷先生年譜 叙

五

金陵省內府東大街趙正元鑄

李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清苑馮 辰纂

武進惲鶴生訂

孫錯重加修訂

己亥順治十六年閏三月二十四日卯時先生生

先生姓李諱搢字剛主號恕谷始祖諱進忠本小興州人明初

遷北直隸保定府蠡縣西曹家棧歷六世至高祖諱運雄偉剛

直賊劉六劉七作亂肆掠過門見其與弟還制挺臨然也不敢

入曾祖諱應試號鵬巷縣學生員多長者行祖諱綽字素先剛

直仁厚好施與父諱明性字洞初號晦夫則海內所稱孝慈先

生者也嫡母同鄉耆德馬公女生母易州世襲錦衣衛指揮馬

公女時孝慈先生奉素先翁居蠡城篤志潛修孝慈有文云子

恕谷先生年譜

卷一

年強四始立長子命乳名曰四友期之以疏附先後之儔也載

歲入學更名曰堪恭欲其謙士欲其實也

庚子二歲

辛丑三歲

壬寅康熙元年四歲

孝慈先生抱提口授孝經古詩及內則少儀素先翁嚮小弓引

之學射

癸卯五歲

甲辰六歲

乙巳七歲

丙午八歲

入小學孝慈先生教學幼儀讀經書

丁未九歲

戊申十歲

己酉十一歲

二月素先翁壽八十七歲卒孝慈先生率先生入曹家棧居一

以便省父墓一以父葬後兄節白公迎母居鄉便侍養也當素

先翁彌留時指溺壺使節白公用節白公躡躡先生旁語曰父

去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同從兄萃生等學見他人作文

隱搆一首萃生見之質於孝慈即從願自此遂作文

庚戌十二歲

辛亥十三歲

壬子十四歲

新歲祖母吳安人壽八十八歲卒

恕谷先生年譜

卷一

癸丑十五歲

是年節白公命孝慈先生及三先生餘初公析居歲底娶王氏

遂與其兄法乾交論學甚囑法乾嘗謂顏先生曰吾近狷兄近

狂李妹夫乃近中行也

甲寅十六歲

乙卯十七歲

先生丙子王氏卒附葬村東祖兆王孺人有順德後先生為立

傳曰亡妻王氏名至順同邑生員王翁蘊奇女翁寬仁夙德其

長子養粹閑家人以禮故亡妻家教最嫺女經畧上口十六歲

歸于長子一歲儀容端好善事嫡母委折能得母心事子敬而

順三年無一忤言婉孌若不勝食者食常減每夫婦歡對輒泣

曰佳夫婦恐不能偕老也惡其語呵之比歡如故已而果得勞

疾謂其母曰吾家貧萬語舅姑游我遂卒於康熙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為十八歲贊曰妻卒後知妻之賢良有以也世有以新昏而忘故者然乎哉然乎哉于學道者也贊曰前幸傳自處而順德不可忘矣今亡已十三年矣夫剛主氏為之傳孺人未于歸時有糧數石王翁遣車送至孝愨先生曰令女在未聞有此也則君家物耳請載歸翁曰亡女為李氏之鬼其遺物豈王氏之物哉必不可歸孝愨受之

丙辰十八歲

孝愨先生以弟餘初翁及其子折相繼逝率先生入城居經理其孤寡自此費出不給產日落先生時病然未嘗廢讀先生嘗言吾少年讀書強記四五過始成誦比時同學者多如此而予迥後閱書幾萬卷者好故也故學祇在好在質高又曰人知

恕谷先生年譜卷一

三

學之美而不知問之益海內賢詰窮年所學者吾一問而得之其益豈不大哉生平處事必再四問辨然後行

丁巳十九歲

娶馬氏孝愨先生謂王翁種奇曰培則猶是也而君女亡矣俗以培婚娶為續女歸寧婿男女之別非禮也培嘗往來培繼娶不可往來王翁然之 學院吳公國對歲考進縣學生員第一名吳公深喜先生文開雕行世 先生前為縣令畢公所識拔及入庠畢公知其貧將以事週之令一訟者來求關說孝愨迎謂曰汝誤來矣吾家從無關說射利者出之

戊午二十歲

科考一等當補廩謀之習齋先生先生曰補廩有與齋辦陋規是以賄進也不可乃辭不補

己未二十一歲

孝愨先生命先生經理孤從姪而銳家務偕先生嫡母及二弟孺返鄉留先生生母在城撫三弟培四弟俊從先生學五弟方二歲在母懷 邢臺李教武來訂交時間顏習齋先生為聖人之學因同訪於賈子一塾習齋謂先生曰尊君老成創設僕學之而未能內方外和僕學之而未能夫學問富於胸中而視之若一愚人豈人可及耶足下歸求庭訓可也先生自此深以習齋學習六藝為是遂却八比專正學 交劉晃田學數纂求孝集輯經書言孝之禮及昔賢與孝愨行孝之事以自勉也 某友以先生貧代先生向捕廳言一事得數金與先生先生不受

庚申二十二歲

恕谷先生年譜卷一

四

先生以力田不足養親兼習醫書每朔望前一日遊尋步二十五里至鄉省父母安味爽起四拜仰返城拜生母 五月往謁習齋先生教以學曲禮 七月聞習齋實例事往諫曰先生正名買側為媒所欺不可賣今使媒轉賣是我又使之欺人也習齋以年將老立嗣事迫謀還原銀以圖再買意難之先生曰改過不畏難也畏難則過不改矣先生為千百世之人而畏難乎習齋汗流被面曰近累日瘡昏則情愈昏承教敢不敢因下拜先生亦拜曰成湯改過不吝漢高從諫如轉環先生既足鄙言願朝聞夕行習齋曰何待夕飯畢即同如齋結此事耳先生服習齋改過之勇躍然志氣若增益效習齋立日記自考自此日始習齋至盡出原銀十九兩與媒贖石氏女出之其父 先生謂習齋曰所行幾微不能告人即不願言言有纖悉

迴護卽不願行不能告人卽爲苟且迴護卽爲文過苟且則近利文過則作偽乃高談聖賢則爲名義利誠僞名實君子小人之分途也習齋曰然先生又曰朋友實善規過當嚴然對人亦當爲賢者消隱況人曰夫夫學道者也尙爾我何賈焉是沮之也習齋曰否是結一鄉原黨也是自是非自非改過自改過何不可青天白日者况後學有志耶聞人得失自可法戒無志耶日陳堯舜於前無所用之 作日譜凡例一以習六藝爲學日有常工不備書一身之過惡直書一孝之難也日訂求孝往往悖越得罪必書一記不書人過若他人言行有可法則書之一言行纖悉不書有闕身得失者必書孝慈書日譜額曰須莊敬不息表裏如一 赴人席有酒肉惻然不忍食以歲凶養親不能常備也 大風重陰侍孝慈飲酒歡歌 習算法有所得則

恕谷先生年譜

卷一

五

質於見田 張自天遭繼母變先生謂之曰父母有一分不慈卽子有一分不孝自天曰辱言願直受之曰未也古云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可憐上也不作意見色次也曰次則非至善矣吾行合道而不得於親卽爲非道自怨自艾如無所歸故曰深受其狀可掬也若但如不見不問孟子所謂恕矣疏矣非孝也又曰愛令母所生之弟是轉移一樞機也今人兄弟不和一曰責望人責友寬而兄弟刻以其親也不知親則愈不可刻矣一曰較利曰均子也何偏受其豐不知天下之偏豐者多矣能盡與之較乎而乃忌嫉同氣也同氣有豐者不更可喜乎知此則知去此則仁 聞賈桃動嗜心旣而曰一桃之微可以喪身止之 謂賈子一曰人勿與尊長辯理分卽理也無分則無理 八月劉煥章札規先生慮以下人養

氣養量 一日因臥旋悔曰安肆日偷遂起 限味爽卽起更定乃寢日二餐 侍孝慈酒食孝慈曰我食未嘗過飽酒不過三杯譙客則無算 思于中丞參汗吏擊衙益禁雜派端佐貳可謂錚錚然養如頌農政旌力田禁遊惰置義倉練鄉兵汰冗役清醜弊教如舉逸賢旌孝弟選教官隆鄉約過異端皆可行者而先生守節不欲自往建白也時中丞檄諸生課文先生辭不往中丞名成龍山西人後設清端 務農行醫教弟念念日不暇給或遇疾則靜坐 閏八月二十二日孝慈初度也稱觴上壽譙客 九月抱病往北泗會習齋習齋言先生病在不節飲食又好記覽多記損心又曰嗜欲之害人不一飲食之欲爲最下先生疎然刻心 夜臥思天地間無處無鬼神人無處可離敬如此臥也焉知無神視無鬼凭敬耶神欽鬼欽肆也神慢

恕谷先生年譜

卷一

六

鬼凌敬肆禍福之機也奈何不懷 思害政莫甚於繁文每曰晨謁母及祖先影堂先聖各一指一日以事迫忘之自罪曰是心粗非事迫也 習齋曰學者勿以轉移之權委之氣數一人行之爲學術衆人從之爲風俗民之瘼矣尙忍膜外先生泣下 謂習齋曰謂氣質有惡而變化之不可謂氣質有偏而變化之無不可存性攝所駁宜酌也 一日納新履小行遂不莊嘆曰此不利用也而卽不能正德乃知三事缺一並失其二 擬日譜每時下一圈多言則又圈上各過念則又圈下○有貪利心則又圈右○有求名心則又圈左○有怠心則又圈中○有作僞心則圈上下左右皆又○ 聞儀禮自勘色溫如心藹如 思高隱傳名於千古易行義建功於一時難 習齋評先生日譜教以記事減冗繁而錄大綱家務減瑣小而措精

力看書減而讀所現學習學減而勿貪多 十月立常儀功習
 禮習數觀周禮儀禮禮記及家禮銓補讀周易劉藥教培培以
 學期望前一日往鄉省父母安夙與率弟壘拜父母各四使弟
 培培亦在城拜生母拜影堂拜先聖回城拜生母四拜影堂每
 位各四拜先聖四配各四受培培各四答培培每日盥洗率培
 培問生母安一指東望再指影堂先聖每位各一指拱受培培
 指凡出告反面指踰半月見父母則拜見尊長拱而趨見同等
 謙拱見下人不凌賓客迎於門外拱讓升從之入齋左上一指
 禮見則拜敬者先往鄉里門即下出乃乘必見伯與二叔見族
 尊長指等夷或揖或拱異姓或揖或拱凡過祠則拱淫祠否先
 賢先達墓拱友人父墓亦拱見可惻可敬拱騎則俯僂而過過
 先人墓則下而趨凡與人書書拜者即時下拜 先生外舅馬

恕谷先生年譜 卷一 七

翁言孝慈先生於兄讓多分少故致飢寒先生曰家君以為飢
 寒輕兄弟重耳 之北街寒甚袖手備悔曰此非所以自強於
 手容也乃端拱 告家祠止每日晨謁以禮無事不闕廟門也
 閱家語至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君子狎足以相
 歡莊足以成禮孔子以為知禮乃知莊而過嚴則人不親亦非
 禮也以人言則尊師莊而同等狎以地言則大庭莊而爾室狎
 以時言則初見莊而久見狎當隨節酌宜論語雖狎必變是孔
 子亦有狎時也至子曰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以禮客
 不敢不盡禮此今日行禮之準也 考冠昏喪祭朝聘諸儀
 常思寧靜及百折不迴 夜大風起衣冠坐 劉煥章為先生
 言治家不宜瑣碎先生曰此相因之弊勤儉則多操切操切則
 多瑣碎敢不敬服 王法乾謂先生曰尊君常教我陰行善我

不能故天昭其罰所謂小人儒也尊君德行後嗣必昌以謙下
 也 從張函白學琴 思春秋之時義在為東周孔子志之而
 列國不能用乃以此義寄於春秋至戰國則尊周無所用矣保
 民而王乃大策也孔孟易地則皆然 語李毅武曰讀盡論語
 非讀也但實行學而時習之一言即為讀論語讀盡禮記非讀
 禮也但實行毋不敬一言即為讀禮記故學不在誦讀毅武曰
 君學已富故當約禮愚學無多尚當博文曰君誤視學文矣文
 詩書六藝也誦詩作樂能言考書知政練事習禮樂射御書數
 以致用非佔俾也 力戒多言 一日黎明視襪柳右長起視
 則否嘆曰目見尚有不可信者然則已見可執也哉 將詣習
 齋忽大風家人阻之曰豈求教而憚風乎行 孝慈為先生極
 言見小欲速之不可為政 人勸飲加一筭旋悔曰負顏先生

恕谷先生年譜 卷一 八

教矣 纂治平事 孝慈謂先生曰吾平生過故人墓必起敬
 見婦女必避胷中無妄念惟近遺倫常逆境不勉介介然亦旋
 解也 為毅武言讀書不解不如返而力行行一言解一言
 遍除齋戒安五祀神位懸曾祖考妣像
 辛酉二十三歲
 立一歲常儀功 逐年更定祭先從伯父行時王制如儀祭五祀從父
 分春夏秋冬昧且前致祭如儀學六藝分日課功一日習禮三
 日習樂五日習律 明太祖易 七日習數射隼弓矢書習無時每
 散學歌詩凡祭必齋大祭七日中祭三日小祭一日沐浴更衣
 不如董每期望前一日齋餘儀功見前益夫婦行禮夫南面婦
 北面婦四夫再日諸每時下一關心儀則園白放逸則黑黑白
 多少定欺嫌分數私欲不生七情中節處事待人無不妥當乃

可自慊而白以考究致用之學為業以多閱書作詩文損精神
為戒 元且在城祀五祀影堂稱父命訖即如鄉拜侍 讀步
天歌 從顏習齋入獻縣拜王五公先生問邊外守邊河外守
河江外守江之法侍坐潛手搔癢習齋曰侍尊長而覺癢心
即不敬矣不待搔癢乃為不敬也 評習齋日記至愛剛主有
其才而無其學悚然曰咫尺習齋天成我也不傳其學是自棄
棄天矣 過毅武齋毅武言其驕先生曰不力行故也讀書之
人虛見憶想自謂高人故易驕若力行則此日此身千瘡百孔
欲驕得乎又言省察力行如循環省察精則力行勤力行勤則
省察益精辭行毅武留談曰吾輩刻刻有要功而閒談乎 二
月劉見田子壯吉張漢張澍王自新從學 學功增九日習射
修學規示從遊一孝父母須和敬並盡勿狎勿怠皆定晨省

恕谷先生年譜

卷一

九

出告反面一揖朔望令節四拜一內外尊長俱宜小心侍從坐
必隅行必隨居必起乘必下呼必唯過必趨言必順教必從一
身者父母之遺體也古人一舉足不敢忘父母况可資飲食縱
淫慾蹈危險自貽災戚一修儀儀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
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一肅衣冠子桑伯子
不衣冠而處孔子譏之即私居不可袒裼裸裎一習幼儀凡灑
掃應對進退惟謹客至俱起子命揖者揖拜者拜或子出學長
陪侍餘不許亂動至於出入齊班魚貫論前後行輩相遇相別
俱一躬數日不見見則揖問納福一遠異端佛仙出家滅倫無
父無君之教也其徒可化者化之不可者遠之一重詩書凡讀
書必深案端坐莊誦如對聖賢每晨人學必評應整卷出則閱
書各歸行列不許狼藉一習六藝今以凡此應試諸生固有

學但禮樂射御書數聖學之正務也有願學者隨其材而教之
一通經史經者修已治人之類譜史者修已治人之榜樣也除
雜書及非道之書不許泛濫十三經廿一史須一漸考之一敬
字紙學堂街巷見必拾納紙池中積多焚之如出遠見之則隨
便填藏一清晨飯後必早到一次太遲及三次遲者責一誦書
必音清字字真期背讀失忘者責一講書須潛心玩味不解不
妨反覆問難回講不通者責一習書正坐以筆對心指實掌虛
腕中用力細研形體結構然後成字潦草者責一灑掃學堂輪
班違者責一每日清晨向上揖先聖揖師遇朔望節令隨師拜
先聖訖拜師同學讓學長轉左以次而右為禮違者責一曠學
者責有事不告假同一藏修游息各於其處交頭接耳相戲嘲
者責一窗友宜和睦反面者責一子出外學規俱在宜各遵行

恕谷先生年譜

卷一

十

怠戲不盡日功者重責 謀一事有喜意旋悔曰此驕也驕則
敗顏子不伐不施可法也 劉見田言某願借乘曰堪平日有
三不輕一不輕與富交一不輕與貴交一不輕乞假皆恐彼驕
而我畏也固辭之 讀孟子至其間必有名世者思孟子以戰
國元勳自任而後儒乃祇袖手旁觀即有與人創守事者上之
不過經筵講書下之不過書詔檄獻詩頌而已乃以為學孔孟
不亦左乎 以從孝慈祭戶神散齋思祭義云散以定之致以
齊之則勞心之事散齋不可為矣時正習開方法及閱此書乃
俱止 問射法於趙錫之汪若紀 夜寐學射撤放法常以肘
擊墻而寤 時與張文升共習翰鈴顏先生至齋城則商酌徹
晝夜 孝慈教先生以無愧於心無愧於身無愧於人之道
會習齋實日記習齋見先生記中白圈多曰此非慊也怠也怠

則不自見其過不怠則過多矣僕記中純白困終歲祇數箇嘗
 言聖門三月不違仁固難卽月至日亦何容易 馬贊伯以
 親疾割股療之先生糾人公舉有非者先生曰非取其孝得中
 道也取其真迫可以厲世耳 趙錫之知先生奉親甘旨苦不
 給自四月每朔望前一日潛使人送麥一斗肉一筋於鄉云先
 生所進也抵次年端月錫之外出乃止 深州國公玉來拜抄
 先生日譜常儀功及祭五祀儀去 入鄉囑一弟孺曰供物者
 吾之責至於侍養無方汝之力也勉之遂泣下 思以講性天
 爲學與好隱逸耽清虛者雖日關佛老而易惑也以去之不遠
 也 問朱晦庵解通書剛柔善惡中曰兩儀生四象而一善二
 惡出大抹之曰四象生八卦是四善四惡乎又言剛善柔善剛
 惡柔惡添一中卽是五行真亂道也 習齋評先生日譜曰學

恕谷先生年譜 卷一

二

習多於讀作快甚 一日絕午炊而與友人商學古入官之事
 不知飢也 張函白贈琴曰石澗泉 思廉訥不及李毅武寬
 大不及張函翁春風滿座經濟卷懷不及王五公雄心浩氣百
 折不回莊敬端肅老而愈勵不及顏先生懷哉 習齋致先生
 加功九容因約會學以月之三五日 修書與喬百一論學百
 一臨城人明末給事中范士鑾薦於朝已而國變遂高隱其家
 書有云孔子教人不過忠恕信等語不止罕言命亦罕言性
 蓋性命之說渺茫不如實行之有確據也實行致而性命自在
 其中矣此孔子維世立教之深意也可爲名言 十月齋戒往
 楊村會學質日記考經濟演禮習琴習射 趙錫之問平海寇
 鄭國信之策先生爲策畧曰以中國攻海寇則難以海寇攻海
 寇則易蜈蚣海鷗能狎風濤望西洋窺管僅如豆大而敵舟已

倏忽四至中國之器弗與也以舟楫爲輿馬以波濤爲海衢中
 國之人弗與也以數十夫守鹿耳門山蹊陡峙四圍汪洋雖有
 百萬之師無如之何其地利又甚足恃也議撫則笑而不應議
 勦則無路能達議還沿海居民於內立木柵以防之而彼且裹
 糧拔柵以與我難故曰難也然而無難也鄭冠雖蟻據有年能
 保其衆皆一心乎海上雖不乏食然聞中國之禮樂衣冠乘堅
 策肥能無內顧而生羨乎况海爲中國通逃數彼能無室家墳
 墓之思乎但阻於海外無可如何耳誠重購航海商賈使之出
 入海寇聞以攜其首目而煽其黨與必有爲我所動陰爲內助
 或率衆而來者卽不次官之麗宮室美妻妾厚賈與使黨自誘
 其黨衆自感其家腹心內潰然後以大兵加之勢如拉朽耳此
 以海寇攻海寇之道也後姚啟聖平海上卒如所策

恕谷先生年譜 卷一

三

千戊二十四歲
 正月八日先生欲廣會友人以娛親乃稟李慈請入城設筵招
 劉煥童諸友行禮鼓樂較射演技擊歌飲至五鼓訖習齋作穀
 日燕記曰壬戌歲正月四日吾友剛主李子爵顯出其父晦大
 先生尺書曰家大人將以殺日煮瓠蕪醴屈附近賢豪演談
 心以共承春日預擬所嫻而各煩之事吾子典禮周旋賦酬惟
 謹吾子攝之堪幸老親之歡心以治諸友亦合諸友之歡心以
 娛老親除五公山人寓獻陵法乾王子館常山遠乏价致已人
 投之敢矣帝臣魏翁中博子諒交尙淺願吾子重致之也子如
 教先一日寄魏翁書約同赴至日策蹇過其里則守道价守令
 力迫如上谷矣子憮然獨之蠶至賓主笑迎曰典禮先生未臨
 先至者猶未敢率爲禮也子拜手曰卑猥會未得充公西子僕

御敢辱斯任賓主申命子拜手曰請勉從事今日序行惟爾先
賓主賀歲禮次主賓獻酬禮次卽坐禮劉公益南爾德出通筵
爲尊賓張翁白副之先爲禮賓賓拜二翁及相爲禮皆再拜
主人與賓拜准是主獻擊南公酬賓賓剛主代獻老者不以筋
力爲禮亦禮也適法乾剛其從兄效乾父子不期至法乾擇不
宜齒序者相子不逮主人抖健不自老各手獻子佐擊南以酬
饋饌強半拳師冉懷璞入皆出揖坐之對尊賓三飯畢旅酬畢
子起拜手揚言曰今日缺可樂請以禮職僭攝可乎衆許諾子
曰請先風雅頌樂府古詩次今樂衆亦諾子因率先歌洪漢首
章取相勉於學修且以瑟爾赫喧糾筵儀也剛主歌伐木取豐
應氣求以和平感神也衆歌勺取緊純熙樂書定也三終乃蒞
鈞鈞賈者歌飲主人肅容笑色稱觥起曰拙老不能歌請每賓

李恕谷先生年譜

卷一

五

陪飲三白子適勝陪觥未及得封社遊目中座之髯鬢鬢長
眉隆準翼肱尸坐而退然以謙聽然以和者擊南也温温如玉
無厲色疾聲冠翦絨披鶴氅者函白也楮面黃鬚昂昂英武而
顧瞻惟謹者彭子諒也慷慨不平高歌壯氣銀色金鬚者張文
升也嶽嶽不阿辭驚滿座柱其首爾其睡者法乾也顏煦煦語
娓娓側面輕譁者趙錫之也貌質軀健據坐上處力擬虎拳擬
石者魏秀升也恂恂樸樸不歌不笑外若無辨中實井井者賈
子一也繡口簧音委曲盡致而倩盼天天者劉啟三也絨巾布
服老成頹如者主人之婿效乾也前席恭謹垂闌指甲時一低
語者效乾二子及劉見田之子壯吉也朗目蒼鬚冠古服莊
莊其容離離其氣而目羅一座者主人晦夫也肩竦手前和歌
接語左盤盞右壺盞脫承父指環樹實情者剛主也匆匆去來

或搗樽或奉杯或倚扉而笑爲成童爲僦爲尺餘孩者主人之
三郎培四郎竣五郎殿也賈入分往執壺司酌應呼供事者賓
從主僕不之辨也楸素其中綵繡其綠煥然龍蛇點岩蔽松鶴
舞鹿嗣者座壁所懸主人先子祝壽之錦帳及南極老人圖也
子方顧樂衆賓忽起求問魚魚雅雅散釋庭前公請於三壯士
曰勝友如雲禮文秩秩願諸傑耀武以吐豪氣於是子諒懷璞
舞雙刀飛蛟繞蛭子諒又獨舞單刀張目如炬秀升捐衣而前
與二子技擊不覺日之夕矣雅南以老辭行效乾父子與冉亦
去剛主舉弧矢呼曰今日日本期宴後弦歌後技擊復步騎射
日不退舍或不騎耳步射可缺諸衆遂擊腰挾弧培重搗檣埃
重執爵子一提珠算繞巷北三義街三揖讓升話心亭推法乾
爲射司馬與主人立監兩培二人爲偶以射矢揚塵侯爵司計

李恕谷先生年譜

卷一

五

者將登馬司馬厲聲曰錄小中善射者之恥也不許三周主人
拈鬚振臂曰身雖老心猶躍躍逐弦聲動也時已見星卒射子
一呈馬曰某中幾某中幾某某闕錄培埃注爵侯勝者惶報曰
不足言勝將往取爵司馬曰賈者飲禮也勝者無得鳴謙仍三
揖讓升賈者弛弓脫决立飲詩云舍矢既均序賓以賢又云四
侯如樹序賓以不侮今日兼之矣返然對燭促兩席歌籌復舉
三巡後函翁脫裘橫琴鼓之一座寂然傾聽悠悠颯颯如倉庚
鳴楊柳如幽人語谷溪翁手揮上下容目愉愉如霽月光風不
覺其移人也剛主繼作調幾雙絕酒籌乃復舉秀升錫之弦鼓
倚歌已而衆賓出子與一二老在座忽喝嘩如雷問之則秀升
月下戲舞平地一躍遂登東室榮巖衆賓喧也詩哉世傳常忠
武飛上采石信不誤矣函翁驟然呼曰盍聯句卽唱起句一文

升諸友及子成之剛主又擬樂府曰將進酒各執一章主人神情倍王賓亦樂甚大飲益清醒遙聽漏鼓重四矣諸賓告退主人歸內子亦就榻法乾子諒與剛主更呼飲連且環坐榻畔與子勸善規懲儀色始終如常云 從習齋如獻縣拜王五公先生問學其包羅同人之氣度可法也 嫡母病禱家祀五祀請醫跪勸服藥旋愈 自勸家人多病皆由已懈情天降之災立課即甚叙冗勿缺常儀功有缺即書之致力和敬 閱紀效新書 五月病瘟劇孝慈守視習齋醫診左右理事者皆文升共學友也七月乃愈復學習功 習齋言有一分名即一分禍又規先生繫心詩文之失及多笑失儀 甲與人爭先生解之引至閒處諱其失已語同為解者曰甲已心折於吾言矣君翌日平之但為皮膚語即息無為深言語云知淵中之魚者不祥

聖谷先生年譜

卷一

五

是也 省過因思有功而喜不如無功有德而矜終於無德 思天下皆壯人也自有理學書生二派而皆成儒人 五公先生至論經濟 人有譽先生大可用者先生曰他日則不可知若今則自返遇大事動心急事動心得意失意事動心未可言 擔荷也 同趙錫之入保定府錫之規曰凡莊與和非特自莊亦以莊人非特自和亦以和人君之莊和任已而不顧人何以包羅人物乎先生謝言一夜虛寧晤王契九張貞子 或問天有上帝乎曰有門有神山有神豈天而無主宰之神乎詩曰在帝左右書曰子畏上帝非有而何 書壁曰易犯惟驕氣難純是動心 思劉煥翁待人愷惻詳至可法也 或告以毀日是吾之嚴師諍友也 曰君子接人雖脫朝露戲侮放誕而甚勞機械故也 性故也小人接人雖脫朝露戲侮放誕而甚勞機械故也

覽王陽明兵機 習齋言先生家貧親老宜作時文以便視食 書日課於壁曰一山立一莊坐一慎笑一朗言一勿作輕佻語婦人一言事勿急躁一勿閉言一與人言須待人語訖一論古人以和平一戒深言一戒輕作勉人語一戒浮態一勿以盛氣加人 覽陸宣公租稅之議因歎明季之無蓄積民之貧苦富豪坐而收利以操貧民緩急皆徵折色而不本色之弊也 閱廿一史錄經濟可行者於冊 與習齋言交友須令可親乃能收羅人才廣濟天下論取與習齋主非力不食先生主通功易事 孝慈教以宏毅 思史記言孔子溫溫無所試甚佳若窮居而慷慨悲歌上者為屈賈足以自戕下者悲歌久則變節矣 王五公贈先生孫文正公諸書 閱武備志至荀彧言曹袁勝敗曰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孔子不取

聖谷先生年譜

卷一

六

後進文勝况去三代已遠人樂簡易繁禮多儀雄傑却步不可不知也 蓋徐節婦王氏殉夫糾眾共旌表之 孝慈入城見城中所食糲糲大異於鄉所食者為之歎息 癸亥二十五歲 新正培言無紙炮驅祟先生曰以修德驅祟不更大乎 呂精義 與習齋言我輩訟過生過不可不知如口訟浮躁以自悔也亦有時口訟浮躁正屬浮躁口訟多言以自艾也亦有時口訟多言即是多言口訟驕狂以自下也亦有時口訟驕狂實為驕狂習齋曰我之謂矣 五公謂曰兵器須操事須練恥向者改過不力大書壁曰堪汝改過不力者天其刑汝 如易州考會田治擬安州馮繪生新安管公式皆五公之良友也 同習齋文升及五公子曙光望荆軻山過源泉河登太和峯高

歌暢飲而歸 二月命三弟培送米麵於鄉忽風大起中心如
擣翌日雇工如鄉視之無恙心乃降 侍孝懇寢問古今學術
孝懇曰程朱原屬一家學問但辯之勿持論過當耳 與習齋
曰人有囊無一文而不害其為大有沾沾小惠及人而不免於
小者惟先生省之習齋曰足下家貧累眾不謹將致變操宜小
之愚勉大之 或問齋戒曰戒者戒茹葷諸事也猶易齊則湛
然齊一精意思神非素有存養者不能至其極也詩曰齊聖中
庸曰齊明是也常人之心憧憧往來朋從爾思雖使思神亦難
強攝學者不可不勉如祭義思所嗜思所好諸禮勉勉行之以
待學力益純益精可也 使培往鄉送糶米錢造酒為養 國
公玉至曰後進多向吾道但畏不敢近耳曰此我輩之過也凡
初來者不可強以難不必摘其過則人樂近 同國公玉習禮

恕谷先生年譜

卷一

七

習齋評先生日譜曰氣象多得之五公亦善取於人矣 齊
林玉來拜 閱經世實用編 聽習齋言虞學火學 有所得
經濟書於奧斯集 共文升考九邊圖 為孝懇進養脾藥物
張新六茹素依佛規之遂歸正設筵獎之 聽張西白講農
政習齋講區田法 聞五公在新興閩公度齋道車迎至傳鐘
法刀法言一室者天下階梯一室不安置有法况天下乎為先
生移置齋中位次又言作事須咄嗟立辦又教以容物去繁儀
自鄉請孝懇至與五公語語 或問待其似遊曰包舉萬物跡
趨躍治何所不容丙吉之待醉吏陳實之待偷兒不可法乎
閱春秋繁露書後云漢之儒者宋人獨推董子今觀其遺書乃
知為臭味也陰陽五行十餘篇則太極圖說西銘之濫觴言米
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為美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為善則性有

惡圖之乘章與孔孟罕言性天及言性善者大異也獨是明道
而不計功二語未備以為學宗則班史誤易其字而非廣川本
意也對廖西曰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與孔子先
事後得放利多怨等語本無齟齬班固誤為不計其功則禹治
水而不思安瀾周公制禮樂而不期太平也子為父嘗藥而不
思其起臣為君敵愾而不計其勝也學者奉斯言為旨則學無
事功舉世陸沉此言之禍可勝道哉 之楊村習齋外出因思
五公至陳國鎮齋為之位置國鎮笑曰萬物各得其所矣乃整
列習齋諸物歎者正之亂者治之非其所者更之缺者補之無
用者焚之習齋返而佳之 六月下旬聞孝懇先生疾大驚急
如鄉視延醫調之歡笑談學解之聞六月上旬疾瘳回城中旬
聞孝懇又病急如鄉侍湯餌思大人之事先祖視無形聽無聲

恕谷先生年譜

卷一

六

今力致之殊無萬一誠罪人也數日漸瘳 習齋規先生策多
救時宜進隆古先生規習齋盡執古法宜酌時宜 絕糧作嗟
哉行有句云男兒號貧本非人但視高堂淚如珠然外為足食
狀不令孝懇知也 考江防海防及備外國形 馬賞伯為烈
村趙太若聘設帳以近鄉定省便稟於孝懇許之教日到館凡
事大方無為瑣屑 置一冊曰慶志編序曰宋明學者如華子
病忘伏首誦讀而忘民物一旦大難當前半策無施惟拚一死
并忘其身嗜甚矣子行年二十餘頗踴厲欲有為而精神短淺
忽忽病忘每恐其淪胥以溺也乃攜批經世大畧書之赫曦以
慶之 獻影堂祝以將往劉村請神棲於鄉依神主乃請會祖
像祖像攜妻王氏主安於鄉 八月送生母還鄉事父攜內子
及三弟四弟五弟入劉村趙疇趙斯趙麟趙士秀郭藩從學

請嫡母居館 館東請先生內子辭以家法婦女不出外赴席
 乃來送席 祭門神孝慈疾後不能行禮命先生代惟飲福受
 昨送孝慈受之 王佳璠問友曰友在不問弟之恭而已弟婦
 有過如何曰教已妻以儂率之 九月三日聞孝慈病吐急入
 鄉請習齋醫不耐食禱家祠五祀求以身代十七日大漸喘先
 生謹慎語節曰公拜別十八日囑家貧宜終劉村館以養兩母
 四弟居喪不言不事之禮不可執也十九日願習齋來候求教
 孝慈曰有始有終足矣回顧先生囑以從習齋教成時卒先生
 擗踊痛絕強起理喪事後柩城賣翰林克勤為孝慈作傳曰露
 縣李孝慈先生隱君子也明季諸生年甫壯絕意仕進不復攻
 舉子業有強之者與飲酒長歌以謝 詔下郡縣舉學行兼優
 一人人以先生當之辭不赴奉太翁素先公雞鳴而起拜堂下

恕谷先生年譜 卷一

九

然後升堂問安飲食嗜好何所向而適之侍疾衣不襁帶三閱
 月聞呻吟聲即先意詢所欲日五六食必躬進則膾炙必親
 滌久而親安之頃刻不能離諸子姪請易不願也素先公既歿
 哀毀骨立菜果醴醬數月不入口三年不飲酒食肉喪事一遵
 古禮遭母夫人喪亦如之事兄瞿瞿然讓公出與之人高其義
 先是世亂素先公出家賞助里中貧乏勸勿為盜人德而從之
 他冠至輒抽矢標其間曰李公長者無犯時所在盜蜂起先生
 負勇畧悲世難與鄉眾均守望儲糧械時命村外鳴鑼如
 飢鳴甲申後謝世事不復問念聖學以敬為樞頭其齋曰主一
 每晨興讀孝經大學中庸各遍然後旁及他書所讀務身行之
 博野顏習齋來訪見日記及所輯性理通鑑諸書大服歸而
 揭姓字於座上出入必拱揖邑王養粹者有英氣先生勉以學

卒成立遇邪隱辭色不少假終身未嘗履焚寺晚午謹獨修身
 之功益密而不為世之表暴於外者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家素
 饒經滄桑變田被園又兄弟多故糾於用至難堪乃與人言絕
 口不道貧視不義之富貴若將浼焉康熙二十二年疾革曰吾
 心湛然一無動也顧子璠行屬續禮其任仁終身者與先生諱
 明姓字洞初號晦夫年六十有九學者私謚為孝慈先生其配
 馬孺人副亦馬姓俱以順孝佐夫子成德子璠庚午科舉人勵
 志為聖賢學大填培培壘俱業備太史公曰上谷多隱君子孫
 徵君張石卿才文孝皆儒行冠一時先生以孝友節義方之殆
 無異挹其家風醇然有道者嗣君剛主勵志躬行主敬循禮守
 為學要汲汲然取人善溯厥淵源安能沒所自哉李氏之子必
 有遂興者矣 張文升劉穎生俱出傳單表孝慈隱德遺紳士

恕谷先生年譜 卷一

十

公奠購習齋主薄葬辭奠購不然自此交濫事繁矣先生哭曰
 吾此時薄吾親何時厚吾親况不能厚也邊慎其他十月葬孝慈
 於祖兆五公乃與顏習齋共議謚法曰慈惠愛親曰孝秉德不
 回曰孝大慮行節曰孝先生兼之行見中外曰慈先生有焉乃
 共私謚曰孝慈先生始卒三日不食寢苦枕塊殮後食粥哭無
 時朝夕奠食時上食將葬和穴棺柳安厝反主三虞以未至三
 月卒哭遇剛日則祭皆如禮 十一月習齋為趙太若請返館
 先生辭習齋曰子貧居喪於家則生養沒祭俱置當奉主入劉
 村廬於學先生以所教合於遺囑從之告主請往劉村復祭安
 之奉嫡母至館養之 先生慟瘵成瘵畏寒洩瀉頭暈腹痛以
 手摩腹隨指墮落白粥不能咽乃食菜不食果 哭憂外惟理
 學政不問外事 以周卒哭而耐股練而耐孔子善股乃遵之

卒哭不耐朝夕哭 遺孝慈所囑遺債 王五公來弔大慟曰
忠孝遺老盡矣

甲子二十六歲

居喪禮如前 二月王五公先生卒寄其絕命詩至曰一天雷
電收風雨欲使乾坤暗裏行尙有高靈護殘喘爭留面目見諸
生先生哭之慟以居憂不能往弔送葬益慟後為傳畧曰五公
山人王姓諱餘佑字介祺保定新城人父行昆季皆宦於明少
有才譽長念明季多故乃讀孫吳書散萬金產結士甲申闖寇
據京師遂從父延善及從兄餘厚兄餘恪弟餘嚴雄縣馬營等
起兵討賊破雄縣新城容城誅其偽官已而賊敗 清師入眾
散隱居五公山雙峯每登峯頂慷慨悲歌泣數行下益博讀書
九遷於韜鈴嘗集廿一史兵畧為書十卷曰知所向曰奇道曰

李恕谷先生年譜

卷一

三

決戰日出奇設伏日招降日攻取要害日據守形勝日建立規
模曰屯田曰緩急得宜又著前箸集通鑑獨觀工詩字浩氣清
風見者傾倒 四月習齋如遼東尋父先生餽贖儀贈以征吉
湯曰深曰和曰大日機 七月辭劉村館歸城 九月行小祥
禮祝曰稱心始語視地乃行四弟無故考其式寧 十月復日
省功以圖為辨失言黑圈左失行黑圈右妄念黑圈中俱失純
黑無失則白黑白者人禽之介也子本不當有言行以貧窘有
之已難安矣復蹈於禽焉可與 十二月張函白應保安州署
幕事知先生貧邀共往先生亦以歲殿絕糧念遺命養母育弟
不得已應之

乙丑二十七歲

正月二十日請考主入鄉告文云客歲歲數特甚人皆避意不

外出則仰事俯育維艱無以慰大人之隱友人張函白應保安
州幕事力邀同往共分修金此過人之高誼亦濟窮之權道不
得已也但堪既出家人難以城居將以二十二日入鄉奉主同
往嗚呼三歲之中三易其處哀哉入鄉設几筵安考主祭之哭
辭北行朔望望哭拜二月出居庸關渡洋河至保安州署三月
函翁與主人不合先生隨之歸至京申佐領聘館其家令子奇
章從學朔望望哭拜六月董漢儒漢傑郭傑從學 縣郭子堅
子固子固聞先生言遂盡棄所業詩文為正學 七月以省母
旋是時習齋尋父父亡道一妹已適人遂奉主返稅服居喪往
弔之復抵京子堅請館其家郭傑等俱移來學 九月大祥始
近酒南十一月出服乃復日譜勒私欲生否情發中節否處事
待人安當否言行謹慎否 子固任刑曹有辦事才而力持清

李恕谷先生年譜

卷一

三

白獎勵之 于南溟納交問學告以教婦初來以其新婚也
思子固之謙謙若不勝衣可法也 閱徐圃臣天元歷法從其
門人姚蘇門算日月交食 習齋寄言規以益加慎密大為修
整 南溟需次縣令問吏治曰今而為令也攝知勇僕二道德
經濟之友一至暑冬一裘夏一葛公服外以布食糲日蔬火耗
雜派俱捐三時攜乾餼率一隸出郊課農力田者笑言獎之不
者責取儘以舊旨否貧不能田者出倉助之倉積取諸淫祀邪
會至秋復量捐之課農餘敬老旌善禮士勸學惡者懲之訟者
聽之有德學者師友之又鄉修塚塋嚴保甲練民兵十什五伍
冬隙大舉而練之禦寇傳炮鄰救而教農則立田曉教倫則立
鄉約督武則立總練食可足俗可淳民可強亦小康矣 子固
言南溟將理河工求同往曰水學我願為之但老母在未敢以

身許人也 南溟問過謝以不知再三問曰宜遠佞人凡柔軟可親者皆惡者也剛方難合者益我者也得予恩而委曲奉承者善負人者也得恩而淡交如故者厚報人者也南溟曰然曰君自思人諛我心亦非之而未必怒也人責我心亦是之而未必樂也此則不能遠佞矣口然 歲暮將歸作別子固序欲法其謙靜而勉以開振 于堅魄十金為培昏禮用受之 前此雖服闋以未祭告猶勿望望拜哭抵家乃祭告除服以兩夾几為家祠自此祭祖從伯父祭考自行以不使入考主於祖祠令伯父祭而不專祀心亦不安也後見祭禮通俗譜云祭必以子又云兄弟雖分居必合祭同父也同堂兄弟雖分居必分祭以各自有公也正合

恕谷先生年譜

卷一

三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清苑馮 辰樂

武進惲鶴生訂

孫鏞 重修

丙寅二十八歲

禮儀學功如常 元旦祭考乃之東宅從世父祭祖 為弟培完昏入京 過涿州拜陳國鎮言致良知聽而不質 課勿輕言動勿作無益詩文心無放 與子固遊西山慨然帝居之壯學琴于馮穎明 于南溟求為講律許之 語南溟曰作天下事以精神而損之者莫過于色血氣未定宜戒之 先生問過子固曰願贈萬應方明目一雙和氣一團虛心一片日謹受教 宗人府華顯來拜問學 都統李六儀賓請見見之三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二

一

月先生初度諸生稟拜先生曰父母劬勞之日不能侍膝下何必受人之拜乎免之已而諸友紛來具儀送冠不得已與之飲聽其歌不和 為南溟解律曰律繁晦則吏易為奸簡而明律道也南溟意有所愧探其意力辭知其意將邀同之任受其餽則進退不能綽綽也 南溟自言心粗先生曰非也君病在心過細耳作事須磊磊落落當斷即斷過細則沾滯或奇鑿 四月朝考漢軍有武甲懷先生文入考搜出刑部諾尚書傳問先生往視其文曰某某篇生作也懷則不知尚書曰何以為渠作文曰生為門人交遊作文多矣豈直武甲文欲其讀非令其懷也若甲懷生文問生罪甲懷論孟門孔孟罪乎尚書曰汝居旁待吾審已而尚書令回候問時語甚危甚南溟父名世子固力以先生夙品辨雪不復問 省過在玩日愒時 聞李啟若欲

辭館謂子堅曰子侍御館意盡在我故敢若辭吾必不後同鄉人館也幸致侍御已而侍御躬趨曰館猶敢翁也但求為子魯講書評之 南漢倚子固預訂同往其任謀政先生以嫡母年高諸弟皆幼近地或可遠必不可 五月旋里省親六月返自悔言輕夜臥不寧 閱許西山聖學直指諸書以張良諸葛亮陸贄諸人為狂以其能幹旋乾坤而小節不拘也以董仲舒程頤朱熹陸九淵諸人為狃以其能主持名教而經濟則未也又云宋儒以理註天且云心中自有天似諱言蒼蒼者則貫人之學絕又率不信鬼神似以心外無鬼神者則格幽明之絕其論亦偉 謂子固曰學而時習或以為讀書或以為見性皆誤也子固曰然人不知君相亦何須知讀書見性之人乎 趙秦巖侍郎來會先生曰昨朝考一案聞公在班聯正色援子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二

二

本當造謝音那奚叔叔向不見焉而朝公古人也故以那奚相待趙見壁琴言琴能調燮陰陽先生曰一物耳何以然趙曰以動機相感也先生曰然陰陽皆以動而生物故曰繼之者善也和風甘雨天地之琴瑟也琴瑟人之和風甘雨也今有卻動專靜之學逆天道矣 齋燧侯求為其父林玉作墓表畧曰子叩五公山人寓居至高陽得見林玉先生年雖邁兩目炯炯載發談聲如洪鍾指古今籌策如掌上觀紋偉人也姓齊氏諱國琳林玉其字生明季讀書擊劍與李壽等結城社忱慨謂立致勳名乃滄桑變及拓落江湖有時排難解紛如魯仲連有時生聚致富如鴟夷子皮李官至大學士未嘗一躡其門也雅敬孫鍾元杜君異一徵君與五公山人更契延主其家教諸子以經濟學視庸士譁談一笑而擲之居鄉發奸捕伏如神晚年謀還

李恕谷先生年譜 卷二

居河南之寶豐墾地三十餘畝未就而卒 思輕以肝膽許人輕以誠實信人皆已過也 書廿一史經濟可行者于冊曰閱史邨視 楊湛子太僕來拜言許西山學品乃拜之求教西山言道原于天終于天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功力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歸結也天行健以生生也君子自強不息以行仁也今儒者遺置天地民物但言明心見性祇為戴儒巾之禪和子而已又曰中庸祖述堯舜一節聖人像也頂天塞地孟子居天下廣居一節賢人像也塊然中處補格物傳窮理明理後儒像也既細且虛矣 聞媒孽事怒見詞色子固規器小不可以作大事改容謝之思七書曰廉潔可污狷介可辱余蹈此病矣因自省病漢病急病熱病粗自責三板 何魯莽梁梁羽至其習翠伊介公陳明公設筵求設帳其家力辭之 思西山先生學克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二

三

其大當益之以實乃上書曰塔密問道于博陵顏習齋先生今遇有道所見多合故不敢不盡其愚以求指示後儒之學所依據者曰尊德性曰道問學德性中庸自註之矣曰智仁勇易言君子四德周禮六德皇陶言九德洪範三德孟子以仁義禮智統之直指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形者踐其肅又哲謀聖以全形色之天形色全則性全矣故孔子詔為仁也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論崇德也曰主忠信徙義要使躬行日用事事自強不息念念泰前倚衡是之謂先立其大未嘗有所謂靜坐觀空致思于無極太極生天生人之始以為尊德性也仰用力久上達如孔子五十知天命亦聽其自致耳而其始固立焉學為不之驟也故曰下學而上達其教人也罕言命仁性天不可得聞孟子雖不得已與亂性

者辨而皆就才情言非專以言性立教也乃後儒或以頓悟為宗或教人以性為先閉目靜坐息念觀空帝王孔孟何嘗有此誠先生所謂戴儒中之禪和子也是後儒之尊德性不可即謂古聖賢之尊德性也大戴禮保傳篇曰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履小節學小藝束髮就大學履大節學大藝故內則臚列為學次第自能食食以及四十出仕皆修已治人之事周官取士六德繼以六行六藝曰孝友睦婣任恤禮樂射御書數孔門傳習由以兵求以足民赤以禮樂未嘗有所謂先讀某書後讀某書訓詁翰墨也即有時誦讀則誦詩以習樂觀書以知政耳夫人精力有幾乃不力禮樂兵農之學水火工虞之業而徒務于讀覽著述何為哉孔子刪修乃晚年不得用恐與王既遠聖道遂湮故刪繁就簡以詔及門曰後世其效吾行而行耳非謂皆效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二

四

吾言而言也且道猶路也書所以指路也天下羣欲為指路之人而不為行路之人將指之誰而行乎況所指者更有非路而陷人于荆棘者乎先生謂註經諸賢不離曲學局面則後儒之道問學不可即謂古聖賢之道問學也先生既灼見流弊必宜力復古轍以忠信篤敬為德以詩書禮樂為學使位天地育民物者實有其事則大學明親之道實見今日而堪亦得依門墻以有成矣 郭郁甫選東莞令請同往以母老辭 何魯葵為价言國戚索公聘設帳力辭之 晤張廉泉陳健夫之西山齋聽其言夫婦行禮及其家行冠婚喪祭諸禮又言自古無不富不強之王道亦無患貧患寡之聖學 魯葵又來懇應索公聘又力辭紀以詩曰陰馬何聞欲問蒙微材久已付飛蓬長孺指客難言重樓覆嘉賓愧未工其一曰南山未許通門徑滄海安

容置是非軋里查堂況復健此身且剪老萊衣 西山言張孚敬定禮將文廟八佾去武舞只用六佾是以武為非聖學矣彼卻萊徂東者何人乎甚哉悖也 陳朗公伊介公力求來春設帳其家許之約率舊門人皆學其齋有聘儀受之 旋里獻孝慈主不覺哭奉儀于伯父從叔父兩伯父升各餽以物 每晨與為嫡母烘火烹茶食則侍

丁卯二十九歲

禮儀學功如常時存心性 元旦教家人與年俱新 同商白入楊村拜習齋先生商京中館習齋主家居養親面白主館京為養過北泗王法乾日前見妹丈諸弟時而採蔬澹水恐非孝慈勝降意也正為安親宜入都耳先生凄然曰先君見背以四弟為言淚猶在眶言猶在耳而家眾嗷嗷古人口百畝今口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二

五

倍之而田止四十若外無所營則飢寒立至珠雖不才頗志聖賢雖卻衣而凍吐嗟而餒亦復何難獨奈幼弟何啼飢號寒而責之以孝弟禮義豈孩幼皆聖賢乎淪于餓寒降為皂隸何面目以見先人此深夜椎心而無可如何者也 見生母有憂色知其為外祖母過太君孤寡無人養也乃迎至常養之 郭郁甫之任贈云儉為廉本不儉何以成廉明則斷行未明慎無輕斷 求教于劉煥章曰飲才飲氣喜怒不形 世父嫡母俱命入京乃定往 問家事于從叔母恐家有不孝友事未知也叔母曰汝嫡母和生母恭壻等皆勤而孝又問伯叔族人皆曰然心乃安叔母嫡母從妹也 聞李毅武卒驚哭之吊其父具奠儀祭文倩人往祭之遙望哭拜後為作墓表曰予自少有知後志求古人之學而學之密邇道義相切劇者落落如晨星心每

以為就李君忽一日遠來振衣升堂視其色甚肅拜而坐言安
貌端謀所以其為聖賢者予私喜以為近今所罕有已而復至
其學琴已而復至其學舞已而至講家庭及士和見禮皆欲見
之躬行私喜以為得一勁補因之察其行事二親孝父伯岸任
蠶序訓導歲來省親乙丑秋水漲途駢不可行遂徒步負囊行
五六百里不以為勞待昆弟曲盡友恭閒居如對上客盛暑衣
冠必整無戲言苟動見不義事去之如掩鼻而走臭惡也行遇
古聖賢忠臣孝子廟墓必下步則改容疾馳規友人過不從
至垂泣相視其學讀書兩夜不輟通五經諸子字端楷不為草
書琴劍皆得大畧聞佛老方是誠可與入聖者也每來益日相
過從予之有遠方友自李君始丙寅春聞其家居病以為偶然
至十二月遂卒是年為三十五歲嗚呼孔子既歿聖賢道熄後

李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六

有起者豈天不欲成之耶抑予之寡德不能當此賢友之助遂
使哲人速痿耶可悲也君順德邢臺人諱儒字毅武弱冠後補
諸生元配孫氏無出繼張氏生一男麻和一女庚午冬君父陞
山右縣丞淒然謂予曰亡兒子友也為學未竟其遂沒沒于後
世乎命肅和出見能行拜禮矣予撫其頂而泣乃表君生平梗
概使創諸墓土 率弟培赴都入館伊維藩伊維城邢蘇臣從
學董漢儒漢傑郭鎮郭培仍來就學 書座右曰忌淺忌躁忌
慝 聞王次峯有治河書主犁河淤入海 徐澄源邀拜張豐
村豐村言宋儒先以性教人即類禪學又言其師費此度謂宋
儒不及漢儒表章十三經 陳健夫來拜盛詆議程朱者先生
不辨但摘程朱長處言之 豐村來拜尚崇誦讀先生日紙上
之閱歷多則世事之閱歷少筆墨之精神多則經濟之精神少

未明之亡此物此志也望賢者勿溺 問人言一弟填病瘵驚
恒流涕不自禁竟參寄家書並達顏先生調治之 健夫問五
經曰詩以作樂書之要在六府三事六府恐廢闕故修三事恐
偏戾故和禮必實行故孔子曰執禮春秋孔子之政事也易呈
道于象詔之寡過也今世之學徒事記誦與古迥異古四術三
物仕即其學與即其仕今學徒佔卑非所用用責幹濟非所學
而世事壞矣 接家報知二弟瘵愈 澄源言此度見人如不
識字者羨之 西山言中庸中字口人也中一畫上頂天下至
地元字二畫天地也下人也仁旁人也二畫天地也總之吾道
承天立地生人而廣大精微盡于此矣 健夫邀嘉興周贊
青士與先生會詩因求言于青士青士曰可交者淡以成之勿
太濃不可交者隱以絕之勿顯拒已成名者不必附會將成而

李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七

未成者無借齒頰游揚 五月辭京館歸拜母喜健視二弟瘵
愈而瘵瘳喜下淚 邑令趙公旭請見以非公辭之 齊熒侯
聘設帳以其五弟撫從學先生以近家養親便許之館雇家最
節白公命攜其孫振鐸教之 設孝懸行位朔望拜獻迎嫡母
侍養 定每日三分商治道三分究經史三分理詞藝一分習
醫而以省身心為之主 同熒侯及其四弟中皆習射 閱白
虎通至朋友之道四通財不與焉近而正之遠而稱之樂而思
之難而死之則知言遠友之短者非道也 閱劉子政新序至
鮑焦廉峻立槁洛水之上斷之曰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
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為人不祥疎然書之期與習
齋其他也 閱賈誼新書至史佚曰動莫若敬居莫若檢德莫
若讓事莫若吝曰四語可以終身矣 閱劉邵人物志至與人

愛不可少于敬少子敬則廉節者歸之而眾不與多子敬則雖廉節者不悅而愛接者死之何則敬之為道也嚴而相離其勢難久愛之為道也情親意厚深而感物曰孔子久敬之外有此至論甚哉道之無窮也 中岳問處事曰在問歷滿腹學問而無問歷不可以致用問治術曰古今治術不越王道清淨刑名三者王道無弊者也清淨刑名可用採弊偏任則弊隨之 九月王楷從學 孝慈忌日哭奠蔬食後為常 王楷問質鬼神建天地而無疑悖何也曰君子三重原本天地鬼神以制之而即以位天地鬼神故上古不惟人治天地亦治鬼神亦治後世反之不惟人亂天地亦亂鬼神亦亂故一則清冥呈祥一則災怪並至也 謂齊勳曰好問好察聖所以益聖真行取問愚所以益愚千古聖愚分途在此 十月王青甸及王宏度二子從

黎谷先生年譜

卷一

八

遊 習齋先生至閩廖志編曰治平之道十見八九矣求教曰子身心之功未至曰然請勉力 與習齋言今為人後者呼本生父以伯叔非人情非古禮屬毛離裏豈容氓沒一生一養不為二本歐陽修曾鞏一議是也 十一月自館歸 大學士明公任開公聘設帳其家力辭之有詩曰何意頻修卻聘書此身豈為樂樵漁縱期郭市呈新調無那山靈社舊居白髮風梳萱草老青雲路杳故人疎歸來不厭雙松下日暖萊衣一笑餘 聞周青士卒輓以詩曰梅里披裘絕世塵吟詩買米老閒身嚴陵一嘯雲天老海宇千古少逸民

戊辰三十歲

儀功如常 思寬以居之阿房下谷五千人寬故也學者始見一理即拘而不廣是執德不宏也 思教人獎而勿貶易于有

成 劉煥章卒先生聞訃往哭大慟煥章諱崇文號華甫煥章其字也蠶人崇禎己卯舉于鄉後任荊州興州縣以冠據不得之任巡撫委署鄧陽宜城縣及解組城中布袍恬如也母性勝晨昏朔望拜侍惟謹五旬後母怒輒跪受責曲意務得歡心聞顏習齋先生為聖學忘年壽來拜入會力滌宦習立日記以聖賢相規勉者幾三十年至卒不懈晚交先生甚喜雅期以遠大身願直貌莊而和見人謙抑善談論七十五歲無病而逝 如獻縣哭奠王五公選五公文集 寓書費燕峯論學燕峯名密字此度成都人博學能文其復書曰古經註疏自王介甫始變當時天下皆從王氏學紹興初程氏始盛然與介甫異亦止靜坐義利之辨陸子靜不喜程正叔朱元晦獨尊二程兩家門徒各持師說元晦弟子九泉至正中陳君采又以為與朱泗不同

黎谷先生年譜

卷二

九

著淳熙開謬示樂間以元晦國姓尊行其所傳而聖門舊章大變先輩有古學者無不詳論王伯安更遠紹子靜故嘉靖萬曆以來學者不入于窮理即入于致知古經本旨荒矣夫即物窮理承謬既久良知難世又百有餘年未也王也各自為旨違悖古經蔽錮後世陷溺膠庠而其言在天下已如江河莫之可遏密著中傳錄聖門舊章而世習宋傳舉科已久未求古註反似創言易生毀謗雖然烏有聖人之古經任後世顛倒亂遂為臆說所絕而不重遺舊觀與今得有道師弟以高明沉深之才出而力追古學撥正支離自茲以後宏儒碩識必剖評滿世率非聖學一大快乎古之名儒多在北方以誠實有力能任聖道也望之望之 二月將母及培塿二弟從侄振鐸從孫曾達同人願最館 思潔士不可大用以其如鮮花不耐風塵也烈

士不可大用以其如利刃不耐挫折也 思時時以仁存心乃
集四書言仁者通解之曰四書言仁解 思仁道大求之惟恐
曹家莊村中一路甚深似谷長而通似怨乃自號怨谷志勉也
懋侯言駕馭人以術巧曰非也待之以至誠處之以安當匹
夫匹婦亦不可忽皆宜待以小心勿簡勿傲 每晨思一日所
事苟虛度必自責 思天下治振奮亂懈弛治朴實亂浮華治
法網寬柔傑盡才亂法網密英雄束手四月自省數日功破
生意漸弛浮言漸多 六月王曙光病請先生至獻縣以五公
五藝書及文集付之謂先生能任其父學也 許西山書至言
言仁解已得聖道之要須以宏毅任之 自書曰徒飲食者無
論其志為聖賢者或無所見或見而未全則予之責重矣乃自
輕自賤悠悠不振者天其罪之 著開東北水利及治河利運

怨谷先生年譜

卷二

之策于廖忘編 思宏之反曰濛曰隘曰矜曰似是非而非曰
泛曰濫曰無斷曰粗疎殺之反曰怠曰遷曰浮曰散曰多慾曰
苛細似是非而非曰客氣曰助長曰執拗蓋西山先生勉以宏毅
因思以自考也 定秋高氣爽間日習射 糾眾賈趙錫之
喪引云昔原涉當賓客廣坐間友人夜輒削腹付客經紀其事
以輕俠而重義若此況吾黨士君子遇朋友急喪之困更宜何
如處也趙子錫之僮僕多令一劍天涯經年未返室中病婦
孤燈長往殯葬無資椒漿冷落凡我同人慮無不垂泣相視者
通財共贖諒無所吝 如府晤魏蓮陸王子曉蓮陸深徵苦門
人徵君詩曰明達蓮陸子到手無棘事子曉張石卿門人 之
博野晤魏帝臣博野縣庠生著容儀周旋喜賓客談論款
款然終日無倦施目疾藥遠來者輒延款下榻僕馬居數月

疾愈乃去與妻宋氏相敬如賓自壬戌穀日先生諸筮筮人
來候至是會之 思盡觀妻子夜卜夢寐最可驗學 十一月
入京郭子固言欲檢舉上無用書焚之曰甚善因言近不輒與
人講學子固曰不可學之失傳久矣言之言之自有與者先生
曰是 糾眾公舉顏先生尋親苦孝 日誦增夜夢不靜止則
黑其圈 自勸一年學問器量俱微進但大本未可言立也愧
之 解廬家最館歸

己巳三十一歲

儀功如常 撫院兩道問習齋賢老令縣開行實先生開習齋
為學持躬十五則 外祖母過氏卒葬之 一月齋戒沐浴至
習齋投門人刺以廖志編怨谷集為贄 先生生母以母喪不
食酒肉美饌 數日縉十三經注疏十一套覺精神勞動深悔

怨谷先生年譜

卷二

閱書急驟之過 世父病侍養延習齋醫 思近以寬大待人
或涉同流合汚因三復素書檝梗梗所以立功 三月趙錫
之聘設帳于趙家庄其子宏澤宏濟宏深宏澍從學 以世父
病復返侍養二十日世父節白公卒臥板側疏食飲水不食果
及魚肉以脾弱微食柔蔬後寢外室朝夕哭 自返有染雜弱
者急滌之 四月節白公葬遇湖望會哭 書扇云乖辰非剛
方忙亂非勤敏楊塗非忠厚委靡非從容 問顏先生曰近日
此心提起萬慮不擾祇是一團生理是存養否曰觀足下九容
之功不肅此禪也數百年理學之所以自欺也予素用方靜則
提醒動則剛辨而總以不曰恕蓋必身心一齊竦起乃為存養
不然則以釋氏之照徹萬物混吾儒之萬物一體矣先生疎然
謝教 迎嫡母入館侍養 弟塤與塤皆入學 作存性編序

峇曰三代以前不言性而性存宋明以後日言性而性亡書言
 民性語后之綏猷也詩言秉彝美山甫也皆偶舉之不以立教
 孔門教人性天不可得聞孟子時言者紛如不得已而發性善
 之旨乃宋儒教人以性為先分義理之性為善氣質之性為有
 不善使庸人得以自諉而牟利漁色弑奪之極禍皆將謂由性
 而發也習齋先生慨之著存性編曰理即氣之理也清濁厚薄
 純駁偏全萬有不齊皆善也其惡者引蔽習染耳列七圖以明
 之于是孟子性善之旨始著而吾性中作聖之本體庶不為異
 說所亂而得存矣存學編序畧云古之學一今之學禁古之學
 實今之學虛古之學有用今之學無用古今不同何其甚也古
 之為學也明德親民止至善為道六德六行六藝為物入歲就
 小學學小藝履小節束髮就大學學大藝履大節為學之序存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三

秋禮樂冬夏詩書為學之時治已則祥治人則當施之國家天
 地位而萬物育人多成材宇內邇隆有此術也自秦火後訓詁
 于漢唐帖括于宋明徒遺經是問而古聖教人成法任其闕然
 加之佛老乘間而起以清淨虛無亂心性之正詩文辭華之貴
 又假托文章以鳴儒者不能以全體大用廓清其間而反為所
 雜程朱陸王非支離于誦讀即濶索于禪宗學之亡也轉其習
 齋先生卓然特立以六藝為學冠昏喪祭必遵古典率弟子習
 禮習射習書數樂得一節焉即習之置日記以考德行其于古
 人之學不惟存之空言而且存之實事嗚呼二千年塵緒揭然
 復舉孰倡之而孰使之耶是蓋有天焉而豈徒然哉存治編序
 畧曰古帝王教養之政七制而後日趨陵夷至宋明而極而尤
 堪搢腕者兵專而弱士腐而靡二者之弊不知所極以天下之

大士馬之眾有一寇賊碎發輒魚爛瓦解不可收拾黃巢之亂
 洗物淘城李自城張獻忠如霜風殺草無當其鋒者川陝楚豫
 數百里人烟斷絕三代田賦出甲民皆習兵斷不至如此其慘
 也士子平日讀書籍專揣摩閉戶偏首如婦人女子一旦出仕
 兵刑錢穀渺不知為何物而望其輔世長民耶三物資與之世
 學即所用用即所學雖流弊不至于此何怪乎習齋先生之流
 涕而慨歎也存治編可以觀矣 思多善則愚寡言則智 閱
 張烈王學質疑謂堯舜危微而外不復言心但與臣允釐庶績
 即無非精一不必人人與之言心也成湯若有恒性而外不復
 言性但立賢即無非執中不必人人與之言性也孔孟立教惟
 與子言孝與臣言忠知人愛人學詩學禮未嘗人人與言一貫
 也蓋解者心知性命之妙而不必言即未悟者循循于孝弟詩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三

禮之間莫非性命之流行亦不待言也象山陽明必先提所謂
 本心良知者舉此以致知事物而以下學講習為支離其亦外
 矣蓋其說即禪門之直指心性也而借孟子之本心良知以附
 會之不知孟子所謂本心良知者孩提愛敬惻隱四端必待察
 識擴充深造學問未嘗曰耳本自聰目本自明一了百了也批
 曰武城之駁陸王何其明耶然酷護程朱夫教人以性為先程
 朱不猶之陸王耶乃一主一奴何耶 思程朱陸王以及今儒
 各有其言之明者錄之聖道自在也不必與之多辯乃冊錄曰
 諸儒論學 思急于求名其實必少以術御物喪德已多 兼
 訟過則例一微過本之淨也一隱過七情之過也一顯過九容
 之過也一大過五倫之過也一叢過百行之過也本劉念臺紀
 過格而刪訂之 閱宋史至章望之著教性七篇宗孟子性善

斥荀楊韓愈李翱之說悉先存性而作者也 思學必自治而後治人向懲腐學之弊若考經濟多助身心少則逆學矣必急于自治 坐交股不覺已而覺乃知心不存即不能察存養省察一事也 思習齋言孔子教人多因人因事後儒無所為而泛言其理必論其全此亦虛實之不同也 率弟子習禮 習齋曰孝慈子口容止聲容靜注魁楚曰孝慈之言厲習齋曰言雖厲而仍溫古云雞于庸眾而不驚乃為大賢孝慈有之 書壁曰薛文清言一染財色即為禽獸 某與某構難平之思馴虎豹者籠絡之飼養之不可與之狎處 曰志大才小識大器小言大行小無用也 曰學一絲不可假冒如孔子語仲弓以敬恕即以邦家無怨為証如何假冒 聞許西山陟副都御史給書曰宜建白不則引退 張文升謂曰子昔病疫垂危孝慈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二

四

雖力調治而氣象如常不張皇不憂嘆其天定也王法乾曰子大父素先翁一日在市人有侮言翁自若或曰此李封翁也其人懼而謝罪翁亦自若 思矜細行因自省心過多于口過口過多于身過身過多于行過深自愧勉 先生從兄萃生守喪禮不入內不御酒肉先生贊之 十一月郭子堅來過 思每會顏先生評議致愧報無以自容非是則愚昧安有成哉辰按習齋煥章法章恕谷四先生每會學勸善規過互無迴護且日記詳錄不肯隱諱飾觀必如是乃足資益德業不愧留于所謂會文輔仁也後世講學請儒安有若此切實者乎 魏蓮陞書來論學 華顯過先生里問學華後仕至川陝總督以書招先生先生不往 臨清張子舒來過 先生與習齋論義利取與有不同者乃少質曰孔子時亡以拜陽貨後儒無置議若後人

有此則必論其餽豚即當不受而往拜過洽皆為屈節矣子華本不當與粟因冉子請遂從而與釜庾若以一介不與我之不為濫與乎孔子曰自季孫之與粟千鍾也而人益視夫季孫陽貨皆權臣也而受其餽遺後儒不幾以為不義之取乎孟子守不見諸侯之節甚嚴而至處交際則甚平易五十七金之饋皆受也而尊者賜之數車酌精當益尊者賜不敢辭一道也 有孝弟守待之功非無事而食二道也借之為行道之機三道也即行道無望而守先待後之身不可以小康而陷飢餓以死四道也孔子之際可公養豈皆見行可者亦借之以存此一時萬世之身耳豈為榮榮也乎

庚午三十二歲

儀功如常 趙錫之勉以應試乃為舉業 先生謂習齋曰代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二

五

善斯為不善施勞即已無勞習齋曰然 習齋過先生見諸友歡聚謂曰吾當勉于狎足成歡子當勉于莊足成禮 立族約三助一助貧一助婚一助喪六禁一禁不敬祖宗一禁不孝一禁不弟一禁奸一禁盜一禁酗酒四戒一戒賭一戒訟一戒左道一戒尊卑相戲 六月喬百一書來論學 八月赴京鄉試中式主考官王公諱揆太倉人魏公諱希徵鄆城人房官孫公諱和聞喜人 過涿州哭陳國鎮國鎮名鉉傳鹿忠節之學嘗謂先師每令于平日自勘良知今老矣乃親切抱病亦危坐書齋同邑大學士馮銓屢請見卒不見先生曰國鎮雖偏主姚江而其肫誠提誨令我激發者不淺也 思向之為舉業也顏先生責以庸腐錫之亦謙聰明退及中後錫之來晤驚曰聰明復矣乃知舉業聰明則世事不聰明時文不庸腐則世事庸腐甚矣時

文之善世也自此雖應春試而不務舉業 世母許太君卒九月葬仿居世父喪禮行之 領中舉牌坊銀不修坊以修祖兆 糾族人為公祀會每年以清明祭殺牲奏樂祀始祖以下列 祖祭後宴筵講族約族酌盡歡而畢 思伯夷非沉隱可托以 其治則進也伊尹非雜霸可托以其成有一德也柳下惠非鄉 愿可托以其必以道也孔子非經生可托以其為東周而以兵 農禮樂教人也 為四弟竣完皆 辛未三十三歲

儀功如常存心以寬行事以誠立身勿以隨接人勿以厚岸 元旦以期喪不賀節 入京春試正月九日往拜西山先生而 西山即以是日卒慟而返次日具奠往哭之西山諱三禮河南 安陽人順治辛丑進士選杭州海寧知縣邑繁劇值三藩變政 恕谷先生年譜 卷一

務勞年先生撫民擒寇皆有方畧且延上講學行禮治經厨傳 續紛裕如也嘗後建告天樓每晨必焚香告以所為辛酉入授 御史已已遷副都御史特疏刻大學士徐元文與其兄尚書說 學侍郎高士奇鑄一級而徐高亦由是去位庚午陞兵部督捕 右侍郎辛未卒 思日用飲食之細非聖人不能中道 拜主 考魏子相關者曰役主命候久矣延入相見甚歡拜王顯庵閣 者詞色亢去之 返里開嫡母病馳歸內子日夜侍疾弱天皆 親拂拭嘉之 三月顏先生南遊中州教先生以強立減誦讀 先生規習齋勿多言高亢浮躁 請武彤面醫母疾 省過在 不能約 晤杜孟南于廬最論學微君越予也 為五弟攝掃 精于馮翰生 之安平問水學玉衡恒升龍尾三車法及制天 法于楊靜甫 五月立課身不欲逸心不欲勞以心疾也 聞

孝論仁語書後曰人有為善而好名者先孝慈深斥之謂之 掛榜修行嗚呼先孝慈之關德可想矣 從叔本初翁見先生 食糠餅曰昨家人有厭食糟糠者聞汝食不厭矣 從舅馬大 無子倩媒為之續絃越年七十生一子 六月思向皆隨選而 行今母病不能出門宜侍養之餘躬親稼圃以資仰事俯育 村西有蝗糾鄉人捕之并請蜡神蝗飛去 與人約曲阜會 往視顏先生家 七月嫡母病左右傍徨至閏七月食減乃命 婦女環守室內身率諸弟守于室外十六日馬太孺人卒擗踊 欲絕含莫置魂帛凡喪禮皆取支公家禮及顏先生家禮悉訂 行之罔疾發至神迷不能哭十八日殮十九日成服率四弟寢 倚廬朝夕奠哭無時 為太孺人作行述畧曰太孺人生比里 東曹家曩歸先孝慈有順德佐孝舅姑舅姑卒無慮鮮肥務養

恕谷先生年譜 卷一 孝慈不以入口生一女適王生員養純即穀日燕記所謂效乾 者也後生母出塔兄弟五人思如己出性醇厚寡言親串以女 中至誠稱之享壽七十九 命人易柳木嘆曰傷哉貧也凡事 必須心中計畫口中指授甚且身自動作禮之可愧者多矣 九月奉太孺人與孝慈先生合葬自此哀勞成疾幾殆 壬申三十四歲 居憂六月無譜今復錄日語使省過也 朝夕哭朔望哭獻几 筵 思古禮居喪廢業今以考批欲成就諸子學業不可廢乃 于端月二日率諸弟入學以撫以家事培以實學以謹嚴以和 思顯考妣之德行皆闕然君子也因大慟前十餘年尚有為 名之意須斯去此念雖然自立乃可見父母于地下 聞公度 聘先生設帳許之權以館養也迎入新興其子鏞鈞銓任鉅族

孫茂宗世昌從學凡朔望旋里會哭几筵 思養人志氣惡其
情挫人虛驕恐其靡 彭如龍猶龍齊春從學 清明族人公
祭先生糾眾講族約而不與晏 迎母新興侍養四弟五弟從
學 湖廣譚彩曜來拜問學已而又書至譽言聖學原自修齊
推而濟世利物自晉人清談宋人靜坐今之書生不知實學為
何物皓首窮經歸于無用又有披拾無用時文僥倖名器冀廉
鮮恥靡所不為此焚坑之萌芽也能無懷慄乎 課喪事不敢
不勉、劉副使彭捕廳為本縣高令求祝文以居喪辭之 七
月武形函選鹽城知縣問治告以仁民作福訂其所擬經濟十
餘則薦張文升入幕以其避里難也 十八日行小祥祭猶朝
望入鄉會哭 自助居喪敬為上向過以不敬 倩鄭天波畫
孝慈小像口授以貌及成宛肖先生大慟 十月曲阜會人約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二 大

起行以凶服不可祭聖不往 管廷耀執贄問學 胃病時吐
畏寒 夢中時哭孝慈與馬太孺人 先生後每言館新興時
學懈以為愧

癸酉三十五歲
正月課喪則致其哀 教三弟泣下命之亦入新興館上學
自愧放棄務期心一刻勿放身一刻勿頽放頽則書之 三月
王輔臣從學 習齋評曰譜曰氣象振起更宜檢校身心無怨
無倦 思學者非以志為不助即以助為不忘 六月自勘向
者之過未嘗不為善而非肫然為之也未嘗不去惡而非切
切去之也未嘗不立達人而非仁心無間也未嘗不容人而心
尚有矜也亦諱人惡而口尚有雌黃也目不端也言不謹也不
敢苟取而飲食小節不及檢也愧甚愧甚 七月行大祥祭

思願先生之強不可及 田信侯問求道之方語以居處恭執
事敬與人忠 思與俗人校則俗與妄人校則妄 謂健曰陽
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心之用 一語為學程未者所語
病然其意程朱即有之朱子力贊無極又言心為人之太極太
極即至善也是亦可曰無善而至善矣非即無善無惡心之體
乎氣質有惡非即有善有惡心之用乎 思孔子終日乾乾遷
善改過自謂己是者道外人也 郭子固以元生未立于將以
其側贈先生先生辭以不可 十一月朔禱祭遷馬太孺人主
于孝慈祠配饗行合食祭王孺人主移耐太孺人側亡婦耐始
情也義也服闕 縣令高公蔭爵問政曰禁賭嚴盜又曰秋肅
之後繼以陽春 一族人流寓新興將為僧力沮之得止 祭
五祀告以文云據家祖父舊規元旦合薦五祀清明端陽等節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二 九

獻時物臘月二十四日祀竈及珠問禮于顏習齋古民田宅屬
官故不祭五祀今田宅自主宜從禮大夫祭五祀歲徧分春夏
長夏秋冬以祭行之已十餘年今查明禮禁庶民浮祀惟許臘
月祀竈又查古禮士雖不遍祭五祀而禱五祀今殺饌無牲薦
而不祭僅同祈禱堪家先世所行與時制合古禮不謬況習俗
所同神靈所習不可變也乃復定元旦合獻五祀朔望拜謁節
令獻歲暮祀竈如儀

甲戌三十六歲
儀功如常 元旦薦家祠五祀畢復祀外家無後者馬外祖斌
外舅馬來顧及二弟外舅張翼亭立紙位祭訖焚之每年為常
赴春關顏先生囑以求友 與郭子固互相規過 子固出
賞為先生置馬氏女為側室 清明先期祭家祠乃同族人公

祭始祖以下于墓每歲如之 課莊敬日強 閻佩五往岷州
尋親獎其行序而餞之 寄李中孚書嘗言聖賢正學在明德
親民學習禮樂閉目靜坐古學所無也誦讀乃致知中之一事
非專以此為學也 看呂坤泰交韻 公度傳字明陰陽法

四月子固請先生入都言其兄子堅延往桐鄉任佐政子固並
懇公度以先生館其家也先生辭以後議 端午入楊村會學
質日譜演冠禮鼓琴習教議經濟 有為高令求德政歌者辭
以不為 從彭雲翁學書雪翁蓋之劉村人往來孫徵君門下
好飲不亂能詩歌工書畫 高令旌先生問 延張函白來館

鼓琴商經濟居數日函白疾餽以米麵送歸 誦諸生曰三代
後生安絕矣賢者皆屬困勉諸生但患不困勉耳 思大學一
書乃言大學教人之意是欲人明親止善而非言其教法也教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二

三

法則三物是也觀修齊章只言用情接物而不及禮樂治平章
言理財用人勿辟而不及教養以大學中成法當時見在不必
言也後儒不解此見大學不言禮樂及教養諸法遂置之不究
而學入空虛矣 思先孝慈隱德正直剛方平易忠厚深沉口
三復之 思張忠定日學用智亦練才之法也 思忠思恭因
歎孝慈命名之意切病之藥也 夜心動因思聖賢之心用而
不動庸眾之心動而無用 語習齋曰自返積累數日一頃矜
張浮躁遂敗之譬後殖者數日積之一朝耗之其能富乎 習
恭效顏先生之居處恭端坐整容澄心以易靜坐也 思明成
祖尚武功而明強李東陽引進浮文而明削前明成敗之大案
也書于閱史邨視 自里返館見路有遺包及錢不拾行已思
內或有重貨小人拾而不與則遺者苦矣回視包空而錢無多

乃行 費燕峯書至論學 齊燧侯被人誤告入京解之 于
南漢請入廉平州助其政辭之 辭新典館

乙亥三十七歲

儀功如常時時體驗仁心存否 郭子固具僕馬送往桐鄉習
齋贈言曰愛惜人才倡明聖道法乾曰勿曲學以阿世薦文升
館郭子固家 每止宿必訪學人 二月朔行望拜儀以後每
朔望如之 途中時時有帝天之載 渡黃河察運道形勢

淮安李繼繼持相遇約為昆弟謝之過其地餽儀甚厚辭不獲
受之 過揚州拜蔡瞻治岷與言習齋存學大旨瞻岷擊節稱
是拜其師費此度病不能會遺其次子滋衡來謁 瓜州渡江
時微危生鷁首波洶湧躍入衣襟心夷然不動 黎明至鎮江
西門橋大船應濟危甚柁夫號呼先生語以勿急令從者四人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二

三

奔出借力乃過 過太湖上方山湯巡撫欲毀五通邪祠處也
歎正不勝邪非正也 抵桐鄉界問土俗民情官吏得失入會
子堅問政不答其司刑名李即寧一解正言親之對其錢殺人
默默非閉口不言也 子堅刊先生所著聖學成法及與西山
先生書 規子堅以公聽並觀 三月子堅餽金帛養母寄于
家 子堅具船從送先生入杭州遊西湖遇囑托桐鄉事者辭以
署政不與跨蹇過段橋登孤山拜李鄴侯祠轉至六一泉拜陸
宣公祠翌日呼遊船從蘇堤白堤板飛來峯憑冷泉亭至栖霞
山下拜岳忠武墓三日又呼船過放生池登南屏山至笠庵轉
三台山下拜于忠肅墳迺至湖心亭歌飲而歸連日自勘心境
風靜水平微波不動 入城登吳山望錢塘江 問人得王復
禮草堂而病不能出會送所著三千定論乃達以書謂論朱陸

王三子當以孔孟爲斷合于孔孟三子即各詣無害也不合孔孟三子即同歸無取也 語于堅以經濟 返顧近者氣象和平心思縝密 思待人也寬量以容之小心以接之 同子堅如嘉興府朱二府瀕陳生員英見于堅所梓聖學書稱是會之子堅供盛饌止食二品効范文正之自勸王介甫之食近也 思近者曲體人情惟恐傷之然心欲立人達人也若有如世爲私之心則鄉愿矣語錢生煌以正學 仲開一來拜論學開一名宏通桐鄉人以舉人出仕邑令子路之後也爲聖學成法作跋 見人福思寬見人暴思緩見人矜思謙 子堅省蚕稼請同往 錢生爲閩史却視作跋言德言仁勇之合不能言勇德仁亦僞 閱報平陽地震甚慘語于堅端午龍舟戲 學歌習琴 于堅刊射法爲之作序 思苟且脂膏不可托寬和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二

三

福隘嫉妬不可托正直 爲子堅言恤獄 草堂書至謂先生論學相合其論以孔孟爲的六經爲證躬行爲主先生悚然起敬 松江馮穎明至久別喜晤其琴其射穎明饒葛扇受之 學歌于穎明 與草堂書言格物即學文物即周禮之二物 思察見淵魚者不祥 子固書至規刊書無關經濟先生復書言吾友恐子蹈書生文士之習誠爲雅意然天下之無經濟由學術差辨學正經濟濟天下萬世之事也 七月如杭州王草堂來拜不值往拜之再三聚先生言後儒不解學字遂一往皆誤學者學于人學詩書禮樂也後儒專重誦讀或直指性天而學岐而學亡草堂曰然因言太極圖本道家說今本大學孝經係朱子以爲晦聖經本旨程朱陸王皆染于禮其考辨甚博 子堅刊生訟過則例草堂序之 八月三日登吳山酒樓觀錢

塘湖 辭歸草堂諸友皆有贈儀子堅遠送囑以輕收澗棹嚴戢家丁勿昵佞人處事和緩 過蘇州遊虎邱 抵淮安運河水西甚闊之曰黃河倒灌壘洪澤湖矣見兩岸築堤有句云誰解排波令就地但看東水欲浮天 往觀天飛閣昔人捍黃入淮者也今廢矣 至王家營令子堅送役返却寄規以事上司 謹接同寅和待下平易使得盡言勿輕喜易怒 過德州視鹿 密觀在其子子濂守備署也 九月抵里餽諸親友以物 知田災于澇而文升將桐鄉所寄銀十兩自京攜迴遺失心夷然不動文升遠來言同寓有三人囊銀托以典守而銀失必同寓盜之但係一人非三人合謀而一人無証不招鳴之官議定三人同償先生曰何爲其然也失銀可定同寓耶即如君言其一人銀可受其二人銀何可受之況一人亦無証則皆不可受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二

三

也僕之失財數也于何尤文升復喋喋責人曰此君之疎何責人也文升曰然則我將自賠曰塔不受他人賠而受君賠耶君休矣 思人一臨賄財財大身小者身本小也 謁習齋質學習齋曰此行歷練可佳也惟勿染南方名士習耳 丙子三十八歲 儀功如常 正月如京與子固商桐鄉事 自課去浮而靜去隘而宏去冷而和 二月歸 杜紫峯弟子爲修祠于固城助以貲紫峯諱越定與人鹿忠節公門人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鴻詞巡撫舉越力辭巡撫命以驛車過越門掖之登即去至京與山西傅山同告老病不試詔入伏而不謁乃歸授中書不拜 以居宅荒錯家祠不尊乃竭力經營屬子堅所贈衣十餘襲 于東北隅建家祠另院通以門安考妣主子正面並懸祖考妣

影子上祭以安之 思奇技藝貨辨俗詩文字畫蠱毒學

三月子固延入京其子宏從學 蕭山毛河右寄其駁太極圖

駁河圖洛書二種至 子固遊遊西山傳先生騎射 語子固

曰人與盜近是有盜心也與狎淫近是有狎淫心也此人禽之

關也天下無經濟之人則危無正人亦危吾友慎自愛子固問

危微精一曰物交物則引危也平且之氣仁義幾希微也如浙

米糠糶去盡精也純粒無雜一也非禮無視聽言動齋明盛服

則其功也子固曰仰彌高鑽彌堅何也曰中庸不可能也博文

約禮則能卓立矣 吳星源至月下技擊 自省區急忽傲急

改之 子名世求為論史 名世知先生之糧餽米二石受之

十二月旋里為五弟燦完昏

丁丑三十九歲

瑟谷先生年譜 卷二

儀功如常 正月復入子固館 肥鄉郝公函至論學肆禮

文升言先生解書敏于料事子固言料事敏于解書 湖州宋

豫菴聞冉永光太史言先生學來拜豫菴名蓮守程朱闢佛甚

力 公函持銀二兩倩寄顏先生其館東贈之製衣者也曰顏

先生之度荒急于子衣先生嘉之 子堅請復入浙先生辭已

而使再三至乃許秋後往閩三月返里遂病七月愈乃入京

吳匪菴通政見閩史郊視抄存跋之曰子每謂天下無無用之

學其學而無用者惟佛老二氏與帖括秀才而已蓋空談性命

則必以事功為粗迹高語文辭則必以綜理為瓊物宇宙河決

魚爛準必由之今讀瑟谷先生所著閩史郊視五卷寔獲我心

苟欲澄叙官方振興勳業以此為正鵠可也 八月以將入浙

旋里子固屢謀退居倩先生于鄉買田為同老計日退休則並

熱而耕不然則先生自食之先生乃吳東莊田六十畝 為運

歲水荒語左令以修鄉東堤法 王紹武卒哭之嘆亡一善人

紹武劉村人能孝友 九月子固與馬至復如浙習齋囑以無

作無益詩文 抵桐鄉子堅出二戒尺一鐫戒怒一鐫有容獎

之 子堅送濮院紬十端助先生長女粧奩又送緞紗首飾等

物供先生老母及內子如姬辭不獲受之 子固與子堅書言

先生尚未立子宜為置側子堅使媒之蘇杭諸處尋之先生辭

子堅不可 註律律律皆出人罪也無可出乃入之 寄書

侯王草堂 註盜賊人命律數日審之也 修上顏先生書畧

謂宋儒學術之誤實始周子周子嘗與僧壽涯道士陳搏往來

其教二程以尋孔顏樂處雖依附儒說而虛中玩弄寔為二氏

潛移而不之覺二程承之遂以其依稀恍惚者為窺見性天為

瑟谷先生年譜 卷二

漢唐儒者所未及不知漢唐儒者原任傳經其視聖道固散寄

于天下也宋儒于訓詁之外加以體認性天遂直居傳道而于

聖道乃南轅而北轍矣于是變舊章者有八一太極乃參同契

水火匡廓三五至精二圖合之為丹家修煉之用道藏真元品

明載之易經無此也一偽傳河圖洛書上古圖書自周驪戎之

難已失而宋之陳搏乃出二圖以誤儒者遂載大易之首周易

玩辭曰姚小彭氏謂今所傳戴九履一之圖乃易乾鑿度九宮

法本朝劉牧長民以為河圖而又以鄭康成大衍註生數就成

數依五方圖之為洛書偽闕子明洞極經又兩易之宜世儒有

蕪魅罔象之譏也一靜坐十二經未有其說宋儒忽立課程半

日靜坐則幾幾乎蒲團打坐之說矣一教人以性為先明與聖

門不可得聞不可語上相反矣一朱子言古者八歲入小學教

之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入大學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又曰小學學其事大學明其理此
前無所承憑臆創說者也內則歷載學習六藝歲時大戴禮賈
誼皆言小學學小藝大學學大藝蓋禮樂六藝正格致誠正修
齊治平之事非二端也但年有少長則習行小大耳今舉其事
盡歸之小學至大學乃專以讀書明理爲務則遍考三代教法
未之見也故自居道學而于學字誤解以致數百年學術並誤
也一日致良知說命曰知之匪艱行之維艱宋儒則以真知爲
重言人有真知所行自然無失不能行祇是不能知至明王陽
明遂專以爲心源澄澈諸事可辦創爲致良知之說而今之儒
者亦羣譏其爲禪矣一立道學名子貢曰賢者識大不賢者識
小莫不有文武之道蓋世無全局負荷之人則分奇道者必不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二

三

可少自朱門立道學名宋史遂專立道學一傳但取註經講性
天者爲道學而文學如韓歐以爲浮華言語如陸賈以爲捷給
德行如陳寔司馬光以爲木強政事如蕭曹房杜以爲粗淺而
道學中遂相率爲迂腐無用之學矣一立書院古大小學皆稱
學書院之名自宋始是專以讀書爲學矣 子堅觀之專一封
上太孺人供隨意用也 選陶淵明集題辭曰淵明坐六朝異
端盛行之日士皆放誕成習溺談虛空無復有留意聖道者矣
淵明詩曰養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
又曰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再曰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
全集無一言及于佛老可不謂志道者與觀其將遊廬山問東
林寺鐘聲蹙眉而返則世所傳三笑圖社圖必倭佛好事之徒
爲之也 選韓昌黎文題詞曰今學之言大家文必首曰黎然

昌黎非僅文士也自佛老盛行而昌黎以衛道閉邪爲已任原
道一節指陳聖道最正而且作箴省躬留意經濟考禮制講兵
機任州縣則虔祭祀去民災立朝則敢直言條陳政事從宰相
平淮西有功宣撫王廷湊有才有節且獎提後進引人爲善固
唐之柱礎聖道者也其文之涉干謁及專論詞章者不錄錄其
有關學問道德經濟者若干篇 思學者經濟天下欲親其大
尤欲切于時古人治民之政曰養與教其計甚詳其法甚備今
皆蕩然無存輔相之所聽覽九卿之所推勸方伯有司之所經
營惟有錢穀刑名二端學者今日或自用或佐人不得格外行
事而思有益于民生者亦惟在此二端耳錢穀不擾用一緩二
亦錢穀之養也刑名得當使民森然知有三尺而不敢蹈于邪
亦刑名之教也所謂經濟欲窺其大尤欲切于時者此也 鎮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二

三

江虞龍章問學曰子臣弟友之道禮樂兵農之學位應何道即
道其道才近何學即學其學 毛河右書至論學觀所著樂錄
二部閱之即謀如杭問樂 十一月二十五日啟行如杭二十
六日至居豐樂橋拜草堂不遇次日草堂來拜餽之袖一端墨
一橫草堂受墨出所著書解正誤曰聖經昭如日星後儒每滋
異說如言孔子誓子路則誣聖樊遲粗鄙近利則誣賢活潑潑
地等語則參佛老無爲而無不爲等語則雜老莊非小失也故
不得已分編談聖賢詮註佛老二例以正之先生曰善願詳覽
焉約翌日同拜河右而去二十八日餘杭孝廉沈曰掄卜子來
拜去乃往拜河右並拜其子遠宗姬潢浙閩同年也草堂亦至
坐次稱河右辨太極圖及河圖洛書之偽謝惠樂書河右曰司
馬遷作律書律呂積數合之歷數後人遂誤執以爲樂不求聲

而求數爭執聚訟紙上空言愈繁愈謬故子今論樂以實事不以空言先生拜手曰堪願學實事如不棄敢卜明辰河右許之同草堂回寓草堂曰吾輩為聖道而辯先儒不得已也不可過激而失中不可割古人舊論以為已出不可刻訾小文小義此余正誤意也先生曰善草堂行二十九日姬潢回拜即投河右午筵刺已而河右亦回拜行先生即往造之拜求教河右辭固一拜河右答拜展定聲錄質問河右言樂以聲為主傳宮商角徵羽五聲法五聲加二變為七聲加四清為九聲法合二變以押五聲四清為七調法吹簫指授色譜已遷新安文學姚立方至登筵河右曰自宋人學術荒謬徒尙虛談于今六七百年矣予少嘗聞劉蕤山講學後懷宗召問平寇方畧對以舞十羽兩階殊歎其迂先生曰聖人之學原以經濟天下自宋儒以事功為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天

末于孔子料齊魯之衆寡則辭而闕之而學術誤矣河右曰宋人言取必于智謀之末此語亦非宋人當日所少者正在智謀姬潢曰非理之智謀不可有循理之智謀不可無智者不惑好謀而成聖訓昭然也河右曰聞顏習齋先生有存性編何謂也曰宗孟子性善而辯宋人言氣質有惡也曰暮辭退二十日回拜卜子至草堂寓曰紉維紉然借手以致尊嚴大人為表衣用非先生所可辭也強留之回拜立方方以所著書經及儀禮相質回則草堂紀綱送齋脯四色受其十一月朔晨起望拜家祠拜母拜先師畢即走字河右求過問樂河右訂以明午乃閱樂錄不解者識以簽柴文學陸升來拜初二日訂書解正誤草堂至以與河右有約乃坐草堂于高俯觀所訂正誤過河右齋問樂拜求教河右辭復設筵曰顏習齋好言經濟恐于存養

有缺存心養性之功不可廢也先生曰顏先生存心之功甚密每日習恭數次所謂居處恭也置日記以省心時下一圍心懶則圍白否則黑與王法乾十日一會規過責善甚嚴搢亦與其末焉但其存養欲內外並進非惺惺地之說耳河右曰予所言者恐體用有一不全則世儒議其偏賢者不觀大學乎大學以修身為本修身則內而格致誠正外而修齊治平無一缺失先生曰謹受教適所言內外並進者正此意也乃展樂錄問樂河右言九聲加二變一變宮清為十二律旋相為宮以立調法而總以聲為主定聲以簫笛為主又吹簫指授色譜復指隔八相生圖以聲不以數言七調俱用七聲不俱用之法將乘燭乃拜謝教辭出且拜別回寓對草堂飲酒草堂曰顏先生言理氣為一理氣亦似微分曰無分也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以其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天

流行謂之道以其有條理謂之理非氣外別有道理也二鼓乃寢晨起謂草堂曰周禮教士以六德六行六藝而實統以禮孔子言智廉勇藝之才德而俱文以禮樂求仁而視聽言動必以禮孝親以禮事君以禮養德制行不出一禮也約我以禮齊民以禮明德親民皆禮也周禮無所不包而但名周禮吾人修己治人之學舍是何由即極神聖亦不過從心所欲不踰矩動容周旋中禮無復奇異而愚柔之人苟勉行之亦非不能為之事也草堂曰然姬潢來送別亭午各別去回拜陸升河右走伴送所著禮樂經史諸書共二十七種乃返桐鄉 學遊學歌 簽奎文移來商者答之 觀秧歌猶想見古人歌舞遺意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也

李恕谷先生年譜卷三

清苑馮 辰錄

武進惲鶴生校

孫緒 重修

戊寅四十歲

儀功如常元旦望海家祠拜母拜習齋先生 學篋 鼓琴而

歌以寄鄉思 如前以所學樂請教河右並求作孝慈墓表而

返 閱河右古今通韻謂古韻分五均平上去三聲通用其分

四聲始六朝非古也 閱仲氏易思易有太極節論撰著非

以太極生天地萬物如宋儒說也 著大學辨業 上河右書

曰自問樂歸恍然若頗測其涯溪尋能歌者問歌法能樂器者

問色譜以與樂錄相質對乃覺元音真在當前矣 作樂錄跋

恕谷先生年譜卷三

曰孱弱冠聞吾鄉楊椒山學樂于韓苑洛心慕之及觀其書而

茫然已而涉獵漢後以迄宋明諸論樂書益茫然于是太息以

為古樂寔絕乃爾出而問人亦無知者日結于心不能忘兩載

前聞杭州毛河右先生知樂已而至桐鄉蒙先生賜樂錄二部

遂于去歲走杭問樂先生曰向之論樂者皆誤也樂以聲為主

歷受五聲九聲七始一十二律之法受歸審以己音按以絲竹乃

知人皆有聲人聲謂之以律皆可為樂而何以論樂者惟箏管

數累黍較尺主客調為律世茫然自居于瘖啞以為古樂不

可復是言衣食者不以口嘗味身量服傳聞古聖衣食之制皆

取諸易因爭執故地以為衣裳備畫小過以為杵臼令人惶惑

莫解駭衣食為神奇而去之飢且寒相尋以疲也豈不異哉堪

獲遇先生自覺心怡意解風風乎古樂若在當前矣惟是先生

樂錄開二千年之悠謬以明三代元音實過苑洛而搵力學精

進遠遜椒山是則對錄而生愧者也 河右寄書曰以講求古

樂一事千里命駕已堪駭世況兩日而業已卒豈漢唐後暨儒

小生所能到者直千秋一人而已弟年七十五不意遇此奇士

天之所鍾諒非人事所能矣 二月媒來言呂氏女子堅具聘

金百餘兩先生入杭攜媪往相之回言真處女乃立婚

契 投受業刺于河右以學樂繼就也因問樂問易問韻片時

毛紙十餘往復河右札云問置如君粧奩厨傳忿忿如撲火乃

屢賜精義鏤及囊髮心如旋床目如球福非天慧密藏無此靜

定也 與河右論易一節云易有太極一節先儒舊說反復思

之不可解以兩儀為天地然八卦之乾坤天地也豈天地生天

地乎一不解也先儒以太極為主宰又有兩儀四象則乾坤之

恕谷先生年譜卷三

上何容有許多物件二不解也繫詞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

間則從乾坤六子而名之也乃言易有太極以生天地三不解

也恭從先生解易中生一解今錄請教太極者太衍之舍一不

用者也 從此說兩儀者分而為二以象兩也四象者揲之以四

以象四時也八卦則四揲十有八變以成之者也太衍之數遂

生八卦而吉凶以定趨吉避凶而大業以生仍明揲著之故也

觀前有與神物以前民用後有定吉凶莫大乎蓍龜及易有四

象所以示也繫詞焉所以告也定吉凶所以斷也似是仍闢大

衍之數者統惟教之河右復書曰年兄此來助我非淺濬刻指

穎千秋不意將來諸註全藉維持前入所謂附青雲而益顯者

正謂此也所訊書病中不能閱並不能一一裁復今早家佳文

題檢及未訊易一節謂此已經改撰過何又訊及豈前所付

易是舊時未改本耶僕見大驚急向蒼天叫曰天復生此人耶
 論語曰德不孤必有鄰天既生其又生是人必非無謂吾學從
 此興矣昨承過下深不敢當今反自任馬季常遠不及鄭康
 成漢後儒術非康成不能傳此亦必藉恕谷為我大昌明之非
 敢僭妄以為此為學非為己也某註易成齋宿告先仲兄將付
 梓人獨於易有太極節兩換稿而終不愜意既而小兒從南昌
 舟中寄家信來以為此一節必是申言揲著之意因幡然大明
 急為改刻今年兄早見及此何相契之深也恕谷觀書如觀水
 萬目即駛而洞若觀火無纖微不徹此豈漢後諸儒可比數者
 千古學人惟君與僕矣 以呂氏回桐子堅以先生居器不便
 于署傍別賃一樓院通于署遂移居于留春樓為呂氏加笄
 之向北行望拜禮 與子堅較射 自勘生意蕭然雖一草一

恕谷先生年譜

卷三

三

臣不忍踐之 上河右書曰今人辯尚書有偽之說先生既有
 駁正此事所關非小即可行世聞百詩書未見姚立方所著卷
 觀之錢生書則詳觀之均屬謬誤今人駁尚書不已因駁繫詞
 駁繫詞不已因駁中庸不至揚矢周孔不止此聖道人心之大
 患豈能坐視不言耶亦欲少有辨論俟錄出請教 學茲錄
 錄學易 錄學樂 宋豫章自湖州來視曰問顏先生言先儒
 主靜之功近禪有之乎曰有曰借靜坐以收放心乃可為學非
 專恃此也何為近禪曰先生所謂為學者專指讀書乎曰學為
 聖賢豈專在讀書曰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所為乃可為學之功
 是在何時且靜坐固佛門教法孔孟以前未聞有此事未聞有
 此言也豫章默然 教呂側室以胎教使讀女嬰 思虛憍非
 氣節氣節不虛憍苟非含氣含容不苟卑此君子小人之分

恕谷先生年譜

卷三

四

也 六月子堅攝嘉善豪備先生同往理其刑名錢穀事 九
 月返桐周好生來餽隨道感思雜錄閱之因記其一節遂感問
 或人曰向曾體驗未發否或人曰如何體驗未發曰某嘗用力
 于隨事精察覺有事時得力無事時便滲漏遂用力隨時精察
 久之又思隨事隨時皆是外面若念慮初起時豈可不用功乃
 用力于慎獨二字念慮起時皆能自省凡邪念惡念便斬斷勿
 使充長又思慎獨是已發功夫若未發時如何處置時恐是
 戒慎不覩恐懼不問二句矣聞先儒教人于靜中驗喜怒哀樂
 未發時氣象乃于夜間閉目危坐屏除萬慮以求其所謂中究
 之念慮不可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間或一時強制得定嗒然
 若忘以為此似之矣然此境有何佳處而先儒教人為之且稍
 一錯認不幾入于今之學佛者耶體驗久之始悟人心原無息
 時不可一槩遏抑而所云未發者不過念慮轉接處毫髮之間
 初無一日一時之可計也子思故言須臾二字又言戒慎恐懼
 四字以為吾心之念慮或有息時吾心之敬不容或息能存之
 至于夢寐之際皆能自主乃可或人謂戒慎恐懼即是已發曰
 試除卻戒慎恐懼尋一未發或人思之不得曰得非釋氏所謂
 不思善不思惡還認本來面目者乎又非元門所謂不出不入
 湛然常住者乎此處一差毫釐千里矣故除卻戒慎恐懼別尋
 未發不是槁木死灰便是空虛寂滅道成此論甚有體認自覺
 從前功力尚多疎畧從此無論有事無事有念無念皆持以敬
 至夢寐之際亦屬欽明于聖門修己以敬之功其庶幾乎錯按
 此條在先生南食草中 謂自幼為學惟戊寅年功頗著者即
 正先儒主靜之課

兆于此故備錄之 思道感言頤容一直四體自中規矩關屨語也今立課宜時省頤直不直 于南濱自廉平奇書至佩一金爲先生養母儀又送玉斗一玳瑁簪十受之請入廣解思善引人者其言半是從其半而獎掖之不能容人者其半非卽其半而駁折之 考郊社禘祫諸禮乃知文獻通考書皆疎畧也 著田賦考辨 馮樹臣問曰朱子以藝爲末指粗者言君子禮樂不斯須去身立禮成樂則指精者言也禮樂精粗一貫不可分也如心得其中禮之精也身勿跛倚勿怠肆禮之粗也世有身不跛倚容不怠肆而心尙未中者有跛倚怠肆而心反中者也樂記曰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具慢之心入之則粗者豈輕耶又問曰游于藝今註謂博藝藝理之趣或不在粗迹也曰且以射論人必學射由淺入深始知

李恕谷先生年譜卷三

五

其趣未有不學射而能得射之趣者後僑高閣六藝而言博其趣是不學射而得射之趣也有是理乎淵明詩曰但得琴中趣何勞弦上音乃清狂高奇之言耳若以爲學術則誤甚 二月十二日先生生子 修書報母 自勵任道今歲始堅學功今歲加密

己卯四十一歲 儀功如常 日譜每月下書小心翼翼以自課 思祖德十餘世誠篤 闕河右詩解知小序不可廢 思心不敬則身失矩中外相應然有時心敬而身失矩身不失矩而心放者故正心修身分二事也 思宗儒解不道仁爲無私欲未盡也但私欲不生不足以言仁也佛老亦無私欲可曰仁乎存心養性在于刻刻以敬所謂參前倚衡也所謂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也 生

子彌月設筵奏樂以謝子堅遂解宿 如杭別河右僕樂律田賦諸學思定聲錄尙有礙義以備不當生乙四字調無乙字也 正與林鍾不生大呂生簇合質河右以爲是 別草堂質存 養 回桐子堅命奴僕隨先生乘糧船北歸 留書復周好生曰教言諄諄指示程朱之學但前面言已悉不必多辨惟願前哲所言切實者實見之躬行勿爲口耳亦今世罕有人物也 與宋豫葵書曰球將旋里矣先生主持斯道甚力只關佛一節已與昌黎并功矣年高德劬成已成物須刻刻有實功乃爲得也 作留春樓記畧曰留春樓者予僑桐時所居也郭子堅宰桐乙亥招余至數月而返丁丑復相招三使連至其弟子固亦促余往遂以孟冬抵桐子堅念余年四十未立子爲余客床置副戊寅于虎林得呂氏女不憚重賈遂以二月八日入焉又謂

李恕谷先生年譜卷三

六

居署中不便于署西僦馮孝廉別業樓兩間別爲院而通門于署樓上安床帳樓下置蘭菊黃楊諸雜卉之植盆孟者北後有室遣僕男婦居宿供役頗樓一望池塘竹樹皆在襟下李亭一贈言云一簾春色留官署滿目生機到小樓余因題樓曰留春而居焉至十二月遂產男其中今整舟北歸而所謂留春者依然在目也回憶居樓時予方考禮習樂三復小心翼翼之詩教下妻以呂新吾女要諸書才過十月遂立丁男子留春之名庶無負乎三月四日記于丹徒舟中 前舉唐五聲歌訣問河右河右云歌存圖亡未悉也舟路沉吟恍若有得乃著宮調圖并七調全圖每調有官商角徵四調與唐後相傳四十九調四十八調二十八調二十四調皆可相合也 思器色七聲隔八相生圖前謂何生上爲四字調不用乙義尙未盡取竹吹而思之

乃悟正生清濟生正高低相生之法也蓋十二律隔八相生旋相為宮合圖畫絳色七聲隔八相生圖畫七聲旋宮圖畫絳色下生上生圖畫五音七聲十二律絳色七字為七調還宮相生全圖 自勤內功不吝惕然乃以陸道成每日敬息分分數自考 思係懷民物而戚戚自累非也強解脫之又非憂世之志樂天之誠並行不悖必自修己以敬得之屈原申生憔悴忠孝而致死者以無修己以敬之學也大舜如窮人無所歸而神完氣固烈風偃雨弗迷者以其誠齊敬也敬則精神聚凝則精神散 思人常言心多紛擾子自勤無之但不能刻刻養其耳故學取日新 或謂聖賢無靜坐時與曰靜坐亦偶有其境而功則居處然也以靜坐為功者一氏也 思向論精未信考古學今今頗知依據向不知樂今知樂向以道心無私欲今知

總谷先生年譜 卷三

七

無私欲不足盡道心必欽而明此自戊寅至今所歷者 接家報知三弟培入府庠 至淮安訪閩百詩論學 或問德曰今之言德也與古異矣中庸孔子言三德曰智仁勇論并列言者一章後儒則但言仁德而以智為德者少矣以勇為德者更少矣且其訓智仁勇也亦殊未嘗智固在察理而謀善亦智仁固在去私而利濟亦仁勇固在任理而英武亦勇古言智勇天錫其仁如天可見也後儒則指謀善為術利濟其武為粗豪致使吾世之德流于腐小拘繫其不足以致用也固宜或曰子言謀善亦智利濟亦仁英武亦勇有微與曰此非言也感武仲之智下莊子之勇仲之無如其仁非聖言與乃曰讀而如未見何也弗思耳 讀詩思朱子于詩經叶韻七八豈三代作詩專棄正音惟取改韻耶必無此人情矣 閏七月抵里拜母

總谷先生年譜 卷三

八

侍母 往哭奠王法乾法乾名養粹諡之東北泗村人庠生幼狂有大志禁鄉人佞佛頗習齋先生聞而訪之遂定交相勗以聖人為必可為十日一會五日記詳記言行以相質每會規過至而赤汗出不少假而交益深率家人日夙興朔望行禮學中率弟子行禮每散學必令弟子高聲歌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子拱立敬聽乃退顏先生嘗曰吾行家禮學儀皆始自法乾其致知少遜我而力行過之及卒顏先生大慟曰此後無以為聖勉我者矣 往拜習齋先生曰先生倡明聖學功在萬世但痛趨向者束身以欽心功多養心以絕身功少恐高年於心性更宜力也乃以無念有念無事有事皆持以敬之功質先生曰然乃書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一語于日記首日三復之于南溟歷任應州來延先生復書曰堪堪以老母年邁不能遠從客歲兩接手書登承佳况今陞任近途又屢蒙招延擬即走山後一晤緣新自浙回慈關眷戀故尚須少遲時日也堪近于禮樂兵農之學益潛心考研而內地翼翼亦頗可自信所恃以不愧故人者此耳 八月入京吊郭子固祖母夜返里 書壁聯云博學詳說于文朝乾夕惕以禮 閱孝慈論語講義重六藝經濟知孝慈早已見聖學矣 王咸休來問家祠安主禮答曰古廟室戶在東南主居西壁元明以來以廟門在南正中主居北壁正中南向此變古而宜者也如四親則高室居北中左南為會室右對會少退南為祖室左北直會少偏左為廟室皆南向此即古人昭穆廟次而東西少退南北少偏者以古廟有垣障蔽今毫無遮障嫌並踞也相背也變時則高祖中堂兩向如故會西向祖對會少南東向廟直會西向此即古昭穆合

食之次而祖位少退者古昭穆父北子南故無嫌今父子東西對故微避也 十一月十四日叔母卒于蠡城往理其喪

庚辰四十二歲

儀功如常自勘敬久則弛敬久則無力乃知日躋之為聖 先生從叔本初翁謂先生曰尊翁之孝至矣而弟更難能世於無此人也 入京會試 河右寄春秋毛傳至先生上以書問客歲拜別函丈過淮上晤閻潛邱因論及古文尙書據曰先生有新著云云潛邱大驚察閱示之潛邱且閱且頷其子曰此書乃專難我耶據曰求先生終定之潛邱強笑曰我自言耳據曰不然聖經在天壤原非借之作門戶者況學殖如惟是是從何論人已已而再面辨析他書甚夥毫不及尙書想已屈服矣途間思五聲圖訣似有所得謹寫出求教場前晤

恕谷先生年譜

卷三

充有姬漢二世見姬漢曰先生望吾子成名甚于愚昆季以昌明聖道將賴之也及出關互相衡文似可入殼此揭曉而寂然然先生勿為瑣介也此際堪籌之熟矣謂仕顯而道可明謂仕顯亦未必能明道也何者將直道而行耶恐方圓齟齬方救過卸禍之不暇何道之明如其與世委蛇耶則品先廢矣千載後論學術先論人品而後論道而進而不進若隱若見未必非天之留道而責于愚劣者不輕也尙書免詞辨博而確真可杜惑者之口矣近之詆三禮者又紛如矣先生尙欲正之乎但先生辨駁先儒原非得已而無知者妄起爭端或者大呼之下濟以婉音亦可乎 吳公匪菴請館其府傳子侄以六藝學先生許以後期 晤王源崑繩論學甚契 返里著冠婚諸禮皆近人易行不為繁難 湯陰朱教主一來拜學

習六藝居二旬乃去 四月入京金德純素公來拜論學 公復請乃館其府傳其子關杰用楫任師杖以數學樂學 晤

宿遷徐用錫壇長昔年訪先生于蠡不值者也 徐官詹秉義修一統志問數淺原答曰水經注孔安國傳以為博陽山是也山小下有平原喇施與敷淺義合若朱子以為巨阜則周遭數百里高入雲端非敷淺矣又問三江曰即經文北江中江九江也徐公稱是 金素公設筵相邀是日晤萬斯同李野胡渭生 晤明 五月以南漢屢敦促乃出居庸關如應州 南漢商政治南漢莅政有才獎之力辭返里南漢餽儀受之六月抵里以子恆將入學乃著小學稽業自六歲起至十四歲止幼讀致樂舞皆有儀注譜法 接河右書曰兒子歸持所貽札開讀悵然初昂望極切然事又如此不如人意此正無可如何者來

恕谷先生年譜

卷三

札云仕顯未必能明道不如若沉若浮正天之留意吾道處恕谷能如此吾無憾矣寄來樂律一本則大奇大妙不謂通人之學能推廣未備發掘盡變至此此道為千古來第一難事能涉其藩籬已誇神絕況能排闥入室直窮其奧爾爾始信杜蘅荷揚尚非稀物必如吾恕谷者真蓋世豪傑也自先父先伯兄亡後此秘亦浸失其傳故寧府五聲圖記歌訣乃樂律最吃緊事而恍惚不能了了多方推測一往鶴筮每一念及輒迷悶欲死今得恕谷開發之千年之秘為之一開實天地造化特鍾其人以便萬古元音仍在人間替宗先師必稱慶地下而世莫知也老眼睹此可以含笑入庵嗒矣官調圖每調分五調妙絕七調全圖皆有實落且使歷代謬樂曲調有暗合處皆歷歷指出脈謂合同而化非絕世聰明不能至此奇矣奇矣十二律旋相為

宮隔八相生諸圖器色七聲旋宮相生圖俱發天地之房五音
七聲十二律旋宮相生圖俱一理分割而盡其變化坐而言之
起即可行楊忠愍親見虞舜吾謂怨谷必親見后夔矣此非誇
言也第不知尊著樂錄有多少其宜先流布者或刻于南或刻
于北亦須早定且示我世近姚立方作偽周禮論秘不示我但
觀其總論乃紹述宋儒所論以為劉歆作子少就其總論中所
辨者辨之名周禮問恨其書不全見不能全辨然亦見大槩矣
若六律正五音圖說 九月吳公來請乃入京習齋謂曰勿
染名利先生曰非敢求名利也將以有為也先生不交時貴
不論貴賤惟其人先生高尚不出壖惟道是問可明則明可行
則行先生不與鄉人專壖于地方利弊可陳于當道悉陳之先
生一介不取壖適孟子可食則食之但求歸潔其身與先生同

怨谷先生年譜卷三

七

耳習齋首肯 思學夷齊易學孔子難勿以難而贖其君子乎
王崑繩見大學辨業深是之因訂其學 徐壇長欲持大學
辨業學樂呈李撫院光地先生辭以不可又言撫院虛左以望
辭以不敢往 通州王古修來拜俠士也 拜孔主事尙任論
樂 拜寶檢討克勤論學 看胡冊明易圖明辨言太極先天
河圖洛書之非 浙江邵允斯寄贈先生序至復以書曰壖前
在浙以文行高古如足下者未及聞知可愧也今鴻登遠賜謂
南方學者從朱從陸漫無定見而于壖或有稱引何以克當然
念同受教西河之誼三千里外命以討論亦何敢不獻其愚以
求教焉壖少承先孝慈家學即欲自立為一儒者及弱冠從顏
習齋先生遊先生言聖道至宋儒而岐其內地功力皆參雜釋
老而所謂問學者又無誦讀訓詁迂闊無用將周孔兵農禮樂

之實學一與茂畧教球力求古聖舊轍置日譜以糾察身心
禮學射學翰鈴學數凡古今成敗經濟大端日夜研究至于經
史子集皆繙閱之以為實行之考証非務佔俾也如是者幾至
四十以樂無傳入浙拜河右先生問樂因從而學焉且聞先生
言太極先天本于釋老以及儒者欲以干羽平賊諸謬而于素
所言宋儒之體用俱與聖人異者益信又得賜觀其駁正易詩
書春秋禮諸經謬解而經學頗進已而得陸桴亭書見其言戒
慎恐懼之功甚正與高氏所謂明心見性者較若黑白于是無
動無靜咸以小心翼翼自持而存養之功亦稍進然而體道之
功愈進而見其難無一地可問無一時可問一疎一密即多出
入前途惴惴不知踏落如何且論學直宗周孔以待來者將世
所傳程朱陸王之岐途欲從而改正焉世人聞之大驚小怪恐

怨谷先生年譜卷三

三

非綿力所能撐撐今足下卓然有志于斯道而又不為前儒迷
霧所障乞便中嚴賜教訓使壖得所折衷焉則幸甚矣 吳次
張言不愧衾影甚難先生曰勿言不愧且求先愧時時內省有
過而然汗下斷以改復久之自得不愧今人寢興惴然頽然不
知有愧何由得不愧 上河右書錄六律正五音圖求正並問
郊社及經義河右答書盛稱先生英雋樂世一人且言已鑄學
樂二卷入其西河合集內 謂素公曰子向入京不先見貴顯
今為明道計其賢而樂延訪者或先或後不拘然枉已徇名則
不為也孔孟俱見諸侯而召見則不見義各有在也 季野謂
先生曰先儒訓學各異子謂祇是讀書耳先生不答知其有樂
輯禮書叩之季野言禘及宗廟制甚析又言隸即楷書非八分
也 與素公言經濟首在復學校選舉以有人材乃有政事也

寧波毛孝章來訪論學述其師潘平格言朱子誤于老陸子
誤于程 聽孔東塘歌大成樂先生辨黃鐘為徵之誤 思古
學問二字相連今人不好學尤不好問子每交一人必求盡其
長勉于問也 博將軍問亭延先生問格物告之 十月僕來
言從侄振銳前月十八日逝哭之查禮功總一不食二不食殯
而從政飲酒食肉不與人樂 靜菴言學須結果先生曰湯登
無結果者而詩曰聖敬日躋即日新又新也純粹之體學習之
事須日有新境若祇如故即易退墮矣 著宗廟考辨 著士
相見禮 同東塘考文武舞儀 與靜菴論朔望禮祭禮以其
家行禮也 崑繩談治術勃然先生語以沉深 著禱哈考辨
郊社考辨 拜王公顯慶以其知庚午科先生往拜不入引過
責闕者也 過季野講會以其屢邀也講三代以及元明制度
恕谷先生年譜卷三

應遠風風枝入門家室好團圓可憶離羣起浩歎舌本從教三
日強牙籤轉惜一燈寒禮經聚訟抵悟久易入參同辨論難遲
爾春風開絕學隱然名已動長安 旋里哭奠叔母及侄振銳
墓告叔母服闋 聞子固卒驚惶以遁除不得入京望北痛哭
後為立傳曰御史本張姓父盡忠後于旗郭翁顯名因郭姓蓋
忠仕至吏部文選司主事有能名早世二子長金湯次即御史
顯名撫之成立延師課讀甚嚴及長力學康熙二十一年由藍
旗官學生試特等授內閣中書朝廷親試翻竹賦又考學校論
及奏疏皆居一等陞刑部員外郎精練刑名十四司稿皆倚定
每決讞再四款款全活人甚眾有謝者令闈者勿納曰而本無
罪非庇汝也人感泣去有繪象祀于家者龍江關權稅清謹晉
兵部郎中旋擢御史巡城不察察而吏畏其明不敢欺都御史
恕谷先生年譜卷三

亦友嘗官于南每念御史未嘗不垂泣也御史少好讀書能詩
及與靈縣李堪遊堪曰聖學在禮樂兵農詩文非學也出讀習
齋存學編使觀御史立起願私淑習齋從此謝筆墨講求天文
地利兵農射御等學善騎射在龍江開總督傳臚塔與較射一
中五十貫須臾獲進數車盡散與從人觀者而回借塔遊西山
傳馬射法置覆帽地策馬射無不中中即帽屢起等身其巧如
此性高冷不輕可人然沈默謙忍侍戚黨專屬窮弱然如弟子
賓客見不知其為官也頗嗜黃老言謂堪曰君輩惡惡嚴不和
堪曰喜怒哀節皆曰和不惡惡玩世耳非和也每公事退時花
澁水適適然曰藉以存吾心也堪曰奇心花木無花木心安寄
欲求放心其戒慎恐懼乎御史然之仕絕葺直家入親友勸以
通或至阿黃之通謝曰吾才不能致阿堵非敢潔也終不變一

恕谷先生年譜

卷三

五

日遇尚書甲于塗曰君掃迹不請謁人何也曰公事有公地私
無事矣謁尚書婉論曰時如此無執曰時如此時其人如此人
也甲默然卒之日囊錢不滿百敝衣布襪以歛都憲李柟倡闈
院曰郭御史貧無以之不可不助其贖金百餘兩賻焉御史名
金城字子固年四十一三子

辛巳四十三歲

儀功如常課勿廢勿躁急勿伐善施勞勿懈勿勿不莊小心
翼翼昭事上帝 如京吳莫郭子固大樞 十六日病司寇公
親調藥領徐少宰來視 晤許侍郎汝霖言曾拜先生不值因
與論學 赴東塘筵同陳心簡萬子野吳敬菴蕭莊子陳健夫
邢偉人分韻賦詩先生詩寓意諷古公塘罷復歸 一月定日
習恭一次 又病三日不食司寇口來床前問視命從員養恭

物甚備次張兄弟輪次來視 思朱子學問三變初習禪中序
句晚又依遊釋老 著人論養生論開佛論痛吐口授人錄出
吳公見之曰先生沉病而神識清定如此四德根心深矣 王
大倉及王公阮亭許公時庵俱索先生著 三原員從雲農生
來拜問學 劉翰林巖來拜 思問過甚有益問過則氣沉則
心細 河右書至言琴言舞言禘祫郊社蠅頭細書數萬言
博之甚喜其健 司寇訂大學辨業訂論學曰大藝必宜復不
則天下必無強立之日 吳司寇徐少宰每在朝端語諸公
曰今有李恕谷者學山文海源源本本不世之人也至是捐俸
為先生刊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纂論學 季野叔行在史館纂
修為河右所折嘆之季野見先生所作河右全集叙不悅故與
先生雖屢過從猶格格有退言及將刊大學辨業念季野負重

恕谷先生年譜

卷三

五

名必須一質合則歸一不合則當面剖辨以定是非乃持往求
正論數日復晤季野下拜曰先生負聖學正傳其漸與先生識
久為所包不知先生某少受學于黃梨洲先生講宋明儒者緒
言後聞一潘先生論學謂陸釋朱羽憤然于心既而黃先生大
怒同學競起攻之某遂置學不講曰予惟窮經而已以故忽忽
誦讀者五六十年今得見先生乃知聖道自有正塗也乃為大
學辨業作序曰大學一書見于戴氏之禮記非泛言學也乃原
大學教人之法使人實事于明親之道焉爾其法從何即所謂
物也其物維何周官大司徒之三物是也周先王設黨序術序
皆以此為教政族師月書黨正季書州長或考鄉大夫則三歲
大比以興賢能而大司徒即以資與之典舉之當是時上無異
教下無異學其為法易施其為事易行也降及春秋世亦漸微

而大學三物之法或幾乎衰矣然教雖衰其成規未嘗不在固
人人之所共知此作大學書者所以約其旨于格物以見三物
既造其至則知無不致而誠正修齊治平之事可由此一以貫
之矣後之儒者不知物為大學之三物或以為窮理或以為正
事或以為并格外誘或以為格通人我紛紛之論雖析之極精
終無當于大學之正訓非失之于泛濫則失之凌躐將古庠序
教人之成法當時初學盡知者索之渺茫之域而終不得其指
歸使有志于明親者究苦于無所從入則以不知物之即三物
也蓋吾恕谷李于示于大學辨業一編其言物謂即大司徒之
三物言格物即學習禮樂射御書數之物予讀之聖節稱是且
歎其得古人失傳之旨而卓識深詣為不可及也夫古人之立
教未有不該體用合內外者有六德六行以立其體六藝以致
其用則內之可以治己外之可以治人明德以此親民以此斯
之謂大人之學而先王以之造士者即以之取士其詳見于周
禮其法實可推行于萬世惜乎後之儒者不知也獨程子謂大
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而朱子引之夫既知為大學
教人之法何不以三物之教釋之而乃指之為窮理夫言學
習三物則窮理在其中但言窮理則學習三物或未實矣李子
本其躬行者著為是編乃述古人之成法非敢為異塗以駭人
而格物之正訓實不外此天下事固有前人不能知而後人反
知之者不可謂後人之說異乎前儒而驚疑之也至妄者更疑
周禮三物實與之說亦未可信然則古之教士取士將無法乎
若曰有法是時五經未著文墨未興試問非三物而何法乎此
予于辨業一編所以三復而不能自己也 湖州溫磨磨來拜

恕谷先生年譜卷三

七

贈以論學 許時庵司空請筵問格物之旨時庵論許西山觀
子相之賢又言呂晚村之庸妄世無選時文而可言道學者
周疇崑來拜問學 闕明史魯鄭卿傳謂陽明學術之善皆始
于周子主靜一語嘆其卓見 江南朱直崗餘姚韓文萃來拜
問學 四月會葬子固 為司冠言知止蓋後之季野講會眾
拈郊社季野向眾揖先生曰此李恕谷先生也負聖學正傳非
予所敢望今且後言郊社請先講李先生學以為求道者路因
將大學辨業所論格物之義高聲宣示曰此真聖學宗旨諸君
有志無自外因延先生登座同講郊社先生辭謝去 五月返
里 同學二十餘人約十日一會求先生講中庸陳叔庵以先
生所講錄成卷為恕谷中庸講語 聞于南濱逝為之淚下
漢軍王漢臣來拜問律呂答之渠甚解問律何以止十二曰以
恕谷先生年譜卷三 太

恕谷先生年譜卷三

太

傳東晉梅頤始得安國傳奏之非獻古文尚書也謂古文尚書已亡而晉偽為者誤也即謂晉復出者亦誤也季野曰何見曰見隨書論及聲韻先生曰古無四聲有之始齊顧古惟分宮商五均不分平上四聲季野慨然曰吾何以未考也將歸檢之次日復晤笑而握手曰俱如先生言天下惟先生與下走耳聞百詩洪去燕未為多也時季野修明史紀傳成表誌未竣因言于王尚書鴻緒來拜且請筵謀延先生館其府同修明史先生辭 昂哭于名世 溫鄉翼送紙刷大學辨業自此慕辨業論學者皆至 語葛繩以吾儒心性持敬之功與佛老迥殊葛繩大悅 昭陳掌垣說問井田及律呂答之 葛繩請學禮先生曰禮一而分有四有心禮致中齊明是也有身體非禮勿視聽言動是也有隨時而行之禮冠婚喪祭士相見是也有待用而

恕谷先生年譜卷三

九

行之禮朝廟官府軍禮是也吾子其漸次考焉 黃叔林崑園請筵抄先生所著郊社宗廟等書 代州馮鑾敬南來拜問學 晤睢州吳學穎子純論學 拜楊仁澍扶病出問學答之仁澍出其擬獻太平十二策內有合兵民復選舉一則可取 江西梁盼賢人來拜言陝西三邊形勢 崑來言索克果亭翌日來拜先生托之力辭且避之綽然齋翌日昧日果亭出城投刺公度宅又尋至粹然齋人門即拜先生惶遽答之有所問先生辭謝不知 調停南濱家事 回拜果亭又求言辭以無知固求曰君國戚而貪可賀也宜退靜勿躁進 馮敬南請先生及諸名士論學先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必有仁義禮知之性性見于行則子臣弟友行實以事則禮樂兵農子臣弟友之不可解者為仁有裁制為義辨是非為知其品節文為則為

禮鼓歌其禮則為樂兵所以從父兄君友者也農所以養父兄君友者也苟失其仁義禮知不可以言子臣弟友矣不可以言禮樂兵農矣不盡于臣弟友亦其仁義禮知矣亦喪其禮樂兵農矣然使無禮樂兵農亦安見所謂仁義禮知哉亦安盡于臣弟友之職哉三者由內而外一物也周禮教民一曰六德有聖忠和猶是四德而分其名也一曰六行內有婦睦與恤五倫所推及也一曰六藝及于射御書數又禮樂兵農之分件也而統名之曰三物魯論之文行忠信文即禮樂兵農也行則子臣弟友也忠信則仁義禮智也中庸天命之性仁義禮知也率性之道子臣弟友也修道之教禮樂兵農也博文以此約禮以此若外此而別有運途則異端曲學烏可訓哉敬南及季野葛繩翼皆曰然道誠在是矣 會葬南濱 與葛繩書曰塔滯部門

恕谷先生年譜卷三

三

實非所樂兼之顏先生年邁無與見則促以歸里然尚未能者以今世如李中孚寶善菴皆卓成一孝弟忠信之人夫孝弟忠信不出戶庭而可為矣如塔者竊不自揣志欲行道如不能行則繼往開來責難謝焉當此去聖既遠路益論匪非通衢僻谷夙學恐所見猶涉偏固不足闕道又挽世警衆必在通衢僻谷引吭其誰聞之今四方君子考証亦有人矣高明如吾兄亦深歎此學以為是矣極思歸里聚樂家庭但以吾兄之曠世可俾而篤信正學則體之于身倡明之于人所望于有道者非淺鮮也 歸里往見習齋商出處 壬午四十四歲 儀功如常 御淨文遠虛名 元旦覺心疎敬 習射習遊 目勘近夢不清必心不敬也卧用敬功夢遂清乃知靜而無事

癸未四十五歲

儀功如常 巡撫李公光地以

劉廷商學問人因薦先生或以告先生謂之曰安有此事 聞顏

先生病往視之餽養老儀 命四弟接姪去適入學 正月盡

抵京吳少宰公言李中丞薦事先生曰廷商其人可也閣下善

為我辭焉 有人密邀列名士單于韓曰廷商先生不見 吳

少宰將點總裁索先生新藝觀之先生辭以禮當避嫌不與

入場主考有尋先生文者以無關節不可得 馮欽南會王崑

繩吳子淳梁質人李蔭長溫隣翼黃宗夏劉綽然毛充有毛姬

漢李中牟朱字緣許不棄倪唐際履百始若愚陳正心列肆

筵推先生講學先生隨問有答 徐壇長中丞慕客也屬以

善辭中丞 崑繩延先生與金陵方苞舉論學舉尊程朱

想谷先生年譜卷三

者也聞先生言歎服然囑議論宜平先生謝之 宗夏言朱字

緣見大學辨業抵掌稱是崑繩曰此昔年聞聲而譽為異端者

今乃服乎可見人心有同然也 溫益修請先生會同人于秦

中會館論學或論及多讀先生曰為學先立品制行以圖經濟

徒事學問博洽非學也舉散宗夏欲南依依不忍別又隨先生

至寓論學乃去 宗夏問吳楚宋無風孔子剛賦曰非也吳楚

荒服采風之使不及也宋周客也亦不采風季札聽屬錄即無

三國可見也 孫子未本姓李詩與先生通昆弟好詩之 宗

夏看想谷中庸講語奮然以聖賢為可為曰吾向以二氏為根

今拔去矣立日譜先生獲之 周伯章問學以三物之學告之

宗夏錄習齋及先生語為代紳縉先生曰君銳然為學稱者固

有訕笑者亦不乏必確乎不拔乃能言成但不可先有稜稜

衆之意自取不合耳 都門劉石村三原李軻五俱來拜恩

語宗夏以知人崑繩曰識人情物理乃真經濟也 敬甫曰

程子言進學在致知吾謂致知在進學先生曰善哉宋人學術

之岐以此錯按大學致知在格物格物即學也不學何知焉

宗夏求師先生介崑繩下拜先生曰世有起而力聖道者其

之師也吾何師焉亦下拜 富平陳四如子章來拜 黃昆圃

問禮禮答之 問歷數于馮敬南與其考封建及分野法知星

官分野不可信也 崑繩仿先生日譜立省身錄先生與之書

曰接華翰言欲仿日譜格以自省策不負所生不負聖賢為之

竦然起立吾兄真振古豪傑也然聞宗夏云恐立譜有礙者是

固斷無慮也以為日省則無心之過將叢耶是則真君子矣

天下惟君子日在過中而小人惘然自以為無過也以為誠篤

想谷先生年譜卷三

難行于晚近即則從古但聞不誠不能動物未聞誠不能動物

也且忠信篤敬隨在可行孔子有明証矣質直好義察言觀色

慮以下人既肫厚又機神既坦直又委曲聖賢英雄原是一人

絕非後世迂濶腐儒所得假冒也 題宗夏日譜云自省嚴密

令子生畏然心當敬不當苦須有蕩蕩自得之意不然恐東濕

難久也吳天曰明及爾出王吳天曰且及爾游衍一何嚴也仰

不愧俯不忤又何樂也宗夏日後學早求自得恐陷于放且以

嚴厲從事何如先生起指曰君果有志者矣 四弟坡補府庠

生 劉綽然請先生會諸友論學 睢州孔興泰林宗來拜知

其精歷數問之林宗饒大測精義 查靈佑官道藏上方大洞

真元品果載太極先天圖益知河右之辨草堂之論信而有徵

乃宋儒甘受異端之說以誤天下後世何也 少司農王公紳

請筵問祭禮答之 馮欽南問四聲先生答之曰古無四聲之
說卽字之比于歌者亦不必同聲故鴉冠子曰五均不同聲謂
宮商角徵羽之五均其中聲各不同也如廣歎元首明故股肱
良哉明良聲不同同爲官範訓無偏無頗連王之義誥詞于思
于思棄甲復來頗義思來聲不同同爲微里語竊鈞者誅竊國
者侯筮詞不利與師敗于宗邱誅侯師邱聲不同同爲角古韻
如此不可枚舉盛魏李登始取聲之同者而分類之名曰聲類
如東鐘爲一類支齊爲一類然猶無四聲也及齊周萬著四聲
切韻而梁沈約效之有四聲類譜之作然後一韻之中又分四
聲當時其說初行卽梁武猶疑之曰何爲四聲周捨曰天子聖
哲是也至隨時陸詞作四聲切韻類譜則合周顯四聲李登聲
類統爲一書唐以詩賦取士謂拘限之說可以難之也孫愐等

李恕谷先生年譜 卷三

稍爲增訂名切韻又稱官韻迄宋有廣韻集韻等書至理宋朝
平水劉淵定爲韻本頒行于淳佑壬子名壬子新刊禮部韻書
今世所用者是也而世其指以爲沈約韻誤矣元熊忠明郭正
域書明載之沈約韻已亡三代迄漢無所謂今韻卽晉魏以後
迄于六季其拘聲類者十之七拘四聲者十之八而至拘切韻
則十不得一今查六朝詩文無分東冬支微者若冬又分鍾支
又分脂則六朝至唐後非無遵之者且唐人除取士應制律詩
律賦外仍用古韻觀昌黎諸公文集可見無何至宋盡失故轍
朱子註經竟取吳械音韻補杜撰之言爲依據以後人四聲聲
類上繩古人將詩易本字皆改讀爲叶是舉趙武靈王之變服
衣堯舜禹湯也至今世竟有以 音作正讀反謂正讀爲非者
如呼天下爲汀戶夫婦爲夫缶佳人爲皆人圖書爲圖怪怪之

怪矣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古皆爲官以其韻皆反喉入鼻也
陽庚青蒸少侵韻又爲變官眞文元寒剛先皆爲商以收字
必以舌抵上嚀也魚庚歌麻蕭肴豪尤皆爲角以懸舌向嚀也
支微齊佳灰皆爲徵以音衝唇接齒也而魚庚歌麻尤又爲變
徵以舌雖中嚀而稍出向齒也侵覃鹽咸皆爲羽以讀字訖一
闔唇也見鄭庠古韻辨至毛西河古今通韻考甚備悉東冬陽
通用者如易師卦懷萬邦也大無功也未失常也以中行也詩
維水泱泱福祿攸同保其家邦東冬江通用者如阿童謡阿童
復阿童衝刀浮度江東冬庚青蒸通用者如古詞狗吹深官中
天下方太平璧玉爲軒堂九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佩殺兮爲
鬼雄七韻並用者如昌黎此日足可惜詩左右泣僕童會合安
可逢浩浩觀湖江情悅難爲雙此酒不足嘗列坐于中堂聞子

李恕谷先生年譜 卷三

適及城相拜送于庭且平上去三聲古人通用如易往得來也
乃得中也詩何以貧我壻何以速我訟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柳
宗元示民詩乃器與用乃貨與通若今入聲十七韻則古皆通
用如參同契如傅道皇初頌昌黎樊宗師墓銘其類甚多難以
枚舉 三月歸里 二弟孀婦張氏卒先生大慟爲立家傳曰
弟婦張氏齋之蘭家庄人事舅姑孝順于夫二弟或以事詬督
未嘗聞其一反唇也姊姒或有言笑而不辯子嘗館于外家政
付二弟內則張氏持之夙興率家人操作不少諉子館歸解裝
盡付二弟貯其室金幣皆由出入夫婦無一私用者張氏娶時
衣遺襪廢子命同子妻馬氏禮服斥賣易米及後爲諸少弟娶
皆有新衣飾張氏著大布同諸少弟婦時節升堂拜禮供祀無
一芥蒂意見于辭色後子在浙賣綢緞御寄奉母餘令妻與一

弟婦各製一襲張氏置所與于筒終不製至今歲癸未愈促病革遂衣常著衣而去嗚呼慟矣其母族姑也嘗來余家見子亡妻王氏婉孌有婦行歸愀然語其女曰恐而未得與王家媿班也其善誨如此嗚呼賢所由來矣 陳獻章為日記求先生評喜之獎其孝友 輯小學數學 命歐菴益漢習士相見禮益溪培字也 習數方田大矣差分均輸精矣方程變矣勾股遠矣數者易之象也 謂益溪曰子向于吾有聽受而無辨難不

恕谷先生年譜 卷三

知子之所得若何而于我無益故能與子言吾有過無論見之與與不與務盡其說今子果無然有所感陳甚善但子方志學辨之未明不可不與子明辨請余好讀作插精神此顏先生之言而于本之蓋後世之學學習事少繙閱事多自幼為之長未能脫吾人精力有幾可擲之營紙滄學中耶且坐讀久則體漸柔漸畏事事將蹈宋明書生覆轍先生之誨誠是而愛我誠深感之勉之不可復有辭說故默聽之但吾之繙閱亦為學也與先生所見微有不同吾人行習六藝必考古準今禮殘樂闕當考古而準以今者也射御書有其勢宜準今而稽之古者也數本于古而可參以近日西洋諸法者也且禮之冠昏喪祭非學習不能熟其儀非考訂不能得其儀之當二者兼用者也宗廟郊社禘祫湖會則但可考究以待君相之求不使自我定禮以為習行者也矧今古不同公西華之禮樂惟立學習何者三代之禮至周而備時王之制盡然也修之家獻之廷無變易者然殷賂周冕舜樂孔子且以考究為事矣今世率遵朱子家禮然多杜撰無憑行之俱顯其考議之當急為何如者海內惟毛河石知禮樂萬季野明于禮文向問之不服反覆今季野長

恕谷先生年譜 卷三

逝河石遠離吾道之孤復將質誰故上問之古人耳豈得已哉至子言絕名又言祇見名之可惡蓋惟恐子之有名心也意甚善而亦有未盡者子于汝輩未多戒名以北方儒野汝輩少學寡與何知名高故不必言至都門之友四集則論學首戒務名以吾學之成已成物皆天性不容己之事若意移于蕘外狗名則天性之誠必淨必滴將為鄉愿為華士此所以皇然內返一有浮念輒慚愧終日而不宰者也然以名為可惡可絕則又不可魯論曰人不知而不愠又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是不愠不知非不欲人知也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是不惟不惡名而且疾無名也伊尹之三聘諸葛之三顧以其名素著也不然湯與昭烈鳥自而知之而二人亦鳥自而成殷漢之業哉然則名者母亦胞與民物之仁人所不忍辭者耶故曰無實遺譽者小人也逃名者石隱也異端也實至而名歸者聖賢也若夫易言儉德言無譽則遇否而為避禍計非通道也 按河石來書曰舊年接札並收所寄拙明刻書深伏足下心氣和平且以無太過激規我不足此真古人良友僕生平下急不能鎔化且當辨論得失惟恐其說不伸倍加氣力此學問不足處也今拙明又在吳門刻禹貢仍與閣百詩合夥大暢發古文尚書之謬以禾中朱錫鬯家多書欲就其家搜朱文公趙孟頫吳草廬輩至明末本朝攻古文者合刻一集以與我竟詞相抵其後拙明不與事而百詩約錫鬯攜明萬曆丁丑會試第三場獲坊廢古文策來幸子先期知其事赴其寓同觀焦竑吳澄誤說而又誤者因子象中大挪掄之百詩狠倉散去錫鬯亦大窘而退此亦真真中若有鬼神呵佑之始知千聖百王之經未易毀也僕欲

設一講會畧聞六經之旨先講禮記曾子問起以爲其書極備禮之變爲說禮家一大要領也乃及門數人多遊仕四方欲行輒止古學之難復如此 五月王崑繩來共學先生題其省身錄曰吾身者天地民物之管也不握其管而言幹旋未有能濟者王子崑繩夙以天地民物爲任久矣今讀其省身錄窮窮然返己內檢一無雄侈之意何其謹也試念王子平昔翁張臺臺凌轢六合是何氣象哉而一變至此所謂檢身如不及訟過如不勝者非耶吾知一身理而裁成輔相之能實司之天地民物從此乃有攸賴矣 六月爲崑繩作价如楊村執贖于習齋先生 又書崑繩省身錄曰日記考察有三心之存否否身之親聽言動中禮否時覺其進否一也禮樂兵農射御書數之學或諸藝或底一藝月考年計有加否二也身心就範學問不懈則

恕谷先生年譜

三

兼之所遇窮力學苦不早求道終無從卻慕伊呂續嘗嘆床陸江魚遊或在淵九臯聽鶴鳴非濞可用汲修綆無瓶自與李于交炳然見周行風雷遠相薄山澤原相通李于生蠶吾豈訓木家承師傳得絕學一洗羣言空三物以爲緯四教以爲經不言達性天下學德乃崇不格學外物博文約在躬卽此爲修齊卽此造平成乾坤開豁日月森精銳俯仰千古問儒術何夢夢良甫被往路宿霧披荒坳滑滑隴泥啞啞草根重蕭然茅屋下欬笑溫形容爲我傾林酒爲我調醴羹懷抱兩男兒左右三弟兄高歌見懷葛秩秩何雍雍示我床頭書閣部及五公孫高陽王五公經 壁上列山川樽前擺蛇龍兵農禮樂具一一世書出以示余 壁上列山川樽前擺蛇龍兵農禮樂具一一傾囊中何須歎命衰惟期勉冰競更訪顏公里枳落遮顏牆榻息霜羽高虎伏龍紋張黃石曳素履龐公偃匡床乃知李于學

恕谷先生年譜

三

王少司農之子式穀謀延先生辭之 修書上河右質小學學
樂誦詩舞勺諸譜並問筆入之儀 大理卿李斯義質君來拜
結見弟好力延下榻修其祖翠飛岩集應之 李輔五補黃州
知府來別魏端視受之 晤李冰章禮山論學 長山吳長榮
木欣來拜問學 張魚御仲邀筵集同人論學 劉補百斯請
筵晤王煥曾元亮 作送禮山令連山序規以有用 子未遭
生父喪求先生為之司禮 洪天桂秋崖何圖龍章來拜問學
百斯求學辨業二十部 許不乘請筵集同人論學 返里
甲申四十六歲

總谷先生年譜

卷三

三

敬南卒吊哭之為作傳畧載馮君謹鑒字敬南代州人好經濟
學以戊辰進士任梧州府同知調南寧同知攝府印弼盜炮災
有政績長天文算數製器諸學聞先生道術其學甚力未終而
卒 廷尉延榻其府 自年前註易至是註卦訖思于子易甚
淺而每註一卦覺象數理躍如當前不知前人何以蔽鈎說癢
也蓋頌先生不言易而其辨道力行示我以易者至矣 溫益
修選鄆城知縣卑禮厚聘延往論學議政應之 諫春風通覆
見惡人不怒見胥小勿輕卑之 知間百詩至京病往視之語
以老當自重 浙江徐相閣臣來拜 王元亮素親易註因與
論學元亮曰聞言甚是但舊說在心難除耳 益修聘李寧一
司刑名錢穀中變乃賜陳子意備司刑名先生不得已為之權
司錢穀 五月歸里 益修騎從來接拜母行過賴先生求教

曰持身莊肅留心人才佐政仁廉足民食用出入必慎交遊勿
濫先生拜受之 過漳德拜許西山先生祠堂撫其孤孫 過
湯陰哭朱主一吊其子和禮 語益修以城賦弼益修問仁
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者視聽言動必以禮也若不視非禮而亦
不視禮則二氏矣一部周禮行盡天下有不歸仁者乎 語益
修以祥刑 六月十五日入郟城署 列當行事宜質益修
為益修言書生好逸惡勞喜靜厭煩失聖學近異端亂天下又
言隱士好清虛道學談心性文人以第二氏之書為博孤臣孽
子怨憤歸空皆與佛老為緣者也 西平令趙瑣澄溪求見會
之 如汴拜邢偉人劉漢生聚五郭折十同論學 聚五問禮
若難行先生舉冠昏禮告之簡易易行聚五悅 問李鑾雲皇
與其子行冠禮異之往拜 十同母孝婦也遭閹寇澆汴乳姑
總谷先生年譜

總谷先生年譜

卷三

三

獲全求作傳作之 聚五問從事聖學之方先生曰以禮博文
學禮也約禮行禮也齊明內養以禮也非禮不動外持以禮也
聚五欣然願學 徐中丞公湖請見見之中丞言漢儒平實宋
儒染禪先生曰卓識也乃為詳言聖學明晦之故 思子房能
立禍福之外可法也 河右書至答問樂舞也八十二歲矣詳
辨精核先生把玩甚喜 東鄉樂塊然來拜求漆天集序因進
以道 思賢君能化中立小人為君子愚君能化中立君子為
小人 考漢碑程邈隸書即今楷書與篆各式自宋明字書據
說文以篆編楷大誤乃辨正字千文之非入小學學書內 伴
來報習齋先生以九月二日卒先生大驚拜跪號咷呼天不食
益修諸友來吊辭歸益修固訂期于習齋葬前歸里 書葬
習齋事宜並公祭文付伴先返 許州王生員瑄書來問學

靜菴門人也 益修言習齋躬行視字中季更勝擬私淑之先
于立行坐卧用力先生曰甚佳益修言少時曾有日記或謂有
心則私遂止先生曰此姚江禪障也謂人有心為人欲不可有
心爲天理亦不可則孔門見善如不及好仁惡不仁皆非與
徐仲容來過言漢儒之于聖學驛使也宋儒則驛使改換公文
者也先生是之因與張子勵魏梁國魏腐功書語以望學 徐
中丞閱大學辨業語益修曰李恕谷有體有用之正學也吾將
延至中州書院以詔後進已陞戶部尚書不果 十一月北歸
益修以騎從送令守候翌春延往復南 過汴晤寶靜菴論學
曹謙趙九鼎來拜問學 晤朱越干語以學 枉道之湯陰
莫宋主一 抵家爲母製錦衣 視張固白餽養老資 思習
齋遭人倫之變天重重机之而斡旋愈力真不爲天所勝仁以
恕谷先生年譜 卷三

學于中天挽斯世于虞夏即不得志亦擬周流汲引鼓吹於世
使人才蔚起聖道不磨然而天意伊何非堪所知也其使象世
無累所遇有人堪之幸也其或出入多累所遇落落俗縛痼纏
引之不前則斯道斯世恐非愚柔所克有功先生陟降之靈又
何以左右之嗚呼盡其在人聽其在天堪不敢謝但痛遂失先
生提撕而使堪獨肩斯任也嗚呼悲矣懼矣 與門人相向哭
吊其子孫謹錄 十二月四日吊吳加經翌日致奠告以
任道六日致公祭共百餘人送葬率同人哭盡哀及墓爲題主
返助行虞祭七日脫經處置先生家事書習齋學全扁懸于習
齋門額題願習齋先生神位供于齋中公出分資具祭推先生
孝祭素服三獻成儀 約遵習齋遺命以齋爲公聚會學所每
年二八月上幸同聚致祭說會學定服心喪三年爲孝孫重
恕谷先生年譜 卷三

李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清苑馮 辰纂

武進惲鶴生 校

孫鎔 重修

乙酉年四十七歲

儀功如常智仁聖義忠和時時自考有一得否孝友睦姻任卹
隨遇勉行主敬而用以寬和禮樂射御書數有力即習之
聖道接引來學 二月即城役來請先生南行偕三弟培往
語三弟以身隨時而動心無時不靜 思幼者以動為樂老者
以靜為安靜坐者衰世之學也 祥符教諭齊愉韓石以大學
辨業為是來拜問學 十六日至即署署事變 思不能待
小人吾之過也又思神叢借人何賡之休宜去 辭行主人苦
懇谷先生年譜 卷四

留 選訂習齋記餘

陳留令許不棄來拜邀過其治 過西

平與趙澄溪論政 思敬和謙大 益修鳩工刊習齋存性存

治存人三編 益修餽金製夏衣辭之 鄂陵魏府功來拜問

學答之贈以履 抱疾 語三弟曰德之主在仁而用在智無

智則德俱無用矣故論語終以三知中庸四德首以聰明睿知

孟子贊孔子大成獨推其智也 教諭暢泰徵聞先生將行請

筵問學 四月二十一日力辭行益修餽賤命役騎送歸 過

羅寨拜魏府功 過陳留與許公論政其邑孝廉馬懋德來拜

論學王次峯弟子也 過祥符東柳林王秉公來拜問學 一

路疾不食行自如 抵里知從兄萃生以前月卒喪之慟 備

來役令回疾漸愈 先生以家口眾思儀禮同居與官令人得

展其私親也其義甚足後儒不明此義詭稱數世不分至于宗

族數百口同食夫同食而使各有私財則必析者無異矣若使
無私財而財司于家主一人則惟家主得孝其親慈其幼耳家
之老少若干或衣或食或疾病藥餌必不能盡白家家主即
公且明必不能盡遂其私以致于不得孝親親不得慈于兄弟
夫婦不能問恤怨歎疾咨非細故也況庸情人眾推諉必不勤
潔慮公物必不儉甚至據公為私則壞品敗爭張公藝書忍字
百餘其家之蓄戾滿叛可想矣是尚謂之美乎古有南宮氏北
宮氏謂士大夫同居異宮者也若天子諸侯子壯出分實為定
禮矣鴨按內則命士以上父子異宮百姓一家過八口則別授
井田是貴賤皆分也 辰館龍高先生選贈訟過則例辰遂上
書問學 辰齋宿來拜問學先生教以約心力行學經濟命立
日記 修習齋年譜 七月思先人泣下語諸弟曰父子兄弟
寬谷先生年譜 卷四

同居異宮古禮也今人口眾多養缺教失立見可虞今使汝等

分居各自力業以習勤儉燕客禮儀饋遺祭享皆我應各善為

之 辰立日記來質學先生評之甚喜出日譜令辰評又以辰

進規學習齊力行古道更喜曰從今相我吾道庶不仆矣 思

吾自二十二歲志聖學躬行學經濟二十七歲後出館四方

漸通世事四十知操存心性立定擔荷聖道廣結名流學乃醇

今得樞天或天不墜此道乎成之子之責也辰按先生期辰至

遠大奈辰遲鈍于經濟甚遠恐未能副也然不敢不勉以求得

先生之一體亦可耳 八月齋戒如楊村致願先生公祭後非

出遊二八月為常 思人不附非稱則刻 思莊敬疎起又思

人偏則愚故大學戒有所 習恭 思天人相與之際甚矣人

而自愛是愛天也敢不畏乎 行中規矩 辰質學先生曰先

人言心如刺蕉顏先生言心時時起滙子力學行心常在道矣自此涵而勿強養而勿息時以天理澆灌乃心人欲自息之天理日新世故人情日析則學可進德可成勉之 率辰習士相見禮 辰問謙敬和事親長之容乎先生方食不語既而曰非也洞洞屬屬如執玉奉盈婉容愉色事親之容也垂佩而立類躬而坐躬躬恂恂黜賢去智事長之容也若夫既敬且和抑然以謙此待朋友同等之容也 九月告先祠命諸弟祈著朔望拜獻家祠侍母同諸弟子任餽後為常 家務蠲集心不雜 曰家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聽婦言者富之 思履危途而視若坦愚也志不強弱也皆過也 擬事母下氣怡聲失則書 思人急迫我寬裕人銖兩我通覆乃可言學 思盡有得夜有思近願不愧而入廁搔癢不忘敬未若戊寅年也愧之 辰問

李恕谷先生年譜 卷四

三

七出而值三不去何以待之日待之各不同有仍待以夫婦禮者有夫婦禮絕直養之終身者 十月先生以辰比過法佳因自勸促暴躁急瑣碎人自恕入內不莊立跛坐倚八過朔望比之 率弟益溪問季伯及辰習祭禮三度 纂祭禮一家祠二所祭三主室室四神主位次五家祠公祠並立六就主不祧主七附八生母附祠九主祭十公祠以族長而養以賢以貴以富十一時祭十二薦十三齋戒十四薦儀十五灌酒焚齋脂十六楮幣十七歌樂十八朔望謁薦十九薦新二十節令二十一出入告二十二居喪不廢宗廟祭二十三程伊川冬至立春季秋三祭之說二十四文公家禮忌祭之說二十五五祀二十六先聖先師二十七社二十八司命 劉心鏡劉發璋從遊館于王家營李習仁讀小學 每卧服膺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思

好與人深言者無經濟 思人不為聖賢且苟言苟行苟安一時苟焉自待皆是也 思念茲在茲有念之存養也釋茲在茲無念之存養也名言茲在茲言之存養也允出茲在茲行之存養也所謂心在也作詩曰安得兢兢不日加臨深履薄更無涯無端嗜慾離弦弩自具中和上岸車日三復之 語三弟曰有事可以驗學乃反忘學恥也 思遺心喪樂將忘矣禮曰大功誦乃將舊歌低聲誦之 卧容肅 思身為天下萬世之身者不以目前得失動其心 聞母病目旋視心如割延醫或問佛道及文昌曰佛之邪言惟有心經他經率劉總偽作老子言亦偏而非今道教也修煉始魏伯陽符籙始張道陵出家滅倫則染佛教也文昌乃司命七祀之一附以梓潼帝君者道家之妄也 辰問克伐怨欲不行及仁之辨先生曰不行障決

李恕谷先生年譜 卷四

四

也終日乾乾盡力學行也夕惕若夜省察操存也可無決矣偶疾而決長河一瀉決反安流此求仁之道也 教辰以精神包羅閭座及言語威儀之道 辰期望遙拜先生先生問之遙答 揖 副室呂氏久病教以養心和平修德盡道 思怨天尤人必不下學下學必不怨天尤人 先生應聘貴顯山珍海錯日羅列泊如也歸食糠粃即甘之 十二月旋自館思境寒心和事迫心裕 溫益修印所刊三存編至喜之 丙戌年四十八歲 訂一歲常儀功日與揖母省安揖先聖家人門人揖者各之朔望率諸弟拜家祠五祠各四拜母四諸弟子任拜答揖妻拜連叩四答再側拜答揖馮樞天每日遙揖子期望遙拜子辭不獲 遙答揖三弟遙拜答揖元旦元宵清明七月十五十月一日五

祀家祠俱薦臘月二十四日祀龍戒二日不飲酒不茹葷不弔
喪不入內不與穢惡不問疾齊一日沐浴思神又有日齋時齊
刻齊廟有所交神則尅期齊心也過神祠式或下過祖墓下
親友墓賢者墓或式或下入里門下出乃乘日諸記言行每時
下一圈心在則白失言則黑圈左失行則黑圈右躁暴則黑圈
上愁動則黑圈下心放則純黑畫有為夜有思睡有存息有養
學究禮樂兵農射御書數隨時書事親以順待諸弟以和屋漏
內室必莊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時服膺之守先待後明道行道
之志勿一日真 正月劉明若餽公車賦受其半 饒張函白
養老 如都楊公度齋 哭劉綽然綽然諱有餘京師人習
天文應算好交天下賢豪四方觀光有名者必厨傳延致無斧
資者助之人不知其貧士也遊遊士大夫間羽衣芒屨飄然如
怒谷先生年譜 卷四

五

仙六十九歲卒 哭郭子堅為立傳曰郭令子堅諱金湯京師
人也其弟子固識子于稠人子堅亦篤信焉子與二人少長各
一歲參列若弟然子堅性質直不侵為然諾好潔勤細務井
井出知桐鄉縣事延子至愛禮之甚厚已歸又延至憂子將四
十妻無子重聘為子置副構留春樓以居子生子彌月奏樂
設筵乃載旋里莅官明于讞決抑豪強擊猾吏嘗與子並轡聯
輿出勸農桑赴薦紳席不以官自異也子遊西湖訪師友遣役
齋資弁忒所之有過問學者飭厨傳恐後丁祖母艱年四十八
遂卒嗟乎洞想生平情義之交未有如之者也其內子四川巡
撫子養志女敦淑嫻雅歲時以丘嫂禮相見拜讓中節凝如也
與子堅相敬如賓御下無妬子初往桐比返僅六閱月子堅為
我製單履絮著以衣相服倒頓相腹之屬其六十餘喪皆于夫

怒谷先生年譜 卷四

六

人手自縫紉及子有副子堅戒聞曰李先生所用布帛果養織
穢米鹽諸物有呼即應勿關我當未往桐時子固軫念子後先
為我家中置一副子嘗語諸子曰而世世勿忘郭氏二公也
思子生平大短曰傲見時人非則傲生不知時愈下人愈非天
之禍益迫矣尚敢傲乎不智哉不仁哉吟曰人淡我亦淡人驕
我亦驕庸庸適相學而以語英豪 問西洋三角算法于吳子
淳子淳曰即勾股也而勾股不如三角之密蓋勾股之三角二
日銳角而勾股之間曰直角直角藏方一定之數故鈎三股四
絃必五三角之三角二日銳角而二銳角之間曰鈍角無定之
數故鈎股弦不必三四五以三四五不能盡御三角之變也
王崑繩至自廣東相見學進氣壯術道甚力喜之崑繩述魏叔
子云考古以証今閱事以察理求友以自大其身造士以使身
之不死 李生敏志來拜論學高陽相公孫也 吳次張問律
呂作律呂問示之 王太倉謂先生曰方今翰苑乏人僕聞列
主問若進必中君以資館選先生力辭之 同崑繩訪方靈皋
及戴名世 晤毛姬漢得毛先生手書曰南北睽隔艱于相通
每有記憶及思量告語者輒掩卷太息而已足下于禮樂大事
皆洞徹源委發漢唐以後未發之秘實先聖先王所繫賴一大
人不揣一日之長實所愧心聖道聖學全在大學誠意中庸誠
身論語一貫忠恕孟子反身強恕盡之斷勿為宋儒主靜等說
所搖惑則直接孔孟矣祇聖賢重事功兼重仕進論語節節可
驗則八股雖陋然借此可以出身行道努力科場非分外事也
勉之勉之先生復書曰拜讀先生來教八十四歲猶然蠅頭細
帖核博精明與十年前一范知長為斯道津梁也許塔以禮樂

洞徹原委不敢當至勉以誠意強恕勿為主靜等說所播敢不
佩服恭學樂書已成六卷學禮則郊社禘祫宗廟田賦士相見
冠昏喪祭各有論著十五本之傳習主靜等說不敢習誤已有
剖諍具大學辨業聖經學規彙內今呈教公卿自果亭匪巷外
徐大司農極可與言一見論學即契合語友人溫益修曰李某
有體有用正學也李安溪曾以孫知律呂達 當宁欲羅致門
下而孫拙愚竄伏未之敢見也海內惟王崑繩一人初為文人
為家士晚以孫言為聖賢學省躬改過共肩大道同里新得一
人曰馮辰篤行不惑魏叔子曰求友以自大其身造士以使吾
身之不死不知何以無愧此言也 黃崑圃葬父往會之途語
方靈畢曰君疑格物非屬禮之二物乎三物之六德即仁義禮
知也六行即子臣弟友也六藝即禮樂兵農也請問大學之物
李恕谷先生年譜 卷四

尚有出此三物外者乎吾人格物尚有當在此三物外者乎即
雜以後世文章講論亦祇發明此三者耳格物非三物而何吾
儒明德親民之學乃尊于農工商而為士之職也試觀宋儒用
佛門惺惺法閉目靜坐玩弄太極探獵性天內地不雜于二氏
乎終日章句吾伊經濟安在試思伊尹割正有夏周公制禮作
樂東征是皇孔子擊萊墮費以期月三年自任宋儒學教有是
乎不過明理尋樂共為獎借耳孔孟之傳如此而已乎盡全體
大用之道乎士之職乎靈畢曰是因問治河水利強盜先生畧
言之 旋里二月二十三日申時抵家呂副室辰時已卒入門
先拜母候安乃之其尸旁哭之考儀禮庶子不為父後者父在
厭于君其母卒則為權服喪服記所謂公子為其母練冠麻麻
衣縗緣既葬除之是也 齊王子正同此故其傳為請加數月父沒則大功大功章

所謂君之庶昆弟為母是也為父後者父在則總麻庶章所謂
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是也父沒則三年齊衰三年章所謂父
卒則為母是也母兼嫡母生母言故下文曰慈母如母正指生
母也若以為如嫡母則慈母者創生子而死而父命別創慈之
者也其思雖深不可以論生我者之恩矣乃為服三年一如嫡
母而生母之服反沒其文有是理與若曰厭于嫡而降除則慈
母亦側獨不降除何歎是為母內即具生母昭然也若大夫側
子則父在為其母大功父沒三年士側子則父在為其母期父
沒三年 明安國註春秋曰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沒無考而禮造禮如此及明太祖定禮子為
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今制因之又考喪服小記妾附
于妾祖姑又考喪服曰貴妾總喪小記曰士妾有子而為之總
先生乃定服總命二子成三年服葬于祖兆附于家祠如禮
李恕谷先生年譜 卷四

劉心鏡復請館于王家營劉心衡李書思劉心蕙劉洪從學
作副室王氏行狀畧曰王氏名鳳姑杭州錢塘人曰呂者其父
出養于呂也郭子堅為子聘之年十六歸我副室子堅字之曰
素娟寓桐鄉署西樓上素娟日讀女要習書刺箴秩樓東退思
軒時時張燕髮弄未嘗啟腮一靚不花飾嘗不傳粉蠟鬢雲
堆微髮懶粧燕尾垂髻而已香囊不掛衣櫛蘭茉莉梔子亦從
不插髮或時置帷而已夜臥必哀和服曉曉即起當戊寅歲
予方著大學辨業學樂考禮內存心外省容事勉力憤然功頗
密教之見予必起命乃坐朔望隨子行禮以敬相成抵冬生長
子習仁次威旋里初居桐鄉縣類桂花露曳絨被錦厨必設珍
果養陳儲而素娟三餐外不雜食予亦比曰衣食食賢主人供
却然糟糠汲澆乃吾家物也至是盡斥錦繡大布推結環

米研麵漸米炊與介婦分班操作力脆不辭入室復學紡績未
 聞一歎憶暇豫也初歸舟載稻米十石子堅曰下墜不能北食
 走餽此食之及至家素娟曰郎何得別食同家飯林運糧梁
 萬語我曰不解何味子曰服自解數日後遂安之若忘不復言
 柄樞稍盡入公用糴易錢無一粒私煮食者已而從子館肅寧
 仍以班旋里司爨生次子習中以月間滯血兼從前勞動成疾
 荏苒二三載以卒傷哉子元配王氏甚順素娟甚貞而皆不永
 年子無德以居之也素娟年二十四題其主曰貞懿呂氏
 命任寅虎曰習習子隆官曰習仁任易貴曰習聖立志曰習義
 子存官曰習中以始論書忠故者以中欲以三物教之也使習習習仁習
 小學事 四月張聲采歸自長安來訪論律呂先生以方營葬
 事不能議樂但樂學海內之人今三千里來一其學者不盡其

然谷先生年譜

九

長後會安知因聽其歌彈盡其說而不辨 葬王副室 五月
 入京以閭公度分房被譴視之都憲吳公遜菴請假歸送之匪
 菴餽葛綱為別受之收大學辨業學規纂旋過涿板寄陳極
 如齋一以王副室三月卒哭行耐祭禮總服闋 習樂 以四
 事自課事親愛敬御家莊儉敬屋漏謹細微 語辰曰宋人以
 即物窮理解格物固不切然亦未嘗即物窮理也吾黨今日乃
 即物用力耳即如一事來前必聖賢之心庸人之情豪雄之畧
 宵小之說一一照徹始有措置宋人所言講畫而已其實書理
 即世事事既不透徹書理亦必多蒙混 六月肩輿迎太夫
 人于三弟館侍養 思身之不莊即學之不振也愧甚 為太
 夫人捶背揮扇侍食後為常 教心術騎射馳馬示之 思身
 漸衰疲而德不立是吾憂也 定行前視五步不得流及左存

元則記過 思有母可事有子可成天之惠也宜無負天 七
 月十五薦家祠訖尙未明乃假寐 李質君巡撫福建書來候
 有餽儀受之 獲稷借者與之一人屢借不償應之緩思與
 與何獨拒即與之 王崑繩來哭習齋先生質所擬建官立學
 諸法 註易繫詞辨周子太極圖之証辨陳搏河圖洛書之妄
 辨本義統法之非古辨先後天圖之為異端辨卦氣圖之非辨
 易卦配以五行之非 入京收存學編時江南謝野逸金陵張
 天球曉夫來拜語以安養等志 回里知羅雲鼎若洲張曉抑
 來拜問學 次女歸歸附歸氏 思人之自負才者多自暴
 自稱長厚者多自棄可歎也

然谷先生年譜

十

儀功如常去瑣碎戒暴怒勿言人是非待人以和日必習恭一
 次 思吾心不精而粗不一而維年已將衰而德不立愧哉
 評辰日記語以老親在堂治生即學 同彭生現如乘強問學
 問地利答之抵乘強鄭定若洲並其兄見百良仲長民及張瞻
 抑皆出問學先生為言今古學術之分皆稱是勉鄭張二子以
 立志學道勿與草木同朽 三弟培之館教以勿玷先人勿辱
 顏先生不覺泣下 李止庵請先生館于新橋李元英等從學
 王崑繩借楊勤煥修來拜問學崑繩出所著平書分民分土
 建官取士制田武備理財刑罰准黃禮樂辨宋明之失以復三
 代情先生訂慎修延先生如保定麻先生規慎修以修禮樂事
 慎修復具輿馬送先生及崑繩入楊村致顏先生二月公祭告
 以平書並告心喪已闋思如一日同人畢集崑繩言平書大意
 曰洗滌之乾乾淨淨鋪排之蕩蕩平平安安置之安妥當當養活

之歡歡喜喜陶淑之肅肅雍雍崑繩戲謔近放先生規之崑繩
曰吾意以近人也且夙學爲素傑不能爲道學承教知過矣先
生不言夜半同卧促其床曰君日謂予盡言而君受言不知予
之言未嘗盡而君亦未嘗受也君謂戲謔所以親人誤也戲謔
過則爲凌玩暴虐人且怨怒而曰親之乎謂爲素傑不爲道學
又誤也智深勇沉豪傑也使酒難近豈豪傑乎君昨謂我一人
相依爲命若不盡言是我棄命之半也況今海內無人君可偏
任乎崑繩悅服 以目疾禁看書定日轉晴七百挽弓數十
自勘心正靜 爲諸生言取士之法莫善于周之鄉舉里選莫
不善明之八比 清明祭令習仁請其妣主耐食王孺人側祭
畢還殯官 東運軍來迎往爲若洲言主靜之非觀其昆弟習
射 三月將毋携三子及習智侄如新橋館 註易說卦序卦
恕谷先生年譜 卷四 七

子二本也 止庵被訟先生爲之謀曰曾子之去武城也曰無
寓室毀木以爲反計是明知武城能禦寇也今學士道岐士不
如周之有用若先生見弟子之播越曰吾父兄可漠然也無此
道矣但不以身殉之耳 思時習章記者直之論語首是爲孔
子寫照也說學不厭也樂教不倦也不愠不怨天不尤人下學
上達知我其天也 夜卧持敬 鄭若洲邀先生如京刊習齋
年譜 聞張采舒卒悼之采舒名翬湖州人以友人有難匿之
被罪流長安素爽尚義聞天下 王元亮來晤論學以躬行爲
主閱易經傳註乾坤交索圖稱是 王元衡符躬來拜觀易註
稱快
皇子三王謀廷先生使陳惺齋問先生行踪于太倉王公先生謂王
公曰草野非王前器也善爲我辭之 若洲有款于佛氏心性
恕谷先生年譜 卷四 七

俱有過人者 為習中定婚于齊燧侯七女 一日以事迫志
出告禮中夜覺惶愧不能成寐夙興拜母謝罪 自勸自勉歎
而不覺者其怨尤之未泯乎可恥也 思家務上事下貧益繁
學問此思彼辨益多交游應酬益廣天下萬世之慮益著一日
忙如撲火視習齋當日所處又不同務身忙而心閒操存益密
乃為晚年進境若身心俱忙學力衰矣宜日省 江南毛惕用
九有與黃宗夏書寄至以習齋學為是 辭新橋館處朋泣下
謀出亡惻然復許之 每夜澄心 王崑繩來先生規以養心
謹微倡明正道斥去虛文崑繩規先生虛受納言

戊子年五十歲

儀功如常增言有教行有法教子以嚴 如楊村饒習齋李夫
人養儀 獎五弟城以和平 王崑繩至規先生神散而不收

恕谷先生年譜 卷四

三

氣抑而不揚先生悚然懼冗累為害 如新橋館 思今晉人
曰不長進然吾見長進者鮮矣千古長進者惟孔子其次顏子
觀吾十有五語之而不惰二章可見因勤已四十始立繼往開
來之志今五十矣頗似不惑又勤已致知之功進而力行之功
未進可愧也宜痛自奮勉 習挽弓勢覺骨節痛歎學力衰定
日日習之 如府會崑繩言讀先生易註曠若發蒙快絕千古
但爻變互卦大體伏體半體倒體穿鑿宜更先生微辨之不盡
其言曰世以道學為根柢以奇門六壬為智畧以燒煉為財用
無怪聖道之不興也願吾友務體用之正相泣拜別 聞習齋
孫重光函信悼之因思天生人有禪生有特生禪生常也特生
異也如習齋之生上不關父母下不關子孫乃天特生以明周
孔之道者禪生之常烏足以論之哉 以崑繩學易不可不肅

恕谷先生年譜 卷四

一四

言乃與以書譽謂繁辭傳曰爻者言乎變道有變動故曰爻故
爻不用七八用九六以云變也左傳乾之姤師之臨等辭皆非
卜筮而即以變訓爻可據也至于伏體即對易倒體即反易文
王序卦于屯蒙五十六卦用反易于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
過用對易孔子作序卦雜卦傳以釋之聖言何可誣也 贈宋
佑成齊燧侯女要倩教女也 鄭見百以重來迎携習仁往途
中遇事即教之 若洲問輪迴先生曰物物雕琢神鬼紛然且
人與物相輪迴皆妄言也況如彼輪迴之說父子夫婦多尋營
報怨之人何情何恩大亂人倫之道也 思古人祭禮大節有
五晨裸一薦腥一薦熟一饋食一加邊豆醕一今苟簡矣 辨
孟子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周禮公五百里侯四
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其實一也百里以上田言四
五百里以山川附庸言也鄉遂用貢利什伍出兵以戰也都鄙
用助利八家望助以守也侯國皆用助管仲內政乃變焉夏人
五十畝佃半休半也殷七十畝休三分之一而佃二也周百畝
全佃也俱入田賦考 教二子距離諸法 食牛九思母在城
不得侍泣下 思吾人難受人情懼報也節士難受人情恐免
也會夫易受人情懷惠也在夫易受人情不檢也聖賢不拒人
情以中也 鄭長民間律呂答之與之樂錄 呂異品來拜言
射法劍術已再拜求言先生不答 自勸前著射法未善也殷
之更著學射式云身端體直用力和平拈弓得法架箭從容前
推後走弓滿式成神射于的矢命于心精注氣飲內運外堅前
固後撤收弓舒間 自歎衰疲昔年盛暑能終日衣冠而今不
勝也 與方靈鼎書畧曰三代承唐虞之法于民擇聰穎者為

士使之學于學中就樂正大習禮樂射御書數之藝而即以
此供于臣弟友之職全仁義禮智之性分名而一事幼學以此
壯行以此成書周禮學記文王世子諸篇可考也論語孔門弟
子問仁問孝問政由求亦應知以禮樂兵農孔子自居好學而
其所學之文朱子解曰詩書禮樂射御書數孔子亦曰文之以
禮樂正所謂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也博文即格物也約禮即將
所學之文物而實體之于誠正修齊治平也至于誦詩所以習
樂讀書所以考政總未有如後儒躬率弟子今日講何經明日
背何文專以靜坐讀書為學者也自秦火後而學術剝然一變
古聖口傳身受之實迹無從授受不得不尋之載道之籍所謂
經書者既尋之經書遂因而行習少講說多陵夷以至五季程
朱諸儒出慨然欲任聖緒而沿流既遠尋源為難于所謂存心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志

養性者又難以靜坐內視浸淫釋老將孔門不輕與人言一貫
性天之教一槩乖反處處談性人人論天而外以孝弟忠信為
行註經論道為學獨于孔門之禮樂兵農執射御書數瑟會計
忽焉不察以為末務又諉之于小學已失而遂置之以空虛之
禪悅怡然于心以浮誇之翰墨快然于手目明之末也朝廟無
一可倚之人天下無復辦事之官坐大司馬堂批點左傳敵兵
臨城賦詩進講以致天下魚爛河決嗚乎誰實為此無怪顏先
生垂涕泣而道也 以三弟請母入城不時往省供養物 讀
風雨賦備占也 思井里不分凶災不備寄生之民也學校不
舉禮樂不與倖生之民也 為中元祭齋僕來言旗地事心迷
不純力却之歎曰齋日一事不可入耳目如是夫 訂平書後
每卷後有考辨名曰平書訂一分民分民以士農工商非此者

除之變之合民以十家為甲十甲為保十保為鄉鄉之長有正
有峻有巡五鄉立一公正皆以士皆為官一分土量山川邑居
分邊腹郡縣而重權久任一建官自縣公正六衙以至府部院
衙以一途為陞降不以他途雜之別賢否為舉錯不以年勞限
之公用人之權于天下不以一部專之一取士八歲入鄉學十
五入縣學皆以次教之詩書六藝二十進之郡學教而試之又
進之備舉政兵法刑罰藝能理財等科入六衙及令師署為士以
士補官一制田可井則井不可井則均凡有水利皆與之一武
備農二十餘家選一兵二十應六十退再選其餘羨卒為鄉兵
至于理財河淮刑罰禮樂則皆在六政內矣 思六藝五者皆
著有成法惟御無有因思子固泣下以曾擬共緝御法未果而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志

近也 日人兩目用左則右目注于左用右則左目注于右並
用則合為一此以習射知之而宋人以空揣為格物非也 思
持家宜勤儉不宜操切 思夏甚疲乏今以四方告疲且僕從
才短遂自館歸身督西成二更未寢五更即行而身反壯甚矣
有事習勞可以養生可以為學 聞南方有亂者敗亡呂晚村
之門人也冒道學而負時文謬遂至此幸早辨其妄斥而遠之
也 鄭若洲中舉人來謝教刊先生古文數首 著學樂卷三
一辨遂色七音當以四為宮為中聲不當以合為宮一辨宮之
商宮之角為宮商之宮角之宮為商角以隋唐金元六宮七宮
等調觀之可証一辨采舒宗管子先益法以合為倍徵數一百
零八四為倍羽數九十六則宮非始音黃鐘非首律矣一辨十
二律即具正清采舒謂十二正聲外又有十二倍聲十二清聲

是三十六律矣皆誤一論仲呂蕤賓無下生即以采舒所言生
 數計之蕤賓不生大呂當三十八零而大呂在上為七十五零
 中呂下生黃鐘當四十零而黃鐘在上為八十一是亦可見蕤
 賓中呂無下生也一辨五音不移而以十二律旋宮與十二律
 不移而以五音旋宮一闕一也一辨南曲所越二字是二變無
 越角越商越徵之理一辨人聲不過七聲而風土稟質感應有
 殊或高一聲則為高一聲七聲或再高一聲則為再高一聲七
 聲以至三高二高四高五高六高而止摠合以律管而不過十二律
 故先王以律正聲而聲之高下折焉 李果侍教之曰儉于自
 用豐于待人善道也今人反之即有儉于自用者必其主刻以
 待人而自儉其極也有豐于待人者必其先豐于自用而待人
 其餘也 若洲曰講聖論非古法無益徒勞民先生曰然古教

卷四

民以事不以言惟讀法近講論而亦不同讀法示以當然使民
 由也講論曉以所以然使民知也非孔子之教也宋儒之習也
 思不入世易入世而不粘難宜慎之又慎 著學樂卷四錄
 與河右先生考習諸語並歌舞諸法琴箏諸法 聞米誦貴林
 然有民物之感然不以貧介介然 元英問養赤之道曰勿美
 衣飽食勿懷抱嬌脆勿失教嬰孩 為習智出束修留士宜館
 自勘猖狂亢已之大病事不立人不親皆以此不力改則
 廢才終身矣

已丑年五十一歲

儀功如常 命習仁習中從劉士宜學 鄭若洲來邀先生同
 如京 若洲曰行道而不辯若何先生曰不可君子得位則行
 道不得位則明道不明是棄道也且世之辨先儒者在章句類

先生所創者在斯世斯民學術不明民物終無起色安得不辯
 若洲曰攻佛不知其精不如不攻曰又不然能攻賊即賞之不
 必盡悉賊之贓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若洲
 規先生語低曰謹受教規先生不謂時貴曰交接取與士之大
 節此不可苟也 謂若洲曰樞天有為聖賢之志而才短濶子
 有為聖賢之才而志游移苟無佛老濶之隱怪率之富貴誘之
 志河立矣 蘇州陳純一來拜言陶甄夫之高向王子嘉之技
 擊與之大學辨業習齋年譜 楊溪園致書同學邵榮業李典
 業來拜問學 李燧來拜問治謝以壽生無知具啟出厚儀以
 聘卻之 黃弼臣來拜問學 過楊仁樹學五步劍法 若洲
 謂先生宜諸俗先生曰守道諸俗二者不容中立君子為天下
 萬世守道雖生死禍福不移也 以目昏自此不下會場而歸

卷四

六

田信侯書至延先生之與平任辭不往 楊慎修選富平持
 其父帖及張西陸字請先生同往任辭之 思學術不可少偏
 近聞習齋致用之學者或用之于家產或用之于排解少不迂
 濶而已流離窮矣故君子為學必慎其流 與辰訂半月一會
 學 河南韓同甫書來問學答之 慎修又求西陸書來懇許
 之慎修以幣聘求理刑名先生以商政則可專司一事則不可
 以念老母年底必旋里也卻其幣金慎修又來懇先生言倩一
 佐尚可乃薦文升同往 辰拜別先生曰先生西遊為明行聖
 道也寬和以納天下之士無庸辰言惟貌莊聲明嚴謹細微再
 求加意先生是之 五月一日行 待柳生以和慎修請理錢
 穀者也 朔望行望拜禮 過固關自井陘口至此東西四百
 里誠天險也 文升怒柳生先生解之曰常以已之有餘思人

之不足則無怨常以己之不足思人之有餘則不驕 過問喜
訪孫孝廉開緒時丁祖母喪不御酒肉嘉之問祭禮答之 渡
黃河而西詩曰秦晉連峯爭長峙割然中斷故河流金僊高峯
驚空起尖削三指萬山頭河西一帶屬梁地處氏焉能出要津
自是子印亡六國不關新衍帝三秦 二十七日抵富平主人
迎入署拜求教 語慎修曰富平亂國宜嚴然履不傷寬乃得
也 慎修求先生同人省 商州知州沈廷楨來拜言天下惟
先生一人自稱後學先生謝弗當問練鄉兵答之 商南知縣
于鯨來拜稱門生 把總蔡麟瑞生稱後學來拜問心體答以
儒釋之分 張曉夫來晤 蘭副將佳進來拜問學 視采舒
孤子周之 張中潛士稱後學來拜問聲律答之 陸師且西
朋戴大源梅莊來拜因同訪王孫裔子不遇柯風岐山 陳光
怒谷先生年譜 卷四

求理辭以越俎慎修力求不得已應之 田信侯差役來請不
得往 思學禮樂兵農而身無之非為利則無用 思好矜者
中不多多則不矜好爭者當不勝勝又何爭 思親 思主人
凡事托倚而為人所忌危之務以謙以和 九江黎宋淳長舉
自鎮原千里稱後學來拜請學禮樂兵農先生曰勿獵多也且
學禮以心禮身禮及冠昏喪祭朝廟軍賓之禮分別告之又請
並學先生曰不可以身心為主餘學一可也長舉言其靜坐致
病先生語以儒釋心性用功之殊又語以勉學聰明睿智無此
則仁義禮智皆無用矣拜受而去 思府史胥徒綱紀之僕皆
官之耳目手足而皆官之賊也專持公而使若輩不得私必叢
怨于我矣不為福始不為禍先張子房其智矣乎 文升欲獨
批狀詞推之 事繁人喧而心不動 作禁婦女入廟焚香當
怒谷先生年譜 卷四

街看戲示 慎修禁鬪爭嚴輕生斷賭博勤聽訟減催科除強
恤弱不虧市價數月闔縣風俗一變士民建坊獻衣慎修來拜
謝曰先生功也曰君自動惠我何力焉 慎修待先生以師禮
對同僚士民言皆稱師先生辭且以人忌屢辭出遊慎修堅留
思子堅厚我以情石門揚我以道慎修聽我以言皆有不可
忘者 語慎修曰勿喜而喜勿怒而怒勿有事而有事 與蘭
行上書勸以拊循士卒 著樂說云周旋中禮心性欽明無動
無靜惟天與借無所為憂是之為樂 語慎修選鄉保鍊民兵
旌孝弟重學校開水利諸政 瑞生走役來接入省過周崑來
胡元馭 魯登闕聖居稱後學來拜彈琴先生曰此隨唐道家
操也以琴古法告之 之興平署田信侯令其四子皆執費從
學 瑞生問賞罰恩威之道曰先嚴後寬則人感先寬後嚴則

人怨平時之罰以公臨

中軍何百祿萬鍾六

且能製器喜曰吾樂得

居學樂瑞生學兵潛士

長一日來先生寓論易

教瑞生以語達聖居以

居潛士言有交股一過

毛河石先生尚健 看

石門人以壬戌鼎甲仕

為正揚子公卿朝廟不

休容之先生嘗曰若吳

賢傷相會當周者即周

朋聖居諸友皆有餽遺

陳尚學陸西朋張潛上

王子不于富強琴吹遂

奇才異技六省之士萃

且一觴一詠談笑風流

倖進無功欲速多躓矜

先生袖鞭並傳用法 子

畫何與畫天如天畫地

物而已先生歎曰依傍

語慎修曰用財為善皆

則壅不能行 沈商州與

兩院延先生講學先生

日變風俗不以諸君之

實政而以空言

乎且僕非其入也不日

法 作富平贈言曰自

為不廢務業非僅禮

吾榮光鄙人以省親

一戒高興杜工部云

則斷斷勿用之責人

擬議勿任性氣致一

斤與陳平不問其出

圖也若漫然用財不

水利武備諸政吾友

以為力可以為乃出

民即行而鹵莽滅裂

愛人勿高興其入可

其財不得一時相投

之或用情難繼後反

可謂富貴中特立者

言驕奢之易也車馬

陋勿豪庫銀不可動

膏脂也不然于何出

效帝王皆分內也無

諛誦之口必有假此

不矜張人尚以矜張

而更矜張好諛乎且

沾沾自喜何以圖大

一戒近小人小人賈

諛以中我射利或陽

慈谷先生年譜

卷四

慈谷先生年譜

卷四

奉我陰違我或假相契合以探我我愛其熟軟喜其伶俐比其
貧緣及後遠之不能近之立禍可畏也即同輩中無所親視于
我者但係小人即不樂人爲善必宜遠之一戒小術至誠之道
可格幽明此仁術至術也若說道則但可用于兵旅今日殺敵
明日奏愾至于家人父子朋友僕從吏卒民人一毫術諂不可
用也此用之彼露之前用之後必難復之使人疑我備我壞事
實多一戒奇異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仁心仁政至平至易即
至奇至變平地成天皆在其內若假鬼神好虛玄說夢幻不惟
無益且啟人疑甚不必也至于講六壬奇門南宮劍客皆殺身
禍世塗炭生民之人也甚勿以爲正術而近之一貴閒暇庸人
之閒暇怠也英雄之閒暇靜也善作事者常使精神餘于事不
使事餘于精神苟好勝喜多以致茫亂事必有誤曹公意思安

李恕谷先生年譜

卷四

重

閒如不欲戰孔明所以稱殊絕也一貴有恒吾友愛民之心吾
敬之理事之才吾愛之再益以沉潛細密喜怒不形得失不驚
有始有卒則生民之幸矣萬勿始敏而後怠萬勿始儉而後奢
萬勿始小心而後放肆萬勿始虛受而後剛愎 朱學使可亭
來拜以聞者失辭未會後以書與之謝來顧失晤之故並辭講
學之議言古人先學而後講後儒則以講爲學不惟不能抑
且不願 張景蔚少文來謂先生學大而通世務深相結謂慎
修曰君一刻不可離李先生然當求其大勿責以小明歲延至
可爲闢館別居朝夕議政而刑名錢穀別致人則先生可安又
謂先生曰慎修言先生行則泣何忍決去成慎修之政則自爲
政也但先生宜總大務今憐慎修無人旣刑名又錢穀既謀外
事又商家政非所以却嫌怨養精神也先生深感其言 顧令

以幣交如三原報之顧令郊迎成禮而去 王帶存過富平投
詩云老我從遊晚憑誰辨業真十年求大道千里見斯人坐對
秦山峻行歌渭水春恍然虞夏在風景一時新龍門看咫尺
刺轉傍徨不入先生室誰裁小子狂蓬山青真野日白荒荒
緩步憑羸馬踟躕下夕陽 語慎修曰易決之事必思既思之
後必決又語以嚴謹請書後息詞訟 林縣丞觀別儀却之
紳士書吏投字慎修留先生勿行先生不允 十二月朔先
生行慎修厚禮泣拜出送兩衙六房三班衙役薦紳士民盒酒
拜餞遙送十餘里至臨潼之康橋慎修欲同宿力辭令回慎修
令馬夫備三騎送先生抵里欬欬跪地不起曰上下皆知楊勤
能屈先生願先生勿虛上下之望先生諾之 接家報知二壩
皆入庠而劉壩折矣泣下 抵里知蔡瑞生自京返秦來過登

李恕谷先生年譜

卷四

重

堂拜母供養老儀 倪弟侄族姻皆有物 見崑繩自淮署寄
來書曰寥寥六字合志其難惟我與君可以此心相許而燕山
楚水未知共學何時此豈尋常離索之情所可況耶弟近學易
方知聖道與天道俱備于易宇宙之事至常至變至庸至奇無
一不具于易孔子之所樂者樂以此也君子之不惑不憂不懼
者皆以此也然非孔子孰能爲後人開途而啟鑰哉夫何朱紫
陽爲陳邵所惑滿腹先天學問公然尊異端而倍孔子闢邪說
而亂聖經顧乃俎豆聖廟爲數百年儒宗率天下後世叛孔子
之教而不知豈不可爲歎息痛恨無怪顏先生謂程朱之道不
息孔子之道不著良非過激而云然也然就易以論伊川縱有
不合猶依傍孔子而爲言未嘗敢將孔子之言闢倒而別立一
說以駕乎其上如朱氏也弟著讀易通言五卷句句與之辯正

使人曉然知其為異端所亂庶邪說息而經可正也恨不與吾兄以商質之今日舍進德修業更無他學進德不外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業則六藝既夙未一學亦惟讀書但書不在章句讀不在佔畢耳所恨者時過後學獨立無友二者兼之不比吾兄學既成而門戶既立也亦惟心竭餘年之力隨其所造而已命辰教其子侄豈從有不能而修金者代出之

庚寅年五十二歲

儀功如常 知慎修有悍僕譖于楊太翁乃令馬夫返辭不往

辰為先生修年譜 日侍母甚歡 聞公度卒哭之公度諱

中寬蘇人性寬厚讀書體記雅重先生之學已未進士仕至戶部郎中 二月慎修差役持血書來請云三月初旬不到即以

死殉言甚悽惻先生不得已復往三月初七至康橋富平紳士

怒谷先生年譜卷四

怒谷先生年譜卷四

三

來迎至寶村宿役民以班來叩慎修率紳士隸民跪謝罪求教

請入署 入省晤參領馬呈圖總督筆帖式郭鼎三鼎三日讀

顏先生及先生書聖道如日月當前矣 語慎修曰小人女子

恩不能結感不能斷惡作勁敵撫作孺子是君孤立也 漢中

秦子壽來拜問學過梁贊人言甘肅道如鳳儀謀陪 富平有

謀逆經年未發者慎修密訪得實兵役往擒之依律擬罪免

其株連 向爭請子及張二允周領旗蘇克憲設公筵請先生

論學 滿城旗人十餘來拜問學 瑞生問兵日用眾以寡用

寡以眾 萬鍾請筵與瑞生較射演技擊皆絕藝也快之 少

文為慎修延錢穀幕賓王暉文路病至富平卒先生出吊之檢

其遺書擬師事先生以共成慎修之政者也先生嘆曰天不欲

慎修有終而使我不久于富也可違天乎 慎修延達紫旭至

先生語以聖學紫旭躍然曰吾向疑天下如婦人女子今乃知

學術之失也看平書訂曰太平在是矣 五月文升去慎修

黎長舉司刑名 謂長舉曰君子耳目之學未也古人明四目

達四聰視思明聽思聰不聰不明則諸事無能為矣長舉曰淳

嘗以靜坐致病其靜也有言不聽人來不視曰此異端所謂黜

聰墮明也達者察言觀色非于視聽用功乎 覽宋儒書朱晦

庵晚年悔講學多常靜坐陸子壽兄弟晚理會講學示長舉曰

子視宋儒進退爭辨只此二者請問周孔如此否經書有此學

問否長舉曰曉然矣 先是先生與周崑來札求為寫照子不

見之曰何必崑來我為先生寫矣于是寫十易稿乃登絹名曰

遠道圖 瑞生曰麟觀先生處事未事不粗忽臨事不忙迫過

事不遺忘一日而數變久遠如初勤大畧克舉細瑣不厭教我

怒谷先生年譜卷四

三

矣 慎修商徵收先生為立法與甲長一甲單催戶頭戶頭一

戶單催花戶皆開列糧數使花戶盡知不到乃發木皂不到乃

差狗柳號完銀始釋蓋去坐差比花戶催科善策也又曰精明

嚴慄則法行不然不如仍舊 思去作詩曰舉世乏人材焉得

不長歎錯薪羣已矣翹楚亦徒然檇穀臭自染蘭蕙質無堅崑

岡與溟勃會投以塗炭安能乘黃鵠萬里一高翮又云人生少

知已自古而已然張棟與陳薄氣稟各有偏頗淵達一間焉識

大聖全父子兄弟好各懷各自看但能果自知遠大遂可肩仲

尼無奈何歸之彼蒼天 著政 御騎法飼法相法得之瑞生者

也 萬鍾為先生裝刀送至 閏七月以祝太夫人壽辭慎修

旋里時太夫人年七十矣慎修泣曰歸祝勤何敢留但明春奉

迎求無拒恐為所牽姑應之 之與平率田二生斌入省學射

之商州嘆商洛天險沈青山開先生至出迎入署晤甄夫
甄夫出所著熊襄愍傳言毅襄愍者道學鄉元標也先生因嘆
道學不能辦事且惡人辦事 青山先生居商講學辭之執
贄令其子永言任素存從學辭不獲已受之又餽膳辭之先
生贈甄夫玉帶甄夫報以核桃硯 返長安餽采舒孤子以金
蔡太翁以養老物子丕將葬母賻之以金 出與平送祝太夫
人壽幣及騾一受之 瑞生送祝壽王扣及騾一義徵鼎 各
有祝壽儀皆受之 諸友送至省城外饒別瑞生又遠送數里
登高阜望先生行 却寄諸子各有規勉 陳子章送祝壽錦
言及廣藥受之 慎修以事復求先生入省以將別計之 瑞
生復聚諸友燕談諸友又送至龍首山皆洒泪而別 長舉送
壽言拜祝餽膳辭之謂曰子一練刑名一以禮範身心一倡明
孝悌先生年譜 卷四

李恕谷先生年譜 卷四

伏大破之復地三百餘里吳遣重兵屯夷門鎮口畢將軍移兵
北原避之請宸鑑其計宸乃提土人詢路遣兵進出夷門鎮口
後伏焉又遣奇兵從上流淺處渡登夷門口西山而大兵夜渡
渭擊之合戰兩路伏發賊遂潰奔及三藩平上功幕府宸曰吾
父以報父誓不終其官吾可以佳兵官哉亦之邵縣山野隱焉
宸以有異術致風雨驅邪魁問于人及見之退然儒者也聞聖
道伏地願學且歸以訓其子孫是豈一技一藝之士哉以其知
兵有家學故為其父傳而大畧及之 語長舉曰宋儒內外精
粗皆與聖道相反養心必養為無用之心致虛守寂修身必修
為無用之身徐言緩步為學必為無用之學閉門誦讀不去其
痼盡不能入道也 慎修遙拜太夫人壽供金環彩緞並餽膳
受之 八月十六日起行慎修命隸黃天順民宋顯泰送先生
恕谷先生年譜 卷四

觀人情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其如命焉何哉 鄭若洲問曰自
 反而縮者堪自信也先生曰未也 若荆卿等皆堪自信然非
 曾孟之縮自反而縮即集義也 教二子曰子弟不可積私財
 有私財則于父母分彼此將致不孝兄弟積財不一或有覬覦
 起爭奪將致不友不恭命內子將二子所得賜資盡入之公
 為習仁講鑑至禹一饋十起一沐三握嘆曰周公一食三吐哺
 一沐三握髮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聖賢之身勞事迫皆如
 此也宋儒乃曰六七十無事客閒來無事不從容則別一虛
 空境界非儒道矣 自勤有一身之事者察身心也有一家之
 事處國居室也有一邑之事鄉黨應酬排解也有天下之事賢
 哲結納友朋講習也有一時之事苟得議政去甚救弊也有萬
 世之事著書立言以明學論政也諸事皆集房難任惟期待

慈谷先生年譜 卷四

完

之以敬耳 孫子未與學貴州托一劉生寄書候且有餽金劉
 生送書至則金已用矣辭謝而費先生曰君鄉里也君乏而問
 我適遇我有能不借乎何以歎為 思酒色財氣性也有命
 焉且不能與吾身終始者何者病則不能衰則不能未亡已
 亡者也仁義禮智命也有性焉乃與吾身相終始且存固與存
 亡不與亡者也何者苟能全之其功被萬世其道傳無窮也
 先生在秦易州知州趙山公餽金幣曰佐先生二子讀書也至
 是如易報之 入京還郭宏銀五十兩宏曰先御史未有遺言
 想餽先生者耳先生曰此尊君代子償人者也今汝家寡婦孤
 兒我可憐償耶卒與之 蘇輔弼臣延至其裝儀衛署內下榻
 問學答之馮欽南過問學 疑言家庭亦重勢利可傷先生曰
 在我不可有勢利之心耳若家人以勢利感動之亦道也古人

富而後教又曰權者德之與夫嘗不該家庭于內也 劉百斯
 郎中居母喪踰年猶不食酒肉不入內幕之 十二月先生為
 習仁加冠辰為崇寧之日長人 思昔年煤毒部問二事心衷
 然不動以為學問所就今回勘日講當時大本未立蓋冒認
 因悟庸人平常心亦不動過險巨則忙亂難保過險巨心能
 定在平常乃多出入若動亦定靜亦定常亦定變亦定者乃聖
 賢之存養也 邑令陸公問政曰政在三嚴嚴也莊嚴盜賊嚴
 吏役 謂門人曰吾心不好思靜澄于中名理自種種環生又
 曰辦天下事必耳聰目明心虛吾嘗自愧愚柔然於見一人即
 測其底裏隔室聞人語即料何事凡行一事必要其起訖不能
 如劉劉一步十思而一步嘗二三變解有志者不歷此境終無
 庸也

慈谷先生年譜 卷四

完

續纂李恕谷先生年譜

恕谷先生年譜自庚寅前為同門馮樞天所纂其後為劉邦司所纂者先生病中及日譜三卷失去庚戌春先生詔贊來莊教其季子比秋先生為制臺唐公藩臺王公聘入上谷修通志囑贊續纂年譜乃自辛卯至甲午無日譜者按詩文稿錄其大畧乙未後則按日譜酌修之纂訖再拜言曰年譜者恕谷先生之圖像也繼往開來之轍迹也後學之標準也假堯舜禹稷不有尚書則放勳重華之德治水稼穡之績泯矣周公孔子不有周禮論語則豐岐之治洙泗之教湮矣子與氏不有孟子七篇則仁義道德衛正閑邪之言廢如矣顏習齋不有年譜四存則好古力行論性辯學策治喚迷之傳無聞矣烏觀所謂萬世永賴繼絕學開太平者哉恕谷先生傳習齋之學承先聖之道著述甚夥而生平行止進修之實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五 教

概載年譜贊之所以亟為纂輯俾讀之者見存心養性之功而皆知所以正心見飭躬寡過之學而皆知所以修身見閑家佐政之幹濟而皆知所以齊治見明道辯學之論說而知前聖後儒之分途見孝友睦婣任卹之躬行禮樂兵農射御書數之傳習而知四教三物之切實而有用于以質之堯舜周孔孟子習齋誠異地而同揆也聖道不墜斯文在茲天下萬世胥于是譜為表正矣所關豈不鉅哉謹敘

雍正八年歲次庚戌中秋洛川門人劉調贊頓首百拜撰

李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威縣門人劉調贊續纂

孫 錯 重加修訂

辛卯年五十三歲 康熙五十年

儀功如常 與王崑繩書曰天壤之大惟我一人聖學王道可共商酌而炎南雪北一別數年每遇可賞可析如芝顏當前不能作語馬首正行遙望一人貌似中郎加策赴之乃又非是悵悵何極道駕想向在淮安公子尙在金陵近况勝否堪比歲為楊慎修所教請西行幸其虛懷聽受甚獲民心關中學者頗可晤語上而當道下而草澤皆有虛佇吾道粗明粗行兩次東旋官紳士庶送者填塗遂欲遷家荷全終南但慎修少年恐不能持久又其庭幃乖離故今歲歸決不往矣易解可示下承翰教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五

虛懷受言敢不佩服我兄弟年亦老大矣衰至而驕何常之有望彼此共策益拓度量遂涵養改過取善雷行天覆不然學且墮落不惟愧負天地聖賢亦吾師習齋之罪人矣先生後自記云聞崑繩庚寅秋棄世則是書未之見也悽然 與趙易州書 櫻楠杞梓不為校以椽棟吳鉤干將不利及以礫鼠長人巨公不怒而與雞聞犬搏苟惡其人而校之則我與可惡之人齊分矣卑其人而校之則我與可卑之人等量矣君子其高如天物雖觸之無及者其厚如地物雖撼之無動者故無喜無愠子文稱賢見善不喜見惡不怒武王誦聖 三月清明祀先告曰祖鄉被圍後秋隘之甚不能容塔兄弟五股塔請奉母移居齊家庄學農圃以謝世務以奉先傳遂移于庄居修屋理農紀以詩四首其二曰就西新闢一書堂換頂更塗舊草房虎落編成柴

作壁龍鬚鋪好堯為牀南川帆雨侵窗潤北壁花風人座香
黨能來攻禮樂便堪白日到羲皇

壬辰五十四歲 康熙五十一年 日講失

儀功如常 易州祝兆鵬以雲南知州受知于總督劉公蔭樞

時得顏先生及先生著上劉公劉公亟稱許遂識于心至是歸

京補山西忻州知州遺其四弟來問學且其儀鵬先生主其幕

事先生以親老辭問習齋尙有他弟子乎先生舉張文升及三

弟益溪乃延文升主幕益溪設帳而西 祝兆鵬之岳丈張以

部郎放濟南府知府使來俛贊求理其幕事詞甚懇切許之乃

以十月東行過德州李龍友來拜在李翰林園置酒高會德州

諸士至武定州拜李相國公子入席未終公子叔父五老庵來

曰孩輩不足語請下榻敝齋遂邀以往住四五日為言張石民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五

來儼若行蹤且言儼若貧病乃修書與之畧曰庸人之病酒色

財而已豪傑之病則一在曠懷天下而不恤家計一在憂世而

不樂天二者皆足致病昔人云如此為病不如此則為藥又與

張石民書曰山左人物惟聞先生一人好學能文心羨之孝友

一室心羨之高尙不入塵俗倘伴山水心又羨之此亦今之威

鳳祥麟矣然又聞先生談理學不知躬躬修飭獨善而已乎抑

尙欲繼往開來任世道人心之重也今海內乏才聖緒將墜非

先生挺立之人孰能任之特寄顏習齋先生傳一首拙著一本

以為乘羣冀他日相見求教共訂千秋之業也 十一月到濟

南太守延入署觀其善事知其非能有為者乃決辭而歸

癸巳五十五歲 康熙五十二年 日講失

正月以周易傳注久成入京尋劄劄刊之作序曰易為人事而

作也孔子于大象如天地健順雲雷屯難而必曰君子以之又

曰易道有四以言以動以制器以下筮又曰百物不廢懼以終

始皆人事也子癸未註易至觀甲申春李中丞斯義下榻京師

註卦訖秋又自訂于鄆城溫令德裕署丙戌註繫詞傳說卦序

卦雜卦迄壬辰重訂一周嗟乎易入漆城乃二千年于茲自田

何傳易而後說者夢如而視其象世倪微其數穿鑿按其理浮

游而尤誤者以易為明天道之書子是陳搏龍圖劉牧鉤隱邵

雍皇極經世並起探無極推先天不惟易入于無用而華山道

士青城隱者異端隱怪之說羣窺聖經而易之亡脉脉如幾

夫聖人之作易專為人事而已矣何以明其然也乾坤索而為

雷風水火山澤本天道也伏羲因而重之何不每卦皆言天道

而蒙需訟師謙履等名即屬人事文王家詞于乾繫以元亨利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五

貞猶天道人道兼言也至坤牝馬之貞君子攸行等辭專言人

事周公象辭則潛龍無用利見大人朝乾夕惕無非人事者以

下六十二卦言人事者無論如復姤泰否明屬天道而利有攸

往勿用取女小人大人必歸人事乃知教人下學不言性天不

惟孔門教法也自伏羲文王周公以來皆然也子弱冠受學于

顏習齋先生不言易惟以人事為教及壯遊見許西山先生頗

言易卦象數謁毛河右先生剖辨河洛太極及歸而玩易卦象

爻象一一與習齋所傳人事相比乃知習齋不言易而教我易

者至矣故少子易僅一覽長又無能誦讀而日誌一卦驕然若

解三弟培同邑張綸石門吳涵德清胡渭生大興王源金陵王

元衡太平王奐會武昌陶竈塾屋陳光陸武定李之藻或以為

是或以共學亦庶幾有合于人矣夫天下萬世猶吾身也意欲

再訂三訂以公之斯世以其期寡過其力經綸或亦仁人君子之所許也 與鄭若洲書曰客冬聚訂周易賞奇析疑千古樂事獻歲乃劃然得聖人作意本旨專為人事已為序類其上回思足下高明頗嗜奇乃論易惟主庸常稍涉纖巧高遠者即支除固天分之卓想四聖人之道原不可過誣也自此太極圖諸說吾知足下洗而正之不難矣自顏先生去後提誨無人血氣漸衰夫身猶器也自劫舊矣舊則不新舊則將盡且愧且懼近與權天約日省月箴勉圖晚進足下近深於易擬鈔拙著時常披吟甚佳然猶望鼎力於操存省察有所持孝友禮樂有所謀遷善改過不但為庸近無甚罪戾之人而止則以於易以窺廟測之與以深造得之者其淺深當有逕庭也而於衰夫亦庶幾有助焉 仲夏東庄即事詩云柳蔭堤頭坐風來萬里涼夢堪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五

五

晞早露鶴陳亂斜陽爭席村翁憤荷竿海鳥忘商山有四皓何自識張良其南原清曉往步履意遲遲高木纒實霧新苗半屬苗久無開口處惟有會心時大路當前在歸來示兩兒其鄭見百請至強同馮修五張瞻仰單侯摺其素景園詩云連廈堪遮日深林易得風池欄開綺席客榻見羣公雨洗天為碧花臨酒亦紅無窮今古事隨意付杯中

甲午五十六歲

康熙五十三年

天子先生具書力辭 李翼公之母

國初被掠遼東翼公入遊百計贖之歸先生過望之贈以詩曰匹馬風沙路來過孝子堂客年傳庾愍今日見王祥泔水三牲饌

鮑墟百歲觴孝子為人作鮑墟里里秀有米泔河營帷夢裏笑不復在遠陽 邑令浦公新下車即來拜求教先生告以禁賭博城雜票其所延西席樞臬問孝廉武進人也素聞先生學因過請教乃以顏先生年譜四存編示之撫掌稱是遂盡棄其學而學先生六藝之學立日記以省身心且招先生長子習仁入署教之讀書寄先生書曰承惠顏先生年譜四存編及辨業學規敬展讀畢為之心開目朗如釋霧縠而天日皎也如賦得浴如塵得刷而身為之輕意為之爽也先生之教我深矣苟有識知能無感而佩乎所痛沉沒時俗途窮日暮聞道已晚用自傷也家世以制義發科生不知學為何事涉筆為文即得父兄稱賞輒自矜喜所遇明師良友勉以讀古書攻詩賦已為超時出俗之學此二十以前之一誤也既為諸生家益落假時文章句為人師年益長志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五

六

科名益急務制義益精撥拾諸備性理語止供時文用而無暇體究也此三十以前之再誤也旋遭室人之變貧困素寂夙妄自負抑塞莫伸遇方外人作奇突語似若可喜遂甘心焉而禪宗公案棒喝拈提頗有省會愈增其妄返觀語孟部作妙義玄言遂徵昔人學佛然後知儒之說此三十以後之大誤也而從此亦喜觀陽明心齋近溪諸語錄竟以為真學如是耳其誤益堅而見世俗尊尊程朱因取而觀之見其言近於篤實而亦自悔從前妄誕之非九服膺主靜二字以為聖賢的旨而深愧未能也然生平讀書頗善疑見宋韓范司馬諸公聲光震煜居然大人而國勢厭厭日就迫蹙以成靖康之禍竊謂西賊破寒心膾之諸中國復相司馬之戒直是當日諛詞全無實驗而見朱子每過稱張浚則大非之以為交其子而諛其父遂亂天下是

非之實大違三代直道之旨而性理蔽其以岳忠武為太樞秦
檜能錄用舊儒後人憤然曰私意如此豈聖賢之言乎夫儒者
之盛莫如宋國家事勢之屏餒朝廷名義之汗辱亦莫如宋每
疑而怪之然以世俗所尊信且自愧未臻諸儒學力之所造又
見其著述服其宏博愈不敢議今讀存性存學編及辨業學規
而知孔孟之真自有在也而知宋世之不振皆學術無用之故
也先生之教我深矣然而竊用自傷者六藝之事不特身手未
涉即耳目亦少歷焉今年已半百外疆中乾蹶踴躍縮舉止無
當於此事遂已矣不亦悲乎且前擬躬叩講堂觀禮容聽樂歌
以自澤今顧影增慚面目粗鄙語言朴率內無得於定計從心
之力外不期於周規折矩之儀何以自進於大君子之前而請
其學益足痛也驚駭病骨伏櫪悲嘶不識何可施鞭策否惟先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五

七

生幸而教之 臯聞問正心功夫先生語以心有三境曰明日昏
曰妄學者務身心一齊修整九容肅怡天君湛如積至夢寐皆
為清醒而又學為有用之學則聖道不遠矣 臯聞將先生著
種種訂閱鈔存

乙未五十七歲 康熙五十四年

儀功如常增衰年善忘外事一概告謝見過者或言聖道或談
農事者聽論世事及人短長勿答言請托者掩耳謝之 正月
溫益修寓蠶城同憚畢聞往視之二子皆言聞異端須先自治
天地清明則異端自息先生曰此歐陽修本論之說也非孔孟
救世之苦心也苟有用我天清地寧經正邪除安用著書立言
哉正為道不得行故不得已而喋喋耳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
聖人之徒也夫能言未必能行孟子即許為聖人之徒如必待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五

八

大聖大賢而後可辨楊墨則楊墨之猖熾愈無所底矣故曰亂
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辟之猛獸食人能除之上也不則大聲
呼人除之亦次也不然袖手旁觀苟幸無事心何事哉臯聞曰
然 臯聞入京會試攜習仁錢之送至北關縣以干秋大業
註孟子 養太師母每早未起則進酒已起則進粥粉食盡
食無算 二月華州古葵季榮以詩箋為費拜門生詩曰越盡
關山知幾重賀書千里效登龍會觀著作驚滄海願接音容仰
峻峯半世韶華悲齒馬一生事業守霜春深知德源涖酒指
我岐途歸正宗乃令居東莊新舍供柴米令其自覓學禮讀易
季榮問學先生教以存心修身之道因告之曰學術不可偏
偏於立體必流清靜空虛為異端先儒已嘗其弊矣偏於致用
必流雜霸伎克為小人今日宜戒其禍焉 語季榮曰世俗有
三借口一曰不拘小節借口小德出入也一曰脫畧借口斥繁
縛也一曰率真借口於不假也然自居不拘小節勢必大閑亦
踰自居於脫畧勢必坊表盡喪自居於率真勢必真不孝不弟
亦以為勝於假孝弟矣自然之勢大壞世俗者出 五月憚畢
聞以從先生學未結應保定軍廳李僕崖聘來府寄書曰在蠶
京中頗有相維繫者又有厚脯相啗引我遠遊者而鶴一聞保
郡司馬之招躍然必赴誠以所學未堅欲稍遊於先生庶得時
聞訓誨也 十五日大病臥倒服藥稍起至六月初七日先生
二弟德吹以病瘟卒於曹家叢三弟益溪以先生病未愈不使
知先生視習仁面色有異力問之乃知大慟即入鄉哭之一切
殯葬事皆任之益溪以河決而鄉中無先生養病處力勸視習

吹斂回莊 自書於壁曰斷欲勿言人勿躁勿言人短長力肩
聖道表裏並盡 語季榮日子與武遠然文武皆道也關西用

武之地多武人亦當知之季榮請命 季榮問禮先生日時禮

則非禮勿視聽言動是也日禮則晨起揖尊親先聖是也月禮

則朔望行禮是也年禮則時祭節令等祭是也何一時無禮者

又問性好簡非乎先生曰居身治世皆以簡所謂行簡是也光

武去繁文至什不存一苟或以繁禮多儀爲戒可見也子之好

非簡也好靜不好動好無事不好有事此則宋儒惡辦事之習

佛老執空虛之染也與吾儒居敬行簡何與吾儒之學在時有

所事物不用則舉人不事事亦難論語言請事孟子言必有事

是也 八月季榮謀歸乃餞之餽贈季榮拜別痛哭書先生日

記云先生憂勤惕厲之心孝友仁愛之事莫實親見是以敬佩

在心待坐時嘗自愧不能出一語但以先生勤勞過甚思以惜

養精神爲勸不知是否先生曰謹受教贈之以序 惺惺聞書

先生日記曰近有毀先生於子者子曰久不相見聞流言而不

信古人之交也况常相見乎毀者遂止然亦見爲君子於此時

此世之難或者先生惡惡太嚴不見和於流俗也先生拜受

十一日太師母初度舉聞以詩幣祝同鄉客燕之 舉聞問曰

錢亮公謂書可疑者甚多如盤庚專言鬼神大誥專主卜筮豈

無道可以驅臣民耶先生曰此誠先王論民之道所謂民可使

由不可使知也後儒於民動輒言理言理之所以然以鼓舞之

而民愈頑愈梗乃於先聖之書遠若河漢矣舉聞曰一經指示

便覺釋然蓋齊治平之道有萬不能求盡者而其道已盡也

二月蒲公商擒盜先生寄字曰所捕諸盜非上司案亦非有

人告發乃賢侯弭盜安民至意但審不枉即可法處不必盡起
賊令其拔果無辜也

丙申五十八歲 康熙五十五年

儀功如常 二月學院張天門校士保定習仁往應試取入府

學第四名先癸巳年夏旗人張萬載持馮衡南書來拜在保定

寄書先生曰衡南不通時事所交未必端人也已而一口薄碎

至親驟妄坐即問兵先生曰不知也少以貧視食爲從遊講孫

吳此教學故事何以言知兵今老矣諸學俱退而况於兵乃出

其論通鑑兵事者求閱先生閱數行即置之曰近多病不能看

書不解也固辭之退次早張強鄭宅車來接先生言往治病遂

行張乃去客歲其僕首其有異謀之言刑部並九門提督審之

張供交楊仁澍因仁澍得交先生及王子不又言先生相才子

至將才提督形公刑部張公建仁澍至澍曰識則有之不知其

他至於李某醇謹儒者斷不與若交也二公素知先生不之問

惟遣官至陝西逮王子不至訊之今年乃定爰書張死罪楊王

俱發關外先生自去歲知之恐人震恐不言惟語長子習仁至

是習仁在保定應試聞旗士崔負若言事結先生如府往見崔

問故崔言仁澍詞甚昭雪後先生爲仁澍立傳曰楊仁澍者八

旗之內務府人也少有異才不可一世吳藩之變遣出征仁澍

曾讀飲飛經能五步劍法有軍功與一官辭之退膺筆帖式大

書其門口四海有天皆禮樂九州無事長兒孫又題其座齋曰

人皆欲殺真才子我見猶憐是美人聞珠入京來拜咏牡丹詩

以贈曰傾國傾城莫浪誇雲邊皎日月邊霞姚黃魏紫親曾見

天下春風不是花後一安人張萬載福建巡撫張某之子也其

父以罪死僕告萬載與人有逆言發九門提督龍可多審問曰
 女識多人乎萬載對以識仁澍因仁澍識蓋縣舉人李某提督
 喚仁澍訊萬載言有乎仁澍對曰識子有之以皆旗人也若李
 孝廉則漢人且素學道端謹斷不與萬載往來也刑訊仁澍堅
 供不變提督乃逮他人問而削琳名仁澍發關東竟率崇以卒
 李琳曰人之相去豈不遠哉人率貪得而吝施與仁澍反之有
 與無取晚年名重天下凡有學問人入京無不過從者仁澍開
 筵置酒錢盡至典衣被不少惜其往來艱行李且為經畫之而
 故人同學者位躋尊顯饒以財不受雖二三金亦力却誠曠世
 一奇人哉乃與琳交斗過變更不自釋其禍而忍刑以釋琳之
 禍每思之輒感雪泣矣 學使向浦公言存注先生意浦公欲
 先生往拜之先生曰學使取長子習仁入泮而往拜之使示人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五

二

私也不可 舉閩長子惲宗恂廉夫具贊拜從遊 三月使習
 仁將車如鄉迎太師母午至迎拜候安因思母惟惲五弟子
 女愛之助之即所以孝母也 寧夏監屯同知白訥梅溪情寧
 夏守備白靜庵以二百四十金為贖來聘先生辭之復以書曰
 不佞少年頗有四方之志今顛毛種種俱付之灰燼矣乃蒙明
 府以未會謀面之人三致延聘且向舍親云李某才德我稔知
 之豈前榮任乾州與富平隣封於不佞之佐楊令者謬有傳聞
 耶楊令初年原有卓績乃其天性好善非愚菲材所能助也况
 今老母年迫大耋愚選期在即尚躊躇不能行何能遠涉西陲
 以窺高深樞衣報誠容候後時耳陸取壁上 四月惲廉夫來
 先生語之曰子不患不通達患不誠篤至誠之道可以逢時何
 者物以少為貴眾人誠而一人詐則詐占巧眾人詐而一人誠

則誠共任也可以免禍何者火燒崑岡玉石俱焚人謀何施積
 德獲天或可必於冥冥耳廉夫行因舉廉夫之少年馳驅以教
 誨子 註詩經思易奇而法詩正而從昌黎知言哉 五月阜
 關來言將解館兩旋先生聞之悵然若失為作贈言曰昔子路
 去魯譎顏淵曰何以贖我顏淵曰何以處我良友相別必有贈
 言古道也今阜關先生兩旋驟聞驚且不祇如失左右手乃如
 失吾心仲仲悵悵拜而求所以處者狂瞽先演其獲重報獨善
 非士也獨善士之不得已也何者四民如農易田工成技藝商
 通有無皆可獨善而止士則享農工商之人而儲之以備已治
 人者也故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孟子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
 備先生於立體致用之學已燦然矣從此日邁月征履履獲友
 自將安驅而至即萬一遭拂逆及介居塊處并謗論紛然亦必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五

三

特立不懼確乎弗拔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先儒曰為天地
 立心為萬物立命為千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士之職原如
 是也一有移易則有愧於士矣邊云聖賢然士之獨善亦有道
 焉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學者未能進用則為下其分也言語
 訥之又訥交遊謹之又謹固宜然獨善者謂不見用於世不敢
 以善概責人耳非自置用世之學於弗問也 韓昌黎曰動而
 得謗名亦隨之其即孔子所言善者好而不善者惡乎堪嘗以
 此自勸觀人以孔子而尚有毀者有欲殺者苟其人無往不合
 非鄉愿則脂韋矣孟子曰誠無不動而人皆曰否必乘戾或無
 實矣好惡交至士自應爾惟是好之勿喜愈加戒懼惡之勿嘆
 即自省勸則皆我師耳先生近者存心養性甚密何以益之曰
 熟然則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愈戒慎恐懼愈坦蕩自得前儒所

謂效驗即是功力亦有以也聖門觀聽言動以禮即約之以禮也即文之以禮樂也千古聖學盡於此矣先生見已甚真行已求力芹曝無須再獻者 易曰寬以居之子張曰執德欲宏以道言有一端又有一端無量也以學言進一格又一格無盡也以觀事言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不可膠也以待人言我之大賢何所不容不可隘也故辨淄澠則毫釐必分納百川則清濁并滙胞與爲懷則悲憫時貯於胸虛舟自處則喜怒久絕於色高明其效天平博厚其法地平願與先王共力焉會友輔仁君子皆然况今斯文移而之南識見志氣孳孳者菰蘆中必多其人先生此歸倡明聖道廣之於人周孔有靈實式臨之 思臯聞不已臯聞者可與共明斯道者也臯聞去學益孤矣當勉於獨立不懼 思武氏朝考董采等大嵐之變與張萬載雖皆

總谷先生年譜 卷五

謝之形迹分明然遂脫然事外不可謂非神明之力也須使此身無負神明 思無實之名深恥也當木然如愚 與三弟益溪書曰近註詩已至小雅乃覺四始面目斗開朱子於風概入懷人思婦於小雅盡歸燕享酣歌將王者禮樂兵刑之迹誦之可以達政能言之道一概忘却而詩爲無用之經矣吾弟幾時可來以共訂之也臯聞南旋爲之悵然目下人日變化爲歛齷之勤爲鬼魅求一其肩聖道者安有哉安有哉計惟有效習齋晚年獨立不懼而已斗齋終日長揖古人商榷萬世可歌可舞毫不知愁悶爲何事也天時人態聽之而已 思人世之傀儡日增吾心之性天常定 臯聞札來言前錄先生中庸講中立不倚語甚警切自省全是依傍犯六極弱字近思得倚亦佳倚仗聖言如盲得引倚仗賢師友如瘳得扶此來獲見先生一言

一行可以待之不疑但恐倚之不切實耳 先生書壁云高冷暴躁子之大病不改之非夫也 十一月部文提選知縣稟太師母以不往太師母命往入城商之浦公浦公亦勸往令吏房起文 教習仁以勿傲富貴曰傲富貴非中也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周公貴禮孔子微冕衣裳可見也

丁酉五十九歲 康熙五十六年

訂一歲常儀功元旦清明七月十五日十月一日祭祖考元日元宵合祀五祀臘月二十四日祀竈齋戒二日戒不飲酒不茹葷不入內不與穢惡不問疾齋靜處思神沐浴更衣朔望拜獻家祀五祀拜母入學拜聖人受子姪弟子拜夫婦行禮夫再婦四妾惟答揖日問母安一揖揖先聖習禮樂射御書數不拘日以耕田養親爲務以勤儉寬和爲課以行道明道爲望日必澄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五

心日譜時下一圈暴怒則黑其上慾念則黑其下失言則黑其左失行則黑其右每月下必書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二語以自惕勵肥鄉白宗伊任若習齋之門人也去歲以貧北來先生率同人助之又來又助之又來先生乃與之資使賣筆爲生遂出遊四方能舉顏李之學告人人聞多有興者今二月又來先生與言聖學長人在旁聞之喜而起效先生立日譜以自修省先生喜之爲立日譜條例 臯聞寄書至先生揖而問讀日南旋以存學示人雖極倔強者亦首肯知斯道之易明也 批長人日譜曰此即誠意之功也立日譜者欲遷善改過以爲聖賢也果見善如好色好之必力改過如惡臭餘之必決則誠矣又曰自顏先生王法乾王崑繩相繼舍我臯聞南旋而予偃偃無師友之助矣今汝有志自修則吾道近在家庭聖經有事父幾諫

之道况以學相後先則交修益急凡見吾過汝即進言勿以嚴
 而見憚也 三月蒲公催如京因以告降就教尙可將母商之
 靈臯靈臯是之乃投改教呈遂回 四月抵家拜母副室以朔
 日生子名之曰十二官 稜海內友朋往來詩札爲友善帖曰
 交遊盡天下之選是天之成我也我不克卒成之不負天乎
 四月思治生之道四天無違時地無遺利人無匿力物無遁情
 治平亦以是矣 李軍應柳高陽一惡人欲處之死其人持數
 百金求說情先生辭之已而劉士宜以百金包攬求說先生大
 詫曰子幼赤貧展炊不給官命說情人代說情送賄至俱却之
 豈有垂老而改節者乎嚴拒之 九月馮樞天來共質日記互
 規過先生規樞天貧而怨則志不卓樞天言人議先生力農致
 富先生曰非以求富也聊以自守也平生志欲行道今年已過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五

五

暮知無用矣故逖迹田園胼手胝足則雖傑之餘勇也不務
 稽胡取屢困則風人之退守也人曰謀生致富曰求田問舍
 而不答又所以自污而自全也非吾子誰與言此 南莊董姓
 孀婦將改嫁其子號泣留之母不聽夜自縊索斷不死其母悔
 中止而其兄與媒逼迫之先生問之曰是當拯之急往南莊呼
 董姬及其子問之果然其子言娶其母者今日將來勢不能止
 求爲作主乃呼其鄉保正謂之曰人將守節欲盡孝而人逼嫁
 之是誠何心汝往止之如不聽我必鳴之官以官法處之已而
 保正來言事已止先生曰止之極好共爲此善事令其婦守節
 子盡孝不亦美乎 金陵程啟生書來畧云聖道失傳莫甚於
 朱陸以亂真之偽似是之非互起而譁自習齋先生出乃舉先
 聖立教之成法以示人幸得先生嗣其後得二千載已喪之真

傳乘六百年將更之氣運伏願先生以道自尊而專肆力於周
 官之三物旁求同志益廣其傳則先生之大有造於當時後世
 者也 肅寧舉人朱蒼澍奉其縣令黃公命來請往會先生以
 黃公君子也今世有此人而相失亦非所以廣布聖道也乃同
 如肅寧會之論學論治俱相合臨別黃公惓惓然謀所以作聖
 賢者先生贈之論學一則恕谷後集 楊公實責任直省刑名
 道自前月以書來候十二月先生如府聞其實有善政會之以
 其政相質且問刑名先生語以恤刑之道欣然欲見諸行辭行
 餽節儀八兩先生曰何爲者以贖則路近又無他故公曰明禮
 作吏地方於同年故舊或高賢大良歲底必餽儀爲蠶炭資先
 生曰堪耐貧人從不然臘惟以棉油從不燒炭惟以秫穰厚儀
 無所用之公曰近者受教多矣豈同年老兄弟反不如古人新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五

六

交投縞贈紵乎且必却之是視爲不義之物也不得已受之謂
 之曰公以後無輕與也司馬公曰凡人必輕取而後能輕與公
 曰謹受教

戊戌六十歲 康熙五十七年

儀功如常每日存心使如帝天之臨 三弟婦卒因思學者心
 多畏過災而恐懼修省不學者反是或恣逆或頑然 聞臯
 來京如京看之廿二日至拜錢髮庵問臯聞信言已來寓接待
 寺遂往拜之相見甚喜互質日記喜其乾乾惕厲 看方靈臯
 靈臯使其子道章拜從遊且使之相隨來莊教之乃以朔日同
 道章回作示言以示之一孝一勤學一立志作聖一習射御
 看陶甄夫秦關稿序內有云顏李之學數十年來海內之士靡
 然從風豈南方信此道者已衆乎 看靈臯春秋通論言錫桓

公命歸成風含賈王不稱天爲貶先生辨之曰憚鼻聞有言或稱天王或稱王或稱天子皆據其來辭也其言考証甚核非貶王也孔子作春秋義在尊王乃以匹夫而褒貶天子是何義乎

四月註春秋 報選通州學正乃如府見楊實商之曰親老身病不往通州何如公曰規避不可居也若到任而病再商之乃領憑起行八月十二日到任使人接太師母 倉廩總督張儀封屢使人致意請相會不爾恐有咎乃見之 諸生會文問語以聖道 同官約爲利事皆辭之 太師母到署供酒餽果菜皆善啖先生甚喜日必供四五次 會張儀封言陸王害道宜遵程朱然即其言論之儀封曰專主靜良知之說未有不入於禪者則主靜立人極周子倡之也又曰高梁溪立教凡來學必先使靜坐七日大是異端則靜坐者程朱俱爲之而以教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五 七

人也何一主而一奴也然儀封習痼已久恐不能出姑默 聞學舉一鄉飲大賓其人則念佛茹素者也先生曰彼習異端何以干大典且禮名鄉飲而彼不飲酒可乎已之 十一月病望日不能行香十八日投告病文於州諸生來固留先生告以病不得已 有求向總督請托者許餽八百金先生堅却之 閱靈臯春秋通論度越前儒然此乃文義通耳至於春秋之所以懼亂臣賊子者尙未及也乃即其春秋非記禮之書春秋無特起褒貶之文二說辨之與之書畧曰三代政事與禮相通故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周之六官即名曰周禮春秋改元即位朝聘會盟征伐卒葬何一非禮而曰非記禮之書似未確矣先儒呆認褒貶二字遂刻舟求劍書月書日書名書字書人書族處處點鑄而一往不合得高論洗之甚快然遂以爲並不起褒

貶之文則又不可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聖人無華衰之錫斧鉞之誅人何以懼所恃者褒貶耳今謂據事直書而功罪自見則廿一史誰非據事直書者曰概因舊史之文則舊史足勸懲矣孔子何以爲作且亦何必作也

己亥六十一歲 康熙五十八年

既以病告休一切學儀俱廢惟日夜存心以敬侍母食息惟謹身稍安則訂舊著日譜時下一圈失言黑左失行黑右暴怒黑上動慾黑下 宋生員惟致以靈臯爲介來拜從遊 一石生來見自言有志於宋儒之學又言今日惟恐異端亂道先生曰何爲異端曰專主靜而不敬先生曰主靜立人極周子之教也靜坐雪深尺餘程子之學也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朱子之功課也然則主靜正宋儒學也石曰主靜須以敬先生曰此當有辨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五 八

六經無言主靜者吾儒主敬則自靜二氏主靜却無敬也石又言朱子爲聖人先生曰何以見之曰集羣聖之大成先生曰劉靜修言朱子集宋儒之大成今子又言集羣聖之大成漢唐儒說朱子已不能集矣况羣聖乎夫孔子集大成者得志則二典三謨文謨武烈皆親見於身非僅以刪詩書爲集大成也以讀書著書爲儒者七百年來之大夢也 二月習中來道見南方諸友書嘆今之學者其困於先儒者既入迷途而出於先儒者又樂爲異說則傳注之刻何可緩也 四月四先生將車至乃送太師母歸家四先生習中隨 寧波鄭禹梅之子性前歲在關中讀習齋年譜而是之數千里來拜問學餽潘平格求仁錄攝篆入至乃以三十日行因思到通八十餘日一無可爲惟自守不請謁不迎送而已若立文會人以爲功子以爲不能以

聖道誨人乃過也何功之有諸紳士以棧於黃蔬園先生作喜
歸詩曰潞河轉病頭非總禍虛名誤釣磯猶幸八旬三計日
布韋驅至布韋歸以上任至告病八十三日也 五月五日到
家拜母獻家祠 看求仁錄潘用微志在天地萬物一體其惻
世殷其任道勇力行人倫日用亦實較朱陸之自了似過之但
未明聖學置禮樂兵農不講則力行人倫日用亦祇自了而所
謂悲天憫人者何具以救之且斥朱陸心性近禪而遂謂心無
靜時持敬之功則戒慎不懼恐懼不聞不動而敬何以解之又
謂正心不可有功效在誠意明善大學亦不可訓 六月任若
來持舉聞自故城寄書至 先生責任若貪利作欺非習齋教
法已而任若衣冠來謝教先生喜其受規勸知改過尙能無愧
習齋也 復舉聞書畧曰來教云大學之道不宜註作路道之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五

九

爲路借語耳可云一陰一陽之爲路乎夫曰道之爲路借語耳
是以道爲正字路爲借字也不知道亦借字也路從足道從走
皆言人所共由之義理猶人所由之街衢也洪範曰無有作好
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道即路路即道非一正而一借
也陰陽往來正如由路春夏井泉涼地上燠謂之陰往陽來秋
冬井泉溫地上寒謂之陽往陰來天地以此運行非路而何故
易陰陽曰天道而荷天道即曰荷天衢並非敢強辯飾說也且
中庸言行道論語言道道尙書言遵道皆與孟子言由道由路
同道即路也遂亦可曰小人之道小人道情若以道爲定名爲
專物則是老莊言道曰道生天地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其視
道也非虛位而實異端之說矣宋人曰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
爲道則顯悖聖經陷入異邪道不謂路其失非小願門下之俯

審之也又曰傳註太文前承示及今又垂示夫古人未有教人
立言不文者孔子曰其言文左氏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若以
爲傳註即不當文則孔子作家傳家之註也象傳又辭之註也
繫辭傳易經之統註也爾雅亦註體也而何其文也塔傳註之
文實授於毛河右先生先生曰註經必宜潔古則理足而辭易
明斷不可如宋人禪語鄉談一概污穢拉雜故河右註經皆行
以古文法方靈卓遵宋儒者而悶悶傳註曰明潔簡快有物有
序因自嫌其春秋註不文欲重訂改孟子曰讀其書論說傳註
當令可讀宋人語錄無論朱子集註已有若干不可上口者豈
可效焉 教長人曰學求有用當人先求有用目盡明之用耳
盡聽之用心盡審之用以至言貌皆然若視聽言貌思塊然類
然不端不靈不大不遠雖日講經濟無所用之 思身已衰矣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五

十

行道無望矣廣布聖道傳之其人是余責也南方學者多有興
起當往觀之乃以八月廿日同任若起行至安平晤趙偉業見
其二子皆恂恂恭謹可謂一堂虞夏矣觀其所著服顏先生之
學甚篤至喪強宿鄭宅晤王宗洙爲講論語入則孝數章已而
諸生多來謁者皆以聖學誘接之至故城會舉聞以前所復書
細質舉聞相合甚喜互質日記先生書舉聞日記後云詳問大
記省察嚴克治勇所謂欲寡其過而未能也聖學在是矣然功
力所在存心應事而已存心也或柴二氏之說屏事息念檢
靈明一遇事率念引復覺昏勞且夢魂亦爲顛倒不如專從聖
學無論有念無念有事無事皆乾乾惕若教以直內所謂修己
以敬者心自有主身自不擾夢魂自爾清醒之爲得也應事也
或有周旋世故人情之見則情欲去自有解怠不如聖言所

謂質直好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非以為人即以成已虛恭肆
應人自歸懷之為得也皇問亦書先生日記後云伏讀大記刻
刺念念以天下萬世為懷鶴之不肖不以其頑魯而棄之諄諄
誘接如此鶴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流連數日乃行至鄭家口馬
劉敬庵已而姬鶴亭請主其家鶴亭未老適解永康之組可人
也主之敬庵問中庸朱註五行化生人物之說先生曰陰陽生
萬物易言也五行生人物則漢後之誤語也五行乃流行於世
為人用者如蠶然木頑然金且賴人培植之銷冶之焉能生人
哉之武城晤劉天植張熙甫天植具門生刺投拜見其日記記
過縷縷不諱受之熙甫率其二子鍾鍾具門生刺投拜見其各
有日記年幼有志亦受之各評其日記教之以作聖自改過始
挺生求立為學課程先生為書一紙一日克己馬季常云即約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身也每日習恭一二次挺身端坐心君欽明於內暇則為之時
時檢點九容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目容端色容莊口容止聲
容靜手容恭足容重陸桴亭有言祇頭容一直四體自入規矩
一禮儀每日太夫人前清晨請安一揖餘時供養不拘每朔望
拜家祠拜母至接人待物各有禮焉因時因人處之可也一學
功每日挽弓數次務如法看經一二板看史一二板看有用之
書一二板如武備農政之類若務舉業則看時文一二首數日
一習樂如彈琴吹簫之類御書隨便學之總之吾心刻刻不離
仁義吾身刻刻力行子臣弟友吾學禮樂斯須不去身心自無
奔放身自不廢弛事自少錯誤矣九月朔日先生望拜家祠望
拜母挺生等拜先生辭行謂挺生曰學貴確乎不拔而又隨事
處中則得之矣吾子勉之返至棗強張朋明李文長候問學先

生日孔子學於識大識小論語言學詩學禮焉有後世以誦讀
為學以講論性天為學者二子有志脫去俗學乃可以知所從
事矣遂一路自安平歸里成一詩曰一鞭遊歷戒清途為喜斯
文近不孤到處入門攻禮樂幾人搔首問黃虞清河釜水天光
遠靈廟安平有靈臺 靈臺有靈臺 靈臺有靈臺草色枯隆緒茫茫儼有待可能萬
里走駒駝 十二日五先生卒先生大慟至十月八日葬 恩
年老學習功難當益純於內地 皇聞次子敦夫具門生刺來
拜閱皇聞春秋附筆皆有持見修字達之稱其識見大進但其
詩說尊毛駁鄭難為定論 習中院試入府學生往送學使學
使吳公曰尊翁禮樂兵農之學皆有家傳子其勉之 楊寶賢
陞貴州布政先生往餞之酌而祝曰一時功勳萬世德業願我
公自愛又酌而祝曰惠鮮南方無忘中國願我公政成速返拜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別而行
庚子六十二歲 康熙五十九年
儀功如常 黃肅寧來拜 浦公請為鄉飲大賓先生以期服
辭不允十五日登筵浦公來懸扁於門曰當代儒宗 三月憚
皇聞書來以先生不是其詩說辯詞甚厲先生復之書曰來教
云某既為月三之詠望先生無為子昆之怒閱之駭然憐即愚
妄講學論道何處容一怒耶既而思之先生於塔誼則金石情
同骨肉謙居教下謬推宗主於塔有何疑貳但以既著一書須
知已稱是乃可心安故必欲取正愚謬觀又云恐先生又涉忽
畧未免過於直遂近於激切可以見其意矣愛教我以直感待
我之重敢汗顏為先生再陳之塔也自反最為謙然持心立
身不敢但效子昆之剛直絞急者生平知交雅重毛河右王崑

繩方靈卑河石所著間有被人駁者概赫然立學攻擊王崑崙
 著平書堪喜而疾讀崑崙曰河石贊吾兄閱書灼如觀火又如
 觀水寓目即駛此乃讀書不細也吾著各則相綱維牽一動百
 一字不可更易何得易讀堪笑而謝曰謹受教靈卓註春秋仍
 用其通論分詮之予曰通論為後人解春秋前後不通者發示
 盡孔子竊取之義也註須抉剔其義靈卓不以為然曰除通論
 無所為義也三君子皆天下士也而不免盛氣凌前者想其少
 年原自辭章入歐陽子謂文詞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故自
 持一論遂有專固堪學力遠遜三賢矣然每念曰執德以宏又
 曰寬以居之凡有所著必質於人若有道見教是即改正最陋
 謹惜如雞羽自珍者即所駁不合亦必再四推敲實見無當姑
 為敬置所以自反虛衷反似少過三賢何者蓋以得力於習齋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五

先生之教也當從習齋為學時不以辭章專以躬行每會勸善
 攻過摘露肺腑面赤髮植不以為甚以此雷霆斧鉞受之熱矣
 旁人見之以為不近人情而與習齋直如頭目手足互相救援
 並不敢言感何况怒也矧今進言於先生以效他山之石即先
 生不受而來遠覆堪言非則引咎是或再商亦何由加以怒耶
 先生千里共學同功一體較三君子諒更有進故妄陳以共勉
 焉至以堪稱康成學行卓然聖經不亡實賴其力先生駁曰觀
 傳載戒子書吾家舊貧不為父母兄弟所容學行卓然者肯為
 此語乎七十之人尚以父兄為憾醉備如是乎聖經至東漢列
 學宮已久即無康成註亦未必亡何力之有若論其註則全據
 緯精豈可稱醇適亂經耳即如言禮以圖邱方澤宗廟為三大
 禮先生以為是乎嗚呼過矣康成好學父兄欲其為吏傳首云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五

少為鄉耆夫得休歸嘗詣學宮父數怒之不能禁其書接不容
 下云去廝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是也言此以戒其子使向學
 耳先生遽曰做其父兄則甚矣傳載少通易春秋歷算又受禮
 詩書博縱六藝府之俊傑百家並起莫不嘆服則長於學問劉
 昭烈曰吾幼周旋於鄭康成盧元直言治道多矣未嘗及教則
 長於經濟與孫嵩趙岐同被禁錮則長於氣節其子益恩教孔
 融之難捐軀報德孫小同不附司馬氏則世傳忠孝袁隗陶謙
 袁紹等敬禮崇隆而皆不能緝黃巾賊數萬見皆拜相約不入
 其境則無貴無賤皆心悅誠服尚不得謂之學行卓然乎傳又
 曰中興之後賈逵范升之徒爭論古今學康成義據宏深古學
 遂明又曰東京學者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康成
 括囊大典刪蕪刊漏學者乃知所歸先生曰康成何力且亂經
 豈當時之言盡不足信乎其染織緯間有之何云註經全據緯
 術也稱三疏自是其誤然不可以一節之短一語之錯而遂詬
 其生平也堪於宋儒每有駁正為其特立一學術至使人心陷
 溺世道衰微即如我輩不為宋儒所病矣而尚有迂濶尚論
 弱尚染浮文尚時動釋老之心道不盡明不盡行皆少飲宋儒
 毒致之也則為所病者更何如故不得已辯之然止論其學術
 不牽其品行謂得失各有在無苛也且其失亦隱而不發者多
 矣非為先儒存厚乃為我輩立德也請共勉之至承論不棄詳
 察亦有故當白昔歐陽修不喜文中子韓魏公在政府從不言
 及中論每服膺之以為大臣休休之度如此世固有不喜文中
 子者矣亦有不喜孟子者矣渠見已定急難拔而其人則賢人
 君子也吾必與之辯觀面分途何益姑置不論而共理國政共

爲善事有何不可即如先生見教大學之道不宜訓路會一批於鄙著又一見於來書堪皆未答非漫不察也以爲此所關者小吾但論其大而小自明朋友相與必毛分縷析處處爭辯恐傷和害大及後三論四論責以懷謙然後不得已詳復之又而質之而先生亦勇於降心以爲合矣如此未答者不一而足願無概以爲不察而罪之也今既承教詳察不敢自廢用竭衰鈍將來札捧讀五六過又將傳序閱五六過反覆沉吟條答如後雖按前修譜者此書皆不錄然此正足見先生交友之道所謂忠告而善道之也朱子象山辯論太極幾於立壘相攻視此何如也錯重修譜乃備入之此後條答數千言並不具載馮樞天閱周易傳注完曰足見先生行止通身是易矣衡水劉廷直具門人帖投拜先生見其聰明受之思聖賢之心純一兢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五

五

業故中庸曰戒慎恐懼曰慎獨曰齋明論語曰立則見其忝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易曰洗心退藏於密孟子曰操則存書曰欽明二氏則但有虛明而欽齋慎懼之功無之也故二氏心空倚者心實二氏心死倚者心活二氏之心真如儒者之心齊樞燕越分途不可混也習仁作學記欲屏宋儒之學從事三物習中作士論希古道先生喜之思宋人主敬即主靜故曰主一無適若以小心翼翼爲敬則與主靜判若黑白矣姚江固豪傑之士也既見朱子之支離何難直追孔孟乃又別出一途以亂聖道則氣運之未返也今天心宜悔禍矣謂二子曰學者存心惟宜欽敬不可先求自得蓋自得坦蕩乃就業之效驗又曰孔顏之樂即是樂道樂學故曰好不如樂故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若宋人曰知有道而樂之則粗是禪語矣齊燧侯

自西邊來言十四王使人訪先生先生慄然畏聲問之避情六月陝西武舉楊蘭生來山蔡瑞寶書言十四王聘先生車馬在後使渠先來問訊先生答以老病不能行復瑞寶以字託爲代陳車馬之來務求中止楊慎修爲聖居張潛夫皆有來書先生各復以字各有規勉冀州劉焯持其兄燾輝字來問學先生答之曰持身莫如敬應事貴於敏成材務學有用寡過先去自便思聖人心體毫不異人祇時時如常人之見大賓承大祭耳若二氏息念以爲心性則與常人異矣臯聞書至論詩凱風幽風皆從先生說說廉成亦辭過自責思中庸誠字宋人對私偽說一以樂於二氏以無欲爲至一者身分低覺人欲難消故云不知誠即孟子之充實有光輝也故曰致曲有誠故曰萬善皆備於我矣返身而誠其用功則尊德性道問學致廣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五

五

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溫故知新敦厚以崇禮至德疑道則肫肫淵淵浩浩矣是謂誠矣豈但去私無偽而已哉九月哭五先生釋服十月朔如京謂靈臯曰小心翼翼如承大祭如見大賓之謂敬主一無適主靜非主敬也致曲集義萬善充實之謂誠眞實無妄質民之誠非吾儒之誠也宋儒解經之誤在此其學術之誤亦在此先生尊宋儒者不力學爲聖賢則已如欲力學爲聖賢此不可不辨也時先生欲南遷而靈臯爲戴田有事入旗將北居因其南方田宅贈先生先生即以北方田宅易之故先生將往江南相宅靈臯寄字與其姪付先生帶回十五日抵家二十日率習仁暨一僕南行二十二日過衡水至劉邦司齊觀其日記有志且能與同窗友習禮嘉之十一月初三日過鄆縣拜孟子廟初九日過宿州曰此古

雖陽地也南障江淮張許之功六矣拜二忠祠 十七日渡江持敬到江寧自勘一路待人以寬處事以慎無大過矣入儀鳳門至方宅投盤鼠字靈皇姪傳恭不在其母百川夫人喚其甥馮方智來設筵下榻 晤周崑來張曉天王符躬李正芳身在修程啟生江案庵翁止園周侶懋劉伊園張鑄門諸友 諸友皆設筵相招 親身在修所造測量天地儀器 翁止園問律呂先生曰樂惟審音不在計數今律猶古律止園問今律猶古何以辨淫雅曰以辭之邪正腔之貞靡分而律無二也五音即喉鳴舌齒屬貞婦莊語淫女媚聲無兩樣喉鳴舌齒屬則今樂古樂聲即懸殊而無兩樣宮商角徵羽可明矣 觀李正芳所著正芳求為作題辭乃為作題曰子到金陵李子師柏持其所著來質斥呂晚村舉業可為伊傳之說而以顏先生六藝之學

忍谷先生年譜 卷五

三

為宗且躬親習之可謂孺然特出之士矣或曰道本也藝末也如舍本而趨末何予曰是何言也論聖道不準聖經乎孔子曰執射執御是以射御為學也子游以弦歌為學道是以禮樂為道也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有德行有不進仁是德仁皆在六藝內也以倫常日用言曰道得倫常於身心曰德心純粹曰仁而所以盡倫常之實事者則曰藝今以藝為末務此曰禮樂不斯須去身夫末務而何庸斯須不去乎魯論曰立禮成樂文以禮樂可謂成人末務而何以成德成人也乎母乃聖言誤與 初六日往高淳看田因至寧國靈輿言寧國亦可居故往觀之寧國太守黃瑞圃具帖來請乃往拜之太守力請入署下榻延登古北樓十八日辭行大守力留先生曰今歲返省則正初可行老母倚門倚闥之望不能耐也太守曰吾同鄉年節

不此度歲而回方宅人將謂我何乃留 劉允恭持門生帖來視允恭舊日門生此時從梅定九學數也言定九欲來拜八十八歲不能行請先生往一晤不然此生不得見矣明日乃同允恭往會定九定九稱格物之解極是將別定九凄然留曰吾以先生為轉氣運之人故使子弟輩瞻且有許事相商恐老不能再見矣先生曰公孫官翰林於京可以往來質學也乃辭返署辛丑六十三歲 康熙六十年

忍谷先生年譜 卷五

三

儀功如常自念衰老須敬以直內令此心常存習演道藝令其有用寬和接人令道有傳 初四日辭行初九日至方宅 遍拜諸友 聞崑來言繭門守喪辭婚事臬司有女託崑來擇婿崑來以語繭門繭門以喪峻辭先生作序贈之謂其喪不奪於人則仁遇財色能斷則義確不可拔則勇勉之任道以希聖希賢啟生作跋曰繭門於同儕素稱謹愿然雅有大志時人未之許也忍谷先生來金陵請業問道者無虛日而繭門與焉夫先生之學追聖軼賢其論道之始卒非好學深思者或癩於舊說而疑之繭門獨以年少往來寓室從遊靡倦必其好之篤而信之專也嗚呼此可以觀繭門之志矣先生以成就後學為己任尤樂得人之善而道之繭門辭婚一節洵人所難能而得之年少為先生取誠不虛讀此序許以大節期以進道惓惓然信乎大賢之用心也因樂聞而系語於其後 十六日詩友皆來話別十七日雞鳴即行諸友來送者皆不及惆悵而返 一路衝泥冒雪皆畏人先而先生尾之 一路見東省北省人之橫詐不如江南人之和平恐禍之未艾也 二月初十日抵莊拜家祠太師母在鄉即入鄉拜母知三先生續弦成習中為之辦銀

八兩麥二袋喜之 知十四王又差潘楊二人來聘不遇而去
先生自南歸皆在鄉侍養以三先生新婚請六師母來莊不
允也 六月接太師母來莊閏六月太師母病喚弟姪皆來莊
侍疾 七月靈臯書來言其副室南旋喚長人夫婦伴同行
最便 先生乃同兄弟朋友議皆曰侍疾左右孝之小全緇先
嗣孝之大且子孫滿前供養遺一孫出不爲缺人稟太師母亦
許之乃遣長人夫婦帶一僕一戚南行 二十六日太師母去
世先生慟絕扶甦 八月十六日僕回言長人船上大病方宅
隨後又使人來言長人卒於泊頭數日樞王先生哭曰天意不
使南也已矣 九月作顯妣馬太君行述又作長子習仁行狀
靈單寄長人哀詞至有日長人承親學師交友毫髮皆在於
禮而行之甚安 十月葬太師母本縣浦令肅字黃令皆來弔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五 完

莫 聞學院陳世倌博盡教官博二縣士子公舉顏先生入
文廟鄉賢祠

壬寅六十四歲 康熙六十一年

思畏敬爲上然庸怯之姿言敬已不敬矣其懼乎易曰懼以終
始其要無咎日三復之 與三弟札云昨接靈臯爲習仁哀詞
末云易哀爲憂而終之以懼惕然感動易曰懼以終始其要無
咎又云內外使知懼中庸不但言戒慎不覩又言恐懼不聞孔
子曰臨事而懼因念夙昔持敬不如常懼蓋敬猶平持之也恐
不敬亦以爲敬矣懼則見已過真懼則過不敢不改懼則言行
自檢校三弟高明亦近今所罕然性與懼遠以氣質偏仇而又
誤以遺禍不懼爲英雄也自茲須常存懼心如鬼呵神怒以滌
夙愆論語又曰君子不憂不懼勇者不懼然君子不懼孔子有
明訓矣內省不疚何懼我輩內省果不疚乎而敢冒也 思五
倫皆有朋友之意乃佳君臣如朋友則堂陛洽父子如朋友則
庭幃親兄弟如朋友則翁合夫婦如朋友則敬別 自省持家
嚴急嗚嗚然一過也須寬以居之人有過短不忘於心一過也
須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 大名府知府吳允謨遣役持聘儀
來請往講學先生以居憂辭不往 唐翰林建中倩任若求先
生所著與之 五月以母不在時思兄弟皆呼之來莊 七月
二十七日行小祥祭 九月有人投刺曰北臺山人李銓拜已
而與馬衆至入晤則李穆菴也相與論學看大學辨業深以格
物之解爲是別後寄詩來稱幸晤 自昔座右云薄責人厚治
躬所求乎弟所求乎子惟在反身克己初非難終不易勿曰子
知勿曰子行更須結果收成 十二月大名張珂具門生刺來
拜問學請學禮教之同習中習士相見禮習射易其字非玉曰
可玉

癸卯六十五歲 雍正元年

可玉求立為學課程為之立課云一朔望習禮三日習琴六日習射八日習書十日習數一每日檢威儀言語得失一隨時體察世故人情一每日閱論語幾板易幾一每日臨臥及早寤必澄心持敬 為長人立嗣以其同高祖之侄名之曰敬承命十二官敬承上學可玉教之 七月二十七日行大祥祭九月朔日行禋祭禮 白任若至持贊問學書並讀四存編詩云茫茫墜緒幾千秋大道而今得所由漫向浮文爭巧技好從實際問良謀杏壇德行推顏閔洙水達材在賜求不有博陵生覺者詞章應供一生休讀大學辨業平書訂詩曰遙瞻北斗戴冠裳賴有靈吾大道光正德厚生追二帝兵農禮樂溯三王學功振起千秋頌治術宏開萬世昌何日鼓南谷北面一時頓解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五

三

九迴腸先是壬寅歲底張介石先生同白任若飲張九錫齋酒半解衣脫幘任若出先生辨業學規張先生讀序畢急正冠戴襟北面再拜曰此聖學也吾門下劉調贊可讀此間二日即寄贊贊以逼除未及覽是歲新正乃披讀再四如夢初醒不覺覺喜欲狂復又得四存編顏先生年譜及先生諸著伏日讀之常數夜不能寐每吹燈強以忽思古之為學何實而有用今之為學何虛而無用與不覺憤然危坐復思與顏李二先生幸生同時地之相去又不甚遠苟不擔簦請業負此生矣忽躍然離床獨立如此終夜不知其幾因賦前二詩遙寄先生以矢願學之誠先生覽贊詩復問賤齒二十四歲拍案叫奇遂答詩曰居憂未畢言無文覽子鴻篇不自禁天地依然成上下孔周豈遂竟浮沈雄才欲負千秋業高足應登萬仞岑每度長宵悲壓緒從

今收泪付球琳 贊自憾德未能進業未能修今修譜至此愧躬

交加矣 馬師母不順先生責之不伏謂四先生曰彼不順禮宜出但無所歸食之至死耳 十月朔祭家祠太師母主始祀祠長人主祭畢猶歸殯宮以待禮後耐也 劉調贊林啟心來以晚生帖拜先生次日任若來乃价之投門生刺先生率之行釋菜禮上以孔子位旁設顏先生位告之 贊同啟心從先生學士相見禮祭禮彈琴挽弓演數分日習之各立日記省功過贊同啟心維周敬承夜讀琴聲聞之先生甚喜 維周亦立日記為學作序自文自力先生喜之 十一月先生教贊以習學幼儀為主以辨學術為急武備亦宜知之不必先又曰慎幽獨謹細微習勤儉 語贊曰執事專一而又能肆應乃可以言經濟矣 攜贊如安平平可訂言晤弓御九王博古語以智深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五

三

勇沈弓遜甫邀至其家其父出會甚恭過深澤晤王濟光王槐三至無極再張肆六妻喪為作墓誌銘返里語贊曰此行如可遜甫父子之勤王濟光之儉可希哲之樸張肆六之幹濟王槐三兄弟之文學皆有可取焉 十二月朔贊入京晤方靈皇靈臯言人有毀先生者先生曰此他山之石也又言朝廷謀聘學行兼優者教 皇子中堂徐燦圖蒙宰張桐城擬徵先生已而又謀聘人修明史二公亦擬徵先生俱予力陳先生老病不能出而止先生謝之贊按宰相謀徵先生而靈皇以老病阻之時先生年六十五未嘗老病也或曰靈皇與先生至原知先生必不出也然先生一生志在行道非石隱之流也觀先生祭顏先生文曰使瑞幸則得時而駕舉正學於中天挽斯世於虞夏即不得志亦必周流汲引使人材蔚起聖道不磨此先

生之志也竊觀靈臯與先生交至厚而學術不相合每相與辯
學先生侃侃正論靈臯無能置詞則託遁詞以免暨先生歿為
先生作墓誌於先生道德學業一無序及僅錄陳其與先生及
崑繩先生相交始末巧論譎諷曰以剛主之篤信師傳問余一
言而翻然改其意固欲沒先生之學以自見者此豈能有朋友
相關之意乎夫以抱經世之志如先生負經世之學如先生凡
我同人孰不望其一出者張徐二相國謀徵先生此千載一時
也乃靈臯一言止之先生亦遂終老林下矣行或使之止或尼
之非古今同慨與 聞王太倉尙在京往看之太倉老而諄切
固留明日再一晤因言其獻歲八十求一言以垂不朽先生許
之觀其請建儲五摺乃太倉大節也 為贊買琴劍而返一路
隨事教之曰再目加明耳加聰心加靈則進矣 臘底新令喬

李恕谷先生年譜

卷五

五

之

甲辰六十六歲 雍正二年

儀功如常每月下書懼以終始 語劉穎生曰吾有大過一知
人有妨於仁也須急改之 批習中日記摘小心二字教之
訂易見天下萬象森然在目知明則處可當矣夫子所以云可
無大過也 四月尹元甫問曰達者質直好義下人已矣察言
觀色何為者先生曰後儒惟不解此句所以流於腐也經云視
於無形聽於無聲是事親須察言觀色也色聽詞聽是臨民須
察言觀色也明德親民皆不可以無此 作壽太倉詩二十韻
有佐斗心如日擎天髮已霜之句正謂其請建國本也 與方
靈臯書曰聚晤得領詳言洗垢指癥若沈疴之去體朋友相成

其樂何如塔素交天下賢豪但求其長以補己短至友人長短
不敢輕言一以已學未至不迫治人一以其人氣方盛而驟語
之恐損夙好無由取益今以先生之切憫而知愚之抱罪友朋
多矣故於先生亦願少有進竊念先生與王崑繩少年皆從事
才子文人非從事聖賢之道大學小學以次而入者故其氣盛
其情浮崑繩識見文章卓有可傳而偶有缺遺或告語之輒譏
湧而辯而先生亦有之即如春秋周禮二著尙有當參酌者而
不敢盡言也春秋成風敬嬴當稱夫人小君一節明反孔子經
文明背左氏之傳明與歷代帝王國制出於天理人情之自然
者相違而先生必依胡傳曾偶言及先生盛辯今呈拙著學禮
生母附廟一則乞先生細考之若以為是足見先生轉環之勇
若終以為非乞將拙著一一批駁示下則堪無益於先生而先

李恕谷先生年譜

卷五

五

生有益於珠多矣 五月間瘟疫流行處處傷人年餘不止悚
然 讀易嘆文周以上古聖人而其文似從萬世後閱歷一周
者真神聖也且四聖皆同筆妙同透悉世故人情同含天蓋地
真不朽之物也 有放月錢者求習中出名分利習中不應先
生嘉之 習中問時有欲心如何先生曰過欲莫如存理心多
一分天理則少一分人欲至於天理爛熟則人欲不作矣 習
中送日記求批勉以勤儉仁讓 有遺母喪借糧者先生曰不
必借也助之四斗 六月河水大漲波潰北岸莊不可保鄉人
請祭河神先生往祭為文祝之次日視河湧波南移北岸落淤
先生曰東坡言神可感而人難感其信然耶 任若回南先生
通寄諸友一詩曰南方諸友近如何瘴雨瘟風此歲多五夜捫
心頻自問可能有道起天和 自勘本才短德痿不幸當空乏

之時遂以渺身寄天下萬世之重其悚懼宜何如也 十二月使人聘鍾金若來教子孫

乙巳六十七歲 雍正三年

儀功如常惟衰老益劇以中和表章聖道急待其人 正月請金若至使子孫從學金若亦侍其子淑來使從學於先生 劉士宜卒家貧糾眾助之葬 二月調贊同任若來因率之同往博野祭顏習齋先生劉古衡即介任若於習齋前投門生刺拜先生 教調贊以擔荷聖道贊自慙庸陋不克如先生願敢不奮勉乎 贊請學易先生日為講一卦專以孔子之言解文周何其醒切乃朱子曰義有義易文有文易孔有孔易誠夢語哉 教諸生習刀法 教贊以筮法 贊與諸生習祭禮先生教之 贊謀歸金若置酒餞從先生登舟飲先生云順流共飲擊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五

羹

明月贊云登岸高歌簡惠風臨行贊祝先生以保愛精神專以承先啟後為務接引後學再加溫恭和平先生曰子見吾接子有屬容乎正吾之苦衷也去歲子約來日在引領而竟寂如是以始而思繼而望終而絕望故於子之來內苦而外厲也今見子終可與言望以其肩聖道也而敢厲乎言畢凄然贊亦悚然拜別 王宗沐讀先生平書訂談經濟陳學使以聞於朝授成都令或曰此亦吾道將行之機先生曰正恐其經濟才短以致憤耳且其來字云聞教於我者頗詳而不知吾之語之未詳也乃贈之以序曰旋乾而轉坤以其時也權安而小濟亦有道焉說過而獲禽未必如王良之巧也恐為人所詬而徒然也 三月評金若日記夙興夜寐省察甚嚴顏先生門下一人也金若子淑新立日記有志於學乃率之釋奠先聖 謂子能曰子

身不直聞吾言即直日記不成句今成句時文無重法今有章法凡事如此進益聖賢非異人任也子能鍾淑字也 四月如

府會顏廣文仲子紹裔發已舉人楊賓實門人也言賓實夫人嗜甜果紹裔多購餽之賓實頗感曰此中人以所欲也他日登仕此事可長乎先生曰楊賓實今世道學第一人也吾子不以為貴已而識之亦君子矣 語金若曰平書若行一縣有百餘儒官有萬餘練兵家皆有食士皆有用游惰去異端靖其庶乎 憚舉問書至自言聞道晚而躬行淺境遇多艱惟平日藥酒自持庶不負先生之教耳又言南方聞顏李之學而興起者有是仲明章見心許聞繡孫子房 六月作愛早詩曰老年炎暑不堪親畫掩閒齋自息神感舊如懷前世事守先猶作後亡人 天高碧漢繁朝宿水落河橋走暮塵燕趙悲歌愁入耳金遠征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五

羹

戰幾遺民 思人好言經濟名理者君子也好問言者庸人也 好言人短及伺人陰詆人富貴聲名者小人也 聖裔孔衍法以舊來候先生並送其家刻三本 思庸人無事恬放有事張皇君子無事悚惕有事舒寧 八月解春秋春王正月聖筆也 蓋春正月史文也王則夫子之筆也王正月者周正建子之月見周惟正朔行於天下有王也他如禮樂征伐皆無王也 金若以滂辭館歸留其子淑在此學先生即命少子習禮孫敬承從淑讀 思顏先生以天下萬世為己任卒而寄之我我未見可寄者不得不寄之書著書豈得已哉 温太守書來言政服即使人來迓 語子能曰聖門言道在人情中庸五達道是也在四德易立人之道仁義是也在禮樂論語君子學道是也在威儀言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也總一道也庸德庸言也上之

為性道之原也聖人罕言之再上之為天道非人事也愈罕言之若常言之則流於空虛矣以空虛為道則異端矣 十月入府會太守溫公時公已奉

命賑飢民因問此時賑矣春何以救之先生陳言勸富民捐粟查歷年各鄉積穀勸興作招米商禁遏糴禁酒禁賭禁盜 始註

春秋 十一月如京拜陳子翻以其將查北直水害且開水利為桑梓計宜有所言也 看方靈舉靈舉言將為先生作釋言

先生曰他山之石良藥也焉用釋 河南主事李汝懋請筵論學深以先生學為是尤服膺後集言侯朝宗文涉靡擬汪荅文

潔而弱方靈舉練或傷氣皆不及先生文也 陳子翻嘗至言同大學士朱可亭查水利可亭言神交先生者已二十年特使

問水害水利先生答書言一閱直沽海口一濬永定河一挑漕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五

於一修趙北口洩水橋一分猪龍河至興水利則有西北治田說諸書可稽也 作龐魏氏傳氏貧而守節孝事祖姑與姑年

饑藪不受賑作傳為之感慨流道 丙午六十八歲 雍正四年

常儀雖老不敢不勉常功雖不能親學而禮樂射御書數教即學也心期和平身期莊肅昌明聖道不敢旁委 正月註春秋

覺經詳而傳畧 教子能以謹小務曰小務有用乃可圖大思黃蕭寧之謙謹可師龐魏氏之見利分明可法 謂子能曰

宋人解經即有誤處乃學術之偏非強不知以為知也惟易經則程朱俱屬強解春秋胡傳則如南粵人說中原並未北行一

步刺刺鄉談自言自語殊可異也 問路多蹙者為之畏天命憫人窮 日有來求者或與以粟或與以餅或食以飯思年荒

入亂天迫當益存其心 三月註春秋前後斷續離舍若見其人若聞其世若親識其善惡治亂興衰之故而與之往復流連者註之乃覺迎刃而解 四月安徽巡撫魏君弼書來並托王

仲英求先生至其署不往 八月樞天至評其日記喜其用力有不忘溝壑之志 註春秋至陽虎謀誅季氏出奔聖人全削

之但書盜竊寶玉大弓得寶玉大弓誠神筆也至文也大義也註春秋完作春秋傳注序曰塔幼讀詩書三禮雖備解錯互

而雅言日用可以心證惟易與春秋難之後以孔子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是游夏之賢尚不知也而况三傳乎故左

氏但記事而不能疏義公羊穀梁疏其義輒誤而况後儒之望風追影者乎泥於一字褒貶遂於月日名氏人師等分例樹標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五

而校之全經一往不合矯之者謂詳畧異同俱仍舊史文而褒貶自寓則但錄史文足矣孔子何以曰作且廿一史歷代鑑誰

謂非書其事而褒貶見也乃至垂暮而忽有所觀曰聖經不辭在乎如傳載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而經更曰來盟于師奪楚

與齊傳載南蒯以費叛趙穆涉實以邯鄲叛經俱削之載范中行伐趙鞅鞅奔晉陽經收錄曰鞅叛則聖人之筆削史文多矣

即仍而用之有義在即筆削也于是觀其事而成敗升降治亂瞭然如齊桓定伯數十事為一事即至定公夾谷之會許以三

百乘從齊以齊曾為天子之伯則仍齊桓事也而晉伯之歷久不待言矣觀其文而粲然或一字為文或一句為文或數十句

數十節相比相屬為文而文之或因或革乎史者錯綜變化鑿鑿憂然觀其義而予奪褒貶昭然義即王迹也周禮也天子之

事也所謂丘竊取者也而邵康節謂春秋孔子之刑書亦明矣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以前事也非春秋也春秋則自諸侯
出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皆貶也故孟子曰春秋無義戰例之
無義朝聘無義會盟皆貶也而彼善於此則褒矣顏習齋先生
謂孔子經濟之書亦明矣義見則天子之迹見改元即位朝聘
會盟侵伐放殺昏觀享啗喪葬祭祀蒐狩與作甲兵賦稅封建
縣邑利弊隆替益然可考孔子為東周之具具矣即萬世致太
平之法亦有前車矣子曰見之行事深切著明者此也因僭為
傳注以質天下後世焉 思晚年每日心覺志氣如神身覺莊
敬日強庶不衰弛 九月與樞天論學在嚴取與 十月作一
詩以寫近况曰憤樂相尋忘老至教學互長念朋來流連三古
經成癖悵望千秋意未灰 為子能講忠恕堂記曰不忠恕始

志谷先生年譜 卷五

先

於適已自便終於忍心害理 謂維周曰聖賢天與人歸而壞
若無以自存庸愚眾唾羣怨而亢謂莫我誰何 王震聲督學
浙江使王仲英來聘先生看文有人而以先生總裁之先生辭
固求既而送聘金六十兩至辭不受強置之去乃使維周持銀
送還仲英與以字言决不能往之故

丁未六十九歲 雍正五年

常儀如故常功量老力所任為之勤家政接後學明行聖道益
孳孳不倦心益戒懼氣益和平量益寬大行益仁厚自勉 一
月樞天來互質日記樞天日記有云李恕谷包羅一世才毛西
河貫串五車書為之愧歎勉樞天力任聖道以副壽望 同樞
天率二子一孫習禮三度 看刀蒙吉潛室劄記言盡性由於
踐形識見遠出宋儒且敬慎收斂省躬收過之言不絕於筆亦

近今之篤行君子矣 三月南方諸友周崑來李師柏程啟生
各有書來外有白門劉嶼洲山書言大道黜闡於宋莫有正之
者今得先生日月在手正五百年運會之期也所謂日月出而
燭火將息者也不知何許人自言伏處近並却書古文詞惟留
心實學奇之 四月靈臯字來邀入京先生念老矣天下良友
惟臯聞靈臯臯間之會不可必矣靈臯尚近向者論學尚未盡
言若及今而不一剖恐留學生之憾乃入京晤之語之曰庶子
為君尊母為夫人春秋有經文禮記有典禮歷代帝王有成規
請先生勿執胡傳之謬也靈臯曰先生舉儀禮則喪服傳慈母
生母與父及嫡母同三年足可伸追稱小君之說矣不必用春
秋文也先生以其猶護春秋謬傳而但以追尊夫人小君為足
姑已其言又謂之曰顏先生學之切實君所素許也但謂未盡

志谷先生年譜 卷五

四

是聖學則天下無是非並立之理請問其以主靜為主敬之功
是禪宗否其存誠是愚誠否其窮理是俗士之誦讀否以六藝
為末務粗迹而專講性天背聖學否以致聰明人盡歸無用遂
使神州陸沈王夷甫輩安謝其咎仁人念之垂泣否靈臯慨然
曰願先生急著治平書以為世法則正學與彼學退矣錯按靈
臯之言道辭也 靈臯閱恕谷後集曰兵隨敵變水因地流而
貌各成機杆互換必傳之書也 靈臯出所著釋言剛主曰人
心不可謂子安以辯為哉韓子云動而得謗名亦隨之謗而無
名者眾人也名而無謗者鄉愿也雖然美疾不如惡石謗言彰
吾知憚矣名則諸君子之過爾因併識前語作釋言 歸訂樞
天喪禮就直 著擬太平策 十月先生自省書曰子六十九
歲之莫矣行道無辜矣著述明道目力已竭矣惟是身心性體

可質帝天。自返多有賈闕及今不力萬一抱憾而卒欲補何
由戰兢惕息。列後日省之一顏先生每責我細行不矜如出門
卽旋對妻。奴僕不莊肅其爲敗德多矣戒之戒之一性敏似
覺微長而性急實其大短每鄉人出語不合輒峻拒室人有過
嗚呼時有老年不能和敬之一端也力改之一樊遲憂智之妨
仁深有體會予妄恃知人然知之不覺有冷心此非智之過乃
吾萬物一體之仁未純至也不仁則根本驟矣尙附名教耶勉
之勉之贊按先生德成學至猶痛自刻責老年不倦如此吾輩
初學可少自寬與錯按論語言舉錯知以成仁先生感智之妨
仁何也蓋論語所言治天下國家之道也先生所居居鄉黨之
道也鄉黨間非族戚友朋則鄉鄰也拒之不可遠之不能惟有
感化之包容之而已先生以有冷心自對是卽其萬物一體之

李恕谷先生年譜 卷五

仁肫肫乎有不容自己者乎 聞子能入泮 十二月思書分
凶人吉人堯允恭克讓文王徽柔懿恭孔子溫良恭儉讓吉人
也魯子孟如芒刺着人關雲長護前君子而凶者也小人之凶
又何待言 黎長舉自河西走四十餘里來謁先生曰年已五
十再不從先生學恐虛度 生矣乃擇日行釋菜禮拜先生入
學先生爲釋菜文曰自孔夫子後而唐虞之六府三事三代之
四術三物杏壇之四教半存半亡於天下幾二千年矣習齋先
生崛起而表章之直傳周孔堪屏弱無能爲役而粗解其顛末
於是推明顏先生學以告當世海內之有學問者或信或疑亦
率竊竊然謂今世有顏李之學遠宗周孔也者卽來執經下問
者亦不乏其人然求其疑於心行於身實可經濟於天下者鮮
見豈無德之躬不足以振起之耶忽忽焉然亦遂六十有九矣

德化有黎生宋淳者少遊秦習程朱陸王家言既而聞陸入秦
自鎮原來稱後學問道伊時甚期許之切劘其長短及別去幾
二十年不知其所在乃淳則日夜不忘欲來相從而淳能文筆
嫻刑名錢穀在位者爭致幕下屢爲人牽不得前今歲奮然決
曰吾行年已五十再不從師以定我學不虛生一世乎於是呼
從食騎自河西奔秦晉北邊行四千餘里度四十五日辭紛華
之官場入寂寞之鄉鄙陋之野長跼稱弟子求嚴立作聖課程
以矢有成斯不亦奇尤也乎乃備酒漿菜穀行釋菜之禮惟求
我先聖先師真護玉之大成俾神聖持世之道從此不墜其所
關者不在一人一時已也 糾鄉人聘樞天明歲來設館教子
弟 長舉論西事須自肅州而布隆吉而哈密而巴里坤而土
魯番聯絡多設衛所以逼澤旺之穴又上計則撤兵守邊不必

李恕谷先生年譜 卷五

疲中國以事無用也
戊申七十歲 雍正六年
一歲常儀功元日祀五祀家祠皆以牲體祀馬外祖行位以其
無後也拜孔子及顏先生清明七月十五十月朔祭家祠嘉平
二十四日祭竈皆齋戒小齋一日大齋二日戒一日齋戒飲酒
不至醉食肉不茹葷不弔喪不問疾不與妻妾同處不與穢惡
不刑人遷坐不食客惟齊心思所祭者朔望拜獻家祠五祀令
子孫分班應之獻說行求禮每日晨起詣先聖先師禮樂射御
書數遇其事卽習之經濟有問者答之聖道經學有問者答之
致力以寬以和日譜日一圍或時下圍以黑白別心存亡失言
黑左失行黑石過怒黑上慾心黑下 接樞天至率習禮拜樞
天入學 卒博野會博野令趙公其署中葉孝廉惟一出見持

日記求詳則聞習齋之學而興起者也 看秦邊紀畧知涼甘肅必宜重守而玉門關宜復所以斷西北之往來也愷明之棄河套而守榆林不知東勝受降之既與葉盛余子俊王瓊得罪社稷何如也 張額門書至言願表章顏先生之學望聖道之明行其素志也今帶銀二兩倩人抄先生諸著將刊行 易州李通率其子基來拜從遊 二月率長舉之楊村致祭習齋先生 惲皋聞寄書至並孫應榴子房日記一本先生覽其日記自癸卯年三十歲間舉問言服焉遂拜先生為師立日記省過甚嚴且分日習六藝先生甚喜曰習齋之道南矣遙答拜之錯訂修年譜至此因於舊篋中檢其寄來日記閱之其自敘二十後習靜坐功與友人是仲明為程朱之學見舉問先生始知靜坐近禪示以恕谷後集大學辨業習齋年譜諸書始而疑後漸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五

聖

服闋至感慨處不覺淚下即擬北上拜謁因資不給乃北向遙拜先生為師拜訖隨成一律曰恕谷傳人應樂先誰令斯道久云捐恰逢小子三旬歲遙拜先生萬古賢禮以純身卑法地樂須育德澤如天規模志定時時省桃李青春好着鞭於是立日記學先生之學焉既而讀先生題王崑繩省身錄一則慨然曰數載景仰未得遂願見先生之志今以斯言自省庶幾如見也與乃逐句分註之日記訂為自省之要自省心存密否密則日記書一直盡一否則書二斜盡又且以盡之大小別存否之久暫自省視聽言動中禮否中禮則書方口否則書馬眼○亦以大小別中否之輕重自省時覺有進否進則書一○否則書一黑子。亦以其大小別進否之分數禮樂諸藝每朔望兩考有加則書環○間斷則書缺○亦以大小別加捐之多寡天

理所悟人情所照經濟所閱歷或日新或仍舊夜寐而寤能一自省則晨起書一大紅圈○昏忘不省則書一黑子。每月朔設案南窗下省一月之記某盡幾某盡幾記過之多少跪而自訟其自治之嚴省過之密如此一日與其友論學某曰靜坐甚得力子房曰靜坐非是自古聖賢惟一敬若有一欲靜之念便是不敬矣且三省四勿敬恕皆在事上言一部四書未嘗有一語教人靜坐也某友論先生以鄉三物為格物之物非是朱子解物即事也何等渾融子房曰三物之六德統而言之一仁也即天命之性也六行統而言之一孝也即率性之道也六藝統而言之一禮也即修道之教也大學立教尚有當在此三物外者乎某又言即物窮理如侍疾則格藥餌出行則格行李之類子房曰此隨時隨事之功豈十五入大學所格之物乎其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五

聖

見道之確信道之篤又如此按舉問先生癸丑來書曰子房本世家子幼而孤苦刻志勵行聞顏李兩先生之學慨然悅慕信於心習於身南方之士未有篤信好學如斯人者鄉居不時見見輒以所學質必有進益去秋鶴自江西歸來會兩次既久不見忽聞其無疾逝矣惜哉錯採其日記附錄於此庶弗使無傳焉而又惜其日記僅四月餘者為學數年其進德體道之功可傳者必多矣而所見僅此也 三月葉惟一來拜贊以詩有句云聞氣鍾靈開智勇狂瀾降割善疏排 思老當益壯 思好規人過亦屬氣量之淺朋友當勸善多於規過 思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常人之處父母兄弟密不如妻親不如子投合不如友朋熱中不如君非聖賢孰能孝友之盡乎 六月先生之妻馬氏卒謂習中曰此子之出而不去者汝等不以母禮葬

之亦可從厚以母禮葬之亦可也 八月王順文來拜從遊於以孝弟之道 語長舉以願認明命之功曰吾子留意於願認明命可謂探本者然為之有道每日及與即為所當為之事作何事即存心於何事接何人即存心於何人事竣人去反顧此心湛然在內一切聲色貨利毫不繫於懷旋而治事接人又知之所謂終日乾乾也所謂執事敬也不可效宋人白日靜坐以食二氏遺毒也若欲靜坐則向晦未臥雞鳴未起除省察前日所為得失今日所為與除外被衣直坐收攝天君片時亦可然主敬非主靜所謂夕惕若也總之皆願認天之明命也明命者命吾之心也命吾心之仁義禮智也若馳思天地未朕兆之先及天地氣氤生物之始以為願認則誤矣前功既熟則耳目明心思睿智世故人情迎刃而解其效可以自考也馮樞天曰

李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存養之功自朱儒以來捉風捕影得先生教乃足踏實地直接聖傳矣 十月朔致祭家祠畢因暈倒遂病類中風自此病三月夜不寐著天道偶測一書

己酉七十一歲 雍正七年

擇病中所能為者為之 日記每月下書小心翼翼懼以終始以自勉 調養擡冀州趙本中來本中執費先生辭贊代求先生許之 白任若借衡水杜謙牧來執費學禮 二月武城到學山同王順文來學山問禮樂答之順文問經濟及韜鈴先生曰韜鈴非老夫所知子少年文士去之逕庭非所問也即經濟亦無躁聖學先自治而後治人吾子有身且操存以養心非禮勿視聽言動以檢身吾子有家須溫清定省以事親一體周諮以友愛兄弟夙興夜寐一身一家之經濟果善焉而後講及人

可也請姑俟以觀 贊問律呂及歌法先生答之 贊同諸友習禮先生觀之 四月修道傳祠成命贊作記曰祠曰道傳取諸韓子之言也韓子原道曰儒者仁義之道其文易詩書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人四民其行五倫非異端老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後不得其傳焉今博野顏習齋先生誕生二千年以下得不傳之緒重明舜禹之九功周公之三物孔門之四教深考力行以詔斯人誠堯舜以來所傳正路非世之依傍儒逕而篡入異端者也習齋沒恕谷先生奉其遺命題其齋曰習齋學舍立習齋神位春秋仲月上辛率同人致祭而講習其中歷廿餘年不廢但日久學舍漸圯其子姓遭廢歲需其舍之前半四方同人至者不能容難以周旋駁奔恕谷先生謀於所居東莊別建習齋祠堂從遊之士爭來欣

李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助不日磚木具坯聖積乃為正堂三間中堂供習齋先生位而左右將為陳設禮樂諸器及顏李所著書版同門馮辰等公請於先生曰左右堂不可但盛物也習齋除漳南梁魏一再遊論學餘無及者其後推明行釋廣布四方聞風而起者接踵實先生功而先生又集六藝成法為書辨居敬於主靜別存誠於質民又傳註易詩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以習齋之說印證聖經如合符節後學乃有所持循不入旁岐而益信習齋之學一本聖經非臆創者王崑繩作習齋傳謂傳其學者李孝慈先生之子一人誠非誣也辰等擬將先生遺道圖懸之東堂同人春秋祭習齋先生訖同之東堂拜先生而瞻企焉不亦可乎先生一辭又以公養請乃許之又請曰習齋之學一傳而得先生再傳而得樞學聞之北來也蓋棄其學而從先生學習齋之

學其別詩曰三年依溯得吾師聖道源流屢獲知千古有人遊
 世業半生從此定心期則其自任闡道也審矣南居日以頌李
 之學告人今天下無慮口中津津頌李之學者王崑繩揮筆問
 二先生之倡明居多如常州孫應福戊申寄其日記至遙拜先
 生為師記載省躬改過修德習藝之功甚密力肩聖道而曰聞
 之臯聞則臯聞傳道之功偉矣於西堂立一生位而景仰之不
 為過也先生亦許之乃又議於習齋神位前傍設王崑繩先生
 神位配享至於道中諸子可續入者事後論定則後人之責也
 贊自歎卯得聞顏先生之道來從怨谷先生學不揣愚弱思承
 餘緒以廣其傳而未能也今己酉夏祠堂告成因溯其原委而
 為之記 先生又自為東堂記曰歲之己酉從遊諸子其鳩分
 資築子東莊之東墅為道傳祠正堂三間各間以序中間安顏

怨谷先生年譜 卷五

聖

習齋先生神位西間立憚子臯聞生位而以東間懸子遠道圖
 令予坐臥其中予不能却也晨輿輒扶杖緩步至習齋位前一
 揖並指崑繩排又門而坐弟子請業者以次應倦則闔門少息
 咏歌先王之澤起則開窗遠望良苗盈疇茂樹蓮霄花香鳥語
 爭奇獻好右眺郎峯蒼翠如壁左浴恒水風紋縠縠可愛雖手
 痺足痿步履艱澁而頓忘沈疴之在體也方靈畢嘗謂我曰吾
 每出城見墳園看守人持陳倉米飯飼餒寒長林豐草間心竊
 羨之使我得讀書其地一二年可以樂而忘歸而不能也然則
 吾之貧窶陋况不敢陳於王公大人也而以之誇吾靈臯不亦
 可乎 贊問律呂及歌法先生告之 贊同諸生習禮先生觀
 之 六月訂擬太平策覺一生總結是此書 病減偶成詩曰
 偃息屋床午睡餘起暄痺足自如如賢愚不必羨懷抱勤惰何

怨谷先生年譜 卷五

哭

妨任婢奴綴漢梁間乘日畫我花砌側荷雲鋤殘年喜得沈痼
 減或者天心尚起予 每夜必起坐以左足尚痛浮腫未除也
 七月思樞天恩而固長舉愚而謬子能愚而欲求其不愚者
 其劉用可乎道味深世緣淺則庶幾矣贊常自恨愚昧乃蒙先
 生許以不愚愧矣哉道味深世緣淺敢不勉事斯語乎 馮樞
 天來問疾言田生有志聖道先生曰善哉然而不易也志道須
 滌俗念勿恥惡衣食須勉行孝弟忠信見利思義見害不避學
 習詩書六藝斯亦今之拔出羣類者矣樞天曰喜其聞道能解
 先生曰解易行難懋哉 九月上辛日以顏先生祠堂成先生
 率門人致祭祭期不以二仲而以二季者以楊梓神主尚有族
 人及博野門人守之不敢侵用其日也 十月營田觀察使黃
 成憲贈先生獨善閉戶論謂孟子閉戶之言別有取爾孔孟之
 心視天下皆同室學孔孟而鄉鄰天下則名教之罪人矣先生
 曰若如公言則論語惟日用之則行孟子惟曰可仕則仕而舍
 之則藏可止則止皆宜刊也乃作獨善閉戶論辨之 十一月
 高陽張海旭為其兄昆崖來求先生作左傳評林序已而持左
 傳評林來求訂先生許之 十二月總督唐公執玉使布政王
 公善以警幣來求先生作畿輔通志先生以老病辭 作孫節
 婦傳

庚戌七十二歲

正月布政王公又以書幣於邑令喬公來聘先生具書陳作志
 之畧曰竊惟志書之修所以紀山川形勢歷代沿革風土消長
 政事利弊以為守土子孫計此州縣之志所以與廿一史禮樂
 志兵刑志同為鄭重也後世多不解此而歷數十年以修但增

詩文數首節孝數人而已不知詩文之載乃文集之事節孝之
登乃史書之事與志之正體無涉也如畿輔通志關係最大者
一日北邊二日西山三日水口北邊則東自山海關起西行若
千里為某口又西行若千里為某峪古時何人在此出入何計
在此戰守逆西至居庸宣府轉而南則為西山若千里至紫荆
若千里至倒馬古者何人從出入何人計戰守前朝防駐兵將
若干今現在駐劄若干以南接於太行使山河形勢瞭然在目
拒守機宜如掌上觀紋若大明一統志廣輿記等曰滿城有某
山某水易州有某山某水而山不計其起訖水不載其源流遂
使一山分峯之名別為數十山源頭水尾絕無關係之乾流盡
登紙上徒亂人視聽亦何為乎若夫水田則必通查古人溝渠
如西門豹虞集所開者名何渠在何地今尚有水與否可與可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五

景

廢廣西北之糧省東南之運乃有用之事也凡此皆宜廣收古
書如廿一史水經注元和郡國志天下山川形勢諸書禹貢地
輿考廿一史地輿考以及日下舊聞等碎書皆羅列案上以備
查考又遣一有學問者使馳驅北邊西山以及腹內諸形勢一
一按蹟詳記方可下筆則非無據之空言也此豈堪之老病所
能任者所以萬難自前者也然念垂注之德意不能已故少陳
其愚惟老公祖酌之 二月詔調轉至莊教其季子習禮並理
道傳祠事因攜冀州趙本中旗標逆舜同來讀書 謂調贊曰
古者行禮必奏樂上率之樂可缺樂乎今子能琴解歌吹其司
之贊奉命撰道傳祠樂章先升歌三終第一解聖道昌明第二
解治法醇備第三解樂天安命以琴和歌次笙入二終第一奏
黃鐘正宮第二奏大呂變宮第三奏林鐘清宮以笙笛吹之次

合樂三終第一闕迎神引第二闕饗神曲第三闕送神歌以笙
笛和歌鼓板節之撰成進之先生先生曰可訂之 觀察使黃
世發懸扁道傳祠曰周孔正傳 三月上辛先生率門人致祭
顏先生用樂命調贊司琴歌趙本中吹笛劉述舜鼓笙為文曰
我先生以禮樂立教直紹周孔然禮固實體於冠婚喪祭而樂
則失傳已久及堞在浙問律呂於毛河右歸而撰勺舞先生願
而樂之乃先生沒後威縣有劉調贊者來學於堞能心解禮樂
之義能琴解歌吹今東莊祠堂告成續修春祀敬撰侑神樂章
以安我師心尊我師道想神聽之喜可知也庶來格歆歆乎
先生曰春秋如王孫賈祝鮀亦能禮樂兵農之事而無誠正修
身之功故流於雜霸宋儒講誠正修身之道而闕禮樂兵農之
事故入於空虛可知德行道藝偏廢不可也 六月喬公又持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五

辛

王公書將來堅求作通志總裁辭不得先生言老病不耐暑期
以秋 七月喬公遣車來迎先生入保定府蓮花池館內修通
志王公又以書來聘益谿先生及調贊與鍾子能分纂贊以道
傳祠事辭益谿子能隨先生往 先生作畿輔通志凡例云一
畿輔舊無通志明宏治間命大學士李賢等纂修一統志彙十
三省通志而芟潤之冠以兩京僅存梗槩爾歷二百年未有增
修缺佚甚夥迄我 朝康熙十一年
詔允閣臣請命各省分輯通志而畿輔獨後之至二十一年壬戌
告成彼時即以 官闕非臣民所敢志都院皆機務攸司壇壝
庾帑悉關大經應於
大清一統志詳載之故通志中僅列內外城門及天官等若於卷
首以明神州地在日邊幾向義先天下也今敝其義仍之二分

野本之周曆分星本之周禮保章比鄰康成註周禮曰今其書亡惟大界可言至漢成帝時劉向造天官書說班固取之入地理志唐一行等宗之然各有不同先備存存駁言且占驗不合前備又歷紀之似宜置之不載但天道廣大難以臆定而術數家專持一說亦時有中故今仍照舊志登入不敢自用自專也一建禮節有沿革二例難判倘不合書必有叠覆河南通志及明一統志俱作一門良是茲從之一疆域歷代錯出如順天之涿州為古范陽定興亦曰范陽山東之青州曰古渤海河間亦曰渤海正定之定州曰古中山保定之唐縣亦曰中山其屬人物彼此互書最難分析如張華見於涿志又見於保志於是走者尤之荒波探及先之故里於涿得張華村其為涿人也確矣他皆類是一山必取其有關形勢水必擇其有關利害者乃登若

聖谷先生年譜 卷五

聖

撮爾小峰無所障蔽時流時濁兩集海濱及語怪語神專為荒官琳宇所占據而毫無關實用者不錄一兵制詳考其處武弁何官防兵幾何以見我 朝之有嚴有製備禦者備也若前朝衛所制已漣縱有僅屯糧徵員槩所不載一八都各有倉廩不煩專書故於公署附見之一國之大事在祀典戎各州縣壇廟制定祭祀無違弗同詳記其儀恐後故止書祠廟所在下次以先賢等廟如漢壽亭侯廟王次仲廟之類古人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祀於社者也故以類附若寺觀菴院無祀典今附於古蹟後以備都人士遊覽之一助也一畿輔丁地舊制原分兩項迄雍正二年總督李維鈞題請將丁銀攤入地畝故田賦徵收微有差分今照新制一一詳載一鹽課為國課攸關民生資用故於各州縣下詳附行鹽引數一水利最大王政宜先近奉

聖谷先生年譜 卷五

聖

皇上睿慮特設官職開北直水利以厚民生謹一一考之列於冊一職官自督撫而下皆臨民莅政者也自宜通列乃位卑員衆書不勝書茲依河南例斷自知府以上重方面也可備關權雖皆部使不預民事槩未列也一選舉以科貢為重凡會試得簡者槩不得遺其鄉試得簡者試錄難稽未免掛漏至例貢例監不乏俊又若號曰選舉則未也一名宦之志人皆實錄事戒阿好近志幾乎有宦皆名無虛非實矣茲擇其有實政可紀者錄之以垂勸而示法也一志為史材人物宜重然不得宏纖畢登茲必擇其治功德業卓然可傳者以次編纂至於方技仙釋雖其道不可以經世其學不可以範後而即其一節登峰造極較然不欺則亦曰珥木藥物怪人妖異氣所鍾也故附於人物後以見天下事有常有變者固如是一孝子節婦盈于滿百是騷

皇上令天下郡邑皆立忠孝節義祠地方由詳部院奏

八月以病辭回調理 威縣田如龍襲恭來拜問學 九月上辛祭習齋先生 王公又以車來迎並以帖來邀謝同往分纂 十月瓌張李杜文長至府執贊 先生作畿輔形勢論曰嘗讀禹貢而嘆聖人之觀察精也禹貢隨山自壙入海而曰太行恒山至於碣石入於海則一語而畿輔形勢如畫圖矣孔安國作傳尚無悞孔穎達疏則誤解之曰山勢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夫經文明曰山入於海蓋即海外之山如蓬萊方丈可望而不可即者其餘氣也故太史公心知其意而作天官書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隨野屬於勃碣宋元暉

曰冀州燕山天下第一形勢也華岱峙於左右黃河繞於前
華而嵩爲前案淮南諸山爲第二案江南諸山及五嶺爲三四
案明劉侗曰幽冀阻三面而臨一面據東北之壯以食西南之
腴供西南之腴以養東北之壯故建都者汴洛不如秦秦不如
燕燕汴四衝洛隘小必須天下之力守之秦則守在函關如高
屋建瓴而西北山不綿亘不可守故唐時有回紇土厥之變燕
則背倚雄嶽如列屏如負戾而左肩爲薊遼長白右肩爲宣大
三關誠居重馭輕之地故自古黃帝即都涿鹿迄後金元或爲
大都或爲中都尚非正都明永樂都之而仍稱行在惟我
皇朝入膺一統卽定鼎於此熊熊鬱鬱中寧外順幅輳萬里其爲
天造地設以鞏固

皇圖也明矣然案重則肩背須厚今京北則四十八家旋而拱之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効順聽旨飢寒則賑之援之調遣則隨方用之勢如指臂東則
永平爲內地遼東爲盛京西則宣府革衛爲州縣大同之北立
歸化城皆有重兵屯守肩背可謂厚矣又按史記漢書自河套
以東開元以西一二千里卽古所謂山陰也土沃地美可種五
穀長人民若盡如

仁皇帝之修熱河募民種植以厚其生又召通儒訓教以明人倫長
其恩愛而立之官而屯之兵與畿輔一道同風則肩背愈厚而
萬世於以永固矣 十一月又以病回里 十二月作楊仁對
傳 聞營田觀察使黃憲卒於定州乃爲作傳

辛亥七十三歲
正月布政王公又以書幣來請先生臥病不能行將所修遺志
稿封還具書命調贊至府堅辭之 術水社友三兄弟屢來爲

先人作世德記乃爲作之 刻擬太平策
壬子七十四歲

是歲先生以病不能理事惟存心養性以終餘年 懼斯道之

復墜也作永言賦曰老冉冉今已邁今恐斯文之僅亡良朋遠

隔天涯今來者又未可逆量上帝降鑒而匪遙今祝周情孔思

其抱將 訂調贊所纂冠禮士相見禮儀注 思生平同學師

友作憶舊詩曰憑誰引見魯中叟有我步趨負郭顏從顏習齋先生爲聖

學走馬平坡聲控裏同郭子鳴鼓城側滿分間同趙錫毛精序

作風雅列從毛河右先汾上道傳房杜班從王五孟先幽薊爬

搔孔氏壁同王克編錢塘貫串禹碑山同王草堂作思聖詩

日靜仁動知兩無窮何事營營百歲中花綻水流時自運古今

樂善首尼翁 先生知病之將不起也乃自作墓志曰李子李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孝慈先生之長子也名堪嘗求仁不能期勉於恕因以恕谷名

其鄉而爲號焉孝慈四十後元配馬太君有順德而未立子乃

聘易州馬指揮公女爲簪生李子時力爲聖賢學教孝弟主忠

信崇禮義廉恥讀論孟學庸以授李子同時有顏習齋先生者

崛起近與祁州刁包遠與上蔡張沐辨學謂世儒鑽講性天非

孔子不可得聞之教法也且禮樂兵農聖門經世之撰皆廢失

何以學成致用乃易靜坐入定以習恭內而敬直外而九容交

攝讀書猶漢唐訓詁遺習惟擇經史有用書讀之餘不盡究以

蹈玩物喪志也嚴課孝弟謹信冠婚喪祭務遵古禮日稽禮樂

兵農之允宜今古者而倡六藝以教來學於是李子從之學禮

於習齋學琴於張而素射騎則學於趙思光郭金城書則學於

王五公彭通數則學於劉見田後又學律呂於毛河右其於明

德則立日譜逐時記身心言行得失勉改至老愈進念家學
欲然自歎寡過未能其於親民則與羽齋商酌教養之具每
夜分不寐有所得則錄之廖志編學政平書訂閱史郝胤然惟
恐草野之見無當也七十病後依周禮約入擬太平策李子性
謹畏時或肩輿出門輒悚然曰我何人斯而人肩之坐必躬以
謝肩夫惟恐虛名過情李安溪王太倉相國皆擬薦於

當宁李子懼甚力辭謝有來問學者亦响响然不輕贊嚴於取與
少年試一等當補廬舊有書公陋規曰是以賄進也辭不補十
四王衣西睡使人兩次千金延聘避如江東康熙庚午三十二
歲中嶺天鄉試迄戊戌年六十選通州學政八月到任時京師
沿門染疾李子亦有中難之意不能理事於十月告病歸里調
攝少平前在都徐少宰秉義吳都憲涵為刻大學辨業學規象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五

注

至是同人為刻論語學庸傳注及傳注問又刻易經傳注學禮
小學稽業門人又刻恕谷後集毛河右開雕李氏學樂錄於浙
廬雍正六年年七十又中前病病乃絮綿塞浸而劇委分乘化
馬期百祀於後學爰述斯志

癸丑七十五歲 雍正十一年

正月初一日先生病彌留 一絕云情識劫年運足傷北邙山
下月生光九京若遇賢師友為識酒酒可易方午時卒 及門
以獻歲未得侍疾聞訃次第來哭至雍正十三年十月會葬調
贊製帳制牲與及門武城劉天植棗強李杜衡水杜謙益博野
劉賈一鍾淑等執喪紳士陳大章鍾鏡白宗伊田如龍等百餘
人共奠馮辰為文曰嗚呼先生逝矣奄忽三年矣今將安厝曹
原親友及門製幛哀奠囑文於辰不禁嗚咽百拜揮涕為誄曰

嗚呼唐虞三代不復見於後世乎天胡為而生先生耶唐虞三
代將復見於後世乎何先生抱明德親民之具遂溘然長逝耶
嗚呼嗚哉先生幼承孝慈先生家學以正直忠孝為本既冠從
習齋先生遊得周孔久湮之堅緒以三事三物四術四教為傳
習慨然欲見之斯世心性則敬畏清明日三復小心說翼及清
明在躬二語既如臨深履薄復如海闊天高躬修則肅九容嚴
四勿恭而和勤而敏大業克敦小物不廢每五漏蚤起終身弗
懈一日倦臥曰安肆日偷可乎悚然起置日譜記身心言行得
失時有所省刻有所勵與顏習齋王法乾惲舉聞劉調贊及辰
等互勸勸懲嚴密片善微過無少假凡冠婚喪祭燕與相見諸
禮準古酌今隨時習行持家甚嚴而孝慈友恭胥盡其道居室
甚儉而周急濟難傾囊不吝且善體易道作事刻刻變化而有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五

注

典常當問學時躬詣習齋商確學術治道每至夜分不慮嘗學
琴於張面白學射御於趙錫之郭子固學書於王五公彭雪翁
學數於劉見田後如浙學樂於毛河右凡海內道學才情通儒
技勇藝術文士皆委曲納交以悉得其所長至於表前聖既晦
之旨辨後儒似是之非平心以剖易氣而析嘗言聖經言道已
盡出乎此非異端則支離故所著大學辨業聖經學規小學稽
業聖學成法皆以六經為證據又為諸經傳注及學六藝等錄
雖詩古文辭片牘隻語無非昌明聖道可以實見之身世者而
經濟之具則在閱史郝胤然平書訂擬太平策及郊社禘祫宗廟
田賦等考辨悉依諸經典參以時宜洵純王之政致治之法也
嘗佐政桐鄉鄆城皆確有治績後為揚慎修敦請如富平吏民
悅服風俗煥然改觀先生每念及民物輒憂憫泣下故禮樂兵

農工虞水火及天文地理諸學皆日夜究心焉且守甚嚴雖一介不妄取有納賄求關說者峻拒之公卿折節前席惟談論道德而勢位赫奕漠然無所動於中王侯下聘引疾固辭王相國李中丞索果亭李在中階顯達虛左以待皆弗往部檄選縣令以母老改任通州學正未幾告病歸日夜以承先教後爲兢兢執贊來學者皆殷勤提諱因材造就咸欲躋之聖域故聞風者爭自淬礪千百里外多遙拜而私淑焉所謂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舍先生其誰也從來稱道學者不諳經術能幹濟者不究身心先生兼綜條貫一源共委於先聖明親至善之道備體諸身如有用者舉而措之耳乃竟賈志以沒也嗚呼慟哉先生往矣蒼生無望矣門下小子無所依仿矣海內後進無所瞻仰矣慟哉嗚呼惟願先生在天之靈左右上帝俾斯道大

恕谷先生年譜

卷五

三

行斯民蒙福庶生前未遂之心亦可以少慰矣凡我同人其何以無負先生而其挽斯文於不墜乎慟哉嗚呼麀牲酌酒饗香敬炷先生之神尙彷彿而容與嗚呼哀哉尙饗 又公上私語曰先生道傳前聖學開後儒理應有謚謚按謚法勤學好問道德博聞曰文先生兼之慈惠愛民經天緯地曰文先生允焉敬上諡曰文子先生 初八日葬於曹家莊村東北祖兆調贊與及門諸子送葬慟哭失聲葬返從孝子習中習禮行虞祭禮相向哭盡哀 請先生神牌入道傳祠配享顏先生 惲舉聞自江南聞先生歿向北大哭作李恕谷先生傳 乾隆元年丙辰冬調贊續修先生年譜

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譜



實 忻
容安 寧同編校字
弼 謨

公諱爾泰字毅菴滿洲鑲藍旗人世居汪秦地方姓西林覺羅氏康熙己卯科順天鄉試舉人由內務府慎刑司員外郎歷任江南江蘇布政使司布政使雲貴廣西三省總督經畧七省大將軍保和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內大臣領侍衛內大臣總理軍機處大臣經筵講官都統翰林院掌院學士充

國史三史三禮律例姓氏各館總裁雍正癸卯科雲南鄉

試主考乾隆丙辰壬戌科會試大總裁加太傅晉封世襲伯爵乾隆十四年

恩命封襄勤伯 餘詳本傳

皇清康熙十九年庚申二月初十日公生于順天府宣武門內甘石橋祖宅公生之前一夕雙親有異兆既生拊摩其頂曰此子必顯貴可大吾門矣家人請其故秘而不答

康熙二十年辛酉公年二歲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公年三歲

秋七月公第五弟鄂爾奇公生五叔父爾奇公生于七月十八日由康熙壬辰科進士歷任戶部尚書

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譜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公年四歲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公年五歲夏六月公第六弟鄂禮公

生六叔父禮公生于六月 日歷監察御史兩任鹽院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公年六歲

春正月始入塾

公天性穎敏絕人過目不忘四書五經讀輒成誦從不知有嬉戲事自幼言笑不苟動履必中矩度宛若成人者對之亦嘆有儒者氣象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公年七歲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公年八歲

講四書

塾師初講四書大義公即以聖賢自期曰聖賢亦人耳誰當自棄問曰孔子之後有孟子孟子之後有朱子朱子之後誰也塾師作而曰此非凡人

吾當避席矣凡所講貫無不領會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年九歲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公年十歲

始作文

公作文不依傍時趨唯涵泳白文領會通章大意以取本題精神出筆皆有清剛之氣筆力堅勁其後書法亦然識者皆曰此天生端人正士也豈他人能學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公年十一歲

康熙三十年辛未公年十二歲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公年十三歲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公年十四歲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公年十五歲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公年十六歲

應童子試

滿洲試童子必先試弓箭

少幼弱至十六歲始出應試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公年十七歲

入郡庠

時學使者為安溪李文貞公得公卷大喜

曰童子中乃有此佳士也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公年十八歲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公年十九歲

補廩膳生

李文貞公科試得公卷大加稱賞補廩膳生召語竟日以國器目之公退而語人曰真知己也爾奇公亦同受

知故二鄂齊名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公年二十歲

秋八月鄉試

九月中式第 十 名舉人

越歲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公年二十一歲襲佐領

詔充侍衛公侍衛時每直內庭時出懷中所携古文時文

各一冊手不釋卷竟夜忘寢達旦與同僚趨事精神百

倍同僚不知也公嘗語人曰吾年少登科未嘗學問即

帖括亦未多見生平得力全在禁廷直宿時自成弘正

嘉以及慶曆啓禎之文無不搜括上至周秦漢魏以迄

晉唐宋元有明載籍無不窮究要其指歸總以程朱為

的後之得以稍能淹貫大義者皆數年之力

聖恩之所賜也

康熙四十年辛巳公年二十二歲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公年二十三歲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公年二十四歲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公年二十五歲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公年二十六歲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公年二十七歲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公年二十八歲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公年二十九歲

秋弟爾奇中式順天鄉試舉人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公年三十歲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公年三十一歲

康熙五十年辛卯公年三十二歲

長女元配夫人所出

年

氏夫人卒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公年三十二歲

繼娶邁夫人

邁夫人席他拉氏大學士兼吏部尚書邁文恭公諱柱女也服飾宛然儒素一紉絹之衣數十年不更易飲食止常膳凡珍錯肥脆之物不登于几事翁姑至孝與公相敬如賓于親族故舊睦婣任卹之道無不極從豐腆性仁厚教子姪寬慈而有法度御下和平從無疾言劇色公家無妾媵六男二女皆夫人所出及公入相未嘗

少有矜色親族見者莫辨其為相國夫人也

第五弟爾奇中式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公年三十四歲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公年三十五歲

秋八月長子容安生

八月初九日生長子初名容

世宗召見

御賜名容安娶傅拉氏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歷山東安

徽承宣布政使乙酉科雲南主考壬午科舉人博爾多

公女繼娶 氏 公女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公年三十六歲

夏公第五弟爾奇授翰林院編修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公年三十七歲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公年三十八歲

秋八月第五弟爾奇點順天鄉試主考

聖祖以科場多弊所點主考房考多能預揣得以夤緣作奸是科房考已照例聘有十八房已入圍忽於初六日上親點翰林三十六人別衙門不用一員而主考則特簡倉場總督張公伯行為正主考以翰林院編修爾奇公副之皆不由前例迥出諸生臆料之外公戒訓其弟曰此番恩寵非尋常可比務仰體

聖心盡拔真才從此陋弊須加意防閑少有疎忽以負

聖恩爾奇公敬諾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公年三十九歲

春三月次子實生

次子實三月十七日生公六弟禮未有嗣請以為子公

許之後遂嗣禮以公恩廕例得員外公以賜實實得官

旋奉

旨選侍衛

賜花翎娶補氏都統總督江南等處七省漕糧補公諱熙

女未久卒繼娶高氏大學士總督江南等處河務高公

諱斌女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公年四十歲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公年四十一歲

康熙六十年辛丑公年四十二歲

春正月第三子弼生

正月十八日弼生初名窠雍正十年

上賜公銅字匾額

御書公忠弼亮四字遂更名弼由府學生現任侍衛娶領

侍衛內大臣信勇公哈公諱達哈女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公年四十三歲

春三月次女生

三月十六日次女生歸于內務府總管工部

尚書赫公諱 次子翰林院侍講肇敏

冬十一月丁

太夫人憂

十一月初九日

太夫人卒公性至孝哀毀骨立自初喪及葬擗踊呼號哀

聲震天行路聞之無不泣下

聖祖仁皇帝賓天

公纓罹親喪又遭

大行皇帝之變心肝摧裂死而復甦者數次後奉

命典試雲南力疾而行每念君親號泣不自勝幾隕於

雍正元年癸卯公年四十四歲

春正月

欽典雲南鄉試副主考

中式許希孔等 十 名公入闈作文告天與諸同考

誓時希孔卷已被本房批抹公搜廢卷得之嘆曰此名

元也遂置第一如陳沆羅鳳彩蘇霖勃楊汝栢 輩皆

一時知名之士門人皆多貴顯

二月

雲南主考示文

欽差副考官內務府會計司員外郎管理錢糧衙門內公

庫總管兼佐領加一級鄂 為曉諭事照得本府進貢

院後除跟隨外其餘家人仍在公館已行嚴諭不許生

尚書赫公諱 次子翰林院侍講肇敏

冬十一月丁

太夫人憂

十一月初九日

太夫人卒公性至孝哀毀骨立自初喪及葬擗踊呼號哀

聲震天行路聞之無不泣下

聖祖仁皇帝賓天

公纓罹親喪又遭

大行皇帝之變心肝摧裂死而復甦者數次後奉

命典試雲南力疾而行每念君親號泣不自勝幾隕於

雍正元年癸卯公年四十四歲

春正月

欽典雲南鄉試副主考

中式許希孔等 十名公入闈作文告天與諸同考
誓時希孔券已被本房批抹公搜廢券得之嘆曰此名
元也遂置第一如陳沆羅鳳彩蘇霖渤楊汝栢 輩皆
一時知名之士門人皆多貴顯

二月

雲南主考示文

欽差副考官內務府會計司員外郎管理錢糧衙門內公
庫總管兼佐領加一級鄂 為曉諭事照得本府進貢
院後除跟隨外其餘家人仍在公館已行嚴諭不許生
事倘有不遵法度但一脚跨出公館門外仰地方巡捕
官弁即行鎖拿枷號公館前俟本府場事畢另行發落
再公館所有器皿什物若有故意損壞及污穢者本府
回公館時許看守人役當面稟明
定加嚴處為此特示須至示者

五月奉特

旨授江蘇布政使

時公典試滇中甫出闈旋聞節馳驛回京

陞辭請

訓星速南行

秋八月

公涖江蘇藩司任

公以藩司者古方伯也若專以司錢穀力催科陋矣八
月初二日到任凡有裨于國計民生者靡一不為利必
興害必除百務畢舉諸廢俱修自古藩司未之前聞也
次日恭謁

聖廟諭教職修學宮慎祭典訓士子先行誼崇實學

公所最重者首先興學校務期規模堂皇慎丁祭務期
竭誠盡禮至于士子自以行誼為先實學為重其所以
訓誨樂育者皆前賢所不及也

著實政十條

公先以十條通行曉諭後所行事皆如其言故莫不率
從而吳風變矣一禁打降一禁唆訟一禁賭博一禁土
豪一禁婚嫁踰制一禁喪葬違禮一禁婦女入廟燒香
一禁遊方僧道一禁游民一禁賽會以上十條始雖大
拂乎人情久必有裨于風化本司言期必信行期必果
雖自居硜硜小人弗惜也若謂受事新官例有條約托
諸空言未必見諸行事則爾實忘身余惟執法文載全
集

又著實政六條

一飭守令一飭佐貳一飭學校一飭士子一除衙蠹一
禁勢豪以上六條通諭官吏士民舉其弊之大者大抵
每條之中各舉數十條無不切中要害見者莫不毛髮

整葺

聳立無待懲創而民皆有起色矣其怙惡不悛者後皆盡法懲治故至今歌頌載道奉為神明云

舉觀風以甄多士

下車觀風例也公不敢視為成例務期甄拔士類為國儲才乃首舉觀風優加甄別給以獎賞諭以經明行修示以格外獎拔自此士林已無不彈冠相慶矣文見全集

禁中秋情遊妄費以節民財

公以吳俗中秋舊有虎邱勝會窮奢極慾耗費民財竭終歲之勤動供一日之侈靡深為可惜故嚴禁之整葺紫陽書院以儲人材

吳地舊有紫陽書院公乃重加整葺訪有紫陽後裔退老詞林朱公諱啟昆者延為館師而以所取諸生讀書其中館師則隆其禮幣諸生則厚給膏火戒之曰書院所以為國儲材也慎旃勿忽

冬十月

清除火耗加征陋弊

公以江南俗尚浮奢家鮮蓋藏多由條良私加火耗官吏交通互相侵蝕以致民怨莫伸已出示曉諭茲復歷指各弊痛切申詳用拯民患文詳全集

請除漕糧橫征陋弊
公以江南漕賦官吏橫征種種弊端細加訪查訖一併

詳請革除并申諭官民文詳全集
請除報荒侵蝕陋弊

公以每當賑荒一任胥吏里甲混報得錢則以熟報荒無錢則以荒報熟及散賑又各種侵蝕民鮮實惠仍多餓殍故復詳請革除以上三條已見于前十四條內茲復逐一指明申文詳請其恤民之意纖微必察宜乎父母之歌至今追想焉文詳全集

申禁漕糧弁丁侵蝕陋弊
公以漕糧陋弊已嚴飭官吏而弁丁之弊更復多端故歷指其弊以申儆之文詳全集

十一月

覃恩誥封三代

公為布政使

誥封三代如其官

十二月

多設粥廠遍賑饑民

是歲旱荒民苦饑公以繪情入告陳請賑濟但歲屆寒冬不能久待于是捐資以倡僚屬紳士令郡縣多設粥廠就近給粥不致枵腹遠涉所有從前陋弊逐一清除皆沾實惠亦前此賑粥所未有也文載全集

廣搜節義嚴禁留難

公以旌表節義為

國家大典多有官吏需索墮于上聞乃遍示廣搜毋得留
難詞極慨切文載全集

雍正二年甲辰公年四十五歲

春正月

延訪真才以光文治

公以江南為才人淵藪而觀風所拔士子時文優通實
學尚少乃延訪真才試以時文之外其于古學諸體各
命一題務完全卷自此文風若不獨明經茂才即本省
外省已仕未仕自退老之名卿大夫現任之守令廣文
以及進士孝廉皆無不爭相嚮慕各成一卷公乃選付
梓人風行海內真盛舉也

申禁奢靡以厚風俗

公以吳俗奢靡外似繁華中實凋敝前于十六條中於
民風一條已通行曉諭茲時當春首節近元宵誠恐舊
習相沿難以盡革復嚴切諭之文見全集

二月

率百官以肅丁祭

先是公初到任旋值秋祭凡一切省牲齋宿承祭之儀
及祭品樂器樂舞牲牢之屬均不合典禮至兩廡神位
或缺而不全或顛倒失叙其時倉猝不及改正隨行各
學示以儀注照所頒條約刊刻木榜永著為式
頒行奉安肇聖五王神位次序

時奉部頒令各學增設五王神位其位次所向未經議
及各學紛紛呈請公乃博稽經典酌定位次通行各學
嚴禁婦女燒香入寺挈伴遊山

公以三吳婦女每當春時綺袖成羣錦裙結隊相携燒
香入寺挈伴遊山僧俗人眾相聚爭觀恬不為怪特申
嚴禁以挽頽風文見全集

興修水利

公以江南水利最為重大命各郡縣凡所屬水利盡令
興修如瀏河鎮江丹陽各路無不修舉惟揚州之城河
及五塘等處尤急欲開復舊河屢申嚴飭未及舉行而
已陞遷離任及抵滇省督署猶詳切具奏奉

旨發江南督撫照依所奏無如守令以上棍賄囑姦吏致
朦蔽阻撓只將城河略為挑濬而五塘竟不果行至今
人皆嘆想

嚴禁高搭戲臺

吳俗不拘城市鄉村每有一種土棍高搭戲臺蠱惑男
女齊集觀戲斂其錢財分肥各飽以致人被擠傷女被
污亂且乘機搶掠深可痛恨公特嚴禁

三月

鄂昌鄂敏中式順天鄉試舉人

大兄鄂昌大先伯善公之子二兄鄂敏三先伯臨泰公
之子也同科中式公訓之曰汝曹苦心力學叨列科名

吾家世德相承延及後裔惟忠孝二字永矢終身是所望耳

夏五月

禁男子穿裙女子露臂

公以吳俗每當暑月男子穿裙女子露臂乘風傷化特

申嚴禁文載全集

禁黑夜彈詞里巷

公又以吳俗每當暑月黑夜彈詞里巷白晝洗浴河濱

傷風敗俗深可痛恨故嚴禁之文見全集

秋七月

御賜奏篋

御賜奏篋俾公奏事

陳奏官職利弊

七月二十四日為欽遵

聖訓事略曰國家設官分職凡以利民耳但能利民則寬

嚴水火皆所以為仁而勞怨非所恤如不能刑民則刑

名教化皆足以為病而廉惠非所居蓋謬拘臆見薄務

虛名不以民事為事不以民心為心固未有能奏效者

恐廉吏與貪吏罪相等好事較誤事害更大見小不成

欲速不達莫知或出此矣文詳全集

硃批所奏甚是勉為之

敬陳管見四條

一漕舡宜加嚴飭一水利亟宜宣通一巡道仍宜專設
一委署難拘成議末云不揣冒昧詞過冗長文詳全集
奉

硃批凡奏應明白達意何冗長之有

禁肉身點燈蠱惑愚民

公以吳俗每值中元僧尼稱地藏生辰應建佛會以蠱

血盆之罪蠱惑小民幼女亦身列坐以燃肉燈為母讖

罪淫亂之風莫此為甚故嚴禁之文見全集

修歙縣紫陽書院

書院在徽之歙縣紫陽門外紫陽山乃朱獻靖公讀書

之地而子朱子懷舊之區里人請新之公首捐俸以倡

之復作紫陽書院志序一篇

九月

奏海潮被災陳請蠲賑一面勸帑金賑給

七月海塘冲决陳請蠲賑即一面發帑金分給州縣并

令速修海塘興工召募一舉而塘工民命得以兩全文

詳全集

訪拿拐騙折割男女

公以近日多有拐騙一種藥迷男女潛入舡中割折筋

骨令作乞丐勒索每日募化錢文傷生害理深可痛恨

故訪拿多人此風一清

雍正三年乙巳公年四十六歲

春正月

重申禁約

以民俗侈靡屢經誡諭今當

新春重申嚴禁文載全集

嚴拿罔鬻閩女以挽澆風

公以吳俗有一種罔根見女子有姿色即用價質當重

利盤算任其掠賣他鄉為婢為娼父母不復能見故密

行訪拿復嚴申禁示

夏五月

詔免蘇松浮糧四百五十萬石

江南之有浮糧始於前明有糧無田每歲不能完納致

百姓賣妻鬻子而追呼不息所在逃亡此數百年相沿

之累蘇松為尤甚官民俱困上憲皆知其苦而無有敢

言者公獨宛轉奏請蒙

恩蠲免遂得除蘇松浮糧四百五十萬石自公始蘇松第

一大疾苦從茲免矣

六月

刊南邦黎獻集

黎獻集者公在江南所選群賢之試文也公每會課於

紫陽書院之春風亭與賢卿名士互相唱和時集數十

百人而四方從遊公餘少暇輒與論經史談經濟多前

賢所未發學者無不傾心動魄恨聞道之晚公乃分為

古今文集俱題曰南邦黎獻取黎獻思臣之意風行海

內紙貴一時及公去吳諸生於紫陽書院之旁復建春

風亭書院朝夕瞻禮如對師承後多顯名於時皆以得

稱西林先生弟子為榮幸云

秋八月奉

旨內召

公涖任二載有餘江南士民親若父母尊若神明忽奉

恩旨內召另有用處

嚴禁上海土捕

公以緝盜安民尤關緊要涖任以來嚴拿如懲民皆安

枕唯上海一帶設有土捕其實為盜賊淵藪近海之民

深受其毒除嚴治正法外復詳切曉諭

九月

奉

旨陞授廣西巡撫

冬十月

捐資糶穀三萬餘石存倉備貯

公去任之後江蘇巡撫張公楷疏稱鄂

將應得銀

一萬六千餘兩分發蘇松常三府買穀三萬三千四百

餘石應令各屬加謹收貯

十二月十三日奉

旨鄂 將伊應得銀兩急公買穀積貯可嘉着加二級

布蘭泰居官實心辦事聲名既優又將應得之項急公備用是以朕降旨議叙若各省大吏不識公意謂急公即將議叙苛索妄取致累該屬官民非如二人之居心做官者此端不可開可將此令督撫司道各員知之公在途中奉

旨授雲南巡撫管雲貴總督事

時楊公名時在雲貴總督任着以總督管巡撫事公以巡撫管總督事

十一月

公入都

皇上召見留侍五日

聖訓周詳 寵賜優渥

恩禮有加

時公以藩署勤勞秋後抱恙未痊

命肩輿入朝

賜御衣侍坐留侍五日

聖訓周詳 寵賜優渥未有之曠典也

十二月

陞辭着侍衛一員引至

壽皇殿近階行禮

公於十二月初一日

壽皇殿使近階行禮仰瞻

陞辭着侍衛引至

聖主御容跪起之下涕淚交橫感慟莫伸

詔賜乘御輿赴滇

是月初二日

詔賜御輿乘赴滇任

上以御輿令乘赴滇

任公兼程而往

奏謝

聖恩

公于十二月十九日行至襄陽奏為恭謝

聖恩報明臣體痊可事臣質本庸材荷蒙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訓誨儼若嚴師矜憐宛如慈父臣口

不能述心實難安若復甘自暴棄稍易初心謬言通脫

移念身家在諸臣所當薄罰在臣即應顯戮

皇天后地亦不容臣背負至此也臣于初二日起程

御賜行轎穩適快使日行兩站餘略無勞頓兼以尚書臣

蔡珽所定二方早晚分服飲食漸增精神漸長臣以微

恙致聲

聖懷午夜捫心難以自處惟有努力自愛務使體氣強壯

以重臣職以答

天恩而已奉

硃批覽奏甚為欣慰新正大禧諸凡平安如意也朕與卿

一種君臣相得之情實不比泛泛乃無量劫善緣之所

致期共勉之

四子寧生

時公以授總督雲貴之命由京師赴滇夫人由蘇登舟十二月十八日舟次江陰生寧是為四子時舟中鳴鑼放砲四面喧闐夫人不震不悚而寧墜地復亦不驚呱

女繼娶覺羅 公女

雍正四年丙午公年四十七歲

春正月

二月 涖雲貴總督任

二月初二日貴到

欽頒坐名

勅諭一道是日受事載文集謝

恩疏公自涖滇黔任其所以教養士民之心與江南無異而其措諸政各因地制宜則不得不大相懸殊其同者不必復載今就其大書之

著實政四條

一戒因循一嚴朋比一重彝情一正風俗滇黔邊疆苗獠雜處而劫殺相尋終無寧日者半由于因循半由于朋比唯去此二弊然後語以重彝情彝情知重矣以之正風俗而風俗可正矣故先示知

後著實政十三條

一禁重耗一禁私派一勤墾荒一禁濫差一端士風一禁遊民一疏通鹽法一禁唆訟一飭佐貳一飭拿衙蠹一飭官員一勸開河一飭兵弁以上十三條逐一抉其利害詳若列眉瞭若指掌繼此而行者皆不越此矣興修諸葛洞河道

諸葛洞在鎮遠府施秉縣舊有河道可以直達鎮遠祇因距城八里有諸葛洞亂石阻碍接連數里而下又有瀾灘鷺鷥灘冷灘各處石塊參差填阻水道前屢議修迄無成效至是公初涖任道經施秉該令沈遴稟請興修得以舟楫往來有濟窮民公欣然捐貲二百金紳士歡悅量力捐輸令成往來巨浸民皆欣之有起色矣公以民務為急而利民者莫要于水利害民者莫甚于兜苗凡有水利無不興修蓋水利一興民田盡灌商賈皆通百姓自然殷富此地方之要務也

奏謝

御賜 公在途中遣賚摺奏事至二月十八日貴摺人回接到

御賜福字一卷荷包一箇珍食一篋具奏謝

恩文載全集

奏制土司以靖地方

公以滇黔兩省苗獠離處時為民害欲靖地方者須先

安苗獠欲安苗獠者須先制土司欲制土司者須先令貧弱即如鎮沅土府霑益土州及烏蒙鎮雄泗城三土府等俱當相機剿撫務期改土歸流方可久安長治乃于二月二十四日陳奏大略文載全集

三月 請改東川以歸滇省圖烏蒙以除後患

三月二十日奏畧曰東川一府原係土酋祿氏世守地方康熙三十一年始獻土改流受四川管轄與雲南省尋甸祿勸霑益三州接壤雖雲南省城四百餘里去城都二千八百餘里如上年十月烏蒙土府祿萬鍾之叔祿鼎坤統眾攻打東川村寨知府周彬且報滇省督臣高其倬撥兵解散後川省會箭方得到府是川省之無濟于東川而東川之無益于川省明矣况三州之民時遭一東川之害綁擄人口劫掠牲畜洵為滇省之累若改隸雲南正尹教易及再查烏蒙驕悍兇頑最稱難治若不早圖終為後患全文載文集奉

硃批所奏甚合朕意東川歸滇高其倬未到之先已有旨矣其餘所論極是應題請者具題又奉

諭四川烏蒙土司縱恣不法擅擾東川府巧家地方若不懲戒料理將來益無忌憚滋事愈多雲貴與烏蒙接壤朕正在諭爾會同岳鍾琪料理爾所奏之摺適至具見留心地方可與岳鍾琪和衷酌辦將烏蒙土官土目先

行詳加戒諭令其毋虐土民毋擾隣境痛改前非恪遵法度倘敢怙惡不悛罔知斂戢應作何懲治爾當悉心籌畫將來若可改土歸流於地方大有裨益但一切機宜務出萬全慎密勿少輕易致生事端其會同岳鍾琪辦理之處朕已頒

旨諭知矣特諭

奏覆元江修城

同日奏為遵

旨議覆事查元江一府自宋時那氏改建至順治十七年改土歸流歷年已久所轄地界盡係各種夷人其間有兇悍獠獍勾通索保劫掠害民者俱在附近元城百里之內城守文武各官居中控制實屬扼要重地所議改築三家及另擇佳處似無庸議但土城低矮又兼傾圮臣議於原城基址外面砌磚裏面築土惟其堅固可以歷久其普洱茶山威遠等處添設官兵所有衙署營房以及汛房塘房並修整城垣等項俟數目核定再行合算

硃批周詳之極朕甚嘉悅

夏四月

奏請肅清長寨以靖地方

四月初九日具奏奉

硃批前者馬會伯奏到朕恐其益浪後見何世璽之奏朕

又恐其怯懦因循正在憂疑覽汝此奏朕始寬懷量爾料理必得事情之中也事定之時應具本題奏當以軍功賞叙石礼哈已調用廣州將軍因汝此奏復命其暫停往粵俟料理此事畢再赴新任矣特諭爾知

五月

進剿長寨取谷隆關等七寨

五月初九日公令將士剋期進剿果取其險關要寨奉硃批此事何世璠亦奏聞未免書生之見九百總令汝調度不可少立意見有誤機宜爾應如何措畫一面料理一面奏聞可也

奏謝

硃批並

御賜茶十二瓶

五月十四日家人賞摺回

御賜小種茶十二瓶本月二十五日奏謝畧云伏讀

硃批此一大事須要自了勉之欽此竊思臣子大事莫大于事君事親臣之身親生之君成之臣諸事未了何敢計及自了惟自始至終上不負

君下不負親生生世世此心有極以為不可之了茲蒙

聖訓勉臣自了臣不敢不勉自了也全文載文集奉

硃批朕只當爾前奏所言大事必性命工夫因有前諭若論事君事親之事如何得了 果能自

了自能為不了之了矣勉之實大有益於有為法也自確之甚朕何為而為者大誑也莫看得高遠此奏實洽朕肺腑欣悅覽之

奏謝

聖恩存問今身體全愈惟努力自愛以重封疆

同日又奏畧云敬啟恭請

聖安一摺荷蒙

硃批朕安將爾身子大好處為何不書奏欽此竊臣體雖羸弱精神強旺舊原無宿疾緣昨歲七月間江署患瘧卧床兩月愈後尚未復元故入京陛見時猶有病容荷蒙

聖主垂憐着尚書臣蔡珽診視酌定藥方一路服食病已

愈及到督署至今服食無間兼因雲南風氣雖值盛夏

溫和如春以臣微軀更易調護覺較前未病時更加壯

健故於黔楚途次兩經陳報外未敢再陳有煩

睿慮茲蒙垂問今將臣身子大好處詳細奏

聞臣受恩如山尚無徽土之效必能努力自愛以重封疆

全文載文集奉

硃批聞爾竭力辦事總不愛養精神朕實愛而憐之果如

此則為不知朕且負朕也似爾如此大臣朕之關心尤

甚

天地鬼神實共鑒之此非朕之有意乃情理之所必然何

也爾等實係朕一身也當明悉朕意加意愛養彼視為二體者皆昏殘之至不忠之臣也要看得透

又批朕實如珍寶之喜但少疑而未能全信若稍存慰朕之意亦屬欺隱也爾只遵旨省力愛養朕方不以為念莫云萬里之隔朕不聞之也

六月 奏謝

特恩以胞兄鄂臨泰女許字 怡親王長子弘皎

六月二十四日奏謝奉

硃批怡親王實不世出之賢王卿實國家之名器真皆朕之股肱心膂實有意聯此門親也卿當慶喜者爾前陞見時朕已有旨言爾起身促迫未得見怡親王王查勘河務尚須時日可圖他日會面之旨及爾動身後王回京朕告以為人居心王之代朕慶喜之意動於辭色爾一切奏摺朕多與王看王之一種敬慕稱讚之懷實難筆論王實人之有技若已有之實能容之而兼愛敬之人王好賢嫉惡之公忠實為希有朕所悉知者當代惟汝二人朕保再不移志者其他朕實不敢信其必爾爾等皆朕心腹王大臣相識並非私交今奉旨聯姻一切書札問候來往正可彼此規諫以報朕知遇之恩同心合德贊襄朕與蒼生造福凡形跡影像之懷一點不必存中遵旨行莫疑

奏長寨頑苗已靖防禦宜周

六月二十四日具奏奉

硃批甚是甚當近日石礼哈奏光景似大有頭緒可慶之舉

秋七月

奏擒積惡土官刀瀚安于蕃等

七月初九日奏為擒制積惡土官事畧曰竊以滇黔大夷情無不細心訪察所有鎮沅土知府刀瀚露益土知州安于蕃勢眾地廣尤滇省土司之難治者也查刀瀚人本兇詐性嗜貪淫流毒地方臣恐貽後患于六月初二日密交遊擊楊國華前往如法擒拿十九日就擒至安于蕃恃勢豪強心貪據掠視命盜為兒戲倚庇賭作生涯親占橫爭任其苛索縱親勾黨佐其恣行比刀瀚更甚于六月二十九日密檄參將祝希堯設法拿解七月初四日就擒俟審訊確供盡法懲治庶渠魁既除為羣小各知儆惕矣文載全集奉

硃批是當之極實慰朕懷

奏請長寨各路建營設汛

同日具奏畧云長寨建營一案已三經奏

聞伏讀

硃批仰見

聖主兩端是執精一用中合內合外一歸時拱臣自維凡材不能仰窺萬一揣凜凜一字一字熟思深體若遇事度情時有省悟覺一切立功立名要好嫉惡之念漸次消滅惟期長存虛心務求實際不敢自執意見稍蓄瞻徇以自暴棄有誤封疆是

聖主之恩以造就臣愚者雖力有未能實不敢不勉耳竊以長寨一舉專為安答石札哈踏勘各寨相度形勢與臣所見相同今審其要害權其輕重定議大營仍建於長寨即以長寨命名所以威苗誌不忘也原議以大定所裁兵五百名分守各寨合擬添兵三百七十九名應於撫標抽撥一百二十名提標抽撥二百五十名以足其數可不須另增又查原議止守備一員餘係千把等職今恐守備不足資彈壓以守備駐劄宗角而長寨大營則添設遊擊一員其遊擊即以大定裁缺項補仍于通省遊擊選調如此庶營務整齊巡守兼備矣建營諸務大綱雖皆粗定節目未定周詳在一時須盡服其心計百須常懾其胆然後可綏靖一方永遠寧帖所獲首惡及川販人等現在追究羽黨其未獲而有住址者現在設法擒拿其先已逃竄四川者現在移咨嚴緝其所獲男婦子女俱已釋放領回其奔散流亡者俱已還鄉復業其所獲牛馬器械什物俱已賞給兵丁其所獲首級俱已懸竿示眾其被傷兵丁俱已分別獎賞其死傷

兵丁俱已倍加優恤並所獲各寨疆界田畝戶口租稅現在飭令文武清查具冊申報又復札致巡臣何世璠就近飭查確覆到日詳覈奏

聞功不敢隱過不敢諱不敢粉飾虛文并不敢姑容冒濫伏乞

聖主

睿鑒文載全集奉

硃批欣悅覽之

又批何人朕不願成全造就奈自不肯者居多如卿之立心者朕實希見也朕嘉卿之心筆實難諭勉之勉之請酌減鹽價議增工本以恤灶使民

邊方鹽務道路崎嶇費重商貧不能行運故工本皆由官給鹽價亦係官定每斤至三四分五六分不等於是民多淡食深以為苦而灶戶之鹽鬻與商人價可少昂驚之官府僅足工本不能少有羨餘以為養膳公甚憫之至是具

奏

八月

奏為政在于用人

八月初六日奏為敬陳所知以備採擇事竊惟國家政治祇有理財一大事田賦兵車刑名教化均待理於此財不得理則諸事不振故孔子不諱言財曰有大道本

諸絮矩而財非人不理人非用不得故為政在人人存政舉歸諸修身是用人一事自大吏以至一命皆有其責一一身之分量等級庶政之興廢優劣胥視乎此未可不勤勤加意者也獨是政有緩急難易人有強弱短長用違其材雖能者亦難以自效雖賢者亦或致誤公用當其可即中人亦可有為即小人亦每能濟事因材因地因事因時必官無棄人斯政無廢事臣識見短淺學力未充是非可否未敢自信惟有實據所知不敢略有隱諱謹將滇黔大小文武各開一摺詳註名下恭呈御覽全文載文集奉

硃批治天下惟以用人為本其餘皆枝葉事耳覽汝所論

之文武大吏以至于微弁就朕所知甚合朕意但朕不過就目前之所見斷不能保其後也覽卿之奏非大公不能如是非注意留神為國家得人不能如是非虛明覺照不能如是朕實嘉之但所見如是仍必明試以功臨事經驗方可信任即經歷凡事亦只可信其已往猶當留意觀其將來萬不可信其必不改移也上括之資從古難得朕前批諭田文鏡言用人之難有兩句可信

不可以言

用人也朕實以此法用人卿等當法之則永不被人愚矣卿等封疆之任古諸侯也閩省窺伺投其所好百計千方揜其不善而著其善粉飾欺隱何所不至惟才之

一字不能假借也凡有才具之員當惜之教之朕意雖魑魅魍魎不能逃我範圍何懼之有及至教而不聽有真憑實據時處之以法乃伊自取也何礙乎卿等封疆大臣只以留神用才為要庸碌安分潔已沽名之人駕馭雖然省力惟恐誤事但用才情之人要費心力方可操縱若無一能大員轉不如用忠厚老成人然亦不過得中醫之法耳究非盡人力聽天之道也燈下隨手寫來卿可以意會之

奏嚴緝漢奸川販

同日具奏畧曰黔省大害陽莫甚于苗獠陰莫甚于漢奸川販蓋夷人愚蠢雖性好劫掠而于內地之事不能

熟悉權謀乃詐非其所有惟一等漢奸潛往野寨互相依附嚮道引誘指使橫行始則以百姓為利劫殺捆擄以便其私繼復以苗獠為利佯首陰底以佐其財是虐百姓者苗獠而助苗獠者漢奸虐苗獠者亦漢奸也至川販即漢奸之屬串通苗獠專以捆掠男女為事緣本地既不使販賣且不能得價故販之他省而川中人貴故賣至川者居多其往來歇宿半潛匿苗寨沿途皆有窩家既可免官府之擒拿又可通漢夷之消息居則有歇家為之防衛行則有黨羽為之聲援無從盤詰莫可稽查及其路徑既熟呼吸皆通不獨掠漢人之丁口亦復拐苗人之男婦而苗人既隨其中遂其所用臣入境

以來深知二者之患留心訪察時欲窮其根株猝難尋其巢穴及長寨之役知若輩多藏匿其中隨乘此大舉密令諸將中有材略者細心訪緝借討頑苗之名為搜川販之計合前後所獲男婦大小數百口令文武各員將要犯阿榜阿搗楊世臣王有餘等共十二名詳加審訊鞠其渠魁究其脅從探其窩巢詰其踪跡無論已獲未獲俱逐一得實除將現在要犯嚴行監禁情罪可原者盡行釋放其已逃諸犯隸黔屬者通行捕拿外伏乞聖恩諭令川省撫提諸臣按姓名居址同心密緝務期拿獲盡根株毋使漏網庶兩省漢夷皆安而劫殺捆掠之風永靖矣奉

硃批卿此心此行不但當代督撫聞之可愧實可為萬代封疆大臣之法程朕實嘉賴焉勉之

上蒼照察再無不倍增福壽子孫榮昌之理再兩江非卿不能整理如朕之意雲貴一切事宜俟料理有頭緒時還向卿要一可代之人來兩江與朕出此一大力可留心但諸務不可因此旨促迫為之常德壽可勝撫任否楊名時朕原欲調進大用今覽卿所奏外任亦甚屬緊要卿意如何
奏分別流土考成以專職守載文集
躬行丁祭禮
向來滇黔兩省督撫提鎮與祭者少公以大典所關不

獨文員皆當與祭即武員三品以上者皆當率文武諸生躬祭但須盡誠盡禮不得令吏役弁兵張燈夾墊以入櫺星門內規模整飭并以江南所刊丁祭榜文悉依條例以行于是百官之富威儀之肅莫不凜然嘆為未見云

公自陳疏請內調

公以八月例當自陳疏請內調奉

旨鄂 謹慎清廉忠誠任事正資料理着照舊供職

監臨鄉試

公癸卯典試雲南丙午復為監臨故於場屋事宜尤為加意凡內簾外簾無論巨細無不精詳盡善諸務從豐以盡優禮賓興之意至今士子猶稱頌之

九月

奏陳烏蒙鎮雄事宜

九月十九日具奏 文載全集

硃批欣悅覽之

奏土官刀聯斗投獻印信

者樂土司刀聯斗自知罪狀投獻印信但求免死情愿歸流奏請授以職銜冠帶終身量予養贍則強不如安于著刀瀚勢不如刀聯斗者皆將遵法輸誠不煩威力矣

硃批朕中心嘉悅竟至于

感矣有何可諭勉之

奏報銅鹽

同日奏為報明銅鹽事臣到任後清查鹽課總須立定程規不寬不刻俾循分中材皆可以遵守庶行之永遠帑餉有濟也至于礦廠原係自然之利但屬可開之地俱有益無損各廠雖衰旺不同多寡難定然竭力清剔不無小補全文載文集奉

硃批卿朕之奇臣也朕實實欣幸之至

奏報秋收

同日奏為恭報秋收併米糧價值事畧曰滇省自夏徂秋各屬雨澤調勻今各府之早稻已獲晚稻現刈將畢

通計收成俱有九分十分惟楚雄姚安二府得雨稍遲止可八分寧州宜良南寧通海太和等縣間遇山水驟衝嵩明彌勒寧平夷昆明州等處間有水雹蟲傷然僅數畝數十畝多者不過一二百畝隨經該州縣勘驗詳報酌動倉穀賑恤俱不致失所黔省亦雨暘時若高下田地皆得及時播種通省收成約計八九十分似此年豐物阜比戶盈寧實由我

皇上宵旰乾惕至誠感召之所致臣不勝慶幸不勝感切

全文載文集奉

硃批卿總督滇黔

上蒼自然賜此昭應也深慰朕懷

冬十月

特授雲貴總督兼兵部尚書

十月二十六日欽奉

特旨授雲貴總督加兵部尚書銜十二月十八日具疏謝恩畧云臣之受

恩至矣盡矣內外臣工無有如臣者臣復何言惟有必誠必敬矢勤矢慎時時問心勿自昧天良已耳全文載文集奉

硃批內外臣工無有如臣者卿以受恩而言此九字朕則單用此九字也

公捐舉子公車盤費

滇黔二省會試遠在萬里道路險阻雖恩給驛馬貧士居多公車甚少深可惋惜公乃捐貲千金并巡撫司道守令亦皆情願捐輸計每人可得三十金令地方官員招致勸駕于是踴躍爭赴是科滇省進士十名黔省進士六名稱極盛云

奏請長寨建營增置官弁兵丁

乃于長寨設參將建大營即以長寨命名謹始且威苗也以官祿取谷隆關立首功即以官祿為參將設遊守千把各員有差其安營設汛各相其形勢以分添兵多寡自是寨永靖而遠邇羣苗無不聞風歸附矣由滇赴黔規畫長寨事宜

長寨蕩平于十月初四日起程赴黔二十一日抵貴陽
規畫善後事宜

接准部咨會審草職土府祿萬鍾等

先是以祿萬鍾祿鼎坤積惡等事具奏并咨商川督岳
公題請草職會審至是于十月十八日途中接准部文
隨委糧儲道張允隨曲尋鎮總兵劉起元等前赴東川
適中之地候川員到日會審

十一月

親往長寨

是月朔日由黔往長寨招撫逃亡給牛予種按口賑糧
民皆懽集其應安營設汛增置官員俱逐一親勘具奏

初十日回黔省

審長寨諸囚

十一月十六日集司道等審長寨諸囚分別首從按律
定擬情可寬者概從省釋

奏辭兩江總督陳明雲貴事宜

十一月十五日奏為恭謝

聖恩敬陳愚悃事家人賁回

御賜人參八斤哈密瓜二個敬啟

硃批兩江非卿不能整理伏讀之下感極愧生兩江重任
原非臣愚所能勝然誓欲酬

恩難易非所計亦何敢固辭但雲貴極邊關係緊要一切

事宜尚未有頭緒臣即竭廢料理亦必須時日茲蒙

聖諭不敢不盡言之一夷情之難制也一軍伍之不振也

一地利之未盡也一水陸之不講也以上四條操舉大

要節目繁多不敢瑣瀆臣欲畧定規模使後來勝臣者

可以推廣不及臣者亦可以依循斯臣力稍竭臣心稍

慰仰懇

聖恩兩江另簡賢才留臣三五年俾得詳籌緩理庶幾可

有頭緒可代之人臣現無所知亦不敢妄舉敬當留心

至于揚名時誠實端正內外如一撫綏之任有餘但營

務軍機不能料理若與臣同事可以共濟伊因虛心臣

能直告也據臣愚見內任實堪大用外任或難總理常

德壽存心甚好人亦明晰小省巡撫可以勝任但識見

尚未通達猶少果斷臣受

恩深重據實直陳全文載文集奉

硃批

上蒼鑒之朕臨御四載亦只得卿與怡親王二人耳勉之一

字朕皆不忍下筆矣

公由貴陽赴東川

東川本以土府改流隸川省管轄改隸滇省至是十一

月二十四日往東川親為規畫且與烏蒙連界兼可相

機運籌
公由畢節駐威寧

威寧與東川烏蒙鎮旗俱接壤是月七日公駐威寧留一宿與總鎮孫弘本威寧守楊永斌及遊擊哈元生等面示烏蒙機宜

公自威寧赴東川府烏蒙土目祿鼎坤父子投誠獻土自威寧赴東川九九程野處帳宿者九五程及將至東川烏蒙土目祿鼎坤于十一日携其子祿萬福祿萬富及頭目人等郊迎百里外匍匐稽首願求內附次日命鼎坤等進見乃以其所管魯甸地方二千八百餘戶造具清冊投獻願歸版圖續據張鶴鼎坤稟稱土府母子皆願出審主文劉建隆及鎮雄土府范掌安不肯檄調各路官兵進烏蒙相機剿撫

二十日公在東川檄各路官兵分駐烏蒙相機進剿奏烏蒙情形及祿鼎坤投誠等事

十二月二十一日奏為欽遵

聖 事略曰查烏蒙兵馬共不及一萬渠魁止祿鼎坤握其大勢又與祿萬鍾母子不和而祿萬鍾年纔十五一聽劉建隆主使毫無知識但得祿鼎坤其餘俱可應手料川省委員必不能拘提到案隨于赴黔之便沿途酌派官兵并各土兵俱令在營候調聲言烏蒙少抗即擬進剿一面密檄署東川府黃士傑前去開道示以利害續據黃士傑呈送祿萬鍾祿鼎坤詳文俱稱烏蒙與東川緊連去滇省不過六百里情願照例撥歸雲南臣以

原屬川轄事關題達仰候酌及臣本月十三日抵東川前一日祿鼎坤父子迎至百里外匍匐道左情詞哀切隨行至郡臣各賞給緞足銀牌面加飭諭并委為土守備令隨同遊擊張鶴前去土府招喚祿萬鍾等臣看得祿鼎坤既投到烏蒙大勢已無能為難官兵直抵土府料亦不敢抗拒大約半月內俱可平定烏蒙改流不難鎮雄改流更易所慮者一經改流善後事宜大須調劑謹據實陳明全文載文集奉

硃批為此一事朕不能釋懷不料其如此完結實非人力朕惟以手加額心叩

蒼穹我

聖祖君父在天之靈特賜佑耳此得豈不用張弓持矢所能了者國家祥瑞之事卿之奇功也朕之慶喜筆難書諭奏陳東川事宜

同日奏臣自長寨事竣於十一月二十五日由貴陽府起程過威寧鎮至東川府三百六十里內人煙俱寂雞犬無聞惟隔三十里有塘兵二三名茅屋數間而入山處古木參天遠山處平疇萬頃取用盡屬良材墾治皆為美產然而田皆蒿萊地盡荆棘耕種不施漁樵絕跡者則以地近兇夷徒齎糧以資寇盜故民不肯為官不敢問而近城數十里內肥磽之土亦半拋荒雖藉口烏蒙之擾亦地方有司之不用心也臣住威寧兩日查勘

一切見西北康家海子一帶一片積水長可百餘里舊有河三道淤塞至今臣隨尋看河身可以開挖通流約工價不過三千兩可出米數萬石較稻田壩八仙海子更屬近便及十二月十三日抵東川雖城垣傾圮人戶蕭條然而觀其山川察其形勢按其疆畝稽其廠地固膏腴之府物產之區也緣六營盤踞諸目逞兇歲遇秋收輒行搶割墾田開礦之議從未與聞今臣宣揚

聖德播告

天威道路所經無不惕慄并傳諭六營長諸頭目賜以銀牌牛酒無不踴躍帖服惟命是從臣現已買置耕牛捐造農器蓋房百餘間先墾田萬餘畝明歲秋收即可得糧二萬石查東川礦廠頗多現在湯丹一廠已採試礦苗甚旺核算歲課將及萬金再東川地方遼濶營長伙目侵占田畝私派錢糧甚至縱夷劫殺綁擄平民非一知府一經歷所能遍理查巧家一營逼近烏蒙去府窺遠歷遭烏酋殘踏似應設立一縣將縣典史移駐者海歹補地方離府治百里應設巡檢一員則補地方遠在江外應設巡檢一員凡緊要地方墾田開礦協辦有人而營長伙目改立鄉約保長一體編甲將稽查既嚴漸染亦易二三年後東川盡為樂土矣至東川營制若得烏蒙改流則東川烏蒙鎮雄三府必應設一鎮容烏蒙事定併一切續議事宜再行請

旨全文載文集奉

硃批覽此奏甚嘉獎賞悅一一從至誠中料理之事朕實不知如何待卿方於此心不負但實憐卿心血于意不忍耳

十二月

調遣官兵自營起程入烏蒙

二十五日以所派撥官兵進剿烏蒙各指授所應駐札汛地靜候調遣相機剿撫二十七日齊集各汛候進

公自東川回滇署

調度已定公乃回署于二十七日自東川起程二十九日抵滇署

滇黔大雪

滇中氣候之煖四時不甚殊故冬常無雪公至滇氣候亦得其正冬至前後水能結冰二十二三日雪可數寸十二月初四日雪勢尤溥遍及滇黔時公由威寧行八十里至黑石頭地方駐劄帳房次早布帷乍起雪盤半尺詢之滇省亦復不減

奉

硃批深慰朕速念卿具此丹誠再無不感格

雍正五年丁未公年四十八歲

春正月

欽賜殿前

御宴賞至滇省

皇上以公遠在邊疆時深

眷注至會值元旦

御前大宴乃盡撤以賜公

面命賞摺人員賞至雲南宛如侍宴

君前以申其忠愛依戀之意真不次

殊恩明良一德一心至此哉

奏謝

御書福字對聯及貂冠龍補等物

賞摺人回接奉

御書福字一幅對聯一幅貂冠一頂龍補一領龍袍一襲

蘋果文旦甜橙廣橙福橘三箱哈密瓜二個鹿尾鹿肉

樹雞關東魚四隻湯羊一隻正月十七日祇領訖具摺

奏謝文載全集

總兵劉起元等率領祿鼎坤入土府查勘

正月初一日官兵齊集土府祿萬鍾母子及主文劉建

隆等先已逃遁僅存鎗砲盔甲器械等物

詔授騎都尉世職

是年奉

旨以鄂

平定烏蒙鎮兩土府地方寧謐功績攸彰特

授騎都尉世職

奏報官兵進剿烏蒙祿萬鍾先逃土府一空

正月二十五日奏稱官兵由魯甸進烏蒙沿途各寨投

誠者已三千餘戶懽聲載道劉建隆等見大勢已去乃

擁簇萬鍾母子等上馬并所有盡行搬運而逃元旦官

兵至則土府已空公料其勢窮力竭自應投川應無所

逃遁英文載全集

硃批祿萬鍾已投到川省岳鍾琪已奏欲問罪正法改土

歸流朕已批諭審明定案一面奏聞一面送與卿明白

雲貴未了案件方可定擬

鎮沅猓賊叛遣總兵孫弘本討之

鎮沅猓猓于正月十七日四更聚眾數百人將衙門焚

燬威遠同知劉洪度被害初劉洪度緝拿猓賊甚嚴已

監禁五名此案或由激變或因報仇俱未可定公以奏

聞

硃批據理而論激復二種情由皆有改土歸流固係美事

然必委用得人方保永安長治劉洪度必有自取死之

道但傷及許多兵民朕心深為惻然當此振作之初必

酌中料理疎而不漏方好全賴卿措置得宜料卿自無

過不及之慮也

官兵進鎮雄隴慶侯先逃土府一空

先是鎮雄土府隴慶侯與烏蒙祿萬鍾年皆十五不能

自主祿萬鍾為主文劉建隆等所誘隴慶侯為主文王

之瑜范掌案等所誘互相勾結不令出審陰謀抗拒官兵及至勢窮又唆使潛遁至是官兵進鎮雄而慶侯母子又復先逃土府一空

二月

奏謝耕籍大典

公准部文初行耕籍大典禮畢奏謝

硃批

著先農說耕籍說并以三十六禾詞頒行兩省

公以初行大典時部文未經詳載儀注郡縣紛紛呈請公乃博稽經史詳加參考著先農說耕籍說各一篇并以三十六禾詞通行兩省及後部文續到會典刊成雖詳略不同而大意俱皆符合

三十六禾詞

光華日月開青陽房星晨正呈農祥帝念民依重耕桑肇新千籍考典章吉蠲元辰時日良蒼龍鸞輅臨天闔青壇峙立西南方犧牲簠簋升芬芳皇心祇敬天容莊黃幕致禮虔誠將禮成移蹕天田旁土膏沃洽春洋洋黛犁行地牛服縵司農種稔盛青箱洪縻在手絲鞭揚率先稼穡為民穰三推一撥制有常五推九推數遞詳王公卿尹咸贊襄甸人千耦列雁行耰鋤既畢恩澤滂自天集福多豐穰來牟蒼黍森紫芒華薌赤甲私稭穉秬秠三種黎白黃稷粟堅好碩且香糜祀大穗盈尺長

五穀五豆充隴場捺梁擔糜九色糧蜀秫玉黍兼東廩烏禾同收除種梁雙岐合穎遍理疆千箱萬斛收神倉四時順序百穀昌八區九有富益減歡騰億兆感聖皇原本蒼龍鸞輅改青紘載來原本西南改在東原本皇心改一心原本天容改容儀原本移蹕改移駐原本王公卿尹改羣公庶尹蓋原本乃

皇上躬耕南郊之詞改本乃臣子躬耕東郊之詞非敢擅易也此詞載會典初准部文頒行耕籍之禮會典正在纂修故部文未經言及公以既行大典何可無詞乃從禮部鈔出及會典成有司見此書者亦少即見者亦鮮能留心公遂頒式通行該省今附錄譜中使知公之苦心無事不注念而行禮者皆知不可一事苟且庶盡臣子之心也

奏泗城土府不法事

初以進征長寨而完苗多往泗城竄伏泗城素恣橫不法至公具摺奏

聞奉

旨着粵撫韓良輔及李紱同于適中之地會審先是着韓公前來會審繼復命李公同來

興修異龍湖河道

湖在臨安府之異龍湖湖水可灌田數百萬頃水源自巖洞口出巨石阻遏沿湖田畝盡荒民甚苦之前經屢

議欲伐洞口巨石相傳有異龍盤踞或伐一塊則狂風怪雨飛砂走石頃刻傷人是以中阻公曰異龍神物也神當福民豈以禍民當虔禱以感神神必我乃親撰祝文遣官骨禱禱畢天清日霽風和浪靜于是往伐巨石應手而碎不數日伐盡湖水暢流萬民懽悅遂立碑以誌公之德

生苗五百三十九寨內附

自長寨既清于是安順鎮寧定番廣順諸郡接壤粵西諸生苗最號難馴至此皆聞風內附編入保甲

三月 奏謝

御賜懇請入都慶祝

萬壽

御賜松糕一匣茶糕一匣酥食一匣燻猪風羊肉一簍三

月初一日賞回祇領訖十二日具摺謝

恩懇請慶祝

萬壽

硃批今歲萬壽節朕不受禮地方事務雖少就緒正資料理卿之欲來見朕朕知發乎至誠非具套文之可比而朕亦實想卿凡諸外用大臣朕不忍別至于落淚者惟卿一人耳况我君臣年紀他日歡聚有日當權輕重而為之不必作兒女態可靜心治理地方今不必來

奏烏蒙鎮雄改土歸流事宜

三月十二日具奏

硃批籌畫甚是妥協今滇黔數處改土歸流新定苗夷正資彈壓烏蒙鎮雄等處擴地甚廣應添兵處不可惜此小費當謀一勞永逸萬不可將就從事俟歸化日久一切如內地一般時再議減撤未為不可當知朕意料理可也

奏獲鎮沅賊首等事

同日以鎮沅賊事奏

硃批首惡盡獲可快之事當審明嚴懲

准部咨以祿萬鍾等解雲南質審

閏三月初十日奉

旨征剿烏蒙搗其巢穴係雲貴官兵奮勇總督鄂 調

度之功然非川省總督岳鍾琪將冤山涼山等處不法之番夷悉行剿撫去其犄角之勢則雲南官兵亦不能成功如此之速白女迭祿未甲敢于抗拒官兵甚屬可惡鄂 屢次差遣祿鼎坤招撫而祿萬鍾不肯就撫及至勢窮力竭又至岳鍾琪軍前投到欲以巧脫重罪甚屬狡詐部議將祿萬鍾解往雲南質審所議甚是白女迭祿未甲擒獲之日亦着解往雲南質審餘依議同日奉准部咨鎮雄改土歸流交與雲南附近管轄同日又准部咨

奉

旨隴慶侯向與祿萬鍾勾通作惡今復唆使逃匿法難寬宥部議解送雲南審明題結甚是

奏謝

御賜兼辭長寨議叙

閏三月骨到

御用寶硯一匣火鐮色一個茶糕二匣果乾一匣兩次骨

回祇領訖略曰前閱邸鈔知長寨仲苗一案奉

旨着將臣等從優議叙念臣職任封疆責在寧謐但地方

有事即罪無辭既不能弭患于未萌復不能懲先于

既變勞師費餉需日就擒此復何功應邀議叙若竟冒

膺

殊恩何以風示羣屬未准部文先懇

慈鑒

四月

詔免雲南六府州縣白土軍丁賦役

雲南六府州縣向有白土軍丁久編戍役重納丁糧民

殊疾苦公奏之奉

旨蠲免萬姓懼慶具疏謝

恩

五月

奏謝

御賜五月初十日奏為恭謝

聖恩事四月二十日骨摺家人賫回

御用冠一頂茶糕一匣松糕一匣香瓜乾耿餅一匣酥食

一匣祇領訖敬啟摺扣荷蒙

硃批臣跪諷數四自念遭逢雖義屬

君臣實恩同父子波從中來不禁復作兒女態臣有何功

時當內省無論於地方事務稍存苟且稍涉乖張目視

手指罪不容誅但此心稍懈即是恃負神明鑒之生難

幸免故未敢僅以清勤自效便稱盡職與二三庸人較

優劣也至於當權輕重故事理之要樞亦經綸之極則

臣務時時敬體虛心實力黽勉步趨雖萬里之外常親

聆

慈訓已耳全文載文集

硃批朕每念及交卿辦理倚任之事思卿之勞實令至於

不忍凡卿一切料理奏對朕實心動覽之朕亦不忍多

諭惟秉一誠默祝

上蒼后土

聖祖神明令我鄂爾泰多福多壽多男子平安如意耳量精

神力量為之第一不可勉強

奏鎮沅賊平劉洪度並無激變情由

公以鎮沅賊平而臨元鎮所屬之新平威遠元江普洱

茶山等處猓黑苦葱擺彝窩泥大頭猓獠之類彝種不

一出沒哀牢魯魁之間為害地方尤非一日今雖首惡
羣兇皆已擒獲現在審擬分別正法而猥黑夥黨各路
散佈仍須乘勢多擒以安良懦劉洪度努力急公頗稱
廉幹因猥賊劫殺擒捕甚嚴由此啣恨並無激變情由
具奏奉

硃批劉洪度若如此情理皆屬可憫可惜但據事而言未
免忠而欠謀

奏鎮沅雖平尚多善後事宜

公以鎮沅一事再不乘時料理稍復苟安恐各路終難
寧貼惟當及時先猛後寬時防復作之虞等語具奏

硃批且猛做去寬之一字乃

上天之恩若容寬時得有可寬乃爾我君臣之福

天地神明之殊恩也思此二字之苦

聖祖鑒之含泪筆

第五子宓生後改名忻

五月十三日宓生及少長和碩莊親王見而愛賞請

旨以女妻之

以平烏蒙鎮雄功加二級給世襲拜他拉布勒哈番
奉

旨烏蒙鎮雄兩土府悉已平定鄂爾泰著加二級賞給世

襲拜他拉布勒哈番

奏剿諤冲花苗

諤冲花苗在黔楚交界地方係楚省靖州零溪土司所
轄與黎平府新轄五開衛之木洞屯接壤頻年劫殺案
件甚多徭皆互相推諉公至是一面調兵進剿一面移
咨楚省合剿擒賊焚巢諤冲以平具奏
公由滇起程赴安籠

公以泗城事具奏奉

旨著韓良輔李紱同至適中之地會審于五月十六日起
程赴安籠

六月

奏謝

御賜并以胞弟鄂爾奇鄂禮覆奏

六月二十七日奏為恭謝

聖恩事六月初七日家人賞回

御賜丹錠九封貢茶四瓶香囊四匣錦扇四匣香器一盒

祇領訖臣弟鄂禮供職二十餘年茲蒙

恩諭鄂禮前朕未審其人昨補用時見其人甚可取此卿
之祖父必有積德處加意教導他卿這弟如何朕觀似
在鄂爾奇之上欽此臣弟鄂禮存心忠厚亦頗明晰策
勵用之部司尚可辦事但無卓識難有定力雖為人平
易比鄂爾奇較優然鄂爾奇多偏鄂禮少軟過猶不及
均未成就臣當不時教導各自奮勉以仰副
聖主任材器使因物付物之至意臣祖父何敢當積德但

自高曾以來從無臨陣不勇見財苟得臣父鄂拜平生耿介義理自持居官四十年祖業之外未曾長尺寸通旂所知富寧安尤所親見欽荷

天語謂臣祖父必有積德處臣之祖父有知且感且泣臣等若復稍有不肖不獨背負

殊恩

上蒼鑒察逆子辱孫類同狗彘其何以見先臣于地下言念及此痛淚沾衣

奏報生苗向化請附版圖者凡一百八十四寨

六月二十七日具奏

硃批實可欣幸之事從此邊氓得以安枕矣此皆卿忠誠

為國之感應朕嘉悅之至

六月公會粵撫于安龍翌日泗城土府岑映宸繳印獻土六月初二日韓公良輔李公綏同至安龍公先至區畫已周二公見公未携一兵問其故公曰我已携三十萬兵矣明日泗城土府岑映宸跪繳印信號紙並率其子弟頭目等人懇恩改流存祀公請以映宸削職免其治罪乃祖原籍浙江映宸併眷屬發浙江安置其弟武舉岑映祺授冠帶給養贍以奉岑繼祿之祀繼祿以鼎時急先歸順以獎其前功所有泗城知府改設流官以江為界江北歸粵江南歸黔事竣奏聞二公曰三十萬兵安在公曰煌煌

明詔當兵十萬烏蒙先亡當兵十萬某不才從諸公後親涖南籠亦可當兵十萬是則強兵三十萬也二公斂容而退曰誠不可測泗城遂定

秋七月

公有安龍回滇

泗城改土歸流分疆畫界置官增兵安營設汛一應政務奏覆事竣回滇

八月

奏謝

御賜并多福多壽多男子平安如意之硃批

八月初十日奏為恭謝

聖恩事略曰七月二十日家奴賞回

御賜珊瑚珠一盤記事摺一袋瑤瑯匙箸瓶盒一副鼻煙

洋器一具蓮心茶一瓶佛承柑一簍祇領訖荷蒙

硃批臣跪捧卒讀感痛失聲妻子驚看莫知所以伏念

聖主萬機就理猶復日

御勤政殿雖溽暑不少輟自強不息純亦不已天下萬世

有至尊而勤勞如此者乎

上蒼厚土

聖祖神明實鑒精誠用申保佑在

聖躬之康強逢吉固所自得而內外大小臣工皆當知感

知奮自訟自慚者也臣血氣具存心肝不昧身膺殊知異數秩晉八階廕叨四品儒臣之榮至于斯極乃屢荷

聖慈獎許至此愛養至此矜憐至此臣不但念及身家實同狗彘便私有性命亦難對鬼神敬繕及此涕淚盈襟此生此世即欲作報

恩人且無能自了又何敢墜落故自受事迄今惟思勤以補拙曉起夜眠鉅細皆親理同官屬吏謂臣羸瘦時有勸詞殊不知盡得一分力斯安得一分心心之所安即是樂境強弱論形達人所誠臣今且精神健旺疾病全消懇祈

聖恩母為萬里遠臣慮也至錫福自

天求福由己上有

皇天眷命

萬壽無疆之

主斯下有天壽平格保佐

王家之臣臣實非倫當求自信臣自赴滇黔連生二子今已有五男平安如意

奏陳江南水利

公在江南水利無不興修而奉行未盡善正在嚴飭忽奉內召至此猶眷念不忘乃于八月初十日奏陳通省水利如白茅劉河江寧鎮江揚州各路城河及五塘等

謚永無苗人騷擾之患甚屬可嘉着將鄂爾泰等從優議叙部議准加三級

九月

籍田產嘉禾

籍田在先農壇下二丈五尺之階下一穗而兩歧三歧者數十株四畝九分之畦中同莖而三秀四秀者十餘穗文載全集

奏謝

御賜

九月十六日奏為恭謝

聖恩事八月三十日賞摺家人賞回

御賜嵌玻璃紫石夔龍盒硯一方銅格水大雙硯一盒蜜

荔芰二瓶九月十四日復蒙

頒到

欽定詩經傳說會纂全部祇領訖跪謝

硃批朕躬甚安卿好麼來往人朕備細訪問知卿精神起居甚好實如獲珍寶之喜但諸凡量力而為之萬不可過強欽此及摺內敬述

天語一公則無事而非是一私則無往而非不是復蒙

硃批但知此何時而非坦蕩之景真極樂界也欽此臣伏

讀之下無可言語愛臣諄篤臣之

慈父勉臣深切臣之

處無不悉其利弊奉

硃批此奏可嘉之至已有旨矣自此江南大修水利唯五

塘為胥吏朦蔽土豪賄囑終不果行文載全集

奏請減免西藏出師兵丁借支銀兩以示體恤

同日奏奉

旨此奏甚是朕欣悅覽之卿若不奏此事幾乎疎忽已有

旨矣加恩優恤原朕之本意也文載全集

以平仲苗功加三級

月 日奉

旨仲苗自數百年來兇悍不法擾害平民今鄂爾泰石礼

哈馬會伯率領弁兵前往剿撫成功甚速地方俱已寧

嚴師凡有天性皆應悚心敢不益自愛重期為成人竊念

聖主萬幾親理日昃不暇心周遠邇大小靡遺盡在

睿慮之中總歸至中之宰而百官羣牧曾不能仰贊萬一

少紓

聖懷念

聖主之勤勞實臣工之罪戾臣雖在萬里心切難安况臣

職司所寄止此兩省而兩省事猶多未就緒乃屢荷

聖慈諭臣量力不可過強臣更何以自解至臣年來精神

實倍健旺此來往人所共見當念念存公刻刻去私常

求坦蕩之景毋敢忘此極樂界也奉

硃批覽卿奏謝字字出于至誠句句朕皆動容覽閱

九月

奏剿威遠新平獠賊

公以威遠新平一帶地方獠賊猖獗潛通魯魁哀宰出

沒江內江外為害最凶前以鎮沅逞逆因而威遠獠賊

札鐵匠等與新平野賊李白疊等各乘機劫殺隨檄官

兵前赴此二處協力擒剿茲據總兵孫弘本等詳報所

有獠賊生擒解者六十名當場拒敵傷死者九百四十

餘名內斬首級者三百八十四顆拿獲眷口安插者一

百八十二名口向者獠賊從未覩此兵威經此大創今

見抗拒者盡行剿滅投誠者概從寬宥皆哀懇求生率

黨服罪等語具奏奉

旨朕嘉悅之外餘無可諭文載全集

奏報古州等處生苗願附版圖一千餘里

黔粵之交有古州八万地方雖在邊界之外實居兩省

之中黔之黎平都勻鎮遠永從諸郡縣粵之柳州懷遠

羅城荔波等郡縣四面環繞而以此種生苗竄伏其中

任其劫掠一無管轄荼毒兩省莫可如何今自長寨設

營泗城改土安順各路生苗皆已輸誠內附

奏報協剿四川腊汝窩賊番

九月十六日奏以川省官征剿腊汝窩賊番隨檄令永

北鎮官兵策應七月初六日蕩平

硃批如此不分彼此料理封疆毫不推諉瞻顧何事不能

辦理也嘉悅覽之

冬十月

奏謝

御書匾額并對聯一副俱刻銅字

十月初八日奏為恭謝

天恩事十月初一日新授按察使張允隨赴任齋捧

御賜

御書匾對誠悃宣猷四字體國公忠股肱膺重寄憲邦文

武梁棟得純臣十八字并鈎刻撰銅共二十二字到

臣 瞻誦之餘覺感激之私與驚惕而交集抑忻幸之至轉

恐懼以彌深頓首無言仰天流涕文載全集

十一月

奏謝

御賜奏匣并素緞等物

十一月十一日奏為恭謝

聖恩事略曰十月十三日巡撫朱綱入境齋至

頒賜奏匣三個十六日守備裴弘道賞回

御賜臣素緞四聯哈密瓜二圓果乾一匣祇領訖跪誦

硃批伏讀數四感激之私并仰

至誠之明通凜

上蒼之昭鑒一念少懈鬼神殛之此外實無可名言

奏報滇黔二省秋收豐稔

同日又奏為恭報滇黔二省秋收豐稔事略曰滇省跬步皆山黔省土性瘠薄全賴雨暘時若方可豐收自夏徂秋雨澤調勻兩省高下田畝均得及時裁插今雲南所屬均有十分實為大有之年貴州通省約有八九分此皆仰賴我

皇上宵旰勤勞感召

天和之所致也再雲南今歲收成實十數年所未有各屬缺

少倉穀發銀招買之項皆今及時完補合併聲明奉

硃批卿此忠誠若不如是

昭應無是理也朕欣悅以手加額覽之

奏進剿車里窩泥逆賊

公以車里宣尉司地方近逼老撾遙連緬國有窩泥一

種雖具人形性同禽獸藉口外而溝池倚茶山為捍衛

盤踞高山之中深匿岩箬之內入則藉採茶以資生出

則憑劫掠為活計前逆賊刀如珍等勾結各種猱賊輒

有窩泥四百及官兵進剿窩四散此皆車里土目刀正

彥之姦謀也公是以進剿車里

硃批此事推諉不得的隨出隨辦一勞永逸之舉不可少

憚煩勞也

奏請關嶺改站

同日奏安順改站一事面奉

聖諭交臣查議臣自入黔境即留心咨訪不獨安順地方

所當改站即平越一帶亦有別路可通平坦捷近官民均便自公奏後復改成新站舊所稱闕索嶺鐵索橋者皆更為坦行道矣

十二月

奏謝

萬壽宴

親嘗克食

御筵果餌鹿羊等物

十二月十三日奏為恭謝

聖恩事略曰初二日家人賞捧

頒賜

親嘗克食一盒

御筵果餌鹿尾鹿舌共三匣哈密瓜四個初八日千總段

福齋回

御賜阿布哈羊三隻廣橙一篋祇領訖跪謝

硃批諸王大臣因朕五十大壽懇請備宴朕勉從之此日

微雪一堂喜氣溢宮院念卿在遠省未得入座特留數

種朕親嘗食物寄來卿食此如同君臣面宴會也欽此

臣伏讀之下感痛失聲妻子聞知亦皆淚下念受

恩至此無可名言

天地神明實鑒實察又接臣弟爾奇家信稱十一月初一日

上御西暖閣

諭諸臣曰朕於羣臣無不闕切每當陞辭時諸臣亦有戀戀者然朕心實未嘗留繫惟鄂爾泰前在朕前不過數日朕每念之不置偶閱伊泰摺輒為淚下豈亦君臣夙世緣分耶朕萬壽節諸臣進觴朕于班中不見鄂爾泰輒為不懌特留筵上果餌四盤令奏摺家人齋去以示朕意語畢

天顏悽然爾奇於班中不禁淚下如雨幾至失聲文載全集

集

奏報滇南瑞雪

詳文集奉

硃批去冬瑞雪可謂浩蕩

天恩直省普同皆賜數尺之雪實罕遇者况滇省從未聞有

二尺之雪朕惟以手加額倍加揚勵與卿等共勉之耳

朕實感激愈增敬畏矣

天

祖實鑒之矣

奏報安順生苗附入版圖四百餘寨

奏以安順鎮寧定番廣順等府州縣邊界接連粵西生

苗盤踞最為難馴今願內附者四百餘寨庶可以清漢

奸之源絕苗夷之繫

硃批妥協之極覽此有不嘉悅之理乎題到有旨

雍正六年戊申公年四十九歲

春正月

奏謝

御製律歷淵源一百卷

五年十二月賞到公細閱一過按其源委抉其精要條分縷晰具奏恭謝

硃批欣悅覽之朕所喜者滇黔兩省新創之事甚多初定地方籌畫之處頗繁想此繁卷如山料卿必竭履勉強辦理今覽此奏尚能留心于歷律之書則精神力量必有餘也朕實神情皆為之怡悅欣喜之懷筆不能喻雖然留之一字甚切要珍重之

欽賜古今圖書集成一萬二千卷

此古今第一部大類書也天地人物理學經濟六彙編又于彙編中分三十六典每典中又分編年總論藝文紀事雜錄外編為六部纂修六年書成復增三年告竣議叙官數十人員費帑資百萬餘兩僅刷書六十部板隨刷隨毀書成之日只賞給諸王與在廷大臣實心辦事學問優通者始各賜一部存內府者不足其半乃於萬里外委官賞給與公公奏謝

聖賜後嘆曰

天恩高厚至此與其遺我一家子孫讀何如存在書院留與一省子孫讀也乃以此書併携藏書共二萬餘卷留之書院及入都

世宗詢及此書公據實以對

世宗大悅公忠如此嘉嘆良久復

賜以二部

奏剿茶山一帶兇賊

公以滇省邊疆大局東則東川烏蒙鎮雄西則鎮沅威遠恩樂茶山孟養等處皆係兇夷盤踞欲規畫全省邊疆必將此數處永遠寧謐斯為長策今已漸次平定悉有規模唯車里茶山孟養一帶地方界連交趾及緬蟒諸國各種蠻賊憑陵江外一有軍期彼一號異類聲息遠通蠻國酋長皆可響應故自元迄明每一興師輒調兵數萬支餉四五省然後僅入孟養之界明兵部尚書

王驥輩率師到此諸部皆震怖曰自古汗人無至此者洵天威也及班師而歸旋服叛總緣未經妥辦故貽累至今臣於五年十一月十一日進剿窩泥官兵數千已直抵孟養地方并深入攸樂莽芝等諸兇寨賊巢俱破賊首俱斬賊黨俱擒羣蠻皆願歸附此固機有可圖勢難再緩誓必乘此機勢永遠蕩平以期有厚望之地盡入版圖安設郡守庶邊疆永靖矣

硃批凡卿所辦之事朕實至無一言可諭矣在廷諸人皆與觀之人人悅誠服賀朕之福慶國家得人朕亦唯以手加額感

上蒼

聖祖賜朕之賢良輔佐耳卿如此居心行事不但卿一人之力勸勉屬員得通省文武官員之力且凡見聞臣實亦莫不奮勵國家得力處多矣大臣習尚一整我朝之福洵不可限量卿功實大凡封疆大臣能保全名祿者即為上上人物矣不但就能如此而亦孰肯如此此人情分明眼前者

天 祖自然照察朕慶悅之懷實難筆論勉之一字皆不忍書矣嘉之一字實亦有負卿之心也

奏謝

恩賜世襲阿達哈哈分并以功讓提臣楊天縱等

正月初八日具奏奉

硃批楊天縱已另有旨矣其餘文武官員可一一詳細造冊送部

冊送部

南掌國王烏孫遣使貢象

古老摠國也與安南國為隣久慕

天朝欲求冊封無由上達公至凡邊方外域宣示

聖主德威無不向慕該國乃屢次轉懇代為陳請

公許之至是遣使以猛花貢象二隻表文一道公厚賜

賞給委員伴送入京明年三月

召見賜宴禮部右侍郎蔡公陪宴

勅封烏孫為南掌國王賞給粧蟒錦緞紗羅器皿等物賞

來使以猛花等銀一千兩及幣物有差三月二十四日遣膳房大人佛公宗伯常公左都三公都統金公至會同館

賜上馬宴給勘合起程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回本國

奏報車里首兇就擒外國效命

二月二十八日奏為車里版目刀正彥逃至江外外域諸國協力擒拿仍逃回江內拿獲各犯解營文載全集

二月

奏謝

御賜福字一副化日山川秀芳春歲月長對聯一副并荷包貂等物

正月初十日貴到

御書福字一幅對聯一副如意荷包一箇內金銀寶玉共

二十八枚珊瑚結堆花荷包一對貂皮六十張蘋果廣

橙共一篋文旦朱橘共一篋哈密瓜二篋鹿尾十隻鹿

肉六方湯羊一隻樹雞六隻細鱗回魚祇領訖竊念

聖主萬機親理日昃不遑乃蒙於元旦二十餘日之前獨

垂念及臣萬里之外金貂珍佩嘉饗異品驛路飛傳官僚

驚見受

恩至此臣有何言至若天保遐福之歌藁蕭萬福之咏此

臣之所以祝君有猷有守康色好德則錫之福此皇之

所以與臣今臣已叨荷

聖主錫福者三仰瞻

龍文竊自時念守不足難或可自信而何以有猷何以有為何以安和現於色何以好德發于中對越之下敢不凜然至於敬繹

寶聯則曰化日山川秀芳春歲月長臣忻忭之私倍切慶

幸蓋邊隅苗獠之地皆蠻烟瘴雨之鄉今共觀光天化

日盡成大地芳春固宜滇黔山川皆增秀麗蠻荒歲月

同樂舒長而我

聖主之所以眷顧邊方者期之深望之切故勉之至也臣

惟願以錫福於臣者遍以散福於滇黔父老子弟歲歲

年年同遊春風化日之中是臣之心是臣之志奉

硃批不念及卿尚當念及何人也朕不敢言錫福願歲歲

年年同卿等與天下蒼生共叨

上天大地

聖祖慈恩之錫福耳實朕之心實朕之志

三月

詔賞安南國王黎維禔地四十里

前督臣高公查有安南國侵地四十里失之前明檄令

繳獻該國上章陳訴

上欲與之公曰不可區區四十里何足輕重悔罪賞之則

可辨訴踞之則不可于是請調五省兵合討之各先示

之以檄國王大恐具章謝罪其時賞地大人杭公奕祿

任公蘭枝先已賞

詔駐滇

上命候公行止及該國謝罪章至公曰是可行矣遂于三

月二十六日由滇賞

詔賞之

胞姪敏中式會試進士

聞捷在五月而出榜則三月也

奏報削平法曼以靖東川詳全集

硃批欣悅覽之在事官兵奮勇効力甚屬可嘉事畢可題

請議叙善後宜著實擇人委用可也

奏剿米貼兒賊祿永孝之妻陸氏文載全集

奏謝

欽賜

御定子史精華全部並食物等

三月二十八日奏為恭謝

聖恩事略曰三月十二日賞回

欽賜

欽定子史精華全部并乳餅一匣藕粉六包祇領訖荷蒙

硃批跪誦之餘始而抃舞繼以感泣念臣身受

殊知無有倫比若于地方事件不竭歷辦理留精神何用

留力量何為是勉強處即是安帖處况誠之一字親承

寶訓一時一事皆當凜體若接奉

御書而并不寓目經心供奉高閣是虛負

聖賜誠於何通故必周復玩繹敬求大旨以返諸身心原

非敢留心文字或有妨政務也至於留之字當欽遵珍

重家邵雍解留眷能安樂亦只是騰那法木以靜而朽

樞以動而堅形質之勞逸原無所關礙惟能寡慾閑邪

自克身安心泰仰荷

聖恩愛臣諄篤憐臣切至臣知自重當自強斷不敢以有

用之精神力量用於無用以上負我

慈父也奉

硃批朕欣悅覽之所論極通

嘗其滋味者不多得也

奏謝

御賜

皇圖并磁器食物等兼以胞姪鄂昌

特授戶部主事

四月二十六日奏為恭謝

聖恩事略曰四月十八日貴到

御賜

皇輿圖十卷

御製磁器一箱哈密瓜乾香瓜乾一匣乳餅一匣祇領訖

再接臣兄鄂臨泰家信知臣胞姪鄂昌蒙

恩臣家一門兄弟子女均邀

異數不獨臣等竭力致身實難仰報萬一即臣之祖宗父

母九泉有知亦當圖報于生生世世矣緣例不具本謹

此附摺恭謝奉

硃批覽卿奏謝矣廣眾之人尚賴卿代朕鼓舞教導以培

養人材况卿弟兄子姪豈有不加意訓誨令竭誠報朕

之理朕原求得人而非私卿親戚有所偏向也設如

用而不是者必係不聽卿訓導之子姪負朕恩用之下

流亦必倍加懲治也總之朕用人惟一大公遇大臣之

子姪每多喜用者皆此意也卿可知之

奏報滇省春熟

四月二十六日奏為恭報春熟事畧曰滇省各屬去冬

瑞雪盈尺方春風日晴和臣偶郊行遠望豆麥青黃如

繡詢之父老皆謂豐徵隨檄行藩司據雲南等二十府

昆明等五十六州縣并東川烏蒙鎮雄鎮沅宣威恩樂

等府州縣咸稱所屬地方田地高低不一今年豆麥收

成均有十分九分兼且豆粒大而麥穗長較之往年寔

為加倍此皆仰賴

皇上誠敬積中宏恩遠庇感召

天和之所致也除點省俟詳到另報外所有滇省春熟分數

合先奏報奉

硃批寔慰朕懷

奏陳開古州事宜

古州地方三千里兇苗盤踞在川粵黔楚之中擾害邊民據有丹江清江都江三江之水形勢險要土地沃饒號稱富強任其恣肆官不敢問公于四月二十六日奏請開之改土歸流永除四省之害文詳全集

五月

奏謝

御賜

五月二十三日奏為恭謝

聖恩事五月二十一日貴到

御賜六安茶二瓶祇領訖

六月

奏謝

御賜丹錠人參等物六月十二日奏謝

御賜秘製各種丹錠二匣人參筭二匣兩前六安茶二匣

蕊尖二瓶兩前六安梅片二瓶祇領訖敬啟摺扣荷蒙

殊批朕安卿好麼今歲三四月各省多患時病幸皆數日

即愈總未傷人比戶如此都中內外人等大槩未有不

病之人京中自四月初五六至廿五六全解矣此二十

天內更換而病大奇事也朕為此甚是焦煩而惟朕一

人不病精神如常恐卿有所聞繫念特書諭令放心欽

此今三四月以來聞湖廣多時症漸及河南漸及直隸

自四月末以至五月貴州亦多時症由鎮遠府以至安

順府普安州止少有不病之人今已漸次減退祇雲南一省無多病人粵省亦大槩不免至都中並多時病臣近始聞知然各省春熟大槩豐收伏念我

皇上覆載為懷萬物並育雖日理萬幾惟行所無事而中

外遠邇凡疾苦痛癢何一不上履

天心在

聖躬安和精神健旺臣所能自信而慮周萬有勳觸焦煩

亦臣所深知茲跪誦

殊諭不勝忭忭不勝感切不禁涕洟之霑襟也再雲南新

定之鎮沅府于三四月內獨擺夷一種多得暴病不

一二日畢命內有見劉洪度憤擊喊叫而斃者有見劉

洪度怒罵驚愕而斃者據土人稱此皆叛案夥從漏網

之人其良懦夷民總無傷損厥後并知府衙門內吏役

人等亦每見劉洪度現形因此合郡人民于景東府延

請僧道建醮七日懺悔超度在城文武亦同赴瞻禮從

此平靜雖事屬不經而理或有可驗合併奏

聞奉

殊批直隸今歲雨暘之應時寔從來未有者但秋令雨水

過多耳然近日光景

上天已賜全恩似可無慮矣初聞五月間江浙少雨近聞亦

皆霑足江西似覺愆期亦尚未奏聞甘肅兩江稍有一

二處電災其他省春秋皆蒙浩蕩

天恩矣朕實慶幸焉劉洪度事雖屬不經乃理氣必有之事
應借此為立祠以表其忠亦可以神道設教頑夷欽此
觀此一條仰見

君臣一德凡年歲之豐凶官民之休咎無不息息關心宛
如一廷面語可想見

盛世休風也

夏六月

鄧橫賊寨平

公既剿平蠻寨乃具奏六月十五日奉

旨據奏四月二十四日五月初六等日將鄧橫蠻賊剿戮
賊寨悉平鄧橫最爾蠻寨敢于肆逆逞兇齊元輔金鉞

調度無方經理鮮術只圖草率塞責朦混完結以致曠
日持久折損兵丁今總督鄂爾泰遵委蔡成貴領兵進
剿剋期決策迅速剿除甚屬可嘉着交部從優議叙齊
元輔已令革職拿交督臣審擬外金鉞着交部察議具
奏

奏報車里蕩平請于江內地方設立協府安官駐兵事
宜

六月十二日奏為欽奉

聖諭備陳愚見事略曰竊臣前具奏首兇就擒外域效命
摺內荷蒙

硃批嘉悅覽之此案如此完結順速出朕望外在事官兵

破格効力矣但聞該地方烟瘴甚盛向後應如何料理
也欽此查車里地方雖稱烟瘴然聞烟瘴所聚大率皆
密竹深菁低窪蒸濕之區其高敞平濶處烟瘴即有亦
甚輕如思茅猛旺六茶山以及橄欖壩九龍江各處原
有微瘴猶未若元江府之甚現在漢民商客往來貿易
並不以為害且應設官駐兵處又並非密林深菁低窪
蒸濕之區烟瘴之說似無足慮亦向來傳言之過也今
渠魁刀正彥已獲惡首麻布明等盡傳首態老二克者
老二父子等皆或擒或斬地方平靖夷民皆願內附而
車里宣慰司刀金寶自知年幼不能約束情願將江內
各版納歸流官管轄其土田肥饒其人民蕃庶現據查

造已不下數萬戶口及此設官安營以圖久遠寔滇省
大局所關似無容再計查地方形勢普洱居中鎮沅思
樂威遠居普洱之右在西北一帶其車里所屬十二版
納并六大茶山居普洱之左在東南一帶擬將普洱改
為府治設普洱知府一員經歷一員扼要總理將普威
營改為普鎮協設副將一員中軍都司一員守備二員
千總六員把總十員馬步兵丁共二千二百名副將一
員帶千總把總四員駐劄普洱與知府同城可以舉重
馭輕思茅地方民居稠密為九龍江橄欖壩六茅山之
咽喉擬將普洱通判城以聯聲勢橄欖壩地方南接蒙
緬東接蟒子老撾諸國為全郡之門戶最關緊要擬將

立州治設知州一員吏目一員千總二員與知州同城
九隴江安千總一員倚邦攸樂猛馬三處各安把總一
員鎮沅府安守備一員千總三員與同知同城駐劄恩
樂縣安把總一員與知縣同城駐劄此擬設立營協安
官駐兵之大概也奉

硃批嘉悅覽之觀此而不生歡喜心者除非痴呆人耳
奏報米貼蕩平旋師

六月十二日奏為報明酌撤進剿米貼官兵并川省蠻
夷不法會兵擒剿事略曰臣查得米貼逆賊自四月初
旬起至五月中止擒剿已盡犯婦陸氏等業據解省飭
發按察司收審

硃批實可喜可慶之事也前據川督撫所奏不似如此易
於完結者朕恐滇省官兵日久遁入川界糧餉費力深
為繫念今覽此奏如釋重負何快如之已有旨矣

荷池產瑞蓮

夏秋之交省城荷池忽產並蒂蓮二枝紅白各一又產
二色蓮一枝紅白各半詳下 十月奏報秋成下

秋七月

奏謝

御賜

七月二十一日奏為恭謝

聖恩事略曰七月初五日貴到

御賜嵌東珠涼藤冠一頂

御製磁盃一匣十錦香囊十匣錦扇四匣香扇器一匣香

珠二匣鄭宅茶十瓶小種茶六瓶祇領遍誦

硃批感痛交深喜懼并集凡為人只仰賴

天地神明乃為人之第一良策至哉

寶訓臣當身誦之并以此教子弟并以此勸廣眾即以此竭

綿力為報

硃恩此外固皆餘事也奉

硃批只可盡一己之心耳大概能以受者不必教亦能之

朕六年來於廷臣日日諄切訓誨亦不過助已成者之

力耳其愚下之人徒增其驚疑恐怖未見有改移進益

者每念及此實為之歎息而不解

八月

窩泥逆賊蕩平

八月二十二日准兵部咨奉

旨苗賊刀正彥主使兇類號召窩泥肆行劫商害民鄂爾

泰調遣官土弁兵直搗賊巢首惡羽黨悉就擒撫寔為

可嘉着議叙准加二級

奏報粵西八遠寨土目顏光色不法情形

七月二十一日奏為報明粵西土目拒殺官兵情形文

載全集

硃批提督田畯又親往矣但廣西兵將業已氣餒田畯亦

係中材料此事伊未必能成功卿當身任料理有何分疆界之嫌疑也賊眾經此一番必然氣盛諸凡不可輕視所調進取將弁務令慎重從事可也

奏謝

御賜類編及食物等并陳雷波進兵會剿凉山冕山情形

七月二十四日齋回

欽定駢字類編全部共二十二套玲瓏囊花牙球一盒果

乾胡桃共一匣乳餅一匣酥食一匣蓮心茶一瓶祇領

訖川省會兵之役雷波土司不過一乳臭蠻童立可就

擒獨凉山冕山賊蠻直踞建昌永北各邊若不用全力

期在必靖終難一勞永逸臣立檄哈元生領兵限八月

十五日到界總兵張耀祖帶兵限八月內到界一聽川

提臣調遣名係堵禦寔須會剿毋得因事屬川省少有

推諉協力同心以仰副

聖諭專候捷報之至意

九月

奏謝

御賜紗疋食品等物

九月初三日奏為恭謝

聖恩事八月初十日齋回

御賜新花樣紗疋足窰荔枝一瓶人參笋二匣祇領訖伏

讀

殊批仰窺我

聖主用人行政如鑒如衡大小長短各因其器而敬

天勤民時履宵旰萬里之外共見共聞臣每捧誦數四輒感

極涕零在臣矢竭血誠原不敢少有顧慮但非仰賴我

聖主訓誨諄詳使臣知所自立矜全備至臣得以有為則

滇黔蜀粵一切苗疆勾當臣亦必不能任一事人或

臣為好事或復以臣為能事皆不知

天心之裁成鼓勵有以驅之使然而不自甘暴棄為也感

極奮極泪迸汗下用敢抒心吐膽瑣屑備陳奉

殊批為入之道只可盡此心以時越

天地神明不愧衾影耳至於物論只可聽之若少回互瞻顧

則一步難動轉矣原不必介意者

御賜重陽糕及番八緞疋等物

九月二十八日齋到

御賜重陽糕一匣琉璃瓶四件番八緞疋二聯杏仁糕一

匣佛手糕青果糕梅酥糕各一匣乳皮酥乳餅共一匣

白石榴一篋具摺恭謝文見全集

十月

立家廟

公以家廟未立時切悽愴奉

命外任京師并無住宅于雍正六年乃以俸金寄回使兄

弟輩先立家廟西林氏之有家廟自公始也其後還京

蒙

恩賜第二宅為臣子者但知忠孝而已他何計也

奏剿滅粵省八達寨顏光色等情形詳文集

硃批廣西一切吏治營伍廢弛不堪朕欲將廣西就近撥

入雲貴命卿總督之八達事畢另發諭旨

奏謝

御賜恭請

陞見

十月奏稱九月齋到

御賜玻璃瓶四件番八緞二聯重陽糕一匣松仁糕一匣

佛手糕梅酥糕各一匣乳皮酥餅共一匣白石榴一匣

祇領訖伏讀先後

硃批獎勵矜憐如聞

天語裁成指授如對

天顏臣身居萬里心戀

九重以苗疆未竣之日馳驛赴京跪觀

天顏親臨

聖訓往返不過五月于地方事務不至遲悞伏乞

俞允

硃批君臣歡會有日二年之內何必動此念也

奏報進剿川省阿駙逆賊

七月二十一日准川督咨稱雷波等賊蠻暗勾各路賊

蠻隨檄官兵協剿至是阿駙賊蠻顯肆悖逆飭令將弁

星速進剿具奏

十月二十日准部文奉

旨廣西八達寨儂苗素行不法經田峻奏請撥兵剿撫乃

籌畫辦理未能精詳派兵數少所遣之員又非練達以

致賊儂聞信預先準備近聞官兵屢次不克輕率先進

致傷官兵朕心深為軫惻向來廣西營伍廢弛兵丁懦

劣而提督田峻才猷中平總督孔毓珣相隔路遠難以

着將廣西提督以下弁兵悉聽鄂爾泰節制調度其從

前進剿儂苗被傷之弁兵着該督撫優加賞卹將來事

竣之日仍舊例加恩

奏報滇黔兩省歲大熟

同日奏稱臣查貴州今歲春熟甚盛六月後連得大雨

潤澤發茂收成俱有十分雲南今歲實屬豐年呈送瑞

穀自二穗以至七八穗不等且于夏秋之交省城荷池

忽產並蒂蓮二枝紅白各一又產二色蓮一枝紅白各

半臣同司道等往觀農民懽笑皆謂可預卜大有是瑞

應嘉禾亦未有本年之盛者此皆仰賴我

皇上勤念民依感召天和有此屢豐之慶臣祇承之下無

任忻幸益深悚惕文載全集

硃批以手加額欣悅覽之然此自然之理也

十一月奏謝

御賜

十一月初五日齋到

欽賜

御服天青寧細羔羊皮褂一件醬色寧細羔羊皮袍一件

哈密瓜一圓藕粉八色祇領訖

文集

奏報克取橄欖壩九龍江等處

十二月初八日奏

硃批忻悅覽之此各路將弁之効力用命回思皆我

聖祖君父皇考六十年深仁厚澤教養之所致實不禁喜淚

皆流惟嘉獎憐憫慶幸之外無可批諭也

文集

奏報丹江蕩平

十二月初八日奏

硃批此事實皆

天

祖之慈恩卿等忠誠用力之所致建此從古未有之奇勲除

邊方萬姓之永惠朕嘉幸之懷筆難宣諭其善後事宜

當詳慎料理惟以重兵彈壓為要不可惜費省事待數

年安貼然後量減不遲也

文集

特授雲南貴州廣西三省總督

十二月初二日准兵部咨奉

旨廣西地方離廣東總督駐劄處較遠與滇黔兩省相近

着鄂爾泰總督雲貴廣西三省一應軍民事務俱照總

督之例管轄欽此公奏稱竊思廣西重地猥獲環居而

吏治因循營伍廢弛寔由來已久在地方情形原與雲

貴少別則措置緩急亦應與雲貴有異若狃于姑息固

足以養姦倘過于嚴切又或致債事

臣務當凜體

聖訓一切從緩料理與粵西撫提二臣和衷同商心存整

頓事出安詳必先須肅清吏治精練營伍俾恩有可懷

嚴有可畏然後申明法紀剪除兇頑庶一二年內或可

就緒

硃批卿自有次第料理措置之道寔不煩朕南顧之懷也

但念卿心神過勞不免惓惓而不忍耳然念及

上蒼

聖祖自然鑒佑必賜助益精力心神安泰也

奏報大丹江蕩平

十二月初三日次克大丹江有難溝等寨逆賊抗拒十

一日官軍進剿兵威益振各寨歸附于是大丹江一路

悉平

硃批朕因貴州之兵用處略多恐不敷調遣又令本省預

備一千聽卿調用黔省錢糧無多亦酌發給十五萬送

以備軍需之用矣凡事豫則立寧有備好此二千兵可

酌量若無用可一面令回一面奏聞若有用即行調用

可也

雍正七年己酉公年五十歲

春正月

詔授世襲三等阿思哈尼哈番

正月二十四日奉

旨朕治天下不言祥瑞每蒙

上天錫福愈深敬畏之心鄂 節制滇黔公忠體國求之

古名臣中亦不多見用能化導所屬官吏奉公盡職人
人懷忠君親上之心是以於朕萬壽之辰

天錫慶雲於滇省特以表著該省官員敬恭協和之忱悃前

據鄂 摺奏廷臣奏賀之時已降諭旨宣示朕衷鄂

郝玉麟表率訓導通省文武屬員而滇黔兩省官

員均能遵奉上司之教誨殫心奉職應加特恩以示優

獎鄂 著由頭等阿達哈哈番超授為三等阿思哈

呢哈番郝玉麟着由拖沙拉哈番授為拜他拉布勒哈

番滇黔兩省巡撫提督總兵官俱着加二級兩省文武

官員文官自知縣以上武官自千總以上俱着加一級

凡受恩賜者益加敬謹黽勉以仰承

上天之貺而遠近臣工慕義興起則人人受福凝祥矣

奏謝

御賜并三省總督之印交怡賢王在養心殿監造

正月奏稱十二月二十六日齋到

御賜鹿尾十條鹿肉五方椒鷄六隻細鱗魚四尾哈密瓜

一圓紫金錠二千錠平安丸祇領訖跪誦

硃批卿三省總督之印乃朕合對卿之年命選擇吉日良

時在養心殿交怡親王監視成造者卿可愛惜長久用

之事事如意也特諭卿知之欽此 臣佩此印惟當時念

封疆用一印惟當時思利弊愛惜軍民為三省

天心之眷注實人事之積累也茲于正月二十一日提塘官

江文瀆恭齋

勅印擇于二十二日午時開用新印

奏謝

御賜

正月十三日賞到

御賜

御書福字一幅對聯一副歲歲平安節年年如意春十字

黃緋珍珠一盤小黃荷包二個內貯寶王金銀二十八

枚貂皮四十張鹿尾十隻鹿肉十方野鷄十隻蜃鱸魚

二尾廣橙文旦鳳橋米橋共一篋祇領訖荷蒙

硃批朕躬甚安卿好麼新年大禧 臣跪捧壽字歡忭無似

遙望

殿廷曷勝瞻切 臣自臘月以後諸務就緒新年以來百允

寧貼如川苗如黔苗如滇獮半已平安論年歲論風景

論民情率多如意皆仰賴

聖恩俾 臣獲福忻幸之餘益深做惕益

天道無私神明有赫幽獨自知衾影難假一念之差一事之

謬身為大吏將貽害于軍民罪無可逭咎斯誰諉臣每
接摺扣准部咨敬詳一切

訓諭惴惴恐懼未嘗不汗流泣下也

硃批朕自去歲十一月以來仰蒙

天

祖慈恩諸凡亦頗順利冬雪春雨可謂十分霑足然朕敬畏

之忱實與年俱進不敢少存肆放之念也

奏報阿駙蕩平同日奏詳文集

二月

奏謝

御賜內庫銀四萬兩

二月二十四日奏稱臣家奴正月初八日奉內大人傳

旨你到怡親王處去有交給你事情隨于初九日赴府蒙

王面諭

皇上賞總督內庫銀四萬兩你回去說知着來請領欽此

臣敬聞之下不勝懽欣不勝激切伏念臣自蒙

聖恩拔置大任計六年以來所應得養廉何止十萬即用

度之外存留多餘以置田產非力有不能獨以公事未

畢未敢計及家私是以至今京中臣並無房屋並無莊

田除隨任家口外亦並無家人在京昨歲兼理撫篆多

得養廉銀九千兩除添用去賞號尚有六千餘兩臣曾

用七百兩贖出舊典老屋再添數百兩拆造裝修為臣

祖父改置祠堂並用九百餘兩於墳園立碑三通以表

祖父墓道仍存三千餘兩現貯司庫備用擬俟祠碑事

竣然後可及房屋以家園非敢矯情實不敢悖理也况

托賴

聖主仁威諸事就緒總督養廉歲計有餘即臣自生理已

甚屬充裕且臣天性儉約不事浮華除衣馬犒勞不敢

苟簡以損大吏體統此外則別無枉費至臣妻在署衣

服不過綉絹並無首飾釵串等物至如常感

恩遇之過隆痛父母之不逮實不忍妻子輩受享奢靡以

重臣罔極之悲也茲復蒙

特恩賞臣內庫銀四萬兩仰窺

聖慈神愴氣咽計屋舍田園兒女婚嫁即終臣之身下及

子孫皆可從容富饒即屬庸人亦無須別營私橐以自

玷身名矣憐愛之深衷成全之至意感極無言祇領何

辭但臣家中並無家業又無家人即欲置房產一時亦

難妥當仰懇

聖恩或准予湏庫餘銀內暫且動撥臣當陸續支領除買

田外餘留備臣需用庶不為虛糜

聖賜而有忝殊榮矣

硃批好已面諭怡親王矣王自有料理說與七斌來

詔賞湏點兩省官土兵丁銀十萬兩

是月二十日接准部文奉

旨滇黔官兵甚為用命年來剿撫所到成功不獨官兵奮勇即土兵亦極効力着動正項銀十萬兩交與總督鄂爾泰酌量分別賞給其征剿八達之官兵兵丁中有陣亡者已令加恩優卹仍照例給與賞資文到之後公即遵

旨賞給不次殊恩從天而至懽聲雷動

詔以雲貴川省剿撫之官兵兵丁預借帑銀免其還項凡

陣亡與得病身故及受傷者各加賞賜同日奉

上諭雲南貴州四川剿撫苗蠻之官兵兵丁從前若有預借銀兩俱免其還項陣亡之官兵兵丁著照陣亡例加

倍賞給銀兩交與鄂爾泰岳鍾琪各于所屬確悉查明動支公帑遵

旨賞給文到之日公即分別賞給存歿恩聞者無不懽

欣鼓舞愈增忠勇矣

奏報邊方蕩平外域入貢

二月二十四日奏以九龍江橄欖壩一帶地方千有餘里俱已蕩平外域各皆嚮風老撾國求准入貢

硃批欣悅覽焉皆賴卿忠誠任事之所致者宣示廷

不惟忻慶幸但此歸化生苗人數衆多地方遼濶善後事宜最為切要卿奏云人頗以較易而不知愈應作難事觀此論甚是朕復有何諭也即此一念辦理亦有不

妥協者

奏陳滇省水利

公以地方水利關係民生在滇省尤為亟務自蒞任後即檄各屬查明詳報以憑疏濬嗣聞嵩明之楊林海周圍五十餘里其田畝可資灌溉皆因壅遏歲受水患前督高公委官踏勘被地方衿棍阻撓遂以中止公乃委員與工果有地棍宦華等阻拒隨批飭枷示河干限完工日釋放百姓惟興趙事不數月告竣舊有田畝既永免水患而新涸出一萬一百餘畝仍給本主管業陞科又查自滇至粵由臨安府所屬之阿迷州可以直達粵西而沿途壅塞必須大為開通則兩省往來實稱一水之便利民更大又查雲南之滇池海口為昆明呈貢及晉寧昆陽四州縣眾水匯聚之區必開一子河以資其洩瀉則有水利而無水患及金汁等六河均宜實力開通以為一勞永逸之計以上諸工除楊林海已經工竣滇地海口通粵河道及金汁六河現在興工所費錢糧不過萬餘金即以漲出田畝變賣充用官民交益萬世永賴矣具奏以聞

硃批有何可諭可謂超羣拔類之辦理為從來封疆大臣未舉之善政也朕為滇南赤子曷勝慶幸凡此等有利于地方民生之事若有應動正項者只管奏請不可瞻顧竭履從事

三月

特賜詹官二品以慶雲加恩至是部文到具奏謝

恩文載全集

奏報古州蕩平

三月初四日奉

硃批古州等處生苗自古未歸王化其人愚悍性成罔知法度自恃地形險峻出沒靡寧擾害居民劫奪行旅雖無背叛之蹟然為地方良善之患亦不少矣向來石禮哈等曾以招撫之事奏請朕怙冒萬方豈忍令此地苗蠻獨在教化之外祇以石禮哈非能辦理此事之人故彼時未允其情續經鄂爾泰陳奏前來朕見張廣泗才

具優長周詳縝密必能副朕委任是以諭令辦理令張廣泗親歷苗境剿撫兼施苗民懷德畏威莫不輸誠歸向使自古未歸王化之地均得霑被朝廷之聲教鄂爾泰張廣泗辦理甚屬可嘉鄂爾泰張廣泗及在事文武官弁俱着從優議叙其兵丁等着鄂爾泰將帑銀賞賚具奏

奏日旁五彩雲現三環、外五色霞光、外五色雲擁三月初七日據廣南知府賈秉臣參將馮鸞報稱三月初七日自午至酉見日旁五彩旋繞如環上帶一環下承一環三環相扣色皆五彩環外霞光萬道光之外又有五色彩雲擁護光華耀目五色繽紛繪圖到 臣等情

文詳全集

硃批

上天垂賜昭祥照例題奏可也

四月奏謝

御賜燕陳三省收成

四月奏謝

御服銀鼠袍褂二件果乾五種共一匣乳餅教甫布哈四種一匣祇領訖敬啟摺扣遍誦

硃批仰見我

皇上用人行政恤兵憂民及一切方略一應措施莫不一本于至誠一出於至敬祥垂

天象聞喜若驚瑞見地靈披圖彌畏惟有凜體

聖訓俾文武同官以及邊遠微末咸知身際隆遇千載一時不甘自暴自棄是 臣之所以盡職即 臣之所以報國也今歲滇黔二省晴雨以時春熟加倍粵西去冬大雪今春雨足來往官弁皆稱十分收成

硃批欣悅以手加額覽焉

五月奏報春熟兼有蠶豆大如粟豌豆大如榛者

五月十八日奏報滇省自冬迄今雨暘時若大小麥均有十分雜糧八九十分不等黔省雨水調勻各糧俱十分定番遵義等處俱有九分至于蠶豆有大如粟豌豆有大如榛者尤從來所未有 臣駐劄貴陽已踰兩月天

氣清明雨澤霑足遍歷郊外麥已登場插秧者已十之七八婦子恬熙苗夷樂利見諸官府饒有愛敬意臣不禁色喜心動轉想教養無術有負赤子天性也

硃批此一句

上天神明洞鑒之矣然大海不可就百川少見不透恐防泛濫也諸事寧可使由不可使知者

天道也凡任統率之責者皆當法之總莫令人看透末後着則皆為己用而不令人愚矣然有意防範更下乘也總在無聲無臭處着脚則從何處窺探吾之底裏乎

上天滄海之功德亦不出淵默二字然昭昭顯露無絲毫隱飾也非具澈底掀翻之眼略不能至此

奏報清江蕩平

五月十八日具奏文載全集

硃批嘉悅覽焉但善後事宜須謀萬全不可少有疑貳頑苗經此一番懲創必有數十年之安靜若仍照舊安插可以相安則更可免異日之煩勞如卿信得及可一勞永寧又何憚而不為也此全卿通盤悉心籌畫而為之者詳慎之

奏謝

御賜兼請以寧夏道胞姪鄂昌宜調部內學習

五月十八日奏謝

御賜小爾薩嗎香牙盒四盒手香二團共一匣新印乳餅

一匣人參筍二匣鄭茶二匣共二十瓶抵貴陽公館祇領訖跪誦

硃批許臣以肫摯勵臣以公正俯首捫心益深悚惕伏念

屏除邪障易屏除私障難屏除私障猶易屏除理障更

難蓋一存我見即公念亦便屬私一存成見即正事亦

難當理心雖在腔子裡而黑影子未能淨究難會活潑

潑之地也臣自

陛見時親聆

天語屢承

聖訓數年以來覺少有省悟然限于學力無能自信仰懇聖慈時加開示時加鞭策俾臣日有進境不愧成人實身心之幸亦國家之光也再臣接閱家信知臣姪鄂昌復

荷

殊恩

特授陝西寧夏道聞

命之下不勝惶恐念鄂昌年甫三十毫無歷練臣雖不時

訓飭勉其自立然相隔萬里不見已數年伊即不敢為

非亦尚未知向正寧夏重地巡道大員臣料鄂昌仍調

內用俾在部學習稍經事務庶可効力或不致貽誤也

硃批鄂昌人甚用得存心似正才具儘可再加教導歷練

不改初心可望成人在內學習與外任事體不同及至

外轉大用時仍須歷練豈不多費工夫歲月朕意不過

恐其錯誤即如卿負朕一般耳然朕用人自有斟酌除自暴自棄之下流無奈伊何但肯存心向上者自有造就之道也可勉勵之

六月六子宜生

六月初一日宜生今改名鄂謨是為第六子娶邁氏內閣大學士諱柱公之孫女參領 公女也

奏謝

御賜兼謝

上諭

六月初六日貴到

御賜各種錠藥一匣紗羽洋蓆芭蕉雜繡各種官扇共六

柄一匣畫扇四匣素扇二匣黃紅絡手串四匣各種香囊共二十七匣桂花雕香一匣各種香樂扇墜四匣抵貴陽公館祇領訖大理知府佟世蔭奉

皇上面諭將朕身體精神這般安好告訴總督鄂爾泰教他放心以前朕聞得他因辦事過于憂勞致身子氣弱甚不放心教他此後惟遇緊要大事親身料理然亦不可過于憂思凡夜晚辦事最是傷人務教他善體朕諭以仰副垂注至意欽此 臣敬聆之下氣咽淚流伏念都俞喜起古已稱難如 臣遭逢更何倫比 臣若有心惜身即是恃負 臣若有心不惜身亦是恃負務當仰體訓諭節慎自愛 文載全集

硃批深慰朕懷欣悅覽焉

奏報黔粵相通水陸道路一併興修告竣

公以黔粵相通之河源發于澂江流達于粵閩今自阿迷州以下開至粵之剝隘凡一千五百里可直通八達又將土黃旱路一百六十里修整平坦可行車馬不獨東西兩粵片帆可到將來通商并可直達吳楚具奏以聞 文載全集

硃批欣悅嘉獎觀覽六字不能諭朕之意而此外又覓欲論之辭不得在卿自為參詳可耳

奏覆

聖諭勸勉郝玉麟

六月初五日奏稱新授廣東總督郝玉麟赴任過黔 臣謹遵

聖諭 臣所知詳細講論諄切勉勵大略謂廣東逼切海洋欲安民生必先靖盜賊欲靖盜賊在先飭官軍聞各鎮總兵有因公上省者沿河賊艇並不迴避且以鎗礮遙逐官船搖櫓飛行亦不敢駐 又聞山賊哨聚人以千數並未懲創且賊案甚多十無一結應將武弁中之貪劣庸懦者亟行叅革以儆眾志凡振刷處務示以嚴勵而措置處須出於周詳如果將猛兵強自必漸消潛避倘無制勝之具而驟欲擒恐賊不能擒而先已損威後轉費手矣其大小文員內才守兼優者料難多得須

先取其材幹次論其操守我能駕馭即有才而滑者亦可濟事我不能造就縱有操守而迂者其何能惠民凡接見屬員務虛心平氣令各盡所欲言庶得周知情形以便裁處姦貪者切不可留粗直者切不可棄雖詞氣溫和却不離嚴整先使人不可犯而後次第調理庶官民安而事易就緒再地方一切施設必先計可成然後再舉大學云事有終始而不言事有始終者蓋事必慮終而後謀始故凡所始事必終有成彼論是非不論成敗之說猶是為己私心原未嘗關切民社耳又如道千乘之國首言敬事而信豈有敬事之人尚有不信實之理此信字應作信賞必罰信字看即係果斷義每有敬

事之人惟恐錯悞反致猶豫者故為下一轉語人嘗言明決若事不能決即明處亦是假此雖似腐語然于政治却係本論願交勉之至于心術行止全要自己檢點可以自信即所以酬

恩一切揣摩瞻顧念頭萬萬不可起福是自求福是自取聖心無倚者惟適如所應得幾曾見詭詐乖巧等人得有好處我輩亦不須遠學祇將前後一切

上諭敬錄一冊常供案前時時詳繹事事體貼若將大小輕重寬嚴緩急種種不同處俱能看成一片則立身治事自皆有定見倘此時信不及須用心數月先理散處再尋總處那時能入得進便出得來許多言語都用不

著矣郝玉麟氣斂神悚一一聽受

硃批郝玉麟不但受朕深恩當知奮勉即卿此一番諄諄勸勉之友誼聞之而不動心自勵者除非木石也不但郝玉麟斂神聽受朕觀覽之下亦不覺踴躍生歡喜心矣前伊在途中并動身時已摺奏數次觀伊立志甚堅而主見亦甚妥協然必待伊到任後方見其底裏也一者關其造化二者在朕之福量亦非可強求者只用人一節其苦其難惟

上天與朕

皇考鑒之耳

秋七月

慶雲現于黔中

七月二十四日奏為黔省慶雲千秋特見事七月十九日據貴州思州府劉鴻稟稱七月初八日自申至酉刻初見府城正北方有淡色紅霞舒徐散布少頃光彩射日有青雲數片左右環合隨有深淺紅雲四圍繚繞又見一朵紅雲宛如宮扇直上半天大數十圍鮮華燦爛旁有光如錦練約長數丈縹緲旋繞側邊有黃色雲如淡金離鷲頃刻黃雲邊又現出紅雲形色儼若珊瑚鮮明艷麗繼而北方中間疊出青雲約六七重其下皆藍碧色雲似此雲成五色線縵玲瓏有未能以言語形容丹青圖畫者瞻仰之餘驚喜舞蹈一時滿城官弁白叟

黃童莫不額手聚觀咸稱從來未有斯實上瑞奇祥

皇上誠格之符驗也復稱府學教授張克惠都坪司副長
官司周琇摹仿繪圖呈報到臣伏查黔省兩迤雨多晴
少陰翳潮蒸居民行旅俱以得見晴明為瑞今歲自春
徂秋霽日甘雨時和年豐黔之臣民無不交相慶幸而
思州地逼楚疆忽見五彩慶雲呈奇獻瑞遍查貴州通
志從未紀載比諸雲南尤屬僅見俟會同撫臣張廣泗
具疏題報外合先繕摺並將原圖恭呈

御覽奉

硃批

上天屢示嘉祥朕實倍加寅畏題到另有諭

奏謝

御書扇

七月十二日貴到

御書扇八柄荷蒙

硃諭

皇考當日甚喜朕書扇每年書進百餘柄有旨不著書名命
用閒字圖書今尚有存留在內者賜卿數匣近日朕書
法實不能及從前矣六年來亦未書扇偶書一二柄自
覺筆澀不及當年之興致也欽此臣恭捧

天章萬里恍同咫尺敬觀

聖藻便面如觀

龍顏荷賜臣以匾聯日月光華時瞻仰乎
寶訓今賜臣以扇笈烟雲繚繞常披拂乎
薰風

君恩無以復加而臣職不知所報者也

奏報南掌國王島孫入貢

七月二十四日據南掌國王島孫遣使以猛花等貢象
二隻求預為上達公至是代奏明年入貢

硃批朕欣悅覽之朕所喜者非因外國之納款蓋以此國

內附則鎮元新定一帶地方可保永永無虞矣此皆卿
忠誠任事悉心愛國之所致何慶如之

閏七月

地出醴泉二道

趙州所屬之雲南縣俱係雷鳴地無水可資灌溉忽于
趙州湧醴泉二道不獨趙州資其利並雲南等縣荒地

悉成沃壤公以奏聞

硃批欣悅覽之有旨諭內閣頒發刻之不可負

上天神明

聖祖垂佑成全顯應之深仁大德也觀此我君臣能不凜然
于衷存敬畏于衾影乎期共勉之

奏謝

御賜

閏七月初九日貴到

御製磁瓶二件內製藤花籃二件囊花球一件蓮心茶二瓶松糕一匣茶膏一匣乳餅香瓜共一匣鱸魚乾十束抵貴陽省公館祇領訖安順又賞到蜜荔枝二瓶俱祇領訖

八月 奏謝

御賜

八月十五日齋到

欽賜

御服織花屯絹袍褂二件紅白月餅各一匣白石榴一篋綠葡萄一篋大觀釉三口葫蘆瓶一座八方雙管瓶一座

座方勝花瓶一座太平罇一件水丞一件均密瓶一座

祇領訖 臣 叨荷

殊知無能報稱茲復月餅

頒賜恰值中秋佳節珍器羅列鮮果具陳萬里

九重寸衷百結仰窺

天心之眷念瞻依激切 臣 不禁涕淚之霑襟也

殊批總不必如此作兒女態蒙

上天慈恩我君臣惟聚之日正長也將朕此諭可日誦之

九月奏懇免議叙請以貶封三代

八月十五日奏稱 臣 接到家信敬聞

勅建昭忠祠大典告竣復

欽定表獎忠勲匾額業于七月吉日懸掛安置牌位讀文致祭而 臣 曾祖圖們亦得與祀典 臣 隨恭設香案率同妻子望

闕叩頭恭謝

天恩訖竊念 臣 高祖屯太由汪欽地方率領七村親族人等効順歸誠蒙

太祖高皇帝以覺羅瓦爾喀厄七克之妹給屯太為妻將屯

太之妹給與東巴突魯郡王為配即

賞給全佐領又一拜他拉布勒番 臣 曾祖圖們承襲佐領

兼拜他拉布勒哈番擒剿諸役屢著勤勞及大凌河被圍圖們領兵首先出戰殺入敵陣又力擊張理兵奮勇

陣亡時 臣 祖圖彥突甫年十九蒙

太宗文皇帝優卹

垂問賞襲佐領兼拜他拉布勒哈番圖彥突歷任參領兼

戶部郎中屢有戰功通旗首重迨順治元年平定北京

圖彥突身故年四十三歲 臣 兩伯父纔五六歲 臣 父鄂

拜甫二歲眾皆叙功獨遺未叙 臣 父每向 臣 言汝等但

能上進將爾祖事蹟一達

天聽吾可見爾祖于地下 臣 子效忠固非所計此 臣 高祖

從

龍之始末也伏念 臣 以薄劣凡材遭逢

殊遇任至總督加銜尚書並無寸功而官廢二品今又以

苗疆之役交部議叙雖臣實不稱而祖宗父母皆應感泣于泉下瑣屑私情又何敢仰瀆但臣曾祖圖們既叨列昭忠牌位僅書佐領查固原提督臣紀成斌之父陣亡守備紀法業蒙給

誥封得以贈官位列大臣之末懇祈

聖恩矜憐臣志將臣苗疆議叙之案准予銷免賞給職銜

誥封俾臣曾祖圖們亦得以贈官位列大臣之末而臣之

父母並得受封贈改換祠堂神主則臣上至祖宗下及

子孫生生世世光榮無既矣奉

硃批此奏朕實欣悅嘉賞覽之待朕恩命可也

順天鄉試胞姪鄂倫中式舉人三兄鄂倫先五叔父司

農公子也

十月

萬壽令節慶雲疊見

十月二十九日文武官員齊集五華山朝賀坐班辰刻

共觀五色卿雲光華捧日經辰巳午三時至十一月朔

絢爛倍常呈現兩日又據楚姚鎮官員及楚姚安府

守令所報無異公具奏以聞

硃批朕每遇此祥瑞蒙

上天慈恩豈有不感喜之理然實係絲毫不敢慶幸惟倍加

敬畏之心况此嘉祥係卿忠誠所感而獻于朕壽日者

正表卿愛戴之心也

天理二字朕實見得透信得及

上天以卿如此不世出之良臣賜朕此朕之真祥瑞也歲前

冬初聞卿每患骨痛少覺氣弱朕思此皆憂思之所致

朕不忍有諭慰問蓋以諛語云心病還須心藥醫若邀

上天慈恩

聖祖賜佑各處軍役就緒時我鄂爾泰自然全愈非目下空

言慰問所能解者所以忍而未頒諭問今

天

祖慈佑三處俱陸續報捷又觀此罕遇之嘉瑞想卿必然心

怡神暢諸微疾得全愈矣目下卿體如何去冬不與時

如何光景可據實奏朕莫隱凡人能一念專誠聚精會

神勤勞二字實不妨然憂心焦思則萬萬不可且亦於

事無濟當切戒之况世情冷暖人事參差明天理達人

情者有幾只可盡一己之心以對越

上天則修齊治平之道俱備于中矣

冬十月

特恩追贈三代加內大臣兵部尚書職給一品誥封并昭

忠祠神牌改書新銜

十月十八日奉

上諭鄂爾泰忠誠體國經理苗疆勲績懋著伊曾祖圖們

于開國時奮勇陷陣効命疆場忠節炳然垂光衍慶積

于其孫鄂爾泰不世出之良臣祖孫忠良後先輝映朕

甚嘉馬今鄂爾泰奏稱曾祖圖們與祀昭忠祠牌位列銜佐領請照固原提督紀成斌之父守備紀法業恩給誥封贈官之例請將苗疆議叙之案移賞曾祖祖父誥封着將鄂爾泰之曾祖祖父俱照總督加內大臣兵部尚書職銜給與一品誥封其昭忠祠圖們牌位改書新贈之銜入於大臣之列其鄂爾泰苗疆之案仍着議叙詔加少保

十月二十五日准部文奉

旨加少保公具奏謝

恩文載全集

十一月奏謝

御賜並報明赴粵日期

十一月十四日齋到

御賜花緞四疋寧絢四疋貂皮四十張哈密瓜二個祇領

訖前臣請赴粵西一摺荷蒙

硃批好但卿赴粵時凡少有煙瘴處萬不經可歷若少疎忽

則違旨負恩莫此為甚也必遵旨行欽此伏請之下仰

窺

聖慈感激涕零莫能自解查粵西地方委屬煙瘴而百色西隆一帶為尤甚惟冬至以後春分以前行人可保無虞臣乘此時經由百色一路赴粵經過提鎮各協營約于封印前可抵桂林省城商酌諸事畢取道州一路由

黔回滇是粵省地方既可遍歷而回至鎮遠再停駐數日將新闢一帶苗疆親加查詢並接見古州等處苗民面勉撫綏然後抵貴陽過安順與撫提二臣妥議諸務由新開路沿途查勘以入滇境總不過三月初即可抵署總有煙瘴處亦並非煙瘴時也臣務當凜遵聖訓自重自愛不敢少有疎忽以自蹈背負臣已定於初八日起程所有赴粵日期另疏題報

硃批欣悅覽之實慰朕念

奏報三省秋收分數米糧價值并稻根生長稻孫

十一月十九日奏三省豐收米糧皆賤更有早稻刈獲之後根上復生稻孫重獲三分收成實異常之休徵也

詳見全集

硃批以手加額覽之朕向來深信

天道捷如影響今歷觀滇黔之賜應實愈見親切倍增寅畏

也不但封疆大臣起奮勉效法之心即將來奕禩父母

斯民者之任者亦莫不興感忠誠任事之念也卿之功

大矣

上天

聖祖賜朕之恩厚矣我君臣唯愈加敬謹以仰報

天

祖之罔極耳期共勉之

十二月

公在途由隆將至桂林

公沿途查勘水道山谿水淺舟子多行水中曳船公甚憫之日加賞給并以酒肉勞之無衣者賜以綿纈民皆懽悅趨事

雍正八年庚戌公年五十一歲

春正月

元旦地湧滷泉

奏為地湧滷泉民需膏澤事四月初一日據黑井提舉司安鼎和詳稱黑井五馬橋西河畔沙石地上於本年正月初一日忽湧沙滷一區隨行掘浚流出不竭經鹽道差人查驗可以成井設煎試看俱可成鹽已奉鹽道

發銀到井鳩工開挖實係鹽滷正源水味醲鹹晝夜不息人民驚異共慶嘉祥臣查雲南各井以黑井為最所出之鹽行銷亦廣今五馬橋畔以從無滷脉地忽湧此泉將米可另成一井於

國課民食皆甚有裨益隨批行查議俟年底按實查明着為成例合先奏

聞奉

硃批大好事也題到有旨

奏謝

御賜

正月十三日為恭謝

聖恩事略曰十一月十五日齋到

御賜寧絀八足沉香一盒乳餅一匣果乾一匣抵彌勒州屬之樹坡寨祇領訖荷蒙

硃批朕躬甚安好凡有來引見過往之人朕皆詳細備問知卿精神氣象甚屬壯健光彩寔為慰悅之至為善日強是乃

天道敬誠為養性修身之本乃千古至理二者卿皆得之矣朕復何慮欽此臣跪誦之下不勝感激不勝慚悚伏念為善日強人道實即

天道誠意故能潤身主敬所以復性此正聖學高深與

天合德而剖析至理宣示臣愚所以養性修身者在此所以理人治事者亦即在此臣雖不敏時時凜體

寶訓亦稍有頓悟精神壯健實倍於往昔而身心性命之際所以深受

殊恩而萬難仰體者臣惟自知臣惟自勉此固莫可名言不容少懈者耳

奏謝

特恩追贈三代加尚書職銜一品

誥封

正月十三日奏為恭謝
聖恩事十二月十四日接准部咨荷蒙

聖恩加三世以內大臣兵部尚書職銜給與一品

誥封_臣曾祖牌位改書新銜入於大臣之列

寵命自天感泣無地半生難遂之隱願至今日而畢伸百

身難報之

洪恩即累世而罔極聆後先輝映之

溫綸何敢負慚燕翼奉祖孫忠良之

寶訓豈忍貶辱祖宗沒齒不忘_臣無可寬之一息畢生圖

報_臣惟誓其寸誠至苗疆之案仍着議叙之

旨伏念祖孫父子業邀非分之

殊榮頂踵髮膚何數當身之薄效懇祈

聖鑒俯允施行

奏謝

特加少保

又本年正月十二日接准部咨奉

上諭數年以來怡親王及內外大臣中數人協贊朕躬忠

誠宣猷為國家辦理政務勤慎奉職甚屬可嘉怡親王

之儀仗著增一倍大學士馬爾賽着加太子太傅大學

士張廷玉着加少保大學士蔣廷錫着加太子太傅刑

部尚書勵廷儀着加太子少傅靖邊大將軍公傅爾丹

寧遠大將軍公岳鍾琪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着加少

保河東總督田文鏡着加太子太保浙江總督李衛吏

部尚書查郎阿寧夏將軍西柏俱着加太子少保欽此

知照到_臣伏念_臣自受事總督以來疊蒙

聖諭之褒嘉懼負

知人之哲屢荷

殊恩之寵錫時懷踰分之羞世襲二品之官垂裕後昆于

奕葉

誥贈三代之爵重光前烈于千秋業叨罔極之

深恩永下難酬之血淚今復荷

特加少保器小任大

恩重命輕寅亮之猷實欲名而滋愧疑丞之職竊捫心而

加慚惟有敬誦

王言恪遵

慈訓每事矢之以忠誠勿懈夙夜庶務必勉其勤慎益凜

冰淵奉

殊批覽卿奏謝矣

春正月

興修三十陡河

陡河在粵之全州接湖南界由湖南至全州有三十六

陡修則往來便利傾則難以行舟陡之水勢高下判然

至陡則汹涌異常大石盤踞激水衝舟多受慘傷公巡

行至粵乃奏請發帑捐修至九月告成往來感悅_{全文載}

奏廣南土同知富州土知州各願增糧建城

正月十二日奏以廣南土同知儂絕英其子儂振裔尚

幼妻嚴氏被土目陸順達與子陸尚安挾制互相濟惡
荼毒漢彝公大書其罪示以必殺故公將至粵西道經
廣南僕氏率各土目郊迎面加曉諭并以緞足銀牌賞
給陸尚貴因其隨剿八達有功以示獎勵陸尚安亦聞
風俯首請死隨行數十日情詞誠懇實心向化不敢再
作非為僕氏以舊糧一千八百餘石今願增三千石又
廣南府向無城郭情願捐資築城以報國恩其孤子
已十六歲請准承襲又據該府所屬之土雷州沈肇乾
以舊糧三百六十六石願增足一千石又土目陸順達
亦願繳火炮一座過山鳥鎗一尊永為良民等情公以
邊方沙儂素多仇殺並無城垣以資防禦既誠心悔罪

皆許之乃以具奏 文載全集

公自桂林由全州一路經黔回滇

春二月

奏請粵西添設文武官員 文載全集

奏請粵西添設兵丁 文載全集

題請廣西倉穀運充古州兵糧 文載全集

開清水江通湖南

清水江自黔之都勻府至湖南黔陽縣一千零十餘里
又自舊施秉縣以上三百八十里而黔粵一水相通帆
樁接踵矣

題請平樂府屬添設文武官員

公以廣西平樂府屬之富川賀縣地方僻處邊夷與楚
省之江華永明二縣接壤蠻蠻盤踞素稱頑梗應行添
設官兵防守應增同知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兵丁
三百一十名奉

旨依議

瑞龍見於昆明池

公方興修海口于正月四日二月望日起于海足鳳凰
山昇于海門之馬龍山龍角爪牙身尾畢露光輝炫耀
昆陽紳士刊有碑記

三月奏謝

御賜

三月二十六日奏為恭謝

聖恩事十二月二十九日齋到

御書福字一幅

御書對聯歲歲平安節年年如意春十字平安荷包一個

堆錦荷包一個內貯金錢寶玉等各十四枚哈密瓜二

圓文旦四盒 紅柑盧柑甜橙共一箱教爾布哈一匣

鹿尾十條樹雞六隻野雞十隻細鱗白魚二尾多樂魚

二尾鹿肉十四塊鹿腸二付抵廣西省城祇領訖荷蒙

硃批捧讀數四味惕汗流伏惟

天道無私人心有著敬謹所以修身寅畏所以立命但能深
喻影嚮自必各起奮興在

上天之鑒察昭垂固至信寔

一人之憂勤惕厲必敬必誠如微臣者雖立心行事不敢自甘暴棄然數年以來所以少有進境者實惟

聖訓之裁成而無他學問感切懽欣更有出於

恩光榮寵之外者捫心自審殊未敢稍有欺飾以上負我

慈父也忠誠敬謹務期終身勉之 文詳全集

三月會試公胞姪鄂敏中式進士

夏五月鄂敏選翰林院庶吉士

夏四月

奏土酋孟連野夷輸誠入貢 文載全集

院優曇鉢花盛開白者半赤

優曇鉢花佛國種也省城惟督撫二署各一株督署一

本二幹四月初放至初八佛誕日則全開每花十二瓣

逢閏則加一瓣瓣似蓮花厚數倍肉好而勁無尖而平

各成一瓣不相比附形如巨鉢色白如玉幽香勝蘭桂

夜靜香氣聞數里每開不過數朵多則十餘朵是年忽

盛開至百餘朵色白者半變而紅

五月

奏請開浚河道以利民生

公留心河道以滇省海口河道通于尋川河匯于嵩明

曲尋馬龍州等處之水以入于七星橋下汎濫衝激民

田每受其害多由馬龍川河山高勢峻衝激倒流須另

開一河庶可暢流無阻公乃具奏并陳海口六河以及
迤東西各路河道俱經興修各有頭緒等語 詳全集奉
硃批可謂有大功德朕造福利益蒼生永霑惠澤事也

六月

怡賢親王薨陳情具奏

五月初四日王薨六月十八日公弟爾奇家報到痛王
以忠良早逝

聖主以鵠原情傷故據陳情奏 文載全集

盆池產瑞苔

院中蓄雜花數盆以一盆注水澆花水面生苔苔忽成

莖亭亭直上如蓮幹光潔可愛望之如碧玉挺立苔頂

結蓋朝伸暮縮殊異觀也

六月二十五日

祿鼎坤及其二子叛

初鼎坤携其二子祿萬福祿萬富投誠効力公賞以外

委守備奉

詔引

見授以河南歸德府參將給銀一萬兩于七月二十五日

到任鼎坤於滇南進京時誠二子曰此去未得生還若

久無音信是已被誅可與土目等謀叛二子以音信久

未至遂于 月 日殺總兵劉起元及弁官等以叛

公隨具奏 文載全集

秋八月

桃花盛開

院中西園有倚松書屋竹石花卉池臺畢具東窗下有老桃一株質已朽春夏無一葉至七月勾萌甲折八月盛開視春尤穠密鮮艷識者皆知為瑞徵也

瑞鶴來庭

公院中忽見舞鶴盤旋從空而下止於庭者凡四遂不復去

捕虎

黔省清平之羅仲黃絲一帶有虎四隻小虎不知數所傷居行人甚多并守吏夫亦啗去及牛羊牲畜無

算該守令亦出有示榜未具詳報故皆視為具文百行日夕不寧偶有聞之公者公大駭謂虎不除要文武官何用乃檄行守令各員嚴捕并示以擒虎之法復寓書撫提未幾大小虎皆陸續解至滇署虎害遂除民皆安枕

興修千家壩水利

壩在楚雄之鎮安州其地雖名千家築壩蓄利及萬戶公乃捐貲令該州知州金鑑築壩

九月

奏謝

御賜并請親討烏蒙

九月初四日奏為恭謝

聖恩事八月初二日齋到

御賜圓明園養蠶內織花屯絹二件蜜漬荔枝二瓶又九月初一日齋到蜜漬鮮荔枝二瓶祇領訖昨接鄂爾奇手稟知因直隸山東江南間被水災蠲賑兼施日勞宵旰而雲南省現又劣鎮債事烏蒙叛亂自念叨任封疆並無一事能仰慰

聖懷轉致屢煩

睿慮臣罪通天雖以調遣官兵立速援剿而三省重寄未便親師敢祈

簡命賢能大臣料理總督事務暫假臣以兵權俾親往進

討臣雖不才必能殺賊擒虜以洩此恨以雪此恥奉殊批卿悞矣若以後天血氣之私忿處事何能當理况此等事豈人功之所能使然禍福所倚安知此舉非

上天賜以永永奠安之思乎倘蒙

天地神明慈佑經此一番使頑蠢不敢再肆其狂而地方文武亦不敢疎忽防範何幸如之愧憤二字甚屬可笑親往之說割雞焉用牛刀至於劉起元既忍負國負朕其負卿又何待言但卿當戒將來不可輕信屬員之忠誠概必其人之皆能感化此一事即

上天賜卿訓誡之恩也可懼忻鼓舞料理也

奏請將祿鼎坤解滇質審正法

九月十四日以鼎坤已赴河南歸德參將任請命河南督臣拿解至滇質審正法文載全集奉

硃批照所奏諭田文鏡矣但此事恐祿鼎坤未必知情或有寬抑情節亦未可定矣俟審明白自有分曉

題覆兩廣分界文載全集

冬十月

奏官兵報捷恢復烏蒙

奏

硃批韓勳此番忠勇所建功績實史冊所罕載者朕即用為烏蒙鎮總兵已有旨問卿矣朕實嘉喜之情筆不能諭當優獎者哈元生朕向來甚以大器賞之此番恢復

之功實非尋常人之所能者朕欲將哈元生補授滇省提督卿以為何如九見此奏斷無不歡慶鼓舞愛服哈元生者况朕躬躬再徐成貞甚愛賞之前恐其行不逮言今觀此番奮勇尚不可信卿前言只可副將之任則朕觀人之識似較勝也朕今欲將徐成貞補哈元生之任卿以為何如可速回奏

十一月

題請粵西德盛地方設官兵文載全集

十二月

題覆梧州不便歸廣東

十二月奏謝

御賜紬疋人參等物

十七日奏為恭謝

聖恩事雍正八年十二月初七日齋到

御賜內造寧紬四疋人參十勛哈密瓜四圓鹿尾六隻鹿

腸二副鹿肉一篋野雞十隻臘羊肉一篋祇領訖荷蒙

硃批朕躬安好聞卿烏蒙報捷恢復心神暢悅額慶之餘

更增安適矣想卿近日必大愈如常精神復初也臣跪

讀之下如親聆

天語感幸無似微軀偶恙十月來早已全愈近日精神加

倍况烏蒙業經全復通局大定而雲貴兩省風日晴和

氣象舒暢臣仰窺

天心深感

聖德心悅神暢日且加餐懇祈

慈鑒勿為臣屢念奉

硃批欣悅覽之何喜如之

雍正九年辛亥公年五十二歲

春正月奏報烏賊全獲各路蕩平

正月二十八日奏稱烏賊一案地方雖經恢復逆首猶

未盡擒隨嚴飭軍前如或一孽未盡則罪不抵功一案

未清則賞不勝罰總期早結大案務盡根株節據哈元

生等報稱搜捕拏獲等情前來臣查此番出師自鎮協

而下以及參遊備弁兵練人等無不奮勇爭先窮搜力

剿統計逆首逆黨及附從兇獍前後臨陣殺傷并滾崖投江自殺自盡者已萬餘人擒獲訊明梟示及剝去右手者已數千人分賞在事有功者亦數千人准予安插較准投誠者亦萬餘人其生擒賊首賊目數百人現在收監發審其未獲大小頭目共不滿十人逐一開明嚴檄擒拏即藏匿川界亦無所逃遁再江外川蠻有素不安分者俟提臣黃廷桂酌行亦不難清理是此一大舉轉可永寧福倚禍伏誠如

聖明洞鑒而行川滇三省之幸也

硃批欣悅覽焉

二月修東川城建烏蒙城

公於城池無不興修而東川烏蒙俱新闢苗疆特書之

三月建怡賢親王祠

公於八年十二月具題請建三祠省城曲靖大理三府各一祠至是興工建立

五月奏謝

御賜

四月賞到

御書單條一幅對聯一副新織花樣絲布四尺具奏恭謝

文詳全集

欽賜

御製瑞穀圖跋宣示中外

世宗以黔粵二省瑞呈嘉穀皆由公之感召天和乃

御製瑞穀圖跋略云朕從來不言祥瑞是以從前降旨自

雍正五年以後各省所產嘉禾俱停其進獻今據貴州

巡撫奏稱黔省各屬新闢苗疆今年風雨應時歲登大

有所產稻穀粟米之屬自一莖兩穗至十五六穗不等

稻穀每穗四五百粒至七百粒之多粟米每穗長至二

尺有餘奇實從來所未見特將瑞穀呈覽並繪圖附進

朕覽各種瑞穀碩大堅實迥異尋常不但所未見實亦

耳所未聞若但圖繪而未見穀本人且疑而不信矣又

據廣西巡撫奏稱今年粵西通省豐收十分者十之九

九分者十之三穀價每石二錢以至三錢二三錢不等

乃粵西未有之事等語朕思古州等處苗蠻界在黔滇

粵之內自古未通聲教其種類互相仇殺草菅人命又

常越境擾害隣近之居民劫奪往來米之商賈以致數省

通衢行旅阻滯迆道然後得達而內地犯法之匪類又

往往逃竄藏匿其中此實地方之患不得不為經理者

今總督鄂爾泰籌畫周至調度有方巡撫張廣泗敬謹

奉行殫心奮力俾苗衆革面革心抒誠向化地方寧謐

和氣致祥感召黔粵二省歲登大稔而黔省硤瘠之區

苗彘新闢之地又蒙

天賜瑞穀顯示嘉徵仰見

天心以經理苗疆為是特昭瑞應以表封疆大臣之善績朕

心實為慶幸若歸于朕，不居也。着將張廣泗所進瑞
穀圖交與武英殿繪圖刊刻頒賜各省督撫俾觀覽之

共知勉勵

奏請

陞見

五月二十六日具奏文詳全集

硃批卿來京見朕不過暢我君臣一時之情耳而三省苗

疆甫定尚須鎮靜彈壓善後事宜更資料理况朕萬壽

廷臣亦皆不令行禮卿萬里往來匆忙一見更覺難以

為情朕當再詳酌降旨至總督印務或令高其倬前來

署理或令三巡撫分任處臨期亦有旨朕意於今冬或

明春着令卿來京尚少一贊襄機務之人朕正在

籌畫大槩併諭卿知可靜候朕旨而行八月之期不必

也

七月開古水碕

碕在曲靖府界連南寧霑益陸涼平彝等處其水所利

甚遠名曰古水碕填塞砂石水道不通民甚苦之屢經

開復不得其源流皆無成效公檄令該府同知相其水

源實因碕中巨石壘壘填塞盤亘殊費興修公乃捐貲

召工開挖四州縣民咸享其利

八月天生蒼烏啄螟是歲大熟

烏蒙平定逃亡盡歸兵興之後未及耕種忽遍地生蒼

烏

蒼茂蟲生或螟或螻或蝻或紅黃深為蒼患一日羣鳥蔽空
飛噪而下同集而啄之兩日俱盡根苗無傷是歲大熟
萬姓懽呼曰此天賜也名曰天生蒼烏公喜而奏之

硃批以手加額覽焉文詳全集

再請

陞見 八月初一日奏稱臣前摺接奉

硃批跪誦之下如親觀

天顏親聆

天語激切瞻依莫可言喻而尋繹萬里往來匆忙一見更

覺難以為情句熱血奔心不禁淚下盈襟矣伏念三省

苗疆臣數年來凜遵

聖訓已料理一十六處雖剿撫異施遲速各別然大率多

一番懲創斯增一分寧貼欲懇請

陞見少慰私衷敬領

訓示再馳回滇任盡心調劑以二三年為期然後入侍左

右少效奔走此臣之至願亦臣之厚幸也茲蒙

恩諭再加詳酌或今冬明春着臣來京並委署分任之處

一併

降旨臣當欽遵靜候安心辦事斷不敢少有延挨亦不敢

少有將就也

硃批已命高其倬來滇矣到時卿自悉知其餘事件總俟

卿來京西諭路上量力行走不可勉強奔馳過于勞碌必遵旨行

桃花復盛開

八月桃開已屬瑞應今歲復見公集院中諸生宴賞作詩以紀之詩載全集

九月容安中式順天舉人

是科入闈容安尚仍舊名榜名鄂容雍正十年引

見蒙

御筆親加一字名容安此

君賜也

冬十月奏報都江蕩平黔楚河道開通

都江在古州亦為苗蠻盤踞不能通行至是蕩平故黔楚可以直達

殊批古州等處苗蠻自古未歸王化總督鄂爾泰賢聲素著調度有方從前次第經理各寨就撫惟清餘孽反覆靡常都江一帶生苗尤為頑悍難馴督臣調兩省之兵竭二年之力悉心籌畫均合機宜俾河道開通苗疆全定安邊寧民之績甚屬可嘉在事有功弁兵從前已經議叙賞賚外其後剿撫清江等處尚未邀恩着鄂爾泰查明分別等次具奏候旨一體加恩
詔授鄂爾奇兵部尚書協辦工部尚書事具奏恭謝約云
臣胞弟鄂爾奇荷蒙

聖恩授兵部尚書協辦工部尚書事樞府要權司空重寄

以一身而兼攝

眷遇之隆信任之專實出格外臣兄弟叔姪一門之內同

受

殊恩古今罕比不唯不敢有自私自利之心不敢為一身一家之計即或少有因循不出于誠篤稍有偏執不本于公忠寢食起居一時一刻不以

奏報奉

命起程日期

奏稱竊臣六年戀慕萬里懷恩懇請

陛見荷蒙

聖恩

特命欽天監合臣八字選定萬全吉日于十二月二十五

日卯時起程伏念一起程日期必上屋

聖心頒定擇吉雖父之愛子何以加茲臣惟有宵夜星馳

面承

聖訓早覲

天顏一日則早慰臣心一日矣文載全集

公以藏書二萬餘卷存貯滇省五華書院永留諸生頌

讀

公以奉

召將行而着注士民無不備籌念雲省邊方程途萬里雖縉紳之家鮮有藏書求其博聞洽記羣籍淹通者難矣非不讀書無書可讀乃取署中所藏之書二萬餘卷盡貯之五華書院中嘆曰與我家子孫讀何如與萬戶子孫讀也如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一萬二千卷內府止刷印六部雖諸王大臣不易得獨公受賜萬里速頒而不以自私豈第二人所能為哉此外如十三經念一史三通太平御覽諸經史子集四庫之書又一萬餘卷專員職掌又立規例九條互相稽查永遠存貯文載全集

存貯餘銀以充興修水利諸大務永遠歲修之費公以各路興修水利可為萬世永賴之計每年必須歲修方保勿壞乃查各項地土變價及監斤餘項皆在正項羨餘之外出之民者應仍用之于民于是盡以其餘銀交付清正屬員造冊存貯以備永遠興修按年報銷復具奏以聞將去任時仍籌畫盡善若此滇省紳士軍民公立慶雲書院于昭通府勒石以誌公德碑文約云郡之名昭通也自少保公始也昭通之有書院也則郡之僚吏紳士軍民懷公之德體公之仁使昭通子弟誦習其中俾歷世思慕之而不忘也謹按昭通舊為烏蒙土府祿氏所轄乃禹貢梁州荒裔自祿氏

始祖與孟獲同時夫婦來住于阿汪之後山即今東川府所屬之地也其婦孕多時腹常痛云有兩兒闔腹中及生果二男夫欲殺其一婦携以逃乃至烏蒙及二子長成各為兩地酋長在烏蒙者問其母曰父何在母語之故子遂起兵往殺父其居東川者起兵應之不相下各退守自此兩祿氏子孫互相慕殺淫亂暴虐世世不絕宋時封阿初為烏蒙王元至元間置烏蒙路洪武十六年改烏蒙軍民府隸四川不過量輸租賦而北連黔界南接滇疆擾犯三邊迄無寧日雖案積如山而兵役不敢入檄調不奉拘幾以沿邊子女盡付虎口中矣及少保公至奉

旨剿撫以清地方是時土府祿萬鍾與鎮雄土府隴慶侯年皆童幼為土目祿鼎坤主文劉建隆所惑鎮雄土府亦為主文范掌案等所牽制官兵至鼎坤狡黠先往投誠而土府皆不能自主始皆拒敵勢窮脫逃以致各兇目恣肆橫行官兵以順者就撫逆者屠戮卒至疆暴者盡行剷除良懦者盡行安撫雖頑酋斬殺過半而所遺皆屬淳良不獨漢民以安彝民亦免其荼毒矣蕩平之後公復招集流亡給以種粒予以耕牛賑以衣食勸以農桑課以詩書設立文武官員建學校拔秀良定以入學名數使皆去其舊染鼓以功名誘以進取并改烏蒙為昭通府從此萬戶子弟皆人人昭明而通達矣世世

子孫咸頌公德于不朽云

公由滇署起程入都

十月二十五日奉

欽定吉期于是日起程一出轅門漢奕百千億萬擁途遮道輿隸不能前雖遠在千里之外聞風奔赴者駢肩接踵設案焚香稽首與前咸呼曰

天朝皇帝愛天下百姓獨不念我一方百姓奪我好官去我等皆願從之去文武官弁力阻之不返左右麾之亦不返公再三慰辭之然後垂涕而還
十二月抵京師趨

朝喜動

天顏懽騰內外

恩賜坐論日昃不倦

公回入朝

上以六載不見悲懽交集

親加拊摩情同父子賜坐賜茶賜宴賜食備詢歷年情景唯恐疲精耗神有損身體愛惜眷護之意莫可名狀公忠之

褒不釋于口廷臣聞之皆以自古

聖主賢臣之相得未有若斯之盛也

雍正十年壬子公年五十三歲

春正月

詔授保和殿大學士入閣辦事位居首輔

公兩居外任歷有九年夙夜勤勞無一息少懈屢奉

宸褒必曰公忠或曰忠誠故倚為腹心朝夕左右自入閣後寅而趨朝酉而歸第凡朝政民務一字一句皆不肯宣示外人即容安等亦不得與聞其所以教訓子姪者唯以

聖聖相承恩深高厚難以報稱但各夫公忠勤勞厥職以求無忝家聲此外無他語無從記載嗣後所錄者皆一身一家之事非敢詳于前而略于後不敢以不知者妄載也

詔授鄂禮為長蘆鹽院

六叔父以郎中奉

命天津監理長蘆鹽政未幾授都察院監察御史

欽賜鄂容名容安併

賜帽一頂

時奉

特恩帶領諸子引

見

天顏大悅

御筆以鄂容名增一字名容安今容安之名

恩賜也敢不夙夜凜承以求報効

欽命充經筵講官

欽點國史實錄明史三館總裁

春二月

詔晉伯爵

上以公從前節制雲貴廣西三省所屬苗疆事務悉心精理使蠻夷嚮風慕義咸登樂土至于古州等處生苗自昔未歸王化用能運籌調度剿撫兼施俾苗人懷德畏威抒誠內嚮疆圉開拓邊境輯寧封一等伯

秋八月

欽賜相府一宅

公初由滇入都家眷未到先已

賜第一宅在京畿道胡同及奉

旨發帑金接家眷入都復

賜一宅在帥府胡同規模宏濶復發帑金着海公望監修

即今之相府也

秋九月

詔授三邊經略

世宗以陝西邊方頻年用兵顯有成效

命公經略三邊應剿撫務期善盡善公于七月受

命九月起程馳驛赴邊冬十二月還 朝覆

命

雍正十一年癸丑公年五十四歲

春 月

詔西陲罷兵

公從經畧西邊回以荒要地方得其地不足守得其人不足臣我以大兵臨之彼恐失其世守必合力死拒若棄之化外必不敢內侵自然悔罪降服此正于羽舞階有苗來格之意也

制曰可遂罷兵未幾果來朝

春二月

欽點鄂爾奇會試大總裁

五叔父以戶部尚書總裁 迴避卷另簡大臣公閱進

呈

春三月

長男容安姪鄂倫中進士是科容安與兄倫俱在迴避

皇上親點大臣閱卷以糊名卷上呈

御覽容安與兄倫同與焉

五月

欽點鄂容安鄂倫翰林院庶吉士

雍正十二年甲寅公年五十五歲

雍正十三年乙卯公年五十六歲

辭伯爵

初台拱苗在古州地界公開古州剿撫兼施各苗懷畏無不歸服唯台拱蠻尤兇悍亦從羣苗投順將弁許之公以其狡悍未經大創誠恐陽順陰違未可據信然既

經招撫更無殺降之理唯密諭文武善為獎諭化導以服其心適公奉

命入都逆賊伺公已止上文武官弁又不善防範致復作

亂公以古州係親為歸服之苗竟敢反覆請辭伯爵

上以非公能料不允再三諄辭

上從之仍留男爵

秋八月

世宗憲皇帝賓天公盡哀屢頌復甦

八月二十三日

世宗賓天公以受恩深重哀號滅性殞而復醒者數次不食者三日以奉

遺詔與大學士張公同心輔政勉強加淚退朝之後猶哀音不輟也

遺詔賜以恩禮

詔曰大學士鄂爾泰志秉忠貞才優經濟安民察吏綏靖邊疆洵為不世出之名臣朕可保其始終不渝將來着

配享

太廟以昭恩禮

皇上登基

世宗遺詔輔政偕百官入賀

冬十二月

晉子爵是月奉

旨鄂爾泰在

皇考時宣力多年朕即位以來總理事務敬慎週詳夙夜匪懈今

懈今

皇考梓宮已安奉雍和宮辦理諸事俱屬妥協應加恩以示

酬庸之典着賞給世襲一等輕車都尉合併三等男為

一等子

乾隆元年丙辰公年五十七歲

春三月

欽點會試大總裁

公與大學士朱公為大總裁張公廷琢邵公基為副總裁多士莫不爭自濯磨以求出大君子門下公以近日

風氣淳靡欲力迴狂瀾晝夜窮搜細索不遺餘力盡皆

各出心裁無一語雷同無一字勦襲榜出得會元趙青

黎等三百五十名士林無不鼓掌相慶以為人才之盛

誠不負龍飛開科之鉅典也

覃恩加封三代保和殿大學士前已奉

特恩以內大臣一品

誥封三代光祿大夫及入相後恭遇

覃恩復加封三代保和殿大學士 月

覃恩給容安翰林院庶吉士

誥封 秋八月

欽點三禮館總裁

欽命開三禮館以公為總裁

月

晉世襲伯爵 是月奉

旨議叙總理事務王大臣授騎都尉合併一等子晉封三

等伯爵

夏四月

容安倫同授翰林院編修

欽點殿試讀卷官

是科狀元金德瑛榜眼黃孫懋探花秦惠田傳臚蔡新

欽點博學鴻詞讀卷官

世宗以博學鴻詞久不舉行着廷臣及直省督撫各考試保

舉咨送是年開科以公為大總裁 年 月

欽授容安侍讀

冬十一月奉

命與莊親王聯姻以公第五子宓為莊親王額駙 月

欽命容安入上書房訓世子

乾隆二年丁巳公年五十八歲

月

欽命閱視河工

乾隆三年戊午公年五十九歲

乾隆四年己未公年六十歲

春二月

公六十壽不許稱賀

公生平誕辰不許稱賀壽六十位首輔百官皆欲製屏

稱觴公辭之乃作謝客詠懷詩云無然百歲便如何二

十崢嶸六十過官貴倍增慙愧事

恩深徒誦太平歌賓朋介壽思棠棣兒女稱觴感蓼莪老

至情懷難向說不堪重許賀人多

乾隆四年己未公年六十歲

月

鄂弼入學鄂弼乃容安第三胞弟也入順天府學

月

欽點鄂弼侍衛

弼于 年 月

皇上親簡大臣中可備侍內庭者 人弼與焉遂授

御前侍衛

十一月

公家孫壽山生

十二月

鄂寧補順天府學生

容安第四胞弟鄂寧入順天府學

乾隆五年庚申公年六十一歲

五月

公第二孫福山生

乾隆六年辛酉公年六十二歲

乾隆七年壬戌公年六十三歲

春二月

欽點會試大總裁

乾隆八年癸亥公年六十四歲

乾隆九年甲子公年六十五歲

月

詔兼翰林院掌院學士

上親送院中

翰林院署久未修葺

上發帑金重修規模宏麗燦然大觀乃以公授掌院學士

是日

鑾輿親幸送公入院諸學士皆得以躋濟玉堂瞻依

帝座近

天子之光華聆

宸音之訓誨真千古未有之殊榮也

秋九月

公胞姪孫九十四中式舉人九十四先三伯父之孫兄

敏之子也中式順天鄉試二百七名公喜也

冬十二月

公有疾

是月初八日有客來會忽覺腰脇痛次日猶欲入朝容

安等請少休沐公曰我受

恩深重如何可一日離左右也然體不能支步履不釋遂

勉強輟朝

乾隆十年乙丑公年六十六歲

春二月

公入

朝

公自疾後輟朝兩月二月 高貴妃薨

上遣人來曰朕躬安好卿不必來幸珍重調息以待痊愈

再入至初九日趨朝肩輿入將至景運門

上復遣人諭曰

聖駕御門就見毋得自勞若公急下車趨掖而入

上見而慰勞備至親以玉如意授之曰願卿如意良久忽

駕

御輦至門諭曰朕親看卿乘輦去公再三懇辭曰臣恭候

皇上入乃敢行

上入公趨掖而出仍就肩輿歸

春三月

初八日

公疾極

上親臨軫視公疾中所言皆以受恩深重不能仰報及語

言不清反覆聽之皆不出此意

上屢遣官存問至是疾極

上親視榻前公已不能言

上執其手悲慘不勝淚下不止良久回宮

賜上所常服四圍龍補服一件金字經被一床

命即以此殮及公薨遵遺命奉

御賜補服藏之于筭

詔加太傅先是已加太保及視疾後

聖心倍感慟復奉

恩加太傅

夏四月

公薨

四月十二日寅時公薨前疾篤時即命容安取筆硯書

遺本稿成付容安繕寫容安讀之涕泣請曰數日即瘥

大人何遽慮及此公曰汝敬存之病中數月無時不憐

倦

君國無一語及家私豈料公之本稿竟為預懺耶

乾隆十年四月十二日奉

上諭太傅大學士伯鄂爾泰公忠體國直諫持躬才裕經

綸學優根底不愧國家柱石允為文武儀型向用方艱

倚畀正切去冬忽感疾病朕心切念非常斟選良醫日

多遣問今春病勢有加朕曾再臨看視冀望漸痊豈臆

竟至不起

上天不憖頽失良弼朕心震悼着報朝三日素服三日賞內

庫銀五千兩其從前苗疆一案經

世宗憲皇帝頒賞紅寶石帽頂三眼花翎四圍龍補服黃帶

金韁大學士悉皆奏辭本日朕親臨視殮時復加賞給

朕御極之龍袍冠帶及金字經被併派內庭阿哥等分

日賜奠着戶部尚書海望工部尚書來保在彼照料加

祭三壇其他應如何加恩之處該衙門妥速議奏

十三日

聖駕親臨喪賜奠茶酒哭之極慟

公薨之日適值

雩壇大典未敢奏次日進遺本

上聞之不勝悲悼即命隨從

朕欲親臨到彼撫棺大慟曰天不憖遺良弼

賜奠舉哀垂淚而出

詔賜賻金五千兩

賜祭三次

乾隆十年四月十五日奉

上諭畧云受知於

聖祖見重於

世宗匡扶朕躬歷事三朝兩膺經略兼總機務久任綸扉無

一念之私無一事之懈抒忠宣力日思贊襄克盡臣節

暢明大義為臣之道為人之道允為兼足曩時苗疆之
案總統六師寬嚴相濟智略超羣彼時成功甚速似乎
威勝於仁蓋鄂爾泰志秉忠貞才優經濟安民查吏綏
靖邊疆允為不世出之名臣求之古史中亦不多見苗
疆一案剿撫並用威惠兼施竟使自古不化之生苗慕
風向義納土歸誠咸登版籍黔南赤子安享太平樂業
之福有功於我國家可云厚矣今披覽遺疏益見忠君
愛國之丹忱追思不置昔我

皇考有配饗

太廟之遺旨今遵奉舉行此非常之巨典一切禮儀該衙門
恭敬預備併入賢良祠立碑基道賜謚文端賞銀一萬

兩于戶部支領入于正項開銷

夏五月

諭賜金葬欽奉

諭賜金葬于五月

日葬于東直門外東壩新塋

特命諸王大臣文武百官齊集送喪同至郊外有至基所
者無不涕泗交橫道傍觀者皆為淚下甚有遠方紳士
軍民間公喪出匍匐赴遙望稽首生榮死哀公其弗
愧矣夫新塋係

御賜者也其陽宅宏敞直同相府外祭田二十二頃以備
春秋兩祭

月

賜謚文端

公薨之後

卹典稠疊寵錫日加

命議謚法廷臣以公明敏嗜學端方正直議謚奏覆
欽定文端二字以賜

月

詔賜配饗

太廟容安等奉主迎至

太廟安奉配享禮畢謝恩此真曠代殊榮垂光千載至今中

夜思之

昊天罔極其何以圖報於萬一也

賜入祀賢祠

乾隆十年 月

詔授容安國子監祭酒

乾隆十年 月

詔授容安兵部侍郎

乾隆十年 月

欽授容安詹事府正詹

乾隆十年 月

詔授容安翰林院掌院學士

乾隆十三年戊辰

命容安巡撫河南

容安未經外任敢膺封疆重寄

上念公贊襄左右任事勤勞以容安必能仰遵父訓授以

斯職聞

命之下惴惴兢兢任大責重其何以仰報

聖恩也

乾隆十四年己巳十二月

詔賜世襲襄勤伯

上以從前大臣凡著有勲勞賜以世封者但予爵名未賜

爵號乃

命廷臣追叙前勲各錫爵號以示褒嘉茲奉

恩旨賜公襄勤伯

天恩浩蕩帶礪之明爰及苗裔其何以報効

國家也

年 月

命容安入上書房為皇世子師

年 月

公奉

命閱視江南河工

上以河工關係重大乃命公親往閱視與河工及江南督

命

月

欽命鄂實侍衛鄂實係容安第二胞弟公以六叔父無出

以實繼之至六叔父卒公傷之乃以歷襲職請給以為

嗣奉

旨授

康熙 年 月 公年 歲

丁大司成公憂

公方依膝下雖舉孝廉未伸祿養忽罹鞠凶無計返魂
心肝寸裂恨不能相從地下晝夜涕號以前身本瘦弱
至此骨立飲食不進太夫人力勸之勉強近餐愈加哀
慟觀者聞者無不慘傷人皆稱為大孝性生非可強致
也

康熙 年 公年 歲 月

始婚公元配瓜爾佳氏 公諱 女生一女

擢慎刑司員外郎

公嗜學士直內庭吟詩作賦終夜不倦

上試詞林公直巡報自撰一卷附入進呈

上每覽嘉之曰此人當還諸左右者念以文未嫻武備使

在禁近日習騎矢以增益其不能耳今朕見其所作躍

躍不能自掩其仍以文員擢用遂授慎刑司員外郎公

蒞任操守清廉臨政敏決吏畏民懷風清弊絕王侯公

主之家有過必懲有善必顯凡旗丁橫肆莊頭凶頑者

治以法無少瞻徇法之所在威武不能奪勢力不能搖

行之既久諸王世戚莫不傾心悅服由是褒嘉于
聖祖見重于

世宗而公之聲名已揚於中外矣

雍正 年 月

詔以鄂爾奇兼都察院左都御史

年 月

詔以鄂爾奇授宗伯



嘉慶癸酉年鐫

阿文成公年譜

阿文成公年譜

兵部督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

勘定

原任刑部侍郎 王昶

增脩

工部侍郎 盧蔭溥

校定

御前大臣李少保領侍衛內大臣協辦太監吏部尚書廂紅旗滿洲都統松筠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西安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董教增

校對

阿文成公年譜

江西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何銑

戶部員外郎 郎德克精阿

甘肅分巡蘭州道兼管驛鹽茶馬水利屯田事務嚴烜

甘肅分巡西寧兵備道龍萬育

陝西漢中府知府嚴如煜

原任戶部郎中 祁韻士

戶部候補主事 第二曾孫容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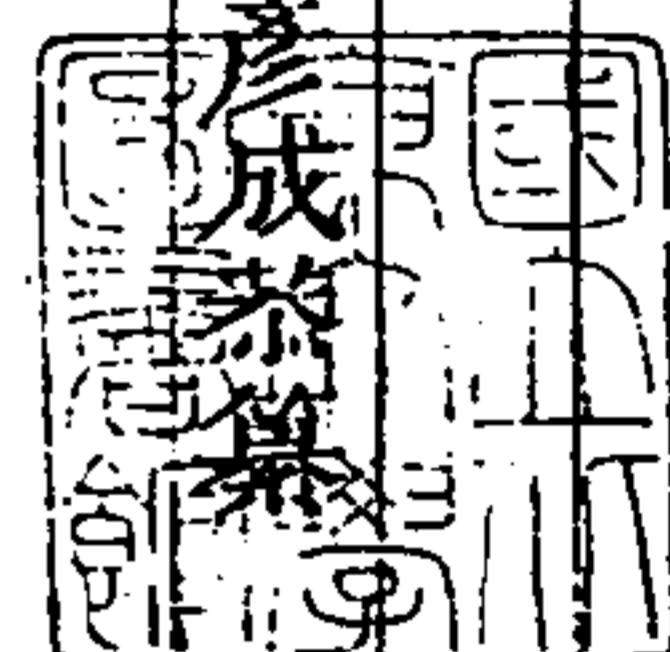
乾清門三等侍衛 第三曾孫容照

第四曾孫容恩

阿文成公年譜卷一

受業 王 昶勘定 盧蔭溥增脩

第三孫那彥成



公名阿桂姓章佳字廣庭號雲巖始祖穆都巴顏

世居長白山之斐郎阿地方繼遷鄂謨和索羅

國初來歸正藍旗人以功升隸正白旗為正白旗人

會祖名雅爾泰

誥贈光祿大夫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鑲

阿文成公年譜卷一

白旗漢軍都統翰林院掌院學士

晉贈光祿大夫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文淵閣領

閣事管理吏部刑部戶部三庫衙門事務兼翰林

院掌院學士

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鑲黃旗滿洲都統一等誠謀英

勇公會祖妣瓜爾佳氏

誥贈一品太夫人

晉贈一品公太夫人繼會祖妣陳氏

誥贈一品太夫人

晉贈一品公太夫人祖名阿思哈

誥贈光祿大夫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鑲

白旗漢軍都統翰林院掌院學士

晉贈光祿大夫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文淵閣領

閣事管理吏部刑部戶部三庫衙門事務兼翰林

院掌院學士

御前大臣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鑲黃旗滿洲都統一

等誠謀英勇公祖妣葛氏

阿文成公年譜卷一

誥贈一品太夫人

晉贈一品公太夫人考名阿克敦康熙戊子舉人已丑進

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歷官刑部尚書協辦大

學士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太子少保鑲白旗漢軍都統翰林院

掌院學士

誥授光祿大夫

諭祭葬

賜諡文勤

誥贈光祿大夫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文淵閣領
閣事管理吏部刑部戶部三庫衙門事務兼翰林
院掌院學士

御前大臣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鑲黃旗滿洲都統一
等誠謀英勇公妣宜爾根覺羅氏

誥封一品夫人

誥贈一品公太夫人繼妣那拉氏

誥封一品夫人

誥贈一品公太夫人生妣韓氏

誥贈一品公太夫人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

三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

八月初三日亥時生韓太夫人出

是年文勤公春秋三十有二任詹事府詹事秋冬

兩使朝鮮

五十七年戊戌二歲

是年文勤公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五十八年己亥三歲

五十九年庚子四歲

六十年辛丑五歲

六十一年壬寅六歲

入家塾

是年文勤公任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
奉使朝鮮恭遇

覃恩給子二品廕生

雍正元年癸卯七歲

二年甲辰八歲

是年文勤公奉使朝鮮

三年乙巳九歲

是年文勤公任禮部左侍郎仍兼兵部右侍郎

四年丙午十歲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

四

是年文勤公以禮部左侍郎兼國子監祭酒調兵
部左侍郎署理兩廣總督兼攝廣州將軍

五年丁未十一歲

是年四月文勤公調吏部左侍郎六月署廣東巡

撫九月署廣西巡撫

六年戊申十二歲

是年文勤公罷職

七年己酉十三歲

八年庚戌十四歲

是年六月

誥贈一品公太夫人韓太夫人卒

九年辛亥十五歲

是年文勤公授內閣額外學士隨撫遠大將軍策

楞從阿爾台一路出師

十年壬子十六歲

七月應試入學

是年十一月

誥封一品夫人

誥贈一品公太夫人那拉太夫人卒

十一年癸丑十七歲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

五

是年文勤公隨定邊左副將軍策楞從黃雅舒魯

克出師

十二年甲寅十八歲

歲試補廩膳生

是年文勤公辦理扎克拜達里大兵糧餉六月自

軍營回京八月使準噶爾

十三年乙卯十九歲

選拔貢生

是年文勤公自準噶爾回京署工部右侍郎

恭遇

覃恩再給子二品廕生

乾隆元年丙辰二十歲

九月

恩科順天鄉試中式副榜

十月由廕生在大理寺寺正上學習行走

是年夫人瓜爾佳氏歸於公

二年丁巳二十一歲

三年戊午二十二歲

九月順天鄉試中式第十四名舉人座師吏部尚

書孫嘉淦字錫山山西興縣人禮部侍郎吳家驥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

六

字晉綺江南吳江人房師鄧時敏字遜可時官編

修丙辰進士四川廣安人後擢大理寺少卿

是年文勤公以工部右侍郎使準噶爾議定地界

四年己未二十三歲

六月補兵部主事

五年庚申二十四歲

六月陞兵部員外郎

是年文勤公任刑部右侍郎尋轉吏部左侍郎

六月第一子阿迪斯生

六年辛酉二十五歲

是年文勤公以吏部左侍郎兼理步軍統領事務	七年壬戌二十六歲	是年文勤公署正白旗漢軍都統	八年癸亥二十七歲	三月陞兵部郎中在軍機處行走	六月調補戶部顏料庫郎中	是年文勤公兼授鑲藍旗滿洲都統	二月第二子阿思達生	九年甲子二十八歲	是年六月第二子阿彌達生	阿文成公年譜卷一	十年乙丑二十九歲	二月調補戶部銀庫郎中	是年文勤公掌翰林院學士克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	十一年丙寅三十歲	六月降一級調用	七月補吏部員外郎	是年文勤公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在議政處行走	尋任刑部尚書	十二年丁卯三十一歲
---------------------	----------	---------------	----------	---------------	-------------	----------------	-----------	----------	-------------	----------	----------	------------	--------------	----------	----------	---------	----------	---------------------	--------	-----------

十三年戊辰三十二歲	正月	諭曰現在進剿金川兵部尚書班第馳驛前往其帶往之員外郎阿桂主事莊學和一體給與驛馬	是年文勤公協辦大學士	十四年己巳三十三歲	六月	諭曰岳鍾琪參奏阿桂一案經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擬定罪阿桂隨往軍營辦事年少無知自干罪戾固應按律重懲但伊係司員原不過以供驅使其獲罪之處與貽誤軍務者有間情尚可原伊父阿克敦因子獲罪深知慚悔辦理事務甚屬黽勉且高年僅有此子拘繫囹圄別無左右侍奉之人朕為垂憫著加恩將阿桂從寬釋放	阿文成公年譜卷一	是年文勤公加太子少保	賜紫禁城騎馬	十五年庚午三十四歲	四月	諭曰阿桂前因隨往軍營致獲重譴經部議治罪朕特加恩寬宥令伊父阿克敦約束教導阿桂從前獲罪尚非
-----------	----	--	------------	-----------	----	---	----------	------------	--------	-----------	----	---

身犯賊私者比伊向在司員中辦事黽勉且阿克敦僅此一子今再加恩著仍在吏部員外上行走俟有缺出題補

是年文勤公以協辦大學士留京辦事

十六年辛未三十五歲

閏六月以員外郎兼郎中事

十月仍在軍機處行走

十七年壬申三十六歲

正月陞吏部郎中

二月兼戶部銀庫郎中

阿文成公年譜卷一

九

十月奉

旨郎中阿桂暫署江西按察使

時辦江西偽稿一案臬使丁廷讓解任來京故有

是

命

十一月奉

旨補授江西按察使

公奏用法貴乎明慎決獄專忌淹留靖地方而清

盜源云云

上嘉許飭部從之

十八年癸酉三十七歲

三月奉

旨來京補授內閣侍讀學士仍兼銀庫員外郎

是年七月子阿迪斯阿思達同入學

十九年甲戌三十八歲

四月仍兼戶部銀庫郎中

是年文勤公留京辦事

二十年乙亥三十九歲

四月奉

旨補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仍兼銀庫事務

阿文成公年譜卷一

十

六月

諭曰烏里雅蘇台一帶所設臺站著內閣學士阿桂馳驛

前往妥協查辦

先是準噶爾有四衛拉特未滅文勤公奉

命與議定地界途寧謐者幾二十年至是噶爾丹策凌死

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札爾襲位其庶兄喇嘛達爾

札執而篡之而巴圖魯渾台吉第七子布木之子

大策凌敦多卜之孫達瓦齊復因和碩特拉藏汗

之孫阿睦爾撒納計篡奪其位部落大亂所屬昂

吉策凌伍巴什等詣關來降

上以侮亡取昧兵有常經乃先後遣將軍永常等督兵剿撫適阿睦爾撒納亦叛來降達瓦齊窮竄入回部為回人擒獻

上封阿睦爾撒納為親王使主故地已而阿睦爾撒納復叛走準噶爾逸賊亦北走

上命公赴北路烏里雅蘇台軍營與靖邊副將軍成袞扎布隨機搜討

七月軍機處議敘奉旨阿桂著軍功加一級

是年正月文勤公以目疾請假至六月

阿文成公年譜卷一 十一

予告以原官致仕二十一年丙子四十歲

正月二十三日戌時文勤公薨春秋七十有二公奔喪回京

二月諭葬文勤公於左安門外之楊坊村

六月奉旨兼管內繕書房

又奉旨署鑲藍旗滿洲副都統

是年

王師辦理準噶爾

七月二十三日

諭曰據納穆扎爾奏青滾雜卜遣人至烏里雅蘇台煽惑喀爾喀等情形可疑等語青滾雜卜居心詭詐深可痛恨著舒明等詳細察看此時若已露背叛情形即會同親王成袞扎布得親扎卜等相機擒拏若尚未生事端止宜留心防範俟哈達哈撤兵回時再行辦理青滾雜卜游牧與唐努山甚近其或在游牧或向唐努山至烏梁海皆未可定益著傳諭哈達哈臨期確訪或先撤兵

阿文成公年譜卷一

十二

豫阻去路再行擒拏毋得任其脫逃再貝勒策登扎卜呈稱不能辦理臺務必係聽青滾雜卜指使著一併拏解來京其臺站事務即速交親王成袞扎布接續辦理毋致貽誤至哈達哈等自哈薩克回時馬匹不免疲瘦舒明等即豫選馬匹善為牧放俟哈達哈將到即解往接續以增兵力並著內閣學士阿桂速赴軍營協同辦理

閏九月

公奏現在隨同將軍辦理情形

諭曰好加意奮勉如若僭越輕視將軍斷然不可

十五日

諭曰成袞扎布奏稱阿桂自到軍營辦理諸務甚屬盡心等語阿桂著授為參贊大臣同將軍成袞扎布擒剿逆賊務宜加意奮勉以副委任

十二月二十日

諭曰北路軍營大臣應分駐地方辦理事務科布多地方著唐喀祿阿桂駐劄辦事並著郡王品級車木楚克扎布同往辦理舒明阿蘭泰著隨同副將軍成袞扎布在烏里雅蘇台軍營辦事

二十四日奉

阿文成公年譜卷一

三

旨授鑲紅旗蒙古副都統

二十二年丁丑四十一歲

正月二十七日

諭曰前命阿桂赴科布多辦事今據將軍成袞扎布奏現在領兵前赴巴里坤所有烏里雅蘇台軍營事宜策布登扎布未能深悉暫留阿桂令其詳悉告知等語科布多地方已命哈達哈前往駐劄阿桂著即留烏里雅蘇台辦事

四月初五日

諭曰哈達哈阿桂僅將魯爾魯等游牧收取首賊普爾普

德濟特克什克等俱已脫逃著交部議處

二十日

諭曰哈達哈阿桂前因疎縱首賊飭部分別議處今既經擒獲著加恩寬免

八月奉

旨補授工部侍郎

十月初九日

諭曰昨命將軍成袞扎布兆惠等來京籌議軍務著策布登扎布亦馳驛來京將定邊左副將軍印務交納穆扎爾署理阿桂著往代納穆扎爾莽古資著往代阿桂阿

阿文成公年譜卷一

四

桂不必候莽古資即前赴科布多辦事

二十三年戊寅四十二歲

正月二十一日

諭曰阿桂等奏稱和碩齊唐喀祿遵旨將哈薩克使臣送至邊界即前往額爾齊斯之和尼邁拉呼布空郭勒地方堵截通逃賊眾等語著傳諭和碩齊唐喀祿伊等口糧充足前至駐劄地方不可徒為坐守須向各處巡查如有隱匿逃竄之賊即奮勉擒剿勿致免脫

又

諭曰阿桂等奏據車木楚克扎布報稱莫尼扎卜等追剿

臣等仍策應侍衛奎薩營總班珠爾等速追舍楞
奏入

諭曰據阿桂奏報和碩齊唐喀祿等為賊所誘唐喀祿被
害和碩齊更衣降賊等語唐喀祿奮勇捐軀深可憫惻
其餘陣亡得傷官兵著阿桂查明送部分別議敘議卹

又

諭曰阿桂領兵速追逆賊尚屬奮勉若舍楞未入俄羅斯
務宜體察賊勢相機擒剿或需增兵即知會成袞扎布
前往接應阿桂仍候辦理哈薩克錫喇布庫察罕事竣
再行撤回成袞扎布此時暫駐科布多候信其脫出得

阿文成公年譜卷一

傷官兵阿桂即量加賞給令其游牧休息

六月十四日

諭曰叛賊舍楞等計此時已竄入俄羅斯布空郭勒等處
亦未必有逃來之厄魯特阿桂在彼堵截徒糜糧餉著
傳諭成袞扎布阿桂等若阿桂報稱舍楞尚未遠竄成
袞扎布宜速行策應如未得信息即不必前往仍回科
布多駐劄阿桂奉到此旨亦視舍楞之遠竄與否若賊
眾已過無復逃來之人即派兵嚴密搜捕遇有瑪哈沁
俱行剿殺以十五日為期亦回科布多軍營仍將現在
堵剿情形作速奏聞

三十日

諭曰阿桂奏稱詢問由逆賊舍楞處脫出之厄魯特鄂勒
椿謂舍楞不能入俄羅斯將由哈薩克逃往土爾扈特
或又不能達恐復回準噶爾藏匿必在輝巴朗經過一
面派兵於彼處守候仍探取實信若已入哈薩克相距
甚遠即帶兵索取候其擒送等語從前成袞扎布詢問
鄂勒椿後即行奏聞朕因鄂勒椿過阿桂軍營會給以
口糧阿桂自應一面具奏一面領兵速追舍楞方可得
真實信息乃成袞扎布又續奏舍楞入俄羅斯之信而
阿桂始以鄂勒椿所告奏聞且稱舍楞若逃去已遠不

阿文成公年譜卷一

能追及即在哈薩克邊界駐候擒送更屬錯謬阿桂初
次領兵理應奮勉乃即如此觀望遲延著傳旨嚴行申
飭

七月十三日

諭曰據成袞扎布等奏接阿桂咨稱已往追策布登扎布
俟會齊後偵探舍楞所在協力擒拏如已入俄羅斯亦
公同商辦領兵前進等語覽此奏阿桂距策布登扎布
之除僅有四五日之程自應速往協捕至成袞扎布不
必往會仍照前旨於俄羅斯邊界索捕舍楞

十八日

諭曰據策布登扎布等奏稱與巴祿同追舍楞至古爾班
察爾與阿桂合兵知舍楞已入俄羅斯隨派副都統鄂
博什等前往索取又前遣往哈薩克索取布庫察罕之
納旺等尚未回報因以阿桂暫行駐候巴祿仍巡查臺
站等語所辦尚合機宜朕前屢諭策布登扎布策應富
德計奉到此旨時阿布賚已將布庫察罕縛送策布登
扎布即同阿桂前往與富德合兵向阿布勒噶爾索取
哈薩克錫喇如飾詞延緩或適屆撤兵之期亦即相機
酌辦頃已諭副都統德爾素為參贊大臣在科布多辦
事阿桂不必回科布多倘業經轉回即來京請訓

阿文成公年譜卷一

九

二十六日

諭曰阿桂奏暫於布空郭勒等處駐候信息阿桂既與策
布登扎布合兵自宜同往策應富德以為効力之路何
必分道却回著傳諭阿桂如未至布延圖則仍追及策
布登扎布同行如已離布延圖不遠即令官兵回營阿
桂作速來京請訓再赴西路

八月二十四日奉

旨補授工部侍郎

九月二十七日

諭曰北路之塔爾巴哈台亦宜防守所餘索倫兵一千擬

合阿桂帶領駐劄

二十九日

諭曰阿桂奏來京請訓馳赴西路軍營酌派所領侍衛官
員二三名索倫兵二十餘名將行裝自布延圖先送至
巴里坤等語阿桂所領官兵自應調回休息可傳諭阿
里袞伊等抵巴里坤即派官兵照看行裝令其由臺站
各回游牧休息以示體卹

十月回京

十一月奉

旨仍赴西路與副將軍富德合兵追捕準夷餘孽

阿文成公年譜卷一

十

是歲準部平

二十四年己卯四十三歲

三月二十六日

諭曰吏部開具在京部院三品以上官請旨甄別以重察
典現在辦理軍務之侍郎阿桂身歷行間勤勞可念著
交部議敘

四月初三日

諭曰前諭福祿不必在參贊上行走今著仍其舊任昨又
命明瑞為參贊大臣計伊等兩隊參贊大臣富德處較
少著阿桂在伊隊內行走

五月奉

旨阿桂著前往霍斯庫魯克同副將軍富德剿辦逆回

八月十五日

公偕富德等奏臣等於七月初九日追賊霍集占

等至阿勒楚爾賊伏於兩山間臣阿桂率領隊大

臣等兩翼衝擊賊大潰攻奪山峯計殺千餘人生

擒五十餘人奏入得

旨交部從優議敘

又

命賞荷包鼻煙壺

阿文成公年譜卷一

三

二十三日

定邊右副將軍富德等奏臣等乘勢追剿行至巴

達克山界逆賊霍集占猶在山頭攔阻臣阿里袞

帶兵追賊富德巴祿阿桂等隨後策應奏入報

聞

二十四日

公偕富德等奏言臣等於七月初十日追賊至伊

西洱庫爾淖爾見賊先據山麓我兵向上衝擊回

衆均同聲願降逆賊霍集占猶在山頭攔阻殺死

多人而降者益衆臣阿桂等領兵進剿在東山一

帶分地設伏防賊逃竄臣阿里袞選兵二百餘名

於十二日過嶺尋踪追剿臣阿桂等即領馬步兵

四百餘名亦於十二日起程策應阿里袞奏入報

聞

是月回部平

御製詩有偏伍彌縫密佈置發縱指使皆英賢之句副將

德與霍集斯等統中軍令參贊公明瑞阿桂等領左翼

參贊阿里袞巴祿等領右翼翼之中各分前中後隊又

益以奇兵援兵隊各為二別遣巴圖魯侍衛額爾登額

等分率巴圖魯兵二隊備四面應援而領隊齊凌扎布

為殿軍將卒如臂

指相維佈置實當

九月十三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一

諭曰著阿桂前往阿克蘇辦事

十月二日

諭曰舒赫德奏伊前往葉爾羌辦事將欽差大臣關防帶

往其阿克蘇應請給以關防至葉爾羌距內地甚遠奏

報事件宜加慎密請賞給奏匣等語阿克蘇為回城要

地已派阿桂駐劄辦事著該部費送欽差大臣關防一

顆以昭信守其賞給葉爾羌奏匣亦照所請行

十二月二十日

諭曰阿桂奏現在阿克蘇拏獲厄魯特匪犯三名皆官兵

隨僕盜馬潛逃業經正法等語此等厄魯特皆剿戮之

餘惡習未改阿克蘇既經拏獲則沿途有脫逃者著通諭哈密等處大臣務宜留心拏獲訊明正法

公奏言 臣到阿克蘇查看牧羣牛羊除從前解往

葉爾羌一萬餘現存牛三十二頭羊一萬五千三

百餘隻竊思來年伊犁駐防官兵所需糧餉須待

回人收穫後方能支給其起程時所需行糧必須

牛羊添補 臣已飭該管官兵加意牧放以濟軍需

奏入報

聞

二十九日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

三

諭曰阿桂奏稱兆惠等經過阿克蘇會議伊犁駐兵及遷

移回人屯田事宜從阿克蘇烏什賽哩木拜城庫車沙

雅爾等城酌派回人二三百戶於來年二月間先遣丁

壯前往屯田以官兵五百名護送起程俟青草發生再

將回人家口遷移等語所議尚屬可行兆惠此時雖未

具奏即應如此辦理至屯田回人需兵彈壓自阿克蘇

至伊犁安臺傳事聲息相通最關緊要著傳諭舒赫德

阿桂今大功告成已達克山霍罕等部落悉皆歸附則

葉爾羌自可安靜無事且有額敏和卓在彼海明又已

前往舒赫德候其到時即回阿克蘇駐劄辦理阿桂伊

柱即領駐防兵丁護送回人往伊犁管理屯田事務至

官兵等居止自必相度地勢安營立寨土木之工以漸

興作期於堅固久遠所請備造帳房原非可以常用不

過自阿克蘇至伊犁沿途住宿及初到時不致露處耳

所有應行事宜俱著伊等會商辦理

二十五年庚辰四十四歲

正月初八日

諭曰昨諭舒赫德等派豐訥亨領兵於阿勒坦和碩等處

搜捕戕害德舒賊人今思阿桂伊柱雖派辦護送回人

前往伊犁屯田尚需時日著先派官兵五百名同豐訥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

三

亨等搜捕瑪哈沁務宜協心奮勉以清方域

十五日

公奏言 臣前會議挑派阿克蘇烏什賽哩木拜城

庫車沙雅爾等處回子三百戶挑派哈拉沙爾庫

爾勒等處回子二百戶共五百戶於明歲二月內

起程派兵五百各給馬匹一同照料行走於青茂

後移駐回子戶口時再派兵五百同往將補給兵

丁馬匹牲畜由巴里坤等處辦理運送等議在案

此次應派回子大半均係 屬城內者此行兵丁

亦定由阿克蘇辦理起程但日期迫急恐至遲悞

未能候將軍等與楊應琚會議前來臣先差侍衛官兵等將驢壯馬匹駝隻趕赴山內有水草處牧放以備屯兵之需但駝隻不能多駝米麪因將所有羊隻揀上好者亦趕赴山內牧放以備屯兵口食之需再屯兵應備帳房軍器等項均經陸續奏聞至伊犁地方於何月起種移屯回子等令於何月起程應由何路行走作為幾站可抵屯防並將屯田人等自起程之日起至收穫之日止應備口糧若干籽種若干所需農器鑼鍋牲畜作何領給臣詢問伊什罕扑鸞據伊等會呈此去必由穆蘇爾嶺路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

奏

徑行走由阿克蘇行走七站過嶺又行七站過察布沁嶺再一站即可抵伊犁賽音舊村屯田地方將明歲種田人等即屯駐此處伊犁地方均係三個月內耕種今於二月十五日內起程於三月初旬行抵該處正可耕種不至遲悞此行若係烏什回子來抵阿克蘇會同前往若係庫車沙雅爾拜城賽哩木人等當至阿拉布地方會同前往種田人等七月時收穫糧石每人各領給口食四十分籽種四十分五人領給鍋一口鑊斧各一把二人領給鑊刃各一張每人領給犁一張鎌刀一把盆酌計駝

載籽種口食農器牲畜各三頭若有駝隻酌給一駝二牲畜搭配一驢共計牲畜四頭若無此項牲畜伊等難以行走將此項牲畜均留該處則此處可以不必領給種田牲畜因此我等所派從人送抵該處與屯田人等各留牲畜一頭其餘均各帶回耕種至於移駐眷口之事隨時再議等呈前來臣看得回子等幫助雖略為作難若將應禁約者禁約鼓勵者鼓勵則此數城三百戶內人等仍可令其起程但將軍等議定將此處派回子若干尚未咨行前來是以將應派回子亦未派定若俟將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

奏

軍等議妥咨覆到來尚有二三十日之隔則各城均可到齊於起身時亦不至遲悞今蒙降旨垂詢臣謹將實在備辦緣由奏聞以臣愚見雖不拘何時定當遣赴伊犁屯防但今初創之始即宜將此移駐之數百戶回民辦理妥就若將移駐回子暫行停止僅派兵一千前往巡查地方雖所需馬匹牲畜口糧勉強支給至明歲若不耕種待至來年愈不能多遣人往屯所今即辦理此一兵丁費用不過領給數月口糧儘可支持至收穫糧石之日且明歲回子已經耕種妥協俟

來年再為加增兵丁及回子等屯田甚覺便易應請早為撥調奏入

諭曰據奏伊犁駐防屯田皆必需辦理之事若酌派回人先往屯田再添駐官兵增派回眾即易為力請早為撥調等語具見勇往任事阿桂若現在辦理有緒且確見必須屯田即酌量帶兵前往

二十三日

諭曰阿桂所奏將軍等於逕過阿克蘇時會議將阿克蘇烏什賽哩木拜城庫車沙雅爾等城所派二三百戶人等令於明歲二月內先往伊犁屯田隨派兵五百各領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

七

給馬匹一同照料起程於青茂時再將回子戶口移駐一摺伊等所議尚是兆惠等雖未具奏前來此時亦當如此辦理著舒赫德毋庸在葉爾羌屯駐即來阿克蘇由阿克蘇至伊犁安設臺站將移駐回子兵丁等項事件妥為辦理著阿桂伊柱至伊犁之日即帶領兵回等選地安設窩鋪居住若獲有木植脩理房屋居住愈善若如此防守堅固可以久遠居住且不致需費帳房但伊等已經將帳房製造完竣可令帶往節省使用舒赫德阿桂接奉此旨將移駐回子並屯兵作如何議定辦理遣往之處一面具奏一面令其起程

二月初三日

諭曰日昨努三等將伊等起程之處具奏到來時朕因搜剿瑪沁之德舒在於阿木坦和碩地方被害會降旨差派豐訥亨帶領索倫蒙古兵丁二三百名奮勉前往查拏賊人但前降旨令阿桂伊柱帶領兵丁回子等前赴伊犁屯田因與查拏瑪沁均係一事阿桂係辦過此事之人是以著阿桂會同豐訥亨前往查拏瑪沁等於捉獲時即由彼前赴伊犁則於事有益前次阿桂赴伊犁之時曾帶兵五百名今阿桂同豐訥亨捉拏瑪沁哈沁亦即帶領索倫蒙古兵五百前往伊等宜同心戮力將瑪沁即速拏獲以靖地方若該處所需馬匹不敷將巴里坤現有牧放馬匹飭交伍吉挑選肥壯馬二千即親身帶領官兵護送至阿克蘇備用將此諭知阿桂伍吉欽遵辦理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

八

初六日

公奏言從前總督楊應琚來抵阿克蘇與將軍會商因哈拉沙爾庫爾勒之回子力量不加本年移駐之處未能備辦定於明歲派兵四五千並派移駐回子戶口一千是以將本年移駐回子暫行停止但臣已派定阿克蘇回子一百三十八戶諸項均

預備妥協將烏什一百零三戶回子已交該伯克等承辦至庫車沙雅爾賽哩木拜城等處雖未備辦但每城可得十戶亦不為難臣接奉

諭旨一面飭交阿克蘇伯克等將派赴伊犁屯田回子所需牲畜口糧籽種農器等項務於二月十五以內辦理妥協以俟起程一面咨行烏什庫車亦各照此辦理務於二月十五以內備辦妥協俟擇定期另為咨行起程臣將伊犁耕種時節向回子等詢問據伊等回稱或言趕上耕種者或言過期者所論不一是以咨行舒赫德等將赴阿克蘇兵丁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

羌

未派恐葉爾羌等城兵丁到時是否有悞耕期咨商舒赫德等再將原在伊犁屯田回子等詢問於該處所派兵丁到來回子亦可預備妥協茲准舒赫德等來咨將請悉伊犁種田之人詢問據稱伊犁地方於三月底四月初旬凡粟米糜子蕎麥等糧均可趕種是以差派索倫兵二百察哈爾兵一百令伊柱帶往阿克蘇臣阿桂將阿克蘇所有兵丁再加派二百共為五百照料屯田回子等前赴伊犁緣由具

奏咨行前來查各處派定屯田回子經臣不時行催

均令於二月十五以內預備妥協已定期限至伊犁所帶兵丁於二十間始可到來臣將應派兵丁以及辦理所需馬匹駝隻口糧等項均已預備妥協酌計兵丁等到來二三日即可令其起程上緊辦理不至遲悞再查派兵照料回子等前赴伊犁屯田及搜剿瑪哈沁等亦係一併應辦之事但所有馬匹駝隻現在疲瘦雖急緊收放得善草尚未發生暫且設法每兵領給馬一匹不過將就可到伊犁至伍吉所解馬匹暫時不能到來若候此項馬到始帶領屯田回子等起程必至有悞種田之期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

三

是以臣於耕種之期以前先令起程以期奮勉搜拏瑪哈沁以靖地方俟隨後將辦理情形另行陸續具奏奏入

諭曰阿桂奏接准舒赫德移開將所派各處屯田回子並由阿克蘇所派兵丁均已備派妥協以及伊柱所帶兵丁到來一二日內即酌令起程現在督辦均無貽悞但赴伊犁屯田並搜剿瑪哈沁均係併辦之事現有之駝馬應分均屬疲瘦伍吉運解馬匹暫時不能到來若候此項馬匹即悞種田時期是以通融辦理每兵各領給馬一匹親身先行帶領起程竭力搜剿瑪哈沁等語阿

桂所辦奮勇可嘉卽如此辦理因先將伊犁屯田事務
停止將搜剿瑪哈沁之事作爲緊要今再將屯田事亦
應辦理既將阿克蘇現有馬匹與屯兵各領給一匹將
就可至伊犁阿桂先爲帶領起程甚是若伍吉將馬匹
運到暫令牧放俟種田事竣再前往搜剿瑪哈沁亦不
至遲悞將此諭知阿桂等此際將屯田回子及屯兵卽
先帶領起程若伍吉將馬匹運到阿桂尚未起程阿桂
卽帶領照料前往愈善若伍吉未到阿桂已起程將留
後搜剿瑪哈沁之兵丁馬匹俟舒赫德來抵阿克蘇卽
將此項馬匹接收飭交搜剿瑪哈沁之兵丁照料運交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

三

阿桂處若搜剿瑪哈沁之兵丁尚未前往或不得備任
帶兵大員舒赫德務宜妥爲辦理差派大員帶兵運送
始善如去歲德舒遇害因瑪哈沁賊匪等卽由木蘇爾
嶺路逕前來此時我兵過後賊匪又復前來均未可定
舒赫德將運送此項馬匹務宜細心辦理就近或調派
領隊大臣或營長一員將馬匹兵丁照料護送中途遇
賊不至丟棄安送阿桂處阿桂收獲此項馬匹時暫尋
有水草處牧放俟臆壯於七八月內再前往搜剿瑪哈
沁但我兵係照料屯田回子者若於屯田事竣不可將
兵丁全行帶往搜剿瑪哈沁務視便留兵照料屯田回

子始善此行阿桂毋庸前往著伊桂帶兵前往可也伊
犁現係始設屯兵耕田嗣後每年卽陸續添耕將如何
過冬明歲又如何添耕之處均由阿桂與舒赫德會議
辦理阿桂抵伊犁之日將屯田事務辦妥將錫伯如何
結固與兵丁修葺房屋過冬明歲如何添耕之處當與
舒赫德盡心會議辦理再令回子等於種田之暇益將
脩葺房屋等項事務若作伊等差務則伊等甚爲勞苦
便中當與伊等稍施恩惠則伊等卽互相鼓舞樂於脩
葺矣阿桂當盡心辦理茲令安泰帶兵三百前赴與阿
桂會哨搜捉瑪哈沁已經降旨令其赴伊犁屯兵等前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

三

往路逕務於通衢安設軍臺似毋庸會哨安泰僅帶兵
前往伊犁將屯田形勢閱完卽宜旋回由何路安設軍
臺之處留心閱看妥協奏聞若沿途遇有潛匿瑪哈沁
賊匪卽行搜剿
公又奏言本年辦理赴伊犁屯田回子益照料兵
丁令其速往特爲立基以便明歲易於開廣
論旨選擇地方安設莊屯自應相其形勢辦理
隨喚集
諳曉伊犁地方情形之厄魯特回子等詳加詢問
得伊犁河之南有霍吉集爾海努克奇特木等地

方三處河之北有固勒扎霍爾果斯察罕烏蘇等地方三處均係先年回子等種田之所查由阿克蘇赴伊犁時因伊犁河南岸崩塌一處渡過伊犁必需數日脩造船隻查海努克亦係伊犁有名地方且田地寬廣與固勒扎相隔一日之遙若迅急耕種即在伊犁屯駐耕種安設莊屯均經臣酌量形勢辦理至帶來三百回子內並無伯克頭人因不可無人約束臣視便由阿克蘇帶來伯克一二名由庫車拜城賽哩木各派伯克一二名以令照料種田回子至伊犁於種田後將伯克應遣回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

三

者遣回雷駐者雷駐以資約束三百回子仍於每百內放什長一名以令管轄於明歲再遣回子之時即移知舒赫德將應放之阿奇木伊什罕商伯克哈子人等一併挑選咨送前來至收穫糧石宜設立碾磨於本年收成後將應脩之倉廩牆院等項均於種田之暇辦理脩治但此項事件滿蒙兵丁多有未諳隨於此五百兵外又派綠營兵一百名差都司一員千把總數員帶來以備使用將此即入於帶來之五百戶口數內今將應派之五百兵丁經舒赫德派索倫察哈爾兵三百名交伊柱

帶來臣處所有索倫察哈爾兵丁應差二百名因數目不敷將健銳營滿兵挑派充入數內將場內所有數百馬匹按兵丁每人領給一匹三人領給駝一隻所有伊柱帶來兵丁若未經辦理領給臣亦照此處領給駝馬若馬匹多有不能行走二十日者臣再令回子等奮勉辦理起程後本處口糧暫難運送今於起程以前各領給乾麵羊隻帶往俟收穫新米麩時再為酌散尚需兩月口糧俟後來之回子入戶兵丁之便再為運至將所缺軍器均由阿克蘇庫內領給於未起程之前派兵帶領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

三

回子先赴穆蘇爾嶺脩理路徑以資大隊過境再查從前準噶爾有由拜城派往回子三百戶因無官差是以派回子三十名長川脩理山嶺路徑今因脩理山徑特由阿克蘇差回子六十戶前往嗣後將如何脩理山徑並如何安設軍臺以通信息之處咨行舒赫德酌量辦理俟伊柱之兵到來令其起程奏入

諭曰阿桂奏伊犁河之南地名海努克地勢寬濶且距固勒扎一日之遙急於耕種即在於海努克地方屯種指選地方相形安設莊屯等語阿桂所辦甚屬盡善將屯

田回子等屯駐海努克指選地方安設莊屯之處均照阿桂所奏辦理伊如果均辦理盡善伊犁初創屯田之事卽是阿桂之功績再屯田回子於安設莊屯屯駐之時則照料屯兵在所必需當將屯兵等所居地方務尋覓結固錫伯安設卡倫屯駐以嚴防瑪哈沁之哈薩克等方善至脩理穆蘇爾嶺之處亦降旨舒赫德矣將此一併諭知

初八日

諭曰阿桂等奏稱伊犁屯田原議今歲添兵五百名回人三百戶前往今與楊應琚相見始知將軍等酌議派兵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

奏

四五千名回人一千戶但阿克蘇回人業經預備而庫爾勒等處所派尚未辦理仍俟楊應琚到葉爾羌時與舒赫德定議等語伊犁向爲準夷腹地地加意經畫故積事頗脩今歸我版圖若不駐兵屯田則相近之哈薩克布魯特等乘機游牧又煩驅逐大臣等自當辦理妥協不可苟且塞責以圖早歸看來駐兵屯田惟當漸次擴充今歲且照原議派兵五百名回人三百戶或并此俱行停止來年再爲舉行則我兵旣得休息而回人生計亦稍寬裕又可量爲添派以漸增多此事朕惟責之舒赫德伊不過於用兵時退縮至於辦事心細朕所深知

若果盡心自能辦理今雖新柱前往協辦究未熟悉舒赫德惟視若已事辦理妥協方准其更換此時應作何辦理伊前奏多添兵丁回人及河船糧運經朕訓飭何以尚未覆奏俱著傳諭知之

十一日

諭曰伍吉奏稱派往阿克蘇之馬二千二百餘匹伊親行解送於正月二十八日自巴里坤起程等語以阿克蘇現有馬匹駝隻合之新到馬匹自足敷用著傳諭阿桂伊柱豐訥亨卽選派官兵給以馬匹搜捕瑪哈沁務期一舉盡剿亦不必過於急迫惟酌量馬力奮勉行走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

奏

十二日

諭曰阿桂奏稱辦送霍集斯之子呼岱伯爾氏同其家口來京等語著傳諭阿桂霍集斯家口起程時將伊兄弟之家口及同族皆毋庸辦送

十三日

諭曰阿桂奏稱辦送漠咱帕爾兄弟等來京時體察阿克蘇回人伯克等稍生疑懼業經出示安慰等語所見甚是今仍降旨宣諭著舒赫德等通行曉示各城再阿桂奏遵旨派索倫兵三百名前往烏魯木齊酌於二月初旬起程等語阿克蘇等處索倫兵旣行派出而阿桂巡

查伊犁又必領兵前往則阿克蘇之索倫兵益少現在
回人不無疑懼亦須彈壓著與舒赫德酌議或調葉爾
羌索倫兵二三百名駐劄阿克蘇或令安泰選索倫兵
一百名由烏魯木齊前往伊犁阿桂等由穆蘇爾嶺與
安泰會合亦甚有益伊等宜會商妥協一面辦理一面
奏聞不必候旨至阿克蘇辦事甚要阿里袞現往起程
來京可就便暫駐阿克蘇俟阿桂巡查回日再行起程
現令新柱往葉爾羌協辦著海明即至阿克蘇阿里袞
俟海明到日再行回京俱著舒赫德阿桂酌議具奏

十八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

奏

諭曰舒赫德奏阿克蘇現有索倫兵二百六十餘名又於
齊凌扎卜所領新索倫兵內揀選三十餘名發往烏魯
木齊等語阿克蘇地方緊要今所有索倫兵既全往烏
魯木齊而阿桂又領兵巡查伊犁自應派兵防範乃舒
赫德未見奏及若謂伊所駐葉爾羌之兵不便撥調阿
克蘇則甚屬錯謬伊係總辦各城事務之人自當視同
一體不可稍分彼此至阿桂亦未奏明巡查伊犁係派
何處之兵而阿克蘇以何處兵丁駐劄自當辦理妥協
再烏什雖與阿克蘇相近仍須大臣駐劄辦事著舒赫
德等酌量辦理阿桂亦不得因總理有人遂生推諉當

與舒赫德和衷商榷以期集事倘互相推諉以致貽誤
朕不獨責備一人也俱著傳諭知之

十九日

諭曰阿桂等奏准永慶呈報烏什之阿渾伯克等列款控
告霍集斯並稱葉爾羌噶雜納齊薩里行走奮勉若授
為烏什之阿奇木殊屬妥協隨示以薩里縱可委用究
係本城之人豈此外無可勝任者且補授阿奇木我等
尚不敢專擅爾輩何得薦舉等語阿桂所奏曉示同人
之處甚是薩里曾控告霍集斯若即授為阿奇木則奸
險之徒羣以陷人奪缺為得計伊果行走奮勉應再行
酌量加恩至所奏噶岱默特可勝阿奇木之任伊現隨
將軍等來京俟召見後再降諭旨

二十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一

奏

諭曰定長等奏准阿桂咨查霍集斯有雷於吐魯番之人
差遊擊達與阿嚴加看守安插魯克察克又漠咱吧爾
從前差往關展購買什物之人亦行文書山納世通詳
查具奏等語大臣等於應辦要務往往畏難而此等毫
無關係事件輒瑣屑搜求甚覺過當定長即准咨辦理
俱未曉事霍集斯効力軍營尚欲加恩錫爵其安插京
師者特恐仍居故地為人所累原以曲示保全故賞給

虞祿務從豐厚何必羈其屬人查其什物耶且辦理此事當明白曉示以霍集斯被人告訐大皇帝念功宥罪安插京師卽伊存留之人疑懼逃竄不妨聽其所往而代伊市買之人縱有侵漁亦何必過問阿桂定長俱著傳旨申飭仍降旨曉諭回人等其霍集斯所留之人可自備資斧來京至霍集斯家產力能自運則已或有不

能則官爲幫辦阿桂等卽遵照辦理

三月初九日
諭曰阿桂奏稱官兵回人過穆蘇爾嶺時卽領兵二三百名在呼爾岱等處搜捕瑪哈沁令伊柱先往海努克督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

堯

課回人耕作若豐訥亨已到卽與同行否則暫留阿克蘇俟伍吉送馬到日續來接濟等語所辦甚是伊犁辦事需人常亮現在丁憂來京著卽帶關防馳驛前往交阿桂收掌協同辦事又所奏圖桑阿固世衛現在葉爾羌請派調一員等語俱著前往伊犁協辦又所稱官兵行糧例載滿洲索倫等兵丁月支羊三隻綠旗兵月支羊二隻現在伊犁未通貿易綠旗兵於開墾營造亦屬勤勞請一體支給等語著照所請行

十九日

諭曰阿桂奏稱現在辦理屯田兵丁回人等於二月二十

五日起程陸續行走至阿克蘇督辦農具又湊出馬匹之伊沙噶頗拉特烏什辦事之葉爾羌噶雜納齊薩里等各賞給緞匹等語阿桂此次奮勉辦理甚屬可嘉至巡查塔爾巴哈臺以屯田餘力酌量辦理不必過於急速

二十四日

諭曰成衮扎布奏據薩拉布拉克卡倫送到從哈薩克脫出之厄魯特和屯博勒等告稱現在哈薩克等游牧已遷移塔爾巴哈臺又聞伊等因巴魯克巴圖魯掠搶烏梁海一事恐大兵查拏致累議合將人丁牲畜送還倘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

卑

仍不從卽當擒獻等語哈薩克遷移游牧之信其果否雖難遽定但伊等部落人衆素未約束或有數戶人口潛來居住亦未可知著傳諭阿桂酌派官兵數人往探虛實伊等果有踪跡卽曉譬利害諭以此地爲天朝平定將來辦理駐兵爾等從前在準噶爾時尚不敢越界此時豈可私行游牧立行驅逐出界併傳諭納旺見阿布賚時務卽索取掠搶烏梁海之人或探知塔爾巴哈臺有哈薩克等亦卽以此意曉示阿布賚令其移回俱著相機辦理

四月十七日

諭曰阿桂奏稱領兵過穆蘇爾嶺前抵特克斯伊分兵二百五十名往阿勒坦和碩之阿圭雅斯等處搜捕瑪哈沁餘兵護送回眾往海努克屯田等語阿桂前奏領兵往塔爾巴哈臺堵截瑪哈沁等彼時因烏梁海被掠一事未知確實故由北路派兵令策布登扎布帶領在塔爾巴哈臺堵截今已稔知哈薩克巴魯克巴圖魯所為遣使往索停止進兵阿桂亦可俟來年有暇再往巡查從前阿桂議奏兵數僅五百名今年屯田收穫若不能給千人之食亦須預為籌畫並傳諭阿桂現駐兵丁準收穀石數用與否如有不敷即將餘兵發回阿克蘇等處度歲亦可且接濟口食之牛羊併須乘時送往庶不致冒寒行走徒多傷斃舒赫德等當會商辦理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

肆

又

諭曰阿桂奏伊領兵往阿圭雅斯一路此時安泰若即前來尚可會合但行文未能即達不便守候請令伊在伊犁附近搜捕後即由博羅布爾噶蘇直抵伊犁等語前諭伊等會兵特欲其兩路合圍同至伊犁並非謂伊等但一合兵便可了事也安泰此時已抵博羅布爾噶蘇亦未可定伊等宜互相探聽隨便會合惟以搜捕盡淨為要至辦理瑪哈沁與前此情形不同現在逃往哈薩

克之厄魯特等多以困苦來投或藏匿山谷以丐餘生亦不必盡行剿殺當酌量招撫其台吉宰桑之可疑者解送京師餘人分別安插以供差遣并須豫為曉示則降者必多否則伊等妄生疑懼或以死守或逃往他處乘間滋擾臺站俱未可定此內若有哈薩克錫喇等要犯斷不可疎脫並傳諭安泰加意奮勉從事

五月二十八日

諭曰哈薩克使人瑚圖拜阿塔賚等奏稱厄魯特之地現俱開曠我哈薩克人等有在塔爾巴哈臺庫克烏蘇淖爾渾巴爾魯克阿勒坦額默勒等處駐牧者我等皆天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

肆

朝臣僕懇恩准至伊犁游牧等語從前阿布賚請於塔爾巴哈臺等處游牧曾經降旨曉諭今據來使所奏則伊等已漸次闖入自當驅逐現在頒給勅諭不允所請著傳諭阿桂等暫停搜捕瑪哈沁以巡察邊界為由領兵四五百名前往塔爾巴哈臺等處遇有哈薩克人等在彼駐牧者即明切曉諭小伊等如果及時移出則已或有意推諉遲延即應懾以軍威但不得遽行縱兵俘獲阿桂一切可相機妥協並辦理此行兵數不宜太少倘不敷用即合之安泰所領兵又得四五百名可以號稱二千其如何與安泰寄信各兵并約計休息馬匹二十日

一同起程之處俱著的議奏聞

二十九日

諭曰伊犁新墾駐設兵丁事宜皆關係緊要將此傳諭阿桂即將本年伊犁屯田於七月初旬看其秀實約計可收分數若干先行奏聞

又

諭曰阿桂至伊犁辦理種地之事已定之後如何備辦兵丁等過冬明年如何添益種地之處據實覆奏

公奏籌辦收厰查看臺站搜捕瑪哈沁諸事宜輪流管理奏入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

望

諭曰甚是汝於是役諸處皆能奮勉可嘉益勉為之

六月初四日

諭曰阿桂奏稱領兵搜捕瑪哈沁至阿圭雅斯等處據侍衛喬蘇勒等於呼爾岱見有賊蹤收獲男婦二十六名口又至都木丹濟爾哈朗侍衛碩通等搜剿樹林賊眾收獲馬匹旋有藏匿賊匪前來爭奪獎賞藍翎鐵柱等沿途共殺賊三十餘名得馬三百五十餘匹察哈爾署參領策凌旺布及兵丁三名陣亡又得傷兵丁四名等語此次搜捕瑪哈沁官兵甚屬奮勉俱著造冊送部議敘議卹至阿桂等既經捉生詢問仍領兵與安泰同往

阿勒坦特卜什阿呼喇哈爾海搜捕搶掠布魯特馬匹

賊人及在庫車搶掠臺站戕害德舒之賊人塞卜騰霍

濟格爾等著給發孔雀翎五枝藍翎十枝以備獎賞仍

暫停搜捕瑪哈沁即巡查塔爾巴哈臺驅逐哈薩克人

等又據奏此行未設臺站俟事竣後奏報等語未免聞

信遲緩可傳諭舒赫德著豐訥亨選派幹員領兵二三

十名前往阿桂處通信所有辦理情形阿桂即令齋回

奏聞

公奏查按田苗通計不失八九分以上收成奏入

諭曰阿桂等辦理屯務甚屬可嘉交部議敘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

望

八月初八日

諭曰阿桂奏稱追捕戕害德舒賊人塞卜騰霍濟格爾等至塔爾巴哈臺賊已經過戈壁亦未見哈薩克游牧蹤跡等語此等餘孽遁逃求活前往古爾班察爾想投向俄羅斯朕昨諭阿桂來年領兵巡察額爾齊斯等處當偵探此等賊人藏匿之處以大兵掩襲不可驚散或投入俄羅斯即以不匿逃人之例曉示并云入境追擒於爾等毫無損害若能擒獻即可回兵著傳諭知之

十二日

諭曰據末慶奏稱伊犁察卜沁臺員報稱牧放馬匹兵丁

六名夜間遇二十餘賊被擒者四人天明脫回告稱被賊帶至特克斯河釋放等語此四人已被賊擒豈肯釋回使我知其蹤跡著傳諭阿桂親往查訊若情節不實則因疎防一二瑪哈沁而妄言賊勢衆多致駭觀聽此風斷不可長即以軍法從事此等賊人諒亦不能違颺著派伊柱領兵百餘名從伊犁至穆蘇爾嶺一路搜捕務期肅清臺站毋令滋擾

二十一日奉

旨阿桂現在伊犁總辦事務著加恩補授都統

又

阿文成公年譜卷一

聖

命賞圍場所獲鹿肉

九月十二日

公奏查看所收分數核算大約種糧一倍得收十餘倍二十倍不等奏入

諭曰據阿桂奏本年伊犁屯田以播種計之上地所獲二十倍中地所獲十倍足敷千餘人來年麥熟前之食將來增墾益多則需人益衆亟請於開展廢員內遣原任副都統圖克善劉揚前來効力等語今年數百回人甫經耕墾即收穫豐裕覽奏殊為欣悅伊犁地廣屯田以多為善其圖克善等俱著照所請發往若仍需人承辦

則烏魯木齊効力官員頗多著一面具奏一面調遣

又

諭曰阿桂奏稱固勒扎卡倫盤獲由哈薩克逃來之厄魯特男婦十名口又洪郭羅鄂博投入厄魯特三名俱解送阿克蘇交舒赫德辦理等語此等厄魯特人苦哈薩克役使陸續投來者必多與其徒煩解送不若即留伊犁等處令其牧放牲隻効力此次投來人等既送往阿克蘇著傳諭舒赫德將阿克蘇所有之厄魯特通行體察其頑梗叵測者仍留原處若攜有妻子無可疑情節來年即發往伊犁交阿桂等酌於屯田牧馬差遣仍善

阿文成公年譜卷一

聖

為撫綏約束

二十四日

諭曰阿桂奏稱察卜沁臺站馬匹被竊派副都統豐訥亨等帶兵追襲逃蹤轉回行文開展烏魯木齊等處一併查拏其原遣官兵休息數日仍由珠爾都斯河源至阿勒坦呼斯坦等處搜捕等語此等瑪哈沁雖經豐訥亨等追襲逃蹤料不能遠遁著傳諭舒赫德安泰通行開展等處駐劄大臣等嚴飭各站官兵查拏務獲以清臺站

三十日

公奏言籌辦伊犁耕牧城守各事宜一請增派回人屯田查伊犁收穫不敷屯田回人一千戶之食本年現有屯田回人三百名近經舒赫德增派五百名已照例整裝於來年春起程仍有應派回人二百名請俟伊犁麥熟後遣發一請增派官兵駐防屯田查伊犁收穫通來年增派回人五百名計之可敷官兵二千五百名之食現有駐防滿洲索倫察哈爾兵八百餘名應增兵六百餘名屯田綠旗兵一百名應增九百名以上增兵一千五百名應陸續遣發一增派官兵請隨時酌量定數查屯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

聖

田回人一千計其收穫則壬午年即敷官兵三千人之食加以綠旗兵一千則所收又倍應酌量定額以多駐馬兵於邊防有益如駐兵五千則馬三步二駐兵四千則減步兵一千一請次第建置城邑查伊犁要地河北則固勒扎河南則海努克其地土肥饒之處則察罕烏蘇應於海努克築城以回人三百名屯田用兵數百名駐防西通哈薩克布魯特及回地諸路察罕烏蘇築城以綠旗兵一千名屯田并駐防伊犁河北一路固勒扎須築大城凡駐劄大臣公署倉庫咸在以為總滙其馬兵

於草青時分路巡查霜降以後各回汎地擬於壬午年夏季派綠旗兵一千名辦理令回人協助一年內竣事一豫備屯田兵馬駝現議增派綠旗屯田兵一千必須馬匹查烏魯木齊所易哈薩克馬六百匹尚不敷用應將陸續市易之馬令安泰等辦理千餘匹及查明哈密巴里坤有無馬匹應用其行裝駝隻查烏魯木齊尚有七百應揀選五百解送即於伊犁收放從容往來轉運奏入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

聖

命軍機大臣議奏尋軍機大臣奏言伊犁屯田原應次第辦理除現在回人三百名外舒赫德又派回人五百名於來春起程其續派之二百名仍令酌量若能一起前往甚善如不能則竟於秋收後發往庶回人不致竭蹶而伊犁糧石亦可節省至本年所收糧石既足官兵一千人之食則來年增墾可以類推應如阿桂所奏此項官兵於春秋二季分起調往其官兵額數酌以四五千名為率但必隨時出派始不煩內地之力應俟來年秋收後再行酌定其駐防年限照從前成議更換又所奏建置城邑實為邊防長久不獨地當衝要亦宜相其形勢物產查固勒扎地居曠野薪炭無資應於烏哈爾

里克察罕烏蘇哈什空格斯伯勒齊爾等木植多處或近山產煤之地築城駐兵仍令阿桂等再行勘定其海努克察罕烏蘇二城俱應如所奏辦理但另派綠旗兵一千築城未免張大其事且多浮費應令屯田綠旗兵於農隙次第興築不必定以年限又所奏屯田馬駝查所易哈薩克馬匹現議陸續解送烏魯木齊有駝七百隻即可選出五百俾運送一千人屯田器具至兵丁糧餉春初照初次遣兵例從阿克蘇辦給米麩羊隻麥熟後則但給以程途口糧並請嗣後添駐官兵總於烏魯木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

案

齊阿克蘇調撥從之

十月十一日

公奏言^臣等屯田伊犁因六月間稍旱又穀熟時

大風俱經祈禱山川今收穫豐登頗著靈應恭查

山川之祀原有常經仰懇

皇上頒發祝文香帛於伊犁迤北之格登山迤南之額林

哈畢爾噶山及伊犁河每歲春秋致祭末垂祀典

其巡查所至名山大川並請臨時酌量致祭奏入

得

旨如所請行該部照例辦理

十二日

諭曰據阿桂等奏稱明歲遣綠旗兵丁前往伊犁屯田應調派大員管轄烏魯木齊有達啓金梁同管屯田請將金梁分派伊犁等語烏魯木齊雖亦有屯田事務但事已就緒不比伊犁初次辦理且金梁素係兼管哈薩克貿易事哈薩克現聞伊犁屯田必驅牲隻前往可傳諭安泰明歲遣兵丁往伊犁時即令金梁管領並傳諭阿桂知之

二十五日

諭曰阿桂奏稱凡出哈薩克布魯特陸續投來之厄魯特應行遣往阿克蘇以供役使俟一二年後再調赴伊犁等語所見甚是可即照此辦理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

案

公奏言^臣從前奏派副都統伊柱前往特穆爾圖

淖爾查勘布魯特等在納林阿特巴什等處耕種

有無越界今據告稱八月二十六日至特穆爾圖

淖爾有十數人蹤跡一見我兵放鎗數次旋即逃

走比及追擒二人據供係布魯特車里克齊所屬

採鐵至此因諭以爾等部落業經歸順一時不知

官兵到來姑從寬宥次日即派侍衛鐵柱佐領德

勒克領兵十名前往納林九月初九日回營告稱

八月二十七日由巴勒渾嶺行八百里至納林河
河兩岸俱有布魯特等游牧耕種隨有阿特巴什
賞孔雀翎三品頂之布魯特頭目車里克齊等率
衆接見呈送口糧羊隻并查擅放鳥鎗之屬人等
解營請罪因諭以阿特巴什等處皆大兵平定準
噶爾所得之地爾等不應游牧但爾情詞恭順應
候大臣轉奏至納林北岸阿特巴什東岸則斷不
可踰越該頭目等敬聽遂酌賞緞疋遣回等語
謹查阿特巴什等處舊係布魯特之地又在巴勒
渾嶺之外去伊犁甚遠誠如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

三

聖主洞鑒可以不須驅逐等每年巡查即以納林阿特
巴什爲界禁止侵越至該處距喀什噶爾雖近尚
隔大山而附近之布魯特游牧更多亦可毋庸辨
理奏入報

十一月初九日

公奏言等前次會商舒赫德咨取烏魯木齊駝
隻派綠旗兵五百名每名領運籽種一石行糧三
個月送至伊犁今淮安泰知會烏魯木齊有駝一
千一百九十六隻甚屬寬餘應酌量每石加領籽

種五斗共七百五十石今年伊犁所種皆係黍粟
來年籽種應酌帶大麥一百五十石小麥六百石
又咨商同德將巴里坤所購駝隻於來年青草時
送至烏魯木齊以備二隊兵丁之用奏入報

聞

公又奏言伊犁兵丁日多錢糧日廣必須設立專
管承辦請於烏魯木齊文職官員內派能幹滿員
或同知縣令各一員雜職一員派送伊犁專理收
放事務奏入

諭曰據奏需員料理承辦糧餉等語烏魯木齊現有發往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

三

畱駐人員者即照所請令安泰即行揀選於明春種地
兵丁起身時同往烏魯木齊如尚需人員即行文陝甘
總督照例派撥前往並傳諭楊應琚知之

二十一日

公奏言伊犁土地肥壯明年復添設回戶兵丁收
獲益爲豐裕軍實既足城堡公署祠宇兵房亦可
及農暇建造不惟不必費內地之力明年收糧之
後亦可毋庸阿克蘇接濟奏入

諭曰阿桂奏本年屯田回人三百戶所收穀石接濟前後
駐扎官兵及厄魯特回人二千餘口可至來年五月來

年再加增益開墾則建置城堡公署兵房等事次第可以舉行不必更需阿克蘇糧石等語今伊犁屯田已覺逾時尚能如此豐收皆阿桂盡心辦理所致著加恩從優議敘

又

諭曰據阿桂等奏稱蘇巴爾罕卡座解到投誠之厄魯特瑪哈沁巴雅爾等俱係數年前被布魯特擄掠之人現聞伊犁駐兵逃出投順請即留伊犁與兵丁一體支給口糧以備差遣所辦尚是但恐安插以後不免逃竄滋事著傳諭阿桂等令其嚴加約束如有偷竊馬駝逃竄

阿文成公年譜卷一

十一

者即行拏獲正法

十二月初二日

公奏言近派察哈爾營總烏巴什等領兵於各路搜查瑪哈沁十月二十日回營告稱在阿勒坦額默勒見有哈薩克三十餘人又伊犁河下游和洛果斯見哈薩克十六人俱諭以伊犁現有駐劄大臣令其前來投見等即傳集侍衛官員公同詢問據頭目赫德勒奎屯等俱稱上年在勒卜什過冬今游牧千餘戶甫經移來等語阿桂諭以勒卜什等處乃

天朝大兵平定之地豈可越境游牧即著移回赫德勒等以天寒雪盛求於來春遷移等諭以爾等私行游牧即應治罪姑念業為

大皇帝臣僕且一時無知誤入今給爾印文回報該頭目限十日遷移倘仍復遲延即發兵驅逐隨遣令起程一面派兵二百名令副都統伊柱帶領前往驅逐阿桂前遣侍衛碩通領兵五十名搜捕瑪哈沁即令其會合接應奏入報

十六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一

十一

諭曰阿桂奏據哈薩克等告稱伊等使人拜克奈回至游牧會言大皇帝加恩將愛古斯等處賞給我等游牧等語從前哈薩克使人入覲奏請在塔爾巴哈台游牧朕即面諭不允又載入勅書此特哈薩克等希圖僥倖造言生事現在納旺等帶領哈薩克使人將至京師朕仍以阿桂所奏哈薩克等造言生事之處再行申諭並勅駐劄大臣嚴行驅逐著傳諭知之

二十六日

公奏言從前察卜沁臺站馬匹被瑪哈沁盜竊副都統豐訥亨領兵一百名追至珠爾都斯因風雪

迷蹤轉回^臣仍令豐訥亨再往搜捕十一月二十一日據回報十月初四日至阿爾薩拉圖見有馬跡卽令厄魯特藍翎侍衛塞卜騰署參領伊屯索倫署防禦額特訥等尋蹤追逐豐訥亨等向哈爾巴琿河令巴圖魯侍衛翹蘇爾堵截遇數賊爲塞卜騰等擊敗隨尾追至夜賊棄馬登山翹蘇爾塞卜騰伊屯額特訥攻圍射殺賊四人擒賊一人豐訥亨遂過察爾圖嶺十五日翹蘇爾同藍翎隊長德爾塞行至烏納哈特嶺遇賊二十餘人擒獲五人詢係偷竊臺站馬匹之瑪哈沁豐訥亨等隨往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

奏

接應翹蘇爾餘賊固守山險復攻潰擒獲數賊供稱有瑪哈沁在哈爾札卜藏匿二十三日行至哲爾圖捉生詢問知賊在圖爾根河隨舍馬步行追入藍翎隊長特英額索倫兵哈濟噶爾斗濟勒圖等遇賊擊收窮追兩晝夜沿途斬獲賊人於特勒克等處覓得賊蹤十一月十一日翹蘇爾等攻奪賊人馬羣詢知賊人特固斯孟克在伊克特勒克河源藏匿往阿圭雅斯打牲日內卽回因分三路往迎十二日翹蘇爾等遇特固斯孟克奔逃協力擒獲計擒剿瑪哈沁男婦七十餘人獲馬五十餘

匹^臣阿桂等研訊特固斯孟克供係綽羅斯台吉昂吉岱之異母兄從哈薩克逃回偷竊臺站馬匹是實等語^臣等查該犯屢拒官兵罪不可追卽同擒獲之得木齊巴朗等正法其所獲馬匹補給臺站奏入

諭曰據阿桂奏豐訥亨等領兵搜捕瑪哈沁擒獲偷竊臺站馬匹之庫木諾雅特台吉特固斯孟克等語阿桂豐訥亨此次搜捕逸賊奮勉可嘉著交部議敘

又

諭曰阿桂此次辦理瑪哈沁甚合機宜今值天寒雪盛瑪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

奏

哈沁等無處棲身必四散奔走自應不時派兵搜捕但搜捕亦豈能淨盡今伊犁現議編設佐領管束厄魯特等仍應廣爲招撫俾其來投可以肅清地方併省派兵搜捕之力著傳諭阿桂等出示曉諭此時瑪哈沁等能悔罪來投卽行收養若負固藏匿則擒殺無赦於各處要路張掛悉使聞知可酌量辦理

公又奏言現在伊犁所有厄魯特及來年自阿克蘇肅州送到之厄魯特等共百餘名將來藏匿哈薩克布魯特人等聞安插之信必陸續來投若無管束章程非經久之計請嗣後來投之厄魯特等

滿百人則編為一佐領揀選佐領一員驍騎校一員領催四名管束更換日期將在京及察哈爾居住之厄魯特侍衛等揀選派出新舊參用三年一換兵丁著有勞績者給與錢糧新經來投之人但給與口糧候補跟役家口等酌給籽種牛羊下軍機大臣議行

公又奏言查伊犁駐兵屯田糧餉馬匹俱可不煩內地之力即貨物亦不過酌給鹽菜銀兩購買緞疋及紙筆等物所難得者牛羊駝隻布疋茶葉耳牛羊之辦解不無煩費駝隻之倒斃亦難購補以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

五

臣愚見若採買牛三千隻羊五萬隻在伊犁設立牧羣可永遠華息再辦駝二千隻雷一千二百隻於巴里坤為換班兵丁馱載遣往伊犁自伊犁撤回兵丁之駝則於巴里坤牧放以待下次換班其傷損必少查喀爾喀等旗牛羊尚覺充裕駝隻亦多似可酌量採買至烏里雅蘇台存貯布疋茶葉頗多亦請於解駝時酌量足敷官兵之用就便馱載抵扣鹽菜銀兩則公餉可省而私用亦便經軍機大臣議奏伊犁駐兵屯田所需牲隻每年採買解送實屬煩費 臣等欽奉

諭旨將達里岡愛商都達卜遜淖爾等處牧羣牲隻業經

定議揀選解送伊犁阿桂等所請於喀爾喀採買之處應無庸議但 臣等原議馬二萬匹駝一千隻

牛六千隻羊六萬隻與阿桂等籌辦之數不符應請停其解送馬匹其牛羊則照所奏之數發往至

駝隻既不必全行解送亦自可陸續購買請仍照原議先送一千隻再令巴里坤哈密大臣等購買

足數以備換班之用至布疋茶葉為官兵所必需烏里雅蘇台存貯雖多未免遠隔且駝隻既由巴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

五

輕裝運送前往其辦送牛羊酌量分羣派兵陸續照管起程及官兵行糧整裝銀兩 臣等與總管巴爾品會商續奏奏入

上從之

十二月議開墾功奉

旨交部議敘

是年西陲底定自元臣及在事將軍參贊禁衛統

領諸臣第其勲績

命圖形紫光閣五十功臣像公位列十七

恭錄

御製贊

參贊大臣工部侍郎阿桂

阿克敦子性頗敏健力請從戎宜哉惟允身不勝衣心可
干城楚材繼出為國之楨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

一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

受業 王 昶 勘定

盧蔭溥增脩

第三孫那彥成恭纂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四十五歲

正月初八日

公奏言十一月二十五日據洪郭羅鄂博卡倫委
員報稱有哈薩克八十餘人帶馬五百餘匹前來
貿易_臣等傳該頭目阿里等進見詢係哈木巴木
遣伊子呼都爾同來_臣等令都司陳聖謨等作為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

商人以緞布交易畢於二十九日遣回奏入報
聞

諭曰西路駐劄大臣須給養廉以資用度伊犁大臣阿桂
著給養廉一千兩

以搜捕功奉

旨交部議叙

二月十三日

諭曰據阿桂奏副都統伊柱報稱領兵驅逐哈薩克人等
所有附近布木察罕烏蘇勒卜什等處游牧之哈薩克
等俱已遵檄遷移現派侍衛官員查勘額米勒齊爾塔

爾巴哈台等處有無哈薩克游牧相機辦理等語哈薩克等遵檄即行遷移尙屬恭順宜酌加賞賚以示撫恤著傳諭阿桂等將遵檄遷移之哈薩克等部落名目查詢存記伊等有來伊犁貿易者即行曉示云爾等恭順情形業經陳奏奉大皇帝恩旨嘉獎並加賞賚嗣後惟謹守本境不可踰越仍酌量賞給遣回

三月二十七日

諭曰據阿桂奏稱內地購辦牛驢較之哈薩克馬價一牛可值馬四匹一驢可值馬二匹現在伊犁烏魯木齊貿易馬匹既多且耕作原屬可用請將內地購辦牛驢之處停止等語從前伊犁經畫伊始故從內地辦送牲畜今貿易馬匹甚多自當酌量辦理著傳諭楊應琚永寧伍吉等除現在購辦牲畜仍即解送外嗣後陝甘哈密巴里坤等處不必購辦伊犁牲畜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

二

二十八日

諭曰據阿桂奏稱伊犁烏魯木齊貿易哈薩克馬匹漸多准舒赫德咨取馬二千匹與其從巴里坤解送不如在伊犁所得馬匹內除屯田足用外挑選一千匹送往阿克蘇其餘從烏魯木齊辦送至伊犁所換哈薩克馬一二年間即成大羣請將巴里坤等處馬匹仍於本地

牧放等語阿桂籌辦馬匹甚屬妥協俱著照所奏辦理仍加恩授為內大臣嗣後宜益加奮勉以副優眷

四月初九日

諭曰據阿桂奏稱葉爾羌喀什噶爾阿克蘇烏什等城有舊在伊犁耕種回人二三千名今聞開設屯田願來効力者甚多若添駐回人即可裁減綠旗兵丁但該伯克等或以錢糧缺額為詞惟停止協助之費金照派出回人戶口減其糧額則眾皆樂從等語所奏甚是伊犁再增回人千餘生齒更覺繁盛亦於伊等生計有益且裁減綠旗兵丁既省內地之力而回人作田亦較勝綠旗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

三

兵可將阿桂奏摺錄寄舒赫德等閱看定議具奏

二十三日

諭曰據阿桂奏護送伊犁屯田回人之阿克蘇回人頗拉特等事竣後行至濟爾哈朗河脫逃已行文嚴緝但準噶爾舊例伊犁逃出回人嚴拏治罪回人逃來伊犁即行安插若頗拉特係仍至伊犁可否照舊辦理等語伊犁既向有此例著照前辦理但此內有從回地犯罪逃來伊犁者仍當究明嚴懲不可姑息容畱

五月初四日

諭曰舒赫德奏稱阿桂咨送奏稿請派舊居伊犁回人一

千戶可減綠旗兵丁一千名查從前所派回人雖已陸續起程尙未完畢若再行增加恐不無勉強從事者轉啟新附人等猜疑請飭各城阿奇木等隨其所願不必定以年限等語所奏甚是昨據阿桂請添派回人朕意伊等既願來伊犁屯田自可省內地兵力命舒赫德酌定今按奏內情形知回人等甫經安集不盡情願遷移阿桂亦未能深悉著將奉派回人停其前往仍令該伯克等查有願往屯田者隨時遣往其原派伊犁綠旗兵一千名仍照舊辦理

初十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

四

諭曰阿桂奏稱哈喇沙爾派出屯田回人係總管阿卜都賚帶領前來今准納世通移文現被屬人首告隨派員押回該處併將阿卜都賚所具訴呈譯奏等語阿卜都賚係玉古爾總管阿奇木其有無勒索情弊自當秉公究審倘係所屬誣告亦應嚴行治罪以遏刁風若所告屬實則阿卜都賚係庫車回人不便畱於本處酌量發往葉爾羌阿克蘇等處安置併將所訴呈詞錄寄以便質詢

二十九日

諭曰阿桂奏稱搜捕瑪哈沁之系將素尼勒圖侍衛烏魯

木等至巴柴河之素魯圖伯勒齊爾拏獲瑪哈沁博卓壘等十三人據供在阿勒坦特卜什隨頭目塞卜騰居住查塞卜騰若果係戕害德舒之賊甚關緊要即令伊在領兵一百三十名前往搜捕至博卓壘並未拒捕且係烏魯木舊屬請免其正法酌量歸併安插等語阿桂聞塞卜騰藏匿處所即派兵往捕所辦甚是烏魯木亦屬奮勉著加恩授爲頭等侍衛仍傳諭阿桂若能擒獲塞卜騰即嚴拏解京博卓壘等俱照例安插

六月十六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

五

公奏言伊犁屯田回人一千戶現有八百戶餘二百戶原議秋收後送到今阿奇木公茂薩同衆伯克告稱本年春夏田功甚好必獲豐收請將回人二百戶於六月盡送來伊犁以助收割情願助給口糧至秋收後再支官項等語臣即行文阿克蘇庫車等處大臣速爲派送祇需給以行糧農具其坐糧耕種俱於伊犁辦給奏入報

聞

諭曰阿桂奏伊柱領兵往捕瑪哈沁塞卜騰等至五月初尙未得信息伊柱起程時曾飭以窮追務獲此時必奮往搜剿所帶一月口糧應速爲接濟已派侍衛鄂鐸等

領兵七十名前往等語阿桂此次辦事奮勉妥協深屬可嘉計伊柱此時已擒獲塞卜騰等矣若臨陣剿殺賊首則已否即負創亦必派員解京又搶掠護送哈薩克使人官兵等或即係塞卜騰一起擒獲時著詳訊具奏朕因嘉悅阿桂親製詩章書箋以賜嗣後宜益加奮勉

恭錄

御製詩

書箋頭賜駐守伊犁內大臣阿桂

典屬今時班定遠冠軍昔日霍嫖姚阿桂於平回部時以雷駐伊犁循行諸部屯政撫輯合歷戰奏奇績今統兵宜其勇決沉斷殆兼霍班之美雪途無藉持清暑欲扇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

六

仁風萬里遙

七月初五日奉

旨補授工部尚書

奉

旨在議政處行走

初八日

諭曰阿桂奏稱伊柱領兵追剿瑪哈沁塞卜騰等行至和博克薩里鏗格勒克因馬乏暫回此等瑪哈沁雖有投入俄羅斯之勢或於額爾齊斯附近山僻藏匿亦未可定擬於七月親往搜捕即巡查哈薩克邊界等語瑪哈

沁等雖非要犯但情甚可惡昨將護送哈薩克使人之喀爾喀兵丁朋楚克等搶掠即此等黨類阿桂雖領兵前往但伊等出入無定必兩路夾攻方不致逃脫成衮札布已派車木楚克札布前往可即知會令其速至額爾齊斯與阿桂會合窮追務獲

十三日奉

旨補授鑲藍旗漢軍都統

二十四日

公奏言查伊犁烏魯木齊之間有瑪納斯庫爾喀喇烏蘇晶河三處安設村莊駐兵屯田原以省額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

七

林哈畢爾噶一路臺站輓運口糧之力瑪納斯酌派屯田兵二百名庫爾喀喇烏蘇晶河每村派兵三百名人各墾地十五畝所需籽種農具駝隻由烏魯木齊巴里坤取用其分駐馬兵五百名請以范時綬總管又烏魯木齊至伊犁共設二十一臺每臺馬兵五名人給馬二匹綠旗兵十五名人給馬一匹每臺駝四隻晶河以西歸伊犁管轄托克多以東歸烏魯木齊管轄奏入下軍機大臣議行

八月初四日

諭曰阿桂奏稱詢問從哈薩克來報之厄魯特等據供伊

等係輝特屬人爲塞卜騰所擒中途拋棄今塞卜騰已入俄羅斯等語所奏殊未明晰昨據阿桂奏伊柱未曾追及塞卜騰伊親領官兵於七月初旬前往額爾齊斯等處搜捕此時會否起程何以未見奏及今塞卜騰等已入俄羅斯諒阿桂等必速往追索著傳諭阿桂嗣後辦理一切事件務宜明白具奏不可稍有含混仍將現在辦理情形作速奏聞

初十日

公奏言伊犁屯田兵八百各每人種大小麥十畝新舊回人八百戶每戶給麥種一石茲於六月二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

八

十內外二麥皆熟兵丁所種約計二十分以上可得麥一萬六千石回人每種一石除口糧及來年籽種外應交大小麥十石約可得八千石俟全行收穫得有細數及粟黍收成時再行請

旨加恩鼓勵此皆

聖主洪福

上蒼默佑得以雨暘時若百穀用成等不勝慶幸奏入

旨覽奏欣慰下部知之

恭錄

御製詩

駐伊犁大臣阿桂等奏報二麥大熟因用杜甫送高三十五書記詩韻首句恰與崆峒小麥熟同體遂用全章韻紀事然彼當季世而黷武不已宜詩人之刺今則遇綏豐於底定之時亦反其意云爾

伊犁二麥熟久矣旋王師少畱更番戍屯田俾勤爲厄魯固爾札廟火燄早飛霍集占馘獻大安反側兒雖有幸灾者卽今奚游辭默克速西溟無不讐國威成功弗可棄此語人盡知歸化回亦知遞觀瞻朝儀衛拉乃無人都護建閭廛朝彥掄英才百凡抒忠思絲旂本習農墾藝令乘時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

九

索倫善騎射偵候戈壁涯耕田挈眷遷使無離別悲準噶遷四城回人至伊犁令種田霍集占反迴回城時伐木拆齊屯田大臣安泰奏報收穫倍稔給廩糈外尙多充美因命廷臣等議緣旂屯丁及沿邊無地民願攜犁墾耕就食者聽日久能似熱河口外人事庶云盡天恩至亦隨屢之生聚則盛事也心焉企之豐旣兆慶功惟賢臣歸甫也卽重生何以爲刺詩

又

諭曰據奏現在喀爾喀烏梁海等展拓游牧若哈薩克等由塔爾巴哈台至新設卡座甚爲徑直倘與北路商販等貿易則伊犁烏魯木齊等處難於得馬應預爲禁止等語所奏甚是外番貿易一事原應官爲經理若聽其

與北路商販往來則新疆難得馬匹而伊等債負爭鬪之釁皆從此起可傳諭成衮札布行文各駐劄大臣札薩克及卡倫侍衛台吉等嚴禁私向哈薩克貿易即哈薩克等以牲隻前來卡倫人等當告以本處游牧頗饒不必貿易遣令轉回該大臣等仍不時巡察如有不肖之徒私行貿易者一經察出即從重治罪

二十六日

諭曰阿桂等奏軍營官兵補領錢糧賞項向俱行文哈密巴里坤查核支給今准永寧等咨駐劄各處官兵補領錢糧均由本處支給在哈密等處雖省查核之繁於官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

十一

兵究無裨益已將伊犁官兵應領之項仍照舊辦理咨覆永寧楊應琚等語所奏甚是官兵補支錢糧俱由哈密等核給既可省內地運解而所需什物即就便平價市買更有益伊等生計若如永寧等所辦均由本處支給已先多一運解之費且新疆物價昂貴伊等支錢入手只顧目前轉致不能接濟是永寧等惟知脫卸查核之責而與公事有益與否全未籌及况辦理此事即變更成例亦當具奏乃徑行定議甚屬錯謬著通行傳諭各處駐劄大臣所有官兵補支錢糧仍照舊辦理

九月初六日

諭曰昨據阿桂議奏塔爾巴哈台等處駐兵事宜具見實心籌辦惟遷移都爾伯特札哈沁游牧一事不便允行前經巴蘭泰奏將都爾伯特部落遷於舊游牧之額爾齊斯續又內移未免紛擾今隨圍之該部落人等俱言現居烏蘭固木之地甚好生計較前富足可見伊等安土重遷巴蘭泰所奏殊屬未協至札哈沁現在展拓卡倫游牧寬廣又將伊等遷於塔爾巴哈台必非所願雖此地竟置之閑曠恐有哈薩克等越界游牧但前此越界之人一經發兵追逐即已移回則是尚知畏懼即暫不駐兵每年巡查一次有越界者照前驅逐稍有違玩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

十一

即收其所有以示懲戒諒可無虞朕意塔爾巴哈台雖終須駐兵此時不必太速伊犁官兵在外日久俟新兵更換後耕牧漸有積蓄再行議及始為有益著軍機大臣議奏阿桂在軍前日久今派明瑞領換班官兵至伊犁與阿桂交代其伊犁事務俱照阿桂所定章程辦理阿桂來京休息數年再往代明瑞此時塔爾巴哈台正可駐兵屯田是此事始終皆阿桂之勞績矣伊既於七月起程追捕塞卜騰盆傳諭阿桂將現在情形作速奏聞

三十日

公奏言塔爾巴哈台地居厄魯特西北與俄羅斯
哈薩克相近自應駐兵屯田查_臣等前議來年在
瑪納斯等處安設村堡此次換班兵丁將屆伊犁
所有籽種口糧亦足擬於癸未年二月初從伊犁
派領隊大臣一員馬兵五百名屯田兵二百名前
往駐劄自輝邁拉呼至都圖嶺設卡倫二十一所
並遷移都爾伯特札哈沁等部落以壯聲援每年
仍派兵巡查一次至現在伊犁所獲糧石除支用
外約餘萬石可符軍機處原議駐兵五千請俟換
班兵丁全到再行酌量派撥奏入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

三

命軍機大臣等議奏尋軍機大臣奏言參贊大臣阿桂奏
稱塔爾巴哈台與俄羅斯哈薩克相近應駐兵屯
田請從伊犁派領隊大臣一員馬兵及屯田兵一
千名前往駐劄自輝邁拉呼至都圖嶺設卡二十
一所酌派官員侍衛等帶兵分駐查現在侍衛止
餘六員請再派十五員並遷移都爾伯特札哈沁
部落以壯聲勢再伊犁存糧現餘萬石請俟此次
換班兵到齊再行派撥等語除塔爾巴哈台駐防
業奉

旨俟伊犁積蓄充裕再辦其遷移都爾伯特等部落亦有

旨停止外所有調取侍衛之處既暫停駐兵毋庸多派擬
揀四員交明瑞等帶往至現在伊犁等處駐防換
班兵查前據阿桂奏請伊犁駐馬兵三千名經_臣
等議准今塔爾巴哈台暫停駐兵亦毋庸多設應
設兵二千五百名又葉爾羌馬兵五百名內酌置
三百名裁二百名喀什噶爾馬兵四百名內亦置
三百名裁一百名其英吉沙爾阿克蘇各駐兵二
百名烏魯木齊駐兵五百名仍照舊額合計兵四
千名今屆換班應派京師滿洲兵二千黑龍江滿
洲索倫兵一千察哈爾厄魯特兵一千前往更換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

三

此等兵僅係防守應照征戰兵減半賞給滿洲兵
二千人給馬二匹二人給駝一隻奏入
諭曰葉爾羌事務甚簡有馬兵二百名即已足用著將酌
留之三百名內再撥一百名駐伊犁其察哈爾厄魯特
等兵著富德巴圖濟爾噶勒馳驛前往揀選再此次換
班兵丁行走甚緩沿途宜加意牧養馬駝從前征戰兵
丁馬駝倒斃過多尙須賠補若伊等不知愛惜則是自
取罪戾著明瑞及領隊大臣將此通行傳諭官兵等知
之

十月初四日

公奏言喀爾喀梅楞達什敦多卜等追瑪哈沁被掠遇哈薩克游牧之彰固斯得釋後派兵協助尙屬恭順應量加獎賞但據達什敦多卜等稱哈薩克等又越境來塔爾巴哈台之布庫什河游牧請俟搜剿瑪哈沁竣事後領兵驅逐仍收牲畜示懲奏入報

二十五日

諭曰成衮札布等奏瑪哈沁塞卜騰等供稱上年在齋爾地方見一起瑪哈沁蹤跡沿途住宿約安六竈向西行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

西

走或藏匿額林哈畢爾噶山僻之處亦未可定已知會駐劄烏魯木齊大臣等語著傳諭阿桂等俄羅斯已將塞卜騰送出毋庸搜捕可於回兵便道將塞卜騰所供賊人畱意查拏如不能弋獲即回伊犁辦事前據阿桂奏已抵額爾齊斯其如何搜捕瑪哈沁之處一併奏聞十一月十七日

公奏言_臣等聞自哈薩克脫出之厄魯特等告稱哈薩克等又在塔爾巴哈台以內游牧因領兵速往八月二十六日有哈薩克等在卡倫外探知_臣阿桂在營隨卽投見詢係霍濟伯爾根屬人因嚴

行申飭令傳頭目來見次日見游牧之哈薩克拋棄什物連夜奔逃據厄魯特等告稱伊等畏懼兵威_臣慮其過於驚擾隨追令轉回加以撫慰有彰固斯巴圖爾等三十餘人先來餘人皆陸續前來_臣分途查勘越境之哈薩克等約二千餘戶已全行逐出但伊等散處游牧惟貪小利雖據稱不敢再來亦未可深信_臣等仍不時巡查計駐兵設卡之後自當斂跡奏入報

十二月十二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

五

公借豐安伊勒圖豐訥亨奏言前經_臣等將伊犁所存綠營兵一千名除差委派出兵二百名外其餘兵八百名分作八屯今春每名耕種青稞麥子十畝穀子七畝糜子三畝共種地一萬六千畝嗣於七月間青稞麥子成熟收割_臣等查看俱在二十分至二十一二分不等統計可收一萬六千餘石俟收割齊全得有實數並穀糜收成豐稔再行請旨加恩今穀糜全行收穫據總兵金梁報稱今歲八屯所種麥子青稞八千畝共收穫麥子青稞一萬六千

三百餘石穀五千六百畝糜二千四百畝共收穫
穀糜一萬八千餘石統計今歲八屯所收共得二
萬七千一百餘石今歲伊犁每兵共收細糧二十
三石以上較之上年烏魯木齊收穫更爲豐裕奏
入

諭曰阿桂等奏稱伊犁屯田八千畝收穫大小麥糜粟青
稞等穀共二萬七千一百石有奇約二十分以上等語
伊犁屯田豐收皆官兵勤於力作所致所有屯田各官
員俱交部議叙兵丁等著阿桂酌量獎給以示鼓勵
十四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

未

公偕豐安伊勒圖豐訥亨奏言臣阿桂前因回人
見小圖利若將伊犁等耕種所得米穀每歲收取但
照種地兵丁支給口糧則雖收穫甚豐伊犁等不能
多得利益或致廢棄田功卽嚴行督察而人衆地
多不惟不能周遍且恐耕種時既潛行侵蝕收穫
後復私自存畱若額定每歲交穀數目將盈餘者
聽其自取不但事無煩擾伊犁等亦知力勤耕種生
計日優是以前此曾經擬議具

奏今阿奇木公茂薩呈稱今歲種地回人八百戶各
耕種二麥一石穀黍五斗伊犁等仰戴

皇上天恩各加勤力是以二麥收成二十分以上其穀黍

以回人收穫之數合算亦有四十餘分通計人各
收成粗米至四十石以上明年回人八百戶所需
籽種自應預備收貯官所俟耕種時再行分給人
各交納二十石外所餘穀石亦足支放伊犁等妻子
二千餘口一年贍糧之用飭令伊犁等各交二麥十
石穀黍十石共交二十石嗣後回人內除每人應
畱一石五斗籽種外每年麥子青稞八石黍稷八
石共十六石作爲應交定式再所種麥子青稞黍
稷四樣糧內若有歉收者卽以別項糧石通融抵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

未

交明年除專派種地回人一千戶外又添各城願
赴伊犁回人三百二十餘戶此內除年老殘疾外
尙可得種地回人二百餘戶此等同人所種之地
每年總計可得二萬石再將一千種地綠營兵丁
所得糧石合算其駐防伊犁兵丁五千名全到時
所收口糧亦斷不致缺乏奏入

諭曰伊犁屯田回人八百戶收穫大小麥約二十分以上
糜粟青稞約四十分以上合算每人收穀四十石應令
其各交米二十石定爲成額則回人益加勤動嗣後每
人給籽種一石五斗以交糧十六石爲率所種四項穀

石有豐歉不齊亦可通融抵補等語回人等著與兵丁一體酌量賞給管理屯田回人之前鋒參領等俱著交部議叙其定額錢糧之處俱如阿桂等所請行

二十二日

諭曰據奏稱烏里雅蘇台送到孳生羊二萬隻若令兵丁等牧養或因更換有期不甚愛惜請分給居住伊犁之厄魯特回人等令其加意照管計羊十隻每年所孳生三隻有餘者量加賞賜不足則令其賠補其續送牛羊俱一體派撥等語辦理甚屬妥協著照所請行

二十七年壬午四十六歲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

六

二月十八日

諭曰阿桂奏哈薩克阿卜丹素旺鄂拓克之哈喇圖魯什遣伊子弟前來貿易送出厄魯特男婦大小四十四名口酌量獎賞布帛等語哈喇圖魯什聞伊犁安插厄魯特特即將所收男婦送出固見惻誠亦不無希冀賞賚著加恩照前賞之數各增一分遇便頒給仍以朕旨宣示

又

諭曰阿桂奏稱上年驅逐哈薩克兵回後仍有潛來過冬者因遣伊勒圖豐訥亨領兵三百餘名踰庫克托木嶺將潛來巴柴勒卜什之哈薩克捕獲三四人收其馬羣

解送伊犁查訊擇其人尙明白者釋放令其傳諭等語所辦甚為妥協哈薩克性喜徼倖伺我兵撤回乘間駢牧皆事所必有姑念伊等業經歸附此次再行寬免仍將續辦情形具奏

三月二十五日

諭曰據奏稱伊勒圖豐訥亨驅逐越界游牧之哈薩克孳獲和莽伯凱等五人收其馬二千餘匹前來伊犁將為首二人暫留候旨其三人釋回令齎書曉示阿布賚等語阿桂辦理甚屬妥協著賞給荷包一對伊勒圖豐訥亨著各賞荷包一對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

九

二十六日

諭曰吏部開具在京部院三品以上官請旨甄別以重察典現在新疆辦事之尙書阿桂宣力西陲懋著勞績著交部議叙尋議加一級

四月十一日

公奏言葉爾羌等城回人續請移居伊犁者二百四十戶現交阿奇木伯克茂薩等安插年精力壯者給籽種牛具令往屯田老弱有疾者暫交該伯克養贍年幼者俟其長成補屯田之缺再此項回人若俱令在河北固勒札等處屯田亦尙可容但

不如兩岸俱有莊屯於觀瞻既協而接濟穆蘇爾
嶺臺站更爲順便因於霍濟格爾巴克編設一屯
安插八十戶海努克編設一屯安插七十戶奏入
報

聞

二十日

諭曰阿桂等奏稱由哈薩克布魯特來投之厄魯特等安
插伊犁此內攜有牲畜可以自給者居其大半其餘多
屬貧乏等語來投之厄魯特等求安生業居住伊犁於
耕牧之事頗知奮勉但甫經安插一切俱需料理應酌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

辛

量稍爲資給俟地畝成熟牲畜孳息始可接濟着加恩
將生計稍可者各賞銀一兩貧乏者大口賞布一疋小
口賞布一疋仍賞銀一兩其各處收集之厄魯特等亦
著一體給賞各頭目等酌賞緞疋此次係朕特恩着阿
桂等明白曉示令嗣後益加鼓勵以裕生計

五月二十七日

諭曰據阿桂奏稱哈薩克人等負性愚昧賜阿布賚阿布
勒瑪木比特勅書若遣大臣齎送恐哈薩克等妄生疑
慮只須派明白侍衛二三員即將賞去馬匹一同送往
等語所見甚是著照所請行但勅旨已經書寫發交阿

桂阿桂如尙待此摺未曾發去甚善前經傳諭阿桂哈
薩克使人到伊犁時仍照前看待俟阿塔海去後假托
一事派阿坦保護星阿二人再令一熟習彼處情形之
人統領仍添派厄魯特侍衛一員前往哈薩克今勅書
既未送往即可作爲一事並傳諭阿桂將勅書豐訥亨
之名削去派何人與阿坦保等同往即填寫何人之名
至阿布勒瑪木比特游牧相距甚遠所賜勅書即交阿
布賚令其差人轉送如勅書內字畫難改著阿桂即仿
照另書分發或竟不必發給勅書可將勅書內詞旨詳
悉告知派出之人及阿坦保等令其熟記俟到哈薩克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

辛

時口諭阿布賚知之至阿布勒瑪木比特亦令阿布賚
傳諭知之

閏五月十六日

公奏言上年臣駐兵塔爾巴哈臺查勘應設卡倫
擬自輝邁拉呼至愛古斯招摩多自阿勒坦額默
勒至伊犁河岸十七處立木爲記對伊犁河四處
壘石爲記今春派護軍統領伊勒圖等前往安設
訖又據厄魯特告稱特木爾里克有準噶爾所埋
大銅礮及礮內鐵子臣委護軍統領伊勒圖等前
往辦理據報掘得大銅礮四位衝天礮筒八件大

小礮子萬餘顆陸續運回收貯備用俟塔爾巴哈
臺駐兵時再將所立木石記號之處酌量安設卡
倫奏入報

聞

十七日

諭曰阿桂等奏稱新來伊犁換班之滿洲察哈爾侍衛官
兵等自本年八月起一年內應支食羊三個月共需一
萬三千餘隻除牧放及孳生羊隻外仍需羊七千五百
餘隻可否交巴里坤大臣辦送等語著照所請傳諭該
大臣等將喀爾喀等往巴里坤所售羊隻照數採買選
派官兵沿途加意牧放送往伊犁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

三

六月十五日

公奏請伊犁城內恭建

關帝廟復繪像供奉每年春秋致祭又原任將軍班第
參贊大臣鄂容安竭忠全節請於廟後設位附祀
奏入得

旨允行

賜名雙烈祠後五年將軍公明瑞沒於緬甸公復奏請附
位於廟得

旨允行

七月十一日

諭曰據奏稱新疆所駐索倫察哈爾官兵現在阿克蘇以
西今因換班撤回索倫兵過烏里雅蘇台察哈爾兵過
烏魯木齊各歸游牧甚近應令其先至伊犁由邊外轉
回即末隊稍值冬寒亦可在伊犁度歲等語所見甚是
撤回兵丁非派出征剿者可比惟視其行走便利方為
有益且更代兵丁亦係緩行則撤回者不妨在伊犁少
為休息於來年二三月遣回游牧著傳諭永貴楊應琚
遵照辦理

八月初九日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

三

公奏言前准軍機處咨開察哈爾一千防兵內以
新舊厄魯特相兼益於察哈爾八旗之孤身貧人
及閑散等內將年力精壯情願攜眷移往者挑選
一千分遣伊犁烏魯木齊二處永為駐防但係遷
移之始由伊等應關錢糧外照出外之例領給鹽
菜俟散給立業牲畜之日再將鹽菜停止至伊等
既係在於伊犁烏魯木齊二處永遠游牧請將伊
等騎駝馬免其呈交仍飭交伊犁烏魯木齊大
臣等將應散立業牲畜視便給散牛羊並伊等分
撥甲喇佐領補放翼長以資管轄將帶去兵丁之

總管等員若無用處照例遣回各緣由並將奉旨准行之處咨行前來在案查此一千兵內相雜有厄魯特非僅察哈爾人等較之本處之厄魯特兵丁辦理不致有二且察哈爾兵丁亦係設防前來者伊等應用與厄魯特相等酌計年限亦較與防兵互異理應參合辦理指派差務及管理收取孳生牲畜事務尙易等謹將會議數項章程理合具

奏請

旨一本處現有之新舊厄魯特八百八十餘名兵丁前經臣阿桂等具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

奏

奏將此項兵丁分撥六旗每旗分撥一百名由厄魯特侍衛等內拔補佐領五員由驍騎校等內補佐領一員共六員以資分管將今到來之察哈爾厄魯特新兵與本處現有已食錢糧之兵丁一百二十名並未食錢糧之兵丁七百六十餘名合入共兵一千六百八十餘名分撥十二佐領每佐領下將已食錢糧並未食錢糧者合編作爲一百四十名之數每佐領下設佐領一員驍騎校一員領催各四員以資管轄於厄魯特等內再酌添食錢糧兵四名以佐領下披甲者作爲七十七整數辦理

在案但查察哈爾與厄魯特雖係蒙古一體究有新舊之別自今若將伊等甲缺辦理相等碍難將察哈爾兵丁又入於厄魯特旗分內且厄魯特等內所補之佐領驍騎校等缺雖係奮勉人員究無力管轄察哈爾兵丁若將厄魯特察哈爾分別辦理則新到來之六旗察哈爾厄魯特兵丁內均係食錢糧者本處之六旗厄魯特兵內食錢糧者僅一百二十餘名似覺不均是以將現在新食錢糧之八百厄魯特兵丁分撥六佐領以四佐領每佐領下各設領催披甲一百三十三名以二佐領每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

奏

佐領下各設領催披甲一百三十四名除將本處已食錢糧之厄魯特兵一百二十名並未食錢糧者計算共八百八十餘名入於從前分撥之六佐領下外將其餘之厄魯特二百八十餘名亦均分撥入六佐領下共作爲一百四十六名之數將披甲者每佐領下作爲二十名之數俟隨後若有陸續投誠之布魯特厄魯特哈薩克人等時均分入察哈爾厄魯特旗內滿作二百之數又將新來之察哈爾厄魯特等眷口計算內中閑散無多數年以來因暫不得補額之人若察哈爾等之甲缺出

時以頭缺由厄魯特旗下撥補入察哈爾旗下將次缺亦由厄魯特旗下撥補仍留厄魯特本旗下將察哈爾有應挑取閑散仍由察哈爾旗下簡挑填補如斯調撥辦理數年間旗分佐領察哈爾厄魯特等甲缺即可停勻彼時仍可照如今所議一體辦理整齊一查此處厄魯特兵丁所領錢糧均照綠營之例每月散銀九錢仍以驍騎校升補佐領兵丁升補驍騎校所關俸銀均照綠營守備千總食鹽菜之例領給在案但此項厄魯特兵丁數目無多且佐領驍騎校等內將由侍衛補放者除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

三

令食佐領俸祿外其餘之佐領驍騎校僅數人今既如新來之察哈爾厄魯特一體辦理分撥佐領請將伊等應得錢糧照察哈爾佐領之例領催每月食錢糧各二兩披甲每月各食錢糧一兩佐領驍騎校亦照察哈爾佐領驍騎校之例辦理至未食錢糧兵丁等仍照舊辦理不領給錢糧再查現食錢糧之察哈爾厄魯特兵丁內有護軍校員缺但此次酌議分撥佐領內僅有甲缺並無護軍校官缺俟此項護軍校到來除與驍騎校領催調用外將其餘者作為退除之數於出缺之日作為甲

缺挑拔則此項護軍校弁缺可以退除再分撥之佐領十二缺內現有之佐領六員驍騎校六員均係由厄魯特侍衛等內補放者將其尚未補放之佐領六缺驍騎校六缺自應由新到之察哈爾兵丁等內選補但由兵丁越級升補佐領似難資管轄請將此項未放之驍騎校六缺俟察哈爾新兵到來等將堪以勝任者視便挑選具奏請補放以資管轄一原議將帶領察哈爾厄魯特前來之總管等官如無用處始可遣回等語今請將未放之佐領六缺即以帶兵前來佐領驍騎校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

三

等員內留補六員以資管轄仍將伊等作為幾年行走如堪勝任俟察哈爾厄魯特等生齒繁衍時再將應遣回之佐領等遇有應升缺出隨時錄用驍騎校等遇有佐領缺出亦隨時錄用其中如有懶惰公務至將兵丁等失於教養者即行奏革並將移來眷屬永遠留駐伊犁再將遣回人員所遺佐領員缺於數年內以察哈爾兵丁升補之驍騎校等補用俟日久將察哈爾厄魯特辦理盡一時再為分別選用又查前蒙旨已將厄魯特巴圖魯胡通補放翼長總管厄魯特事務

但今已分撥十二佐領請由朔通外再放一翼長則協同辦理察哈爾厄魯特事務實有裨益似毋庸另放參領員缺請由帶兵前來之自總管以下佐領以上大員等內堪以勝任者選畱奏

聞補放翼長協同朔通管理察哈爾厄魯特事務一新來之察哈爾厄魯特兵丁均係攜眷在伊犁永遠駐防者所有伊等之蒙古風俗並如何游牧如何輪班當差如何得便喂養牲畜如何過用之處除經臣等視便以有裨益處酌辦外再去歲由烏哩雅蘇合與本處現有之厄魯特兵等運送到孳生羊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

奏

一萬五千六百餘隻內將飭交回子等牧放孳生羊五千隻除銷外餘剩羊一萬六百隻與伊等分散牧放孳生則將原散給羊隻作為本羊永不准其倒斃將每年收取孳生羊隻時於十中取三之處已奉

旨准行辦理在案查新到兵丁與此處之察哈爾厄魯特度用相同均以游牧居住若於散給伊等孳生羊隻外復照成兵之例領給口食羊隻必至重複查明歲烏哩雅蘇台仍運送羊三萬隻均可孳生其可否之處雖未可預定暫酌計作為孳生羊隻俟

運到之日請均分散給新來之八百察哈爾厄魯特兵等牧放孳生照此處厄魯特之例作為本羊永不准其倒斃每年亦於十中取三將交官羊隻外有富裕者均賞給伊等有不足者著伊等賠補請毋庸照成兵之例領給口食羊隻若如斯辦理伊等不至掣肘且可將瘟疫年間倒斃羊隻墊補外尚可餘剩於伊等度用大有裨益似毋庸另散立業牲畜但羊隻數目尚少且孳生牛隻亦僅五百有餘將不敷者若由遠處辦理運解實屬冗繁况喀爾喀等尚將羊隻趕赴巴里坤地方售賣若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

奏

將此項羊隻就近視便採買不惟運解捷便亦且稍省請飭交永寧等買運母羊一二萬隻但此項羊隻尚不急需俟作一二年再為陸續採買解交將此一二萬羊隻合入共羊六七萬隻與此一千六百餘察哈爾厄魯特等分散每戶可分羊三十四隻即與陸續由布魯特等內前來投誠之厄魯特等亦可緩為擷節辦理不但伊等度用可獲裨益即將伊等每年呈交孳生羊隻與官兵給散口食亦可豐裕又毋庸另辦一軍機處原議設防伊犁烏魯木齊之一千察哈爾厄魯特兵丁給散錢

糧自不應照出外之例領給鹽菜但查伊等係攜眷設防永遠屯駐兵丁於抵伊犁烏魯木齊之日始散給立業牲畜今於來時請仍領給鹽菜俟給散立業牲畜後再為停止等語查臣等議定與設防伊犁之八百察哈爾厄魯特兵丁由烏哩雅蘇台運送羊隻俟到來時始行分散以令牧放孳生此項羊隻於明歲夏秋間方可到來且並未將給散立業牲畜之事議定是以臣等會議將應需此項鹽菜於伊等來抵之日支領起即散一年滿此一年即停止僅領給原錢糧再查伊等口食與此處之厄魯特等相似較種田者不同若照依兵丁之例僅散給本身口糧則伊等難以養贍家口請將伊等家屬大口一日酌散八合三勺口糧小口折半一日酌散四合一勺五抄口糧滿此一年於停止鹽菜時一併停止如此辦理則毋庸另散立業牲畜久則無重食錢糧之虞至於新設防前來之察哈爾厄魯特等所散孳生羊隻若牧放勤勉不惟伊等私用繁衍且厄魯特以伊等如舊僕相待互相勸勉愈得其力均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請將新設伊犁駐防之察哈爾厄魯特兵

爾文成公年譜卷二

三

丁分撥佐領補放翼長管轄並散給孳生牲畜以及與前來之戶口酌散口糧等項議奏請旨一摺此等察哈爾厄魯特均係察哈爾地方久居之人平素除以牲畜度用外仍藉種田為生今既將伊等攜眷移駐伊犁自應將伊等度用酌奪辦理永有裨益想伊等內善於種田者極多若散給牲畜收取孳生並令種田將收穫糧石與伊等養贍家口愈有益積且將伊犁地方亦可額外開墾將此著諭知阿桂等將此等察哈爾厄魯特兵丁均令開墾種田餘依議

初十日

爾文成公年譜卷二

三

公奏言臣等原議伊犁建造城垣公署因烏哈爾里克木植頗多即於該處度地興工派副將國柱領兵八百各專司版築上年八月先將應用器具置辦齊全於二月二十五日起工計四門周圍四里三分所有倉庫及駐劄大臣侍衛官員公署兵丁營房共一千六百八十九間於七月初八日告竣

欽定烏哈爾里克城曰綏定城東門曰仁熙南門曰利渠西門曰義集北門曰寧漠固勒札城曰安遠城東門曰景旭南門曰嘉會西門曰環瀛北門曰歸極後又增築

惠寧惠遠二城

又

諭曰明瑞雖到伊犁阿桂且與明瑞將一切之事詳細告知俾明瑞熟諳再行回京

九月初四日

諭曰阿桂等奏本年七月自哈薩克來投之厄魯特巴桑告稱伊係塔爾巴噶沁之人被哈薩克搶掠曾在阿布勒比斯處因充使來京蒙恩賞五品頂戴孔雀翎今願為天朝臣僕將在哈薩克所有之牲畜棄置與伊妻室來投等語厄魯特巴桑棄其產業挈眷來投誠悃可嘉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

三

著賞銀五十兩緞二端巴桑既經恩賞品級頂翎著歸入厄魯特佐領下照原品給與職銜

公奏言臣明瑞行抵烏魯木齊時派往伊犁官兵

交鄂津曹瑛帶領臣明瑞領兵百餘人先期馳赴

伊犁與臣阿桂辦理駐劄事宜續據鄂津等將健

銳營及京兵送到應令與臣等駐劄處所相近以

便時為操練現在新造城垣俱有兵丁營房酌量

分住伊等所騎馬匹係喀爾喀等由烏哩雅蘇台

解送巴里坤因係賠償官項未免肥瘠參雜若官

為牧放恐不知愛惜倒斃更多仍應令乘騎之兵

丁領回牧養以備差操俟換班屆期即帶往肅州交收如倒斃逾額再著落賠償又有扣抵駝隻之馬五百九十餘匹亦多疲乏臣等議選出可以過冬之馬三百餘匹畱於官牧羣其餘二百八十餘匹應併入牛羊內搭放官兵口糧奏入報

聞

公又奏言葉爾羌送折交騰格布五千疋喀什噶爾送布二千疋均以正賦所餘接濟回人生計請嗣後哈薩克布魯特貿易及屯田兵丁所需俱於此項動支以省內地運送之費又查葉爾羌布每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

三

疋二丈計值銀四錢一二分與喀什噶爾布價值畧同而尺寸較短質薄色淺詢係從回人採買非官為監造者查伊犁存貯布疋及葉爾羌所送甚多喀什噶爾既係採買又較遜於葉爾羌所出請停其辦送奏入報

聞

十二日

諭曰阿桂等將遣往哈薩克之侍衛翹蘇爾等稟述阿布賚言詞並抄錄阿布賚書呈奏哈薩克自內附以來頗知恭順朕屢次加恩但伊等貪利性成罔知大義宜恩

威命示今年哈薩克越境游牧塔爾巴哈台大臣孛獲其人口牲隻經朕降旨賞還原因伊等無知誤犯故格外施恩乃不知感愧轉以未經全數給還作書索討阿桂答書訓飭甚是但措詞尙有未當伊等須峻詞嚴飭方知畏懼倘稍形怯懦反致啟其驕縱

公奏言上年烏哩雅蘇台解到孛生駝隻_臣等查照甘省之例每駝二百隻應以牝駝一百七十五隻牡駝二十五隻為一羣每羣以千總一員或把總一員為牧長外委把總一員為副牧長所管兵丁九名仍派守備一員總管每百隻五年合算准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

倒斃四十隻逾額即行償補此外仍有孛生駝四十隻照例議叙如再有孛生自一隻至二十隻以上將總管及牧長正副各官定為等第分別加級紀錄兵丁賞給銀兩孛生不及四十隻總管及牧長分別罰俸副牧長兵丁等責懲至六年合算每牝駝七隻留牡駝一隻其餘即出羣騶養以備使用有老弱者變價以孛生盈餘填補仍作為正數以定賞罰此次承辦牧駝之厄魯特等官員既經給俸如有孛生缺少自應照例示罰其議叙加級紀錄伊等既未通曉即折賞緞布其老弱駝隻伊

犁雖不能變價亦可折給官兵路費又厄魯特官兵應比照綠旗辦理翼領與守備同佐領與千把總同驍騎校及委員與外委把總同厄魯特兵與綠旗同奏入

上從之

十三日

公奏言伊犁屯田用牛較馬為優請將官牧之牛給與回人令其孛生不准倒斃得旨如所請行

十月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

諭曰此次平定準噶爾回部在事奮勇出力之大臣官員分別議叙給與世職尋蒙

恩賞給騎都尉世職

十一月初三日

公奏言遵

旨體訪哈薩克使人烏默爾因何願來伊犁居住緣由隨令侍衛碩通訪問與烏默爾相識之厄魯特等據稱烏默爾係厄魯特人伊父在噶爾丹策凌時曾唆使厄魯特等騷擾哈薩克與其部眾有怨阿布賚因係伊妻弟恐被傷害特遣為使等語因查阿

布賚所奏與體訪情形相符其請人往迎亦係求
為護庇之意但哈薩克人等多疑恐因烏默爾復
居伊犁於途次加以侵掠議於來年三月內遣人
守候烏默爾帶回伊犁並乘阿布賚遣信之便先
行劄知奏入報

聞

十二月二十五日

諭曰阿桂明瑞奏稱哈薩克人等越境游牧明瑞勦辦後
仍須嚴加防範請於愛隆阿五岱二人內酌留一人帶
兵巡哨等語哈薩克等貪得無厭理應重加勦辦但因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

奏

其使臣現已來京昨已降旨令明瑞且緩辦理此際葉
爾羌喀什噶爾等處恐尚需用伊犁兵丁即可派愛隆
阿五岱帶領前往

是月公自伊犁起程回京

是年三月第一孫那彥瞻生子阿迪斯出

八月第二孫那彥寶生子阿彌達出

二十八年癸未四十七歲

正月由伊犁回京

公進驚鸞爾烏

恭錄

御製詩

驚鸞爾行

尙書阿桂還自伊犁以所獲驚鸞爾烏進色正黝尾
中散白點如雪糝赤睛黃眶翎戢戢駢半雉扇然詢
其名既無義可索或請按鳥譜近似者當之予曰否
否昔夏后羽毛作貢僅中土職方恆產厥後吉光生
翠又不越嶺表爰洲而止且名率倭豔弗深考乃者
新域既屯旣城綏遠所徵繁誌實是賴則思曩日刻
筭之雄風紀今時鳴岐之雅則不其躋乎爰仍其名
而系以詩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

詩

驚鸞爾何出伊犁沙水潯成還因致此鳥譜絕難尋頂背
如鷓雉間關學戴鷺白斑黑尾點黃暈赤睛深忽得狝京
闕能無憶故林聊將紀殊域非是寶珍禽

十四日

諭曰阿桂著在軍機處行走

賜紫禁城騎馬

四月奉

旨審辦歸化城都統法啟案件

五月初七日

上幸避暑山莊

命留京辦事

諭曰尙書阿桂著馳驛前往霸州文安等處會同侍郎裘
日修總督方觀承查辦事務其帶往刑部司員著一
馳驛前往所有工部尙書事務著舒赫德暫行兼署

初八日

諭曰直屬勘理水利河渠端緒既紛地面亦廣袤日修一
人不惟綜理爲艱且會同方觀承籌辦地方有司不無
各存畛域因思阿桂已有旨留京工部事務暫令舒赫
德署理所有一切疏濬修葺等事宜即著阿桂與裘日
修會同方觀承妥協相度酌辦遇應回京時即照裘日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一

奏

修之例仍赴部辦事如再應赴勘即將部務仍交與舒
赫德兼攝辦理有應陳奏之事即具摺送行在奏進阿
桂等不必前赴熱河不獨伊二人每事虛心商確共期
集益即與方觀承亦不應畧存形迹庶於水道民生均
有裨益

六月初四日

諭曰軍機大臣等據舒赫德奏近畿一帶麥收豐稔且山
東河南麥石亦絡繹而至麥價可日就平減第恐不肖
市儈拘泥近日官價轉無裨益等語官價平糶原屬一
時權宜之計今麥收既屬豐裕將來民食自不至缺乏

且設廠以來已及半載有餘不特麥石無需平糶即米
廠亦應議撤舒赫德摺內並稱阿桂等現欲議請停止
何以未見奏到著傳諭阿桂即速確覈五城各廠現在
無需平糶情形一面辦理一面奏聞再阿桂裘日修派
辦直屬河道溝渠自應不時往來督察且聞方觀承亦
候彼兩人會同查勘應即起程前往再直隸毗連山東
之景州吳橋東光南皮獻縣及鄭州任邱滄州青縣靜
海等處俱有蝗蝻蠕長現令該督等分路督率搜捕並
著阿桂裘日修於所至之處協同董辦務期淨盡不畱
遺孽今歲直屬幸獲豐收若不力爲保護仰承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

奏

上蒼嘉貺殊屬可惜但地方官習氣往往心存畛域互相
推諉經欽差在彼督率自可杜其掩飾觀望之弊阿桂
等俱朕親信大臣既奉命在外凡一切地方緊要之事
皆當畱心經畫不獨水利捕蝗爲目前應急之務諒阿
桂等自能仰體朕懷無事諄諄誠諭也可將此傳諭知
之

十二日奉

旨以原銜充經筵講官

十六日

諭曰阿桂在軍營殊爲出力且在伊犁辦事亦甚妥協阿

桂一族擡入上三旗尋隸正白旗

七月初六日奉

旨補授正紅旗滿洲都統

十五日

公偕侍郎裘日修奏言直屬生發蝗蝻處所_臣等

分道督捕因青縣續生之處最多又界於滄州靜

海之間恐其彼此推諉_臣等親身董辦淨盡始赴

靜海靜海生蝻本盛分投撲打已掃除全竣惟滄

州近海一帶尙有飛蝗_臣等查明天津一路西則

在兩淀菁草之中東則在沿海沮洳之地俟其停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

早

落盡力捕捉立得淨盡奏入報

聞

二十二日

諭曰據阿桂等覆奏查辦飛蝗一摺稱飛蝗在水窪菁蕩

及淀泊之中現屆白露是其將盡之候各處俱已報捕

淨等語飛蝗隱匿於淀泊水窪菁蕩之中雖似難以人

力勝但既見有倒掛菁上者則其畱遺蝻種恐復不少

正當及時設法淨除爲要裘日修前此曾以淀中菁蕩

慮占水面議思所以剷除而從前吉慶查辦蝗蝻亦曾

有焚燒菁蕩之事但此等菁蕩彌望蔓延亦近淀居民

自然之利未便因搜捕蝗蝻盡舉而棄之第畱此沮洳

之地徒爲蝗孽萌生之藪其貽患於民生更大自當權

其輕重籌酌辦理著傳諭阿桂等會同該督等或此時

亟用火燎或俟刈割後將根株燒盡毋使再畱遺孽以

絕民害至稱有蝗州縣田禾間被損傷皆按畝借給籽

粒補種莠麥雜糧一節目下將交白露秋麥尙早若各

色雜糧此時趕種已遲摺內所云係久經借令補種乎

抑現在辦理之事乎俱著查明速奏再觀音保摺稱前

赴南皮寧津東光吳橋一帶再爲搜查遇有停落即親

督撲捕如無停落即行回省等語所奏亦未明晰飛蝗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二

早

停落不在於此即在於彼即云羣飛遠颺究竟作何歸

宿抑別有化生消滅之處勿得謂祛除出境遂爲畢乃

事而弛乃責也將此傳諭阿桂等並觀音保知之

八月初一日

公奏言蝗蝻遺種必須設法淨除以杜來歲之害

現在辦理水道應行開通蘆菁者俱令帶根刨挖

其無礙水道之處原應畱爲民間織箔之利應俟

刈割之後亟用火燎或用犁耕翻總期不能萌發

以淨遺種至觀音保所奏搜查飛蝗傳旨詢問作

何歸宿之處據稱滄州南皮一帶飛蝗見有停落

者已撲滅淨盡其未停落者差人尾追似係投入海內查飛蝗入海變為魚蝦臣裘曰修曾在江南親見今臣等詢之士人僉稱向至白露節近凡經倒掛者皆不復遺子其尚未倒掛者多係羣飛入海別有化生似屬可信至田禾被傷地畝據農民云京師迤北過中伏後即不能種京師迤南處暑節內仍可補種今年末伏距交處暑尚有十日是以飭令借給補種以冀有秋奏入得

旨此補種者今秀實否即如熱河一帶七月杪頗覺旱茲於二十九日始得透雨幸不致災晚田可望有收爾等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 聖

京南光景速奏來

十月初一日

諭曰自來內外大臣中有奉職克勤敦歷資深者皆晉秩宮銜以示優眷工部尚書阿桂著加太子太保

十六日

諭曰據成衮札布奏稱公品級札薩克台吉丹拜因與貝子朋素克不睦唆喇嘛喇布珠爾稱朋素克旗分之倫都克殺死商人緝捕時朋素克將伊縱放報稱已死隨審出情節係丹拜教唆喇布珠爾誣害朋素克等語此事殊堪駭異朋素克果將該旗犯人私縱報死自應將

朋素克治罪倘倫都克實係身死丹拜虛捏構陷則丹拜之罪更不可宥自應確查辦理著派尚書阿桂馳驛前往會同成衮札布審明定擬具奏

十二月二十日

諭曰據阿桂成衮札布將丹拜構陷朋素克一案審明具奏丹拜父色凌旺布身故後伊叔色騰旺布謂伊非伊父之子抑為屬人朕特恩查出授為札薩克賞給公爵丹拜宜感戴朕恩循分守職且屢為人控告朕皆寬貸今復因與朋素克不睦遂唆伊屬下喇布珠爾捏稱朋素克私縱逃犯倫都克憑空構陷此事若實朋素克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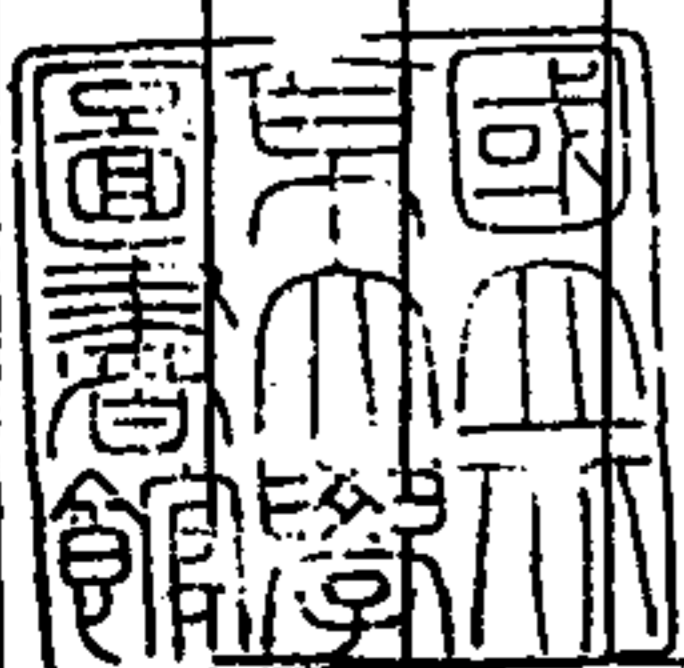
阿文成公年譜卷二 聖

當正法今既係丹拜捏誣自當反坐姑念愚頑蒙古朕不忍即行正法阿桂既派人解京丹拜到時著在京監禁丹拜屬下烏梁海等著移於科布多居住隸駐劄大臣管轄其屬下烏梁海等著交策布登札布車木楚克札布管轄與別烏梁海一體交納賦稅其移往及交納賦稅之處著成衮札布等酌定辦理

是年子阿迪斯

恩賜藍翎侍衛阿思達

恩賜筆帖式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

受業 王 昶勅定 第三孫那彥成恭纂

盧蔭溥增補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四月十八日

三月初四日

諭曰著派阿桂往署伊犁將軍事務即令明瑞來京

十一日

諭曰四川總督阿爾泰著來京陛見其總督印務著尙書

阿桂馳驛前往署理阿桂現有西寧查辦之事阿爾泰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

俟其到川交代後再行起程

諭曰據七十五奏番人郭羅克瑪克蘇爾哀布告稱現在

郭羅克等肆行盜竊從前提督岳鍾琪會將伊父用為

頭目管束不致散處為匪今若將瑪克蘇爾哀布用為

頭目可以約束應請特派大臣前往查辦等語此事雖

據瑪克蘇爾哀布稱岳鍾琪會於三部內將伊父授為

頭目但當時所派番目是否足資彈壓今若將瑪克蘇

爾哀布統攝別部番眾果否足杜盜匪之原雖在該番

不無借約束眾人祇圖自利之意但現在地方果有盜

匪竊發理應酌量辦理且近年金川與附近番寨時相

構釁雖經該督屢次摺奏而一切事宜正須面為籌議

現派尙書阿桂馳驛先赴西寧會同七十五及章嘉呼

圖克圖將選派頭目管轄之處辦有端緒即令其前來

四川暫攝督篆阿爾泰俟其到省交代起程任內一切

應辦之事可即告知阿桂令其接辦在阿爾泰到京面

奉指示則回任辦理更易遵循而阿桂在川既悉情形

將來回京籌酌於該省事務尤多裨益將此詳諭阿爾

泰知之

六月十六日

公偕岳鍾璜奏言 臣等於五月內前後接據西路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

委員稟稱五月初間金川欲在附近丹壩之會籠

籠地方添修礮卡當即駕馭丹壩土兵並撥三雜

谷土兵共五百餘名於五月初七日乘夜攻取金

川未及修完之卡次早金川番人前來撲奪又被

擊退金川傷者甚多又據稟稱小金川鄂克什兩

土司已差人向綽斯甲布商議俟有回音方能動

手而綽斯甲布以上年各土司內惟丹壩一路依

舊會攻餘多爽約不肯訂期現在設法勸諭 臣等

伏思上年自夏徂秋各路攻擊金川雖未克塞摧

礮而屢次擊殺似亦稍挫其鋒若再乘此收穫之

時四路進攻使之應接不暇藉以擾其莊稼如此
二三年日形彫敝自當機有可乘今之以番攻番
原即為將來犁庭掃穴之地臣等悉心計議惟有
恪遵光明正大之

訓諭先將金川罪在不赦斷不似從前之曲為寬宥致貽
各土司後患曉諭以破其疑金將新立賞格通行
宣示以鼓其氣且各土司既欲聽命於綽斯甲布
更當設法鼓勵第前此所委皆係微末員弁久駐
其地各土司視為尋常諭導未能得力因令西路
之署副將長清同知崔鑰南路之遊擊宋元竣同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

三

知盛英分路前往各寨金傳諭工噶諾爾布以新
任總督現奉

欽命來川聞爾綽斯甲布向為眾番領袖出力攻打金川
特為傳諭獎賞至即卡從前於瀕死之時曲加寬
宥乃不知改悔屢次欺壓鄰封其罪實無可赦此
番務當勦滅斷不肯再畱各土司後患爾等能立
首功現在賞賚必什倍於眾土司而將來成功後
皇上加恩亦必在各土司之上若使始勤終怠即卡狡獪
異常且與爾等結怨已深苟得稍為休息必將四
出擾害爾等強者不能安枕弱者不能自立尚能

與之和好乎其小金川鄂克什梭磨從噶克卓克
采丹壩草布什咱等亦各就伊等情形反覆激勸
金將丹壩近日奪卡得勝情形告以乘此金川收
獲之時齊心奮力或暗放夾壩或明攻礮卡或聲
東擊西或前虛後實務使金川日漸疲敝分令委
員等前往鼓勵金令審察情形先行飛報再現在
正當緊要之時勸諭各土司及時會勦臣阿桂若
即出口恐致伊等奔走迎接轉悞師期擬俟大局
稍定於七月內前往巡邊至雜谷地方接見各酋
察其光景再為相機辦理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

四

公又奏言臣蒞任後查知今歲二月間金川番人
常在卡外叫喚稱屢次遣人投稟均為綽斯甲布
土司所阻該委員等隨將即卡所稟接收詳悉譯
看大概自稱原不敢干犯

天朝惟因眾土司欺凌攻擊奪取穆爾津岡今欲將所
取丹壩人口什物如數獻還乞飭各土司將兵撤
去至穆爾津岡原係金川之地不能退出等語該
委員差人曉諭往返數次堅執不移阿爾泰等以
即卡既不肯退地飭令嚴加拒絕四月間金川番
人又叫數次亦因其狡詞支飾概置不問臣思耶

卡通使內地竟為綽斯甲布所阻是各番之讎怨甚深九土司環攻之舉更為勢不容已第耶卡之敢於恣肆者不過恃其地險礪堅而其所以不敢明肆跳梁者亦知一動大兵不能再邀

恩於格外從前十二三年間番眾疲於奔命懲創甚深是以現在所求如此但此時既無機會可乘若即聲罪致討曠日持久勞費實有不貲究之金川不過彈丸誠如

聖諭滅之不足以為武衛其大小輕重斷斷可以不必但既有此一番梗化而無所創懲久之諸番必且生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

五

玩襲之心故臣又以為非但此時耶卡未必遽肯退還侵地即令退地求降亦必嚴為擯斥督令各土司等於每歲種植收穫時四面進攻使之農稼無收貨糧罄盡二三年後罷疲不堪然後再以大兵臨之諒無不克若止顧目前之息事而不慮將來之終復生事究非永靖邊疆之長策也茲阿爾泰入覲

天顏自必面陳一切仰邀

聖鑒臣此時虛衷咨訪稍有定見即為悉心籌畫均奏入諭曰阿桂奏綽斯甲布等九土司與耶卡互相攻擊各情

形內所稱虛衷體察全局機宜不必急於辦理所見甚是至其第一摺所奏將金會罪在不赦傳諭各土司以破其疑等語則未免迹涉張大於現在事理未協在金會等讎覺相尋正如鼠鬪穴中本屬外番常有之事督臣為邊方重鎮即欲相機辦理亦惟不動聲色先為體勘確情再行斟酌措置方得控馭大體况朝廷於此等么麼醜類如耶卡之垂涎鄰封固不為之護庇而綽斯甲布之欲除已害亦不為之抑制此正所謂光明正大之道若如阿桂所云金會罪不可赦則似耶卡實已獲罪天朝於理即當聲罪致討又豈應假手九土司竟類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

六

常人挑構取事者所為耶至遣官前往曉諭綽會新任總督欽命來川云云又竟明示以出自朕旨特令阿桂為總督專辦此事者然無論有乖體制且徒使會目等因此驚惶駭聽又安足以破其疑總之揆諸此時應行籌酌事宜均不免為過當也阿爾泰現既來京請訓阿桂在彼先事悉心熟計藉巡邊以察其動靜一切務須安詳鎮定坦然行所無事惟自守其另摺之說待阿爾泰回任商推定局可耳將此詳諭阿桂知之

二十六日

公奏言查乾隆二十六年金川土司莎羅奔身故

據郎卡懇請將莎羅奔骨殖送藏金令喇嘛温布
 壬占噶等赴藏學經等情具稟經原任督臣開泰
 允准委員護送入藏移咨駐藏大臣將該喇嘛等
 安插各寺廟學習經典嗣於乾隆二十七年金會
 未經滋事以前據在藏學經之金川喇嘛索諾木
 伊什等三人以學經事畢情愿先行回巢准駐藏
 大臣轉解來川又經開泰等飭令回巢近准駐藏
 都統富鼎等咨稱據在藏學經之金川喇嘛温布
 壬占噶等九名以學經事畢稟請回巢相應咨解
 赴省臣阿桂竊思金會郎卡怙惡滋事罪在不赦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

七

其喇嘛温布壬占噶等九名自不應遣令回巢若
 暫行羈候爐城該地距金川不遠倘有疎虞乘間
 免脫以致透漏消息尤關緊要當經臣飛飭沿途
 文武官即將温布壬占噶等多撥兵役徑行速押
 來省除俟抵省後暫令在成都昭覺寺安插看守
 外該喇嘛温布壬占噶等赴藏學經係在郎卡未
 與各會構釁以前倘非有罪之人或應即在成都
 昭覺寺喇嘛寺安插抑或徑解京師在各廟安插
 之處伏祈

訓示遵行奏入

諭曰暫在成都安插事定請旨或可問伊等郎卡情形也
 二十八日

諭曰前據阿桂奏查看土司互擊情形一摺現在金會等
 不過自行鬪鬪金無獲罪天朝之事前降諭旨甚明即
 阿爾泰到京所言亦止於此將來相機籌辦要實不
 外乎是亦不屑別有所設施也但阿桂摺內有於九月
 間查邊之語阿爾泰現已到京陛見若照常回任八月
 初旬早可抵川朕因阿桂有應豫行前往體訪之處是
 以令其待至七月候送木蘭再行起程然量其程期遲
 亦不過在仲秋之末即可到川若阿桂俟其到川後再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

八

行巡查則轉似另設一總督專辦其事既於觀瞻未協
 若竟爾停止又未免有失信番會之跡莫若此時早為
 部署起程一切畱心察勘事竣回省則阿爾泰亦即到
 川之時彼時會晤將土酋行徑詳悉告知亦可熟籌妥
 辦於事理庶為允協而阿桂來京後此間亦詳知番中
 情形將此即傳諭阿桂知之

七月二十六日

公請將西安移駐涼州滿兵一千五百名改駐成
 都金言成都僅有副都統一員管轄恐有不周查
 四川督臣皆由旗員補放應請將成都滿兵即歸

督臣管轄尋常案件副都統承辦其軍政保薦及整飭營伍俱令請示督臣會辦下軍機大臣議行八月初五日

公偕岳鍾璜奏言臣等於六月內節據委員等稟稱五月十五日緯斯甲布遣放夾壩殺死金川二人又六月初四十八二十三等日小金川遣放夾壩三次殺死金川男婦六名捉獲六人又初八十三等日梭磨卓克采從噶克丹壩四土司派出土兵兩次攻撲穆爾津岡戰礮俱因礮內已有準備不能前進又據小金川土司澤旺稟稱前被金川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

九

捉去今送回之放哨土兵桑噶帶有郎卡書稟內稱前此節經具稟因駐劄丹壩之漢官不收故將桑噶放回稟明情節我自要與丹壩講和以後安靜居住等語又初五十三等日金川逃出番人格烏彭塔爾資格烏二名逐一研訊據稱郎卡現於各處添修礮卡四路隄防番衆不能休息等語查郎卡放回被擄土兵投具書稟並非實有悔過之心不過欲展其惑衆緩兵之計第恐小金川澤旺年老昏憤伊子僧格桑童穉無知墮其術中亦未可定已飭該委員等剴切曉諭毋令爲其所惑奏

入報

聞

十四日

公奏言臣巡查邊徼於七月十八日抵雜谷腦有緯斯甲布等九土司各遣親信土舍頭目阿咱拉等迎接請安臣隨傳見示以誠信據稱我等土司因現與金川對壘不及前來特差我等請安其合勦金川一事尙求分付臣諭以攻勦金川原係汝等土司稟知前任總督自願合兵攻擊若以均係土司而論本不應准汝等合攻但郎卡屢次侵擾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

十

鄰封衆土司公憤所激欲除已害所以前任總督不爲禁止如今聽聞汝等不似初時齊心努力究竟汝等實在務滅金川抑或郎卡求和即可退兵息事據頭人等僉稱我等土司實欲殄滅金川永除後患若從此退兵不過一二年金川又將生事我等再不得各安生理惟是金川地險礮堅急切未能攻破而各土司內力量之強弱不同地方之遠近不等兩年以來我等土兵口糧艱窘尙求天朝加恩臣又諭以郎卡如果得罪天朝自當發兵征討亦不俟汝等懇求今係汝等挾忿

私攻思除已害若使遽然歇手豈不盡棄前功爲人恥笑此後正當莊稼收割之時同時傳諭汝等土司各自努力如果著有功效總督大人自當別有辦法反覆曉諭量加賞賜遣令回巢俟督臣阿爾泰回任時臣與熟籌妥計或就現在局勢量爲鼓勵進攻以待機會奏入報

聞

公又奏言臣此次親至番地訪詢金川近日情形

今歲夏間金川一帶地方大雨連綿山水漲發低窪田地多被水淹五六月收穫時又有田鼠之害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

二

嚙損禾稼甚多郎卡所部番人雖有數千戶近被九土司攻勦輪流防守亦頗勞苦皆云爲日已長不如與各土司和好而頭人又不敢明言勸止郎卡惟令各番添修礮卡悉力堵禦自言若止九土司攻擊尙屬無妨如其漢兵前來另有計算欲藉此語以安衆人之心臣查自去年構釁以來綽斯甲布小金川丹壩巴旺各處既有委員駐守而丹壩巴旺二處又派雜谷腦土兵嚙密土兵駐扎協防以郎卡之狡獪豈不知內地已有主張但不肯明言速禍且欲以尙未見棄於

天朝爲安慰屬番之計故於各委員前不憚再三具稟而又肯爲乞憐之狀此時祇可聽之再看九土司如何攻擊徐爲相機辦理奏入

諭曰阿桂奏前往番地體察各會情形摺內所稱郎卡狡獪豈不知有內地主張但不肯明言速禍且欲以尙未見棄天朝爲安慰屬番之計等語所見頗悉番會情狀看來以番攻番自是乘機善策九土司等果能齊心協勦其勢實有可圖但各土司未經明白傳諭未免尙存觀望遲疑之見金傳諭阿桂俟阿爾泰回任時悉心會商妥議不必云奉有諭旨但稱欽差總督之意明諭九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

三

土司郎卡反覆狡獪爲衆土司之害彼雖藉詞欺誑番屬自以爲不見棄於天朝然天朝豈肯以衆人之蠹曲爲覆庇是以從前請頒印信現在存留成都不准給發爾土司等集衆往攻原爲自己除害起見欽差及總督控制邊隅不但不爲之禁制且有應行獎勵之處亦決不爲之靳惜爾土司等能殄滅此會所有金川之地就各番寨所近即令分析畫界管理如此開導土司等既可剪滅仇讎又得增開疆土自必倍加踴躍其事尤屬易成而於內地不動聲色鎮靜邊番之道亦深有裨益阿桂與阿爾泰即熟行計議一面相機妥辦一面將宜

諭後該土司等情形若何據實奏聞阿桂不必在川候旨即來京可也

公又奏言臣此次巡邊先出維關至雜谷臘次由茂州疊溪平番松潘漳臘各營協至黃勝關沿途查看川西沿邊一帶山嶺重複氣候頗寒兵丁本覺強健又因與諸番錯處相習亦耐勞苦可稱勁旅再臣前至雜谷臘看得新撫雜谷蒼旺番民三千八百餘戶內共設屯兵三千名頗稱矯健自備器械亦尚整齊若結之以恩可爲番地有用強兵奏入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

十三

諭曰阿桂奏巡邊查閱營伍摺內所稱新附雜谷蒼旺番民三千餘戶一節此事端委未甚明晰已於摺內批諭蒼旺番民自前此策楞等辦理之後其設立土屯是否兼隸內地官員管轄抑或另設屯弁專管并現在兵制營務一切情形著傳諭阿桂令其詳悉查明奏聞

又

諭曰阿桂奏松茂道駐劄茂州有彈壓諸番之責向來道員每藉口在成都辦公駐茂之日恆少殊曠職守請分別改隸以杜推托等語著照所請將成都綿州二屬改歸驛鹽道兼巡其松茂龍安雜谷廳所屬專令松茂道

員管轄金兼兵備職銜改爲題調之缺其松潘鎮屬各協營都司以下均聽其節制該道駐劄地方所需賞費頗繁本任廉俸之外應於公項內量爲增給之處該督阿爾泰酌議妥協辦理

三十日

公奏言乾隆九年督臣慶復於郭羅克善後事宜案內請令松潘泰寧派遣千把總各一員各帶兵二十名於郭羅克草賚兩處地方偵察巡駐金派兵十五名於小阿樹等五處安設塘遞以通消息等因在案乾隆十八年又經督臣黃廷桂以草賚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

十四

原駐把總一員兵二十名數少難以兼顧請令泰寧協副將轉飭德爾格等三土司加派土兵交駐防官兵督率於夏秋數月一體巡防其駐防郭羅克把總一員兵二十名移駐阿壩之色在卡地方以資防護增兵十五名酌畱九名分設三塘以通文報等因亦在案臣此次巡邊查得色在卡地方在黃勝關外十有餘日之程而草賚亦去打箭爐寫遠自設防兵以來不惟郭羅克搶劫如故而被劫之案亦從未有經防兵緝獲者蓋孤懸番地方弱兵單每歲徒費口糧鹽菜等項銀一千餘兩竟

成虛設應請將此兩處弁兵及安設臺站之處均
行停止酌令該鎮協於每年八九月夾壩肆行之
時各派諳練千把一員各帶兵二十名酌給口糧
鹽菜赴色任卡草資地方令阿壩及德爾格等土
司就近添撥土兵協同於郭羅克接壤地方巡查
一次其有控告盜劫之案易於查辦者該弁即為
剖斷完結倘案情稍大即報明該管鎮協秉公速
辦均於十月內即行撤回奏入得

旨允行

九月初一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

五

公偕岳鍾璜奏言據委員等稱六月十八二十三
七月初三二十九等日小金川遣放夾壩四次殺
死金川男婦十一名捉獲四名小金川土兵陣亡
十餘名七月初九二十四五等日金川遣人屢至
小金川地方偷放夾壩亦互有殺傷又七月初九
日鄂克什撥派土兵由工噶爾拉遣放夾壩適遇
金川放哨之兵正在對敵間經小金川土兵聞聲
赴援協同擊殺金川多人次日金川前來打仗復
被小金川擊敗又六月二十五日草布什咱派土
兵五百名由正地一路進攻生擒布拉克底番人

二名又六月三十日及七月十九二十四二十六
七等日綽斯甲布派兵攻搶俄坡穆克等處均有
斬獲_臣等飭令各土司嚴飭守卡各番如有逃來
金川番人以及詐稱逃出潛來聽信者速即拏解
聽訊奏入報

聞

十六日

公偕岳鍾璜奏言據小金川土司澤旺將自金川
逃回之番人阿斯塔解省究審訊據供稱本名阿
斯塔後改名噶圖卜彭原係小金川僧格宗人前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

五

年逃往金川郎卡給與田地今年五月頭人舍利
斯丹巴布爾資令赴小金川探聽各土司如何商
議金漢兵來與不來行抵布朗郭宗即被拏獲至
現在金川各路防守嚴密周圍添設二百餘座礮
房每座或二三十人或七八十人輪流防守夏間
雨水甚大田被水淹又有鼠雀傷損糧食窮人無
以為生無不報怨郎卡再金川素不產茶出鹽亦
少今四面不通鹽茶已經斷絕至金川管事大頭
人是布籠會阿什咱薩不丹科爾吉策楞温布舍
利斯丹巴布爾資達克新占五人現在綽斯甲布

雖與金川有親並不差人來往其餘各土司認真
攻擊亦無私通金川情事等語查噶圖卜彭既係
差來奸細應請卽行正法其澤旺據實查出解送
殊屬可嘉業已酌量獎賞奏入報

聞

公又奏言竊臣欽奉

上諭著旺番民自前此策楞等辦理之後其設立土屯是
否兼隸內地官員管轄抑或另設屯弁管轄並現在兵
制營制若何令臣詳悉查明具奏臣查乾隆十七年雜
谷土司著旺滋事經策楞等辦理後其雜谷腦干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

七

堡上下孟董九子寨改土歸流業經奏准將威茂
協副將及中軍都司一員帶兵四百名移駐保縣
舊城茂州右營都司一員帶兵三百名移駐雜谷
腦彈壓防守並將瀘寧同知改爲理番同知移駐
舊保縣承辦案件並徵收番糧六百餘石又於各
寨番民內酌設屯兵三千名設立土都司守備三
員屯總五名及大小總旗等項頭目分隸管束其
軍器等項俱照向日所習聽其自備平時力作備
工不支糧餉遇有調遣照土兵之例支給守糧亦
不定期操演惟令該協於每年秋間點驗一次如

有衰弱裁汰另補至各土弁仍聽該管文武統轄
嗣乾隆二十三年原任督臣開泰請於錢局加卯
鼓鑄餘息銀兩酌撥七百餘兩分賞管轄屯兵之
頭目等七十七員以資養贍又酌撥銀二百四十
兩買備菸茶牛隻於僉兵之時分賞以示鼓勵現
在遵照辦理規則尙屬妥協惟是臣此次巡邊查
得各寨番民常在該管文武衙門聽候差遣而預
備夫馬爲數頗覺過多已嚴飭該協承減去十之
八九酌定數目移咨提督存案永除額外差派以
仰副我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

八

皇上加惠邊番至意奏入報

聞

二十九日

公偕四川總督阿爾泰提督岳鍾璜奏言查緯斯
甲布九土司會攻金酋一案屢奉

諭旨令臣等熟籌妥辦竊以郎卡所恃不過地險礪堅然
合計衆土司之力較金川多至數倍若果奮力攻
擊必可成功是以番攻番實爲鎮靜辦理之善策
查九土司內如巴旺草布什咱地小兵單祇可藉
以牽制一隅鄂克什不與金川接壤且亦兵少力

弱不過附於金川為一旅之助其校磨從噶克卓
克采力量雖大但地勢隔絕進攻頗難又丹壩一
部係雜谷土舍於乾隆二十四年始行分設土司
地小力微逼近金川屢被侵凌勢難自立惟綽斯
甲布番部其地勢兵力堪稱金會勁敵且與金川
連界之處甚多進攻頗易綽斯甲布與丹壩如果
各思努力再加以小金川之眾則金會小醜實有
可圖第攻守之勢既異要須持之以久方可使金
會疲敝愚番祇顧目前必在隨時提撥酌加賞卹
以鼓其奮往並於每歲金會種植收穫時四面環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

九

攻使之顧彼失此常時則惟相機而進俾各土兵
亦得休息庶為有益臣等酌議於明歲各部土兵
進攻要緊之時量給口食之費並照現定賞格或
割獲首級耳記及陣亡帶傷者量予賞卹庶各部
番兵可期得力

十二月回京仍任工部尚書

是年子阿迪斯擢三等侍衛

十一月十六日第三孫那彥成生子阿思達出

三十年乙酉四十九歲

正月初六日

上巡幸江浙

命留京辦事

二月奉

旨管理禮部印鑰

閏二月烏什逆回滋事

十五日

諭曰前諭阿桂明亮俟朕南巡旋蹕時再請訓前往伊犁
今明瑞既往烏什著傳諭阿桂明亮不必守候回鑾即
馳驛至行在請訓前往伊犁辦事

三月二十七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

三

諭曰據明瑞查奏素誠納世通卡塔海等情事朕已節次
鑒悉故一切專委明瑞辦理又命阿桂前往協辦阿桂
至烏什即同明瑞傳旨將納世通卡塔海於軍前正法
看來烏什同人雖罪在不赦亦大臣等擾累所致自宜
分別辦理著傳諭明瑞此時尚未克城即將查奏情事
宣諭招撫若抗拒如前仍盡行剿殺至善後事宜已派
永貴前往喀什噶爾將來陸續辦理阿桂著速赴烏什
一切事宜與明瑞會議具奏明瑞先回伊犁阿桂留烏
什數月俟事定後與永貴交代後再往伊犁接辦明瑞
所管事務明瑞於來年回京亦可俱著傳諭知之

四月初七日

諭曰逆賊等倚恃城堅糧足敢行抗拒朕已節次傳諭不必徒事攻擊惟嚴防要隘俟其自斃至納世通等攻守一隅屢戰挫衄久畱該處必至債事昨已降旨將納世通下塔海於軍前正法明瑞此時且不必宣露俟阿桂到彼一同傳旨辦理納世通等俱擾累同人為眾所惡若不早正典刑則回衆不知天朝法絕著一面傳阿桂速行前往烏什將納世通下塔海正法後其所領官兵即著阿桂管轄與明瑞協力取城

二十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

三

諭曰據阿桂奏現在明瑞所領之兵尙有盈餘但圍城總覺不足因詳細會議添派兵丁二千名等語明瑞在彼一切事宜皆當辦理今阿桂既經知會自當盡心選練勿致遲延貽悞

二十七日

諭曰阿桂奏稱從前辦理軍務時參贊領隊大臣俱不另行奏事今烏什事體雖小業經將軍前往應照向例或同將軍列名或具呈轉奏庶事權歸一亦可省臺站之勞等語辦理烏什非從前平定準夷回部可比且進攻烏什時明瑞在東納世通在西各有分地一切情形若

待呈明將軍然後具奏必致耽延時日現在各處駐劄大臣有事豈能一一呈明將軍代為具奏耶納世通等罪在有心欺隱諱敗為功若另行奏事尙無妨碍阿桂至烏什領納世通之兵仍將城西攻守情形酌量即行奏聞有會商之事即合詞具奏伊等和衷與否並不在此再阿桂奏請辦理軍務暫用何處印信阿桂抵烏什時永貴尙不能至著暫用喀什噶爾大臣印信計永貴至彼烏什應已蕪事明瑞離伊犁日久人情未免揣測著即先回阿桂多畱數日再與永貴交代前往伊犁並傳諭明瑞知之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

三

六月初二日

公奏言前因明瑞所領之兵恐不敷用隨經札商據咨賊勢雖漸窮蹙但殲滅之期難以豫定似宜增兵二千名至此事既經陳奏應候

諭旨於途次就近辦理臣以烏什現在情形尙未深悉所有增辦兵丁果能剋期前往與否亦難懸擬請遵旨仍候明瑞酌辦奏入

諭曰明瑞阿桂移文往復未免互相推諉在他人且不可况伊二人為朕所簡用者乎即如進剿烏什一事近經明瑞等奏滋生訛問俱稱賊人口糧將絕自可計日克

城且攻城非策惟堵截逃竄之路最為緊要何必增調兵丁若專為圍城起見則不但二千人雖有萬眾尙恐不足况鄂津已領兵五百前往亦可協助明瑞在烏什確諳情形自當以不必增兵咨覆乃因此奏出自阿桂即令其自行辦理阿桂又不敢固執已見惟以情形未悉為言似此推諉游移將來恐有貽誤明瑞阿桂俱著傳旨申飭增兵一事即著停止

初三日

諭曰據明瑞奏准阿桂咨已令愛隆阿由伊犁派兵二千遣赴烏什亦不必拘定原數等語昨以明瑞阿桂於增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

三

兵一事互相推諉因傳旨申飭但明瑞業經行文愛隆阿應已辦理陸續起程若又行撤回徒滋紛擾著照明瑞所奏行但明瑞奏內似以派兵一事專出阿桂之意蓋因阿桂年長又係朕特遣故相推讓阿桂不必疑為誘卸又明瑞謂身離伊犁數月未悉彼處情形應交愛隆阿酌量辦理語亦非是明瑞酌量調兵愛隆阿不過聽候委辦豈敢專主且明瑞離伊犁未久彼處情形安得諉為不知此皆明瑞未經諳練所致阿桂閱歷有年前至軍營明瑞務與和衷集事不可稍存彼此之見

初五日

諭曰此次辦理烏什事務額敏和卓之子素賚瑪茂薩鄂對之子鄂斯瑞布魯特散秩大臣阿奇木俱能奮勉出力著傳諭明瑞阿桂等酌量將彼處綢緞賞給以示鼓勵有應行交部議叙之處照例具奏且彼處所有回人布魯特內如有似此奮勉者著明瑞阿桂一併查明奏聞此際烏什事務情形若何之處亦著迅速具奏

初六日

諭曰阿桂奏稱烏什增兵一事已行文烏魯木齊提督五福等將該處綠旗兵一千名辦理起程一面於伊犁兵丁內揀派千餘名陸續前來等語昨據阿桂奏請增兵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

三

朕即謂賊眾將屆絕糧烏什計日可克毋庸增派兵丁續慮愛隆阿已經辦理故仍准調撥今愛隆阿又調烏魯木齊兵一千名亦屬多事蓋賊眾逃竄所當豫防而綠旗兵多係步行豈能追及逆回截擒其眾明瑞阿桂舉動未免張皇恐各城回人聞之妄生疑忌著傳諭五福若烏魯木齊兵丁尙未起程即行停止或進行未遠亦可撤回惟將抵烏什即西軍營協助

十三日

諭曰據明瑞等奏捉生訊問情形及連日勦殺收取牲口看來賊眾矢志抗拒殊為可恨明瑞阿桂斷不可仍存

招撫之意此次官兵等奮勉著交部議叙

十八日

公偕明瑞奏言欽奉

諭旨以納世通下塔海俱係債事之人應於軍前正法以

觀音保代領其眾仍候阿桂到時辦理今五月二十五

日臣阿桂行抵軍營臣即將前奉

諭旨傳示納世通下塔海等隨派員監看即行正法

奏入報

聞

七月初六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

奏

公偕明瑞奏言臣明瑞等自六月初四初九等日

勦賊後賊眾惟伏守城下並不牧放牲畜臣恐其

潛逃於十一日四鼓派兵二百伏於城西林內又

派兵二百伏於城北塹下為援十二日有賊百餘

騎出牧與城西伏兵相遇城北伏兵合力衝擊賊

不敢入城城內又有賊千餘人突出拒戰復為我

援兵擊敗其勦賊百餘名生擒十七名得鞍馬器

械無算驅其城下所牧牲畜全數歸營其東門水

磨及所積糧食悉投水中詢問生口云額色木圖

拉會查核人數已損三分之一臣阿桂所得生口

俱言城內口食將盡且不能牧養牲畜俟所調兵

丁到日即當圍城奏入

諭日明瑞奏派兵設伏勦殺賊眾毀棄糧食阿桂亦稱賊

食將盡俟調兵一至即可攻圍等語看來伊等意見尚

謂逆賊等以死據守克復甚難雖窮蹙至此猶必待其

自斃是從前之未曾力戰可知即如所奏賊人尚在城

外設立水磨儲集糧石則伊等前此並未近城或較納

世通下塔海駐劄之地為稍近耳又如明瑞在城東駐

劄今至西北埋伏亦屬可疑西北一帶係阿桂觀音保

駐劄何以未聞會合策應昨據明瑞奏稱將擒獲生口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

奏

幼弱無用者發遣入城以分其口食且使之內潰是尙

欲招降不知何意又欲於城之四周掘成深塹益屬錯

謬烏什四面皆山若盡行鑿鑿當於何時可竣伊等辦

理竭蹶即此可見明瑞阿桂著嚴加申飭再明瑞等雖

東西分營駐劄仍須一體籌辦烏什並非大城東西相

隔必不甚遠焉可仍蹈覆轍各存畛域將來功過伊二

人同之務遵朕節次諭旨一心協辦不可稍有推諉之

見

初八日
諭日據阿桂奏烏什賊眾抗拒時有擒獲婦女等語賊眾

以死拒守自應勦殺其婦女幼童會命送往伊犁今伊
等勢甚窮蹙猶復怙惡不悛金婦女亦敢抗拒殊可痛
恨著傳諭明瑞阿桂克復烏什後查訊賊人婦女內有
曾經持械拒敵者一併正法毋得稍事姑息

初九日

公偕明瑞等奏言臣等於六月二十四等日勦
殺賊衆嗣後城下仍有馬步賊人伺我兵稍歇沿
山牧馬我兵一出隨即逃走十六日臣阿桂觀音
保來城東營盤議事十七日臣明瑞亦往城西於
歸途察看城垣由北山下行走為賊所覺在山巔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

三

以鎗礮相拒忽西門有賊二百餘騎來援城東兵
與賊相持城西亦派兵策應賊敗走渡河復以大
礮追擊賊逃入東門訊問所獲生口俱稱口糧將
盡臣阿桂於十七日夜設伏十八日有賊數百騎
出城為鄂斯璠額森等擊敗伊什明亮永善等率
兵截殺賊敗入西門臣等伏思賊衆既不敢出必
夤夜潛行隨派兵於附近有草處所埋伏天未明
果有割草步賊捉生訊問據供城南山內有昧諾
克水泉稍足果食亦多有賊棲止又派兵搜勦是
日已刻城北山上有賊騎遊牧巴圖魯侍衛沙爾

瑚善衝入俱行勦殺計前後勦賊四十人捉生六
十餘人奪牲隻器械無算奏入報

聞

十三日

公奏言臣與明瑞商調伊犁官兵一千名已抵阿
克蘇臣等公議賊力漸弱今又增兵必益加惶懼
官兵一到即令在烏什五十里外之阿禪塔克就
水草合隊六月十六日陸續齊集十七日夜移至
哈喇巴克查城西營盤馬兵尙少擬城東酌留一
百名其九百名於十八日夜調往城西尙有續調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

三

綠營兵一千各月內可到俟全至軍營再行相機
辦理奏入報

聞

二十八日

公偕明瑞奏言七月初二日臣等會合官兵奪據
南山雖有賊人抵禦但隱藏施放烏鎗官兵追賊
直至城下毀其塚口數處殺賊二十九人賊衆內
有喀喇和卓托克三吐魯番村莊頭目夜間呈送
稟帖開載投降人名併求免死臣等諭云爾等於
大兵初到時何不歸附此時不過希冀免死不便

准降令其回城伊等又稟欲邀結二三百人爲內
應又懇求公茂薩素賚瑞等告以若擒額色木圖
拉等首惡來獻或可代乞施恩等語續有回人十
四名來投告稱從前稟請投降人等爲額色木圖
拉所覺將爲首四人俱已殺害其餘潰散我等乘
間逃出等語連日捉生訊問俱稱實有其事臣等
伏思賊人已將內潰此十餘名回人若卽行正法
愈堅賊死守之心應暫時畱於軍營相機辦理奏
入

諭曰明瑞阿桂奏本月初二初四等日攻殺賊人立抵城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

下等語看來從前伊等並未近城不過較納世通等稍
覺不遠耳至現在賊衆情形已覺困憊不支計此旨到
應早竣事矣逆賊等死守至於數月甚屬可惡今力窮
求免斷不可允首惡額色木圖拉九寸磔不足以蔽辜
者卽其屬人縛伊以降亦不可姑息仍當督兵進剿著
明瑞阿桂遵照辦理

八月初七日
公偕明瑞奏言臣等於七月初九日領兵逼近城
根據溝築牆防其逃逸忽東門突出賊衆二千爲
官兵擊敗入城仍不時衝突城西亦然現在各門

俱築長圍俟壘砌堅固自無所逃奏入
諭曰看來我兵從前離城甚遠且掘溝築牆何以早未計
及若謂兵不敷用明瑞等身爲將軍卽應據實陳奏若
似此圍困賊人雖經年看守亦不能竣事明瑞等著嚴
加申飭至伊等既以長圍困賊無路可逃若仍准納降
則姑息過甚斷不可行明瑞等務遵照節次所降諭旨
辦理

二十三日

諭曰明瑞等奏七月二十八日派巴圖魯兵六百三十餘
名分爲兩隊取城調伊犁遣犯十二名攜雲梯前列攻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

東北隅之兵乘賊未覺鼓勇先登奪據城垣有騎賊來
援俱不能上惟在近城房屋拒守攻西南隅之兵因賊
已知覺防守未能登城近城之賊又放烏鎗拒戰恐官
兵有失始行撤回此次登城勦賊奮勉可嘉惜西南隅
登城稍緩否則竟可克城竣事矣計賊人心膽已寒必
致內潰著傳諭明瑞阿桂等將此次効力出衆得傷陣
亡之人俱查明具奏候加恩叙卹其發往伊犁人犯果
有出衆効力者亦應加恩或卽令充補綠旗兵丁朕
前諭將該處城垣拆毀今可毋庸辦及或駐劄綠旗兵
屯田或移阿克蘇大臣駐劄亦可

二十四日

諭曰據明瑞阿桂等奏烏什平定後酌議駐兵一事朕已諭將該處城垣不必拆毀各城駐劄大臣當以烏什為總匯之地著永貴駐劄辦事其阿克蘇毋庸駐劄大臣官兵即移於烏什緯克托亦著協辦烏什事務兼轄阿克蘇喀什噶爾事雖不煩柏琨一員尙覺不足著與額敏和卓同辦事務其各城大臣仍依舊制烏什等城俱聽伊犁將軍管轄隔一二年親往各城巡查一次至烏什地頗肥饒多駐綠旗兵似於屯田有益一切駐兵籌餉事宜著明瑞阿桂等會同詳議具奏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

三

九月初五日

諭曰明瑞阿桂等奏稱八月十五日克復烏什城等語烏什賊眾敢行叛逆據險死守久抗大兵甚屬可恨今罪人斯得著傳諭明瑞等遵節次所降諭旨辦理此次烏什一事進剿半年僅能克復明瑞阿桂俱朕簡用之將軍大臣如此辦理遲滯豈當復邀議叙

十八日

公偕明瑞永貴額敏和卓奏言臣等領兵築堞圍城賊人屢次突圍俱經剿殺城內薪芻俱斷惟拆屋取茅以支旦夕人口馬匹倒斃甚多賊眾皆生

怨恨而額色木圖拉仍嚴行脅眾凡欲出投降降者

即行殺死或將手足折斷暫行圈禁復將餘糧運

至城內默爾徹爾山上以為據險苟延之計臣等

伏思回眾為額色木圖拉有原充烏什商伯克之

沙布勒三次差人來告欲擒首惡以獻臣等並未

允降八月十四日夜有二人出城告知沙布勒錫

拉卜阿渾等現在城中擒拏助逆各犯等語及天

曉沙布勒等已先差人將助逆要犯四十二人獻

出次將額色木圖拉及其子阿穆努拉婿塔伊勒

等拏獲到營臣等即將首惡監禁一面差人往探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

三

情形城內死者甚多大小戶口尙存一萬數千有

零內男子將及四千口乏糧待斃者甚多其稍有

儲積者亦所餘無幾一時未便即令我兵進城若

悉驅賊眾出城辦理又恐兇惡要犯難保無一二

免脫因關閉城門將原舊伯克並賊人所放伯克

等姓名依次開列又將鎗礮弓箭刀鎗收取傳集

回人布魯特等將額色木圖拉等首惡即行凌遲

處死此外有各人犯俱行正法外其餘被額色木

圖拉等疑忌拘禁監獄折斷手足之人併被殺人

等之兄弟子姪及不食逆賊口糧未隨打仗身體

羸弱各項匠作僕役窮苦之人以及分給官兵餘剩之婦女幼子大小共一萬餘口分爲四起派出領隊大臣觀音保鄂津明亮總管七勒克特伊各管一起帶領官兵護送伊犁遵

旨配給無妻室之厄魯特回子等爲妻併賞給官兵爲奴分別辦理奏入

諭曰明瑞阿桂等奏稱烏什賊衆擒獻首惡已分別正法及送往伊犁辦理等語昨據伊等奏報克復烏什語甚含糊距今十二日始以查辦賊衆具奏而所辦又極乖張錯謬卽如賊人戕害大臣官兵以死拒守及長圍久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

因始縛獻首惡希冀苟免誅戮准以天理人情豈復可赦惟盡以軍法從事始足以伸國法而儆頑愚乃辦理半年不能速爲擒剿仍待賊衆窮急自獻始稱竣事豈不貽各回部布魯特人等嘲笑且朕屢降諭旨特以此等回人逞兇肆惡若不大加懲創將來或效尤滋事轉非辟以止辟之道今伊等既從事姑息著將送往伊犁人等卽交二人養贍所有官兵往來資糧俱著伊二人償補且前諭得城後查核素誠阿卜都拉等一切情事原欲詳其顛末傳諭中外而額色木圖拉既擒亦應訊取確供再正典刑乃一味草率完局不知伊等十數日

來所辦何事由此觀之則所查正法之賊人亦皆聽信人言未能膠合情理明瑞阿桂著交部嚴加議處俟烏什事竣均著往伊犁候旨

尋議草職從寬畱任

諭曰明瑞阿桂等辦理烏什回城一事已降旨交部嚴加議處但奏摺並未抄發恐衆人不悉其中原委或疑回人既已平定何以不行議叙轉加議處今將伊等奏摺抄發俾衆共知其舛謬之處不一而足卽如今春烏什逆回額色木圖拉等因素誠激變據城抗拒特命明瑞阿桂帶領官兵前往辦理伊等初至時朕因烏什蕞爾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

孤城又無外援易於收復官兵毋庸悉銳進攻輕擐鋒鏑是以令伊等惟嚴圍困之計使賊回勢窮力蹙則乘機攻剿尤爲事半功倍今圍城已及半載逆回芻糧乏絕馬斃人饑自生離叛此時攻取易若摧枯况既知賊衆內潰亟聞城內倉皇救火聚集驚惶卽當統率大兵悉力攻擊誅殺賊衆以揚我武乃兵已臨城尙退列壘內既經回衆將要賊獻出始行入城復關閉城門收獲鎗礮弓箭種種示怯全不知奮勇任事則回城之復定尙得謂由伊等收取耶我國家定鼎之初兵威丕振雲梯所向立破堅城從未有稍存畏葸退縮不前之事不

謂伊等於烏什彈丸之地選悞周章損我國威伊等罪實在此至素誠等苦累同人各情節雖從前得之俘囚之口今額色木圖拉等正犯既經就獲理應嚴訊起覺緣由及素誠所犯是否屬實使情罪確鑿以成信讞使眾共曉然方結此事之局乃伊等一概置之不問輒將賊黨正法有是理乎明瑞阿桂此次辦理節節錯謬不得不交部議處以示懲創其在事將弁兵丁仍交部分別議叙朕辦理庶務一秉大公賞罰悉期允當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而於軍令賞罰之際更所慎重茲將伊等原奏摺發俾眾共知自見其辦理之無紀緒也宜宣諭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

奏

中外知之

二十九日

公偕明瑞奏言 臣等欽奉

諭旨會議回部事宜定為章程以昭法守謹將回部各城應行更正之處列款具奏一阿奇木之權宜分查各城舊制以阿奇木伯克總辦事務相沿既久體統益尊而大臣或不能兼聽並觀惟阿奇木是信伊等遂任用私人侵奪小伯克等承辦之事以致諸弊叢生請嗣後一切事件阿奇木伯克俱先交承辦之員俟其呈稟仍與伊什罕伯克會商若有

仍前攬權獨辦許伯克等於該駐劄大臣前控告查訊得實即治阿奇木之罪虛者反坐一格訥坦之私派宜革同人賦稅頗輕惟厄魯特時有格訥坦各色以備差務每年各城派四五千騰格不等俱係臨時酌派並無定額易滋擾累侵蝕諸弊今各部落使人已官給口糧羊隻大臣等俱有養廉自應將前項陋規禁止查照從前吐魯番定制預擇富戶給與地畝令其輪值每戶一二年間輪辦一次以裕回人生計一回人之差役宜均從前厄魯特時每年派哈喇罕一人和卓一人將各城回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

奏

人戶口賦役造冊開除老弱眾所共知後來漸生隱匿賄脫之弊應請仍循舊規每間一年派委委員查核一次若有輕重不均一經首告訪聞即將該阿奇木等議處一都官伯克之補用宜公查該伯克總辦同人差務最易射利居奇且有阿奇木等之子弟親戚踴為利藪請嗣後該伯克缺出必與伊什罕噶雜納齊商伯克公同保舉其阿奇木等族姻俱令迴避一伯克等之親隨宜節伯克所用親隨謂之顏齊向有定額惟取中等人戶有升調別城者但按品級稍為增益今則濫行挑派多

至數倍且必派富戶其應納賦稅攤入他戶伯克等從中侵蝕而顏齊等又挾制伯克市權攬事擾累回人請將各該伯克之顏齊合阿奇木等公同查核如有額外挑派概行革除一賦役之定額宜明回人等每年應辦賦役俱由伯克指派並不預爲曉示以致放富差貧種種擾累應請將現辦賦役定額令該大臣等以印文榜示俾衆共知如有不遵定額偏枯擾累准其控告虛者反坐一民人之居處宜別內地貿易商民將來漸多所居或與官兵相近尙可彈壓不令生事若聽其隨意棲止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

三

與回人相雜不免易滋事端請交該大臣等徹底清查俱令赴駐兵處所貿易若仍與回人雜處即行治罪一伯克等與大臣官員相見之儀宜定自平定回部以來阿奇木以下伯克並無接見定例以致該大臣等有妄自尊大者請嗣後阿奇木伊沙噶伯克見大臣官員等照總管副總管例其餘伯克俱照官兵之例仍令大臣官員等不得稍形簡傲奏入下軍機大臣議行

十一月十二日

諭曰阿桂等奏稱烏什屯田兵八百各需用農器在阿克

蘇購買并行知高廷棟將關展所貯鐵器等物解送等語昨楊應琚奏烏魯木齊屯兵一千各所需農器就近在關展哈密巴里坤取用如不敷由肅州辦在關展等處所貯農器既解在烏魯木齊烏什又復取用恐有不敷著傳諭楊應琚阿桂等令其會商妥辦務期不悞烏什烏魯木齊二處耕作

十五日

諭曰烏什乃回疆著名大城住回衆甚夥逆回搶奪倉庫應有藏匿米谷餉銀等物明瑞阿桂等收復烏什城池即應盤查彼時朕若降旨訊問似以盤查俘獲爲要務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

三

且意其徐當查奏何以延至數月並未奏及從前平定準噶爾時即查明俘獲諸物或解京或入官今何以不照前次辦理官兵所得係回衆物件自可聽其入已如係官項銀兩即當查出明瑞阿桂辦理烏什事務一切不能妥協若謂如此大城竟無物件將誰欺乎從前霍集斯將伊金銀等物盡畱烏什後乃互相抵賴由此觀之不可謂烏什回衆無物也明瑞阿桂究係如何辦理之處著即明白回奏

十九日

公偕明瑞奏言臣等前奏將烏什回人送往伊犁

續奉

諭旨將伊等送在內地賞給大臣官員等為奴臣等於十

月二十一日會商併詢問分起帶領之大臣等俱

稱此等回人沿途每欲逃竄屢經追獲又竊食官

兵馬匹至伊等彼此搶奪鬪毆無時安靜實屬怙

惡不悛若離其妻子長途遠送必致滋生事端除

病斃及正法匪犯共三百六十餘人外查明從前

益未從賊致被監禁折足及棄其妻子出降者共

九十一人應從寬貸其餘始終助惡回人二千三

百五十餘名臣等帶領官兵於二十三日行至摩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

三

多地方俱經正法所有婦女俱配給無妻之索倫

察哈爾厄魯特等兵丁其年老婦人童稚男女賞

給各官兵為奴臣等因此等回人未便送往內地

是以酌量辦理奏入報

聞

二十一日

諭曰阿桂等為索取納喇巴圖將付額爾德尼文及額敏

和卓與額爾德尼書抄錄具奏阿桂所辦又復姑息伊

等行文額爾德尼應嚴厲其詞乃僅謂納喇巴圖不可

容畱有似祈求額爾德尼豈肯聽命且既已行文何必

令額敏和卓寄書伊書內稱將軍欲帶兵前往經伊阻
止不但伊等不知畏懼且啟驕蹇之意於事何益著傳
旨申飭一切遵朕前旨辦理

二十三日

諭曰據阿桂等奏稱審明回犯呢雅斯即行正法阿什默

特等犯請分別辦理等語阿什默特受朕殊恩賞給公

爵補授大伯克乃附從逆酋霍集占又同呢雅斯滋擾

回眾著將阿什默特并伊妻子解京候旨呢雅斯之子

赫伊雅斯諸子俱解京分賞王大臣圖拉葉密錫愛資

雅爾捏稱拍爾渾為霍集占之子與愛資贊霍卓拉克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

四

或眾圖利情殊可惡俱著革去伯克并伊妻子解京分

賞王大臣其餘無干人等不必究辦著傳諭阿桂永貴

等遵照辦理

二十八日

諭曰從前著明瑞阿桂俱在伊犁候旨一人現今何必駐

劄一處安泰前往雅爾地方時原染患病症著阿桂即

行前往更換安泰來京

十二月初七日

諭曰阿桂此次辦理烏什事務甚無章程不必來京工部

尚書缺著蘊著補授

是年三月夫人瓜爾佳氏卒

三十一年丙戌五十歲

駐劄雅爾城

三月二十一日

諭曰哈薩克等越卡向內牧放查出時祇須遣回或抗拒不去即將伊為首之人擒執訊飭若仍不聽從則拏獲治罪亦所應得但斷不可借端騷擾為其所輕况五岱前奏竟不可信或伊冒昧邀功或屬下搶擄牲畜俱未可定著傳諭明瑞即赴雅爾會同阿桂將此事徹底確查五岱如有誣奏及縱其屬下搶擄之處即行參處審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

聖

明後著行文曉示哈薩克阿布賚知之

四月初三日

諭曰據阿桂安泰等奏稱伊等訊明五岱監禁哈薩克霍集伯爾根收其馬匹牲隻一事緣五岱領兵前往驅逐內徙之哈薩克等聞霍集伯爾根擁兵千餘慮其負固因將霍集伯爾根喚至監禁隨遣兵驅逐凡恭順聽命者任其遷移其抗拒者取其馬匹牲隻概行逐去霍集伯爾根始知惶恐願請釋放隨即遣去等語雅爾塔爾巴哈臺等處設卡駐兵原以驅逐內徙之哈薩克逐之不去自應從重懲治五岱所辦並不為過著明瑞前赴

雅爾將現今查辦情由及哈薩克不應內徙如違定行重懲之處一一明白曉諭並移咨阿布賚知之

十七日

諭曰據阿桂等奏稱有哈薩克塔塔拜等十一人懇請內附現今暫居雅爾又有一二鄂拓克人戶亦願內附可否令其在珠勒都斯空地居住等語伊犁等處土地遼闊人烟愈多愈善哈薩克如不得游牧地方或畏懼劫掠情願內附者即行收留派員彈壓日久人眾即可編設佐領昂吉但收留後即令居附近地方易資彈壓不必令其在珠勒都斯居住即哈薩克性情無定或私自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

聖

逃遁亦無關緊要將此傳諭阿桂等將現在內附之塔塔拜等即在雅爾居住不必支給糧餉委派差役嗣後有來歸者悉令於雅爾地方安插由厄魯特哈薩克內著派官員彈壓並諭明瑞等知之

五月二十六日

諭曰阿桂在雅爾該處事宜俱已就緒現今伊犁安置兵民生齒日繁事務冗劇辦理之初必有準則始可以垂永久明瑞一人恐未能審度周詳阿桂著回伊犁協同明瑞辦事烏勒登前往雅爾辦事此特以伊犁事繁欲阿桂協同明瑞辦理妥協阿桂至伊犁時凡事與明瑞

商酌和衷共濟務期效及久遠不可心存畛域此旨到時諒明瑞亦由雅爾回至伊犁矣烏勒登即前往雅爾更換阿桂赴伊犁辦事將此傳諭明瑞阿桂烏勒登知之

七月十九日

公奏言前定伊犁屯田官兵收穫十一石以上者給予議叙今各處官兵俱已駐久非初次屯田之時可比請嗣後官兵收穫十一石以上者毋庸議叙其收穫十八石及二十石者給予議叙奏入下軍機大臣議行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

八月二十四日

公奏言雅爾地方向來雪大而牧場遙遠近城所有地畝不敷五百兵丁耕種悉心查勘得塔爾巴哈臺山陽鄂畢特之舊游牧楚呼楚地方田土膏腴水亦充足牧馬之處既不甚遠毋庸動移卡座地方形勢亦頗佳勝請將雅爾城移於楚呼楚人

諭曰雅爾地方雪大牧場遙遠而附近可耕之地又屬無多今阿桂等勘得楚呼楚地方田腴水足牧場近便地方形勢亦佳應移城於楚呼楚至從前立城於雅爾因

大臣等甫經到彼詢問厄魯特等聽從其言酌定建城尚非甚謬朕所以不將伊等治罪然竟致移城朕即不加譴責伊等於心何安理宜請罪具奏何得隱忍不以爲事著傳諭明瑞阿桂等查從前究係何人定議建城於雅爾之處即明白回奏

十月奉

旨前赴烏什駐劄署理將軍印信

是年九月子阿思達卒

三十二年丁亥五十一歲

正月十八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

四

諭曰據烏勒登奏稱哈薩克因避雪越入卡內游牧五岱帶兵前往驅逐等語想已移咨阿桂矣哈薩克等因伊處所雪大愛惜牲畜越入卡內今被驅逐如果恭順移去自毋庸另行辦理若復藉端支吾著照所請即將頭目人等擒拏具奏並將牲畜拘留其酌量施恩賞回之處俟朕再降諭旨惟哈薩克等屢經越卡游牧或驅之即去或托故遷延若不酌定章程恐伊等性情狡猾故爲嘗試卡座人員亦無所遵循可傳諭阿桂即速前往雅爾酌辦仍曉諭哈薩克等爾等係歸順大國臣僕理應輸納貢賦因大皇帝垂念外夷路遠免其進獻爾等

若以牲畜遇雪欲覓妥善地方進我卡內游牧亦當稟明我處大臣呈納貢賦方為允當且今安集延布魯特等處部落來至回城均令納稅爾等既藉卡內地方游牧即宜一體納貢嗣後將哈薩克馬匹牲畜如何抽取作貢及雪融後即行遣回之處阿桂即向哈薩克等詳悉示之定議具奏

二十四日

諭曰據阿桂奏稱伊犁貿易之哈薩克近甚稀少詢據哈薩克貝克等稟稱伊犁等牲畜均於游牧處經喀什噶爾之回子易去恐於伊犁等處需用牲畜有礙且彼此來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

聖

往貿易日久必致滋生事端已移咨綽克托嚴行禁止並諭令哈薩克將伊貨物扣留其回子拏解伊犁治罪等語阿桂所辦過當回子亦係朕臣僕即與內地民人相等今民人各處貿易獲利豐盈生計饒裕豈不甚善回子向哈薩克交易均屬伊等有益之事如喀什噶爾等處牲畜既多伊犁烏魯木齊儘可通融應用豈有因貿易之故遽將貨物扣給哈薩克之理且喀什噶爾與哈薩克相離較遠尚有商販往來則伊犁之厄魯特伯德爾格回子等若就近前往交易亦甚有裨益而官用牲畜得之亦易總之伊犁回子俱隸版圖大臣辦事務

持大體不可存畛域之見阿桂但期於伊犁有益並未籌畫及此前雖有禁止伊等彼此貿易之旨特以回疆新定不可令哈薩克紛紛往回地行走故止准在伊犁貿易今回子等前往哈薩克又非哈薩克攔入回地可比此等事體亦當因時制宜不可拘泥成案著傳諭永貴旌額里綽克托等惟將新疆回子往哈薩克游牧貿易如何不致滋生事端並公私均有裨益之處酌立章程會同阿桂詳悉妥議具奏

三月初六日

諭曰明瑞至京已差往滇省其總理伊犁等處將軍員缺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

聖

即著阿桂補授

十五日

諭曰近據阿桂遵旨議奏秋冬雪落後請將塔爾巴哈臺卡座稍為內徙暫令哈薩克等任牧每牲百隻抽一交卡上官員收取以充貢賦春季仍行遣回已交明瑞等公同議准此次即應照所議辦理可傳諭阿桂伊或親往雅爾或將拏獲之牧丁人等解至伊犁明白曉諭併令將文書帶回交伊頭目遵照辦理至所獲之牧丁人各究係議前越界仍應酌量懲治遣往並將傳諭烏勒登等知之

六月二十二日

公奏言回部向在準噶爾時本不與哈薩克交通貿易惟與布魯特安集延互易馬匹嗣因伊犁雅爾圖大兵距內地較遠馬匹解往需時是以令向哈薩克互易馬匹且念回衆歸誠生計不無拮据因准其一律貿易今詢之伊等即不與哈薩克通商惟向布魯特安集延貿易馬匹亦不致缺短於生計亦無妨礙請嗣後各分處所回衆於布魯特安集延霍罕等部貿易伊犁雅爾圖與哈薩克貿易兩得其便益先行曉諭布魯特安集延於貿易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

聖

時酌派頭目約束無令滋事回民前往給與執照若不往原定處所輒敢越境謀利者將牲畜一半入官示罰奏入下軍機大臣議行

閏七月十七日

公奏言管理伊犁索倫錫伯察哈爾厄魯特昂吉之領隊大臣等各統領一部落事務一切註冊行文若無鈐記不無私行添設等弊請將管理索倫錫伯察哈爾厄魯特領隊大臣等亦照辦理庫車英吉沙爾等小城大臣等一體各鑄給鈐記再糧餉處係辦理官兵俸餉等事駝馬處係收交各部

落牲畜調用一切牲畜等事關係帑項請每處各鑄給關防即交該司員等掌管再固勒扎倉官及惠遠城倉庫官亦係收放糧餉緞布等項所關尤重請每處各給鈐記以免私行添改之弊奏入下軍機大臣議行

八月十九日

諭曰據阿桂奏稱現今伊犁換獲哈薩克馬匹稍多烏魯木齊巴里坤哈密等處營馬每年必須添補請照軍機處原議在官牧廠揀選臆好馬二千匹派撥官兵分起運送烏魯木齊添補營馬外其餘馬匹送往巴里坤哈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三

聖

密添補彼處營臺馬匹如尚有餘剩再轉送內地應用其如何定價交納之處請交吳達善酌量辦理等語烏魯木齊巴里坤哈密等處每年應補營臺缺額馬匹從前各處購買長途趕回不無周章今阿桂奏請於換獲哈薩克馬匹揀選二千匹臆好馬匹送往烏魯木齊等處添補營臺應用所辦好著寄信吳達善俟伊犁送到馬匹時即添補營臺應用其如何交價並較內地買馬價值節省若干之處一併奏聞

恭錄

御製詩

再反白居易陰山道樂府仍用其韻

陰山道陰山道伊犁城郭今完好日耕日牧兩勤為固
嘉禾原有草經冬如春可起羸分羣別色色潤皮在坳之

野數千匹厄魯孳生計日月伊犁牧政以每年驟馬三四

積歲大將軍更復籌久長內地撥來十六七將軍阿桂

加蕃息又得哈薩克貿易馬匹為數日盈自分在屯田各

處應用外並請撥給綠邊營伍以資軍實督臣吳達善議

行 豈似唐時回鶻驅市二萬翻為中國苦計馬價絹五十

萬正不免闕供數二語隱括白居易達覽將軍尚噴有煩

言藕絲蛛網著之於身皆破處爾時公在為可敦皇帝敬

問往復論納二十五萬權頒勅心愧於中辭不直徒令江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

准民入隸長官督課精工織皆見居易哈薩稱臣今數歲

來以牝牡去幣絲一馬不過三四金較內地價廉幾倍從

來邊事警者多以今較昔竟若何

九月初七日

公奏言雅爾地方益未設立驛站一切應用物件

俱自內地運至烏魯木齊復由該處取道伊犁所

屬之呼蘇圖布拉克其間有大河數道濟渡時物

件多被浸濕請由楚呼楚至色特爾默多沙喇呼

魯蘇伊瑪圖烏爾圖布拉克地方設臺四座由奎

屯至庫爾河沙喇烏蘇鄂倫布拉克地方設臺三

座將一切應用物件轉運每臺設兵十五名馬十
五匹牛五隻兩臺添設委署筆帖式一員管理奏
入下軍機大臣議行

十月二十二日

公奏言由京發遣伊犁年滿無過之滿洲蒙古人
等請入於駐防八旗兵內漢軍入於綠營兵內一

體挑取給與錢糧有願接取家眷者咨行該旗查

明伊等眷屬咨送兵部官為辦理護送其年老尙

能當差者賞給步甲半分錢糧不能當差者給口

糧一分度日奏入下軍機大臣議行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

十二月初七日

諭曰據阿桂奏伊犁地方荒微每年巡察哈薩克等邊界

及照料夷使須得戴翎人員始壯觀瞻外藩且易聽命

除現在總管協領戴翎外請以滿營委前鋒翼長二員

委前鋒章京四員俱戴花翎委前鋒校二十二員驍騎

校內擇技藝出眾者八員均戴藍翎等語伊犁係新定

疆宇官員內戴翎者多外藩視之自覺壯觀著即照所

請行

三十三年戊子五十一歲
二月二十八日

諭曰現在續派官兵赴滇籌辦進剿緬匪一切機宜關係緊要必須重臣前往督率調度以期迅奏膚功大學士忠勇公傅恆著授為經畧阿里袞阿桂著授為副將軍舒赫德著授為參贊大臣阿桂現已傳旨令其來京再赴滇省舒赫德即行馳驛前往雲南與阿里袞鄂寧豫辦軍營事務傅恆俟將次進兵再行前往

三月
諭曰熟籌征剿緬匪明年一舉成功方始進兵阿桂尙毋庸速到俟應來之時再降詔旨

四月十九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
諭曰伊犁圖前往伊犁更換阿桂阿桂俟伊犁圖到時速行來京

二十一日奉
旨阿桂著補授兵部尙書

五月奉
旨伊勒圖到伊犁時阿桂不必久任至十日即交代來京又奉

旨仍兼都統
六月初四日自伊犁回京
二十六日奉

旨雲貴總督員缺著阿桂補授

七月初五日

公奏言定例五年軍政卓異者咨部引

見年老有疾者草職查伊犁為極邊要地各員中年老有疾者即應奏請草職不必待軍政之年卓異者俟有應升之缺開載卓異字樣具奏不必咨部引

見再各省城守尉協領有六年引

見之例伊犁滿營較內地尤為緊要請嗣後年滿之城守尉協領等不必咨部引

見能否稱職出具考語具奏如果有勞績者再遵例引

阿文成公年譜卷三

見其錫伯察哈爾總管等亦請一併辦理奏入下軍機大臣議行

初六日

諭曰阿里袞議奏明年添兵進剿緬匪預備馬匹口糧一摺已交軍機大臣議行矣但此事尙不必亟辦進剿機宜當先使賊疲敝本年賊聞進兵之信必已防備明年又復如此賊仍防備如此二三年再行前進則一舉可成若此時得有機會即亟辦亦可昨授阿桂為雲貴總督即令赴任與阿里袞籌酌阿里袞在雲南將及一年熟諳彼處情形俟阿桂到任會議後即著來京面奏一

切再行定擬此時應加防守之處照舊辦理

十月初五日

諭曰阿桂到任後係以總督兼副將軍一切滿漢營伍自應一體統轄

十二月十九日

諭曰阿里袞辦理達禮善等勦殺擺夷一事種種錯謬伊從前凡遇行陣頗知奮勉詎到該處惟知擁兵駐劄以戍守塞責阿桂在京時籌畫亦甚周妥行至中途即欲釋回緬匪謀者冀圖將就了事伊等如此辦理必至貽悞機宜殊堪痛恨朕今添派索倫等兵二千名前往著

阿文成本年譜

卷三

奏

傳諭阿里袞阿桂務遵節次諭旨率領進剿務使賊匪畏懼乞降尙可將功抵罪倘仍退縮株守稽延時日朕彼時另行遣員勦辦伊能不顏厚耶此事究應作何完竣著各據所見明白迴奏

二十六日

諭曰阿里袞阿桂奏聞賊匪現在戛鳩地方派海蘭察瑪格巴朗克車德依那木札勒豐昇額等帶領官弁三百餘員在前隊伊等親率侍衛官弁一百餘員接應派綠營兵五百名合哈國興長青等帶領出萬勿關遙爲聲援均不攜帶行裝等語所辦尙屬妥協此次阿里袞等

輕裝前進馬匹口糧雖不能充足尙能多有斬獲儘可

資進兵之用著傳諭阿里袞等轉飭海蘭察等至戛鳩地方設所獲賊匪糧米甚多務量力進取即添兵續進亦不可不預爲之處惟在伊等臨時籌度萬全可耳再據奏各處所有馬三千餘匹疲瘦居多酌選四百餘匹令官弁等乘騎等語此係經管官弁不善飼餵所致來年進兵如何充用阿里袞等亦宜預期查辦並將近日辦理一切情形詳悉速奏

是年十月子阿彌達授爲藍翎侍衛

阿文成本年譜

卷三

奏

阿文成公年譜卷四

受業 王 昶勘定 第三孫那彥成恭纂 盧蔭溥增脩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五十三歲

正月初六日

諭曰緬匪乃蕞爾蠻夷朕原無意取彼土地因近年輒敢越境騷擾邊氓始不得已派委兵弁辦理朕意緬匪本無知蠢愚倘畏威悔罪傾心投誠尚可加恩曲宥撤兵停剿今及年餘緬匪雖曾投款並未遣其大頭人前來

阿文成公年譜卷四

且書詞多不恭順阿里袞阿桂去歲屢次遣兵毀其卡座擒其活口益未深入其境痛加懲創是以特遣傅恆前往總理其事阿里袞阿桂均係副將軍而阿桂任兼總督未免分心即同阿里袞辦事亦屬掣肘著卸去總督與阿里袞同心協助傅恆辦理進兵事宜委軍機章京舒斌齋送副將軍印二顆前往伊等收受後專辦軍營事務將此時應備辦者妥為備辦

初八日

諭曰據阿里袞阿桂奏稱海蘭察瑪格等帶領官兵馳赴南底壩侍衛官兵二百餘名馬匹俱已疲乏因擇官兵

馬匹較健者二百名率領擒捉設卡賊匪徑襲葛鳩村莊將其三大村莊屋宇悉行焚燬官兵放箭截殺有中箭死者有情急投江者有競渡登舟舟覆落水淹斃者約計不下千名對岸雖有賊匪二千餘名設立壘寨但我兵太少又無船隻因整旅而回等語我兵二百餘名剿戮賊匪千餘海蘭察等因人少無船而回固合機宜然此不過賊匪展放之卡並未直逼賊境烏足使其懾服至所稱行至南底壩馬匹俱已疲乏殊堪駭異彼處之馬皆係發往餵養年餘且阿里袞等復係擇其壯者帶往何以行走五六日即形疲乏看來伊等不願進兵

阿文成公年譜卷四

因故將馬力不及之處稍帶聲叙以豫為之地耳今甫行五六日即至疲乏秋間進兵止行五六日而已乎彼時將何以處之此事所關非輕阿里袞從前豈竟未嘗籌辦著傳諭阿里袞阿桂將馬匹何以疲乏若此或南方果係馬匹不宜或餵養官兵辦理不善之處據實明白回奏如謂朕有旨申飭稍存掩飾至貽誤事體之後恐伊等不能當此重罪又奏稱阿里袞於九月間親赴龍陵等處關隘指定設卡地方安設兵丁完畢十一月間官兵始陸續到齊等語朕遣伊等原為剿賊並非令其防賊設卡等事皆須阿里袞親赴辦理是非剿賊特

防賊之侵擾也阿里袞不識事體輕重徒勞跋涉以致
耽延時日若然今秋策將安出進兵乎或防守地方乎
彼能保賊不來乎此事伊等計算如何了結之處著據
實奏聞

十二日

諭曰據阿里袞阿桂等奏稱將賊匪莽列焦紅布魯喇送
來之書譯出並將送書之獮夷囑表訊供呈覽又稱收
畱由戛鳩南底壩來歸之獮夷一百七十餘口與瑞團
一處安插等語老官屯賊匪布魯喇敢爲不遜之詞致
書與我中國大臣情屬可惡即從前準夷回子現今俄

阿文成公年譜

卷四

三

羅斯並未敢爲此言此事豈得置而不問阿里袞阿桂
亟宜籌辦剿賊方畧乃前此一二次進兵不過草草塞
責並不認真辦理且年餘餵養馬匹甫行五六日即行
疲乏阿里袞在彼年餘所辦何事此皆由伊等意圖草
率完結是以緬匪敢爲不恭伊等今尙能恬若無事耶
伊等飭諭爲布魯喇送書之野人官曹都山之言亦俱
非是此項人等俱係中間居住之人我今欲收其用理
宜撫慰招降使之內附若謂其附賊欲加勦辦亦宜不
露形跡豈轉有明白宣示之理不惟野人無所畏懼且
反使之知覺顯係破壞事體糊塗不堪阿里袞阿桂著

嚴行申飭再摺內稱來歸獮夷係戛鳩以內一臺遠近
居住人戶等語伊等昨進兵時由戛鳩至南底壩何以
未與之相遇摺內殊不明晰又供詞內有結些人等爲
緬匪所敗竄奔回子地方之語彼處何以又有回子著
阿里袞阿桂一併查明具奏此事不可專賴伊二人朕
今已定遣傅恒前往此際伊等如何辦理賊匪情形如
何仍速奏聞

二十日

諭曰據阿里袞阿桂等奏本年征剿緬匪分兵三路前進
並派瓦寺禱谷兵二千名補貴州綠營兵之缺進兵時

阿文成公年譜

卷四

四

兼用貴州等省綠營兵等語覽其所奏乃不欲進兵因
朕屢降訓自不得已而張皇其事以顯其難辦之狀耳
卽如所稱現今調馬欲在腊戍殲賊如續到馬匹臆分
瘦損則俟秋冬再行前進之語此可見其非實心進剿
且伊等前至戛鳩一路距賊營二三十里之近並未親
歷查勘此等畏怯情狀安能逃朕洞鑒耶阿里袞阿桂
俱著嚴加申飭並傳諭此時毋庸辦理進兵但加意餵
養馬匹備辦糧餉等事俟傳恆到彼進兵如有貽誤不
得推諉明德朕惟伊二人是問綠營兵既無用毋庸調
取瓦寺禱谷兵卽照所奏令本進忠揀選二千名帶往

再落卓一路太屬寫遠戛鳩一路尚安然我兵前進之路不可洩漏於賊亦不可令我兵知之我兵既知賊亦得聞此則甚有關係此時但傳播落卓進兵之信令賊於此路防備則我兵易由別路進剿阿里袁阿桂細心辦理如有不密亦惟伊二人是問再索倫兵所行之路已於黔楚辦理齊備又添秦蜀一路則多費周折而秦楚所備仍不能免於事矣益今將陸續所遣兵丁仍由黔楚發往

二月十九日

諭曰據阿里袁等奏所餵馬匹僅有三四分騰分是從前

爾文成公年譜卷四

五

所有左廠收養之馬俱屬有名無實阿里袁等所司何事竟聽其羸瘠若此著阿里袁阿桂明德及承辦官員各下按數追賠

又

諭曰福祿年已衰邁著以原品休致所遺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員缺著阿桂補授阿桂由軍營未到之前著色布騰巴勒珠爾署理

二十日

諭曰現在雲南軍營有額勒登額所領滿兵一千名前在老官屯駐劄多日盆未剿殺賊眾今新派兵到彼伊等

或以路險瘴惡等危難之語聳動軍心於事大有關係著傳諭阿里袁阿桂等將此項兵丁交海蘭察等遣往會洱歸入落卓一路進兵隊內令五福豐安烏三泰等帶領進剿於現在會洱之成都滿兵內如數出派令雅郎阿帶赴永昌其遣往會洱之兵令阿里袁等曉諭云今派汝等前赴落卓者因汝等比成都兵得力之故到彼務當竭力奮勉若仍前退縮必重治其罪著即由僻路前往不必給以馬匹令其緩緩步行不獨軍需馬力宜惜亦可稍釋伊等從前退縮之罪

二十三日奉

爾文成公年譜卷四

六

旨暫署雲貴總督

二十九日

諭曰雲貴總督員缺現已降旨令阿桂暫行署理將來進剿時尚須帶兵前往總督承辦軍營諸務最關緊要因思阿思哈前在烏里雅蘇臺一切軍營事宜實心出力即用為雲貴總督俟臨時再降諭旨

又

諭曰召散逃往緬地妄滋事端實為要犯去歲十二月在孟良與召通相攻時永瑞五福即宜帶兵往擊乃盆未進兵亦不具奏祇稱外夷之言不可信以致悞事及請

示於副將軍阿里袞等始以事之原委具奏請旨交部
議處永瑞五福糊塗不堪著交部嚴加議處阿里袞阿
桂身為副將軍一聞此信即應乘機催永瑞等進兵乃
益未飭催惟指示以應行奏聞著伊等明白回奏

四月二十日

公偕傅恆阿里袞奏言臣傅恆於四月初八日起
騰越龍陵一帶察看邊隘情形並指示添餵馬匹
事宜原可即駐騰越緣永昌為軍需總匯查辦諸
務較便且索倫等兵到滇必須由永昌給馬大礙
亦在彼試鑄均須臣親身督辦仍擬往來其間竣

阿文成八年譜

卷四

七

一切妥辦再駐騰越臣阿桂前赴迤西一帶將各
廠馬匹稽覈餵養臣阿里袞瘡口未合精神尙好
即與督臣明德於附近永昌一帶查辦馬匹事宜
務期一律臚壯以濟軍行奏入報

開

二十六日

諭曰昨傅恆奏猛密一路甚要朕即降旨令阿桂督兵前
往再傳諭阿桂於領隊大臣內派一幹練者協理方妥
進兵後運籌一切須處處留心賊匪之尾襲旁抄尤應
防範焉鳩猛密兩路地形賊勢更須消息時通方為萬

全無患向來外夷皆言緬眾我寡今派滿兵若干一可
當緬匪之十况兵在勇不在多惟不可輕敵須持重耳
傅恆到滇後諸事合宜大有起色看來今歲必仰賴
天恩大功可以告蒞將此傳諭傅恆令其悉心熟籌相機
妥理

二十九日

諭曰覽傅恆查奏附近永昌騰越各土司內惟南甸潞江
芒市千崖所屬未遭緬匪蹂躪其猛卯蓋達遮放龍川
等處前經竄入焚掠戶口凋敝督撫等竟未奏及此事
自劉藻楊應琚等先後措置乖張節節貽誤賊匪遂恃

阿文成八年譜

卷四

八

其險遠竟敢抗我顏行國體所關實難中止然去歲所
以暫停進兵者以緬酋或知悔罪乞降猶可貸之寬網
乃遲待至一年之久逆酋仍然怙惡不遣一人揆之情
理斷無可恕因命大學士傅恆前往經畧其事於今秋
厚集申討以張國威而靖荒服且朕從前所籌慮者沿
邊土司與緬賊地壤相接萬一我兵既撤之後賊或騷
擾土司遭其蠶食若因此而令大兵久駐則是以八旗
勁旅遠防以磨緬匪成何體制然此不過先事逆料恐
其或出於此耳今據傅恆所奏是猛卯等戶口久已被
其毒螫則賊匪之不敢侵及騰越永昌邊界者特畏我

滿洲兵在彼難以輕犯耳至阿里袞阿桂明德前後到滇於土司切近情形豈竟毫無見聞何緘默不以奏聞使伊等去歲即令朕知亦可早為措置矣邊防軍務如此漫不經心阿里袞阿桂明德是何意見著即明白回奏無識之徒不知此中原委妄疑國家撫全盛之勢準夷回部既以次第削平何必乘此勝兵誅及爰微茲將土司節次被擾不得不用兵進剿之處宜論中外知之

五月初四日

諭曰據傅恆等奏上年分餵馬騾疲乏不能適用請將該員等俱革職暫行開任仍飭令加意餵養一摺已批

附文成公年譜卷四

九

諭照所請行矣軍行馬匹最關緊要乃該員等因循貽悞不肯實心承辦以致疲瘦不堪若此僅令革職畱任已屬格外加恩前曾降旨將去年支用草料銀兩著落阿里袞阿桂明德三人照數分賠而該員等奉派餵養皆有專責何得聽其安然著傳諭傅恆等將此項餵馬銀兩並著落各該參員與阿里袞等一體按數攤派分賠以昭平允

十二日

諭曰據阿里袞阿桂奏稱前永瑞五福等疎縱召散伊等並未咨催自甘認罪已將伊等交部議處矣但阿里袞

阿桂貽悞之事不止於此此尚其小者耳朕命伊二人前往雲南專為剿滅緬匪以靖地方伊等自應相度地形賊勢將應辦理之處酌定具奏乃阿里袞諸事因循阿桂復隨同附和以致諸事均未辦有端緒其意不過住守一二年緬匪不來即為地方無事遂可還京前猛卯等處土司所屬地方有被緬匪搶掠之處傅恆甫至軍營均即查出具奏而阿里袞等現在軍營於此等事豈竟不知伊等之意賊匪不過擾犯極邊之土司現有滿兵屯劄斷不敢侵犯內地然則即永駐邊疆乎抑向撤回乎我兵撤後賊復內侵又將何以處之阿里袞阿

附文成公年譜卷四

十

桂在京時與傅恆同在軍機今雖在軍營何事不提擄訓誨寄信曉諭此次辦理諸事不爰屢經降旨想傅恆至軍營必傳諭伊等斷無隱匿不告之理阿里袞等聞知亦當猛省追悔前非即應將如何同心協力奮勉辦公之處陳奏方合大臣之體乃二人置若罔聞不發一言惟聽傅恆調度實為怪事緬匪之事究竟應辦與否伊等能辦與否著明白回奏並傳諭經畱傅恆知之

六月二十五日

諭曰造船一事水陸並進實為征緬最要機宜乃朕屢次詢問而阿里袞鄂寧阿桂等並以該處崖險澗窄斷難

行船爲辭卽朕今年特派傅顯烏三泰等前往專辦此事亦以沿江一帶實無造船處所奏覆及傅恆既至永昌卽遣人往勘則於銅壁關外野牛壩地方卽得可以成造船隻之處樹木既足供料且氣候涼爽可以屯聚兵匠而野人又極恭順服勞無異內地編氓同此沿邊地壤非自今日始通何以前此竟無一人見及而傅恆得之竟爾便於取攜可見事無難易人果專心致力未有不成者無如諸人皆豫存畏難之見於胸中遂以爲隔閡不可行以傅恆今日所辦觀之向所謂斷難籌辦者然乎不然乎傅恆摺著譯漢發抄並將此宜論中外知之

阿文成公年譜卷四

知之

七月十一日

諭曰今猛密已得進攻自易若直取阿瓦城仍宜留心謹慎阿桂務隨同經畧傅恆前往至老官屯猛密司等處收服之後宜畱大員駐劄老官屯著伊勒圖防守揀幹練總兵一員協助

二十八日

公偕傅恆奏言臣阿桂於二十日起程前往野牛壩督理造船事務至脫猛烏脫等現在投誠臣等另寫曉諭該土司檄文卽令其責往至結些與緬

阿文成公年譜 卷四

匪係屬舊讎臣等并寫曉諭結些土司檄文令猛拱差人寄往奏入報

聞

八月初一日

諭曰傅恆阿里哀阿桂等如在一路遇有事件自宜公商連名具奏若分路而行遇有應商應奏事件卽一面奏聞一面札商知會

初二日

諭曰現在經畧傅恆統兵由戛鳩進發阿里哀阿桂前往野牛壩辦事阿里哀身常患病性又樸實見事稍遲阿

阿文成公年譜卷四

三

桂心細而敏捷伊二人同在一處雖陳奏事件阿桂各次在後所有諸事主見決斷朕皆責成阿桂當竭力抒誠妥協爲之倘若不肯盡心貽誤軍務朕必重治阿桂之罪斷不稍加寬宥昨夜念及於此故特傳諭阿桂並傳諭傅恆知之

十二日

諭曰現在水師已陸續前赴軍營著傳諭傅恆阿里哀阿桂等宜嚴加約束駕馭有方奮勇殺賊者優加擢賞其有兇狠不法之徒卽按照軍律正法數人俾衆兵共知所做惕而又不致鼓譟僨事方好

七〇三

又

諭曰普洱府邊外一帶地方向有十三版纳俱係久經歸附土司亦謂之十三猛自緬匪滋擾以後該處夷民能否無悞耕作現在各處情形若何未據該督撫奏及將來辦理善後事宜亦當逐一經理著傳諭傳恆於平定阿瓦後即交阿桂於統兵輯靖會洱一帶邊境之便就近查明覆奏

二十六日

諭曰賊匪趙三等藉緬匪聲勢在會洱地方滋事景線孟良等前已歸順此二年又從賊匪若不痛治斷難收服

阿文成公年譜卷四

三

著傳諭阿桂攻克阿瓦城後由羅諸一路緝擒趙三等為緊要景線孟良等部落人等或應威服或應撫綏務期妥籌果斷永靖地方斷不可姑息因循並傳諭傳恆知之

三十日

諭曰昨經畧大學士傅恆奏至戛鳩時見蓋拉機舊日拒守之地止餘空營一座是其回至阿瓦已無可疑則老官屯賊會諾爾塔之撤回諒亦非誑語看來老官屯自當計日可得既得老官屯後阿桂即須與傅恆分兵前往攻取阿瓦而老官屯係水陸扼要之區必須大臣統

兵防守以聯絡前後聲勢前經降旨令伊勒圖在彼駐今思猛密司曾有投順之信既得老官屯即當分兵收定猛密莫若令伊勒圖帶兵前往既定其城即著伊勒圖駐守策應而老官屯則令阿思哈統兵防守以成犄角之勢既可壯我軍聲而有此數處駐兵與內地聲息相通後路尤為安固至永昌騰越一帶督辦軍需糧馬諸務明德原係熟手即令其暫署督篆在彼往來照應一切實力妥辦毋稍延緩俾傳恆等得以迅速進取早奏膚功將此傳諭伊勒圖阿思哈明德一體遵照諭令傳恆知之數日未得軍營信息甚為縈念以後隔數日即行奏聞一切情形毋稍遲緩

阿文成公年譜卷四

四

九月初二日

諭曰傳恆阿桂等奏戛鳩蠻暮金無賊匪猛拱人等豫備船隻俱屬恭順官兵已據地安營等語事機順利不日即可成功但恐我兵過後賊人或由山林僻路潛出滋擾即現在投誠之猛拱人等經緬匪逼勒又復從賊均未可定著傳諭傳恆等宜加意防範計出萬全總之用兵不可不慎朕心甚為縈念務熟籌妥協為之

初七日

諭曰阿桂奏前至蠻暮淫雨不止兵丁擡運船料每日止

行二三十里後隊兵到甚少移咨嚴催等語現在傳恆已渡戛鳩江阿桂亦抵蠻暮正值用兵之際著傳諭阿思哈令將各隊滿洲索倫綠營益水師兵催趨速行至運送船料亦屬緊要務妥為辦理不可遲悞

十四日

諭曰據阿桂奏蠻暮江面間有賊船偵伺且聞賊目諾爾塔亦有帶兵五百回至老官屯之語看來老官屯現在賊兵無多但恐賊匪聞我兵進剿信息必各處防備今阿桂在蠻暮候經畧大學士傳恆到彼會合即分路攻取老官屯最為此時緊要關鍵惟我兵到軍營者畧少

阿文成本年譜

三

尚恐不敷分撥現據阿思哈起身日所發之摺稱後起官兵尚未到騰越計此時諒已陸續前進但此際正當急需兵力之時續進之兵尤宜迅赴軍營以資策應著傳諭明德即上緊照料催趨并飛咨領隊大臣等星速進行益著阿思哈沿途一體督催毋稍遲滯

又

諭曰阿桂奏八月二十六日卡外竹林中拾得賊人書信內稱知大兵渡戛鳩由猛拱前進伊等由老官屯派兵八千從水路迎接又由阿瓦出派多兵從旱路在暮魯防守哈坎亦豫備等語此係賊人未及準備揚言以緩

我兵之意阿桂所稱不必答書俟傳恆到時即定戰攻之計甚屬有見但賊人投書妄言不可使兵丁傳播再從前令阿桂襲取老官屯原因無人防守是以令其早占要隘今諾爾塔既回至老官屯則輕進無益阿桂此時不必發兵俟三路兵俱集蠻暮會同傳恆籌酌傳恆仍由江西岸前進阿里亥由水路前進阿桂由江東岸前進則一舉即可成功再稱八月二十一日有賊船四隻約六七十人遙向大營放礮等語大兵既占賊人地方賊必來哨探著阿桂妥為防範乘機擒擊宜令葉相德酌撥水師埋伏俟賊來時突出擒擊獲其二二人即

阿文成本年譜

三

可知其情形此不過擒賊以知虛實耳非以水師與賊打仗阿桂不可拘泥本年進兵較早後隊兵未免遲滯阿桂隊內兵數尙少今伊勒圖已領兵前赴蠻暮到時阿桂如有用伊之處即畱彼協助否則令其前往猛拱迎接傳恆阿桂送伊過江即據住渡口策應伊勒圖須帶兵二千名前往方妥道路遙遠俱賴將軍大臣等相機辦理

二十日

諭曰據傳恆奏現在已抵猛拱尙未渡河先遣奎林帶兵前往該處探視據稱該處搭有長橋但過橋以後猛拱

之人俱已避出其地立有新寨無人看守而河岸有緡賊數十人渾覺至今未來迎接看來猛拱投誠之說未可盡信現已諭令傳恆就該處情形酌量妥辦即前赴蠻暮與阿桂會合分路攻取老官屯并諭阿桂伊勒圖白蠻暮渡江往迎傳恆此時前進兵丁尤須速進

二十三日

諭曰據阿桂奏官兵於七月內在騰越裹帶兩月口糧現將用完業經咨催明德數次將官兵應帶口糧速行辦送雖據咨覆已如數趕運倘馬匹不敷即以牛隻抵補馱載但目下尚未運到等語官兵口糧關係緊要不宣

阿文成本年譜卷四

七

稍有遲滯蠻暮距內地不遠糧餉已如此竭蹶則將來大兵采入又如何接應明德何以竟未妥速籌辦著傳諭明德迅速趨辦運送務使源源接濟毋稍延緩

二十四日

諭曰阿桂奏民人蘇明燦解到野人五名及布魯喇來書一封並給伊回書等語老官屯係賊人要地阿桂至蠻暮時即宜乘機襲取乃拘泥約會傳恆之期以致失此機會觀所奏蘇明燦供詞可見暮魯猛養聚有賊兵之言亦屬未確此明係本年進兵較早賊人猝不及備故揚言以緩我兵勢阿桂若諒及布魯喇深夜交付書札

之意即猝然襲取老官屯此時已占據要隘矣夫此機會實為可惜嗣後諸事宜相機決斷著傳諭阿桂及傳恆知之

二十八日

諭曰據阿桂奏現在水師兵丁到營僅有一百餘名其陸路兵丁所需兩月裹帶口糧支領紆途尚未全數抵營等語明德趨辦軍需督催官兵迅速前進是其專責且屢經降旨嚴飭何尚遲緩若此現在正當大兵會合官兵必需全數到營以供分撥且造船已得三十餘隻尤須水師駕駛關係實為緊要今到營僅百餘名豈足敷

阿文成本年譜卷四

八

用其續進之水師因守候軍裝鉛礮及人夫運送致爾濡滯則明德所謂籌辦者何事即如本日明德摺奏自彰寶到永昌後糧數較前運送加增可見伊平日之不能上緊催促已可概見業經降旨將明德交部嚴加議處明德縱不知愧恥甘心不如彰寶亦何至悍然罔識畏懼著再傳諭明德即速將續進官兵加緊催趨速抵軍營

二十九日

公奏言本月十一日有一賊船來江岸投書一封令人譯出乃阿瓦新遣頭目致來之書據稱聞大

兵已至特領兵二萬船二百隻迎接若打仗即定期若不打仗伊等即赴戛鳩等語奏入

諭曰此賊頭目必於阿桂具奏蘇明燦供詞後始行前來顯係防備不及是以捏造妄言以緩我兵阿桂何至愚昧若此看來阿桂因聞賊眾心虛膽怯耳總之傅恆業經收服猛拱其猛養有賊之言俱係捏造此旨到時傅恆亦到蠻暮當協力攻取老官屯再新街較老官屯較近著傳諭阿桂即領兵占據新街渡口加意防守如有賊來即行剿殺現在得有賊人消息作速奏聞併傳諭傅恆等知之

阿文成公年譜

卷四

五

公奏言至野牛場有蠻暮夷目率官弄地方獯夷來見詢以賊人情情形據獯夷炯底噶稟稱本年情駁蓋造大寺派官弄五寨人解運木植七月間解送至節蓋在九鈕地方三日並未聞情駁死信等語奏入報

聞

又奏議於十月十八日起程進兵攻取老官屯

十月初五日

諭曰據阿思哈奏軍營糧馬不敷情形一摺甚屬非是已於摺內批飭矣軍營所需糧馬自當豫籌妥協至師行

以後即應就所至之地隨宜籌辦或於投順之獯夷等發價購買其未經歸附者亦不妨掠取充用即如經畧傅恆自戛鳩一路前抵猛拱沿途所需糧石皆買自猛拱所屬獯夷其數甚為充裕可見事在人為若措置得宜則軍行皆得實濟倘必需盡由內地接濟且必滿意計算勢將一步不可行有是理乎又如馬匹一項固由進兵期早致沿途不無倒斃但今歲全賴師期較早兩月是以猛拱一帶皆為我有若必顧前顧後則緬匪必早已得信守拒戛鳩又安能長驅直入乎看來今歲進兵一節惟傅恆勇往直前實心籌辦即阿桂亦不無却

阿文成公年譜

卷四

六

顧邊巡之意而阿思哈則更怯懦不堪伊前日奏辦糧情形已微露畏難之意今竟顯為此奏明欲先占地步在伊未嘗不以此奏為得計獨不思行軍之事功過皆共任豈能因其豫為奏及遽得為之寬解

初七日

諭曰昨以阿思哈具奏糧馬不敷情形專圖取巧自占地步已降旨嚴飭頃據明德奏前後糧米共運過一萬餘石其數不為不多阿桂等如能就所至之地籌畫買用何至專仰給內運即如經畧大學士傅恆前往戛鳩一路僅裹帶一月口糧內地並未續運而經過之地即向

擺夷等設法購辦食用頗為充裕若亦如阿桂阿思哈之專圖坐食何以能不煩饋運從容給足如此阿桂阿思哈豈不聞知何以竟不稍知感發天良出力籌畫耶况阿桂既至新街其猛暮新寨等處附近地面皆可購覓何以全不計及豈將軍等專以打仗為事而糧餉等項可置而不問耶且阿桂等又益未實有衝鋒殺賊之事則其在軍營更復有何急務設口糧間有不敷亦當如傅恆之通盤籌算摺節支發若隨所運糧石多寡儘給弁兵聽其益食浪費卽一月可耗數月之糧又復藉口於運餉不繼勢將一步難行又安用若輩庸劣無能

阿文成本年謹

卷四

之將帥為耶在伊等之意未嘗不以糧馬等事竭廢由進兵期早之故曾不思此次進剿幸而期早兩月是以傅恆得直渡戛鳩進收猛拱可以進行無阻卽阿桂所奏滾弄江口水柵亦是緬匪聞信後倉猝備禦若阿桂一至蠻暮卽領兵前赴新街彼更猝不及備併此處亦可不須接仗矣且老官屯緬賊至今不過五百而所集擺夷波竜亦僅千餘可見賊人益未能豫為防扼若阿桂於蘇明燦到營時卽領兵徑取老官屯則賊衆更不及施其糾集之計豈非阿桂坐失極好機會伊此時寧尙不知悔懼乎進剿緬匪之事實非得已今傅恆督兵

深入諸事實心經理動合機宜深能仰體朕意而阿桂等一味意存觀望竟若此事專係傅恆一人獨任其責者不知是何肺腸軍營經畧將軍皆係朕簡任之人當同心協力共襄國事從前西師之役信賞必罰尤眾所共知益未嘗有濫邀恩眷及處分稍有屈抑者阿桂等豈竟全不記憶而不思激發天良以期合力贊助迅奏膚功耶

初九日

諭曰據阿桂奏擊獲之拉撒蠻棍寨人段思瑞供稱伊向與新寨野人相識本年九月由小路出關前往新寨等

阿文成本年謹

卷四

處買牛後回到西怕河邊遇官兵擊獲等語騰越以外各邊隘自進剿緬匪用兵以來嚴禁民人偷越以防匪徒逸出潛為漢奸洩漏內地情事久經嚴切飭諭益恐逾時漸至懈弛復諭明德等始終實力體察申禁毋致稍有疎忽該督撫等亦屢稱嚴飭文武汛兵畱心防範今阿桂所奏段思瑞一犯係內地拉撒民人乃於今歲九月仍由小路私越邊界至野人地方買牛可見沿邊防守員弁竟成虛設而於奸徒蹤跡漫無稽詰聽其出入自便所司何事

十一日

諭曰據阿桂奏大兵現在據守滾弄已遣伊勒圖領兵渡江迎接傅恆想此時傅恆早到即可進取老官屯倘師行順利直抵阿瓦一舉成功朕所深望萬一不能我兵既克老官屯已據要隘即暫將索倫額魯特兵撤回騰越荆州成都滿兵及京兵綠營兵俱屯駐老官屯俟明年再辦亦妥再摺內奏稱擺夷波占薩稟稱阿瓦更換新王不令舊王主事現在招集戶漢人等抗拒大兵如不能敵即來投誠等語緬匪既立新王我兵前進時如將舊王擒獲獻則巨醜已獲軍威已振亦可蕝事若必不准其投誠欲攻阿瓦反似與情駁復難殊可不必

阿文成公年譜

卷四

著傳諭傅恆等知之

十四日

諭曰阿桂等一路糧石俱經內地陸續解送並未聞伊等在外購覓擔石專藉轉饟飽餐問心寧不知愧今日又據阿桂阿思哈奏稱現在運到糧石僅敷每日軍營食用可見伊等但能坐食此外竟至一籌莫展豈大臣爲國實心宣力之道阿桂等務遵節次諭旨於大兵所到之地各宜設法覓糧毋再坐待轉運致有遲悞

十六日

諭曰阿桂此次在軍營諸事畏怯竟不可恃進攻猛密司

豈伊一人所能辦理阿桂著革去副將軍在參贊大臣上行走伊勒圖人尙勇往著即授爲副將軍猛密司一路即令其領兵前往仍著阿桂協助若再不加奮勉阿桂自思將復何所逃罪益著傳諭傅恆知之

二十日

諭曰前令阿桂等由蠻暮進兵原因此路尙近欲其先行籌辦船隻兵餉傅恆一到即可進攻老官屯今據傅恆奏到於十月初一日已抵新街一切尙須措辦阿桂所司何事前已降旨將伊草去副將軍令伊勒圖補授本日傅恆摺內又稱伊勒圖於哈坎遇賊時圍守竟夜次

阿文成公年譜

卷四

早賊俱逃逸等語看來伊勒圖亦未必可恃軍營現在無人進兵猛密司事關緊要著傳諭傅恆毋庸拘泥前旨即行札商阿里袞於伊勒圖阿桂二人內秉公酌定一人授與副將軍印信一面奏聞

二十一日

諭曰據明德奏稱新街大兵會合二萬有餘此語殊不足信昨據傅恆所奏除畱駐猛養等處外實在帶至新街兵僅二千餘名阿桂所帶現在新街者四千四百餘名而畱駐早塔聽候調遣者亦止四千餘名即合野牛壩運料蠻暮造船之五千名及水師已到六百名通計總

不過一萬六千名明德因何覈算至二萬之多恐係其
自知向來辦理軍務不能奮勉飾稱到營兵數已多以
掩其不實力催趨之過果爾益見其空言塞責全無誠
心已諭令傳恆將現在軍營兵丁可備分路進剿者實
有若干查明具奏則明德所言真偽自可立辨

二十八日

諭曰前據阿桂奏軍營兵丁口糧等項俱未全數抵營一
摺朕以趨辦軍需及督催官兵俱明德專責且屢經諭
飭何得尚有遲延隨諭令將續進官兵作速催趨並將
應給口糧上緊督辦毋稍刻遲今據明德覆奏稱各項

阿文成公年譜卷四

奏

官兵均已全過騰越所有滿漢官兵二萬七千餘員各
應需兩月裹帶口糧二萬餘石俱各照數支給並無顆
粒短少其野牛壩滿兵一千各綠營兵一千九百各裹
帶糧石俱於八月內解往即阿桂所取糧六千七百石
亦於九月十五日前全數解完此後又解出糧六千六
百餘石等語阿桂此次辦理軍務全不實心出力並未
隨時隨地設法糧石以濟軍食惟安坐軍營仰資內地
餽運且以行文明德督促供儲遂思塞責而明德前此
未能籌備裕如及經催取始行趕辦今見糧石俱已解
往且有額外餘糧遂以為應辦之事已完隱然欲歸咎

於阿桂彼此意存推諉俱所不免就明德現在所奏情
節雖兩人均不能辭過而其曲究在何人轉難懸定必
須徹底查明使兩人底裏畢露自不得更有所藉口著
將此摺抄寄傳恆阿里袞令其將摺內情形逐一詳查
覈明確係何人之過據實覆奏

二十九日

公偕傳恆奏 臣等進攻老官屯據住江口十月初
八日賊眾潛至江口左右札寨遂派海蘭察鄂呢
濟爾噶勒前往捉生拏獲厄諾一名訊據現有得
楞子頭目呀得諾帶船十隻蓋拉機帶船百隻從

阿文成公年譜卷四

奏

阿瓦前來定鮮會帶兵百各從西岸前來等語 臣
傳恆阿桂遂在東岸預備阿里袞伊勒圖在西岸
預備約定分路夾攻初十日賊船三十餘隻沿江
前來遂分派策應見有穿紅衣賊目駕大船插紅
纛侍衛阿爾蘇那帶兵直攻賊船護軍校烏什哈
達躍入水淺處射傷賊眾大船內賊目持鎗抵禦
披甲烏雲保射殪江岸賊俱擁出適海蘭察趕至
與阿爾蘇那等棄船上灘合力勦退奪獲大寨三
座器械米石無數計東岸官兵共殺賊五百餘名
臣阿里袞帶領明亮等由西岸直衝寨壘擊敗賊

衆乘勝追入大寨正安劈山礮攻打賊已逃散計
西岸官兵共殺賊五百餘名細察賊衆情形無多
伎倆議定嗣後進剿乘其未立寨時併力克取奏
入

諭曰此次初與賊人接仗即射殪賊人頭目殺賊衆多又
連破賊壘奪獲賊人纛幟軍械米糧等物軍行甚爲順
利且官兵俱爲勇往朕心深爲嘉悅

十一月初七日

諭曰前經降旨令傅恆於阿桂伊勒圖二人內酌定一人
補授副將軍今阿里袞現在病故軍營無人阿桂仍著

阿文成公年譜

卷四

壬

在副將軍上行走其從前移給伊勒圖之印仍交阿桂
管理阿里袞所遺副將軍員缺著伊勒圖補授烏三泰
長青著授爲參贊大臣

十八日

諭曰昨傅恆等以攻擊老官屯情形具奏已節次降旨令
其籌畫萬全倘勢難前進即乘時撤兵及閱今日奏到
摺內現屆冬令瘴氣未消葉相德等皆染病身亡緬地
氣候惡劣徒傷人衆斷難深入傅恆等當即遵前旨辦
理老官屯既不可久駐野牛壩地方尙高酌量於該處
留兵屯守益著土司等於關外相度地勢駐劄防範令

其以暫時退駐明年再行進兵之言宣示於衆諒賊等
必不敢來犯此內惟猛拱土司渾覺我兵一到即行投
順理宜內徙安插伊若不願聽其自便著傳諭傅恆將
善後事宜交阿桂籌辦即速馳驛來京

二十日

傅恆奏言臣自到永昌以來查看阿桂諸事阻勉
前在野牛壩催趲船隻頗爲竭力其所過新街蠻
暮一帶已被緬匪蹂躪糧石無可掠取老官屯賊
去歲即知大兵前進立柵防守蘇明燦到時阿桂
僅領兵三千餘名即使前往未必能克尙非坐失

阿文成公年譜

卷四

壬

事機現在軍營賴其協助副將軍印務仍暫令阿
桂辦理候

旨定奪得

旨可已降旨矣

二十六日

諭曰據阿桂奏稱傅恆身染瘴癘現患腹泄頗形羸弱等
語此次進剿緬匪事難中止從前軍營大臣等並未將
實在情形明白具奏及傅恆請往朕早謂地方險峻氣
候惡劣究竟可辦與否須到彼詳加審度復以事機難
定於今歲所穀時默祝

昊蒼若此事必難辦理則傳恆患病即不復舉兵前已諭知傳恆及軍機大臣矣乃傳恆至騰越一路無恙收服猛拱猛養等處并在新街蠻寨屢獲大捷是以令其前進及至老官屯水土毒惡日夜攻取積勞成疾今未就痊此即

上蒼垂示無庸深入之意也且官兵俱不耐瘴癘伊等皆朕之臣僕心實不忍且以緬賊故而致多傷損亦屬不值此旨到時傳恆即馳驛來京畱阿桂在彼籌畫撤兵先於歸路兩旁設伏防其後襲隨將吉林索倫厄魯特兵編隊前行其餘於野牛壩地方酌量暫駐所有船隻

阿文成公年譜卷四

堯

或即燒燬或尋一妥處安放彰寶想已到老官屯著傳諭阿桂即會同彰寶辦理

二十九日

公偕傳恆伊勒圖奏言臣等攻圍老官屯無分晝夜施放鎗礮不令賊眾休息益堆築礮臺向賊寨攻打賊匪以被圍窘迫屢乞退兵臣等以賊眾素狡詐特因我圍急計窮為此緩兵之策以待後援其言斷不可信因飭領兵大臣侍衛等益銳力攻圍旋據老官屯賊匪大頭目諾爾塔於寨內呈遞一字懇請撤圍臣稱情願出見

天朝領兵大員有面稟之語臣等飭通事傳諭賊眾以爾等如果有事求見必須爾大頭目親自前來此時未便將爾書字遞呈將軍大人等閱看本月十一日賊寨內遣其小頭目節級來營賈賊會情駁由阿瓦遞到書函臣等譯看係情駁呈遞臣等書詞懇求停止進兵情願退保疆界仍通貿易其詞頗屬恭順益無悖肆之語查上年情駁差許爾恭等賈書來至內地經軍營大臣等奏

聞

皇上以賊會益不遣其大頭目前來僅令內地被畱之兵

阿文成公年譜卷四

幸

丁賈送必非出自悃忱

諭令不答今賊會差所屬頭目賈書呈送情詞較前倍加恭敬蓋因大兵業已收復猛拱猛養且於蠻寨哈坎新街等處大敗賊眾奪其巖壘舟航今復圍困老官屯悉力攻打寨內之賊為我鎗礮傷斃者甚多是以心生畏懼呈遞書詞察其情形非復從前詭譎但所遣僅小頭目大頭目益未前來尙屬不成事體仍未可輕信次日諾爾塔出寨求見哈國典等稟稱我即係諾爾塔現在蠻寨猛拱各土司頭目俱稱相認識所有我王子處呈遞

天朝將軍大人等書函未知曾否呈閱可以施恩與否我
雖邊外夷人亦稍知規矩將軍大人等現任此處
我係寨內頭目豈敢不出叩謁但實在懼怕未敢
即行求見若將軍大人等給我回書我即前來叩
謝代我先行稟知觀其動作極爲恭敬又附近新
寨內復有一賊匪頭目出來向守卡千總劉剛稟
稱我係阿瓦大頭目我王子特差我來與此地領
兵大頭目同來聽候信息若將軍大人等果肯施
恩允我王子所請給我回書我等即在見將軍大
人等我處所畱內地之人即行送出一得回書我
等即在見將軍大人等叩謝此語雖未可深信但
其詞意尙覺恭順是以 臣 等即繕發回書諭以爾
等如果誠心歸順即差大頭目奉表求降將內地
被畱之人盡行送還其投順
天朝土司爾等不得稍有侵擾若能悉遵約束即當奏知
大皇帝聖鑒定奪倘不從指示官軍仍當進剿付書去後
賊寨內復有頭目來至軍營再四懇求撤圍 臣 等
公同計議老官屯氣候惡劣官兵等晝夜攻圍多
有患病之人似應允其所請暫行撤圍以示
天朝威德俟數日再撤退數里擇水草佳處安營憩息兵

阿文成公年譜

卷四

三

力若憤駁果遵 臣 等回書所諭各款倘差大頭目
來營 臣 等即將所差之人解京候
旨辦理奏入
諭曰據傅恆等奏稱憤駁遣人呈書金諾爾塔叩見哈國
興願請撤兵解圍等語前因緬地水土毒惡官兵不耐
瘴氣曾經降旨撤兵今憤駁又遣使乞降自應照所請
辦理但此後須定規模不可令緬酋驕縱即如書內懇
求通商一事尙應斟酌憤駁如願爲臣僕納貢輸誠則
緬地皆我版籍貿易無妨相通倘止求撤兵未請納貢
通商斷不可行著傳諭傅恆等即將此旨明白曉諭再
阿文成公年譜 卷四
嚴禁內地商販不得出關交易
十二月初七日
公偕傅恆伊勒圖奏言本月十八日緬匪差頭目
二人復詣軍門叩見具言緬甸小國前數年無知
頭人干犯內地土司地界以致
王師進討今本國王震懾軍威懇請罷兵輸誠職貢復蒙
經畧將軍允准據情轉奏從此徼外夷民共沐昇
平之福實深感激至王子現在阿瓦備辦貢禮我
們此次奉王子之命前來亦帶有洋錦洋呢洋布
各等語 臣 等諭以爾國王既知悔過輸誠爾等亦

阿文成公年譜

卷四

三

傾心歸順從此永守藩封恪奉規條即可長奉

大皇帝恩眷至我等統兵大人祇在宣播

天朝威德從不收受外夷土物此種禮文自可無庸賚送

臣等曉諭至再該頭目等仍固請呈送遂於十九

日經頭目等率同夷民一百八十餘人負荷洋錦

洋呢洋布金鹽魚蔬菜烟糖等物共一百八十擔

陳設營門_臣等堅拒如前該頭目等復稱我等此

微禮物本不敢輕言呈獻但藉以表區區之忱悃

實出於至誠若經畧將軍不肯賞收實無顏面等

語_臣等查緬子性情最多猶豫若堅却不受轉恐

阿文成公年譜卷四

誦

無以慰其心因即飭人接受一面將緬緞銀牌分

賞頭目夷衆一面將魚鹽蔬菜等物散給各營軍

士益令提督哈國興諭以兩國僻處海隅自誇雄

長去歲兵丁等所帶之書及此番與我等字內均

有管理寶石廠金廠飛刀飛鎗象兵馬兵等字樣

妄自侈陳實爲鄙俚可笑將來納貢時恭繕表文

與呈送我等書信體制懸殊自應遵各外藩體例

所進表文具書緬甸國王臣某奉表

大皇帝陛下以昭規制該頭目等咸稱我國從前臣服

天朝自必舊有表文成式但恐日久無存今蒙大人們指

示當即書寫存記以便遵照繕寫庶無舛誤等語

臣等伏查該頭目等所呈錦呢布疋各件均非接

仗時所應帶之物必係情駁深懷畏懼且自稔從

前詭譎

天朝此次必不肯輕受其降因令大頭目等將一切物件

攜帶前來先行呈送以明納款之意實爲可信_臣

等熟察言詞似無欺飾奏入

諭曰據傅恆等奏稱緬酋情駁遣人到軍營齎送錦布等

物並見哈國興當即諭以表文規制等語所辦甚是前

此情駁懇求通商曾經降旨傳諭傅恆不允所請今既

阿文成公年譜卷四

誦

願奉表稱臣輸誠納貢通商自屬可行但此時且不必

曉諭俟其來京時再降恩旨著傳諭傅恆等知之

十九日

諭曰滇省現已撤兵一切善後事宜自應及時熟籌妥辦

至今秋進兵征勦時恐逆酋窮蹙竄匿南掌暹羅等處

會諭傅恆檄知南掌國王協力邀截擒拏今既撤兵竣

事應將緬人屢次遣大頭目至營籲乞投誠情詞恭順

已經奏聞俞允經畧等已班師情事諭知南掌國王以

完此局此外如尚有相類之事亦須此時措辦計傅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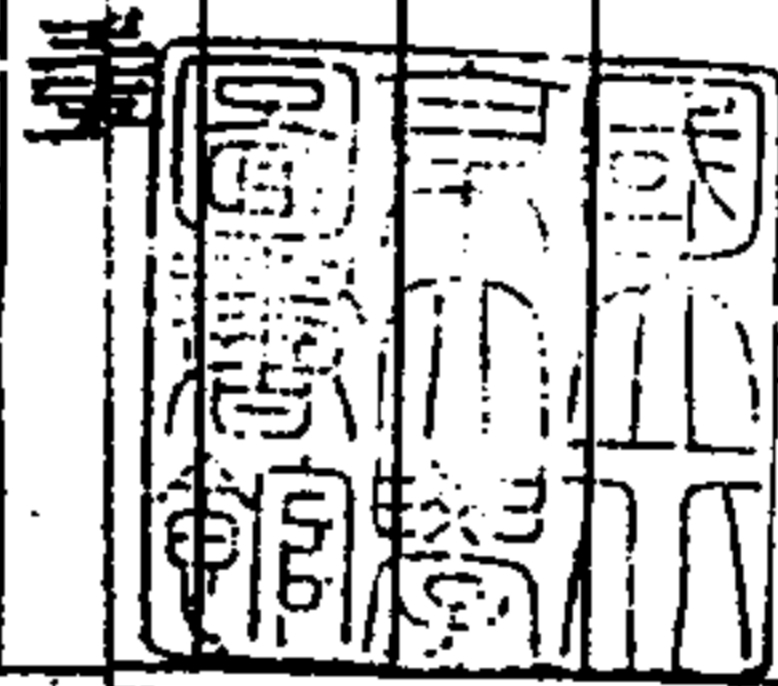
行程此時應過永昌即著阿桂彰寶馳就傅恆會同妥

議覆奏拜摺後傳恆仍緩程回京阿桂等再趕赴永昌商辦回兵諸事

二十一日

諭曰永貴現已降調禮部尙書員缺著阿桂補授阿桂未到之先所有禮部尙書事務仍著素爾納兼署

阿文成公年譜卷四



阿文成公年譜卷五

受業 王 昶 勳 著 第二 孫 那 彥 成 恭 纂

盧蔭溥增脩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五月初七日

正月初七日

諭曰前諭阿桂彰寶回就傳恆行程會商善後諸事此時自已議定阿桂等諒復至永昌辦理撤兵事宜計傳恆奉到此旨當已過雲南省城阿桂等亦不必復勞往返傳恆可卽就所見酌量籌畫札致阿桂彰寶令其就該

阿文成公年譜卷五

處所有黔兵若干應畱某處若干迅速妥協派撥卽行奏聞將此一併傳諭知之

十一日

諭曰緬匪前次籲請解圍實不知我兵聲勢幾路進師故懼而請命及許其撤兵以後必窺見我兵有不得不退之勢遂將奉表一事置爲緩圖或并且悔其前說則沿邊一事斷不可不豫爲防備但滇省綠營兵實在惟怯不堪卽哈國興力爲整頓亦須數年後方可冀其改觀此時必不能適用著阿桂彰寶卽遵前諭選派貴州兵丁二千名於永昌及沿邊要隘處所與滇兵分配駐守

庶乎得濟若緬酋已奉表納款果屬誠心即可奏聞許令通商即滇兵亦毋庸留駐阿桂彰寶惟當隨時妥協經畫副朕諄切籌諭之意并諭令傳恆知之

二十日

公奏言此番大軍圍攻緬子屢從柵內哀求且差大頭目來懇罷兵似無詭飾撤圍後整旅入關緬子遣頭目請安見大軍營壘森嚴神情畏懼無由窺見我兵不得不退之勢該頭目曾向哈國興等言

天朝在阿瓦之人分居遠近不等回後傳齊及查例備貢

阿文成公年譜卷五

二

必需時日 等撤兵時仍選將弁帶貴州及昭通兵分駐關隘計共健旅三千以待來使肅觀瞻而壯形勢足資邊防奏入報

聞

二月初二日

諭曰鑲紅旗漢軍都統事務著阿桂兼理阿桂未到之前仍著曹瑞署理

三月初六日

諭曰前以緬酋奉表納貢遲遲未至情偽殊未可信而內地之尙足扼其肯綮者惟貿易一節業經明切傳諭彰

寶令於沿邊一帶實力嚴查勿使奸劣商民絲毫透漏至緬酋所請遣人進表一節迄今三月餘杳無信息倘竟置之不問非威懾外夷之道或恐轉為所輕且奉表納貢尙可聽其自至毋庸督促至所云送還羈留內地人民則不便聽其不遵教約因令軍機大臣代阿桂彰寶擬寫檄諭緬酋文稿伊等接到後即速選派明曉緬文之人譯為緬字並連漢字發往其作何寄發之處著阿桂彰寶妥酌辦理自應選派妥幹都守一員隨帶二三十人齎檄赴老官屯交該處頭目諾爾塔等令其即行轉遞阿瓦視其如何稟覆即速據實奏聞阿桂奉到

阿文成公年譜卷五

三

此旨時如已離滇省即毋庸復往永昌可暫駐雲南省城與彰寶札商妥辦且阿桂回京本無甚應辦要事即在滇候緬酋信息再行起程亦無不可若此旨到時緬酋所遣之人已至邊內或將抵關門得有實信即可毋庸寄去阿桂亦可回京設貢表雖至而內地被留之人尙未送還則又當另為檄諭并不可尤其遽通貿易即應奏聞候旨遵行

十五日

公奏言據木邦土司線瓊團蠻暮土司瑞團等稟稱已與緬夷為讎回本處恐被殘害懇求安置內

地擬於沿邊附近之永昌蒙化大理一帶擇地安插諒其家口多寡建屋給田查大理府屬金蒙化地方有舊存馬廠官庄田可以撥給其搬移家口畧給路費於軍需內報銷再猛密司所屬孟連土目線官猛於三十三年投誠任隴川之戶南山地土荒蕪生計維艱應一併賞賚安插又戛鳩投誠之士目賀丙係瑞團所屬現已飭傳俟其來日一體安插奏入從之

四月初三日

諭曰昨以緬酋奉表投誠一事為時已久金無信息即疑匪酋始而懼我兵威懇請解圍及我軍退撤時彼或窺見端倪且渾覺既回該處斷無不將我軍中底裏告知彼必悔其前此輸誠之說節經諭令阿桂彰寶等留心整備邊防阿桂彰寶既見彼降表遲久不至即應早為籌及向彼飭催乃必俟朕於萬里之外燭照遠及代為草檄而郵程馳遞遂已後期機宜甚為可惜且諾爾塔以蠻陬頭目尙知作書向我索取降人阿桂彰寶身為國家大臣不能早計及此所見竟出諾爾塔之下寧不知愧將此詳切諭令知之

十三日

公又借彰寶奏言等奉到

諭旨金檄文即遵

旨譯寫交明白妥幹之奇兵營都司蘇爾相金明曉通事段彩霞撥熟路健兵二十名於三月二十九日齎赴老官屯交該處頭目速取回信俟回稟一到即星飛奏聞至沿邊關隘已嚴飭守口鎮將督兵加意巡防另派將備於凡通夷路口逐一嚴查不使商貨絲毫透漏金隻身行旅人亦加嚴緝奏入公借彰寶奏言四月間東洋寨緬子至關欲以魚馱易米情形似屬糧少蘇爾相尙未回關逾限不至即當檄詢現飭各關隘嚴查尙無偷越奏入報

阿文成公年譜卷五

五

聞諭曰前以緬酋貢表稽遲未至情偽殊未可信因命軍機大臣代阿桂彰寶擬寫檄稿督促送還被留內地之人使彼知在滇辦事大臣識見遠到庶幾稍有忌憚或於事有益詎意前旨未到而諾爾塔來文竟有請還木邦等三土司之語是朕雖燭見幾先而到滇傳檄轉落緬文之後本欲先發制人變而為應答後著前檄斷不能得力深惜籌度之不早而阿桂彰寶身任國事漠然不知動念竟未預籌及此其智實出諾爾塔之丁寧不知

愧業經嚴切飭諭今據阿桂彰寶覆奏奉到檄稿一摺
僅稱派員賚送事宜而於彼此文檄往來孰先孰後有
濟無濟全無一語計及似此循分奉行誰則不能阿桂
彰寶平日尚非全不曉事者何遽懵懂若此殊不可解
至諾爾塔來文彰寶前奏未嘗不知其荒誕可惡而現
在作何飭覆以絕彼妄念且前檄已經譯發此次檄文
又當如何措詞得體均未奏及不知伊等所辦何事可
見伊等惟思遷就完局苟幸無事而於國體邊情漫不
經意尚得謂之具有人心乎至阿桂另摺奏稱准彰寶
札緬子投遞文書求放還土司查上年緬子乞降時哈

阿文成公年譜卷五

六

國興同領隊各員在彼申明約束並未給還之說必
係緬夷見近日關隘防範嚴密心懷疑懼不知內地作
何辦理故為此含混無根之語探聽嘗試等語尤為無
識此明係緬夷窺見我撤兵時力不能支聞渾覺告
知軍中虛實遂悔其前此投誠之說且見彼已遷延四
月餘而內地無片言詰責深料我在滇大臣之無能心
存輕忽故敢於侮玩若此乃阿桂等全然不知憤怒轉
以賊情疑懼為解阿桂等種種不合均著傳旨申飭仍
將緬夷近日情形及伊等如何辦理之處即行詳悉覆
奏

二十七日

諭曰阿桂在滇邊境事宜本其專責即以軍機大臣而論
亦分當與聞况伊現帶副將軍印更屬無可推諉設或
緬匪有滋擾邊境之事應就近調兵者尚當與彰寶同
辦乃竟以有關邊夷要務視為彰寶獨肩之事不復過
問並不發一奏函殊非朕留彼在滇協籌妥辦之意豈
竟安坐省城靜候緬匪回文遂為畢事回京可乎阿桂
大不是著傳旨申飭

二十八日

諭曰緬匪種種狡詐甚為可惡跡其索取土司一節已露
阿文成公年譜卷五

七

不復畏懼內地情形此等事件阿桂現留駐滇省理應
時刻留心今彰寶既將檄文稿札商阿桂阿桂自當協
同妥酌不應僅以柔輒言詞率為諭覆且應籌及緬匪
敢向內地索人其狂悖端倪已露當思所以預防之道
詳悉奏聞即彰寶所詢哈國興之語是否伊去歲在彼
目擊情形亦當據實具奏乃竟置若罔聞既不會銜又
不專奏是誠何心豈竟安坐省城靜候緬匪回文遂為
畢事回京可乎

五月初七日

諭曰據阿桂彰寶奏都司蘇爾相齎送檄諭至老官屯該

處緬目諾爾塔堅畱該都司在彼駐歇五六日等阿瓦
回信等語益將諾爾塔回字原稟譯出漢字呈覽所辦
殊未妥協伊等既派該都司前往老官屯齋交檄文即
應將如何告諭諾爾塔之語預為指示使蘇爾相不致
措詞失體任彼款畱方為得要乃伊等計不及此僅將
檄文交給遞送遂為了事已屬非是至諾爾塔所遞緬
字來稟自應一并進呈乃僅將譯出漢字進呈稱其詞
語恭順殊不可信必係阿桂彰寶因其蒲葉原書別有
肆慢之語故隱匿不敢上呈可見伊等意存粉飾惟圖
遷就完局率此以往則一切邊防事宜皆任意裝點又

阿文成公年譜卷五

將何所不至阿桂等尙得謂其有天良乎至阿桂原因
邊務未竣畱其同彰寶商辦何以竟不前往永昌就近
面籌乃安坐省城惟恃文移往來商覆其意何居阿桂
彰寶俱著明白回覆仍將緬字原稟呈覽

二十二日

諭曰辦理緬匪一事阿桂與傅恆事同一體如因經畧有
病勢難再畱自應將軍中實在情形具奏候朕裁奪何
至轉求撤兵計圖遷就了事實不知其是何肺腸將前
後情節明白宣示阿桂所行之事尙在情理之內乎
又

諭曰辦理緬匪一事原出於不得已屢降諭旨甚明及去
冬官兵攻圍老官屯因所經之地水土惡劣軍中多有
病者勢不可以久畱即使攻破其砦亦難長驅深入因
念我八旗勁旅不用之於戰陣而以嘗試毒癘之鄉於
事體實為不值且既已收服猛拱猛養而新街一戰又
已大挫其鋒足示懲創是以降旨撤兵彼時益不知緬
匪有乞降之事亦不知經畧大學士傅恆之在營染病
也乃朕旨未到軍營而緬匪適自阿瓦遣人至老官屯
同該頭目諾爾塔詣軍門懇請罷兵其意實因甫經挫
衄怵我兵威於理自應聽許但傅恆身抱沉疴勢幾難

阿文成公年譜卷五

九

於自主而阿桂身任副將軍凡軍營要務經畧而下即
應身肩其責自當先送傅恆入關調理而阿桂畱駐彼
處整飭部伍或五日或十日漸次徐徐退兵庶緬匪不
能窺見淺深妄生輕視耳乃阿桂一得緬匪投誠之信
如獲更生即將諸路攻圍之兵同時俱撤即日匆忙而
歸致緬匪知我兵利於速退得以料我虛實遂生慢易
之心今日召見劉秉恬博清額詢以軍營諸事據稱上
年攻圍老官屯時緬子差頭目懇求解圍益請給與回
字其時經畧傅恆病勢雖重總欲攻克賊砦盡力追剿
不肯允其所請而副將軍阿桂以氣候惡劣人多疾病

勢難再進不如就緬子現在懇求允其撤兵給與回字
經畧總不以為然阿桂又帶各領隊大臣提督總兵等
稱現在光景實以就勢撤兵為是其事尤可駭異阿桂
與傅恆事同一體阿桂如因經畧有病勢難再畱自應
將軍中實在情形詳晰具奏候朕裁奪何至轉率領隊
大臣等懇求傅恆撤兵計圖遷就了事實不知其是何
肺腸朕非不欲息事寧人亦豈肯如無識者流為苟安
姑息之見因將阿桂前後種種錯謬情節明白宣示

二十四日

諭曰朕授阿桂為副將軍伊當感激深恩竭誠辦事傅恆

阿文成公年譜卷五

十

患病阿桂尤宜於一切事宜奮勉措置乃自赴雲南以
來並未實心辦事撤兵時並不按其營隊緩緩行走惟
期市惠於眾匆遽撤回甚屬非是實負朕恩所有阿桂
之子三等侍衛阿迪斯藍翎侍衛阿彌達俱著革退

二十五日

公奏言防範九龍江一帶查會洱各營兵除分駐
外存城祇一千餘名秋冬沿邊派駐力難充足應
添兵一千名與邊外土練一千五百名給糧同駐
相機堵剿奏入報

聞

閏五月十四日

諭曰據阿桂奏已赴永昌籌辦緬匪情形一摺所稱不敢
以有名無實之說勞損官兵自圖塞責等語即屬自相
矛盾伊既知勞損官兵之無益則前奏明歲應如何大
舉之處恭請指示遵辦非有名無實而何可見其非徒
巧言支飾直是喪心病狂矣至稱自前次由永昌起身
後沿途各鎮將及地方官一切邊事益無稟報阿桂以
副將軍畱滇辦理緬匪事宜其滇省尋常地方公務原
可無用關白若有涉於軍務邊事自當隨時報知會同
商辦豈可不令與聞彰寶身任總督邊防固其專責但

阿文成公年譜卷五

十一

彼一人才識有限添一阿桂與之協力籌辦於彼甚屬
有益且此事屢經傳諭交伊二人同辦功過共之伊二
人即同心竭力所籌畫倘恐未能悉協機宜若再存畛
域之見彼此強生分別必致推諉貽誤彰寶惟任私意
猜嫌全不以國事為重是誠何心阿桂彰寶辦理種種
未協節經降旨明白開導乃竟不可以誠感朕實為之
憤懣若此次勸諭再不知激發天良尚得謂之稍有人
心乎將此傳諭知之

二十九日

諭曰據阿桂奏防禦永昌騰越以外賊匪請派綠營兵八

千但探聽接應諸事綠營員弁一時不能訓練三等待衛烏什哈達拉布棟阿俱屬諳練請將此二人遣往再由護軍校驍騎校前鋒護軍內曾經閱歷之東三省漢仗好之舊滿洲一併共挑百名或八十名派往等語緬匪敢於食言不肯納貢在彼之人未經送回又將內地遣往之人拘留特以彼處水土惡劣激我進兵謫詐已極斷無任其陸梁置而不辦之理然若冒昧進兵徒傷士卒轉致墮其術中惟宜不使賊匪休息以挫其銳氣近據伊等將賊匪拘留蘇爾相之事奏到時朕即洞鑒其情諭以不可墮賊之計急遽進兵但宜各關設兵防

阿文成公年譜卷五

三

守俟秋令瘴消乘其無備前往掩襲盡力勦殺朕因緣旂官員無用是以遣鄂寧等前往今阿桂請將侍衛烏什哈達拉布棟阿遣往現交軍機大臣等由侍衛官員內將其曾在軍前閱歷漢仗好者揀選三十員陸續遣往烏什哈達拉布棟阿即入於此數中此外海蘭察諳練軍營情形將伊遣往更可得力但海蘭察至京不久此際尙無進剿之事令伊再任數月於七月初旬起程再阿桂稱彼處侍衛官員內有甚不得力者徒畱在彼何用應遣回者即行遣回

又

諭曰辦理緬匪一事因出於不得已去歲進兵太早由曷鳩紆路行走人馬受傷於事無濟阿桂在彼年餘地勢事機自無不知傳恆甫經到彼未能深悉伊應勸阻如傳恆不從即行參奏乃盆不披陳所見又不據情具奏但以爲有傳恆在彼一味推諉非有意貽誤國事乎即以阿桂一路之兵而言伊在蠻暮時蘇明燦前來告稱賊目諾爾塔賚夜令伊入壘復乘夜遣出彼時緬匪尙未有備阿桂誠能率師掩襲自可攻克老官屯乃遲疑不進致失事機其後守禦既嚴水土又甚惡劣徒致弁兵受傷朕洞鑒其情是以諭令撤兵此旨未到之前賊

阿文成公年譜卷五

三

匪被官兵痛勦又復急攻其壘軍威大震當撤兵之際阿桂若揚威振旅使緬匪震懾伊又何敢於乞降之後旋即食言一至於此若謂傳恆有病不便在彼久住宜先將傳恆送回伊統兵在彼多駐數日乃於此等處盆不畱心而與哈國興水乳相投希冀草草了事一似撤兵即得重生將軍大臣下至兵丁等盆無隊伍紛紛而回緬匪始得知我虛實前據伊等將撤兵時二更起程兵丁被人戕殺一事奏到朕即降旨飭諭撤兵不比進兵應整旅緩退夤夜急行成何事體彼時傳恆患病諸事皆由阿桂辦理不迴於具奏時列傳恆之名而已豈

可誘過於傳恆乎朕今益未治伊之罪僅將伊二子草
去侍衛嗣後但宜遵旨加意奮勉若仍復如此心存草
率貽誤國事應得何罪阿桂自知將此傳諭知之

六月初十日

諭曰現在緬匪敢於貪言恣意陸梁特以內地之人不服
彼處水土激我進兵賊計甚屬狡猾我若大舉進兵即
墮其術徒傷士卒轉使賊匪得計此事斷不可行然若
竟置之不辨任其猖獗亦無此理宜令賊匪不得休息
相機往擊蹂躪其地海蘭察哈國與皆係閱歷之人亦
悉賊匪情性阿桂彰寶即選精兵千名交伊二人或一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五

西

路行走或分兩路前進令常保任長清各帶兵千名策
應遣往之時阿桂彰寶宜剴切曉諭伊等及官兵務宜
竭力勦殺斷不可掠取附近羗夷人等塞責亦不可一
味深入不能退出務期驚擾賊匪且可退出通盤計算
匪勉從事再哈國興已授爲古州鎮總兵阿桂彰寶將
伊調來之後古州總兵所屬地方緊要即令貴州提督
拜凌阿兼署嗣後總兵若奉調差務即照此令提臣兼
署

二十一日

諭曰據阿桂等奏請派兵二千名分駐隴川遮放至冬間

派員帶領襲取猛密各兵俱令步行裹帶口糧仍派兵
二三千以爲後援等語因所言尙覺奮勉已諭令至期
派海蘭察哈國興爲前隊令阿桂在後策應今思猛
密更在老官屯東南我兵前往該處必不能飛越老官
屯境地萬一賊人佯爲不知讓我采入而於早塔馬膊
子等處截我歸路不可不慮即有援兵在後亦祇能防
其最近一層而老官屯距猛密賊匪路可通豈能盡
爲堵禦再我兵一經分駐賊人斷無不知若猛密預得
信息堅壁清野欲進則無所得退則賊乘我後是腹背
受敵爲兵行所最忌且今歲派選之兵不過就滇黔綠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五

圭

營內短中抽長較去歲所派八旗索倫勁旅百不及一
轉欲深入重地攻取堅城何所恃以無恐至我兵但令
步行以省馬力固爲近理但軍行仗械及火藥鉛丸必
需之物自係各兵隨身攜往豈能復有餘力裹糧而一
兵所需兩三月之糧即極爲撙節數亦不少今既不用
馬匹又何法裹帶不知伊等會否籌畫及此且賊匪反
覆狡詐明欲激我用兵若我所辦局面愈大費用愈多
賊人愈爲得計朕意原不過就冬間瘴退時派兵一二
千攻其無備掠取村庄以挫賊勢我得操縱自如有利
無害設如阿桂等所議派兵至五六千人已不免於勞

費豈不轉墮賊人之術不知伊等如何畫策而貿貿然出於此但萬里之外諸事難以概為懸揣或伊等實操必勝之算斷無意外之虞奮勉一往以伸國威豈不甚善現已傳諭阿桂等令將應如何籌辦之處詳晰回奏

二十四日

諭曰前據阿桂等奏請於沿邊舊駐兵三千三百名外再添兵五千五百名派撥移駐備用經軍機大臣覆准並議令該副將軍等約計應行需用時定期調起不必早為派往昨阿桂等奏派兵往襲猛密一摺乃以斷不可行之事欲冒昧輕為嘗試甚屬非是業經傳諭詳切嚴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五

七

飭所有前此奏請添派之兵竟可毋庸全調即欲備冬間邊外搜剿之用亦不須如許之多著阿桂等酌量必需應用千餘名外餘概停其調撥以省紛繁糜費至應行畱駐永昌騰越及各關隘防守兵丁每年共需糧餉若干從未見阿桂等奏及再明年尚需自京選派滿洲兵二千名赴滇駐防伊等一年經費約需幾何亦當豫為覈計益當與滇省已經議裁之兵額糧餉詳為比較贏縮若何現在辦理緬匪一事未能即竣不得不為長久計且駐兵既多該處倉儲是否足敷支給抑或尚須購運均須通盤籌畫使軍食常裕而市糴不昂方為妥

善將此傳諭阿桂彰寶即據實詳晰覈查遇便覆奏

七月十一日

諭曰據阿桂等將撲擊進兵時提兵四千餘名遣往及備辦一年需用米糧馬匹牲畜之處議奏進兵撲擊原應少派兵丁輕裝前往乘賊匪之無備蹂躪其田禾隨便剿殺捉生驚擾賊匪益非大舉也是以朕昨降旨不必多派兵丁但調一二千名於九月間前往擬定地方俟冬月瘴退酌量進兵撲擊明年正月即各歸本處辦給四月口糧已足敷用若支給終年口糧坐守邊境有是理乎且據稱撲擊之外復守地方尤屬不成事體伊等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五

七

出此語言豈不自愧即云撲擊亦不過至旱塔再往前進亦不過至老官屯附近地方不必過於深入即如去年以許多勁卒尚不能攻克老官屯今以數千漢兵豈能攻克伊等之摺除交軍機大臣議奏外今日海蘭察常保在因赴雲南請訓經朕召見將此徹底訓示仍諭以伊等前往務期捉獲真正緬匪不可俘及猥夷而回益令其傳諭阿桂彰寶著伊等前往撲擊得利則進不利則退斷不可使賊匪得計務期計出萬全留心籌辦

二十一日

諭曰據阿桂彰寶奏到令伊等明白回奏之旨覆奏前來

其言愈不成事體卽如內稱蠻暮木邦人皆潰散若由
腊戍進擊路途遙遠難以接濟猛密所屬地方人畜田
禾必多得便攻掠劫殺可以懲創賊匪等語若謂腊戍
路遠而猛密路亦不近且所謂猛密所屬地方何處非
猛密所屬乎卽老官屯亦猛密所屬也至虎踞關由馬
膊子早塔前赴猛密設謂西路難行由東路赴猛密伊
等摺中又有那窩羅羅秀顏等處前往撲擊能飛渡此
數處乎或卽欲攻掠此數處乎至所稱每兵裹帶十五
日口糧每兵百名支給牲畜十隻併爲十日口糧亦屬
非是撲擊雖不必多帶口糧然亦無祇帶十五日口糧

阿文成公年譜卷五

本

之理至調兵一節伊等摺稱不必另帶兵丁仍在我土
司近邊地方馬匹口糧亦不必紛紛辦理等語然則前
此伊等何以具奏欲調各處兵乎前後互相矛盾看來
阿桂等從前奏前往猛密撲擊之言特以空言罔朕也
阿桂彰寶著傳諭嚴行申飭伊等惟宜盡心相機以期
有裨不必多調兵丁

八月初三日

諭曰據阿桂彰寶等奏到籌辦滿兵房屋口糧各摺阿桂
意在暫停興工俟二三年後米價平減再行籌辦彰寶
則具奏一切工程備備現在趕辦情形以爲官兵緩至

明歲秋涼凍前起程尙非必難辦理未敢竟請暫停等
語似兩人所見不同其實不過見彰寶乃地方官不敢
不擔任而阿桂則微露難辦之意令朕參悟總之皆阿
桂一人之弄巧成拙此等小技能試朕耶永昌移駐滿
兵原屬隨宜酌辦是以諭令阿桂等就該處情形熟籌
妥議該處購買糧石既屬不易若再鳩工興作米價必
致更昂是在永昌駐防殊爲未便卽遲至二三年後又
豈能必期米糧之充裕何妨就雲南省城酌量設營駐
守諒購辦米糧等事或不致如邊地之拮据卽或省城
亦有難辦之勢又何妨竟請停止不辦國家百餘年來

阿文成公年譜卷五

本

滇省原未駐有滿營此時並非急爲守禦邊圉之策可
止則止在朕初無成見阿桂等國家大臣計議此事自
當就現在情形通盤籌畫據實奏聞乃阿桂則以爲應
遲彰寶又以爲可辦欲令朕不言而喻自止其事此誠
何心豈每辦一事總不知稍稟天良乎著傳諭阿桂卽
再行詳加籌畫將應否作何辦理之處會同妥酌定議
合詞具奏

同日

公奏言前請調兵五千五百名實屬稍多內除曲
尋鎮兵四百名撥赴順寧府屬滾弄江添防外擬

於昭通東川督標各營內酌撥一千四百名分布
虎踞蓋達三台山等處協同舊兵駐守其餘三千
七百名均停調遣其所需馬匹於滇省各標營內
挑選十分之二備用奏入下軍機大臣議行
初五日

諭曰阿桂近日辦理事務迭干罪譴已屢加寬宥今此案
該部議請草任難以再為曲貸所有領侍衛內大臣禮
部尙書鑲紅旗漢軍都統均著革去以內大臣草職畱
任辦副將軍事令其自効

十四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五

諭曰前以阿桂等奏請派兵分駐隴川襲取猛密一事諭
令哈國興將所議進兵之路兵行之法是否合宜據實
覆奏今據所奏兩路情形及探聽賊匪信息之處或攻
其無備或在猛密一帶搜剿情形較阿桂前奏稍為明
晰不似阿桂前奏不明看來或可如此辦理其襲取事
宜節經傳諭甚明著阿桂等仍遵朕後一次所降之旨
妥協經理至哈國興在滇年久於邊外情事素為諳練
將來自應令其帶兵前往阿桂等酌量進兵程期一面
奏聞即就近檄調該鎮赴滇以資委用其古州總兵事
務仍遵前諭令拜凌阿前往駐劄兼署至阿桂前奏俟

十二月起程之說為期太遲今年臘月內即交立春節
距瘴發之候甚近若時日太促於軍行一切殊非所宜
自當在十月杪十一月初定期進兵則往返從容方為
妥善著阿桂再行悉心籌辦定議奏聞哈國興摺并抄
寄閱看諭哈國興知之

九月二十八日

公偕彰寶奏言副都統海蘭察於九月十一日已
到永昌所有游兵進捕之事臣等惟有盡心辦理
不敢稍存草率亦不敢冒昧輕進其派出侍衛官
員於九月十九日到齊已酌派差務外副都統常

阿文成公年譜卷五

保任因病在後不過數日亦可前來再臣等於六
月內自騰越向至永昌飭翼長官達色參將斐伸
及綠營妥幹官弁等將永順兵丁每日操演臣等
亦不時指示今備用兵一千名烏鎗技藝俱已嫻
熟所調昭通各營兵一千四百名於九月陸續到
齊亦令一併操演至隴川地近邊關施放烏鎗恐
賊匪知覺有備因飭提督長青但演施放之式騰
越龍陵南甸去賊地較遠已飭與永順兵一體操
練現在添調兵丁若令即赴隴川去關太近亦恐
賊匪知覺將來游兵進捕不能制勝定於十一月

初旬由此徑行出關猝往掩襲臣等於應起程時亦即前後起程奏入

諭曰彰寶不必前往此不過游騎而已阿桂就近指示可也不必親至其地

十月初九日

公偕彰寶奏言據提督長青等拏獲擺夷老段波些二名又拏獲老嘴崩另盆搜起多朝相家信及老嘴等同隴川照票一張查老嘴崩另係隨多朝相同往阿瓦之人又在阿瓦住居一月有餘老段波些係跟隨鍾朝用畱任老官屯之人現將該擺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五

三

夷四名委員妥速解京奏入

諭曰據阿桂等奏盤獲老官屯遣回擺夷老段波些等一摺所辦尚屬妥協關口遇此等擺夷即行盤獲解訊長青於此頗覺認真所有實力查辦文武員弁及守隘獲匪之兵弁人等均應查明分別酌予獎賞以示鼓勵至諾爾塔令擺夷替寫多朝相家書遣老嘴等潛行送回各為索取銀物或藉此探聽關內消息實情事所必有今隨到即經執訊亦可稍抑其窺伺之謀但夷性詭詐見兩次所遣之人俱在關內緝獲安知不別生狡計潛向沿邊探訪內地舉動及與邊外擺夷暗通信息皆所

不免惟在阿桂彰寶盡心設法訪察通飭各關隘隨時切實稽查遇有踪跡可疑即行盤詰查拏毋任稍有疎漏至沿邊土司雖係內地所轄但地鄰緬境與彼種類相近聲息易通甚或心存觀望彼此互相照應俱所不免此等遇有作奸滋事之處自不得不嚴行問罪然或繩之或急轉致伊等望風疑畏益以堅其附賊之心與其懲於既犯莫若防於未然此中權衡輕重全在伊等相度機宜酌量妥辦方為得當因思邊外土司向令防守其毗連口隘既以捍圍兼令自衛固屬兩便但伊等近在本處自為之心過甚難保其不潛滋事端即緬匪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五

三

亦易就該地情形設計勾引或應量其距所屬地界稍遠處將土司隨時參互更調防守毋令久居一處得以狎習勾通阿桂等當不動聲色妥善為之母致此輩猜疑生釁前因多朝相寄信多朝珍一事朕降旨不必將多朝珍土司革退亦以多朝珍無由預知其事如即加之罪責未免使沿邊各土司因此生心殊非撫輯邊夷之道此次多朝璧未將所寄之信即為呈明自屬不合今令其暫居省城所辦甚是但須密為防範毋令乘間免脫俟事定再行酌辦并不必復向多朝珍轉窮詰但暗為畱神體察可耳將此傳諭阿桂等知之

二十二日

諭曰據阿桂等奏稱老官屯賊首諾爾塔遣人致書請停止今年進兵等語今歲進兵原因緬匪生性好猾言語反覆欲使賊匪震怖但今所派兵數無多即進攻亦不過在賊邊境擾其屯莊而已今諾爾塔既已遣使前來今歲暫止進兵尙屬可行但都司蘇爾相在老官屯金不與賊匪抗言竟似順從賊匪而阿桂等金未詳察即所答書札詞意亦謬朕辦理緬匪一事原非本意然事須可以完結時始可完結豈可因伊等心存畏懼因循中止耶彰寶係由外任錄用之人於錢穀刑名尙能籌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五

五

辦用兵事伊未曾閱歷尙不足怪至阿桂在軍機行走有年朕平素如何辦事豈不知之乃不知體貼朕意和衷共濟即如辦理緬匪一事其可以中止與否阿桂非不知也伊竟飾詞支吾是存何意著傳諭嚴行申飭明年進兵時倘緬匪復遣人致書是顯爲狡計以緩我師應將伊遣來之人盡行監禁即乘賊不備起兵前進此等事將軍等俱應預籌若必待朕一一指示爾等所司何事現所留緬匪二人即派委委員解送來京并嚴飭所派兵弁於沿途加意看守倘有疎縱阿桂更當何罪并諭令知之

又

諭曰阿桂等奏接到蘇爾相稟詞及諾爾塔書字隨代哈國興給與回文一摺其識見詞意種種錯謬不知是何肺腸已另降清字諭旨嚴飭阿桂等既欲給以回書自當剴切駁飭義正詞嚴庶賊匪稍知畏懼若照阿桂等所給回文稿通體措詞軟弱無一語切實顯露遷就了事之意徒見輕於賊匪且必爲所竊笑尙肯將羈留之人送還乎朕於此事金非必於欲辦前此用兵實出萬不得已然猶待以經年而後動早已屢降諭旨即如今年賊匪畱我齎書之人意欲激我出兵朕實洞燭其奸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五

五

諭令不可墮其狡計朕之心事阿桂尙未喻目前如果實有可以完結之勢朕豈不願邊圉無事若以阿桂等之掩耳盜鈴金狃於唾面自乾之見朕實有所不能且令緬匪輕中國必不能速完事阿桂等身爲大臣委以邊夷重務若僅籌畫未到尙可諒其爲才識所限而此等處非伊才識所不能到者也乃竟不能體朕深衷與朕同心妥辦思之實可憤懣

二十三日

諭曰昨阿桂等奏緬匪差人遞書隨給與回文一摺閱其奏摺及文稿顯欲了事之意甚屬錯謬已降旨嚴行申

飭但伊等錯謬處甚多尙有前諭所未盡者如交易一節緬匪情形本與俄羅斯不同俄羅斯地雖富庶而茶布等物必須仰給內地且其每年貿易獲利甚厚不能不求我通市中國因得就所欲以控制之若緬匪與畜類蟲蟻無異茹飲穢惡迴與人殊益非急需內地之物卽向來交易彼亦無大利可圖且其境與洋通諸貨尙可購之海舶雖不通商實不足制其死命前曾詳諭及之阿桂等因其書詞及蘇爾相稟均言買賣事卽信緬匪此次差人遞書專爲求通交易所見已左且視此爲可以敷衍完局之機遂以柔輒言詞答覆希圖遷就尤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五

五

屬大謬無論禁絕交易實非賊人所畏彼不過藉此爲詞斷不宜恃爲可操勝算卽使賊人微有通市之望我之馭彼亦當詞氣愈嚴身分愈重彼或懼而懇求若稍露餒怯形迹措詞失體徒然見輕於賊彼尙何所忌憚乎至緬匪所遣三人阿桂等酌雷其二所辦雖合但賊匪性情狡譎彼旣畱我持檄之蘇爾相鍾朝用等豈不慮我亦畱其齋書之人且所遣三人一爲小頭目擺札機一爲他矣細一爲波甕阿桂將其次之他矣細遣回未嘗不以小頭目爲彼稍有關係之人獨不思緬匪詭計百出或將彼處極無用之人冒充頭目而以其得力

者潛列於次以防我羈畱亦鬼域伎倆所必至阿桂才識於此等情節皆非不能見及者何以全未深思熟計率意徑行又據奏總兵哈國興等訊問緬子其謬更不可解哈國興於去歲在老官屯與緬匪等接見傳語實有粉飾通融之處恐仍畱在軍營不免迴護誤事因將伊降補貴州總兵前諭極爲明晰此時令將伊調至永昌第因其在滇年久熟悉邊外情形令其領兵襲擊較之生手自稍得力益非委其協辦緬事也阿桂等或因諾爾塔書字專呈哈國興卽代爲作書令其出銜行文尙無不可而此事不當使之與聞若因其現辦襲擊之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五

五

事遂將緬匪一切要務概令干預則海蘭察亦係派出帶兵者豈亦當委其同辦乎著再傳諭嚴行申飭

二十七日

公奏言臣等調海蘭察哈國興兵一千名在永昌操演擬於十一月初旬徑行出關猝往掩襲今老官屯賊目又遣人呈遞書文另繕具奏伏思此番送書或偵探邊情或逆料我將進兵爲此緩師之計均未可定然書中尙無不馴之詞似知畏懼况以綠營兵千名卽使攻掠亦無大獲反使賊匪有備不若示以大度暫停攻擊以俟後信卽賊匪狡

計緩師於我毫無所損且賊匪見兵不進必知我將厚集兵力明年大舉張皇駭懼將來通盤籌畫再行辦理奏入

諭曰此是阿桂本意汝既不願前往自可暫行停止

二十八日

公奏言遵

旨籌酌省城駐防滿兵一事查教場地方足敷建造兵房歲需糧石亦敷支給惟現在省城糧價仍未平減若遠興工作多集人夫市價必至增昂請將建營移駐之處暫停俟一二年後再將該處情形妥議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五

三

具奏奏入下軍機大臣議行

十一月初三日

公奏請賞還戶撤土職賴國宣後裔賴君愛戶撤長官司土司腊撤土職蓋世祿後裔蓋邦榮腊撤長官司土司均歸騰越州管轄照例頒給號紙印信奏入下軍機大臣議行

二十一日

諭曰緬匪恃其險阻烟瘴料內地之人不能受此激我進兵而又拘留蘇爾相計殊狡猾甚屬可惡固不可墮其術中若置之不問又於天朝體統有關是以降旨令每

年少派兵丁乘其不備往勦金蹂躪其地賊力自然疲乏昨據阿桂彰寶等奏請各派兵由猛密一路攻勦朕以伊等之意尙屬奮勉况僅於沿邊撲擊亦無緊要是以允其所請但思去年特遣將軍大臣出派滿洲索倫吉林等兵數萬攻擊金未擒賊僅至老官屯半途而止今各處兵俱撤彼處止剩綠營兵即派侍衛等前往與去歲兵力懸殊焉能望其克奏膚功况猛密在老官屯之東南倘我兵過後賊匪從後阻斷何以處之且進兵所需糧石甚多伊等如何備辦摺內金未聲明惟含糊奏稱調兵進取是存何意或阿桂等因賊本難辦不願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五

三

進兵姑爲此奏以嘗試則大謬矣著傳諭阿桂等令其據實回奏

十二月二十二日

諭曰據阿桂奏緬匪畏懼天朝故將楊重英等至今尙留養阿瓦城且拘留蘇爾相不送阿瓦仍置之老官屯此次復遣人來呈遞書信看來賊匪料及事無底止頗有悔心且自禁止貿易以來伊處必用之黃絲等物價增十倍現在上下莫不需此而去歲亦頗有苦於兵草之狀等語緬匪天性狡猾敢於食言拘留使人毫無畏懼之意阿桂所奏甚謬黃絲金非緬匪必需要物無關輕

重乃謂藉此可以制賊之命乎且不得黃絲上下急迫之語乃緬匪故造流言殊不可信阿桂等因存草率完事之見藉此為詞甚屬錯謬再伊等欲添兵辦理雖合機宜乃又稱明年再將賊匪情形察看一年金未提及進兵之事一味輾轉支吾不願大舉故如此塘塞具奏緬地險惡難攻朕豈不知但今年賊匪遣人送書因而停止明年豈可又不攻剿耶此際必須密行備辦務期明年進兵俟瘴氣一退即行前進出其不備痛加剿殺緬匪拘留我所遣之人若彼處再遣人來盡數解京著傳諭阿桂等妥協辦理明年大舉加意訪察賊匪消息

阿文成公年譜卷五

如遣人再來送書或訪得一切情形即速奏聞

三十六年辛卯五十五歲

二月初五日

諭曰昨據阿桂等奏請選撥京兵二百名前往滇省備用已允其請俟回鑾後再行派往

十九日

諭曰據阿桂奏稱緬匪狡獪已極應於今年大舉進剿請入覲請訓俾得詳悉面奏一切等語朕因賊匪地方路險瘴深原不宜於內地之人故從前令於每年秋後瘴消時帶兵進剿祇圖為困賊之計俟有可乘機會即當

一舉成功耳此等處阿桂豈竟不知乃以本年大舉為請其意何居前歲征剿緬匪所帶之兵俱係勁旅尚不能一舉蕩平現在奏派之兵未盡精銳即欲大舉朕亦焉肯委任若謂另有良策有何不可具奏之處即云摺奏難悉彰寶現在進京又何不可告伊代奏著傳旨申飭金令明白回奏

又

諭曰據阿桂等奏提督長青副都統常保任稟報拏獲潛來戶撒貿易之匪夷撤薄孟坡孟丕阿準四名及同夥之波劣癘蚌二名現在委員押解赴京候審等語已於

阿文成公年譜卷五

三

摺內批示邊隘稽查出入最關緊要此等潛踪貿易匪夷焉知不為緬地奸細該處官兵能留心盤獲尚屬可嘉如係土司兵練等或內地兵丁盤獲自應酌量議賞若有出力兵弁亦應奏請交部議叙以示鼓勵著傳諭阿桂等分別查辦

三月二十八日

諭曰昨阿桂忽奏請今年大舉征剿緬匪因降旨嚴飭金令明白回奏今阿桂奏到頓改前言謂伊前此奏請大進之說並非於本年即辦欲及早將糧石等項從容籌備以期諸事就緒復將伊所見及臚列清單具奏阿桂

此奏又屬取巧緬匪性極詭詐知我兵大進斷難取利是以有意激我使我耗費兵力轉於彼有益朕早已洞燭其奸若彼無釁可乘斷不可輕議大舉屢降諭旨甚明然彼既食言則相時勦襲使賊匪不得安息以疲其力亦不可少也阿桂果有礙難辦理之處即將實在情節聲明具奏亦無不可乃伊前此惟以今年大舉進剿爲詞稱請來京有面奏事件請訓後回至軍營尙不誤進兵之期今又變其前說謂金非今年即欲大進而摺內所列六條又不過尋常籌辦事宜金非機密要務不可形之奏章不可告之彰寶可須前席面陳者其意何

阿文成公年譜卷五

三

居總之阿桂辦理此事始終茫無主見經朕監察其隱降旨詰責伊無詞可對始如此巧爲文飾如阿桂摺內所請籌備馬騾一節共需馬騾三萬四千餘請交河南陝西山西甘肅四川貴州廣西等省分辦等語四川貴州廣西等省產馬本屬無多數年用兵以來購辦已爲竭蹶若此時復令辦解實有所難即如李侍堯現在行在陛見試問伊粵西省辦馬二千匹能乎不能則四川貴州等省之辦理不易更可想見又前歲進兵時經過地方絲毫不使累及閭閻益爲加恩賞賚惟期民共安恬而馬騾必待齒力加長方堪適用若本非產馬之地

素鮮蕃孽安能咄嗟而辦阿桂豈見不及此而故爲此必不能行之說非空言塞責而何至於辦理緬匪一事朕初非好大喜功必欲窮兵荒遠前因其騷擾近邊土司不可不加懲創而賊匪公然抗我顏行自難曲宥然猶待以一年仍不知悔罪輸誠實有不得不辦之勢始大集兵力進剿迨大軍攻圍老官屯無如水土惡劣官兵多有損傷即傳旨撤兵休息適賊酋又遣人至軍營呈懇投降納款遂允其所請赦罪班師乃緬酋狡黠爲心旋即反悔竟不進表及歸我擄人該總督移檄責催反敢將差往之都司蘇爾相拘雷賊寨是緬酋深知我

阿文成公年譜卷五

三

兵限於天時地利激我再舉彼得坐乘便利設或墮其術中徒然勞費無益於事理實爲易曉故屢飭阿桂等不宜輕舉第賊匪反覆無常敢以誦謀激我因令阿桂等於秋冬間酌量情形以偏師擾其邊界俾賊疲於奔命以待機有可乘乃阿桂並不遵旨熟籌轉奏請復圖大舉試思老官屯撤兵甫越年餘今若復議進剿非惟適中賊計亦且師出無名若爲拘雷蘇爾相起見彼不過一總督差官又何值與師動衆乎阿桂妄爲此奏朕固知其非出於誠心特因降旨詰責姑摭拾浮詞圖掩前言之失耳如摺內所稱辦理糧石等項及今預備一

二年內可期就緒等語尤屬謬誕滇南徑險山多糧餉艱於輓運且甫辦軍需以後何能即時儲備充盈亦猶馬匹之不能驟長供用若如阿桂所奏需兵四萬餘糧馬各若干萬斷非一二年內所能如數籌備極速亦須以十年計而此十年之間內地且日以爲用兵不息豈有爲此么廢小醜爲此無益之理乎且就現在情形而論不宜大舉進剿天下無不共知獨阿桂創爲此說即令雲貴兵民間之有不竊笑而痛恨者乎阿桂在滇已經數載彼處情事皆所深悉乃將斷不可行之事故欲爲其所難豈其本心果若是乎阿桂辦理此事始終不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五

論

肯稍効惻忱實力籌畫惟知逞其小智巧飾妄奏阿桂著交部嚴加議處仍令其明白回奏并將此旨及阿桂摺單令行在大臣等閱看仍譯漢通諭中外知之

又

諭曰阿桂等奏外委鍾朝用等五人自老官屯回至內地賈有蒲葉緬文及蘇爾相稟帖等語看來賊匪狡詐頑黠此次具書之意不但欲探聽內地消息且聞內地將伊送文書二人不行放回益將伊私買賣六人拘獲恐其或洩彼中情事遂有此舉自以付之不答爲是且其奸詭伎倆恐差彼處之人復爲內地所聞因仍令內地

之人送出益可見從前差來之他矣細不應遣回矣况賊匪敢將蘇爾相等屢次羈留此時若復遣人給回文彼必仍然畱住其理顯然阿桂等設非屢經訓飭又不知作何答覆豈能遠見及此乎至於措詞敢於狂吠實爲可惡然亦不值與之計較在彼不過欲激我用兵自斷不宜墮其詭計若徒加之斥置於事無益且彼既敢肆無忌憚則文詞往來彼或不知分量又復成何事體所有前此已獲之撒薄等六人自宜卽派妥幹人員解京鞠訊至鍾朝用段彩霞二人亦宜押送來京以備訊問其邱得茂等三人既無聞見止須畱之永昌毋庸解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五

論

京此時彰寶想已起程將此諭令阿桂并德福知之

四月初六日

諭曰據阿桂等奏審訊潛通貿易窩留之民人黃國賓所供李小四等十人雖無與緬匪私行交易情事但沿邊聚處日久難保將來不致滋事請一併遷入內地等語所辦殊屬非是此等民人俱久居邊境且有曾至關外貿易者難信其平日不與匪衆熟識若僅遷入內地不過仍在滇省關內距邊口不遠伊等皆不安本分之人或與賊匪潛通消息或乘間潛竄緬境俱不可知各犯既係江西湖廣江寧等處民人自應將伊等解回原籍

管東庶可杜其踪跡乃阿桂等竟不稍爲計及惟令遷入內地何不曉事若此著傳諭阿桂德福卽查明李小四等原籍省分遴委妥幹員役遞解回籍沿途小心管押毋得視同常犯益將此旨轉行寄知各該督撫飭令該地方官嚴加約束毋許出境滋事

五月初五日

諭曰昨因阿桂奏請大舉以斷不可行之事飾詞瀆告故降旨交部嚴加議處並令明白回奏今據阿桂奏到自知咎無可逭仍復支離其說難以望其後效實不可復示優容但竟令罷斥閑居轉得遂其畏葸自全之願阿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五

五

桂著照部議降革仍畱軍營在兵丁上行走効力贖罪溫福著馳驛前往雲南署理副將軍事務此旨卽著溫福資往宣諭

又

諭曰阿桂辦理雲南軍務毫無端緒將伊治罪之處已另降諭旨矣若止罪坐一人不足蔽辜其子阿迪斯著發遣廣西右江鎮阿彌達著發遣廣東雷瓊鎮交該部於本日卽行發遣

九月十一日

諭曰阿桂畱於滇省亦屬無益著溫福曉帶赴川差委効

力

時金川郎卡已死子索諾木與小金川土司僧格桑侵佔鄂克什地奉

旨令溫福移師討之因請公偕行故有是

命

阿文成公年譜

卷五

五

阿文成公年譜卷六

受業 王 昶 勘定 第三孫那彥成恭纂 盧蔭溥增脩

乾隆三十六年

十二月初四日

諭曰董天弼在甲金達山梁逗留不進調度乖方已有旨革去提督留於軍營効力贖罪所有提督員缺卽令阿桂署理將董天弼交阿桂差委至甲金達一路距美諾不遠且爲援解達木巴宗最要之處攻剿不宜稍緩阿

阿文成公年譜卷六

桂奉到諭旨迅卽馳赴甲金達軍營接印任事督兵速往解圍前此鄂克什土司曾遣其弟投稟俟官兵一到卽行向外夾擊其勢自易阿桂務須努力爲之

二十四日

公偕溫福五岱奏言查貴州官兵於本月初十日內到齊大礮亦已鑄成等商定十二日夜不令賊人知覺派兵交待衛三達爾烏什哈達巴三泰哈薩爾圖佛倫泰伊里布章京佛進泰等令其佔據右邊山梁攻奪賊人卡座又派章京瑚尼爾圖等令其佔據左邊山頂又令侍衛廣音素彰需翹

蘇爾額森特阿爾素納海祿鄂爾霍善章嘉布章京丕亨保彥泰等管領滿洲官兵總兵馬彪及副將富紳遊擊成德等管領貴州兵丁合力攻取山頂礮卡等隨後接應其餘四川綠營仍令總兵和邦額福昌帶領在後又派侍衛明仁新達蘇前鋒參領官達色等攜帶新鑄大礮轟打賊人礮卡當經派定前進其奪據兩邊山頂之官兵乘夜上山將賊人十數處石砌攔牆全行攻克牆內所有賊人俱行殺死攻取山頂礮卡之兵亦至巴朗拉最高嶺下按隊排列官達色明仁新達蘇等一面

阿文成公年譜卷六

放礮攻打賊人礮卡施放烏鎗前進十三日巳刻官兵奮勇上前先圍住大礮一座攻至天晚未能推毀圍守一夜至十四日黎明又令兵丁施放鎗礮轟打攻至午後兵丁憤怒奮力衝抵其下不避鎗石或竟拆礮根或攀上礮頂礮內賊人全行殺死並將大礮相連之石牆全行奪佔因天已晚等嚴督官兵復將賊人礮卡分頭圍困至十五日各隊官兵一擁上前奮勇攻打所有大礮六座小礮兩座又山頂石牆一處全行克取此次打仗計殲戮賊人數百名擊獲十二名卽行正法所得鎗

刀等物俱賞出力兵丁再巴朗拉係緊要隘口一切糧餉鉛藥等項俱由此路運送已派令四川兵四百名駐守臣等俟搜捕逃匿賊人完竣即進兵直取達木巴宗奏入

諭曰此次大臣官員兵丁奮勇出力宜沛恩施以示鼓勵溫福著賞給小荷包一對五岱著賞給小荷包三箇阿桂著賞給小荷包一對

公偕溫福又奏言臣等欽奉

上諭查巴朗拉一路離美諾一百四五十里較之約咱轉為稍近且控扼賊匪咽喉並可迅解達木巴宗之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六

三

圍茲貴州兵二千名業已全到大礮亦經鑄成審度事機難以稍為延緩臣溫福臣阿桂領兵雖分兩路而辦事實祇一心當此軍務緊要之時或分或合惟有一意併力相度機宜無論赴救達木巴宗與直搗美諾總期臨時悉心酌辦俾得迅速肅事以仰副

皇上委任期望之至意至川省各營兵內松潘建昌二鎮之兵漢仗尚好未嘗不可振作其餘各鎮兵丁本多異懦而技藝生疎者甚多皆由平日不能訓練自鎮將以至千把亦乏能事勇練之員為之督勵

實屬廢弛已久容臣阿桂申嚴紀律竭力整頓以期行伍起色奏入

諭曰巴朗拉一路原係賊人緊要咽喉今既得其山梁礮卡已據扼要之勢由此乘勝進攻易如破竹據稱巴朗拉至美諾計程一百四五十里若可從此徑趨美諾賊巢擒獲僧格桑則達木巴宗之圍不攻自解前諭阿桂即赴甲金達原因趨解達木巴宗之圍今已得巴朗拉便當從此直入以搗穴擒渠為急務阿桂自應隨溫福進剿合力蒞事

二十七日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六

四

公偕溫福奏言臣等於本月十三四五等日攻克巴朗拉將賊人險要礮卡拆毀派兵搜捕獲賊數名均已正法臣等次日起程行過巴朗拉山梁道路冰滑前抵松林口有礮卡數座賊先遁去又次日帶兵前抵日隆宗賊亦望風逃竄所有日隆宗寨內沃克什番衆六名賊於臨去時殺死五人僅有阿瓊一名臨時逃出臣等詳加詢問據供本月十四日早間聞小金川頭目七圖安堵爾使人傳說大兵攻打巴朗拉若巴朗拉失守松林口日隆宗斷難守禦汝等應即移往資哩是日又聞傳說

甲金達提督大兵又從蒲松岡一路抄來小金川兵已逃一半就要進至達木巴宗對面十五日又見畢旺拉德爾密守卡賊人因巴朗拉已破退回其守日隆宗之頭人魯勒爾即帶賊眾竄去等語臣等正在審辦間所有跟隨常保柱董天弼之侍衛哈爾九等從達木巴宗來至日隆宗稱董天弼等於本月初八日由蒲松岡小路進兵十四日早抵達木巴宗賊人即來接仗官兵獲勝賊人於是日逃竄救出沃克什土司並攻得木耳宗等語是晚沃克什土司來見稱土司懦弱無能為僧格桑

阿文成公年譜卷六

五

欺凌佔據各寨並圍達木巴宗寨內現存三百餘人僧格桑屢次逼降土司因思世受

天恩斷不肯為其所屬今糧已盡大兵垂救餘生世世感戴等語臣等諭以僧格桑侵擾爾境並敢抗拒大兵實為罪大惡極爾能堅守數日實屬可嘉現在官兵已將爾各土境克復爾當招集百姓令乘時耕種加意撫綏並宜安分毋釀事端至爾地方百姓不忍再派出兵惟派熟識道路之人十數名以供隨營差遣該土司聞言叩謝去訖臣等又於次日前抵達木巴宗色達克拉將從前被圍時打

仗擒獲賊人及此次突圍夾擊所獲一同獻出臣等並將沿途所獲賊眾共二十名逐一嚴訊錄取供詞進呈外即將各犯悉行正法其自巴朗拉至達木巴宗舊有寨落百餘處俱交該土司收管至臣阿桂仰蒙恩命署理提督印務茲董天弼已抵達木巴宗臣阿桂即行接印任事現將該營一切事宜竭力整頓即與臣温福併力進剿奏入諭曰兩路官兵會合正當乘勝進攻務擒僧格桑以完此事速待捷音之至

阿文成公年譜卷六

六

公偕温福又奏言臣等於十八日前抵達木巴宗親往土司寨內察看情形該土司率其妻子及大小頭人百姓跪迎並稱此次蒙

大皇帝天恩發兵就援得以再生亦賴被圍之先有官兵士練及從前存留糧石土司始能與洪把總等協力堅守至今等語臣等即傳把總洪廷瑞備詢半年有餘情事據稱把總於本年四月內派赴達木巴宗坐汛該處有綠營兵二十名又有土千總阿吉土外委德爾什雍忠帶領土練二百名駐守六月初五日夜有小金川一千多人將達木巴宗

圍住又截斷城外水卡土舍雅滿塔爾向把總借
土練一百名并鄂克什百姓同阿吉德爾什雍忠
出寨打仗奪回水卡並擒獲二十八人午後又打
仗二次擒獲六人一同收繫地窖後因無米給食
陸續餓死現在止剩三人小金川見雅滿塔爾勇
幹恐其衝突因於東西北三面脩卡四十九座南
面對河又築起木城長有半里圍定達木巴宗常
用鎗礮攻打土司被圍之後糧食短少即向把總
告借官兵所貯口糧把總因係官物不敢就給後
察看光景如果不給便有不能固守之勢遂每月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六

七

給米三十石以資食用至十一月初七日口糧已
盡把總無奈轉向土司借糧第一次土司借與官
兵每人一斗至二十一日食盡土司又向番民借
得雜糧每人八升至十二月初三日又盡復向百
姓湊借雜糧並酒糟收殼每人不及三升十二月
初九日以後合寨糧食俱盡只煮牛皮度日把總
記憶十一月二十三日接到雅滿達爾回信寨中
上下人等始知救兵將至心都安定十二月十三
日夜望見東南山角上有火光十四日辰刻聽見
鎗礮少頃見山頂上有官兵而小金川賊人亦在

半山拒敵把總同土司派出土弁土兵開寨接應
與賊人打仗殲斃數十人並奪取礮位刀矛等物
山上官兵望見知有接應兩下夾攻賊人滾山逃
走官兵就近進寨等語_臣等復傳阿吉等詢問所
供相符查洪廷瑞以微末弁員能與土司併力固
守至六七月之久瀕死不懈實屬可嘉現有松潘
鎮右營千總員缺_臣等即以洪廷瑞陞補以示獎
勵其土千總阿吉土外委德爾什雍忠俱係番人
能明大義_臣等亦酌給阿吉土守備職銜德爾什
雍忠土把總職銜庶使邊徼遠人共知觀感至所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六

八

駐達木巴宗綠營兵二十名現存十八名土練二
百名現存一百四十九名該兵等久經被困窘苦
疲瘦不堪留於軍營無益_臣等酌賞盤費令其各
回本營本處入伍寧家再查土司地方蹂躪之後
流亡甚眾不但所屬番人已多餓斃即土司家屬
亦口食不周情形實為可憫_臣等量賞該土司數
日口糧又飭藩司會同松茂道速即詳議借給籽
糧俾得趕種春田漸復舊業奏入報

三十七年壬辰五十六歲

正月初二日

公偕溫福五岱奏言臣等克取巴朗拉之後直抵達木巴宗賊眾惶懼退守資哩等處臣等將達木巴宗之事略為經理即派兵一千登北邊山梁又派兵一千登南邊山梁俱於十九日黎明佔據最高之處臣等率領大隊前進約行十里許將賊人所據之橋攻開前進惟是兩旁之山賊俱建碉堅守山坡溝口亦連建石卡每處約五六座不等又有大礮六座排列於仄路之間約有賊數百人踞險拒守我兵施放鎗礮攻至二十日辰刻已將碉

阿文成六年譜

卷六

外賊人全行擊斃賊惟堅守碉座迎面放鎗以相抗拒而兩旁登山官兵隨時所過礮卡攻取凡林箐埋伏之賊亦俱勦殺併縱火焚燬石礮六七座賊人事急來衝俱被我兵殺死餘賊敗走竄入碉內第我兵自十二日攻取巴朗拉以來共閱九晝夜並未休息兵力不無疲乏而自巴朗拉所裹口糧亦將不繼若再嚴催攻取碉座恐致多損兵丁臣等即將所得礮座盡行拆毀仍派官兵作進攻之勢使賊擾亂驚懼一面飛催口糧一面遣人各處探路以圖一舉集事奏入

上嘉之

初九日

公偕溫福五岱奏言臣等自到達木巴宗後乘勝前進業經攻取橋梁礮卡嗣遣人探路回來告稱現在我兵所據之橋其北山後相近別斯滿地方可以繞通資哩但山大路險稍覺紆遠又橋南大山亦有一路可通資哩名瑪爾瓦爾濟但林木甚密溝澗亦多等語臣等思若派官兵由此二路繞過賊人據守之斯底葉安而大兵又由正路進攻三路夾擊似更得力二十五日晚派令總兵馬彪

阿文成六年譜

卷六

侍衛額森特等帶兵前往由北邊大山前進總兵牛天昇侍衛阿爾蘇拉等帶兵由南邊大山瑪爾瓦爾濟前進臣等帶領官兵由中路進攻是日臣等且戰且行將南北兩山及山溝山口所有礮卡盡行攻克進至斯底葉安山口甚窄兩旁俱係陡壁賊碉正當路中又於礮旁山上築卡斷路嚴密防守因派侍衛翹蘇爾哈薩爾圖彭嘉布瑚尼爾圖等攻取兩山邊所有礮卡臣等令委署翼長官達色侍衛明仁等用新鑄大礮轟擊礮樓至十九日已刻盡行攻破賊眾除勦殺之外餘皆逃竄大

兵前過斯底葉安將附近地方分兵搜捕現在已至資哩其派往北山一路之官兵等盡克一路礮卡見山頂約有四百餘賊當即殺死百餘遂於資哩會合其派往南山一路之官兵行至山頂見山梁上有木卡十座賊衆約有六百餘人我兵攻破頭卡賊即退入二卡至夜潛出搶奪我兵連戰三晝夜盡得木卡十座斃賊甚多二十九日亦於資哩會合現在乘勝而進賊人紛紛逃竄盡入資哩寨內固守已經三面圍困查三路兵丁自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五日四夜攻取賊人礮卡共百餘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六

七

座殺賊二三百名此次打仗瓦寺木坪土兵皆能奮勉出力今自資哩至美諾一路雖尚有木蘭壩鄂克什舊寨及路頂宗蒙固等寨但賊衆不過倚恃山高礮險一處既失又退守一處抵死支延等當鼓勵官兵攻破資哩迅抵美諾奏入

諭曰溫福阿桂等分遣官兵三路夾擊破礮殺賊殊屬可嘉

十五日

公偕溫福奏言等查賊人所恃惟在礮卡用力攻撲不免傷損官兵故尋覓捷徑登山繞行最爲

上策但此一帶地方步步皆山處處險仄一綫羊腸之外不能盡有旁路可通賊匪奸惡必於險要處所多築礮卡如等前在巴朗拉即探有水晶灣小路可以繞過賊礮緣該處積雪甚深未經由此進剿及既得巴朗拉後經過山陰察看形勢水晶灣所經之路必由賊礮之下當時果取道於此不但官兵必致傷損且恐爲賊所截進退皆難等自抵達木巴宗屢經探訪捷徑如達木巴宗以南之瑪爾瓦爾濟以北之別斯滿皆有小徑可通資哩然均係懸崖狹徑僅容一人山勢陡峻兼之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六

三

冰雪凝凍賊又處處設立礮卡以備抵禦此次分兵三路攻得葉抵斯安一帶堅礮進攻資哩實皆仰賴

天威官兵繼崖梯嶺晝夜力攻始得至此且詢之鄂克什番衆皆稱自達木巴宗以西礮卡均經小金川增多脩固全非鄂克什之舊又稱因乾隆十二三年攻勦金川每用大礮摧擊石礮近年於礮內排紮木植貼護石牆使礮子不能直透雙層今由資哩至美諾雖不過數十里但中經木蘭壩鄂克什舊寨及路頂宗蒙固等寨多有堅礮去賊巢愈近則

賊會自衛其死防守愈嚴勢須逐節進攻未免多
煩兵力再查軍營礮位若鑄造三四千觔大礮山
路崎嶇斷難運送且非二十日不能鑄成一位故
現在鑄用之礮不過七八百觔每攻一礮必須用
數百礮俟將次殘破然後官兵奮力擁上賊人或
逃或殺始不能守臣等揆度情形須至圍困美諾
時方可就地鑄造三四千觔大礮以資轟擊之用
奏入

諭曰賊巢愈近防守愈嚴此是必然之勢但當鼓勵前進
斷無畏難中止之理也

阿文成公年譜卷六

三

公偕溫福五岱又奏言臣等督兵圍困資哩寨落
日夜進攻其南北兩山有賊千餘人於險峻處建
益卡座抗拒官兵而資哩賊人皆竄入寨內藏匿
不出看來此寨不過百十餘間中有二十餘丈高
礮一座四面有十餘丈高礮四座寨落四圍皆砌
石牆石牆之上有小礮總卡賊人從礮孔中施放
鎗礮官兵自去歲十二月二十九日起連攻七晝
夜礮卡已摧毀大半而賊人連次來衝又皆被我
兵擊敗因其所踞險固仍舊抵死拒守臣等現在
晝夜攻勦由此至美諾地方雖不過五六十里而

阻於山路險峻礮卡堅固力不能施臣等深為憤
懣今將賊人各礮卡摧毀進攻不無稍需時日然
各處搜捕一日之內總可殺死數賊看來賊鋒已
挫必不能久持奏入

諭曰攻擊礮卡不至損傷官兵自是行兵之道然亦不可
太遲我兵之力如何口糧軍器俱壯盛否

公偕溫福又奏言臣等前因巴朗拉山勢險隘是
以於攻破之日酌留官兵四百名防守并將所有
礮卡盡行拆毀但查巴朗拉之西自日隆宗以至
達木巴宗各路可通最為緊要如不得日隆宗以

阿文成公年譜卷六

南

至達木巴宗非但巴朗拉必須嚴兵駐守即畢旺
拉德爾密等處以及在巴朗拉以內之鄂仍山山
神溝臥龍關根達橋均須防其抄截臣等一過巴
朗拉即由日隆宗進抵達木巴宗所有畢旺拉德
爾密各路防守之賊俱先逃竄現在糧石鉛藥臺
站諸要務均以達木巴宗為總滙之地賊番似不
能越過達木巴宗分兵截我後路惟是番地山徑
叢雜官兵既奮力前進後路益當嚴密防範臣等
已於達木巴宗派令遊擊一員帶領川兵四百名
駐扎臣等攻近美諾再將留駐官兵撤減其自巴

朗拉以東至汝川口水草坡地方約有十二三站處處皆有存運官糧鉛藥等亦經酌量情形每站派駐官兵二三十名至五六十名不等似不至稍有疎虞再查逆會竄入金川之路等檢閱地圖並詢問從賊境脫出各番人言美諾以西在在與金川接壤其間相通之處甚多而南路自章谷以至約咱皆係兩金川連界處所桂林現由彼處進兵自能留心堵截至等西路兵行所經尚係鄂克什舊境在美諾之東惟期剋日盡復鄂克什舊地迅搗美諾則一面圍困賊巢一面即查探美諾以西與金川可通之路酌分官兵前往邀截使逆會不至於漏網奏入報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六

五

聞

二十二日

公偕溫福五岱奏言等現在資哩圍住賊巢一面派委識路之人各處察看路徑一面盡力轟摧數日之間雖多毀壞但賊人礮卡俱係用石砌成甚為堅厚軍中礮位皆須酌量移運所鑄者止六七百觔不能迅速摧殘日間場陷之處賊衆揣知夜間放礮無準乘隙脩補且資哩地近美諾失此

要隘即難以支拒大兵是以盡力死守今我兵所登南北兩山連絡二三十里分地日夜攻擊已十有餘日現在探路人回報達木巴宗對面迤南有本布爾桑岡一處過山即可抵美諾又資哩北山之後由色布爾地方可繞至鄂克什官寨等語臣查本布爾桑岡即與從前董天弼由甲金達所取牛廠地方相近後失牛廠未能復由此路其間有三岡積雪嚴凝亦甚險要如能越此三岡順山前進不過三四日可至美諾今桂林已過卡了若由此派兵進剿已近桂林進兵之路一同攻取美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六

五

諾亦覺得力至色布色爾在北山之後深林密箐險狹難行若由此路繞行可至鄂克什官寨但等現在三面攻打資哩兵力僅足敷用並無餘兵可由本布爾桑岡繞路前進查陝西兵一千名甘肅兵一千名據報於本月十五日前後可到等公同商議此項官兵不必俟到資哩預計其將抵達木巴宗之日即派巴圖魯侍衛章京等前往帶領由本布爾桑岡一路前進其進色布色爾之兵擬於北山官兵內酌量抽出五岱前往統領仍督率餘剩之兵力攻資哩務期盡剿南北兩山之

賊直抵美諾又攻擊賊寨須用大礮臣等遣人將向陽坪所存銅劬及應用物料趲運前來趕緊鑄造庶為得力奏入報

聞

二十二日

諭曰從前進勦金川經略傅恆由喀爾薩爾一路提督岳鍾琪等由丹壩一路將來若須進勦金川仍當由此兩路分進溫福桂林各統一路官兵犄角夾攻使賊左右受困方可制其死命其中道路遠近險夷山川形勢阨塞及作何彼此聯絡策應之處溫福等宜早為留心部署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六

七

署務合胸有成竹以便臨時調度悉協機宜但賊番等心性狡黠其探訪消息較內地尤為便捷此旨祇應溫福桂林阿桂等數人密為籌度其餘軍營將弁等並不宣令其豫聞以防洩漏

二月初一日

諭曰阿桂著授為參贊大臣仍加恩將伊子阿迪斯阿彌達寬免回京

又

諭曰五岱參奏馬彪烏什哈達摺內密奏溫福自以為是不聽伊言以致眾兵寒心等語朕以溫福性躁一時不

能攻得資哩催促官兵前進以致眾兵寒心亦未可定將軍參贊理宜和衷共濟方可以任事圖功今若以五岱所奏之摺即寄溫福閱看伊必轉滋疑惑是以五岱所奏夾片已經焚燬但溫福在軍營實在如何舉動阿桂雖係提督然是滿洲世僕且在軍機行走多年溫福所行之事五岱尚且奏及何以阿桂反不奏聞今五岱所奏彼此有何爭競其何以不睦之故著傳諭阿桂據實密奏看來二人在一處於軍務大為無益不如派五岱隨在桂林隊內亦可將此一併密諭阿桂作速據實覆奏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六

八

初十日

公偕溫福奏言臣等查閱資哩碉寨石牆甚厚牆上均有出鎗孔穴又於地下刨溝藏匿我兵攻撲賊即於孔穴內放鎗抵拒其寨北一箭之地有大石卡一座創有地溝可通寨內石卡之北連起五座石卡而對面高峯突起處又有大石卡一座我兵進攻賊即於高峯大卡內向下放鎗援助臣等會商必須一面上攻高峯大卡一面下奪寨北之卡擊其各處援助之力資哩賊寨始可望其攻克臣等於本月二十四日子刻飭令巴圖魯侍衛佛

倫泰等領兵衝入寨北卡內合力攻斃將卡內二百餘賊殲殺四十餘名擒獲十二名奪取刀鎗等物無數其由地溝藏匿者窘迫跳出爲堵截之巴圖魯侍衛阿爾蘇納等盡數截殺隨即進攻礮寨賊衆仍於牆內放鎗自早至午竟不能逼近且恐傷損多人是以暫令撤兵仍放火砲轟擊以次攻卡千總趙全柱陣亡其餘兵丁亦有陣亡受傷者_臣等查賊寨內貯糧尚多寨西牆下又有水泉我兵不能絕其飲汲是以死守抗禦其寨北對面山頂雖經侍衛烏什哈達奪回據守但山頂下峻險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六

之處賊衆早已佔據起造大卡一座又起小卡五座直接山下大卡且於空隙之處疊砌石牆以便藏身互相援救至我兵所佔山頂相距賊卡中隔一溝必須下溝復上始能攻取現在五岱帶兵四千有餘除據北山山脊之外餘俱攻擊高峯突起之卡_臣等又送五岱大礮以資轟打_臣處大礮亦準對高峯轟擊俟五岱攻克大卡_臣等即督兵直攻礮卡務期必克至從前攻取之南山德壘角寨後又有大山一座山脊蜿蜒而下直出資哩寨後至鄂克什官寨前之阿喀木雅賊衆據此大山由

山梁以至阿喀木雅俱有石卡連接守禦若非取此大山則賊用高處下攻我圍困資哩之兵不能安穩且又塞我進兵之路_臣等於二十五日派巴圖魯侍衛三達爾等帶兵八百名乘夜登陟奪佔山脊次日賊來衝奪我兵擲石放鎗擊斃賊人無數二十七日_臣等又派兵一千名會同三達爾等佔住山脊之兵於二十八日卯時由山脊往下攻壓連克三卡殲賊甚多至第四卡地勢甚窄賊卡又築於隔溝高嶺之上現在設法攻斃若此山脊各卡全數克獲則我兵可以進攻阿喀木雅而資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六

哩亦必不支奏入

諭曰溫福阿桂等奏連日官兵攻斃賊甚多如我兵得進阿喀木雅則資哩賊人勢難存聚等語籌畫甚是據現所奏情形似無慮賊番自後掩襲惟當鼓勵官兵奮勇前進但當此險要之地若惟促令官兵攻取轉致多損兵丁于情事反無所益是當謀出萬全即稍稽時日亦無關係再所稱攻得阿喀木雅則資哩賊人即難佔據是阿喀木雅係南北兩山之要路得此即可摧滅資哩直攻美諾矣

二十二日

公奏言查溫福性本躁急今任征剿大事因不能立即成功甚為憂憤是以督率之處言語過嚴所以待衛將弁等雖屬畏懼並未致寒軍士之心其待五岱亦無藐視形跡五岱雖久歷戰陣但不曉大體性情猜防然辦理公務尚無挾嫌悞公之處若伊等果致貽悞大事 臣 阿桂係身受

重恩何敢隱忍不行陳奏至五岱忽叅溫福特以其令烏什哈達佔據山梁既因兵少未能據守且陣亡之副將色倫泰又係其帶往之人故思叅烏什哈達不遵法令叅馬彪不發兵接應即可與彼無涉又

阿文成公年譜卷六

三

慮單名叅奏恐奉

旨查問所以為先發制人之地至五岱叅奏烏什哈達馬彪時並未送 臣 會銜 亦以為不應叅奏故未列銜總之 臣 既未能迅速剿滅賊眾反致上厯

聖懷不勝惶恐奏入報

聞

二十四日

諭曰據溫福奏五岱在軍營種種乖張若仍令其領兵斷然不可此旨到時阿桂即代五岱領兵將五岱換至溫福隊內如五岱之意以為難攻地方派其攻剿亦未可

知今派阿桂統兵阿桂若能攻克其處五岱更有何說

二十八日

諭曰溫福奏底木達係澤旺所居從前原擬從會頭溝一路直搗其地嗣因三雜谷不能挑派土兵而固原兵一千名尚不足資進剿因而中止今既添派貴州兵三千名若先攻底木達擒獲澤旺再赴資哩一帶軍營亦為兩得如事屬可行必需請習帶兵大員方為有益今阿桂現往北山梁換五岱回營計貴州兵調到時色布騰巴勒珠爾早至軍營即可往換阿桂前赴底木達統兵進剿

阿文成公年譜卷六

三

又

諭曰昨經降旨令阿桂前往五岱軍營代其帶兵行走阿桂務須帶領官兵盡心攻擊北山礪卡以圖迅破資哩

三月初七日

公偕溫福奏言 臣 等久圍資哩日夜督攻未能速破所有北面山梁五岱現仍攻擊山巖突起之大石卡其南山官兵佔據特克裕爾山梁者直下河邊已繞過資哩西南兩面而猶不能斷其河北沿山之路查特克裕爾山之外從得爾蘇山根下至阿喀木雅前經酌派官兵往據山頂攻得礪卡因

第四石卡在山凹突起之處聚賊甚多屢次攻擊未能卽克是以令官兵仍在特克裕爾山駐劄相機另圖進取昨奉

諭旨以阿喀木雅爲南北兩山要路得此卽可剿殺資哩賊衆進攻美諾臣等再四籌酌阿喀木雅自應迅取而得爾蘇山凹突起賊卡急切不能攻破自當覓道繞過方能得利探得從特克裕爾山旁下溝有小徑尚可攀援通至得爾蘇其半山有密箐一帶因派兵四百名令總兵牛天昇侍衛烏什哈達等帶領於二月二十二日乘夜前往箐林深處埋伏又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六

三

派兵二百名在箐林之外接應又分兵二百名往上堵截賊卡接應之兵並令牛天昇等酌量先撥兵數十名誘出阿喀木雅寨內賊衆是夜山上賊人果見我兵人少出寨迎敵我兵隨卽走回賊人尾隨而來一入箐林伏兵從旁殺出直壓而下殺賊數十名餘俱竄入山下礮寨放鎗拒守其山巖石卡賊衆望見官兵打仗自上救援分派堵截之兵卽在山坡迎敵亦殺賊二三十名賊旋敗回入卡值天黑夜雨官兵暫行撤回臣等思資哩寨礮樓已均推毀賊人所恃惟在礮根石牆堅厚臣等

每晚令礮內裝放鉛子竟夜轟打使賊人不得乘間脩補日來見石牆坍塌甚多似有可以衝越之勢侍衛官兵亦因久攻未克憤奮願往因於二月二十五日晚派兵六百名乘夜潛進又北山根有大石卡二座各派兵四百名分路攻奪使賊不能相救又令南山帶兵之叅將成德等沿山繞河埋伏截殺阿喀木雅一帶前來接應之賊又知會北山五岱處令其聞聲同時衝壓二十六日天色將明官兵各隊並進而賊番先于寨外放卡一見官兵衝到隨卽奔回官兵追殺數人將至賊寨之外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六

三

因有深溝不能迅越並有叢棘亂石橫豎塞斷賊番總于寨內放鎗拒守其北山根兩大石卡俱與礮寨及北山坡各卡聲勢相聯賊又繞卡掘有深壕阻守其濠邊之賊亦被官兵用鎗擊斃而急切不能越濠取卡其時資哩寨內及北山坡並山根石卡內賊衆滾石放鎗官兵奮力相持直至巳刻臣等恐多損官兵傳令暫撤其成德埋伏之兵相距臣等稍遠當官兵進攻賊寨之時聞南山下亦施放排鎗甚緊隨據探稱成德等帶兵相度賊番來路藏伏山溝果見阿喀木雅之賊三百餘人前來

救援賊番惟防南山官兵衝擊不知山溝有兵突出奮力剿殺殺死四五十名餘賊奔回舊路再查派北山根上中下共有三路其坡上儘北之路賊人雖有石卡防護但逼近北山官兵不能行走其沿河儘南一路因逼近參將成德之兵賊亦難以往來惟中一路離河南官兵較遠未能截斷臣等前已令成德等每夜添撥弁兵過河巡邏遇有賊番偷越卽行擒殺務使其與資哩寨內信息不通自易於潰破奏入報

聞

阿文成公年譜卷六

三

初十日

公偕溫福奏言臣等接奉

諭旨令用木架佔據高處放礮下擊賊礮使其無能藏匿茲查得資哩礮寨在兩山之間近逼河沿臣等將大礮向西安放轟打寨牆又設礮於左右山麓向下轟擊其向西所放之礮高與寨牆相等而兩山麓所設之礮較寨高逾數丈比之安放木架下打尤爲得勢詢問俘獲賊番皆云寨中地刨深穴其面橫以巨木木上又填以土土上用石鋪蓋數層旁設洞穴以爲出入賊番日則藏匿穴中夜則偷

出脩葺凡有日間轟損之處俱係夜間補綴若見我軍有攻寨形勢其藏匿穴中之賊皆出而潛伏牆根由牆孔中放鎗抵拒臣等恐致多損官兵不得不暫爲撤退故雖數次進攻未能克取此時臣等夜間更番施放大礮不令賊人有脩築之暇庶幾坍塌處多易於攻取再我軍佔南山者由山梁排列山麓寨之西南兩面盡皆圍守已截斷賊番來援之路且接築數卡直至北山下相近河沿之處惟北山高峻坡上共有三路其中間一路賊番或因巖穴洞或築卡相連佔得地勢一時尚不能

阿文成公年譜卷六

三

斷其來路今五岱令章京巴彥泰帶兵自上而下築卡以斷其中路若此三路皆斷資哩寨落之賊必不能存再兩路山形高大其間峯嶺層次接連過一澗又有一澗其澗皆崿嶺削樹木極爲叢雜若不據其要害賊從幽僻小路偷過我軍之後佔據高阜反致爲其所擾今北山五岱官兵旣攻擊資哩北面山巖突起之大卡馬彪與各侍衛章京分領二三百兵至千餘兵各據要害迤邐共有四五十里其南山牛天界與各侍衛章京領兵由山梁下至山麓各據要處亦迤邐排列共有三四

十里至_臣等中路圍寨之兵晝夜施放鎗礮轟擊礮寨或誘賊出擊或埋伏捉生稍有機宜即便力戰但每日止能殺賊數名不能多爲勦戮此時非獨_臣等坐守兩月之久甚爲悒鬱即官兵咸深憤恨求請舍命奪寨者甚多_臣等將此次所降不可撲礮

恩旨明切曉諭官兵雖不敢遽行前往亦斷不致或生怠惰_臣等將奮勉官兵內應陞者陞用應賞者獎賞間有退縮亦重治數人以示炯戒惟視機有可乘卽時進兵攻取以期前進奏入報

阿文成公年譜卷六

三

十八日

公奏言_臣接奉

諭旨赴北山代五岱領兵將五岱換往溫福大營_臣於本月初四日到北山查看形勢緣北山險峻處所賊番本有三路往還救應今南山官兵圍至山下河沿此處賊已不敢出來至賊番所據北山山巖突起之大石礮其下官兵結卡七座此路賊番亦不能通惟中一路在山礮之下賊番築卡穴洞抵死拒守尚未截斷至山巖突起處之賊礮前五岱將

大礮安於山巖之北每日向下推打今礮石俱已摧燬擊死賊番無數而礮石推殘之後又掘地爲穴并刨深溝於窟內仍然拒守蓋緣賊礮在石包之前山峯之上左右俱係懸崖而中間山梁又甚險狹不能多兵同上是以五岱八次攻取七次受傷若必督兵攻取官兵心懷猶豫於事無益現今熟察形勢誠如

硃筆所指之處官兵所結第七卡以下再立數卡直至山下河沿與對河官兵合圍可以直斷賊人中路但賊見我軍向下合圍立卡自必捨命力抗不容脩

阿文成公年譜卷六

三

立必須一面派兵立卡一面截殺礮下前來接應之賊方能有濟查五岱所帶之兵現存三千四百有餘馬彪帶兵一千據色布色爾大山之頂甚關緊要其次章壽等帶兵九百名據薩嘉山頂亦屬要隘至_臣現在審其形勢凡有防禦衝擊地方及看守接運糧餉鉛藥之路駐兵數百名其餘攻勦官兵僅數百名尚覺不敷分派然斷無坐候添兵之理現在數日內各處卡隘趕緊修固將防守之兵酌量抽出再於溫福營內調兵二百名合力攻取務將資哩後路一概斷絕以期必克奏入

諭曰溫福等攻剿南北山梁情形並將原發圖樣粘簽覆奏圖內稱阿桂在北山駐兵已築石卡七處自上述下直壓中路與硃筆標識之道相合所據既已得勢自可斷絕賊人由西至東之路但邀截固屬緊要仍當分兵攻剿資哩西北一帶賊礮抄截資哩之後使山巖大石卡之賊不能接應方為扼要再資哩之東官兵現在安營設礮或從該處分兵攻打資哩北面之礮並斷賊番從北山上來之路官兵兩路夾攻北面礮內之賊自不能支此礮一得則賊番必不能復為援應資哩即當立破設或賊番下山正可乘勢掩殺自屬制勝要機今於

阿文成公年譜卷六 三

圖內復用硃筆圈識著發交溫福阿桂按硃批指示之處酌量情形相機妥辦

公偕溫福又奏言臣等查賊匪在在據險死守非分路夾攻不能得濟逆酋之父澤旺所居底木達地方係在美諾之北與金川接壤如能分兵直搗底木達先擒澤旺並斷美諾之接應於全局實為有益是以從前臣等擬派固原兵一千名同三雜谷土兵三千名由會頭溝進剿嗣因三雜谷不能派兵固原兵亦即改赴西路軍營令維州協副將五福帶兵數百名在彼駐扎茲奉

諭旨令臣阿桂俟新調之貴州兵三千名到川即統領直剿底木達等自當欽遵辦理惟查貴州兵由成都至汶川出口經過瓦寺鄂克什各土境抵營後方可覓路前往底木達地方前此擬於會頭溝由三雜谷進兵者原因固原兵從松潘入川故欲就近撥往今黔兵經由之路與會頭溝相去遼遠三雜谷既不派兵更無須遠從該處行走現在臣等駐兵之處其迤北之別斯滿等處皆有路可通底木達因兵力不敷未能分剿臣等愚見應令黔兵迅赴西路軍營俟其到日審度官兵已攻抵何處

阿文成公年譜卷六 三

再行酌量道路臣阿桂統兵分進總之兵力既充臣等自可隨時酌辦斷不敢稍悞機宜至蒙

恩調撥之甘涼兵一千名查此項兵丁現據報稱涼州兵五百名分駐覺教地方甘州兵五百名分駐打箭爐若令其由省城來赴西路固屬紆迴多稽時日即由雅州木坪前來亦須二十餘日所過地方又多一番料理似應飭新調黔兵兼程前進西路軍營至桂林處分辦草布什咱正在需兵臣等是以行知提督汪騰龍令將甘涼兵一千名仍留南路再臣等前次奏懇加調綠營兵數千名並奉

旨准調陝甘兵三千名並

敕該提督等預備起程臣等業已恭錄

諭旨咨明文綬等令於官兵料理齊備時即行起程赴川

奏入報

聞

二十日

公偕溫福奏言竊臣阿桂前赴北山即擬順坡接築石卡斷賊後路與南山官兵合圍詎賊番狡惡異常惟恐官兵壓至北山坡中路本月初八日乘夜大雪於官兵相度擊卡之處先行捨築二卡臣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六

三

阿桂以此地最關緊要若任賊人佔住斷不能往
下築卡因即於初九日五岱隨同臣阿桂派撥官兵令巴圖魯侍衛額森特帶領兵練一百名於賊番所築石卡之上截殺阿喀木雅等處接應之賊又令巴圖魯侍衛烏什哈達帶兵二百名攻取西邊大石卡又令千總陳大剛帶兵一百五十名攻取賊番東邊石卡又令

乾清門侍衛彭霽巴圖魯章京福音保帶兵分布於薩嘉山峯之橫嶺以擊斷後山各處接應之賊屆時東邊卡內賊番見官兵不避卡石撲攻勢猛出

卡欲逃官兵趕上殺死甚多其西邊大石卡聚賊

百餘名放鎗甚緊該處地勢更險官兵不能直衝

而入烏什哈達等將原帶之兵及已克東卡之兵

合力進攻自己刻至未刻官兵直抵卡前放鎗拋

石並跳入卡內奮力砍殺賊番棄卡逃竄者又經

官兵追殺當攻取此卡之際阿喀木雅各處聞聲

來援之賊分為兩隊前來其從北山下來者約二

三百人為額森特截殺賊番二次力衝官兵放鎗

滾石殺至四五十名始行敗退其沿河傍南來者

先經臣溫福令南山帶兵參將成德巴圖魯侍衛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六

三

阿爾蘇納章京丕亨保等預為堵截施放鎗礮擊斃多人賊眾旋行退去又後山各處來援之賊約二百餘均經彭霽福音保等帶兵擊退亦殺賊數名帶傷者頗眾此次各處官兵無不奮勇出力臣阿桂即令攻得賊卡地方及附近可以往來之處一面派兵防守一面連夜搬運木石於初十日黎明臣阿桂督勵官兵上緊趕築石卡至晚於前築七卡之下接築六座直至坡礮已將賊人來路截斷是夜風雪甚大臣等隨令南北兩山及各處帶兵將領加倍嚴防至五更北山賊卡及資哩之賊

露有奔逃光景臣阿桂即從北山梁帶同侍衛烏什哈達額森特章京巴彥泰佛進泰及副將富紳等率兵衝殺直下臣溫福令

乾清門侍衛賡音素巴圖魯翹蘇爾海祿新達蘇佛倫泰巴圖魯章京官達色侍衛明仁帶兵分頭儘力追殺賊人泗水而逃又經南北兩山官兵層層抄殺其淹斃在河者為數亦多餘賊俱竄入阿喀木雅一帶礮卡內合力死守臣等當將資哩礮寨佔據隨即移營至阿喀木雅寨外高處安設大礮對寨轟打其資哩舊營盤內因有糧食軍火等項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六

三

不可不加強防守留兵五百名令董天弼帶領駐扎臣等再查阿喀木雅寨在德爾蘇山根高礮之上內外礮卡甚多其南山德爾蘇自上至下及北山美美卡一帶賊人礮層列俱與阿喀木雅聲勢相接臣等查看情形南北兩山官兵雖經露處兩月有餘不無疲乏然以地勢賊情而論現在仍須兩翼並進官兵斷不能撤回至阿喀木雅礮卡既堅或當覓取道路繞至鄂克什舊寨及木蘭壩之處臣等現在悉心籌畫上緊督辦奏入

諭曰溫福阿桂調度有方將領等亦能奮勉出力從此軍

聲益振自可乘勝迅擣賊巢速擒逆豎深為嘉予溫福阿桂及在事之侍衛將弁等均著交部議敘

又

命賞阿桂小荷包三個

三十日

公偕溫福色布騰巴勒珠爾豐昇額奏言臣等接奉

上諭以賊番屢次潛圖劫營是其長技今梭磨土婦卓爾瑪差喇嘛密告金川幫兵要劫西路營盤尤不可不加強嚴防竊臣溫福現於阿喀木雅之西德爾蘇山下扎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六

三

營此處溝身繞曲山勢更為陡險臣等自攻破阿喀木雅後即添總兵牛天昇
乾清門侍衛賡音素同巴圖魯侍衛章京將弁等將自德爾蘇山頂下至河邊全行佔據直接北山之麓其德爾蘇山外又有一高山名喇卜楚克賊人現據山梁由山頂至山下之木蘭壩卡柵層層排列臣溫福現在督兵攻擊其北山自會爾瑪山梁下至美美卡賊人礮卡尤為堅險臣阿桂於攻取阿喀木雅之後現在移營會爾瑪山梁進攻距賊寨不及一里察看會爾瑪寨礮房雖多先經坍塌

賊番新爲黏補尚不難於攻取且其地亦無關緊要惟近西之美美卡在山嶺之上兩面山壁陡削中間僅有一綫仄徑從山脊蜿蜒而下其嶺上大礮既堅而仄路中凡有峯巒突起之處賊人皆修建礮卡層層林立抵死拒守雖有小徑然直逼山根賊人滾石放鎗官兵萬難越過現在一面安礮推擊會爾瑪寨一面派令官兵速築石卡漸逼美美卡或截斷迤北山溝中別斯滿甲爾多等處賊人救援之路或斷其附近水卡方可得手臣等察看此間形勢北山之美美卡南山之木蘭壩均爲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六

奏

進兵扼要之地不論攻得一處即可統兵前抵鄂克什舊官寨現在督勵官兵加緊籌辦以期迅速攻進惟是賊人狡惡異常誠如

聖諭以偷劫營盤抄截後路爲慣技臣等自攻過阿喀木雅逆料賊番或乘我兵甫移營壘潛來侵犯嚴飭各將領加緊防範十五日夜北山果有賊番分爲兩路來擾官兵駐卡地方均經官兵知覺放鎗擊殺賊退至屯練看守兩卡復三次直撲卡前又經土外委那木喀塔爾帶領屯兵殺退十六日子刻賊分三路從河灘來擾南山官兵直至營外經侍

衛賡音素等帶兵剿擊傷斃者約數十名臣等此時惟有盡力攻剿加意嚴防如遇有賊偷營正可大加懲創鬼蜮伎倆自不敢復施至大兵後路除自達木巴宗以東各處先經酌留官兵令總兵和邦額帶領駐扎今臣等又經深入所有資哩舊營復派董天弼帶兵在彼防守臣等進剿於一路之中已分三路賊匪處處支拒又須防我兵之由別路分進者小醜力量似不能繞出曾頭溝一路以絕糧運臣等防範後路雖不能有多兵分駐然即現在所留之兵相其要隘分地布置自可不致疎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六

奏

虞奏入報

聞

四月初四日

公偕溫福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奏言據探路人回稱喇卜楚克山頂積雪雖大其下有小路可以攀附而上若官兵乘夜繞過大山從此上登壓下將山坳內賊礮攻取又從此旁山前進立卡直壓木蘭壩寨落方爲得勢臣等預派兵將並備築卡木石別派官兵一隊統往攻壓親帶官兵於山旁險處壓取木蘭壩至臣阿桂在北山一面施放

大礮將會爾瑪水礮轟擊一面從別斯滿等處截斷賊人接應之路分派官兵向下接連築卡今水礮已漸推墮我兵立卡處所距賊礮僅隔一箭之地別斯滿賊人已難接應由此順坡而下再立數卡截斷賊人援路奪取水礮則美美卡之賊其勢愈為窮蹙即可相機奪取若果得手並可乘勢進攻舊鄂克什官寨但賊人尚恃其山高勢險林濠深密堅築卡礮抵死拒守臣等惟有同心併力以圖早蒞其事奏入報

阿文成公年譜卷六

十五日

公偕溫福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奏言喇卜楚克之山麓迤邐而下直抵河沿必須全行攻取始可進逼木蘭壩臣等公同商酌於二月二十九日令侍衛阿爾蘇納寧珠布參將成德等帶兵自阿喀木雅前進沿山奪卡數處至亥刻賊來衝突即被我兵擊敗是日又令總兵牛天昇及侍衛佛倫泰等帶兵由德爾蘇邊上喇卜楚克山頂忽林箐中突出賊番二三百名來斷官兵上衝之路官兵放鎗急擊斃賊甚多因賊番於山頂連結大卡數

阿文成公年譜卷六

座地勢甚險卡座亦堅且兩旁別無道路未能攻克再北山之會爾瑪寨與美美卡相連中間賊番連設四礮必須奪據乃可絕賊人救援之路臣阿桂處亦於二十九日派額森特帶領黔兵向下奪取又派烏什喀達巴三泰等帶同土練往卡北預為埋伏額森特於黎明時乘其不意將四礮全行奪取賊眾潰逃正過卡北伏兵齊起截殺所殲甚多臣阿桂隨即立七卡以斷賊人救援來路是夜賊人兩次來奪未後二卡俱為我兵擊敗至四月初一日子刻復又捨死來衝臣阿桂恐有疎失即派額森特烏什哈達帶兵接應賊旋逸去是日臣阿桂又派馬彪額森特伏兵東崖之下攻奪水礮別派勇銳官兵於水礮南北預為埋伏以絕賊人來援隨率眾攻破礮門一鼓而進戮賊亦多其南北兩路來救賊番均被伏兵截殺初二日乘勝併奪會爾瑪寨現運大礮逼近美美卡轟摧乘機攻取奏入

二十五日

諭曰溫福等奏南北兩山打仗情形看來阿桂處殺賊甚多所辦甚屬奮勉

公偕溫福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奏言臣等現
在攻取喇卜楚克林箐中均有隱匿賊番臣等每
日放鎗打散惟山頂賊碉甚多兩邊並無路徑現
今一面進攻一面拏卡必將兩山碉卡全數克獲
方可進攻木蘭壩若專攻南山反致遲延月日臣
等欲將南山之兵仍舊攻擊至北山咱贊色爾渠
東瑪等處宜先取之以斷別斯滿來援之路使賊
不能駐守今自奪獲魯爾瑪水卡以來臣阿桂將
大礮移擊美美卡但寨東有大石礮一座迤北與
咱贊色爾渠東瑪喇嘛寺甲爾多等寨連接賊番
阿文成八年譜卷六
三

兵擊敗共殺賊十餘人又巴圖魯侍衛佛倫泰等領
兵五百名攻取咱贊等處自上壓下賊衆不敢支
拒分頭奔竄遂將山溝內大小九寨盡行奪取至
溝中甲爾多寨較之別寨更堅地勢尤險侍衛巴
三泰等領兵五百名先據賊番取水之路及侍衛
佛倫泰等已奪溝東諸寨遂與巴彥泰會合進攻
賊番見官兵勢盛驚惶潰亂各從碉內放火奔竄
當將甲爾多佔據我兵一日一夜未經休息暫行
撤回十五日又督兵攻擊喇嘛寺東瑪色爾渠等
處有賊百餘從別斯滿山梁來犯侍衛額森特等
阿文成八年譜卷六
四

據守甚嚴各寨互相接應必一時並進方能得利
現在所有官兵一千二百名不敷分撥因於南
山撤來貴州兵一千五百名內派出九百名四月
十三日臣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帶領同上北
山臣溫福亦於十四日前往臣阿桂分兵各路同
時攻擊其侍衛彰靄等領兵一千二百名攻取美
美卡惟因礮牆堅厚未能即破而西寨賊番之來
救者官兵奮擊殺死二十餘人又侍衛德赫布等
領兵一千五百名攻取喇嘛寺東瑪等寨有賊二
百餘人與喇嘛寺賊五十餘人兩處迎戰均被官

伏兵殺敗今臣等現在遣人探覓路徑擬即由美
美卡對面山梁直取鄂克什舊寨奏入
諭曰現在兵力甚強賊番若在礮卡藏匿或尚難於痛殲
今西寨賊衆直前救援僅斃二十餘人北山二百餘賊
前來僅斃十餘且敗走賊番皆由礮卡而出何以竟不追
趕勦殺若以綠營兵不甚得力則軍營現有滿洲兵二
百名又有巴圖魯侍衛章京皆何爲者總之辦理賊番
愈速愈妙即山險路窄抵死固守亦應鼓舞官兵別尋
路徑設計辦理
五月初七日

諭曰阿爾泰等奏桂林在軍營乖張捏飾各情形實出意想之外已派福隆安馳驛前往查審並諭阿桂迅往南路辦理進兵之事矣福隆安未到之前仍令桂林辦理阿桂不可豫有洩漏

又

諭曰現在進剿機宜甚關緊要溫福一路阿桂之外尚有豐昇額為參贊著傳諭阿桂速赴南路統兵若阿桂先到成都即在彼候福隆安到時同往若福隆安已過成都阿桂速赴軍營毋稍刻緩

初八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六

諭曰溫福等奏聞得南路大兵由西山進兵欲截小金川甲爾木後路不意金川之兵潛從後路抄出將官兵截在中間圍困七日傷壞甚多其數目傳說不一等語是桂林派往西山進攻之兵傷損甚多桂林竟爾隱諱不奏實為可駭桂林之罪已為不小福隆安審實後即可按律從重治罪將桂林拏問交阿爾泰嚴加看守進兵之事即交阿桂專辦

十二日

諭曰南路帶兵進剿之事昨已令阿桂星馳赴彼接辦到時即行統率官兵實心妥辦剋期集事

恭錄

御製詩

自慙

夜不安眠晝問頻畫籌軍務每勞神自慙息事安民念却類窮兵黷武人小金川逆會僧格桑於庚寅夏即鄂天嗣親往誠諭逆會即遵教退兵比奏至朕以番蠻互相仇殺習俗使然既知悔罪息爭亦遂釋而不問迨阿爾泰甫回未數月逆會復於去年夏乘金川與革布什咱搆聚仍圖鄂克什且與金川索諾木潛相勾結狼狽為奸金敢築阿爾泰等猶遲疑觀望雖稍進兵未得要領知其不足恃因諭溫福自滇赴川專司攻剿西路且命桂林代為督飭經理後見其措置合宜遂罷阿爾泰命桂林代為督飭去歲十一月事也小金川之役朕初意實不欲煩師旅今則兩會同惡索諾木敢於助賊抗顏不意實不欲煩師旅今

阿文成公年譜卷六

嘗不悔前此之失於姑息致三年尚未已三年養狡寇藏功茲實勢難中止非好為黷武也奈逢兩路誤庸臣溫福初至西路軍營策勵將士即攻破之可望乘勝采入乃因參贊五岱密計溫福察其必係有過懼劫先發制人及命溫福查覆果列五岱罪狀以奏即命色布騰巴爾珠爾代為參贊大臣命同豐昇額往鞫其事色布騰巴爾珠爾兩代為參贊大臣命同豐昇額往鞫其事

新彼此速庸臣過即予之過易置佇聞報捷臻奏捷音耳

二十二日

公偕溫福豐昇額奏言臣等查南路軍營於四月

初間連日雨雪實因番地氣候寒多暖少臣等自

過巴朗拉而抵資哩時屆春初每日有疾風暴雨

倏來倏止即疑小金川地方素習紅教必係鯨吞

所為臣等思僧格桑罪惡貫盈神人共憤

天朝師出有名邪術豈能勝正第今已交夏令而北山營

盤連日雷電大作繼以大雪積至盈尺雖無甚妨

碍而道路泥濘行走不便夜間守卡之兵不無少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六

聖

累自應破其邪術方於軍營有益茲蒙

皇上厘念戎行派令三濟扎卜薩哈爾索丕二人分往西

南兩路軍營備用伊等素有法術自能著效且

天心助順邪沴自消臣等惟有仰仗

天威以冀剋期平定奏入

諭曰番地雖與雪山相近然四五月間尚有大雪其為餘

答無疑此等邪術不過欲使人怖畏人若見而生怯則

其術愈逞惟能處以鎮定視之淡然其技窮而法亦不

靈所謂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也溫福阿桂當曉諭營中

將士等共知此意至連陰積雨官兵等單帳棲身亦不

可不加體卹若見伊等實有疲困情形不妨酌加賞資

或值伊等匱乏之時口糧等項并不妨暫從優給以此

鼓勵衆心俾知歡欣鼓舞於軍務亦為有益果能撫卹

士衆為國宣勞朕從不稍存靳惜况軍需備項已撥至

六百萬兩支給亦無慮不敷溫福等斷不可為慎重錢

糧起見惟知按例不知體朕惠愛士卒之深心也至兩

路抗拒之賊金川幫助者居多每恃刦營為長技幸而

官兵善備屢經奮勇殺退但恐賊伺我軍畧懈故智輒

萌若當入雨之時更當嚴加防範而火藥一項尤屬要

需溫福阿桂務當預飭將弁畱心防護以期有備無患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六

聖

二十七日

公偕溫福豐昇額奏言臣等西路軍營蒙

皇上加添兵力隨時抵補若須夾攻並進兵力似猶未敷

分撥至南路軍營約畧新舊調兵較多但自去秋

至今傷疲者實已不少是南路亦不可無兵接濟

今仰荷

聖明洞鑒復令預備五千名以為兩路之用臣等通盤籌

畫陝甘兵現在抵川之三千名已赴南路其初報

起程之三千名定赴西路所有此次預備之五千

名臣等已遵

旨行文調用然計其起程入川尚需時日臣等現在晝夜
籌辦極力設法攻剿倘彼時能深入賊巢剋期會
合則此項兵丁又當併剿金川另行確籌分撥如
陝甘兵將次抵川而西路猶未會合臣等當酌量
兩路需用商定數目飛飭帶兵官弁分路進發於
攻剿事宜自更得力奏入

諭曰阿桂甫自西路調往南路所有西路兵力情形皆得
深知更可與溫福通盤籌畫每路需兵若干卽行檄知
陝甘帶兵之員分路趨赴自尤妥速至統計前後所調
之陝甘兵已一萬七千名貴州兵八千名合之川省所

阿文成公年譜卷六

聖

有兵練不下六七萬餘兵力不爲不厚此時攻剿小金
川已足敷用但將來進剿金川分路派撥自屬多多益
善現已諭文綬再行預備陝甘兵五千名聽候調取至
西路軍營現調哈國興迅往隨同領隊而南路軍營令
宋元俊分往綽斯甲布後更無熟練之人昨派往之副
都統永平雖爲可信但初至川省於該處賊情地勢未
必卽能明曉著福隆安同阿桂於綠營副將叅遊內或
於派往之侍衛等官內選擇諳悉風土形勢量其是否
堪勝領隊之任通行選派數員奏交阿桂酌量派用
公又偕豐昇額奏言查東瑪色爾渠喇嘛寺三寨

俱在美美卡別斯滿之間賊衆據險死守官兵攻
擊三次將大礮下所有卡房逐一攻克而賊番乘
夜復將已壞礮卡脩補堅固今臣等將從前所建
木柵石卡兩邊又連立柵卡數處從此三面夾攻
則喇嘛寺色爾渠斷不能久守我兵直至溝底斷
其北邊別斯滿等處來路一直攻取美美寨似不
費力五月十二日臣豐昇額至北山與臣阿桂鼓
勵官兵冒雨搬運木石陸續前進安扎柵卡距賊
寨止十餘丈是以濠卡內露身放鎗及往來行走
之賊俱能擊殺若再扎二三柵卡移設大礮施放

阿文成公年譜卷六

聖

則賊番自不能存駐但現在非雨卽霧地皆溽滑
大礮難於鑄造因令燒炭備用烘乾地段卽便趕
鑄礮位奮力進攻奏入
諭曰勉爲之諒今已得東瑪矣
公又奏言臣思桂林係總理南路官兵現當進攻
緊要之際諸事不容刻緩而此地北山礮卡逼近
賊礮且又已派撥川黔兵一千二百餘名往赴南山
添助副都統富勒渾總兵李煦等繞路攻壓就現
在所有兵力仍於東瑪兩旁往下接築木石各卡
以斷賊人來路均於數日內卽可攻克亦均關緊

要_臣仰蒙

恩命趕赴南路領兵謹將現在事機并侍衛章京將弁之能否攻取之先後逐一告知豐昇額俾其悉心經理_臣於十八日起程計自阿喀木雅共二十四站星夜趕上福隆安同赴南路_臣蒙皇上委任隆恩惟有體察軍心振興士氣總期掃穴擒渠殲除醜類以抒積憤而靖邊隅奏人

上是之
六月初一日
公奏言_臣奉

阿文成公年譜卷六

聖

旨馳赴南路統兵進剿業于五月十八日起程二十三日過省惟是南路事宜若俟_臣抵營商辦未免稍稽時日現已飛行宋元俊將漢土官兵現有若干火藥鉛丸備貯若干並器械是否足敷配執之處星速寄知以便克期籌畫_臣一到時即可督勵官兵進剿現蒙皇上以兩路軍營尚須厚集兵力復賞給陝甘兵五千名其南路應需若干之處亦容_臣抵營後悉心審度具奏奏入報

聞

公又奏言查三雜谷土司境地在小金川東北其會頭溝一帶為底木達布朗郭宗後戶若從此路進兵不獨可分賊勢且使其首尾不能相顧於攻剿全局殊為有益是以去冬將軍溫福擬調三雜谷土兵令總兵書明阿督同進剿嗣因該土司等具稟求免派兵而止近蒙

皇上仍准其下壩傭工自必心生感激該土司於四月內遣頭人來營請安送禮_臣與溫福等卻其物件諭以此次大臣進討小金川務在擒渠掃穴不滅不休斷不肯遷就中止

阿文成公年譜卷六

聖

天朝兵力原不藉爾等土兵協助但爾三雜谷素稱恭順土司當自行酌量頭人惶愧叩頭據稱俟伊土司議定再來回話而去茲於五月十九日游擊沈寬守備袁敏稟稱三雜谷土司願領兵二千五百名從會頭溝一路進攻等語宋元俊亦經稟到_臣思前此西路軍營拏獲賊番訊係底木達布朗郭宗之人為多審度賊情必以三雜谷土司久為伊所挾制後路可以無虞而別斯滿一路礪卡林立度大兵未必遽能深入是以於此多派賊番分頭抗拒若令三雜谷土兵從該處進剿自為得力但該

游擊等稟內有必須添派漢兵協助其帶領漢土官兵亦須大員之語查土兵原無紀律自須漢兵彈壓督率方可得用至統領漢土官兵不但必須大員金須熟悉情形之人措置始能妥協臣現已馳赴南路三雜谷地方距西路軍營為近業已行知溫福豐昇額囑其審度事機就近調度庶為捷便再綽斯甲布土司境地在金川之西雖屬逆會親戚而前因金川指使從噶克侵取該土司噶爾瑪木魯宗地方復自佔甲爾壘壩是以久成仇隙臣於正月間訪聞此事即思甲爾壘壩係革布什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六

覽

咱與金川毗連要隘若綽斯甲布能據其地則革布什咱亦易於收復因該處近於南路當即札致桂林囑其密辦嗣桂林亦先有所聞已檄令該土司發兵往佔今據宋元俊稱綽斯甲布土司告請攻剿金川隨派都司李天佑領兵五百名先往諭以隨後大兵續到等語查小金川現在竭力死守總由於金川為之黨援綽斯甲布地大人多若發兵攻剿金川賊會更必撤兵自衛於進剿小金川既為有益且三雜谷暨綽斯甲布既思自効此外各土司亦必請發兵助順金川形勢既孤於接

辦之局不為無裨其綽斯甲布發兵為數若干及李天佑帶兵五百名前往是否足資督臣該鎮均未詳悉聲明現復行令逐一具覆以憑酌奏入諭日據奏三雜谷暨綽斯甲布皆願出兵助剿金川現在查明籌辦等語所見甚是前已有旨令由會頭溝一路督率三雜谷土司直取底木達布朗郭宗擒拏澤旺及逆會之妻以斷小金川後路金諭令宋元俊同侍衛等統兵赴綽斯甲布率領該土司兵練直剿金川以掣賊會之勢阿桂尚未接奉前旨而所奏適與朕合但會頭溝一路因調哈國興赴川令其順道帶兵金令董天弼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六

季

同辦今思哈國興自滇入川尚需時日現在三雜谷既願出兵効力機宜不容刻緩著專派董天弼往彼統兵至宋元俊前往綽斯甲布之處阿桂到軍營後即與福隆安阿爾泰會同商酌揀派侍衛章京金酌選兵丁若干令其迅速帶往妥辦庶幾出其不意成功尤速

二十日

公奏言臣於六月初四日至卡丫軍營留心察看形勢甲木以內山險路狹而礮座甚多自卡丫至格宗沿河兩面山腳重疊交錯路尤險阻而格宗三口以上賊人於兩邊山腿堅造柵卡攔路從前

桂林等衝擊此處已經失利今必由別路方可得
進詢之宋元俊據稱兩邊皆有山路可以遠越但
必各派兵數千從兩山分遠而進方可望抵僧克
宗且卡丫西邊山外既係金川地方東邊山外汗
牛地方亦有賊人守卡今欲遠進則東西兩山各
要隘口均須分兵防禦賊人衝截現在兵數除分
駐革布什咱綽斯甲布索布大寨等處外存兵祇
七千數百名其新調之陝甘兵三千雖已過打箭
爐但因甲木楚河橋梁毀壞不能徑渡今到營者
不過一千五百名即全數到營合之現有之兵亦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六

五

祇一萬一千自邊谷至格宗三十里中所有墨壘
泥壘達烏等處均須連營分守而兩邊山路險要
處又須逐一佔據則現有戰兵實難抽出以供分
路進攻之用若兵數過少遠進又為無益等語
思宋元俊之言似欲計出萬全但軍營官兵僅有
此數此外別無抽撥即使請

旨再從別處添調官兵而路程寫遠亦無靜俟來兵始行
攻剿之理查南路軍營自墨壘溝之役傷損過多
不能整肅而米石亦未充裕臣到此悉心籌計尚
無頭緒竟不能於日內進攻甚為憂悶現在整頓

官兵詳察形勢相度機宜力圖進剿斷不敢稍事
遲延奏入

上是之

公又奏言查川省地方自雅州以南處處崇山峻
嶺一切輓運軍糈及應付差務臺站夫馬經理尤
關緊要臣經過各處留心察看所有臺站馬不過
數匹稍足供馳送文報之用此外率多疲乏而揆
之額設數目亦不能全臣輕騎減從沿途應付已
不免於遲滯及抵打箭爐例應支領長馬出口臣
酌減過半尚因所撥馬匹未到守候一日有餘始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六

五

得馬數匹僉僱商販驛頭以資前往如此積疲
設遇要緊差務必至貽誤至於輓運兵米全在人
夫現在南路商運自省抵營計程三十餘站一路
鋪店無多食物昂貴雖經照例給值而運夫艱於
買食裹足不前是以地方官長運既難商運亦少
惟賴各站滾運以資接濟今每站人夫率多逃亡
每日所運不過一百餘石雖阿爾泰設法催趨而
運到軍營只有數日之糧各站並無存貯不惟將
來加添兵眾及裹帶進發匱乏堪虞即今官兵日
食亦未有源源接濟之策從來州縣辦理軍營閱

日稍多即不免於因循怠惰現當進剿緊要之時
必須大加振作俾各知上緊籌辦庶不致稍有玩
悞奏入

諭曰軍營糧餉最關緊要設有不繼貽誤非輕文綬向在
西陲辦糧頗為熟練著即調補四川總督文綬接到此
旨即著馳驛前往章谷一帶往來董察實力籌畫將官
兵應需糧石上緊運赴軍營俾得寬餘接濟其沿途臺
站情形並據阿桂奏稱現在馬匹短少遇事疲玩亦著
文綬悉心經理務期安速

二十九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六

聖

公奏言 臣等自抵軍營查閱南路情形自約哨以
至達烏六七十里間山勢均極險峻礮卡更為稠
密前此官兵等力能攻取實非不可用之兵即至
果洲山後失事之初官兵與金川賊番當面對敵
殲戮五六百名獲取牛羊二百餘頭前以綠營兵
丁所言尚不足信近有脫出侍衛額林會爾跟役
回人鄂特則爾言亦無異自非虛誑惟是挫失以
來兵力不無消沮 臣未到之先聞夜間營中時有
驚擾之事 臣每諭以賊眾不過恃其地險專心死
守至於接仗原非官兵敵手即如前此果洲山後

初與金川打仗被我兵殲殺數百惟官兵因見距
僧格宗不遠過於輕銳深入被賊截斷後路以致
多有墜崖落水者並非賊番勇銳此皆爾等所知
何足為慮現已續調各省勁旅前來惟當努力齊
心奮勇殺賊以報將士之讎屢次曉諭官兵頗多
醒悟且南路官兵經月未經接仗而我

皇上軫念戎行一體賞給錢糧其疲困匱乏者今又隨時
賞資官兵感激

皇仁人人思奮已漸有起色惟是此間帶兵之提鎮等絕
無諳練之員軍興以來承辦諸事惟宋元俊一人

阿文成公年譜卷六

聖

而該鎮不過在川年久熟悉番情調遣土兵為土
司所信至於行兵接仗亦未經閱歷是以紛若亂
絲一時不能得其頭緒即如歷來以原營將弁管
領別省兵丁而兵丁亦各營雜湊以致什伍不能
相習且經輾轉調撥本營之官遂有不知本屬兵
丁去向者是以稽查兵數一時難以清查遇有陣
亡事過急切亦無確數即如各營所存火藥鉛丸
及有無缺短軍械 臣到日即行詳查迄今尚未有
實數現在嚴行指示加緊督催旬日之間亦可期
其清理至運糧一事係地方官專責 臣惟當鼓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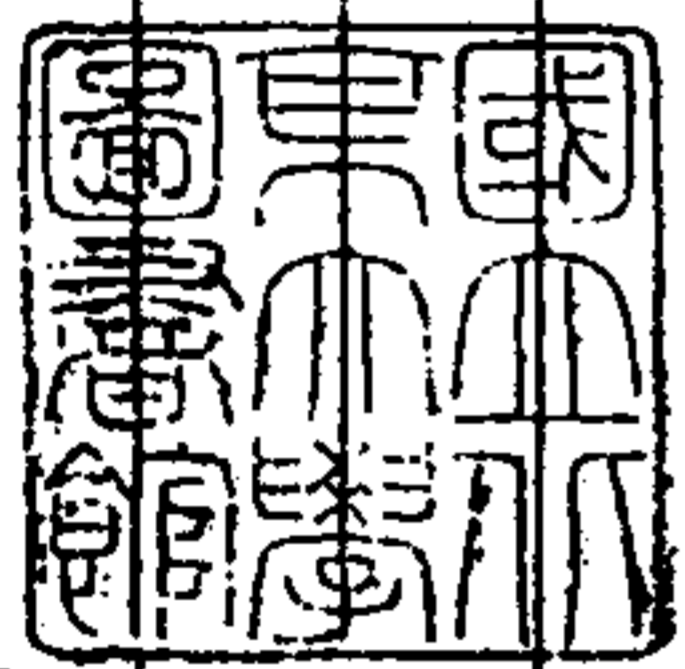
官兵奮勇進剿但現在卡丫一路無五日之糧不但統兵進發裹糧有所不敷即今河水漲發人夫短少一日運到之糧尚恐不足一日支發之用臣察看情形恐致貽誤亦向阿爾泰告知令其實心籌畫上緊趕辦奏入

諭曰前因川省兩路軍營糧運緊要傳諭文綬令其速赴新任董辦今阿桂奏現在南路軍營糧儲短少不可不急為妥辦文綬諒已起程在途再傳諭該督不必俟莅任後始行籌辦以致緩不濟急一入川境即將南路糧運應如何急辦之處悉心熟計速為轉運務使軍儲源源接濟以資進剿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六

七



阿文成公年譜卷七

受業

王

昶勳

盧蔭溥增補

第三孫那彥成恭纂

乾隆三十七年

七月初五日

公奏言達烏東西兩山梁均極險仄現於東山後尋覓間道即於一二日內進發雖軍糧未能克期運到但機會可乘不敢因此稍有遲滯奏入

諭曰軍行糧餉不繼所關甚重朕因此益增繫念阿桂向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七

一

來遇事持重此次進攻必實有可進之機斷不致冒險輕進現已嚴飭阿爾泰上緊趕運軍糧以資接濟朕惟盼捷音速至耳

初十日

諭曰阿桂奏南路侍衛章京俱令與綠營之領兵官同住所辦甚是侍衛章京等係派往勦賊之人一切攻勦情形必須親駐其地詳細體察兵丁出力與否亦必朝夕同處彼此相習方能調度得宜若平素俱在營盤附近居住臨陣方領兵行走官兵何能合為一心此必從前桂林為總督時將伊等賓客相待所以有此錯謬阿桂

既將伊等分發領隊著傳諭溫福等西路軍營亦即照此辦理

公偕阿爾泰奏言臣等奏明於東山梁後尋覓間道即於六月二十三日分兵三路從扎哇窠山前進至魯楊山麓見有木城三座石礮四座官兵乘其不備搶上山梁賊眾敗逃當將卡柵佔住次日官兵復進繞過山梁數道直抵魯楊山梁之下山形壁立並無路徑而懸崖上均有賊卡踞守臣等以駐兵籌辦時日多稽糧運不無難繼因即撤回又防賊番乘勢尾隨一面設伏一面撤兵果有賊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七

二

番分路衝突前來經官兵奮勇截殺殲斃甚多並斃紅衣頭目一名賊眾潰散官兵按隊撤回現另探覓路徑再圖進取奏入

諭曰阿桂從東山梁進攻雖得有數卡殲斃賊番及其頭目兵氣稍覺奮揚但以路險山高不能采入旋即撤回仍屬有名無實是該處形勢進取頗難據阿桂另摺奏稱昭通湖廣兵各三千名到日可期得力如果阿桂訪有僻路可繞過僧格宗前後夾擊添此新到之兵自屬甚善若不過漫為籌畫何如仍遵前旨將續調及現有餘兵概行調往西路併勢進攻阿桂仍駐劄南路以緩

賊勢遇有瑕隙仍可相機進剿是南路坐收牽掣之功西路實資多兵之助著傳諭阿桂速行妥議具奏

十五日

公奏言綽窩土司朋楚克拉布丹綽斯甲布土司工噶諾爾布各遣頭人具稟言屢被金川荼毒懇請剿滅除害並願派土兵協剿是金川罪孽貫盈為眾土司憤恨冀其速亡情事已可概見臣查西山梁墨壟溝一帶雖極高峻若能相機搶佔既可破賊番東山梁犄角之勢且可進搗僧格宗但非乘間出奇一舉集事賊番必更增修嚴密再辦愈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七

三

為費力現與鎮將及土弁等詳悉定議提兵迅進再前日從魯陽山撤回時見山頭坡角賊番所種零星稞麥漸就成熟即令漢土官兵割取其餘踐踏殆盡行署僧格宗賊寨之前並將麥田悉行焚燒合並陳明奏入

諭曰阿桂此次辦理甚屬用心奮勉著加恩賞戴花翎至綽斯甲布等差人投稟尤為極好機會自當速籌進取所有該處軍糧飭令阿爾泰即行趕運並著文綬加緊督催毋稍遲緩

二十日

公奏言查綽斯甲布爲進攻勒烏圖正路惟因一時糧運難繼不能多集官兵只可相機攻擊以爲牽掣金川之地至西山墨壟溝以外甲爾木山梁若能一舉搶佔則出隘得寬去卑就高建瓴之勢旣據捺縱在我可以得利此番各省官兵內其得力者黔兵爲最川兵與甘兵次之陝兵又次之連次撥來南路者均係陝兵然多此二千名亦足以壯聲勢而供畱守現已飛調陝兵二千名兼程前來以資協剿奏入報

聞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七

四

二十二日

公奏言川省分路進兵軍糧最關緊要南路山多路遠趨運尤屬不易現在阿爾泰所辦綽斯甲布一路軍糧計及一月尙未運到若遲至秋後卽恐風雪載路挽運更難仰懇

皇上天恩暫令劉秉恬先赴南路籌辦糧石於事更爲有

益奏入

諭曰前因川省軍糧緊要特命劉秉恬往西路鄂寶往南路分投辦理今南路逕僻路長山巒陡險輓運較艱尤當設法趕運劉秉恬平日頗能辦事著調赴南路上緊

籌辦阿爾泰著仍在南路幫全趕運其西路糧務卽著鄂寶辦理

二十七日

公奏言西路軍營以鄂克什爲正路而曾頭溝爲協剿之師南路軍營以卡了爲正路而綽斯甲布革布什咱爲協剿之師必須卡了一路軍威強盛則南路各土司方可藉以無恐且現在溫福一路搗小金川之東又有曾頭溝一路以據其北若卡了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七

五

官兵歸併西路約咱一帶止爲駐守之計則是各爲三路其實僅有兩路賊番窺見南路力單勢必撤其精銳潛赴曾頭溝鄂克什等處據險固守恐西路亦未必卽能奏功揆之全局似爲無益至南路軍糧遲悞究因辦理不善所致今旣命文綬總督四川復派大臣仗助從此悉心料理糧儲自可無乏謹將實在情形從長熟計據實復奏奏入

諭曰阿桂覆奏南路之兵不宜分駐西路所奏甚是所有南路節次調派之兵應仍歸阿桂統領妥辦昨據溫福議將第五次調赴南路之陝兵二千改赴西路如現在

未赴西路即令其仍歸南路備用而以續調之湖廣兵二千調往西路若前項陝兵已赴西路軍營即將湖廣之二千兵調赴南路著傳諭溫福阿桂酌量檄調並諭令陳輝祖知之

又奉

旨阿桂之子阿彌達著加恩在尙虞處拜唐阿上行走

八月初七日

公奏言甲爾木山梁逼近金川為進取僧格宗要路由墨壘溝前進山形雖險一至山頂道路尙寬自前次失利後賊番方以官兵不復從此取道正

阿文成公年譜卷七

六

可因其驕怠迅圖進取臣商定後即派侍衛鎮將等於各處隘口分防內酌撤出滿漢屯土兵練派令明亮同副都統永平博靈阿侍衛德赫布和隆武烏爾圖納遜總兵宋元俊及各侍衛章京將備分隊帶領潛赴墨壘溝齊集二十一日進至羣峰地方賊番瞭望不及之地稍為歇息是夜月出後土兵在前引路按隊進發官兵魚貫而登二十二日子刻將近賊卡大霧彌漫乘其不備騰撲入卡賊眾措手不及紛紛潰竄遂將第一道山梁及各卡佔據官兵乘勝爭先所向披靡此一日間且戰

且前連捨山梁三道攻克石卡二十餘座石礮四座山峯木柵一座所至殲賊多人其帶傷逃去並墜落崖谷者不計外殺死頭目一名並搶獲火藥刀矛器具甚多官兵隨又帶同巴旺布拉克底土兵別從深嘉卜一路捨上山峯將路通金川之格魯克古地方佔住修立營盤扼其來路查甲爾木山梁前可俯視僧格宗東可下壓達烏今格魯克古已為官兵據定則金川賊眾來援路途紆曲勢多不便若一面佔守山梁一面直取僧格宗諒達烏前敵之賊可以不攻自潰奏入

阿文成公年譜卷七

七

諭曰阿桂奏覓間攻勦甲爾木山梁並已堵截通金川要路所辦甚合機宜具見實心經理阿桂著授為內大臣在事將弁均屬奮勉出力併著交部議叙

八月十六日

公奏言甲爾木山梁迤北尙有賊番礮卡數座經明亮烏爾圖納遜直上攻撲接打四五次殺死金川克舟九寨大頭人一名並殲賊百餘因山上鎗石抵禦甚急未能撲取加上山梁地極高寒連日雨雪風雹兵丁僵凍甚多火藥口糧亦俱沾濕久駐實為無益明亮等已將官兵撤回臣查明亮等未

經請示輒將已得甲爾木山梁退回不守實屬非是應請將明亮降爲二等侍衛烏爾圖納遜降爲四等侍衛以示懲儆臣現將在事將弁兵丁分別懲參外仍卽督率官兵分路並進務期一舉克復以慰

聖懷奏入

諭曰阿桂奏官兵因風雪雨雹氣候寒冷將已得之甲爾木山梁退回不守現今七月下旬卽使雨雹交作何至頓改寒暄此必係緣營懼怯駕詞撤退明亮等若於其時詢明倡議之二三人駢誅示衆軍心自定乃見不及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七

九

此隨同撤回實有應得之咎領隊大臣隨從將軍參贊固不可任意專擅若獨當一面遇有怯懦弁兵難於約束卽於陣前斬徇以肅軍紀此又與專擅者不同如現在甲爾木官兵竟將已得之地棄而弗守似此軍令廢弛何以鼓勵戎行阿桂可弗憬然動念乎此次著照阿桂所請明亮降爲二等侍衛烏爾圖納遜降爲四等侍衛衛念係初次僅予薄懲若不知儆惕復蹈前車軍律具在不能復爲寬宥也至退兵一節或彼時實係雪後風寒我兵衣單難禦卽勉強駐守山梁究竟不能施展萬一賊番乘機掩襲更覺不成事體則全軍退回未可盡

謂之失計但在阿桂權宜酌辦則可將領以下不得援此藉口也再官兵退回正恐繼進不易如其地難以急圖采入又當於綽斯甲布一帶分途並進以爲牽掣金川之計總之軍行機要務在隨時斟酌合宜著傳諭阿桂就現在情形悉心籌畫具奏以慰懸念

二十七日

公奏言據綽斯甲布土司稟稱金川派兵圍佔丹壩官寨丹壩土婦和爾郭求援已發兵往助臣以丹壩附近會頭溝當卽行知董天弼前往駐防並咨明溫福就近督辦惟是金川爲小金川死力拒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七

九

守名爲幫助實已并吞今當分兵先攻金川庶可堅各土司歸順之心且使賊番撤回自衛則小金川失恃采入不難是綽斯甲布一路官兵實難姑待臣合宋元俊尅日起程而宋元俊現請添兵應俟糧運稍充續調兵到再行酌量撥往奏入
諭曰綽斯甲布一聞丹壩告急發兵往助實屬恭順著阿桂酌加獎賞以示鼓勵計賊番到丹壩地方較董天弼進兵之期尙早一日賊近我遠誠恐緩不及事未知董天弼辦理若何至宋元俊帶兵往綽斯甲布旣可得其駕馭之力兼可控扼金川相機襲擊該鎮現請添兵自

應酌量派給以厚兵力今已飛諭滇楚等兵馳赴南路
阿桂將應派綽斯甲布之兵先檄知帶兵人員即由打
箭壩徑往

九月初二日

公奏言第五次陝兵二千內一千二百餘名已赴
西路其至南路達烏者僅七百餘名第六次陝兵
一千因西路尚在需兵仍飭將備帶赴西路至南
路官兵除派往綽斯甲布及革布什咱共八千名
外兵力本單今蒙

皇上令將湖廣後起兵二千名即往南路加以滇楚各兵

阿文成公年譜卷七

到日自可迅圖采入近據脫出之屯兵供稱索諾
木派勒烏圍以上賊番禦西路噶拉依以上賊番
禦南路是賊黨鴟張今日之辦小金川實已與辦
金川無異但綽斯甲布之士司必俟官兵前進方
肯多派土兵助勦而南路各土司又必俟綽斯甲
布協助方能實力奮攻是此路進兵更難稍緩近
因宋元俊染患時疫是以稍遲數日俟其病體稍
愈糧運充裕立即進發奏入

諭曰前阿桂奏官兵自甲爾木山梁退回俟有續調兵到
即行前進佔據之語續據雲南湖廣督撫奏聞官兵入

川日期阿桂處應有帶兵大員稟報何以今日摺內並
未奏到又阿桂另摺奏稱綽斯甲布一路進兵更難稍
緩但宋元俊染患時疫未能迅速進兵阿桂宜將應派
之兵派員先行帶往並諭宋元俊在後繼進方屬妥協
設或宋元俊病難速痊又當須另籌接代之人不可因
循姑待坐失事機且據金川脫出屯兵供詞索諾木將
所有賊衆盡派助小金川支禦西南兩路則境內自必
空虛此時若由綽斯甲布乘間直入或將索諾木勦擒
全局竟可不勞而定自是極好機會惜乎進兵稍遲不
能先發制人耳至綽斯甲布之兵由革布什咱挑撥前

阿文成公年譜卷七

七

往革布什咱甫經收服其地為章谷後路所有派駐之
兵不宜過於抽撥今現調之昭通及湖廣兵六千名早
入川境阿桂酌調數千選員帶赴綽斯甲布較之專調
革布什咱之兵更為得力阿桂當就現在情形通盤籌
酌務出萬全

十三日

公奏言據駐綽斯甲布之副將李天佑稟稱該土
司已選土兵四千并指引進兵之路一由日旁山
攻勒烏圍上首一由俄坡攻勒烏圍中間一由牧
畜溝攻噶拉依但現在兵力不敷分撥應先酌要

路進攻臣一面派將領帶兵前赴綽斯甲布一面
飭遊擊馬應詔同李天佑駕馭該土司督兵前進
奏入

諭曰綽斯甲布土司盼望官兵速往自屬實情其分路多
兵之說亦必應如此辦理現在昭通湖廣頭起官兵陸
續可抵成都著傳諭阿桂卽速酌調派員帶領前進李
天佑原係副將候補之員今現出有陝西洮岷協副將
員缺卽令李天佑補授馬應詔係候補遊擊著加恩以
參將用伊等自當愈加感奮但二人究屬偏裨於統領
大兵不足以壯聲威舒常原係領隊大臣曾經帶兵閱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

三

歷現在西路帶兵之人尙多卽令舒常迅速起程遄赴
綽斯甲布領兵進剿並諭阿桂合音濟圖烏爾圖納遜
二人陸續帶兵往綽斯甲布隨同舒常前進

二十七日

公奏言小金川賊番屢在卡外喊求投稟臣卽令
其進營叩見據頭人薩斯嘉與通事拉旺并賊番
十三人一同到營投遞澤旺稟詞臣悉心譯看仍
以鄂克什咒伊父子報讎爲詞實爲狂悖可恨臣
查西南兩路併剿小金川自應早行殄滅實因金
川代爲據守以肆其負隅近日又因莊稼新收尙

復稍延殘喘但訊據該番等所供現收稟麥僅止
二三月口糧及番衆七八千人死亡過半老弱婦
女逃至金川無從討吃又多餓死等語自屬實在
情形僧格桑此際見大兵雲集指日滅亡雖將鄂
克什退還而西路官兵尙無歇手之意因復遣人
來赴南路藉以窺探情形如其稍事優容賊酋必
復欺誑番人以爲現與大兵議降尅日卽當完事
嗾使暫爲死守而巴旺布拉克底各土司見賊番
持檄往來或疑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七

三

天朝仍有納降之局必至轉多觀望自宜拘其番衆絕
其回諭以固羣心而褫賊魄查此內薩斯嘉尙肯
傾吐實情其拉旺從前曾至成都甚爲狡猾均已
委員迅速解京餘番陸續解省監禁
公又奏言達烏前敵一帶峻險異常但官兵一從
墨壟溝進發佔據山梁則前敵亦當合力攻取以
分賊勢臣合巴旺布拉克底土弁密爲踰探據稱
前敵東山梁賊番石卡木柵靠山臨河占盡地勢
惟西山脚壁立水中賊度官兵必不能往若得皮
船百十隻於黑夜中泝流而上潛至西山之麓乘
其不備可以潛登臣已派將備等趕造皮船現得

五六十隻計造竣之後滇兵正可全到臨探亦得確實至期籌辦一面從甲爾木山梁衝壓一面乘夜渡河攻擊諒可得手其綽斯甲布一路現在調赴之兵及李天佑原駐之兵已有三千又有土兵數千聲勢不為不壯尙須大員彈壓查襄陽鎮總兵馬彪前在西路出兵頗有經歷人亦老成應令其統領此路官兵仍令李天佑馬應詔幫同商辦番情自於軍務有益其原調各起楚兵頭起尙未出打箭爐臣已飛飭帶兵將領徑由喀勒塔爾取道丹東迅往綽斯甲布均奏入

阿文成公年譜卷七

西

諭曰阿桂奏賊番投稟一節所辦俱是薩斯嘉拉旺二犯已經解京應知會沿途小心管押餘如桑哈爾拉布克格宗阿台四犯供詞較多著一併解京備訊至此時續調滇楚官兵俱應陸續到營今日據劉秉恬奏達烏軍營及綽斯甲布等處軍糧現在源源接濟是軍糧均已應手現今僧格桑退守路頂宗境地愈蹙人民乏食正當乘此機會兩路夾攻則甲爾木一路之兵此時更不宜再緩著傳諭阿桂上緊籌辦朕惟佇盼捷音也

十月初七日

公奏言據辦理糧務知府盛英稟有督標新兵林

奇投至資隆卡轉送到營供稱在西路南山打仗被掠索諾木合將稟帖帶出內有霍爾章谷德爾格忒各土司番民相安居住並無別事之語臣於八月間因綽斯甲布番民將霍爾章谷運送軍糧烏拉掠去隨令副將李天佑等曉諭綽會追出給還至金川賊衆前在革布什咱之渥賭地方搶劫德爾格忒土兵騾馬經臣嚴飭該處將備偵探踪跡即時擒戮今賊會肆行不法轉以並無干犯情事希圖掩飾且欲令內地疑心各土司使其不肯盡心出力又據布拉克底土舍安多爾遣其頭目

阿文成公年譜卷七

五

稟稱訪得金川番人云有漢官二人在噶拉依若送出求降將軍等不及隄防我等搶殺可以得利等語臣現飭將備等密為預備倘賊番稍有舉動即可奮擊殲戮再臣奏明過河潛往西山襲擊現已陸續成造皮船其應搭浮橋並已預備木植板片以資應用至甲爾木山梁一路亦均部署俟巴旺等頭人確探道路到日即督官兵進攻奏入
諭曰阿桂奏索諾木具稟合捨去綠營兵林奇賈送到營索諾木負恩黨逆抗拒王師罪大惡極實不可不併力剪除今綽斯甲布一路雖云牽綴賊勢若能相機直入

擒獲索諾木則小金川必更易於剿滅現在派往綽斯
甲布之兵已有六千餘名軍糧又可源源接濟阿桂即
應督催李天佑駕馭該土司迅速進兵至阿桂奏綽斯
甲布番民將霍爾章谷運送軍糧烏拉搶去一節雖據
稱曉諭綽斯甲布土司全數追出但該土司既恭順隨
征不應聽所屬番人妄為不法亦當使其稍知儆懼從
來撫馭邊夷總宜德威並用若專事姑息必致為其所
輕阿桂尙屬曉事不可不知此意又據奏布拉克底頭
目赴稟金川賊酋欲將所留漢官送出求降乘便搶掠
等語今賊儒雖已送還寧祿尙留賊寨若賊酋果將寧
阿文成公年譜卷七

祿送出或出其不意發兵勦擊多殺賊人亦可合賊酋
喪膽

公又奏言行軍原可因糧於敵但番境山多地少
收穫無多每次攻得礮卡所獲賊番口糧為數無
幾土境內亦無可購買而綽斯甲布一路官兵久
當進發臣屢諭李天佑馬應詔等可令官兵裹帶
者自行裹帶可僱用番夫背運者設法僱覓應用
奏入報
聞
公又奏言參將常泰所帶川陝兵二千五百名於

九月二十二等日前抵木池楚兵三千名內頭
二起已出打箭爐十九等日行抵喀勒塔爾後起
亦即陸續前進臣於二十二日派令侍衛蒙固爾
烏爾圖納遜伊爾哈納章京三通保前赴綽斯甲
布分領官兵臣以此路為將來接辦金川之局檄
令總兵馬彪馳赴大營詳悉指示該鎮於二十五
日自達烏起程由吉地丹東一路趕上楚兵帶赴
木池總統進剿再吉地一路官兵經臣令汪騰龍
統領復於二十三日令副都統職銜音吉圖侍衛
普濟保阿坦保前往分領該處未設糧站之先所
阿文成公年譜卷七

需兵糧即令汪騰龍等設法料理一面行知文毅
劉秉恬速飭糧員籌辦至進兵後文報甚關緊要
自丹東至木池現經議設七站其中有逼近金川
賊人出沒之地並飭將弁督兵嚴防奏入報

聞
公又奏言奉
諭以李天佑馬應詔究係偏裨因令舒常為領隊大臣前
赴綽斯甲布竊查北路進兵臣已奏派馬彪前往
統領但舒常滿洲領隊大臣若統轄官兵令馬彪
協助更為得力舒常從西路赴綽斯甲布仍須由

成都出打箭鑪道路紆回尙需時日此時正當駕馭土司發兵李天佑等若聞舒常前來未免遲疑觀望謹將

諭旨暫爲存貯仍飭伊等上緊辦理俟舒常將抵緡斯甲布時行令遵照奏入

上嘉之

十四日

公奏言臣審度地勢除酌留各卡隘防範後路官兵外甲爾木山梁一路派漢土兵八千餘名作爲

正路仍令明亮統領其墨壘溝迤東有泥壘一處

阿文成公年譜卷七

末

派兵千名令總兵伊常阿率領間道前往以緩賊

勢至達烏大營留兵千餘名臣親身督率由正面

攻擊定於十月初七日黎明登山攻取各處礮卡

奏入

上嘉之

公又奏言據達烏前敵將弁報稱小金川送出川

兵鄧文煥帶有賊稟到營供係本年四月內隨薛

琮打仗被留臣閱賊番稟詞有悔罪乞

恩曾經叩請哈圖興海蘭察等轉求將軍在

大皇帝前代表奏之語是賊番或以力極勢窮故爲搖尾乞

憐抑或暫緩此路進兵以便專力抵拒別路均未可定吉地官兵現已定議進攻金川之甲爾壘壩緡斯甲布一路之兵又經陸續前進金川難以再行助惡而達烏一路復由甲爾木山梁等處分兵進剿賊番諒必更爲惶遽似宜將計就計誘其自來如果賊會父子同詣軍門固可設法擒獲即使投稟專爲緩兵得此回諭亦必妄意官兵暫停進發稍疎預備則乘隙奮攻尤易得手臣已酌寫檄諭令侍衛等監看土兵傳令賊番領去奏入

阿文成公年譜卷七

末

守稍疎以資乘隙進攻之益固亦一策但逆會詭詐未

必肯憑阿桂一言自投羅網且恐逆會假親來之說以

誘我領兵大臣及將佐等出營逞其奸惡阿桂等惟應

布置掩擒或併相機剿殺勿稍疎懈至逆會求降乞命

尤當付之不聞非但價格桑不可輕宥即索諾木亦罪

無可寬豈有費如許兵力仍以姑息了事復貽後患之

理溫福阿桂等諒必能深體朕意

公又奏言緡斯甲布革布什咱兩路均可進擄金

川賊境以掣助惡之勢而革布什咱之吉地距金

川之甲爾壘壩止有三站如能攻取甲爾壘壩則

已據金川要隘不但由此可以進攻正地且各處
防守之兵均可量為撤出以資進剿而緯斯甲布
見革布什咱土兵先進亦必迅速圖攻現在附近
吉地之漢土官兵令參將鄭國卿楊發育管領由
格爾格堡前進其附近丹東渥睹之兵汪騰龍與
音吉圖普濟保阿坦保等管領由拉古鄂前進均
於十月初三日啓行至由吉地抵甲爾壟壩一路
軍糧經_臣以一時不及安站酌僱革布什咱番民
暫為負運並據汪騰龍稟報馱頭目派出番夫
百名又於余科土司地方調牛三百頭以供輓運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七

三

奏入

上嘉之

二十一日

公奏言甲爾木山梁表延數十里其間有突起高
峯數處其第四第五兩峯尤為險峻如能奪此兩
峯則迤南一帶山峯礮卡皆出其下_臣與明亮定
議於十月初四日明亮自達烏起程至墨壟溝次
日至羣崢又次日至山根雨雪竟夜及曉雪尙未
止明亮等令官兵於林木深密處潛伏並分兵四
路初八日黎明攀崖前進其時雪深二三尺不等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七

至午一齊上嶺雨雪旋止侍衛綏庫攻第五峯繞
出賊後參領佛爾格訥復橫截於第四峯第五峯
之中賊顧此失彼無所措手我兵奮擊痛殲賊衆
內有紅衣賊目三名此次攻得木城一座礮卡二
十餘座第四峯及第五峯石城俱經攻克而格魯
克古復經侍衛德赫布攻得據守奏入

諭曰阿桂奏攻得甲爾木山梁一摺我兵既據最高峯頂
自上而下其勢較易若即出達烏之前直壓賊番所守
要隘則與阿桂處官兵兩路夾擊更無難乘間攻克再
現在我兵所據山峯似已抄在阿桂對敵賊寨之上即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七

三

當設法截賊後路斷其糧食火藥使力不能支必將自
潰而我兵應需口糧軍火之資務宜熟籌即速繼運毋
蹈前轍若皮船一節原屬攻其無備出奇制勝之計但
黑夜渡河亦須事出萬全慎勿冒險輕進至官兵議叙
之案祇應將此次實在出力人等造冊報部俾有功者
益知奮勉其餘亦可藉以激勵將來兩路有應議叙者
均照此辦理

公又奏言官兵進攻甲爾壟壩必由甲魯經過甲
魯之前復有東西山梁對峙實為金川後路咽喉
據音吉圖汪騰龍等稟稱十月初七日帶兵上東

七七一

西兩山梁並由中路山溝分進賊衆驚潰大兵三面會合直趨甲魯至初九日攻克賊寨但由甲魯過河三里卽係往正地山口爲進攻甲爾壟壩必經之地此處尙有賊番礮柵現據音吉圖汪騰龍等督兵攻擊奏入

上嘉之

二十四日

公奏言甲爾木第五峯之南有四峯相連地名真登梅列每峯各有賊礮官兵必須下至山坳向上仰攻十月初十日明亮督兵攀崖而上三面衝擊

阿文成公年譜卷七

三

殺賊甚多其泥壘一路伊常阿於初九日帶兵至大山之中直前攻撲並分兵三路將各石卡克取奏入

諭曰前據阿桂奏甲爾木之第四第五峯地尤險要如能奪此兩峯則迤南一帶山峯礮卡皆出其下兩峯卽經明亮攻得何以此次進攻直登梅列賊礮我軍尙須下至山坳復向上仰攻且此兩峯既屬險隘自可截賊後路其糧食火藥復從何路運送乎至明亮伊常阿分路進攻賊番自必難於兼顧阿桂所辦皮船又已告竣若潛師速往出其不意可冀得手何至今尙遲回觀望並

著阿桂據實覆奏

二十九日

公奏言綽斯甲布土司稟稱乾隆三十五年噶爾瑪木魯宗被三雜谷佔據巴朗索被金川佔據今巴朗索頭人帶有一百數十戶願歸舊主懇差官員同去等語查從前平定雜谷蒼旺之時經總督策楞等將噶爾瑪木魯宗巴朗索賞給綽斯甲布土司其後金川指使從噶克侵取噶爾瑪木魯宗而自取巴朗索今大兵從甲爾壟壩俄坡兩路進攻金川巴朗索頭人請歸故主自可乘便招致以

阿文成公年譜卷七

三

弱賊勢但從噶克土司現亦派出土兵在曾頭溝一路助剿巴朗索一處與從噶克稍有干涉轉恐心生疑貳臣已飛札李天佑等查明辦理不得冒昧貽誤並札知舒常令其就近指示妥辦奏入

諭曰阿桂奏巴朗索原係賞給綽斯甲布地方其頭人復情願歸還自當聽從其便至其地爲金川自取與從噶克無關似可毋庸顧計而阿桂摺稱從噶克尙稍有干涉恐致心生疑貳亦屬詳慎之意著舒常及李天佑等傳諭綽斯甲布土司以此地照舊歸還自爲順理其中或有境壤相隔俟平定兩金川後徹底清查如巴朗索

與從噶克有涉原可於攻得金川地內酌量地界入戶與巴期索相仿者另行賞給但須奮力從征或較此所得尙多亦未可定

公又奏言明亮進攻真登梅列賊番拒守四峯其上礮卡以次排列而最北一礮之下有山脚一道賊番築有二礮從僧克宗一帶運送口糧必經由其下繞至後面方可前進十月十二日明亮派兵往攻賊即棄礮竄走旋將二礮佔據復令官兵向下連築卡座以斷賊番來路奏入

論曰此舉乃斷其後路最要策也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七

十一月初七日

公奏言明亮進攻真登梅列所取山脚石礮其傍有小山一座上有石卡明亮於十月十八日派兵於山溝左右潛伏復派官兵直攻小山石卡各處賊衆分路來援我兵佯爲撤退賊衆追至山溝伏兵並起而撤退之兵復還奮擊殲賊衆內大頭人二名其一爲金川噶拉衣頭人愛石忻臣查前敵兩峯相接之處地名翁古爾壘賊番於此悉力拒守現令官兵畧爲休息偵探道路情形以期乘入奏入

十三日

論曰明亮此次帶兵甚屬勇往計畫亦爲得當阿桂當傳諭令其益加努力以冀勉副酬勛至伊常阿由泥壘進兵何以尙無信息而阿桂在達烏亦未見有寸進即以堅礮非可即取亦豈容過於遲疑坐待現在溫福等已將抵明郭宗阿桂若即能克僧格宗則兩路夾擊可蕪小金川之局著傳諭阿桂將現在進勦情形迅速覆奏

公奏言查官兵自佔奪格魯克古以來已據金川賊來正路所有運送口糧之賊連日鎗礮共斃十六七名久不敢於日間行走但賊番所據四峯礮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七

卡俱極陡險若僅恃直前攻撲不無多傷兵力自應繞截來路始爲要策臣令土兵等密探四峯之東可從山坳一帶繞近前敵惟是賊番鬼蜮伎倆其行走不必盡由徑路凡屬崖箐中間畧可措足之地即能潛行出入若於此繞道圍攻必將賊番可以衝突抄截之處節節分兵駐守而正對賊番高峯礮卡之各營盤亦必嚴加防範今明亮等趕造大礮一俟鑄就一面轟擊對面賊礮一面於緊要處所添修石卡即可撤出官兵以爲進攻之用至達烏前敵臣擬黑夜渡河襲擊西山陡壁上賊

礪原屬冒險出奇之計但賊番未必不恃其山勢
陡削直插河流揣度官兵無由前往因而防守稍
疎臣總於數日內督兵進取以期與山梁上官兵
兩相接應速破險隘奏入報

聞

十七日

公奏言臣前此紮造皮船擬於黑夜渡河襲取西
山陡壁上賊番礪卡以期壓破前敵但察看情形
西面山崖直插河流其上本無路徑惟踰看山巖
凹凸之間有三處畧可爬越而登其上均有賊番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七

三

礪卡白日斷難措手臣連日體察賊勢於十一月

初三日分撥漢土官兵於黃昏後先將預備皮船
橋料潛運渡口卽於是夜分撥官兵搭橋陸續渡
河至初四日卯刻千總劉世勳帶領第一隊屯兵
繞至西山最高石卡上首撲進奮擊將西山頂佔
據把總王興邦帶領第二隊巴旺布拉克底土兵
將山半各礪卡攻得第三隊明正嚕密土兵復將
沿河山根各卡奪據其時東面山下總兵王萬邦
章京圖欽保等各領陝官兵拔開木柵並將木
城石礪攻破計東面之翁古爾壘西面之布喇克

尼德古及紐寨各地方均於巳刻以前攻克守備
崔文傑督催土兵及遊擊劉輝祖等帶昭通等兵
於攻得西山礪卡後越過山溝攻得石卡其下尙
有雍德里官寨一所臣於是時派侍衛將領等帶
領楚兵於西面一帶山梁分布據守卽督勵官兵
將雍德里三面圍攻至次日早攻破又得永梅尼
爾瑪等礪座此次共奪得大木城一座礪寨一百
餘間石卡五十餘座臣查東西兩山懸崖壁立下
逼奔湍各弁員等於礪卡林立中蟻附奮攻其前
敵木城又極堅固賊於城外挖掘深溝松籤密布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七

三

溝外將土刨鬆使攻撲者易於踏陷木城內復築
石牆牆內石礪四座互相援助官兵等俱能鼓勇
先登迅時攻破實爲勇銳臣現將攻開前敵緣由
飛行明亮令其迅速夾攻以期及早會合臣卽移
營翁古爾壘密籌進取奏入

諭曰此次阿桂實心籌畫調度有方並在事出力之將弁
兵練均著交部議叙

又

諭曰阿桂之子拜唐阿阿彌達著加恩授爲藍翎侍衛

又

諭日前以阿桂攻克甲爾木山梁賞給內大臣銜隨據具奏懇辭因諭令俟攻得僧格宗即傳旨謝恩今阿桂如此勇往即著在軍營傳旨奏謝如能徑取僧格宗掃穴擒渠自當再頒酬庸渥典至官兵已得翁古爾壘隘口正賊番破膽之時且據所獲達爾結供稱距僧格宗不遠有噶察地方聞僧格桑尙欲調兵拒守等語阿桂若及其守拒未定迅速勦擊自易爲力惟僧格桑勢已窮感亟宜留心訪察斷其潛通金川之路倘逆酋逃往金川即應督兵與索諾木一併勦擒不得僅向索取現今另降諭旨詳悉傳示兩路遵照妥辦再我兵攻得翁古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七

未

爾壘東西兩面山梁此等要隘得之頗屬不易其間路徑叢雜並當設法堵禦毋爲賊所竊佔而我兵所過後路更須加意防範俾糧運接續通行賊番不能在後抄截庶爲萬全

二十二日

公奏言本月初六日據守備崔文傑報稱官兵進至得里又進至日寨又進至札覺木將各碉寨攻克又據守備馬廷亮范玉先報稱順河進攻佔據山頂碉寨復於是夜攻得石卡又於初七日據總兵伊常阿報稱督兵潛上岳魯山梁將各卡棚奪

取其甲爾木一帶據明亮報稱於初七日子刻令殺庫喜當阿劉倅等潛攻真登梅列高峯大礮各隊官兵同時撲上賊番彼此不能相顧棄礮潰竄退守金川之當噶爾拉遂將各礮卡及石房佔據又侍衛德赫布守備李植善於初七日黎明將格魯克古後山頂大小卡座亦皆奪取現在整頓兵力進攻扎爾瑪等處礮卡一面勦取翁古爾壘前面東山賊卡即可從納圍納扎木等處直壓至僧格宗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七

未

公又奏據音吉圖稟稱明正及革布什咱番民頗肯向前打仗其餘土兵雖嚴令督催亦不向前等語經臣諭以驅使番民當有駕馭之術若專務督催轉失其心汪騰龍雖染綠營習氣但南路軍營求一畧識番情者絕不可得是以暫令汪騰龍統兵仍隨時指示策勵以期無悞

公又奏言據音吉圖汪騰龍稟稱革布什咱頭人磋結告稱正地爲金川產糧之所現在甲爾壘壩與正地山口礮寨賊番口糧皆取給於此甲魯之西約十里許地名格津可以越山繞道至正地之嘉資山此係金川往正地山口及甲魯甲爾壘壩

之要路若於此處派兵安設木柵截其糧道不過半月賊人絕糧則山口礮柵可以不攻而得但自格津至嘉資約百餘里中隔雪山兩重此時是否可行現遣弁兵及土弁等前往躡探臣仍飭其上緊料理以期迅速攻克均奏入

諭曰現在翁古爾壘等處隘口節次攻破賊已失其險要且據阿桂奏從此進攻可以直壓僧格宗等語官兵屢經奏捷阿桂等當乘其銳氣徑擣美諾擒縛逆豎以待酬庸渥典又另摺奏現擬派兵正地嘉資山截斷賊人糧道所籌甚是至所稱土兵除明正及革布什咱番民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七

三

外均不向前等語土兵隨營征勦惟在善為駕馭恐音吉圖未能隨時妥辦汪騰龍到川不久亦未必深悉番情阿桂當檄令伊等曉諭土兵果能攻奪緊要礮卡必當報明參贊優叙如實係向前出力雖未得有功績亦必據實呈報量加獎賞如此則有用土兵益加感奮即退後者亦當觀感知改

二十六日

公奏言臣於本月十三日子刻派令侍衛三寶科瑪守備馬廷隨進至西山之邦甲山梁章京圖欽保札什守備崔文傑沿溝而上從邦甲山頂繞出

賊後合兵攻擊至巳時將邦甲山梁石城大礮及各石卡奪取遊擊谷生安沿河進攻策爾丹色木之喇嘛寺而已克邦甲之兵向下夾攻賊眾潰逃官兵追殺頭人一名將策爾丹色木喇嘛寺奪取札什馬廷隨復進取公喀爾將山頂後面之德公寨礮房一併攻克維時臣已令明正土兵預備皮船即派守備鄂輝九齡等帶領川楚兵丁督同巴旺布拉克底土兵渡河直攻東山梁下拉宗礮寨將山梁大戰礮並山溝內及山坡上各礮房攻取又進至拉約焚燒七寨番人跪懇投降而翁古爾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七

三

壘之前尚有高峯賊人據以窺伺今因後路將斷亦於是晚越山潛遁統計東西兩面山梁攻克礮卡寨房三百餘間土守備阿忠保又於是日進攻西山梁後之登藏寨而東山梁官兵復與明正土兵督率拉約投降番人攻至宅壘焚燒寨落宅壘番人亦求投順計此二寨男女老幼約二百餘戶精壯番丁二百餘人伏查僧格宗一帶為小金川西南門戶田地稍饒是以戶口最多礮寨亦最稠密此次番人接踵乞降則小金川人心潰散情形可見臣屢奉

諭旨以番衆投降卽予撫輯現獲活口供稱頭人有私投
出去總爲官兵所殺之語藉此愚弄挾制若使番
衆知拒守必加駢戮投順卽予生全自當更爲解
體但番情詭譎未可深信隨將拉約宅壘兩處婦
女老幼酌派明正及巴旺布拉克底土兵看守外
其精壯番丁卽令各土兵分隊管束隨營行走以
便防制至西山梁之後處處與金川接壤經臣派
兵分布防範並拆毀攻得各處碉寨使其不得乘
間佔據再此次攻得西山邦甲等處擒獲活口內
雅瑪一名年已五十餘懇求將此一帶番衆招撫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七

三

投降現在帶同攻勦奏入

諭曰據阿桂奏攻克東西山梁之邦甲拉宗等寨拉約宅
壘番人望風投順覽奏深爲嘉悅阿桂董率有方在事
官兵疊著勞績均著交部議叙

又

諭曰阿桂攻克邦甲拉宗等處情形一切籌畫調度深合
機宜惟處置降人一節最爲此時緊要關鍵殺降本非
行軍所宜且恐番人因此生變轉以堅其固守之志所
有拉約宅壘老幼婦女自應宣諭安撫俾獲寧居其中
丁壯可用者察其心無反覆隨營驅遣既可資其嚮導

且使傳述中朝撫輯降衆之恩俾爲賊拒守之人望風
解體實爲事半功倍阿桂所辦甚屬妥協西路此際已
直取明郭宗遇有投誠乞降者溫福等卽當仿此辦理
至阿桂奏到擒獲賊番噶勒丹彭等訊有金川頭人帶
兵防守美諾之供可見索諾木力爲謀王欲於僧格桑
敗亡之後併吞其地是兩酋必須一鼓勦擒更無疑義
且摺內所稱西山梁後處處與金川接壤則現在攻勦
助逆之兵卽爲摧折索諾木羽翼之要策固不待收得
美諾時始圖另起爐竈也將此並諭溫福等知之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七

三

公又奏言汗牛地方南接明正東接木坪西接索
布大寨及仲農卡丫札哇窠達烏等處西北卽通
美諾但自明正之索布進兵程途頗遠卽由木坪
前往亦復不近現在大營兵力不便更分一路且
另設臺站夫役亦難猝就臣一過僧格宗則汗牛
與美諾之路已斷或勦或撫自當易於籌辦奏入

上嘉之

十二月初三日

公奏言自邦甲前抵納國納札木一帶其中有都
恭一處臣合明亮督令官兵於十一月十七日分
爲三路並進章京圖欽保遊擊谷生安等攻得山

坡礪卡特衛德赫布千總劉世勳等由山梁直攻石城金川賊眾悉力拒守我兵三面合圍並壘石卡逼賊是夜亥刻賊皆棄城奔竄至十八日併將日木則扎爾瑪等一帶礪寨百餘處亦俱奪取其都恭山梁以下之拉咱寨經守備劉倬崔文傑攻取都恭以上之丹扎地方亦經劉世勳攻取明亮永平等復攻得噶察丹嘉礪寨其東山一面經章京拉布東阿守備鄂輝李植善帶兵順河進取茨寨榮寨等處前後共收穫降番六百餘口攻得礪寨七百餘間佔據山梁三道至僧格宗相去數十

阿文成公年譜卷七

請

里尙隔一河其官寨在於峯巒特起之處四面峭削僅有螺旋細路臣密令拉布東阿李植善隔河察看情形與巴旺布拉克底頭人雍忠爾結等定議十九日亥刻用皮船過河分爲兩路潛至礪房下而西面之劉倬崔文傑亦帶兵壓至僧格宗官寨後一面攻擊一面繞截去路賊人始猶力拒及見我兵將次合圍即拆毀寨後石牆順河逃逸遂將大戰礪一座及平房小礪百五十餘間克獲臣侯明亮等所帶官兵齊抵僧格宗酌量留防後路一面直攻美諾奏入

諭曰僧格宗距美諾不遠係小金川險要門戶賊人負隅拒守甚堅阿桂殫心籌畫將士用命奮勇爭先連日攻克要隘復乘其不備黑夜分路潛師襲擊賊人棄險驚逃乘勝克捷覽奏深爲嘉悅阿桂及在事將弁兵練並著交部從優議叙

又

諭曰僧格宗係賊巢門戶地勢極爲陡險今我兵於黑夜深入毀礪殲賊從此直擄美諾小金川之事自當尅日告蒞皆由阿桂籌畫調度悉合機宜是以陷銳摧堅要寨應手而得著賞御用黑狐冠以示獎異所有應行優

阿文成公年譜卷七

三

叙之將弁兵練阿桂可查明功績等次咨部辦理其所奏進取僧格宗時巴旺布拉克底頭人雍忠爾結等與我軍定議前進頗見誠心効力並交阿桂酌加賞賚公又奏言查果洲山後係四月間參將薛琮等失事之地茲經官兵攻得察看山巖河灘之上尙有前此陣亡官兵骸骨當令通行埋葬並令總兵英泰王萬邦前往祭奠奏入
諭曰是當爲其塚如葉爾羌之例祀薛琮等
公又奏言南路由章谷起東面山後即係小金川汗牛地方計長百數十里皆與賊界相近必須留

兵防守而翁古爾壘至僧格宗六十餘里其中納圍納扎木等處係通金川大路防守亦屬緊要現在南路打仗之兵不過數千因於達烏等處守兵內酌量撤出並遵

旨將無關要隘地方兵丁添爲勦擊之用至綽斯甲布革布什咱兩路之兵原爲牽制金川賊勢今臣攻克僧格宗正進攻美諾之時舒常前奏添兵一節勢不能行候小金川事竣再將合勦金川之事籌畫辦理奏入

諭曰西南兩路官兵深入正直需兵緊要之時斷無分此阿文成公年譜卷七

要路之兵而攻不能入之地朕屢經降旨令舒常相機辦理今阿桂奏到情節均與朕旨符合不但現在形勢如此卽擒獲僧格桑後接辦金川亦祇須溫福一路阿桂一路豐昇額一路舒常則令其助豐昇額進兵足矣著傳諭阿桂善爲籌畫速抵美諾縛取逆酋舒常但以分賊兵勢爲要著切勿冒險輕進致有損傷再此次官兵攻取僧格宗拉布東阿李植善尤爲出衆應否陞級賞給巴圖魯名號著阿桂查明具奏其餘各員並著一體查奏

公又奏言據章京拉布東阿守備鄂輝報稱十一

月十六日有小金川賊番搶奪拉約等寨經降番雅瑪率衆擊退雅瑪帶有鎗傷等語又是日至十九日有喇嘛番民等攜帶大小男女三百餘口陸續來投臣逐一詢問多係舊時卡了約咱黑壘一帶之人據稱僧格宗已往布朗郭宗念大經令頭人七圖安堵爾留守美諾又聞金川派出頭人阿木克爾鄂思嘉達爾日阿桑及德幹爾額格色木五人帶兵十餘往納圍納扎木一帶據守索諾木又有搶回伊姊恐僧格桑跟去之語查自達烏至僧格宗順河直進計程六十餘里若從山上繞行

阿文成公年譜卷七

即有七八十里之遠仰蒙

皇上威福番民懾我軍聲節次投順其年力精壯者仍分隸屯土各隊帶領打仗其餘老幼婦女卽令各歸舊寨擇其中老年衆所信服者作爲寨首暫行管束奏入報

聞

初十日

公奏言官兵從翁古爾壘進勦番人陸續來投又聞宥以不死投誠益衆統計河東河西兩岸碉寨相望人口幾及千餘但係老弱婦女居多其精壯

番丁不及十之二三據供僧格桑前日到布朗郭宗今又回來且云若守不住美諾即退至帛噶角克若再守不住即退守底木達布朗郭宗至納圍納扎木等處皆有金川人拒守今於彭魯爾寨山梁修起木城有頭人七圖安堵爾在彼居住等語臣仍照前籌辦所放寨首照屯弁之例給與執照金頂以資管束奏入

上嘉之

公又奏言據千總劉世勲土守備阿忠保等帶領屯兵攻取卓克寨明亮帶同章京扎什遊擊郝壯

阿文成公年譜卷七

三

猷都司許世亨分兵三路進攻古魯賊番分爲兩路由山梁下來衝突官兵先將中路賊番擊敗逃回死守其右山梁之賊欲圍官兵所佔石卡許世亨督兵奮力迎擊短接七八次又派陝兵二百餘名前往夾擊賊始潰逃遂將古魯地方攻克又章京拉布東阿守備李植善收服鳩寨瑪爾里塞番民八十餘戶日古嚕塞番民四十餘戶明亮收服僧木則等寨番民百四十餘口其布隆喀咱他克撒瑪爾里木巴里各碉寨亦均陸續來投查自策爾丹色木至僧格宗其中如噶察等處山崖峻削

偏橋皆爲賊番焚毀必須修理以利餽運其由達烏至僧格宗據侍郎劉秉恬察看應設糧臺二處亦經派員撥夫安設現在橋座糧臺漸已辦就竊思西山梁一帶惟納圍納扎木二處尙有遺孽其地在僧格宗西北若俟盡數掃除恐延時日自應先擣腹心迅攻美諾惟是西面山梁攻得各處均須留兵分駐現派副都統舒經安駐扎翁古爾壘總兵英泰駐扎僧格宗其納木覺爾宗溝口係通納圍納扎木大路令總兵伊常阿駐扎而僧木則一帶尤爲緊要除派撥章京備弁等分防各隘口外

阿文成公年譜卷七

三

並令副都統永平統領駐守臣分布之餘所存漢土官兵共七千各察看東西兩岸情形即日調撥各隊親督前進奏入
諭曰阿桂督率官兵不日攻取賊巢克建大勳自有酬庸之典此時且不必交部議敘惟此次打仗官兵有出色効力者著即查明咨部分別議敘現在南路已破僧格宗乘勢直抵美諾查閱番人供詞有僧格桑到布朗郭宗今又回美諾之語逆酋當此軍威逼近豈肯安坐受縛蓋由平日禁錮其父甚且悖叛跳梁罪惡貫盈天奪其魄致令株守美諾官兵得搗穴擒渠第該番所供有

美諾若破即退守帛噶爾角克再退守底木達我兵尤當設法遮防偵其所向躡跡窮追務擒僧格桑以完小金川之局方可接辦金川若徒得美諾空寨則小金川一役亦未可云告蕪也再如除夕元旦等佳節人情於此時必稍疎懈恐賊番窺揣及此潛伺官軍劫營滋事不可不慎重周防令狡計無從施展我兵於此等日尤當乘其不備相機剿戮自更易於奏功著傳諭兩路大營加意辦理

十三日

諭曰西南兩路軍營音信已通自此會兵會剿平定小金川之後即應移師金川殲厥渠魁以杜邊陲後患此時兵糧充裕應分三路進發用壯軍威溫福著授為定邊將軍阿桂豐昇額均授為副將軍其將軍及副將軍之印著派侍郎福康安馳驛賫送即以領隊大臣雷駐軍營溫福一路著舒常為參贊大臣阿桂一路著海蘭察為參贊大臣哈國興雖係綠營漢員於領兵征剿之事曾經練習且原在乾清門侍衛上行走與滿洲大臣無異豐昇額一路即著哈國興為參贊大臣分道並進恭行天討以期迅奏膚功蠻氛永靖

十七日

公奏言僧格宗東岸山脚直插河流必須由西岸前至科多地方搭橋再過東岸方能前抵美諾先經派出弁員搭成橋座臣於十二月初四日子刻派德赫布三寶章京拉布東阿扎什都司劉倬守備李植善帶兵作為前隊由河東進發又令章京圖欽保扎勒桑侍衛科瑪遊擊谷生炎帶兵作為二隊並派明亮齊里克齊繼進均由河西科多過橋至河東進攻此一路均極峭仄且被賊番創斷行走甚為艱險官兵奮迅直前進至喀咱木籠山梁又進至奢壘山梁初五日丑刻分兵三路進取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七

聖

池木官兵奮勇衝突賊不能支遁往美諾計奪得礮房三十餘間官兵追至美都喇嘛寺後佔據山梁距美諾不過三四里但美都喇嘛寺在美諾之後形勢較高現在賊人悉眾屯聚若佔據此寺則賊寨易於攻取其賊寨之前河上橋座各薩穆果穆為通金川功噶爾拉要路據守此津亦可絕其遁逃之路臣已派侍衛章京將領等迅速前進奏入

上嘉之

公又奏言本月初五日明亮德赫布等帶兵至美

都喇嘛寺山梁之上望見美諾官寨堅固異常而賊寨以西薩穆果穆橋兩旁礮座亦均有賊番預備抵禦與賊寨互相犄角明亮等察看情形即乘勝分兵直攻美都喇嘛寺據高壓下德赫布等從山梁衝壓和隆武等沿河岸進攻金川賊番約計三四百人前來救援官兵上前勦擊賊番捨死迎敵潰而復合數次至力不能支始行潰敗官兵分投追趕上下山坡共殺死八九十人餘衆遁入賊寨據守其寺內尙有賊番官兵衝入趕殺盡皆殲戮將喇嘛寺佔據官兵既得此寺進逼美諾官寨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七

聖

寨內放鎗抵禦甚急而橋旁礮內賊番所放之鎗又皆一一可及官寨牆根與寨內合力拒守而官寨對岸即係彭魯爾八寨賊番又隔河排鎗擊打以爲賊寨及橋旁各礮應援惟時已屆戌刻即派官兵擊卡圍截守至四更察看賊番鎗勢稍懈明亮和隆武三寶德赫布等由寺分路進攻賊番一面放鎗抵禦一面捨死衝出官兵乘夜邀截追趕殺賊更多其橋旁礮內之賊亦俱棄礮遁去初六日寅刻已將美諾各礮寨全行攻取並擒獲喇嘛及男婦等三十四名明亮等帶兵入寨各處搜查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七

聖

即將所擊活口嚴訊僧格桑踪跡據稱初五日南路官兵將上美都寺山梁之前賊會見勢危急一面留兵拒敵一面帶領小女人及頭人伴當等由寨後坐船過河聽見要逃往布朗郭宗不知真假等語明亮等即將喇嘛寺官寨封固並派弁兵看守是夜聽見明郭宗一帶鎗礮不絕知西路尙有賊番拒守德赫布既得官寨之後帶兵數百名前往迎接辰刻途遇溫福豐昇額臣亦已將僧格宗納木覺爾宗一帶防範金川事宜詳悉指示交與總兵英泰伊昌阿於是日移營現與西路官兵均在美諾駐扎至官兵自連日進攻以來人人奮勉軍鋒所至無堅不克內惟守備牟天德及土守備阿忠保得有鎗石傷此外兵丁陣亡者十餘人受傷者四五十人現在查明咨部查僧格桑罪大惡極實爲覆載所不容今即鋌而走險希延殘喘亦斷無不就擒擊以彰顯戮臣與溫福豐昇額整頓兵力迅速督兵搜捕如或竟入金川亦即遵旨直勦金川並籌辦底木達布朗郭宗一路以爲先掃小金川之局奏入

諭曰阿桂統率官兵由達烏踰險進攻連奏克捷即於一

月之中直擣美諾雖僧格桑暫時鼠竄勢如釜底遊魂不日即可就獲而賊巢已破我武惟揚阿桂調度有方懋著勞績著交部從優議叙其在事出力之將弁兵練並著阿桂查明咨部一併從優議叙

公又奏言竊查兩金川逆會罪惡貫盈神人共憤我

皇上義征不讓上協

天心不獨各省豐收卽川省秋成比較往年加倍且成都

向少冬雪茲者亦報祥霽將見明歲豐收於茲可

卜而西南徼外往時雨雪最多者今則仲冬以來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七

雷

風日極爲晴朗軍士行走進攻非獨無虞凍滑抑

且不患祁寒似此

天助麻嘉悉賴

聖明福庇則乘勝進兵掃靖小金川後並攻金川逆豎自

必易於蕩事奏入

諭曰實堪欣慰亦爾等忠勇所感也勉之

二十日

公奏言美諾爲小金川適中四達之地雖經攻取

而美諾以西之彭魯爾八寨尙爲賊守迤北之別

斯滿亦未投順其餘附近各碉寨均需招撫且自

美諾經由崇德牛廠前往卽係乾隆十二三年進

攻金川喀爾薩爾一路距金川邊界不遠亦宜稍

爲布置况南路官兵在僧格宗所支口糧業經用

竣因道路崎嶇糧運未到亦俟裹帶有資方能進

發今彭魯爾八寨番人已就招撫而附近之明郭

宗之達伊寨達克蘇寨噶沙里寨尼雅布角寨並

別斯滿五寨中之兩寨悉已撫定此路軍糧又經

侍郎劉秉恬前來美諾趕辦米石足敷支給臣酌

留官兵駐扎防範外卽於十一日起程前赴布朗

郭宗查溫福豐昇額兩路並進所帶官兵數目雖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七

星

屬相仿而豐昇額一路與金川隘口相通必須官

兵續進更足以壯軍威而寒賊膽臣是以從達巴

溝分路卽由豐昇額一路帶兵續進再納圍納扎

木等處前此尙有金川賊番負固據守現據副都

統永平報稱賊衆自焚碉寨退守已界臣仍飭永

平等小心防範不致疎虞

公又奏言小金川所屬地方汗牛最大東界木坪

南通明正其北直抵美諾計長二百餘里中如榮

榮等處形勢險絕卽在卡了達烏之後前於明正

土司甲爾參得沁來營時經臣諭令設法招撫今

據稟稱十一月二十九日入汗牛地界將

大皇帝好生德意廣為宣布其第一寨番民即已叩頭悅

服至十二月初五等日汗牛等十四寨均經投順

臣即合甲爾參得沁派出頭人暫為管束均奏入

諭曰阿桂奏籌辦美諾稍畢即於十一日起程前往布朗

郭宗所辦甚是與昨温福等所奏即由美諾前進追捕

逆暨其遲速前後俱合機宜至所奏撫定彭魯爾等寨

極為妥協汗牛一帶業遣明正土司招撫更足慰懷該

土司甲爾參得沁即著阿桂傳旨嘉獎俾其益知鼓勵

惟據圖內地形別斯滿賊寨均在美美卡之北為西路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七

果

應防後路其距美諾較遠因何得以併為撫定或係舊

圖方向未確著阿桂補繪呈覽又所奏豐昇額一路必

須官兵續進是以從達巴溝分路帶兵繼進一節所辦

亦是再温福等昨奏於達巴溝山梁派員駐守因其地

關係緊要曾諭阿桂添派多兵並令選派領隊大臣前

往今阿桂既由達巴溝分路進兵則此一帶形勢皆所

目擊尤應善為籌辦以期於事有益至金川賊眾焚礮

而遁自必退守巢穴官兵既掃清美諾即日可勦金川

如噶拉依勒烏圖等處雖向係險隘諒亦與西路之路

頂宗至明郭宗南路之翁古爾壘至僧格宗形勢相仿

温福等惟當堅持定見勦平金川擒縛索諾木方為盡

善

恭錄

御製詩

定邊將軍大學士温福奏報攻克布朗郭宗賊會僧

格桑竄入金川整兵進勦小金川全平詩以誌事序

小金川逆會僧格桑特與金川逆會索諾木狼狽為

奸陸梁抗命索諾木潛為黨惡助兵代其拒守因命

大學士温福為將軍尙書公豐昇額副之統兵攻其

西路而南路則以內大臣阿桂為副將軍督兵並進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七

果

所在山徑險仄賊得逞其負隅之計西自資哩美美

卡路頂宗至明郭宗南自達烏甲爾木翁古爾壘至

僧格宗皆峭壁懸崖礮卡林立將軍等董飭官軍勵

勇奮擊我領隊大臣侍衛並率眾先登始以大礮摧

其堅繼乃覓間入其阻每克一寨皆入經攻戰而後

得其難如此及阿桂既克僧格宗乘勝直入徑搗美

諾賊巢逆會先期遁去會温福亦攻克明郭宗至美

諾兩軍相合温福等仍督兵窮追徑取布朗郭宗逆

會復由僻徑竄入金川遂收底木達擒其父澤旺因

而招徠汗牛撫降別斯滿諸寨其大板昭亦傳檄而

定小金川悉平時軍營奏至謂番境界在雪山之中
茲值隆冬乃晴暖無冰雪眾以為異此實賴

上蒼眷佑將士等得以利便集事第其經涉艱險破礮奪

隘諸勞績則不可以無紀今大軍進勦金川所當掃

蕩竄穴繫縛二會以告歲事而

天之助順人之用命尤予所切望而深勗者候大勲成當

仿平定西陲例凡戰地悉為繪圖武成殿壁圖系以

詩此誌事之什特為先聲之倡耳

美諾賊巢失先是阿桂於月初六日由南路督兵乘勝

五日見勢危急直搗美諾寨賊巢遂破逆酋僧格桑先於初

所居之布朗郭宗為死守計布朗即如挈眷遷窮追期

阿文成公年譜卷七 果

即獲溫福與豐昇額既由西路統兵與阿桂會於美諾初

面截攻賊寨九日即由昂鳴爾角分兵進勦直抵布朗郭宗四

川自赴底木達欲見伊父由美諾溝門力拒僧格桑竟

殺伊父所遣傳語之人自由美諾溝門力拒僧格桑竟

溫福等因撫定各寨人戶擒澤旺解京一面尾追僧格桑

勿令復遁本相連任爾狼狽顧那容駭喙延小金之事歲

黨惡問金川

二十七日

公偕溫福豐昇額奏言金川賊巢惟噶拉依及勒

烏圍為心腹之地其由功噶爾拉進攻喀爾薩爾

係擣噶拉依正路臣溫福由此一路進勦其自僧

格宗經納圍納扎木至當噶爾拉進攻亦係進攻

噶拉依要路臣阿桂由此一路進勦至舒常現由

綽斯甲布進兵其俄坡地方係徑攻勒烏圍近路

最為得力前此僅有漢土兵八千名今於臣溫福

並董天弼所帶兵內酌撥漢兵四千土兵二千臣

豐昇額帶兵由章谷吉地前赴綽斯甲布合該處

現有之兵並與舒常合力攻勦奏入

上嘉之

公又奏言現在分兵三路並酌撤會頭溝一路官

兵以一半撥添綽斯甲布一半撥添功噶爾拉聲

勢已為壯盛即臣所進當噶爾拉一路現有官兵

阿文成公年譜卷七 果

萬餘除沙汰傷病外尙可敷用惟是分路輓輸糧

運不無拮据臣三次到川於西南一帶道路遠近

險易畧知梗概凡有便於輓運及可稍為節省者

均告知侍郎鄂寶劉秉恬就現在局勢釐定章程

盡心經理臣即於十二月十七日由布朗郭宗起

程回至美諾僧格宗一帶亟整兵力迅速進攻以

為併縛兩會之計至臣在南路時綽斯甲布土司

屢遣頭人請安稟話臣隨時駕馭察其頭人頗為

信悅將來進勦似可期其出力已將該處道路形

勢及土司番眾性情並從前節次籌辦緣由逐一

告知豐昇額俾得酌量辦理奏入

上嘉之

三十八年癸巳五十七歲

正月初五日

公奏言十二月二十一日據音吉圖汪騰龍等報稱職等每日令將備上南山梁察看賊踪十七日酉刻見山下樹木內火起賊番紛紛潰散當即統兵過河乘勢分攻山口左右賊番俱各望風奔逸共計佔得大礮棚六座木棚二十三座石卡六處殲賊五名等語二十二日又報稱職等攻得正地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七

辛

溝口礮棚普濟保帶兵即赴甲爾壘壩行至中途有綽斯甲布頭人安布差人迎稟已得甲爾壘壩馳往查勘其地有礮六座現經綽斯甲布土兵佔據稱工噶諾爾布派我帶兵千名來此賊番見我勢衆即便散去又離此六七十里之協雅地方有礮三座我頭人生根亦已攻克等語臣思革布什咱一路原與綽斯甲布官兵共緞金川賊勢今既攻得正地溝口甲爾壘壩即已控扼金川要隘其餘革布什咱各處防兵均可量爲裁撤以資進剿業經飭令音吉圖等察看情形先行籌辦此內德

爾格忒等處馬上番民素不長於步行越險進剿不能得力自應一併撤歸游牧以節糜費並可備運糧烏拉之用惟查巴旺布拉克底之馬奈馬爾邦亦係乾隆十二三年進兵之路該處路通金川應即於革布什咱官兵內酌撥千名以供駐守其餘官兵或可酌分當噶爾拉綽斯甲布兩路統俟議定再行具奏再查逆酋詭詐百出或因甲爾壘壩距巢穴稍遠守禦較難陽爲退地乞憐其實撤聚賊衆另踞險要亦未可知臣仰賴

天威惟有矢志掃除內孽此等伎倆斷不爲其所惑亦已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七

壬

告知豐昇額囑其前往該處駕馭綽斯甲布土司使知大兵必滅金川庶該土司等不以退地而心生觀望公又奏言查別斯滿地方共有五寨其二寨先經撫定此外三寨有兩金川賊人監守是以衆番等未敢遽投嗣臣即令已投之二寨番民前往招撫該番民等遂與監守賊番接仗其未投之三寨番民從中接應殺死監守賊番並據該番等稱我等看見雜谷百姓自改作屯練以來各安生理土司不敢欺凌今歸順

天朝不願分給各土司只求改作屯練等語臣查別斯滿原係另一土舍其地在鄂克什三襍谷小金川之間與維州協所屬屯練界址相聯十三年小金川事竣後岳鍾琪任意辦理將該土舍地方徑行賞給小金川小金川因非同類派累獨重現在該處精壯番民多被逆僧派出打仗陣亡僅存老幼婦女五百名口是以該番等心存畏懼不願分給土司所請改爲屯練之處實出真情臣等現已准行檄調五福查禮前來經理至汗牛十四寨先已歸順茲據原往招撫之明正土司甲爾參得沁親帶

阿文成公年譜卷七

聖

十四寨頭人來營報稱各寨內共有三百七十一戶老幼婦女一千九百四十餘名口臣亦面爲曉諭令其派精壯者隨征復酌賞頂戴紬布等物該頭人等極爲感悅仍令明正土司赴彼彈壓將來統歸五福查禮接辦
公又奏言臣欽奉
諭旨土弁雍中爾結色勒奔著賞巴圖魯名號仍加守備頂戴獎賞花翎查巴旺與布拉克底本屬一家巴旺係土司其布拉克底乃係土舍向來未經領受印信號紙此次隨征小金川極爲出力並懇將來

授以土司之職臣伏思川省西南邊外各土司形勢必宜衆建而分其力擬於軍務竣後酌量奏請是以前次仰荷
聖旨賞給該土舍花翎臣因其未有頂戴酌照土都司例給與空頂以示鼓勵第土舍甫有空頂花翎而土弁亦卽賞戴花翎恐番人等不知分量稍生滿足之心轉懈奮勇之志臣現將加銜賞號
諭旨先爲宣示所賞花翎察其此後出力如何再爲請旨均奏入

阿文成公年譜卷七

聖

論曰阿桂奏攻得正地甲爾壟壩一帶可以控扼金川要隘留兵防守亦爲要務阿桂業已洞悉形勢自能妥辦又另摺奏別斯滿五寨降番改作屯練既出伊等情願事屬可行餘仍遵照節次所降密旨籌辦又另摺奏土弁不宜卽賞花翎所見亦是應如所議辦理但其中有尙須斟酌者如溫福一路出力土弁內並無戴翎之人卽可照此奏留俟伊等奮勉立功再加獎勵設溫福軍營已有賞翎之人恐不免相形生懈則又不當靳此恩施著阿桂札詢溫福畫一辦理
公又奏言臣仰荷
天恩授爲定邊右副將軍並給與印信計福康安抵西路

軍營即可將溫福現用之右副將軍清篆印信移交前來臣所署四川提督印信應交何人相應請旨奏入

諭曰仍交董天弼

初十日

公奏言臣自抵僧格宗後即令土弁土兵前往踏探看得自納木覺爾宗溝口上山約行四十餘里即係納圍納扎木自此向北上山約三十餘里大嶺一道遂與功噶爾拉相聯即係當噶爾拉為金川界址向年此一帶積雪甚深茲仰叨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七

奏

皇上福佑冬日晴煦陽坡不過數寸不至有碍進兵惟山勢極峻又堅礮十四座排列兩峯了口間守禦甚為嚴密一得此嶺則金川各處皆出其下但嶺下險坡有林箐二十里冰雪頗大再進即金川之克舟九寨等處稍稍寬廠查僧格宗河東河西地方及汗牛十四寨雖均投順究係新經撫定而此一帶通金川之路又多且僧格宗納木覺爾宗係糧運總匯必須大員經理畱兵防範臣合總兵張玉琦駐彼一切轉運遞送事宜均歸管理以重責成並令成都副都統舒經安原任副都統鐵保帶領

成都滿兵四百餘名駐納木覺爾宗溝口以資接應臣帶領漢土兵一萬二千餘人統率前進並知會劉秉恬催趲軍糧數百石先為裹帶之需隨即設站運供期無匱乏臣思此路官兵自破翁古爾壘以來摧礮殺賊奮勇實倍於常金川賊眾諒已久經喪膽但前次金川係兼剿而此後係專辦當移兵之始必須確操成算先得一二勝仗攻取一二要隘以奪其氣嗣後即可迎刃而解臣察看軍心均屬踴躍士氣亦覺奮揚實為私心竊喜今將屆初春向前日暖綠營兵眾更易展施而賊番春耕有悞勢難久於支拒奏入報

聞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七

奏

公又奏言臣等現在分兵三路進剿金川僧格桑雖經隊走而大兵合力奮攻一經掃穴兩會即可並擒惟是僧格桑逃竄及金川容畱情形亦必須偵探籌辦臣近合巴旺布拉克底番人前往密查據伊回稱探得索諾木居住噶拉依其兄喇嘛莎羅奔等皆在勒烏圍僧格桑攜妻室至彼隨行尙有二三百人同往勒烏圍官寨莎羅奔傳集眾頭人商議時有山丹綽爾嘉勒係耶卡手下年老頭

人言

天朝來勦小金川爾等幫同抗拒傷死多人不能估得寸土今又收留僧格桑

天朝必不肯饒此時速行送出庶幾免罪其餘眾頭人言僧格桑本屬一家來此投生非來送死如何可以送出莎羅奔從眾留住又稱索諾木年纔十九印信號紙皆其兄喇嘛等掌管等語臣查耶卡有子五人長二三係前妻所生其索諾木及第五子係後妻所出聞從前耶卡欲以索諾木承襲土司大頭人中有言不應立者置之於死今索諾木雖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七

奏

現為土司頭人未必各能悅服以情勢揆之金川必終歸殄滅臣惟有乘勝進攻速圖蕝事奏入論曰今固不敢為滿足之言若賴

上天慈恩速成此事實千古未有之績也勉之以待酬勲

厚典

二十一日

公偕明亮奏言臣等於初九日統兵至納圍納扎木察看當噶爾拉形勢與前此弁目等跡探所言無異惟當噶爾拉以下納圍納扎木以上中間戰礮一座尚有金川賊番潛伏臣等即令將弁等前

往衝奪賊見我兵勇銳棄此而逃聚於十四礮內併力拒守官兵當將此礮拆毀另行擊卡駐守而十四礮形勢聯絡皆可互相援應礮外又築有石牆圍繞甚為堅固查該處本係賊會緊要門戶其設備嚴密原屬意中之事此必先用大礮轟摧方能得濟而臣等軍營所帶礮位食子均在十斤之內現雖飭將銅斤物料迅速運營以為鼓鑄之用而夫役亦尚不敷若俟礮成攻擊恐致稍稽時日現在熟審機宜總於數日間即行進取務期殲賊奪礮庶足以壯士氣而寒賊膽奏入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七

奏

論曰阿桂等奏攻勦當噶爾拉所需鑄礮銅斤物料夫役亦尚不敷運送等語現在大兵采入各路夫役在後運供最關緊要著傳諭劉秉恬妥速經理以資要用但所雇夫役向來多有中途脫逃者不可不加意整頓伊等既經受值即係在官之人並非自用其力若竟敢於逃避以致糧運稽延與玩悞軍務無異即當查出倡首二人辦理庶足懲一儆百再各處賊礮需礮轟擊者多移運既艱自宜隨地另鑄各路均應多貯銅斤以備將軍調取倘稍有不敷即將錢局存銅暫行借用亦無不可或將尋常施放未加封號之礮毀棄移運亦較省便

所謂急則治其標也以上諸事劉秉恬卽當實力妥辦
溫福等並宜一體留意

二十八日

諭曰阿桂著補授禮部尙書阿桂未到任之前著索爾訥
署理

二十九日

公偕明亮奏言臣等統領官兵前抵當噶爾拉相
機進取茲於十四五六等日風雪連綿至十七日
始行開霽臣等進兵之路本在陽坡雖早晚冰凌
堅滑然於兵丁行走進攻尙無大碍惟是當噶爾

阿文成公年譜卷七

彙

拉山高路峭官兵雖俱踴躍思奮而從納圍納扎
木進抵梁上賊礮尙有二十餘里步步仰攻究不
免於疲頓臣等令各領隊及鎮將等將營卡日逐
上移今距賊礮不過二三里所鑄食十六斤子之
大礮已於十八日造成其三四號礮位亦陸續運
到查賊礮堅固用礮轟摧愈近愈爲得力第旣逼
近賊礮必須建設木城防護庶礮力猛而有準我
兵亦不致多傷但此山並無木材臣等督令官兵
於他處密行砍伐運送並令辦就檣牌火彈等物
卽於二十一二日間分兵三路一面直前進攻於

對敵之前搶立礮棚一面潛師越溝攻奪靠西一
帶山梁賊礮務期得手總之當此進兵伊始非卽
破礮據地示以懲創不足以寒賊膽臣等惟有督
勵漢土官兵奮速進剿

公又偕明亮奏言革布什咱各處防兵本可量爲
裁撤前據各將領等酌議具稟臣阿桂復訪詢熟
悉情形之將弁土人詳加籌度除甲爾壟壩本係
綽斯甲布之地該會業已遣兵佔據毋庸另派官
兵駐守其甲魯與甲爾壟壩本係一道山梁相去
不遠今應派駐兵五百名令其彼此聲援並令駐

阿文成公年譜卷七

彙

守甲爾壟壩之土兵與甲魯之兵每日巡查會哨
則聲勢卽爲聯絡仍可牽掣賊人其自吉地前往
甲魯丹東綽斯甲布之各隘口及自格藏橋以至
吉地丹東一帶臺站亦均視地方之緊要與否以
定駐兵之多少共應留漢兵七百九十名土兵一
千名令參將吳錦江郎摺升等分段管理以專責
成查革布什咱一路現存川黔陝甘官兵三千八
百餘名其各處土兵亦共有三千八百餘名今革
布什咱各隘除酌留防範外所餘各處土兵內其
德爾格忒等馬上番民一千八百餘名登山越險

本非所長均應撤歸遊牧以節糜費並可派出烏
拉供運軍糧其餘革布什咱番民尙爲勇健前據
伊頭人派出一千隨營打仗今除分撥三百名留
守甲魯各隘餘令赴當噶爾拉大營聽用其屯練
一百餘名明正嚕密達巴士兵四百名亦俱可用
並令來營聽候調遣至應行撤回之川兵一千五
百餘名查馬奈馬爾邦係乾隆十二三年進剿金
川之路亦係巴旺布拉克底與金川交界之所後
路卽通格藏章谷等處自應設兵駐守以分賊勢
卽於此項川兵內酌派一千名同巴旺布拉克底

阿文成公年譜卷七

李

土兵四百名令汪騰龍往彼駐扎所餘川兵五百
餘名歸入當噶爾拉一路軍營其應撤回之貴州
兵四百餘名查係總兵王萬邦所帶數內今當噶
爾拉大營僅存六百餘名自應將此四百名一併
歸入以便調用至所餘陝甘兵一千一百餘名本
係副將常泰等帶領來川之兵今常泰已帶陝甘
官兵現駐綽斯甲布此項陝甘兵丁亦應前赴該
處軍營併爲一隊且豐昇額等一路現雖有兵一
萬五千餘人但丹壩逼近金川該處或應稍添兵
力以緩賊勢或新設糧臺須兵防護得有此項官

兵自足以資分撥至臣當噶爾拉一路僅有漢土
官兵一萬二千餘名今既增入川黔及屯練革布
什咱明正嚕密等土兵一千九百餘名及新降番
人八百餘名合之原有進剿之兵已有一萬五千
餘名與綽斯甲布一路官兵數目相等於軍營聲
勢亦爲有益均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進兵伊始非卽破礪奪地示以懲創不足
以寒其膽所見甚是官兵勦賊遇應攻擊之時固不宜
過於持重稍示怯弱然初次進攻接仗若不審度合宜
奮擊得利大挫其鋒不能振我軍威使賊望而生畏今

阿文成公年譜卷七

李

大礪旣已鑄得定於二十一日分兵進攻自可剋期制
勝佇聽捷音又阿桂另摺奏革布什咱一路漢土官兵
除酌留駐守隘口外其各處土兵分別調撤昨因豐昇
額等所攻達爾圖日旁一路賊礪猝難進取因思甲爾
壘壩至正地一帶亦係溫福原定各路進兵之路且稱
其地稍平欲令舒常同音吉圖等帶兵由此前往已傳
諭豐昇額等熟審情形是否可行就近妥酌辦理並著
傳諭溫福阿桂一併詳議其現擬裁撤之革布什咱
路土兵應否添撥交舒常等備用並著阿桂籌核辦理

圖書

阿文成公年譜卷八

受業 王 昶勘定 盧蔭溥增脩

第三卷 那彥成恭纂

乾隆三十八年

二月初七日

公偕明亮奏言臣等於正月二十日亥刻派令興兆德赫布等帶兵進攻納扎木山梁又派王萬邦扎爾桑等帶兵從納扎木下溝穿箐攻奪西一帶山梁臣阿桂明亮督同奎林和隆武等進攻納圍

阿文成公年譜卷八

正面山梁分撥已定至二十一日子刻北風大作雨雪交加臣等督飭官兵乘此風雪賊番不備之時分隊前進其越溝穿箐之兵不避險滑先已潛至西山峯之下卡內賊番知覺放鎗迎敵我兵鼓勇直前躍入卡內賊番不能抵禦踉蹌奔竄我兵即將西山梁佔住其大石卡三座小石卡七座同時攻克臣阿桂等所帶之兵直抵賊礮崖下賊番出礮抵拒臣等督兵攻擊殲賊數名賊仍入礮固守憑高據險鎗礮齊發臣等隨令官兵將前次所斫木植豎立木棚以資遮護並建礮臺運礮轟擊

阿文成公年譜卷八

其德赫布一路官兵亦同時發礮礮內賊番多有轟斃者此次總計殲戮賊番不少而官兵受傷者不過數名臣等復察看靠東礮下有細路一道緣陰坡冰雪甚深是以賊番砍伐柴木及往來通信俱從陽坡行走臣等派令官兵向前安設營卡三座逼近此路一見賊番踪跡即行擊打日間賊已不能往來查當噶爾拉山梁綿亘幾二十餘里雖賊番十四礮之外又有橫牆石卡互為聯絡但地面較長守禦不能處處俱到臣等審度情形若乘間奪取中間一二礮以破其勢此外自無難於攻克隨於二十四日晚派撥侍衛章京將弁等分爲五路均於亥刻以後進發臣阿桂明亮同奎林等仍由正南山梁攻擊適福康安送印來營一同領兵直逼賊人礮卡之下而礮外築有石牆牆外護以木柵掘有深濠濠中松籤密布且潑水凝冰難以逕越臣等指示官兵誘賊出礮中隊之兵佯爲撤退而令左右官兵潛伏山腿巖礮之旁賊番約有百餘望見撤兵一同壓下伏兵俱發其中隊官兵亦即回身奮擊殺賊過半其餘仍入礮死守鎗石齊下並用礮抗拒我兵施放新鑄大礮當將賊

礮轟去並傷斃賊人從此賊礮內卽不復放礮其博靈阿和隆武等帶兵由納圍正面山梁之東溝底前進攻打亦擊斃多賊正在相持之際而綏庫三寶等由納圍納扎木中間小路進兵已逼近賊卡之下賊番出礮抵禦經官兵合力奮攻賊番敗走上山又復從後放鎗擊打據巴旺布拉克底土弁認明擊斃金川大頭人二名小頭人四名其餘斃斃三十餘人其德赫布興兆王萬邦等兩路亦擊斃二十餘賊因賊番悉力守禦自寅至酉各路官兵始行撤回伏查當噶爾拉山形賊礮愈近崖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三

勢愈陡官兵步步仰攻殊爲費力此次我兵奮勵勦殺多番且殄其頭目定當寒心奪氣臣等惟有悉心籌畫亟爲摧破之計且現得之靠西山峰官兵營壘高與賊礮相等凡當噶爾拉之後如克舟九寨及金川中間之河皆可望見雖賊番衛死心切若出其不意間道進攻賊自不能久拒奏入

諭曰此次官兵進剿當噶爾拉雖未能全克賊寨而阿桂等調度有方帶兵將領俱能奮勇出力奪礮斃賊甚屬可嘉阿桂明亮着交部議叙其在事之將領弁兵著阿桂等查明核定功績等差咨部分別議叙又

諭曰細核阿桂等摺內所奏情形二十日雪夜攻克大小石卡係王萬邦扎爾桑等一路之功二十四日擊斃賊目係三寶綏庫等一路之功其餘在事出力之將弁雖勇往相同而功績不及着阿桂等據實查明核定等次咨部分別議叙至阿桂以當噶爾拉山梁綿亘欲出其不意奪取中間賊礮所籌極是惟在阿桂審度機宜乘間采入以成掃穴擒渠之績溫福等均當努力妥辦共建殊勲將此一併通諭知之

十二日

諭曰阿桂著在議政處行走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四

十五日

公偕明亮奏言正月二十九日亥刻賊人因納圍之旁林樹深密潛出百餘人偷竊營盤官兵早有預備放鎗迎擊賊衆當卽敗逃次早察看溝內雪上尙有踪跡蓋因夜間官兵追趕甚急賊番不能徑自回礮潛入林中躲避遂酌派官兵下溝搜捕果有賊七八十名潛伏直待官兵逼近始於箐內突出我兵奮力向擊殺死賊人甚衆受傷奔逸者僅十餘名至納扎木靠西山梁前經官兵佔據現又令五岱等設法擊卡再行進逼以便攻擊二月

初二日子刻五岱等帶兵三百名乘賊不覺前往
奪據礮前山梁賊人驚起放鎗迎敵我兵一面擊
卡一面擊賊比及黎明賊始敗退現已擊卡二座
卡牆一道相距賊礮甚近俟將新鑄之礮運至梁
上望東平打即為得力而德赫布等所帶之兵又
順山梁自南而北向上合力轟摧賊番往來不便
其礮自難支守一得此礮即可審察情形派兵繞
截賊後奏入報

聞

公又偕明亮奏言前巴旺布拉克底士司等差其

阿文成公年譜卷八

五

頭人赴營稟稱現有納爾布普寺喇嘛帶領徒弟
並小金川番民男婦共十五名從金川出至土司
地方應否准其進卡土司不敢擅專等隨令派
撥土兵管押送營今於正月二十七八等日陸續
到來等以該喇嘛等既從小金川同僧格桑竄
入金川何以此時復行投出且又帶領多人恐其
中不無鬼蜮伎倆遂令分別看守等親加訊問
據老喇嘛齊木擁隆供我係哲木諾寨人向
住小金川墨爾多山納爾布普寺因僧格桑叫帶
徒弟前往念經遂被畱住會屢勸僧格桑投誠僧

格桑不聽欲回本寺又復不許後又令赴布朗郭
宗念經未幾大兵攻破美諾僧格桑押令同往金
川行至勒烏圍見莎羅奔伊再三向說始得放回
昨到噶拉依沿途見有墨壘卡了等處番人被金
川搶去在彼饑餓不堪因係向來認識懇求帶出
我與索諾木傳事說明令人導引出來等語等
以番人素重喇嘛聽其自去尚為情理所有至所
帶小金川被掠番民賊會不為阻止事有可疑復
加嚴訊矢供不移似無遁飾查簇爾齊木擁隆狀
已龍鍾似非狡惡之人其隨出人內精壯番丁亦

阿文成公年譜卷八

六

少且挾有眷口即單身來者詢其親屬亦多在墨
壘卡了一帶居住但此等番民究難深信不可不
畱心防範除老幼婦女令其仍歸本寨外簇爾齊
木擁隆本係明正之人該土司現在軍營將其徒
弟喇嘛均交收管毋許即回該寺其餘番眾交與
五福酌量分別安插統俟勦滅金川再令各回本
寨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連日築卡進逼情形所辦尚好至另摺所
奏將脫出之小金川喇嘛安插明正土司一事所辦未
為妥協此等喇嘛既與僧格桑素為接洽難保其不探

聽內地之事與賊潛通消息斷不宜仍畱番境著傳諭阿桂等即將喇嘛簇爾齊木擁隆及其徒扎什策零洋伊什隴藏三人押送來京以備訊問

二十二日

公偕明亮奏言查納圍山右面溝內樹木深密向係官兵砍伐柴薪取雪融水之所二月初七日早間經巡哨官兵見有賊人踪跡即派兵設伏先令一二人作為取柴下山果有賊七八十人自林中出銜尾潛行欲圖搶掠設伏官兵衝出擊斃十餘人餘仍穿林奔去入礮踞守其納扎木兩旁林莽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七

亦有賊番潛伏經官兵衝擊殺死十餘名初十日臣等派令官兵督同草布什咱噶密章谷土兵下溝搜捕又有賊數十人藏匿一見官兵踉蹌分竄查官兵於納扎木靠西山梁擊築石卡距賊雙礮甚近而欲遠出其後必經此礮之旁賊番因官兵愈近守禦愈嚴必須大礮轟摧使賊礮殘毀始可趁勢攻撲今將新鑄大礮運至靠西山梁施放賊礮亦多孔穴且時見有賊人隨礮轟去者而現在銅斤短少將前此炸裂之礮鎔化改鑄於十一日復鑄成大礮一位送上山梁由納圍正面合力轟

擊日內當益見頽墮即可奪礮采入奏入報

公又奏言二月初八日准溫福來咨以現奉

諭旨令籌辦駐防丹壩事宜其松潘鎮總兵五福是否可降番係由別斯滿美諾南抵卡了約哨又加以汗牛一路寨落隔遠戶口繁多必須五福辦理方為妥協而董天弼久在川省雖於各土司原委頗為諳悉但前隨阿爾泰辦事意存姑息不能壓服土司非緯斯甲布等所敬服丹壩與之接壤實非所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八

宜至丹壩一路有兵一千數百名加以本地番民不但堵截賊會並可審度形勢隨時攻擊自非明幹之員不能勝任五福年力方剛為人明白勇往丹壩土司又係松潘鎮所屬若令帶兵往駐自為得力現在臣等督兵分勦金川三路形勢雖各不同然於賊會緊要門戶尙未摧破此時未必即為遁逃之計且劉秉恬等所謂川兵約至美諾亦尙需時日臣等一面奮力進攻一面催令五福將降番迅速查辦並咨明劉秉恬酌量該鎮應行起程時即令帶兵前往奏入

諭曰前因計及逆會當窘蹙之時必由丹壩搶掠逃往郭羅克會諭董天弼帶兵防截嗣溫福奏請令五福前往彼時因董天弼於番地較為練習故令其仍遵前旨今阿桂奏稱董天弼從前辦理番情意存姑息不能壓服各土司是董天弼於丹壩駐防之事實非所宜至五福朕雖未能深知其人既據溫福阿桂等奏其明白勇往年力正壯自可望其得力已如阿桂所請行著再傳諭五福奉到此旨即速起程務須實力奮勉加意防範並善為駕馭該處番眾勿令驚疑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公又奏言查索諾木凶頑悖逆當滅亡在即猶敢肆其狂吠前來投稟臣詳察賊情蓋因大兵四面環攻勢難久禦轉為誇大之詞希冀或寬誅戮是其詞愈誇適見其心愈餒而其狂悖愈甚則愈為天理所不容其取死亡亦必愈速臣前此進抵當噶爾拉以賊酋本與蟲蟻無異惟當竭力勦擒不值更通言語當飭各營弁兵並屯土各兵卡如有賊番叫喚均即用鎗擊打一切置之不理惟於前

月二十五日接仗時有賊番叫問新降番眾我們皆係自家骨肉何以如此替官兵出力臣令降番等告以我們自投順

天朝礪房地畝絲毫不動其派出打仗之人每日皆給口糧不須婦女餉送所有餘存鹽菜銀兩並可帶回家用在家之人仍得照常耕種且陣亡者給有念經銀兩受傷者又有養傷銀兩多殺金川一人又多蒙一分賞賜緣何不肯出力賊番聞此俯首無詞似覺心動時有賊目見此光景即舉矛桿驅戰我兵望見真切遂放鎗將賊目二人擊斃此外並無更通一語是以賊人無從再來投稟臣今已分路進攻惟有堅持必滅之志尅期采入至兩金川及鄂克什三雜谷丹壩草布什咱綽斯甲布巴旺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布拉克底各番人俱係跣足披髮步行山箐謂之甲壘其德爾格忒麻書章谷納林冲等番人習於馬上風俗與蒙古相似謂之霍爾族類各殊本非一種今既殄滅小金川起自雜谷腦南達打箭爐官兵已橫亘於甲壘諸部之中其在金川右界者惟綽斯甲布一土司北界者惟從噶克丹壩兩土司賊酋索諾木等即窮蹙竄往綽斯甲布等處以臣愚見土司斷不敢畱而霍爾各部非其同類更不肯容情藏匿若逃往郭羅克中間尚隔丹壩從噶克境此各土司亦必無任其逋逃之理至郭羅

克有上中下三部落內惟中郭羅克土千戶瑪克蘇爾滾布素不安分然戶僅數百設索諾木等逃入其境現在兵威辦理非難茲蒙

訓示精詳令派兵往駐丹壩先事預防賊會更無從免脫而丹壩於現有漢土兵七百名外再添一千一百名實可分綴賊勢於征剿之局更爲有益總之逆會等罪惡貫盈神人共憤一俟剿洗金川則兩逆會斷無逃死之處必能駢縛生擒以彰顯戮奏入報

聞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二

三月初一日

公偕明亮奏言臣等進攻當噶爾拉山梁督率官兵將新鑄礮位晝夜上緊轟擊數日以來賊番知官兵搜剿嚴密難以輕犯不敢出礮至納扎木一路臣等復令德赫布等將營盤礮臺向前設立距賊礮不過一箭有餘度其必來衝壓正可痛加殲戮而賊番僅於礮內放鎗死守臣等督飭工役復造大礮三位運至納圍納扎木各山梁分頭摧擊使賊不知將從何處進攻即可乘其罅隙爲殺賊奪礮之計現今賊礮已漸頽毀惟是山勢既高雨

雪愈甚雲霧迷漫之際賊礮至近亦時不能見加以坡礮陡窄路滑泥深兵力更難施展俟天氣稍晴即當督兵攻撲現在兵氣奮揚即土練等亦人各思自効自不難於乘機入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用礮轟擊賊礮已漸頽毀因連日雪霧稍俟晴霽進剿等語因思雪霧迷漫之際我旣不能時見賊礮則官兵踪跡賊亦不能窺伺若乘此時派兵潛往攻其無備或因得手亦未可知前此西師恢復瓦爾齊時曾因霧得勝溫福阿桂皆所深知自可倣用其法但番地坡陡徑仄兼之近日雪深冰凍與西陲之地可以馳擊者不同則又當各就形勢妥辦不宜冒險輕進將此傳諭溫福等與彼詢商伊等務悉心斟酌以期萬全勿因朕有此旨稍事勉強遷就也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三

公又偕明亮奏言二月十三日僧木則頭人阿開將脫出之小金川人安都爾送至當噶爾拉臣等問以如何脫出據稱金川頭人派人往僧木則偷放夾壩令我帶路行至相近僧木則地方誑說探聽先行遂投族叔頭人阿開寨內等情臣等復問以金川百姓情形又稱金川各寨糧食極貴小金川逃往之人饑餓不堪俱欲逃出其金川百姓皆

知索諾木等肆行狂悖為王法所必誅人人有畏死之意臣等揣度賊情金川地境四面環山各路官兵初辦雖覺其難然人心惶懼耕作漸荒若攻破一兩處則其瓦解之形必與小金川無異所有該番安都爾即留在軍營供役並仍加意防範奏入報

初七日

公借明亮奏言臣等前此移營逼近賊礮用礮轟擊因遇雨雪連綿稍稽進取茲於二十四日畧見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七

開霽遂即分兵四路均於二十六日子時以後陸續進發三寶綏庫等帶兵潛至礮前察看礮外有牆牆外有濠濠外復有木欄守禦重疊即督官兵拔開木欄躍過深濠推倒石牆賊番放鎗拋石抵死拒守官兵奮勇不顧直前貼近礮根轉為賊鎗所不及賊知放鎗無益擲石下擊維時天色漸明官兵見露身擲石之賊即舉長矛向戮並用箭仰射隨將礮根挖開洞穴拋入火彈礮內共有三層火彈所及僅在下層不能得力官兵復身帶火彈即於礮角奮勇攀登墜下復上將火彈拋上礮頂

其上排有橫木鋪設石板塗以泥土火彈亦不能燒官兵憤切又將北面礮根刨挖拆毀礮內賊眾共有五十七人一時殲戮無遺並將頭人克鄂殺死其躍出礮外賊番六人官兵斫死三人鎗擊墮入山箐雪窖二人惟剩生口伊什一名當將此礮佔住查所得之礮係自西而東之第五礮其東面各礮內賊番前來接應經官兵上前迎擊鎗斃二十餘名仍退入迤東各礮固守靠西山梁一路雖官兵所築石卡距賊甚近但賊礮據於高礮其旁路徑曲仄必須螺旋而上及至礮根又不能容數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八

人並立並無別路可以繞越而賊番固守鎗石如雨其出礮拋石放鎗者被官兵殺死亦二十餘名攻至抵暮始漸次撤回臣等即令侍衛將弁等於佔據賊礮處所設立營盤並於三寶綏庫等原帶兵一千數百名外添撥陝甘兵五百名令總兵伊常阿協同駐守以防偷劫是夜三更後賊番果分兩路來攻新立營盤連撲五次均被官兵擊退伏查當噶爾拉山梁大礮排列俱於扼要之地聯絡聲援守禦實為嚴固現今攻破中間一礮斷其聯絡之勢但山樹陰森道路叢雜積雪倍深於陽坡

尙未能竟絕其往來出入臣等當設法繞截分攻使賊四顧不暇自必不能持久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分兵四路奪礮殺賊情形均屬奮勉可嘉而三寶綏庫等率眾先登尤爲勇敢著交部從優議叙阿桂明亮調度有方其餘各將領亦俱出力均著交部議叙並著阿桂將在事將領弁兵等實在出色應加鼓勵者奏聞分別查辦

公又奏言前奉

諭旨以糧員王嘉猷於泥峙岡途中遇賊添派後路防兵令臣等籌畫妥辦據溫福抄寄覆奏摺稿內稱功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五

噶爾拉一路原帶滿漢官兵一萬七千餘名又各土兵四千餘名分防駐守各處外現存打仗之兵祇有六千餘名實不能抽減應仍酌調川兵備用等語臣查當噶爾拉軍營漢土官兵雖有一萬五千餘名但應防後路既多將來攻進後左右悉係賊寨又須逐處留兵現有之兵勢難抽撥如巴旺布拉克底連界之馬爾邦馬奈係乾隆十二三年進兵之路與賊境在在犬牙相錯必須設兵重鎮於牽制之中並寓防範之道今僅分漢土兵一千四百餘名前往駐守其草布什咱地方均與金川

相連今亦僅留漢土兵一千七百餘名分段巡警以上各處防兵勢難再減至綽斯甲布一路官兵合計共有一萬五千餘人但近日分兵宜喜日旁兩處節次臨陣損傷及病故者諒復不少誠如

聖諭自不宜更爲抽撥臣再四思維如溫福議稱酌調川兵固爲近便第川省實在馬步兵共二萬五百餘名除駐防西藏一帶台站及分撥塘汛一萬二百餘名外其存營存城兵一萬九千二百餘名計自前歲以來分派西南兩路實止存營存城四千三百餘名川省幅員遼濶且西南界均與猺夷番衆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六

毗連不可無兵彈壓而各州縣咽喉最多尤須弁兵查拏稽察况卽此四千餘名內遇有運送火藥鉛丸軍械等項尙須隨時遣派前次劉秉恬董天弼酌調川兵一千六百名赴丹壩美諾已覺難辦此外自不便再調且此等揀存餘兵零星攢湊卽至軍營恐亦不能得力臣伏思黔省官兵西路原調六千南路原調二千今南路自去年五六月間卽已僅存黔兵一千一百餘名懸揣西路原有之黔兵此時亦只可剩四千有餘蓋黔兵本無餘丁凡有陣傷亡故出缺仍咨回本省募補是原調雖

共八千其實只有五千餘人即再調二千尙與原調之數有減無增况川省如夔州協等處距省二十餘站而黔省之威寧畢節即與四川永寧接壤核其道里與派調本省官兵程途不甚相遠以之派往綽斯甲布軍營亦不致多需時日但聞黔省新補之兵幼稚俱多恐技藝未能嫻熟如蒙俞允請飭下黔省巡撫提督仍於舊兵內選派進剿巡防始收實用奏入

諭曰阿桂奏請調撥黔兵二千名趕赴綽斯甲布備用此時似可毋庸再辦前旨令熟籌抽撥係指川省兵丁而言今川省已調派一千六百名分赴美諾丹壩等處此外原無可再調至黔兵雖尙得用但該省亦係苗疆需兵彈壓自不宜屢有調遣且川省現在各路官兵俱已深入續調亦恐不及或綽斯甲布一路實有必須添助兵力之處朕又難於懸定已諭令圖思德拜凌阿於黔省近川各營現有舊兵內預挑二三千名聽候調撥著傳諭溫福阿桂豐昇額彼此札商通盤籌畫如果必需則一面調取一面奏聞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七

十七日

公偕明亮奏言 臣等查當噶爾拉山梁形勢險峻

前此從納扎木進取俱係向上仰攻雖佔據靠西山梁與賊地勢相等亦只一面用礮轟擊作三路進取之勢今既於克礮處所修立營卡橫截賊礮不但各礮賊番難以彼此照應而官兵與賊已共在一道橫梁之上當將趕鑄大礮運至新立營盤東西分擊昨復相度地勢令官兵將營卡展開逼近西面賊礮轟打是前次三路進攻者今已成五路賊勢漸形窘迫每日惟潛藏礮內偶於礮眼放鎗及於遠處放礮而官兵因相離不遠更易於察看偶有往來踪跡即放鎗礮是以數日以來擊死賊番不少賊亦不敢復多出入其西邊之礮距礮甚近力量猛而有準現已一半頽墜其東邊礮座雖堅然亦已多洞穴惟是雨雪連旬兼以大霧往往咫尺不能辨別况凍融泥滑官兵行走爲難 臣等心急如火總須快晴幾日即行攻撲以期必得奏入報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末

聞

公又偕明亮奏言查此次官兵進剿當噶爾拉所鑄大礮用之一二日即易炸裂 臣等不但因改鑄需時心存焦急亦恐兵丁受傷乃近日礮裂時毫

無傷損此皆上賴

皇上威福

天神垂佑兵丁等得藉以無恙茲復仰荷

聖慈諄諄垂詢曾否傷人凡在行間自無不動心之理

等已通傳各營令兵丁等益知感激奮勇圖報再

阿桂久在軍營於鑄礮事宜閱歷稍多當初造

之時鍊銅欲淨及既成之後試響宜清苟工夫火

候之俱全自不致有他慮無如等進攻心急不

暇更番鑄鑄多延時日是以不無損裂現在

當噶爾拉一路所鑄礮位四座運至各山梁分頭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九

轟擊均尙爲得力奏入報

聞

二十三日

公偕明亮奏言納圍山腿之旁樹木叢雜賊番往

往偷來潛伺動靜等令官兵於每日丑刻以後

下溝至日出後賊番瞭望可見之時先回一半其

餘一半仍行潛伏使其不覺以便剿殺三月初九

日辰時果有賊數十人陸續伏地爬來我兵上前

截殺擊斃十餘名維時我兵尙在崖坡追擊其山

梁上賊眾俱集於卡內向南一面往下放鎗接應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臣等令官兵將大礮對准施放當將卡牆正中擊
穿礮子從賊叢中直過眼見擊中六七人賊匿入
地窖情頗窘迫惟是日來晴雨不定初十日夜雪
尤甚營盤左右積二三尺山陡路滑實難措足
等不敢坐守現在督率官兵乘夜冒雪增築礮臺
俟晴攻取奏入報

聞

公又奏言查綽斯甲布一路進兵最關緊要本年

正月間工噶諾爾布遣其頭人來營請安告以

聞工噶諾爾布頗有心悅從前金川將綽斯甲布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十

官寨大門砍破又殺汝土司族弟草布什咱土司

汝土司因有重仇不肯修整寨門以示必欲報仇

之意今大兵進勦金川汝土司正當乘時洩忿不

應尙有游移現在大兵三路分攻各土司當自行

酌量等語使其知所愧奮嗣該頭人去後工噶諾

爾布復遣僧格爾嘉勒來營叩稟又將不滅不

休各緣由反覆詳示僧格爾嘉勒頗能領會查僧

格爾嘉勒族兄松乃係綽斯甲布大頭人善於帶

兵向與金川有隙去年因被霍爾章谷拘留經

嚴飭放回後又患病是以未及領兵打仗今松乃

八〇一

已往宜喜督兵自必較前奮勉而計僧格爾嘉勒此時應回該處工噶諾爾布亦必專心助剿奏入上嘉之

閏三月初五日

公偕明亮奏言當噶爾拉山梁前因雨雪連綿未能攻撲臣等體察情形自西而東之第四礮經官兵用礮晝夜轟摧本已頽毀茲自三月十九日後天氣開霽自當速為進攻但臣等思現在官兵雖於前此所克第五礮處設立營卡橫截於山梁眾礮之間已斷賊番聯絡形勢然尙未能即扼賊番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三

要害若將靠西山梁賊番第一雙礮之東第二礮先能攻得則納扎木三四兩礮前後夾攻更易於克取而緊接納圍東邊之第八礮若再能佔據則六七兩礮左右皆係官兵營卡賊番勢孤難守當撥官兵於二十一日夜陸續分進潛至各礮崖礮之下而賊於第四礮西坡礮旁修木石太卡三座又於礮旁之溝設立兩層木柵防禦頗為嚴密臣明亮同三寶伊常阿綏庫督率進攻官兵均以雨雪稍稽心懷憤切鎗箭齊發拔柵過濠與賊短兵相接直逼礮根隨於礮牆轟塌處踴躍攀援而上

賊番放鎗不及紛紛潰逃當被官兵殺五十餘人受傷竄走墮入崖下雪中者又有四五十人其攻第八礮及攻靠西山梁第二礮之官兵亦至礮下溝邊竭力奮攻賊番鎗石如雨未能遽克且時已日中冰泥融化難以用力始漸撤回賊番因連次受創並不敢出礮拒敵間有往來接應者又被官兵擊斃約有五六十人當即令將所得礮卡拆毀另派官兵拏卡與前此所得第五礮地方營盤聯絡駐守查此次進攻賊番不敢明來接仗但如所攻之第四礮賊番於礮外多添卡座彼此應援且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三

編結柳條中實泥土以為卡牆藉此禦礮又於礮卡內深窟地窖地窖之旁斜上穿眼藏身既固放鎗復便死守之謀實為周密但如此抵拒而第四礮竟行攻復則官兵之氣更覺奮揚此時營壘排列山梁之上所佔地面已寬其進西各礮又可相機攻取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攻得山梁第四礮一摺在事之將領弁兵等奮勇可嘉著阿桂等查明存記檔案俟山梁礮卡全行攻得再交部議叙至第四第五兩礮連次攻得已隔斷賊勢令其首尾不能照應就此情形即由攻克礮卡

之處乘勝采入固無不可但山梁未淨賊礮尙餘六座若不倂攻克則後路未能肅清或爲賊所阻截轉屬不成事體阿桂務須設法全數掃除使官兵得以進進無滯尤爲妥善向後天氣漸暖冰雪日融自更易於得手三路中有一路攻進其他賊勢自然潰解將來大勦克建雖勞績維均而先得首功者自必更膺茂賞著傳諭阿桂等勉力爲之

公又奏言臣欽奉

諭旨詢問金川舊圖所開路徑查現在攻取之當噶爾拉山梁下梁即係克舟九寨該處地廣寨多每寨番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民百戶及數十戶不等順河而東北即係僧達地方若從巴旺布拉克底之深嘉卜一帶繞進固可前抵僧達但克舟九寨係在當噶爾拉後山山半而僧達尙在山下大兵若由此進攻是賊番轉據山上得以憑高抗拒恐未易得利今從當噶爾拉進攻一將山梁各礮克獲自高而下從克舟九寨直抵僧達自有建瓴之勢查僧達一處乾隆十二年總兵馬良柱曾經攻抵其地所以未能深入者爾時因無大礮爲其所阻今大兵若至此地則距噶拉依不過三四十里用礮轟摧無難攻取目

下金川賊衆在當噶爾拉據險死守若使大兵別從深嘉卜地方進攻克舟九寨直逼僧達俾其前後受敵更爲得勢而現在兵力不能再分臣查此次三路進兵昔嶺一路距噶拉依本近然必攻上昔嶺再將石城攻克始能直壓賊巢而綽斯甲布一路若攻上宜喜日旁山梁其下即係人衆田多之地大兵至此則賊已失所依恃勒烏圍雖在隔河勢亦搖動至臣現攻之當噶爾拉官兵營壘橫截山梁在賊衆礮卡之間此時若連營而下未嘗不可但山梁延袤二十餘里雪積凍深分駐分攻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所需兵力不少若復徑行前進勢不能多兵接續而各礮內皆有賊番乘間衝截後路不可不防必將當噶爾拉賊衆一律掃清始可整旅前進竊計此時全局情形臣一路官兵已上山梁未能下壓而溫福豐昇額兩路官兵又皆未上山梁所以於勦滅凶渠之局尙未敢遽言尅期蕝事此三路官兵內得一處攻開則賊番支拒已難若更攻開兩處則賊番之力量日形其絀臣於乾隆十三年在金川軍營時聽聞衆議皆以爲斷不能辦臣彼時頗爲憤切及前歲來至軍營尙無人敢言接辦之

事卽兵丁等言及金川輒皆動色相戒茲值小金川掃蕩接勦金川以來我兵日與賊番接仗各思奮勇見功毫無畏怯而屯練土兵等咸稱此次金川必滅並附近各土司喇嘛等亦皆虔誦得勝諸經以期速滅金川并有言賊酋於某時某月必滅特來稟告者人心如此

天意可知現雖礮位不無炸裂雨雪亦覺稍多但兵丁俱獲安全賊番鎗礮絡繹營盤之上而受傷者絕少此皆仰藉

皇上威福所庇而賊番滅亡之兆卽於斯可卜臣現在督阿文成本年謹奏

率官兵併力奮攻務在迅克當噶爾拉山梁進抵僧達自可乘勢直搗賊巢奏入報

閏三月十一日

公偕明亮奏言臣等抵當噶爾拉時卽有賊番卡外叫喚懇求說話臣等嚴諭官兵置之不理近於三月二十一日復有賊番喊稱投稟臣等卽派兵於二十二日攻得賊番礮卡自二十四日以後賊番叫喚更急並云稟內並無觸怒之言將軍看見自然滿心足意其兩路將軍處亦已具稟等語揆

揣其情似欲以送出僧格桑之言為哄誘之計臣等仍嚴切曉諭不許收稟伏思賊番詭計百出非藉以窺探軍情是否必期勦滅卽藉以緩此路之兵撤出番衆更為抵禦他處之用其伎倆不過如此今若收其稟帖或與通言語不但漢土官兵妄生將就了事之心致多疎懈且使各土司疑大兵未必卽滅金川伊等此時出力合攻致貽後患更非所以堅各土司之心故嚴拒賊番投稟正所以鼓官兵之氣并示土司以信俾共知此番必滅金川金川既滅則僧格桑為釜底遊魂無可逃遁是

阿文成本年謹奏

奏

僧格桑就俘之遲早目前在所不爭惟一意掃滅金川並擒二酋庶足以永綏邊徼

公偕明亮又奏言臣等於三月二十二日攻取當噶爾拉第四礮礮戮賊衆因思賊番既失此礮必乘夜間潛來偷劫是以另派官兵趕擊營卡於前此所得第五礮地方營盤聯絡駐守賊見大兵防範甚嚴是以不敢來擾至二十三日亥刻賊料我兵因上夜毫無動靜此夜必不設防有二百餘人從山溝箐林內潛爬而上直來偷劫巴旺布拉克底土兵營卡是時雲霧甚濃土兵聽有響動均卽

放鎗賊番抵死衝至卡邊該士兵等各持刀矛短
接奮力砍殺至溝內等邊而回比至明晨查看卡
牆以外及溝中雪上血迹甚多並有拖捧賊尸踪
跡及遺棄刀矛等物至二十四日以後所有各礮
卡內賊番較多於前防備更爲嚴密臣等思納札
木正面之第一雙礮與納圍正面之第七大礮雖
均據於峰巒陡峻之地仰攻殊爲費力然我兵已
搶得賊第四第五兩礮設立營盤從梁上新得第
四礮之營盤內由東而西將第三第二兩礮攻克
其納札木之第一雙礮固可不攻自破但陰坡既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表

險雪凍尙凝我兵不能兩翼分抄察看賊番情形
又明知此第三礮爲大兵必攻之地增柵濬濠完
繕固守若專務先克此礮難免少稽時日查納圍
正路第六七兩礮形勢雖爲最高而前所得第五
礮之營盤距第六礮尙近連日密遣兵弁踴探若
山梁爬越進攻似可得手一得此礮則第七礮亦
易用力而於大局更爲得勢今將鑄成食二十二
斤子之大礮於二十九日運上山梁施放頗爲有
準力轟數日第六礮自必頽墮便可乘機攻撲惟
是賊番狡獪異常若稍露用力此處之意卽不免

更增備禦今臣等令迤西各營將各礮卡一律用
礮轟摧使其不能測我注意何處以期乘間得利
均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嚴拒賊人投稟一事所見甚是金川賊番
屢次喊求投稟不過欲藉以窺探軍營消息若其計得
售卽因以緩此一路之兵便可撤出賊番另爲別路抵
禦之用斷不可墮其術中倘賊番以送出僧格桑爲詞
尤不可聽逆僧如果稍知畏服從前卽不應爲小金川
幫兵抗拒卽僧格桑投稟至彼亦當立時擒獻不應復
爲容留今見事勢窮蹙始欲藉此以求倖免其情罪實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表

難輕宥現在官兵各路進攻惟有併力掃蕩賊巢擒縛
兩逆豎以申國法而靖諸番更無別有游移之見如此
嚴切飭諭令土目等高聲傳告庶足使逆僧喪膽不敢
復生希冀而助勦之土司兵練等知官兵務在必滅金
川各無後慮並堅其踴躍用命之心卽將士等知此次
用兵有進無退亦可勵其勇往圖功之念若金川竟將
僧格桑送至軍營則前此屢降諭旨甚明卽可遵照妥
辦至所云兩路將軍俱已具稟若果有其事溫福等早
應入告其爲詭說已屬顯然蓋賊番借彼兩路爲詞以
圖聳聽其於彼兩路諒亦用此伎倆溫福練習已久自

不為其所惑惟豐昇額初經任用閱歷未深恐臨時尙無定見可將此詳悉諭知再阿桂等奏賊番屢次偷劫土兵營卡俱經擊退追殺此等土兵出力者著阿桂傳旨酌賞賊番偷劫營寨乃其常伎且知伺隙潛踪接踵再至是賊番頗諳兵機其頑悖實為可恨惟當隨地隨時嚴加防範不可絲毫疎懈若籌畫畧有未周所關非小

公又奏言查金川自郎卡至索諾木父子兄弟濟惡怙終實為天理所不容斷無不即滅亡之理且計其民戶本不多於小金川自十三年征剿以後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五

兼以各土司之相攻不復多有生聚而上年收復草布什咱時被戮及助小金川接仗計其傷損番民已為不少此時大兵分路進討賊番不過樹堅礮於至險必經之地恃以為固而大兵進剿之初賊亦尙能併力死守是以稍稽采入但各路官兵每次進攻輒有殺戮而守礮守卡之賊被鎗礮擊斃者亦無虛日况番地磽瘠居多每歲所收僅足各番之食今四面環攻疲於奔命耕作多荒則饑餒之患日甚堅守之氣漸衰其勢自不能久為支拒臣平日用兵謹慎久邀

聖明洞鑒必俟有可乘之機方為攻撲之舉得尺得寸以漸摧其要隘賊番勢屈力窮自不難於殄滅奏入

報

二十日

公偕明亮奏言臣等自將鑄成大礮施放以來當噶爾拉山梁第六礮漸次損壞但黑暗陰霧之際賊仍偷為修補更添木柵石牆臣等不勝忿恨察看情形雖第六礮攻取稍難然若先取此礮則可扼其要害因令扎勒桑等分攻納扎木正面第一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三

雙礮其納圍正面之第七礮派和隆武裴慎等進攻並另派漢土官兵進攻納圍靠東之第八礮再從上次攻得之第五礮處分為三路令奎林三寶等攻取納圍正面之第六礮臣阿桂明亮分頭督率初九日子刻陸續前進至丑寅之交雪霧迷漫官兵等潛行爬越及至黎明時奎林三寶之兵已越過石卡兩處賊番知覺放鎗滾石官兵毫無畏避直至大礮詎賊番守禦倍常礮外既護以石柵木柵又均挖有濠溝橫斜交錯攔截徑路官兵奮力將木柵砍斷並推牆填溝而礮卡內約有賊二

百餘人抵拒甚力鎗石交加官兵因繞至西北角卡門直前攻奪賊番窘迫當有百餘人從東北前來又有二百餘人由陰坡箐林而上思欲乘霧從後衝突我兵看出分隊迎擊而滿洲及額魯特官兵各用鎗箭殺死多人三寶亦親射一賊賊番勢不能支踉蹌敗退一半竄入礮內一半由坡下箐林逃匿其派攻第八礮官兵正在攻撲間有紅衣頭人手持矛桿催逼賊衆出礮衝壓官兵即放礮山礮將其頭人擊斃而新降小金川番人亦頗勇往經都司崔文傑督領殺賊二十餘名餘仍潰敗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三

入礮死守查當噶爾山梁固爲賊番緊要門戶而第六七兩礮之後有大山腿一道迤邐而下其勢直抵噶拉依尤屬金川要隘是以此兩礮倍極高堅守禦更爲嚴密未免暫稽攻克現在大礮轟擊過多又經損裂臣等一面趕鑄礮位一面另籌攻取以期先克此礮迅速前進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分攻納圍扎木殺賊各情形將領弁兵俱甚奮勇出力俟攻得險要一并交部議叙

四月初一日

公偕明亮奏言臣等查納圍之第六礮與納扎木

之第三礮均係賊番要地若使對面拏柵賊番窺見我兵注意防守必嚴臣等因令第一礮與七礮正面均拏卡柵向前使之無從揣度而我兵繞從山梁上東西兩面分撲不難得手惟因連日雨雪尙於攻撲有碍倘兩三日快晴當即督兵奮力上攻以期必得又本月十三日草布什咱土舍丹怎扎克巴送到該處脫出番人沙克宜布木一名來營臣等親加訊問據稱係草布什咱博租寨人前在勒烏圍乘空逃出見勒烏圍噶拉依兩處牛馬羊猪瘟死將盡人亦多有病者臣等思賊番滅亡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三

之兆已見惟有乘機奮攻以爲搗穴擒渠之計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稱現攻納圍之第六礮與納扎木之第三礮先令我兵於第一及第七礮正面向前接拏卡柵仍擬覓間於山梁東西分撲使賊人無從揣度自是正辦再據草布什咱脫出番人沙宜布木供稱勒烏圍牛馬羊猪瘟死人亦多病今噶拉依人畜亦俱害瘟此實羣逆罪惡貫盈自取滅亡之兆將軍等自各胸有定見勿稍有延緩使羣逆久稽顯戮

初三日

諭曰禮部尙書阿桂現在軍營敷歷宜勞著加太子少保以示優眷

初九日

公偕明亮奏言臣等查納圖第三四兩礮高據陡崖之上下有小山腿一隻賊番築卡八處若出其不意分攻各卡可使疲於支拒隨於二十日夜大雨如注之際挑派漢土官兵二百名潛伏爬越突至卡前賊番未及防禦當將八處石卡同時攻獲臣等悉心籌議崖上礮座雖非前往噶拉依正路但得此礮亦可孤賊番之勢復於二十二日派漢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七

土官兵三百名乘夜攻近礮旁賊番抵死拒守鎗石如雨黎明官兵始行撤回至二十六日分路進攻納圖一路官兵潛至礮下正擬攀登而上忽濃陰密霧雨雪交加彼此不能望見賊番聞有聲響施鎗滾石往下壓打官兵難以用力因復徐徐酌撤惟納扎木官兵逼近礮卡賊因雪霧迷漫有二三百人潛出憑高下壓經德赫布等奮力迎敵立斃賊番十餘名奏入

諭曰連次派出之將領弁兵攻礮殺賊均屬奮勉但尙未得實在險要難以交部議叙均著查明存檔俟將來一

併交部錄叙

公又奏言臣查綽斯甲布一路兵力稍單昨據豐昇額來札以屯兵既不可得仍須奏調黔兵二千名以資進剿並將所擬奏稿會商臣思黔兵奉旨停止自必陸續回營但黔省本係預備三千名今若於附近省城及威寧畢節一帶各營內調用二千名入川尙近綽斯甲布軍營得此生力之兵士氣尤加振奮而賊見官兵陸續增添更爲胆落一俟黔兵到日豐昇額酌撥存營之兵分於後路駐守似於進剿留防均有裨益奏入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七

諭曰前因進剿金川再需酌調黔兵會諭圖思德預行選派續經豐昇額以現在毋庸調兵具奏隨又降旨令圖思德停止今據阿桂奏豐昇額一路兵力稍單仍請添調黔兵二千以資協剿等語著傳諭圖思德卽於附近川省各營原備兵丁內揀選二千名迅令原派之員帶領前往並令富勒渾於沿途經過應行預備之處早爲妥辦

十六日

公偕明亮奏言臣等前兩次進攻本注意納圖一路而於六七兩礮尤爲用力賊番於此處必悉力

固守其納扎木一路或防守稍懈三路並進似可
易於得手因於本月初三日丑刻分撥官兵漸次
潛進其東面之兵臨近礮根石崖陡峭潛密魚貫
而上其繞出礮後之兵因緣崖一縷僅能接踵前
行見礮後又有木柵一座木柵之下連接石卡五
座官兵直前奪木柵攻撲甚急見有騎馬一賊
帶領二百餘人前來救援中鎗墮地官兵攻至申
刻礮卡內賊番鎗礮更緊勢難即克因將兵漸次
撤回我兵亦有陣亡帶傷者為數無多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稱攻剿山梁礮後木柵當有騎馬賊人中
阿文成
公年譜
卷八

鎗墮地其是否頭人著查明便中覆奏

公又奏言臣查綽斯甲布山險站長輓輸不易雖
丹壩之糧運通行而打箭爐資隆之長運仍須協
同輓送適值德爾格忒土司差伊頭人來至當噶
爾拉軍營臣面飭該頭人傳諭土司令其派烏拉
以供馱糧之用茲據按察使李世傑稟稱德爾格
忒派出烏拉四千除資隆截留五百外其餘三千
五百俱已至打箭爐一次即可馱運三千五百石
等語臣查霍爾各土司內德爾格忒部落最大今
既首先派出烏拉四千則此外各土司願出烏拉

者必多且現當青草發生便於牧放番人得價受
雇亦必更為踴躍奏入

上嘉之

二十三日

公奏言四月初九日接准

上諭查屯練原係雜谷番人自誅滅雜谷土司蒼旺之後
將其地分為梭磨從噶克卓克采三土司又將附
近雜谷腦之五大營不立土司改設屯練三千隸
維州協管轄伊等人本驍勁又自詡為

大皇帝番民不屑與土兵為伍故於打仗之處較為出力
阿文成
公年譜
卷八

但該屯練等既有應納之糧而三千餘名之兵卉
一年犒賞所得總計不過數百兩尙不足以深結
其心且自進剿以來陣傷亡故者頗多情殊可憫
以臣愚昧之見若於內地營分內量加裁汰即以
所省糧餉每屯練一名月給銀五錢土都司守備
千把外委亦以次量給月餉計裁不過守兵一千
三百餘名而屯兵得邀格外長年賞資更可以堅
其心而收其力奏入

諭曰現在隨征屯兵勇往爭先歷著勞績但念該屯兵等
每年所得犒賞有限著加恩每屯練一名月給銀五錢

其土都司守備千把外委亦以次量給月餉用示體恤其作何定數增給之處着劉秉恬富勒渾會商妥議奏聞

公又奏言臣查川省徼外山險路窄豈容以業經運出之糧一任奸商轉買交官充數上年臣於綽斯甲布土兵因其尙在本境所有應支口糧議令半本半折此固因糧運艱難起見亦以防贏餘私賣之弊今自去春以來軍儲無缺商運之力為多但以數十萬石之糧運至數十站之遠其間原不能無弊臣前於乾隆十二三年間即聞有兌收商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七

運站員因斛面稍有贏餘遂與奸商私相貿易即以站上所餘之數作為商人應交之數從中射利者臣現在雖無所見聞而既有木池盤獲奸商之事則此外各路不能保其必無嗣後惟有總辦糧務之大員及督臣於打箭爐木坪桃關雜谷腦等出口之處特派文武專員不時稽察按月出結具報則奸商自無從覓售而站員亦斷難滋弊奏入諭曰阿桂等奏稱前於乾隆十二三年間即聞有兌收商運站員因斛面稍有贏餘遂與奸商私相貿易從中射利者各路將軍皆帶兵進剿豈復能分心查辦此事昨

因溫福奏及奸商收買跟役等餘米已諭交劉秉恬勒渾留心查辦今阿桂所奏之言則更係大弊該督等尤不可不切實訪查從重究治

五月初三日

公偕明亮奏言臣等旬日以來察看賊番因屢次潛匿林箐均被官兵設伏截殺是以附近處所不敢前來惟距大營稍遠深林複嶂官兵不及望見之地尙有窺探踪跡臣等派撥漢土官兵分陣潛往散布於山坳林莽遇賊即殲茲據小金川降番頭人阿咱拉回稱十五日越過山梁直至喀爾薩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七

爾對過之沙圖角地方遇有打柴兩賊當將一賊俘縛其一賊踉蹌逃去時值大霧林中突出賊番二三十名前來接應思欲奪回當被官兵等將所縛之賊殺死其接應之賊亦被鎗擊死四名餘俱竄去臣等查當噶爾拉山梁綿亘二三十里官兵所設營壘處處與賊礮相對東通功噶爾拉喀爾薩爾西通克舟九寨均有賊礮林立據守此等山嶺之上溝澗之旁均須分兵駐守如有兵三四千名連營而下層層接應繞出賊礮後則賊必不能固守又臣等體察賊情此兩三月以來不過因雪

雨過多官兵難於行走得以稍延殘喘其實此一道山梁地勢延長萬萬不能久爲支禦而以_臣等自揣亦必能卽從此攻壓前進一俟雨雪停止自可剋期深入奏入報

聞

初九日

公偕明亮奏言當噶爾拉山梁自二十一日以後雲霧迷漫大雨滂沱至二十六日晚始見開朗賊番卽於亥刻後潛來侵擾革布什咱營盤士兵先已望見滅火靜候俟其來近突然衝殺賊俱踉蹌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羌

奔竄因黑夜打仗未知殺賊多少二十七日卯刻_臣等又令前敵各官兵預爲埋伏而令革布什咱士兵由南面山溝內潛繞至東面大崖之下賊見兵無後應蜂擁而出山梁各礮內賊人亦出礮下歷草布什咱士兵回身接仗而預先埋伏官兵亦突起截殺共斃二十餘人餘賊仍竄入礮內死守公又奏言_臣於四川邊外各土司及金川賊番光景兩載以來日夜通盤籌算金川獷悍性成實有不可不辦之勢况金川賊衆此時已儘數出兵餘礮所傷日少一日又加以綽斯甲布三雜谷巴旺

布拉克底諸土司斷絕往來與十二三年間情形迥別且賊衆均已出兵婦女又須背運必不能多種莊稼則口糧更當缺乏合此數者金川掃蕩之期雖未可先期預定而斷無不滅之形實於此可見_臣以兵凶戰危從不敢稍存自誇之念且併不預爲滿足之言然金川之役深知其必不可不辦又確信其非不能辦何肯意存遷就均奏入

諭曰阿桂奏近日天氣已晴官兵自更易於用力溫福豐昇額兩路諒亦相同進攻若何深爲廛念又阿桂奏覆征剿金川一事現在既有必不可不辦之勢又無不能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四

辦之形所見甚是帝王固以仁育爲量若當不得已而用兵則義正卽所以成仁豈可專務煦嫗流爲姑息至現在府庫充盈前後所撥軍需至二千四百萬兩而庫貯尙有七千餘萬此時惟期勦滅金川爲衆番除害以奠邊隅卽多費軍需亦所不惜溫福等當深體朕意俾衆將及各土司咸得聞知共相奮勉迅奏膚功以膺懋賞

十八日

公偕明亮奏言_臣等查西山梁第三礮山陰之下有山腿一道賊番連擊木柵石卡直接梁上大礮

互為應援防守甚密但攻得此處礮柵餘皆不能固守因派撥漢土兵丁分為四路於初二日丑刻潛行進發至辰刻之間雨勢大作徑陡泥滑因令官兵徐撤其納扎木官兵撤回之時有賊二三十人出礮衝壓當被官兵擊斃數人餘仍入礮死守至初三日有百餘賊出礮下壓臣等派兵分為兩翼抄出賊後奮擊亦斃數人賊始奔竄初五日度賊番以為節屆端午大兵必不前來攻撲或可乘其不備當派各路官兵奮力前進過濠直至礮柵其侍衛科瑪所帶官兵並用刀斧將木柵砍斷一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四

角推倒石牆眾兵一擁而入立將頭人砍死餘賊悉行殲戮生擒賊番六名殺四十三名官兵勇氣倍加乘勢攻撲相連石卡復殺賊二十餘人其山陰林箐中藏匿之賊約有三四百人分作五路捨死來援我兵分頭迎擊賊番力不能支遂竄入礮柵之內併力死守鎗石如雨勢難遽克官兵以次撤回至撤兵時有二十餘賊出礮奔至濠邊官兵鎗箭齊發立斃一半餘賊欲拖尸回去有貴州把總張順獨自躍過濠溝用矛刺死一賊復拔刀手砍一賊餘賊皆遁入礮查賊番於此各礮實為盡

力死守而我兵因奮勇直前得以多行殲戮稍覺稱快此次陣亡虎鎗營前鋒官德一員受傷藍翎侍衛額魯特衰楚克空藍翎額魯特阿爾查鄂勒哲依貴州守備詹玉書瑚圖禮共五員奏入諭曰阿桂等奏稱此次帶兵攻奪卡柵戮殺賊眾所有出力奮勉之三等侍衛科瑪著補授二等侍衛藍翎侍衛衰楚克著補授三等侍衛空藍翎額魯特阿爾查鄂勒哲依俱著授藍翎侍衛至虎鎗營前鋒官德陣亡著交該部照藍翎侍衛例議卹

公又偕明亮奏言竊臣等接奉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四

廷寄查金川地方確非難得惟不能處處產礦前年金川侵佔草布什咱其境內之默資溝為出礦之地賊曾遣人刨挖甚多製配火葯則其存積自未用完至屯練土兵軍器刀矛擊刺固其所長而烏鎗更為素習出入必攜之以行施放頗為有準此時若遽令其不用烏鎗不但番眾生疑而伊等於攻奪礮卡之處止能短接而不能及遠轉恐難以得力但防範不可不嚴臣等復飭將弁益加設法嚴防又飭令駐扎吉地之副將鄧國卿將默資溝地方時刻嚴查不許一人私挖如有透漏嚴查治罪

奏入

諭曰前此因軍營火葯關係緊要恐番眾私相售賣諭知各路將軍此後土兵毋庸給與烏鎗今據阿桂奏所見亦是此事原當慎之於始從前既已遍給此刻自難復改溫福等各路均仍照舊辦理但須畱心實力嚴查不可泥於土兵愛惜鉛葯之一言遂爾漫不經意致令私售作奸

公偕明亮奏言查當噶爾拉一帶山溝林箐深密

四月三十日早間大霧迷漫有賊十數人潛放夾

壩官兵久經預備俟賊將近上前迎擊鎗傷數賊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聖

餘俱驚駭踉蹌而去其占朋一名被屯練擊獲屢

經嚴鞠據稱四月內官兵來打山梁礮卡有思都

克覺寨頭人溫布薩爾嘉被官兵鎗傷墜馬眾人

救回等語臣等查四月初間打仗中鎗墜馬賊人

仰蒙

諭旨垂詢正在查訪茲據賊番供係溫布薩爾嘉是金川

最會打仗頭人奏入

上嘉之

二十七日

公偕明亮奏言臣等檢查舊案自前年八月進剿

小金川官兵欽奉

恩旨議叙者尙有至今未經送部之案其陣亡帶傷例應請卹者前任統兵總督從未辦理送部臣等思陣亡帶傷各官兵本屬眾所共知其受傷弁兵從前業經驗明每名皆先給銀一二兩以為養傷之用則得傷輕重均有檔籍可稽不致冒濫現在臣等復令各鎮將等詳悉確查送部核議庶在事陣傷亡故之官兵均沾

恩卹倍加感奮奏入報

聞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聖

六月初八日

公偕明亮奏言臣等思西山梁第三礮卡前此官

兵攻打殺戮頗多賊番已覺窘惶自應乘其氣沮

仍從此奮力撲攻當於十四日夜派兵四路十五

日丑時先後潛進直逼礮卡木柵力砍溝邊欄木

即以砍斷木植橫搭溝上以便越過卯刻有賊番

三百餘繞截而來官兵放鎗立斃數賊其納圍後

面東邊箐林內又有賊百餘潛來我兵俟其將近

鎗箭齊發殲斃二十餘人臣等復同籌議西山梁

第三礮賊番拒守更爲堅固自應另籌攻取之策

查納扎木第二礮與第三礮之間賊番又添大石卡一座若黑夜派兵直取此卡出其不意一得此處可以斷賊來往至第一雙礮陰坡之下又於箐林內迺有小路可以繞越雙礮之後臣等擬於西山梁及納扎木仍派官兵奮力明攻而令繞越之兵俟攻打緊急時突起夾攻可望得手現於附近第三礮之處連擊木柵三座使賊日夜不能休息而我兵不拘何時可以一發即至賊番自必更為窘迫奏入報

聞

阿文成公年譜卷八

呈

公又偕明亮奏言當噶爾拉山梁陰坡正西有深嘉卜一處係布拉克底地方與金川接壤若派兵潛往循溝而出即可襲取山梁後之克丹九寨臣等擬於軍營內抽出精銳官兵三四千各密由深嘉卜繞出乘其不意再向僧達一帶分路攻打則賊番腹背受攻必至顧此失彼易於克取查軍營兵力本不敷直下山梁之用今經抽撥難免力單且采入後亦須隨進之兵臣等仰懇天恩將新調黔兵二千名撥給當噶爾拉一路則繼進有兵攻取益為得力

公又奏言臣查三雜谷土司派兵助剿近日頗為出力而卓克采之女已經亡故親情斷絕因思三雜谷地方毗連丹壩總兵五福在彼駐扎與其坐守該處不如酌派丹壩及雜谷土兵乘其無備之時突往襲取如能搶得一礮一卡固可張揚聲勢即兵丁不能佔守撤回亦屬無妨如此賊番不能不分兵防守亦可牽綴其勢因諭該頭人等令聽五鎮調用均稱情願領諾而去如果三雜谷及丹壩土兵能乘間攻打一兩處則賊酋之勢必分而三雜谷丹壩各土司益可驗其無往來勾通之弊均奏入

阿文成公年譜卷八

呈

諭曰僧達一路朕於春間檢閱全圖時覺其地勢稍平且距噶拉依相近曾經指詢自應乘此機會妥協籌辦至所調黔兵二千已全赴溫福軍營備用今阿桂現辦繞路進攻即照所請准其調取應用阿桂於黔兵到後即應奮力剿擊乘勝采入設或仍係相持多延時日則阿桂又當分撥一半令速赴溫福軍營以供分剿之用總之所調黔兵惟期用之得當於事有益朕日望各路將軍迅奏膚功並無歧視將軍等亦當深體朕意不得稍分畛域

又

諭曰阿桂奏雜谷地方毗連丹壩總兵五福在彼駐扎已
諭該頭人等以五鎮如有派調土兵之處即可聽其調
撥所見亦是土司等果屬恭順派令攻奪礮卡自當聽
從出力但既係官派即不便不兼派內地兵丁未免又
分兵勢因思番性貪得而勇於私鬪若餌以攻而有利
當無不踴躍爭先將軍等可妥協籌辦

公又偕明亮奏言

廷寄

指示烏鎗打仗之理實為至精至當查賊番所設礮卡多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聖

在峯巒之上故礮外溝濠之底比官兵攀越之路
尙高且將刨出之土堆積如牆其上挖有鎗眼賊
番不必露出頭面已可擊打又且一線細路陡峭
險仄僅能魚貫而登其四面可上並可順溝兩頭
轟擊者百不一遇所以此地用兵之難實不能以
言語形容至於露出頭面之賊已每次皆有殲戮
茲蒙

皇上訓示 等審察地勢指示官兵遵辦奏入報

聞

十三日

公偕明亮奏言查附近四川各省如貴州兵前次
挑備三千今除赴綽斯甲布軍營二千外尙有一
千可供派撥其雲南額兵本有四萬二千上年止
調過三千如再約調二千於各邊關換班分駐之
處仍屬充裕至湖北湖南實在有兵三萬六千上
年只調過五千若再於湖南省調撥五千亦尙易
辦通計需調兵丁五千如蒙

恩准

勅下各省督撫挑派迅赴當噶爾拉軍營合以現有兵力
則乘間搗虛賊必不能支禦奏入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果

諭曰阿桂奏請再調貴州雲南湖南廣兵五千為乘間搗虛
之計既為此奏朕不肯令作無米之炊所有黔兵一千
昨已有旨續調令赴溫福軍營其雲南湖南廣各兵二千
現在飛諭各該督撫迅為派撥預備聽候軍營檄調然
亦未便專供阿桂之用自當酌量兩處軍營情形撥往
於事方有實濟劉秉恬所駐之簇拉角克與溫福阿桂
軍營相距不甚遠著即先赴溫福軍營面商需兵若干
再赴阿桂軍營面商需用若干一面具奏一面飛咨雲
南湖南督撫速令起程赴該處軍營毋得刻緩

十七日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案

公偕明亮奏言初四日據查禮稟稱喇嘛寺糧臺於初二日夜被圍初三日清晨被陷站員通判汪時被害至底木達布朗郭宗傳聞俱被賊番搶佔據跟隨董天弼之兵包應鳳逃出供稱董天弼於初一日夜見事危急令伊子同屯練二名背負印信前來請救董提督隨往官寨存亡不知確耗再總督劉秉恬於木波地方路遇賊番對敵因鉛丸火药用完不能取勝職道現於崇德牛廠功喀爾拉一帶繞路運往接濟等語查昨日已刻_臣等已派章京將備等帶兵前往尙恐剿洗賊番續安臺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案

諭曰底木達布朗郭宗兩處若果為賊番侵佔海蘭察一到自必奪回並即通道安臺其事為現在第一要務若尙未辦妥阿桂即親自領兵馳往底木達將此路迅速籌備萬全再辦進攻至底木達失事皆董天弼辦理不善所致但劉秉恬在彼不早查參亦未免失之大意溫福等向後益當加意經理於軍務方為有益其喇嘛寺糧員被賊傷害俟此事辦完後再行咨部查明議卹十八日

公偕明亮奏言初五日據查禮稟稱初四日辰刻溫將軍派有都司守備帶兵來抵崇德大牛廠防守糧臺等語_臣等三四日以來於賊番侵擾情形僅接該道稟帖而溫福處並無來文明係賊番佔斷軍臺以致不得木果木軍營消息實深懸切酉刻接劉秉恬初三日來札稱底木達賊眾甚多業已失守初二日傍晚賊番已抵登春初三日早溫將軍先撥兵一千名令海參贊等帶領前來然賊番等已據木波並搶佔喇嘛寺糧道不通若再將美諾明郭宗佔據則西南兩路盡行阻梗關係甚大等語查劉秉恬處既有海蘭察等帶兵一千名則登春一帶自可無虞但又據查禮報稱賊番已

圍困破礪及帛噶爾角克礪_臣等思賊番如此猖獗今海蘭察等既帶兵來援若再撥精銳兵丁交與五岱奮力前進以成夾攻之勢庶可將賊番痛加殲戮又同時接到海蘭察咨稱初三日聞賊已往帛噶爾角克礪恐其佔據美諾及明郭宗之路若從南路派兵佔據明郭宗美諾由喇嘛寺一路進攻本參贊即可開通道路等語_臣等隨派出和隆武等漢土官兵五百名星夜前往破礪等處接續五岱之兵總期併力剿殺早開糧道臺站至美諾明郭宗一帶雖可無虞但該處所有員弁均非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三

幹練之人草任總兵英泰人尙老成當添派兵一百名令其前赴美諾暫行彈壓防範查底木達布朗郭宗距_臣當噶爾拉軍營路程遙遠而距木果木軍營本近此時溫福處援兵漸集克復當亦不難
公偕明亮又奏言賊番悍惡狡詐顯肆鴟張實堪切齒不但賊酋賊目等當予寸磔即將其男丁盡行屠洗亦罪所當然此時賊眾雖侵擾底木達布朗郭宗各處而現在隨軍營之草布什咱巴旺布拉克底明正各土兵未嘗稍有驚疑觀望是金川

之不可不滅斷無不滅實可以必操其券至賊境本屬彈丸何以所用火礮鉛丸尙能接濟_臣等久已詳加體察查默資溝係草布什咱地方產礮稍多前年爲金川所據賊人卽於此創挖礮斤去年三月間克復草布什咱之後默資溝已撥有官兵駐守惟聞正地亦出礮斤然不能如默資溝之多目下大兵四面合攻賊番所用火礮自當日形缺乏至_臣前奉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三

諭旨以軍營大礮轟擊賊礪漸就破損何不并力轟打礪根查當噶爾拉前敵各營盤內築有高大礮臺對準施放原皆直達礪根但所有打塌礪上石塊墜至礪根日積日厚賊番奸狡異常非但不爲除去轉從而加增卽爲擁護礪根之用大礮至此不能得力賊番又於其內豎立木植遮護死力拒守但事機一至賊番卽有堅礪亦無從守禦_臣等此時惟有督勵官兵或繞路夾攻或相機勦撲以期迅速集事均奏入
諭曰阿桂等接到劉秉恬信知海蘭察已至簇拉角克地方勦擊賊匪並派和隆武等前往接應所辦俱合機宜溫福阿桂兩處派往之兵已有二千海蘭察復行知溫

福添兵一千而博清額富勒渾所帶之黔兵二千陸續踵至軍聲益壯賊自披靡此次所謂黔兵原為添助進剿之用不期於此大得其力亦與從前阿里袞等送馬之兵適到即解兆惠黑水之圍相仿此即破賊之先兆也至金川賊眾現於各路防拒官兵焉得復有多人至此一路滋擾據所報登春至木波橋一帶賊已不少其喇嘛寺等處糧臺又有賊番圍佔尚有佔據底木達布朗郭宗兩處之賊總計之不下千餘或糧員等一聞賊至驚惶無措過涉張皇草木皆兵勢所不免亦不足深責但賊斷不能糾眾遠來自係小金川降番勾引賊至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書

即從而助惡故覺其多此等降番敢於反覆若此事平之後若不悉行誅戮何以使諸番畏威知懼但斬戮太多恐致眾番驚擾務須設法密辦除惡安良方為妥善總之金川賊眾狡惡異常不可不知慎重昨豐昇額等一路已諭其俟續調滇兵到營方可深入即溫福阿桂兩處或攻得一二險隘有可進之機亦須照顧後路無虞方不致墮賊前讓後邀之計其丹壩一路之兵令五福帶領預為堵截原以防賊會從彼軼出但獨當一面恐尚不足恃豐昇額等現在達爾圖日旁攻剿設賊眾守拒甚嚴急切不能攻進或畱舒常帶兵在彼牽綴賊

勢豐昇額即分兵前往率同五福防堵丹壩一路較為得力是否如此可行不妨商之阿桂溫福不必因朕有此旨強為遷就也又阿桂另摺奏賊番火藥尚未匱乏之故實不可解向據奏各路官軍進剿均拋擲火彈聞係皮包實以火藥引以藥線計一火彈所需之藥不下數觔而所裝必仍係鎗藥官軍拋擲時不能保藥線之皆燃反以火彈之藥供賊番鎗礮之用殊為失算因思鎗礮之藥性係直轟爆竹之藥性係橫炸若裝火彈時即按爆竹藥料配用自更有力即或賊番得之用以放鎗必致炸裂是在我即有棄材而在賊轉受實累縱火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書

彈拋擲不著亦無藉寇兵之患其情形是否如此並著將軍等查明妥酌為之

恭錄

御製詩

復雨 六月二十四日夜

復雨輒復愁我愁紛有故間作非臆霖大田未潦洳所慮漲水發怒波衝驛路軍書眇孔亟遲或誤裁務困獸竟反噬猖獗邀隙遠初為通逃藪繼乃狼狽助縱回驛根臺遮邾更險據小金川逆會僧格桑與金川逆會索諾木狼狽為奸侵吞隣境抗拒王師不得已命將申討去年冬攻克小金川僧格桑等逆由美阻溝窺入金川大軍進剿期於掃蕩賊巢并擒逆豎維時命董天賜駐守

底木達等寨以扼美卧溝要隘執意僧格桑復萌逆惡於
六月初一日竟從去路潛來冀佔舊巢並擾軍營後路乃
董天弼庸懦無能先既退居美諾及溫福嚴飭始回底木
達仍另立一小營不在官寨防守致為賊窺伺乘間攻
破即佔據底木達布朗郭宗兩寨並煽惑降番復擄奪
帛噶爾角克礪科多一路根臺復截木果木後路逆會罪
大惡極實為覆載所不容而董天弼之玩還軍有此跌懦
懦貽誤亦罪有餘辜矣思之深切憤懣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卒散羣鴛致失我賢臣痛惜言難喻先是溫福稱劉秉恬
之信即派參贊海蘭察統兵馳赴劉秉恬處援勦藉以無
虞不期初十日且竟侵至木果木山後而駐防之德爾森
保毫無措置以致失守賊遂窺入溫福軍營綠營兵眾見
賊先驚倉皇潰散僅存滿洲兵百餘溫福率以擊賊竟致
受創捐軀聞信深為震悼雖加恩賜卹伯爵祀祀旗兵之
昭忠並資賞助喪實不足以喻我痛惜之懷耳

未遣綠營之徒付圖省從公議可恃忘深慮去年春已簡
千備赴軍營因溫福阿挂俱奏滿洲兵一人費至綠營三
倍欲多用綠營兵可不發京兵遂為其言所惑不復深計

因而中止設使溫福軍營賊至時有滿洲兵千餘在彼則
綠營得所依恃亦不致潰竄失事是仍由溫福自誤予之
輕信亦誤今悔已無及矣所幸阿桂一路調度得宜收戮
叛番斷其內應復分路掩擊殺賊四五百眾並清章谷後
路臺站軍心鎮定糧儲軍火充餘足資倚任因即命為定
邊將軍並派健銳火器營兵二千吉林黑龍江兵二千伊
犁厄魯特兵一千迅赴軍營重追悔何嗟及聚銅大錯鑄
籌進剿以申國威而張捷伐

賊計誠益詭賊罪越難恕禁放發精勇雪仇無返顧
天目鑿曲直我豈為窮黥叶兩金川之役初意並不欲加
不得不加申討乃竟抗我顏行勢難中輟曲直所在上
倉自能昭鑒並非予之有意窮兵黥武吾誰欺欺欺欺
今逆酋詭變若此實為勤勞遑敢辭國威要揚布

時溫福在木果木兵潰陣亡公借明亮奏言 臣等
思木果木一帶降番既經蠢動則當噶爾拉後路

小金川各寨均應先為防禦稽察旋於本月初七
日申刻據現在軍營之頭人阿申稟稱色木則有
金川賊人教令今夜同反飛速稟聞等語 臣等思
色木則西南山下為僧格宗至當噶爾拉必由之
路其東南山下係僧格宗礪寨甚關緊要即令委
署前鋒參領西當阿等帶兵往佔色木則礪寨而
賊番已先窺入又於初八日據按察使李世傑等
稟稱本日子刻賊番侵擾科多 臣等以科多一站
係從美諾前至僧格宗之路不可不亟為勦殺開
通遂派舒景安等帶領駐防滿兵速往救應又思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僧格宗派有寧夏鎮總兵張玉琦駐守但地居扼
要現在存積鎗葯軍糧甚多雖派巴旺布拉克底
土兵助守兵力尚單復派漢官兵前往協同守禦
西刻據舒景安稟稱協領武靈保遊擊阮寧方由
僧格宗南邊過河已將賊番擊敗又據李世傑稟
稱擊獲小金川放火埋伏賊人十六名已於當晚
正法等因 臣等思色木則與僧格宗北山本係一
道山梁而色木則礪座甚多復派黔兵令奎林等
帶往相機攻打 臣明亮往來督催策應查金川賊
番引誘小金川人陰謀斷路實為可恨可惡幸而

均經敗露得以先發制人而臣等又已預將渡船收起使河南河北之賊不能交通信息以破其牽連並發之局現在當噶爾拉軍營軍心鎮定儲備充餘鉛礮均敷應用自可無虞意外再十二日子刻有賊三四百名直撲納圍之陝西官兵營盤經參將劉輝祖督兵拒擊痛加剿殺黎明賊人始俱敗遁查金川賊人勾引小金川賊眾由底木達一帶前來原欲先斷木果木登春兩處後路因臣等節次派兵往援遂欲兼斷美諾當噶爾拉中間之路其狡獪之計險惡異常今已先為發覺一面派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奏

兵剿堵一面設法部署因得稍殺其勢此等惡逆賊犯梟予駢誅實所應得但自僧格宗西至卡丫約兩岸礮寨相望官兵駐守為數甚少實不能分兵四出逐一剿洗因派明正巴旺布拉克底各頭人帶領土兵會同此一帶隘口駐劄之官兵將當噶爾拉以西各寨男番盡數調出收其軍器其稍有桀驁者或登時殺死或細縛拋入河流其餘分送至章谷及打箭爐酌賞明正等三土司並諭駐劄章谷及署打箭爐之同知等察看酌賞如各番內稍有可疑者立時殲戮現在據報辦理已經

就緒此時各寨上惟有婦女幼穉後路似可無虞至當噶爾拉山梁降番所駐之處距賊礮不遠伊等狡譎異常若知大兵必欲盡殲即不敢倒戈相向亦必盡窺金川臣等此時除查有叛逆實跡者即加誅戮其餘實不能一時盡數痛辦今臣等將頭目數人留在營盤之內令將領密加看守再飭各土兵察看降番等言語光景並令明正巴旺布拉克底各土兵分管同任俟可以辦理之時即令嚴辦臣等因後路所關甚重惟思先除內應稍免返顧之虞奏入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奏

諭曰阿桂奏現在派兵防守殺賊多人并設法將叛逆降番羈其頭人殲其醜類剿清後路軍心俱為鎮定等語所辦深合機宜著即命阿桂為定邊將軍俟京兵等到齊另籌進剿務須掃蕩賊巢殲兩首逆以雪憤恨而申威令

恭錄

御製詩

喜晴 六月二十五日

歷辰猶細霖傍午遂大霽農功幸益佳軍營亦信遞自軍營失事之信阿桂軍報數日不至其後路科多新橋一帶亦有賊阻深為懸注今早始得其十三日所奏

營寧貼情形乃另從章谷一未然防已周先覺誅奸細從
路馳遞者覽之始得慰懷
逆盡剿滅可疑亦別置以此當噶拉安然若無事總俟重
進師應迺美諾至阿桂一聞賊匪侵擾底木達布朗郭宗
防範復偵知降番被煽逆者多即遣兵分路剿洗其有
自金川潛至番寺者即喇嘛誅之並將近寨丁男移置
他處收其兵器而頭人之可疑者則禁之營中不令回寨
是以當噶爾拉全營軍心鎮定因諭阿桂即撤兵回至美
諾滅除羣賊收復底木達等寨並擒逆僧格桑將小金
川全境廓清駐軍以待京兵至日另籌進剿是阿桂一軍
之安所繫甚重固由其調度未逮難收拾嘉護感
有方亦實賴上天嘉祐耳

二十九日

公偕明亮奏言臣查美諾至價格宗一帶道路尚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美

在未通則由當噶爾拉前往章谷之後路亦慮賊
番搶劫此一路小金川寨落甚多其山後又通金
川賊境恐賊番乘間竄入藉以佔據尚須添兵防
守因思布拉克底之臨卡地方從前駐有官兵酌
抽五百名派令防禦其色木則一處賊番先已竊
據礮寨夜間來擾營盤經奎林等督率官兵屢次
奮力掩殺連日以來不敢復行滋擾至逆會等雖
在西路得志較前猖獗然乘其不意攻打一二處
亦足以壯軍心而寒賊膽臣等遂派都司崔文傑
帶領各土兵於十三日夜由木則後山攀附而登

阿文成公年譜

卷八

李

潛抵賊卡之下直前擁入賊番驚竄官兵趕殺多
人餘俱逃散臣等思賊番行同鬼蜮或從山箐爬
越侵犯納圍糧站亦未可定維時委署參領觀祥
適帶護礮兵百餘名即飭其雷駐以資防護傍晚
所調草布什咱土兵亦至是夜果有賊二百餘人
攻撲糧臺漢土官兵合力迎殺賊衆受傷拖曳而
去者約十餘人至河南拉約等寨探得寨內藏匿
賊番漸有舉動之勢十三日夜派兵前往十四日
早間分爲三路直上攻打一面痛加剿洗已將寨
落焚燒至價格宗對河榮寨賊番聚集更多十五
日復令都司崔文傑等帶兵渡河陸續進攻賊番
悉力死鬪爲官兵殺死五六十人寨落亦俱焚燬
現在河南惟未動之宅壘兩寨暫且存留其河北
自價格宗起至約咱止河南自卡丫起至榮寨止
小金川賊番俱已盡淨其榮寨以東尚有鳩瑪爾
里等寨與賊固結拒守必須剿完各寨則河南一
路即與美諾開通昨據海蘭察來信附近鳩察之
零星寨落逐一攻破而臣等所派往剿鳩瑪爾里
之官兵亦於十六日夜前往十七日遙望是處山
上起火想即日可以剿洗克復統俟兩軍會合再

剿除河北之彭魯爾等寨則美諾河西亦可掃盡

奏入

諭曰阿桂等所辦深合機宜且殺賊亦多甚屬可嘉著將奮勇出力之弁兵查明咨部議叙至目下最要之務必須即將底木達布朗郭宗兩處上緊克復阿桂奉到此旨即或河北羣賊尚未殺盡亦當由河南一路回至美諾與海蘭察等會合再發兵剿洗河北之賊更為得力惟撤兵時應將後路料理周密勿使賊眾得以尾躡

公又奏言兩金川賊會猖獗如此即寢皮食肉亦難釋恨惟木果木一帶大經挫損不得不為添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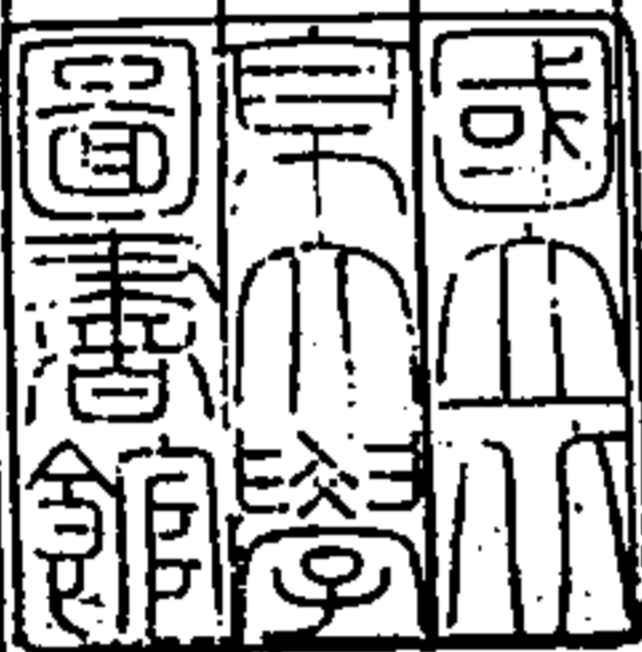
阿文成公年譜卷八

李

辦理俟得悉彼處確實情形並應調何處之兵

另籌具奏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稱俟定有應調之兵另行具奏看來阿桂此時亦知從前伊等所奏無需滿洲兵之錯矣今統計現調兵有一萬二千名兵力甚壯復繕寫諭旨曉諭各土司伊等接到後通行曉諭各番一面揚言已調十餘萬精兵前來合剿則賊會聞之喪膽震動而各土司聞此亦可定其游移之志



阿文成公年譜卷九

受業 王 昶勘定

盧蔭溥增脩

第三孫那彥成恭纂

乾隆三十八年

七月初一日

諭曰此時最要之事惟在阿桂即從軍營回至美諾籌辦剿賊事宜第恐阿桂未肯退兵然軍營大局當務其切要者阿桂此時駐守當噶爾拉亦屬無益且又須防守後路徒使朕多一番懸注自六月二十三日以來屢次

阿文成公年譜卷九

一

諭令阿桂回兵美諾阿桂接奉前旨諒即遵照撤回或留明亮仍駐當噶爾拉或令駐守僧格宗自必妥協籌辦今賊番現佔布朗郭宗等處實為美諾肘腋之患不可不急速剿除上緊收復其河北科多新橋等處之賊阿桂赴布朗郭宗時即可令海蘭察統兵前往盡力剿殺務將醜類盡殲肅清小金川地面以便屯駐官軍另籌進剿至美諾官寨固屬緊要若阿桂到後即統兵剿復布朗郭宗聲勢甚大而海蘭察又帶兵在河北剿賊軍威更整賊自不敢輕覩美諾但須派駐精兵雷博清額經理一切即可無虞至鄂克什官寨尤為後路要隘

昨已詳悉傳諭令派勇幹將領選撥重兵駐守其地並防守資哩隘口伊等如能經理得當則巴朗拉一帶軍臺糧路便得安固今據稱賊已由別斯滿往鄂克什果如朕前旨所料尤當急爲防範其看守鄂克什寨之人將金川潛往之賊立時殺死亦足以寒賊膽而挫其氣所有殺賊之人即當查明重賞以示獎勵但帶兵之員必須速往接應方無後患至軍營糧運最關緊要富勒渾調集人夫源源接濟甚爲得力此時美諾無甚應辦之事富勒渾不必急於前往若富勒渾已回美諾而阿桂亦可尅日回兵富勒渾即留駐美諾同博清額辦理諸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二

務其鄂克什一路現有劉秉恬前往所有巴朗拉一帶督催糧運諸事必須實力妥辦至海蘭察等稱營中之兵無器械者甚多劉秉恬現往鄂克什一路糧台查有剩存軍器即送美諾備用此等固可應急但恐所得有限不能敷用富勒渾已飛飭軍需局將烏鎗腰刀鉛藥等項急速製備即當再檄該局迅速送往以供軍需利

初六日

公偕明亮奏言兩金川賊番勾結侵擾經臣等分撥漢土官兵過河而南剿洗各寨現在兵力既分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所有山梁上官兵實已無可抽用至現存火藥此時更應撙節等飭令將弁須見賊番聚集礮卡之內或出來行走再爲施放此外不可任意輕費其多餘礮位於二十日酌令運至大營轟擊色木則等處之賊等復思賊番既見礮位運下必料我兵將撤往他處或乘勢潛來侵擾當即傳知各將弁小心防範預備剿殺是夜亥刻果有賊番先至山梁中間三寶營盤官兵早已預備放鎗擊打賊番不能前進分爲四股前來侵擾陝兵營盤維時參將劉輝祖即督兵放鎗拋石而賊番狡惡異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三

常帶有板片鋪墊過壕官兵奮力截殺直至二十一日丑刻賊始踉蹌奔竄官兵趕殺共計殲賊八十餘人此次參將劉輝祖以一百五十人竟能督率奮擊殲賊多人且額受石傷實爲勇往出力當即賞給花翎其受傷官兵亦分賞銀兩以示鼓勵查賊番窺伺當噶爾拉大營勢頗猖獗現在各處不時騷擾等惟有督勵官兵竭力堵禦如遇賊人潛來多行殲戮稍紓憤悶奏入報

公又偕明亮奏言查各軍營所謂之兵歷時已久

八二二

而木果木功噶爾拉官兵傷損既多聞所餘不過數千又新經挫折一時難望其振奮至當噶爾拉後路綿長賊番時刻覬覦現雖撥兵防守尚覺單弱本路已無進攻之力他處更無兵可分臣等前於本月初一日籲請添兵五千名為乘虛掃穴之用此時諒蒙

恩鑒但目下情形又與從前迥異自當通盤計議速籌分頭再進之兵以定各路合攻之局查貴州陝甘三省已無可調之兵惟湖南湖北額兵共有三萬六千若於臣等前日請調之二千外再調三千共成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四

五千尚可辦理其山西本與陝省毗連且該省多山若於近山居住之兵擇其精壯驍健者挑撥五千亦尚可用連臣等前摺所請昭通等處酌撥二千共調綠營兵一萬二千名如蒙

俞允仰懇

勅下各督撫卽行挑備分起迅速赴川再此大應用之兵若僅於近省綠營調取不惟不能多得且驍勇亦不似滿兵仰懇

皇上恩准挑派京兵健銳營火器營滿兵二千吉林滿兵四千索倫兵三千發來以備進剿至各項兵丁陸

續抵川尚需時日其如何分路進剿之處恭候

聖明指示再知會豐昇額等將分撥各兵事宜悉心詳議奏

聞以期迅速再進至木果木功噶爾拉官兵既經撤出而豐昇額一路現又分派官兵護糧防後亦不能竭力進攻是以所有賊番力量已全聚於當噶爾拉一路此時別無官兵可調而豐昇額處亦未必能派兵前來接應此路但當噶爾拉一路軍糧火藥存貯尚為充裕臣等惟有竭此血誠悉力籌辦賊人狡獪百出各處侵擾臣等鼓勵衆心亦尚能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五

堅守兩三月如有臺站文報阻隔數日之處伏祈

皇上弗厘

聖懷奏入

諭曰阿桂奏當噶爾拉軍營防剿賊匪情形所辦俱合機宜朕心稍慰賊匪敢於如此猖獗阿桂現在鼓勵衆心尚能堅守兩三月其志甚屬可嘉但美諾已不能守海蘭察等俱撤兵退至日隆阿桂卽在當噶爾拉駐守亦難急圖攻剿而小金川之地又難卽時克復且賊勢方熾我力稍單阿桂自應速由章谷一路整兵而出為要

是以前日一聞海蘭察退回日隆之信卽傳諭阿桂迅

速由章谷退兵且俟新派京兵及續調陝甘雲南湖廣各省綠營兵到齊另籌分路進剿金諭富勒渾博清額曾爾魯成德帶兵往迎阿桂今復授富德爲參贊大臣諭令先行馳驛兼程赴川如遇新派之西安駐防兵二千及自請赴營之成都駐防兵五百並貴州續調之一千湖南已經起程之二千兵有可帶往者卽速帶領前赴章谷迎接阿桂並令色布騰巴爾珠爾亦按程趕赴成都俟有陸續兵到卽行帶領由打箭爐前往接應但看阿桂之意不肯輕退者必因營中兵力不足在外又無應援若急於撤兵恐綠營軍心易動而賊人轉得伺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六

我之隙在後追躡所籌亦是今富勒渾等及富德接續到彼官軍聲勢漸盛阿桂自當趁伊等到後卽將當噶爾拉軍營料理周妥與富德等內外夾攻以期整兵而出回至內地地方慰懸注至豐昇額等一路朕心亦深屢念前諭其移兵往剿大板昭之賊昨聞美諾退兵一事復諭令卽帶兵由丹壩三雜谷一路回至巴朗拉若此旨到時豐昇額等尚在宜喜則自彼由草布什咱巴旺布拉克底之境至當噶爾拉軍營較爲徑捷豐昇額就該處現在情形斟酌萬全行之再成德一員前已有旨補授川北鎮總兵所有鎮遠鎮總兵員缺著阿桂揀軍

營出力之員奏請補授其扎拉芬已照所請補授永州鎮總兵所遺副將員缺現據阿桂奏補參將劉輝祖勇往出力卽著陞授長沙協副將以示獎勵至所請調兵之摺於阿桂未經奏到之時已分別派出其山西兵路既遙遠且亦不甚得力自可毋庸調往今通計所調兵共一萬七千軍勢亦可大振統俟到川後阿桂等悉心妥議另籌分路進剿迅奏膚功

初七日

奉

旨調補戶部尚書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七

十六日

公偕明亮奏言查色木則之旁有古嚕一處令參將富金保帶兵分駐賊番屢次侵擾皆被官兵擊退但緣取水路遙因飭其夜間撤出賊番乘勢來截又經官兵上下合擊殺賊十餘名其往攻色木則之官兵因賊番所據碉座地勢較高雖節次攻撲屢有殺獲但究係仰攻不能得力惟有晝夜嚴防使賊不能截斷僧格宗往來之路再赤爾丹色木墨壘溝卡了翁古爾壘等處皆與金川接壤雖此一帶叛番均經殲戮其最關緊要之隘口亦經

撥兵防守而其間道路叢雜前後左右在在皆可
偷越臣等再四思維此時最要事機莫急於撤出
兵丁先防後路不獨現在官兵均可安全無恙而
嚴守各隘尚可以待續到之兵為合力進攻之舉
其後路中有從前已經駐兵者加兵助守其從前
未經駐兵者酌量安設自可無憂疎失且如章谷
吉地等處亦即為綽斯甲布之後路若於此一帶
周防嚴密臣等與豐昇額信息相通彼此籌辦於
事機尚為有益而險隘可憑之地仍係我兵據在
俟有續到官兵再行先收美諾亦不難於籌辦臣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八

等公同酌議意見相同因於二十五日陸續撤兵
分撥於思紐得里翁古爾壘阿仰及卡了那料約
咱索布章谷等處嚴加防守臣等帶滇兵一千六
百名亦於本月初一日親自斷後徐徐撤出現在
翁古爾壘思紐扼要地方暫行存駐悉力籌辦以
為統兵再進之計奏入

諭曰連日盼望阿桂軍營信息甚為懸切因屢諭富勒渾
及富德等速往帶兵接應今阿桂自當噶爾拉軍營將
兵陸續撤出在翁古爾壘等處暫駐朕心稍慰阿桂等
業已全師而出而翁古爾壘至章谷一帶均經嚴加防

守自可無虞逆酋以內地土司敢於如此鴟張尤屬神
人共憤實為天理所不容惡貫滿盈滅亡必速今已添
派京兵二千吉林兵二千黑龍江兵二千頃據海蘭察
奏又添派索倫兵一千合之西安荊州駐防兵各一千
伊犁額魯特兵一千是八旗勁旅有九千並選能帶兵
之侍衛章京亦數十員又續派之雲貴陝甘湖廣等綠
營兵催令赴川者共萬餘名計其陸續到軍營通計二
萬數百名阿桂即當酌定章程另籌進剿一面妥辦一
面奏聞至豐昇額等一路昨令馳赴阿桂軍營策應今
阿桂既已回駐翁古爾壘等處無庸豐昇額接濟軍營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九

機宜移步換形不可稍涉拘泥亦非朕所能懸斷著傳
諭豐昇額如未起程即畱駐宜喜軍營以備再進或已
行至中途亦不妨帶兵仍回宜喜並可隨處諭知各土
司以將軍現已整師而出滿洲勁旅及各路精兵十萬
亦俱陸續調派即日復籌進剿以此鎮撫眾番方為妥
協豐昇額等即酌量該處情形一切與阿桂札商而行
劉秉恬仍令在巴喇拉一帶辦事文綬即馳赴成都辦
理兵行事宜并籌辦滇兵以及地方要務其桃關一帶
即令富勒渾前駐往來照應無庸再赴阿桂軍營

公又借明亮奏言臣等因賊番蔓延四出前敵既

不能驟撤後路更屬可虞正在籌辦間據前敵屯
土各弁稟稱金川賊番屢來懇求稟話臣等思賊
番現既如此猖獗何以復來求稟雖當噶爾拉一
路漢土各兵從不令與賊通言語但以目下事勢
而論轉可藉以窺測賊情當飭將備等嚴加詰問
據賊稟稱我金川係

萬歲爺家舊土司如今官兵百姓們我金川一點不敢侵
犯等語查賊自侵擾木果木等處以來所得鎗礮
鉛藥糧石銀兩器械等物爲數甚多業經志得意
滿而又以當噶爾拉官兵向爲勁銳近日兩次撲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十一

營及各處打仗俱經痛加戮戮看來未易動搖轉
恐添兵攻剿故爲此狡詐之謀實堪切齒且妄冀
大兵從此歇手可以倖逃天誅坐獲小金川之地
其奸惡尤爲可恨但此時各路軍營既不能合力
剿洗而當噶爾拉後路險仄綿長如翁古爾壘策
爾丹色木等處一線懸崖鳥道只須數十人據截
雖有多兵不能衝過卽如木果木一路官兵二萬
有餘德爾森保一經失事卽不足恃皆因後路一
斷漢土官兵慌張潰亂所致今賊番不於此等要
隘坐困官兵而轉來稟話是在賊番已爲失計而

在我兵撤居險要現在則易防後路將來仍便於
近攻於事轉有把握臣等公同商酌莫若將計就
計權爲撤出新兵一至卽可統率再進爲雪憤掃
巢之策惟是今昔情形迥異且此事關係甚大
皇上自必另

簡大臣來川容臣阿桂等公同籌辦以定期滅兩金川之
局奏入

諭曰阿桂此次辦理事事妥協甚屬可嘉已授爲定邊將
軍統辦進剿之事實堪倚任此外大臣等亦罕有能出
其右者阿桂卽當實力擔承此事不必稍存疑惑惟進
剿之路不可不通盤籌畫預爲妥定看來昔嶺當噶爾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十二

拉及宜喜等三路皆係仰攻未必有益將來再進時此
等只可爲牽綴賊勢之用必須另籌妥地以期克捷制
勝因閱地圖內金川之噶拉依勒烏圍兩處險隘皆在
河南賊番悉力拒守攻之非易若於河北覓可進之路
一在草布什咱之境由西而東一在綽斯甲布或丹壩
之境由東而西攻其不備自可易於得手若能得其河
北之地則河南賊勢自必動搖并力夾擊便可掃穴擒
渠尅期奏績阿桂應卽悉心籌度密詢熟習道路之人
就該處山川形勢詳細酌量是否可行卽速繪圖貼說

據實覆奏候朕定奪

十七日

諭曰昨據阿桂奏當噶爾拉後路翁古爾壘至章谷吉地等處關係緊要均應嚴密防範因於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初一等日將各營盤官兵次第徐徐撤退親自斷後振旅而出現駐翁古爾壘等語辦理深合機宜朕心實為欣慰已將奏到各摺宣示中外矣阿桂自聞木果木軍營之信能鎮靜嚴防鼓勵將士當賊番屢次侵擾俱經官兵剿殺今全師撤駐翁古爾壘不獨南路一帶可以無虞並可與宜喜軍營聲息相通以待新調八旗

阿文成公年譜卷九

三

勁旅及各省精兵陸續到營收復美諾等處另籌進剿金川甚屬可嘉所有隨阿桂自當噶爾拉撤出之兵未嘗非綠旗士卒乃能與賊相持二十餘日悉力拒擊整隊撤回較之溫福營中綠旗兵同受國家豢養一則有勇知方一則迥非人類可見綠旗兵心雖怯懦非盡無良果能調度得宜未始不可以勵敵愾著阿桂傳旨將在事之綠營屯土兵練各賞給一月鹽菜銀兩以示獎勵其中或有身雖在營而委靡不出力者亦當查明扣除毋令濫邀恩賞

又

諭曰阿桂自當噶爾拉全師而出此時大局已定一俟兵力畧振即可收復小金川剿捕逆酋殲戮賊眾並另籌分路進剿金川此皆阿桂應行次第籌辦至溫福軍營失事時眾幾二萬兵數不為不多雖云疎於預防亦何至潰敗若此即綠旗懦卒畏賊驚奔而將領各統所部豈盡漫無紀律聽其相率竄逃致溫福獨領百人衝出殁於戰陣其事為向來所無其理亦太不可解豈因事屬既往竟置不問著阿桂將溫福軍營因何債事確情查明秉公據實具奏再從前所獲番眾供詞俱稱僧格桑移居科思果木地方僅攜其妾及頭目數人莎羅奔

阿文成公年譜卷九

三

索諾木皆不與款洽并令其自行謀食相隨賊眾盡皆散去果爾則是僧格桑甚為失勢幾於自顧不暇何以能與金川逆酋通謀率眾復行猖獗若此其故又不可曉或係所獲番眾捏詞欺飾抑其中另有情由並著阿桂訪明具奏至豐昇額等在宜喜軍營原屬三路並勦及聞僧格桑復佔小金川故地溫福軍營失事美諾明郭宗等處亦皆失守不可不急援阿桂是以屢諭急速撤兵今阿桂既退據得地軍氣復伸且章谷等處皆撤兵嚴防與豐昇額後路聲息相通而各土司中如從噶克輩聞知阿桂既出與豐昇額遙為犄角亦斷不敢復

萌動搖之念並可因以鎮撫綽斯甲布衆心又况其地軍糧充裕礮火堅完再進之圖不煩另起爐竈豐昇額必當仍駐宜喜軍營爲是著再諭豐昇額等善體朕旨妥協行之再此項續調各省綠旗兵共有九千現皆節次起程統計不過八月初中二旬俱已陸續全抵軍營按西南兩路分撥每路可得生力軍四千有餘阿桂審酌情形於各省新調兵到後約可敷用即宜分西南兩路先剿小金川其南路自係阿桂統兵色布騰巴爾珠爾爲參贊西路雖有海蘭察在彼殊不足恃若豐昇額已至巴朗拉即著豐昇額帶兵進剿或豐昇額仍駐宜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古

喜則俟富德到阿桂軍營後與之面爲講論即令富德由成都取道至日隆統兵進剿如此兩路夾擊賊衆自難兼顧我兵即收復小金川全境盡殲叛逆降番廓清其地並於美卧溝大板昭等要隘各派重兵屯駐令王進泰常青分鎮要處另籌進剿金川則我武旣揚聲勢甚盛自可迅速掃蕩賊巢尅期奏績此事乃全局轉關之機甚有關係是否應如此辦理著阿桂悉心妥籌將作何酌辦機宜詳悉覆奏

二十一日

公借明亮奏言查兩金川賊人自侵軼底木達布

朗郭宗以來牽連肆擾致木果木美諾一帶臺站地方皆不能固守_臣等經月以來實不勝切齒痛恨晝夜思維以各路大兵進討彼即竭力負隅不過自救其死何能乘虛軼出猖獗轉至於此實由董天弼本係衰庸疎於防範且不守礪卡另立營盤賊番窺伺已久而各處臺站兵本無多又皆怯懦是以底木達等寨一經失守各處軍臺望風奔潰至該督等查拏夾壩並不於賊番出沒之處督兵擒剿轉照內地緝捕之例分派兵丁於降番各寨逐一搜查以致番衆驚疑生怨賊匪得易於勾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五

引一處煽動各處皆因而滋擾至於木果木一路每次進攻未曾得利徒致損傷而所拏卡柵零星分布其中僅有十餘人及二三十人者賊番窺破并力於一二處則其餘各處相繼潰散至木果木失事時登春牛廠賊衆尚屬無多惟因散出客民兵夫從此經行兵丁即已不戰而逃而美諾鄂克什相繼失守覈其潰散之由實因兵丁自行逃散並非賊番之力能至於此且據功噶爾拉木果木脫出兵丁供稱賊番分頭搶撲於木果木登春一帶所獲鉛藥鎗礮軍器米糧等項爲數雖甚多而

其打仗賊番止有此數實在無可加添即小金川降番剿殺之餘俱行依附金川亦不過千餘人等一面俟派調滿漢官兵來川一面將續辦進攻情形通盤籌畫並將西路各兵設法鼓勵以作其氣申明軍律以悚其心務在痛剿賊番先清美諾進掃金川誓必不令兇狡兩逆會得以倖逃法網公又偕明亮奏言六月二十九日准豐昇額來咨詢當噶爾拉一路是否需兵應援等以現在南路防範嚴密可以無庸接應惟西路官兵除新調黔兵一千數百名等南路派往千餘外其餘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去

出來之兵均不足恃新調黔兵應即令赴巴朗拉達木巴宗等處以資防守並已飛咨劉秉恬富勒渾等辦理至等前次察看各土兵內聞美諾失事不無觀望並有逃去者當將帶兵之頭人嚴加申飭並傳知該土司土舍等轉飭屬下番人令其感恩出力毋得稍有搖動等帶兵殿後撤出見沿途各隘皆有土兵駐守接應始知巴旺布拉克底土司已將得力頭人盡數派出並攬集土兵把守後路其明正土司及章布什咱土都司亦俱添兵接應等查其兵數較之原派之數實有多

餘看來各土司尚知報効不肯為賊番所搖惑此次後路防範嚴密賊番不敢前來窺伺甚為得力等除量加賞賚外並諭以賊番猖獗如此其死愈速現在

大皇帝添撥京城及東三省以及各省精兵合力進剿務在尅期掃滅汝等倍加奮勉自必承受

重恩伊等深為感悅

公又奏言查從前底木達布朗郭宗等寨為賊所佔其時未久自不能即為堅拒誠如

聖諭上緊攻剿或可期其速得今美諾扼要之地已經失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去

守而小金川鄂克什地方官兵經年所攻克者均為所佔南北阻絕不通此際情形與從前迥不相同已無分攻底木達布朗郭宗之路而南路兵力僅敷堵守亦不能更攻開此路至奉

旨令豐昇額舒常由大板昭剿賊之處查收復底木達及布朗郭宗地方自應於別斯滿及大板昭等處分別進攻但此時西路非俟新兵到日不能舉動而各省所調新兵非三四月不能全到現既未能遽攻底木達布朗郭宗則豐昇額等此時亦尚可無庸移駐致啟綽斯甲布土司之疑計綽斯甲布距

大板昭路途尚爲不遠俟將屆進攻之期或仍酌
留舒常在日旁宜喜等處牽綴賊勢再令豐昇額
商量妥辦至滿洲勁旅自較綠營爲足恃今蒙
皇上先已派調健銳火器兩營及吉林額魯特兵五千陸
續前來於攻剿旣爲得力而此時失事之餘軍心
亦藉以自壯臣遵
旨將現派滿洲勁旅數萬添剿之處曉諭各營兵丁並傳
知各土兵等使其知賊酋勢在必滅庶足以作其
勇往之氣其新調官兵應赴何處備用亦俟籌定
全局後檄知帶兵將領遵照分進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本

公又奏言昨准海蘭察劉秉恬等將美諾明郭宗
鄂克什等處失守情形抄送摺稿前來伏思綠營
兵丁本多怯懦而西路又失於撫卹以致人無戰
心但自木果木而美諾自美諾明郭宗而鄂克什
望風退避處處皆成瓦解其情實堪駭異此時海
蘭察退守日隆劉秉恬先至巴朗拉其兵丁踉蹌
奔潰之情不知作何光景查自巴朗拉以至美諾
此路實爲進剿小金川正路但道路延長其間如
斯底葉安資哩鄂克什路頂宗明郭宗形勢均爲
險絕是以自前歲進剿以來官兵節節力攻如資

哩攻至三月有餘鄂克什攻至五月有餘路頂宗
明郭宗二處亦皆攻至兩三月有餘而資哩尚以
截後而得鄂克什尚係設計而取歷時一載始能
逐次開通其大板昭一路董天彌亦攻至三月之
久並無寸進直至美諾旣破然後底木達布朗郭
宗望風而下今此數處旣復被賊番佔據則其備
禦愈嚴死守愈甚而大兵進剿事宜亦當早爲預
備臣日夜籌計不勝焦切又因美諾木坪兩處道
路不通文報皆自省城來往動至旬餘於實在消
息旣難迅速相通且於緊要事宜更難乘機酌辦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九

伏思當噶爾拉後路險隘之所均爲我兵所據如
翁古爾壘以前之思紐迤西之真登梅列等處悉
已防守嚴密或與價格宗喇寨相望或據其上游
俟新兵調至攻取尚爲不難至明亮於此一路甚
爲熟習自應遵
旨令其帶兵駐守以綴賊勢臣將各處防守事宜一一督
催辦竣輕騎簡從擬於數日內自南路起程馳赴
巴朗拉達木巴宗一帶察看情形與諸大臣等亟
整兵力熟籌進取之策並與督臣將撥夫運糧接
濟等事悉心經理約計爾時色布騰巴爾珠爾亦

抵軍營更可將一切機宜公同商酌再行詳悉奏聞恭候

訓示均奏入

諭曰阿桂奏覆查辦軍營事宜及陳明賊番滋擾緣由皆與朕節次所降諭旨脗合美臥溝失事之故皆為董天弼所誤實屬死有餘辜而劉秉恬不早參奏其罪亦無可道現在添兵易將氣象一新從此舉動順利自可仰邀

天佑迅速成功阿桂等當實力勉為之至現籌收復小金

川自須仍由西南兩路進攻而西路多係木果木潰出

阿文成本年譜卷九

二十

委靡之兵不可不急為整頓阿桂親往經理於事更為有益茲已另諭色布騰巴爾珠爾富德俱馳赴日隆一路與阿桂會商諸事西南兩路何者尤為緊要阿桂即同色布騰巴爾珠爾進攻其一路則令富德同明亮進剿至大板昭一路或令舒常帶兵或另派人前往均著阿桂詳悉妥籌悉心調度又前據阿桂奏一聞賊番侵擾果有可疑即派員解京候訊若降順屬實仍應將其跟役家屬給還另為安插亦著阿桂妥辦具奏

又

諭曰現在派合滿洲吉林索倫及駐防等兵共九千各省

綠營兵又九千與阿桂請調之數多少相仿阿桂需如許兵眾作何派撥調度其胷中必有成算此事惟阿桂是仗就伊所見以此兵力剿滅金川能實有把握否又今年分期之當噶爾拉昔嶺宜喜三路俱係仰攻半載未能寸進大礮轟擊徒耗火藥而兵丁逼近堅礮輕冒鎗石以致屢有傷損實為可惜雖捨此更無別法然明知其無益而為之殊非善策攻剿之事以知地利為先賊番各處豈盡礮卡林立別無罅隙可乘之地阿桂當及此時畱心密訪默籌勝算妥酌密奏再前據溫福等奏擬進攻共有七路其一路由韋布什咱至正地前抵

阿文成本年譜卷九

三十

勒烏圖約三站據稱此路稍平其一路從綽斯甲布之俄坡至勒烏圖僅兩大站據稱路近山平行走較易此兩路何以未用是否如原奏所云抑另有情形并著阿桂一併查明覆奏至新擬進剿之路或有緊要機宜以冀攻其無備尤須慎密籌辦不可絲毫漏洩

二十九日

公奏言臣前奉

諭旨科多新橋等處賊眾甚多且係阿桂後路必須盡行剿洗臣查六月初三初四日接到劉秉恬等來札即撥侍衛章京將領等帶兵接應彼時原以溫福

劉秉恬後路如異難通當擬親自帶兵前往剿殺嗣於初五六等日連報科多新橋等處均被搶掠則是河北路已截斷又聞鳩瑪爾里等寨降番均有動搖則河南之路亦俱梗塞除分遣官兵剿殺外其色木則古嚕僧格宗等處賊復合力肆擾而當噶爾拉山梁不時乘夜偷劫是時臣營盤內只剩川兵一百七十名實已無兵可抽足以開通科多新橋之路而西路正當失事之後傳言日多衆心滋惑臣斷難移動且美諾及鄂克什同時失守兩金川賊番全力聚於南路後路綿長雖有防兵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三

處處單弱可虞此臣從前不能分兵前往美諾等處之實在情形也至於南路一帶西山梁後則皆毗連金川東山梁後則與小金川之汗牛相接羊腸一線百餘里中皆係小金川賊徑與金川在在可通其中險窄異常者有數十處只就其最緊最要之隘口量撥官兵防守即如僧格宗一處係在納木覺爾宗溝口以北地居色木則山崖之下三面皆有賊人誠如

聖諭兵少則於事無濟兵多則兼顧較難現將思紐翁古爾壘甲爾木真登梅列等隘派兵佔住則將來進

取僧格宗亦易於得手臣在南路日久所有巴旺布拉克底韋布什咱明正各土司相習已慣駕馭已熟伊等亦頗爲心服并以臣爲可恃是以各土司仍多派兵協同防守初無觀望之處今臣於分兵防守後所有頭人番衆甫經寧帖尚宜示以鎮靜加意撫綏臣現將

大皇帝業已撥派各省精兵數萬并調入旗勁旅數萬前來務將兩賊會一并誅磔反復開導察看數日來伊等情形俱安帖又告以本將軍此行要與各路將軍大臣面商必滅金川事宜約計往來爲期兩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三

三月不等汝等果然盡心守禦如有賊衆滋擾即行剿殺

大皇帝必重加

恩典與本將軍身在此間無異伊等聞言始皆欣喜放心臣於十五日起程馳赴省城將趕辦舊兵軍裝器械新兵分路進行之處與在省督臣商定即由桃關出口前赴西路軍營亟爲整頓並議定道路候新兵一到奮力前進奏入

諭曰阿桂奏飭諭各土司以天朝新添滿漢精兵數萬務在必滅金川俾安番衆之心並可仍資其力甚屬合宜

至所稱新兵漸集應分三路進取此時先須收復小金川自當如此籌辦看此三路中鄂克什既爲正路尤關緊要且日隆等處現有之兵多係潰退之餘心多怯懦尤不可不亟爲振作鼓舞以期奮勵阿桂自應在此一路領兵合色布騰巴爾珠爾爲參贊大臣其別斯滿一路令副將軍豐昇額統兵以海蘭察爲參贊帶兵進攻至南路統兵尚須副將軍一人如阿桂因明亮在營辦事年餘於各土司已能駕馭可勝此任即令明亮爲副將軍富德爲參贊大臣若阿桂以富德久經練習於統兵之事相宜即令富德爲副將軍明亮爲參贊大臣帶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語

兵由河南一路攻打美諾惟在阿桂熟思妥酌總期於事有益據實奏聞請旨其攻打美諾似當從後山由上壓下前已於圖內貼說論商阿桂當臨時酌量妥辦至進攻鄂克什之兵一經攻得亦應量度彼時情形或即進取明郭宗與美諾一路會合或明郭宗已經克復即并攻底木達布朗郭宗亦爲甚便總在阿桂相機妥酌而行又所稱綽斯甲布一處酌留大員攻打並爲牽綴金川之勢現今宜喜軍營仍令駐兵不動以鎮撫綽斯甲布兼就所有糧臺礮局在彼防護以待分路進剿金川之計自爲一舉兩得今豐昇額既令往別斯滿一路

統兵其宜喜軍營自當令舒常在彼駐守昨已諭令五岱馳赴豐昇額軍營豐昇額往別斯滿進攻時或帶五岱或帶馬彪同往聽其酌量帶用其大板昭一路前恐僧格桑尚在小金川自當派兵斷其歸路今阿桂又聞其已回金川若果其言可信大板昭係通金川之路只須於要隘派兵防禦即無虞賊人軼出滋事設或僧格桑仍在小金川則大板昭仍須派員帶兵堵截勿使竄逸亦在阿桂確訪行之又新調黔兵一千屢經傳諭令赴豐昇額軍營備用今據文綬奏頭起黔兵於七月十六日到省已照阿桂所奏陸續赴西路聽用等語計此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語

時可抵日隆自不應調往宜喜致令往來僕僕想阿桂到彼必能妥辦若阿桂未到時黔兵業已改赴宜喜亦即聽之若畱而未行則令阿桂於湖南雲南兩省兵量其先到川省者派撥一千速赴宜喜其西安荆州滿洲兵亦就其先到者撤一千往宜喜豐昇額處添此二千新兵亦可敷用候將來分路進剿金川應撥若干赴綽斯甲布一路阿桂至時再行酌辦至現在收復小金川三路進兵每路應添派兵若干並著阿桂妥酌派撥公又偕明亮奏言查金川狡惡異常臣等詢問脫出之士兵等均稱賊酋兄弟侵佔底木達布朗郭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美

宗即挾僧格桑同來至一得各處隨派金川賊目
 監領小金川番人一同駐守及窺伺當噶爾拉亦
 與僧格桑同行比至回巢之日將金川賊眾分守
 各隘仍挈僧格桑以歸且聞賊酋翁此時待僧
 格桑雖照常給與口食而其左右已盡換金川之
 人是賊酋令僧格桑來至小金川故地不過為勾
 煽降番之計其實已將小金川自行佔據而視僧
 格桑如腐鼠孤豚賊酋於西路一帶所得銀緞鈴
 藥馬匹糧米物件為數甚多小金川全境除僧格
 宗以南尚為我兵駐守外其餘已均被佔業經遂
 其所欲且當噶爾拉後路均駐多兵如來滋擾斷
 難得利因思與其盡力死鬪不如詭詞懇求希冀
 天朝萬一撤兵便可保其所有益可永佔小金川地且以
 此誇壓各土司鬼蜮伎倆實堪痛恨據各土司頭
 人等稱
 天朝力量之大賊酋原所深知今已志得意滿自不肯再
 為速禍之事或獻出僧格桑以求免死亦未可定
 如果誑出既可先行誅磔逆酋以快人心而小金
 川亦更易於收復將來攻勦金川亦辦理較易等
 語查各土司等志在必滅金川以除後患而於臣

等不滅金川不休之心俱能深信不疑故有此請
 但此時總在整我現在之兵力以候新兵之續至
 臣等現將分路進搗機宜竭力籌辦務期擒賊兩
 會勦洗醜類奏入報

八月初二日

諭曰阿桂著授為定西將軍將內閣所貯定西將軍印交
 與部迅速由驛發往給阿桂行用其定邊將軍印即行
 繳回

恭錄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美

御製詩

軍報

軍報七千里十餘日馳至雖悉心裁酌彼處形又異是在
 領兵者相機為進退於古有名言軍情弗遙制令宜喜還
 師意因接阿桂初木果木軍營失事海蘭察等尚駐兵美
 逆賊及聞美諾亦失阿桂以孤軍西當噶爾拉賊益鴟
 張而外無策應深切憂懸雖屢勅大臣等候續調之兵到
 川攜以徃接猶恐遠不及事計惟宜喜軍營距當持重弗
 噶爾拉稍近因迅諭豐昇額等速統兵擇路赴援持重弗
 肯還詳陳彼地勢阿桂亦已出而無意外事據險圖再進
 先因收勦底木達布勒郭宗之事合豐昇額督兵赴大板
 昭斷賊歸路既乃令其往援阿桂及豐昇額接奉赴大板
 板昭之旨已聞美諾失守因計議謂去亦無益且恐倉猝
 移營軍備不暇保護並致納斯甲布土司窺伺生心設有

疎虞後圖難計奏請仍駐宜喜以資控馭迨奉任援當噶
 之旨又以已得阿桂信復申前說豐昇額後次奏摺未至
 而阿桂已奏自當噶爾拉全師而出退據翁古爾壘為兩
 再進計且於卡垣至章谷嚴密周防余懷始得稍慰
 路均吉利視若違吾旨實乃合吾意當此軍書絡繹宵旰
 隨宜指示然郵函馳往最速亦旬餘始達軍事移步換形
 况料敵於六七千里以外豈能必其始終不爽往往有傳
 論甫數日續接奏又復迥不相伴深慮其拘泥貽誤故有
 似違旨而不當事機似違旨而深合吾意者惟在將軍等
 初膺委任竟見及此深為嘉慰有臣而若此實為國之瑞
 溫福吾舊臣債轅翻禍致一慶一以慙憤懣刻弗置勁旅
 簡重征不用滿洲兵致為綠營懦卒所誤今簡派健銳火
 器兩營及吉林索倫勁旅荆陝防精剿逆洗深愧阿桂
 兵進赴軍營以期整頓舊兵籌度收復小金川仍分西南
 今馳赴日隆一帶整頓舊兵籌度收復小金川仍分西南
 兩路進剿之事並酌定分剿金川進兵道路志在必掃賊
 阿文成公年譜卷九
 巢務擒賊會誅孽以雪憤恨因舉軍營重務悉以委之
 擇順治年間愛星阿所佩征緬得勝之定西將軍印授之
 驍望早眾正天助順大舉期功遂
 捷奏

初三日

公奏言番地山高路險一夫當關之處隨在皆有
 當噶爾拉軍營深入賊境幾二百里賊若據截後
 路一兩處官兵即難得出是以不得不就目前情
 形酌量撤出另為整兵復入之計今自思紐翁古
 爾壘距章谷尚有五站此一帶內如真登梅列甲
 爾木以及木壘泥壘噶爾金約咱扎哇窠卡了那
 科索布大寨章谷等隘口分兵防守較之上年更

為嚴密賊會既難施其鬼蜮伎倆而一俟應進之
 時即可前進恢復不必另籌接應臣已行文色布
 騰巴爾珠爾富德富勒渾等毋庸前來俟臣面見
 時再為籌辦至富勒渾等前稱續調黔兵一千名
 約於日內可抵省城臣即令其趨赴日隆等處是
 西路防守有資亦可無虞搖動昨豐昇額已將不
 須撤兵之處詳悉具

奏惟是此次賊番於木果木及美諾等處獲有大礮
 所得火藥更多現當驕恣之時竟爾運往施放亦
 未可定或將山梁上最近賊礮之營卡暫為收進

阿文成公年譜卷九

三

蓄銳養精俟新兵到後各路齊力大舉似更得要
 并以密札致豐昇額聽其酌辦再五福前奉

諭旨令其馳赴大板昭現又奉

旨令五福仍駐丹壩查丹壩所駐官兵雖少而此一路與
 綽斯甲布軍營實有犄角之勢且進兵時固須先
 定小金川而日旁宜喜等處亦不可無兵分剿以
 為牽綴之局五福現已遵

旨仍回丹壩駐扎是今各路大局均已粗定總惟上緊整
 頓西路舊兵並通籌全局議定道路俟各處新兵
 到日尅期迅進以成擒渠掃穴之功奏入

諭曰現在收復小金川之舉西路尤爲緊要而西路又分鄂克什別斯滿兩路其中通賊徑隘極多自非阿桂帶兵不可而別斯滿一路或合豐昇額前往或另派委員昨已諭令阿桂酌辦其南路情形現據阿桂奏真登梅列甲爾木以及緊要隘口均屬我兵據守一俟應進之時即可前進恢復看來南路進攻尚易前已諭商阿桂或將明亮爲副將軍富德爲參贊或以富德爲副將軍明亮爲參贊令其妥酌覆奏定奪是南路統兵之人亦有定局且明亮於彼處路徑已熟阿桂尤當在西路及早調度約計新兵到營足敷派用即可會期進剿專盼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三

捷音又據奏上緊整頓西路舊兵益通籌全局議定道路尅期迅速似將來應進之路阿桂胸中已有成竹朕意今年所攻之當噶爾拉功噶爾拉兩路賊人守拒甚堅若再從此兩路進兵仍屬無益卽宜喜軍營亦未能得力此三路只可爲牽綴賊勢之用究須另覓別路進兵就圖中形勢而論三雜谷及黨壩似較易進不知實在如何或此外更有勝於此路者諒阿桂自必籌之已熟軍營一應機宜朕惟阿桂是倚阿桂亦更無可諉惟當密爲妥籌迅速具奏以副朕望

初四日

諭曰適因賊人由底木達奪取布朗郭宗搶掠將軍等北路驛站木果木軍營失事阿桂一路不知如何朕甚屢念特令伊子阿彌達將阿桂八字寫出著善卜之人詳視據稱命運現在正旺今派阿彌達省視伊父卽將所看八字帶給伊父看視

上於熱河召見阿彌達

諭曰爾父整師出於翁古爾壘甚善朕甚欣悅爾父若不出日後如何辦理爾今往視爾父今事已如此直不可止今若停止豈不貽笑於人乎此事難處朕亦確知惟是旣不可止究竟如何辦理如何計策俟抵彼處詢問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三

爾父爾父若畱爾於彼爾卽駐彼遇有應奏之事交付於爾迅速旋回若奏摺難言之事俟回來之日口奏可也

初七日

公奏言七月二十一日臣抵黃泥鋪適富勒渾達首前來接應並順道查辦糧務人夫據富勒渾達閱海蘭察等咨文博清額爾曾已帶兵五百名由木坪一路前來策應查臣南路官兵業已扼據險隘以備整力再進並無需於接濟而西路官兵屢屢奔潰實未可恃是以臣令將續到黔兵一千名亦派

往協同駐守所有此項官兵五百名臣已令博清額等仍由原道回赴西路軍營至此次所調滿洲官兵入川臣過省時與文綬等面為籌酌務使地方不擾而官兵行走仍無虞於阻滯奏入

上嘉之

公又偕富勒渾奏言賊番自跳梁以來南路章谷一帶後路綿長是以臣富勒渾派撥川兵三百名新兵二百名益於民壯內揀派四百名遣赴軍營聽候調用今臣阿桂已將章谷各處防範周密其自章谷以至打箭爐皆明正土司所屬只須於現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三

有兵丁之外酌添以資守護惟查章布什咱地方多與賊境毗連雖有漢土官兵千餘名分布防守聲勢不免單弱而丹東一處東接吉地西通綽斯甲布之木池該處原有之兵亦為太少臣等即將川省新兵二百五十名交原領之遊擊程萬年帶往丹東協同駐守庶可以絕賊人窺伺而於綽斯甲布軍營通章谷一帶之後路亦更為有益至打箭爐雖距兩金川稍遠并尚隔明正巴旺布拉克底章布什咱各土司之地但係軍營往來咽喉當此軍務殷繁現存之兵實不敷用應於撥打壯丁

四百名內派二百名交泰寧協副將哈廷樸留於打箭爐與各兵一體差遣巡防其餘二百名添派於章谷以內各糧臺同原有之兵實力防護至此後應派南路之新到官兵臣阿桂謹遵

旨酌撥於打箭爐及東谷剛察茂紐等處暫為存駐俾伊等就近支糧既可稍省輓運之費而一旦調撥亦為容易且於後路一帶兵勢更為壯盛至甲金達一處近經臣富勒渾於調到新舊兵內派往二百五十名防守但甲金達距賊尚遠而山下牛廠一處近通小金川本布爾桑岡更為緊要海蘭察等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三

雖已撥兵防駐為數不敷臣阿桂已面交博清額會爾會令其經過甲金達時查看情形將此項新舊兵二百五十名即改撥于牛廠併力防範奏入

聞

十三日

公偕色布騰巴爾珠爾富德奏言查現調各省大兵接踵前來自當乘此銳氣俾其及鋒而試但進兵之始務須先操必勝之算則兵氣始揚以此時軍事而論自當先辦小金川而進剿小金川自當

以路頂宗鄂克什明郭宗爲正路其右山之兜烏
左山之策卜丹稍遠之本布爾桑岡再遠之別斯
滿大板昭等處皆可進兵然路多則需兵更多今
於一路之中酌分兩三路自不可少皆需新兵應
用計所調各省綠營兵除調黔兵一千名外共有
八千名臣阿桂悉心核算南路官兵共有一萬二
千餘名若再加四千似可敷夾擊之用而西路官
兵當此潰散之後卽再加四千名尚恐不能得濟
現在續調黔兵一千名計至八月內卽能陸續抵
營俟臣等齊赴達木巴宗日隆一帶審察形勢并

阿文成公年譜卷九

語

訪問于熟悉路徑之人悉心公同籌議再行具奏
奏入

諭曰據阿桂奏此時自當先辦小金川以路頂宗鄂克什
明郭宗爲正路等語與朕所見適合此路既關緊要自
當令阿桂在彼統兵進剿而以色布騰巴爾珠爾爲參
贊至南路副將軍必得妥協之人方于軍務有益明亮
在南路軍營二年於將士等接洽地勢番情亦皆諳習
自應令明亮爲副將軍富德爲參贊一同進剿至所稱
之右山兜烏左山策卜丹稍遠之本布爾桑岡再遠之
別斯滿大板昭皆可進兵等語此等皆係西路軍營之

地于其中酌分數路並進自不可少前因別斯滿一路
就圖而論可通美臥溝底木達等處似爲尤要會諭令
豐昇額在彼統兵而令海蘭察爲參贊豐昇額現駐宜
喜以便將來進剿金川自不必復行調動當於色布騰
巴爾珠爾海蘭察二人內酌擇一人在彼帶兵著阿桂
悉心妥酌具奏至所稱南路官兵一萬二千餘若再加
四千可敷夾擊之用而西路官兵當此潰散之後卽加
新兵四千尚恐不能得濟等語是阿桂猶以兵數爲不
足但彼止就陝甘滇楚之八千兵而計其新到續調之
黔兵一千又先到營之黔兵一千尚未算入又西安荆

阿文成公年譜卷九

語

州駐防兵三千亦可陸續到營又成都自願隨征之駐
防兵五百應已早往通計共一萬四千五百名除酌撥
赴軍營應用外尚可存兵一萬三千餘名就西南兩路
兵數多寡核計分撥似現在收復小金川已足敷用原
可不必俟京兵到齊再辦仍着阿桂實力妥籌卽行奏
聞

十四日

公奏言據官達色稟報大板昭一帶陸續脫出官
兵五百餘名大平均無器械已令其將各兵送至
桃關俟辦給軍裝器械再赴西路仍令各歸本隊

並查明此項兵丁有無傷病不宜畱營或係在大板昭一帶防守被遮或即在木果木等處潰散致拘賊境是否在海蘭察等所查未出三千餘名之內均須逐一辦理奏入

諭曰此等兵丁從賊境脫逃大率膽怯心驚不堪復用且其中必從木果木軍營潰散者多著交阿桂逐一確查如其中有在木果木倡逃者查迅得實即應正法若係潰散之眾亦當照前旨分省發遣即或實係傷病並非打仗者可比不得復援隨征優卹之例自當發回本籍革退名糧不必官為資送並不當令其子弟等補缺阿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奏

桂務須確實嚴查分別妥辦

二十日

公奏言臣於八月初六日行抵日隆軍營即將在營各項官兵親行查看伊等聞知回營兵丁現在查辦不敢更萌希倖之念人心已為稍定但察其精神力量尚無振作之氣臣親諭以兩金川如此兇狡罪大惡極若苟且姑容必為邊隅大患我皇上用兵進剿實出於萬不得已今兩賊首肆其狡謀致將軍大人將備兵丁傷損豈可不為之報仇雪憤如何尚思受降了事且即受降賊又何肯再不滋

事汝等官兵內原屬勇怯不齊然自攻開巴朗拉以至進剿金川直抵功噶爾拉木果木等處亦會屢次打仗出力今汝等自思此次所見賊人實有幾何何以望風奔潰速至於此况南路官兵亦係綠營所以撤出時不至損失者皆因恪遵紀律不肯潰亂之故今汝等如此不但多有損傷抑且顏面全無前功盡棄豈不愧悔雖汝等出兵日久誰無家室之思我

皇上深為垂念是以節次加賞錢糧且將受傷殘廢之人以及陣亡兵丁之妻子屢次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奏

恩施格外汝等具有人心當深知此事實有不能歇手之勢現在

皇上又派八旗及綠營兵數萬分道會剿汝等惟當各矢奮勵共切同仇之念早滅賊酋承受

恩典臣以此再三曉諭各官兵等亦不覺爽然若失且有慙赧落淚者其大臣侍衛章京及綠營鎮將臣面責以大義伊等亦俱慙懼無地不能更措一語惟是各省各營兵數現在帶領者多非原管其一切檔案又復無存是詳悉清釐殊屬非易現在上緊趕辦以期兵丁整肅可用奏入報

聞

公又奏言查豐昇額等所駐宜喜軍營雖係金川地界其後路均在綽斯甲布境內論此時情形該土司斷不肯令賊番繞出佔據其地侵截大兵後路但賊番狡惡異常亦不可不加意防範查西路滿兵據副都統書麟報稱已帶領前四旗兵一千迅速行走現將抵省臣已行文文綬等即令將在前之一千名徑從雜谷腦一路迅赴綽斯甲布軍營至滇兵內先到之一千名即派副將巴福書迅速帶往宜喜日傍以資防剿並令將先到之陝甘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奏

兵一千名接赴綽斯甲布軍營庶聲勢倍為壯盛至在後之滇兵一千名臣思南路軍營本有滇兵三千去年節次打仗間有傷損今若添此生力兵一千名協同攻剿則舊存之兵氣勢倍增自必更為得力其西路新舊黔兵約尚有四千餘名並無提鎮大員統領常青向在滇省屢帶黔兵應仍令其來赴西路以供督率奏入

上嘉之

公又奏言臣接奉

上諭翁古爾壘至章谷一帶均經嚴加防守自可無虞惟

僧格宗一帶派何人帶兵往守抑令撤兵退出之處詳晰覆奏又據奏金川逆僧尚敢差人連次具稟實為可惡可恨閱其來稟顯係自矜得意實堪切齒臣查僧格宗在納木覺爾宗之東北自納木

覺爾宗溝口前往北面皆係一線懸崖南面即係大河過河即係達實喜榮寨賊人在河南放鎗皆可及於河北路上七立克齊受傷即在此處且色木則山高據僧格宗北面之上賊番盤踞頗多鎗石亦可及於路上而新橋科多之賊因可自北直抵該處其鳩瑪爾里等寨未盡餘孽亦可渡河來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奏

擾三面均為受敵向南一路又因納木覺爾宗溝口易於截斷當囑爾拉官兵一撤僧格宗勢難駐守臣因將火藥鉛彈先行運出餉鞘銀兩亦飭運送章谷收貯所存糧石令官兵儘力裹帶並酌賞各土兵至七月初一日令舒景安張玉琦等帶領官兵同時整旅而出並無傷損至金川賊番獷惡異常且索諾木率其兄弟同來當囑爾拉合力侵截特因官兵強勁賊番舍死力鬪連被殺傷因而轉來投稟臣當時窺測賊情非為將來乞降地步即俟我官兵撤退時稍露驚慌便可從後衝壓其

計不出此兩端彼時臣若置之不問帶兵鏖戰諒賊亦未必速能攔截但若且行且戰則傷病兵丁斷不能兼顧且從險仄一線中衝出官兵損傷必多而火藥鉛丸軍裝等項亦歸全棄是以萬不獲已將計就計先拏住各處隘口令官兵徐徐撤出臣屢以兩金川不可不滅自去年以來節經陳奏均荷

聖明睿鑒今又見此猖獗之狀痛心切齒實際一併剿滅之外更無他意

公又奏言查金川索諾木弟兄嗾使僧格桑勾結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聖

降番侵佔故地原不過欲緩大兵進剿之局及得志之後所得之物盡數據為已有而小金川之地亦即派其頭人番眾監領守禦即如索諾木回巢之日仍挈僧格桑以歸則其竟為吞佔之計已屬顯然但路頂宗鄂克什等處離其巢穴既遠以金川番人守小金川之地亦不能如自顧其家自守其地之死心專力而小金川降番之復叛者其在美諾以東人數尚較多而美諾以西所存不過十之三四且代金川守小金川之地又如其從前自守之堅此時若欲稍圖克捷正自非難但能取

必期於能守今西路官兵渙散之餘全不足仗即續調之貴州兵二千名除派往南路六百餘名外其餘雖經打仗而自美諾出來亦經隨眾退散所有軍裝鍋帳亦未齊全完整若將此等官兵遽行攻打搶得一礮一卡既不能奮迅直進而轉致賊番於各險要處上緊隄防則雖滿漢官兵齊到轉需節節力攻即如資哩一處現在設有卡兵其舊時礮座至今亦未修整原無難帶兵往駐但從前撤出時若即駐兵於此賊轉無從窺測今撤駐達木巴宗已及數旬忽有大兵往屯其地賊酋必疑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聖

即日進兵反益促其預備莫若此時揚言於眾以軍營兵力不齊須俟冬間各處精兵全到後另籌進剿使互相傳播以懈賊心一俟所到官兵約數應用即約南路一同迅進使其猝不及防自必勢如破竹加以各路官兵合力夾攻小金川地方諒能迅速克復臣斷不肯託持重之名稍有因循遲滯公又奏言自今春進剿以來三路合攻本有可成之局而當噶爾拉一路尤覺易於得手特因木果木後路防範稍疎金川賊番出我不意指使小金

川人各歸故地據其碉寨已成反客為主之勢且
搶掠站糧以資口食因得截斷後路肆其猖獗
非賊人力量直能如此况賊眾數未盈萬自去年
攻剿以來傷損不少番人亦厭兵已甚此次所得
礮位火藥糧石雖足以供守禦而人數究不能增
若使厚集兵力分路進賊自難於支應其餘要
隘慎密周防又使其無從窺伺即不能定以時日
自可望成功賊事况賊酋以內地土司敢於如此
猖獗我

皇上籌辦小金川時本無意於兼辦金川歷來所奉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聖

諭旨具在實可上對

著穹僉非好勤遠畧乃逆會助惡幫兵鴟張日甚以人心
天理揆之亦斷無不滅賊人之理臣身肩鉅任如
果深見其必不能辦糜餉勞兵終歸無益何敢徒
為誇大之辭僅思塗飾目前而不為日後奏功之
計惟就愚昧之見實心殫力將派兵分路各事宜
通盤籌畫實可必於有成以勉副我

皇上委任至意均奏入

諭曰據阿桂奏稱當噶爾拉退兵時若轉戰而出官兵不
無傷損是以將計就計先守各隘令官兵徐徐撤出等

語阿桂在當噶爾拉軍營賊方猖獗即與鏖戰亦屬有
損無益阿桂能整暇退兵全師而出事勢如此並不以
其不戰為怯也又據稱資哩一寨從前既未駐兵今忽
有大兵往屯其地賊疑即日進兵益促其預備之謀自
當揚言於眾使互相傳播以懈賊心一俟所到官兵足
數應用即約南路一同進攻使其猝不及防庶易得手
等語所見甚是自當如所計而行似此籌度合宜朕實
為之嘉許此即阿桂所見周到處朕所以倚任阿桂亦
即在此又據稱索諾木回巢之日仍挈僧格桑以歸等
語殊不足信昨據金川脫出之番人琳心摩供稱索諾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聖

木令僧格桑仍駐美諾之說似較近理索諾木既藉僧
格桑之力潛為小金川地方號召降賊背叛盡佔其舊
時巢穴且侵擾木果木軍營索諾木將一應軍器等項
運回金川其所得已為不少若僅攜僧格桑以歸即反
覆無常未必能驟變若此而僧格桑及其頭人方且得
志驕矜未嘗不萌復振舊巢之念亦未肯遽行受制金
川聽其驅遣即小金川番眾亦必戀其舊時土舍不肯
甘為金川所轄索諾木若竟違眾併吞將僧格桑拘住
金川安得有如許大力量是僧格桑仍在美諾之分數
居多阿桂進兵收復時務將各路堵截使逆會無從窺

逸然後進攻美諾將僧格桑擒縛獻俘誅磔再行集兵進剿金川則士氣更揚而軍威益振斷不可為僧格桑已回金川之言所惑疎於布置至所稱逆酋如此鴟張揆之天理人情斷無不滅惟有實心殫力通盤籌畫必其有成等語覽之稍為慰懷惟望阿桂堅持此心早得勝算迅奏膚功以膺茂賞

二十三日

公偕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奏言此次收復小金川惟在籌備齊全一有舉動即如破竹始可振軍士之心而寒賊酋之膽今小金川之地皆有金

阿文成公年譜卷九

聖

川賊人據守辦小金川即所以辦金川不得不將所調新兵約計可數分數之用進行進取今六月中先到西路之黔兵現存一千二百餘名其成都駐防五百名亦僅到二百名現除新到續調之黔兵一千名外其餘新調各省官兵應赴西路者五千名此時尚無一起前出桃關西路舊存之兵頽靡已極全不足恃其南路非俟新調官兵到日亦難舉動而應赴南路兵內雲南陝西二千始從成都起程臣等竊思若如上次進剿由資哩而鄂克什而路頂宗明郭宗節節進攻則逆酋只須數百

賊番嚴守以少兵而阻我多兵轉致稽延時日是必當於一路之中為分頭並入之計方易得手况小金川道路情形各侍衛章京鎮將等攻剿一年均經熟諳而賊人力量不過支禦當前一而其餘可進之路未必均能據守臣等原不必俟旗兵到齊惟在所到各兵足敷應用則如美美卡木蘭壩鄂克什以及附近本布爾桑岡之瑪爾迪克貢噶等處派兵指定處所分頭齊進將所有形勝地方同時佔據又先與南路及綽斯甲布尅期同日進攻庶賊酋顧此失彼無從抵禦一經克捷賊勢必

阿文成公年譜卷九

聖

成瓦解小金川地計日可平臣等與熟習帶兵之員并可信之士弁土目詳悉熟籌眾議僉同皆謂與其少兵前進轉為賊番所阻不如兵力稍齊足資分撥尅日並舉則雖進兵稍遲而收功自為迅速奏入報

聞

二十九日

公偕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富德奏言自兩賊會滋事以來臣阿桂即將如何克復小金川之處通盤籌計但道路情形雖知梗概而於西路現在

形勢尚未周知是以先將大畧奏

聞茲臣阿桂前抵日隆詢之明白鎮將及土弁土兵等具

得其詳與臣色布騰巴爾珠爾臣海蘭察臣富德

詳悉籌計其鄂克什一處固係進兵大路而南路

翁古爾壘思紐等處險要現在為我兵佔據若南

路官兵先抵美諾則鄂克什之兵無難會合或鄂

克什之兵攻至美諾則南路之兵亦能直進但鄂

克什一路南北兩山皆須分翼進始足以分賊

勢其南山之瑪爾迪克本布爾桑岡兩路當臨時

斟酌情形分兵前往而北山別斯滿一路之兵更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果

不可少查由別斯滿一帶前抵底木達布朗郭宗

共有上下兩路雖俱險峻多雪但訪聞上路冰雪

最大其下路尚屬可行此處進兵如能先抵底木

達等處則酌留官兵駐守而大兵從東而西會攻

美諾三面合剿賊酋必不能支若西南兩路之兵

先克美諾則往剿底木達等處亦更勢如破竹美

諾及底木達等處一定則分剿大板昭曾頭溝等

處盡皆迎刃而解小金川之地不難收復其大板

昭一路雖未嘗不可進兵但以小金川地界論之

自約咱以至翁古爾壘思紐官兵自南而北深入

賊境一百餘里功已過半是以仍當從此進攻若

由大板昭前進則自北而南距底木達布朗郭宗

尚有一百數十里且至美諾又一百餘里多分兵

則無兵可分少分兵則又不能前進自不如從鄂

克什別斯滿等處合力進攻得一處即可橫截其

間使賊酋首尾不能相顧至此大所調滿漢官兵

內除雲南陝甘及西安駐防共三千名先入川境

臣前已飭令飛赴綽斯甲布軍營以供豐昇額應

用其外雲南兵一千陝甘兵一千荆州駐防兵一

千京兵五百名及黑龍江吉林兵各五百名共四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果

千五百名擬撥赴南路軍營查南路本有滿漢兵

共一萬二千數百名今復撥派四千五百名共有

一萬七千餘名再加以各處土兵于分防分剿之

處自為充裕其西路現存兵共一萬二千餘名當

驚潰之餘多不足恃今除已到之貴州兵一千名

外再添西安駐防一千名湖廣兵四千名京兵一

千五百名黑龍江索倫兵一千五百名吉林兵一

千五百名共九千五百名合之原有之兵與西路

舊日兵數僅能相等再查自別斯滿前抵底木達

布朗郭宗計程一百數十里此路進兵亦必得七

八千以上則聲勢壯盛始能得力仰蒙

聖諭以為必需添足兵數不妨即行奏聞發往但目下進

兵緊要即新調各兵陸續到營尚不免有需時日

若再添調更屬緩不及事即如察哈爾兵丁與額

魯特相似以此間地理揆之不能得用自應停其

調撥且此次既有滿洲索倫等兵實可得濟臣等

謹就現在各兵合以各路舊存之兵並催調各處

土兵酌量派撥督率前進以期迅復小金川之地

至克復之後辦理金川所有西南兩路滿漢各兵

自應通盤籌計分撥或有必須增兵之處當一面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果

進攻一面奏請亦可無誤至臣阿桂屢奉

諭旨以目下收復小金川自以西路為要西路中又兼鄂

克什別斯滿兩路今臣阿桂即同色布騰巴爾珠

爾在西路進攻令富德前往南路同明亮進剿臣

阿桂色布騰巴爾珠爾謹遵

旨即同在西路督兵以冀尅期收復臣富德即於十五日

馳赴南路與明亮公同商辦合力進攻臣等總惟

視三路如一路合數人如一人和衷共濟以副

皇上委任之至意再臣阿桂遵

旨令五岱前往宜喜茲於本月初九日已令起程

公又奏言查兩賊會罪孽貫盈惟有整兵申討一

并剿除此外實無他計惟是此次各處失事皆因

金川喉使僧格桑煽惑降番所致若能設法誘出

僧格桑則小金川之人已無主使其地更易於掃

平惟是賊酋狡詭異常非但斷無招致之理若稍

存遷就亦必為其所輕仍不肯遽行縛獻然以現

在形勢而論南路之兵既已扼守要隘西路布置

亦漸周密而綽斯甲布軍營又未移動且大兵接

踵前來

天朝力量之大賊所素知而逆酋等正當侵掠充足之後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究

各思坐享安居其捨死打仗之心亦已稍懈此時

畏懼大兵再進因求自解免死之端實為情所應

有若能於未進兵之前誑出僧格桑固可剪其黨

羽即使賊酋稍存觀望未即臨時擒獻而賊心已

懈一面言語相通使不為備一面俟兵力稍齊奮

迅直進亦必易於攻克至賊酋罪大惡極搯髮難

數即將僧格桑獻出尚當索其七圖安都爾家固

阿什噶等大頭人與其印信號紙併飭其退還從

前所佔各土司之地即使

天朝仗義執言賊酋一一聽命而既還所侵之地則賊勢

益弱誅滅更屬無難况逆曾如此狡惡聲罪致討何患無辭且久爲衆土司所深恨即使諸事遵依之後仍復加兵衆土司等方幸永除後患亦斷不以爲

天朝失信即去歲哈國與誑取鄂克什木蘭壩美美卡衆土司方以爲用計甚善並未聞以失信爲言即其驗也均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分路分兵收復小金川一摺既已妥酌撥定亦可照所議辦理但朕意以收復小金川尚非難事似當於各省綠旗兵到後先行分派進攻不必俟京兵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季

等到齊再辦今阿桂所分兩路兵額已將京兵及吉林索倫兵俱經按數撥定是其意必須京兵全到尅期進兵自係因西路現有之兵爲不足恃不得不藉新兵之力但索倫後隊于九月望間始能自京起程若俟全數到齊非至冬月中旬不能進兵此時不過收復小金川似無須如此紆緩今伊既詳爲分派自必曾有成算只要迅速成功其進兵遲早原所不計至收復小金川雖屬目前先務及小金川平定之後即須進剿金川所有

一應機宜尤須早籌勝算臨時方能整暇今於收復小金川金無一語提及金川豈不知預操全局可得乘勝

直入之利乎又另摺奏稱賊酋狡詭異常非但斷無招致之理若稍存遷就必爲其所輕等語所見甚是總之金川擒獻僧格桑一事無心任之則可有意味之則不可借此以先戮僧格桑其逆黨則可因此欲完兩金川之局致貽後患則斷不可且索諾木侵佔各土司地境黨逆拒命罪惡貫盈近復有擾害溫福軍營之事大兵聲罪致討不患無辭阿桂既見及此切不可稍涉游移之見惟望切實妥辦佇聽捷音

公又奏言查此次木果木失事各營兵丁有潰散者有潰逃者不可不分別查辦當賊番猝至失措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季

張皇紛紛驚避迨至收集之時其人尚在者此潰散之兵也其任意奔馳混雜於稠人之中私行竄匿乘勢遠逸以致尋覓無踪者此潰逃之兵也查兵丁在營脫逃已當立置典刑况因潰而逃希冀遠颺其心更不可問於法實所難寬自須一律嚴辦用昭炯戒若海蘭察前後兩次沙汰遣回兵三千二百餘名不特在日隆遣發者俱有照票即在美諾鄂克什遣發者亦皆給有驗票可憑臣查閱原冊均註明傷病字樣與驗票內填註相同此項兵丁有在木果木失事以前即受傷病者有於潰

出之時受傷病者俱仍各歸本營但因其傷病疲弱留軍營徒糜糧餉是以節經驗看遣回並非潰逃者可知至潰逃之兵當下並未歸營其姓名既無從稽考現在雖不能指名嚴緝然海蘭察所奏未出兵丁三千九百餘名必即在此數內如海蘭察奏請正法之陝兵王正元即係自木果木潰逃列入未出數內者其明證也臣現將未出兵丁清冊移交督臣富勒渾文綬等轉咨各省地方如查得未出冊內有名而身無驗票者係潰逃之兵一經盤獲立予正法即人數較多不得稍為寬貸至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奉

於潰散之兵雖與因潰而逃者有間但正當攻剿緊要之時竟敢不顧主將闕然潰散其情亦為可惡現既無從查出首先潰散之人即當查出首先潰散之隊查六月初十日木果木之失事皆由於德爾森保之營盤失守當額森特帶兵往援時祇見德爾森保同副將多隆武尚在山梁各兵早已不見是此日首先潰散係德爾森保所帶之兵此項兵丁自當嚴行懲治以儆其餘查德爾森保等統領兵丁內除都司柯藩所帶三百十六名係俟溫福出來時隨後撤出其餘潰出而仍歸本營者

二百五十九名此項潰而復集兵丁雖以傷病疲弱沙汰遣回但查係首先潰散之隊自不應令其優游回藉臣現令造冊移知署督文綬將該兵等概行遵

旨發遣不使倖逃法網蓋軍法貴乎嚴而明今同一潰散之兵不分其情罪輕重惟以傷病之先後為分別是幸而未得傷病者可以脫然事外不幸而帶有傷病者轉當遠戍邊方於情理尚未允協以臣愚見自應首嚴潰逃次嚴先行潰散各兵等見軍律分明方足以服其心而寒其膽至兩次沙汰之三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奉

千二百餘名內其有傷病稍愈之數百名懇請仍赴軍營効用是該兵等各懷雪恥之心尚有天良况伊等久在行間此次新募之兵究屬遠來臣已交護軍統領喜寧提督王進泰等詳加驗看將此項傷病已愈兵丁行文文綬辦給軍裝器械仍令來營以資調遣此內如有德爾森保隊內潰散之兵仍行扣出雖懇赴軍營亦不准免其發遣其餘傷病遣回原營原省兵丁既非德爾森保潰散之隊自應驗明遣回但究係曾經潰散亦不便與從前遣回之傷病兵丁一體辦理該兵丁等回營之

後如傷病已愈尚可差操者仍令其入伍如其殘廢不堪即革去名糧不得稍存姑息以勵兵心而彰

國憲奏入

諭曰阿桂奏沙汰傷病兵丁分別治罪一摺所稱木果木失事兵丁當分別潰散潰逃二項如查得未出冊內有名而身無驗票者即係潰逃之兵盤獲立與正法自應如此辦理至稱潰散各兵無從查出首潰之人當查首潰之隊係德爾森保山梁之兵潰散最早現移知文綬等概行發遣所辦亦是著文綬等即照阿桂所議嚴行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一

分別查辦毋使倖逃法網惟所稱傷病遣回兵內查非德爾森保潰散之隊該兵等回營後如傷病已愈尚可差操者仍令其入伍等語未為允協此等傷病兵丁其在木果木失事以前者自係舊時打仗受傷至失事後沿途傷病之兵即係奔潰而出者縱或因其傷病不為發遣亦當汰回本籍革退名糧即有子弟亦不准頂補已屬格外寬典豈可仍令其入伍當差虛糜糧餉着文綬等分晰嚴查妥辦俾無枉縱

九月初二日

諭曰奎林至詢及阿桂在當噶爾拉撤兵事所言甚詳阿

桂於此事措置得宜從容中度可謂善於經理至賊會索諾木屢次差人投稟并差賊目丹巴沃雜爾來營欲求官兵讓出阿桂因將計就計全師而出所辦必當如此彼時賊意欲官兵撤至章谷阿桂若漫無見識輕率遠退舉二年費力攻得之地盡行棄去即不能無罪今退至思紐翁古爾壘既有要隘可據後路可守整兵再進收復小金川尙有可憑之勢是阿桂此次退出所係甚重朕前此爲之日夜懸望及聞其既出不但以爲非且深爲嘉慰至現在收復小金川自較易辦而將來進剿金川不免稍難今年所得之當噶功噶及宜喜三路俱屬仰攻費力只可存爲牽綴賊勢之用或于丹壩三雜谷正地等處另覓妥捷之路諒未必俱屬險要難以施攻即或有險仄之徑其後路皆土司地方不至如功噶當噶等之應防及意外也

初六日

公偕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奏言此次攻剿小金川賊番出礮抗拒時畏懼弓箭較之鳥鎗尤甚今蒙

皇上添派健銳營火器營吉林黑龍江索倫等兵均係素嫻弓箭又由武備院撥給箭枝攜帶來營等仰

仗

天威殄戮逆番指顧可俟但軍裝不妨多備查從前解赴滇省永昌等處之箭約尚存有三十餘萬枝若就其中挑選十萬解至成都收貯遇有需用就近調取更為便易臣已行文彰寶令其奉有諭旨即派妥員解送成都查收備用奏入報

聞

公又奏言征勦兩金川現當軍營轉關之際首應鼓勵衆心使之知愧知奮以新兵協同攻勦又以旗兵爲之表率再於初次攻勦時獲有利益以振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奏

其氣則衆志奮揚可望得力至金川賊番現據有小金川之地或疑其加添兵力不知小金川誅殲之後所存人戶無多而金川屢次攻勦之餘傷損亦復不少即使併而爲一人數斷不能增且如去年南路攻至達烏西路攻至資哩金川幫兵節節死守而仍不難於深入是兩金川即已合併亦無可慮雖其所得之糧足供一二年之食而攻滅之機亦不在此去年進勦小金川時據脫出拏獲番人均稱年歲歉收口糧不繼及攻克僧格宗美諾之後見官寨內尚有存糧可見賊番不能守禦之

故實因大軍直入勢同瓦解亦非由于乏食惟是前次進攻官兵營卡俱逼近礮座以便乘機攻撲今賊人所得礮位除頭二三號大礮度不能移動外其四五號礮位運來施放則官兵營壘即有難於逼近之勢但攻勦隨地換形臨時又當設法籌辦誠如

聖諭事在人爲斷不可畏難中輟臣察看金川怙惡情形實已天怒人怨勢必滅亡惟在各路統兵之人慎重辦理務使士氣不傷而兵心固結自可必其成功今臣體察情形逐一悉心核計其事實非無把握斷不敢徇衆人之見或致稍涉游移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奏

諭曰阿桂覆奏籌度進勦金川一摺稱體察賊情逐一悉心核計其事非無把握等語阿桂果有成算實屬最善惟望勉力爲之

十三日

公偕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奏言查劈山礮位一項既便攜帶而施放仍可及二三里外最爲軍營利器今軍營所存僅有數位業將前此運存臥龍關及已壞而尚可修補者均飭該處員弁挑驗修理共計不過十餘位實不敷用聞省城有能造

勢山駿位之匠臣阿桂已飭限一月內鑄成二十位速送軍營應用以後隨得隨運其餘軍裝軍械經兩督臣飭辦不致有悞進剿其分派綽斯甲布一路官兵除在前之西安駐防及滇省官兵已於八月內由桃關前赴軍營陝甘官兵一千計目下亦當由省起程其應赴南路之滇兵一千陝甘兵一千亦於八月二十二十一等日前往軍營至應赴西路之兵湖南頭二起一千名已來至日隆其餘各起亦可接踵出口至京兵及後起西安滿兵均陸續抵省荆州滿兵據報亦已入境臣等行文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奏

文綬如西安駐防滿兵尚未自省起程即將京兵料理令其先赴西路以資攻剿奏入

上嘉之

公又偕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奏言查兩逆會自侵擾木果木等處以後索諾木旋帶僧格桑回巢臣阿桂在南路時已據土弁土兵等探聽具稟今抵西路已來其脫出漢土兵丁雖亦有僧格桑仍在金川之語尚未確切今脫出屯練阿爾嘉自被拘之後因能治病索諾木攜以往來所有僧格桑前往噶拉依後復至勒烏圍之處均係得之目

擊此時僧格桑又在何處該屯兵尙未能知誠如聖諭與其逆會之諉罪縛獻何如衆兵之乘勢俘擒加之

寸磔方可雪憤紓恨至西路先截底木達布朗郭宗及大板昭一帶隘路勿使僧格桑由美臥溝逸出南路先截科多新橋等處勿使從喀爾薩爾潛逃查從前西南兩路進攻功噶昔嶺木果木當噶均駐大兵僧格桑若欲往來必由美臥溝今自美諾東至大板昭西至僧格宗科多與金川相接可通處甚多僧格桑即由美諾地方竄入金川已不必定由美臥溝及喀爾薩爾等處但臣等即日進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奏

兵不獨務為俘獲逆會之計即其頭人番衆凡有可以邀截擒戮者皆當相機設法以防免脫臣悉心籌計知會明亮等一體相機截擒不使復能噉走奏人報

聞

二十日

公奏言接奉

諭旨臣詳議何路進兵查分兵申討務期得用若不詳細籌酌徒分正路兵力于事無益今南路本係臣領兵攻擊之處情形俱所深悉至西路喀爾薩爾

一帶臣前此亦曾經過現同色布騰巴爾珠爾等與從前到過此路之大臣侍衛章京詳細詢問衆土司頭人等亦知大概查喀爾薩爾在功噶爾拉之前必須由牛廠進攻其地險峻異常難于搶佔且春冬雪大不能行走亦必自山腿下至山溝再登兩邊之山方能佔據若將此作為正路進兵似覺稍難至於木果木以西山勢俱極險惡衆兵自下仰攻徒為費力此外如巴旺一路亦可進兵又須添兵安站恐難接濟再美臥溝係在木果木北其地雖通勒烏圖而深林密箐谷口狹隘險處甚

阿文成公年譜卷九

卒

多大兵難以越過且後路綿長官兵未能接續此西南二路之大概情形也至綽斯甲布一路何處可以進兵臣已問之豐昇額等尚未明晰查覆又臣詢問熟識此處路徑之土司頭目據稱小金川西北有谷噶山梁從此而下可達勒烏圖其道路尚可前進等語此等地方該土司等雖為熟諳猶恐所言未甚確鑿現又調三雜谷明白頭目數名來至日隆再行詳詢并俟豐昇額覆到將分爲幾路如何約定進兵之處另行具奏奏入報

聞

二十八日

公借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奏言臣等自赴日隆以來屢有賊番叫喊茲又據頭人丹巴沃雜爾具稟于副都統額森特稱南路甲爾木真登梅列官兵離我地方太近實在畏懼懇求撤出額森特諭以汝等在當噶爾拉原稱土司求撤出官兵情願贖罪如今汝土司益無贖罪之處如何言此丹巴沃雜爾又稱僧格桑是土司一家如今將伊囚禁受罪將軍大人等可以遣人來看額森特復諭以僧格桑罪惡重大斷難饒宥汝土司如何代替

阿文成公年譜卷九

卒

乞恩以後不必再來具稟嗣於九月初一日丹巴沃雜爾仍在卡外稟稱我土司們要想贖罪將僧格桑獻出但此事亦甚難辦額森特又諭以此是汝土司自圖贖罪之事只想如何與汝土司有益即速辦來初二日賊復有要想贖罪欲來請安之語初九日又據賊稱大人如要僧格桑可差人賫藥來將伊藥死我等即將其屍交給等語臣審察賊曾之意惟恐將僧格桑縛獻軍前僧格桑心懷怨毒必將索諾木莎羅奔等從前造謀助惡之處悉皆供吐是以俟藥死獻出又或借稱藥死即可

將面目相似之人希圖掩塞而懇差人前往則其居心叵測更屬狡詭可恨且_臣等兩次合額森特傳諭原以丹巴沃雜爾係索諾木等管事之大頭人若能誘出擒拏先足以喪賊酋之膽今賊目防衛甚嚴無從下手此時雖不必速行痛斥以絕其望亦不可再通言語以為所輕_臣等飭令毋庸給與回諭至今已經數日賊雖叫喚如前弁兵等俱置之不理現在各處所調勁兵陸續到營_臣等惟有密籌收復大局奮迅進攻如莎羅奔岡達克尚在美諾必期設法擒拏斷不使遂其緩兵詭計至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奎

賊酋如此狡詭除剿滅之外斷無他議_臣現在將其鬼域伎倆詳悉宣示並以激各官兵憤恨之心為必滅金川之計

公偕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又奏言查木果木失事後出來兵丁雖有八千皆衣履單薄今各山梁早已下雪不足禦寒前次移知督臣製辦軍裝軍械而軍械到者不過十之五六軍裝到者不過十之四五此等潰出兵丁既難倚仗而現在到營新兵止有滇兵一千湖南兵二千京兵六百名西安駐防兵七百五十名共計不過四千若遠行督

率進攻即得一礮一卡斷難乘勢深入_臣阿桂屢經密詢各土司頭人皆稱必須厚集兵力足敷分路奮迅進攻始為有益而稍知地勢賊情之領隊大臣侍衛鎮將所言亦係如此此時惟俟吉林兵一到即可同時進一處得手則處處迎刃而解並非必俟索倫兵全到致多紆緩至平定小金川後即須進剿金川所有道路情形自應預為籌計但除西南兩路外所有毗連金川地方_臣阿桂均未親歷尚須虛衷訪詢實不敢言已有成局僅為一時塞責之舉况草率定議萬一更有窒礙之處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奎

必致另籌攻路而大兵既至其地即難輕撤又必留兵駐守徒費兵力終無濟于實事前已節次奏明現在悉心體訪一得妥捷路徑即奏請

聖明指示至掃蕩小金川之事或先得美諾或先得底木達布朗郭宗或視賊酋及大頭人所在統兵截殺與夫合剿合攻度大兵所到之境未必即係進剿金川之路但攻到地方皆已設有糧臺收復小金川後只須照所定之路添設數臺即能過進並無另起爐竈之煩均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金川大頭人丹巴沃雜爾屢次在卡外叫

賊求見額森特並節具稟辭等情賊酋狡惡愈甚其始
求將甲爾木等處官兵撤退並為僧格桑求情繼稱土
司等要想贖罪並欲前來請安信口支飾講張為幻後
廼稱遣人賫藥前往將僧格桑藥死付出其屍如此悖
誕實堪髮指而懇派人前往並思藉此誘惑羈留其巨
測更為可惡且金川土司平日見內地文武官弁皆叩
頭盡禮今此兩次所具之稟直斥為你我尤屬毫無忌
憚阿桂等自當切齒痛恨所稱賊酋如此狡詭除一併
剿滅之外斷無他議等語所言甚是必當堅持此心又
奏收復小金川惟俟吉林兵到來即可同時進亦祇

阿文成公年譜 卷九

奏

可如此辦理阿桂等惟當努力進攻不宜稍緩並于剿
復美諾底木達等處時務將僧格桑及七圖安都爾蒙
古阿什咱並莎羅奔岡達克及其頭人丹巴沃雜爾一
併擒獲斷不可聽其仍竄回金川方為妥善至收復小
金川之後進剿金川其勢實難中止且就現在賊酋情
形而論亦斷無不能乘機攻克之理設或存得半而止
之見無論費用不能全省且賊人萬一擾至打箭爐附
近地方又豈能置之不辦與其另起爐竈何如趁勢直
進之為一勞永逸乎阿桂等惟當力持定見迅奏膚功
佇膺茂賞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

受業 王 昶勘定 第三孫那彥成恭纂 盧蔭溥增脩

乾隆三十八年

十月初四日

公偕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伏查官兵現駐日隆
達木巴宗計至明郭宗美諾一百餘里此內山勢
均為極險節節皆堪固守去年攻打一年猶必俟
南路官兵已抵賊巢始能會合若以現有兵力一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

一

路進攻賊番踞守險要又必久淹時日是以收復
小金川事宜必須分路進攻使賊無從抵禦方能
迅速奏功但路多則需兵更多今新到滿漢各兵
不及六千而日隆舊存之兵軍裝軍械俱未齊全
即如四川省轉遞遲滯未抵軍營此時積雪滿山若
遽督率進攻斷難望其得力 臣身膺重寄如有機
會可乘豈不思及早奏功無如熟審情形通盤籌
計自非俟吉林兵到不足以供分撥至相近賊境
之士司如巴旺布拉克底前此在當噶爾拉山梁

金川投稟該土司頭人等深知臣無將就了事之意所以殲戮小金川賊番甚衆而金川讎恨之深亦惟兩土司尤甚茲據從金川脫出之通事賡噶供稱賊會兄弟最恨巴旺布拉克底兩土司而草布什咱次之現合喇嘛咒詛該土司等語兩土司苟非實心攻打真與賊會決絕何至銜怨如此之深但今除南路外餘如瓦寺木坪地方密邇內地該土司尚爲出力現在派兵來營隨剿而三雜谷土兵則自木果木失事之後旋俱散去至今尙未到營臣卽分繕檄文詳悉諄諭各土司伊等既可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

二

永除後患自當奮力協攻至各噶一處臣等前詢之士目據稱道路不甚艱難若由山梁壓下可抵勒烏圍今賡噶復稱各噶有夾溝一道險仄異常兼以卡防嚴密惟從凱立葉下攻易於得利所見又有不同臣等當悉心再訪務期必得受捷之路公又偕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金川逆會罪大惡極前此欲令其獻出僧格桑並藉以誘擒索諾木原屬權宜之計且或冀畧省官兵打仗之力而於此兵力未齊之先稍爲安頓使其禦備稍疎易於采入乃欲懈賊而實不敢自懈此時賊會雖將僧

格桑縛獻臣等斷不肯萌歇手之心至於金川能打仗番衆不過數千有何力量特以其地萬山環抱險阻異常正如蛇鼠憑其窟穴因得稍延殘喘若各路果能鼓勵官兵相度形勢俟有可乘卽行攻進斷無不能竣事臣阿桂前奏所謂非無把握者以此均奏入

諭曰據阿桂等奏稱此時賊會雖將僧格桑縛獻斷不肯萌歇手之心等語縛獻僧格桑一說或將來官兵進攻得勝直壓噶拉依勒烏圍等處賊會勢處窘迫始將僧格桑獻出以求免禍尙不可知若就現在情形而論則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

三

斷無其事阿桂當切齒賊情狡惡勿稍游移方爲有識至溫福木果木軍營所失米一萬六七千餘石銀五萬餘兩火藥七萬餘斤俱爲逆會所得必已搬回金川索諾木自應據爲已有卽或分給衆人豈能各遂其欲此亦如內地賊犯分贓不均必至自相爭競其中或滋覺隙亦未可知若果有此機會卽可乘勢設法離間藉以得手然此只能伺察其變隨機妥辦並非預有把握也此事正辦總當先行收復小金川一經平定卽分路進剿金川其進兵路徑據奏從凱立葉下攻易於得利等語閱圖內凱立葉在兩金川之間與大板昭相近若果

可另為一路亦足令賊人照顧不暇阿桂即當密訪確實妥酌而行若可為進兵正路阿桂當由此而進若不
 過為進剿牽制之一路即將應派何處官兵若干及應
 派何人帶兵攻剿之處均行奏聞又廣噶所供遊擊陳
 聖矩因被賊圍營中無水自行放火焚燒伊父子及兵
 丁等俱行焚死等語甚為可憫著阿桂再行查明奏請
 交部議卹至阿桂在營惟當努力收復小金川並上緊
 籌畫進剿金川之局看來小金川之事尚屬易辦若金
 川則一時原難把握但現調滿漢官兵聲勢甚大賊自
 難於支禦縱使稍稽時日賊亦不能經久相持况軍需
 費用雖多而現在再撥二三十萬庫藏亦尚充盈朕意
 惟在勦滅兩金川永除後患斷不靳惜多費阿桂等務
 須深體朕意努力成功以膺茂賞

初五日

諭曰阿桂等現在收復小金川看來尚屬易辦其地雖有
 金川賊番幫同守把但以主客情形而論金川之人在
 本處恃險抵禦習其地利便於準備官兵攻打自不免
 費力若金川賊眾出至小金川地方則彼亦轉而為客
 離其地險失其所長斷不能如在金川之隨宜布置而
 眾官兵自前歲冬底攻克美諾以後經行駐守半年有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

四

餘其間路徑皆所諳悉可以因地制宜熟籌克敵之法
 我兵分路進剿不但易於制勝迅望奏功即金川賊眾
 在彼幫守者亦可藉此多為殲戮並莎羅奔岡達克及
 其大頭人等若在美諾皆可乘勝勦擒實為最好機會
 阿桂等惟當努力為之至於進剿金川自以預定路數
 為要功噶爾拉當噶爾拉兩處雖云正路但其地業經
 進攻半年賊會防備已久今見官兵奮勇再進必料仍
 由此路進攻自復照前預備阿桂轉可毋庸親往此兩
 處只須擇其中較要者令明亮等統兵前往或可相機
 攻進餘則另行派員帶兵牽掣若昨奏凱立葉之外更
 有別路阿桂亦當悉心酌核總擇各路中最緊要易進
 者阿桂親自督兵前進其餘則以次權其輕重酌定何
 路派何人牽制一面辦理一面奏聞

十一日

公奏言臣接准豐昇額來札稱縛斯甲布土司工
 噶諾爾布身故其嫡出次子雍中旺爾結該土司
 在日已定承襲等語臣思此時不如先為明白曉
 諭以安其心臣酌派參將馬應詔前往暗問金令
 偕知府盛英傳諭縛爾甲木燦雍中旺爾結等以
 汝父工噶諾爾布雖係金川之婿而恭順出力始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

五

終如一汝等欲保守祖父之地方百姓長爲土司
必先思繼汝父之志金川雖係汝等親戚但如僧
格桑非獨娶於金川又係一家兄弟今金川將僧
格桑拘囚在科思果木有事則用以號召番人得
志以後仍復帶歸拘禁此等狡惡之人雖屬姻親
有何可恃至如布拉克底土司亦與金川兩世親
戚伊等深知金川兇惡欲爲自己永除後患實心
攻打絕無瞻徇是以

大皇帝深爲嘉悅屢次加

恩初無見疑之處現在大兵數十萬來赴軍營金川勢在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

不

必滅汝等兄弟實心出力雖娶於金川金無妨碍
如此曉諭自可使之安帖其綽爾甲木燦聞向在
宜喜等處帶領土兵尙爲奮勉而頭人松乃與金
川讎恨甚深若引之使近於攻勦之處可冀得力
臣將行知豐昇額等酌量妥辦奏入報

聞

公又借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查索諾木窮兇極
狡於滋擾各處之時挾僧格桑以號召番人及其
得志又據僧格桑以歸仍視爲孤豚腐鼠此時賊
會所以不即縛獻僧格桑者尙欲以繫屬小金川

衆番之心希冀大兵進剿可驅以先撻鋒刃若掃
除美諾之後賊會懾我軍威亟思解免則視僧格
桑又成棄物何惜縛獻軍門其用心狡惡實爲覆
載所不容但賊會既用僧格桑以煽動小金川番
衆之心仍拘僧格桑以據小金川之地番衆豈能
不生怨望誠如

聖諭其不留僧格桑在美諾賊會自以爲得算不知已失

小金川衆心昨詢脫出之瓦寺番人那木喀據稱

莎羅奔在美諾時彭魯爾各寨百姓前往送酒俱

稱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

七

天朝恩典甚深打仗俱有鹽菜口糧衆等因想念舊土司
纔行此事今可將我土司僧格桑送回莎羅奔言
天朝爲因僧格桑不肯撤兵俟大兵退過巴朗拉時纔可
令其回來等語此雖賊會駕詞籠絡而小金川番
衆豈必盡受其愚弄且據那木喀又供賊會等役
使小金川人備加凌虐衆番回想

天朝撫馭之恩自必心生怨悔將來設法招致其計自屬

易行

臣等遵旨傳喚穆塔爾前來密加獎賞該番極爲欣感據稱此一

帶南北兩山形勢向來熟悉再密遣人前往偵探

道路何處易於進攻何處可以繞出并賊人多少
 查訊明確回報辦理屆期仍探明我等親戚相好
 現在何處相機約令內應等語臣等查僧格桑久
 為金川裔制即其頭人七圖安都爾等亦已聽索
 諾木任用未必轉能圖剪金川如小金川番人仍
 復來投則收復美諾等處已為事半功倍至莎羅
 奔岡達克前據賊番叫喚稱該賊前來美諾嗣據
 賊稟內又有回金川念經之語而那木喀亦供已
 從南路回去臣等揣測賊情岡達克此來不過將
 小金川番眾飾詞哄誘且令七圖安都爾帶領力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 八

為堵禦而自回金川為死守巢穴之計但賊番行
 踪詭秘來往無常將來進兵之後賊會兄弟或又
 潛來美諾協力助守亦未可知臣等於收復美諾
 時務期踴探明確分派得力將備繞截其竄逸之
 路毋論賊會兄弟及大頭人等總惟多獲一賊人
 即早除一逆黨斷不敢稍有疏懈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那木喀各供小金川番眾心生怨悔招致
 之計自屬易行等語此乃情理必然之事小金川番眾
 既與金川離心迎機招誘應必樂從看來收復小金川
 之事較攻勦金川原屬易辦至其番眾雖係被僧格桑

誘脅究屬已降復叛即使仍然降順亦不可復留或臨
 期酌量情罪重輕分別戮誅移置但美諾初定之時不
 可即為辦理必須俟勦滅金川後方可一并籌辦以為
 善後事宜惟是將軍等既得美諾等處必須加意嚴密
 防備勿再使僧格桑潛出煽誘斷不可以小金川又經
 收復稍涉大意致蹈前此疏虞覆轍阿桂等均宜籌畫
 妥善切實嚴防後路則進勦金川方無後患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 九

公又借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查梭磨從噶克卓
 克采土兵於木果木失事時俱行散去臣阿桂自
 赴西路即檄飭該土司等仍派兵助勦金調其頭
 人來營茲於九月二十三日梭磨土婦卓爾瑪遣
 頭人沙克嘉縐從噶克土司納木扎爾遣頭人岡
 多爾濟卓克采土司甲噶爾布木遣頭人阿塔爾
 均至日隆軍營請安臣等諭以此時數十萬大兵
 齊到定將作惡土司滅淨根株爾三家應派二千
 兵隨營進勦並嚴飭各頭人土兵倍加出力該頭
 人等均稱我等土司現已派出兵丁我等回去即
 遣陸續赴營查三雜谷土司境地均與兩金川相
 接一有舉動賊會易於知覺今三雜谷土兵須俟
 頭人回日始行進發雖未免於稍遲但現今大兵

漸集本不待屯土之兵即當進剿而金川賊人若知此時始調土兵必以為大兵進討尙需時日其意或不無稍懈臣等一俟吉林兵到迅速進攻於事轉為有益至三雜谷地方詳詢該頭人等益無妥捷進兵道路與豐昇額等查訊大畧相同奏入

聞

二十日

公偕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臣等現在剋日進兵一面收復美諾一面接剿金川此時兵力愈盛分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

路愈多則奏功愈速若索倫兵丁全到尤為得濟但臣等至此業經兩月心急如焚不可再有遲待總俟吉林兵到即可分路進攻查吉林第三起於十月初一日始自成都進發約計五起當於十月末旬全數到營至南路亦須新調官兵始資分撥而南路程站較長是以臣等於吉林兵內先將在前之頭二起撥赴南路據文綬咨稱此項兵丁於九月二十八日及十月初一日始從省起程亦約計於十月杪全抵南路至是時西路所需軍裝軍械等物大概均可齊全臣等現將月盡月初約可

進攻之處先行密札知照豐昇額及明亮等從容預備一俟定期即速寄知務期同日進攻使賊會首尾不能相顧以便迅速集事至各路兵數核計南路滿漢官兵共有一萬三千餘名今又益以新調官兵四千五百名又有屯練土兵共計已及二萬其綽斯甲布一路漢土官兵本有一萬四五千名即節次攻剿不無傷損而合之近日調往三千名兵數亦應與從前相仿至臣等西路所有新舊滿漢屯土各兵除索倫一千五百名未到外共計二萬三千數百名是三路官兵併計六萬有餘再加以草布什咱丹壩分撥防守及後路防護糧臺之兵為數幾至七萬聲勢已盛雖西路內南北兩山均須酌派大員繞路進攻其北山之別斯滿一路擬派兵八千名南山之本布爾桑岡擬派兵九千名臣阿桂中路俟索倫及土兵全到可得六七千名路數較多則進取自可較易是以湖廣預備之三千兵恐其調赴軍營緩不濟急經臣奏請暫停咨調總於收復美諾進搗金川時再遵

旨調來分撥應用奏入

諭曰據阿桂奏稱收復美諾之事約於月盡月初可以進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

十一

兵但阿桂等各路滿漢兵丁皆為進剿之用而後路更無餘兵防守賊會狡惡多端且兩金川相通路徑叢雜難保其不潛出邀截我兵之後此事甚有關係不可不防前據明亮等奏訊據從金川脫出之小金川番人阿嘉供詞有聞得金川賊會欲前往巴旺布拉克底兩處報讎等語此兩處為翁古爾壘切近後路已諭明亮等加意防範又昨據豐昇額等奏訊據來投金川之番人班第斯嘉布供詞有聞得金川土司頭人商量派兵抬轎到達爾圖山梁要搶官兵營卡賊會若果注意在達爾圖滋擾斷不肯預洩其事使我兵得聞此必逆會為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

十三

指東擊西之計陽稱往達爾圖而潛赴別斯滿等處抄截必須嚴密防守曾經諭知阿桂等一體留心至官兵進剿時賊眾若迎面而來則正利其出而失險我兵得以奮勇勦殲若彼潛匿我後則後路斷不可無兵控制前已諭調湖廣兵三千於進剿金川時留防後路並諭令富勒渾王進泰在彼帶兵駐守續據陳輝祖等奏稱各兵俱在宜昌暫駐赴川頗為便捷現在攻復小金川巴朗拉一帶後路即關緊要莫若此時即調赴軍營於防範更為得力現諭令陳輝祖派兵二千前赴日隆聽阿桂酌量應防要隘派撥防駐其一千派赴綽斯甲布

交鄂寶酌派駐守著傳諭阿桂即行籌酌妥協一面辦理一面奏聞

公又奏言 臣 欽奉

諭旨查詢金川等處地圖竊查各土地名最為繁瑣一山而各嶺異名一嶺而各礮寨又異名必須攻至一處始能盡知各該處山峯礮寨之名從前所進地圖原不能全備今將兩金川舊圖所有地名及曾經攻剿於摺內奏明者均行添入以便查核至小金川地方以底木達布郎郭宗山形而論則小金川在金川之東南以美諾山形而論則小金川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

十三

在金川之西南該處一帶形勢灣環而眾山迴合之中路徑橫斜繚曲者甚多隨步換形即一二十里之內已無定準前此軍營所進各圖只以大概方向為憑是以未能悉合今 臣 令廣噶穆塔爾等當面指畫再三詳詢據云兩金川地方形勢實係如此再從前土弁土兵皆未有稱谷噶一路可以進兵者所以圖內未經列入昨土兵雖言谷噶道路不甚艱難而廣噶又言該處山勢陡險坡礮甚大惟從凱立葉作固頂進攻易於得利此次繪圖已將谷噶凱立葉均行載入再查小金川之河東

南一支發源於把朗拉由資哩鄂克什而西其東
北一支發源沙木角拉拜孟拉兩山之間由底木
達布朗郭宗西南流至明郭宗會合又西流經美
諾達烏至章谷等處始與金川之河會合其金川
之河發源於丹壩境外西北地方由綽斯甲布竹
孜官寨一帶流入金川經勒烏圍噶拉依官寨之
西南又經巴旺布拉克底及草布什咱境至明正
章谷之甲木楚河而合於小金川之河下游歸入
打箭爐河兩河皆係經流千山萬壑所滙波濤洶
湧斷無可決可塞之法奏入報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

十四

二十六日

公偕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前臣等具奏月底俟
吉林兵到卽札寄豐昇額明亮等約期進兵今副
都統福珠禮領吉林第三隊兵於本月二十二日
已抵日隆其餘四隊官兵二十三十四等日可以陸續到齊而派往南路之頭二隊吉林兵亦計日可到臣等公同商議自二十六日起派撥官兵前進定於二十九日相機勦擊金先札知豐昇額明亮等剋日進攻再查滿洲索倫兵丁現自綿州前赴

成都分四站行走臣等移咨文綬飭領兵員弁將
四站改爲兩站以期迅至軍營奏入
上嘉之

公又奏言查軍營米糧火藥等項固不可稍缺亦
無庸多積轉致滋累臣前在南路會於四五月間
飭令按察使李世傑暫停輓運今蒙

皇上訓示精詳所有糧儲火藥銀兩賞需等項俟與該督
等將每月供支應用之數酌量大概令其陸續運
營其餘應於何處存貯悉心核定再行具奏至於
分防卡隘之法惟擇扼要地方派駐多兵以供控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

十五

制賊番偶有伺間前來痛加截殺賊卽不敢妄生
窺伺臣前在當噶爾拉山梁皆如此辦理今蒙

聖諭益當引昔嶺軍營爲前車之鑒至現在踴探進勦金
川路徑必與各處聲氣相通而後路無虞方爲妥
善所以不敢輕率定議奏入

諭曰阿桂所奏攻勦金川進兵道路其凱立葉一處亦屬
未定之詞今已進兵收復小金川自可計日成功卽須
分路進勦金川其路徑不可不及早籌定著阿桂卽速
留心探訪核實密爲酌辦仍卽具摺奏聞

十一月初四日

公偕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查賊會索諾木本屬
闇弱童頑一切奸謀多係伊兄莎羅奔岡達克及
丹巴沃雜爾爲之主使而此時僧格桑如孤豚腐
鼠已成無用之人誠如

聖諭若能擒此二人既以剪賊會羽翼且可寒賊人之膽

臣等剋日進兵將抵美諾時一面攻打一面設伏

堵截務期悉行弋獲至賊人所築礮卡多在隄坎

山崖之上可以兩三面圍攻者本少臣阿桂向來

偶遇有覓路繞攻之處俱派出矯健弁員帶領土

兵前往今既有吉林索倫勁旅履險登山皆能奮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

十六

勇如遇賊衆負嶠可以遠越卽派索倫等兵與土

兵同往並派會爾會成果等統率進攻自更爲得

力查索倫兵二千名臣等已奏明於前起內酌派

五百名令赴南路今遵

旨又行知副都統倭昇額署川督臣文綬將未起三百名

派赴綽斯甲布軍營均令由京派出原領隊之侍

衛等帶往其餘應赴西路之索倫兵一千二百名

現在陸續可抵成都約於十一月初旬內全數到

營奏入

上嘉之

公又偕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臣等密札豐昇額

明亮等已定期於本月二十九日分路進兵收復

但臣等西路官兵尤爲克復小金川正路必須計

出萬全始可一舉成功今查探資哩河北之色布

色爾美美卡河南之阿喀木雅鄂克什路頂宗等

處俱係我兵進攻要口現有賊番佔據若僅恃兵

力進攻道路窄險一時難於得手須從南北山梁

超越前往斷賊歸路前後夾攻方爲有益臣等詳

加商議若從達木巴宗超越南山本布爾桑岡奪

佔貢噶山梁其間路途迂遠山險箐深賊番知覺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

十七

恐有攔截之虞至北山之色布色爾地方雖亦有

賊番礮卡且山勢甚高路途較遠但其地稍寬箐

林亦少查達木巴宗之北有路可通斯達克拉阿

噶爾布里碩藏噶爾莫如派兵潛往不帶帳房不

舉烟火突然掩擊若能攻據此三處一路由別斯

滿攻底木達布朗郭宗一路攻取兜烏可以夾攻

鄂克什明郭宗從此順攻烏噶爾角克山梁卽可

直抵美諾至美美卡一處更爲賊會要地從山溝

而北可以逼別斯滿而西逼鄂克什官寨且與南

山之木攔壩遙相對峙山形險絕難以力攻臣擬

是時在資哩北山下乘其不備派兵直搶美美卡
或於美美卡東邊之瑪色爾渠佔地駐扎則前往
碩藏噶爾之兵下至別斯滿時官兵聯絡接應色
布色爾等處之賊自不能久據臣等商議既定即
派兵二千餘名駐扎色布色爾對面山梁以防賊
番斷我後路其阿噶爾布里等處令海蘭察常青
曾爾魯保寧伊達禮常保任等帶兵八千餘名分
派前往又派兵三千名令富興烏什哈達特成額
等視中路官兵進攻資哩時即帶兵自資哩北山
下直取美美卡等處又派兵四千餘名令成德等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

十一

帶領奪佔資哩南山臣色布騰巴爾珠爾臣阿桂
帶同領隊大臣金兵五千餘名從中路攻勦資哩
金爲各路接應西路如此分進而南路與綽斯甲
布兩路之兵同時進發以分金川賊酋之勢賊番
即多詭譎亦斷不能分頭抵禦
公又奏言查綽斯甲布頭人松乃其父爲金川所
殺臣在南路時據知府盛英守備張芝元及宋元
俊皆有此語去年八月間霍爾章谷土司因挾綽
斯甲布搶其烏拉之嫌會將松乃拘留臣是時正
辦綽斯甲布一路進兵因飭將弁等曉諭各土司

將松乃放出令往宜喜軍營帶領土兵以資其力
昨豐昇額等來札稱松乃之兄從前亦爲金川所
殺是其讎恨甚深實爲有據松乃現在帶兵攻勦
荷蒙

皇上天恩賞給翎枝并賞銀兩自必更當踴躍自効至此
次金川賊酋實因誘脅降番各反其地是以後路
皆多梗阻將來收復美諾進勦金川其美諾以南
各寨前已洗勦殆盡而美諾東北一帶小金川寨
落尚多處處嚴防不獨多分兵力恐後有照料不
到之處似難俟勦滅金川後一併籌辦伏思此等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

十九

已降復叛之番原應盡加誅戮俾無噍類但恐金
川賊衆益以堅其死守之心又不得不權宜辦理
然其大寨堅礮斷不可畱而附近金川人戶亦當
別籌移置所遺礮寨金應概行拆毀使賊無勾結
之端憑藉之地則後路方可無虞均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分路派兵勦復小金川一摺所辦甚好佇
矚捷音此次添有滿洲勁旅聲勢甚盛而阿桂等派撥
帶兵之處亦甚合宜看來收復美諾自屬易事况小金
川番衆與金川離心之處傳聞已屢乃情理所必然今
見大兵進攻且隨路遣人招致其望風來降亦可意料

而得惟是此等降番皆係曾經叛逆之犯於法本無可
恕但處之過嚴不但小金川諸番聞而生畏前途未必
復肯來降且金川賊衆聞之更不敢前來投順益以堅
其死守之心自不可不權宜辦理第阿桂所稱其大寨
堅礮斷不可留而附近金川人戶亦當別籌移置所遺
礮寨亦當並行拆毀使賊無憑藉之地等語所見固是
但拆毀礮寨殊非易事既恐輕分兵力且不免稍稽時
日卽別籌移置亦非其願况前此宜喜軍營以弁兵七
八人管解賡噶一人尙致脫逃今小金川番衆如果來
降數必不少當得弁兵幾何方敷押解設或中途又致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

三

竄逃更復成何事體朕意莫若且不動聲色照常安插
卽有必須正法者總俟兩金川平定後再分別籌辦庶
爲萬妥然情形隨時不同惟在阿桂等審度機宜妥爲
辦理或有可疑之地可疑之人不得不辦者又不可拘
泥此旨也且從前賊衆潛出美卧溝至底木達等處招
誘降番復叛滋擾木果木軍營之事皆由溫福妄自尊
大不聽人言不恤士卒又一切全無料理致令衆心生
怨而劉秉恬董天弼於防閑後路又復貽誤致賊番得
以肆其猖獗今各路將軍等諸事妥爲調度賊會自無
隙可乘而後路諭令富勒渾王進泰統兵駐守以劉秉

恬董天弼爲戒加意防範自不致稍有疏虞今進兵已
五六日深爲盼望一有喜音卽隨時迅速奏聞

十二日

公偕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臣等於十月二十七
日子刻派海蘭察常青帶兵八千餘名由達木巴
宗北山取道前攻斯達克拉阿噶爾布里碩藏噶
爾三處以壓別斯滿至北山一路派富興烏什喀
達等帶兵三千餘名前往攻搶木拉斯底魯爾瑪
美美卡等處其南山一路派成德等帶兵四千餘
名從上繞進壓取阿喀木雅此兩路官兵均於二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

三

十九日子刻潛進至臣等中路內復分兩路派額
森特等帶兵一千名由資哩之北山根進攻海祿
納木扎等帶兵一千名由資哩之南山下進攻亦
均於二十九日子刻起程潛密進臣阿桂色布
騰巴爾珠爾積福福康安福珠里帶兵分頭接應
查資哩北山下有橋一座爲兵丁往來要路賊番
築卡拒守寅刻額森特督兵進攻賊番放鎗抵禦
將近橋卡賊益盡力拒守我兵奮勇衝撲賊不能
支四散奔潰官兵追殺過半卽將橋梁奪佔其北
山下路富興等趁額森特奪橋之際帶兵取道上

山分佔木拉斯底魯爾瑪等處而海祿亦帶兵由
南山往攻阿喀木雅東溝之礮額森特既得橋座
卽帶兵前往合攻而是時成德繞從南山而下亦
壓至阿喀木雅東溝三路官兵會合奮攻該處礮
座本屬堅大又在山崖之上極爲陡險賊番拒守
甚力官兵不顧鎗石進撲數次賊於礮內鎗石交
下攻至亥刻賊見勢難抵禦乘夜出礮逃竄官兵
追趕下坡鎗箭齊發殲斃頗多是日富興烏什喀
達等帶兵上至魯爾瑪地方督率侍衛將弁等分
佔美美卡東瑪色爾渠等處均經攻克亦有殺獲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

三

其海蘭察等北山之兵於二十九日申酉間分爲
三路進攻將斯達克拉阿噶爾布里碩藏噶爾山
梁同時攻克佔據而色布色爾之賊見勢已孤望
風驚潰該處係在別斯滿之巔下壓極爲得勢據
報現在迅速籌辦是夜額森特海祿等隊內官兵
因鏖戰一日夜暫令歇息至三十日五更進攻阿
喀木雅山上大礮官兵四面奮撲攀附而上賊番
駭竄旋將山梁一帶礮卡全行攻克額森特等乘
勝直取木攔壩賊俱奔潰隨督兵直攻鄂克什官
寨賊見我兵勇銳異常一面放鎗迎敵一面四散

竄逃殺賊甚多掣獲活口二名派兵將官寨據住
其各處奔竄賊番均遁入路頂宗聚守臣等統率
官兵乘此銳氣現在督合力攻以期卽克臣等查
此一路內如阿喀木雅美美卡木攔壩形勢均爲
險絕上年攻打至五六月之久始行克取今此數
處均有賊番據守且已早爲預備乃於兩日之間
盡行克復此皆仰荷

皇上調撥滿洲勁旅暨各省精兵

指示機宜分頭並舉俾賊酋左支右絀首尾不顧是以迅
速摧破此次各隊官兵不獨滿兵奮勇絕倫卽新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

三

到緣營官兵均倍常出力而舊兵亦奮勉爭先臣
等仰仗

威福自可乘勝直入奏入

諭曰阿桂明亮等奏西南兩路官兵均於十月二十七
九等日分路進剿西路已盡克資哩南北山梁美美卡
木攔壩並收復鄂克什官寨南路已克得布里喇嘛寺
得里兩面山梁及日寨策爾丹色木現俱鼓勵官兵乘
勝前進等語收復小金川其勢較易朕已久經料及但
此次甫經進兵數日之間卽速得賊酋險要礮卡殺賊
一甚眾覽奏深爲嘉悅將軍參贊調度董率有方西路領

隊大臣額森特於攻勦資哩木攔壩時較眾倍加奮勉南路之領隊大臣奎林攻克得里賊礮亦甚勇銳均著交部議叙其在事出力之將領弁兵著阿桂明亮等查明咨部一併議叙其中有勇勉超羣者查確專摺奏聞候朕量加優獎

又

諭曰據阿桂明亮等奏到兩路同時進勦連克賊會礮卡阿桂已抵路頂宗明亮已過策爾丹色木距美諾均不遠自可即望捷音此次進兵以來兩日之間連得賊會險要礮卡如摧枯拉朽固由添派滿洲勁旅勇往直前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

三

綠營兵亦皆效法知勉是以所向克捷但究覺得之太易恐賊會暗藏詭計或讓我兵直進在後抄截不可不防在官兵現俱乘勝而進自當鼓其銳氣使益奮勇成功所謂兵貴先聲亦董勸將士之道至帶兵之將軍參贊領隊等遇事當加倍慎重不可因連次得勝稍存得意自滿之心滿招損謙受益古訓昭垂將軍等各宜深體此意凡進兵後路加意嚴防慎之又慎方為妥善就現在情形而論官兵乘勝深入實有席卷之勢其於克復美諾布朗郭宗等處自非難事即剋日集勦亦不足言喜惟將莎羅奔岡達克丹巴沃雜爾及七圖安都爾

等一併設法擒獲朕方喜慰蓋岡達克丹巴沃雜爾乃索諾木所恃主謀得力之人而七圖安都爾向為僧格桑管事一切狡詭可惡之處皆彼黨助此三人斷不可輕宥即或岡達克丹巴沃雜爾二人未必果在美諾或聞官兵勢盛仍復竄回皆不可定而七圖安都爾為小金川舊賊目自必在美諾等處率眾拒守阿桂明亮等均當一體留心若能將賊會賊目等擊獲即選派妥幹之員解京嚴審辦理所有將軍等此次統兵調度有方深為嘉慰阿桂明亮著各賞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色布騰巴爾珠爾富德各賞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三箇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

三

海蘭察常青奎林各賞小荷包三箇曾爾曾烏什哈達額森特特成額海祿富興三寶舒景安各賞小荷包二箇以示獎勵至豐昇額等一路雖係牽綴之兵其進兵後情形若何亦著迅即具奏

恭錄

御製詩

將軍阿桂副將軍明亮奏報攻獲賊礮戰勝各情形

詩以誌事

討罪復讎重整師羽林黑水簡熊罷到齊甫報發征肅自蜀欣看至捷旗征勦兩金川以來僅調派各省綠旗兵而滿洲勁旅於選定之後因溫福阿桂奏止

送未發往以致事不足恃茲整兵再進宜籌萬全因簡進
銳火器兩營兵二千金吉林黑龍江兵各二千按隊進
於十月起程金與明川昨阿桂奏派兵八路進於十月
復小金川而兩將軍隨馳函西路兩部據鄂什路統兵
報捷皆十一月朔日所奏也西路兩部據鄂什路統兵
領海蘭察富興成德積福成等軍同侍衛章京其為五
爾珠爾福爾瑪阿喀木雅東滿及斯達克阿喀爾布
斯爾山梁色希色克不美卡東瑪色不渠十處破卡三十
攻寨賊人遁入路頂官宗兵勇乘銳難禦所至奔竄我
官寨賊人遁入路頂官宗兵勇乘銳難禦所至奔竄我
賊寨甚多并俘南軍連日克丹思亦為兩路以富德奎
獲生口二人策應仍分三支為前後聲援又令三寶帶
分領明亮督兵策應仍分三支為前後聲援又令三寶帶
兵設伏牽制賊勢今奏於二十九日發兵進兵明亮即
克得里富德攻克河北喇嘛等日寨繞出得里之前會
奮勇直取赤爾丹思奎林亦攻克河布之得布里所至賊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

皆始拒終潰剿戮二百那忘昨歲艱如彼孰謂今番迅若
餘獲餘仗火藥無算美卡木攔壩皆地險礮堅昨歲攻
茲西路之阿喀木雅美卡木攔壩皆地險礮堅昨歲攻
至半年之久始得南路之得里等寨亦然今乃於兩日
間攻克之價拉易為原逆料促浸如故尙遲疑小川番
實為迅速之價拉易為原逆料促浸如故尙遲疑小川番
而復浸則金川番名也予向以價拉久且為促浸所併其
誘復怨望今見逆會為索諾木攜去久且為促浸所併其
必懷怨望今見逆會為索諾木攜去久且為促浸所併其
持久收復小川之尙易為力早籌度及之會屢論將軍
等今果如所料至金川則險隘如前於制勝之道尙無把
握問其賊會則達克賊目丹巴沃雜爾在美諾聚賊佔據
二賊皆索諾木所恃克賊目丹巴沃雜爾在美諾聚賊佔據
則賊黨剪除勦平金川之機可惡若將二人設法擒獲
為稍慰惟仰賴上蒼嘉眾兵鼓舞勇斯宜耳諸將戒盈
仍訓之營此大得勝之用速固由添派八旗精銳勇往直前
究不防官兵方乘勝深入自不宜使知此意惟當鼓其銳

氣奮勇成功若領兵之將軍參贊等則不可因連勝稍存
矜滿必深體滿招損謙受益之訓慎之又慎方能濟隨
傳諭切戒之金令兩路將軍參贊查在事出力之將領弁
兵交部議叙其攻戰時傷亡兵卒雖屬無多亦令查明咨
部議 賜卹獎功施次第莫遺無濫慎參差佇賞二豎成擒
日始得吾心畧慰怡

十四日

公借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 臣等自十月二十九
日發兵即由資哩攻至鄂克什所有南北兩山礮
卡全行克復十一月初一日大兵已進抵路頂宗
但路頂宗一處峯形陡峻三面懸崖峭壁僅有沿
溪一線細路螺旋而上陡徑滑沙往往不能駐足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

地形實為險絕且資哩南北兩山等處擊敗賊眾
盡皆聚集於此悉力固守並且用礮抵敵以逞螳
臂之計若照常攻打不免多需時日自當乘醜徒
喪膽之時一鼓而登勢更易於摧敗因令額森特
等帶兵由路頂宗繞過南山從上下壓納木扎等
帶兵由正路進攻海祿等帶兵由山腰向上仰攻
乘夜潛派官兵毫無聲響至初二日子刻侍衛將
弁等督同滿漢屯土等兵於至險至峭之地一齊
攀越頂趾相接騰凌直上賊番尙無知覺經官兵
攀牆躍入突然奮殺賊番放鎗不及均用亂石拋

打我兵合力砍射斃賊三十餘人滾崖跌死者甚眾其餘四散竄逃奪獲礮位鳥鎗長矛腰刀等物甚多當將路頂宗佔據至海蘭察在色布色爾等處亦將所帶之兵分為三路於初一日下山衝壓旋將別斯滿大小各寨十餘處全行攻獲魯爾魯帶兵由別斯滿東南下壓山梁礮卡富興等所帶之兵於初一日由班東仰攻兜烏之靠南山峯該處山勢險陡賊人早有隄防奮力進攻未能得手初二日黎明復督官兵攻撲賊眾已過兜烏而西海蘭察之兵亦上兜烏山梁聲勢甚大靠南山峯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

三十

之賊旋行奔散富興等即合力往壓帛噶爾角克等寨其額森特等一克路頂宗即督兵直攻明郭宗賊見木波帛噶爾角克一帶已有官兵分布勢難支禦分頭竄逸官兵追趕亦有殺死者即將礮卡搶佔並搜獲寨內所藏米糧甚多惟是官兵自二十九日以來五晝五夜追趕截殺分頭搶佔礮寨又所得各處隘口地方均須留兵駐守比至攻克明郭宗所存不過二千餘人臣等酌調官兵添助聲勢即令額森特等由南山梁上進取美諾海祿等由明郭宗下路合攻額森特等比至南山梁

上時已昏黑遂先分兵截取美都喇嘛寺佔據形勢畧齊兵力即攻撲美諾官寨而海祿之兵又從下路繞至賊眾驚慌乘夜奔竄官兵一面趕殺一面入據官寨共搶獲大礮四尊劈山礮八尊米糧一百餘石訊據來投番人供稱七圖安都爾見大兵已上山梁留兵看守美諾隻身逃去不知現往何處等語臣等遣人飛探南路官兵尙無信息隨派兵往接至海蘭察處本有兵八千人又有富興等二千餘名從帛噶爾角克礮接續協勦底木達布朗郭宗等處亦必勢如破竹此時金川賊酋兄

阿文成公年譜卷一

三十

弟聞之必深震懼而各土司亦可堅其助順之志
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初二日連克路頂宗明郭宗等處現已克復美諾並攻得別斯滿兜烏帛噶爾角克礮各情形收復小金川之易朕原早已料及第官兵等能於一二日內連次克復美諾等處勦殺多人並搶獲礮位米糧實屬迅速所有將軍阿桂參贊色布騰巴爾珠爾俱著交部議叙其在事之將弁兵丁均屬出力奮勉並著阿桂等查明咨部議叙如有超眾奮勇者即行具摺奏聞候朕另降諭旨又據豐昇額等奏從宜喜覓路攻奪沙

壩山梁礮卡殺賊奪械等語宜喜一路此際原係率綴賊勢今官兵等同日進攻即能克礮殺賊亦屬出力豐昇額等及在事將弁兵丁等俱著一併交部議叙

又

諭曰阿桂等奏連克路頂宗明郭宗等處現已克復美諾業經降旨交部議叙益諭將攻勦路頂宗之攀越直上官兵從優議叙至何人首先躍入賊礮亦令查明具奏候朕另降諭旨至官兵自進攻以來僅五晝夜即克復美諾等處可謂迅速但據奏七圖安都爾於官兵甫抵明郭宗即行逃竄不知所往等語七圖安都爾爲僧格阿文成公年譜卷十

奉

桑用事頭人所有小金川狡謀惡計多出於彼實爲可恨今自揣力不能支又不肯束手就縛自必仍逃往金川恐未能追獲看來岡達克丹巴沃雜爾料我兵必不歇手自然進兵攻勦遂將美諾等處交付七圖安都爾一人先回金川今七圖安都爾又復竄去可惜失一好機會是以雖聞捷奏不能慰懷也惟是此次進攻因添有滿洲勁旅士氣奮興軍威大振所向克捷以此先聲足令賊衆聞而膽落稍爲可恃今阿桂已經差人往南路通知明亮等會兵想美諾克復之後僧格宗一帶賊人必皆望風潰去明亮等自更易於直進其底木達布

朗郭宗等處亦無難即時收復阿桂當一面酌量小金川善後事宜及派兵防禦後路糧臺諸務交富勒渾王進泰妥爲經理阿桂明亮卽一面帶兵分路攻勦金川乘將士新勝銳氣鼓勇直前且當賊人未及守禦之時攻其無備成功更爲便利阿桂等當努力爲之佇聽捷音但於何路進攻較妥阿桂尙未籌定朕意美臥溝一路爲兩金川要隘賊人未必於此堵截或可從此而進使之猝不及防又今年夏間賊至木果木軍營後路滋擾益非自昔嶺迎面而來其由金川潛出之路卽可爲衆兵密進之路亦賊所不能預備者若用此兩路兼進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

奉

較之當噶爾拉等舊路尤爲妥速著傳諭阿桂將是否可行之處卽速妥酌奏聞又豐昇額等攻得沙壩山梁賊礮一處因難於駐守隨卽撤毀宜喜一路究難深入豐昇額等在彼尙未知小金川捷報今阿桂已將美諾等處全行克復卽當進兵攻勦金川自必寄札約會益進豐昇額此時當遵前旨率同書麟五岱彰靄等帶領官兵馳往丹壩相機攻勦其宜喜一路畱舒常在彼益賚往阿桂色布騰巴爾珠爾額森特海祿成德等御用黑狐冠各一頂候其到時祇領益聞鄂克什等處之捷御製紀事詩一章書賜阿桂亦隨報發往益賞豐昇額

舒常小荷包各四個書麟馬彪五岱彭靄伍爾圖那遜
小荷包各二個特此傳諭知之

恭錄

御製詩

將軍阿桂奏報克復美諾詩以誌事

收復小金原意料似茲迅速不期中收復小金川之易予

桂奏官軍於十一月初一二等日連克路頂宗明郭宗諸

險隘盆攻得別斯滿兜烏昂噶爾角克現已克復美諾

駐守其地計自二十九日進兵以來不過詎因事順或滿

五晝夜即已集事實不意其如此之速

志當以賊逃未恆衷官軍攻剿卡喇時有躍入礮牆斬磔

墮什屋聖之賊更無算盆收獲噶位十餘米百餘石器仗

既糧亦多惟小金川賊目七圖安都爾開官兵已上山梁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

恭錄

御製文

平定小金川勒銘美諾之碑

首禍者必有奇禍之遭借德者必有凶德之報蓋償拉之

首禍實由促浸之教而促浸之借德亦由償拉之肇故戊

辰之役以救償拉而有促浸之征前因金川侵擾小金川

論之不從輒敢干抗戊辰冬遣經畧大學士傅恆統禁旅

往剿我武方揚而莎羅奔即卡窮蹙乞命因矜其頑蠢遂

允受降澤旺乃得復歸故地卡始尚畏懼斂跡未十年

輒思吞噬鄰封時相讎殺彼時以變觸爭衡乃其常事亦

遂聽之即卡既死其子索諾木轉與小金川僧格桑狼茲

狽為奸負恩梗化遂致復勞師旅深悔前此之姑息矣

辛卯之師以伐償拉乃益促浸而掃僧格桑恃有索諾木

鄂克什官寨估其境地羈其土司經前督臣阿爾泰等

論罷兵退地逆會陽奉陰違浸至辛卯夏僧格桑乘索諾

抗天朝勢不得不加以兵革而阿爾泰因循貽誤遂命

福由滇入蜀授以大學士統兵征剿即攻克巴朗拉繼

克復阿桂以參贊赴南路統兵於抵路頂宗仍不能進

半月即乘勝攻得美諾其餘寨落悉傳檄撫定小金川

而僧格桑逃往金川索諾木匿彼其緩則頡利突利之相

猜急則僑如榮如之相保然而地險人強機謀深造則償

拉遠不如促浸故美諾再入而再克美諾未嘗不險而一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

破竹逆會僧格桑初窺布朗郭宗溫福由明郭宗統兵

捕僧格桑已從美諾溝遁入金川擒其父澤旺以歸溫

為將軍始猶勇往繼乃昧於籌畫又不得人心癸巳夏賊

衆從前路潛出遂有木果木之變美諾亦尋失於乃命

桂為定西將軍發八旗勁旅往剿阿桂部暑稍定於十月

二十九日進兵自資哩至美諾五晝夜悉行恢復實為

速而僧格桑既至金川索諾木即羈留不遣即其擾木

木但合小金川賊目七圖安都爾同往美諾號召而不

僧格桑復還故巢則索諾木之密圖吞併償拉以次蠶食

十一月十五日

立摧堅礮遂據官寨之穴窞美諾為小金川官

助順將卒盡力而亦其首禍借德之招耳索即其巢穴也

難耳雖南有僧格宗北有明郭宗而我師奮力攻取無不

獲微

諭曰阿桂之子阿彌達著補授二等待衛

十八日

諭曰阿桂克復美諾等處聲勢甚盛其底木達布朗郭宗等處想亦可即時收復是小金川全局已定自當迅速分路攻剿金川且我兵連勝之後人皆鼓勇直前正當乘其銳氣相機直進或金川賊眾倉猝未及堅拒或見我兵所向克捷懾我先聲不能如前固守官兵竟得乘勢深入亦未可知且番地冬三月尚有晴霽之日交春以後雨雪漸多至夏不止阿桂等進兵趁此天氣晴暖進攻更易爲力卽我滿洲勁旅固屬可恃然亦當乘其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

十一

新勝用之其勇銳自可一以當百實爲事半功倍卽綠營兵衆離家遠調誰不願成功速還久則心懈而氣亦餒所謂兵貴神速也各路將軍等均當深體朕意上緊趕辦佇望捷音至明亮等所稱已得各處俱派妥幹之員駐守等語自應如此籌辦卽阿桂處有應派兵防禦者令富勒渾王進泰帶領妥辦已屢降諭旨阿桂等卽當遵照籌酌而行

十九日

公偕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查海蘭察等帶兵八千由別斯滿一路直壓帛噶爾角克聲勢已盛

臣

等又於富興烏什哈達等所帶兵二千內派撥二

千餘名令富德等帶領前往接應益札知海蘭察

等卽由帛噶爾角克進取岱多喇嘛寺旋據海蘭

察等報稱查看帛噶爾角克東西山梁石卡九座

俱有賊番據守隨於初三日分兵三路奮迅進攻

殺死賊番十餘名餘皆奔竄將帛噶爾角克一帶

寨落全行攻克所有緊要處所分兵據守其曾爾

會帶兵攻打之色布色爾山梁亦於初二日黎明

擊敗賊番攻克碉座十餘處惟是官兵自上北山

以來夜寒風冽因潛行進攻俱未攜帶帳房亦不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

十一

令其舉火及至攻克帛噶爾角克業經七日七夜攀崖越險行走打仗畧無稍暇海蘭察等於帛噶爾角克稍歇兵力卽率兵進攻又據報稱我兵由帛噶爾角克進據岱多喇嘛寺木波寨等處聞簇拉角克山梁有賊把守我兵卽由上下兩路分兵攻取行至布朗郭宗附近之處賊番亦從上下兩路來迎我兵奮勇直前殺賊二十餘名將布朗郭宗底木達攻取先後收獲糧石約共四千餘斛等語至明亮富德等南路官兵於初四日尙無信息而臣等中路之兵現在不滿六千量於美諾附近

緊要隘口分撥安卡即令降番持清字公文前往南路通知明亮益即於初五日夜派副都統福珠里總兵成德等帶兵迅往接濟初六日前往舍壘據報該處番民先已投順初七日據派往之降番持明亮等同札內稱本月初六日已將僧格宗等處克復俟分防後路事畢即馳赴美諾同日益據福珠里成德等報稱已在鳩瑪爾里地方與明亮等前哨之兵會合是小金川地方大局已定雖尙有大板昭瑪爾當等碉寨現令海蘭察帶兵往剿臣等一與明亮富德會合即將進剿金川事宜悉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

三六

心籌酌議定道路另行馳奏至已降復叛之番人本不可留但若盡法處治不獨小金川人斷絕來歸之念且恐金川賊眾益堅死守若任其散處則進兵之後又不免有後顧之虞臣等再三籌酌此時除打仗拏獲及查出情節可惡者即時誅戮外其餘脅從之人將眷屬移往各土司地方存任精壯番民仍令隨營打仗出力益飭令各土司嚴加約束留心查察倘稍有踪跡可疑隨時嚴辦至美諾官寨及美都喇嘛寺昨已焚燒其各處大寨益飭帶兵將弁一併焚燬其陸續移往別處及逃往

金川叛番之空寨將來亦漸次焚燬以絕此後賊番窺佔容俟辦理奏聞此次師行奮迅其人夫糧站萬不能赶上安設今明郭宗美諾等處節次皆得米石而帛噶爾角克等處獲米尤多臣等即以

備用奏入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

三七

論曰現在小金川均經收復自當乘勢進攻但進兵應用何路至今未據阿桂奏到前日會計及美臥溝與木果木之後皆係賊人潛出之路或由彼進攻出其不意似為便利曾經論商阿桂令其熟籌妥辦阿桂接奉前旨自必斟酌辦理但各路地利寬窄及賊番守拒虛實均不可不因其形勢相機進取著傳諭阿桂一面籌度速辦一面奏聞再攻勦金川未必能如克復小金川之易或因官兵所向克捷賊番懾我先聲不復似前次之固守官兵仍可乘勝進取亦未可知但恐賊番詭詐多端見新添滿洲勁旅勇銳百倍不敢擾我之鋒官兵所

至賊畱空礮遁去讓入賊乃逞其故智從後抄襲所關甚為緊要阿桂等各路進攻金川如遇有賊衆乘礮奔潰之處察其情涉誑誘者當慎之又慎整隊以次續進使後路仍有策應之兵方為妥善再明亮等在南路連次得勝海蘭察等在西路亦甚奮勉均屬可嘉明亮富德奎林海蘭察曾爾曾均著賞給御用黑狐冠各一頂隨軍報發去

二十三日

公偕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查大兵克復底木達布勒郭宗等處附近各寨番民陸續來投惟東南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

奏

山溝內達扎寨頭人阿枯魯藏匿礮內拒守因即派兵前往圍剿將阿枯魯殺死並獲跟隨活口亦俱正法所有賊人家口賞給屯練土兵其大板昭瑪爾當等處正在派兵往剿據穆塔爾安篤爾報稱大板昭瑪爾當會頭溝各寨番人內皆有我等親戚今聞大兵將至親赴軍營懇請投降我等已暫為安頓其有逃入林箐者現在搜查至金川逆賊早已聞風遠竄_臣等酌派漢土官兵前往逐一清查辦理又據木坪土司甲爾參納木卡稟稱邊諭差人至汗牛各寨據番民等稱去年投順以來

承受

天朝恩典極為深厚今年兩金川滋擾後路我等自守巢穴總不敢附和今蒙差人來諭斷不敢稍有二心土司現在親赴彼處料理等語查從美諾至大板昭會頭溝計程二百四十五里此一帶地方遼廓番寨甚多今大兵所到即已望風叩命而汗牛各寨又復歸誠恐後所有收復小金川之局業經竣事奏入

上嘉之

公又偕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_臣等查附近大板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

奏

昭之凱立葉及谷噶兩路雖距南路章谷等處稍遠但前據通事稟稱該處道路尙可進兵是以節次奏

聞益蒙

皇上指示若何作為正路令_臣阿桂由此而進彼時該地方悉為賊據未可遣人往探今收復之後_臣等已派妥密能事之人前往密看山川形勢果否易於進取俟其查探回時另行奏覆奏入

諭曰阿桂奏收復大板昭會頭溝併汗牛番人降順小金川全境蕩平又籌降番事宜所辦甚妥但兵貴神速宜

西南相距遼遠其間緊要隘口已不下十餘處而重崖深箐可通之小路更多若於此一帶均設糧臺驛站必須分兵據守而自巴朗拉日隆關以至美諾各臺站亦尚須多兵防範計非八千以上不可且非熟於形勢善於帶兵之將領數人不足以資控制今總計西南兩路兵力不過四萬有餘臣阿桂等即於凱立葉谷噶等處進兵而自底木達以至大板昭及瑪爾當等各隘口仍須派兵數千駐防將來或欲再分一路已屬不敷而臣明亮等即從馬柰馬爾邦進攻其後路如章谷卡丫達烏等處須兵防範亦多此兩路中間橫亘五百餘里各處留防分去八九千人則每路僅存一萬五六千人又各去附近應防要隘之兵則所存兵不過萬餘僅能與賊相持斷不能奮迅攻進而兩路能事將弁不過數員置之駐守之地則帶兵打仗轉至無人可用臣阿桂伏思小金川全境番人既均內徙寨落已悉焚燒此一帶地方盡為荒山空壤美諾亦成廢地即不設兵駐守其小金川之竄在金川者亦難再出佔據而金川正當分路剿殺之時亦斷不能分人再佔小金川之地若使小金川

人仍回本地則又分減金川螳臂之力臣等此時惟期後路稍省一兵即多增一進剿之用臣等悉心籌議自美諾西至僧格宗東至大板昭三四百里內竟可無須大兵駐守此時達木巴宗日隆等處糧貯頗多尚須多兵駐守一俟糧石運完彼時鄂克什路頂宗等處只須留兵三千以資護衛更可餘出多兵以為攻剿之用至臣明亮處僧格宗一帶亦可無庸駐兵惟章谷所關緊要請將所餘之楚兵一千調往分駐其凱立葉谷噶等處距三雜谷本近所有官兵糧運將來即從三雜谷運往較之仍由西路卧龍關而至美諾由美諾而至底木達布朗郭宗前抵凱立葉谷噶等處程途較近脚價亦省且三雜谷一帶自去年以來臺站久經安設今不過畧添數站每站酌添人夫初不煩另起爐竈而西自卡丫東至底木達布朗郭宗中間舊時所設糧臺驛站悉可裁減至達木巴宗日隆一帶存糧三萬餘石較之由打箭爐運出之糧脚價本輕今即令總理糧務司道催趨人夫由美諾撥運章谷一帶接濟南路軍儲既為捷便且多節省其餘酌從別斯滿溝運到底木達等處以供

支給至底木達布朗郭宗與谷噶凱立葉等處相距百餘里今海蘭察等尙駐底木達等處官兵從何路進剿賊人無從揣測臣阿桂等部署一定即速前往底木達帶兵進剿仰仗

皇上威福更可易於攻克臣明亮等亦同時並舉使其猝不及防奏入

諭曰爾等所議甚是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勉之惟候捷音速至

公又奏言川省各路軍營近蒙

皇上派給滿漢各兵合以舊有之兵及各後路防護糧臺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

器

統計七萬兵數不為不多但此時美諾一帶三四百里之內即不設兵駐守亦須分兵三四千畱防鄂克什地方而附近凱立葉谷噶等處如底木達大板昭瑪爾當各隘又須分兵駐守是此路進剿之兵僅敷一路之用若再有酌量情形分投采入之處即屬不敷查漢軍鳥鎗火器較勝綠營如蒙俞允酌派四千此項漢軍所需火藥箭枝均可無庸攜帶則行走輕便且漢軍本能步行如直隸山西陝西等處不過酌給車輛川省則酌給人夫供運行裝沿途亦無多費

公又借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臣等分撥小金川降番如屯練及瓦寺土司原有頭人土兵隨營打仗即令其派人將婦女老幼一併押解而鄂克什土司亦經親自領回既省官兵解送之勞且以番人管解番人更無虞其竄逸至於高碉大寨若用人力削平既需多兵且稽時日今乘冬令乾燥舉火焚燒立時可燼其火力所不到者始令兵丁拆毀亦易於摧枯拉朽此時河北之小金川番人既已遷徙將盡其在河南者又現在分別辦理總使進兵後金川賊人無從勾結而脅令竄入之小金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

器

川番人舊時莊稼盡化荒蕪既無口糧可覓又無碉卡可依斷不能潛為盤踞後路分防較為省力此次西路降番除發交瓦寺土司六百七十餘名口鄂克什土司二百餘名口外其餘撥往雜谷腦等處令屯弁管轄者亦已撥往五百十九名口令於二道橋以內附近閑空地地方妥為安置該番移往時各自攜帶家口不敢稍有桀驁至臣阿桂在南路時收復宅壘拉約等處降番一百餘名前經安插巴旺布拉克底孟明正地方今仍令照常居住臣明亮等新收之宅壘鳩寨一百五十名亦均

交各土司頭人分別安置以資管束均奏入

諭曰阿桂議於谷噶凱立葉及馬柰馬爾邦兩路籌辦糧運並防範後路之處俱尙合宜惟稱小金川全境番人既均內徙寨落焚燒卽不設兵駐守亦難再行佔據所言殊未當理阿桂之意不過以後路稍省一兵卽可多增一進剿之用所見者小而所昧者大當今進剿金川行軍機要所關甚重內外諸臣熟悉軍旅實無出阿桂之右何於此等最要節目疏畧若此小金川密邇金川地關扼要昨歲官兵攻打半年始能攻得今歲則旬日之間悉行收復其勢又屬太易前此惟恐阿桂等意存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

聖

矜滿曾屢降旨令其加意謹飭初不料其將美諾一路忽不經意至此况我軍此次因添滿洲勁旅所向克捷聲勢甚盛正當將克復之小金川全境妥爲安置使官兵藉以爲根基賊酋稍有所畏懼所謂得寸則寸前此西陸用兵皆係如此辦理阿桂豈忽而忘之况兩將軍分路進兵中間正當聲息相通方爲有益若有阻隔亦多未便阿桂何全未籌及此耶至豐昇額帶兵由丹壩一路進攻固亦備用之一策但現在阿桂所進之谷噶凱立葉俱係通勒烏圍之路相距丹壩不遠阿桂到後或酌量該處有可進情形不妨酌調豐昇額速赴谷噶

等處籌辦均係國家公務原不庸稍分畛域也

又

諭曰據阿桂等奏分路進攻金川請添調漢軍官兵四千協剿等語阿桂等現已進剿金川所需添兵一節若向遠省撥調未免鞭長莫及惟荆州駐防及湖北各標營入川較近尙可量爲添撥著傳諭陳輝祖卽速於荆州駐防兵內再調一千名令副都統書明阿帶往所有料理軍行事宜悉照前此綽和諾所辦妥協經理俾令迅速進行益於湖北省綠營兵內抽撥一千名料理前往其帶兵將領該省此際恐未必有出色之總兵大員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

聖

或可於副參內揀派熟諳帶兵之人卽令其統領趨行仍飭沿途地方官一體妥速預備毋致遲滯著傳令陳輝祖金阿桂知之

十二月十二日

公偕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查攻剿金川道路等連日以來通盤籌計所有谷噶凱立葉兩處詢之通事頭人等所稱道路形勢雖各有不同然較之昔嶺功噶爾拉等處究係未經攻打之地賊酋卽有預備或尙不至十分嚴密其凱立葉一處頭人等稱須從三雜谷地方行走臣等此時擬先於

谷噶進攻俟抵谷噶之後察看賊番光景酌量分兵數千由雜谷地方前往託各撥赴綽斯甲布軍營一至凱立葉路口即從此入庶使賊番無由知覺若能攻過凱立葉則谷噶之兵亦可會合采入至南路官兵已議從馬奈馬爾邦進取近日巴旺布拉克底頭人均來美諾等詳加詢問據稱河南之博堵距布拉克底之深嘉卜甚近河北之馬奈等寨向係布拉克底故地土司等派土兵前往而以大兵繼之猝然搶佔可望得力但仍須於當噶爾拉駐兵以分賊勢另派官兵從臨卡深嘉卜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

聖

繞出分攻博堵馬奈而卡卡角馬爾邦等處以次派兵進取則河南之兵可以進攻會達河北之兵可以直取馬爾邦今臣阿桂現駐美諾賊人必專守功噶爾拉昔嶺一帶或於各處未經進發之前乘其不備先從巴旺布拉克底地方掩襲抑或仍須各路分攻之時突然進取已令巴旺等頭人前往迺探諒數日即可探明稟覆查金川番眾無多所以堅心死守者恃其險阻之故但賊境四面皆山形如釜底若多兵而多路一路得勢各路皆迎刃而解今不但臣等現有之兵欲分谷噶凱立葉

兩處尙覺不敷即南路一面從當噶爾拉率綴一面從深嘉卜臨卡分攻兵力亦不無單弱是以臣阿桂萬不得已前此既為省兵之計又為請兵之奏至臣等此時籌畫必期迅速擒渠掃穴未可仍以上年輕率前驅轉成頓阻且以現在人夫而論若欲設臺隨營供用勢尙不敷臣等一面籌辦進剿機宜一面催令督臣等預備妥協庶臨期無虞掣肘

公又奏言臣接奉

上諭令於富勒渾王進泰二人中酌派防守後路臣查富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

聖

勒渾王進泰均屬小心謹慎然過慎則慮遇有番人即不免望而生疑而用內地稽查盤詰之法施之新附外番其情斷不能安且該督等於山川形勢以及軍行機要均未能悉臣查副都統成果於畱防事宜尙堪勝任雲南提督常青練習軍務並熟習邊情本皆為軍營得用之人但成果尙有腿疾而常青近亦羸弱多病即日大兵前進遇有緊要後路酌令成果帶兵駐守如尙需人再令常青往駐庶可無虞均奏入

諡曰阿桂駐在美諾已經一月若俟朕批摺回時已四十

餘日距所擬歲底歲初剋期合剿之說正當其時阿桂各項部署諒應就緒務即酌派妥協與豐昇額明亮訂期會剿仍將進兵日期迅速奏聞至阿桂所擬谷噶凱立葉及馬柰馬爾邦兩路進兵若此時早事聲張賊得以預爲防堵殊屬非計如欲赴馬柰一路應令奎林或富德統兵徑往當噶爾拉進攻使賊信我兵仍由原路進剿力爲堵禦我兵仍赴馬柰等處出其不意自可易於得手其欲赴谷噶等處者亦當於功噶爾拉山梁派兵攻剿以綴賊番全勢而我兵乃潛由大板昭直取谷噶凱立葉兩路亦使賊番猝不及備如此方合用兵指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

李

東擊西奇正虛實益用之道阿桂熟於軍務當妥酌實力爲之佇聽捷音又據奏小金川全境必要能事之大員始堪督率富勒渾王進泰二人均屬小心謹慎然過慎則慮此論頗爲近理前此原以二人身任督提地方乃其專責且呼應亦靈是以派令後路照料今阿桂所奏如此則二人自不足恃據稱雲南提督常青練習軍務熟習邊情於緊要之路酌令常青往駐等語常青爾駐美諾等處自爲有益已有旨令富勒渾等諸事與之虛衷商酌勿稍存畛域之見並著阿桂轉諭常青一切當引爲己任勿以現有提督在彼稍存推諉仍將辦理

情形具摺奏聞至美諾既有常青已爲足恃成果雖有腿疾然帶兵諳習實爲得力之人阿桂若由凱立葉進兵則三雜谷後路宜有接應當令成果帶兵一二千在三雜谷駐守可即妥酌行之

十五日

公偕明亮豐昇額鄂寶富勒渾文綬奏言查川省各屬辦運軍糧遠近遲速不同口外站長道險夏防雨水冬慮冰雪農忙則人夫短少草枯則烏拉又稀因地乘時情形互異即如西路從前自明郭宗至登春木果木等處官兵夫役不下四萬餘人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

三

約月需米一萬餘石其後桃關卧龍關一帶水發運道阻至半月有餘軍營及沿途各站若非稍有積儲即不免於貽誤是以向來籌辦軍糧不敢不畧爲寬餘儲備至於餉銀一項除支發軍營官兵夫匠鹽菜工食之外附近臺站所需站夫工價等項亦由隨營總理道分發站員支放約計兩月費用一併起運俟將次用完再行發解此應時辦貯糧餉之實在情形也惟是軍需各款固宜儲備充足亦須斟酌緩急歸於慎重誠如

聖諭必籌可進可退之計方爲妥善等語臣等公同查酌軍營

奉

旨加賞之件原係臨時咨解其平時卹賞銀兩綉緞布疋等物亦俱隨時酌調備用卽鹽菜工食銀兩以及火藥銅鐵等物均可按數核定計月運供惟糧米一項寬餘存貯之地必須近便庶緩急足恃以目下情形而論西路之日隆南路之章谷綽斯甲布之周叟積貯宜寬裕但其地皆在各土司境內距桃關打箭爐雜谷腦等處自二十餘站至三十餘站不等倘按月辦運之糧一有短缺或乘勝采入添站增夫需糧緊迫近處無從取攜遠供不免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

三

竭屢恐致周章臣等悉心酌議凡備貯軍需之地當遠近兼資層遞相及毋令積聚一處大率軍營於逐日支放之外須常餘一月之糧銀五六千兩火藥三萬餘斤銅鐵等項只須足用今大兵攻克美諾賊巢迅速前進則達木巴宗鄂克什等處均當貯米數千石其南路之打箭爐章谷綽斯甲布之梭磨從嘴克周叟金應做此分貯各路總理司道府等量地勢之遠近時候之早晚數目之盈絀隨時稟商臣等酌核情形督令分路轉輸則接濟既便亦不致積多成累至綽斯甲布糧運較西南

兩路尤遠今春由雜谷打箭爐兩路進夏秋頗覺充盈今打箭爐專運章谷久將木池軍糧停止且時方冬令烏拉歸巢勢亦不能雇覓現在止由雜谷一路照常運供舊糧日支之外既漸減少而以後照新定章程酌辦亦無虞壅積奏入

諭曰阿桂等酌議軍營備儲糧餉等項亦只可如此辦理現在籌定分路克日進剿以期迅速采入則糧運各項愈進愈遠護糧夫役最關緊要前經傳令富勒渾等安選強壯夫役練習器械護行如州縣之設立民壯亦足以資捍衛昨已據富勒渾等奏稱遵旨通飭選派惟在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

三

該督等董率糧站各員酌量緩急隨時妥辦
二十日
公借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金川賊人前來投稟僧格桑現在拘禁官寨患病沉重請一位大人前來我即將僧格桑全尸獻出至頭人七圖安都爾未利阿什咱聞已為小金川百姓所殺我地方上實無其人等語臣等思賊番狡詐百出僧格桑是否病重斷難憑信且謂小金川頭人已被番人殺死其為容留逆目更屬顯然况又請大人前往其意必要以撤兵完事方始送還實為可恨可惡此

不但決無遣人前往之理即使獻出僧格桑命送還頭人番衆而此罪大惡極之逆酋萬無可宥其稟詞狂吠自不值與通言語但逆酋兄弟雖出此言已覺心存惟怯其拘禁僧格桑實不無希冀獻出完事之想臣等仍令額森特給與回檄嚴加斥責查大兵此時分駐美諾及底木達布朗郭宗等處尙無動靜賊正不能測我意指若又問予之以回諭賊人非探我此時尙須等齊兵力卽疑

天朝或有得僧格桑歌手之心遲回觀望預備稍疏便可乘間搶佔一二處以圖采入至進兵道路機宜密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

十一

之又密卽鎮將等不得與聞賊雖屢來卡外亦不虞有窺探漏洩之弊

公又借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臣等將谷噶一路詢之三等侍衛穆塔爾據稱谷噶道路崎嶇樹林深密但係未經攻勦之地較之昔嶺功噶爾拉似當稍易若密派精兵晝伏夜行猝然攻佔或可望其得手等語臣等察其所言頗爲得理此時已派兵數百從登春簇拉角克美卧溝直抵大板昭曾頭溝等處作爲查搜林箐捕捉逃亡之狀仍卽撤回使賊無從窺測而官兵等借此於小金川交界

地方察看山勢情形雖不能直入逆酋界內探其險易而大局旣知卽可爲虛虛實實擊西之計其自美諾而至谷噶計程約有八九站若令各處分駐之兵撤回前往賊人窺破卽無難於兩三日間將谷噶一路要隘悉行防守臣等再四熟籌此時海蘭察等帶在底木達布朗郭宗之兵已有萬餘再於各處存兵內挑選精銳約於定期之前密令官兵夜間潛往而附近功噶爾拉等處之兵仍令其逐漸移營多舉烟火虛張聲勢使賊人注意於此俟我潛往谷噶之兵佔得要隘再撤功噶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

十一

爾拉一帶分布之兵并力赴彼合攻可期采入公又借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查進兵道路臣等久已畱心體訪據頭人土弁等稱美卧溝形勢雖非甚險而進至相近賊境之勒烏溝林樹叢生並多坡礮最易潛來繞截大軍由此前行不能便利且後路綿長難於接續其大板昭一處賊人來路卽係谷噶等處現擬進攻之地此時籌辦進勦後路必期無虞前進必期采入而已叛復降之番亦必盡爲安頓不使再生事端方爲妥善誠以賊酋詭計多端務須倍加慎重計出萬全固不肯稍有

遲延亦不敢畧為疎忽至此種降番內男女屬眷已移往土司屯弁地方分別安插其精壯之人仍令來營打仗安插何處即入於該處土兵內令其頭人管領查屯練及瓦寺木坪鄂克什土兵其數均倍於降番自屬易為鈐制且前此降番滋事皆因家口尚在本寨而此次番人亦因不及挈眷竄逃所以仍舊投誠今各番家口既分散在數百里以外且伊各有顧戀之心無虞再行逃逸奏入報聞

公又借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小金川各寨降番

聚處易於生變必須分散各處使其勢孤力弱始不能復行滋事但須就其地之遠近人之多寡以為分撥又須各就土司戶口多寡分別賞給等將彭魯爾各寨及覺寨番人共六百八十餘名口均交瓦寺土司管束瓦寺距美諾二十餘站自不能潛歸故地至木坪人戶雖少附近內地業將山扎舍壘等寨五百六十名口交與該處安置其底木達會頭溝等寨若亦發交瓦寺木坪則路遠人多恐難照料自應於雜谷腦五寨內附近內地之處分與屯弁管束既與相聚而居斷難再行竄逸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

卷十

五

是以撥往一千九百餘名至鄂克什土司本地番戶稀少且逼近小金川地方賞撥過多轉恐不敷彈壓是以僅撥二百八十餘名交其管轄其餘零星寨落戶口賞給巴旺布拉克底二十九名草布什咱二十八名該番等分別遷徙之時或即令屯土各兵押往或約派綠旗官兵同行降番等扶老攜幼欣然願往並無一人逃逸且木坪土司甲爾參納木卡瓦寺土舍薩郎雍中及屯弁阿忠等咸稱降番安插之初所有居住在房屋開墾地畝均愿為之幫助伊等更可得安生理至穆塔爾於一切差使盡心奮勉前此隨往底木達等處招撫各寨亦得其力本應稍示優異但小金川全地此時並無居人伊亦不便仍居故寨而伊叔諾諾木原係別斯滿一寨頭人此時大兵一至即先投到並協同擒剿多人具見誠順今穆塔爾欲攜其屬番隨同伊叔居住因將別斯滿五寨內之木爾思嘉大壩尼等寨番人給其管理其餘漢瓦色爾木覺木等寨查有屯練土都司阿忠保在南路督率土兵打仗最為奮勉即令其管轄此別斯滿五寨番民與穆塔爾屬番亦共有六七百名口統計等西

路所收降番幾四千有餘臣阿桂前在南路安插明正巴旺布拉克底之一百餘名及明亮等所收宅壘思鳩兩寨一百五十餘名此時均已安插

全竣再上年清查小金川降番共有八千餘人今除此四千餘名口外汗牛十四寨此時約存一千

四百餘名是小金川全境降番約計已有六千而本年六月間臣阿桂在南路派兵四出誅殲益其

婦女賞給巴旺布拉克底者又不一千數百人合以舊數計小金川之人在金川者不過千餘臣

等於查點戶口時先將精壯之人逐一註明飭交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

三

各土司等將其家口安定即押來營隨同攻勦彼

時竄畱金川之小金川番人見其同類均已得生

或有妻子畱於本寨者詢之遷徙之餘亦皆無恙

則投出者必多自不慮其轉同金川死守奏入報

聞

公又借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三雜谷土司於十

二月初三日派兵一千五百名來美諾大營臣等

諭以

天朝恩典深厚且近日加封各號賞戴花翎榮幸已極爾等應思如何出力或誑誘賊人多為勦殺或察看

道路進搗其巢實有一番自効之處方見誠心該頭人等聞言均各欣喜奏入報

聞

二十七日

公借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進勦金川道路臣等

前此密加訪問惟谷噶凱立葉較為易進惟是臣

等帶領進勦及後路一帶官兵共二萬六千餘名

此時美諾底木達擇其最要緊者已分撥畱兵五

千七百餘名至從噶爾薩爾前抵谷噶其中梭洛

柏古一處尚須畱兵五百名又自梭洛柏古至谷

阿文成公年譜

卷一

三

噶溝口及溝口以北之曾頭溝孟拜拉二處又須

各畱兵五百名其自溝口至谷噶丫口及抵賊礮

共計一百餘里樹林深密道路叢雜亦非三千兵

不敷駐守是以去兵萬餘據穆塔爾等稱從谷噶

前進至二道山梁礮卡始為嚴密若出其不意搶

得此處可以下壓格魯瓦覺三寨格魯瓦覺去勒

烏圍不過五六十里官兵至此即已下溝行走若

不佔據格魯瓦覺之北凱立葉一道山梁恐賊人

穿林越箐憑高繞截則後路甚屬可慮必須再派

官兵由薩爾赤鄂羅山同時分佔凱立葉山梁則

不但谷噶一路可以前進無虞而凱立葉若有多兵循山而下直至河邊則作固頂以下賊人礮卡已經隔斷在外而穆爾津岡之險不攻自破賊必不能固守但止從凱立葉前進而谷噶無兵亦恐賊人翻過山梁截斷後路是此二處必應並進分攻第_臣等進至谷口後僅存兵一萬五六千名若分兩路每路只有八千而薩爾赤鄂羅山一帶又須留兵防守萬萬不敷前進查凱立葉一處即豐昇額摺內所指穆爾津岡之南山據稱業經訪得但恐兵力不敷等語查從前岳鍾琪在丹壩進攻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

三

彼時穆爾津岡尚為我兵所據然攻至年餘未經寸進此時進攻亦難望其立時摧破况即得穆爾津岡尚須攻過康巴達以至凱立葉迤下地方始能前進今若佔據凱立葉則直出康巴達之前自更為捷便_臣等昨奉

諭旨現在谷噶凱立葉俱係通勒烏圍之路距丹壩不遠阿桂到後或該處有可進情形不妨酌留豐昇額速赴谷噶等處籌辦查賊人狡惡異常若俟_臣等到被攻打之後始行酌調豐昇額前來則凱立葉一帶地方早已防守嚴密自不如乘此大兵未動

賊人毫無知覺之時令豐昇額即從凱立葉進攻庶為得力查豐昇額現已帶新兵三千三百名其湖廣兵二千均於歲底春初全到是已有兵五千餘而五福原帶駐守丹壩之漢土官兵二千餘及署總兵官達色舊任梭磨等處之一千九百餘名內尚可抽用二千名約共可得七千_臣等再酌量幫給兵力約可敷一路之用且豐昇額現駐之處詢問道路至凱立葉不過四五站而凱立葉與谷噶分路之處相距亦只三十餘里定期密約帶兵會合從此併力進攻仰仗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

三

天威可望得手_臣等實因此時攻勦金川愈無妥捷之路惟此二處賊人防範尚不甚嚴道路亦為較易而就現有兵力既不敷二路之用且亦更無可調之兵即有新調官兵亦斷無坐待數月之理是以將兩路情形悉心核議為此並進合攻之計冀收剋期采入之功

公又奏言_臣克復小金川後探知金川賊人業已嚴為防備因思此地情形不能專用力攻必須仍兼計取前因功噶爾拉當噶爾拉等處既無可進之理而各處道路形勢尚未探知胸中實無成竹

第... 續修四庫全書 第 8 卷

嗣雖訪得谷噶凱立葉二處而究竟孰爲妥捷亦不得不再三確訪且事關機要多有未可顯然辦理者又不得不輾轉設法稍需時日其未經安插之投番爲數衆多又須陸續分起管押赴各土司地方不令其稍有滋事至各路糧站進兵之始酌量仍由底木達一帶輓輸及進兵之後擬從楸砥運往脚價既多節省而糧路亦易於照料但該處道路尙俟開修此時又不便遽修以致賊人知覺又須限定日期屆時趕辦且即日進攻亦必照前抽調兵丁晝伏夜行不令舉火密速進行糧運斷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

奎

不能趕上前已飭令多備乾糧以資裹帶而麪斤尙未趕辦齊全實無一事不須再四講求親身經理且昨據豐昇額札稱該處亦須等候楚兵而楚兵十二月初七日始自省起程計至丹壩須在歲底又准明亮咨送摺稿稱巴旺布拉克底現派頭人前往偵探問道亦俟回日稟明方能得辦查賊衆本屬無多不過在伊境內就近抽調往來支應總是大兵攻打何處緊急即抽他處賊兵前往抵禦是以必俟各路辦理齊備同日會攻至美諾一帶不擬設兵駐守原非萬全之策實因_臣等既已

移兵谷噶而明亮等復從馬柰馬爾邦進取中間相隔至有五百餘里若當噶爾拉功噶爾拉俱派官兵往綴計必各需兵四五千即僅畱守山口亦非各有兵三千不可况功噶爾拉既已畱兵牽綴則美諾爲各路總滙之地亦必有兵聯絡其美臥溝亦如之是已去一萬數千而自大板昭瑪爾當以及由谷噶前進又須酌量畱防則攻剿之兵所存不過萬餘至如南路議改於河南河北進攻昨准明亮札稱即欲盡出當噶爾拉之兵_臣告以此時議於當噶爾拉牽綴者不過爲暫時之計使賊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

奎

人注意於此而漢土官兵轉從河南河北分襲馬柰馬爾邦及博多等處一經搶獲仍將當噶爾拉官兵或撤歸博堵或撤歸馬柰馬爾邦並非久於駐守若使常駐當噶爾拉亦必須數千人而東起科多南至章谷所畱兵衆又去數千則於河南河北分進之局亦不能辦况橫亘五百餘里皆駐防兵即皆安臺站而自桃關至美諾一帶臺站更不能捲撤人夫官役又添數倍所糜帑項實多_臣日夜圖維不敢瞻徇衆論是以酌派三千人駐守鄂克什其餘各處竟不設兵不惟省兵且多省臺站

人夫之用况將來達木巴宗日隆存糧運竣運道
改由楸砥則後已在校磨境內南路以章谷為路
亦在明正境內均距內地甚近即酌留策應之兵
亦不至於疎失而在金川之小金川番人合計婦
女老稚不過千餘斷不能出而復據舊巢汗牛一
處已經明正土司派出頭人帶兵去彼彈壓金將
其大頭人等眷屬攜往打箭爐約束所有精壯番
人盡挑赴明亮軍營自必無從引誘查美諾係
兩次攻克之地苟非萬不得已安肯棄而不守實
因如此籌辦多省一後路之兵即可多一進剿之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

兵而一路既有可進之勢即各路皆有可進之機
殫心畢力聚於一處或可望奏功誠如

聖諭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是以為此併兵直進之計恭請
聖明訓示原不能處處周妥今仰荷

指示美諾一帶仍派大員設兵駐守謹將西起科多美諾
東至喀爾薩爾所有應須防守兵數繪圖貼說恭

呈

御覽 臣即飭令畱守後路之成果常青王進泰遵辦均奏

入

諭曰阿桂回奏各摺其籌辦谷噶等處進兵情形一摺請

令豐昇額即帶兵往攻凱立葉佔任山梁則賊人不能
潛行翻山堵截谷噶後路等語此計甚是必應如此辦
理著傳諭豐昇額移兵前往凱立葉佔據山梁方妥至
谷噶一路阿桂既以為正路親自往剿仍當將所有之
兵分起派員帶領以次而進我兵源源接濟聲勢益盛
賊眾自必望而生畏至豐昇額所帶兵五千亦當仍遵
前旨令五岱為前起先進豐昇額在後繼進尤覺得力
所有丹壩原駐之兵仍令五福帶領在彼駐守已足資
防截其官達色所帶之兵則隨豐昇額往剿凱立葉於
彼處畱防後路亦為有益至閱擬畱兵駐守之圖其在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

奎

美諾偏北如拉布寨烏噶爾角克礪一帶皆兩金川相
連之境居多又為谷噶進兵後路自應畱兵防守若美
諾東南之阿爾圖德木達策卜丹沙木拉爾資等處距
賊境甚遠且其地尚在美諾營盤之後賊斷不能越過
滋事此一帶防兵已屬虛設况兵力聚之則見其多分
之易形其少今此四處之兵多者一二百少者五十若
遇剿禦之時未必得力徒令我兵以分見少亦為非計
又何如省此四百五十餘兵益於功噶當噶湊用為得
實濟乎此圖想係阿桂未奉功噶當噶分攻諭旨時所
定故爾節節籌備若當噶功噶既有牽掣之兵則各隘

防守又當隨宜酌定著阿桂再行妥酌遇便另為繪圖
貼說具奏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

三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一

受業

王

昶勳

盧蔭溥增修

孫那彥成恭纂

三十九年甲午五十八歲

正月初五日

公奏言 欽奉

諭旨令奎林富德等徑分功噶爾拉當噶爾拉進攻

現有兵力計之 處官兵共有二萬六千應於美

諾底木達等處及附近谷噶之後路留兵萬餘所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一

一

存一萬五六千人自不能再撥數千由功噶爾拉

等處進攻以分賊勢而明亮處官兵共二萬人除

分防各處止有兵一萬餘人現在明亮酌議于當

噶爾拉各隘駐兵一千名亦僅敷哨探不敷進攻

之用是以 前奏于附近功噶爾拉以及登春牛

廠等處多舉烟火多張聲勢牽綴賊人其南路情

形亦復如是至小金川全境必藉能事大員彈壓

督率美諾因為適中之地而底木達布朗郭宗亦

為接應谷噶緊要之區常青一人兩處照料仍恐

鞭長不及尚須另派大員接應至僧格宗係四面

受敵之地其礮寨本在山麓近經燒燬即欲設
須駐在山梁之上方為得勢且須熟于該處情形
者方能料理總兵英泰參將汪騰龍在南路日久
應於此二人內派留一員駐扎似屬有益並札知
明亮商辦其俄坡一路難以前進之處業經豐昇
額探明具奏且豐昇額處止有兵五千往彼進攻
斷不能得力而凱立葉一處形勢既為較便聲息
亦屬相通於此前進可以直據薩爾赤鄂羅山從
上下歷臣實因進剿金川各路人惟此兩路尚可
望其得手而此兩路中又必分途並進始為有益

阿文成奏本年謹

卷十一

一

若復一失此機其勢更難是以不敢稍有拘泥現
又飛札豐昇額令其前來凱立葉合攻以收采入
之益奏入

耳

諭曰辦理此事原不易今既進兵觀汝等何以奏功慰朕
公偕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臣等于一切進剿
事宜現已料理粗備其米麵人夫約至月初均可
接濟至抽撤各卡官兵已連日分起密赴底木達
一帶存駐且于谷噶一帶形勢或併力同攻或分
兵繞截均與統兵大員詳密籌定而各兵亦人人

思奮今擇於正月初一日密往底木達初六日即
從該處發兵雖距谷噶尚有五六站臣令軍士兼
程而進裏帶乾糧不許舉火定于初十日從谷噶
丫口進攻務期采入其豐昇額明亮等兩路已飛
檄寄知同時並舉而舒常宜喜軍營亦囑其駕馭
新土司多派土兵奮力攻打以收牽綴之益奏入
諭曰據阿桂等奏定于正月初十日各路同時並發所辦
甚好佇聽捷音又據稱官兵撤赴底木達俱令裏帶乾
糧不許舉火自應如此辦理至所稱僧格宗章谷一路
應于總兵英泰參將汪騰龍內派留一員駐扎即著派

阿文成奏本年謹

卷十一

三

英泰在彼實力妥辦

初六日

公偕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臣等派出官兵由簇
拉角克美卧溝一帶直抵大板昭會頭溝等處一
面察看道路情形一面搜捕林等逸番當經保寧
成德等殺死賊人一名並送到拏獲番人和爾嘉
及番婦阿和阿朗二名訊係被賊帶往金川旋又
回來尋覓口糧被兵拏獲其所聞僧格桑拘在科
思果木及其小女人別在勒烏圍官寨與向來番
人所供相符再該鎮等借搜查之便已同海蘭察

將金川連界地方道路探知梗概若仍于會頭溝
大板昭一帶駐扎該處與谷噶凱立葉相連恐爲
賊人所覺預先防守臣等仍令其撤歸底木達大
營使賊無從窺測以便猝然由彼前進

公又偕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臣等接奉

諭旨以豐昇額奏俄坡一路山深溝深難於徑進命臣詳

悉覆奏竊念當噶爾拉形勢本爲陡險而功噶爾
拉尤爲山峻礮堅雪深路仄此二處不獨攻剿甚
難而後路綿長卽牽綴亦殊不易是以臣等從前
籌議於谷噶凱立葉以及馬奈博堵二處爲併力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一

合攻之計查南路河北之馬奈馬爾邦本係巴旺
布拉克底之地而河南之博堵亦係該土司等舊
壤過此卽克舟九寨地方若從深嘉卜繞出襲取
博堵並能佔住思覺則克舟九寨不難分搶而得
便可直抵僧達旣得進攻噶拉依之正路而當噶
爾拉賊人難于存立必將不攻自潰其河北馬奈
馬爾邦番人均係巴旺布拉克底舊時百姓又該
土司復地之志甚誠屢請派出土兵願爲先導臣
等通計金川地方不過八十餘寨若一動兵卽已
搶得數寨先可挫其鋒而奪其魄得手之後仍可

分兵渡河與深嘉卜博堵一路之兵併力攻剿惟

是思覺一處最爲緊要得思覺方可望克舟九寨

是以襲取思覺之路現在明亮等悉心躡探竭力

籌算至于谷噶凱立葉兩處路生途遠辦理匪易

臣阿桂自當獨任其難但谷噶第一道山梁礮卡

本少其第二道山梁礮卡嚴密若從此繞越搶據

格魯瓦覺三寨斷其來援之路則第二道山梁之

賊亦可不攻自潰過此至勒烏圍雖有礮寨皆係

據高臨下甚爲得勢而凱立葉一路道途易進豐

昇額若佔得薩爾赤鄂羅山梁順山而下則不獨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一

五

各卡官兵賊不能從旁阻撓卽康巴達格什戎岡
亦被官兵截斷在外而穆爾津岡之賊已不能與
勒烏圍聲息相通卽或用船過河以通河北宜喜
等處之賊而河寬水急往來實多不便且官兵一
至谷噶山梁與凱立葉對面相望礮聲亦可相聞
而穆爾津岡一帶賊人所設礮卡皆爲向外守禦
之具我兵轉從內奪攻賊必難于抵禦則丹壩存
駐之兵亦可前來會合此兩路官兵實相須而不
可偏廢前此接奉

諭旨令豐昇額或從丹壩或從俄坡而臣阿桂屢次奏明

請令豐昇額前來凱立葉並屢次札致豐昇額不
必游移實因身膺軍旅重寄必求於事有濟非惟
不敢稍分畛域亦不敢稍存緘默今欽奉

奉

諭旨必前來凱立葉會攻自可卽期采入况前據知府盛
英稟稱綽斯甲布應襲土司雍中旺爾結率其土
舍頭人來見稱聽得金川懇三雜谷代求若獻出
僧格桑卽可撤兵完事令綽斯甲布亦與他講話
可保八年十年無事如果大兵必滅金川我們除

阿文成本年譜

卷十一

木

已派出三千六百人外更把百姓多派出來別尋
進路誓必奪取山梁等語臣閱其所稟之詞頗爲
眞實因卽批諭以本將軍不滅金川不休之心係
汝等所深知既欲多派百姓奪取山梁現有參贊
舒大人帶兵駐扎本將軍一定進剿日期知會到
時汝等卽可督率多兵奪攻助剿臣等察看綽斯
甲布情形實爲出力若果能奪取山梁而豐昇額
及臣等之兵又從谷噶凱立葉下至河邊則于舒
常之兵只隔一河從此合攻勒烏圍等處不獨摧
開要隘已可得金川地方之平均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籌畫進剿情形頗見誠心所籌甚善是阿
桂豐昇額一路之兵甚爲得勢如果能進逼勒烏圍則
賊人外險已失必多惶窘自難久於支拒便可掃蕩賊
巢擒縛兇豎以成大功指日卽屆進兵吉期望捷音
速至又據稱綽斯甲布土司等情愿多派番兵搶奪山
梁其情頗爲眞切卽諭以督率多兵奪攻助剿等語所
辦甚合機宜又據奏擊獲小金川番人和爾嘉供詞其
說未可盡信但所供情形與前此詢問番人等供詞均
屬相仿看來金川賊衆此時尙視僧格桑爲奇貨直待
情勢窘迫再行獻出以圖解免或將七圖安都爾等一

阿文成本年譜

卷十一

木

併同獻其情大率類此但兩金川罪大惡極萬無可道
並非縛獻逆首所能完局况今各路進兵尤不宜復通
支檄設或賊人情急差人詣軍門獻俘求降均宜置之
不理一面將所獻賊會賊目拘留仍卽設法擒其所差
頭人一併檻解京城磔處示衆一面上緊進剿各路將
軍均當深體朕意切實辦理朕惟早盼喜音之至

十二日

公偕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臣等接豐昇額來札
定于凱立葉一路前來惟是將軍行動易爲番衆
傳揚因囑豐昇額先爲揚言欲來美諾底木達等

處與各路將軍會合俟至曾頭溝薩爾赤鄂羅山溝猝然進剿庶使賊人無備但豐昇額處兵力尙爲單薄且豐昇額由卓克采前進經過各隘口內如孟邦拉腊覺溝各處雷兵二三百名曾頭溝口亦應設兵三四百名已令官達色於所帶分駐黃草坪兵內撥出八九百名分駐各處庶後路可以無虞再三雜谷土兵之在宜喜者共一千餘名臣等向聞其與綽斯甲布不和雷在該處無益應令隨豐昇額進剿伊等距其巢穴甚近自必倍加踴躍而舒常處尙有漢兵四千七八百名又綽斯甲布土兵三千六百名共計有兵八千餘名以之牽綴駐守無虞不足臣等又派健銳營兵五百名索倫兵二百名令與前次所派之三百名合爲一隊又派西安駐防兵一千名與豐昇額所帶之西安駐防兵均歸副都統書麟管轄又派陝甘兵三百名令侍衛伊達里常保任等帶往扣計路程限於初十日直取薩爾赤鄂羅山隨同豐昇額一路進攻聽其調度是豐昇額處已有兵萬餘聲勢更爲壯盛臣等屢將進剿機宜詳悉指示並道路里數繪圖貼說星馳寄往又派番人二名前往以爲鄉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一

八

導自能收分路合攻之力至明亮處思覺探路之人尙未回營并據札知於二十七日自納木覺爾宗移營前赴章谷俟得思覺之信發兵進剿亦可無誤此期臣等已將應駐之兵抽撥駐守進剿之兵皆令夜行晝伏密赴布朗郭宗一帶聽候進發所有火礮鉛丸及應領乾糧米麵於初五日以前盡行妥備臣等於正月初一日自美諾起程一至布朗郭宗即於初六日進發於初十日攻開谷噶丫口爲長驅直搗之計

公又借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賊目丹巴沃雜爾等在卡外叫喚稟話臣等酌令土弁阿忠前往並授以嚴切之詞預備登答嗣阿忠到卡倫外丹巴沃雜爾等稟稱伊等土司已將僧格桑拘禁欲行獻出如大人不信可差一二名兵丁往驗便知真假經阿忠等告以

天朝威力不難蕩平賊境亦無慮僧格桑逃往何處丹巴沃雜爾又以實欲獻出僧格桑爲詞並及從前十三年間准其投降不但岳鍾琪至其境內即地方官員亦曾來往今不但見官員入境且兵丁亦不見來惟恐乞降不允因此懷疑阿忠又斥以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一

九

天朝斷無遣人至爾境之理毋庸多言至數日後丹巴沃雜爾又差人喊稟_臣等飭令卡兵嚴斥置之不理至小金川降番已全移徙而竄在金川者精壯番丁不過數百人即僧格桑稍延殘喘亦無慮其出而勾結况僧格桑既已被拘則逆酋之心已離索諾木亦不便再為放出此時大兵已尅期合剿萬無中止則逆酋再有稟詞亦不值更為回諭均奏入

諭曰阿桂奏分路進兵情形及籌添豐昇額處兵丁一摺所辦俱合機宜可謂盡心籌畫而其為豐昇額添兵一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一
 節尤能悉秉誠心不分畛域甚屬可嘉豐昇額處兵數既多且見阿桂如此體國奉公更當與之協力同心相機會勦迅奏膚功計自初十日進兵至今晨已經三日自必所向克捷佇聽喜音又奏丹巴沃雜爾差人叫喚付之不理所見甚是從前准令金川投降一節朕深悔所辦姑息今賊酋敢如此負恩反噬不可不急為勦滅以除後患乃賊人尙狃於從前受降之說妄思獻出僧格桑即圖完事而此時猶多觀望非至窘迫之時不肯縛獻實為可恨各路將軍等總當如阿桂之堅持定見設遇賊人稟籲竟不必與之交言若僧格桑到營即併

其送來之人設法擒獲一面仍加緊進攻賊人計無所施自必易於集事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一
 公又借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現在尅期進剿所有統領防兵大員自應酌定地方分駐以資控扼並為接應大兵之用查常青熟悉軍務邊情所有小金川各處畱防事宜均應令其照料但布朗郭宗一帶係昔嶺木果木美卧溝出來之路在在逼近賊境而其後別斯滿溝又有小金川降番尙須彈壓且大兵由谷噶進剿此一帶後路綿長一切接應事宜俱關緊要常青自當於布朗郭宗底木

達駐札其美諾雖係適中之地但距賊境稍遠而王進泰往美諾達木巴宗等處情形漸悉應令其駐扎美諾至成果腿疾已經兩月既不能隨營打仗若令其幫同王進泰商辦防守事宜尙為有益再富興脚氣發動甚屬危瀕亦應令其在布朗郭宗幫同常青辦事如常青有往來巡查之事即令富興畱駐辦理均候痊愈再為調往隨剿至南路僧格宗一帶前經_臣等奏明並知會明亮等囑其於英泰汪騰龍內派出一員統領防兵其科多一站既經明亮先派兵二百名在彼防守應令派出

之員兼管_臣等西路亦於科多雷兵一百名即令王進泰管轄庶西南兩路信息相通

公又偕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侍衛桂林來抵美諾與富勒渾酌議糧運事宜_臣等詳詢情形據桂林稱此時南路六路分兵一切接濟糧儲隨步換

形皆須親身酌辦既不能前往丹東亦非可遙為照料現已奏令明亮另派大員等語_臣等於本年七月內惟恐丹東兵力不敷添派川兵二百五十

名令遊擊程有方帶徑幫同參將郎措升駐防嗣經明亮添撥川兵三百名前往吉地以壯聲援近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一

三

鄂寶又於宜喜湖廣兵內撥出三百名前往是該處已添兵八百餘名合以舊漢土官兵已二千五

六百名且有副將鄭國卿參將郎措升及程有方等均係武職大員是丹東吉地一路惟當飭令該

員等在來會哨實力稽巡竟不必更派大員往駐而南路進剿道路既多自應令桂林帶領雷駐章

谷之具督理一切糧運毋庸兼顧丹東均奏入

諭曰阿桂奏合常青等分防後路均著照所奏派辦又奏南路僧格宗一帶已知會明亮於英泰汪騰龍內酌派

一員統兵辦理前阿桂奏及此事朕以汪騰龍專務口

給不甚足特因派令英泰駐守僧格宗昨據明亮等奏英泰亦須帶兵隨營是僧格宗必須另派大員駐扎自

應令富勒渾在彼駐守經理明亮後路事宜令汪騰龍隨其辦事至阿桂軍營糧餉富勒渾仍須實力調度隨

時策應第富勒渾軍旅素未諳習如遇有關軍務番情者當札商常青妥為籌酌并當與王進泰相商而行伊

三人總當合而為一和衷妥辦又阿桂奏章谷一帶應畱桂林駐辦之處與朕前降諭旨相合惟丹東一路鄭

國卿僅係副將恐於地方呼應不靈昨已諭令文綬選派妥幹大員一人在彼辦理著文綬仍照前旨酌派奏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一

三

問

恭錄

御製詩

上元後一日廷臣小宴

司天應為惜華節舉首今宵月始圓弗卜夜臨申謙啟歷多年率未燈燃甘醪羽爵寧須再庶品蚌盤漫笑前雖是同堂斯愷樂良臣進剿正心懸

十八日

公偕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_臣等於初二日已至布朗郭宗查點滿漢各兵應帶火礮鉛彈軍械均

已齊全及十日裹糧亦均支給當即分撥第一隊
五千餘名令海蘭察額森特普爾普保寧帶領於
初六日進發第二隊五千餘名臣色布騰巴爾珠
爾率同福康安烏什哈達特成額成德帶領於初
七日進發第三隊兵五千餘名臣阿桂率同積福
福珠里倭昇額海祿帶領於初八日進發其自布
朗郭宗喀爾薩爾應駐防兵現在常青派員帶領
兵丁隨同大兵之後遵照臣等指定地方兵數逐
處撥兵安設又自喀爾薩爾以至谷噶丫口延綿
百餘里其中如梭洛柏古等處臣另於經過時隨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一

南

地撥兵分駐並於總兵富紳六十六二人內派出
一人統領防駐其那木札伊達禮常保任帶赴凱
立葉助剿之兵二千名亦於初六日起行於初十
日必至薩爾赤鄂羅山會同豐昇額合攻臣等察
看此番進剿不獨大臣鎮將踴躍圖功即偏裨弁
兵無不振奮思効賊酋游魂自必立時掃滅
公又奏言此次谷噶凱立葉兩路進攻恐賊人稍
有知覺是以如功噶爾拉登春前日駐兵之處益
復多張聲勢使賊人盡力於此萬不疑大兵另有
新路是谷噶一路斷不可遽為設站安臺使賊得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一

三

以預備但此地軍營滿漢各兵均係步行非但不
比西北兩路均給馬駝馱載並不如滇省出師尙
有騾馬而每兵一人計所帶火礮鉛丸各二百出
鳥鎗一桿腰刀一把火繩十盤即已不下三十斤
又各關十日口糧計重數斤合計幾及四十斤官
兵負此四十斤之重越險攀高即不攜帶鍋帳已
屬費力若一月口糧以八合三勺計算幾及二斗
五升兩月口糧即幾五斗站夫每日緩行一站而
所背之米止有此數兵丁進征迅速斷不能於軍
火器械之外更裹帶如許之多臣等悉心籌酌以
麵一斤抵一日口糧做成餅餌於官兵口食既屬
相同而攜帶尤為輕便且可無庸舉火又以在前
勁銳之兵疾趨掩襲愈速愈佳並於一隊之中又
分三隊通融攜帶使在前之兵乘勝直入接踵之
兵亦可繼來庶於兵食既無不繼之憂而從前銳
兵益為輕利至此次進攻事事皆須妥辦亦事事
皆關機密前此將進攻道路日期酌量籌定未嘗
不可將辦理夫糧之法通知富勒渾但此非一人
所能獨辦必行總理司道而司道等又必轉飭各
糧員勢將胥役夫頭盡皆知悉實不免於泄漏機

宜是以^臣先時並未通知第熟計此路應設若干站每站應需若干夫只令富勒渾等上緊籌備均可敷用俟官兵將次見敵之時始令總理大員帶領人夫遊行安設查布朗郭宗前抵谷噶計程約共八九糧站自初九日起每日計安兩站至十三日即可安設齊全而兵丁所支自初六日起裹帶口糧是時將屆用完亦適足以接濟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一

未

金川覺察人金川頭人帶伊等在南路放卡因大兵到來押往金川家眷並未同去今潛行逃出等語查覺寨地方本係賊目七圖安都爾所管是以將該寨降番眷屬均發瓦寺土司收管今斯塔克達爾等所供父母親屬查對降番底冊俱屬相符當將斯塔克達爾等交與隨營瓦寺頭人派人押往令與家屬見面後仍即來營差遣均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布朗郭宗派兵分隊進剿情形又據明亮等奏在格藏橋分路撥兵進攻事宜所辦俱極妥協而阿桂另摺所奏各件均屬實心籌畫又阿桂奏據王進

泰等報稱博羅克守卡將弁將投出番人斯塔克達爾等解送大營是賊番於小路潛出並非難事恐其借各投降暗藏奸計自當早為防守若於隘口見有形跡可疑者即當立時剿殺既可多殲賊眾且使賊人知所畏懼不敢妄圖軼出王進泰常青等均當一體妥辦

公又奏言查金川賊人以內地土司悖恩反噬此其罪大惡極不可不滅惟^臣知之最真故必期殄滅之心亦惟^臣守之獨力惟是此地用兵兵多而路多則收功倍速是以^臣前此請添兵力為將來乘其不意出奇直搗之計今蒙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一

三

聖訓以再添一二萬兵亦非難事只期大功必成多費亦所不惜仰見^臣就現在兵力酌量派撥進剿仰洞燭機宜片言居要今^臣皇上威福自可易於采入但此後再有分用之兵乘四面環攻賊人支禦不暇之時搗虛直入則更可以制其死命較之兵少而多需時日者為費轉有節省奏入

諭曰阿桂奏就現在兵力派撥進剿自可易於采入此後倘得分用之兵搗虛直入更可以制其死命等語前因

美諾一帶後路兵少曾諭調荆州駐防兵一千湖廣綠營兵一千赴美諾等處備用節據阿桂等奏各處留防約計五千餘名是後路之兵已足敷用無藉復待集兵此次二千兵俱係生力軍若用以攻剿必當得力昨據陳輝祖等奏前項二千兵已於臘月二十九正月初二日全行出境計其到川甚速若將此項兵丁歸於阿桂軍營留為另覓新路分道進剿之用自屬得濟著傳諭文綬於此項兵丁到省時即令遣赴布朗郭宗聽用並令阿桂籌畫辦理一面奏聞

二十三日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一

六

公借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臣等派撥官兵分隊啟行之後海蘭察額森特帶領第一隊官兵於初九日辰刻即已進至谷噶山梁丫口下埋伏賊人並未知覺至酉刻忽見丫口有賊五名向上行走似係哨探之人海蘭察惟恐賊人得信親帶數人趕上鎗斃一人其餘竄入林箐而逸臣等思逸賊必回通信其勢不可稍遲因察看谷噶山梁之外又有橫梁一道地名喇穆喇穆峯巒峻險路仄溝深因令海蘭察與保寧帶兵二千由此繞進又令額森特普爾普帶兵三千從正路進攻臣色布騰

巴爾珠爾復派兵一千五百名令烏什哈達帶領為海蘭察等接應又派兵一千名令成德帶領為額森特等接應額森特等即於初十日子刻搶過丫口過溝往上攀越維時風雪大作官兵毫無畏避官兵穿林越險直前奮擊賊人雖亦放鎗抵禦因官兵勇猛勢不能支且戰且退官兵節節攻擊直至黎明轉戰二十餘里賊皆奔竄察看喇穆喇穆高峯橫列上有大礮九座築在各峯之上中間又攔以石牆其地本有積雪是夜五更後又降大雪官兵轉乘此雪霧迷漫前進直抵礮根賊人不及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一

九

放鎗僅能拋石下擊緣礮根堅厚又有冰雪凍凝刨挖不入而礮頂係石片蓋成又有積雪拋擲火彈亦不能燒恐官兵遲久受傷因而暫撤預令滿洲吉林索倫等勁兵埋伏誘令賊眾出礮乃賊因夜間野戰受傷不敢出礮抗拒遂將喇穆喇穆之左右兩面山梁及附近之贊巴拉克各山峯分兵搶據除夜間賊賊不計外共計殺死三十餘人並割獻首級二顆是日未刻天氣稍晴額森特見喇穆喇穆之東色依谷山高出此諸山之上有賊在彼拒守即於是夜帶兵襲取出其不意賊人四散

竄逸我兵追殲數賊墮落崖礮者甚衆又將色依
谷山佔據已與對面山梁海蘭察之兵通路接應
其海蘭察等繞截之處道路有七八十里之遠
等又已派兵一千前往接續又據海蘭察等報稱
十一日五更發兵二千往搶賊人所據最高之登
古山路逕險滑官兵手足並用四面同登現在進
攻對面山腿賊寨等語臣等查谷噶了口本與木
果木功噶爾拉當噶爾拉同此一帶山梁其險惡
情形亦皆無異今乘其不備進行無阻且額森特
之兵已佔據色依山谷海蘭察之兵已佔據登古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一

山相距不遠聲息相通若竟能從此繞進則喇穆
喇穆之賊固守亦爲無益轉不必爭此險礮現在
色依谷登古高峰已望見宜喜山梁又望南路之
克舟九寨及馬爾邦等處隱隱見有烟火其登古
山相對之處亦已見凱立葉山梁上有兵行走軍
威甚盛賊酋必先胆落至官兵自谷噶溝口進至
梭洛柏古即係金川地方至海蘭察所攻之地計
入賊境已有一百餘里惟是進谷噶溝口以來箐
林深密道路叢雜而贊巴拉克喇穆喇穆各處道
路尤多實不無多分兵力查楸砥一處運道已密

札松茂道查禮開修此道一通并續調防後之川
楚兵丁到日即將布朗郭宗瑪爾當等處防兵內
抽出二三千名并爲接濟攻剿之用自更得勢奏
入

諭曰此次阿桂明亮等分路進剿同時並發於一二日內
乘賊不備迅克要隘山梁搶占木城礮寨賊衆望風奔
潰殲戮甚多阿桂等悉心調度動協機宜而領兵各員
協力進攻均能所向克捷著先賞荷包以示鼓勵仍令
該將軍等查明在事出力之將領弁員同將軍參贊一
併交部議叙至兩路滿漢屯土兵丁不避冰雪攀越山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一

險奪礮攻礮無不爭先踴躍實屬出力可嘉著阿桂明
亮查照伊等應得分例加賞一月錢糧以示體卹

恭錄

御製詩

聞兩路軍營攻得要隘信至詩以誌事

兩路馳軍報一朝得喜音明亮以正月十一日在馬尼報
報捷俱於二谷噶讀作既采入阿桂等奏於正月初十日
十二日奏到平聲馬尼子時派兵搶過谷噶了口
佔其山梁三四處連得礮馬尼並深侵明亮奏初十日
卡已入賊境一百餘里馬尼聲丑時進攻馬尼
之前攻得礮卡殺賊二十七人賊目一人富德截出馬尼
之後攻克壘口二礮搶奪木城殺賊三十餘和隆武於卡
卡角亦攻得二礮與明亮兵合而對河之德喇布亦攻得
賊寨四十餘處馬尼中山梁五礮諸賊悉潰奎林以皮船

渡至博塔亦得雪冒如干蔡海蘭察等所統官兵自谷噴其木城二座山梁了口復行下溝風雪大作官兵穿林越險奮勇直前轉戰二十餘里五更後又復大雪官兵轉乘雪霧迷漫直抵根除黑夜殲賊人計外共殺火騰卜尅金明亮進攻拉巢克石卡五遂逼進賊三十餘人於西面挖開地雷轟發礮火擊於東南角舉險牌掩蔽穴地實以火藥地雷轟發礮火擊於東南角舉死餘亦旗兵真識義屯卒亦輸忱此大官兵攻礮接仗倍奮勇先登緣營兵觀感激勵並效法奮勉咸敵愾公廢期就擒詎寧新重賞在事出力之滿漢屯土各兵俱加賞一遺實用勵同心崇嶺彼失據時即在谷噶山梁了口下埋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一

高之登古山梁於此等要隘未預為守窮巢我四尋雖禦今大兵皆入丁口賊已自失其險矣窮巢我四尋雖然宜戒滿籌筆倍生欽嘉獲予惟益凜滿盈之戒以欽承

二十七

公偕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大兵所駐地方本在山峯最高之處臣等於十三日攻取登古對面山梁合海蘭察普爾普等帶兵兩路前進保寧海祿帶兵接應兩路俱於丑刻潛進時風雪大作官兵奮速向前一擁而上乘其不備攻克頭卡隨乘勝直入攻第二三四卡賊措手不及均經攻克餘賊

竄入第五高峯卡內官兵合力尾追時有吉林委署防禦八十七鎗矢連發斃賊十餘人漢土官兵勇氣倍增向上衝殺仍遁入卡內維時喇穆喇穆礮內有賊百餘踰溝接應又被索倫兵衝斷圍射殲戮甚多查第五峯礮卡雖因峯高石大未經攻克臣等察看情形尚可繞越圍截設法辦理俟兵丁稍為憩息即併力奮攻務期得手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一

未免零星惟是番地重山複嶺道路叢雜要地設有重兵而其餘數十百里內可通賊境之處若無兵接濟則於運道文報糧餉等事聲勢不能聯絡既議駐兵即不得不節節留防至功噶爾拉當噶爾拉二處山勢延長官兵二千非但難於攻撲并不足以資牽綴而功噶爾拉後路如崇德牛廠箬拉角克又須步步雷兵轉滅大兵進剿之力臣自美諾至谷噶後路雷兵合計數千均就至要之地並再三酌減已有此數是以臣前奏或俟續調之川楚各兵到日再將底木達一帶防兵抽撤一

二千應用

公又奏言竊查綽斯甲布糧運本有兩路一從打箭爐出口自噶爾塔爾資隆經由草地雇募烏拉前運木池一從維關出口經過梭磨卓克采從噶克丹壩地方前至綽斯甲布今豐昇額既從卓克采前至凱立葉則所有自維關運出之糧一至卓克采地方即可令其由岔道前赴凱立葉軍營只須增添數站較之運至綽斯甲布省費已多至臣現令查禮所開楸砥運道此路軍糧亦即從維關運出因其道路甚捷較之西路由桃關卧龍關明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一

十一

郭宗布朗郭宗等處運至谷噶脚價大有節省俟楸砥運道一開即將西路卧龍關一帶糧運酌量停止均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十三日分路進攻喇穆喇穆連取石卡四處殲戮賊人實為痛快所有在事之將弁俱著記明功績再行交部議叙又據稱第五賊卡峯高石大尙可繞越圍截設法辦理所見甚是斷不可在其正面冒險攻撲以致徒勞至谷噶丫口與功噶爾拉同一山梁恐賊人潛循岡隴來截我兵之後今據阿桂奏自美諾至谷噶後路留駐之兵合計數千是已於緊要後路俱經留

兵防禦可無他慮昨據文綬奏楚兵到成都已於正月十六日起程前赴美諾計日內即可到齊底木達一帶防兵即毋庸再為抽撤阿桂當酌量何處尙需添兵若干即就近妥協派撥仍行奏聞若調至軍營并力合攻亦無不可又奏稱金川番人思丹巴前來投順訊係由木果木而來自非虛捏是木果木為金川往來要地賊若從此潛出即不難至底木達大板昭等處此乃阿桂軍營緊要後路不可不實力嚴防著交常青等於此等要隘切實防範時刻巡查不可稍有疎懈其美諾僧格宗等處有應互相照應者常青即就近札知王進泰成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一

十一

果並飭汪騰龍留心妥辦又阿桂另摺奏凱立葉一路現用鄂寶由卓克采運往之糧較之西路糧運頗為近便若楸砥之路一通則較卓克采運費更可節省等語是楸砥運道於谷噶凱立葉俱屬有益自當上緊辦理著交富勒渾鄂寶熟商妥辦

二月初二日

諭曰昨諭阿桂挑赴後路之成都駐防兵三百名即行酌調並將綠營川兵一千三百酌派各路防守今思川兵雖於攻剿非宜而看守尙堪備數阿桂留於布朗郭宗一帶防兵計四五千名其中儘有可充攻剿之用者莫

若將新往之兵作為分防於阿桂舊留防兵內如數換出派赴阿桂明亮兩路應用以此兩項新兵添派兩路更為得力著阿桂即速核定分撥著常青等妥為更調奏聞

初六日

公偕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查喇穆喇穆山梁為賊番緊要門戶今海蘭察之兵已繞過其左佔據登古山梁即不難繞截喇穆喇穆之後但有登古對面高峯驟難攻克而其下尚有可繞之路若從此繞出不但該處礮卡賊難據守而喇穆喇穆之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一

三

賊見大兵已越至險之地亦必不攻自潰惟此一帶山梁本係當噶爾拉功噶爾拉一脈氣候亦相似與明亮由馬奈等處沿河進兵者不同數日來雨雪連綿層冰凍滑官兵立脚為難但自登古對面高峯而下不十餘里即出積雪之地現在各官兵等鑿冰冒雪搬石砍木甚為踴躍以為一過此隘則地勢漸平天氣漸暖勒烏圍賊巢在望不難計日掃平並不煩臣等嚴加督飭其創立葉一路臣等斜望該山形勢較為切近詢之番人均稱有路繞越不難措手查有久經投出之金川番人策

旺伊生長凱立葉地方路徑情形較為熟悉因令其前赴豐昇額軍營以資嚮導茲於二十三日天色已晴臣等即於日內督率攻剿奏入

諭曰前以阿桂從谷噶丫口深入其後路最關緊要復因豐昇額奏凱立葉一路攻進稍難曾令其統兵赴谷噶一帶為阿桂助剿聲援今阿桂又遣熟識路徑久經投出之番人策旺前赴豐昇額軍營以資嚮導凱立葉既有路可繞復添嚮導之人自可乘閒攻克與阿桂會合進攻但六七千里外軍務機宜究難懸定阿桂豐昇額惟當斟酌妥為之仍將作何定見之處迅速覆奏惟是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一

三

數日以來朕日夕盼望竟至中夜無寐將軍等豈可不體朕宵旰焦勞之意嗣後間四五日奏事一次勿稍遲緩

十二日

公奏言臣前因楸砥一路本距內地較近一切糧運道近而費省是以飭令松茂道查禮相度開通今據該道報稱尅期分段開修已於二十四日竣工糧夫人馬皆可通行計自桃關至楸砥又自楸砥至大板昭較之西路自桃關而卧龍關明郭宗以至大板昭近至十有餘站每米一石可以節省

五六兩等語查運道改至楸砥兵糧脚價節省既多而臥龍關明郭宗布朗郭宗一帶二十餘站人夫皆可大加裁減所省尤為無算且自楸砥直運至凱立葉又較之由楸砥而繞至卓克采再運凱立葉者亦多減省但必俟楸砥糧運大通凱立葉軍糧始可取資於此則該處臺站人夫自不可不急為安設但由內地應運之糧迄今運出者甚少亦未撥給人夫應用查楸砥一路此時僅有查禮所雇開路番夫千人業經富勒渾飛檄飭令暫畱在站而底木達布朗郭宗一帶站夫又必俟楸砥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一

未

臺站安設之後始堪捲撤應用今道路雖通而夫糧不到仍何以節帑項而裕軍儲臣現已飛檄文綬趕辦奏入

諭曰楸砥新路既已趕修完竣其臺站人夫自宜急為安設以利轉輸前據文綬奏稱已於正月二十八日前赴楸砥會同劉秉恬查辦新路夫糧事宜何以此時尙未運到且截畱在站之夫亦祇有查禮雇番夫千名其何以供兩路軍糧之用前已有旨令文綬即回省城辦事著傳諭該署督即速督飭所屬上緊趕運俾得源源接濟毋稍遲悞

公又奏言查瓦寺鄂克什三雜谷丹壩綽斯甲布巴旺布拉克底兩金川各處均謂之甲壘其番人言語不惟與西藏之唐古忒迥殊即與南路之明正各土司亦須通譯臣處繙譯番字向不用綠營字識惟有屯弁安布木一人小心老實凡有番稟皆派出章京眼同閱看令屯弁通事逐句念出即逐句寫清似不敢有增減之弊去冬復收小金川之先早已檄調三雜谷土兵直至大兵業將小金川全境收復始行聞信趕來伊等亦深知愧懼亟思有以自白故此番進剿願為出力臣因此量加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一

未

獎賞該頭人等深為忻悅而該土司并囑所屬之目兵向後倍加出力現在楸砥運道不日可通則谷噶凱立葉兩處後路均在梭磨境內其土婦卓爾瑪甚為可信且距內境益近離賊境益遠後路斷無阻碍奏入報

聞

十三日

公偕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臣等督率官兵攻擊登古對面高峯近詢土人地方博羅瓦若從迎面直攻殊難得手今訪得高峯陽坡之旁有路可繞

出賊礮之後而此一路石大溝深積雪極厚賊人
不料我兵越險前往是以尙未設備臣等前已派
兵五路定於二十八日子刻進攻而是夜雪勢更
大因而停止連日或晝或夜必有一二次大雪自
尺許至數寸不等官兵實難措手查自登古進攻
實爲金川險隘若非審度天時地利爲萬分必得
之計遽行輕舉妄動賊人一有知覺其勢轉難籌
辦應俟有二三日之晴冰雪稍爲融化密速發兵
必能采入再臣前奉

諭旨令將楚兵二千歸於臣等軍營留爲另覓新路分道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一

進剿之用但明亮處現分河南河北兩路進攻急
藉官兵助剿臣不敢稍分畛域此項楚兵應請卽
赴南路軍營應用現咨富勒渾文綬等照此辦理
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籌度進剿情形一摺只可如此辦理行兵
當籌畫萬全原不宜輕舉妄動該處正值冰雪凝寒自
當速祈晴霽阿桂宜秉誠致敬以邀

眷佑又奏明亮待兵迫切已將楚兵二千全往南路是明
亮處頗添此二千生力兵自爲得力明亮或將所添新
兵進攻馬爾邦或令富德帶往攻取當噶爾拉或令派

赴奎林處併攻斯第博堵著照該處實在情形速行籌
辦

二十一日

公偕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查臣等軍營後路自
美諾以至喀爾薩爾所派兵數既較倍上年駐兵
之地亦較得勢而谷噶溝口及梭洛柏古一帶已
派總兵富紳在彼專駐其前敵之牛廠等處路通
梭洛柏古大板昭亦派官兵嚴守臣於丫口進攻
後處處籌畫雷兵聲勢均爲聯絡實不慮賊人覲
覷且此時楸砥一路業已開通設站安夫不日卽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一

能集事則谷噶後路實在梭磨境內將來摺報往
來卽由此一帶行走梭磨在三雜谷中尤爲恭順
卽豐昇額後路俱在卓克采境內該土司畏威思
一効亦屬可信無虞其明亮後路均於巴旺布拉克
底及明正土司境內行走臣復札知自省由雅州
打箭爐以至章谷較之自省由卧龍關美諾以至
章谷計程不過多二三站文報往來不過遲半日
此打箭爐一路原設馬臺並未裁去若將摺報從
此馳遞更可通行至臣熟察羅博瓦一帶形勢必
能繞歷直下一得格魯瓦覺則於凱立葉下面山

腿相距匪遙臣若得兵二三千人從凱立葉山腿
迤邐斜上前後夾攻亦能接豐昇額之兵倘不能
辦卽當仰遵

聖諭令豐昇額酌派幹員在彼牽綴而自統兵六七千名
前來會攻勒烏圍更可成掃穴犁庭之勢但此時
豐昇額處正在合力夾攻自可毋庸移動奏入

諭曰阿桂奏籌防後路一招悉合機宜朕於阿桂進兵後
晝夜以此繫念今覽所奏各後路防範俱能切實稍寬
慰懷前令豐昇額以凱立葉不能迅進莫若統兵至谷
噶一帶爲阿桂聲援繼因豐昇額已得嚮導且覓有進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一

兵之路復諭令豐昇額如現有機可乘卽不必另爲移
動今阿桂復以采入時後路留防爲計自當酌調豐昇
額相助著阿桂與豐昇額妥酌而行

公又偕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楸砥一路實爲近
捷是以臣等飭令查禮開修又安弁步行前往看
視據稱此路不過一百五六十里其中橫嶺一道
上下止有十餘里續又據查禮稟稱糧路業已開
修人夫騾馬均可通行等語是此路轉運軍糧並
無妨礙且臣等所急於開修者不但程途較近實
以經由帛噶爾角克布朗郭宗等處俱與賊境相

近倘有夾壩站上怯懦兵夫易於搖惑亦屬非宜
今改由楸砥則後路皆在梭磨境內一切均可無
虞况此糧運較之從西路運供每米一石既可省
銀五六兩則谷噶一路兵夫口糧卽以每月萬石
計算已省銀五萬有餘楸砥一日早開更省一日
虛糜之費奏入

上嘉之

二十九日

公偕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查登古對面之羅博
瓦山峯巒起伏皆有賊人礪卡但高峯大卡之後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一

尚有兩峯突起若派兵從登古丫口潛繞其後於
兩峯占得一峯則羅博瓦高峯必不能死守而賊
並失其喇穆喇穆之險惟此一帶山勢在在迴環
彎曲賊旣均可望見卽可互爲接應是以臣等前
已奏明酌定五路進兵因令福康安海祿帶兵進
攻喇穆喇穆迤西各礪普爾普等進攻羅博瓦山
峯礪卡特成額等於喇穆喇穆迤東山腿進攻以
牽賊勢其海蘭察額森特帶兵繞出羅博瓦最後
一峯對面地方以絕賊人來援又登古丫口之下
有淖爾一處在羅博瓦及喇穆喇穆中間令烏什

哈達保寧等帶兵聯絡聲援十一日積雪雖未全消而天色已經晴霽即於十二日亥刻分隊起發兵丁皆由石罅循行或彼此以手接引跳越而過比及黎明普爾普率同侍衛柏凌等順羅博瓦山梁而進將至礮下見礮外有伏賊即拋擲火彈焚燒賊衆俱遁入礮我兵直抵礮下將往來救應之賊殺死五名其福康安海祿攻喇穆喇穆之兵又分兩隊前進搶獲石卡一座殺賊三名其餘賊衆十餘名滾崖遁竄我兵乘勝進取第二石卡卡內賊衆竄往喇穆喇穆高峯大礮官兵鎗箭齊發擊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一

書

斃數人其特成額成德六十六等帶兵在喇穆喇穆迤東山腿上分爲兩路牽綴亦擊殺哨探賊衆數人維時海蘭察額森特帶兵行走處處攀越賊已知覺將鎗礮排列於羅博瓦及喇穆喇穆之上盡力施放並有潛伏林箐中用鎗擊打者官兵毫無旁顧直前進發至第三峯下將循山腿而登有賊二三百名從山梁壓下海蘭察奮力迎戰賊退一步我兵即進一步正在鏖戰間其山下林中伏賊突出欲行衝截海蘭察畱後之兵合力迎擊賊人來而復潰者兩次頃之又有賊人分爲三股拚

死衝突皆被擊敗約斃戮四五十人帶箭逃者尤衆此數次接仗箭最得力賊見持弓追趕者往往倒身抱頸從險崖滾落以冀幸生至海蘭察等鏖戰之兵併力仰攻山勢愈上愈險尙有積雪數寸且天已抵暮勢難搶佔當將兵暫撤與額森特烏什哈達保寧等會兵一處分隊露處以冀賊人前來偷劫可以再加殲戮而賊因日間痛殲之故惟於遠處放礮並不敢近前侵擾此次殺賊共計七十餘名而我兵受傷無幾惟侍衛庫爾德受傷四川千總張魁陣亡現在查明咨部請卹奏入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一

書

諭曰阿桂等奏攻打羅博瓦山官兵奮勇殺賊其中射斃者尤多可見滿洲索倫之得力惜賊番每在礮內藏匿若能引出礮外使得益展我弓箭之利則更善耳此次進攻羅博瓦時官兵有從凍石中跳越而過者并有經賊人林內放鎗而官兵毫無旁顧其勞績茂著者甚衆實爲出力可嘉著阿桂查明登記檔案俟攻得要隘時一併奏聞交部議叙其有出力超衆者即奏明以示鼓勵其陣亡之千總張魁及受傷之侍衛庫爾德等并着查明咨部辦理至於官兵之奮勇立功由於帶兵之將領董率得宜而實由於將軍之規畫有方均堪嘉尙著

賞阿桂荷包四枚火鏢一件色布騰巴爾珠爾荷包三枚火鏢一件福康安海蘭察普爾普額森特等四人各荷包二枚火鏢一件烏什哈達保寧特成額海祿成德六十六等六人各荷包一枚火鏢一件即隨報發往以示獎勵至阿桂此次非但措置悉合機宜且胸有成算志在必滅金川所籌悉與朕見脗合阿桂如此誠心出力實不負元戎重寄朕適駐蹕盤山即以行程所佩鏤文刮鯨囊解賜以寓一體聯合之恩眷

三月初三日

公偕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查羅博瓦前面山峯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一

賊番恃險固守度大兵未必來攻而前此已從其下繞道前進或疑大兵意不在此防備稍疎亦未可定當於十七日夜派撥滿漢屯土官兵分路前進海蘭察額森特帶兵從正路攻羅博瓦前面山峯官兵奮勇前進直抵礮下賊番鎗石俱發其小金川降番先已潛繞賊礮之後始見又有一礮相距甚近而兩礮中間又有一大石卡賊番聚此以爲兩礮應援之地我兵同土兵出其不意突然搶入砍殺殆盡其有出卡逃竄者亦被官兵追及共殺賊三十餘名前後官兵合力攻圍大礮拋擲

彈挖掘礮根忽有賊二百餘來援經侍衛保三保達蘭泰等迎擊亦斃三十餘名餘賊入礮併力固守其右首梁下又有賊二百餘斜衝而上亦被章京瑚尼爾圖侍衛額爾特等迎擊斃賊十餘餘賊潰遁臣等誠恐官兵奮攻羅博瓦山峯礮卡則後兩峯之賊喇穆喇穆之賊均必前來接應因令烏什哈達保寧等帶兵從登古丫口下至有淖爾之處以斷來援至是果有賊百餘名從喇穆喇穆衝來截官兵後路經參將常任遊擊李煦督兵迎敵烏什哈達等亦乘勢夾攻賊番被斃及落崖者甚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一

衆其普爾普帶兵繞攻羅博瓦後丫口礮卡亦於是時派令章京索任等從礮下山均繞道襲取而自行帶兵迤邐斜上遇賊奮力衝擊賊雖敗退仍於至險至仄路口滾石放鎗官兵相持甚久而海蘭察等官兵在賊卡間攻撲者賊於兩礮內鎗石俱發刨挖礮根之官兵不無傷損難以久站比至天色漸明各隊官兵緩緩撤下其福康安海祿等帶兵攻打木城對面喇穆喇穆高礮鎗矢並施斃賊五六名至特成額成德等因各路官兵進攻派令都司鄭啟榮帶兵由喇穆喇穆左首山溝小路

前進自率侍衛伊里布等接應鄭啟榮聞羅博瓦山峯打仗聲響帶兵先進直抵賊番冷卡之前其中數賊俱被官兵殺死並獲活口一名此次殺賊八九十名我官兵內惟章京索柱得有石傷護軍校七十五得有鎗傷其餘兵丁亦有陣亡受傷者俟查明各部核辦現在天色已晴臣等另踴道路於一二日間奮速進攻以期采入

公又借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查小金川地方西起約咱東至大板昭河北一帶在在與金川接壤其布朗郭宗底木達係美臥溝及簇拉角克出路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一

三

美諾係功噶爾拉出路僧格宗係當噶爾拉出路現在俱有大兵分駐控制不為不密此時即偶有夾壩不過去冬大兵未到之先小金川番人竄往金川者既無口食可資三五為羣潛行搶掠即加倍添兵駐守亦不能保其必無况南路摺報由打箭爐雅州而至省較由美諾桃關而至省僅多兩站臣等早已札知明亮等囑其所發摺報仍由打箭爐往來既無可虞而臣等摺報改由嶽砥進行更為穩捷至谷噶馬尼兩路軍書來往由布朗郭宗美諾僧格宗遞送聲息俱可相通然此一路本

只四五百里而其間應加防範者亦不過數站酌令兵壯黑夜暫停行走而日間加緊趨行亦不至有遲悞均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分路繞攻羅博瓦山峯情形一摺深為嘉慰阿桂自進兵以來實心調度悉合機宜軍聲倍壯所至奏績宜威佇盼成功茂膺渥典其海蘭察所帶之小金川降番於攻礪時潛密先往認真出力自應查明獎賞以勵其餘至滿洲索倫之奮勇殺賊及綠營屯土各兵有踴躍爭先者並應確查具奏候朕另降恩旨將士等聞知自必更加感激鼓舞其章京索柱護軍校七十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一

三

五得有鎗石各傷亦應查明與傷亡兵丁一併咨部核辦至另摺覆奏籌辦後路事宜極為周妥看來此路乘勝采入大有可恃而豐昇額籌攻凱立業昨據奏稱踴有可通之路此時如已攻得固好否則阿桂處一經攻克羅博瓦山可以順勢壓下其凱立業之賊自必不攻而潰惟明亮一路欲進攻庚額特礪位業已鑄成未知施用後效驗何如又楚兵二千作何分派甚為懸憶著各將得勝情形迅速馳奏

初七日

公借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查羅博瓦一山最關

緊要必當從此進攻始得建瓴之勢因於二十三
日派撥官兵乘夜陸續進發海蘭察達蘭泰等帶
兵繞至第二第三峯丫口之下於黎明時分兵分
五股爬越而登賊番知覺集眾下衝勢甚勇猛官
兵內雖有被滾石打中者並不稍為移動俟其衝
近之時持滿而發無不應弦即倒賊見我兵所佔
地勢已與相等兩處夾攻勢不能支始行敗退我
兵上緊追殺直上山梁海蘭察遂一面西兵佔據
丫口礮卡一面往擒第三峯第四峯及第四峯下
突起一岡將各礮卡盡行攻克並殲戮賊番甚多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一

甲

其額森特烏什哈達等兵接踵而至圍攻第二峯
礮卡亦至晚克獲殲斃無遺賊眾因後路已斷轉
竄入第一山峯礮卡合力死守先是額森特烏什
哈達海祿等兵由淖爾一處接踵前行突有賊百
餘從溝內前來攔截章京花連保等帶兵迎擊其
餘官兵前後衝截將賊番圍住於山迴路轉之處
殲戮更為不少餘俱竄入樹林兩卡內拒守官兵
三路合力進攻喇穆喇穆忽見礮後有賊數十欲
往羅博瓦救援當即截殺數名餘皆竄逸至普爾
普等所攻羅博瓦前面第一峯礮卡我兵乘勝之

後合力飛騰上撲拋入火彈噴筒或挖掘礮根或
攀援而上於二十四日亥刻攻開賊除殲斃之外
滾落崖溝及被火燒死者尤眾遂將四峯全克此
次共克大礮八座大小二十六卡殺賊二百餘並
大頭人阿讓星格申則二名亦均殺死查喇穆喇
穆係賊酋緊要門戶今將羅博瓦全行攻克已距
遜克爾宗不遠原可直下衝壓但喇穆喇穆之賊
尚與勒烏圍有路可通則後路未清於運糧往來
亦須顧慮自應將喇穆喇穆之賊一併掃除則各
處防兵又可量撤為進剿之兵庶直壓遜克爾宗

阿文成公年譜卷一

甲

聲勢倍為壯盛查羅博瓦對面山梁即係喇穆喇
穆後路臣等現擬發兵從此截斷勢必不攻自潰
奏入
諭曰羅博瓦為賊酋緊要近捷門戶屢經阿桂等相機進
剿今復將其山峯全行佔住殲賊甚多皆由阿桂調度
有方將領等奮勇直前海蘭察普爾普額森特尤為出
眾故能所向克捷實屬可嘉阿桂著晉階太子太保以
示獎勵
恭錄
御製詩

免受傷且因天暮暫撤此次攻剿共殲賊八九十名並殺頭人二名據小金川番人稱一名阿布波烈係得斯東寨頭人一名格楞布係勒烏圍喇嘛頭人爲莎羅奔岡達克所最任用者至我官兵內惟藍翎侍衛綽爾齊喀陣亡臣等察看木城石礮宜用大礮轟摧撲取始易爲力且此處尙有可繞進之路現在相機辦理以期迅速入奏入報

聞

公又借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查丹壩土舍臣曾令總兵五福實力駕馭茲據五福稟稱二月十七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一

聖

日同副將李天佑前赴丹壩官寨挑派頭人土兵一百二十名卽於是夜潛往穆爾津岡右面塔爾沁地方燒燬賊寨二座殺賊一名并擒獲七名口此內婦女六口給賞該土舍以示鼓勵其生擒之德爾日嘉解至大營臣親加訊問據稱伊在穆爾津岡聽見金川人說凱立葉山梁是要緊地方派色爾里達扎木各寨人把守領兵頭人是達什阿庫魯山塔爾薩木坦二人至谷噶路徑從前未曾走過聽見山勢窄狹小路叢雜現派有格魯瓦覺及達色爾木波等寨人據守因賊人被官兵殲戮

甚多連班第喇嘛俱遣出來打仗領兵的是勒烏圍頭人達寔策旺格魯瓦覺頭人桑結塔爾等語除將該番正法外臣等復札囑五福留心察訪賊人無備之處卽撥土兵前往剿殺以分賊勢奏入諭曰阿桂等奏訊據賊番德爾日嘉供詞內有賊被兵殲戮甚多將喇嘛班第遣出打仗等語此卽賊人滅亡之兆從前準噶爾額魯特等被大兵窮蹙將喇嘛班第等俱行遣出打仗是以旋即殄滅今逆酋索諾木因大兵深入不能抵禦始將喇嘛班第等遣出由此看來賊會斷難久存大功指日可就朕當佇聽喜音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一

聖

十八日

公借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查得羅博瓦迤下山岡之北有得斯東寨一處係賊番住居之地人戶不多從高下壓旣可無用多兵而燒燬其寨殲戮其人亦足令賊番喪胆因於初五日令海蘭察額森特福康安海祿等帶兵分爲兩隊前往剿殺比至寨前賊番上前迎拒而寨內之賊亦放鎗助勢官兵鎗箭齊發殺賊十餘人其餘奔竄額森特督兵斫破寨門縱火焚燒賊人出寨奔逃我兵追殺又斃十餘人但此寨附近凱立葉若合官兵圍住

賊必疑我有會攻凱立葉之局預先設備轉有未便因令官兵緩緩撤回臣等於數日內將所有要隘卡棚趕修完竣即可抽撤官兵迅速妥辦

公又借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三月初三日有小金川番人科爾甲斯丹巴二名從賊境投出來營

臣即親訊據稱聞得谷噶一路官兵甚為利害前

日格魯瓦覺一仗頭人被鎗箭死者共有六七人

又有金川大頭人達寔策旺頭上中箭拍回不知

死活金川人都說官兵把羅博瓦全奪去了弓箭

甚為利害現派各頭人在各緊要地方把守惟有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一 吳

丹巴沃雜爾山塔爾薩木坦兩人來往巡查與索

諾木莎羅奔岡達克商量事情等語查該番所供

情節與臣節次訪訊無異而伊等妻子現在安插

雜谷腦核其名字年歲亦屬相同似無可疑近奉

上諭賊人屢次喊稟應照前此語意傳諭賊番使之離心

臣等當將前此出示大意詳悉告教並賞給科爾

甲等衣帽派兵弁送至前敵高聲叫喊賊番聞知

均各俯首無詞似有心動之意因令科爾甲等暫

回雜谷腦看視家屬後再來軍營以供差遣均奏

入

諫曰阿桂等奏焚勦得斯東寨情形一摺所辦甚好佇盼

捷音又奏番人科爾甲等供稱官兵此次攻勦金川賊

人都極害怕等語官兵連次得勝聲勢倍加壯盛乘其

聞風胆怯之時相機乘入自可即望成功至頭人內丹

巴沃雜爾尤為可惡若能及早殲除則金川失一得力

之人我兵奮攻自更易為力阿桂等務努力為之發去

鏤玉題崖鞞一枚朕親製詩命工鐫成寄賞阿桂為指

顧銘勲吉語將此加緊傳諭知之

恭錄

御製詩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一

詠題碧玉鞞賜將軍阿桂

閭體誠資挽六鈞玉工琢作刻崖人漫嗤沙苑詩無謂方

岳秋可識涪溪筆有神臂病多年疎射鵠心雁邇日望書

麟良球等度奚相稱合賜燕然勒績臣

二十三日

公借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臣等查羅博瓦山峯

一帶業已攻開官兵隨在可以相機直搗且距勒

烏圍日近賊勢日形窘迫衛死護巢自必前來死

鬪但賊人深知官兵精銳異常而弓箭尤為所畏

斷不敢明來接仗必於夜間侵擾臣等先已嚴飭

各卡倫倍加防範三月初七日亥刻雪霧迷漫之際有賊八九百人分爲四股一股從羅博瓦山陽潛上兩股從羅博山陰潛上合搶山峯中間副將常祿保營盤又有一股直攻登古後山維時賊人將常祿保營盤四面圍攻勢甚洶湧常祿保督率官兵放鎗拋石奮力擊打并將跳入卡內之賊立即砍斃其時烏什哈達額森特福康安聞有鎗聲先後帶兵接應而常祿保所帶陝甘官兵一見援兵來至勇氣倍增內外夾擊賊人慌亂敗逃其侵擾登古山梁賊衆亦已潛至湖廣官兵石卡拚死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一

吳

衝撲官兵正在相持普爾普聞信亦帶滿漢各兵分爲兩翼衝殺賊番勢不能支下溝敗逃維時烏什哈達等正欲接應登古山梁見各路賊番順溝逃遁遂同巴圖魯侍衛額爾特等帶兵從山坡斜下截斷賊人歸路鎗箭齊發往來衝殺直至次日卯刻賊人除殺死之外帶有鎗箭傷者甚衆俱滾山穿箐而逃至初八日夜間雪霧更大又有賊百餘潛來參領索柱副將楊崑營盤官兵瞭見放鎗追擊賊番亦即敗回查賊因大兵即日搗巢瀕死心迫不但於各寨內極力鑽湊且可打仗賊人及

番僧等悉行派出並於宜喜日旁抽撥四寨之人且係莎羅奔弟兄等三人與伊大頭人等親自率領前來實已盡其力量抵死一戰希冀搶奪羅博瓦山峯及登古了口即可截斷官兵彼此不能接應是以并攜帶口糧以爲據守之計不料我兵防範嚴密賊既無從奪據轉使官兵奪其歸路得以痛加殲戮并斃其大頭人嘉木阿中雍中朋實爲天奪其魄所以初八日夜賊雖料我兵得勝之後不復設備或尙可以乘隙得志而所來賊衆止有百餘一經官兵知覺相率潰逃則其心胆俱寒已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一

吳

可概見若再得一二勝仗并復痛加殲戮則賊番震懼既深勢必漸行潰敗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痛殲偷劫官兵營卡賊衆情形一摺所辦甚好此次常祿保功績甚爲出衆已有旨賞給巴圖魯名號並令以總兵升用以示鼓勵其在常祿保軍營出力兵丁亦著查賞又另有賊衆侵擾登古山梁營卡官兵亦奮力相持經普爾普帶兵往援將賊衝擊殲勦是登古帶兵之員亦尙爲出力並著阿桂查明如有應獎賞之處奏聞請旨其烏什哈達額森特福康安普爾普聞有鎗聲即各帶兵前往接應亦屬可嘉並著阿桂存

記俟攻克時一併開列事蹟交部優叙看來現在賊勢日益窘迫其自衛必更著急而其狡詭之處亦甚為可恨恐似此潛出劫營之事皆所常有而官兵漸次采入賊計亦必以漸而增尤不可不實力防禦各路將軍當轉諭守卡各員均須加意嚴守務以常祿保為法以冀仰承恩眷至王進泰年齒漸老且未經軍務在美諾不能得力已將伊調補廣西提督派令旺保祿馳驛前往署理四川提督事務矣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一

季

再得生力兵二三千另為一路伺隙搗虛更可迅速集事查吉林索倫兵丁驍健出眾惟計算程途太遠即京兵前來亦需時日且車馬費用較多

仰荷

聖明垂詢悉心斟酌竊思雲貴兩省距川既近而兵丁亦為得用若將該督撫奏明預備之五千兵特降諭旨令其來川程途既為捷近若一有竣事之局停止亦易奏入

諭曰前以阿桂等分期金川俱能乘勝采入或分路進攻更易集事因將應否添用京兵之處令阿桂熟籌密奏

今阿桂奏稱京兵到營稍需時日因思雲貴兩省距川較近且昨歲該督撫等曾預備兵五千應請旨調令赴川應用所籌亦是著傳旨李湖圖思德即將上年預備調川省兵丁內揀選雲南兵三千名貴州兵二千名並選派勇幹習練將領等帶兵迅速進行所有軍火器械一併攜帶毋稍滯滯

公又借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查豐昇額一路官兵現雖有達爾扎克山溝攻佔凱立葉山峯三卡而賊番尚於第四峯緊守未能即時攻克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一

季

昇額之兵惟是此一帶詳悉形勢等未經親歷因節遣番人賡噶等探看道路復令都統海蘭察親往相度據海蘭察等回稱以日爾巴當噶喇卡如有多兵彼此夾攻未嘗不可搶佔但豐昇額處除分防外只能抽出兵三千人而此間羅博瓦一帶分駐官兵亦僅能抽撤二三千人且該處箐林深密崖礮陡險兼之彼此隔遠雪霧時作萬一不能如約一處稍稽即不免一處失控自應遵照近奉

諭旨令豐昇額將凱立葉緊要處所令五岱帶兵牽綴而

親自帶兵數千前來或先攻日爾巴當噶喇卡或
截喇穆喇穆後路分兵攻取格魯瓦覺遜克爾宗
等處均無不可辦理俟與豐昇額會見籌定進攻
之處另行具奏奏入報

聞

二十九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查谷噶一路
自官兵得羅博瓦勢據建旆三面皆可進搗但喇
穆喇穆之賊尙未潰散分頭防堵難免多分兵力
羅博瓦山岡之下賊番木城石礪亦可奮力搶佔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一

聖

但該處箐林深密而賊又恃遜克爾宗爲之犄角
互相援應從此攻破亦不無多損官兵臣等公同
籌議喇穆喇穆山溝本爲從谷噶進取勒烏圍正
路現在喇穆喇穆之賊因與勒烏圍有路可通拒
守甚嚴然羅博瓦對面山梁卽係喇穆喇穆後路
此一道山梁迤邐而西南已距勒烏圍不遠賊人
遠送口糧火藥均須經由於此而山梁下截拉枯
喇嘛寺之上爲日則了口尤係賊人往來要路若
從羅博瓦發兵突往佔奪則雖山溝深箐內或有
小路可通而賊已難於久據但官兵搶佔此處

處賊人又必悉力前來救援臣等擬分兵六隊一
隊進攻別斯滿了口對面第一峯第二礪卡一隊
由淖爾進攻第三大礪一隊進攻相近薩斯嘉赤
溝底之礪而此一條山腿上排列之各礪內有相
距尙爲稍遠者擬分兵兩隊迤邐由山坳箐林斜
上以擣其虛而另選精銳各兵從羅博瓦下溝攀
附上山直攻喇穆喇穆之後官兵分頭搶撲賊必
分頭守禦乘其慌亂由羅博瓦進攻之官兵直前
奮速而登攻搶日則了口礪卡自可望其佔據一
經佔此則不但格魯瓦覺各寨皆係平礪已歸掌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一

聖

握而喇穆喇穆賊人火藥口糧艱於接濟當必不
攻自竄臣豐昇額業抵谷噶所帶官兵亦於十七
日全數到來雖此間自十四日以來連日雨雪甚
大但究係春深消融尙易臣等現在部署已定一
俟兩三日晴霽卽可分路奮攻
公又偕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查二月間梭磨土
婦卓爾瑪卓克采土司甲噶爾布木均遣其頭人
前來懇請執照又三月初間緯斯甲布土司雍中
旺爾結亦遣頭人懇給執照爲懇情詞甚爲懇切
臣等當卽准其所請給與梭磨執照以卓爾瑪雖

係土婦夙知恭順現又派添土兵實心報効核磨
土司從前所管地方百姓自應卓爾瑪子孫世管
若更能助力勦洗金川更必承受重恩又給與卓
克采執照以甲噶爾布木前此尚無違抗情事此
番攻勦又能多添土兵助勦惟有分付頭人百姓
令其真心出力自不致干譴責又給與緯斯甲布
執照以此番大兵進勦土司母子雖與金川親戚
並不存心瞻顧今歲以來相機勦殺更為出力嗣
後仍須鼓勵土兵實心攻勦自有重恩並將發執
照之意詳悉曉諭各頭人等均欣喜而去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一

奏

公又借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臣等公同
商議令臣豐昇額前來谷噶併力辦理茲於十三
日臣豐昇額來至谷噶隨上新得羅博瓦山梁察
看形勢甚為高險官兵所佔均係要路且離勒烏
圍賊巢亦近較從前別路進兵實更得勢已將達
爾扎克一路之兵酌畱五千餘名派五岱書麟等
率領固守以牽賊勢挑出勁兵四千餘名派得力
之侍衛章京分隊帶來以資合力進取均奏入
諭曰阿桂等擬從羅博瓦對面山梁分兵六隊進攻乘勢
佔取日則丫口一摺所籌甚好佇盼捷音又另摺奏核

磨土婦卓爾瑪卓克采土司甲噶爾布木及緯斯甲布
土司雍中旺爾結均遣其人懇請執照並准所請給予
諭以實力報効等語該土司等隨征已二三年至今始
請給照自其震攝兵威知金川必就滅亡故乞此以為
將來免禍邀恩之券阿桂各如其意以釋其疑而收其
力甚合機宜更當諭以爾等得受執照即與內地武員
剖付相似嗣後如益加奮勉俟大功告成後奏聞大皇
帝必加重賞並當令爾等輪班朝覲筵宴加恩如此則
該土司等自必更知感激至現在豐昇額帶兵四千餘至
阿桂軍營聲勢甚盛分路追攻自為得力但兵貴先聲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一

奏

若令賊人知我續調雲貴精兵將次到營更足使之喪
胆不妨於軍營及後路各處令屯土兵練共相傳布以
現又調有雲貴勇銳官兵數萬四月內即可到營添此
新兵合力進勦成功更易賊衆聞知自必更生怖畏即
滿漢官兵聞此說亦必更加踴躍將軍等均應努力為
之
公又借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小金川降番頭人
僧格告稱我等小金川番人兩次受
天朝不殺之恩無可報効誓必帶領降番將羅博瓦山峯
內緊要礮卡奪取以見出力之意又稱我家口蒙

恩安插乾堡地方倘或打仗身亡只求照顧我家口不至飢寒等語卽帶降番突入大石卡內砍殺多人又復合攻大礮並創挖礮根施放火彈遂致中鎗陣亡當卽賞銀一百兩付給其家以資養贍并免其妻子差使奏入

諭曰據阿桂等奏稱僧格以小金川降番能知感恩報効奮勇捐軀甚屬可憫雖經阿桂卽時賞恤思之尙堪憐惜著傳諭阿桂查明僧格共有幾子視其稍有出息者卽行奏明送京候朕加恩賞給官職以示優恤降番之意並將此宣諭衆番俾知朕於感恩効死之降番雖其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一

奏

身歿尙且錄用其子使現在者踴躍圖功未來者聞風歸附亦可爲招致降番之一助

四月初六日

公偕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臣等接富勒渾等摺稿稱三道灣喇嘛寺等處均有夾壩又稱擊到小金川賊番訊知此路賊酋現派頭人丹巴沃雜爾莫撤斯欲搶明郭宗木波一帶糧臺及翁固達卡座隨卽派員嚴加防範等語查現在大兵分路進攻賊番斷無遺力更爲截後之計不過小金川番人投在賊境不給口糧令其伺間搶掠以駭官兵

聞聽如能搶得糧臺便可餬口此等窮番不過如竊盜臨時行強者比若各糧臺看守嚴密賊人來無所得勢斷不能佔住金川賊衆本好爲大言以欺番衆且因上年木果木之事亦從木波等處分頭截搶又不知此時西路大兵後路已從楸砥往來是以仍爲此語而小金川番人等輒信其狂吠據爲供吐至丹巴沃雜爾係金川主謀第一大頭人該賊酋弟所不可離者前次谷噶官兵攻打至萬分要緊丹巴沃雜爾始行親自前來希圖截後此時斷無有帶數十醜徒窺伺明郭宗之理此

阿文成公年譜

卷十一

奏

等供詞不待辨而可知其妄但恐該提督等未悉情形偶有零星賊衆驚恐張皇紛紛調撥自行擾亂轉使賊人得以乘機而入臣等卽行知常青等以此後駐兵地方飭令弁兵高壘深溝晝夜巡防毋稍疎懈倘有賊衆前來其本卡之將弁督兵堵禦其餘附近各卡應接應者分兵接應應自守者列兵嚴守萬不可因一處有賊盡撤他處官兵救援轉使空虛之處致爲賊據卽如賊番供內有搶佔明郭宗之語如賊果至明郭宗其上阿爾圖之兵卽可憑高堵禦而又令美諾防兵星夜合剿賊

番自將逃竄不暇計復安施况南路之後路已移
在章谷打箭爐一帶而西路之楸砥現已大通文
報輓輸從此經行均為近捷昨富勒渾親往布朗
郭宗等處將一帶糧臺酌撤嗣後賊人益復無從
窺伺自必漸為寧謐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丹巴沃雜爾係金川主謀第一大頭人該
賊會兄弟所不可離者此時斷無轉領有限醜徒窺伺
明郭宗之理等語與朕昨降諭旨適合所見實為有識
至所稱恐該督等未悉情形偶有零星賊眾即驚恐張
皇紛紛調撥自行擾亂使賊人得以乘機而入等語尤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一
為扼要此一節交富勒渾旺保祿常青妥協辦理

二十日

公偕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伏查西路南路官兵
已漸逼其巢穴賊情窘迫是以悉其醜類節節負
隅即如近有出來之兵丁番婦等供稱賊酋因格
魯瓦覺一路官兵攻打甚緊不但莎羅奔兄弟三
人帶兵親來抵禦並索諾木及其姑阿青等均來
遜克爾宗是其螳臂當車實已不遺餘力現蒙
皇上添設官兵若更另開生路攻其不意賊勢愈分愈單
自可速期得手 臣等查此時未進兵之各路惟正

地一處自進剿以來從未經大兵攻打比之他路
賊酋預備稍疎前此業經

聖明垂詢並經明亮奏覆稱由正地直搗中堅洵為制勝
良策訪之能事頭人咸稱至善等語是南路分兵
由正地前進實為得濟 臣阿桂前亦籌議及此核

計霍爾部落如德爾格忒各土司尚可派土兵四
五千人若再得漢兵五六千人即可敷一路之用
查南路軍營於去年八九月間已添滿漢各兵四
千五百名至去冬及本年正二月內又添楚兵三
千雖章谷等處後路駐兵約有三千但抽出二三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一

千名自無不可至新調滇黔兵五千內擬撥往南
路二三千又加以吉地等處本有駐防漢兵一千
餘名則已有兵五六千人再將德爾格忒土兵限
以時日酌調前來漢土各兵核計萬餘即可敷一
路之用但近日正地情形相距遠無從深悉業
於奉到

諭旨時即密札明亮等囑其熟籌具覆至綽斯甲布一路
亦係賊所深悉現今雍中旺爾結及其頭人等節
次多派土兵奪礮殺賊若將派往正地所餘滇黔
兵丁添入綽斯甲布軍營合勢攻擊亦必倍為有

力惟是軍營情事隨步換形本難懸定約計此項
調撥官兵到營尚須四五十日而喇穆喇穆一路
雨雪連綿茲已於初八日見晴雖賊乘雨雪之際
又增添礮卡而此時務期必克俟兩三日晴霽即
當竭力進攻得有一二勝仗即可進攻勒烏圍若
滇黔官兵將屆出口時此間已有必克賊巢之勢
臣等擬將此項官兵調赴西路厚集兵力迅期殄
滅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初八日天已放晴俟兩三日後即督兵竭
力進攻又稱若欲別開生路則惟正地一處預備必疎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一

本

等語自應如此籌畫看來各路進剿大局惟阿桂一路
實有進取之機若已攻得遜克爾宗或直抵勒烏圍則
兵力愈多成功愈速現在黔兵已於四月初旬陸續出
境滇兵亦報起程竟當將此滇黔兵五千即速全數調
往以冀尅期集事設或谷噶一路急切未能入則又
不宜專事守株計正地一處從未攻剿賊人未必預防
若調滇黔官兵二三千過赴正地派添德爾格忒土兵
令明亮統領攻剿可望得手其馬爾邦一路則令富德
爾駐以牽綴賊勢亦屬正辦著傳諭阿桂即密札明亮
等妥商而行

二十八日

公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竊查正地一
路可進兵以搗賊虛明亮等擬將新調滇黔兵酌
量撥給以資攻取茲十一日草布什哨土舍丹怎
扎克巴差頭人根關勒等來營稟稱正地本係草
布什哨之地舊時百姓五十餘戶並未遷移該處
不過金川小頭人數人在彼監守現在甲魯有草
布什哨兵三百名又有孔撒麻書土兵若令此項
土兵突然前往可以招降不然亦能力取而由正
地前至獨松攻打亦易為力等語查正地進兵之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一

空

處臣奉到調撥滇黔官兵

諭旨即已密札明亮等商辦嗣又奉

旨垂詢正地是否可以進兵情形隨將覆奏摺稿行知明
亮妥籌速覆今正籌議間而草布什哨土舍適又
遣人前來備陳進取事宜懇請官兵接應軍機頗
為湊合臣又於十一日飛札明亮等迅速辦理奏
入報

聞

公又偕豐昇額色布騰巴爾珠爾奏言查雜谷三
土司向來行事均屬相同獨於給照一事前從噶

克未經懇請_臣等是時揣度番情益因噶爾滿魯
 木宗隄柔等處原係雜谷之地前因土司蒼旺泊
 罪策楞岳鍾琪已將噶爾滿魯木宗賞給綽斯甲
 布隄柔賞給丹壩乃金川賊酋又唆使從噶克搶
 佔在該土司亦明知私行佔據於理非宜現又尙
 無出力之處若懇給還此地自覺難于措詞是以
 未敢遽請茲從噶克土司納木嘉勒令其大頭人
 安本來稱今土司派兵攻打金川總是真心出力
 求將從噶克舊管之噶爾滿魯木宗隄柔百姓賞
 給土司並給一張明白執照等語_臣等論以此三
 阿文成公年譜卷十一
 處地方既經分給綽斯甲布丹壩即當遵奉法令
 不得私相爭奪况爾土司雖現派兵助剿而綽斯
 甲布土司亦屬實心出力若賞爾管理執照何以
 服彼兩土司之心總俟將來看爾等出力如何再
 行辦理據安本回稱將軍吩咐實屬公正不敢復
 置一詞經_臣如此曉諭伊等自揣助兵攻剿稍有
 不如綽斯甲布之處即不復能邀
 恩賞則督令伊土兵攻打必倍為有力奏入
 上嘉之



ZW 21101000681990